說苑集成續編

一四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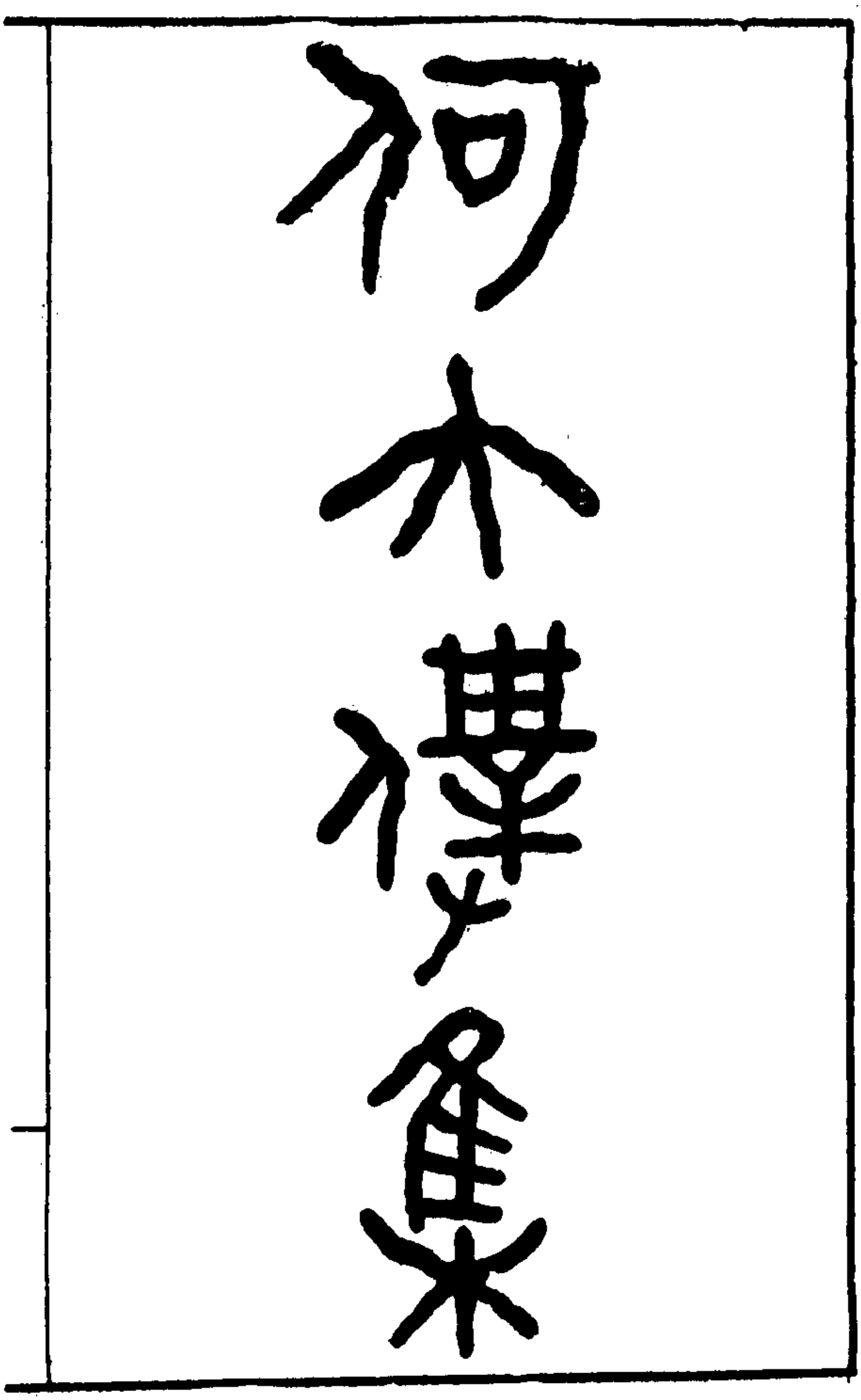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四八冊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明

何太僕集十卷……明　何棟如撰　金陵叢書　一
北征集一卷……明　祿　洪著　雲南　九九
袁督師遺集三卷附錄一卷……民　張伯楨編輯　滄海　一一一
陳寒山文一卷附孤忠遺稿二卷……明　陳函煇撰　台州後集　一六九
卓光祿集三卷……明　卓明卿撰　武林往哲　一九七
鸝吹集二卷附集一卷梅花詩一卷……明　沈宜修著　郎園　二四三
北燕嚴集四卷……明　黃光輔著　廣東　二一九
落落齋遺集十卷附錄一卷……明　李應昇撰　常州先哲　四一一
陶庵集二十二卷首一卷附谷廉學吟一卷……明　黃淳耀撰　知服齋　五六一


何
本
傳
參
來

將
氏
慎
修
書
屋
校
印
甲
寅
如
月
著
作
天
成
歷
涂
貞
吉

敘

所貴於辨天下事者在有超于天下之識有越于天下之才有決于天下之膽有先于天下之機四者備矣聽於用天下人之人斯人也以術籠眾以巧藏身柔嫵輭美玩弄天下之賢士大夫賢士大夫當之能無終厄乎哉吾讀吾亡友太僕何公遺集而咨嘆益深矣當遼禍之酷也太僕方以嬰稅璫獰鋒存一息於詔獄九死之餘拜南職方郎毅然請纓急難攘夷募銳士羅豪杰不難傾家從事力請提一旅當先出關抗方張之虜三上書當國柄者謾應而膜視之唯唯否否而已於是忌者視風旨尼百端甚至以糜軍需中以軍興法逮繫詔獄考掠如向者忤稅璫加甚焉嗟乎語遼難於三十年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未萌前者太僕也當爲李官荆襄時兩臺倚爲左右手全楚人望屬焉慕岡馮先生尤器重之兩被詔獄詞不回撓羣忌搆禍屹立如山賴廟社之靈不即殞死其早所薦列皆當世大賢及雄勇遺弁草澤智計之士斯其人之識之才之膽之燭機何如者令柄國者能若晉溪之于文成新鄭江陵之于襄毅使太僕盡展胸臆彼遼禍之烈蔓至今日決裂于逆寇有如是乎昔高陽孫公嘗語余曰何職方名家子學有淵源胸具鈐紀何所牴於僚長譁于人口不至竭一嘗之用惜矣乎語尤炳然在目嘻太僕生平研精理學宗朱程考究國憲彰祖訓以至天官地經三式諸書旁及風角鳥占靡不精解曲究則斯集所未及行也太僕諸子鈞鈞負氣誼能讀父書因集所遺藁裒類成帙問序於余念余之知公最深爲之涯略以弁其端讀斯集而志存天下者能忘九京不可作之嘆歎乎通家昏弟宋劼頓首拜撰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小傳

何棟如字充符一字子極號天玉少時讀書山寺除夕家人促歸方研究苦思不輟舉萬曆二十二年鄉試二十六年成進士除襄陽推官值板角苗亂薦廢將王一桂討平之遂以知兵名中使陳奉奏開襄陽青山礦棟如察爲顯陵來脈繪圖上聞事得寢後奉至襄檄府佐如屬吏棟如曰理官係天子吏中貴人安得檄旋代知府事奉集打手欲劫而辱之以棟如有備乃止及開穀城礦無所得官民被掠大閱執梃起棟如執奉黨羽二十五人坐以劫庫律擬絞以聞後五日奉亦具疏上神宗裂之不問亡何奉遣蜚語言雖殺天子稅使帝大怒首逮棟如榜掠之襄陽人赴闕訴冤不聽繫獄四年

棟如曰從馮應京授易談兵未嘗以患難挫志會因星變釋歸時父湛之尚健棟如隨侍左右園館華曠張燈置宴分韻賦詩極天倫之樂家居十七年天啟初起南京兵部主事適遼陽陷議募兵往救棟如自請行遂齎金赴浙江得六千七百人市抵通州而廣寧復失又自請出關視形勢乃進太僕少卿充軍前贊畫兩疏請論經撫功罪又請非時考察京官朋黨朝貴大恨誣以冒餉逮獄拷掠氣絕復蘇坐贓謫戍滁陽崇禎初復官致仕六年具疏言時政十年言留都兵事兵部尚書范景文薦之未及用而卒棟如晚年與楊廷俊陳我如友善建龍德書院於烏龍潭上講學其中著有攝圃稿出由疏牘初續商晉徂東草恢復議石城會語又輯實用編經

上元何棟如

奏疏

忤璫被逮疏

奏爲微臣奉職秉公稅使積釁修怨懇乞聖明俯察枉情以彰公道事該湖廣稅務監丞陳奉一本爲楚臣上下朋謀勒捐清察錢糧展轉甚難懇恩申飭等事奉聖旨前有旨清察庫藏積餘銀兩一半解用知縣王之翰通判邸宅推官何棟如乃敢抗違推諉王之翰邸宅都著革了職爲民當差不許朦朧推用何棟如著錦衣衛差的當官軍星夜拏解來京究問如再有不遵的重治不饒其積貯倉穀原係救荒政事豈宜變賣還著炤舊存留以備賑濟該部院知道欽此據稅監疏參臣入旅不行察盤署印不解錢糧要將臣降調以爲不服差委之戒今奉旨逮問臣方引咎席藁豈敢擅爲辯白竊念臣一介草茅叨中甲科自分捐糜矢圖報效遇者大工乏用至屢聖心屢奉嚴旨一則曰不忍加派小民一則曰不許擾害地方臣雖無錢糧之責每思協力調停將順德意豈敢抗拒推諉以負臣子匪躬之義但臣于萬厤二十七年八月到任十二月內蒙按臣委長寶兩府及均州理刑共計八箇餘月至七月終又蒙取入旅充同考試官而奉來委察盤臣以按臣原票示之當時關防嚴密不容分身以赴別委後因知府盧學禮陞任復蒙撫按委署府印于十月初六日接管

彼時案察本府一應積餘各項錢糧俱于九月內陸續解完見有本監批迴在卷可據奉亦于十月十三日事畢出疆不知有何錢糧未解乃云不服差委也誣揑昭然無俟深辯第奉之恨臣嫉臣必欲甘心于臣者則有其故臣請冒死爲皇上陳之稅使陳奉兇狠異常貪婪無厭府州縣衛經過之處俱索見面常例臣以貧官不能曲從以此起釁及清察餘銀奉要將積貯倉穀盡數變買臣以儲穀備荒國之大政民命所關豈容擅動彼此議論相左奉以爲抗拒其憾遂不可解今賣穀之說皇上業已軫念地方仍留備賑則臣之所執者是耶非耶至於棗陽縣青山礦洞在顯陵一百四十里內臣懷宗社之慮安得不給圖申請以議包納穀城縣打劫庫藏見獲人贓器械可證臣爲刑名之官安得不從實鞫問以正法紀臣之所重者龍脈所奉者明旨所遵者國法所循者職掌並未敢不服差委以取抗違推諉之罪且襄陽一府稅課除委官韋夢麒等各處重收壓稅每年納銀三四萬兩外更有門攤坐稅支用公費贖鍰科罰各項每年約二三萬兩襄陽府庫除積餘銀九百兩外擡去正項銀五千二百兩外私索孝順銀一千兩七州縣除積餘銀三千五百兩外又私索孝順銀六千兩更有使用大秤其數不貲隨委隨行隨徵隨解夫以錢糧十餘萬兩而取辦于八九個月之內不爲不多不爲不速皆緣臣等府州縣官協恭同心迅停設處今云不行察盤不解錢糧則一應積餘果誰爲闕報各項徵解抑神

輸鬼運耶臣職掌刑理原無錢糧之責在任未久並無別項差委奉以積恨在前相左在後乃借抗拒之名罪臣以修怪此臣所日夜痛心瀝血而不得不哀鳴于皇上之前者也夫各省俱有礦稅未聞數逮有司今槃槃楚囚南冠而繫者道路接踵豈各省官俱恭順而楚臣獨不然哉則奉之荼毒縉紳以張威勢眞情畢見矣伏望勅下部院轉行彼處撫按察勘臣曾否取考入簾果否不解錢糧不服差委事之有無虛實從公具奏以俟聖裁微臣死且不朽于冒宸嚴臣不勝隕請待命之至

越纓疏

奏爲三世四受國恩請纓勉圖報效事臣家世居南京原係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常州府無錫縣軍籍自臣祖先臣何汝健中嘉靖癸丑科進士官止浙江布政司右參議臣父先臣何湛之中萬厤己丑科進士官止浙江布政司右參議臣叔先臣何淯之中萬厤癸未科進士官止四川道御史臣復叨中萬厤戊戌科進士承乏湖廣襄陽府推官在任一年有半以礦稅被逮繫獄四年已蒙恩旨放回原籍爲民初遇恩詔准冠帶閒住再遇恩詔准以知縣起用是臣一門之內凡四受恩榮上封父母下及妻子誥勅煌煌不一而止臣更蒙皇上不殺之恩玉成之賜即粉身碎骨無可爲報者臣自放歸以來迄今二十年惟奉先師湖廣僉事臣馮應京之教開立講堂會同所識俊秀修明有用之學庶幾藉手以報皇上恩賜于萬一耳不意逆酋以李成梁殺其祖父之仇報復于四十六年之後覆軍殺將略地攻城幾無虛日且有浙江奸民徐秀峰爲之謀主叛將李永芳佟鶴年父子爲之嚮導以致勢益猖獗近且以奴酋移師攻朝鮮告矣臣身雖放廢然仍含齒戴髮于聖朝之土地其敢忘我皇上無疆之恩私其所學而不急天下之難用是敢請于朝除遼陽之事有熊廷弼經略于外不具論若于三輔要害及河南山東咽喉之地假臣以備兵之任容臣便宜從事臣敢當招徠天下忠義之士召募四方敢勇之夫練成君子軍一營以備朝廷緩急之用不效則請治臣之罪爲人臣欺君者之戒臣讀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卒與敵卒不練習以將與敵將不知兵以國與敵此千古不易之定論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今之號稱名將者有一于是乎不過特其弓馬技藝蓄養降夷爲家丁勇敢直前耳曾知練兵之法使師有紀律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否曾知謀定而後戰審鬬智而不鬬力否曾知中國之長技與火與車散則爲陣合則爲城進則可戰退則可守否皆茫然不知也今之爲士卒者曾練其心志使知忠君愛國之誠親上死長之義畏我而不畏敵甯死于敵而不死于法否曾練其耳目使知晝視旌旗夜聽鼓聲奇正倏更起伏中節否曾練其技藝使一可當十十可當百百可當千千可當萬否皆茫然不知也如此安得而不敗安得而不全軍覆沒耶若假臣便宜使自擇知兵之將日夜訓練遲則三年速則一年必能使士卒懾之不動如岳家軍必能

使偏裨面中六矢不動如睢陽之守將必能用計盡殺東夷之馬盡沈東夷之船盡焚東夷之糧草繫奴酋之頸于闕下以洩朝廷之大忿此臣素自期許與臣友原任山東僉事都司臣李呈芬直隸滄州布衣臣張思仁力所能辦者也然當事者所以絀臣者曰有兵必有餉今司農告匱極矣安所得多餘之餉以供此格外之用乎以臣之愚則深見天下之兵原足以飽庸而天下之餉原足以供兵但未得忠貞有幹力之士深思而力任之耳今天下足餉之策有四一曰廣鹽錢二曰清海田三曰稅番船四曰還淮課皆不可搜括于民而自足于用者倘蒙皇上特恩詳臣自效臣請得別疏縷陳而臚列之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伏候聖裁

金陵叢書 楊氏校印

練兵疏

奏爲直陳練水火二軍以圖全勝以靖夷氛事臣家三世四受國恩未有涓埃之報臣向以礦稅註誤逮繫四年蒙神宗顯皇帝不殺之恩放歸田里近蒙兩朝恩詔起用奉旨陞授今職是臣以一身受三朝知遇即摩頂放踵不足酬也日接邸報見奴酋三月十三日空國入犯攻破瀋陽殺官軍獲火器兵餉無算續接李光榮揚報奴酋又攻進遼陽小西門臣不勝憤恨仰天歎曰甚哉兵之難言也非用功二三十年細心研究留心眞正將材與一應奇謀異術之士多方以誤之未可徒鬬力勝也臣固非知兵者然奉教于先師久矣反覆固維惟有練成水火二軍可以勝之而一切尋常格套不與爲何謂火軍臣聞奴酋有精兵四萬人馬披堅甲馬首兩旁皆夾長槍對陣衝突我軍莫當無怪其屢入而屢得志也臣于神宗朝曾上請纓一疏言中國之長技在火與車矣而邊將寡謀惟知弓馬以我所短攻彼所長安能取勝若製得武剛大車偏廂小車各一千五百輛大小銃礮數千位結爲三陣鼓行而前則虜馬不能衝突我軍既有所恃而無恐虜衝縱能及遠我軍又有所蔽而無害于是從容以銃礮擊之遠者可擊十里近者亦不下數百步更番迭換夜以繼日人馬俱碎營寨可燒倘假臣便宜招募知火器之人擇知火攻之將統領而訓練之計虜兵十萬可十戰盡也何謂水軍臣聞奴酋建州新寨三面皆水一面阻山我軍縱得勝長驅猝未

金陵叢書 楊氏校印

易下且虜空國獨當一面分兵擊之則不敵合兵圍之則不能昔廣東總兵王鳴鶴與臣講究海運良牛謂宜召海上貿易大船可千石以上者官五民三勿令太重宜焰時給價免其抽稅船之堅固既百倍于官造載止八分又無患乎漂搖其船上領袖與眾水手無不奮力過人武藝精强若以船之大小多寡爲序自哨把以至參遊皆給空頭劄付有功者實授又主之以副經略統之以大將左之以督餉監軍道如酒運故事則人樂爲用不惟歲省百萬金錢且練就數萬水兵識百世之永利也臣邇見遼東轉餉多買舊船招集亡命領之船與人不相宜人與海不相習以致漂沒運船數十艘餉米四萬石可爲寒心以臣愚見于淮陽登萊之間添設一副

經略衙門召募大海船三百隻名爲轉餉實則寓兵與遼陽經略互爲聲援一同進剿虜必空國迎敵臣率水軍直搗建州破其巢穴則進無所利退無所守成擒必矣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又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自古及今未有不出奇而能制勝尤未有計不出于萬全而能百戰百勝者如臣水火二軍之說皆虜之所短中國之所長我可以制虜之死命虜不能得我之要領況統眞實知兵之將練十萬兵如一人十萬人同一心而佐以奇謀異術之士各出其長見可而進知難而退縱橫變幻不可方物虜卽至黠豈能以抗中國全勝之術哉今之知兵之將文莫若原任武康知縣馬紹愉武莫若見任淮安中軍參將李呈芬奇謀異術之士有太原武舉王承學遼東參贊布衣張思任麻城布衣鮑從龍福建布衣蔡鼎山東布衣賈明治皆抱負不凡當破格取用其餘中原豪傑草澤英雄臣所知者又當盡數錄用別爲一營專用衝鋒截殺則人自爲鬬一可當百大約火軍三萬水軍一萬衝鋒軍一萬足以成師一應水火器械盔甲兵餉賞賚之需每年五百萬足以應用火軍衝鋒練于山海關經略主之水軍練于海上副經略主之或分或合無所不可第非假以大權不能便宜行事非另懸賞格不能鼓舞人心非大捐帑藏未免掣襟露肘非力排羣議未免惑衆害成伏願皇上謀之于衆斷之于獨當事諸臣亦念任事之難成功之不易如同舟遇風不分胡越同室救鬬不暇纓冠共爲出奇制勝萬全之計臣一得之愚懷之有日激以忠憤不嫌自薦謹用披瀝上瀆天聽伏乞俯收末議深思惟斷乃成之一語

勅下部院九卿科道會議速賜施行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擣巢疏

奏爲申明前疏共勦逆奴事臣以募兵之役駐劄浙省六月十八日閱邸報見遼東撫臣王化貞一本爲亟調水兵多調川兵以資撻伐事欲調浙江沿海水兵七八千從海道繇鳴綠鼓柢而東直指黃龍江遠出奴寨之後正與臣前疏練水軍擣巢一款大同小異臣邇見浙兵連年敗衂調發如履陷阱所在鼓噪不可勝誅何如用臣之言于沿海一帶招募番商大船將與兵兩得之爲便也以此時番商無米可賣船俱空閒若招時價雇募固所樂從又懸參遊千把總哨官名色鼓舞其衆將人人用命之不暇計一船百人百船可得萬人就中英傑何所不有而官給以佛郎虎蹲大礮百子六合等銃及飛鎗飛刀飛劍火箭之類則一可當百計萬人可當十萬視調沿海水兵事出萬難一時不能湊集卽湊集而安家衣申行糧動以十數萬計者何啻天淵此外再調取廣東近年所得紅毛番大礮二十位招得香山巢中慣放大礮之人十數名亦用海船巡達遼陽計程兩月可到彼此各盡所長或改臣北兵部官銜使獨當一面欽給關防一顆賜旗牌二面使得便宜行事臣當親率水軍直擣奴酋巢穴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臣保爲陛下斬此逆酋與逆賊李永芳等以釋九

重宵旰之憂不效則請治臣之罪以爲力小任重者之戒但招募海船非得餉銀不可臣察萬厤四十八年南京戶兵工三部及應天府有助遼餉銀十萬兩以光宗皇帝登極大發帑藏尚貯本兵庫中未用宜速差官解至浙省聽臣調度一應水軍急需嗣後發數十萬兩陸續接濟或即以浙江調水兵八千之餉付臣支應即師行糧從既富且教何事不濟何功不成若處孤軍不宜深入有御史游士任所招淮徐各兵可爲後繼只要遼東撫臣與經略聲言進兵搗伐牽制數月計多春之交可以奏捷于闕下臣籌邊二十餘年算奴亦幾十載爲同里奸臣百計中傷使不得早行其志以至奴勢益猖而後以南職方起臣田野幸臣堂官衛一鳳及戶部尚書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汪應蛟工部侍郎張輔之與九卿科道知臣之深相與推轂委以募民五千入援臣甫到任三日即黽勉從事搜羅天下英傑有謀之士共矢天日圖報朝廷但苦餉難猝辦雖已典賣田房一二千兩稍濟軍需然以先臣清白之遺所有無幾終難濟事懇乞皇上大奮神斷下部催覆仍令該部早發兵餉交相贊助再勅御史游士任與臣合兵進勦功成之日一併敘賞必能同心協力共奏膚功事無可疑時不容待惟求該部作速議覆早一日則生民早免一日征發之苦宗社早享一日安甯之樂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募兵告竣疏

奏爲恭報募兵事完乞勅安插地方以便訓練事臣自四月十一日上任十三日即奉堂委募兵五千入援二十八日起程五月十四日抵浙值撫臣蘇茂相奉有嚴旨調兵一萬征遼要得頭運兵到齊方允臣募直至六月初六日方遣原任廣東總兵標下千總官宋鴻儒先募于處州次遣南京水兵管把總官金平吉加銜把總周宗懋張國平等募于金華再次遣加銜千總鄭涵略募于衢州共得壯丁五千家丁一千將官及雜流五百餘員名先于八月初八日差加銜守備馮元吉押兵三千又于十一日差加銜守備宋鴻儒押兵一千五百臣于九月初八日親押兵五百家丁一千次第啟行前進緣內外守備大小九卿科道會議時正值遼陽初破之際諸臣恐虜騎長驅京師震驚委臣募兵爲入援之舉則此兵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應駐三輔近地訓練以待朝廷緩急調用無可疑者或登萊或天津或青徐之間皆屬要害之區所應駐紮之地也至于會議額餉十五萬兩除工部二萬不發外臣自鬻四萬五千其餘八萬五千發不以時耽延日月致令將士小糧費去三千七百四十三兩七錢八分殊爲可惜若募兵連安家衣甲行糧每名十八兩五錢計正兵家丁雜流塘報共五千九百二十六名每名給銀十八兩五錢共給一十萬九千六百三十一兩各官員下家馬丁五百五十二名每名給銀十兩零五分共給銀五千五百四十七兩六錢將官一百三十四員共給安家等銀二千四百一十四兩四錢軍器火器共銀一千七百八十七兩四錢二分九釐旗幟銀三百一十四兩七

錢一分八釐僱船銀四千八百三十八兩四錢七分響器金鼓十副共銀三十六兩四錢三分銅鍋六百口銀三百六十三兩雜用差使盤費共銀六十一兩四錢五分發兵犒賞花紅銀二百八十兩六錢二分五釐聘請謀士吳士昇婁奬等十名共用銀一百一十兩給過造皮甲銀一百三十一兩造腰牌銀二十六兩二錢畫士二名安家等銀共二十四兩一錢醫生十三名并肩箱十三名藥價安家等銀共三百零五兩二錢四分已上共用過一十二萬九千六百一十五兩四錢四分二釐除戶兵工三部發銀一十三萬兩內除已前用過外尚餘銀三百八十四兩五錢五分八釐此支銷之數也但將士至六千五百人不爲不多矣自八月初八日起至十

金陵通書 蔣氏校印

一月初八日止三月行糧之外不知一應糧餉并操賞等費當于何衙門支給懇乞皇上批發戶兵二部從長酌議停妥速發餉銀接濟即命就近巡按御史紹數點驗過將淮安軍門中軍遊擊李昱芬加副總兵銜爲臣主將彼此竭蹶趨事日討軍實而訓練之計半年後六千五百人可當六萬五千之用加以火器五層更番迭打水陸舟車鉤鐮板斧腰刀佐之何曾不破何功不成此臣之生平自許與臣同事諸人力所能辦者也只盔甲軍器火藥未完火車戰馬未備若于駐札就近巡撫衙門及鹽運司量支二三萬金便足句當不然器械不利與無器同卒不練習與無卒同即臣亦安能驅市人而使之戰哉伏乞皇上省覽下部作速議覆施行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薦文武邊才疏

奏爲直陳遼事敗壞之繇與轉敗爲功之要特薦文武邊才以保危疆以圖恢復事臣覩奴酋小醜狡焉啟疆戰勝攻克非有他奇謀異術也不過幼習弓馬上下同心信賞必罰招納中國亡命探我虛實爲之內應而已使自關部以至經撫道將人盡知兵必當以中國之所長攻其所短日日練兵時時偵探收拾未叛之人心體恤將盡之物力胸中確有成算臨敵自不張皇乃諸臣只以弓馬對弓馬是以中國所短擊其所長且士卒不練間諜不遣盡括遼民爲兵出戰反以用浙兵守城又運到糧草溼爛不堪價日騰貴人馬不得宿飽

金陵通書 蔣氏校印

成算未聞私鬬日甚以致軍吏離心甘爲虜用將官輕動遂至喪師興言及此良可痛恨嗟嗟自有遼事以來凡四年于茲所損中國人馬何啻百萬所費朝廷錢糧何啻千萬熊廷弼始以欲歸之速輕薦袁應泰經略已失遼陽終以使氣之過不與王化貞相和又失廣甯所經何事所畧何地負朝廷非常之寵榮失中原士民之仰望使天子憂危于深宮之內人心驚惶于屢敗之餘與巡撫王化貞皆罪不容誅法當逮問者也爲今日計惟有收拾殘兵付一賢能大將撫摩而煐休之使其喘息稍定即行訓練而武弁中惟鳳陽軍門中軍遊擊李昱芬可當此任次則鳳陽衛指揮高階亦可爲偏裨之選其餘一應錢糧軍器火藥車馬之類必得眞實邊才共

爲料理方有頭緒臣不暇遠舉即在廷諸臣中習知兵法才望素著堪託軍政者有禮部侍郎孫承宗京營僉都御史李宗延光祿少卿李之藻尚寶少卿熊明遇堪爲監軍司道者有濟甯道參政熊文燦戶部郎中田一井通州管倉郎中李孔度兵部員外郎朴原任遼東道參議郭佳鎮堪爲贊畫者有原任武康知縣馬紹愉會試應天舉人宋獻湖廣舉人甘籌浙江舉人孫履恆徽州監生程近輝布衣徐蚌李廷森趙仲聖以上諸臣皆近在畿穀之下只熊文燦在濟甯相去不過千里馬紹愉雖係蜀人將以起服至京惟皇上速召用之定能使亂爲整易危就安不負臣之所舉其隨臣押兵將官宋鴻儒等一路勤勞才多可用乞各賜欽依爲誘掖奬勸之

金陵叢書 潘氏校印

地庶感恩圖報滅虜有期臣世受國恩未能仰報萬一值京邊危難忠憤內激謹直抒所見冀以少裨廟謨惟賜電覽雷斷施行臣不勝厚幸之至

遼事危急疏

奏爲遼事日就危急朝議尚爾遲延請立賜宸斷使事權歸一以保門庭以安宗社事臣奉行邊贊畫之命于初三日辭朝隨即起行見一路士民流離顛沛之狀所不忍言正欲奏聞以不得廣甯眞信而止至十五日抵山海關遇總兵孫顯祖問其消息始知奴酋已入廣甯聲言取朝鮮西虜即移兵取山海關此實緩我調兵懈我防守之計一旦突然而來何以禦之而經撫道將無一人在關外者雖有客兵二萬客將二三十員又以經撫謝事不管行邊兩大臣勢位相軋不便專行以致軍民擾亂柴米湧貴所在生心一如廣甯故事何天心之未肯厭亂疆場之不幸至此極耶除一面與行邊兩大臣商議急救生民急安兵衆急分諸將各守要害外懇乞皇上嚴勅管三部侍郎王在晉與督餉侍郎李長庚速運糧草解盔甲火器至關庶人心有所恃而無恐撤經撫道將分別是非功罪各正典刑庶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至于中東西三協各要設總兵一員監軍道一員增足額兵三萬人其餘沿邊各口子要增足額兵一二萬人各敵臺要添兵十餘人軍器火藥銃礮盔甲稱是庶畫地而守各有責任在身不致如尋常虛應故套則東事尚可支持若再遲延不斷恐

金陵叢書 潘氏校印

機會一去不可復回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乞休疏

奏爲臣心欲盡臣病忽增請乞休致以全晚節事臣二十五年進士年半推官四年逮繫十九年家居三日主事十月募兵押至通州正值廣甯敗亡之際樞臣行邊蒙皇上超擢今官特承勅命訓練所募浙兵臣自分練成五萬精銳可爲出關恢復之計以報皇上特達之恩不意力小任重福過災生于本月初一日教場點兵爲大風所襲頭目昏眩腰脊如折多方醫療未獲愈可雖欲强出視事竭蹶軍旅之間與强悍勇猛之人上下其議論指麾其進退使一一就紀律按節制勢不可得且臣自蒞任以來才拙效微謗疑叢集陰陽之患

與人道之患夾至交攻非臣藐軀所能堪受計惟有返臣初
服就醫江南苟延性命而已其一應練兵事務自有道臣閻
鳴泰袁崇煥在但要經臣不掣其肘稍寬其費定能一一幹
辦紓皇上東顧之憂正無俟臣支離攘臂其間也倘臣此身
未即塡溝壑邊方有急尙可出爲朝廷效一割之用雖糜骨
碎軀萬死不恤蓋臣所能爲者人也所不知者天也伏祈皇
上諒臣無他惓賜骸骨俾得齎志南歸輾轉牖下卽是高天
厚地無窮之恩雖然臣竊聞之忠臣不以去國而忘君今西
虜抵關挾賞者將以數萬計併舊額新增非十五六萬金不
可臣謂與其無故而漫予之不若因其勢而善用之臣已諭
講賞參將張定守備閻守信必要西虜于杏山一帶劄營兩

道臣卽以臣所挑選壯兵二萬駐劄甯遠城一萬分駐前屯
衛中前所專意訓練無事則屯田有事則固守用車戰火攻
彼此相爲犄角奴酋必不敢越杏山而西使腹背受敵以遣
我擒如此危關不期固而自固京師不期安而自安俟水兵
大集便可燒斷三岔河浮橋夾攻廣甯而河西可以盡復河
東亦可漸圖此機會萬萬不可失者惟皇上下勅速賜施行
軍國幸甚病朽微臣哀鳴無次惟冀恩准放去便當遠離不
勝戀闕徬徨隕涕待命之至

大有爲疏爲銀臺格不上

奏爲當大有爲之時遇大有爲之主敬陳大有爲之政以成
大有爲之治事臣向爲礦稅逮繫四年獄中受學于先臣馮

應京教以兵法及經世實用諸書謂大亂之後必有大治教
臣藏器待時出所學以應革故鼎新之運昨于天啟七年八
月見皇上登極煥然誅大逆不道之魏忠賢及諸奸黨不動
聲色而撥亂世反之正伏而歎曰此大聖人作爲神武而不
殺者也使得人以輔之陳說皇王之大道見諸行事唐虞三
代可坐而致至崇禎六年二月見聖諭爲學校一事洋洋數
百言皆典謨訓誥語也就中要講小學興社學以端蒙養生
員要按會典及提學勅書內敎尙行誼不專論文優劣敎官
不許衰庸充數海內之士有潛修碩德純孝鴻才淸直剛方
實堪大用者更宜特拔一二以示風勸科道不必專出考選
館員應先歷推知又伏而歎曰此又大聖人作爲超出尋常

萬萬者也使得人以輔之將順其美而會通其變盡復太祖
高皇帝之良法美意是卽唐虞三代何多讓焉奈當事者不
稽國初之典章惟狃近時一切之陋習膠柱鼓瑟不可破
爲可慨耳古帝王之治法盡在太祖皇明制書中班班可考
第求皇上會其神不失其舊師其意不泥其迹如是而天下
已大治矣臣請得而臚列之可乎其一爲科貢太祖時見舉
業所取士不適于用能天下考試行鄉舉里選法者十餘年
無奈當日諸臣不能仰承德意以致古今極盛之大典僅供
一時記誦之小儒中式後又不遵太祖五事之試曰騎射書
算律騎觀其馳驅便捷射觀其中之多寡書通于六藝算通
于九法律觀其決斷安所得文武政事之才而用之況國初

生員惟有廩膳府學四十名州學三十名縣學二十名每歲考選資性純厚學問有成年二十以上者貢一人入成均肄業並無衰老劣行冒濫其間及入成均諭國子生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將入相安定社稷今天下承平爾等雖專務文學亦豈可忘武事又于諸生中選才學優等聰明俊偉之士三十七人命之博極羣書講明道德經濟之學以期大用行積分法積至卒性堂即授以翰林院宮僚科道等官一時名臣輩出不可勝紀他不具論即如各府州縣戶口錢糧魚鱗圖册皆監生清察所造天下水利塘堰皆監生人材所修築可以概見豈若後之納馬納粟幷隸卒姦盜一概濫收壞太祖良法美意莫此爲大皇上毅然將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援例中止最爲賢關生氣恐諸臣不能實舉國初選貢法以應之耳此科貢之當議者一也其二爲館員太祖初克婺州時以書幣聘大儒宋濂劉基章溢葉琛入見大喜命有司設禮賢館處焉此館員所繇始也嗣後徵聘不絕于是弓旌相望于道至有以宮僚相授者又諭吏部凡徵到儒士年六十以上者選授翰林餘選各布按司屬用其諭侍讀張信侍講戴彝有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朕擢用之意是翰林所重者在人才不在科目在實用不在虛文未有以少年科第倖入詞林便養尊處優自少至老不知民生政治爲何物者一旦當平章軍國之寄識見不精膽氣不壯執持不足猷畧不富徒以人國僥倖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且歷朝以來繇外官入閣者甚衆其最著者爲楊士奇黃淮張孚敬桂萼諸臣勳業爛焉亦未有以天祿石渠爲私窟絕不放外官一人大拜者此館員之當議者二也其三爲屯政太祖時每屯軍一名授田五十畝合天下計之共得屯田八十九萬二千七百八十九頃今所存者尚六十二萬七千一百九十頃應得屯軍一百二十五萬四千三百八十人每分納餘糧六石正糧十八石合正餘二項共計糧三千一十萬五千一百二十石皆徵入倉以時給放無事則爲坐糧有事則爲行糧軍行糧從調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遣甚易太祖自謂朕養軍百萬不吃民間一粒米者此也今餘糧雖免正額尚存若兩京各設有風力屯田都御史兼兵部侍郎一員分管天下屯務要清舊額一一如數只據見在某人即充屯軍不必問其原籍與否四方有事何患無兵軍興之際何患無餉此屯政之當議者三也其四爲鹽法太祖時每竈丁鹽一引四百斤官給工本米一石有餘鹽者二百斤又給米一石貯之于倉官自發賣于各商有私自交易者絞後官不給工本米聽各商執引買于竈戶又改絞爲贖徒則法輕易犯私販與竈戶享無窮之利而官鹽反壅滯不行各府州縣年終銷引皆是虛名不過用賄買銷而已又成祖文皇帝邊商中引之法每一引納米二斗五升則本輕利重

各商爭屯田塞上以納本色九邊米穀草料俱賤士飽馬騰人樂爲戰而貪官汙吏又不得折入私橐兵公私兩利之善物也自葉淇受賄亂法倡爲加額改折之說此說一行各商祇納折色于運司無一人屯田塞上者而米穀草料價目騰貴甚有斗米銀四錢束草銀數分者兵愈貧而氣愈餒廚愈富而勢愈强是壞法壞而九邊與之俱壞罪可勝誅哉此鹽法之當議者四也其五爲錢法太祖時錢鈔兼行權總歸于戶部禁民間只許用銅鏹僧道只許用銅磬其餘一槩不許則銅多而價賤官錢每文重一錢每千值銀一兩一切賞賚俸糧之類皆以錢從事故錢行如流水官民兩受其利有私鑄者斬法至嚴也至于今而弊極矣誠有如聖旨所言非鉛非銅狀如鵝眼利歸貪婪之手官無三倍之息良可慨歎且兩京開鑄銅鉛米炭皆貴而出產與聚處莫近于荆州又莫賤于荆州誠特設戶部侍郎兼都御史一員司官二員皆選廉能有爲者駐劄其地分廠開鑄貨愈賤而本愈輕爐愈多而利愈大以南都各廠一爐計之除工本外每日可得銀二兩二錢五分以一千爐爲率日可得銀二千二百五十兩一歲所入何止八十萬兩有奇而荆州所入當兩倍于南都只在有心計者一權衡其間而私鑄自當絕迹矣此錢法之當議者五也以上五款奉皇上近旨遵太祖舊章而通變其間非臣之臆說也至于救時急務亦有二端推廣太祖未盡之緒仰體皇上求治之心爲中興之必不可緩者一曰選將練

兵語云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今天下危矣二虜虎視于東西山賊海寇鴟張于南北而流寇與土賊到處生發何異坐破屋乘敝舟左支右吾實難爲力非破盡資格略去故奎廣求于文武中外大小廢棄諸臣山林藪澤困窮隱逸之士必得眞實知兵如孫子所云智信仁勇嚴之大將推誠隆禮而分任之未可得哉當而底定也大將既定偏裨以下卽于練兵之中求其技勇智力出十人五人之上者爲伍長出百人之上者爲百總將百人出千人之上者爲千總將千人出萬人之上者爲萬人之長將萬人而一統之以大將大將而下以遞相制教之以行陣攻圍擊刺之法長兵短兵火器車馬之用結之以恩制之以威雖使赴湯蹈火不敢有貳隊長陣亡則什伍皆斬哨長陣亡則隊長皆斬百總陣亡則哨長以下皆斬千總陣亡則百總以下皆斬營將陣亡則千總以下皆斬大將陣亡則副將以下皆斬恩信在前嚴刑在後自然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如此則千萬心同一心千萬人如一人而後隨機應節擇利而用之或爲正兵或爲奇兵正兵以當敵奇兵以制勝九天九地變合無窮未有不取勝者此兵將之當議者一也一曰擇相用人語曰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輔臣之謂也又相道得而天下理反是則相道失而天下亂不問可知者今天下治乎亂乎是在皇上秉心宣猷考愼其相而已然擇相亦甚不易必有天下之大學問然後能通天下之志必有天下之大識見然後

能斷天下之幾必有天下之大度量然後能容天下之技必有天下之大膽略然後能定天下之危必有天下之大才猷然後能辦天下之務必有天下之大操守然後能勵天下之節六者全乃稱命世之賢相得此一二人提綱挈領于上自能爲朝廷擇大冢宰大司馬大司農三人而天下治矣大冢宰得人必能爲朝廷擇賢能有司司道撫按而天下無愛錢之文官大司馬得人必能爲朝廷擇知兵大帥與參遊都守千把總而天下無怕死之武官大司農得人必能爲朝廷清核屯田整頓鹽法錢法興夫生財一切大道而天下無提襟露肘之縣官如是而國不富兵不强人才不輩出小民不向化臣不信也近之而三代遠之而唐虞何不可及之有豈區

區小康末治可望萬一哉又見邇來皇上留心民隱加意眞才欲以知推同考庶常二三甲進士强半補外練習民事此又大聖人作爲仰合太祖勤民之至要而文武兩途鄉會兩科內外兩秩一體並重一旦疏通允爲公天下之大端是皇上眞以大有爲之才當大有爲之世行大有爲之事晉微臣世受國恩罪廢之餘無可補報深恐當事諸臣未能一一仰承皇上之睿算共成大有爲之業用是不避斧鉞畧陳所學太祖之典章與時事之最切者數款爲皇上廣善繼善述之大孝成本朝第一之治功使千萬世之下稱大明崇禎皇帝與古之二帝三王比隆共烈不亦休哉況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大易之言可爲明徵惟求皇上省覽斷在必行天下

幸甚臣愚幸甚

留都增設城垣疏不果上

奏爲增設留都城垣以衛孝陵以固根本事微臣世受國恩再經罪斃放歸田里困賤自甘本非有奇能異策可以仰答明時上干天聽但自以縲囚之餘復得含齒戴髮于南都重大之地感時觸事忠不忘心蚤思夜慮亦幸有一得之愚有不能不爲皇上陳者臣前贊畫遼東見虜勢日盛疏請于永平府外臨河倚山增立邊牆一帶設巡撫總兵官各一員督兵三萬鎮守其地可免虜騎突入之患奉先帝聖旨切責任事諸臣經撫各抗疏詆格因罷不行至庚午虜遂直逼京師抵良鄉大掠而去既明流賊南下上記都察院兵部尚書乞

合疏請造大城于池河大柳之間添設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一員專管清理屯務訓練其衆一時可得兵數萬聯絡氣勢上援陵寢下障江淮留都可恃以安枕而當事者不能用以致鳳陽殘破祖陵震驚此皆前事之不幸而中者也留都自高皇帝定鼎合數城爲一週垣九十六里郭垣倍之外有長江之險內有重城之固攻之則難守之實易乃自多事以來所恃惟有長江天塹而守城一節輒歷深憂何也城太大則氣力易分地太廣則姦宄易匿城中朝市居民皆偏集東南人煙稠密閭閻木柵保甲之法可行即有奸詐不逞之徒猶無所留處西北山林回互地大而人稀僧寮尼舍羣取而僻匿者不可勝紀奸人之所交搆往來棲伏其間者實繁有

徒而不可以究詰無事則劫剽椎埋以爲衣食有事則又揭竿縱火以爲內應故都城之守捍外寇易而制內潰難以臣之愚合無自太平門龍光山蜈蚣嶺雞籠山觀象臺以至鐘鼓樓四望山清江門各間斷處補造城垣使相連屬爲一大城本兵統各衛所官軍守之自鼓樓以下至定淮儀鳳金川神策諸門又別爲一城移文武兩操江上下兩巡江督水陸操江新江四營兵守之應地近而易爲治兵衆而力不分緩則隄防嚴密可銷患于未萌急則兩城接壤亦不難于策應如此則高皇帝后陵寢與留都數百萬生靈皆可有萬千磐石之安此實通變之良圖而城守之要策也如謂大工大役懼于勞民費財則又不然留都外城積數十年來有司修葺

多爲影射以故工力不堅旋復傾塌至于邇年頹廢幾盡整之則力有不能存之則無復可用然其磚石則委積具在與其棄之無用不若移築內城將物料有餘而官無一磚之費又古王者愛民不廢三日之役合都城百姓三丁借一而用之三日鄉官富民出廩給之軍戶既食月糧則暫輟其一二操如法用之工可不勞而竣也伏乞皇上立斷下戶兵工三部估計刻期成城蓋非小補至于永平之造邊牆池河大柳之造大城雖亡羊補牢勢亦不可緩幷望下部會議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恢復遼陽六議

一曰進兵宜緩不宜速焰得關門邇年以來主客兵約有十萬半皆老弱殘疾之人市井烏合之衆各官占用何止五千日日更營朝朝易將有錢者享他人之成業無錢者怨造物之不均行伍不足訓練不精雖時常操演只放一番無鉛子沖天礮耳此外有何伎倆甚且有數月不領糧饑寒不可忍遇出關扛柴相與自經于樹者有犯小過鴛鴦棍打以百計或比較未完綑打之後不待其斃而令掩埋者人心洶洶銜怨思亂如此上下離心可使戰乎縱奴有可乘之地利我無堪戰之精兵迫而使之不投降即潰散耳一敗塗地尚可復振乎此其關係國家存亡非小計也故曰宜緩不宜速者此也

一曰主帥宜擇不宜輕焰得開部督師以來築壇拜將者一分督南北部者二續加總兵銜者三大將不可謂不多矣除滿桂弓馬絕倫膽勇可嘉趙率教具有深心屯守有功外其餘非委靡不振即貪婪無厭有知天文地利決勝千里之外者否有曉習兵法知訓練之方者否有偵探虜情知虛實之數者否有留心器械修勝敵之具者否有體恤兵士知推解之惠者否皆漠然不相關也惟開上下相蒙交征利而已矣甚且有囊橐充牣欲求參劾去任者有崇工欺瞞假公以濟私者有乘人小失先事巧爲中傷者有怨毒日深欲假手奴酋以洩忿者如此委墳之輩可任大將可旗鼓發號令使三軍樂死乎此必不得之數也故曰宜擇不宜輕者此也

一曰人馬宜精不宜多焰得自有邊事以來或數十萬而敗

或十八萬而敗或十四萬而敗兵非寡于敵也而敗潰相仍則將不知兵卒不習練之故也爲今日計除擺邊兵用遼人二萬外步兵只須三萬好漢馬兵與水兵各一萬每兵一萬以雜流一千附之步兵以車爲營以火爲器專練大礮以中的爲精而三眼槍鳥銃次之更番迭打夜以繼日奴即有五六日之長技我以半月火器禦之未有不敗者敗則出馬兵追勦可以立盡而水兵繇鴨綠過烏龍遼出奴後可以搗其巢穴是戰守遠取之計莫萬全于此惡用冗兵徒馬日糜糧草爲也故曰宜精不宜多者此也

一曰額餉宜節不宜濫焰得遼餉每年四百餘萬已加派盡天下矣然必年歲皆豐地方皆安而後可如迴來川蜀用兵則雲貴湖廣皆有協濟并川蜀五省錢糧不可必得矣南直浙江江西湖廣廣東大水正供已改折則加派不可必得矣今年額餉何所取盈是不可不深長思也無已請汰冗濫可乎總兵只用一員減五員副總只用六員減十餘員中軍旗鼓只用二十四員參遊都司只用十員千總只用五十員把總只用一百員百總只用五百員材官果能騎射有大力者與家丁併入馬營以一萬爲止如此則兵減三萬人歲省額餉六十四萬八千矣馬減三萬匹歲省草料一百萬矣且以馬變價即不能如原額十八兩尚可每匹十二兩則三萬匹已該變價三十六萬矣其餘有官而無兵者兵不足而官賸額者虛糧多而實兵少者或咨部或發回原籍或置之重典

以儆無良即以文官論經略可兼巡撫山右道可兼關內道關廳可兼巡捕陸運可兼海運理刑可兼撫夷所省人夫書吏早快工食與柴薪俸祿甚多推之天津登萊無不皆然與夫山人墨客游手游食之徒一切屏逐則戰士富而遊士貧亦食寡用舒之一端也以有限之餉供選擇之兵養堪戰之馬既可強兵又可惠民與利國是一舉而三善備焉何憚而不爲也故曰宜節不宜濫者此也

一曰軍需宜生不宜斂焰得行師之道理財爲先未有國貧而兵可強者今天下民窮財盡在在生心而東南西北兵連禍結而不可解將聽其土崩乎非計之得也請生遼之財供遼之用可乎河東勿論矣即如河西地方雖經殘破尚可及時整頓每一名城用一副將防守爲屯田之計歲可入數十萬金矣處處煮海處處捕魚有銀礦可開以助軍有銅鉛礦可開以鑄錢有鐵礦可開以造兵器有海船可運以行官市歲可入一百萬金矣如此行之一年即遼之正供可減三分之半何況加派是富國強兵之策無有善於此者烏用日苦大司農當日焦思仰屋竊歎爲也故曰宜生不宜斂者此也

一曰兵機宜秘不宜洩焰得三方布置水陸並進已昭彰人耳目矣且奴日縱奸細探我虛實窺我情形來則受之又從而官爵厚養之其所言奴中事情無一驗者即不驗亦不之罪彼何向而不利乎爲今日計宜盡逐奸細與降人屏之遠方以三岔河爲界沿河盡蓋草房埋伏火器以備不虞我一

意休養士卒且屯且練以一年爲期然後遣一介之使往朝鮮許其便宜行事發水師以窺奴之老巢未必不懼腹背受敵也此管子寓軍令于內政李恕謀攻吳元濟之法也何至老師匱財軍民兩受其敝無所裨益故曰宜秘不宜洩者此也

書

上元何棟如

答李修吾撫臺

生不諳俗吏常套入楚過惡瑣即欲解紱歸已思家世四受國恩無可圖報扼其吭而制其命抑亦教忠之一奇也且馮公居中堅某爲後勁二人同心何患不克乎烏知張空拳之果無益挾厚實而排金門如取諸劵也今下獄幾兩年此中景象不敢言不苦然亦不爲之重苦自去夏來得聞所未聞學所未學乃知天非亡我實增益我也弟弱軀多病未免貽父母之憂時事日非將來有土崩之患私心時用悒悒耳辱

老伯問饋之及敢用備陳惟台慈時教誨之可勝厚賴謹謝

再答堵太沖

再辱問餽具見老伯猶子之愛感何可言歲月屢更風雷未卜好從事而亟失時則亦乘國成者之過也若主上之于藥臣恩德至厚即昨春一舉已可槩見所以致反汗者誰耶馮慕岡師謂當今有三大冤事學先朱註功名到手而輒毀之一也太祖全體聖人所創法制一部大周官足與唐虞比隆而後世狹小之且棄置之二也主上有可爲堯舜之資諸臣美不能將失不能救而反以過歸之三也此言切中時弊足覘此公胸次矣老伯諦看以爲何如不肖邇來病痰病痔大覺委頓惟一念向道之心困且益堅是可爲老伯道者其餘食息起居之狀不足言也家君仗左右之力已轉溫處參議去江山幾許能取道相過否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想老伯亦所樂爲毋俟不肖之畢詞矣榮擢計當不遠宦成願言努愛謹謝

謝林平華父母

某亦錫之子民也老父母榮行不得奮飛與郊餞之列榮任又不敢以不吉姓名造一介行李代申燕賀開此兩大罪于臺下私心竊謂無以自贖矣已而思曰老父母猶夫天也天其鑒予不得已之衷乎拜命之辱惶愧欲死及開緘讀之溫語之慰藉然多儀之享頤若陳仲弓未入廨而先謁徐孺晏平仲未識面而脫驂處父兩公大義彪炳古今老父母可謂

兼之矣某則何修而得所天若是感盟諸心死且不朽老父母下車以來愛民禮士隆譽日彰此眞鄙邑之福但鄙邑積習所循其來已久如訟師之搆鬥富人不罄其橐不止打行之凌虐小戶不食其肉不休頑佃以騙租爲得計樞人以賴糧爲身圖蠹避差役則詭計公行報復仇怨則投獻肆出凡此皆足上損仁風下傷雅道非一大創之不能變也敢因下問所及而私布之若某生無善狀迹有羈栖感格靡緣淵雪何日未免重傷高賢之心惟是一念向學之誠不敢以困故自廢或可仰答罔極于萬一耳使旋蒞此申意望風可任翹仰

答金齊白

姚使至得兄書并寄武子參同雲履俱已拜登感甚感甚我
朝學問起自曹薛猶然文公法門後陳白沙以無欲繼周子
之眞源王文成以良知發孟子之未盡各成一家而學士大
夫宗之者至今未已也邇來從馮慕岡公講學渠篤信朱子
不啻子夏之信聖人其意蓋欲挽末世耽空守寂之弊而反
之實用亦是一說弟今春以多病不敢博覽取諸儒語錄細
玩熟思只有周程爲精深廣大總之又不外于中庸一書其
間奧妙難以具述歸時當共兄講論拉兄爲聖門中一大賢
人且以啟佑後生輩耳若李禿叟不儒不禪出言輕詆吾夫
子安得不以異端執之觀其一逮至所中遂自刎死豈非匹
夫匹婦之爲諒乎平生學問竟安在也弟不覺其全書而覺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武子其意可知兄以爲究心于此淺之乎視何生矣偶錄司
馬公家居雜儀一册付小兒講且讀此書人人當書一編于
中堂修身齊家之道大半已具孟子云使人不以道不能行
于妻子正此謂也兄其勉之此謝不盡

答沈冰壺

圖門一人邂逅人世春來舊恙大作幾不可生活近始能餔
第不以李將軍故態耳吾兄分司濟上日晚太白樓漱杜陵
水且與于鱗只尺述作之工夫復何言弟曩有志于此今欲
效法先聖做克己工夫業一年所覺與翰墨日漸且日拙也
邯鄲未能不免匍伏歸奈何吾兄天性閒適年力富强又生
與姚江爲鄰肯以天下第一件事爲己任何患弗勝饋儀太
腆恐不似冷曹淡味病愈當沽酒大嚼誦休文詩與兄作對
耳謹謝不次

答顧鄰初

不知兄體小極未獲遣問此中風氣殊惡惟寡慾與簡出爲
卻病上藥耳承惠種種佳絕體念深矣安得黃麻立降烹鮑
載酒與兄坐高梁橋上翦蒲大酌邪謝謝二酉立吾兩兄相
繼沒亦大駭人事生平知友幾人而半已凋謝言之不覺氣
結使弟無此厄奔走湯火中不十日死矣塞馬因緣差可自
慰也立吾見在此否并二酉兄處當有脫贈幸示以期此復
并問

答官陽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當今大小臣工拙于謀國巧于謀身短于憐才長于擠善其
故智也僕靠冷眼旁觀可勝慨歎微執事之疏公道掃地盡
矣康公其後來愈奇者乎猶惜喬公以大題小做也今執事
與喬公皆賦北門恐康公亦不能久居于此沈座師其將何
辭于青史乎僕每以匡救大義規我同籍竟無一人應者度
其相越不既遠邪秋風作惡自當寬解不敢因時消沮負道
義知契庶此泐謝臨緘莞結

答陳中湛

吾人每遇清風朗月輒思玄度弟于老年丈正復如是第燕
越相距數千里雲泥相絕數十層即欲達一刺問從者起居
恐擾擾文書而不敢前計老年丈能原我畏忌之情耳老年

丈玉蘊珠涵光輝自炳南而南北而北投之無不如意今及瓜期銓曹虛席不卜可知也若弟居卑而願高志大而量小見無禮于君親者直逐之如鳥雀然夫實負埴安肯俛翼然天王自聖明百姓自公道而復嘵嘵置辯尙口乃窮坎可憐邪老年丈慷慨吾道之非惡知自貽伊戚若此也弟坐是不敢怨尤一唯反身爲本後得高賢共事鼓許大鑪冶欲陶鑄我務令毛髮皆易故質弟縱踴躍欲爲鏌邪懼不祥矣弟弱軀素善病客春又爲庸醫所誤痔反成漏元氣大傷每一繙閱火即炎上今春嘔血幾死者數矣夏秋幸無恙不免犯古人悠悠之戒可奈何不審老年丈將何策以發我也謹此偷謝不備

答王在吾

漳嚴邑也稱難治老年丈以實心運爲實政夫焉得而不易伏讀德政紀種種作用咸中經綮吳二泉公謂一本諸沖融洞明忠誠粹白之衷豈虛語哉人心所在天意從之何患乎世氛何虞乎蒼非直凜凜宦成之戒須九重欽擢耳若弟以剛賈禍理有固然鬱鬱幽扉杳無昭格之自不獨病已且病君父覩老年丈中和互用上下兼得者竟何如而又因以爲求仲地眞古今一大戮民矣老年丈愛我至厚以爲然否拜惠愧不自勝附謝不具

答萬積之

再辱書問知足下胸中未嘗一日忘某某亦何幸而有此第此身一日在繫則主德一日弗光夫爲人臣身受令名而以不祥之實貽君父厥罪當誅天下縱憐而諒我我獨不愧乎心乎足下謂弟輩今日出處正與宗社安危對蓋既其名未既其實姑爲是以款我耳烏知弟輩聞而增愧也弟秋來火瘡稍可只痔漏時時作楚無可奈何此中授書亦有人弟亦不敢自棄以負知己然終不如駕小舟游戲二泉之間與二三知己煮茗對塊爲快耳所惠扇頭詩精深壯麗幾闖少陵之室緣家君在此不獲一面情緒太作惡未皇屬和徐徐當有以應教此謝不盡

答張春宇

語云德勝福者昌福勝德者亡寒家三世四受國恩前人善慶已無餘矣而後德弗彰及弟之身安所逃禍猶幸天王明聖不即誅殛僅使悔過圖牖所使同籍之庇非眇小也年丈不我嗤笑而慰以好音佐以豐稽情誼甚盛感激感激此間與城市只隔一圍即至戚亦不許面遠問可知弟知年丈非二心人肯以貴賤易交乎弟在此亦頗有益不與聖賢作對則與諸友論心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一切習氣消剷欲盡文大夫謂禍乃德基憂爲福堂良有以也弟賤軀多病强半支牀風夕雨晨尤難爲懷欲如衰時聯鑣倡和浮白呼嘯豈易得邪附謝餘不悉

答趙鳳岡

不奉顏敎四年而大半已在囹圄人事之厄實天命之窮也

然此役雖云極苦亦有極樂考聖賢之遺事方知做人之大概稽皇明之制書方知居官之實政即生平驕稚不馴之氣亦稍稍減去八九始悔從前所爲皆屬夢境不有楚使誰爲喚醒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張子厚亦云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豈欺我哉但不肖一日在繫則兩親一日不寧即君德一日不光又願老天早賜啟佑庶忠與孝得兩全而無害耳不識先生以爲何如所寄香茶謹拜賜之辱因家君行附此言謝臨緘無任翹盼

復范晞陽布政

明公負豪傑之才總聖賢之學當今泰山北斗也某未獲一登龍門乃明公文章政事業于張鳳梧公祖書序中窺見一斑心向往之久矣辱賜遠問併拜隆儀接引後學之盛心體恤猶子之至誼殷然滿幅如聽鈞天而飲醇酒不覺醉飽之在腹也某生而任俠不知道德爲何物見有登壇敷講者必掩耳而走下獄以來亦惟是詩酒自娛後三閱月得馮老師入來見所論無非學者稍愛慕之又七閱月始悔生平所爲無論善惡一切是非必要之道德而後當于是執弟子禮北面請教馮老師果不予棄擯之以一體之義約之以主敬之功今可一年餘生平客氣亦覺略減一二乃于道茫然未有窺也承教無入不自得五字乃是吃緊受用處第昏庸之質卒卒未能理會奈何某日夕所存唯太祖寶錄并諸孺語錄及諸名公政事書意在掇拾緒餘爲異日抵償夙逋計要未

金陵叢書 潘氏校印

足爲大方家道也家君此行某實累之顧僕僕數千里欲圖一面不可得情況惡甚夫爲人臣捷于取名而彰君之闕爲人子拙于避禍而貽親以憂皆屬大罪何顏自立于天地明公欲爲不肖解顏毋乃重之戚邪所恵格言補大學之未備芻記白子雲之奇冤皆傳道書也當洗心莊誦日與明公作對不敢自棄以負嘉命風便肅此附謝臨緘無任翹仰

答江撫臺

昔子產治鄭尙嚴諸大族皆不樂獨子大叔舉家以聽三年卒致與人之誦賢者之爲國家成就人才如此其至也今明公于家君亦然某特敬致尊命家君亦謂武林士夫雖多意氣相推許者惟明公一人豈非道義所在不期而合者哉某與有榮施多矣惜當事不講于久任之說爲人擇官而傳舍之欲觀治化之成烏可得也顧括蒼雖遠猶然浙地其間一應興革事宜更乞出明見之餘爲家君指南使得藉手以報天子又不獨區區一郡之烈也已某可勝私願之至

與南都兩衙門

不肖自廿八日發舟一路皆值逆風苦雨至五月十四日方抵杭會蘇撫臺亦新奉嚴指調兵一萬且云必待渠募完復旨後方可再募不肖言之再三渠以衙嚴處三府與不肖分募而司道各官又堅執不可只得從初議且募兵三千爲入援計除一面遣官齎告示聘禮招徠外不肖當走淮揚間募諸鹽場及山東河南慣習弓馬者爲先鋒彼此相資成一營

金陵叢書 潘氏校印

陣連安家行糧器甲馬匹通計之非十五萬金不可總之期
于濟事小費不可惜也不肖以廿載家居之人市受官即冒
暑雨任此一件難事蓋志在立功報主非尋常嗜利者比只
在執事相信得過立持公論不學其肘庶易于幹辦耳未盡
之言尚圖再布

與南戶兵工三部管庫諸公

弟仗老丈如天之福兵已募足五千之數除各項支用外只
餘銀三萬八千兩足發二千五百名安家衣甲路費而起身
船隻行糧不與焉今各府縣募過兵眾恐在地方生事俱令
到省既無安家等銀每名日給小糧二分以二千五百人論
日該給銀五十兩是三衙門知出納之宜慎而不知所費更

金陵叢書 將兵校印

多也弟爲此積憂成病又恐大眾無糧必致生變將有性命
之憂謹用告急于老丈萬乞將本部額餉炤前開數星夜遣
官解至庶出萬死于一生耳急切急切

上衛大司馬

某于本月初八日將右營與家丁營兵二千登舟十一日已
長發矣惟是餉用不繼又賣無錫私田一千五百金再助軍
需恐前途河凍改陸煩難所有未完八千之數萬乞遣官速
發接濟倘此身未即裹革疆場報答恩私豈曰無日至于旗
牌勘合之賜更不容已以兩大營兵士六千四五百人參差
不齊已有逃亡與鼓譟者非立斬一二以徇不可且如浙撫
領兵官王佐才以參將而賜旗牌纔出北關營兵大亂本將
身幾不免賴有旗牌在立斬一人擒十八人解軍門正法乃
始前行此其明驗也若勘合全爲改陸之用前所賜牌十張
有馬無夫僅可行于眾將官某猶然徒步耳外將士册錢糧
册各一本呈覽浙撫押兵官皆以便宜加銜如王佐才一守
備耳而加參將又以定亂功欲加副總兵在台臺部體似宜
稍稍寬大以示激勸蕭此代鳴伏祈慈鑒

又

承台臺減兵三千之說非敢不遵但募兵固難散兵尤難二
千新兵自金華處州而來遠者一千六七百里近者亦數百
里辭墳墓親戚借貸路費辛苦跋涉指望立功以取富貴一
旦令之使散大拂其初心禍將有不可言者台臺試以身處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某之地可乎不可乎今已擇八月初八日頭營兵先發起行
餘者續發謹用遣官龔萬言同家丁彭世德再請餉銀五萬
八千兩萬望早賜以全始終全軍幸甚

上孟五岑

不肖仰庶台庶募得銳卒五千惟餉不應手致延時日若欲
只用三千如大司馬之旨則兵易聚難散必生意外之虞反
增一番話柄耳昨于初八日已先發三千十一日又發一千
啟行其餘崇俟餉到便齊發矣預擇十八日長征不知能如
願否伏乞再一轉達令餉早至一刻則三軍蚤受一刻之福
獨不肖感恩已哉伏維台炤不備

答萬尚寶

某仗芘已募得正數五千之外又多募將士一千五百員名而兩浙三吳豪杰聞風興起不受糧餉自募從征者又一二百人皆大可喜人心得卽天意得此行成事或有可覩第大廷會議給餉十五萬金少司空以意私減一萬八千署戶篆者又將效之雖同鄉同籍自當輔車相倚如國家大事何如人臣大義何某不獲已又賣無錫田一千五百金始得少濟于初八日下船初十日長發矣所有未完八千之餉途中從陸勢所必需已有書達孟五岑公祖想此老眞心爲人或能相成未可知也更乞老伯片言爲重何如

答鄒匪石駕部

別後日望台旌之至而不可得心竊疑之旣入司受事始知

有終天之感不勝感傷弟受事二日卽奉堂委募兵入援數月間掣肘牽心何啻萬狀乃兵募至六千餘餉欠去二萬兩弟破產給軍卒無益于大用今而後知任事之難矣然東夷未靖海寇方張南部正不知所終得台丈早來料理可無他虞若如當事者所爲惟有敗之一字而已可勝歎哉可勝歎哉弟此舉忌者甚衆吉凶尙未可知所恃者此心可對天地鬼神及二祖十宗之靈至于成敗利鈍非弟之所能逆覩也台丈將何以教之冗極伏案草復諸惟爲道自玉

與南都各道長

弟昨回南雖云請餉實爲茶山大盜將發消息頗眞特與大司馬暨操臺言之早作豫備耳獨操臺是有心人大爲動念而他當道多如燕雀處堂或首鼠避禍南都事將不知所稅駕矣然幸有三公祖原疏與北部咨文在正好與操臺商議而行以弟愚見在操臺宜加兵部侍郎銜專督軍務旣不苦于掣肘在須日華宜加太僕少卿銜兼管職方又不嫌于代庖上江宜添設應太一道駐劄采石下江宜添設楊鎭一道駐劄永生州各募兵三千立營以相近參游守把兵屬之訓練作速做起至春仲僅僅四閱月可以苟完若再遲卽緩不及事此弟一得之愚可爲高深助者此外聞所遣奸細實繁有徒宜言之巡城各公祖協力共行保甲法密擒而嚴逐之庶有濟乎弟憶昔臺省諸公如朱密所參劉誠意掣李太幾劉九畹參洪職方與戶工二主政陳愚岡參湖廣尹巡撫工

部范侍郎一時人心肅然不敢忘傲似當擇其尤者一二人以白簡從事亦激發天下一小機括也敢布腹心惟台臺實視之若易而實難者武林之役固謂事可計日而集矣豈意撫台奉嚴旨召募而不得展布此一難也繼募得精兵六千餘人又以糧餉不給而不得急發此二難也且烏合之衆教練未加驅市人而使之戰是以卒予敵也詎可輕談出關乎欲請命退休讓能者久矣不識台臺何以教我

上汪大司農

某押兵至濟寧糧餉罷絕向總河陳公祖求貸僅得河工銀一千兩至東昌發與前四營兵士人各糧五日稍稍安輯幸遇本部饒堂翁見蜀中兵變竭力主持發銀一萬兩接濟行至臨清而解官亦到遂發一月之糧兼買鋼鐵打造未完兵器又發銀三百兩託州官僱車裝載米糧行李起陸半月來僅得車四十四輛千十一月廿九日發兵車不得濟四日內只發得一千人行路之難有不可以言盡者是日鈔關李主事持老先生杏文來看眞是設身處地推心置腹眾兵士聞之懼聲若雷某私心感激又不必言矣敬謝敬謝自此至天津兵行約十二三日行糧直至正月初八日方止某可放心入京師見閣部會兩衙門從長計議出關事矣大都出關者

某之本心而不可輕出關者某之時位請改北兵部太僕少衛賜關防旗牌幷多給餉銀造車三百八十四輛買馬一千匹打造兵器完備訓練半年方可言出不然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某實有所不忍卒不練習以其將予敵某又有所不爲況經撫皆剛愎自用之人于攻于守都無確見某又安肯以身聽其節制耶更乞老先生終始玉成明言于閣部早賜題覆施行庶不致臨期誤事耳至于正月初八日以後糧餉亦乞台臺賜發可勝厚幸之至

答楊淇園

承教具悉敢不奉行但某差出已一月空言無以塞責正擬初六日前往處州召募一二千人今日撫台相約當面言白亦彼此兩全之計而台翰云然將一月工夫費用罷付流水乎何以自道于罰且浙兵雖屢召募而眞實壯健者原未出門此輩非某招之斷不肯爲官府用以官府使費浩繁某則對面酬決省諸不經之費其便一官府將此輩付之全不知兵之將有萬死無一生某稍諳兵法更士相從者無死亡之憂有功賞之樂其便二將官視此輩不啻秦越人之肥瘠某與同甘苦眞如手足腹心其便三有此三便正不係餉之多寡況某原分爲三等凡三百斤膂力者與官府募價同四百斤加二兩五百斤加四兩則稍異耳金華處州相隔甚遠于事兩不相妨實兩有所濟不識老公祖以爲何如

與蘇石水撫臺

前承台命張定國唐一龍兵各一千卽遣把總葛之綸金子昭齋口糧銀五百兩往金華府挑選甫入其境而定國逃矣唐一龍兵聞風鼓譟奪銀幾殺兩弁葛之綸等無奈何得一龍哨官王某等三人寫一領狀以三百金付之次日定國兵又至脅奪而兩弁啟後門逃歸似此驕悍之兵斷無用理卽領去餉銀雖費處分亦屬小事第恐五千烏合之眾團結不散必有大變不若明公因其勢而利導之且令該府編入伍册量給口糧待鄒張二公到日卽分送之庶乎可保無虞亦救急之一著也謹布腹心惟明公實儀圖之

與崇德令

募兵一事原不敢經繇各府州縣只託彼所熟識人如邵祖

英輩代覓各頭目願從者聽如斯而已豈意把總熊一魁等放肆乃爾以致開罪門下則軍令不嚴亦可概見昨有稟帖來已批行切責之再辱台示且感且愧所遣邵弁書禮因用人之際不妨以貴下賤非敢僞也更乞門下均語賜邵弁代爲料理不至空言塞責則所遣三弁即當召還以法從事不一

與浙中各縣令

不肖募兵之役從南都九卿科道會議而行義在勤王爲天下忠臣義士倡慮至深且遠也惟是烏合之衆恐籍貫未眞必藉高賢戮力同心乃克何當耳敝司發過保狀眞者卽求印發僞者亦求明示庶便去取爲啟行計兵到京師定當一

一列名疏聞于朝以酬勞勳敢貪衆功爲己力邪鄙此代勒幸鑒

與宣平牟大令

不佞募義以來煩郡邑共濟者甚多然竭蹶任事惟門下一人而已來兵甚精銳但錢糧不敷而浙中之數已足因轉送淮陽游老先生計必爲前茅之選矣不佞入都門便當首疏賢勞之績倘得共事疆埸是至願也

與浙江撫按司道府縣

杭城火再發炎燒幾萬家死者不可勝數揆厥所自皆繇吳山從南來山形似虎上起高屋所致陰陽家論離爲火火炎上虎屬寅寅又爲火上起高屋如虎斯翼如火斯光不焚何待爲今日計須折毀山上一應高屋留低小及樹木遮覆者庶可免禍惟司地方之責者速議圖之此外宜申勸民間砌牆有仍前用竹籬者房俱入官誰敢不聽所謂小民難與慮始可與樂成者此也拜祈速賜施行合城幸甚

與游肩生侍御

昨以餉乏故將委官張九經募兵敬致麾下辱蒙不棄具見同心感刻感刻不肖向從內外守備大小九卿科道會議募兵五千入援額餉十五萬兩遂放手一做自分爲公家戮力可幸無過不意少司空張容老憑大司馬題疏不及其名慙去餉銀二萬兩今所餘只八千金兵器火藥始完三分之一盔甲車馬之類都無措處欲再以壯兵一千易餉一萬九千

兩辦此一切不識執事以爲可否當今文臣中知名者自執事一人外指不多屈若得合營共事各出所長定有可觀第在執事聞望素著人心嚮往在某則枯朽之餘無因至前未有不遵按劍者不知將來竟作何狀執事又何以教之

與濟甯熊大參

孫二梧蘇穎山回得手書爲慰且道執事聞出關之說大爲不平非同心之契何以有此感謝感謝某謂欲出關者其本心也不得輕易言出關者其所處之勢也必賜勅命加京銜給關防假旗牌而後可以言出必從征將士奉欽依應用車馬兵火器械盡完足而後可以言出必多給餉銀寬以時日使兵練就而後可以言出不則有乞骸反初服而已安能以

百鍊剛爲繞指柔向諸不解事少年求生活邪執事明事而
熟于計當不以某爲爲固執矣向借河工銀一千兩已發臨
清州取有印信領狀呈上幸爲轉達陳老公祖炤收爲異日
取用可也廿九日已發兵前往天津計出月十一二可起程
矣聞河西亦有兵變未知其詳果倒則人心一離土崩可慮
奈何奈何
與天津畢撫臺
某向爲諸生時曾一覩見風采後數年明公以榮擢行某亦
捧檄而出逮繫而歸藐若河山可望而不可即矣邇者聞明
公天津之擢不勝色喜謂廉生威威克愛天下自無難治之
軍政某庶免覆巢之累乎不意甫拜命即有召募之委今募

得兵將共六千八百人而餉乃煩于原額十五萬之內張少
司空既以小嫌壓不肯予大司馬又以任怨誓不求人遂使
仰給二萬金付之烏有某雖變產一二千金支持到此罄矣
恐先到兵將至十一月初八日月糧不可得勢必狂譟某不
得已具一借狀于台下懇乞明公以大公無我之心行大公
無我之政俯賜慨諭兼即還發庶士得宿飽可以練習感獨
某一人已哉庸此代申幸惟台鑒
與耿職方
自有東事來不知幾易方司矣最後簡擇而得執事事事周
詳言言慎重知爲宇內奇男子也某欲通一刺久矣茲抑兵
抵臨清會鈔關李中素極道執事獨立不懼有鳳凰翔于千

仞氣象是我輩中人也敢不一布腹心惟執事命之某前後
疏凡五上有該科抄寢者抄酌者姑不具論其未抄參者則
練水火二師疏及募兵報完與師行糧從兩疏似在具覆之
列不識執事以爲何如大都遼事之壞壞在謀未定而言戰
機可乘而言守且戰與守分爲兩途各執一說不肯相下也
古不云且戰且守乎又不云謀定而後戰能戰而後能守乎
如經臣議止于畫地自限耳如撫臣議將無一敗塗地不可
收拾乎或撫臣自有密謀不容輕泄則可若猶未也請如戚
少保鎮薊門故事以戰爲守可乎某昨在杭州召募時訪其
舊將楊又玄年已八十餘云少保當時只用車與火凡三擊
虜皆以全取勝此外若與交鋒萬無不敗之理再三叮嚀決

不更端其說某不覺聞之心折乃將先擬戰法復行改訂而
虜在吾掌握中矣此眞以中國所長擊其所短只用三萬步
兵足矣況加以水兵一萬繇登萊進出其後而牽制之好漢
兵一萬給以好馬盔甲弓矢腰刀爲出奇之用練之半年有
不百戰百勝者某請受妄言誤國之罪至于出關之說是某
本心而未可輕言出者是某所處之時位也必改北衙加僕
少獨當一面不受經撫節制庶可展布其生平必賜旗牌關
防使得便宜行事庶可調易其兵將必多給餉銀使得造車
一千二百八十輛買馬一萬匹打造兵火器足兩年之用此
一番大做手也若目下只益以參將王佐才兵四千足成一
萬之數加淮撫中軍游擊李呈芬以副總兵銜使專司訓練

之事應可各盡其所長而無從事獨賢之歎以兩年爲期逆酋叛將之首可致之闕下矣且糧餉必從海運海運必雇海船海船又兼水兵歲省朝廷金錢可二百餘萬而糧草不致勝貲士馬皆得宿飽其餘老弱之兵可隨地屯田以助軍餉之不及土著之民可隨地訓練以補軍伍之缺乏凡兩衙門議論姑聽之以爲樂羊中山之勸或者其有濟乎不然前車既覆後車不鑒國家事豈堪再壞邪一得之愚未知足裨高深否

與京師友人

某之告病乃實情非虛套也只求皇上放回便了關上事某極力料理先禁西兵川廣兵不許占人房屋搶人貨財淫人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妻女殺人性命次禁馬兵不許入城騷擾各歸現在營房步兵不許在民家住買木料蘆蓆搭蓋蓬廠與他存身次挑選兵馬分上中下三等上的出關結營中的運糧草下的做工次察見在盔甲兵器火藥銃礮拒馬槍鐵蒺藜各若干見在車若干未完若干一一俱有清數又以忠義鼓舞各將官人人欲自奮領兵出關于八里莊中前所前屯當遣一帶住紮防守官可一百餘員兵有二萬正欲親率之前去又叫人與西虜講果真心報效朝廷必替我守了杏山一帶東虜不來彼此俱各屯田來則他當先我以車架大礮助之焰我將官俸祿賞他頭目焰我兵馬月糧賞他眾人將有好意思而新經署到又中了各司道與眾將官之言一概不行且當堂要

難爲願出關的對眾將官說你們只好哄何太僕怎哄得我西虜是恣不得的倘或你們殺了他的人如何處此後再說出關的輕則捆打重則梟首眾將官無不垂頭喪氣辭糧者逃走者不勝其多矣關上百姓又以我回來無人倚靠走了一空只賸山海做生意的在我召募眾將官與兵手持香結彩亭與我脫靴是日只穿鞋子就脫了去哭聲震天送三三十里有哭倒在地的我一生不會哭心酸不過連眼俱哭腫了當時在襄陽被逮時曾有此事今又再見矣語云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憔悴之民易見德豈不信然目下東虜與西虜講和要同來大舉昨初三初六擊獲真正奸細十三人供說四月初八不來端午准來劉一獻有遼丁四十名千總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王有才二百名要待東虜臨城以他招子豈在南關虜兵所進來他們所出去王有才即獻邏城與他等語至初七夜果有塘報到說西虜兩營人馬要搶八里莊互市鐵場堡北煙火約五里長正與奸細所言相合新經署又不如老熊多了必定大壞守不住除非是永平州沿山一帶密密的結了營盤以車爲陣上架大礮數千位外列拒馬槍與金鎖連環法又外埋伏空營用木虎搶酋法又外下毒藥于水中殺他的馬如此方守得住京師可保無事兵要調京中新募的與通州現在的三萬方可用又一應盔甲器械火藥大礮俱于京師借用另設一巡撫一總兵其餘各官俱聽總兵巡撫自擇分任其事任我調度其間方能濟事不然惟有一去而已雖

皇上知遇大恩鏤心刺骨不敢時刻忘如宰相不肯相信兩衙門不肯相容何哉從古來凡選立文武大將必定齊戒沐浴卜之天地鬼神卜之蓍龜今皆不知只以聰明揣摩又眼裏認不得人心裏沒有主意如何不誤國家大事將來還有不忍言者敢與吾兄一私布之兄有便可來一會恐此後相逢之期尚未可卜也

答汪大江

不佞家居之人市到任三日即受募兵之委不憚艱險不辭勞勩歷夏徂冬自腹抵邊何止廢箸業已忘軀豈見事風生抑久靜思動哉良以國家有難凡爲臣子者當如拯溺救焚黽勉從事耳詎意世尚賄而吾以廉世好諛而吾以直有求

不遂者廣布無稽之言借交報仇者大肆中傷之計所幸聖主神明政府調護召回管事已荷耕耨請告留中更爲異數即當報命爭先安敢家食自棄但我輩出處要斬釘截鐵不容絲毫沾滯而先君修墓告完尚缺慰安之禮用是必欲乞歸了此心願或半年一載後再出未爲遲也遠辱門下一體相關不啻自出私心感激如何可言

與秦亭山職方

老丈生平正直無私宜在言路乃得駕部何邪豈五知丈既居省垣難再以相畀邪雖然有心做事何官不可爲況方司職在戎兵用得一大將與國折衝禦侮旱蕩妖氛功豈在禹下計老丈見之大而心泰處之一而化齊矣新經略作爲遠不若王肖乾人心既失固守爲難今日吃緊在守永平一著某疏言之頗詳政府不此之票而漫請聖旨意在使三大老與某作對大臣用心如此國社又何賴焉眞可痛哭長太息也某明日行矣溯遠台光無任莞結

與洪清遠

昨沈桐回得手書娓娓數千言無非吃緊爲某之意感激如何可言某募兵入京絕無禮物送諸言路已不勝齒齕之想及隨大司馬行邊適聞諸人計中謂今而後可一箭謝雙雕矣然人自有品某與大司馬共事絕我馳驅最不爲其所喜即察點某所募兵在三月十八日上疏在四月十七日就中意思可知某此事賠過家貲一萬七千有奇昨除算尚多用

某銀一千三百餘兩某初意謂成大事者當不惜小費不意諸言路反以貪穢邪賊奸五字相加遺也某辯疏謂伯夷爲貪謂盜跖廉豈不然耶向曾語人云要明白此事須待清遠年兄與柴祠部入京來一問可決而老年翁果爲某逢人辯白非兩心相知何以有此第可恨者皇上沖年榆關亡在旦夕此輩身受朝廷大恩不思爲國求賢保安社稷日兢兢門戶之辨且推絕不相干之人入他人門戶必欲殺之而後快某審奸細劉得功等只說前後領過李永芳銀四萬兩已用經二年諸人所得亦無幾而甘心賣國乃爾不有人誅必有鬼罰老年翁試聽之俟之天未厭我大明必會中興一中興必殺此輩稍舒華夏神人之忿爾時方曉得言無實不祥不

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方曉得鬼神福善而禍淫悔之晚矣某言似激然理也亦勢也付之一笑可也李我老不及另啟出此示之何如

上葉相公

恭惟相公閣下孳孳爲善休休有容入相神宗則主分封以安國本退居田里則倡白社以聚耆英誠國家社稷臣當今第一流也不才某奉違顏教業十有四載雖不敢投書于攻府實未嘗自外于門牆昨敝同年周鎮伯來問相公起居狀曰樂曰病既而曰樂是眞樂病非眞病而相公一片居江湖憂廊廟之深心大都可概見矣昨泰昌御極言念羽翼之勞特起相公于林下凡有心知誰不曰中國再相司馬而不才某父子叔姪辱在臭味者忻忻色喜更何如也昔人有不負先帝知遇再入翰林者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計相公之于泰昌亦若是矣且也新主沖年踐阼勢極孤危父讎未報逆黨未誅埔集方張城狐正匿正易所謂大過人之時也非具大過人之才亟能成大過人之事而才與誠合當今之世舍相公其誰邪不才某願相公暫謝江湖之樂少任廊廟之憂必至眾正盈朝羣邪屏迹然後上疏乞骸歛身求退則劉韓兩公已得安其位行其志而宗社已安如泰山固如磐石矣是相公報答先帝之職分也不然薦賢自代既失之于先而袖手旁觀又失之于後泰昌之逝既不得正其終新主之立又不得處其始異日者國史執蘇洵責備管仲之義大書

曰某某舉某某代相致有弒逆危亡之禍不識相公將何說之辭而振振公子又何以自立于天地間也不才某已甘明主之棄不忍放人之疏特此冒昧陳言一爲勸駕其可與否敢不惟命是聽

再上葉相公

恭惟相公此行宗社安危生民禍福係焉與神宗朝大有徑庭未可尋常輕視之也眾閣下中惟劉相公所持甚正所見甚眞所行事快人意第不肯言殺之一字耳相公看此時勢遣將不前調兵不動製器不精糜餉不經者可無殺乎不殺其誰畏乎設有不虞勤王者誰乎凡此皆可深長慮也昔夫子作春秋書履霜不殺草哀公問小事何以書子對曰以言當殺也今亦大壞極敝當殺之時也願相公毋以此一字爲諱至于南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浙江湖廣四川福建巡撫不調兵即轉餉非海寇即倭虜斷不可以小廉曲謹之人當之一籌莫展養亂日深往者不論如近日某某能堪此重任乎下此則兵道當選擇矣如近日浙江無一處不兵變僅鄧漢一人挈兩哨官途軍門正法餘皆以金錢賞賚招安不可發一大慨乎下此則有司當嚴核矣以十分爲率才守兩全者十之一二才守分勝者十之二三而貪酷公行橫肆無忌以遂餉爲利媒視人命如草菅者實繁有徒可不挈問以示儆乎在內則京官賢奸混雜國是莫辨當申請登極考察之例作速一清不得以舊輔芘黨容奸爲是而俟之癸亥

古今相業以進賢退不肖爲第一義況當此內外危急之秋
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關係尤非小可敢竭一得之愚爲相
公高深之助惟賜採納施行可勝厚幸
上葉孫兩政府
東事之壞不可勝言經撫罪案已略見于前揭矣目下兩司
馬雖加意料理皆以年高性慢凡事沾滯而各營兵將參差
混亂幾不可問有三百水兵用都司一員千總三員掌號官
四員者揚州是也有一千三百水兵用遊擊一員守備三員
千把總十員旗牌官十員火器把總三員者天津是也有馬
兵二千三百七十用總兵一員坐營官一員千把總九員者
有土漢兵四千二十用遊擊一員中軍旗鼓二員守備五員

金陵叢書 耕氏校印

千總五員把總十員督陣守備千總四員把總二十五員者
四川是也其餘如此者甚多經撫道將皆不知也可謂有紀
律知兵法乎且兵士不練器械不全人疲馬瘦徒費錢糧何
益于用如此作用雖百萬亦潰況十數萬乎即使潰散尚可
招集何至盡放入關使强者逃散弱者踏死一路搶奪有同
反叛且此輩費過朝廷安家衣甲不知幾百萬此後欲招募
許多兵何處得來身受朝廷無限大恩竟以此爲報尚謂有
人心乎此某略一點破以告佐鬥者尚不忍盡言傷雅道也
今亦不必題起只有急救眼前一著惟編之以一定之法練
之使就紀律可守可戰而必不可逃如斯而已然豈不知兵
者所能幹辦邪至于錢糧必解本色六分折色四分使糧草
不致腐貴士馬皆得宿飽尤爲吃緊是在相公請朝廷嚴督
轉餉各官某不能預也
寄錢牧齋翰林
奉別後馬首遂東抵關見百事廢弛一無可恃不勝性命之
憂幸奴酋竟不果來猶得盡力支持日討軍實而整頓之幾
于神色俱憊但王舜老膽怯心慈復多執拗如關外到甯遠
二百餘里儘可用兵收拾必不肯行今且以甯遠借西廂住
牧矣某言之再四堅意不從有當日荆州教事在又是他年
一大禍根所遇如此豈非陽九大數宜爾邪刻下西廂來講
遼東舊賞不絕于途云初二三有萬五千騎至某欲將各兵
馬盡發關外紮三大營稍示威嚴且爲預備之計亦堅意不

金陵叢書 耕氏校印

從都不可解總之當事者眼孔不識人胸中不解事只知尚
爵皆尊者爲師中之丈人不知能以衆正者爲帥師之長子
宗社之危何日之有倘當事必不以登津偏沅兵柄相予某
有挂冠長往而已安能以有限之身徇無窮之口哉某意決
矣惠而好我攜手同歸是所望于知己者冗甚只此報不盡
與工部侍郎王姑雲
不肖十五日抵關方知奴酋已據廣甯各官無一人在關外
者聲言取朝鮮與西廂後即取山海此詭計也三月間必攻
山海無疑矣雖有客兵二萬守關皆殘敗之餘器械盔甲搪
牌火藥銃礮車輛不及十分之一二懇求明公將京師現貯
朝覲官親齎各項兵火器盔甲搪牌車輛各發一萬件前來

接濟庶乎危城可守不然以徒手單裕之兵當萬衝齊發之
虜城上有無板屋遮蓋能站立得定乎此萬不得之數也愚
意謂謹守山海則京師可不設備各項俱屬無用之物不若
暫借守關且救燒眉之急在京各項便易從容再製無妨也
此係目下救急要著惟明公大破格套一加意焉可勝均幸
之至

與王經略

眼下第一吃緊事兵之月糧馬之草料是也本朝太祖舊例
兵糧月不過五今四月矣而三月糧未放呼庚者已再見而
大衙門與山海道挂號關廳支放各役每千兩要五六十金
統計一年百萬支放則得五六萬矣薪桂米珠之日能堪此

金陵書畫社 民國印

剝削耶此宜出示禁諭者一也大馬一匹每日須料豆四升
草十五斤方能膘壯中馬下馬以遞而減有本色即發本色
無本色即發折色亦如月不過五之例不許管草料者需索
常例及本折顚倒之計則馬不致疲瘦而倒死兵不致典借
而供役此其宜出示禁諭者二也某目擊耳聞最爲眞確且
二事關係不小敢以上聞惟老先生遠圖之

上孫相公

某出山初意原爲募得兵將若而人求李是芬爲主將訓練
成師備朝廷緩急之用豈意元輔不能相信漠棱于上本兵
不肯相容挫抑于下且以多言獲罪朋黨雖欲一日安其身
于朝廷之上得乎今惟有一去以明吾志而已試以抵關內
僅五十日耳而亂兵畏威不敢橫行離民懷德不忍捨去將
士有出關報效之誠豪傑有運糧景從之志軍中始知有整
隊無濫員塞外始知有眞人無假話開屯田練土著之事皆
可次第舉行京師可恃以無恐而爲內治之計今新經略乃
盡反其所爲惟有一張口一管筆耳此外有何伎倆某行後
各兵橫暴如前百姓逃亡立盡將官辭俸兵士生心眼見得
夷虜交攻關城失守而天下不可爲矣雖然有老先生在易
危就安轉敗爲功其間必有大作用超出尋常萬萬者某毋
乃過計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從此漸遠台光臨楮可勝
馳慕不盡

上關部總憲

金陵書畫社 民國印

東事之壞壞于黨人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矣至今榆關無
堪戰之兵無勝敵之馬無好盔甲器械無多銅鐵銃礮守城
者無一椽可棲對陣者無一車可倚又且人心惶惶舍田不
種棄家不理妻子寄之遠方軍民有若讎敵幸虜不來耳來
則未有不潰者賴各位老先生主持使某贊畫其間一一盡
反其所爲兵士稍知畏法小民稍得安生以木楨代大礮以
蔗蓬代窩鋪平市價以蘇軍勳耕種以足食即民間詞訟亦
間爲之理旋即消結選眾將中之賢能者三四十人爲異日
召募與更換之用挑選人馬察核錢糧汰去冗員節省煩費
邊庭幾有起色而言者踵至矣此輩雖不足與較而東事豈
堪再壞不得已乃爲拔本塞源之計求皇上補考察之舊典

庶朋黨一清宗社有賴不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而是非之中又有是非爲將誰能辨之老先生大忠大義天下傾心久矣幸賜主張即見諸行事或准算明年京師之察亦無不可此區區一念謀國之血誠非爲身計也倘蒙慨允請先乞骸以謝黨人何如肅此具陳伏祈台鑒

上汪大司農并鄒都憲

某自下獄以來馮慕岡老師每以兵法與文成事業相期凡廿三年于茲矣知天下將有大亂于海內英雄無不一一延訪欲得之報效朝廷且不爲謀逆者用耳是以一承募兵之委即不敢辭更益以家貲之半豈區區嘗試爲哉何意政府相知不深模棱于上兩衙門相忌殊甚媒擊于下而熊芝岡又以經撫定案揭中語爲孫閣下所用必欲報復而後已若謂某羽翼張鳳老有心害之者不知某生平原以司直自任在家如此在國亦然豈忍坐視一人向隅而不問譬如一郡失陷難道只罪同知不罪知府本朝有此律法乎今事已大定無容置喙惟有一去以謝芝岡而已至于關上事定非王岵老所能辦某行後民逃一空軍橫如故又錢糧兩月不放昨十三日川兵結隊走歸行至三十里鋪總兵王國樑親率馬兵追截彼此殺傷相當三位大老出關招撫立收餉銀十餘鞘當面給散乃始招回又聞王岵老將邏城東門用土封塞凡報廣情者立責三十今且西虜至城下不敢報矣願倒至此豈非氣運然邪眞足令英雄短氣第所慙者皇上沖年不堪剝膚之災耳某行矣萬望老伯留神與諸大老共儀國之軍國幸甚宗社幸甚

上曹貞予總憲

向寓都門值先生去國之初匆匆未及奉面嗣後黨禍大興玉石俱碎海內數大儒家如先生暨二鄒馮高二年伯無一得免者而某檻車再徵詔獄兩訊追贓遣戍又不足挂齒牙矣向非宗社有靈篤生大聖人撥亂世而反之正不幾萬古如長夜乎緣今思昔眞是混沌忽開大夢初醒苦無大學問足以副之不識先生何以教我日見邸報新天子特旨召用輔相國此世道清明人才彙征之一會也王射老既擢冢卿總憲之任非先生其誰某居常有言天下只消三箇人便可

大治正謂首揆冢宰大中丞也而今得身親見之何幸何幸更望先生以無偏無黨之素心行有猷有爲之大政見無不舉舉無不先親可仇可因虜亦可期于集事不計其他庶古大臣以人事君之遺則乎至于邊才一節尤爲吃緊據某所別如李長庚熊明遇李之藻傅宗龍馬紹愉皆足當一面之寄而熊文燦徐日久林翔鳳已用者不與焉大將自宣府孫諫外未之多見次則王國楗一介不取虛心可教其餘皆偏裨之選不足言大將也皇上惓惓以恢復遼陽爲念請以爲召對之一助可乎因便肅此代候不悉

答劉念臺京兆

陳敬伯來接台翰具荷高義感父子感且不朽謝謝至言晚

節之難持了手之不易眞生死骨肉之愛也有不佩服以揚德意豈稱夫哉當今天子明聖迴出尋常萬萬加意起廢無滥無遺見諸諭旨不一而足是明知賢人在穴欲弋取之共襄太平也凡百君子彈冠有日矣此後出處當以同人于野爲第一義期無負聖明厭棄門戶之盛心則大道爲公太平可望如而夫者有不革面相從化爲君子者哉承下問不敢不以直對惟高明教之

與瞿起田科長

頃閱邸報見執事榮擢省垣不勝鼓舞凡屬吾鄉正人君子多在閒曹無一主張國是者乃今得之于臺下雖宗社之福邦家之光實桑梓之幸也敬賀敬賀當今第一義在逐奸黨爲皇上一一道破無可遁逃而造意始謀殺楊左諸公者而人必欲抵償而後已則死者雪恨于九原生者揚眉于人世豈非天地間一大快心不朽盛事邪惟執事加意幸甚

再與瞿起田科長

讀台臺啟事義正詞嚴能道人所不能道祗今羣奸逐要典毀死者謚蔭有加生者拔茅彙進既已變穢濁爲清明矣第殺諸忠良者魏崔而造意合謀以某事殺某尚未明指其人似當一一窮究按律抵罪至于邊事大壞夷虜生心實繇當遠妄殺虎會親叔歹青台吉始舊例凡虜來領撫賞不從多

而進忠賢自當道長追論建祠獻媚若而人張科長窮究杯鼎勒名若而人外惟有察舊籍中加銜速化之尤者即是奸黨爲皇上一一道破無可遁逃而造意始謀殺楊左諸公若而人必欲抵償而後已則死者雪恨于九原生者揚眉于人世豈非天地間一大快心不朽盛事邪惟執事加意幸甚

再與瞿起田科長

讀台臺啟事義正詞嚴能道人所不能道祗今羣奸逐要典毀死者謚蔭有加生者拔茅彙進既已變穢濁爲清明矣第殺諸忠良者魏崔而造意合謀以某事殺某尚未明指其人似當一一窮究按律抵罪至于邊事大壞夷虜生心實繇當遠妄殺虎會親叔歹青台吉始舊例凡虜來領撫賞不從多

騎不挾弓矢過堡與驛皆有酒肉犒勞供億之而歹青台吉僅以七騎來各堡閉門不納致令饑憊而劫屯田者之餉城上見者以爲殺人放馬相逐獲五人斬首級報功受上賞逃歸者報虎酋怒甚屢有書來責讓個命要挾不貲當事者絕不一答酋又恚甚遂與奴合徙帳外邊任奴出入且令屬夷三十六家盡爲奴用而我一無足恃矣邊中事不知將來作何結局而言者徒以責自如甯遠退虜爲長勝之策烏知此數實其作道時所釀成也昨見王岵雲參馬世龍奉旨逮問最快人事惜疏中不及此一節耳大都禦虜之法以信義爲先以兵威爲主以伐交爲用故欲收桑顏三衛屬夷須結虎酋欲結虎酋須以妄殺之罪通其下情調停其賞額不可則

以兵繼之庶感恩與畏威並乃可久恃而無恐昔班定遠趙營平皆用此法何當事者之憒憒也風便率濟伏祈鑒宥

上韓相公

某自壬戌春以募兵入京獲候台光兼聆指教眞是推赤心置人腹中秦晉所稱斷斷無他休休有容于相公親見之矣已押兵抵關夷氛稍息即有陳保泰朱童蒙等之特疏合疏參劾無虛日甲子多赴關對簿相公以敝同年劉勿所之言爲足信對諸當事者力白某冤以天地父母之心施恩不報之地聞之感激泣下無何黨議橫興誅戮未已即相公且受波及之累況孤立如某不逮繫不打問不追贓遣戍安足擺折東林之氣大快諸奸黨之志乎幸宗社有靈篤生大聖人

繼離出炤無奸不燭無佞不除變穢濁爲清明鼓惰窳爲明作未期月而已可何三年之不有成哉又以人情關夢卜特起相公于田間奉社稷以從雖古明良喜起何以加焉凡有血氣無不舉手加額爲中國相司馬慶矧某久荷特達之知矢心圖報者哉伏願相公廣大含弘始終一德效古大臣以道事君之誼行三等九則之法加意冢宰總憲內擇各部寺科道外擇各督撫兵備等員則有司之不肖者無所容將吏之不法者無所貸兵食兩足邊腹咸甯豈非中興一盛治哉某謹拭目以幾矣惟慈鑒不一

上錢相公

昔陽明先生上楊邃庵閣老書云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

金陵叢書 許氏校印

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今有君無臣之世非相公大開心胸倒翻窠臼其何能濟易云內君子而外小人傳云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只在處置得宜自當革面相應願相公一遵家學效法陽明以無負皇上枚卜之盛心萬方瞻仰之夙意幸甚幸甚大都邪正不容並立功罪難以混淆昔魏閹攬權之始有結納最先借手殺人者二三人而已已而忠賢敢于殺士大夫陰圖不軌則內操三千人實助其威他如駕言于大忠大孝使先帝不得正殺母弒君之罪颺言于朝謂王化貞現在關外獨熊廷弼逃回察勘喪師失地以化貞爲有功而無罪廷弼爲無功而有罪不殺斷橋棄眾之李秉先而駕禍于前屯居守之龍承武不殺棄城脫逃道臣之張在吾邪慎言而駕禍廷弼門生之佟卜年媚首輔而殺顧大章周朝瑞等假手李實而殺周順昌周起元等承崔魏意旨勒令陶朗先佟卜年自盡爲化貞復出地凡此種種皆律應抵死法所不貸者也至于不肖爲東林諸君子道義之交會有經撫定案一揭遂被陳保泰楊炳等疏參逮問出萬死一生之餘走戍滁陽而同鄉邪黨又從而下石爲幸聖主當陽公論昭然某不敢辯但某所聞媚璫殺人者而人惟相公採擇而施行之天下幸甚

與唐存憶總憲

曾具尺書託敝門人鄒孝廉齋上計已達台覽矣茲有所啟者敝縣自天啟元年以來水旱頻仍催科日急小民大戶不

金陵叢書 許氏校印

勝窮苦去秋正當禾稼蓄衍之時忽遇蟲災異常力田之家朝不謀夕以致老弱饑壯者散而之四方市泊雲集之處大盜公行劫財傷人殆無虛日老年翁看如此光景即國課蠲緩猶然資生無策況漕糧數十萬石豈凋瘵之餘所能辦乎昨奉明旨有蠲荒最慘之處准與改折眞聖天子明見萬里樂與休息之盛心某輒不揣敢邀惠于臺下伏乞老年翁憫念窮民慫慂當事將敝縣漕糧蠲行改折救此一方子遺合邑幸甚

與陳父母

審役事適見江陰縣清田均役一書乃近日六生員引常熟宜興例請命于撫按學院道府縣而允行者洵爲官民兩便

貧富適均萬世不易之良法億兆無窮之永利也各區士民見者無不歡忻鼓舞欲即見之行事聞合學諸生今日具呈于臺下知老父母亦心愛民興利除害與江陰馮父母無兩定能俯賜施行謹以所刊原牘上眾謀僉同即是天心所在懇乞台慈毅然立斷毋狃舊規毋撓旁議在老父母勞怨不任在小民偏累稍蘇所造于敝邑豈淺鮮哉

金陵書局 翻氏校印

上元何棟如

序

廣陵會語序

崇川素無講肆有之自戊午三月始余至其地登白狼山與虞復山相望大江入海極目可百二十里許洋洋乎巨浸也哉士生其間類以奇俠自好出爲文字亦極奇拔不欲作經生語相與賦詩倡和者以百計繇開元大厤而下夷然不屑也自大江以北計無出其右者古稱人文發于地氣于此尤信余初至粉講學社無不人人竊議以爲闊遠而不切于事情既以聖卿范君之招稍稍來會則皆文巾袨服朱履紛錯

各挾經書中難解語相爲詰辨蓋意在設難非用求益也余既一一迎機而解則又稍稍歡洽以爲夫夫非臚明之子洛誦之孫殆有不可知也者則又往往歛袵相與傾倒無幾何而文巾袨服撤爲縞樸僂俯執恭循牆而走豈余不穀有能速化致然哉繇其人生平以奇俠自好賦詩論文之外胸中絕無長物故能聞教輒改捨去宿習無所係愫如呼寐者而使覺指迷人以前路之爲快耳一時納贄者甚眾而最有擔荷者爲徐生應奇朱生長庚江生中宕馬生是龍徐固學紫陽無湊泊處朱則簡點念頭求靜篤而不可得江則矯矯亢亢惡圓而喜方馬則大司農石渚公之裔而以光大前人爲志者會五日罪謀所以延此會于不昏而范君聖卿又毅然以興起絕學自任議册書院爲講學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未嘗求之可謂下無其人乎溯行各贈以詩而更新予一言爲會語弁予固喜談而樂道之使天下知大江以北人文之盛將來必有接踵前哲而起者而士之豪傑不待文王而興夫亦知所以自勉也夫

文成外編序

予讀易至師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歎曰思深哉聖人爲天下之心乎兵凶戰危宗社存亡軍民死生係焉非知兵之將紀律習於平時安望決勝千里之外雖臧亦凶況未必臧乎本朝以武功定天下一時從龍之士甚盛而青田劉公得授異人術如圮上故事號稱師中丈人其最著嗣是武宗朝輩

賊外訌逆濠內犯天下岌岌幾殆而姚江王公以長子用師卒討平之前後封伯共謚文成非偶然也姚江自十五六時即留心兵法十九欲上書請自將擊賊龍山公斥爲狂乃止未幾登第每僚友宴會輒聚果核作陣圖行酒已奉命營威靈伯葬地即以束伍法督工役更番從事至龍場三載動心忍性增益不能遂舉夙昔所研慮者一以貫之無何開府南贛出袖中兵符舉而措之百戰百勝雖虛實緩急之間有妙用存焉而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棼之而彌整亂之而彌治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則律而且臧師中之吉三錫之寵有繇來矣乃世儒不察猥云良知作用于韜鈐若素閑之彼徐布政樾非文成高弟子乎何一試于滇而身死人手爲天

下笑也失律之凶豈不信哉今天下方脅脅多事而東夷爲甚海寇次之中原大盜又次之肉食者鄙未能遠謀第取虛名無當實用而邊才一途且若有若無即有之亦不知紀律爲何事幸而勝所損軍實實多不幸而負一敗塗地視文成公萬全之師何啻霄壤予用是痛心擇文成外編之尤者列爲四卷以告天下凡有任將治兵之責者試取一編置之座右知功不虛立名不倖成于師中之義思過半矣

經武業編序

予居常讀王文成公外編及戚大將軍紀効練兵二書未嘗不鼓掌大快曰本朝自高皇帝聖武開基一時豪傑佐命之士龍戰虎鬬已氣蓋千人外此又得將將治兵之善如兩公者豈皆非間氣所發命世大賢也哉然文成公學有源本變化生于其心自能驅市人而使之戰大將軍則堂堂正正以肄習爲主可戰可守可南可北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端緒不同而致用則一獨未得眞實知兵之士取兩公成書合併傳之也一日友人李君明晦自山西謝事歸謁余曰某非敢將將者若兵則于戚大將軍書實究心焉嘗取其二書合纂之因出袖中經武彙編相視予得而卒業又復鼓掌大快曰大將軍不死也余藉明晦神遊八閩兩關間覩大將軍旌旗物色燁燁有生氣居無何東夷以計陷撫順降兩偏裨殲一大師破三岔白家衝諸堡天子爲赫然震怒亟起舊遼撫楊公及其廢將括中外兵餉可二百三十餘萬志在雪仇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敵愾滅此朝食予以將將與治兵雖有執詳執要之異然所貴乎知兵則一也兵法曰卒不可用以將予敵將不知兵以國予敵儲將患不爲戚大將軍耳能爲戚大將軍有經武業編在可覆試之且世未有善將將不善將兵者總之一知兵而天下無全敵今明晦氏以仁義爲宗忠孝爲質力能扛鼎技擅眾長練兵于穎亳而一可當百三試于趙鄙而裔不犯華去之日士卒扳轅泣涕如嬰兒之失慈父母使朝廷之上排羣議破常格儼然以十萬師授之寬之以歲月假之以便宜兵不乏餉計不掣肘即令橫行匈奴無所不可何況區區東隅小醜哉予獨怪當事者既已羅而致之麾下俄而內遲俄而挂議絕無有造請而爲之推轂豈以人言用之復以人言棄之邪予既悲明晦之遇而不成遇也因梓其書俟後之將將與將兵者毋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耳

淮南語要序

當今講學之士自文成明德兩先生外莫不歸重心齋先生乃詣以先生之學高明者不過以當機點化片言爲玄解沈潛者不過以姚江良知淮南格物爲提衡至于所謂始終條理會聖智之全本末交修成德業之大而學不厭誨不倦即吾夫子位育事業不藉時位賢于堯舜者概乎其未有聞也又況王道一論發前賢所未發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豈輓近世小慧可窺測涯涘者哉宜乎近先生之居者聞風而興起過先生之廬者低回而不忍去且請從祀吾夫子廟廷屢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疏而未有已也蓋深造自得篤實光輝明有以紹尼山之傳陰有以培國家之治所從來者遠矣先生丈夫子五人皆不令習舉子業一以講學立身爲務其最著者爲仲子東厓發明先生學凡三變而底于大成可謂父析薪而子克負荷矣乃論者不察右東厓于先生之上是既其文未既其實也今先生父子語錄具在予懼其久而失眞且擇焉不精爲後學累因錄取其綱要合梓之以俟夫有志之士尙友而論世者

仁孝訓序

予生也晚無緣得聞聖人之大道嘗取魯論讀之見其中言仁處最多言孝言政處次之乃喟然歎曰聖人之道蓋以仁爲宗孝爲入門政爲致用乎因摘所言仁孝與政者編次成

金陵叢書 馮氏校印

文以示同志既而友人出近溪羅先生仁孝訓相示予三復讀之見其言孝也眞切慷慨足發人至性其言仁也渾融活潑直舉天地人物古今而一貫之又足發明吾夫子未盡之蘊雖先生之手則粹然至善也與予所編次有默契焉遂取而授之梓使世之學者卽孝求仁本仁立政內外始終修己治物可謂兼之矣先生有功于後學豈小補哉或者曰學倘知性奚獨言仁而沾沾以孝弟爲不知孔門所謂仁不與義對乃體貫四德者正唯識仁之難非孝無由入耳使悟不于仁仁不于孝曾見遺親棄兄忍言害理輩可言悟邪是竊國之門而仁義存常見笑于大方之家者也毋爲問政事矣

李惺菴詩序

今天下尤競言詩哉高者出青天卑者入黃泉非風雲月露之爲工卽牛神蛇怪之爲險大都失意之人直寫其牢騷不平之氣而淺衷之夫又獨任其猖狂自恣之爲莫知底止云耳回視三百篇有溫厚和平發情止義可與觀羣怨者無有哉微獨三百篇卽以方阮陶庾鮑李杜王孟諸人不啻徑庭而天淵矣而烏足以言詩此何以故言者心之聲而詩又言之深長雋永發揮吾性情者也必其心廓然了無一物如阮之達陶之眞庾鮑之清逸李之豪宕杜之忠貞王之精研內典孟之藐視貴富以是發之爲詩自肖其生平一段精光自不可磨滅傳之千載而有餘味今言詩者有一于此乎無之是猩猩能言鸚鵡效人語耳予素不知詩從友人李義人氏

金陵叢書 馮氏校印

游拜其父惺菴公見其詩灑灑如也叩其所得兼收二氏之長而折衷于儒視其興寄蕭然塵垢之外欲與造物者遊登其樓雨花木末芙蓉鳳凰旋相爲賓而主人胸中無長物也以如是之胸襟爲詩詩安得不工此予三復惺菴公之詩而不忍釋也則其人之以哉今言詩者無阮陶諸人之心而欲輕擬之心愈濁而言愈支心彌卑則言彌下徒足資識者之一嘘而烏足以言詩昔子輿氏謂晔子之良不能掩人醜予亦謂詩之良不能掩人醜然則今之學士大夫非有高世之心如惺菴公者愼毋易言詩也哉

何氏家譜序

何氏之先系出唐叔虞封晉後十二代孫安食采于韓韓爲

桑并子孫散居江湖間晉俗以韓爲何所繇來舊矣其居常之無錫自富三公以上靡得而記云已查湖册及武庫衛所册富三公暨弟子阿換又有靈保者不知所自出并于洪武中籍南京留守左衛軍是何氏之爲軍戶者三焉舊有家譜已失去至以毛詩起家登進士則自龍巖祖始一傳而吾父吾叔同登丙子鄉試已先後登進士三傳而不肖棟如亦登進士其餘讀書而振起者正未有艾諺云有大紬者必有大仲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以今觀之信不誣矣顧門第高可畏不可恃子孫多可喜亦可懼不肖棟如懼本枝日繁而教養日衰也況世祿之家鮮克繇禮有身忝青衿不知祖宗當尊與族長當敬者是悖亂之漸不可長也用是乘讀禮之暇編輯家譜首王言使知君恩之如天次世系使知本源之有自次祭典使知孝享之難替次誌銘次小傳使知世德之非偶次遷移次仕宦使知盛衰之不常有祠堂以萃其渙有義田以贍其生有書院肄業之資以勸學有記過除名之例以儆無良使賢者有所觀感而興起不肖者有所懲創而歛藏上不愧乎祖宗下可傳乎來裔是今日之家譜即異日之國風也凡我宗親尚其三復于斯言

上元何棟如

雜著

廣陵會語

汪惟清問陽明之學何如曰陽明有三篇大文字其一萬松書院尊經閣記以明倫爲主其一稽山書院尊經閣記以明經爲主其一山陰縣修學記以辨別儒釋爲主關係學問非小世人俱未見此等文字故於陽明之學多摸不著頭腦予今拈出以示後學大抵明倫之外別無學問即六經之旨皆所以發明此理而儒釋之分只在公私兩字釋氏自私自利棄人倫遺物理程子曰自謂明心見性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自謂無

不周徧而實外於倫理兩言斷盡若聖人則明物察倫使五倫之道人人得以自盡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所以爲大人之學

或問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曰若爲人詐與不信而求先覺則逆億甚矣陽明有言不自欺則誠誠則明矣只自信則明明則誠矣惟不自欺故有欺來即覺惟自信故有不信來即覺如乾恆易以知險坤恆簡以知阻此言最佳最宜體認問覺與知何似曰覺之于知如漚之于海覺暫而知常覺小而知大也諸友但問知之眞假不論覺之後先可也

陳月峯問仁義禮智合乾乾四德似矣信安居乎曰信貫于四德之中仁是實仁義是實義禮是實禮智是實智此四德之信也故四德實有諸己便是信

汪惟清問王心齋先生倡明格物之學其宗旨何如曰先正嘗言心齋之學不明孔子之道不著只爲格物一傳原自完備後世不察妄自顚亂以致大學止至善一脈湮沒無考賴心齋指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數語是格物傳此出自天悟大有功于聖門陽明先生說萬死一生中悟出良知二字故以致良知立教邇來講大學者遂以明明德爲宗卻遺了至善不知大學以知止爲入門所重全在止至善故明德而不至善者有之未有至善而不明德者也心齋格物之學是格物有本末之物正要格此至善爲本爲始所當先也而修身以立本明德新民一以貫之矣如何是格物工夫內而身心

意知外而家國天下盡乎其爲物矣故格親民之物知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知遠之近本在于身也格明德之物知至善存而爲心心發而爲意意運而爲知知微之顯本在于至善也至善不外乎身能明乎善即誠乎身矣故知止致知無兩知也止善修身無二本也所以心齋先生曰止至善是格物的欄柄格物是止善的訣竅如此悟門非尋常所易窺單言致知遺了格物則知涉于虛矣致良知之說原自無病然必知得良知卻是誰然後良知可致故知得良知是格物第一義良知即至善也即本也能知天下之大本而立之便是修身爲本此本一立誠意正心齋治均平其末焉有不治者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堯舜執中之學

不外乎是明此學者人爲天下之大人學爲天下之大學孔子之道豈不如日中天而大明也耶

或問自從識得環中趣閒氣胸中半點無如何是環中趣曰環中是人心一點虛竅千變萬化皆繇此出其實一毫也著不得惟虛故靈所以太極一圈陰陽五行生生不已如萬斛之舟柁從虛運千均之弩機從虛發勿塞此虛即是實學人人識此虛體推之不見其始引之不見其終活潑潑地應用無窮閒氣從何而來邪

或問誠者自成章曰予向聽史玉池講此只就人之實心處發揮實忠實孝方成得子臣又成就了君父便是成己成物可謂切實如我能孝而成其親之慈我能忠而成其君之仁

必成得物方算得成己成己爲仁成物爲智其實智即仁仁即智無內無外無己無人時而措之即天下之達道故無不宜也

程藏用曰未發不可與發作對看喜怒哀樂時時發而未發者即在其中曰喜怒哀樂有發時便有未發時只要人觀未發時作何氣象便知天命之性便叫做中便是天下之大本能常常如此便是立天下之大本問未發氣象如何觀曰如今人只是忙不過若能閒靜片時便自可觀諸君若不能閒且于睡醒時默默自觀程天津有言午睡初醒時可窺本來面目亦與平旦之氣相似古人權說方便無所不至只要人自家體認耳

或問精義入神曰咸九四文言先說天下何思何慮又指造化物類言之皆不是思慮得的皆是自然而然自處即神也君子精義須到此田地方可以致于用致用則用利用利則身安身安則德崇全不用著思慮往來直到窮神知化便是宇宙在手萬化生心了看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便自可見

石城會語

或問流寇之禍迫急門庭何以致此曰人心不正所以致此故孟子說我亦欲正人心心正則人人親親長長天下太平矣或問流寇之方曰今不必唐虞三代之法只我祖鄉約保甲社學義倉四大法當事者實心行之何寇不弭曰願聞其

詳曰鄉約行則倫理明而老有安社學行則心性開而少有懷保甲行則互相覺察而奸可發義倉行則年歲凶荒而饑可賑此眞蹈常履變教養兼舉之道也

或問格物之說紛紛畢竟以何爲準曰物即是良知知得良知即是格物此物一格則知至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一以貫之矣

或問邵子以正心爲先天之學誠意爲後天之學是否曰是曰何以見之曰正心無心非先天而何誠意有意非後天而何

或問何爲太極曰乾坤是陰陽兩儀陰陽不測之謂神神即是太極吾人動靜語默屬陰陽上事其貫于動靜語默之間

者太極也

或問性命之旨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此是眞性命一刻戒懼則性命聯續而生一刻放肆則性命斷續而死邵子說須知一日死萬遍卻似不曾生一般斯言煞可玩味口進必有爲退必自修君子出處只此二事

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

不可乘快而多言不可乘喜而易事

尋常處置得宜數數爲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

慎動當先慎其幾于心次當慎言慎行慎作事皆慎也不知時勢而妄爲即孟子所謂小有才不知君子之大道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恭而不至于諛和而不至于流事上處衆之道

學者之所講明仕者之所表倡推明皆當以三綱五常爲本舍此則學非所學仕非所仕也

三綱五常立國之本循之則治違之則亂

禮只是序樂只是和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得其分而不相侵越所謂序也序則禮立矣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所謂和也和則樂生焉是則人倫禮樂之本人倫不序不和則禮樂何自而興哉

左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也人能每事思始而慮終必無悔吝之咎

履霜而知堅冰之必至羸豕而知蹢躅之有孚故凡事必謀于微微不謀必至于著

消息盈虛造化自然之理聖人知之故順之而吉衆人不知故逆之而凶

論事不可趨一時之輕重當思其久而遠者

不欺君不賣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己之三要

濫與必濫取易信必易疑

士無氣節則國勢奄奄以盡西漢之季是也

仕官志

余家自洪武三十年入南都至嘉靖癸丑一百四十餘年龍崖公始以毛詩登進士知山東濮州時年纔二十四五政尚嚴敏而主之以實心佐之以清操吏民懷畏聲名籍甚一時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事載本州名宦傳中已陞工部營繕司員外轉郎中又擢禮部祠祭司郎中陞浙江溫處道參議方龍崖祖郎工部時有親周某者爲一商人居間以三千金進求一劄付催各省拖欠上供錢糧龍崖祖大怒麾之出已家居貧甚一夜留周啜粥只一腐一菜周云向若受三千金何至乃爾龍崖祖曰以三千金害及各省使人賣妻鬻女償官雖死不爲也何患於貧至今周之孫因禮傳以爲美談又爲諸生時鄰人某夢龍崖祖冠進賢衣紅錦袍坐一城樓上點兵聯對爲孤身去國三千里一日思君十二時不知其解是年遂膺鄉薦後至溫聞有倭警果衣紅錦袍登城樓點守護兵回顧聯對儼然夢中語也無何果有京察降級之命雖勉承親意一出至冀州

不數月爲巡關御史誣奏歸矣時年方三十五歲距初任時僅十載耳功名前定豈偶然哉先君矩所公生于辛亥爲龍崖祖登科之後又首生男子也愛之篤至十六入泮廿六膺丙子鄉薦三十九登第起家南刑部江西司主事陞山西司郎中不避嫌怨唯法是從丁外艱起復補虞衡司郎中陞江西驛傳道僉事未涖任前一日夢鬼物來迎赴城隍任將及門聞鐘鼓聲甚喧赫肩輿至堂上城隍神作而起將以印交代遂然寤三日後謁城隍如夢中所見云戊戌以齋捧入賀聖壽復丁內艱起復補浙江杭嚴道僉事政主嚴覈以正風俗爲之本詳載志狀中已陞溫處道參議甫涖任復有齋捧之役緣不孝尙繫獄不忍仕自癸卯家居至丙午冬業四載

矣爲去任尹巡撫所中傷奉旨閒住前後計服官僅八載與龍崖祖相彷彿離任時已五十二歲矣卒之日口稱好山水問此地屬吳屬楚待修船乃行豈豫章之夢爲之兆耶先仲父太吳公生於濮生時有孔雀來翔人知爲佳兆也長而聰穎過人一札十行自幼至壯不閒讀書聲而過目輒成誦與先君同登丙子科三十登第起家開封府推官貌既魁梧才復敏達以故庭鮮留牘獄無冤民救災恤難如大水大疫大旱及黑風爲妖無不捐貲賑救所活無算至今汴城四門尸祝之行取卓異第一授四川道御史避仇家居十二年始出差福建巡按行至僊遊縣夢八僊人峨冠博帶來拜云兄弟八人在此候已久願今日始來邪及病篤乃語人曰九鯉湖之夢迨謂是也言訖而終亦一定數哉卒年五十前後仕途亦僅六年餘耳吾家有官而不尊有祿而不富有子孫而不享期頤之壽天意如此亦獨何哉

楚事記略

余自己亥秋七月赴襄陽司李任行至黃州聞有旨逮荊州司李華鈺黃州經歷車任重降襄陽太守李商耕黃州太守趙文燁荊門州守高則賓翩然有回車之想時余母周太恭人在舟中勉以君臣大義乃行至庚子夏稅監將自承天按襄時人心洶洶思挈家竄避其鋒余下令勸止之適有陝西木商劉自强等爲稅監巡捕搜索不遂誣以漏稅行新太守盧學禮問讞繫之獄俟赴解余憐而求審得其情釋之而稅

監始怏怏不樂有强項府佐陽欺陰藐之檄仍將各商拷掠備至倒囊而劫之無何稅監繇承天至襄陽將有事青山礦洞襄陽襄之屬邑而青山正顯陵發脈地也余繪圖疏請爲銀臺所格且稅監在承天用銅樛樛婦人乳用鐵梨棍夾生員二人折其脚襄民聞之憤甚思亂稅監疑余爲之主盟移文撫按出示禁止余亦勉隨其後有內外相安於無事等語又觸稅監怒思有以中之至襄以直指命欲府佐行見監兌禮一跪一揖余謂此膝一屈不可復伸一與兩無以異也爭之直指云能如是自爲之余因誦人言中使强自我視之如貪羊一詩直指頷之不計也余以名帖投之不受遂不復見次日稅監票仰余察盤襄陽縣錢糧造册限次早親遞日加

督促甚至直書推官何某名最後余亦手書一票答之云推官之設崇爲巡按御史理刑其他錢糧衙門不得一概公委此高皇帝令甲也今稅監雖寵榮不過朝廷一掃除職安得以錢糧相委且直呼本廳之名是何法紀姑以聽人指使不深究等語益怒不可解乃先遣參隨數十人提通判邸宅意在以威怵余邸悉甚嘔血欲解任去余亦申文各上司願與同歸有脣亡齒寒義不受辱等語至十月十日太守赴鄭州憲副任余當承乏交代後即借守備兵三百分布府庫大盈倉與六門人帶兵器如對敵狀及太守起程道出北門稅監餞于城上集打手數百欲與余鬨余整隊從小北門渡江僕衛頗盛稅監氣奪而返是時礦盜乘間入地方屢失事余密

傳各地方以捕盜爲名各備器械火藥將就其署焚之又下令明諭各店家不許容留面生奸人即稱稅監委官參隨亦須摘腰牌看驗有不合者捉解本府不服者許諸人登時打死勿論內外戒嚴各委官參隨始促稅監行舟次樊城不進余聲言于城上架砲擊之乃解維去去之日有楚臣上下朋謀展舒甚難一疏疏中參余聽按院主使不允賫大盈倉積穀及不奉察盤錢糧等事且私語縣令曰吾疏參何司李得千金可解縣令走告余余笑不答又檄余追本府十年未完錢糧該銀五萬八千兩解監余答曰十年內不知幾許荒歉前官多人欠去欲署印官一人追完斷無此理稅監亦置不問有告狀稅府投獻人家財及公報私仇者余一一擒得問遣有告穀城遍地產黃金者余杖殺之不少貸至十二月二十二日各參委以穀城開礦無所獲强貸于署篆王主簿不得遂裂其冠裳眾毆之挾令開庫不從用刀斧劈庫門劫取銀若干兩錢若干貫縣士民大懼遂闔門與之戰各參委戰敗投城下前後左右皆江僅得一小舟委官荊州衛指揮王某同兩參隨櫂去餘多墮江水中僅獲廿五人解府先是宜城署篆祁主簿以參隨索貼馬錢不遂執本官堂上將殺之索重賄乃免余恨甚捕之不得至是遂陞堂究問俱伏罪余各痛笞之數十問强盜劫庫應斬招詳三院兩道皆逡巡不敢批有勸令改招者余曰刑者型也一成而不可易是以君子刳心焉若可改也亦可假也盡下郡獄時天寒乏食相繼

死者十四人稅監移文求解不得知其必有參疏也乃先具揭投內閣與東廠司禮及戶部都察院白其事揭以辛丑正月四日到京而稅監參疏初十日始到時司禮陳矩大璫中賢者以余揭爲主稅監疏次之進御覽神宗大怒令司禮票旨司禮票彼處撫按察明奏報上立碎之至廿三日催疏又上司禮遣一小璫三校尉詣楚廉其事楚人不察以爲參隨也投之江時會省以馮僉憲應京之去人心不平甚遂閉各城門共擊稅監幾刃之偶值楚王府稅監闖入門闔百姓不得逞乃遍索諸參委盡投江中遠近相傳語穀稅監爲快聲聞大內神廟大震怒欲多逮楚官吏示法命簡舊參疏首得楚臣上下朋謀疏遂遣官校首逮余而聖怒未已復簡得參

馮應京邸宅王之翰疏逮之未已又簡得參卞孔時疏逮之余因有一月三傳繳全荊五繫囚之什至四月一日緹騎始至撫按檄召余余從舟就逮士民哭送者數萬人開讀之日哭聲震地眾士民排闥直入幾致大變緹騎挽余手書白牌止之乃稍稍退時楚中大雨百日高岸爲谷平地水深數尺日行二三十里不及驛遞飯店則就宿民居或小菴中衣襆盡溼各官校倒靴出泥水浪浪有聲不絕過黃河大旱又幾百日熱風如焚饑莩遍野官校多病瘧痢余憐而撫循之作水旱吟至六月五日入錦衣衛舍上辯疏不下廿三日停午余父以補官入京甫見朝畢來視余而打問之旨下矣父含淚去余更衣受縛就北鎮撫司問問刑官馮嘉謨亦至遂對

金陵叢書 鄭氏校印

簿問者曰爾何故不與稅監賣大盈倉穀余對曰積穀原以備荒非正項錢糧也且積之數年甚難去之一旦何忍卒有荒歉小民何以存活問者呼拶起來眾校尉執余手加項上一拶敲一百二十又問爾何不奉稅監差委察盤解銀與他余對曰大明會典開載明白說推官之設原爲巡按御史理刑其餘錢糧衙門不得一槩公委問者呼夾起來眾校尉行夾余痛極大呼久之乃釋又云這箇不是他的參本是你的辯本朝廷怪你强辯叫好生著實打著問不許朦朧賣法哩余對曰天王原自聖明公論亦自明白我多了這一辯激怒皇上我實有罪問者曰如是便好回奏又痛打四十棍幾死復蘇遂下獄長繫者四年就中或臥病而形影相弔與死爲鄰或過節而回想家園遠隔人世雖有僕輩在外送飯食寄信如子孫燒紙通說于靈座前而音容不可得即雖或寫字傳出取討衣物問家中消息如亡魂託夢與子孫童僕而境界都非實際苟未免有嚮亦復誰能遣此至於風雨之夕霜雪之辰水積污下寒威如割一登廁輒數百武有跌入水中泥坑中者人共苦之不獨一何生爲然乃何生始下獄無一椽可棲夜臥獄神馬前僅容一荊巴風雨不避者二年痔漏大作伶仃欲死者數則較諸人獨異耳至甲辰九月廿二日始奉旨放歸爲民先兩日夢馮僉憲送同難諸人出一衙舍門之中爲大河流水湯湯而逝次夜又夢讀書山中刺殺一大黑虎負之棋盤街上跳躍示人皆告之馮僉憲馮曰流水

金陵叢書 鄭氏校印

出門好兆也只我不當作主人意者諸兄去而我獨留乎又曰此間是虎頭門校尉皆稱虎旅虎死便可得出言未卒報者殷殷如雷至矣始而驚以爲有異變繼聞之乃喜既出至火房聞是晚一校尉守獄門及早啟戶視之已物故矣馮僉憲因相顧笑曰是兄殺之耶噫亦怪矣哉在獄凡千有二百日獄中受書演易日奉教於馮僉憲乃得聞聖人之道而悟平生之非向使余不罹斯大厄又安得有此耶好官亦何不可做獄亦何負于人耶雖然回思余父覩余時纔得一相見輒含淚去母舍一千里外日盼盼不得一音耗至今念之有餘痛矣

遼事紀略

余自甲辰九月釋歸故里至戊午家居十五年矣會東邊之亂敗軍殺將墮諸名城其勢甚盛庚申予因有請纓之舉疏上不報辛酉又陷遼陽京師戒嚴報至留都諸大僚議募兵入援時予起廢纔三日郎中孟紹虞以病辭員外洪聲遠以送妻喪歸不及任諸君相顧錯愕不敢出聲予乃慷慨請行蓋四月十四日事也廿八日登舟五月十四日抵杭會浙撫蘇茂相先奉有嚴旨募兵予待其畢募至六月二十日始出示令將官分途號召得六千七百餘名每名安家衣甲銀十四兩行糧銀四兩五錢俱當堂給付于九月初十日起程訖時孫科長杰張道長汝懋皆奉差在籍孫索予家刻予以數種貽之然意不在書也張召予參謀徐蚪意有所屬而蚪不

以告予兩人因恚甚入京先後疏參此其始甚之矣又行人韓敬爲其婦翁揭新參沈淮以書見委予不敢任舊青浦令許惠一奪予表妹吳氏爲妾予欲疏劾之惠一懼還妾得轉嫁馮氏兩人因恨謀出揭令惠一播之京師諸當路所參莫須有之事皆兩人所爲也予以兵餉不敷沿途守候鬻產助軍銀兩不足又借總河銀一千兩至冬初抵臨清河凍起陸又借管倉及鈔關僱車銀二千兩天啟二年正月兵抵通州候領皇賞眾將官先發者至云京官索書帕舊例甚急不送懼有後患予不應曰吾知盡吾臣子之分而已苞苴惡習非所敢聞迺奴酋攻陷廣甯經撫並逃大軍盡潰京師人人震悚不敢道出關一字予輒慷慨請行會大司馬張鶴鳴爲兵科惠世揚所激亦請往視師以予所募合京營兵共一萬以總兵官王國樑統之加予太僕寺少卿贊畫遼事正月二十七日奉旨二月一日倉猝到任十三日抵關而各兵已陸續至矣先是見各營兵潰歸勢如流水不可遏止全遼士民扶妻子老弱奔逃道死者不可勝紀心甚傷之于是有直陳遼事敗壞一疏抵關親見王化貞逮問熊廷弼撤回訪求其當日失事情形本末具悉有不如當事所云者于是有經撫定案一揭而救廷弼者病之諸黨人既恨予苞苴之不至又見崔呈秀修怨于高大中丞因指予爲中丞黨冀得而甘心焉御史陳保泰遂首發大難之端又予前有考察京官一疏又疏參王在晉不堪經略語甚切在晉又銜之故凡予在關所

行事如招遼人強者爲兵弱者屯田選馬步車兵四萬四千親帥總兵王國樑守甯遠以孫謀吳自勉兩副將分守前屯中前所三方鼎立爲恢復廣甯之計盡格不行予因乞罷拜疏輒歸至通州得孫相國書追之復任予以進退大義不可爲辭及天津又有請誅姦黨一疏爲同鄉仕者所留不得上而兵科朱童蒙聞之急馳報呈秀且嗾諸省中交章劾予傳槐吳之仁梁夢環等又從而附會之奉旨下部察勘時大司農汪澄源公覆本謂予募兵支放文册極清除原給餉外溢出銀三千餘兩應清算補還而傳槐必欲票旨逮問且劾其黨護汪公因上疏乞休奉旨放回仍加散官賜蟒玉是朝廷之上亦明知汪公之無他而予之捐產賠助可槩見矣乃閣

臣葉向高畏逆黨如虎略無執持先票回籍聽勘次京察冠帶閒住次行本處撫按對質次行山海關撫院提問業四奉旨矣最後科臣楊炳參順天巡撫鄧渼又及予名復奉旨逮問然予自天啟三年十月抵關至五年三月就逮已聽勘一年有半撫院張鳳翼行山石道袁崇煥轉行山海關通判宋廷錫逐一磨勘當補還予銀三千三百兩復行永平府通判郭崇憲推官王策清算當補還予銀一千一百四十二兩有奇即袁兵道覆察尚當補余銀二百一十六兩有奇申詳撫院喻安性而御史吳之仁自知厚誣善類爲天下笑乃更以危言脅安性不令遽覆改行關內道劉詔會同新任山石道劉永基詳核及楊炳疏上奉旨逮問並切責安性守催劉詔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轉行推官陳祖苞必欲坐贓仰副言者意乃謂僱船銀四千四百六十兩太多減去四百六十兩爲入己贓不知當時僱船事自託揚州太守楊嘉祚爲之其人具在安可誣也三月六日就逮十八日下鎮撫司究問而問官則逆黨許顯純也一拶五十敲一夾三十邊桭又痛打三十棍血流徧地死去復蘇旋抱各册質對則惟有補還之數實無贓可坐延半月餘安性疏始到顯純依例參送法司奉旨多官會問主者河南道御史李嵩聞予言慷慨悲切幾爲淚下且曰此處不宜久留早去爲愈不日太平自當昭雪又察余原買木料在靖海縣移文變價銀二百餘兩始得遣戍近衛今幸新天子御極恩詔肆赦又蒙恩旨槩復原官而覆盆之人始見天日嗚呼萬死一生予與蒙難諸君子同也而兩下詔獄一下法司四朝三赦則國史僅見予之所獨也從此未盡之年敢忘天地君父之報乎至于在關贊畫五十三日平市價以恤窮軍清營房以駐客兵西兵橫甚則盡寘之法不少貸衆顏三衛夷人咨賞因令其統兵戍守杏山方准例給擒獲奸細劉得功等十二人絕其內應獻城之計一時關內肅清逃民復業外夷知儆敵近城不敢攻雖致身盡力亦臣子之常而保全危關不無可錄者乃至爲羣邪所妒關三木閱九死備諸慘毒而僅乃得生不亦悲乎說者謂此一獄也原于諸逆黨欲害東林正人而無其因會予有募兵之役可借錢糧爲說俾眾正不得一引手捄且又逆璫之所深惡也遂嗾其黨人誣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劾逮問必欲置之死也而後東林君子可一網盡矣嗚呼亦狡矣哉當事者可無詳察而一申理之耶

慎刑論

周官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五刑糾萬民以圜土聚教罷民罪至死小司寇斷其獄于朝羣士司刑皆在獄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朝蓋慎哉其于刑也顧刑亂國用重典不重則民且驕抗桀驁而不吾畏刑平國用中典不中則民且悲愁怨疾而不吾懷貳者畏之服者懷之非寬猛相濟甯有幾乎世之刑官鮮克明允上有德意而不克奉行朝布仁言而暮已閡隔甚且揣意旨以入之挾私怨以中之設鉤黨制非刑以中毒之權相爲梟

爲鴟而彼且助之聲巨璫爲虎爲狼而彼且傅之翼豈朝廷設官之意哉夫行一意而逆天道天必殛之臣爲此懼且世廁刑官之後于律令隱微之致國體寬嚴之機頗略究心因述所聞用昭勸戒爲洪惟我太祖皇帝肇蹟金陵首令中書詳定律令要使簡當易曉吏不得貨緣爲奸自非大逆不道則罪止其身又諭羣臣刑本不二非求殺人惟用矜恤爲本洪武元年頒行大明令以爲令教於先律齊於後天下遵令而不犯斯於刑措可幾乎所設刑官有大理寺以評之有都察院以糾之而要歸其政於刑部雖嘗令錦衣鎮撫司推鞫重囚旋因其虐悉焚刑具罪厥官送囚刑部後申明鞫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又諭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徽凡論

囚須原情不可深入人罪有所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行之濟後以議法巧密上惡之坐枉殺獄吏誅徽請重犯法之刑不許又請誅再犯罪軍不可怒杖釋之徽不悛亦誅擢周志清爲大理卿諭以推情定法務求明允使刑必當罪又諭按察司入朝諸臣國家法律必務精詳用法有失鬼神鑒焉遣御史林愿等分按各道罪囚重者械送京師令大理寺詳讞期於律應天理法當人心朝中置政平訟理二幡命兩行人爲導罪應審者持訟理幡傳旨諭之應釋者持政平幡宣德意遣之律凡五易而後定誥三製而後成編漢中知府費震發倉拯亂良吏也以他事逮京釋之爲牧民者勸成安縣丞唐詢禁繫三載責原問官吏釋之以爲淹禁者懲諸暨知縣陳允泰以薄過戍雲南召還復其官御史淩漢以鞫獄平恕擢右副都御史進士魏安仁等六人以過謫吏旋召用以展其才知府余彥誠十九人以罪繫獄爲耆民所請賜衣還其職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金壇縣丞李思進皆以事當逮爲其撫民有方多善政並賜酒勅勞之郟安童以孝子而除軍役鄭湜以爭坐而蒙擢用其他原囚重情免死輸作戍邊納粟不啻數百千人恭攷祖訓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眞僞多所涉歷其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法外加刑特權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大哉天言萬世臣民所共瞻仰也然開濟詹徽之流何代蔑有繼體之后鮮克周知故置法者君也奉君之法而布之下者臣也撰之職要職詳之義則一夫泣隅一事寬濫皆臣子之罪不得以累乎其上也永樂之世刀鋸之慘則御史陳瑛實導史之後瑛亦犯罪誅死赤族天下稱快焉嗣是惟按察司周新以名宦顯戮則繇紀綱之譖而綱卒不免詩云豈不爾受既其汝遷天道威嚴亦良可畏哉昭皇帝初政出夏原吉吳中黃淮楊溥等之因復其官釋解縉之孥官其子宥建文諸臣之家明其無罪下翰林侍講羅汝敬錦衣獄尋改監察御史審錄重囚於承天門則內閣三法司科臣與焉詔恤刑獄於法司三五執奏期於平允後已章皇帝因之首諭錄囚務存平恕其恤刑勅曰朕不敢以喜怒爲輕重則與天下同庥仁壽咨爾法司撿邪者利口柔良者寡訥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言是稽情僞不辨不諳律意不察人情移情就獄苟且文書或畏權豪狥其請託或念恩怨從而報復或弄刀筆輕重人情或恣箠楚鍛鍊成獄甚至貪圖賄賂顚倒是非誣陷良善縱肆奸惡明有國法幽有神譴爾其欽哉有請復肉刑者上曰除肉刑禁鞭背皆仁政不可變也按察司林碩以蒙謗中官而復用縣丞陳銘以誤撻中官而復任刑部尚書趙翀侍郎余士吉以縱有罪殺無辜罷官按察副使李綸以受贓出死罪謫戍恩與威可謂兼之矣正統初釋大守林長懋言官陳祚而復其官追念典史曾泉而還其秩勅死囚臨決必三覆旨然後加刑諸刑官仲理冤枉勿搜細過以陷良善庶幾明德慎罰之風乎未幾王振擅權馬順助虐而廷尉薛瑄論死侍講劉球支解矣修撰董璘被刑祭酒李時勉荷校矣霸州守張需戍邊矣吏部王直趙新曹義戶部李亨下獄矣南臺周銓范縈楊永等逮死巡按柴文顯汪澄聯僇矣輕重混淆是非顚倒卒成土木之變而振旣赤族順亦廷斃王毛二長隨亦暴屍於朝說者謂楊溥楊士奇爭僉事廖謨獄不決而白之太后使振得主持內議實爲厲階然自跪求釋振已違女中堯舜之心矣養虎而教之不噬得乎景皇帝初政其所用刑賞大約平恕居多焉至若舍人何觀之杖調知府劉賈之瘐死廖莊章綸鍾同等之竄殺王堯趙縉之極刑縱情冤濫極爲上德之累非王文陳循導諛之所爲乎文曰諸公毋累小子喫牢飯也不知牢飯亦患不義耳苟出於義志士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且甘之若飴何傷乎睿皇帝復辟而文以誅循以戍雖欲喫牢飯亦不可得文淵爲傳子之詔自經而始奏易儲之黃珤鞭屍僇子而陳伐樹之徐正戍嶺磔市皆爲罰當厥罪然爾輅疏立沂王石亨以不從己陷之于謙未迎襄王徐有貞以未用己擠之都御史熊維禎等阿附亨乃謂事出朝廷不承亦難免而上猶豫久之卒從減擬皆曰臣子之罪也若巡撫年富以名賢下獄內閣岳正以忠直戍邊則亨與曹吉祥陳汝言之爲也都督范廣以謙黨論殺則太平侯張軏之爲也指揮袁彬以扈從功下獄則門達之爲也御史楊瑄張鵬等班劾權奸并都御史耿九疇皆下獄禍幾不測值大風雷雨之變僅謫瑄鵬戍赦還不謝復戍南丹則又亨吉祥之爲也不數年有貞再繫安置金齒亨彪負固僇吉祥欽謀反誅汝言死贓達死戍輒死鬼天道好還豈不然乎弘豐衛卒誣指揮李彬反事下詔獄達鍛鍊成之司寇陸瑜獨白其冤達怒語侵瑜瑜曰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吾何敢枉人以滅族之罪耶達譖瑜欲出反者上不聽止僇彬而免其妻子帝之英明蓋得瑜益彰矣純皇帝申充軍不句補之例定民間產女溺死之罪選進士習刑以示矜恤之意漢陰王徽鍉以牛易馬則妃父周恂等正厥典刑湖州知府李雄因贓誣叛則副使王齊等坐罪有差科臣韓文等劾王越邀功起釁逮越廷訊知其謀國之忠而釋之陝西巡撫秦紘爲秦王所訐籍其家無他物賜以旌賢之詔復之向使侍御皆正人不稱

明明之后哉乃給諫王徽等以內官牛玉之罪逮繫御史邵有良以太監回保之誣杖調守備太監韋朗開原失機召還以太監李良俸之請復留大同總兵許甯巡撫郭鏜太監蔡新以失事下詔獄兩人降調而新置不問妖人李子龍之出入禁地則太監韋含等導之妖人王臣之橫行則太監王敬主之兩人事發并斬而宦官止於淨軍其最駭人聽聞幾亂天下者爲任汪直設兩廠指揮楊鞏以罪匿中書董與舍直就鞫之兩人備受諸毒刑其最酷者爲琶刑每上械百骨皆脫寸許汗下如水死而復生如是者三因妄供武選主事董仕偉亦就縛拷掠籍鞏家并逮妻妾四五人晝夜榜掠哀號徹天又械鞏父泰并死獄中續獲婦女二人送浣衣局自餘

無故被執者不可勝數凡設五閱月而商文毅公奏罷之御史戴縉王億又奏復之人之賢不肖相去顧不遠哉直憲兵部尚書項忠不避嫌以事會訊黜之又以譖逮侍郎馬文昇刑部尚書林聰巡撫史牟俸侍讀汪朝宗并下獄謫戍而給事中李俊等二十七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各廷杖遼東巡按强珍拷掠不服亦令廷鞫戍邊後直以罪逐其黨吳綬戍極邊王越編管安陸陳越戴縉爲民司理太監尚銘杖發南京韋瑛坐誣逆伏誅則中官阿丑以誣諫御史徐瑺以直諫悚動上心故耳直銘去梁芳復用僧繼曉術士李孜省附焉主事林俊疏諫經歷張黻抉之并下獄幸太監懷恩以實奏且戒鎮撫司擅殺得不死廣東方伯陳選抑市舶太監

遣官訊之賄選所黜吏張褧令誣執選褧曰死即死耳敢以私滅公陷正人乎選逮至南昌道卒褧爲上疏辨冤是據史中一大義士也嗚呼宦官胥史中其有良心斷斷不肯自昧如懷恩張褧者數百萬不能得一人其他餬亂心肝罔上行私者比比而是也爲士大夫者亦危矣哉孜省尋死於獄中敬皇帝誅繼曉於市擢何喬新爲刑部尚書用馬文昇議免糾僕御史之獄聽陸容請奪都指揮王欽梁宏之新命人人懷德畏威中官不敢侵政事矣中外官隨逮隨釋終帝之世無久繫獄死者獨萬安劉吉先後竊權多所排擠吉怨御史湯鼐與州守劉槩旌吉士鄒智同坐妖言罪死侍郎彭韶辭不判王恕疏揭不允鼐槩謫戍智坐降吏目冤哉喬新言

計贓估鈔當隨時損益國初銀一兩值鈔一貫今值八十貫是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得絞罪監守自盜銀四十兩方得斬罪今盜及一兩五錢即坐斬級恐非制律本意吉惡之格不行御史鄒魯誣喬新受賕訊無狀乞歸魯亦尋謫戍爲仇家擊瞽二目焉錦衣都指揮朱驥于謙壻也爲政不尚苛刻務存大體妖人眞惠僞書惑衆爲邏者所發株連數百人驥獨罪首犯焚妖書滅其跡凡制獄下所司加巨梃厲威驥獨用小杖成化間中使詰責竟不易夫驥以武弁而立心平恕如此彼以縉紳而或阿私權嬖流毒同朝者亦可以愧死入地矣安卒蒙顯辱於朝堂之上吉亦陰死盜賊之手又豈非天哉毅皇帝初立劉瑾用事導上淫樂姦黨有八虎之目

戶部尚書韓文恨不能捄用李夢陽計即大學士劉健謝遷
倡諸大臣疏奏幾發捕矣李東陽泄其謀瑾遂要上罷二相
命瑾掌司禮監督團營兵命谷大用督東西廠大權一握羅
織遂無停時欽天監楊源一疏星變乞除內使一疏彗孛爲
下叛上一疏火星入太微垣宜思患預防竟杖戍道卒則天
變已不足畏矣況其他乎尚寶卿崔濬按察副使姚祥郎中
張倬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劉孟皆以小故荷校而百年之
體統喪言官劉蓋呂翀戴銑薄彥徽等及兵部主事王守仁
皆以諫繫黜降復戍論百官勒罷公卿臺諫數十人揭五十
六姦黨榜之朝堂而一時之民望空巡撫艾璞巡鹽徐禎尚
書劉大夏侍郎郝子序皆以不賄故逮訊流遣而錢神之用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彰以積憾禁韓文李夢陽以匿名文書執京朝官三百餘人
以修邊不合逮總制楊一清以鎮守內臣計柳副使吳廷舉
而怨毒之報深欲謀不軌虛太監張永之軋調永南京永殿
之上前命置酒上前講和而殿庭之內又幾爲鬥場矣五年
瑾誅吏部尚書張綵錦衣指揮楊玉石文義等坐同謀誅內
閣劉宇曹元前內閣焦芳及子黃中並削籍大憝既除姦黨
屏迹雖張永能制其死命而一清賀與有力焉瑾誅後法稍
稍平乃宸濠倡亂徧賄諸當道江西按察使胡世甯上平賊
二策忠而見罪下詔獄謫戍濠陽上欲南巡江彬錢寧交通
逆濠俟覺而動禍且不測疏諫者百有七人跪午門五日杖
謫有差而死杖下者陸震余廷瓚何遵劉較林公黼啓軾劉

樂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劉玉等十有一人所居官不同亦
各行其志也當斯時也天下岌岌乎殆哉已言官論太監廖
敬尚書陸完都指揮錢寧臧賢與宸濠交通狀逮下錦衣獄
獨敬罰銀二萬兩掌司禮監如故而法遂替不可收拾矣濠
伏誅帝亦上賓皇太后暴彬罪磔市籍沒誅其黨數十國統
幾斷復續楊廷和之力多焉蕭皇入承大統下詔與民更始
甯等皆誅完等皆遣安邊伯許泰等執問都御史劉達吏部
尚書王瓊等削籍謫戍有差釋都督郜永獄表其不附彬之
義釋提學李夢陽獄白其比濠之冤凡諫南巡諸臣死者贈
祭賜蔭生者復職陞用諸所冒濫武職一切報罷眞中興盛
舉哉然而大禮繼以大獄薦紳之禍慘於南巡蓋張璁有佞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佞之才而無休休之量其議大禮是也諸臣不明繼統繼嗣
之別固執泣諫至於死徙禁錮不變識者傷之乃李福達父
子巨盜馬錄鞫之宜爾璁附郭勛而言官以齒路馬激成大
變非鹿尚鴻昭雪於隆慶間豈唯積冤致異亦將史筆傳訛
矣當宁一主於慮孝一主於慎刑心匪有他獨無如大臣之
妒嫉者何也刑部尚書林俊病且革上疏言古者撻人於朝
與衆棄之非欲爛肌膚而致之死也成化時臣猶及見廷杖
三五臣絮衣重氈才足示辱正德時逆瑾用事始起去衣之
端成化間詔獄惟逆叛妖言重加拷訊其餘常犯送鎮撫司
問法司擬罪今一槩訊問無復低昂非祖宗朝仁厚之意蓋
應幾乎古人尸諫焉王瓊用而都御史陳九疇以夙怨逮繫

鎮撫司夏言用而啓事霍韜以上書械送都察院惟以大禮報成欽恤刑獄遣放罪囚千有八百五十六人說者謂胡世甯仰體德意而廣布之固一時之杰出者哉聖主之明既爲太傅所誤薛侃之愚又爲彭澤所賣繇是根本之祟暫消而腹心之祟仍在馮恩論斬而刑部尚書王時中以輕擬罷向非朝審相許之言聞於大內則汪鋐且殺恩矣臣故曰臣子之罪也蓋至嚴當擅權天常反易又思孚敬輩而不可得矣夏言曾銑以復河套殺張經李天寵以征海寇殺楊繼盛沈鍊以論嵩殺郭希顏以安儲殺朱紈以除奸民死李默以策語死楊最以諫疏死馬從謙以論內官死于時光後爲刑官者何嵩許論也附權相禍縉紳可謂有人心者哉仇鸞戮尸

不足謝朋奸之罪而嚴世蕃羅龍文兩子斬戮其亦少酬公憤乎當時獨刑部侍郎陳鳳多所平反省中稱能尋擢江西僉事可見輿論自公當宁自明惟一指蔽目則泰華不見耳莊皇帝遵奉遺詔釋海瑞於獄復除周怡沈束爲給事中逮諸方士處極刑奪故眞人邵元節陶仲文爵籍其家戍鄢懋卿於邊追論楊順路楷殺沈鍊之罪皆坐斬可謂善繼先志矣乃六年之中以疏陳政理杖給事中石星疏陳糜費杖御史詹仰庇疏陳時弊杖尚寶丞鄭履淳疏陳節用劾崔敏杖給事中李已黜給事中陳吾德亦日月之食也且太監李芳以直諫忤旨逮獄論死兵馬李承芳以執內地負屍校尉反坐旨多內降法司患之然未幾履淳等皆放歸惟太監張恩不宥又治中官許義等捽繫御史罪戍煙瘴治鳳陽守備太監趙芬貪酷下御史擒其黨治南京司設監丞田孜盜帑罪戍邊英英獨斷豈左右所能與哉今上御極三十年未嘗輕朴一大臣私殺一小吏大都詳內而略外先禮而後刑至兩宮徽號有赦三禮告成有赦聖躬違和又加意建言逮繫諸臣欲還之職并礦稅所逮欲盡釋之聖人之仁甚深孔厚大無疆矣非有賢明大臣宅心忠恕而曉國大體者以左右其間司刑分職皆正志確然不爲成詘利誘以從事於其下又孰能持和平於終始弘天施於無窮者乎臣故曰刑之失皆臣子之罪也然則慎刑固人臣之事不得臣乃人主之憂破傷國家之氣墮壞忠良之心奉爵天朝而甘權門之威獲嵯峨纓弁而供奄豎之嗚吠或廢令營私快己恩怨皆用人之失也故慎刑在於用人用人先於知人可不戒哉可不戒哉覬於我二祖十五宗之朝以及於萬萬世可以鑒矣

上元何棟如

記

祠堂記

廟制闕而孝敬義宗法廢而人民散潢汙屢斷不歸其源飛蓬因風莫知所本人生如斯不亦衰乎無根之物是以無性無性之物是以無情至于無情則耦鉏借而德色豆其煎而木悲而欲天下之合而不判治而無亂不大難乎故假廟理渙類族致同大易三禮交發斯義卓哉其不可易也夫治于天下者吾之所不得而操也治于其宗者吾之所得而操也吾以宗廟之治望于天下而先以鳩吾宗得對宇大屋一區闢作祠堂以奉先祖有廳事以合宴會有書屋以教子孫有羣房以居眾族有庖湢倉庫以供祭祀歲時合吾族于斯以修其誠敬通其情誼教之誨之董而治之嗚呼我祖實式憑之聚而無散理而無亂後有賢者推余此意雖百世因之可也因爲之記

義田記

范文正公好施與先及親而貧者一膺西帥參大政即買義田千畝加惠宗族且以其餘歲給人二縑及婚嫁喪葬皆有資助子孫迄今幾八百載猶藉餘休以自潤而仁人顯宦又從而張大之雖天之報施善人不爽哉亦其貽謀之善可以久遠而勿替也予自戊戌登第後即有志于斯會逮繫數載浸尋至今族指日增生計日減多夏二租雖復小惠曾以勺水灌千頃田所濟幾何是上負祖宗錫類之意下無以爲後嗣觀詠祖德詩徒空談耳不大愧于厥心而爲宗族羞邪癸丑夏孟會吾叔二水公自梁溪來欲出田五十畝佐向所損廩資之不逮于我心有深感焉因自出田百畝梁弟楹弟亦各出田五十畝共計二百五十畝皆承祖分舊業也每年除上供糧徭外可得米百五十石成丁者歲給米三石六斗未成丁者半給計二十七口內半給者七人隔年給冬夏布成丁者二疋未成者半之歲給綿成丁者口斤未成者半之餘皆留爲婚葬之助雖視文正未足十分之三然使後此者有所藉以增加未必不自百而千也況文正有志二十餘載身都卿相後乃獲遂安知吾祖之德不有以益光啟其後而成其志耶嗚呼一人之身未有不自知其饑寒者也吾族之人一體而分而饑寒有所不能知痛苦有所不能喻其亦頑冥之人也哉有踵吾事而增焉者吾族之仁人君子也吾先祖之所好也其有猥而擯之者吾先祖之所惡也將共迸而祛之無以汚吾族也斯爲記

書院記

先君壬子正月元旦將疏園更名玄津書院親作四大字顏其門成余講學之志謀至深且遠也已一再舉講會先君與焉猶記四月朔日先君會語有人性太虛之論一座稱快望日會先君以他事不赴至下旬八日遂臥病不起於乎痛哉

已而書院遂輟爲仲弟梁如居將及養會有修譜之役余乃將自買對門大屋一所前半作祠堂及族人之居其後園亭作書院取先君所書舊額懸焉一以延四方道德之士講明正學無負先君刱始之盛心一以使我宗人有志者相與環聽其間日漸月摩必有特立獨行以聖賢爲己任者出是先君加惠我後人非眇小也詩云君子有穀貽孫子先君有焉又曰繼序思不忘余雖不敏敢不竭歷從事以毋忘先君之功第懼質弱習深或作或輟未免遺笑于天下爲作者羞是匡直輔翼助我一鞭又在同志諸君子矣是爲記

金陵書局 馬氏校印

上元何棟如

傳

浦烈女傳

錫山前澗浦氏仲女始生時父處祥夢有星隕光直下如綫垂至氐中懸一小孩後三日而女生生即穎異稍長教之讀書作字即解慕貞潔父以葉侍郎所著八貞傳示之輒展玩低徊不忍釋手年十六許字陳子毓華未嫁而夫卒時崇禎丁卯冬季廿有六日也女時年已十八聞訃至悲哀之情見于顏色淚蘇蘇數行下俄而泣聲微聞閫外母許知其意憐之稍稍爲寬解女亦佯爲聽俄自翦道服式一紙又取所著

新履書一火字弟妹不解潛叩之曰偶然耳向夕侍母食勉進粥二匙適父客自外至話移時女紿母往聽客語母亦謂其少自寬也因前往迎女不時至母大懼急呼之不應索之不可得及諸河則已溺水中死矣起其尸顏色如生髮不亂手甲無泥滓口不入勺水似未嘗溺者易其衣則內外密縫紉周于身卒不可得開父來拊尸哭猶瞪目一視越明日姑奔哭之慟尸忽自出涕交頤其貞烈之氣不生而生死而不亡如此吾錫女未嫁而以死殉夫者八自單貞姬而後有二華二陳一鄒一李一馬馬素修公女弟爲予堂弟婦以處子殉吾亡弟終其身但至今猶未死耳最後得浦氏女其事爲尤奇嗚呼世之鬚眉男子讀聖賢書膺民社之任身都富貴

景迫桑榆遇小小利害輒至喪魂失魄抔其生平而棄之爲怕死耳然究竟亦何嘗不死也讀浦氏之事可羞死入地矣

世德傳

高祖畏齋公生而仁厚長補博士弟子家不富而好行其德寓苜蓿園時有某主簿解南糧漂沒監追業數年所其子變家產稱貸得三百金來救其父行至公門外見天色尚早姑假寐忽聞城門開急走入已忘所挈金矣公早起將赴館得所遺金潛置書笥中不令孥子知寢夫人問胡不赴館則以病辭倚門待良久至日中有泥面反首哭踊而至者公佯爲不知問其故具以情告立出金還之其人哭拜于地顧分半不可分三之一不可減至一金猶不可曰若少一金即少一金之事而父無緣出也更爲前導省諸煩費云又滄波門祖塋前隙地最長爲墳主盜賣與王姓者已葬矣諸兄弟欲鳴之官公云彼子孫信有罪乃死者何辜其掘之也留守吾輕皇不亦可乎諸兄弟皆笑遂不果訟又授一內使書其人病垂死以二百金相付後愈遣歸封識宛然他如焚券讓產諸善行不一而足具在南畿文獻中取友自大司徒梁儉菴太守姚東津別駕莊孟敬三賢外不妄交一人生平操行可槩睹已曾祖北泉公以子貴封如其官素慷慨任俠數救人危難不受其報某指揮爲事應拔黃以十六金求解于公得無恙已登堂拜謝訖不覺淚下公問故答云一女年已及笄適賈遠方去所謂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也公聞之痛心立

命兩蒼頭押原媒李氏以所遺金往贖至則船欲開矣以危言勸之得贖歸還其家指揮願以女侍灑掃拒不納令擇佳耦嫁之諸所爲多此類先祖龍崖公身長七尺有威可畏居恆儼然若神旁無人聲憐才愛士嗜義樂施得之天性不自知其篤摯也初仕濮州有小史馮祿以一字之是收爲養子令讀書衙齋與諸子稱兄弟左右之入泮復爲娶妻營室置田產後以廩入貢補山東日照縣諭龍崖公捐館舍馮千里重趼服衰麻如喪考妣哭痛哀乃返于冀拔諸生李再命于窘急中令諸子日相切劘而身爲之師學益日進後與余父同登乙丑榜官至松江太守以不及報龍崖公德爲恨家居以諸生張後甲爲才延與諸子肄業丙子同余父叔登鄉試

亞魁聯捷禮闈官至四川少參終身師事龍崖公不衰此其作人之大都也至以祿入之餘分給兩弟及再從諸弟姪田宅爲營家室使得安樂尤人所難而家已去十之六七後以終窘故杜門不會客者若而年至丙子兩兒領薦後始藉坊金稍稍自振沒之日囊無一錢惟敝衣數襲圖書數卷而已昔巡撫朱公鑑塘清察詭計田糧縣以虎頭蛇尾册進龍崖公戶名居最後朱公歎曰何鄉宦一清至此哉宜後人之多賢也蒞任居鄉清正獨立自筮仕至考終如一日後世子孫咸奉爲家法云

母德傳

孫宜人生長寒門性合禮法兼以容止端肅持家嚴整每起必雞鳴寢必夜分以爲常事翁姑相夫子敦睦親黨中外無一間言龍崖公賤時寓居苕霅園郊外地僻公出就館已臥耦嫁之諸所爲多此類先祖龍崖公身長七尺有威可畏居恆儼然若神旁無人聲憐才愛士嗜義樂施得之天性不自知其篤摯也初仕濮州有小史馮祿以一字之是收爲養子令讀書衙齋與諸子稱兄弟左右之入泮復爲娶妻營室置田產後以廩入貢補山東日照縣諭龍崖公捐館舍馮千里重趼服衰麻如喪考妣哭痛哀乃返于冀拔諸生李再命于窘急中令諸子日相切劘而身爲之師學益日進後與余父同登乙丑榜官至松江太守以不及報龍崖公德爲恨家居以諸生張後甲爲才延與諸子肄業丙子同余父叔登鄉試

妻鮮四已增至八早起必爲盥櫛約束晚則令二人侍寢周而復始有古樛木螽斯風後龍崖公以屢空故遣其六僅留生子者二曰劉氏曰侯氏劉即世廟所稱青菜劉總兵之裔也教吾季叔最嚴稍有不率必加大杖且閉戶令不得救宜人至則啟門留諸懷更相戒曰若見我杖兒耶今二子已成立矣待諸婦嚴而有恩每飯必同席已飯畢而諸婦稍緩則令撤饌不少待子若孫侍側無敢出一褻語者蓋嚴以行寬不競不絿其天性然也癸巳春龍崖公在錫病篤宜人挾予往覲宿句曲天未明若有人叩門呼太太者三曰我去矣我去矣宜人驚寤知龍崖公之已故也大哭予爲寬解强之前行至白土而訃音果至精誠相感豈偶然耶戊年七十正當

予登第時以觀政未得歸省予父亦在京捧觀聖壽而宜人已當彌留之際矣若見不肖棟冠帶歸者對人曰大孫兒好標致言已先君果至以手摩先君問曰我留三日待汝父子今汝歸矣復何待言訖而逝平生樂施不倦至棄如洗不能應人之求猶拔頭上簪授之死之日只餘銀指環四簪珥各二敝衣數件而已絕無他長物也予嘗言起家之人意思自出尋常萬萬如予先世式微極矣孫宜人家雖稍遠亦相去無幾乃宜人與龍崖公威儀整飭相敬如賓且敦廓大度愛人無已雖以祿入之積行其志不問異時有無此其存心制行豈庸俗人可及其萬一哉乃天卒報之三世四第子孫繩繩未艾不亦宜乎

金陵叢書丙集之十四

上元何棟如

墓誌銘

延安郡丞宋志菴蔣宜人合葬墓誌銘

天啟癸亥冬余奉旨對簿檢關當事者下關廳別駕宋君勘謂宋君起明經不當忤大吏意可頤指使也乃君獨毅然爲余辨黑白有萬人必往之氣且謂余曰禍福有命此心難欺吾不敢以一日官棄其生平而愧吾親余德之迨甲子再詣檢關候大吏覆而君已茕然在哀疚中且時以罣誤被劾貧困促促面無人色余憐之爲脫驂贈之不肯受謂余亦同病而異情也一日持志菴公狀來向余哀泣求爲誌其墓夫余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既德宋君又哀其廉吏無金錢以奉上官至親死不得歸葬而挂彈文無以下慰其先人之意又嘗以從容得聞其先人行誼能蹟多所足傳有樂道之不爲諛者因自忘其荒陋受而誌之公諱口口字惟弟志菴其別號也先世爲淮之邳人始祖荷戈從高皇帝以功授衛鎮撫守靖海遂家焉延及八世鎮撫公諱奎配高氏即公父母也公誕時鎮撫公夢青蛇入室心異之已而生公狀貌魁異不同常兒六歲母見背育于祖母連性不好弄寡言笑喜怒不形于色如成人七歲就外傅日誦千餘言已推補博士弟子試輒高等萬厤癸酉以明經薦于鄉時鎮撫公與公後母相繼沒公執二喪哀毀踰禮丙子赴北雍己丑授保定府判官居四載以清惠稱晉承德郎癸巳陞山西渾源州守渾源瘠邑民貧戶口彫散前守無一得免者公博訪利弊改絃而更張之爲均田定賦役鋤豪右撫流亡一載歸業者數千家鞭朴不施而歲無逋賦州以大治撫按交章薦治行第一晉奉政大夫己亥陞陝西延安郡丞分守檢林職在督理城堡而延故沙漠地每歲風沙流集幾與城平開蕩之役鎮兵實司之會當事者欲以民代公爲數請之不得卒驅民赴役者八千人民不勝苦因謀殺督撫總兵官已大譟督撫之門毀其僕衛將闖入公聞警即往左右大呼郡丞來衆見之稍稍散戢羅拜道左因訴平日養兵之苦兵奪民食而民復代其勞公以溫語慰之不從以大義責之衆猶以會且饑死必先殺督撫爲快公乃大呵曰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我爲若輩苦役請之幾于脣舌俱敝若即不爲督鎮謀獨不爲我謀乎與殺督撫衛殺我適總兵亦差官至衷甲進欲兵之公不可復對衆曰城市非用武地總鎮督撫提兵首尾相截若輩無噍類矣言訖淚下衆服其誠始解去顧督撫已內愧公卒左遷公魯府長史公因仰天歎曰功罪不明一至是尚可仕乎遂挂冠歸元配蔣宜人名家女與公相敬待如賓公性既孝友而宜人佐之得行其志于家庭之間居官廉已罷歸無大蓄積顧親友中貧不能婚喪者必黽勉助之歲大饑出藏穀賑濟更多方以救之貧而好德每有所樂爲宜人必爲曲成其意而中所勤勤交勖者尤是教子一念爲始終不懈云嗚呼即如別駕君之在檢關即少阿大吏意上下

其手誰復禁者而直氣自任不少撓借曰吾以不愧吾親吾不及見其先人然于此思之亦可以得其概矣公生嘉靖辛丑三月十九日卒天啟甲子四月六日得年八十有四蔣宜人生嘉靖戊戌卒萬厤甲子得年七十有五子二長廷言配潘氏次廷謁即別駕君配楊氏孫四思位配鄭氏思厚配酈氏廷言出思璟配鄭氏思郊配馬氏廷謁出曾孫五琳瑯璇璫璠以口年口月口日合葬于口山之陽銘曰

官涼績豐臣志妻同佳城所篤孝與忠詔爾萬世知所從

廖傅生墓誌銘

廖君諱孔悅字傅生別號定菴先世籍豫之泰和徙楚涵江王父明河公以春秋魁南國歷官南司空生夢衡公登隆慶

辛未進士歷官南司寇終觀察副使既父子官南都樂其山水土俗之勝因徙家焉觀察公初娶嗣年五十餘一夕夢老僧入室寤而舉君君生而眉目秀朗穎異獨絕就外傅讀書目數行下十餘歲失怙益攻苦力學于書無所不窺弱冠補博士弟子業成均爲文章爾雅超卓試輒最顧君不樂以舉子義見長于榮祿仕進泊如也性獨嗜釋老之學尤喜作詩又生往自逃于酒時文學傅君遠度處城南君處城北更相引重以詩酒倡和南都一時侈爲盛事然遠度氣豪舉落筆如風雨鬼神君則嘿而好深沈之思其沖雅和逸之趣殆繇天授遠出諸雕刻者之上遠度意不可一世淩轢公相嘲哂豪傑而君于人物一無所臧否如阮步兵遠度交游遍海內

譽名噪甚君則掩關卻掃不喜數見客客亦罕得見之獨與高僧勝流攜錢酒覓山水佳處盤桓嘯咏則竟日忘返飲酒至數斗不醉座無可共飲者則舉大白自酌既葬而歸興懷所至率爾高寄風期蕩宕自高門貴人下至樵牧童叟一無所侮其意每有所酬對意思簡穆而言語溫醇令人如飲醇醪不覺自醉入良常山訪陶貞白遺跡覩石壁秀絕而洞戶湮塞君疑有異爲展轉搜剔既刻露得石穴豁然如數間屋蓋古柏枝洞也作復柏枝洞記千餘言奇偉特甚因就修玄秘之業居久之念母夫人春秋高而良常險遠不時得覲左右謀得近地可棲託者過新澤寺悅之因搆小亭亂石叢水中日宴坐其下夜則就僧家小樓臥數日一歸覲母夫人晚

更以母病不欲復暫離乃搆小菴宅前延寺僧共住朝夕作佛事其中蓋老僧之夢當自有本末非偶然也母夫人老患目眚君憂怖甚卒過良醫君輒大喜爲浮大白無算而詰朝遂病既少間聞母夫人目竟不痊因號痛幾絕遂至沈頓以歿嗚呼余嘗夢君乘雲氣直上倒步空中踵下流一縷如玉繩狀雙鳧落地化爲白鵬羨其先我昇舉也覺而以詩紀之乃竟以壯年先我而逝耶嗚呼哀哉君所作詩文極多率爲人取去不存今其所刻者纔十之一二耳當君之與遠度並時同時又有艾君子魏者皆以詩文雄特一時又各敦尚氣誼不修凡近無俗子癡凝之態畏愛者既以多而後生小于亦時妒而薄之今諸君于既以死矣各人風流遂以滅絕後

之起者雖其文章詩歌足以繼美前哲而其人多不足存欲得如君輩者以振揚其間豈復可得耶嗚呼哀哉君生于萬厯甲申十月六日戌時卒于崇禎丙子正月二十四日未時得年五十有三娶邢氏二尹龍源公女太史雉山公孫也生男四孟起娶朱氏孟弼娶孟氏繼娶周氏孟嘉娶朱氏孟猷娶劉氏女三長適韓襄宇子完素次適姚孟若子縉又次則適不佞第三子燧孫八治甯治宏治寬治定治宣孟起出治平孟弼出治澄孟嘉出孫女八以某年月日葬君小山祖塋之右高峰嵯峨江流湯湯抑亦君萬年詩酒之鄉也銘曰

是爲有明孝子高士廖君之藏雖歷萬世其毋毀

金陵書畫社氏校印

行狀

上元何棟如

先大夫行狀

先大夫諱湛之字公露別號矩所嘉靖己酉先王父龍巖公舉于鄉越二載先王母孫太宜人夢大白蛇入口鱗甲森毅然而寤生先大夫蓋八月廿四日卯時也先大夫生穎異不類常兒兩尊人愛之癸丑先王父舉進士起家知山東濮州事擢之任年六歲就外傅讀書日記數千言十三能文章時先仲父侍御才九歲亦能文後先王父謫知冀州每試諸生必令兩兒出與試文成視冀先達無不歎賞并以公輔器期

之先王父益加愛重先大夫年十六補應天博士弟子員爲耿天臺先王門下士每試輒高等時先王父以讒去官家業衰甚日閉門謝客課諸子不少貸先大夫體阿翁意攻苦食淡時先仲父益駸駸勤學不倦丙子果同膺鄉薦已兩上春官不第辛巳壬午間脾病大作乃辭室入山與諸衲子方士談禪玄之學不孝才數歲時左右爲如是三載始就愈而元氣遂弱不似庚辰以前豐益矣癸未以病未入試而先仲父舉進士里中有奇士周長卿諱元者擇師而事必得如先大夫者事之先大夫亦奇周之才爲耳提而面命之不懈己丑舉進士授南刑部主事便道走開封迎孫太宜人歸養入多始赴任壬辰陞山西司郎中適南昌衷洪溪公官南大司馬謀師友于先大夫首以長卿及不孝對已復薦張賓王顧太初俞仲弗諸君子大司馬延入署爲月課成錄送大宗伯王忠銘公少司寇陳滬海公校閱于是人爭鼓舞學以日進甲午長卿遂魁應天不孝與焉衷時章魁江西而周復聯捷丁酉則太初魁應天戊戌且大魁天下而不孝亦從而後癸庚子辛丑仲弗聯捷兩闈癸卯賓王復魁應天同社十人第六人而元魁居四雖大司馬善作人乃先大夫內外舉抑何明也官刑部三載爲少司寇吳蘊菴況鏡宇兩公所知凡諸重辟審錄多所平反時鄒南皐陳滬海歐陽宜諸諸公咸共事而鄒更雅愛先大夫以道義相勗復各捐俸買白雲菴爲退食地置漏澤園數區瘞枯骨之無主者暇則論文賦詩陶陶

甚適人比之仙吏云孫太宜人既自開封歸先王父亦時往來二陵之間來則奉書室以居戒周安人澣濯唯謹或不暇脫紗帽詣庖中視晝餉之饋放衙歸隨侍鳴鳩亭中雍容色笑唯恐失阿翁意不減諸生曲巷時也癸巳歲屬大察以二月朔日過堂越三日而先王父訃至則哀痛幾絕匆遽就道抵梁溪已大殮哭泣盡哀遍拜諸弟謝其經紀之勞扶柩歸葬小山之祖塋乙未秋起復補虞衡司郎中虞衡固先王父舊秩也手澤在焉先大夫用是觸目痛心歎先王父以散髒失官當拜滿遂上疏陳情得復原秩旨下之夕孫太宜人居白下家季父居梁溪同夢先王父冠帶錦衣出見客若稱慶然時東夷倡亂請封未決抗疏指斥石大司馬誤國之罪請

除戎器以備不虞兩疏具遺稿中至今讀之凜凜有生氣丁酉夏擢江西驛傳僉事歸省畢即之任甫三月廉訪殷實戶數十家合郡莫知所爲乃謀討勢豪之包攬者而潛易之又有司那借驛傳金錢積至五萬兩勒令補還立石免派者數年戊戌秋以齎捧入賀聖壽時不孝亦覲政京師隨侍習儀冠裳先後掩映煌煌如也已聞孫太宜人疾篤遂倒篋歸至則太宜人已當彌留之際執先大夫手曰我勉留三日待汝至耳汝既至復何戀言訖而逝先大夫號慟骨立幾至毀滅己亥夏四月不孝捧柩之襄陽任便道歸省諄諄以清慎勤要耐煩六字相戒勉是冬合葬太宜人于小山居恆念及兩親欲養而不逮未嘗不頓足拊心泣數行下也庚子多服除

金陵叢書 趙氏校印

家居不欲任辛丑春會不孝忤稅使將逮繫先大夫爲入都門周旋慮患心力俱憊六月五日見不孝從檻車中顏色不改常時乃始稍自寬解已不孝人錦衣舍候旨既十八日先大夫以爲聖意且釋然乃于廿三日謁選便道至錦衣舍中視甫及門而打問之旨下先大夫惶懼出不孝從諸紲縛入北司父與子從此藐然求一見不可得矣於乎痛哉然知不孝無恙又稍稍自慰而杭嚴之命亦下領勅後不可復留馬首遂東不孝因念爲人子不能遺親以安使奔走長途又不獲送出都門一言相慰藉使含悲忍痛以去眞五內崩裂肝腸碎斷也況母氏倚門屬望好音歸而道故兩人相向泣更何如邪此不孝所以日夜痛心淚灑而繼之以血者也明年春之杭嚴任聞不孝痔漏作楚檄醫士合藥寄獄中已聞疾愈且從馮慕岡先生談學喜曰是可不死矣在杭首正風俗立石禁婦女入寺械僧人有妻妾者令還俗次行保甲法問更籌所在萑苻絕警他如條庫價以蘇邊商清屯田以足軍餉訪竊包以安行旅挐僞銀以杜姦詐善政不可枚舉至問陳少卿三謨之人命不訖于成究沈都諫鑑室之詐死能發其伏尤非時政吏可及者癸卯擢溫處右參議溫又先王父舊遊地也睹手澤不異虞衡時出杭嚴半治之可奏最獨惜兩郡山多民貧不得所以富之之術而起其凋瘵則中心常用忉怛耳時不孝尚繫獄無生還期先大夫又以齎捧入賀日謁政府及諸言路情詞哀迫言與淚俱矣輔龍江沈公

金陵叢書 趙氏校印

因先大夫泣已亦泣許以三揭進不可則去就爭之諸言路疏亦日上幾滿公車會有妒其成功者致天子款且怒將甘心于先大夫大夫得司禮陳公矩嘿救乃免仍夜半蹶王大緹騎登先大夫牀以情告爲之褫魄遂以五鼓出城而龍江公猶懇留不已謂當事者曰某某即不得放歸若令一見敍父子情庶不負數千里來意當事者有難色且聞先仲父閩中訃哀慟如失左右手遂跟蹌而歸是冬改四川參議然念不孝不置又加以愛弟之戚益不欲遠游遂上疏乞休少宰楊止菴公難之僅爲寬限而先大夫繳還勅命示無復西行意除夕不孝復大病瀕死適先大夫以杭漏澤園碑記至慕岡公見而喜曰子不死矣令尊公澤及枯骨天其死子乎甲辰秋

九月廿三日天子感客星之變下詔釋諸繫囚不孝及子寬政以閏九月廿六日抵家先大夫時寓飲虹橋聞信亟至不孝且拜且泣先大夫亦驚定拭淚如隔世會逢命開筵作劇漏下四鼓乃罷又數日周安人自梁溪至如先大夫相見時又命飲極歡嗣是凡淫比之朋狎昵之會絕不令預即家庭燕處非道德不談或意見未協互相往還必求至當而後已絕不以形迹爲嫌坐客聞之謂得所未見云是冬十二月先仲父葬小山之昭序議者謂于長房有害先大夫云若爾則數也奈何舉已成之業而廢之廿六日不孝果有亡婦之變乙巳春正月飲虹橋別業次夏五月周安人復病痺篤甚先大夫都無怨言丙午冬先大夫亦病脾瀉氣息奄奄每對江

右李潘山先生言必以生平未及做好人與好官爲歉時浙巡鹺御史心源左公有書及外察事不孝秘未以告病愈乃聞閒住之旨自是一意講學絕不復治家人產業突丁未夏遇道人授導引之術病益卻庚戌夏買鳳嬉園爲娛老計秋仲當六十之期喜見顏色語人曰吾活六十可當八旬以夙昔多病乖死者數今尚無恙所謂柔弱生之徒也然非吾撙節愛養不至此因大開筵招諸親友作十日飲嗣是日以琴酒爲寄暇則手一編不暫出入袖中有帙做紙穿者壬子元旦改疏園爲玄津書院延四方有志之士考德問業冀以成就人才元夜復大張燈火招諸詞人作帝京元夕篇莫春有牛首獻花巖之游屬詩二首已命卜地治水爲身後慮甚切復至祖堂相地而返是夜夢兩丹鶴從天而下集于家以爲奇徵不知周昭王時得此而卒于水濱也仲夏廿八日感時疾至重午尚延客河亭使人呼不孝兄弟俱時不孝先以臥病不能起先大夫曰時疾與寒疾異何用發汗止飲爲遂大嚼初十日不孝力疾走問狀先大夫尚坐窗前嗽褻語如故或出戶閒行或詣河亭閱工而病亦日甚復值庸醫以參苓諸藥進于是上下閉結者十日徵醫洪某診爲傷寒請用承氣湯下先大夫素畏瀉執不從已胸膈痰甚至不能耐而洪果必欲再下凡八下而元氣脫病勢始大劇不可爲矣於乎痛哉時七月之六日也不孝用臥輿扶歸祖宅是夕神氣頗清次日更清至八日忽謂梁弟曰呼而兄來將有所囑今日

家眾不可離我矣不孝亟趨至因以手扶目看不孝良久所言皆喫緊家事尤以宗族餘恩從厚爲諄懇自後語多含糊不大省亦頗有潰亂意不孝因進曰此時胸中須持一正念先大夫聞言即悟首肯者再四遂閉口不發一語如是者七日至十五日寅刻乃逝逝之時五官中正手足舒展如尸解者然至此蓋棺音容不復覩閒父子生死隔矣於乎痛哉先大夫出入仕途歷中外僅七載而江浙居二載之半斤斤以清白自守囊無餘緡說者謂先大夫精于研理忽于當機勤于讀書懶于逢世長于治生短于爲吏心直口快以是率眞亦以是忤俗眞知言哉且也事親孝蒞官勤教子義胸中無長物與人不崖異居鄉凡一切地方利弊言之有司無隱情

有見諸行事者輒謙避不敢任受德錫山王氏女死節事甚烈而邑令不之省先大夫以詩誄激發令卒致表揚善草書非二王不以屬筆以故字出人輒寶之喜作詩有疏園歸田二稿行于世爲善病不耐作古文辭所存遺稿無多帙然皆忠孝信義之餘也生嘉靖之辛亥卒萬厤之壬子得年六十有二元配周氏封安人側室林氏子三長即不孝棟如娶李氏繼娶徐氏次某娶某氏三某娶某氏女四適某某孫男七某娶某氏曾孫某某不孝棟如等謹奉周安人命將以明年正月廿六日安厝于方山之新阡念身爲人子生不能盡一日養以報生成之大恩死不能作百年事以延前人之美譽罪通于天是謂鮮民且親有善而不著聞亦繼述之過也用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是撫拾生平行事之一二乞言于大君子之前所謂有者不敢遺無者不敢誣也備辱明公不鄙而賜之鼎言以垂不朽生死肉骨愛曷加焉不孝等謹含淚以俟

祭文

祭李瑞巖內父文

嗚呼痛哉某之締姻李門也自入小學始其見吾翁也自己卯北征始猶記吾父叔輩攜予送翁江干翁出白鏹二置予袖中光景猶可念也已予就外傅翁時時適館中坐必移晷命予屬對作課又時時賚予而鼓舞之予十五六能文章翁見之未嘗不擊節歎賞謂予先君之有子而阿女之得所歸也辛卯夏予始得親迎甲午舉于鄉戊戌成進士謁選歸翁

間假屋與居之已有逮繫之命復爲經紀其家翁壽六十予自獄中寄二詩爲祝復書勉以忠孝一致無二爾心則翁之所期望于某者何如耶及予赦歸而翁目已失明足已不良于行然故不以是貶豪遇良辰勝地興懷所適必命肩輿一往暇則吟詩屬辭篇什以百計命優人比之絃管或清聲高唱數舉大白吞之見者僉曰此夫不盲于心有足尊者存也凡諸親友過從必執賓主禮勉爲勸酬眾止之不聽然實勞憊良苦予心痛之爲延方士醫人冀以時愈而翁輒瞥然不顧乃竟以是浸淫牀第間死矣嗚呼痛哉方翁病時予趨往訊謂予曰身老氣血衰觀化時至矣他復何慮予甚悲之爲涕下不能仰視未數日而訃音果至矣嗚呼痛哉以翁之才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取一第易易耳而卒以數奇不售以翁之德當獲康強考終命而卒以廢疾隕其身天之報施善人往往如是復何言哉獨予受翁之恩自少及壯繇常達變有非常情可望萬一者孤落一生交游幾半天下知己乃在甥舅之間而余顧茫然不知所爲報也翁今已死矣雖仰天椎心淚盡而繼之以血亦何及哉不腆脩酒痛哭醊之惟靈以其生平之愛而鑒余誠也嗚呼尚享

祭袁自如封翁文

嗚呼于將隱匣必見其光河源出海長發其祥有子克家實維義方涖官不治戰陣不勇作忠謂何遺諸周孔善養是甘德惟邁種於惟袁翁命死豪雄才淩威鳳性愧雕蟲義散琮

粟手挽顏弓木斗繫賊既服而釋輕車諭徭征轍以集石梁告成菁崖徐闢巨舟發覆碑石起沈叔梁絕力曲逆深心忠扶漢鼎志溉周鬻父慈而教禮之善物作令無他惠此粲獨邊才再薦六師是督毋以妾念陵母知興予齒雖長家政克勝灑爾熱血上報明廷子承父訓飲冰茹蘗匹馬金鎗邊風闕月黨稽日孤壯懷彌烈帝曰都哉頗牧復生六載四遷藩臬洊更恩推所自綸綍崢嶸出師伊邇大功可就爾公爾侯保艾爾後云胡不祿斯焉中壽海北天南道途脩阻將信將疑子情亦苦一旦訃聞失眾父父嗚呼父教子二君賞臣奸風頹俗澆人所難言翁獨一心之死靡愆生爲義士死爲明神代子殺賊誕掃胡塵名垂鼎呂形畫麒麟四十强仕子年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未艾召伯甘棠軍民所戴大孝不匱勉旃自愛某等或忝知交或附世講覩而未逞聞風則仰梁木其頹吾將安彷敬陳一滴遙奠天涯何以代哭維此誄辭翁其來格慰我遐思

詩

上元何棟如

送李莘聘太守（時莘聘被調浙鹽運同分治雲間）

朝辭五馬漢城陰太守名高自古今十載陳情同李密三言投杼似曾參東夷未殄西夷倡榷稅難周礦稅臨似此風塵誰不厭何如高臥且閒吟（莘聘向請終養十年始出）

其二

聞說天書日下來皇家應惜濟川才即看竹馬迎吳苑忍見干旄去楚臺習氏池邊誰岸幘蘇公隄上好行杯秋風無限懷人恨不爲華亭鶴唳哀

過洞庭

伐鼓揚舲出洞庭浩煙和浪壓滄溟帆開千里身生翼春老三湘鬢有星不盡乾坤同汎汎無邊鯨鯢總冥冥百端忽向憂時集何日鴟夷載獨醒

遣懷

此中一掬地胡爲懷百憂終日慘不樂汲汲如有求一官匪云薄涉世當末流貂蟬據上坐氣燄凌王侯礦榷事紛紜民力隨侵牟刑餘無比數擎跪良足羞含沙中行人酬醻生戈矛西賊未蕩平轉餉何時休老穉力弗堪少壯苦虔劉富者虞內寇家貧遠行遊道路不敢言對泣聲啾啾我心無剛腸見此難曲揉握粟欲出卜入告慚嘉猷既病馬卿渴兼之楚客愁顧瞻六尺軀瘦削甯久留莊生夢爲蝶老氏應呼牛寄語達觀人天地終浮漚

送馮可大道尊以言見斥

保障全荊重驅除獨力微主恩原不擇時事總成非紫闥排空入青山策蹇歸蒼生遮道泣血淚濺征衣

就逮作

嗟余迂拙無比數漫學屠龍輕料虎獨向將軍稱揖客時同士卒分甘苦監門拔淚作畫圖按部鉏奸持繡斧遠思古人獲我心今此下民敢予侮上官譖入走湘累齊相謀深咏梁甫身可辱兮志難降輻已脫兮車安輔蒼生遮道哭傷悲下車慰勞中心摧即今豺虎先斥遠縱工鼠雀何能爲畏壘賢人苦尸祝河上令人榮知希天威不遠顏咫尺毋爲狂走牽

余衣

水旱吟

南方百日雨北地三年旱遙遙千萬里目極肝腸斷郢鄂首陸沈湖湘連浩瀚舟行樹杪危車輾石崖陷欲炊鮮樵枝欲薪無耕畔魚鼈日與鄰牛馬杳難辨三時不可爲萬室空長歎遡河入伊雒昭回望雲漢蘊隆澤若焦斗粟直靡算萎草與枯楊攘臂爭相噉老妻鬻百錢愛子酬一飯泣別不忍聞流離安可見碩鼠酷嗜人葬骨塡高岸幸遇節度賢上書軫幾何天子詔發倉小民免逃竄即此作商霖何必焚齊劵傷哉楚子遺誰爲鳴昏墊（時汪澄源調府保定數荒有功）

次武昌鶴皐王孫以詩酒見遺賦謝

風雨暗江樓南冠坐楚囚行人遙執槿帝子切同舟處溼魚爭沫鳴陰鶴有求行行春草色青老墨池頭王孫有春草堂

獄中寫懷

西風悲楚客北地望吳門慟極非無淚恩深未敢言紫囊朝對奕碧蟻夜浮尊小破平生悶何須問寂喧

新秋夜雨

涼颸驚午夢暗滴起秋窻桐葉排空墮槐跗接地陰蕭疏連朔氣颯沓走商音獨倚長門者應憐孤客心

求仙詩

碌碌浮生老未休掘來今日動離憂青州從事渾無賴南國佳人誰好逑肖象乾坤嗟阿堵爭名辯觸愧虛舟赤松黃石吾師在肯負閒時汗漫遊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病中

平生意氣賈强陽臥病言歸心自傷鴻雁不尋閨裏信蜉蝣誰問客中裳在天明月居人靜入地槐陰秋夜涼卻念塞翁全失馬何如臧穀謾亡羊

秋興

朔氣無端向帝城邊風何處起秋聲漁陽鐵騎淩霄渡古北寒燒徹夜明密樹捲濤驚伏枕孤雲流彩落前楹九迴腸斷三千路人事音書未易輕

其二

皇居崒嵂五雲邊絕勝咸陽築漢年三殿當頭瞻日月兩宮並立奠坤乾珠簾爽揭西山雨畫舫涼生玉井泉卻怪祝融飛燄後更新日費水衡錢

其三

楚水吳山道路難布帆遙挂漢江干輿人誦起期年近虎旅霜飛六月寒幌首碑文封薛薛隆中草舍肅衣冠浮根又作他鄉客風物常疑故國看

其四

楓葉如丹秋漸衰數逢陽九倍興哀晉殿可發明王夢城旦誰憐國士才雒水兩看軍旅振菊花三向故園開驊騮裴敞商飈烈鴻雁書殘客思摧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陽月望日詔先册立次冠婚敬賦短章對揚盛典

丹詔肆瑯下九天皇家瓜瓞自千年謳歌共識吾君子羽翼何勞漢代賢日旺重輝開鳳册雲披五色護龍箋撫軍監國從茲定虎拜山呼亘幅幀

其二

容虛淵淵可易窮百年三禮一朝崇桐圭翦就仍貽燕莞簟安居合夢熊琴瑟共調閨壼化塤篪迭奏帝王風微臣敬效斯干祝啟後承前屬聖功

歲辛丑家大人以僉憲當起復會余有逮繫之役於暮春望後制匐入京至九月初始拜杭嚴兵巡命杭固先大父分藩地也仲冬廿七日爲限迫之任余猶滯獄未出因益感

傷賦此見意

星馳萬里問天涯子孝臣忠實可嗟憶昔趨庭曾受禮而今爲國果忘家賢非孟博拘城旦才謝夷吾逐檻車乘傳片言眞盛德捐金千鎰總豪奢天王有意原孤孽列辟無心惜齒牙毫網幸逢三日在秦庭痛絕五雲賒清流自是甘投濁白璧何當苦索瑕水決西江憂涸鮒地爭巒觸悔虛蝸虞卿書爲窮愁激太史名從發憤加手挈奚囊深貯草夢看江筆爛生花幻形百歲同歸盡吾道千秋敢自誇子繫父庸天浩蕩朝疏夕拜日光華觀風轡按新聽馬乘憲冠危舊觸邪兩世旬宣開紫幕三朝清白紀黃麻湖光瀲灩思萊綵海運溟濛想漢槎湖上雎鳩情漫切天邊鴻雁陣空斜倚閭遠慰慈親望伏地遙憐孺子哇城市共知人作虎酒杯終覺影爲蛇相期漢詔歸來日爲剖金尊泛九霞

金陵叢書 湘氏校印

余待罪襄州辱兵憲馮公國士之遇同心戮力以除君側之惡三月初公有邊職之調余感慨賦詩走送弗及無何倒籍與逮繫之命繼下同難者五人余復裒然稱首古人恥不與黨人之列庶幾免焉因益感慨續成二章作楚志云

邊關慵作吏草莽復爲臣歷試甯迷澤長途幾問津白虹飛劒氣黃壒走叢神畏壘情空切憑誰叩帝閽

其二

一月三傳檄全荊五繫囚士人爭按劍豎子坐持矛旅況分南北王程入夏秋新亭無限淚同逐大江流

賄梁忠璇勞調元鍾士振三孝廉三君爲新合命婦禍被繫

陽德未云暮羣陰來翩翩城狐高自適穴兔巧爲緣異物情難厭同根計欲煎有懷空搶地無翼可捫天鼎自千秋重金從百鍊鮮清流唐俊乂黨錮漢英賢髮爲思親短名因戀主羶一龍胡足羨三鳳敢爭先南海明珠色藍田白玉煙異時矜比德同室喜忘年夢化莊周蝶神飛墨子鳶蛾眉雖妒漢駿骨自收燕運際風雲會光分日月邊祇驚高士駕誰識孝廉船乾道今當泰澄清共勉旃

晚酌邀諸友不至時華德夫復戒飲故轉嘲之

飄風吹白日傍晚氣蕭森酌酒娛長夜呼朋拭短琴壘塊澆逾作瓊瑤思不禁公榮偏有意未許共披襟

金陵叢書 湘氏校印

侍御于泰寰公行邊回京適值隆寒之際因念逮繫諸縉紳苦厄捐俸十金爲贈中無一識面者眞義舉也余爲感泣

推廣其惠施湯粥以瘳貧病賦此揚盛美云

狂風怒發飛砂礫白日迴光翳林薄寒威沍結天地愁獄戶陰森滋味惡再食不飽腹凝冰百結難完膚倒夜來偃臥梏桎交燈火煙銷魂暗落官吏尙得緩須臾窮民屢見塡溝壑中間情罪總茫茫半厭虎狼半鼠雀君門萬里誰叫閽義士九原安可作行邊使者于公賢對此苦寒心錯愕天同日轉歎無時薪桂米珠嗟罔託願效緇衣授一餐豈爲殷勤接杯酌馬遷親友惜片言衛臣甯武供饘粥吁嗟世態何炎涼外負强陽中綽約脫囚贖罪竟何人俛仰乾坤空落拓爲君

感激賦無衣爲君委曲分藜藿營中挾纊語生春江上投醪
恩足樂君家舊有三公閥君今雅望聲嶽嶽但願早沛霑家
霖一洗四海無胥虐

送劉章軒主簿之新都任

秋風愁送客況乃作羈人一臂交情隔三年意氣新種花堪
自適賣賦未全貧外補嗟長孺明時似積薪

其二

孟博曾爲簿君行可自疑雄文能化俗直道足匡時如馬瑙
塘險登天蜀道奇猨聲聽欲盡明月倚峨眉

贈僧貞宗赴危秀才難入京

萬里匡扶仗錫行豺狼當路任縱橫義從鉢底分甘苦懶向
人前白姓名鈴鐸遠占休咎協津梁高度往來輕可憐郢上
須眉客不及支公契許情

郢守道袁桌嘗坐貝抵銅錢金三千事即一事也

歎薄交

燕趙多豪士相看願結盟如何風雨夕不及路傍情

除夜

一入王城五歲除楚臺燕市總邊廬宦遊尚濺慈親淚羈縛
能忘遠道書柏葉直將澆礌塊椒花何以媚居諸若知塵世
風波惡肯學溫生浪絕裾

元夜

千尺鼇山百仞隄六龍飛共五雲齊笙簫響振均天樂燈燭
光涵太乙藜賜荔亂拋金闕下傳柑紛出御城西微臣目極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宮牆斷瓊樹瑤花思轉迷

其二

節序頻推幾賜環元宵相對涕潺湲踏歌未預詞人列刻燭
空雕羈客顏帝里春光喧永夜天涯月色冷蒼山觀燈許罷
金吾禁何事幽棲絕往還

初聞釋繫之詔感激預賦

擔囊三及虎頭門鐵甲重關謝守閽豈是恩威深不測卻令
悲樂渺難論人謀强爲蛇添足獨立偏同抵在豁借問君王
全勝否還歌天保祝朝昏

其二

離卻圜門步履輕二三僮僕笑相迎忽看人世同天上敢憶
歸心向月明暮燕尋巢仍舊壘林鶯出谷自新聲皇恩浩蕩
春無極匹馬重揚酒任傾

其三

窘網初開萬國歡夢魂誰料復彈冠明王自是庸晉鄙聖世
何繇遂考樂塞馬倏看風景異吳牛偏畏月光寒蟾頭鵲序
多豪傑敢向雲霄借羽翰

初月

犴庭初月影陰森滴露籠煙枯樹林春到皇州偏擇地人遠
鄉國只聞吟笙歌雜踏青樓讌城闕喧闐晚市音獨念春江
花月夜焚香處處擁鳴琴

獄中承仁上人不時之餽賦謝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有意參禪座無緣赴檻車浮漚隨大海慧日逼幽居香飯收泉煮春蔬待雨鉏長廊齋未遍先以問嚴胥

述祖德自勗詩

於惟高曾曰士曰氓受廛郊牧混迹公卿還金恤難贖女推誠仁及同類德鑒高清誕育我祖倜儻奇英伯氏受書先民是程中饋有相內顧無攖學優登仕鑾顯家聲

昔聞祖妣未造厥家僦居牧地觸目桑麻一室中分葦簿相遮山鬼夜哭雜以鳴蛙夫子遠遊臥病未瘥形與影憐斗共燈斜靜夜思之慘淡成嗟雖有高堂莫棄污邪

昂昂我祖起家自濮鳥雀成羣鴟鴞是逐薪槱作人葑菲必錄帝曰良哉入司營作三闕鼎建五鳳回祿出類惟明功推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厥屬何以旌讓禮爲臣鵠春官載更祭祀受福

奉命旬宣于浙之溫席未及煖寇已盈門爰整師旅爰卻夷屯浮雲蔽日天地爲昏乃賦歸來松柏猶存欄綵可戲負郭何論一經作訓雙鵠聯翩曰余未艾藉爾諸昆

歲次癸未仲父載庸手握三尺爰李開封案逐塵積判擬天空文拯再世祠宇追崇賢良首列冠豸乘聰念我二人錦侍雍雍情傾愛日怨釋悲風嘉遜之貞嬌嬌冥鴻

緊惟大人升自華胥迎母洛陽承歡恐後古曰爽鳩時維司寇人借二天法難一宥戴掌虞衡先澤惟舊潸焉涕零幹蠱克就寵命既膺亡靈以佑存沒俱榮爲子何負

於乎小子不知臧否矯矯亢亢動鮮中理投鼠不忌路馬則齒孽匪自天用罔蒙譽榜笞受辱髮膚其毀貽厥親憂唳嘔萬里母氏留居蓬門淚倚倘慎旃哉繇來無止

所慎伊何文明柔順文王以之大難克奮周公居東碩膚是遜金縢忽啟風雷戰震處困能亨行險而信奚神弗福奚人弗任忘身及親戎成有釁子是不思安茲美疚

天地爲籠四海爲羅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有鳥驚飛棲不違柯有魚驚逝出不異波無情尚爾有識則那難不可共樂如之何忠善捐怨益寡衰多神之聽之永錫爾和

無念爾祖德日以淪譬彼江河洩此尾閭爾貌何肥爾族何癯曾是妄笑面忘向隅千金再捐不損陶朱百室舉火惟嬰是需積小成鉅繇親逮疏異哉焚券貨其所無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答雲松老僧惠芍藥

晴窗奕奕彩雲生短榻蕭蕭午夢驚香氣熏人渾欲醉不知何物解徐酲

立秋

零落槐跗滿地陰碧梧和雨墮高岑西來爽氣全銷骨南下冥鴻好寄音六月天池深自息九霄風露颯難禁平生最有相如渴何日金莖賜上林

季夏廿三日爲予下獄之辰今及期矣雷雨大作屋舍皆傾理刑周公許爲具題感而賦此

勞勞已是及瓜期積雨沈陰候代遲家在白門何日到心懸丹鳳幾人知皇仁絕勝周天子吏職當慙魯士師卻憶啟行

當異夢牆頭今見棗離離

金吾即事

隔牆時聽鼓聲喧盡是將軍拜舞筵玉帶緋袍金匕首人人長笑倚雲天

其二

鶯在魚梁鶴在林西風落葉水痕深忽看緹騎紛如織齊向楓庭接寵音

其三

一戰南陽不可爲終朝槃帶竟遺誰獨憐白草無窮骨化作黃沙滿地悲

贈答吳載伯

泛泛悠悠迴一年多君羈絏共周旋詩來絕勝招魂調人遠眞如隔世緣廬舍荒涼町畦外親朋落莫水雲邊何時得遂生還念散髮同參醉裹禪

見樹棗就熟因憶往夢有感

剝棗期將至牆頭幾樹紅英英明曉日歷歷亂秋風路絕如天上魂銷似夢中攀條誰可擲惆悵伯之東

中秋宴集

九十秋期數已中百年大夢一朝同隨緣濁酒澆愁盡忘世浮名過眼空綏坐即看明月上虛簷不禁晚煙通南王此際開羅目顧竊貪魚造化功時開朝廷網放生

答王伯完秀才用來韻王禁比部赤楚士也獄

居官作士總王臣反首泥顏共苦辛借劍幸酬三楚恨無衣誰問百年身蜉蝣歲月燈前夢牛驥行藏客裏學自此望君君較適白雲瑤草坐生春

秋夜同林毅卿看月

天空無一雲月色清如許瀰瀰印春冰盈盈溢秋水暗落桂枝盡潛蝕蟾蜍死入地白皚皚穿林淨灑灑夜烏作晝鳴棲烏驚不止幽室莽蕭條空庭閒徙倚邀影斷深杯立談滋勝理言念同心人悵望千萬里

冬夜感懷

榾柮燒殘漏正微窮簷挑月炤牀幃愁聽四壁長吁合坐擁寒衾壯志遠青鬢不堪臨晚歲白雲長自戀初衣陳蕃舊說能推轂看取冥鴻萬里飛

壽李惟禮岳丈六裘

文章海內舊司盟萬里雲霄一羽輕投老夜光猶按劍燒殘藜火未傳經賞心且自隨花月慢世何妨隱姓名造物盈虛知有意猴山頂上看吹笙

除夕

鐘漏沈沈歲欲分白衣蒼狗任紛紜二毛未遂閒居志一字難工送鬼文在約不須金作勝獨醒宜借酒爲醺無端暗淚從中墮起望南天隔晚雲

見鄰雞有感

陰陰一木小簷低上有芳禽並翼棲朝去莫來渾不異有時

相對語淒淒

春閨怨

春日睡偏濃臨妝手自慵破愁惟短夢託信只衰容草色迷歸騎花須繫晚蜂鬧午閒倚遍十二儼巫峰

柬謝惲瑤池

身退名成志自閒書來常點淚痕斑古人友誼唯生死不在恐懃杯酒間

哭殤女

一女何足重囹圄聞早亡情深纔一哭折盡九迴腸

懶

終年惟抱病一懶不可醫雖復整襟坐而無奮翼思纔飯即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欲攤不夢且數迷舊牘憚改擬何況裁新詩颯然朝雨後起看碧樹枝遠近互相繆空翠紛猗猗好鳥忽來過對語如有期天籟各一奏清音如鼓吹懶夫正樂此興滿已忘疲醉鄉聊可適富貴空爾爲

巧後誕日五七言各一律

欲向寥天問我辰胡爲三載滯幽塵昭融自負匡時略執磑安知隔世因不謂女牛頻邂逅敢言金虎宮官鄰苔苔覲下渾難定日斷黃雲隔紫宸

生辰當禁地風雨乍驚秋樹杪雙虹見簷前積翠浮鄰家新讓竈客子故同舟泉釀聊堪啜無勞羨十洲

送馮五之貢生回襄陽兼問周明宇大參及襄中父老

厲風號萬竅遊子問田廬義不忘牛耳危同料虎鬚青鑑空有夢百室竟何需欲寄南中信謂言啟畏途五之閩入閩之門幾阻不測

秋閨思代妾作

秋水漏偏長迢迢夜未央雨中聞落葉枕上泣寒螿上疏慙班史爲奴學女郎那看成鬼病甄骨僅支牀

長門怨

寂寂長門鎖碧苔盈盈團扇共徘徊千金買賦憑誰託一顧傾城敢自媒風入夢驚鬱吹合月臨軒擬夜珠來無端盼卻閒消息不是襄王舊雨臺

送鄭濬然姊丈下第歸梁溪

水擊三千遠風摶九萬遠故人難可見匹馬又將歸楓葉關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山冷梅花邊寒稀相思蝴蝶在託向夢中飛

壽甘雒齋五十雒齋以仙術自負云腹中結胎數月門人仙去多時故戲及之雒齋舊滇中州刺史也

碧枕黃粱夢已醒棲遲金馬且潛形蒼山若解留仙吏燕獄何來有歲星義得嬰兒能幻化教成高足會通靈幾年欲遯壺中去常恐君王跨海溟

午日寫懷

昔惜承明遠弔湘子今楚客坐沾裳五絲續命魂無恙百感勞心鬢有蒼玉勒驊騮紫埒畫船簫鼓鬧垂楊乾坤處處爭行樂獨臥庭陰午晝長

送吳載伯之南司城任

司城原以扞非常曾見天朝舊典章虎鐸不須傳細柳鴻文

猶許賦長楊

其二

十畝荷花接御溝官齋高廠白蘋秋樓頭賣酒誰孫楚湖上

徵歌盡莫愁

其三

天涯三見柳枝青無那春風散客星折贈年年唯我獨揶揄

應自笑山靈

病中

吾軀何太弱秋盡不禁寒小榻隨陽臥孤燈帶病看授書方

有約執卷未能繙畧記徵心處微茫亥子間

客有以涼席見遺者視之上有相思二字爲女子所書不知

來自何所因口占二絕紀異

妾心誠匪席以席寄相思誤入章郎手驚同紅葉詩

其二

席去神亦去神親面未親桃源多少路愁殺夢中人

苦雨即事

暑雨動經旬開門欲問津飛煙迷遠樹濁酒對愁人悟主風

雷異瞻天氣象新恩波還似此旦夕下楓宸

其二

曉風吹積水平地沸江湖道路聲喧聒雲天影動搖陸沈他

日恨板蕩幾人招明主期舟相臨危可自驕

其三

廁足及黃泉端居手一編產蛙聊共語沈道不飛煙大麓開

虞聖陽侯試魯賢匹夫難可奪金石爲吾穿

秋夜與鍾庚虞孝廉夜話

碎月穿林上微風拂樹回如何陰曀久一夜豁然開秋氣晴

方覺幽思晚更來聞君談義俠輒欲振寒灰

咏雞冠花

日下飛來孰可儔雲中養就氣偏柔懶施金距當雄敵爲戴

霞冠慕遠遊獨立荒苔閒伴鶴早棲蘋藻靜羣鷗何如化作

幽人夢曉破三湘萬古愁

奉詔爲民

一聲霹靂破閶門爭道君王有異恩三等獨于臣禮厚九天

遙識聖顏溫青山白社移文久鑿井耕田大道存因愧朽枯

蒙雨露可能毫髮報乾坤

其二

聖代承恩作聖氓蹇驢踏遍鳳凰城司農慷慨披圖冊京兆

從容付水程笑語無邊黎庶樂尊罍不盡故人情明朝拜舞

朝天去常恐君王問姓名

後九月十三夜途中有異夢次晚遇馮師華友於利國驛亦

一奇也詩以紀之

幾層高閣傍青旻聖子從遊遇聖君再拜執天仍叩首敝冠

落地換淩雲新裁御序恩榮重口說先朝殺戮殷欲薦馮京

作詩事隔窗人語亂紜紜

新河道中

水上黃雲帶落暉山頭紫氣拂初衣江帆驛騎全無賴不遣歸心共鳥飛

其二

蘆花白白對丹楓萬里蕭疏秋色中尊鱸正美鄉思劇安得憑虛御遠風

舟下行溜

十里灘聲萬壑雷夜深人靜客心摧曉過舟楫顛危甚疑是瞿塘灩澦堆

贈淮關楊震悔使君

金陵叢書 馬氏校印

路下三千里身先更幾人楊公眞樂善雅志出風塵念我不言意其如再拜頻停舟一相待心醉武夷春

再過金山寺

雪後看山二十年重來春日更喧妍妙高臺自虛空出學士書從石碣傳四面帆檣飛烏合千家燈火亂星縣山僧指點酣歌處卻爲形衰一惘然

過淮南李中丞道父留宿

回首風塵老二毛乾坤知己屬雄豪中郎衣鉢存圖史太保聲名寄寶刀相馬自能摧點虜射蛟猶許抑洪濤只今內詔須良翰可得從容侍染毫

舟中寫懷

春寒何事早離家乘春看盡江南花玄墓梅橫千嶺雪武陵桃散六橋霞驅車直上山陰道雁宿鵝湖青未了繚雲飛度武夷峯九曲溪頭弄清曉回舟西下大江濱彭蠡匡廬臥白雲支公禪林容結夏跳足蓬頭鳥雀羣長風萬里秋氣悲鱸魚正美胡不歸高堂燕喜人增壽袖得煙霞當彩衣只今臥病江之北春老乾坤看欲絕芳蘭歇萼山正幽野籬錯落丁香結人生行止夢幻間三月春糧計彌拙無緣處處笑山靈向平婚嫁何時畢

金陵叢書 馬氏校印

偕李明晦程全之夜渡京口

恐失東林會勞勞夜渡江潮聲渾帶雨嵐氣欲飛淙指點河山勝浮沈俗慮降相看成莫逆國士正無雙

暮春濟北固山

江南三月紅已稀北固山頭坐翠微芳樹盡從巖罅出孤山長傍石崖飛詞人鼓棹成今古佛子觀空有是非醉起復尋歸去路萬山環列儼重圍

梁溪閒居

閒居無一事日日掩荊扉把筆當鶯囀開簾放燕飛清虛惟有骨純白已忘機具茨知何處吾將訪大隗

夏日虎丘觀吳子羽丁山人對奕抵暮方歸

爽氣西來浸一丘雨餘高閣溼雲流碧梧自吐千尋穗疏竹先搖六月秋河漢欲驚談未極觸蠻將盡局方收更看返照吳城上白馬紛紛點戍樓

問夏寓黃川園贈賀盧谷中書

黃川開鑿自何年林水蒼茫萬壑連乘興欲迷高士駕問津還繫野漁船雨懸空翠搖芳樹月擁紅香出晚蓮炎夏不知那有閏對君終日按冰弦

梁溪秋泛

梁溪秋色曉泠泠細雨微風去不停雲聚忽看湖水黑舟迴恰對晚山青幾叢桂樹堪招隱一帶楓林可結屏避跡愧無三畝宅願從仙蠹乞餘靈

秋日吳延美招飲烏龍潭漫賦

正愛名潭好結廬又逢高士顧分餘疏籬徧插堪爲圃小艇先成且釣魚文壁當門詩格長仙家隔院道心虛比鄰況是

求羊侶朝夕相將任所如

壽顧瞻竹大參七十

人代推名德江東識彥先文章華國器慷慨救時權奮翼延陵舊懸蒲沁澤偏股肱三試郡節鉞兩行邊黃髮詢方切蒼生望正懸幾先知畏路勇退賦歸田徑闢秦淮畔堂開鍾阜前發祥來四鳳樹德兆三鱣款款青藜杖洋洋白雪篇鼎彝兼博古名理更參禪尊已躋三達風堪紹七賢又慈生市日恰值去秦年不怕滄桑變何知甲子旋乞言歸盡老清福賜眞仙葭玉新盟締枌榆舊社連巢由元岳牧擊壤戴堯天

止戈堂卷爲杜日章參戎題

閫外將軍藹好武窮兵挑釁恣豪舉荒服古來長不賓勒石燕然竟何補聖主年來欲止戈閉關詔許郅支和但使邊陲守要害三表爲藩飭爲羅將軍許國無他願曾將驍騎追驕虜寶劍牀頭風雨鳴馬蹶塞上風霜苦胡兒遠遁內地留三軍無事樂昇平穆穆春風如挾纊炎炎夏日同飲冰椎牛列坐享死士指揮如意妖星墜夜挽天河洗甲兵秋高只枕干戈睡緜來天道稱好生將軍此意眞錫類奇才俠客坐如雲擊劍彈棋復論文登樓謾說庾開府沈碑今有杜將軍

夜登虞山

暮夜登山興自豪寒天落木莽蕭蕭劍門星斗垂虛壁溟海煙雲接上霄地軸動搖風力壯石梁敧側水痕消因悲白晝娛城市不逮斜陽送晚潮

登攝山

攝山之高高幾里千盤萬折多傾圮厲風一振萬竅號紅葉繽紛散如綺江流浩蕩擁神京紫氣龍蔥涵太始從來學道須名山我欲攜琴長住此

送南玄象太史比士還朝

共說荀家有八龍弘文兩世擅儒宗成均特簡掄才任南國爭奇得士庸到處山靈邀上客一時遊屐遍諸峰經過齊魯民風異好採詩謠上九重

寄謝張岵望太守

送君五馬去翩翩驛路春光更可憐露冕色侵花似繡征袍青沐草如煙纖辭冷著承君寵復憶貧交寄俸錢入郡可能

身下士南州孺子楊誰懸

七夕詩贈張孚之太守（張海浮有陸浮槎）

今夕誠何夕銀河天咫尺朝來零雨過烏鵲潛蹤跡烏鵲頭顱盡毳毛誰人巧下金錯刀翦將積羽沈流水萬里須臾架彩橋橋成牛女忻相見憶別經年淚如霰此夕歡娛意若何轉眼明星光有爛織女牽牛事有無鑿空共說張大夫當年袖取支機石把問君平信不誣只今陸海茫無際君是張騫之苗裔一室浮槎自在游圖書四壁成佳趣兩度開筵召友生偏我疏狂病不至分題奕奕彩雲流染翰淋淋飛帛墨分題染翰盡賢豪雞社香山未寂寥柳州乞巧緣何事蔡氏廊姑枉見招古稱拙遲勝巧速神仙幽渺難相逐請君莫復論

升沈陸海浮槎君已足

送高原禪師遊五臺

六月揚帆上五臺金蓮花發擁如來巖居莫歎無新汲自有飛泉應錫開

送許同生大令入覲

書劍蕭蕭海上來豫章當日見風裁投巫絕似西門智判案原非百里才鶴在雞羣憂見妒人爲龍友幸無猜多君俠骨矜奇節看向彤軒薦士回

焦太史招磨旗山看桃花柬謝

春陰寂寞惱花王幾日晴和霧闢芳雲錦風搖分野色霞標日射動江充平臨尙覺畦高下直覩全疑路渺茫不是主人能選勝仙源誰識古城傍

遊獻花巖看吳翰撰祝黃門修玄處

崎嶇數里上靈巖法相依然古洞嵌山勢入雲迴野馬江光雜霧失風帆鐘傳隔隴知僧飯花落空庭識鳥銜此地結廬堪鍊藥更于何處覓超凡

贈蒼麓住持

骯髒空門一丈夫陀頭半白更留鬚紫盆峯嵌翠微閣甘露泉臨香飯廚豈是道成天作供都緣行滿佛爲輸住持共說當年事廿載辛勤擔石無

西園對松石宴坐

蒼松和白日並我作三人寤寐常相見遲留轉自親蘚苔封鳥跡霜雪老龍鱗何日逢蒼舊爲予買宅新

鳳園對荷池盥櫛

不盡殘荷夢平明向水邊露盤供早沐香實佐朝餐短髮梳風壯童牙漱石堅一毛臨鏡裏相對忽惺然

天界僧房看花

禪居原自寂一雨又分秋百尺嵐陰墮千林霽色流棠花嬌欲語茗事淡相投未了聲香意何妨竟日留

題杜日章蓬壺閣

三島依然見十洲不可親閣中鼾臥者疑是謫仙人

天界閉關

三伏驅人向遠岑千章喬木足清音甦脁不避觀空眼鳥鵲

時窺入定心隔院曉鐘沈宿雨半空仙梵激疏林祇園別是
虛涼國不受炎蒸一點侵

其二

每逢夏日卽山居謝卻膏粱只茹蔬呼吸早能通灝氣清虛
應不愧眞如欲窮物理時觀易未諳人情敢著書屈指關期
今漸滿懶將蓬跳易簪裾

贈竹壑老僧閉關

同時舊德都歸盡何幸歸然獨存薑髮共知功行苦蚓餐
尤表丈夫尊慈悲未杖先垂淚喜捨無錢且閉門老去倍加
精進好西方原自有靈根

和蔡五嶽水部來韻

一從遷謫離仙班十載棲遲臥舊山慢世肯同司馬癖忘機
常共野鷗閒暫依僧社銷炎夏亦有畸人鍊大還爲問宗門
傳鏡客二毛何預卻須刪蔡詩放衙攬鏡斜陽裏雙鬢蕭蕭自刪蔡放長于宗學者故嘲及之

祝汪存硯八十題朱太史蟠桃圖

不知其翁覩其子今翁二子名鵲起長者度支尙書郎少者
觸邪侍御史度支亦自鎖闈來翩翩雅致涵風裁御史新命
旦夕下貴人爭避桓聰馬共言難弟復難兄發祥啟秀繇阿
翁阿翁多才遊益德割股一念天心通天錫純嘏未有艾行
年八十身輕泰庭前爛綵雜朱衣座上金莖和沆瀣賓筵不
受禮法拘宦邸懶作高華態不來宦邸意尤深養廉時助棗
中金但願聲名震霄漢章布何必滅朝簪丘壑逍遙神愈王
竺乾妙法心歸向卽此已是大覺仙況復蟠桃紛相餉從今
二萬四千年看翁鼓腹天街上

壽李汝燕小侯五十

少小才名同李白中間坎壈亦相當繞朝脫贈秦無策士會
歸來晉有良花月百年酬聖世醉眠終日是侯鄉名山作記
情尤遠何怪狂夫老更狂

社集雨花台松風樓看晴雪

積雪半林巒山晴氣亦寒遠看衰草地疑是大江環玉樹參
雲外瓊宮挂木端更憐明月上千頭動波瀾

其二

雪裏堪乘興擁樽上古臺凝華猶在樹積素故當杯不辨長
江色唯看一雁迴玄冥眞可愛東帝莫相催

題陳蘿卿蘿月軒

明月炤高軒爲蘿覆其上清影散簾櫳香風鑾屏障君能扇
底歌婦出牀頭釀此中有深情杯酒何足讓

春郊

東風幾日遍郊坰花自夭韶柳自青啼鳥亂驚山客夢落英
紛逐野人衣絪縕香露宵成雨晻靄晴霞曉弄暉拾翠踏青
浑未已呼虛浮自更相依

壽馥亭蕭大將軍五十

平虜當年第一功玉驄看賜黑頭公北門近屬長城重南極

遙古紫氣崇草檄奇文兼倚馬持麾早譽帙飛熊唯予夙有
吞胡志可許天山一挂弓
贈趙臣哉鄰哉昆仲
東海泱泱大國風趙家兄弟霸豪雄處囊早奏南征凱仗劍
徐收北伐功驟裹連雲斷夜月鵝鵝蔽日陣秋空歸來看取
黃金印遼國關疆屬上公
其二
寥寥宇宙誰知己惟有君家見略同文事直標三禮外兵機
微入六韜中火攻下策今爲上水戰長驅路易通安得王明
同受福慨然黃鉞賜非熊
次維揚壽楊母太夫人節壽六十

維揚古昔競鉛華行遊女伴顏如花誰能一與終身醮況復
之死矢靡他惟有楊母性激烈中心皎皎凌霜雪三十早稱
未亡人六旬壽豈標大節直指書名上天子郡縣纍纍爭賜
額相夫已著扞捄功教子成名能自立諸孫羅列滿畫堂觸
目珠玉見琳瑯更有賢甥能似舅關西夫子工文章問母何
修乃得此系出石塘之曾氏君臣夫婦兩不畸報國承家惟
一是朔方自古膏腴地淪入犬羊堪墮淚曾公慷慨議恢復
奸相不許身棄市只今義士有餘悲無奈中衰之賢嗣楊母
大節炳乾坤與公後先無二致乃知源潔流自清名家女宗
良不愧
將之檢關看程相如女樂

何怪將軍老而貧堂前盛列如花人何怪將軍老逾壯鼎中
藥物堪自養更有老妓號五雲當年仗劍共從軍教得女郎
十數輩繁弦急管聲紛紜將軍每遇窮愁苦女郎徵歌還獻
舞殷勤慰勞爭取妍樂此不知老將去我來揚州頗寂寞將
軍命酒呈家劇官腔細板三五陳弋陽別調參差作豈知一
曲顧周郎怒罵笑嗔紛錯愕桃花人面風前舉桂子天香月
中落翔如威鳳走游龍翩翩上下來驚鴻麻姑手爪宜搔背
飛燕腰肢合御風醉眼朦朧看欲眩驚心動魄都忘倦須臾
漏下三鼓深主人持杯競相勸與君同是失意時何當開宴
出嬌姿明朝策馬榆關去妒殺程家女教師
九月七日東平道中雷雨紀異

已是收聲後如何欲破山愁雲連地腳殺氣動天顏雖鮮終
朝怒其如遠道艱客心方聞寂無暇聽潺湲
過濟上感懷
冉冉征途客惟予倍苦辛黯幽從內計對簿逐邊塵家業蕭
條盡神情恍惚眞如何遭按劍不復問沈淪
其二
黃粱漲半過忽聽午雞號昨日剛三接雷霆已再遭僕隨奔
浪去人據我山高前路猶昏黑憑誰爲解弢
涿州道上偶成
日暮見西山去天應尺五爽氣欲飛來浮雲漫相阻勤王募
義勇發家助軍糈往復萬里餘三載無寸補舉世盡嚚呪吾

獨輕料虎眾人皆欲殺憐才惟杜甫安得謁聖明一訴勞臣苦 杜甫 孫相國

夢同鄒南皐鮑中素新安講學惠詩二首醒而紀之

朔風栗栗腋人骨歲暮勞勞慘客顏安有好懷堪對吏且擕良友共登山死生異境來同室貴賤交情見一班獨恨新詩難盡憶曉來頻祝大刀環

得家報

離家三月夢魂搖魚雁音書設寂寥安得希文心似鐵投將流水任萍飄

癸亥除夕

誰期此夕滯神京人事蕭條客舍清婢子翦花偏鬬勝老夫

夢鹿已忘情牀頭有酒尋徒飲肘後無金任世輕卻怪急流程祀部欲投雞肋事鷗盟 時程我說上疏請告

燕台漫賦

兩都三日吏萬里四年程虜騎憑陵甚朝紳涕泗傾散家酬死士委命赴圍城烽火微微息讒言日日更喪師方序續定亂乃除名世業如蓬捲殘軀似芥輕秋春時物變去住旅魂驚舉國知冤狀何人敢直行林宗全善類宋玉篤交情朽木先資重幽潛入焰明道臣差履錯節度憚持衡未遂吳門隱聊爲燕市鳴渡河飛羽急據隘索金橫相國親乘障將軍未列營城中餘間諜圍外伏鯢鯨怨積恩難勝讐深發欲生萬全應有策九死定無成安得明王問吾當再請纓

春日口占

逋客愁深不解春街頭鳴鼓賽芒神可憐萬象昭蘇日猶是天涯對簿人

相傳歲計在春朝妖夢何來午夜囂戰勝廟堂應有策將軍須任霍嫖姚

甲子春日黃黃石苻丞韓白如程我旋祠部招慈仁寺看松賦謝

偕岳曾封五大夫誰移蕭寺莽扶蘇端莊嚴若垂紳態夭矯眞同奮翼趨鱗甲千年驕霧露波濤萬里瀉江湖諸君勁骨還堪對鎮日盤桓興不孤

弔張忠烈公詮

奸臣謝事肅臣代庸臣敗績忠臣害虜庭獨立何昂藏白刃當前心不戒老酋敬之不敢殺叛將扶回先下拜從容入署乃自裁此身雖死綱常在前有潘何後有高四忠耿耿乾坤外贈官賜謚蔭厥孤廟貌巍峨人競戴吁嗟乎傑虜猶知禮葬公奸臣忍焚忠骨壞戎狄豺狼已非如朝廷不殺將何待送許季龍出塞

關外風塵惡胡爲君遠行金錢朝啖虜烽火夜連營掠覓逋逃苦虔劉驛路驚肩與揮羽扇端的借書生

其二

款虜原非策乘時好自修如何忘國恤專以事民讎玉帛年年長生靈日日愁贈君腰下劍爲斬郅支頭

輓墨池王大司空

老榜稱兄廿七年忽聞觀化倍淒然微言永結金蘭契大義眞同日月懸滿座春風嘉後學一時清節邁前賢本心悟後忘諸相惟有靈光炤大千（予對簾時多所匡救）

其二

平生雅志愛逃禪一榻蕭然萬慮捐才現宰官來說法又隨龍象去生天度將百口同皈佛證得三身豈借仙聞說亢宗多令嗣欲憑威怒掃狼煙

送黃長白大將軍鎮黔

瓊海當年第一功功成克讓古人風鳴謙自合行師法出鎮誰如料敵工粵徼强兵爭報德水西分土勸輸忠鐃歌凱奏歸來日玉帶緋袍賜上公

其二

度瀘五月擅奇才盛夏臨戎亦壯哉帳下盡收豪俊去軍前爭道令公來謀成三策明于火戰勝崇朝迅若雷從此旁觀都喙息雄文還勒九溪迴

夏日同程我旋吏部江似孫婁孩衷二山人紫金寺避暑分得聲子

蕭蕭古寺夾重城河朔于今再訂盟漸近江南惟樹色最宜薊北是松聲圍棋白晝都忘永趺坐紅塵倍覺清卻怪鄰君猶世法不從禪喜破無明（時都匪石東鄧避城外不預席）

贈徐隱君丹竹

徐君自負有三奇山色湖光天予之中饋善調青鬢婦遺書能讀白眉兒孤清一往但歌曲勝敗難忘是弈棋聞說荷花香滿座可容豪客對吟詩

再赴榆關過撫甯道中

勞人何草草疾走榆關道小憩古刹中避暑消煩惱神人入我夢似令抽身早何以贊其決不貪以爲寶

寓灤州承啟塘高少司馬招飲別墅賦謝

蹴然杰閣五雲齊載酒層層取次躋白石璘珣當古渡青山繚繞出前溪地探靈運開龍窟天逸汾陽予鳳棲愧我風塵稱上客談驚河漢飲如泥

夏日項闕齋錦衣王蓋軒副帥邀澄海樓觀海畢於太湖石命酒蓋軒懸金錢較射出名馬走械彈琥珀詞唱胡曲亦寒上極樂也詩以紀之

縹緲危闌百尺樓三山宮闕望中收煙波萬里迴青雀雪浪千重走白虬姜女墳空留砥柱秦王壘在浸沙丘罡風吹徹遊人骨不是涼生六月秋

其二

澄海樓頭始會仙太湖石畔又張筵草茵更設氈裘帳塞曲偏宜琥珀弦小較慣能飛玉勒材官奇中奪金錢哥舒自昔稱雄將顧斬明王左右賢

七夕海上讌集

溟濛小雨自東來雪浪排空頃刻迴蓮子峯頭紅日現覺華

島上亂帆開波光巧借天孫錦舞色遙瞻玉女台宇宙奇觀
惟此獨僊僊常愧御風才玉女臺在壁州天晴可見

初八日遊角山寺

海天一氣總迷離不是船開那得知劍戟生來天作塹甲兵
洗處海爲池俄驚赤壁迴殘焰卻羨霞標出錦帷歸路羊腸
眞險極幸從扶老一支頤

感時

欲將隻手挽江河推轂無人可奈何東北兩期堪授首西南
一載定投戈陪臣執國還魁柄媚子當前捧太阿大道爲公
朋黨息乾坤到處起弦歌

其二

五萬强兵可渡河火攻車戰敢誰何但看長子能持鉞那患
前途不倒戈女直國歸新版籍建州城是我陵阿金錢歲省
司農力喜動天顏奏凱歌

聞碪

流火邊關欲授衣寒碪處處響空閨抑揚巧中桑林舞噍殺
驚同鐵騎飛垓下月明聞楚曲靈台風急動商徵羈人此際
愁無寐起步閒庭詠采薇

榆關對簿承林五靈駕部假寓賦謝

未出關門去先從令尹遊世人驚紫氣吾道寄青牛野蔌分
朝饌中廚餚晚羞清尊開北海爛醉不知愁
九日約諸友關樓登眺爲雨所阻

危樓百尺俯關門九日相期破竹尊何事冷風吹朔漠卻令
苦雨亘朝昏主人扃戶難憑眺客子敲棋且對言安得紅顏
生羽翰翛然來往向天閽

再和沈茂之韻

城頭風雨動高寒何用登臨强作歡寒至且投車糖佳令行
不放酒杯寬東籬花發牽愁遠絕塞書來帶淚看向日江南
行樂地與君點筆共凭闌

九月廿四夜沈五靈駕部招飲座上驚秋去冬來與沈茂之
分賦

主人好客數相招一局殘棋待月敲共挽秋光留此際漫迎
冬日逗良宵故園楊柳嗟搖落羌笛梅花喜共調聞說小春
殊可愛願將嗟背獻熙朝

上元何棟如

榆關雜詠

我本俠烈人不知時局變擊跪事要津苞苴借顏面徒懷荆山璞空射聊城箭衆人皆欲殺安所逃嚴譴

二

榆關來對簿所遇盡賢喆宋公一命吏挺然標大節論議既慷慨中懷更激烈不失秀才風樞相爲心折

三

孔門稱矯哉中立而不倚易介非眞和三公安足以何事任波頹因之爲茅靡殺人以媚人貞士所不齒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四

昔賢議恢復罷舉三十年翦瓜事騎射堰頭學韜鈐議多功自少黨盛士難全請暫罷考選吾當勒燕然

五

幅員雖云廣百里堪日蹙九邊喪其一遼人終夜哭微功屢見褒巨罪不一錄惟餘孤孽冤嘔心不容贖

六

開誠布公道集思廣忠益將相無兩岐一士安可失善下江河王忘機鷗鳥適斷斷無他技何功不可立

七

一國有三公吾民誰適從一軍有三帥勢軋不相容韓厥樂分謗馮異恥言功克讓自美事願效古人風

八

東夷恩啟疆西虜不受賞衙遠數舍間胡騎紛勞攘金帛勢欲盡出師律未講燕雀日處堂突決巢安倣

九

方隅大如許豈少韓白輩悅禮敦詩書中軍乃其概國士本無雙河清烏可待安得夢良人命彼後車載

十

族子本無知故人不忍疑子輿既知天何尤臧氏爲涪州亦王土編管未足奇生來具傲骨百折安能回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世道亡相喪義士無一人惟有鄒駕部慷慨爲批陳甯觸西臺忌不效東里翼友誼良若茲管鮑何足論

十二

昔予就檻車司農正開府今予來對簿司農歸故土曾具舍人裝復辨勞臣苦終始見交情寸心足千古

十三

宣尼稱善交所貴在久敬兩心誠相知百折氣彌勁急難等在原觸權甘陷穽公才自叔敖誰爲效優孟

十四

陽明去云遠南塘不可作文武難兩全小才空落拓夷氛日以張我生日以約會當訪浮丘乞取長年藥

十五

黃粱夢已破塵眼尚未開汲汲如有求乃爲中國哀人事未克盡天變安可回中興値此際誰爲名世才

十六

我有摩尼珠名爲出世寶光輝炤大千毫髮皆可了倏墮萬仞淵形神不相保安得往從之一笑天地老

乙丑關門初就逮

再辱檻車徵夷吾槐弗勝入援勤義旅廢箸助軍興臣節天能鑒王明福未膺獨憐三勘後猶自尙模棱

其二

客路四千外羈孤二載餘衆人皆欲殺大吏敢言虛辯析賊

三耳疑成鬼一車金雞何日報脩竹返吾廬

就逮登車

檻車何必異安車南北東西任所如在昔私人工貝錦而今吾黨競苞苴吞胡自是英雄略蹈海誰投義士書安得九天新雨露頓令枯朽得沾濡

北司與游肩生侍御

慈親愛我掌中珠四載圜扉哭倚閭今日遇君重挈起不勝清淚溼衣襦

北司對簿即事

對簿公庭下嚴威不可當聖朝無殺士獄吏但求贓搶地頭幾碎呼天氣不陽榜笞交下處魂魄總徬徨

其二

只尺天顏近其如面對難大呼聲欲絕詳辯噬尤乾弱質予堪念深文爾自安五刑兼備後猶恨役徒寬

感事 許廷鐸偉念敬爲忠烈公長孫奉旨逮問受禍更烈

十世猶當存三傳僅及孫老翁殊可念獄吏不勝尊榜掠肢全毀支離舌僅存相憐同病處不覺淚成痕

貫城午日親友送畫扇酒榼相慰帳下舊士言四月五日太白經天不勝感難漫成一律

天涯幾載度朱明何似而今坐貫城賴有五絲聊續命可能三尺見持平畫圖省識葵榴色執榼空懸葭玉情聞說經天占太白當杯無語涕縱橫

夏寒偶成

陽和不到處五月尚餘寒雨積蝸牖屋陰凝鬼嘯壇宵眠徒擁襆露坐更加冠安得澄潭上荷香日倚闌

六月十六日法司會審值大雨感賦

雷雨識天意當因痛梁臣諸輩方歷盡一死久爲鄰法自權輕重情誰辨假眞莫言編戍苦持梃淨胡塵

贈佟觀淵僉憲

遼陽巨室首稱佟文武相傳代不窮自昔夷人誰著姓而今義士肯和戎王敦不幸當臣族周顗何來攘賊功千古奇冤君慘極共看白日貫長虹

獄中聞邸報見遼陽脫逃大將李光榮見朝感歎

逃將紛紛可易論還朝鱗玉更嶙峋傷心最是英雄輩淚灑
全遼見一人 董承武總鎮

其二

浮橋燒斷去無蹤又見乘軒謁帝宮卻怪前屯無一事至今
冤殺竇元戎

贈江夏毛生歌

毛生骨相何太奇身長七尺英雄姿忠肩火色鼻懸膽彷彿
寒下黃養兒游公爲道是文士家徒四壁無足恃惟有肝膽
持向人竈突沈煙良不愧爲予逮繫憐予貧鬻田十畝將愍
懃急難相從五千里令人忘卻遭時迍年來欲棄終軍繻請
纓百尺繫强胡千里馬無伯樂願甘心伏櫪長號呼斯言入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耳心慘戚生平卻有好士癖我作經畧君來投與君談笑恢
疆場

贈鄭光宇緹騎 是遼游府生侍御者

官拜執金吾昂藏一丈夫無錢教舞女有意罵侏儒漢帝殿
爲治王臣遠就拘簡書南海急豸繡北庭趨四壁蕭蕭淨長
途黯黯孤兼金贈處父岐路指楊朱到處頻開宴逢人且論
誣康成忻有後安世快將雛俠烈誰能並高陽舊酒徒

壽汪愛荆六十

於越有高人飄然廊壖外家隱蓮花溪心與泉石會階下挹
芳闌庭前蔭高桂圖書滿四壁咿哦自愉快嘿坐對如來觀
空得無礙旃檀一縷煙乃知主人在涉世等盧舟多日人共
愛累葉著忠貞嗣賢族乃大長君負時名祿養可跂待神骨
日矯矯壽祺良未艾願言進巵酒駐顏千萬歲
高孩之出予同年嬾契也爲熊芝岡檄監遼陽軍初擣攻河
東高請堅壁固守新經略袁不能用虜再攻河西高親執
節當營劉大將軍又不見從兩致敗亡遂從吏議冤哉臨
別詩以相慰

萊陽才子舊知名仗節軍門壯帝京共借訏謨成保障誰知
主帥忽紛更故人推轂情何重弟子輿尸勢自輕可惜張華
雙寶劍祥光日日射豐城

贈竇元戎暨乃弟守備承功 叔夢一名目人所書人所識其首去又弟承功亦書人所識其將也

寶帥眞良將才雄志亦雄東西夷共畏大小戰多功眼入奴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酋夢心縣魏闕忠二難誰可並璘玠正相同

贈孟羽尼遊擊 羽尼奉琉球國命跨海探奴大帥軍數復命年餘被逮之奴日興跨海同點殊毛

可憐

羽尼天下士亦復縶南冠胸具甲兵富學窮巨索寬危身探
虎穴泛海狎蛟淵去住同茲日霜飛六月寒

閑愁歌和游高二丈便贈兩姓兄弟

天道原太虛浮雲任往來縱有晦盲時不久當自開人心亦
若是其樂浩無涯一絲不可挂況乃百憂摧國步逢陽九世
人不愛才致令賢豪輩一一拘夏臺高君有難兄每歲一追
陪依依不忍別別去中心哀游君有難弟萬里相與偕多方
爲兄謀鬱鬱無好懷游君賦閑愁用解元方戚高君互倡和

顧回季方應兩生聞之喜愁倘暫消釋去住各有因天倫都不失惟予兩繫囚相距廿五載昔留仲侍親今且季長大明發懷二人在原義匪懈各遣行李至百金以爲資正當病渴時何啻沉與澠獨恨蛩語橫幾失友于愛人生知己難同堂如世外

偶成

陪臣執國命寺人操主權往代原異轍明時共一弦內怨外與除此忌彼爲鵠生才原有數甯勝日摧殘

贈胡敬仲遊擊

胡生豪俠士一擲輕千金投筆事戎行分閫東海濤去秋喪厥明天地爲陰森荊卿去不返擊筑餘哀音責償萬二千殊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死人共衿肯以睚眦嫌遠茲不忍心

七月八日爲予誕生之辰獄中感賦

我生胡不辰始降遭磨蝎詔獄已四周貫城又七夕交親不及門疏越多同室蟻酒强爲歡雉樊終鮮適憶昔華司李誕生同此日四載病相憐一朝返寵穸放歸侍高堂寒暑凡九易天孫借錦裳中廚饋甘冽壬子甲寅秋兩親相繼訣梏棬那能舉徒向重泉滴屈指十四年枕邊暗流血普天被覃恩我獨向隅泣臣罪固當誅君恩豈終絕生懷和氏璞死化萇弘碧欲報生育仁昊天悲罔極虧體再辱之悔恨將何及

贈婁孩衷茂才

世道交相喪荊楚猶可風黃鳥求友生脊令急弟兄嗟予不度德志在平遼功弊招天下士婁生遠來從將命七千里往返三載中復聞蒙大難館桑代爲供女長不得嫁家貧甘固窮勸返山中駕涕泣欲沾胸忍饑坐相待歌聲出洪鐘恩誼如魚水精誠貫白虹患難既可共安樂豈難同願結泉石盟常效歲寒松

贈方孩未侍御

翩翩年少跨青驄仗劍遼陽氣若虹共道一龍成變化誰知兩虎競雌雄周旋師友心良苦保障邊疆計已窮臣罪當誅何所介長齋趺坐且觀空

四月五日太白經天七月二十六日復見時有楊左二中丞魏給事之變見之淚下感賦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太白再經天相看涕泗漣三賢同死杖庶獄幾生還內外交偏合東西禍正連宗周良可恤九鼎一絲懸

哭堂弟子薪

每逢驛使即通書封識依然涕淚俱急難似君眞不愧孔懷予我只長吁無人膝下愁爾母若箇提攜歎藐孤家世淩夷堪痛哭游談輕信敢辭辜

聞部擬予戍雲間游屑生戍京口臨行屑生有詩贈別率爾賦答

東西相望兩金山衣帶盈盈一水間射柳蒐苗多暇日輕舟相與弄潺湲

其二

妙高臺勒蘇公傷瘞鶴碑留逸少書此是雙南金價重看君
題詠亦相如

其三

生平心跡總相同輸爾當杯興轉雄早起晏眠聊復爾江南
猶許共從戎

瀟湘八景爲杜士良題

煙寺晚鐘

寺入千峯迴煙橫萬象迷鐘聲何處落端在九嶷西

漁村夕照

蘆荻蕭疏處楓江颯沓秋漁人依返照石壁亂橫舟

瀟湘夜雨

金陵叢書 羅氏校印

湘靈鼓瑟聲曲盡不勝哀頃刻愁雲合蕭蕭夜雨來

山市晴嵐

海上蜃爲樓山間雲作市霞散赤城標春入錦江水

平沙落雁

天空雲影淨水白岸沙明點綴南來翩咿啞倍有情

遠浦歸帆

一水渺無際風正數帆懸少婦樓頭望良人天外還

洞庭秋月

不知湖水闊遥上岳陽樓月色明如許泠泠及早秋

江天暮雪

薄暮忽同雲水天看一色誰掉青雀舟獨煮江心雪

九日

九日逢陽九三年客未歸鉤金稱得當璞玉歎知希佩解萊
花蕾香分竹葉微卻憐文弱士相戒掩柴扉

又

何處可登高闌牆殺野蒿白衣猶送酒青眼漫持螯生計憑
雙劒歸心遂大刀傳聞東訊急不禁首重搔

孟冬朔日聞皇子誕生志喜

衣袂蒙蒙苔三年坐鞠誚鉤金高士納簡藁義兒供歲歉家
何賴時乖獄尚雍忽聞皇子誕不覺散愁容

偶成

南國枌榆薄莫儂膽力微含冤惟自艾欲控竟何依但識相

金陵叢書 羅氏校印

如貴安知伯玉非德涵如可作重興賦無衣（康僖涵狀元會敏李獻吉雖者）

過滕縣有懷趙乾所舊令趙固以讒去官後死難蜀中者

長楊百里尚成林禦寇垣牆不可尋召伯甘棠千載事令人
腸斷蜀山岑

哀京觀

鄭人不忍作京觀何事中丞殺氣寒半是鄉農半賈客憑誰
分訴向長安

渡江志喜

朝來風浪急常恐渡江難天惜勞人苦波隨小艇安他時空
擊楫此日笑凭闌猨鶴休相訝山靈盟未寒

過徐州聞舊牧汪君在繫感賦

紅巾煽亂首齊東四邑凋殘萬竈空濟上成師頻獻捷徐州
禦寇恥言功江南冀北全無志陸轉河漕迎自通假此雄風
應上賞如何長繫閫軍供

其二

從來傲吏多才吏今日勞臣是罪臣愧我五年披霧露憐君
千里滯風塵白珩楚國留爲寶駿骨燕臺尚可珍獨恨雲中
賢太守如今無路達丹宸

過關山

盤山歷盡又關山百折崎嶇獨道間不是家園看只尺也應
愁絕老朱顏

過赦志喜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吾皇上治早登三又見潛龍出玉潭羣彝昭蘇恩詔渥萬方
歌舞大酺酣風雷悟主慙公旦齊楚投兵想市南從此明農
吾事畢漫勞清夢點朝參

豐樂亭

豐樂亭開俯大荒滿城煙樹鬱蒼蒼坐來識得環滁句只少
空明水一方

龍興寺

誤入龍興寺停車見大雄聖朝開佛國人巧奪天工法相真
觀異豐碑皇覺同龍篇三百載無限惜遺弓

遊瑯琊

瑯琊宜首夏登覽及初春古木橫霜幹香泉瀉碧淪山容儼
窈窕石勢亦嶙峋絕巘沈煙外隋唐片碣新

聽竹齋爲陳君俞茂才

共說元龍百尺樓何如疏竹小齋幽坐來舊雨連新雨聽去
深秋及早秋杖擲溪流龍欲化簫鳴谿谷鳳相求聲聞色相
都忘御始是宗門最上頭

游白嶽自西天門至東天門紀勝

三姑五老自西來絕壁重雲萬仞開中有玉屏環帝座分
鐘鼓鎮玄臺爐煙裊裊青連漢簾雨淪淪碧點苔陸絕天門
懸巨石千鈞一綫亦奇哉

新安漁梁觀瀑

漁梁飛瀑布迅急響如雷碧漢空中落冰花石裂開兩蛟相
競逐羣鶴共徘徊八月觀濤者應憐作賦才

其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懸水無多仞狂瀾日夜奔游魚飛不上饑鷺坐相吞雪噴迴
春漲江潮激海門浪花差足擬不覺蕩心魂

桐江道中

桐江風乍息江水凝深碧青山倒影來綠樹淩波立布帆高
揭去悠悠東望長江無盡頭兩崖松竹多清韻九里香聞味
更幽晚煙蟲蟲連雲白山靜水寒鴉鳥歇呼童釀酒鱠龍魚
醉向船頭弄明月九里香花名

富陽道中

四月蠶將老桑園葉漸稀官司停訟牒帝子減裳衣杼軸東

方苦篋箱萬國微視融無肆虐燒斷女紅機

曹江

姚江何以號曹江孝女精英萃此邦莫謂盛名千古獨銀瓶落井故雙雙

朱明剪且大將軍陳東溟邀同汎汎兼朝大士志喜

將軍出汎坐樓船小大從公萬艘前魚鼈初開風力正馬牛不辨浪花鮮鳴金處處舟師應建旆紛紛嶺戍連似此壯遊端不偶還祈靈異現金蓮

其二

年年春汛惟三月今日朱明始放艅盛事遲留如有待禪心勃發自非凡蛟門鼓浪鼉龍立鷲嶺傳燈龍象函慙愧爲儒

金陵叢書 孫氏校印

當耳順圓通須證海音瀛

舟山夜泊時唐君明昭西未春字孝胡琴吹蕭和君和朱自清楊大鶴婦來者

神龍噓氣失羣山煙水茫茫一髮間不辨乾坤同泛泛安知昔夜只潺潺洞簫歌曲仙人會鐵甲疆場戰士還遼海他年重來鉞與君談笑出檢關

午日海上即事

海不揚波似鏡平山多宿霧與雲橫伊看西竺三千近不羨南風五兩輕將士投醪超距態舟人搖櫓踏歌聲端陽對此貞奇絕只少菖蒲泛玉觥

賦得山色空濛雨亦奇

山居愛晴不愛雨雨到山居致亦幽濛濛白雲騰水面忽驚黃霧滿蜂頭瑤池何處尋三島雲嶺居然浸一丘此是湖中奇絕處濟妝濃抹爲誰收

六十初度湖上即事

轉盼知非又十齡西湖六月勝東溟若非嘯昔狼煙警安見而今疑夢醒山水當前良足樂交親滿座有餘馨逢萊只尺神仙在安得長風刷羽翎

再和洪清遠年兄韻

千里擕尊喜過從白頭傾蓋半萍蹤酬賓海上蓮花偈扶老橋邊嶰谷節幾戰畫眉塑尚妒百年開口笑難逢居潛鱗甲今初就雨施雲行待躍龍

放歌行贈陳伯符

金陵叢書 孫氏校印

虎頭妙萩稱三絕目送歸鴻良可悅道子畫佛兼畫神千載之下猶逼眞惟有生人最難寫形神覩面安可假毫毛不肖他人皮肉徒存乃其下邇來波臣擅獨步伯樂千金重一顧輕重之間別瘦肥得心應手誰能悟澄江慧士陳伯符長身白皙美丈夫筆法當年親手受聲名首出三千徒海內賢豪爭託重名公圖册人傳頌物化形銷幾歲年一經摹擬神飛動顧我西湖六月中解衣盤礴恣神工須臾寫出長尺幅綸巾羽扇饒仙風相與觀連坐垂柳兒孫兩兩隨其後君言可以入畫圖吮筆揮毫已成就最後乃作待漏容朝冠朱紱何雍雍深心一點如其面似有奇謀獻九重憶昔召募來湖上波臣爲作從戎當黃金爲甲銖爲裳長兒彈箭還相傍只

今兒已作游魂靈光歸然我獨存徒有兩孫未成立文經武緯向誰論人生世上少知己猶龍畫出眞柱史陳生于我亦如此還期七十來相視君家傳得兩文成九章法服冠簪纓一戟擒奴錫茅土爲君寫入功臣譜

水居雜詠

纔看舟隱隱忽聽語便便靑烏誰家使深閨命採蓮

其二

兩兩相並宿一艘唱歌來漸入深林裏呼羣看月回

其三

小小捕魚船兩受綠林劫哀哀老婦號淚盡還流血

其四

雀苻日日警官司知不知漁船尙如此巨室更堪悲

其五

山脚起長虹五色缺其一天心厭雨淫故遣西郊出

其六

石上坐看落日溪邊閒弄淸流天孫巧出雲錦野老機忘海鷗

其七

漁舟晚集澄潭下網罟高懸碧樹巔相對卻疑圖畫裏濛濛細雨出炊煙

七夕遊三山

每從牛首望三山疑是孤雲縹緲間此日到來還窈窕大江直下更潺湲天開菡萏磯千仞露冷蒹葭月一灣今夕合離應盡醉女牛何事淚潸潸

分綠齋爲王士英山人題

密樹春深翠葉繁香爐書幌半苔痕解衣自放唯丘壑束帶相看亦酒尊露溼淸陰花欲語雲留疏影鳥能言多君年少成高隱門外從過駟馬軒

送王元直再入武夷

有客乘春入武夷翛然又返石城磯非關羽檄徵求切自是天涯贈別稀一夜天風閩海櫂九溪煙月考亭扉此行定預羣仙會爲道何郎已息機

贈淩雲住持

多病一維摩蕭蕭白髮多前非懺欲盡後轍肯重過足不窺城市心猶挂薜蘿鐵輪旋頂上生計欲如何

仲秋五日偶過然里菴過汪順之兄弟移酒風松樓漫賦

出門殘暑在傍午睡魔侵一入招提境居然物外心魂交氣蹄夢耳證有松音邂逅逢賢主移尊坐夕林

秋日王中甫邀遊平山閣即以二字限韻

蕭瑟滿江城江空氣倍淸人隨風欲舉天與水俱平遠荇翻鷗影寒蘆落雁聲幾年岑寂甚對酒不勝情

其二

小舟能破浪頃刻到平山閣自三天下江從萬里還雲陰分水面秋色散林間御氣遙相接鐘陵擁翠鬟

江上草堂贈徐昭賓

都城簇簇鬬爭場何似江頭一草堂荷鍤入雲鉏白石停舟待月聽滄浪騷當酒後教兒讀茗試春前喚客嘗佳句偶然乘興得大書四壁擬琳瑯

題王中甫夕佳樓樓在浦子口

樓居原自好況復控江關不斷流千里時看浦一灣秋聲全在樹月影半銜山直恐身生翼扶搖去不還

其二

綠嶺罷吹笙江頭坐一楹山從城外見人在樹中行烏道和煙直漁舟帶月橫相看都不厭敲枕夜潮生

秋莫陳元亮茂才招遊百峰山同吳子文林若撫作

聞道百峯山最奇到來秋色更離披地當吳楚東南會寺有齊梁禪代時雲物遠迷丹鳳闕雨珠輕灑白龍池翠華駐蹕知何處欲問山僧騎已馳此山又名冶山

廣陵平山夜宴堂名六一

平山高閣倚山巔山自南奔水自旋居士才名留六一亡王舞隊失三千天寒日落江逾白野曠雲低樹欲連縱飲夜分歌未已起看新月墮檐前

可賦亭爲唐仲言宣史題

絕代畸人姓字芳茅亭高結水中央玄心自足需須草天眼常開不借光山月當門松檜冷湖風拂坐芰荷香客來事事都堪賦只少侯封署醉鄉

和孫燕貽元旦文昌閣看雪韻

高閣平看路渺茫瑤花琪樹亂飛揚連宵迴失山煙碧入曉仍侵江霧黃姑射仙肌明禁苑壽陽宮鈿落迴廊物華天瑞眞堪並願寫新詩達建章

朝天宮東麓亭看積雪

陽和隱隱帝城東積雪凝華半未融萬堞一時開曉雉千門何處度歸鴻疏梅淺水寒煙外古柏蒼嵐落照中對酒莫辭前路暝下方遙見一燈紅

挽秦中薛烈婦南氏十六韻

節烈名家胤絲蘿夙世因綢繆稱桑始燕婉結歡新進食齊梁案同車執鮑巾晤言惟有鶯偶對總如賓芳欲分蘭茝誠

堪薦藻蘋鳳綫諧實瑟鸝忽上承塵髮彼彌留亟刑于禱祀頻北辰徒乞代西日竟沈淪慟哭崩城堞嘵猿染竹筠同儕相繼絕特操轉嶙峋就殉鴛鴦帶無乖比目鱗睽孤才半晌會合已千春不淺磨笄匹眞成化石鄰精靈幻連理純氣貫貞珉頓使澆風戢能令薄俗淳願塵明主聽早晚下恩綸

鮑岷麓宅看杜鵑

誰把珊瑚滿院栽和花和葉錦成堆可憐望帝歸何處獨有春心映碧苔

湖上苦雨喜王德操至期訪黃貞父小蓬萊

湖上重陰日夜殷小樓相對意閒閒臥聽春雨同秋雨起看雲山是雪山爲訪幽人衝浪去幸逢漁父踏歌還小蓬萊隱

清波外我欲從君一叩關

潭上偶成

一片澄潭四望山幽人常此弄潺湲雙螺秀出細縈外萬木清浮杳靄間靜裏忽驚魚潑剌夢回偏愛鳥閒關山靈自昔彩文久猨鶴從茲任往還

方山晚酌

月出高樹巔蟲聲咽四壁前村暝色來疏林露微白乘馬思故槽長鳴何悲咽對此不能眠獨吟酒花碧

同孫羽辰登燕子磯口占

千仞江亭好振衣新秋燕子挾雲飛知君不是悲秋客同向中流擊楫歸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江上聞笛

停橈秋月夜何處動吳謳響逐江聲散輕疑水面浮覺裳空有恨刻羽竟誰酬吾亦離居者青衫涕欲流

孤川園看菊爲賀賓仲光祿題贈

孤盧之中有此人爲園亦復多清貞一水平分千萬派迴廊曲曲迷通津庭前柏樹最奇古蚪龍蟠結鸞鳳舞云是先民插作屏百年飽蝕冰霜苦紅樓雜出蒼莽間白社時開翠微墅山氣霏微碣石雲溪聲颯沓滄江雨我遊夏日荷盛開香風滾滾逼人來滾高泥滑不容武東南半壁疑蓬萊日月幾何秋復深菊花千樹成香林高者如山下如錦眩人眼目清人心陶家東籬未必爾天女散花差足擬佳客聯翩命駕看對譜品題花亦喜花神似與晚風宜雅態嫣然致益奇愧我乘槎欲歸去三浮大白那能辭

冬至後同沈淵淵張浚石集芙蓉莊作

久拚死別又生逢尊酒相看話別蹤海上風煙玄菟嶺湖邊花月九龍峯畫師年老神逾王詞客家寒誼轉濃今夜靈臺占太史芙蓉客嶺舊芙蓉枋頭候華長白不至

一灣流水浸孤村數畝名花結小園潦倒自甘同木石棲遲端不愧衡門山光坐向疏林見鳥語驚從落日繁蘿逕淹留期不至夜分聊爾破清尊

仲春十六夜夢坐醉翁牀子絲大江直下頃刻千里遠望煙雲如海上風駛牀蹙足不及水者徑寸夢中因念人生沖舉總以神用耳醒而記之以詩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不羨乘槎泛斗牛醉翁牀子是虛舟長江頃刻成千里瀛氣蒼茫類十洲去水雙鳧總只尺浸風兩翼總夷猶應知自古玄通事祇是神全得自由

再過西林感舊

曾記西林翠月遊重過三十又三秋管弦寂寂鼓金屋花竹依依榜石丘問記轉疑新雁塔（王弇州有西林記劉子石塔尋源旋上小）漁舟長松倒影都千尺亂捲風濤瀉十洲

石塘野眺

坱圠世塵外悠悠法界中湖因橋作畔（此地風逆水順）風與水爭雄

逆水順風亦一興也漁網雙帆住香舟萬柏通支頤聊一望山色滿晴空

三月十九日蔣墅舟中晚酌有懷賀壻五良臥病

一葉遙遙傍晚行兩人相對酒頻傾春將歸處喧禽語雨乍晴時走澗聲樹色垂垂全隱月岸容寂寂偶飛螢東牀阿倩知何似安得盧醫卻更生

瓜州達京口舟中漫咏

左眺金山右俯焦中間正合老漁樵畫工有筆應難盡清福何人許易消持斧入山芝可採擊舟載酒月堪招死來便與埋吾骨常聽斜陽送晚潮

九月二十日病中偶成

想像龍山秋已深滿山紅葉帶疏林人人載酒矜高賞處處徵歌送好音試茗新泉清愈冽行園野菊氣偏森惟予病似襄陽老日暮聊爲倚竹吟

閱邸報見皇上立談之頃去魏忠賢如逐狐豫又出聖諭正其罪有陷害忠臣草菅多命之語是皇上已洞燭諸臣受害冤且慘矣讀之感激淚下已而喜不自勝敬賦一律用播千秋

從容談笑逐權奸浩氣充然塞兩間三字御書神若帝幾行聖諭重如山漢昭早辨燕書詐宋主輕投將士閒曾似吾皇仁且武扳鱗何日覲龍顏時御書三大字合實證對曰不識上云既不識字難做司禮聽黃鸝

繞屋青山和碧水千章夏木轉黃鸝忽驚枕上清謳發更喜尊前比竹齊映日于飛眞覘睆隔林相對轉悲淒山中樂事知多少爲爾停杯費品題

秋杪集任孺文郊園逢葉肇禧中舍姚允初大參搊榼至

出郭穿林別有村近郊新啟辟疆園尋僧恰遇鳩摩什載酒欣逢山巨源陸海槎浮人雜坐空山梵動鳥爭喧霜酣楓葉紅于染我欲題詩問月媛

閱顧鄰初訃不勝哀慟得詩一律情見乎詞

肆赦歸來曾及門河魚腹疾苦辭閽相逢介弟稱强飯何事幽人竟謝喧但有高名齊日月絕無長物示兒孫云亡珍瘁眞堪悼安得題詩逢九原

送韓監丞回粵

國子先生無一事臨池授簡且銜杯西堂自昔名相軋南海而今權獨迴豈借三都皇甫序居然八斗建安才鵷雛腐鼠何勞嚇會見和鳴動九垓

祝子任弟五十

于爾稱兄五十年中間閱歷景依然韶顏挾策原同舍强仕離居始各天第五之名何必減在三斯義或能全高堂獻壽萊生彩請室扶危甯子餘花萼樓頭堪命酒枌榆社裏好傳箋汰將珠玉常居後蔽去穆秕獨在前教子養成雙鳳翮弄孫坐見六龍陞阿戎會計甯妨達德操和光不礙禪器出商周看古物文追吾魏軼時賢解牛未奏庖丁技放鹿先依道

者緣六月涼生秋正好千年調就宴方鮮散花天女乘青鳥
賜籙仙人跨玉蟾愧我凡胎無可贈攜將昂藏啖冰蓮
尤震伯邀同趙充之謝爾復顧明伯暨兩兒欽郁氏山園
賭墅吾偏勝攜尊爾獨優高山流水意遠樹白雲秋雜坐忘
賓主狂呼任馬牛平臺蒸落日帷蓋結松楸
己巳秋仲重遊君山
束髮登臨老更來江山對我笑顏開逃名季子憑誰主任俠
春申敢自媒遠嶂嵐陰連晞睨長空眞氣入蓬萊百年强半
無知己願假山靈結聖胎
夜上錫山訪忘生老衲
三十年來不下樓坐忘那復記春秋已參妙法無生忍肯學

天臺二乘流鉢飯餘糧供鳥雀函經暇日聽松楸高山只尺
勤瞻仰昏黑何妨到上頭
留瓜渚史宅三日即席賦謝昆仲
作客曾無三宿留多君兄弟意綢繆開筵競出中廚饋入座
平分丙夜籌翠巘當門新過雨丹楓夾岸又經秋戒門投轄
情何急還擬湖邊泛小舟
偶成
穴中看蟻鬬天上想神師擇將談何易求言詔莫遲膽原惟
我獨清或少人知安得哥舒翰當場薦子儀
壽文文起太史六十
憶昔鄉書君獨少而今花甲亦更新老成偶協龍頭讖浩氣
還調鳳律春信國仙姿原不改侍郎吉夢豈無因建侯自是
亭屯策夾袋搜羅定有人
柏枝洞歌爲廖傳生題贈
山川顯晦各有時異哉古洞名柏枝鹿埃封閉幾千載不有
乾元誰識之廖生素負煙霞癖到處買山忽玄適睡茲最勝
尾華陽百靈親借五丁劈大鵬之翼展天雲一綫中間早暮
分石門壁立天削就高逢迴合生氤氳滴乳流泉互相答遠
聽丁丁近活活方之水樂將無同客至烹茶心意豁陰陽之
會風氣清下產美玉流精英幽人飲之壽可百不羨名山採
藥行中間朗朗同大度廖生摩娑寢其下時有高人來問奇
二首六身忘年者左方亭子更奇拓延翠紆青席萬壑興到

舉酒一懷臨鳥語間關天籟作傳聞洞底通太湖誰人好事
若漁夫一任風濤白洶湧問津千里凌虛無異哉古洞今重
敞奧渫忽致青雰上我欲相從片石間三茅二葛諧心賞
中秋前二日閔廣山吏部招飲歌以謝之
萬金買涼更買月此景秋中最佳絕河魚腹疾等鴻毛跋予
强起娛今夕感君意氣盛如雲結客不知身是客詞賦長歌
大國風二難繞膝成三絕過從盡是五陵豪況復經年傷遠
別天時人事卻兩成游情一往難可過相顧而笑入林中竹
樹泠泠露華結
哭王聚洲給諫
天末推才子朝端號直臣遲時身屢斥作客計全貧班馬文

章重伊周事業眞可憐齋志沒無夢達楓宸

和楊六如山字

老去生涯十畝間澆花洗竹意閒閒風儀忽下鴻遠羽古調從歌雉子斑魚樂縱觀都不辨鷗盟狎主竟忘還相期此際勤開眼眯目那能見太山

贈陸醒凡道丈

覆鑠此翁在中藏未可窮補遺三易備博物九流通堪算疑康節談兵笑衛公行年當八十或恐是非熊

其二

夙有封侯志因君一決疑天官兵法古日至麻元奇演數幾先應登堂事預知上書干聖主景暮背嫌遲

舟行見新綠

雨後看新綠柔條翠欲連舟行無斷岸人在蔚藍天

買時魚

梁山無限捕魚船捕得時魚別樣新卻笑深藏類良賈不因大索不爭錢

納涼

六月方徂暑悲風卻似秋海濤來萬里天樂下重樓几席涼生劇琴書爽欲流閒居無一事聊署醉鄉侯

甲戌閏八月望日集潘文子園吹簫度曲共成豪賞因賦詩以紀其盛

中秋逢再閏四紀兩雲間鶴唳今猶聽龍鱗昔未攀雕欄明綠水白月印蒼山一曲簫中度覺裳好是間

奉祝周召南老鄉丈七十

豐頤偉幹百年身酒聖詩狂七十春小試共推三語掾深藏誰識五噫人江生賸有妻孥樂陶令何愁兒子貧佇看秋風鵬翼健青袍端勝錦衣新

言雨

一望長河事桔槔歌聲相勸不勝勞東南財賦愁難繼湖海妖氛恐易騷何幸帝心能悔過頓令天澤遠流膏翻盆信宿都饒洽荷插栽秔樂也陶午日即事

久病扶筇向月臺端陽雨霽亦佳哉翠雲亂擁荷衣上錦繡

平鋪菡萏開

哀忠義軍

七千精銳化爲塵可恨程周兩賊臣今日兵威難再振不勝清淚灑江津

其二

馬力竭矣又何求不在師中誰與謀遂使講和成賊計可憐如莽塞荒丘

辭世五什

只此一靈光時時要喚醒醒則死猶生迷則朝猶暝

其二

生是光光來死是光光去神則無不之不羨陳摶睡

其三

一絲不挂處三教本相同究竟歸何處函三共一宗

其四

行年六十六恰與先祖同一朝觀化去不失祖家風

其五

黃鶴仙人白衲衣蓬頭赤脚手相攜只從道破歸天去舉表重來是幾時

金陵叢書 南氏校印

原跋

右爲延慶九世伯祖太僕公之遺集公諱棟如字天宇萬厯戊戌科進士初筮仕爲楚司李忤稅監陳奉下詔獄禍幾不測家居十五載起爲南職方主事適遼事急募兵人援擢太僕寺少卿贊畫遼事公抵關後戢暴兵絕內應招流亡謹斥堠區畫一新遼左復振未幾中蜚語復被逮時魏閹擅權逆黨朱童蒙等以公嘗與東林諸君子講學誣成滁州會懷宗立得放還公歷仕籍前後不過三載所處之境皆舵險棋危萬夫束手而公高風勁節務爲其難生平凡兩覆詔獄一下法司使他人處之不激則靡而公無餒容無懼色危言苦論老而彌摯蓋庶幾乎守死善道者延慶幼時即聞諸宗長時

金陵叢書 蔣氏汲古閣印

時言太僕公軼事及長讀明史因粗識其大略今春從紹興書肆中復得太僕公遺集始悉顛末嗚呼有明末造宦官熾於內遼事急於外事已不可爲矣一二忠節之士如楊左諸公惟碎首殿庭從龍比之後公則規獄時事暗如指掌凡其所言皆卓然可見於行事而在廷諸臣復齮齕之沮抑之摧殘而戮辱之使事必不成而後快嗚呼豈非公之不幸與抑又聞之人之將病必先厭魚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曾子不云乎雖有善者亦末如之何也已矣使公而見用亦不過鞠躬盡瘁爲所當爲又安能回己去之天心耶然則並非公之不幸也延慶既得是集時時莊誦復敬識之如此願以告後世子孫之能讀是集者同治戊辰裔孫延慶敬

跋

金陵叢書 蔣氏汲古閣印

右何太僕集十卷江甯何太初先生著先生名棟如幼有神童之目早登甲科爲推官楚中閹有寇國與民者先生執正不阿力與閹角致陷詔獄獄中從馮少墟先生講易洞澈性命之旨閒爲詩歌一雪襟抱沖然夷然無纖芥不自得者再起典兵幾幾專閫外矣復爲忌者所中再陷詔獄瀕於九死而意氣不少衰蓋天稟剛直學又足以養之故不爲憂患所撓也集中諸疏於明季秕政洞見癥結抉發無遺雖賈太傅之疏劉司戶之策無以過也其言有明一代閹禍本末釐然足補史闕爲後世有國者龜鑑而惜乎嘉思二宗之迷不一悟也有臣如此而不俾之竟其用又摧抑之所倚爲腹心干城者非深險不測即頑鈍無恥致先生再腑再顚卒不獲假尺寸之柄國欲不亡得乎詩亦醇雅與香山劍南相上下讀者當自得之鄉後學蔣國榜

金陵瑞福
南民祖印

雲南叢書集部之八

北征集

共一卷

雲南圖書
館藏
中南
平刊

天下文人一石曹子自占八斗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於願足矣顧求自試表猶沾沾將畧約結束展所長爲恨然則衛霍李郭之徒雖稱名將獨無恨乎敕勒之歌兢病之聲寥寥數語千載矜夸迴視建安僅同圭撮必有豪傑起而振之則今之霄賓冠軍是已冠軍士目世胄夙諳韜鈐乃武乃文忠憤勃發間者奴夷小醜犯我顏行烽火接於甘泉笳聲徹於長樂然而鏡中魚鳥未合八門笛裏梅花徒勞三弄不聞諸將有赫聲靈恆使至尊獨憂社稷鋼魚四出窮徼徼兵霄賓怒髮冲冠

裂眥斫案刑白馬而爲誓簡如虎以長征散累日積裹千日糧道有以律之師國無遺鏃之費天子聞而嘉勞之宜授鉞重鎮馬兵興以來十六年中所創見也於戲壯哉忠矣是役也霄賓於所過名山大川有紀游之什所見戰場古蹟有憑弔之意皆音中宮商聲出金石命之曰北征集而復念其尊府君竹居於不佞萬里論交四愁懷報緘書屬序馬夫四郊多壘工月露而非時大漢無庭賦子虛而雅稱且拭目望之矣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前南京禮部尚書實錄副總裁經筵講官董其昌撰

序

往年滇中守土臣竹居祿公遺書走雲間相過余與董宗伯題其詩畫有倪高士之風十餘年而又得祿霄賓書則竹居子也祿氏忠孝恭順世著威名諸大姓望見祿家軍麾蓋轍無能抗行竹居公捐館舍後霄賓承爵年少多膽畧紀律精明屢奏奇捷貫曠世磊落偉男子也庚午建酋入犯王中丞檄兵入衛霄賓動色曰君父有警臣子安能束手坐視赴湯蹈火亦所不辭提三千精銳裹糧被甲三月出滇六月而抵都下至則酋騎已遁奉溫旨慰勞命防密雲擣子領口霄賓曉偵夜探才

斗分明合三千人爲一心無敢泄泄縻廩餼者漬有不逞間霄賓遠出乘機陸梁王中丞奏請撤還討逆雖未言旋而先聲已馳於六詔之南矣霄賓具文武才博綜羣籍遊戲法書名畫凡海內藝苑當行家皆愧嘆以爲不可及其詩賦小令氣骨沉雄風華秀整三河豪傑五陵俊人庶幾足以當之余所選北征稿是已初竹居公以好客聞天下子墨名家負登躡屬遊其門者頗衆經旬彌歲與其父子相倡和竹居公賜閒尋樂詠歌太平自擬於隴上躬耕者流身不出戶庭也獨霄賓率先材官健兒南征北討恨不槊可汗之頭飲倚於之血故其

鏘鏘錚錚如天馬驟空而寶刀出匣者嘻亦快矣哉幕府紀功云黔借滇爲外護滇借祿公爲長城可謂實錄

向未悉雷賓之翰墨文采也若讀其北征詩萬卷塡胷六轡在手輕裘緩帶羽扇綸巾皆在其中矣當宁南顧而思頗牧之臣其吾雷賓乎故諾其請而爲之敘雲間

眉道人陳繼儒撰

雲南叢書集部之八

滇南祿　洪霖賞著

雲間陳繼儒眉公選

賦

砧聲賦

四時之序惟秋獨悲天瑟瑟夜霏霏擊節高下斷續而微聲喈喈兮疑聞巷調惊惊兮若秋畔有焉而似聚無焉而似散露無聲兮碧天高霜無影兮黃葉消客子聽兮思轉焦坐荒署以躊躇步閒階而蹀躞寥落苦兮非清風凄楚極兮愁明月客子聽兮腸百結戍婦夜夜轉

長孤影自相酬閱是時也回顧寒鐙欲明欲滅敧枕難貼錦帳悠悠孤夢不成心緒頭頭宋大夫有秋聲之悲李都尉聞胡笳之愁昔人懷感於聽兮者聞乎此憂擣一聲兮腸一結撫匹劍兮淚橫流

蝴蝶賦

惜羽蟲之可愛兮舒暢舞於陽和大小四翅六足無多縷朱紫以爲翩負文彩以爲波採遊花卉噓吸蘭柯飛穿窈而翔兮舞翩躚而謂何日庭午而媚翱兮愛自影之婆娑夢莊周之物化繼美人之襟羅解寂寥而笑傲忘機樂之無他

戰場賦

庚申秋寇蠢奮酋之變時飛羽檄調滇師往討假道貴筑士方半渡疊水正苦驅馳安酋偶叛埋伏四起彼眾我寡力不能支戰亡者過半庚午春予入衛經此能不悽惻因布奠而賦

羽書飛檄南天兮魯戈耀而陽回時初春之吉旦兮撰良辰而兵提出四牡而騁騁兮妖氛變起鬼西旗旌孑孑飄舞兮雄威烈烈翬飛楊柳依依分袂兮痛疾首而淚垂道崎嶇而步險兮迢迢去路雲迷奔洪濤而涉渡兮渺渺與天齊夙興起而勤慎兮瞻春日之遲遲夜寐

謹惕不暇兮起愁有畫角吹回首萬里情兮王事不遑起居幽谷寥寥少人兮四幕雲天欲低憶宵征何日歸兮晞眺山河慘悽奈力竭而半途兮歔欷委墮四肢解征轡於牧野駐戰車以停驂汲山泉而未飲爨藜藿而未餐不意伏兵突起兮彼眾我寡難敵孱將束手無計兮任逆虜之咆哮兩軍之死戰兮勝負決乎此時憶太阿之幾折兮戰血溼遙征衣悵綠沉難馳逞兮肩裂膚而號悲尊威令而命賤兮畏簡書而身危蹉跎之嘆漸經兮士卒氣竭力微日惶惶而無依兮墮黃沙乱起雲慘慘而黯淡兮棄甲曳兵相追呼皇天不聞兮[illegible]

爲乎助强夷怨后土之不靈兮生靈塗炭吹灰鳥無聲而山寂寂兮遍野塡渠暴屍獸無跡而水洋洋兮血流溢徑盈池貴賤皆爲髑髏兮盡付京觀高壘奔逃而苟全性命兮痛五體之不齊將受降於蠻邦兮或樵或牧任指揮魄散散而不定兮父母盼望音稀魂鬱鬱而無依兮入妻子之夢疑辭曰征客傷悲灌酬弔兮方長不折慕古人兮趙卒數十萬白起坑兮單騎入虜子儀功兮嗟哉予眾不得任兮妻離子散恨塞滿兮僨鴟布奠望天涯兮號泣震悼鬼神愁兮濛濛陰雨燐火燿兮幽幽窮谷鬼夜呼兮富貴浮雲何足羨兮邊庭塞漠幾人歸兮揮手躊躕涕洒漣兮

詩

過黔中疊水河

嵯峨萬山裏中有一流見轟轟若雷霆濺濺飛雨霧禽鳥不敢棲蛟龍若爭戰映日成彩霓從天下白練春漲泛桃花急瀉奔竹箭言語雨不聞烟霧撲人面清冷素心堅淡泊幽懷羨飄洒經行雲晃耀作閃電躊躕不忍離更看留眷戀歇馬坐藤蘿爲此開山宴何日再重臨磅礴圖筆硯

春日北征途次有懷

千山迷故國萬里赴都城夜夜聞鷄舞朝朝祭馬行鳥啼鄉思動花拂劍光生一洗腥膻淨齊歌奏凱聲

泛舟撫仙遊玉環山

春波風不生身世付漚輕四望連天碧中流一巘青飄然跨鯉去宛若御風行自得滄浪趣何須問島瀛

秋塞寄也愚禪師

龍泉時負背征騎不離鞍絕域霜威冷玄林雲色寒無時忘斬草歸去欲鋤蘭竹帛非吾願歌聲在老樂

秋月旅懷

秋客思長夜拈杯强放寬離情多問水旅況且看山眉

向愁中壁家從夢裏還幾迴圓又缺淚溼戰衣斑

塞上

秋來長漏夜獨聽冷蛩喧愁伴唯明月詩成只酒罇天空遥度雁更盡有啼猿何事殊鄉久朝朝牛馬奔

都門留別白好白

揮戈白雲外惆悵憶分襟別友三秋恨勤王萬里心龍韜空往習虎帳未時臨愁落關淚棲遲有調琴

塞上中秋

三五尋常夜何如此夜明戍樓急刁斗荒署冷弓旌煙樹鳥驚宿沙場人斷行故園今夜白戶戶斷腸聲

世事只如此年華去不還堦前舒碧草墻角露青山腸瘦那能病身閒有餘閒知了卽人外何須出世間

紫芝舍和鄧含章韻

香前同一覺茶後閱三墳楓老飄紅雨山深臥白雲樹高通月影潭淨息波文何必談空相清虛別有聞

和也愚

留山初地僻棲隱竹成林風定清泉響山空夜月沉談禪猶有意兀坐更無心世外超然想從師道念深

塞上有感

戎事苦邊疆淒然冷夜長胡風吹雪白漢月照沙黃滴漏頻隨淚悲笳欲斷腸年來無尺素征雁絕遐荒

冬日塞上

漠漠千溪動蕭蕭萬壑殘烽煙日月掩劍氣斗牛寒霜色戍樓重雪花邊塞繁朔風起畫角壯士亦悲酸

過望夫石

目極人千里相思年復年問花開滿地野草漫成川試說眼流血如何心化堅古今來往者竚立亦懸懸

探雲濤谷

策杖尋幽徑孤芳占早梅不離春雪外直入亂雲堆鳥意迎人下猿聲招我來藏身今已得棲散愧余才

遊雲門洞

鎮日白雲過洞門開處斜初尋迷去路轉擬泛仙槎茂樹生天籟流泉散雪花此間忘甲子遷變任無涯

中秋懷侯麟野

四顧獨攢眉無端秋事悲綠樽懷莫逆紅葉助相思江上君同夢山頭僧共碁羊裘何日至九日把茱巵

牡丹

溫潤玉無疵嬌柔花不知風來香次第月下影參差西子初酣後楊妃半醉時昨宵雲雨會今日減容姿

蒼壁齋閒詠

修竹傍低墻晴嵐護草堂青山開遠畫流水寫回腸無奈人生短其如春夢長興來詩酒社一味且徉狂

過三弟山莊

縹緲雲峰際翛然水竹居自知成小隱何必出茆廬得字詩驚鳥傾杯酒醉魚一番蕭灑處適意自知徐

山居

松葉茆簷覆方床嵌綠苔今朝興不淺幾度醉曾開

徑流泉洗頹垣亂石堆無端秋思寂彈響一庵槐

渡盤江

可憐閒津處四牡正騑騑但覺人偏小還疑天更低魚龍深澗窟魍魎絕岩棲最是消魂者千山隔水西

塞上

驅馳牛馬日不覺幾年華最是悲秋處猶然對鏡花高談尊未盡長嘯斗橫斜欲破鄉園夢霜天塞外笳

賦得遊魚啜花影

宛爾濠梁想浮生蘸蘸新倒翻波上下斜逐影逡巡去矣疑無味思之更轉身胡爲空鹿鹿對爾自傷神

和也愚禪師集無源溪韻

溪自無源出何來直至今秋林霜葉墜茆屋野花侵捉月臨波影追風過樹陰從師心印後適意欲抽簪

和鄧含章無源溪韻

勝友相期日登高嶺遠神百年俱作客一聲可棲身水鏡開三昧天光洗六塵幽居誰作主多屬愛山人

咏芙蓉

漣漪霜碧落秋色占芳塘浴雨嬌容滴迎風醉態狂幹柔栖翡翠根老宿鴛鴦紅淚垂垂溼傷心向夕陽

入衛

虎符承世澤羽檄翊勤王獨有寸心在恨無雙翼張鄉隨關塞遠愁遠迢迢遠長嘯斷星干頻歸來慶雲堂

秋日旅懷

來時記飲菖蒲酒又覺芙蓉秋可憐戰馬常嘶明月夜賓鴻又報早霜天琴閑枕上三更夢香盡風前一縷煙每恨黃昏愁入幕無端秋思不堪眠

題春山欲雨景

茆齋縹緲綠陰齊野色微茫日已西雲障山腰天遠近煙迷谷口樹高低簷前新燕雙雙語門外鳩聲兩兩啼最是閨中春恨處梨花雨打欲成泥

無源溪同也愚禪師作

尋得林泉堪避世入山猶恐不山深相看長嘯來松鶴不盡清歌有谷禽水濕石頭鳴玉珮徑篩月影弄花陰

潭中小閣頻呼月莫向寒溪問碧岑

塞上重陽和王仍葛韻

商飈颯爽漸秋深到處聞蟬旅思侵共泛茱萸拌縱飲更看黃菊費枯吟寥寥雁過思鄉信落落馬嘶傷客心獨自更殘愁不寐斷腸月下有幽砧

塞上奉寄董大宗伯玄宰先生

兩世論交感故知斗山萬里仰吾師千秋不朽方爲業一代風流更屬誰高臥嶺頭雲在望擬書石上鳥來窺龍門咫尺登天杳杖履何時得再隨

寄蒼雪法師

終夕少微垣氣接有懷遥憶路重重蓮花捲舌棲雞樹貝葉題書寄牛峰時師駐錫吳之中峰俗子頓能開蟻封征人漸覺入龍鍾何年飛錫雲濤谷負石還將供夜舂

塞上寄懷眉公先生閻先生有艇榜曰一個鷗有庵顏曰老是故聯中及之

曝背南軒向夕陽徵書任下紫泥章一羣鷗鳥閑隨艇不盡湖山老是鄉捫蝨捲談天下事烹鮮肯授肘閻方刀頭磨血刪書草寄閻安危到草堂

春日裴芝山

斜橋曲徑景依稀閒步雲根入翠微苔襯落花自春色

山來啼鳥亦天機竿修竹金篩亂滾滾流泉玉屑飛志在煙霞何日遂閒雲獨臥掩深扉

秋懷

何堪日作天涯客且遣愁來付酒巵塞外雁鴻今又度他鄉黃鳥不勝悲任教紅艷妝春富不及霜花解我思最是離情秋恨處飄飄落葉雨窗時

余以庚午春入衛神京及辛未夏蒼雪師自南中寄至上巳日陳季柔開浣花大社於虎丘即席送陳古白林若撫分波雨都詩請之神飛恨不能親其山水人文得附青青子衿之雨夜雙

寄用續貂

江左名區想至今遥聞上巳共登臨坐分礀石千人滿引到流觴幾回深此會長安傳社草並誰聲價動詞林風塵我已愁為客撫劍空成塞上吟

久病山居有感

回顧浮生自感傷何心將相與侯王谷幽自覺乾坤小山靜其如歲月長悞會仙姬惟阮肇苦尋松子獨張良漆園傲吏同攜手歸去無何別有鄉

春思

愁緒欲如麻春來病轉加桃花空院落明月冷琵琶

夕陽弄晚霞春恨倍傷嗟閒倚雕欄望無心數落花

題畫

性同麋鹿愛山靜絕無隣清風時掃榻封徑有閒雲浮雲掃不開幽徑鎖苔苔靜極無餘事閒吟坐石臺泉流引路遥幽石自宜風一鳥鳴枝上閒花落照中山色欝蒼蒼清聲響谷風乘涼來小閣秋信報梧桐秋聲一遍蟬秋色半開菊紅葉擁柴門白月侵茆屋

師中見月

皎皎乾坤懷離情不自休可憐今夜魄千里一時愁

塞上雪

盈尺自今夕邊風吹白沙爲憐窮戍冷天雨木綿花

黔中三板橋別蕭舅祖

仗劍王師入帝都如何馬首兩分途故園盼望腸應斷薄暮青山叫鷓鴣

題美女傷春圖

冷落枯桐三五調梅花伴我減清標一腔春恨愁多少閒拍闌干倍寂寥

過平夷戰場

落落重過獨慘然生民幾度苦呼天國殤無限刀頭血染作春山紅杜鵑

三弟出居

幾家人住水東西一嶺雲峰一派溪風送稻花香不斷短籬小巷午雞啼

箕踞楓林日已西淙淙流水澈寒溪日長山靜無餘事閒看兒童戲門雞

題畫

野壑蕭疎暮色侵亂峰高處白雲深空亭寂寂無人到惟有泉聲漱玉琴

水閣夜坐待月

東君留客倚琴扉夜永銜杯坐翠微非是酒人偏戀酒爲教月送酒人歸

師行

二月春分折柳稀旌旗此去故鄉違離亭絲管催弓馬不斬單于誓不歸

秋夜泛舟

朋情落漠泛扁舟明月蘆花得意遊醉殺芙蓉今夜酒歸來載得滿湖秋

春怨

楊柳風輕弄舞嬌飛花片片逐春消愁人莫向東風問暗數殘紅奈寂寥

邊城無杜宇

春光原不度邊城枝上空餘夜月明喚起東風無謝豹昏鴉一樹噪寒更

題畫

紅葉飄飄擁坐來拈鬚青眼對蒼苔山中寂寞無人到雲裏柴門爲鶴開

文

雲濤谷記

厭世情之炎熱想山水之清涼鑒七雄之戰鬥慕二氏之無爲策杖探奇於谿口攀蘿尋幽於雲島落葉飄飄

似桃花之出水流泉滾滾如白雪之飄風山環繞而疊翠水高低而潺湲似摩詰之排筆花無名而自秀鳥無詠而自歌若子厚之成文翠葉交加攢成鸞鳳嬌舞若藤古幹修就龍蛇飛騰青山碧水從三代古木蒼藤自六朝不覺凡心冷冷俗骨疎疎塵飛不到清勝可餐似蓬萊之仙島若西方之極樂麋鹿同遊更忘爾我鳥歌人詠莫知誰何野人獻菓食而不知其名山僮烹鼎飲而不知其味徬徨乎其下逍遥乎其間且不知耕田莘野要卿相亦不知垂綸渭水釣王侯我樂則樂勝七賢之高曠邁四皓之隱幽忘形時天地之外自得時山水

之間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吾靜則靜動則動吾樂則不動不靜之間吾不樂知樂吾樂不知樂此之謂至樂

醉心齋記

天地弊衾浮生白駒過隙耳嘆哉人於富貴爲之榮貧賤爲之辱貴莫貴於秦皇欲遺萬古之邦畿至於二世爲楚漢所爭富莫富於隋煬已創一統之天下僅歷三代爲李唐所伐古之皇帝至富至貴而今安在哉富貴既如此腰嫩膝軟苦趨何爲知名利而忘死生輪迴豈能息乎且生不能樂閒死之日欲閒而不能閒也奚間千歲憂未見百歲人也嗟乎澤雉十步一飲百步一啄不蘄乎籠食不善而善也鵠鶴之棲枝鼴鼠之飲河可以人而不如羽蟲乎日與物相刃相劘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迷而不覺偈而不返知有肉軀而忘其天眞哀哉吾不知洗耳之巢由不知餓死之夷齊不知溺淵之屈原不知歸湖之范蠡吾閒可閒樂可樂行可行止可止生則生死則死臥則臥坐則坐飢則食渴則飲彈幾曲無弦琴下幾著無局棋悟幾句無生訣談幾句無根談嘆幾聲可憐可憐笑幾聲可歡可歡吾知我豈不樂吾忘我不知樂明月與我共飲清風與我共吟山河同我無是非花鳥共我相忘機萬物與我爲一吾知我喪我快哉樂哉

東莞張伯楨輯

表忠遺集

新會梁啓超題

賜白起杜郵之劍聞淮陰鍾室之囚庶斛律凉風之杖行武穆金牌之召則古今人莫不垂涕藎然傷心然此不過人主刻忌寡恩于國之存亡無關焉若吾粵袁督師之喪于讒間也天下震動鬼神號泣明社遂屋餘禍烈烈波蕩至今嗚呼天下才臣名將多矣讒死亦至夥而惻惻於人心震惕于敵國非止以一身之生死繫一姓之存亡實以一身之生命關中國之全局則豈惟杜郵鍾室凉風金牌之悽感也耶吾十二歲侍先祖連州公于連州學署讀明史袁督師傳至其緯繣邊事登長

城察形勢奏對思宗計以五年破敵而壯之爲之低徊思慕其爲人連州公遂語曰是清室太宗畏其才造間而去之者也嗟夫假若間不行而能盡其才明或不亡延命至今或無革命之禍以毒裂吾中國也夫袁督師之雄才大略忠烈武棱古今寡比其遺文雖寥落而奮揚蹈厲鶴立虹布猶想見魯陽揮戈崆峒倚劍之神采焉吾少登長城庶公之雄風公爲吾鄉人今門人張滄海刻其遺集問序于余嗟夫國非才不立而才非明不用人主有國者莫不求才以自爲然有才則擯不用之或用之而不盡其才不竟其志或才愈大志愈奇人主亦復置心腹以倚畀之而內移於權奸女謁外疑於敵國邊藩卒以自壞長城人既云亡而邦國殄瘁橫覽古今若同一揆豈不哀哉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王明並受其福若王之不明于余心有惻惻然古今又豈惟袁督師耶

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四年癸丑五月鄉後學南海康有爲謹序

卷一　奏疏

天啟二年擢僉事監軍奏方畧疏
初乞終制疏
再乞守制疏
三乞給假疏
遵旨回任兼陳時事疏
天啟六年四月初五日謝守城有功賞賜疏
天啟六年六月初十日謝陞蔭疏
天啟七年六月初六日錦州報捷疏

天啟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乞休疏

卷二　雜文

祭覺華島陣亡兵將文
募修羅浮諸名勝疏
又募修羅浮諸名勝跋
重建三界廟疏文

卷三　詩

邊中送別
山海關送季弟南還二首
偕諸將游海島
話別秦六郎
南還別陳翼所總戎
度庾嶺
歸庾嶺步前韻
過訶林寺口占
下第賦感
秋闈賞月

東莞張伯楨滄海編輯
漢壽易順鼎實甫校訂

卷一　奏疏

天啟二年擢僉事監軍奏方畧疏

兵部職方司主事袁崇煥爲俯荷聖主殊恩願竭小臣綿力謹列切急事宜以圖報稱事臣仍下秩也兩年作令即拔之區屬分以逾崖矣允寺臣之請擬職銜監軍此前臣未有之知遇萃臣一身臣不竭犬馬之力不但非臣且不得爲人矣臣原以兵部主事即日辭朝出關

不敢妄有所覬苟能集事何取於官誓不以身蒙速進之耻趁今光陰一刻可當千金遲一日悞一日之封疆早一日修一日之戰守但事雖遥度勢不預圖惟偕視行邊二尚書商度戰守事事守到處處親躬必不令半步闖入榆關凡所急務容臣陸續上請惟器械待用甚急或僱騾車立刻發去置屯立營堡諸料如木竹蘆蓆秫稭鍬鋤到部即必用者但關上無餘物不得不借討於别地如竹木莫多於天津應動何項錢糧及何人可差委收買搬運將去若兵則見在浙兵新到者及汰練逃回之舊兵自足以固守山海若遠圖恢復非鋭卒勢必不可用廣兵陳九德所帶來水兵三千聞其在道秋毫無犯節制可觀也蒙部覆催至山海令臣監練防守南海口北城急着但恐赴登萊費其道路之往還本部宜差一人前往催督然防則必須船又當及時早計須照廣船模樣方可以禦銃砲彼中自有匠人帶來當於天津打造俟兵到日先發至山海爲目下急防船成之日方發南海守泊防禦敵人儻以舟師來攻臣督此二千之卒殲之海上有餘也惟廣之步兵勇捷善戰又不可少臣籍已屬西江臣叔平樂府推官袁玉佩見即來京令其罄將所結納之死士盡數帶來並臣結納之武

舉謝尚政洪安瀾湛濯之俟題中出原任典史洪錫朋毛肩昌把總許應國布衣張時傑羅大灼俱能以勇謀智力或調兵或招新共成六千臣叔監之前來將知兵兵知將一脉貫串生死不離不必如部議另設一道臣府佐以滋擾也然安家行糧衣甲器械每人非二十餘兩不可部謂量給行糧升斗安足以致豪傑但十餘萬之費應用何項錢糧明白開造以便計發至廣西之狼兵雄於天下衝鋒陷陣恬不畏死須於田州調二千泗城州調二千龍英州調二千狼兵例無安家衣甲止有行糧每名六兩可到京亦應動何項錢糧令士官選揀

精銳親自押來赴戰現任薊鎮督糧推官林翔鳳臣之至戚慷慨知兵且善武藝與諸士官交契甚厚可假一策職往催調本官現署玉田縣臣過玉田時與語甚悉如廣兵之逃而囂也臣與臣叔任其咎士兵之逃而囂也翔鳳任其咎其招之練之督之而戰始終臣與臣叔及林翔鳳三人蓋文臣而躬武將之事託命於衆兵圖之必力者況臣叔官粵林翔鳳官薊俱以廉節見稱焉敢孟浪作事他日疆場得力如在朝鮮播州時必此兩路之兵器械之整齊隊伍之分明也他日戰之不力即斬臣於行軍之前以爲輕事者戒伏乞皇上勅下部再

覆立賜施行以不躭時日此東事最急第一着臣所以報皇上知遇焉敢留而不竭肝膽如聽臣之言行臣之忠臣必効力以舒人神之憤不但鞏固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將復之謀定而戰臣有微長也

初乞終制疏

寧前等處兵備管屯田馬政山東布政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今丁憂袁崇煥爲君恩當報子道難虧伏乞聖明俯容守制以重彝倫以崇孝治事該臣以寧前道於前月二十二日接家報臣父袁子鵬於七月初五日以疾歿於里門當即申報督撫隨蒙撫院批允印交

關內道副使劉詔署掌臣即移會戶部管餉員外唐登儁及關內道又牌行各廳陸運同知毛宗萇等查有本道經批不明錢糧可乘道在任查明隨經員外唐登儁等回稱並無不明錢糧各廳俱有甘結隨即粘連印結申報各督撫餉關衙門奉閣撫批允離任已於本月初二日長行比至豐潤縣接即報該總督薊遼吳用光題爲前衝缺道籌籬頓虛懇乞聖明就近允補以濟急需事奉聖旨東事殷殷寧前重地袁崇煥不准守制着照舊供職該部知道竊謂臣小臣也以知縣而擢用則皇上特旨之所留也山石道公錯而被糾則皇上特旨之所寬也茲奪情又蒙特旨矣從來外吏所無之殊遇萃臣一身臣即捐糜何足云報尚有可愛惜之膚髮乎惟是奔喪報本萬世不刊之典故丁憂爲守制蓋制之所定而不可踰易也先王以孝治天下孝之爲言教也又考也教天下以孝而治成也我皇上德隆虞舜化比成周正以孝道致治三年之愛一本之恩度越前代奚獨以邊徼小臣限之以守制之情貽之以終天之恨固將爲封疆計也然臣已在關上四年矣熱心自許力阻時違毫無建立雖皇上不以爲罪臣心則以爲慚即無憂當去況大故相推哀毀之過神情忡悼方寸無主安足

以再辦機宜骨立形消即拜起俱倩人扶此畿東府縣官所見者安能馳驅戎馬如前日蓋勢無可留而臣之情不容已又力不可支徒棄禮廢法以速罪戾此臣義之所不敢出也若夫家變奚遭臣一刻難安而縮地無術一已之私又不敢控之皇上者也伏乞皇上察臣烏烏至情容臣回籍終制臣儻不從先臣地下過此有生之年皆皇上犬馬之日也臣外吏也例該呈撫院代題但臣已繳過印敕趨程在道爲此具本差家人袁相恩具奏臣無任哀懼迫切之至

批答

奉聖旨封疆重任袁崇煥着遵前旨供職不必再陳

該部知道

再乞守制疏

臣於本月十二日奏爲君恩當報子道難虧伏乞聖明俯容守制以重彝倫以崇孝治事奉聖旨邊疆重任袁崇煥着遵前旨照舊供職不必再陳該部知道欽此竊惟臣何官也而再辱皇上之明命將趨蹌捐糜之不暇何敢再陳但守制大典至大典之不克遂則曰奪情夫情而奪之事爲拂經心爲殘忍殘忍拂經尚何顏以抗于將吏之上軍中少長有禮吉凶以時臣先爲不律之身執何紀以律兵士而天理良心寸衷有赫臣亦欲奪情而情之不可奪者已煎灼于臣之肺腑矣況臣絕裾以出臣父再見無期舐犢之思憂鬱而沒臣父之死因臣而臣之身不還之於父令其九原貽痛仍是望子之魂一夫足關天地之和是父是子遂不足動皇上之惻隱乎若從封疆起見代臣者壯心偉畧過臣數倍閣督撫之爲封疆計當不後於皇上若敵情之急臣必衰服臨戎自不能去焉用皇上之督促憶廣寧初潰之日皇上何嘗督促而臣自匹馬遄行身既在朝爲臣死忠業已蒙皇上之許可今終天之恨爲子死孝獨不蒙皇上

之矜憐如使臣還任而有補也臣亦何惜裂此身之檢以爲皇上馳驅但聞訃至今淚血已枯氣息將盡即勉強撐離魂之殼以回車終必哀毀憂思而待盡皇上留一死臣以在邊用而不得用何如放一生臣以還里不用而後日仍用之此臣極悲極苦瀝血而再控之皇上者也臣豈不知身位微薄不宜再瀆天聰然悲從中來遂已冒皇上之斧鉞矣伏乞皇上孝思遐布恩恤臣私容臣回籍守制用其身而且燭其隱天下將仰明主之能曲體臣私應馬骨以來者不期而至矣臣再冒天威不勝悚懼隕越之至

三乞給假疏

爲仰遵明旨給假奔喪懇乞俯察臣心曲全孝道事該
臣於本月十五日奏前事奉聖旨袁崇煥身任疆場本
朝原有起復故事如何堅求守制顯是避難推諉姑不
究還着遵旨行不必再來瀆擾該部知道欽此除臣力
疾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外竊念皇上刻意求治簡賢
擇能凡叨任使之榮俱慶風雲之遇尚有沈抑下寮欲
効犬馬而不可得者臣三奉明綸委任愈切若不當去
而去與當留而不留臣無論負明主且昧本心將狗彘
不食臣餘矣但奔喪爲守制不奔喪爲奪情制定於天

安可以人亂猶情根於性豈得以事移亂制拂情必無
法之地與無人之野而後可容臣待罪監司詰戎有責
顧亂制拂情何官之能做語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臣
今守制奔喪猶天啟二年之策馬出塞也彼時臣敢以
父子之私而緩視疆場之急皇上將禁之不令往乎今
敵情稍緩屯種有方臣得以離任之日值茲大變又無
容臣不離任之時奪情往或有之然皆苟且功名甘蒙
清議臣素知大義忍逆天常此制之萬無可留者也若
臣之情愈苦矣臣自萬歷四十六年以公車出幸叨一
第即授令之閩離家今七年矣七年中臣之嫡兄崇燦
喪矣嫡叔子騰喪矣堂兄生員崇茂育於臣父爲猶子
者今亦喪矣諸喪暴露各有家口俱待食於臣父臣父
非有厚產不過終歲拮据今臣父已矣止一幼弟崇煜
少不諳事諸一切生待養而死待葬者俱靠臣一人臣
自爲令至今未嘗餘一錢以負陛下昨聞訃之日諸臣
憐臣之不能爲行李自閣督撫以下俱醵金爲賻臣擇
而受之束裝遄歸以襄臣父大事此外如臣叔臣兄死
爲之葬生爲之安臣養不及臣父猶不致貽臣父含痛
九原此臣明發血心又甚於不可已之制者也披瀝再
陳未蒙俞允自維封疆小吏力薄誠微生殺去留惟皇

上所命皇上綱常名教主尊皇上即所以重倫常此臣
所以不敢再求終喪而轉求給假者蓋情之萬萬不獲
已者也伏望皇上孝治天下仁及南荒下部議覆姑准
臣給假回籍臣鄉九千里百日可到往還二百日又以
百日襄臣父窀穸之事並經紀叔兄暴露未葬之三喪
凍餒無依之八口臣即策馬前來計此時皇上天威廓
清邊塞而經營疆理尚自需人臣更不敢圖官爵舉家
屯種可佐軍儲此臣狗馬之心矢之天日者也如皇上
封疆念重不容臣守制又不容臣給假臣再敢有詞哉
惟抱臣父之靈於通州泣涕以死與先魂相依於地下

皇上即責臣負恩臣知罪矣爲此具奏臣三冒天威不勝死罪之至

批答

奉聖旨袁崇煥不以君命爲重連章瀆擾還着遵旨供職不准給假該部知道

遵旨回任兼陳時事疏

爲直剖終喪之苦心乞示奪情之變體以明臣節事該臣奏爲仰遵明旨給假奔喪懇乞俯察臣心曲全孝道事奉聖旨袁崇煥不以君命爲重連章瀆擾還着遵旨供職不准給假該部知道欽此除臣於通州驛舍設香

案望闕叩頭謝恩外竊惟臣控皇上以不可已之情而皇上臨臣以莫可逃之分一而再再而三臣辭之窮而心已苦矣敢更有說以冒天威故於是月二十三日聞旨兼程以東惟是皇上之屢旨嚴切一則曰寧前重地再則曰封疆重任三則曰身任封疆皇上已置臣無可卸責之地臣安敢自爲卸責況起復奪情臣負莫測之罪惟樹不朽之功始足以贖之臣非一力擔承安可勉圖不朽臣任矣又無容臣不任也臣又不能與不應手之人而任猶不能舍應手之人而任矣若罪過委之於人任事之心非篤成敗聽之於數報主之念未堅臣耿耿血心之死靡二臣任之非但謹守寧前而已也必將整練兵馬恢復侵宇撫循屯種以天下復遼東以遼東還天下而不敢疲天下以事遼東容臣回關與同事鎮道協將仔細商量畫一成謀請於撫院撫院會閣督二臣以上聞物料而分毫之不爽作止而時刻之不差皇上集諸臣廷議除關上已有者不贅若急需而未有者應調發速爲調發應接應速爲接應應措處速爲措處若有未當不妨往復斟酌各盡所見勿有後言規畫已定卒責成功如與之以必需責之以不容諉然後按期索効儻遷延觀望爲而無成皇上則執臣與在事諸臣

戮之於邊以爲孟浪談事者戒仍懇皇上恪恭震動於上在廷之臣與在邊之臣方凜然戰懼於下內外同心上下相得合天下之智勇爲智勇通一鎮之忠義爲忠義車攻馬同兵精器利一鼓蕩平復全遼之土疆舒中朝之積憤以成皇上一代中興之治此臣之上願而鐫勒肺肝者也若閉關而守無名示弱臣不能任也虛恢以逞失事廢時日日延挨日日恢復日日恢復日日延挨九宇之物力無多在邊之歲月偏促老師速禍臣不敢任也此中鋒鏑之場勿以爲功名之地遼陽廣甯皆緣文武官多不和而敗關門向因樞輔一手握定而存

遼東監司有副使劉詔與臣已足爲用亦極相能如又更設多官前覆可鑒臣不能任也軍中糧餉爲先按時以給如今之給發不以時東挪西借馬死軍逃臣不能任也臣兵備監軍原自有體其不得弛之局中猶不能逃之局外若將吏之更置不得知兵馬之虛實不得問臣不能任也皇上既留臣身則當用臣言如以爲迂而無當不如及今允臣同籍守制若至被譴求去將去而傷皇上知人之明乎抑不去而聽此身與封疆之俱壞也此臣三載深心二十年僻學若胸無成算不敢浪任一身之死生易了封疆之得失攸關臣向在任時欲姑

待之今已無可待也及離任時已釋然置之今又無可置也臣自爲計如此邊上諸臣亦當各自爲計亦即皇上之自爲封疆計也若夫奪情起復何官之例可援東事平復奏凱而還仍當放臣回里終制偶一行之他日必有引爲例者關繫微臣名節者小關繫皇上政體者大臣不敢苟焉默默已也伏乞皇上立刻下部作速議覆俾臣得早爲遵行以便任事倥偬之中不容半刻擔遲者爲此具奏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批答

奉聖旨袁崇煥遵旨回任知道了該部知道

天啟六年四月初五日謝守城有功賞賜疏

巡撫遼東山海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袁崇煥爲守城皇賞已頒闔鎮嵩呼恭謝事該臣等待罪遼寧正月敵舉大軍西渡遼河右屯松店凌河如入無人之境二十三日抵寧遠既八載無井蛙敵手兼兩河有風鶴殘魂但能誓死以求生誰敢必成而無敗自非皇天助順列祖式靈聖主勵精羣賢集策豈臣等庸孱之將吏龐雜之兵民遂可保四虛無援之孤城却百戰不摧之强敵也實是天功寧爲己力莫非臣分敢望君恩而皇上遠念危疆特頒珍帑河山依舊乾坤滿布吹聲

壁壘聿新雨露特生春色衡緩急逸勞異等偕尊卑存殁同霑賞必當功情仍配法務使皇仁有勇漢關雞犬無驚帝德生威遼土烽烟悉絕除編造文冊另行奏繳外合先稱謝臣不勝感激鼓舞之至

天啟六年六月初十日謝陞蔭疏

巡撫遼東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袁崇煥奏爲三懇天恩辭免陞蔭以安愚分事該臣於寧遠之賞再疏控辭奉聖旨存城退敵陞蔭酬功原不爲過何得屢疏控辭宜即祇受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望闕叩頭謝恩外其何敢復控惟是賞視其功受準于量如

臣藉將吏軍民以守有寧遠此自臣子本等職業何敢
言功竊計東事從前之壞半由官爵濫而法紀蕩如漢
帝登壇一拜捐金不問遂爲振古美談我皇祖皇考暨
皇上任人於東事節鉞而蟒玉百萬數十萬惟其出入
不一而足八年中所就僅若此千古任臣之君至皇祖
皇考暨皇上而極千古負君之臣至臣等而極臣每一
念及此含愧無地尚敢望賜乎況臣由按察使蹤而廵
撫賜且已多查臣同籍諸臣參政而副使且寥寥臣已
越級而踞其上再加樞貳而世及臣實厚顏皇上即不
忍視臣爲饑鷹臣自處敢餒於飲鼠且武人奔競少豎

立便欲厚遷稍不合輒思激去要挾朝廷開釁同類令
邊疆始終不得一人之用臣最疾之臣今日不自處於
恬何以消諸將之競況臣原無富貴之心又皇上所鑒
也伏乞收回成命允臣辭免俾臣之偏心不累於富貴
得與將吏再奮功名皇上之所以待臣應留餘地也臣
不勝悚切待命之至

批答

奉聖旨袁崇煥存城功高加恩示酬原不爲過乃三
疏控辭愈徵克讓還着遵旨祗承該部知道
天啟七年六月初六日錦州報捷疏

欽差廵撫遼東山海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加從二品服
俸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袁崇煥題爲
仰仗天威退敵解圍恭紓聖慮事准總兵官趙率教飛
報前事切照五月十一日錦州四面被圍大戰三次三
捷小戰二十五次無日不戰且克初四日敵復益兵攻
城內用西洋巨礮火砲火彈與矢石損傷城外士卒無
算隨至是夜五鼓撤兵東行尚在小凌河扎營收留精
兵後太府紀與職等發精兵防哨外是役也若非仗皇
上天威司禮監廟謨令內鎮紀與職率同前鋒總兵左
輔副總兵朱梅等扼守錦州要地方可以出奇制勝今

果解圍挫鋒實內鎮紀苦心鏖戰閣部秘籌督撫部道
數年鼓舞將士安能保守六年棄遺之瑕城一月烏合
之兵衆獲此奇捷也爲此理合飛報等因到臣臣看得
敵來此一番乘東江方勝之威已機上視我寧與錦孰
知皇上中興之偉烈師出以律厥臣帷幄嘉謨諸臣人
人敢死大小數十戰解圍而去誠數千年未有之武功
也但事變無常臣一面行令諸將戒嚴恐其以退誘我
先此具本題知
天啟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乞休疏
奏爲積勞病劇不能供職伏乞允放狗馬餘生勿誤封

疆大計事該臣以一介草茅遭遇聖明拔之邑令之中與之以兵戎之寄六年於茲疆土未復爵級日增虛冒爲愧去春一守今夏一戰雖少効犬馬微勞然皆同事內外文武諸臣之力臣碌碌其中方欲再豎尺寸以報皇上之知遇而福過災生自春月以迄於今無日不病前疏已控祇緣邊方有警勉强支持今事平而病愈不可支瀉痢交作飲食斷絕延醫診視皆謂積勞血耗脾胃乾焦若不及早謝事調理入秋肺金泄盡脾土之氣必無起理念臣報主情深即身殉於遼職也敢愛其生何忍言病但病不可痊又不速斃以不倒不活之身廢

時誤事今兵威稍振亦當妨敵再舉且言取我之禾七月初即至爲戰爲守戰則死戰守則死守十分强有力尚不足以支況臣病骨乎伏乞皇上早爲封疆計容臣休致速簡覽賢能以便交代則皇上之成臣生臣者小而爲封疆則大也臣不勝悚切待命之至

批答

奉聖旨袁崇煥拮据封疆勞勛可念疏稱抱病情詞懇切准其回籍調理敘功之日另行優錄寧遠妨敵再選料理需人員缺另推來用該部知道

袁督師遺集

卷二 雜文

祭覺華島陣亡兵將文

慨自戰守乖方屢失疆土天子赫然震怒調南北水陸舟師謂爾乘船如馬遂調之來爲進取也據爾等間關遠至豈不欲滅此朝食一舰而金復歸再舰而黃龍掃哉奈未盡其用而敵即來迓寒之月冰結舟膠窘爾之所長烏得不及於難說者謂謀之不臧不臧固不臧矣然排山倒海之勢以十八萬而臨數千之水卒即臧可奈何而爾等計無復之憤然以死畧無芥蔕視當年之

棄曳倒奔者加一等也人之罪至死而免人之品至死而定今將畧爾罪而嘉乃忠請命於天子諒爲之恤所以不沒汝等者良有在也吁嗟巨浪茫茫空山寂寂皆汝等忠靈之所棲蕩也望故鄉以何日即轉刼而無期苒苒游魂何不相結爲厲殲讐洩憤在生之志藉死以伸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爾其勉之不朕之奠涕與俱之尚饗

募修羅浮諸名勝疏

余生平有山水之癖即一邱一壑俱低徊不忍去故十四公車强半在外足跡幾徧宇內而羅浮洞天去余家

不下四十里竟無暇盤桓其中殉外忘內余罪也去冬余告歸方謂築室其中爲終焉之計未抵家而明主促之再出使者絡繹道路兩旬席不暇暖又塞上征夫矣其尚得與山靈作主人哉山中道士亦悵然於余之行因林凡夫丐余言於募疏以風好善者時車馬僕夫旁午戒行何能爲應抵關上而友人鄧伯喬李烟客請歸烟客向與家緒仲宗伯謀興構山中各院洞宇脫者新之其空曠處阻游人趾而不能徧取諸勝者各爲亭室以通之余嘉其志而爲之言曰羅浮在宇內二十四洞天中載出丹書石室甚備緣僻居南徼游人鮮得過而

問之宇內若不知有山靈而山靈則能貞之宇內也蓋山以靜爲體無所擾之自止於寂無所混之常依於靜山靈又何樂乎多方點綴以減其天真耶烟客曰自有此山以來其中爲山護法不知幾何許菴堂觀院成而毀之不知幾許山靈俱以爲過眼之空花浮生之泡影吾以了吾念且借山靈以合大緣於世宙終南非捷北山不移何足爲山靈重庶不爲山靈累也余笑謂之曰山之人爲仙仙者長生久視之今仙人安在哉則仙之亦歸於盡明矣惟山終古以長存則人靈不如山靈然山常艮艮常止止得其爲山人旅生旅死不失其爲人余又以山靈之不若人靈也靈與不靈吾安從辨之不若兩忘而化之於道至重興福地普納有情無爲而爲所爲吉祥善事也人不山耶山不人耶都不必計願有志者勗之

募修羅浮諸名勝跋

李燕客偕伯喬歸與羅浮有日矣余其何能忘因憶昨來與伯喬過曹溪寺僧告我云憨大師入寂時曰我三十年後還以宰官來此修大殿余笑之曰是和尚癡矣何不曰願得有情重修紺宇不必告我以重來蓋善緣何必自我出哉余將爲之所余至遼東一日與李上人

言及此事憶以爲身上不了者上人曰宰官差矣何不轉一語曰願得有情完此功德又何必宰官乎哉余頓足而懺悔於是悲我見之難空今燕客南歸爲羅浮計而余無所助一一聽之則又落人後矣夫以隔四十里之名山不能一效其欵欵而萬里之醫巫閭忘身殉命務必得此而後快余媿也然地有南北山之靈山之性何分南北則醫巫閭未始非羅浮也則用心於醫巫閭與用心於羅浮無二也則烟客與余二身也一心也一心而兩山也不隔也異日自見之自如子同日又跋

重建三界廟疏文

予里中崇奉三界廟其神出自粵西考神所自亦無徵焉說者則以爲出自潯之貴縣馮姓有無姑勿論蓋人之精靈爲神中庸曰至誠如神禮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孟子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其結根在於善信則人與神也二而一之一而無容二也惟人自形生識搆與物相逐障翳其靈而莫通者於是乎善淫之莫辨遠生之道即死之途終身瞶瞶五官無主一形爲虛尸而行肉而走無復人理於神不綦遠乎是以人不靈而神靈猶之乎夢靈而覺不靈也三界者何蓋天地人爲三界人情顧目前不顧身後見人而不見天嚴於人所見而

不嚴於人所不見者此中定有神以通之以起人之儼若斯而收其邪穢況一念誠則鬼神可質妻友倍親以至山河天地昆蟲草木俱法身變現之界却在眉睫一念僞則藏頭掩面無地可容神魄俱爲胡越安所得游於三界之中而無拘無礙哉知此可以知神矣可以知神之所自矣且不必問神之何氏何始矣且可以事神矣吾鄉居俗儉而樸恂恂而與藹藹以至守望助而有無通尚古之道未泯故不爲神之吐棄事三界神七十年如一日人習而神安之有情必告有禱必應不啻子孫之於祖父有由來矣但廟之狹小而湫下神即不擇地而棲人可棲於陋乎適余請誥之還同鄉諸父老青衿合謀爲一鄉之善事首以廟請將三棟基趾新而大之索言於予余敬神而重人許之但工費浩繁於遞年所積廟食銀可三百金此外則資之本鄉之題募蓋人之私至財而極苟語人以公而不私其誰信唯詔之以奉神而祈福其或重於此而輕於彼遂不復慳吝是由一念之重而推之以至重之之極則無不重而信也善也美大而聖神也無所不重由一念之輕而推之以至輕之之極則無不輕而財也物也身家而性命也無所不輕父勉其子兄勉其弟相親相比爾無我猜我無爾

虞人人神而脉脉天溪南一片土即清都紫府矣其誰非游華胥沕穆哉本來無禍何必免禍福且無用何必妄求予操券以俟諸善之同歸矣是爲疏

邊中送別

五載離家別路悠送君寒浸寶刀頭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問去留策杖只因圖雪耻橫戈原不爲封侯故園親侶如相問愧我邊塵尚未收

山海關送季弟南還二首

公車猶記昔年情萬里從戎塞上征牧圉此時猶捍禦馳驅何日慰昇平由來友愛鍾吾輩肯把鬚眉負此生去住安危俱莫問燕然曾勒古人名

弟兄於汝倍關情此日臨岐感慨生磊落丈夫誰好劒牢騷男子爾能兵才堪逐電三驅捷身上飛鵬一羽輕行矣鄉邦重努力莫躭疎懶墮時名

偕諸將游海島

戰守逶迤不自由徧因勝地重深愁榮華我已知莊夢忠憤人將謂杞憂邊釁久開終是定室戈方操幾時休片雲孤月應腸斷椿樹凋零又一秋

話別秦六郎

海鱷波鯨夜不啾故人談劍剡溪頭言深夜半猶疑晝酒冷涼生始覺秋水國芙蓉低睡月江湄楊柳輭維舟自憐作賦非王粲憂玉鳴金有少游

南還別陳翼所總戎

慷慨同讐日間關百戰時功高明主眷心苦後人知麋鹿還山便麒麟繪閣宜去留都莫訝秋草正離離

度庾嶺

客路過庾嶺鄉關漸已違江山原不改世事近來非瑟豈齊門慣人寧狗監稀驅車從此去莫作舊時歸

歸庾嶺步前韻

功名勞十載心跡漸依違忍說還山是難言出塞非主恩天地重臣遇古今稀數卷封章外渾然舊日歸

過訶林寺口占

四十年來過半身望中祇樹隔紅塵如今着足空王地多了從前學殺人

下第

遇主人寧易逢時我獨難八千憐客路三十尚儒冠出谷鶯偏媚還枝鳥亦安故園修竹在歸去想成竿

秋闈賞月

戰罷文場筆陣收客途不覺過中秋月明銀漢三千界歌碎金風十二樓竹葉喜添豪士志桂花香插少年頭嫦娥必定知人意不鑰蟾宮任我游

東莞張伯楨曰袁督師爲我邑明季第一重要人物吾童年讀明史慕其爲人每過其祠瞻其遺像爲之嗚咽流涕不忍去比長搜求文獻得督師奏疏雜文遺詩彙爲一卷顏曰袁督師遺集復搜輯與督師有關繫之文彙爲一冊名曰附錄乙巳攜之扶桑質諸新會梁任公先生新會先生曾爲督師作傳登諸叢報誦新會先生文者益想見督師之爲人矣嗚呼督師之在當時其見重於世人何如也至於今日其名既盛以尊天下士莫不仰其雄風督師功業垂諸青史五尺童子能知之無俟詞費憶嘗聞諸吾邑父老曰督師罹難後一門殉節嗣垂斬其弟崇煜以避難故逃河南流寓於豫東至今子孫蕃衍爲邦家光緒紳先生類能言之袁嗣雖斬於粵猶綿於豫可見英雄挺生自有真也督師死而明遂亡覺羅氏遂得入主中夏儻督師在遼東大局不致瓦解邊防可固滿洲人種又烏能越雷池一步以一城一旅入闖取我天下耶明史謂督師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信然雖然明之亡亡於誤殺一督師殺督師者雖明用其反間之計以殺督師者實清也痛哉余大成之言曰昔宋岳武穆以忠蒙罪至今寃之督師力捍危疆而身死門滅其得罪大畧相似但武穆有子孫能白其

寃而督師竟肩絕聖世誰復爲金陀粹編者可歎也異日者使余言而有徵也其在煜之子也夫吾誦余氏之言吾益爲督師悲吾知他年代督師復仇者當大有人在則督師之目可以瞑矣督師雖死今誦其遺文猶凜凜有生氣則謂督師雖死猶生可也光緒三十四年五月朔日東莞張伯楨滄海跋於日本東京神田龍濤館

番禺沈宗畸太侔初校

江寧孫去疾谷紱覆校

袁督師遺集終

滄海叢書第一種

東莞張伯楨輯

袁督師集附錄

新會梁啓超題

袁督師集附錄目錄

袁督師傳　錄明史
袁督師傳　梁啟超
白寃疏　錢家修
白寃疏　程本直
漩聲　程本直
剖肝錄　余大成
袁督師計斬毛文龍始末記　錄荆駝逸史

袁督師集附錄

東莞張伯楨滄海編輯
漢壽易順鼎實甫校訂

袁督師傳 錄明史

袁崇煥字元素號自如廣東省廣州府東莞縣人萬歷四十七年進士授邵武知縣爲人慷慨負膽畧好談兵遇老洽退卒輒與論塞上事曉其阨塞情形以邊才自許天啟二年正月朝覲在都御史侯恂請破格用之遂擢兵部職方主事無何廣寧師潰廷議扼山海關崇煥即單騎出閱關內外部中失袁主事訝之家人亦莫知

所往已還朝具言關上形勢曰予我軍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稱其才遂超擢僉事監關外軍發帑金二十萬俾招募時關外地悉爲哈剌愼諸部所據崇煥乃駐守關內未幾諸部受欵經畧王在晉令崇煥移駐中前所監參將周守廉游擊左輔軍經理前屯衞事尋令赴前屯安置遼人之失業者崇煥即夜行荊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將士莫不壯其膽在晉深倚重之題爲寧前兵備僉事然崇煥薄在晉無遠畧不盡遵其令及在晉議築重城八里鋪崇煥以爲非策爭不得奏記首輔葉向高十三山難民十餘萬久困不得出大學士孫承宗行邊崇煥請將五十人駐寧遠以壯十三山勢別遣驍將救之寧遠去山二百里便則進據錦州否則退守寧遠奈何委十萬人置度外承宗謀於總督王象乾象乾以關上軍方喪氣議發插部護軍者三千人往承宗以爲然告在晉在晉竟不能救衆遂沒脫歸者僅六千人而已及承宗駁重城議集將吏謀所守閻鳴泰主覺華崇煥主寧遠在晉及張應吾邢愼言持不可承宗竟主崇煥議已而承宗鎭關門益倚崇煥崇煥內拊軍民外飭邊備勞績大著崇煥嘗核虛伍立斬一校承宗怒曰監軍可專殺耶崇煥頓首謝其果於用法類此三

年九月承宗決守寧遠僉事萬有孚劉詔力阻不聽命滿桂偕崇煥往初承宗令大壽築寧遠城大壽度中朝不能遠守築僅十一且疏薄不中程崇煥乃定規制高三丈三尺雉高六尺址廣三丈上二丈四尺大壽與參將高見賀謙分督之明年訖工遂爲關外重鎭桂良將而崇煥勤職誓與城存亡又善撫將士樂爲盡力由是商旅輻輳流移駢集遠近望爲樂土遭父憂奪情視事四年九月偕大將馬世龍王世欽率水陸馬步軍萬二千東巡廣寧謁北鎭祠歷十三山抵右屯遂由水道泛三岔河而還尋以五防敘勞進兵備副使再進右參政

崇煥之東巡也請卽復錦州右屯諸城承宗以爲時未可乃止至五年夏承宗與崇煥計遣將分據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繕城郭居之自是寧遠且爲內地開疆復二百里十月承宗罷高第來代謂關外必不可守令盡撤錦右諸城守具移其將士於關內督屯通判金啟倧上書崇煥曰錦右大凌三城皆前鋒要地儻收兵退旣安之民庶復播遷已得之封疆再淪沒關內外堪幾次退守耶崇煥亦力爭不可言兵法有進無退三城已復安可輕撤錦右動搖則寧前震驚關門亦失保障今但擇良將守之必無他慮第意堅且欲並撤寧

前二城崇煥曰我寧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第無以難乃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盡驅屯兵入關委棄米粟十餘萬而死亡載道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崇煥遂乞終制不許十二月進按察使視事如故我大清知經畧易與六年正月舉大軍西渡遼河二十三日抵寧遠崇煥聞卽偕大將桂副將左輔朱海參將大壽守備何可剛等集將士誓死守崇煥更刺血爲書激以忠義爲之下拜將士咸請效死乃盡焚城外民居攜守具入城清野以待令同知程維楧詰奸通判啟倧具守卒食辟道上行人檄前屯守將趙率教山海守將楊麒將士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定明日大軍進攻戴楯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煥令閩卒羅立發西洋巨礮傷城外軍明日再攻復被却圍遂解而啟倧亦以然礮死啟倧起小吏官經歷主賞功事勤敏有志介承宗重之用爲通判核兵馬錢糧督城工理軍民詞訟大得衆心死贈光祿少卿世蔭錦衣試百戶初中朝聞警兵部尚書王永光大集廷臣議戰守無善策經畧第總兵麒並擁兵關上不救中外謂寧遠必不守及崇煥以書聞舉朝大喜立擢崇煥右僉都御史璽書獎勵桂等進秩有差我大清初解圍分兵數萬畧覺華島

殺參將金冠等及軍民數萬崇煥方完城力竭不能救也高第鎮關門大反承宗政務折辱諸將諸將咸解體遇麒若偏裨麒至見侮其卒至是坐失援第麒並褫官去而以王之臣代第趙率教代麒我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三月復設遼東巡撫以崇煥爲之魏忠賢遣其黨劉應坤紀用等出鎮崇煥抗疏諫不納敘功加兵部右侍郎賚銀幣世蔭錦衣千戶崇煥旣解圍志漸抒與桂不協請移之他鎮乃召桂還崇煥以王之臣奏留桂又與不協中朝慮僨事命之臣專督關內以關外屬崇煥畫關守崇煥慮

廷臣忌已上言陛下以關內外分責二臣用遼人守遼土且守且戰且築且屯屯種所入可漸減海運大要堅壁清野以爲體乘間擊瑕以爲用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守既有餘戰無不足顧勇猛圖敵敵必讐奮迅立功衆必忌任勞則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則勞不著罪不大則功不成謗書盈篋毀言日至從古已然惟聖明與廷臣始終之帝優旨褒答其冬崇煥偕應坤用率教巡歷錦州大小凌河議大興屯田漸復第所棄舊土忠賢與應坤等並因是蔭錦衣崇煥進所蔭爲指揮僉事崇煥遂言遼左之壞雖人心不固亦緣失有形之險

無以固人心兵不利野戰祇有用大礮一策今山海四城既新當更修松山諸城班軍四萬人缺一不可帝報從之先是八月中我太祖高皇帝晏駕崇煥遣使弔且以覘虛實太宗文皇帝遣使報之崇煥欲議和以書附使者還報我大清兵將討朝鮮欲因此阻其兵得一意南下七年正月再遣使答之遂大興兵渡鴨綠江南討朝鮮朝議以崇煥之臣不相能召之臣還罷經畧不設以關內外盡屬崇煥與鎮守中官應坤用並便宜從事崇煥銳意恢復乃乘大軍之出遣將繕錦州中左大凌三城而再使使持書議和會朝鮮及毛文龍同告急命崇煥發兵援崇煥以水師援文龍又遣左輔趙率教朱梅等九將將精卒九千先後逼三岔河爲牽制之勢而朝鮮已爲大清所服諸將乃還崇煥初議和中朝不知及奏報優旨許之後以爲非計頻旨戒諭崇煥欲藉是修故疆持愈力而朝鮮及文龍被兵言官因謂和議所致四月崇煥上言關外四城雖延袤二百里北負山南阻海廣四十里爾今屯兵六萬商民數十萬地隘人稠安所得食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築必不可已業移商民廣開屯種儻城不完而敵至勢必撤還是功棄垂成也故乘敵有事江東姑以和之說緩之敵知則三城已

完戰守又在關門四百里外金湯益固矣帝優旨報聞時率教駐錦州護版築朝命尤世祿來代又以輔爲前鋒總兵官駐大凌河世祿未至輔未入大凌五月十一日大清兵直抵錦州四面合圍率教偕中官用嬰城守而遣使議和欲緩師以待救使三返不決圍益急崇煥以宣遼兵不可動選精騎四千令世祿大壽將繞出大軍後決戰別遣水師東出相牽制且請發薊鎮宣大兵東護關門朝廷已命山海滿桂移前屯三屯孫祖壽移山海宣府黑雲龍移一片石薊遼總督閻鳴泰移關城又發昌平天津保定兵馳赴上關檄山西河南山東守

臣整兵聽調世祿等將行大清已於二十八日分兵趨寧遠崇煥與中官應坤副使畢自肅督將士登陴守列營濠內用礮距擊而桂世祿大壽大戰城外士多死桂身被數矢大軍亦旋引去益兵攻錦州以溽暑不能克士卒多損傷六月五日亦引還因毀大小凌河二城時稱寧錦大捷桂率教功爲多忠賢因使其黨論崇煥不救錦州爲暮氣崇煥遂乞休中外方爭頌忠賢崇煥不得已亦請建祠終不爲所喜七月遂允其歸而以王之臣代爲督師兼遼東巡撫駐寧遠及敘功文武增秩賜蔭者數百人忠賢子亦封伯而崇煥止增一秩尚書霍

維華不平疏乞讓蔭忠賢亦不許未幾熹宗崩莊烈皇帝即位忠賢伏誅削諸冒功者廷臣爭請召崇煥其年十一月擢右都御史視兵部添注左侍郎事崇禎元年四月令以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所司敦促上道七月崇煥入都先奏陳兵事帝召見平臺慰勞甚至咨以方畧對曰方畧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願假以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帝曰復遼朕不吝封侯賞卿努力解天下倒懸卿子孫亦受其福崇煥頓首謝帝退少憩給事中許譽卿叩以五年之畧崇煥言聖心焦勞聊以是相慰耳譽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對異日按期責效奈何崇煥憮然自失頃之帝出即奏言東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辭難但五年內戶部轉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選將須中外事事相應方克有濟帝爲飭四部臣如其言崇煥又言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衆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妬功夫豈無人即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帝起立傾聽諭之曰卿無疑慮朕自有主持大學士劉鴻訓等請收還之臣桂尚方劍以賜崇煥假之便宜帝悉從之賜崇煥酒饌而出崇煥以前此熊廷弼孫承宗皆爲人排搆不得竟其志上言

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爲正著戰爲奇著和爲旁著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此臣與諸邊臣所能爲至用人之人與爲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鑰何以任而勿貳信而勿疑蓋馭邊臣與廷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擇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爲怨實多諸有利於封疆者皆不利於此身者也況圖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爲邊臣甚難陛下愛臣知臣臣何必過疑懼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帝優詔答之賜蟒玉銀幣疏辭蟒玉不受是月川湖兵戍寧遠者以缺餉四月大

譟餘十三營起應之縛繫巡撫畢自肅總兵官朱梅通判張世榮推官蘇涵淳於譙樓上自肅傷重兵備副使郭廣初至躬翼自肅括撫賞及刖樁二萬金以散不厭貸商民足五萬乃解自肅疏引罪走中左所自經死崇煥以八月初抵關聞變馳與廣密謀宥首惡張正朝張思順令捕十五人戮之市斬知謀中軍吳國琦責參將彭簪古黜都司左良玉等四人發正朝思順前鋒立功世榮涵淳以貪虐致變亦斥之獨都司程大樂一營不從變特爲奬勵一方乃靖關外大將四五人事多掣肘後定設二人以梅鎮寧遠大壽仍駐錦州加中軍副將何可剛都督僉事代梅駐寧遠而移薊鎮率教於關門關內外止設二大將因亟稱三人之才謂臣自期五年專藉此三人當與臣相終始屆期不效臣手戮三人而身歸死於司敗帝可之崇煥遂留鎮寧遠自肅既死崇煥請停巡撫及登萊巡撫孫國楨免崇煥又請罷不設帝亦報可哈剌愼三十六家向受撫賞後爲插漢所廹且歲饑有叛志崇煥召至於邊親撫慰皆聽命二年閏四月敘春秋兩防加太子太保賜蟒衣銀幣廕錦衣千戶崇煥始受事即欲誅毛文龍文龍者仁和人以都司援朝鮮逗遛遂東遼東失自海道遁回乘虛襲殺大清

鎮江守將報巡撫王化貞而不及經畧熊廷弼兩人隙始開用事者方主化貞遂授文龍總兵累加至左都督掛將軍印賜尙方劍設軍鎮皮島如內地皮島亦謂之東江在登萊大海中綿亘八十里不生草木遠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大清界其東北海則朝鮮也島上兵本河東民自天啟元年河東失民多逃島中文龍籠絡其民爲兵分布哨船聯接登州以爲牴角之計中朝是之島事由此起四年五月文龍遣將沿鴨綠江越長白山侵大清國東偏爲守將擊敗衆盡殲八月遣兵從義州城西渡江入島中屯田大清守將覺瀋師襲擊斬五百餘級島中糧悉被焚五年六月遣兵襲耀州之宮屯寨敗歸六年五月遣兵襲鞍山驛喪其卒千餘越數日又遣兵襲撤爾河攻城南爲大清守將所刼七年正月大清兵征朝鮮並規剿文龍三月大清兵克義州分兵夜擣文龍於鐵山文龍敗遁歸島中時大清惡文龍躡後故致討朝鮮以其助文龍爲兵端顧文龍所居東江形勢雖足牽制其人本無大畧往輒敗衂而歲糜餉無算且惟務廣招商賈販易禁物名濟朝鮮實闢出塞無事則鬻參販布爲業有事亦罕得其用工科給事中潘士聞劾文龍糜餉殺降尙寶卿董茂忠請撤

文龍治兵關寧兵部議不可而崇煥心弗善也嘗疏請遣部臣理餉文龍惡文臣監制抗疏駁之崇煥不悅及文龍來謁接以賓禮文龍又不讓崇煥謀益決至是遂以閱兵爲名泛海抵雙島文龍來會崇煥與相燕飲每至夜分文龍不覺也崇煥議更營制設監司文龍怫然崇煥以歸鄉動之文龍曰向有此意但惟我知東事東事畢朝鮮衰弱可襲而有也崇煥益不悅以六月五日邀文龍觀將士射先設幄山上令參將謝尙政等伏甲士幄外文龍至其部卒不得入崇煥曰予詰朝行公當海外重寄受予一拜交拜畢登山崇煥問從官姓名多毛姓文龍曰此皆予孫崇煥笑因曰爾等積勞海外月米止一斛言之痛心亦受予一拜爲國家盡力衆皆頓首謝崇煥因詰文龍違令數事文龍抗辯崇煥厲色叱之命去冠帶縶縛文龍猶倔强崇煥曰爾有十二斬罪知之乎祖制大將在外必命文臣監爾專制一方軍馬錢糧不受核一當斬人臣之罪莫大欺君爾奏報盡欺罔殺降人難民冒功二當斬人臣無將將則必誅爾奏有牧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語大逆不道三當斬每歲餉銀數十萬不以給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盜軍糧四當斬擅開馬市於皮島私通外番五當斬部將數千

人悉冒己姓副將以下濫給扎付千走卒輿夫盡金緋六當斬自寧遠還剽掠商船自爲盜賊七當斬强取民間子女不知紀極部下效尤人不安室八當斬驅難民遠竊人參不從則餓死島上曰骨如莽九當斬輦金京師拜魏忠賢爲父塑冕旒像於島中十當斬鐵山之敗喪軍無算掩敗爲功十一當斬開鎭八年不能復寸土觀望養敵十二當斬數畢文龍喪魂魄不能言但叩頭乞免崇煥召諭其部將曰文龍罪狀當斬否皆惶怖唯唯中有稱文龍數年勞苦者崇煥叱之曰文龍一布衣爾官極品滿門封廕足酬勞何悖逆如是乃頓首請旨前乃出諭其將士曰誅止文龍餘無罪當是時文龍麾下健校悍卒數萬憚崇煥威無一敢動者於是命棺殮文龍明日具牲醴拜奠曰昨斬爾朝廷大法今祭爾僚友私情爲下淚乃分其卒二萬八千爲四協以文龍子承祚副將陳繼盛參將徐敷奏游擊劉興祚主之收文龍敕印尙方劍令繼盛代掌鎮軍士檄撫諸島盡除文龍虐政還鎭以其狀上聞末言文龍大將非臣得擅誅謹席藁待罪時崇禎二年五月也帝驟聞意殊駭念既

死且方倚崇煥乃優旨褒答俄傳諭暴文龍罪以安崇煥心其爪牙伏京師者令所司捕崇煥上言文龍一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爲亂也其衆合老稚四萬七千妄稱十萬且民多兵不能二萬妄設將令千今不宜更置帥卽以繼盛攝之於計便帝報可崇煥雖誅文龍慮其部下爲變增餉銀至十八萬然島弁失主帥心漸攜益不可用其後致有叛去者崇煥言東江一鎭牽制所必資今定兩協馬軍十營步軍五歲餉銀四十二萬米十三萬六千帝頗以兵減餉增爲疑以崇煥故特如其請崇煥在遼與率教大壽可剛定兵制漸及登萊天津

及定東江兵制合四鎭兵十五萬三千有奇馬八萬一千有奇歲費度支四百八十餘萬減舊一百二十餘萬帝嘉奬之文龍旣死甫踰三月我大淸兵數十萬分道入龍井關大安口崇煥聞卽督大壽可剛等入衞以十一月十日抵薊州所歷撫寧永平遷安豐潤玉田諸城皆留兵守帝聞其至甚喜溫旨褒勉發帑金犒將士令盡統諸道援軍俄聞率教戰沒遵化三屯營皆破巡撫王元雅總兵朱國珍自盡大淸兵越薊州而西崇煥懼急引兵入護京師營廣渠門外帝立召見深加慰勞咨以戰守策賜御饌及貂裘崇煥以士馬疲敝請入休城中不許與大軍鏖戰互有殺傷時所入盜口乃薊遼總理劉策所轄而崇煥甫聞變卽千里赴救自謂有功無罪然都人驟遭兵怨謗紛起謂崇煥縱敵擁兵朝士因前通和議誣其引敵脅和將爲城下之盟帝頗聞之不能無惑會我大淸設間謂崇煥密有成約令所獲宦官知之陰縱使去其人奔告於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對遂縛下獄大壽在旁戰栗失措出卽擁兵叛歸大壽嘗有罪孫承宗欲殺之愛其才密令崇煥救解大壽以故德崇煥懼并誅遂叛帝取崇煥獄中手書往召大壽乃歸命方崇煥在朝嘗與大學士錢龍錫語微及

欲殺毛文龍狀及崇煥欲成和議龍錫嘗移書止之龍錫故主定逆案魏忠賢遺黨王永光高捷袁宏勳史堃輩謀興大獄爲逆黨報仇見崇煥下獄遂以擅主和議專戮大帥二事爲兩人罪捷首疏力攻堃宏勳繼之必欲并誅龍錫法司坐崇煥謀叛龍錫亦論死三年八月遂磔崇煥於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煥無子家亦無餘資天下寃之崇煥旣縛大壽潰而去武經畧滿桂以趣戰急與大淸兵戰竟死去縛崇煥時甫半月初崇煥妄殺文龍至是帝誤殺崇煥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矣

袁督師傳

新會梁啟超撰

第一節　發端

有人焉一言一動一進一退一生一死而其影響直及於全國者斯可謂一國之人物也已矣吾粵崎嶇嶺表數千年來與中原之關繫甚淺薄於歷史上求足以當一國之人物者渺不可覩其在有唐六祖慧能創立禪宗作佛教之結束其在有明白沙陳子昌明心學導陽明之先河若此者於一國之思想界蓋占一位置焉矣若夫以一身之言動進退生死關繫國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於古未始有之有之則袁督師其人也

明史之傳督師也一則曰我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再則曰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矣嗚呼何其言之之有餘痛耶吾聞萬季野明史稿爲督師立傳凡二巨冊（見魏默深古微堂外集）度其於督師之雄材偉畧遠猷碩畫必能纖悉詳盡又督師當時所以對待敵軍及敵之所以委曲行反間者一切重要關目必能甄載無遺惜乎官修之本忌諱滋多原稿今雖留傳人間而鄙人弇陋未獲鈔讀以此率爾論述能無恧焉雖然以數千年來歷史上一大異動重以鄉先正之紀念蒙雖不文烏可以已作袁督師傳

第二節　袁督師之時代

滿洲之初起東裔自其始非必有併吞中原之大志也而明季之君庸帥愎將疲卒孱實有以啟之故欲知當時明清遞嬗之歷史當分三方面觀察焉

一曰北京政府　當時北京政府之權力有四一曰帝二曰內監三曰閣臣四曰本兵袁督師時代之政府其帝則熹宗之昏弱而無能也懷宗之卞急而善疑寡斷也其內監則與魏忠賢相終始也其閣臣則皆關冗伴食之輩也而制閫外將帥之命者尤在本兵明末本兵之權至重也今將天啟以來任兵部尚書者列表於下

萬歷四十八年至天啟元年	黃嘉會	
二年	王象乾	張鶴鳴
	孫承宗	鶴鳴
	董漢儒	漢儒
三年	趙彥	彥
四年	彥	
五年	高第	王永光
六年	永光	馮嘉會
七年	嘉會	王之臣
		霍維華
		崔呈秀
		閻鳴泰
崇禎元年	王在晉	鳴泰
二年	治	申用懋
三年	梁廷棟	廷棟
四年	熊明遇	廷棟
		明遇
五年	張鳳翼	鳳翼
六年至八年	鳳翼	
九年	鳳翼	楊嗣昌
十年至十一年	嗣昌	
十一年	嗣昌	傅宗龍
十三年至十四年	陳新甲	
十五年	新甲	張國維
		國維
十六年	馮元飈	張縉彥
十七年	縉彥	

表之說明崇禎二年以後之本兵於袁督師無關涉列之者爲末節敘督師近後之時局須資參考

二曰東北邊將　邊將之任兎政府主之而邊將之得人失人大局繫之豈惟袁督師即如熊廷弼孫承宗之流使能久於其位東事之敗壞尚不至此極也今將當時任東北兵事之將帥列一表次乃論其功罪

人官	年	摘要
楊鎬巡撫遼東	萬歷三十八年至四十七年	旋罷
楊鎬經畧遼東	萬歷四十六年	四十七年三月師師出塞敗績抵罪
熊廷弼宣慰經畧遼東	萬歷四十七年至天啟元年	四十七年三月代楊鎬四十八年八月罷
袁應泰經畧遼東	天啟元年	代熊廷弼其年三月清兵入遼懸死之
薛國用經畧遼東同		

王化貞巡撫廣寧	天啟元年至二年	化貞以元年五月廷弼以六月受任其明年清兵取西平堡化貞棄廣寧廷弼走入關俱被逮
熊廷弼經畧遼東同		
王在晉經畧遼東	天啟二年	其年八月告歸孫承宗代之
王象乾薊遼總督同		
孫承宗經畧薊遼	天啟二年至五年	五年十月為魏忠賢所排去高第代之
袁崇煥監關外軍	天啟二年至六年	時實官由僉事進按察使
高第經畧遼東	天啟五年至六年	六年七月以不救寧遠罷黜
王之臣經畧遼東	天啟六年	尋罷經畧不置
袁崇煥巡撫遼東	天啟六年至七年	至是罷經畧不置以關內外專任崇煥
王之臣巡撫遼東	天啟七年至崇禎元年	
袁崇煥督師薊遼	崇禎元年至二年	

三曰滿洲之勢力　滿洲之勢力與明邊將之賢否為消長今列一畧表與前表參觀而大勢可知矣

萬歷四十四年	清太祖始改元天命
四十六年	始伐明克撫順
四十七年	明以兵二十四萬伐清不克
天啟元年	清攻克瀋陽
二年	清攻克西平堡
六年	清兵大舉西渡遼河攻寧遠不克其年清太祖崩
七年	明清議和不成清來攻不克

崇禎元年	復議和不成
七年	清大舉入寇

合觀三表然後當日之時局可得而論次焉萬歷四十六年以前清兵方有事於扈倫四國哈達葉赫烏拉輝發也未有窺中原之志也及天命建元四十四年四國已服其三惟葉赫恃明援不下欲圖之則狼顧恐明之議其後也故四十六年以七大憾誓天伐明是為清明交兵之始其年雖克撫順然未嘗守也時楊鎬始為經畧鎬鎮朝鮮者十餘年喪師數次本無軍畧朝廷以其諳遼事故畀以重任而大學士方從哲兵部尚書黃繼善等日促鎬進

兵御史王象恒力言非策引哥舒翰出潼關爲戒不能用也乃集瀋陽兵二十四萬分四路深入襲清都清太祖以五萬人拒之並力破其一路閱五日而三路皆破鎬遂以喪師逮罪是爲清軍第一次得志則楊鎬之溺職與部臣之調度乖方爲之也於是乃起熊廷弼代鎬廷弼者前於三十六年巡撫遼東興屯田察軍實遼人所神明視也時遼灣大震諸城堡軍民盡竄數百里無人迹中外謂必無遼廷弼兼程冒雪徧閱形勢招流移繕守具簡士馬肅軍令主固守不浪戰集兵十八萬分布靉陽清河撫順柴河三盆鎮江諸口小營自禦大營互援更選精銳爲游徼乘間收零騎擾耕牧以俟竅會清人憚之爲之按兵不出者歲餘而明臣忌廷弼者爭劾其不戰廷弼遂不安其位憤憤抗疏乞罷斥以袁應泰代之應泰吏事敏練然非將才會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應泰言不急收之且爲敵有招降數萬分處遼瀋二城降者多占民居婦女遼人大怨而清又陰撫之於是降人與遼人皆爲敵耳目敵覘廷弼之既去也乃於天啟元年引兵七萬攻瀋陽明軍以萬餘衆拒敵殊死戰史家謂遼左用兵以來第一血戰云然遂不支遼陽隨陷應泰與巡按御史張銓死焉坐是遼河以東

堡寨營驛及海蓋金復耀諸州大小七十餘城俱陷是爲清軍第二次得志則政府姊嫉廷弼而袁應泰用違其才之爲之也遼瀋既失朝廷大震乃盡謫前劾廷弼諸臣而起廷弼於家乃建三方布置策廣寧登萊各設巡撫而經畧駐山海關節制三方初廷弼之未至也廣寧巡撫王化貞先部署軍事沿遼置六營又分戍西平鎮武柳河盤山諸要害及廷弼至言今日但宜固守廣寧若駐兵河上兵分則力弱敵輕騎潛渡破其一營則諸營皆潰河上止宜游徼兵更番出入示敵不測而大兵悉屯廣寧深濠高壘以俟此實當時制勝第一義也化貞素騃不知兵與廷弼議不合徒爲大言謂用毛文龍用降將李永等用蒙古插漢助兵四十萬可以一舉蕩平盡懈營壘城濠不復設備廷弼既屢與齟齬乃相互劾而兵部尚書張鶴鳴袒化貞無言不從化貞擁兵十四萬於廣寧而廷弼關上無一卒號稱經畧乃一匹夫十月冰合清兵復將渡河邊民爭竄鶴鳴方集廷議以經撫不和欲去廷弼專任化貞而清兵已圍西平矣化貞稗將孫得功陰通敵僞言敵騎已薄廣寧化貞不知所爲蹌踉棄城單騎走遇廷弼大淩河乃相與盡焚積聚護難民數十萬入關廷弼數年來之心血全空比

清兵至廣寧化貞竄已二日矣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右屯前屯四十餘城堡皆陷時天啟二年正月也是爲清軍第三次得志則鶴鳴化貞相狼狽以厄廷弼罪不容於死也然且化貞以輕罪末減而廷弼被戮傳首九邊田產籍沒家屬爲奴明之政府殆不可與處矣至是而袁督師乃受命於敗軍之際始漸預兵事

第三節　袁督師之履歷及監軍時代

督師名崇煥字元素廣東東莞縣人萬歷四十七年成進士授邵武縣知縣史稱其少年慷慨負膽畧好談兵遇老校退卒輒與論塞上事曉其阨塞情形以邊才自許云天啟二年正月朝覲在都御史侯恂請破格用之遂擢兵部職方司主事無何廣寧師潰（即王化貞失事之役）廷議守山海關崇煥即單騎出閱關內外部中失袁主事訝之家人亦莫知所往已還朝具言關上形勢曰予我兵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稱其才遂超擢僉事監關外軍蓋廷臣監軍明制然也乃發帑金二十萬俾招募時關外地悉爲哈喇愼諸部所據崇煥乃駐守關內未幾諸部受欵經畧王在晉命崇煥移駐中前所監參將周守廉游擊左輔軍經理前屯衛事尋令赴前屯安置遼人之失業者崇煥即夜行荊棘虎豹中以四鼓入

城將士莫不壯其膽以是在晉亦深倚重之題爲寧前兵備僉事

守關外以捍關內此袁督師畢生之方畧而亦兵家一定之形勢也時王在晉以兵部尚書代熊廷弼無遠畧徒作偷安計以故崇煥不能盡其才至是在晉議於距關八里築重城崇煥力爭以爲非策爭不得奏記首輔葉向高亦不省會在晉與薊督王象乾爭論不決而十三山難民十餘萬久困不能出乃使大學士孫承宗行邊崇煥自請將五千人駐寧遠以壯十三山勢別遣驍將救之寧遠去山二百里便則進據錦州否則退守寧遠奈何委十萬人置度外承宗以謀象乾象乾以關上軍方喪氣議發插部護關者三千人往承宗以爲然告在晉在晉竟不能救衆遂沒脫歸者僅六千人嗚呼崇煥一言之用否十餘萬人之性命繫之此既可爲一長歎者也

承宗既駁八里重城議集諸將謀所守閻鳴泰主覺華崇煥主寧遠在晉及張應吾邢愼言皆持不可承宗竟主崇煥議已而承宗代在晉督師崇煥之政畧乃得實行時關以外寧遠以西諸城堡悉爲蒙古所據聲言助守邊崇煥議盡驅之邊外毋倚以爲累九月承宗乃使

崇煥與副將滿桂屯軍寧遠是爲袁督師領兵之始

第四節　袁督師之守寧遠

甯遠在山海關外二百餘里面遼東灣與桃花島相對今者榆營鐵路所經過之一要驛也初承宗令祖大壽築寧遠城大壽度中朝不能遠守築僅十一且疏薄不中程三年九月崇煥至乃定規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廣三丈上二丈四尺使大壽與參將高見賀謙分督之明年工成遂屹然爲關外一重鎮崇煥與將卒共甘苦撫民庶如父兄人人皆樂爲盡力由是商旅輻輳流移駢集遠近望爲樂土旋遭父憂奪情視事時尚官

僉事也

天啟四年九月偕大將馬世龍王世欽率水陸馬步兵萬二千東巡廣寧歷十三山（十三山即大凌河出海處也）抵右屯遂由水道泛三岔河而還（按三岔河入遼河滙遼河入海即今之營口也督師此行殆由遼東灣航海返鎮）尋以五防敘勞進兵備副使再進右參政崇煥之東巡也相度地勢策畫戰守爲恢復之計時承宗委任甚專言聽計從五年夏種種準備既具崇煥乃說承宗遣諸將分戍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諸要害擴地復二百里幾盡復遼河以西舊疆而寧遠且爲內地循此以進則敵軍欲越雷池一步蓋其難哉蓋

自承宗崇煥之戮力而敵軍戢伏不敢犯明邊者四年古未有奸臣在內而名將得立功於外者斯言諒哉時魏閹之勢炙手可熱其黨日排承宗遂至不安其位以高第代第恇怯柔媚之小人也既至謂關外不可守令盡撤錦右諸城守具移將士於關內崇煥諫曰兵法有進無退諸城已復安可輕撤錦右動搖則寧前震驚關門亦失保障今但擇良將守之必無他慮第不聽且欲並撤寧前二城崇煥曰我寧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第無以難乃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盡驅屯兵入關委棄米粟十餘萬死亡載道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崇煥憤悒三抗疏乞終制不許進按察使視事如故然數年心血委於一旦敵志始驕矣

清軍知經畧之易與也又窺崇煥之無援也天啟六年正月大舉渡遼河擣寧遠兵十三萬號二十萬越城五里橫山海關大路而軍邊將皆震恐無人色崇煥乃偕大將滿桂副將左輔朱海參將祖大壽何可剛等集將士誓死守更刺血爲書激以忠義爲之下拜其書語多觸犯本朝故明史闕焉而將士誦書咸涕泣不可仰慷慨請與將軍共生死焉蓋至誠之感人深矣於是盡焚

城外民居攜守具入城堅壁清野以待令同知程維楧詰奸通判金啟倧具守卒食辟道上行人檄前屯守將趙率教山海守將楊麒凡遇寇遠將卒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定

是時我軍僅萬餘人而敵之强且十二三倍經畧第總兵麒並擁兵關上不救中朝聞警兵部尚書王永光大集廷臣議戰守無善策盈廷皇皇謂必無寇遠越十日崇煥以捷聞朝野上下罔不失色撟舌額手以相慶者先是清軍進攻戴楯穴城矢石雨下不能退城垣圮丈許崇煥身先士卒聳石塞缺口身被再創部將勸自重

崇煥厲聲曰區區寇遠中國存亡繫之寇遠不守則數年以後父母兄弟皆左衽矣偷息以生復何樂也自裂戰袍裹左臂傷處戰益力將卒愧厲奮爭先相翼蔽城復合嗚呼若於吾先民中求完備之軍人資格者袁督師當之矣明日復攻崇煥乃令閔卒發巨礮一發決血渠數里傷數百人凡三日三攻三卻圍遂解崇煥復開壘襲擊追北三十餘里清軍大亂死者逾萬人乃分兵畧覺華島寇遠軍雖以城初完方繕守備不克救然敵之銳氣大挫故明史大書曰我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嗚呼豈敵之果强毋亦我之太弱而已清太祖自起兵征尼堪外蘭以來未嘗一遇勁敵至是爲崇煥所破悒悒不自得不數月而殂落矣

第五節　袁督師之初督師

提報聞擢崇煥右僉都御史璽書獎厲桂等進秩有差初高第鎮關門盡反承宗所爲務折辱諸將諸將咸解體至是坐失援褫職去三月復設遼東巡撫以崇煥任之魏忠賢遣其黨劉應坤紀用等出鎮崇煥抗疏諫不省旋敘功加兵部右侍郎賚銀幣世蔭錦衣千戶時代高第者爲兵部尚書王之臣之臣亦庸才與崇煥不相協中朝乃命之臣專督關內以關外屬崇煥崇煥知廷臣忌己也上書曰

陛下以關內外分責二臣用遼人守遼土且守且戰且築且屯屯種所入可漸減海運大要堅壁清野以爲體乘間擊瑕以爲用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守既有餘戰無不足顧勇猛圖敵敵必讐奮迅立功衆必忌任勞則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則勞不著罪不大則功不成謗書盈篋毀言日至從古已然惟聖明與廷臣終始之

蓋崇煥保守進取之大計畫皆畧具於是而此後死於

敵之間死於朝廷之疑皆若先見之矣書上優旨褒答其冬崇煥復巡歷錦州大小凌河議大興屯田漸復高第所棄舊土蓋當時滿洲游牧水草之性志不過鹵獲得土而不居如廷弼承宗崇煥等之政策實足以自固其圉而無敢戎心惜珠厓之棄視爲固然一誤再誤數年而繕之一旦而墮之復數年而後再繕之復一旦而墮之今日崇煥所擲心血以欲易之地皆其數年前擲心血而既得之者也嗚呼明之日蹙其有以自召矣於是崇煥益上書言遼左之壞雖由人心不固亦緣失有形之險無以固人心兵不利野戰祇有憑堅城用大礮一策今山海四城既新當更修松山諸城班軍四萬人缺一不可帝報從之

第六節　袁督師之和議及寧錦之捷

以和爲守以守爲戰此袁督師對滿洲之大政策也李牧之所以破虜羊祜之所以沼吳名將之最上戰畧往往在此點於是清太祖方殂落崇煥乃遣都司傅有爵田成等同李喇嘛往弔喪賀新君且覘虛實焉清太宗遣方吉納溫克什送之還且來報聘崇煥乃復書申和議

書云再辱書教知漸息兵戈以休養部落即此一念好生天自鑒之將來所以佑汗而昌大者尙無量也往事七宗汗家抱爲長恨者不佞寧忍聽之漠漠但追思往事窮究根因我之邊境細人與汗家之部落口舌爭競致起禍端作孽之人卽逭人刑難逃天怒不佞不必枚舉而汗亦所必知也今欲一一辨晰恐難問之九原不佞非但欲我國家忘之且欲汗共忘之也然汗家十年苦戰皆爲此七宗不佞可無一言乎今南關北關安在遼河東西死者寧止十人仳離者寧止一老女遼瀋界內之人民已不能保甯問田禾此極慘極痛之事我國家所難消受而汗家之雪

怨固已滿志快心者也今若修好則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婦作何送還是在汗之仁明慈惠敬天愛人耳天道無私人情忌滿是非直曲原自昭然各有良心偏私不得一念殺機起世上無窮刼運一念生機開後來許多吉祥不佞又願汗熟思之來書中所開諸物以我國家之財用廣大亦寧靳此然往牒不載多取遼天又汗所當酌裁也方以一介往來又稱兵於朝鮮何故我文武官屬遂疑汗之言不由衷也兵未回卽撤回已回勿再往以明汗之盛德息止刀兵將前後事情講析明白往來書札無取動氣之

言恐不便奏聞朝廷惟汗堅意修好再通信使則凜簡書以料理邊情有邊疆之臣在寧或虛汗美意壅於上聞乎　據開國方畧補錄

太宗復書詞甚倨然方欲有事朝鮮擢崇煥躡其後和議遂粗定

七年正月朝議以崇煥與王之臣不相能召之臣還罷經畧不設以關內外專屬崇煥與鎮守中官應坤用並便宜從事崇煥銳意恢復乃乘清軍之出遣將繕錦州中左大凌三城而再使之持書議和會朝鮮及毛文龍同告急朝命朝鮮發兵援崇煥以水師援文龍又遣左

輔趙率教朱梅等九將將精卒九千先後逼三岔河（案即在田莊臺營口之間今日正日俄陸戰之燒點也）爲牽制之勢會朝鮮降乃還

初崇煥議和中朝不及知及奏報優旨許之後以爲非計頻旨戒諭崇煥持益力而朝鮮及文龍被兵言官因謂和議所致四月崇煥上書云

關外四城雖延袤二百里北負山南阻海廣四十里爾今屯兵六萬商民數十萬地隘人稠安所得食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築必不可已業移商民廣開屯種儻城不完而敵至勢必撤還是功棄垂成也故乘敵有事江東姑以和之說緩之敵知則三城已完戰守又在關門四百里外金湯益固矣

崇煥議和之眞相蓋在於是其時清太宗復移書相詰有今將軍遣使議和又修葺城垣潛圖侵逼等語蓋崇煥議和之故敵軍知之而明之君臣懵焉明之爲明殆難言哉奏上帝優旨報聞然非其意也後崇煥莫須有之獄遂伏於是

時率教駐錦州護版築朝命允世祿來代又以左輔爲前鋒總兵官駐大凌河世祿未至輔未入大凌五月十一日清兵直抵錦州四面合圍率教偕中官用嬰城守而遣使議和欲援師以待救使三返不決圍益急崇煥

以寧遠兵不可動選精騎四千令世祿大壽將繞出清軍後決戰別遣水師東出相牽制且請發薊鎮宣大兵東護關門朝廷已命山海滿桂移前屯三屯孫祖壽移山海宣府黑雲龍移一片石薊遼總督閻鳴泰移關城又發昌平天津保定兵馳赴上關檄山西河南山東守臣整兵聽調世祿等將行清軍已於二十八日分兵趨寧遠崇煥與副使畢自肅督將士登陴守列營濠內用礮距擊而桂世祿大壽大戰城外士多死桂身被數矢清軍亦旋引去益兵攻錦州以溽暑不能克士卒多損傷六月五日亦引還因毀大小凌河二城時稱錦寧大

捷是爲明軍對清軍第二次血戰皆袁督師節制調遣之成效也惜大小凌防守未完而敵軍奄至未免有虧簣之憾觀此益信以和爲守以守爲戰之政策之不容已矣使督師能久其位而行其志則成就亦安止此

時魏忠賢方專權炙手可熱中外爭頌功德崇煥不附衡之滋甚敘寧錦捷戰功文武增秩賜蔭者數百忠賢子亦封伯而崇煥止增一秩猶以爲未足復使其黨劾罷之七月崇煥遂予告歸

第七節　袁督師之再督師

熹宗崩懷宗即位忠賢伏誅倒諸冒功者廷臣爭請召崇煥其年十一月擢右都御史視兵部添注左侍郎事崇禎元年四月命以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所司敦促上道七月崇煥入都先奏陳兵事帝召見平臺慰勞甚至咨以方畧對曰方畧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願假以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帝曰復遼朕不吝封侯賞卿努力解天下倒懸卿子孫亦受其福崇煥頓首謝且曰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辭難但五年內戶部轉軍餉工部給軍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選將須中外事事相應方克有濟帝爲飭四部臣如其言崇煥又言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衆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妬功夫豈無人即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帝起立傾聽諭之曰卿無疑慮朕自有主持大學士劉鴻訓等請收還王之臣滿桂尚方劍以賜崇煥假之便宜帝悉從之賜崇煥酒饌而出

崇煥以前此熊廷弼孫承宗皆爲人排擊不得竟其志乃再上疏曰

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爲正著戰爲奇著和爲旁著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此臣與諸邊臣所能爲至用人之人與爲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鑰何以任而勿貳信而勿疑蓋馭邊臣與廷臣異軍中可驚可疑之事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爲怨實多諸有利於封疆者皆不利於此身者也況圖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爲邊臣甚難陛下愛臣知臣臣何必過疑懼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

嗚呼督師此言字字血語語淚矣明所以亡者不一端而朝廷不能見信於其臣則亡徵之尤劇而不可藥者也不然以磊落颯爽之袁督師而何以自危至是而明

之所以待督師者後此乃皆不幸而言中焉嗚呼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書上帝優旨答之賜蟒玉銀幣疏辭蟒玉不受

是月川湖兵戍寧遠者以缺餉四月大譟餘十三營起應之縛繫巡撫畢自肅總兵官朱梅通判張世榮推官蘇涵淳於譙樓上自肅傷重兵備副使郭廣初至躬翼自肅括撫賞及朋樁二萬金以散不厭貸商民足五萬乃解自肅疏引罪走中左所自經死崇煥以八月初抵關閱變馳與廣密謀宥首惡張正朝張思順令捕十五人戮之市斬知謀中軍吳國琦責參將彭簪古黜都司

左良玉等四人發正朝思順前鋒立功世榮涵淳以貪虐致變亦斥之獨都司程大樂一營不從變特爲獎勵一方乃靖

時關外大將四五人事多掣肘後定設二人以梅鎮寧遠大壽仍駐錦州至是梅將解任崇煥請合寧錦爲一鎮大壽仍駐錦州加中軍副將何可剛都督僉事代梅駐寧遠而移薊鎮率教于關門關內外止設二大將因亟稱三人之才謂臣自期五年專藉此三人當與臣相終始屆期不效臣手戮三人而身歸死于司敗帝可之崇煥遂留鎮寧遠自肅既死崇煥請停巡撫及登萊巡撫孫國楨免崇煥又請罷不設帝亦報可哈剌愼三十六家向受撫賞後爲插漢所迫且歲饑有叛志崇煥召至於邊親撫慰皆聽命

二年閏四月敘春秋兩防功加太子太保賜蟒衣銀幣蔭錦衣千戶

第八節　袁督師之殺毛文龍

殺毛文龍一事袁督師寃獄之近因而其爲功爲罪又當時輿論所最囂囂者也文龍之應誅與否讀明史本傳自明而督師此等舉動非有霹靂手段者不能學也原著下錄戮毛文龍事一段已詳前傳不贅錄程本直

漩聲記本書始末詳下章評文龍之案曰自武登撫相與爭而去其欲得而甘心於文龍者非一日也非一人也辱白簡掛彈章可數百計也是左右諸大夫皆曰可殺國人皆曰可殺也其不殺也非不殺也不能殺也不敢殺也是以崇煥一殺之而通國快然觀此則當時輿論之所存可以見矣夫以舉國不能殺不敢殺之人而督師毅然去之若縛一鷄而探一彀也指揮若定聲色不驚嗚呼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與於斯自文龍之死其部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次第叛後卒爲滿洲掃定西南或以是爲袁督師實有以致之雖然吾以爲此亦存

乎其人耳文龍不死安知其不執挺爲諸降王長而督師死後其最得力之部將祖大壽雖降而旋反正面何可剛被執不屈義烈炳千古則又何說焉彼不徒感激主將之私恩而服從主將之公義者蓋有素也

第九節　袁督師之寃獄

子胥湛而吳沼鄂王僇而宋夷古來豪傑以一身生死繫一國存亡者歷史上前例往往不乏若袁督師者其重要之一人哉先是半年前崇煥上疏通籌全局畧言臣身在遼遼無足慮惟薊門單弱敵所竊窺請嚴飭前督峻防固禦爲今日急着時督薊者爲劉策巽懦不知

兵事崇煥一疏不省復再疏之三疏之得旨下部科會議遷延不行是年十月崇禎二年清兵十餘萬人以蒙古兵爲嚮導大舉入犯憚崇煥之威乃改道入龍井關大安口喜峯口所向披靡如行無人境果如崇煥言崇煥於十月二十八日聞警卽檄調諸遼將祖大壽何可剛等入衛所歷撫寧永平遷安豐潤玉田諸地逐路置防逐城設守戴星犯雪於十一月初十日馳至薊州欲背捍神州而拒敵衆十二十三等日與敵兵相持於馬昇橋諸要隘清軍不意袁軍驟至相視駭眙乃宵遯疾趨而西直犯京師崇煥心焚血注憤不顧死士不傳餐馬不再秣由間道飛抵郊外兩晝夜疾行三百餘里先清軍至三日清軍初遇崇煥救薊意欲避堅攻瑕乃越薊西蹣跚潞中將中斷京師使與崇煥首尾不相應一面結營困潞一面張勢撼京謂潞困而京可不俟攻也不知崇煥之舍薊面躡其後也不知崇煥且舍潞而繞其外也不知崇煥業據京而出其前也時崇煥軍營於廣渠門外敵軍初在高密店遇偵咸大失色詫以爲袁督師之兵從天而降二十日轉戰於廣渠門自辰達申卻敵十餘里追北至運河清將阿巴泰阿濟格思格德爾之軍皆潰太宗及諸貝勒相語謂十五年來未嘗有此勁敵於是不復逼京師惟出沒於海子采圃之間以觀變先是崇煥以兼程赴援僅以馬兵五千從其步兵不能兼進以五千而當十餘萬之大敵勢力太相懸絕故朝議雖日促戰而崇煥猶持重不發卽廣渠門之役猶非其志也而盈廷乃以逍遙城下擁兵縱敵呶呶爲崇煥罪計步兵全軍十二月初三四間可至而初一日遂有逮崇煥之旨

先是崇煥至薊奏報達帝甚喜溫旨褒勉發帑重犒將士及兼道入衛帝立召見深加慰勞咨以戰守策賜御饌及貂裘倚重甚至時清軍新挫畏崇煥如虎諸貝勒

有請攻城者太宗託以不欲損將卒二十七日仍退駐南海子適前獲明太監二人以副將高鴻中參將鮑承先甯完我巴克什達海監守之至是鴻中承先遵太宗所授密計坐近二太監故作耳語云今日撤兵乃上計也頃見上單騎向敵敵有二人來見上語良久乃去意袁巡撫有密約此事可立就矣時楊太監者佯卧竊聽悉記其言三十日命縱楊太監歸具竊以所聽者上聞獄遂起

十二月初一日崇煥再被召對遂縛下獄大壽在旁戰栗失措出即擁兵叛歸帝取崇煥獄中手書往詔大壽乃歸命事詳剖肝錄

時輔臣溫體仁毛文龍鄉人也銜崇煥殺文龍每思有以報之適兵部尚書梁廷棟曾與崇煥共事於遼亦有私隙二人從中持其事崇煥由是得罪又崇煥嘗與大學士錢龍錫友善龍錫故主定逆案者魏忠賢遺黨高捷袁宏勳史蓬蕾謀與大獄爲逆黨報仇見崇煥下獄遂以擅主和議專戮大帥二事爲兩人罪捷首疏力攻蓬宏勳繼之又前者東江歲餉百萬大半入權宦橐中自崇煥斬文龍盡失其賂咸相銜刺至是清軍犯京師中官勳戚在圍城中思旦夕解圍咎崇煥不即戰會總兵滿桂初與煥共守宣遼丙寅之役首主棄城爲煥所叱至是入援令其部曲大掠近郊皆僞稱袁兵以鼓衆怨後因敗入襄城浸潤中官乘機譖之合此諸原因故崇煥遂不得不死於是輔臣周延儒成基命吏部尚書王永光各疏救不報總兵祖大壽以官階贈蔭請贖不報兵科給事中錢家修請以身代不報布衣程本直詣闕抗疏呼寃與錢龍錫同論死御史羅萬壽以申辯崇煥非叛逆削職下獄凡崇煥在獄中半年餘關外將吏士民日詣督輔孫承宗所號哭雪寃願以身代者未嘗絕承宗知內旨已定不敢上聞於是崇煥遂死會審之日風霾晝閉白日無光崇禎三年八月十六日遂棄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煥無子家亦無餘資天下寃之

第十節　袁督師死後之東北邊事

督師下獄之明日命大同總兵滿桂爲武經略督步騎四萬陣永定門外嚴濠柵環以鎗礮十重清兵宵進效明兵甲裳旗幟黎明乘不意突衝入其營滿桂戰死生擒總兵黑雲龍麻登雲等帝以庶吉士金聲之薦擢游僧申甫爲總兵造戰車又擢庶吉士劉之倫爲兵部侍郎募義兵皆以倉猝未訓練敗死舉城皇皇不可終日

會祖大壽何可剛得督師手書引兵還救初清軍料崇煥下獄後大壽輩非叛作賊即降從彼至是見遼兵還爲明戰守乃遽爲議和書分道永定門德勝門外移軍畧薊而還蓋督師一紙書猶足以卻敵也如此

清軍既還沿途侵畧明年正月克永平克遷安克灤州遂班師留貝勒濟爾哈朗統兵萬人守永平各城三月復命二貝勒阿敏益兵五千助鎮守時明帝已復起孫承宗鎮關門而祖大壽統各路援軍相爲犄角五月遂連復灤州遷安遵化永平諸城清軍殆盡覆六月阿敏逃還瀋陽太宗震怒議罪幽禁皆祖大壽力也皆袁督師教也

崇禎四年清軍復攻大凌河時孫承宗率由袁督師政策已復關內四城復理關外舊疆欲并力先城大凌河爲屏蔽巡撫邱禾嘉違其節制中央政府復掣肘遂敗衂十一月廷臣復劾罷承宗而明益不可爲矣今將此後明清之交涉復列畧表

崇禎七年　清兵四路來侵一從尚方堡之宣府趨應州一由龍門口入會於宣府一由獨石口入會於應州一由德勝堡入歷大同趨朔州

八年　清多鐸攻錦州多爾袞由朔州毀武衛關入略代忻應淳斬俘七萬餘

九年　清阿濟格等分路踰獨石口入居庸克昌平偪燕京過保定克十二城五十六戰皆捷俘人畜十八萬督師張鳳翼宣大總督梁廷棟皆按兵不敢戰

十一年　清多爾袞岳託兩路來侵一沿山一沿運河山河之間六道並進督師盧象昇拒戰于慶都死之清兵遂蹂躪眞定廣平順德大名至山東臨清州渡運河破濟南克城五十俘人口四十六萬有奇

十二年　春清太宗親攻錦州中後所圍杏山九月畧錦州宣遠擾其秋穫

十三年　遣兵屯義州城南偪明關外諸城擾其春耕宣遠總兵金鳳戰死

十四年　清多爾袞豪格攻錦州圍之經年餉道斷絕祖大壽死守

十五年　二月松山副將夏承德應敵清軍遂入城薊遼總督洪承疇生降錦州亦陷十月清阿爾泰等復來侵直抵山東袁州克府三州十八縣六十七俘人民三十六萬

十七年　三月以流寇內逼盡棄關外四城召寧遠總兵吳三桂統兵入關衛京師途中聞燕京陷適清多爾袞率師將收關外地並經略中原三桂迎降清兵遂長驅入明亡

當十四五年間松山杏山之役清太宗諭諸將以大軍屢入塞不能得尺寸地皆由山海關阻隔而欲取關非先取關外四城不可云云以故傾舉國之兵竭兩年之力以必克爲期及寧錦陷而清明之興亡決矣凡此皆袁督師所逆料之而經營之於二十年前者也祖氏兄弟大壽大鄂大樂以督師裨將遵其方畧猶能爲睢陽之守者

歲餘非洪承疇之降錦州固未易下也嗚呼使袁督師而在也雷池一步敵其能飛渡耶督師始終一貫之方畧曰守關外以捍關內而此後明卒以棄關外而亡甲申之事督師其知之矣抑督師以擅主和議爲寃獄之一日實而明亡以後史家追維覆轍乃知當時竭天下兵餉大半以事關東爲直接引起中原盜賊之原因卒至東西交鬨馴即於亡使馴督師以和爲守以守爲戰之策則有餘力以靖內難然後休養國力從容以抵制外寇亦何至自壞長城引虎入衛也耶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斯之謂矣崇禎十五六年間山海關內外僅千里間有督臣四閫外總督關內總督巡撫六一寧遠二永平三順天四密雲五天津六保定總兵八寧遠山海中協西協昌平通州天津保定事權愈分大局愈壞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專閫十數能贖一袁督師乎痛哉

第十一節　結論

程更生之爲袁督師訟也曰客亦聞敵人自發難以來亦有攻而不下戰而不克者否曰未也客亦知乎有寧遠丙寅之圍而後中國知所以守有錦州丁卯之功而後中國知所以戰否也曰然也中畧今日灤之復遵之復永之復也誰兵也遼兵也誰馬也遼馬也自崇煥未

涖遼以前遼亦有是兵有是馬焉否也又曰崇煥十載邊臣屢經戰守獨提一旅挺出嚴關迄今山海而外一里之草萊崇煥手闢之也一城之壘一堡之堞崇煥手築之也試問自有遼事以來誰不望敵數百里而逃棄城於數千里而遯敢與敵人畫地而守對壘而戰翻使此敵望而逃棄而遁者舍崇煥其誰與歸嗚呼此豈阿好之言哉使督師以前而有督師其人者則滿洲軍將不能越遼河一步使督師以後而有督師其人者則滿洲軍猶不能越榆關一步故袁督師一日不去則滿洲萬不能得志於中國清軍之處心積慮以謀督師宜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而獨怪乎明之朝廷自壞長城爲敵復仇以快羣小一日之意見而與之俱盡天下古今寃獄雖多語其關繫之重大殆未有袁督師若者也嗚呼豈惟前代今日之國難急於明季數倍而舉國中欲求如一袁督師其人者顧可得耶顧可得耶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讀袁督師傳二百年前事其猶昨日也

程氏又評袁督師之爲人曰舉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癡漢也惟其癡故舉世最愛者錢袁公不知愛也惟其癡故舉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於是乎舉世所不敢任之勞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辭也於是乎舉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獨行也而且舉世所不能耐之饑寒袁公直耐之以爲士卒先也而且舉世所不肯破之禮貌袁公力破之以與諸將吏推心而置腹也中畧予謂掀翻兩直隸踏遍一十三省求其渾身擔荷徹裏承當如袁公者正恐不可再得也嗚呼讀此言也則袁督師之爲人雖百世以下猶如見之矣余大成氏復記袁督師之論曰予何人哉十年以來父母不得以爲子妻孥不得以爲夫手足不得以爲兄弟交游不得以爲朋友予何人哉直謂之曰大明國裏一亡命之徒可也嗚呼吾儕昔讀加富爾傳稱彼無妻以意大利爲妻稍有熱血者聞之罔不感歎焉若袁督師者豈所謂無家而以中國爲家者耶鄉人有傳錄督師遺詩者有云慷慨同仇日問關百戰時功高明主眷心苦後人知南還別陳翼所總戎又云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問去留策杖祇因圖雪耻橫戈原不爲封侯邊中送別又云榮華我已知莊夢忠憤人將謂杞憂偕諸將游海島嗚呼若袁督師者眞千古軍人之模範哉眞千古軍人之模範哉

白冤疏　錢家修

兵科給事臣錢家修奏爲感激天恩捨身圖報乞斬貪緣奸佞賣國賊臣以保忠良以昭聖德事臣浙江秀水人也崇禎元年因巨奸魏忠賢混濁朝綱包藏不軌臣於此時以一介草茅跧伏圭竇猶自奮激於中誓不與仰同日月遂以貢生陳誅逆黨自知才識迂疎有干聖聽罪不容誅蒙聖德廣覆如天寬臣萬死已爲望外今年春復起臣職則臣已往之身皆皇上再生之身臣已往之官皆皇上欽賜之官也夫一飯之德匹夫思報況臣於皇上者乎且臣官居言路以糾劾爲職目今北塞不靖當事諸臣莫不以殷殷征伐貽慮然臣思强敵外訌戰守可以自由奸臣內鬨提防難於鞏固故臣謂誅賊臣爲今日第一急務乃內賊最未有如少卿原抱奇都御史姚宗文其人者夫原抱奇之狡猾御史黃憲卿嘗劾之宗文結爲腹心大相援護即如已巳京察宗文即以逆黨奪職有吏部原卷風字一萬九千六百四十號可證奈何一二年間冒陞今職何人外推何人廷薦此皆抱奇平日鑽刺之功故此挪移作弊也至於前兵部袁崇煥義氣貫天忠心捧日抱奇既不能勤一矢石猶碌碌立朝已慚尸位乃復摭拾浮言思圖小怨搆陷于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臣當日謂不斬抱奇臣不瞑目今請就其誣陷崇煥者言之方天啟年間諸陽失衛山海孤寒當此時誰能生死忘心身家不顧獨崇煥以八閩小吏報効而東履歷風霜備嘗險阻上無父母下乏妻孥夜靜胡笳征人淚落煥獨何心而堪此哉毋亦君父之難有不得不然者耳今奇等謂煥果有異心則何不起於當年而在今日也此煥之寃一錦州之捷初襲錦衣次廕中書朝廷報功常典也崇煥三辭始受今奇等謂煥子弟冒濫黃蓋五十餘人臣不知所濫何官所冒何職此煥之寃二都督毛文龍鎮守朝鮮耗兵虧餉兼之私通出塞陽修陰誘罪本不赦今奇等謂其忌功故殺致外敵乘機內入然當日毛文龍反跡副都御史朱童蒙已力言之假令不殺文龍以同消息相通奸生日久天下事尚忍言哉此煥之寃三江西道御史曹永祚捉獲奸細劉文瑞等七人面語口稱煥附書與伊通敵原抱奇姚宗文即宣於朝謂煥搆通爲禍志在不小次日皇上命諸大臣會鞫明白臣待罪本科得隨班末不謂就日辰刻文瑞七人走矣嗟嗟錦衣何地奸細何人竟袖手而七人竟走耶抑七人具有翼而能上飛耶總欲殺一崇煥故不惜互爲陷阱即此一事已見

宗文力可偷天者也此煥之寃四身居大將未嘗爲子弟求乞一官臣查袁崇煥自握兵以來第宅蕭然衣食如故猶更加意寒生恩施井邑恤貧扶弱所在有聲今奇等謂動造聖旨白晝殺人非獨所在駭聞長安士庶無不願以百口相保者也此煥之寃五臣思曹谷爲御史時嘗對臣言煥得大將風士卒同甘苦皇上前日逮煥下獄時祖大壽統兵二十餘萬奮激欲叛何之壁率家四十餘口詣闕代監今奇等謂減耗軍糧擅撻兵將臣不知何以得此人心也此煥之寃六大抵宗文與抱奇表裏爲奸糊塗作弊抱奇不識一丁不足惜矣獨是宗文少養於鄉長舉於學壯飭於官何致費中人數千金之產一旦驟登顯秩即此成風結交奸士謀陷忠良雞鳴平旦之良心宗文泯滅殆盡矣臣與宗文誼同桑梓情切鄰居臣雖木石爲心豈獨不知愛惜體面但一片愚忠不敢自蔽即令臣父如此臣必諍之臣子如此臣必斬之況宗文乎宗文學尚刑名見臣此疏禍臣必深抱奇挖運營官見臣此疏恨臣必切臣死萬萬無可容矣雖折檻碎衣固臣素志伏乞皇上大奮乾綱超釋袁崇煥照資拔用將臣寸斬以謝宗文將宗文寸斬以謝天下則臣幸甚社稷幸甚

批答

奉旨批覽卿奏具見忠愛袁崇煥鞫問明白即着前去邊塞立功另議擢用姚宗文原抱奇已先有旨了

白寃疏

程本直　更生

爲督師蒙不白之寃微臣甘同誅之罪伏祈皇上駢斬臣頭以勵忠臣以成義士事竊惟忠無不信誠不見疑過聽斯言實爲禍本寧獨昔鄒陽寒心於梁獄哉即如今日皇上特鑒袁崇煥錦寧戰守兩次殊功起之田間付以遼事皇上任崇煥者千古無兩崇煥仰感信任之恩特達之遇矢心誓日有死無生以期報皇上者亦千古無兩當茲兵氛孔棘危急萬分羣疑沸起曾毋投杼此臣蒿目痛心不得不仰皇上痛哭而流涕也夫以千里赴援殘霜宿露萬兵百將苦死無言而且忍餒茹疲背城血戰則崇煥之心跡與諸將之用命亦概可知矣皇上一旦執崇煥而付之理將將之微權固有神武不測而訛言流布種種猜疑其巷議街談不堪入耳者臣不必爲崇煥辨惟是有謂其坐守遼東任敵越薊者有謂其往劄薊州縱敵入京者有謂其散遣援兵不令堵截者有謂其逗遛城下不肯盡力者此皆未以崇煥之入衛與諸將之血戰一詳而按之耳臣從崇煥展轉行

間情形悉備請得冒萬死爲皇上陳之以待斧鉞之誅可也蓋崇煥自任復遼殫精拮据甫及期年錦寧一帶壁壘改觀正擬器械馬匹稍有頭緒決計渡河惟慮薊門單弱請宿重兵已特疏言之再疏催之蒙皇上發部着議疏固猶在御前也乃敵今日果自遵化突入不出崇煥所料脫令薊鎮豫爲戒嚴堡堡錦州城城寧遠敵亦安得深入若爾而大城小堡望風投降遵撫不能一日守城遂至於斯則何得謂崇煥之坐守遼東任其入薊也至若崇煥自十月二十八日一聞薊警即檄調諸遼將兵赴急西援躬統馬步二萬有奇逐路置防逐城

置守戴星犯雪於十一月初十日馳至薊州計圖背捍神京面拒敵衆十二日即發前撥堵截於馬昇橋十三日敵乃盡撤遵營橫劄於薊之東南角林木茂密山谷崎嶇兩兵對壘相持半日不意宵遯面西則安得謂崇煥駐劄薊州縱其入京乎若夫諸路援兵豈不知多多益善然兵不練習器不堅利望敵即逃徒寒軍心故分之則可以壯聲援合之未必可以作敵愾也況夫同尤世威於昌平陵寢鞏固退侯世祿於三河薊有後應京營素不習練易爲搖撼以滿桂邊兵據護京城萬一可保無虞此崇煥干廻萬轉之苦心也以之罪崇煥曰敵遣援兵不令堵截寃哉至謂其逗遛城下不肯盡力者尤爲可痛痛自敵人逸薊入京崇煥心焚膽裂憤不顧死士不傳餐馬不再秣間道飛抵郊外方幸敵未近城得以身翼神京士馬疲敝請休息城中未蒙俞允出營廣渠門外兩相鏖戰崇煥躬環甲冑以督後勁自辰至申轉戰十餘里衝突十餘合竟至運河血戰殊勞遼事以來所未多有此前月二十日也至二十六日又舍廣渠門而攻左安門亦時有殺傷惟是由薊趨京兩晝夜疾行三百里隨行營僅得馬兵九千步兵不能兼進以故專俟步兵調到隨地安營然後盡力死戰初二初三

疑之誤中實敵間之密成亦非崇煥之蒙寃實天之不悔禍也臣故不避斧鉞洒血泣陳萬懇皇上天恩一垂羣疑自解俾崇煥出而收集諸遼兵將如侯世祿張鴻功之例戴罪立功諸遼將之於崇煥恩信相結骨肉弗踰當必抱崇煥之寃發崇煥之憤感荷聖恩踴躍同袍事平然後執三尺法以定其功罪崇煥雖死目瞑心甘不然終疑莫釋天威難霽則崇煥一出遼東此身首不擬付之沙場即擬付之法市爭早晚不爭死生崇煥籌之稔矣惟是臣於崇煥門生也生平意氣豪傑相許崇煥寃死義不獨生伏乞皇上駢收臣於獄俾與崇煥駢

斬於市崇煥爲封疆社稷臣不失忠臣爲義氣綱常士不失義臣與崇煥雖蒙寃地下含笑有餘榮矣況夫流言四布人各自危凡在崇煥之門者竄匿殆盡臣獨束身就戮哀籲呼天實爲事至今日非遼兵莫能遏其勢非崇煥無能用遼兵萬萬從國家生靈起見非從崇煥起見也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漩聲

程本直 更生

大江之涯其石橫出鬬水使怒曰磯爲磯之處其下有迴流焉曰漩舟楫弗戒匪觸於磯即泊於漩與其泊於漩也寧觸於磯觸於磯猶可拯也泊於漩不可拔也杜工部曰最能行搬漩悄憤無險阻吾烏得此最能者與之操舟楫而游哉其將問之水濱

客有執磯聲而叩余者曰子胡不通於時論若是也甚矣子之爲袁崇煥辨也予曰通也不通也無論也然而實語也非虛語也客曰所謂不通也以子之語虛也非實也曰何居乎余言之虛也客曰袁崇煥固儼然督師也固居然自任以復遼者也遼不能復而顧使敵直入薊門且京師也而子謂非崇煥縱敵也非其罪也不通也虛也曰客未覩夫所謂遼與薊者也遼之有督亦猶

乎薊之有督也崇煥遼督也敵之來也從三岔過河從山海入關崇煥其奚辭罪也然而敵之來也入大安過龍井破遵陽也薊之與遼相去千餘里敵走薊而遼督是罪也薊之督也撫也鎮與道也何所從事也且也崇煥之疏曰薊門單弱敵所竊窺臣身在遼遼無足慮嚴飭薊督峻防固禦爲今日急着此固言之於敵未入半年前也一疏不得繼以再疏乃旨下部科着議兩疏迄今猶可覆按也言於半年前而敵來於半年後罪也非罪也使薊之所以守薊也亦猶乎遼之所以守遼也何致使敵入無人之國也客曰子胡意之陂而詞之游也

豈朝廷舉如許兵馬費如許金錢而授之崇煥僅得其守遼東一塊土也曰遼有兵馬薊有兵馬也遼兵遼馬費朝廷金錢薊兵薊馬亦費朝廷金錢也第使薊之訓兵者練馬者亦猶夫遼之訓兵練馬者也則薊之所以守薊者何致不能猶夫遼之所以守遼也而使敵入無人之國乎今夫家之禦盜者有勇僕者也毅然曰但阻其旁趨而歧逸者也彼衝突者我獨當之也乃盜舍其當衝突者而趨且逸於旁與歧者也吾未見旁與歧者之能藉口於衝突自當者之不力也然則崇煥固獨當衝突者也安能代旁歧而任咎也客曰子不知夫子言

之恕也深言者謂崇煥欵敵者也非禦敵者也揣欵之不可得冀以城下一盟結五年之局也敵之來崇煥來之也曰噫嘻爲斯言者客也天下也客爲斯言客愚也天下爲斯言天下愚也而崇煥之愚不至此也城下之盟列國事也否則亦宋眞宗事也今中國何如國而皇上何如主也無論要以求盟必不得即要之而盟得也欵成也敵退也崇煥將安歸也果若是也崇煥知爲敵謀而不知爲己謀也愚不至此也不但此也崇煥自任復遼者五年也戊辰之秋己巳之冬僅朞也復遼而不以兵也馬也則己也復遼而必以兵與馬也遼之兵業何如兵遼之馬業何如馬也即敵之避遼而趨薊也復避薊而趨京也敵之畏遼之兵之馬也昭然也浸假而進乎五年也其兵其馬當復何如也復遼而不以兵馬則己也復遼而亦以兵馬也崇煥不必若是其亟亟也然而欵敵正不必爲崇煥諱也崇煥之言曰敵以欵愚我我亦以欵愚之也蓋兵機也非形也形可得而言機不得而言也形常然而機忽然也故有形已然也而機未必其然也用機者莫善於用間也用間者莫善於用反間也欵者形也所以欵者機也敵之欲欵者間也我因敵欵而欵之者反間也故欵可言也所以欵者不可

言也何也欵之爲言緩也所以緩彼而急我也謂欵之有害於兵也愚也客曰姑舍是敵之欲走薊門者非一日而不敢者毛文龍牽制之也文龍殺而牽制廢而敵乃得逞焉于薊也何也非崇煥罪也曰時之遇也數合也而謂毛文龍之故也非也敵固會攻寧遠於丙寅也敵固會圍錦州於丁卯也藉非崇煥死戰死守敵不逮己已而始縱橫於神京之下也而文龍當日固居然島上帥也未聞其提一旅渡一騎以牽制之使不來也烏在今日必其能牽制之而使不來也客亦聞夫年來國中所議文龍乎否也曰虛兵也曰冒餉也曰假俘假捷

以騙功騙賞也而且尾大也曰鞭長也曰一跛扈將軍也自武登撫相與爭而去其欲得而甘心於文龍者非一日也非一人也辱白簡掛彈章可數百計也是左右諸大夫皆曰可殺國人皆曰可殺也其不殺也非不殺也不能殺也不敢殺也是故崇煥一殺之而通國快然皇上欣然聖諭煌煌然也其有一二不合者私也匪公也及夫敵來適其時也囂然而起曰臣言不幸至今日而中也殺崇煥以報文龍也其私言者私其公言者亦忘焉其非公也於是乎爲文龍訟寃者有之矣復官者請恤者紛紛也猶幸皇上之聖而明也一則曰文龍有

應得之罪也再則曰不得藉口於崇煥也是文龍之殺文龍之罪也而非崇煥罪也客曰是故惡夫佞者曰非敢爲佞也予不得已也曰信如子言袁崇煥非特無罪也且有功也曰據崇煥今日不能無罪按崇煥平日未嘗無功也客曰亦知敵人發難以來亦有攻而不下戰而不克也否也曰未也客亦知乎有寧遠丙寅之圍而後中國知所以守有錦州丁卯之功而後中國知所以戰也否也曰然也曰然則謂崇煥無功於平日也不可也而猶未也今日灤之復遵之復永之復也誰兵也遼兵也誰馬也遼馬也遼兵遼馬其來久也試即平日而論自崇煥未涖遼以前遼亦有是兵也有是馬也否也然則按崇煥於今日猶未嘗無功也客曰諸路援兵難于調集幸其調而集也崇煥散遣之以致敵從而越薊入京也此則崇煥之罪也曰謂敵越薊入京崇煥罪也誠然也謂散遣援兵而崇煥罪也非然也何也薊州三里之城也其民素不兵也有遼之馬步萬餘也又有總兵曹鳴雷之馬步三千也薊民雖逃猶强半於其城也集兵而處業囂然也復益之兵則不必戰敵而先自亂也且薊孤縣也四外無援者也退侯世祿於三河去薊六十里也欲其駐三河以爲薊聲援也而不虞三河之

不入世祿兵也三河不入世祿兵而世祿之兵於是乎頹然西潰也頹然西潰於是不獨違節制而失聲援且喪紀律而肆剽掠也畿之東西於是乎不暇擇而概曰援兵剽掠也更誤援以袁而曰剽掠者皆督師兵也皆曰爭得督師而嚙其肉嗽其骨也由是也至若尤世威昌鎮也陵寢重地所賴以安之者也調世威以援薊其如陵寢何也崇煥之所以遣之而固鎮也由是也而且尤兵侯兵也具名也占數也無實用也不可以見敵也驅不可以見敵之兵而速之敗則雖有可以見敵者亦將因而寒心也奪氣也留之不如其遣之也若夫滿桂

之遣也桂善逃者也非善戰者也曩者錦嵒之役其左劵也然桂兵則差勝於諸路也令其踞都城而陣懼京營之兵易搖撼也所以壯根本安人心也此崇煥之苦心也周慮也而謂其罪也非吾所能知也客曰人皁謂據崇煥於今日不能無罪也其罪安居也曰崇煥之罪在崇煥駐薊而使敵得越薊而入京也方其督兵到薊也有疏曰臣兵幸而詣薊也而今而後斷不使敵過薊西一步也臣之罪也乃終不能不使敵過薊西一步也客曰然則崇煥之死宜也曰宜也曰崇煥宜死而子復爲呶呶不置何也曰崇煥而死於失機也宜也崇煥而

死於叛逆也非宜也予之呶呶不置爲其叛死也非逆死也昔予有曰今止請釋崇煥以收遼兵事平之後定其功罪未晚也語具磯聲中也而且議功之典國典也使過之法軍法也崇煥十載邊臣屢經戰守獨提一旅挺出嚴關迄今山海而外一里之草萊崇煥手闢之也一城之壘一堡之堞崇煥手築之也試問自有遼事以來誰不望敵數百里而逃棄城於數千里而遯敢與敵人畫地而守對壘而戰翻使此敵望而逃棄而遯者舍崇煥其誰屬也崇煥之功未必不可議也若夫崇煥之過又未始不可使也崇煥蓋愛克厥威者也崇煥蓋輕於料敵者也愛克威故不營兵於野而幕兵於城也敵乃得越薊而西也然而敵能避崇煥之堅於薊也而不能知崇煥乘其瑕於潞也敵能反客爲主而不能反主爲客也而不能知崇煥反主爲主而反客爲客也蓋敵方乘崇煥之不能得以潛越薊西蟠踞於潞中斷京師與崇煥首尾不相應崇煥兵雖强勢不能縮地而顧京師一面結營困潞一而張勢撼京敵謂潞困而京可不俟攻也不知崇煥之舍薊而躡其後也不知崇煥且舍潞而繞其外也不知崇煥業據京而出其前也是故高密店之遇偵也詫以爲袁督師之兵從天而降也是故

廣渠門之大戰也謂十五年來未嘗有此勁敵也於是乎魂銷也於是乎膽落也於是乎不復逼京師而惟出没於海子采園之間以觀我動靜也使寬以數日崇煥不待步兵後到吾知其可不勞我兵而力遯也寧獨良鄉固安可保無虞也即永平灤州何至受其蹂躪若此慘也而何天之不悔禍也故曰崇煥之過未始不可使也而崇煥今日乃何如也身淩遲也家籍没也後嗣絶也妻孥兄弟以及七旬之母數齡之女方游魂於浙水之上也復齎魂於黔山之間也今且或死或生於八閩之外而莫可問也而謂崇煥果何如也客不覺潸然淚

之盈襟懣然聲之塡咽也不復相詰黯然而退　客退之明日復起而進曰甚矣子言之亂吾寐也吾不復爲袁公求也然而袁公何修而得此于子也曰袁公非能得予者也予三見袁公而弗予見也袁公非得予者也客曰曷爲其死之也曰柱厲叔之事莒敖公也自以爲不知己而去之莒敖公有難柱厲叔往死焉曰公固不知我也今我死之是果不知我也今日之事古之人有行之者柱厲叔是也客曰以子之才與子之行獨不能少俯焉以就世用也而顧不爲知己者死也爲人則善也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曰是謀非客所能知也無已

則壬申之秋將赴西市蘭輯諸稿而自爲之序詹詹數言意爲頗悉客不憚煩請縷絮之也其言曰十載長安三年蠶室一影之外餘爾數藤今夕何夕尙堪爾偃然據予敝籠中哉古人曰顧此七夕之軀終成一棺之土不朽之事寄之題目然則今日行將以七尺軀作數藤題目也大題小做其咎問誰在宋高帝之責吏部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郎那得不作賊耶武天后之謂駱賓王曰有才如此而使之流落不偶宰相過也嗟夫人至佐叛助逆尙使人主爲之嗷嗷惋惜乃知世間但有昧目瞞心之尙書宰相斷無有不憐才愛士之帝王賓王非叛恐終不得知於武后熙先非反恐莫能申歎於宋帝耳雖謂一檄爲賓王之應制詩徐將軍爲孔熙先之薦舉主可也然則數十年後覽茲數藤當必有愕然瞿然者曰安得起本直於地下而爲執鞭若夫今日生死則未可必此則予稿序也客以爲何如也雖然士死之知已千古爲難不知已者而可死之也攘攘世宙莫非死所而獨爲袁公也固自復寥寥也何也舉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癡漢也唯其癡故舉世最愛者錢袁公不知愛也惟其癡故舉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怕也於是乎舉世所不敢任之勞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辭也

於是乎舉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獨行也而且舉世所不能耐之饑寒袁公直耐之以爲士卒先也而且舉世所不肯破之禮貌袁公力破之以與諸將吏推心而置腹也猶憶其自言曰予何人哉十年以來父母不得以爲子妻孥不得以爲夫手足不得以爲兄弟交游不得以爲朋友予何人哉直謂之曰大明國裏一亡命之徒也可也噫聆斯言也而不爲之恫乎其心者其人未必其有心也即今聖明在上宵旰撫髀無非思得一負心實意之人任此社稷封疆之事予則謂掀翻兩直隸踏遍一十三省求其渾身擔荷徹裏承

當如袁公者正恐不可再得也此所以惟袁公值得程本直一死也雖然死則死也竊有願也願余棄市之後復有一程本直者出而收予屍首並袁公遺骨合而葬之題其上曰一對癡心人兩條潑膽漢九原之下目爲瞑也竊更有可疑於袁公也固有所疑于子之前言也請得進而與子一剖而決之也袁公負都城而營也半月所也曾未聞其出一騎加一矢於敵也通國唾之也而子謂其廣渠之大戰也胡爲乎其言之也曰噫袁公正復多此一戰也此袁公之所以爲袁公也蓋兵也者惟其不敗也非以求勝也故戰也者鬬力事也非兵法

之上言者況乎不諗彼已不辨袁銳不問堅瑕惑於人言廹於君命而輕一戰以塞之也此而勝焉倖也倖而勝古人謂甚於敗也若敵人懸兵深入我地彼利在速戰也我利在重持也不必深於兵皆能知之也胡爲乎以不戰疑袁公也胡爲乎以廣渠之戰疑予言也然而廣渠之戰客無余之問也客其問諸廣渠門外東便門外以及通惠河兩岸之居民或能言之也客其問諸韋公祠之僧衆曰天林者曰梵林者以及當日分守廣渠之太監郝曰隱儒者亦或能言之也客無余之問也余則曰袁公正復多此一戰也袁公之所以爲袁公也何也惑於人言廹於君命而輕一戰以塞之也倖而勝古人謂甚於敗也客曰由子所言今而後知任事之人之難也曰任事之人難也執任事之人而殺之尤難也殺任事者謂其僨事也殺之亦必其後之者果足以勝其所殺之者而後可也如不問其後之何若也而但絕之以快一朝也將殺者不可再生也而人實其難得也行見任事者一人不如一人也僨事者一日甚於一日也誅之不可勝誅不誅何以服誅者之心也何以服天下萬世之心也其初曰不過殺一以懲百孰知其究也殺一以廢百者也天下事不可復問也且封疆之事大事

也封疆之任重任也愛封疆者自當愛及封疆之人也是故嚴刑峻罰加於他焉者猶可言也嚴刑峻罰而加於封疆之人焉不可言也今夫擔夫之肩重也卽或一蹶焉一顛焉將必扶持之慰勞之以寬其繩約則可也蹶焉顛焉而必詬辱之鞭撻之不啻也勢必將一仆而不復起焉則已也於此而求一人焉易之也其勢未免救痛防災之不暇也甚且曰烏得坐而致此于千里也庶免夫蹶焉顛焉以無致于詬辱之與鞭撻也世烏得夫坐而致千里者也其勢又將一仆人焉而不復則已也東漢王充曰宋人有御馬不進拔劍剄而棄之溝中

又駕一馬又不進又剄而棄之若是者三以之威馬則至也然非王良造父之法也故曰任事之人難也殺任事之人尤難也況乎今日所以殺任事之人也又未必殺其所殺之事也且未必殺其所殺之人也客乃瞪目咂舌罔俟予詞之畢而去

剖肝錄

余大成

今上崇禎二年乙巳冬十月敵由大安破遵化十一月圍京城先是督師袁崇煥有疏謂臣在寧遠敵必不得越關而西薊門單弱宜宿重兵不聽至是果如其言煥自遼趨薊入援朝議罪其逗遛十二月朔詔入城下之

獄輔臣溫體仁毛文龍鄉人也啣煥殺文龍每思有以報之適樞臣梁廷棟曾與煥共事於遼亦有私隙二人從中持其事煥由是得罪時有中官在圍城之中思旦夕解圍咎煥不即戰而中官勳戚有莊店邱墓在城外者痛其蹂躪咸謂煥玩兵養敵流言日布加以叛逆會總兵滿桂初與煥共守寧遠丙寅之役首主棄城爲煥所叱至是入援令其部曲大掠近郊皆僞稱袁兵以鼓衆怨後因敗入甕城浸潤中官乘機譖之上遂不能無疑焉然煥自薊趨京兩日夜行三百里所部馬兵纔九千人廣渠門一戰挫之意俟步兵至方合力逐北而初一日之命下矣諸廷臣持煥者十之三而心憫其寃者十之七特以所坐甚大且憚於體仁與棟未敢救石衲時任職方獨發憤對衆曰奈何使功高勞苦之臣蒙不白之寃乎因往見廷棟曰兵臨城下而自壞萬里長城豈計乎棟曰此上意也石衲曰煥非惟無罪實有大功今日圍城中舍此誰堪禦敵者朝廷置兵部官何用使功罪倒衡若此公宜率合部爭之棟曰人皆言煥畜逆衲曰兵由薊入煥自遼來聞報入提誓死力戰不知所逆何事所畜何謀也棟曰煥殺文龍與王遵撫非逆耶衲曰煥斬文龍是已王遵撫死於敵者而謂煥殺之何

以掩天下人之口乎棟時聲色俱厲曰久知口有書與煥令殺御史中丞煥常銘之座右遵撫之死煥特假手於敵耳石衲曰書信有之然在斬文龍之後中引李臨淮斬崔衆事所云今斬御史若拜中丞即斬中丞拜宰相即斬宰相蓋唐書中語特借以稱煥耳若遵撫爲煥所假手則宰相一言又何所指且此言何可爲煥罪叛逆當坐於某棟不懌而退次日初二石衲又往見棟曰敵勢甚熾遼兵無主不敗即潰耳今日之策莫若出崇煥以繫軍心責之驅逐出境自贖既可以奪深入者之魄又可以存遼左之兵公爲國大臣當從國家起見萬

無從嫌隙起見也棟曰遼兵有祖大壽在豈遂潰哉石
衲曰烏有巢傾鳥覆而雛能獨存者乎大壽武人決不
從廷尉望山頭矣棟時以其語聞之朝房輔臣周延儒
問曰公慮祖大壽反耶石衲曰然儒曰遲速石衲曰不
出三日儒曰何也石衲曰煥始就獄壽初意其必釋今
日則庶幾有申救而出之者至三日則知上意眞不可
回而廷議果欲殺煥矣壽與煥功罪惟均者也煥執而
壽能已耶不反何待儒點頭曰奈何體仁曰不然壽若
與煥謀即合敵耳否則必殺敵反將安之次日棟見石
衲於朝房曰壽幸未反石衲曰言而不中國家之福也

是日壽果率所部逃出關外報入棟懼甚至石衲私寓
曰壽反矣如之何公能先事逆料眞神人也棟去客曰
大司馬心折公矣石衲曰是欲貽構我耳初四早棟以
壽反奏且言臣司官余大成能先見乞詔問之蒙上詔
對因奏曰壽非敢背反朝廷也特因崇煥而懼罪耳欲
召壽還非得崇煥手書不可上因讓棟曰爾部運籌何
事動輒張皇事有可行宜急圖無緩棟就出煥石衲曰
不可旨意未明獄中何地而冒昧行之也延儒曰若何
石衲曰須再請明旨方可乃復入奏上遣大璫出諭曰
事急矣當行即行尙待甚麽旨石衲曰此即明旨矣公
等見督師善言之時閣部九卿皆往獄所道意煥曰壽
所以聽煥者督師也今罪人耳豈尙能得之於壽哉衆
人開譬百端終不可且言未奉明詔不敢以縲臣與國
事石衲因大言謂崇煥曰公孤忠請組隻手攀遼生死
惟命捐之久矣天下之人莫不服公之義而諒公之心
臣子之義生殺惟君苟利於國不惜髮膚且死於敵與
死於法孰得耶明旨雖未及公業已示意公其圖焉煥
曰公言是也因手草蠟書語極誠懇至則壽去錦州一
日矣馳騎追及即遙道來意軍有敎放箭者騎云奉督
師命來非追兵也壽命立馬待之騎出書壽下馬捧泣

一軍盡哭然殊未有還意壽母在軍中時年八十餘矣
問衆何爲壽告以故母曰所以致此爲失督師耳今未
死何不立功爲贖後從主上乞督師命耶軍中皆踴躍
即日回兵入關收復永平遵化一帶地方上初甚疑煥
及聞所復地方皆遼兵之力復欲用煥於遼又有守遼
非蠻子不可之語頗聞外庭仁與棟大懼遂借殺毛文
龍市米二事爲煥資敵私通反跡復援遼將謝尙政餌
以節鉞令揭證煥棟再疏持之體仁前後五疏力請殺
煥凡諸爲煥者皆罪斥削御史羅萬爵官以其爲煥申
辯不證叛逆也下輔臣錢龍錫布衣程更生於獄論死

龍錫曾與煥識殺毛文龍更生則疏救煥者御史毛羽健曾有疏難煥五年方畧謂與煥敵謀亦謫戍去舊額東江歲餉百萬大半不出都門皆入權宦橐中自煥斬文龍盡失其賂僉與體仁棟合謀傾煥交致其罪坐以大逆夷三族輔仁周延儒成基命冢宰王永光各疏救不報總兵祖大壽以官階贈蔭請贖亦不允會審之日風霾晝閉白日無光聞者莫不傷之棟等復造爲飛語流布內外傳入禁中達之天聽以甚其罪在廷多心知其寃然見龍錫等相繼罪譴無敢言者石衲往見廷棟曰公作此已甚獨不爲身後計耶某一任司官凡六易

尚書矣前此者非戍則斥無有能免公善爲之且今之所執爲崇煥罪者叛逆也擅主和議也而所執以名叛者曰殺文龍以去敵之所忌也夫文龍有應得之罪明旨業已言之是煥殺文龍未嘗不是使煥當日能斬文龍又能使薊門無警豈尚有題目也哉惟其不然以至有此公今日斬煥而不能禁疆場之無事吾恐異日又將以煥爲題目也棟色動言諸體仁得末減以庚午年八月十六日棄市家口在遼者徒流浙復改黔在籍者流閩罪止妻子女及同生兄弟餘俱免自煥下獄關外將吏士民日詣督輔孫承宗號哭代雪孫知內旨已定不敢上請後棟以貪敗上震怒下所司勘議辭連遼將謝尚政仁一力調護止奪職回籍中有罪督一事能破情面等語仁所票擬也先是督師部下遼將鄉人謝尚政誣揭主將督師又餽銀三千於廷棟謀陞閩鎮後爲水道長參論事敗仁蓋知公議難掩而卸之於棟石衲後任山東巡撫會餉乏兵變不過罰俸仁憾其爲煥不平恐後雪煥事遂謫戍電白乙亥春至戍所晤煥弟崇煜將所彙煥前後章疏十本付煜藏之蓋自爲督師至下獄時所上職方副本也中俱有督師鈐印關防石衲既還其疏并爲識其得罪本末於疏後昔宋岳武穆以

忠蒙罪至今寃之督師力捍危疆而身死門滅其得罪大畧相似但武穆有子霖孫珂能白其寃而督師竟胤絕聖世誰復爲金陀粹編者可歎也異日者使余言而有徵也其在煜之子也夫石頭布衲記

袁督師計斬毛文龍始末記 錄荊駝逸史

崇禎二年己巳五月二十二日遼東督師袁崇煥牌仰旗鼓司查東江官兵在淸江者給賞隨登岸輕騎標下各官當有龍武右營都司金鼎卿帶船三十八隻接應俱列坐觴酒二十四日賞東江官兵每員行糧二斗登岸試放佛郎機大炮遠者相去五六里近者相去三四

里登嶺之顛極目指畫形勢云可議屯也

二十五日午時分東北風起自北汛江開洋歷大王山風轉是夜大霧諸船在大洋行一夜次早收泊中島

二十六日齊泊雙島

二十七日南風極大未開船見本島白骨暴露各戶口齎發立散諸將領有登州海防左營游擊尹繼阿叩見蒙調兵船四十八隻到來

二十七日午時風順開船歷松木島小黑山大黑山豬島蛇島蝦蟆島諸處遂泊島山此處離旅順陸路十八里水路四十里旅順游擊毛永義叩見登島嶺謁龍王

廟督師向衆將云國初中山王開平王請君始戰於鄱陽湖采石磯再戰於沙漠北平水戰勝馬步戰亦勝故得驅逐胡元以成一統今水營止以紅船自守豈驅騎入水戰乎本部院若復河東不以水汛草草了事且並用之於陸地各將毋得虛冒賜各將酒飯快船稟報毛帥已到未見

至六月初一日毛帥見上下交拜毛帥親進禮帖三封小飯三桌傳入船去毛帥側坐茶敘旣敘小飯面與毛帥敘云遼東海外只本部院與貴鎮二人務必同心共濟方可結局本部院歷險至此欲相商爲進取計軍國大事在此一舉本部院有個良方不知患者肯服此藥否毛帥曰文龍在海外八年也有許多功績只因小人之言致錢糧缺少又無器械馬匹不曾遂得心願若一一應付要帮助成功也不爲難辭同傳免謝分付船上不便借島崖毛帥帳房待酒督師屈體推誠密語毛帥畧無難色二更後方散

初二日毛帥請袁督師登島相見禮畢東江將官請毛帥及各夷丁叩見討馬夷丁每名給銀一兩米一石布一疋隨上席毛帥親丁帶刀環遶袁督師叱退與毛帥密語三更方散

初三日督師差官謝酒毛帥又設席相請督師便服登島又酒敘至終方有傲狀毛帥有不悅意態酒散袁傳副將汪翥入話敘至五更方出

初四日賜東江兵三千五百七十五名賞官銀每員三五兩不等賞兵銀每名數錢又將帶來銀十萬交卸東江官明日傳齊旗鼓王副將行文毛帥自後旅順東行毛帥印信西行督師印信又行文傳諭恢復鎮江旅順俱着遵依

初五日傳各兵登崖楞圍較射領賞毛帥稟見問老爺於何日起身督帥云寧遠重地本部院來日便行今邀

貴鎮盤桓觀兵較射毛帥欣從督帥云明日不能踵辭
國家海外重寄合受本部院一拜拜畢隨登島山謝參
將暗傳號令各營兵四面楞圍毛帥隨行官百餘員俱
繞在圍內其兵丁截在外督師問東江各官姓名俱應
姓毛毛帥云這多是敝戶的小孫督師云你們那裏多
姓毛是出不得幾個這樣好漢俱人人可用我寧遠官
有許多俸兵有許多糧尚然不足飽煖念你們海外勞
苦每人只得米一斛甚至家有幾口俱分食此米言念
及此情實痛酸你們受我本部院一拜當爲國家出力
自後不愁無餉各官感泣叩首再四隨行問毛帥云本

部院節制四鎮嚴清海禁實恐天津登萊受心腹之患
今請設東江餉部錢糧由寧遠送至東江亦便昨與貴
鎮相商必欲解銀自往登萊糴買又必移鎮定營制分
旅順東西節制並設道核稽國家所費查兵馬錢糧俱
不見允終不然祇管混帳國家費許多錢糧要這東江
何用本部院披肝瀝膽與你說了三日只道你回頭是
岸也還不遲那曉得你狼子野心總是一片欺誑到底
你目中無本部院猶可方今聖天子英武天縱國法豈
容得你語畢西向叩請王命着人將毛文龍拿下剝去
衣冠文龍尚有抗拒意督師又責曰你道本部院是個
書生本部院却是一個將首你這毛文龍欺君罔上冒
兵尅餉屠戮遼民殘破高麗騷擾登萊騙害各商擄掠
民船變人姓名淫人子女這是你該死罪案今日殺了
你本部院若不能恢復遼東願試尚方以償你命又宣
言東江各官曰毛文龍這樣罪惡你們說他該殺不該
殺若本部院屈殺了他你們就上來殺我衆將官相對
失色叩頭哀告文龍語塞但云文龍有罪自知該死求
督師老爺開恩督師云你不知國法久了若不殺你這
一塊土非皇上所有遂西向叩請尚方寶劍令水營都
司趙一枝何麟圖監斬旗牌官張國柄執著尚方劍斬

毛文龍首級於帳前即分付將頭付他親人備棺本殮
安葬圍外是時兵丁洶洶見我兵嚴整勢不能犯督師
又喚東江各官來見諭曰本部院今日止斬毛文龍一
人以安海外兵民還是殺人安人你各將照舊供職各
復本姓爲國報効罪不及你不必憂疑又分付將東江
兵二萬八千分爲四協殺其父用其子以毛承祿管一
協兵以旗鼓徐敷奏管一協兵還有二協東江衆官保
游擊劉興祚副將陳繼盛二員管之又分付東江官兵
久被毛帥剝削將帶來銀十萬賞各島兵一員各賞銀
三兩名爲張功賞東江旗鼓馮有時將見在官兵二千

八百員共賞銀五千四百兩以昭信賞必伐之意餘兵四協照例給賞又諭馮旗鼓速差人往旅順宣諭又諭將毛帥印繳來東江事務權着陳繼盛代管俟一協能建大功即將此印題授諭畢離島登舟發牌一面曉諭安撫各島軍民票行登州游擊尹繼阿速備艦船二十隻候用又諭文龍子毛承先安撫後所欠商銀著辦償還發小帖云戶部委官陳越禮授守備督運各島糧餉又發犒賞四協扎付又差官查島中寃獄並擄來客商船隻俱即查報商人洪秀等十名訖至夜請徽州朱相公拂纓上船敘坐一更方散

初六日命備酒席督師親詣文龍棺前拜祭云昨日我奉皇上命斬你是朝廷法今日祭你是本部院情遂下淚各官將俱下淚感歎

初七日登山試炮試演

初八日差中軍官往皮島取劍並符驗

初九日往旅順官軍迎接佈置畢

初十日晚開船

十一日抵寧遠是夜風大

十二日早過江進城畢

捫蝨談虎客曰袁督師天挺偉人雄才大略近世無兩其視毛文龍不過狐鼠等類曾不足當其一指趾

馘之杯酒間僅如振落而國家之大患已潛銷彼浙人狥其私情猶有爲文龍極口呼寃者斯眞可謂別有肺腸矣飲氷子頃爲督師傳刻意表章顧於斬毛文龍一事不甚詳今得是記補之閱者之快意爲何如哉吾嘗論以叔季衰亡之國攫犬羊暴起之衆自有歷史以來未有能取勝者能取勝自督師始且不徒取勝而已實足制敵死命而無難是中經營慘淡殆非尋常英雄所能勝任夫知敵所長而避之偵敵所短而乘之難矣然猶非至難也大敗之後人無固志胡塵乍起望風而逃於此而欲振作士氣俾將卒去其畏敵之心起其滅敵之望甯非難中之至難者哉以此而論督師始天人不可及歟今世而有督師爲之執鞭所忻慕焉近人陳子莊著庸閒齋筆記極詆左袒毛氏之人并言乾隆年間紀文達公閱歷朝檔子始知文龍曾通款我朝文龍在明實萬死不足惜云嗚呼亦足見公論之久而愈彰矣

附錄禮部原奏

禮部謹題爲遵旨議奏事禮部抄出廣東巡撫陳大文疏稱前明故臣袁崇煥係廣東廣州府東莞縣人由進

士授職知縣擢任巡撫歷晉兵部尚書太子太保督師駐軍邊塞中外宣猷忠貞矢志詎料謗疑競起竟至重辟慘遭欽奉上諭已荷殊恩恤蔭應請入祀鄉賢以勵風化除冊結送部外臣謹會同廣東學政臣恭泰合詞具題伏乞皇上睿鑒敕部議覆施行謹題請旨奉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該臣等恭查乾隆四十八年欽奉上諭朕披閱明史袁崇煥督師薊遼尚能忠於所事而其時主闇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憫惻其現在有無子孫曾否出仕該撫查明具奏等因欽此欽遵在案今廣東巡撫陳大文以袁崇煥題請從祀鄉賢其生平事跡曾邀聖鑒特恩予以邮廕請准其入祀鄉賢以光祀典理合專疏具題恭候命下臣部行令該撫遵照辦理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奉旨依議

江寧孫去疾谷紈初校

番禺沈宗畸太侔覆校

袁督師廟記　廟在京師左安門廣東新義園

嗟夫明清之際關於中國亦大矣非止繫一朝之興亡也觀夫袁督師之雄才大略武棱蓋世遂見忌於敵以讒間死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夫國非才不立有國者臨觴聞鼙鼓無不思人才而用之然才愈奇志愈大人主未必能竟其用即能倚畀信用而內移於權奸女謁外怵於敵國外患左右讒慝之口交搆而並作卒自壞長城而國亦殄滅嗚呼古今殆同一揆豈獨袁督師吾十二歲侍先祖連州公讀督師傳至其緯繣邊事登長城察形勢奏對思宗以五年破敵而壯之連州公曰是敵畏而間殺之者也後登長城想公之雄風門人東莞張伯楨爲公表幽刻公集復築公祠於京師令人愛中國思將才庶公英靈武烈猶懍懍也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八年丁巳七月鄉後學南海康有爲撰書

題袁督師廟詩

吾粵將才名世者督師祠墓酹殘紅古來才大原難用朝未功高鮮令終間入長城君自壞讒多冤獄世無窮國亡勿謂無人在長令傷心弔鬼雄

杜郵賜劍杖涼風馬革投潮藏種弓冤寫金陀莫須有幽囚鐘室將毋同搖落山河名將碧蕭條異代劫灰紅

記游山海關憑弔立馬長城一世雄

丁巳冬十月題袁督師祠墓二章　南海康有爲

再題袁廟詩

先烈勤勤表繡絲瓣香特爲督師祠白山黑水海翻立鼙鼓聲中我有思

滄海弟爲鄉先烈袁督師刻集建祠勤勤表彰以詩贈之　康有爲

袁督師廟頭門聯

其身世繫中夏存亡千秋享廟死重泰山當時乃蒙大難生

聞鼙鼓思東遼將帥一夫當關隱若敵國何處更得先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八年丁巳夏五鄉後學康有爲撰并書

又廟內聯

自壞長城慨今古

永留毅魄壯山河

鄉後學南海康有爲撰并書

袁廟地基暨築廟日課均李青所定建築經費伯楨所捐並置祀田以垂久遠伯楨識

明袁督師廟記

新城王樹枏

東莞張篁溪既栞其鄉先正袁元素督師遺集行世又上書政府籲請合祀關岳廟中以奠忠魂昭之萬世丁巳八月復創建督師廟於左安門內廣東新義園中以爲旅京鄉人歲時薦享之所烏虖古今之以忠死國者衆矣篁溪獨惓惓於督師若此豈私其一鄉之見哉誠以督師之生死爲明清興滅之所繫關而種族之見遂釀爲四千餘年世局之大變而不可收拾此尤篁溪所痛心疾首者也或謂督師之死死於清人所間溫體仁梁廷棟滿桂之私嫌固也余獨竊謂此不足以死督師死督師者中官耳楊太監之言入而督師死魏忠賢遣黨高捷袁宏勳史堇輩之疏入而督師死東江歲饟毛文龍藉以賄中官者也文龍死而中官之賂絕矣圍城之役遂乘機麻起而浸潤之於是督師不得不死矣嗟乎中官之禍明二百七十年幾如一轍之覆卒以此殞國而亡其身其可異者當時之戮辱忠良曾孟子所謂土芥犬馬之不若而明社一屋懷忠抱節以死國難者若蟻趨而鱗萃也淸無有明之一失逮其末也而嬰城效死者百無一二焉斯則可悲者矣入月廟落成篁溪屬余爲之記余又益歎督師之死之係於國運者大也

附錄袁督師與皇太極書

遼東提督部院致書于汗帳下再辱書教知汗漸息兵戈伏養部落即此一念好生天自鑒之將來所以佑汗而昌大之者尙無量也往事七宗汗家抱爲長恨者不佞甯忍聽之漠漠但追思往事窮究根因我之邊境細人與汗家之部落口舌爭競致起禍端作孽之人即逭人刑難逃天怒不佞不必枚舉而汗亦所必知也今欲一一辨晰恐難問之九原不佞非但欲我皇上忘之且欲汗並忘之也然汗家十年苦戰皆爲此七宗不佞可無一言乎今南關北關案即扈倫安在遼河東西死者甯止十人仳離者甯止一老女遼瀋界內之人民已不能保甯問田禾是汗之怨已雪而意得志滿之日也惟我天朝難消受耳今若修好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婦作何送還是在汗之仁明慈惠敬天愛人耳天道無私人情忌滿是非曲直原自昭然各有良心偏私不得不佞又願汗再思之也一念殺機啟世上無窮劫運一念生機保身後多少吉祥不佞又願汗圖之也若書中所開諸物以中國之財用廣大帝亦甯斬此然往牒不載多取違天亦汗所當裁酌也方以一介往來又稱兵于朝鮮何故我文武官屬遂疑汗之言不由中也兵未回

即撤回已回勿再往以明汗之盛德息止刀兵將前後事情講析明白往來書札無取動氣之言恐不便奏聞若信使往來皇上已知之矣我皇上明見萬里仁育八荒惟汗堅意修好再通信使則懍簡書以料理邊情有邊疆之臣在汗勿憂美意不止闔也汗更有以教我乎

伯楨謹案明甯遠巡撫袁崇煥聞奴酋卒特遣李喇嘛及都司傅有爵田成等三十四人往弔且覘國勢及歸嗣酋皇太極乃遣方吉納温塔石等七人來獻書明年又遣二人持書來語多狂悖且要求歲幣袁督師乃草此書以責之其時李喇嘛亦致酋書一緘勸其歸順未幾酋來書仍不遜毅皇帝乃戒諭袁督師以絕之今日國情與明末暗合安得督師復生於今日同赴國難以復我失地耶觀遼東往事可悚然矣

太華山

增圭誌

江峯閣記

明臨海陳函輝撰

縣治中向未有閣閣之自小寒山子爲令始縣以江爲名然四周相去不啻數里而遙又限之以阡陌圍之以墉闉雖憑闌極目江不可得而見也所可見者江上諸峯探髻窺人耳古之君子登高作賦望遠懷人往往窮其耳目之所至用以舒嘯而寄慨每求異代陳迹荒邱故壘悲歌徙倚而臨之故過大梁如見侯生登廣武如揖劉項其胸中皆有所存出而與山川相敵煙雲相盪非苟焉已也蘇長公浚虛臺記以爲在終南之下爲不見山故築臺焉夫爲

見山而必築臺以求之此其人決非俗吏可知也若然則揮臺而吟倚柱而笑搖麈尾以酬清論移胡牀而就芳樽於以集賓從消燕閒遂足以盡茲閣之用而攬江山之勝乎曰殆非也江自岷峨發源透迤萬里而始至於海天險地利造物者蓋默設之以畫限南北是苻氏之所不能投鞭而佛狸之所不能飛渡者也此地在三吳則爲門戶在留畿則爲喉吻在淮揚則爲股肱往日萬家之聚孤懸巨浸中猶垂偏霸者之涎而來竊據者之睨矧今西北一綫滄瀛改易假令中原有事戎馬生於郊二三百里中平原曠野無深溝可限無高壘可憑譬如一人之身既舒臂以

當豺虎之衝復坦胸以當箭鏃之集危乎不危乎往物力盛時舶場大開舳艫畢集遠而罽賓百濟近則閩粵膠萊百貨津通商旅饒樂今每道梗塞厲禁霜寒渫惡不禁其外輸狡惏每肆其旁瞰兼之鹺竈失業萑苻伏叢三里之城僅栖蛋聚無組練可習無鵝鶩可擁危乎不危乎且也杼柚告空剜瘡難補徵調四出及瓜而遠戍未還刮索時閭計畝而算緡時溢逋亡久而未復追呼急而不應卽爲之長吏者經年罷給餐俸倖舍每歎無魚則登斯閣也惟有瞿然慮黯然愁皇皇然認以爲籌筆之驛籌邊之樓卽江山清麗終日到眼猶不能挹其秀分其羣也況乎簿書

圍繞鞭杖喘吁或終日無一飽之時或終夕無一枕之熟而高蔓盡棟可以收雲氣而延昕日夕月之餘暉其於合也不幾於揮鞭過客之眎逆旅乎然則是得已之役也可不已諸曰吾嘗思古人矣昔諸葛孔明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所至營壘井竈廁圊籓籬皆應繩墨閒一月之行不改其初蔡凝自中書遷晉陵更令左右修治故廨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此其人豈好劬惡逸冀土財用而以博一瞬之歡適哉春秋諸大夫每行軍按律好以暇整相尚郭有道所過旅舍雖一宿之暫必洒埽潔廛而後去度萬蔡雨公之意庶幾在此後之登斯閣者徘回江天峯影之

閒俛仰古今人物之感庶不以余爲多事也

江外河功紀成記

陳函輝曰水利日在天地間惟人因而用之善因江者能用江善因海者能用海善因河者能用河夫江海與河天下之三浸也用之則爲利不用之則爲害用之不本於所因則利亦爲害因之不違於所用則利可還返爲利已今夫靖小國也而控江之尾扼海之喉又孟河從而彙焉用其一已足以制腴而席沃奈何乎三媾之復三寇之虞溢於苦旱草蒿於肥蠖皇皇焉居珍貨於櫝而反爲沿門之乞也是殆有故夫用江者不用其清淖用其剽疾用海者

不用其瀾汪用其泼鹵用河者不用其瀠洄用其險怒所謂不食其利而誤噎其害者也懲噎者將遂廢食乎夫以商鞅李斯之密而不能用涇渠用之者惟鄭國以西門豹之智不能用漳水用之者惟史起功建有其時機逢有其會也周官營溝行水之制浚導儲畜各有專司故以方井之地四尺爲溝八尺爲洫二尋爲澮皆斥弃膏腴盡捐賦斂以與民共利漢之京師少府自總禁池水衡自掌林苑都水自行三輔太常自領巴渠其閒郡國陂湖碁置林立二千石長吏各以便宜濟事如文翁召信臣王景烏臻之徒經樹之蹟動垂不朽初不假重於廊廟也後世如熙豐之政責成使命鑿空尋訪行之一路則一路擾行之諸道則諸道駭東坡先生至謂朝廷本無一事何苦如此然後知輪橋鮮水廬江鏡湖之蹟嗇夫亭長之勸勸有過於詔令之切屬者彼徒見之空言而此則徵諸實事也靖之爲邑外宅三大浸而內派七十二港其幹豐者其枝不弱其渫清者其災易澹然說者曰港身太狹也港畜太薄也港流太分也港派太近也譬之人身貫門膻中升降不靈則任督之交蹻俞之會必有受其病者故中滿者可以運鍼而去也外塞者可以爬梳而治也河有十團團者圓也顧名思義義取迴環爲之伐菱蘆爲之墾沙礫爲之分源派

爲之拒濁洎而其最便者曰佃給力主給符家自爲政則無匿人自爲傭則無誘乘農之隙僝眾之協功成矣而其最急者水入之櫃立壩宜堅水發之囊設閘宜緻深息而涓舍束筋而平衡水樞之中蓋寓一邑泰象焉先是靖無濠至是復隍有特靖無梁至是虹彩下飲靖無舟至是好事之家伐木蘭曳青雀高人書畫之舫釣徒橛頭之船皆翩鳧而集雁乃張水嬉迓賓客置酒河之干而落之其歌曰陡山駢石不可得泉莫葺莽萑用力殊艱此寔澤國五沙易漁纑土若糠吐穢如涎承獎勸力灑惡彙堅道室王器翳此涓涓內度既適茂華以宣慶昌螞龍來宅深淵藻

香鬱浮膏黍油濺升爲文明釀爲豐年七尺之施視我瀆田新潺荒度利用弗湮歌罷遂書之爲記

東平祈雨表章

天九關之在上精神可以微通雨三日而爲霖枯槁於焉盡起故樊英嗽水於西向東望成雲欒巴噀酒於南方北來應氣敢謂層霄之應曾無半日之淹是惟政拙催科難逃下下以致天垂譴責莫聽高高非仗神慈孰施隆造恭惟前唐名臣睢陽張公殿下千秋開氣萬古精忠其來有自是生貞義之臣視死如歸彌表艱危之節斷齦嚼齒抗聲百罵齊收千萬人涕泪之心握爪透拳厲色一呼立喪

諸羣雄諛佞之膽雷將軍之號肅六矢不移雲大夫之功高閒關何壯氷湯席鑊於今我自剜心析子炊妻當日爾同割水眞孤情之所獨抗非死不成抑正氣之所未徂造生彌永位於箕尾識歸天傳說之星炳彼丹青寶入地萇弘之血歷宋元而隆廟祝雨陽惠咸若之休通　帝座而惠閶閶呼吸繫萬民之命維茲靖邑久庇神威邇者陽亢連旬莫許瞻蒲勸穡土膏未洽誰堪望杏敦耕畝裂龜文發蔫與禾苗俱顇井枯蟹眼桔槔共沃釜俱焦方愁輸國之租輒愧飲冰之俸他如劉瑯琊之稻何繇憑軾而觀萬一取成周之禾尚欲背城而借閔閔三農之望虛茲佩犢帶牛汪汪千頃之波幾見浴鳧飛鷺片雲頭上如催俗吏之詩一霈街橫忽落妖虹之影山出雲而猶閉月離畢以何期伏念小吏函輝山澤臞姿潢汙末品熟絲常待不勝汗浹單衣測匪公明未見枝翻少女愁焉有待愛矣自憐勤雩步於龍山已成繭足出臣心於霄漢徒仰榆輝知泰岳之興雲素無勞於頃刻怪豐隆之鼓浪尚有閱于旬時未應夢夢之如斯恐是期期之未了敢干大力特叩蒼穹鞍上馳雲一滴忽飛朱鬣洞中鞭石四方頓起黃龍與諸君痛飲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肝沛一邑恩膏名山大川壯千古英靈之氣家享一瓢之樂咸欣異代睢陽士無

半菽之憂不減當年驥渚齊心上祝翹首下風

王司理天台紀游序

天台於王氏諸君子眞有夙契也予晉吹笙於蓋竹右軍浣筆於華池梅溪兩世之篆金粟重來遠知六丁之書玉樞取去以至披九光之緼則思眞位列仙官洞五返之書則玄甫車升岳伯可交之遇黃冠茂端之撰丹籙性之以雪溪自號中立以白鶴相隨屠赤水有言千古高人好姓王豈虛語哉煇家寒山而鄰石梁六至山中皮膚尚未領略閒同同社楊龍友登臨著家山游記一帙又前後卧桃源桐柏閒得詩百餘首今存半耳每慕曹唐代劉阮五詩張

華宇郡守曾有相愧未能一步韻爲游仙缺陷事括蒼使君王縈川先生今之江左夷吾也鍾華蓋仙巖之秀探鼎湖縉雲之奇紫氣報於雙島綠文傳乎孤鶩量不過三蕉偏溢東皐逸興險不驅九折獨存子贛孤忠以佐狩車使者三過天台記序詩歌別爲山川開生面覺從前記此山者皆掇皮而已矣至其和曹唐詩鶴夢添長鸞簫欲奏與公之賦於此遜奇項斯之稱無能出右王氏多才不特徵之道德功業而騷苗韻語亦與名山大川爭不朽也使君理五雲明允慈祥咸曰古之遺愛古之遺直而此刻並行則又摩詰之輞川圖無功之醉鄉記子安之滕王閣序之

渙之旗亭詩後先相頡頏者矣輝未能學焉而深於使君有壇坫郵筒之契爰勒片語識之

孟子安游台雁兩山序

子安稽山之彥也會稽山川甲宇內昔人每云應接不暇又云如在鏡中行括其概則惟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二語能領略之然此兩語者寔台蕩之定評也台如石梁瑤臺足以傲蓬萊三島蕩峯靈幻皆在太華伯仲間至夫雙瀑雨湫銀河倒瀉天下之水所水焉所以不掛遊乘者以遠僻海陬不經遊目故雖然古之能遊台蕩者幾人哉孫興公賦聲擲金石爲言天台倘半眞半似李太白夢遊天姥耳其以天台傳者皆仙也人無仙骨者雖見司馬子微而親謁帛道猷猶之未遊天台也雁蕩一入一叫絕而遊人益少前有李五峯後有何無咎兩山記而已今子安來而台蕩始一一安穩如遇故人遊台蕩始一一靈奇如闢新徑是子安胸中直自有其千巖萬壑在豈關台蕩予家萬山之中至台九十里至蕩二百里或數年不一到即頻到而苔鞋著矣猶隔面焉猶隔心焉予胎骨豈無仙才乎即令探禹穴奇烏能道龍門半語哉故予讀予安遊記許以台蕩分半子安但問子安記前身是嚴首座否予且以梅老殘碑相餉不令片石笑寒山矣

陳山甫倦草序

予生也晚聞山甫先生名三十年崇禎壬申冬始見之見之嚴重其品與詩不敢雁行稱小友而山甫此時老且倦矣爲訪郗伯傳少南於赤城敘宿昔布衣交寓栖霞與予讀書雞園相去不咫尺所夕過晤譚生平著述句多焚棄不存存然艸泊宅金陵住李本甯宗伯幕中存泊艸今老矣所携之笥中者倦筆哉君曷爲我皇甫文之予唯唯謝不敢謂古人皆善游也太史公足跡遍天下文益奇不聞其小言倦倦始於遷之傳相如也曰長卿雖倦游其人才足依也乃唐書稱馬周論事無一言可損聽之合人忘倦

夫長卿賦上林時以琴心挑文君興致盡豪其言倦者或因憤鼻無聊偶作此想焉周落魄自放飲新豐旅店取酒澆雙足目中無人此二君要皆可稱慢世士山甫壯而負濟世才不遇于時徒以白墮青萍老其浮家依於李侯也頌酒而欲葬陶哦詩而將飯杜艸衣以學大隱桂樹以招小山落落穆穆我我羅羅其夢寤閒所訂好意惟有榮啓期魯仲連陶元亮王無功四友而他人之賢者不與焉是中安得有倦山光水性道骨文心盡寄之蕭然頭濡旭池上指拂拂聊借焉以寫其骯髒牢騷之概概則雖僭評是編而跋之曰覆鑿哉是翁可也又何倦乎嗟乎游非能倦人也人自倦耳向予平有五岳之志而必云待兒女婚嫁畢其不倦于婚嫁者其倦于名山也必多矣今世山人詞客剽叔夜之懶襲虎頭之痴假元章之顚貌雲林之癖而其中不可方物乃滋甚閒嘗與山甫私議之如夫巳氏自榜爲千丈之高其性則豺狼如何人斯人鄙爲三寸之丁其心猶鬼蜮若是者聽其譚論放恣非不亹亹忘倦而有識者竊笑嘗之矣蓋余素所服膺今之長者莫如陳眉公何無咎今見山甫庶幾無愧兩先生高風焉然則山甫以倦飛知還之義正深疾夫世之走利如鶩而恬不知止者昔人之言曰遠營糟邱吾將老焉山甫之言曰遠營墨莊吾將老是鄉矣是則山甫之詩與酒皆其有所託而逃之者也余亦倦游中人而又爲足以知山甫哉知山甫而因以知予之言者則有前之三馬君在

洪學博台游詩草序

台人之詩有以地著者有以官著者亦有以其人其友著者詩家咸宗子美而子美平生所愛戀敬憶莫如鄭虔著作虔故台州廣文也自子美云廣文官獨冷廣文飯不足不獨虔以是傳廣文亦以是識矣顧今仕爲台學博者借虔之官閱而喜作詩不聞以山鬼蝮蛇相畏也詩人能振人靡而併不以霜儉薄其官予所交洪澹如先生亦台之廣文也先生鍾慈湖秀狂客可擬知章裔諫議家文名不減龜父而於吟咏一道腹笥之貯既富筆彙之興偏饒人長如邱舍小如舟先生整而暱就焉曰予得與若齊稱後輩矣坐客無氈奚囊有錦床頭襍說　爬梳皆先生詩料也夫是之謂詩人詩人者碩人也碩人俁俁赫如渥赭兼乎酒人之逸興也碩人之薖獨寐寤歌兼乎隱君子之高蹈也嘯歌傷懷念彼碩人兼乎勞人散吏之思西方也先生所謂名碩哉乃先生年已七十尚不憚前作詩苦寄居一椽三月無肉味撚髭擁鼻叟叟然適也亦眞樂此不爲疲矣予聞其先公泗南先生刻意省行飯依龍溪之門著

書盈篋弓冶故有嫡傳而宋忠宣公倅綏城三瑞名堂簣裘早卜其式廓則先生之所建豎又不僅以詩繩武而已也第少陵懷虔詩又云獨有蘇司業時時贈酒錢而予以一樽論文反數就先生齋頭酣飲卽此麴生風味恐散髮老畫師反有不能比及者予又敢以源明頡頏長者哉自此台廣文又當以洪先生並傳千古矣

蔡起霞新刻制義序

人亦有言文章小伎耳然而精可移山芝可蝕斗非夜坐雨窗費燈火油三百石者則心格而不能入非璞三刖書六上黑貂裘點點淚痕染斑者則目格而不能知猶記甲

寅乙卯之交予纔弱冠予友起霞亦初入戰場時有友五人焉共結青梅社一彼一此旗鼓各相當是時雲閒喬君平老師擊節吾兩人文不釋手亦津津而不去口也嘗執窓藝請問因留射覆門下士謂巖邑吳君駕必先發太平謝子文老而不倦當次之至低徊陳蔡之交卽以爲一日必問中原鼎乃戊午秋起霞僅小捷耳予五敗而及卯咸笑簽也不靈則沙辰之役咄咄祖生遂先我鞭乎叔子曰弗謂文章小技也此文人失路後一腔熱血所抒寒士燈檠前兩道眼光所織也奮　先得此者凡孝廉後所以碌碌无成半坐走邑庭半坐耽奇服与其策蹇邯鄲道上何人不發閉戶下帷之誓一行歸里衆好荒之蕪穢不治胡爲乎怨天而呼鳴鳴起霞獨不爾自戊午後於今十年綠草在庭青蠅在案黃薺在甕赤文丹篆在筍蓋其苦心此道如七日泣秦庭三年報晉賜五千甲盾栖會稽此意惟予識之他人不知也而昔日君平師早已見及此矣然則起霞素心人也大力人也今出而理天下事必然淑問如皐陶不寃如定國不日以其文章劵其事業有符節合焉者也雖然嘗見汝送人作郡路鬼或憎之待我明年一籌貧士自信焉予處於材不材之閒不有起霞何以教我

書台雁紀游後

語台者云天台四萬八千丈一丈須爲一尺游語雁者又云絆芒鞋走一日僅得其皮膚耳審如是則正當家於台雁而台予之家山也雁予之東家山也予於石梁五至焉於雁僅得一卽尺寸衡之須眉數之予且未能安得合要而舉其契乎昔年同予友楊龍友曳履兩山龍友筆記之不足系之以詩詩題之不足寫之以圖嘗止予山閒繪天鏡雁影二冊畫中有詩良非虛語今復得巢阿記讀之是應註姓籍於九天而與玉京子爲友是應叩石橋之門而使寒山子无堅壁是應嚴首座後身而前度之劉郎也是應坐觀不足亭而一喝令巨掷耳聾是應以鉢貯大小毒

龍與錢塘君夜戰是又應招雲外白雲於鹿峰而諸雁盡稱外臣也台山記向有張存夏塤王士性近尊無盡方外志雁山記向傳李五峰近推何無咎前後十記合台雁而並傳者王季重先生二記也自何先生記出記中有詩亦有畫矣當令天姥非徒侈夢遊而十八剎七十二峰別開生面豈獨時似是形已哉愧予兩記此山不過爲山靈作野人歷日酒家胡帳簿殊慚草草行將俟拂衣歸憑時合二山志爲一遊人小乘以便世之問津者遂書此一則附記於其後焉

又書台山遊後

王季重先生提衡天台以瓊臺雙闕爲第一巢阿子駁之是也然則畢竟當首石梁乎有天冠爲舉主有五百應眞爲士子有王子晉王梅溪爲試官鬱輪袍在水田衣無煩發雙鬟白雲之謳巢阿曰天台競爽是多前茅國清之清也明巖之秀也高明圓通之奇也拔其尤無不可掩五岳而標赤城予曰君未探桃花源之底裡耳凡遊桃源者多自外隔凡而返其內有深淵七八處非褰衣不可渡登半嶺則玉山高並萬壑爭流陟源頭耳畔聞雞犬聲恒在雲際疑此中尚有人家不必侈言仇池與玉京也使予操天台之評以仙子爲上官昭容以劉郎阮郎爲沈宋片紙飛墜不知誰作狀頭請以質之兩先生一備應制觀風之選

賢樗集序

詩曰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樗固賢於交誼矣莊生之言社樗也匠石去而弗顧豈曰以不材終其天年削墨抱樸不借人以斧斤之用也是爲神全制而爲蒲一擲得盧采勝矣其眞已剖爲之猶賢乎已予曰何莫學夫詩嗟乎古之詩在朝天保卷阿皆所以鳴盛也簡兮北門而後詩才始散於野賢者不得志則鳴之多識於草木之名周南以下樛木喬木皆有用於宮廟老而爲槃衡而爲門豈無棟梁之才潛龍以不見爲德也予嘗自號椒子椒實不蕃椒盤不獻無尺寸以自樹閒以其意寄於詩予聞里中有長者以賢而隱於汾川其所爲詩自言其志自寫其趣古工詩而囚窮者柴桑之陶猶多六十日令浣花之杜更煩表爲工部郎以予所聞先生百結似槃欣期不食嗟來似黔婁不以三公易介似柳下季不拾遺金似五月披裘君子而先生與到輒哦詩瓶無貯粟不爲五斗米折腰拾橡栗自給不以鵁鶄冠寄人幕下先生所謂魯仲連天下士哉用則爲築巖之楫分陝之棠不用則爲歲寒松柏盥以不材老樗豈賢於先生乎聊借以寓意而已

題侯旗生北園草

千古奇人恒言侯生耳世無信陵君誰爲虛左人言刺絲
繡平原吾欲鑄金肖信陵也君房足下懷仁輔義顧不足
以當羊裘男子一盼予觀侯氏而知出處遇不遇各有一
道以此悟作詩之法亦在有意無意閒若夫子渝矯世君
集銘功則又多一番公案矣予友侯旗生簡人也每語予
曰州有九涉其八車有五亦能讀其四乎予怪旗生閉戶
不出而讀盡人間二酉十四庫之書則又家學道者謂天
上無不識字仙人旗生眞其苗裔耶旗生氏恃其才傲睨
南正重北正黎謂世上何人能識九邱八索惟有火官人
皇耳路鬼聞而揶揄之爾能頭觸不周吾必使之泣岐路

賦逐貧咏感士不遇詩作送窮文以鋤爾食牛之氣而旗
生且倦遊矣上帝憐其才命十輝氏視之曰是鼇魚爲祟
也當錫以無字碑俾清虛日來然後登其名於丹臺玉京
之籍於是壬之除夕侯子方焚其所製撰以一盂水介秋
閒而炬王參无遺燎椒予聞而賀之曰旗生子於是乎電
掃而霞變矣癸酉春旗生以修部誌過北園中與予社二
三兄弟朝夕同事無慍色以是歲貢於王年纔强仕在明
經且爲少年則天將遣六丁助之以斗樞芒曜耶旗生足
下君房輔佐天下悅侯嬴抱關相折節西河不名以譏切
高昌之勛勒于碣宜何從乎吾讀旗生之詩而知其八腳
藝因知其一椰子而納五車書旗生信奇人也行矣弗憂
世無信陵君

載台草小引

人生有載以俱來者傲骨詩心與逸韻耳昔鍾子期彈琴
曰吾志在高山志在流水是琴聲載山水以相將也越文
人始范少伯少伯霸越功成長頸君範金鑄其像可謂雄
視一時矣縱欲長往高蹈何不載圖史載酒拍浮而獨以
扁舟載西子是其當年風韻殆非徒載妓隨波可擬者也
煇於崇禎四年不得意東歸曾著載愁一帙及到家放愁
天上不復譚癸酉借寓誰園園故有蕭籐千章寒塘一鑒

因買小舟游泳其中惟以古羽觴乘酒携越絕書數卷漾
月讀之醉卽眠艙裏嘗朗吟李義山詩幾度木蘭舟上望
不知船是此花身此時形神飛越不知其不在千崖萬壑
閒也一日正據船高諷小伻報者山有客過訪倒屣迎之
曰公非文壇中鍾孟寔先生耶欣然共載以一尊酒論詩
相與質小寒山素業及吾越唐以來詩人升降之運每晤
言必夜分始去如是往還者月餘先生將復返者山先一
日索題山中匡閣詩後一日復走別園中出其寓台數十
日燕集唱酬諸篇什自名之載台草而命煇一言跋其後
煇起笑而對曰先生其有蓬之心也夫天台山高四萬八

千丈勢淹五嶽而動曰夢遊是謫仙以台爲梁月也台山上應三台星下連鰲海而動曰載篋是先生又以台爲漢槎也然煇聞之任翻三過松鶴依然黃華九還峪幘猶塵未有載去者先生固欲以市峰霅江之勝盡束爲橐中裝不亦侈乎先生曰然非此之謂也譬之遊也人不以夢易吾目亦不以目代吾心貴其虛往而實歸也吾入台東眺石梁南衹雁湫道經委羽坐餐龍顱是台實載我以來也吾之寓台也於保障得傳侯元鼎於循良得周侯九日於博雅得諸君子於風流曠遠又得君是我亦載台以去也夫吾家有三辟公府而不赴有五就州招而不辭士各有

志正當問所從來耳豈若矯情欺世以鳴高者耶煇再拜曰先生移我情矣請卽以屋閣一篇與別詩五首附載於載台草中以並誌一時賞音之雅何如先生曰然遂書之

小寒山率豆銘

椒子曰余日嘗無豆蔬食飲水亦適日或無客搔首閉門卽悶客到而豆不恒蓄眞率而已五不能如遂東師三亦不能如則梁何以文之鮑叔知我貧也一之已甚二猶不足曰不待三因走筆作率豆銘銘曰其豆維何不沽之市謀之家家人曰有七六五四三二一貴在率眞不問旨否佐以斗酒卽可以娛我友八簋陳則反走曰盛之極也以哀受將死濡吾首擊吾肘箝吾口而不鞭其後

攷鄞縣盧氏抱經樓藏書有率豆社約附陳欽何白評跋刻本尙存　又有司馬悔一名客遷草後紀游一名吳執御序哈刪社和草黃光序年評社集一名東園公草皆小寒山子遺書也附記

告河神詞有引

蓋聞百神佐昊天之子式序首日及河百折迴大海之瀾朝宗先於報國念昭代五千里不匱之東南壯元氣於神京轉輸之功大矣嗟宋朝十六君將遷之社稷恤殘疆於幼主恢復之志潛然恭惟明神隕身吞虜先代之忠臣也

尋響救民濁河之蔡父也聰明正直而一光岳不磨文章節義無雙英靈如在兩涯之碧草誰憐酬君有赤九鼎之綠文自獻治水維黃八比包孝肅之鐵面笑恒不到河中我歎關壯繆之丹衷窮亦只歸先主惶恐灘頭與文丞相之孤魂對泣離騷澤畔同屈大夫之隻影單行死近要離之塚湛族豈昧讐人生鄰皐羽之鄉隱居猶懷故主與諸君直搗黃龍恨不試岳家軍旗幟縱每歲多沉白馬無補一塊血江山迨至殲蠻子海牙之黨逝魄猶挽呂梁何殊奮車騎將軍之威先猷不愧淝水楠木契盟幽起九京以扶九廟甲袍芒曜日邀三義以吐三光地崩天日帝景之

綫巳灰北注東流子胥之濤猶怒夜半詩成祇向門生酒
淚中流擊楫堪令古俠興哀嗚呼張香陸笏留厓山抱兒
之悲梟舌巡鬚酬厲鬼滅賊之憤占星而箕尾歸獨剩作
河正氣洗穢而旄頭摘終輸砥柱孤貞黃河如帶上蒼永
脊其精靈白日可戈志士不忘在溝壑是以賜號加封久
奉皇明之勑通漕衞國長依王造之功更欽烈著於波濤
凡籲呼而必應尤戴慈深於顧復統覆庇以無虞但頌金
龍無煩璧馬函煇避地寒山竊効前賢立節讀書若水還
欣後起聞風仰止行止不忘高山大河之閒爲子爲臣肯
負死孝死忠之素茲者路涉上京人依聖域齎瓣香而陳

下個滌衣垢而問前途塵埃誰識惟神或鑒之昭昭冥漠
可通豈終能作此寂寂酬知已於百年有如是水誌感恩
於三在應惟斯言
忠藎臣也神則隱士隱而圖君巢繇龍比降岳於稽崖壑
鍾美沉淵於苕社宗遘否天不祚宋義旗孰指誰非孤纍
敢惜一死澤呼渡河江盟止水逃雨何之豈惟知已蠢爾
羯胡寇稱驕子鬼猶爲厲誓必滅此有斷顏頭無折張齒
夜半賦詩燐泣波徙胥怒在濤屈騷在汜上帝鑒之命主
瀆祀力護驚魂嘗垂慈喜挽輸之利將數千里永固京師
以作鎮砥輝自戊年扁舟恒艤每拜神前高山仰止哀彼
孤貞惕人憤痞倘遇奸回豈宥鞭褫小子有心家芬國恥
何以肅將江蘺澗芷

函煇四渡黃河皆仰荷神明庇護敢謂馬耳夢歐陽風
帆送子安然人有受恩於知己終身不敢忘也況受冥
冥之默佑者乎辛未年被放南旋擬作小文紀其事併
志一念依戀感激之意以久困窮途遂巡未果客歲舟
至閘即見夢於王靈因沐心浣筆敬構小詞奉謝神休
兼道數年來升沉客路之感甲戌秋出春明適遇楚袁
特邱年兄司理是邦以荒文附工資托之勒于石上焉

過黃河口拜水神廟再讀遺碑悵然感賦

繫宋諸忠焰汗青今知陽夏亦三靈疊山既隕纍臣魄皐
羽曾埋處士星苕汜不慚稱後死汨羅無用說先醒提戈
倒挽天河水要洗中原羊犬腥
英爽流黃氣貫青重磨白日起朱霆瓣香逝矣呼張傑紗
帽溫然淨管寧幾向廟前欽肅穆無煩洋裏歎零丁登萊
近有逋逃孽擬借迴瀾問不庭

同年牟子遴歸娶詩序

嘗笑富鄭公語邵伯溫吾年二十八登第後方娶以太翁
太夫人命也然則公不登第將廢宴爾之歡乎古今及第
後娶者最多惟王沂公公輔之器早見知於文靖杜祁公

相里之議獨見擯於女兄騏驥之在廐中鸛雀之窺幃外人固難預識也予同里年友牟子遴年方弱冠予丁卯舉於鄉牟子正當象勺之歲名即噪詞壇稱葩經之冠弁其說詩類匡鼎嘗說關雎鵲巢云詩始始於易乎何本本之陰陽健順乎予是以知夫婦夫東征之篇侈言結褵是文事與武備並存也立配之章終歸作對是開國與承家互用也至於慈徽惠乎宗公景命昌乎士女玄鳥生商塗山起夏三代之盛莫不由此豈獨資多識而戒面牆哉予遴以是工詩始束髮即登上第聘矣猶未婚奉　天子詔歸娶與邇年荆溪婁東前後輝映稱一時之盛事予同年年

最少者莫如楊康侯而予遴玉樹亭亭風前共秀至於腕可以搖五嶽肩可以任八紘又何但東萊子閉戶一日博議成推爲新婚好學之佳案已也予遴家委羽山有仙才其兩尊人皆高壽椿萱棠棣之庭與桃夭同咏伊可羨也同籍榮其事詩賦歌辭共相嘆美而屬余爲弁言予謂藻思舊傳青管哲科新試碧鷄此君謨之首舉也狀頭已許於玉京粧樓徐下於鸞鳳此盧肇之臚傳也乘鸞裁雁之什前輩豔稱之久矣又何必繡褥金屏環臺甲帳之爲仙緣佳耦哉惟是予遴以少年膺殊眷當四方多事之時公爾忘身國爾亡家所謂靡室靡家獨犹之故請自此始矣至宣揚聖德鼓吹休明以仰佐二南之大化則予遴之才優爲之又安在鄭杜諸公之功業不比肩稱伯仲哉

敘李敬則秋水篇

秋水篇贊婺李敬則先生台遊草也余仰止先生名久聞之吾師鄉使君語其宦迹大約如儀封關尹賢而隱於下位今棄官歸矣五斗米豈能折腰彭澤哉籬邊菊老柳下盃長偕赤松於鹿田遺青箱於龍種先生高致曠懷何時不與造物者遊豈繫感秋而借漆園吏以自表見以先生入台訪鄉師也適於仲呂之月既望天下之月宜秋也所經行間隴首雲飛亭臯木脫景亦莫淡於秋也山容漸瘦

則括蒼風削仙都氣凝仰必秋遊雁蕩是爲秋山所命駕訪者爲靜長師氷壺濯魄玉節盟心其與數日周旋薛千仞有宋玉之招予抱馬卿之病亦皆秋人也秋心多詩何取於水也先生曰水哉水哉昔莊生作此篇言河伯海若各如其量猶河漢而无極也支道林以秋水命題領異標新直在諸人尋味之外不佞家於蘭溪秋蘭爲佩則秋水爲神吾老是鄉矣詩吾寄也不以蛩螿鳴秋也煇起而陳言曰華居秋方先生集有玉蓮雁以秋來先生集有賓鴻先生平生詩大半皆秋聲也豈必入台挾此篇於馬上當令天下知秋矣

醉夢人遺稿序

自盤古後到今醉與夢蓋兩鄉也而其都俱不遠善遊者嘗得同蹟其深處昔人於醉鄉中奉儀狄爲君杜康爲相而以阮步兵陶淵明王無功諸人配之睡鄉中尸祝漆園吏爲聖人而以陳希夷蘇東坡諸人附庸焉若是乎親炙而聞風之不易也予家近天台天姥峰頭是李太白夢遊之地太白斗酒百篇自稱臣是酒中仙然則醉夢兩國中當俎豆其人否耶天台許警弱先生今之與天爲徒者也其人油油莊莊陶陶蕩蕩藹然如坐春風而一譚忠孝節烈之概則毅然義形於色此可純謂之醉夢人乎語云深

山孤寂聊以養和言醉也莊云眞人之息以踵言夢也先生自贊曰醉不以酒夢不涉睡祇抱寸衷之不欺期與古人而相對然則先生殆於醉鄉夢鄉中得道而非若世之終日昏昏者比矣昔人之老於糟邱隱於黑甜者多矣至於人生出處之大節君子取與之大閑獨立挺然凜凜不可假借如此則雖醉二參而睡千日亦何害乎先生他所著述陶寫性靈皆有安貧樂道之趣非但如陽五鄭綮唐白虎之流但以打油混世也先生竟以窮死君平棄世世亦未能知之而其小阮帶存兄刻先生遺稿以表章龍卧鴻冥之素心函煇卒業而有感焉賢者不能享大年而公其書以壽世詩曰尚有典型非虛言矣

火浣居經解題辭

嘗聞之日月星霞不浣而景光迭換浣之爲義人也非天也雖然巢繇洗耳漁父濯足上智浣神中士浣意浣不同而浣之用同是以上浣則垢水浣則潔自布有火浣而浣之德益奇而烈矣予友趙鶴占與家孟及予稱莫逆交齠齔時即耽耽嗜古生平高潔不可染於飯飣垢膩之場故於書無不流覽抄錄而尤精於揣摩聖賢秘旨學博數奇丁卯歲阨於回祿諸同社方爲惆悵而君乃無煩柳州之賀先榜其居曰火浣手著葩經別解問序於予予曰心神

火也尊統性情根性情而出者烈女貞夫孝臣孝子聚禮於火浣志於剛于嗣宣籟植天之當申培扈說韓固荒唐大傳外傳遜美毛萇入焚不焦至人守方若有眞燧蘊隆熾昌艾鏡埋炤榆檀韜光湔之滌之風雅用臧伐毛洗髓火宅深藏六藝四始庶幾不忘君曰游戲我曰崑琅彼夫燒以爐灰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者正足以狀其神之自王

潘木公古韻通考序

孫愐唐韻原本沈氏四聲而註釋之其後陳彭年輩奉詔增修宋人所謂禮部韻是也吳才老廣之爲韻補黃直翁哀之爲韻會吾明則楊用修方子謙俱有增損蓋點畫形

聲至是稍備而古學出焉吾友潘木公嘗恨古賦難讀其音叶全然背繆以爲如閩人唱南曲無處可著一板者因精求篆籀說文及金石鼎彝款識碑記稗史方言蒐羅考訂幾易歲月書成而木公已遊道山矣余捧誦遺編不勝音徽未沒之嘆因念與木公把臂嬉笑曾幾何時今宮商列譜而牙絃已絕亦安得再起木公而與之上下正始之調俯仰比興之林哉昔陸澄語王儉僕自少至老惟好讀書無他事縈念公少卽執掌王事雖一覽便諳然卷帙未必勝僕其後徵事果屈於澄賈思伯少雖明經一朝官宦遂便廢業余生而魯鈍頗借王右軍不識偏傍以自解然

每遇木公輒勸我識奇字辯古音雖寬連蜷數以相示而余之魯鈍如故也一行作吏簿書公移另有一種文體字樣見之使人頭岑岑作痛卽使木公而在亦安能以六書指要援俗吏於襄城之埜而授之轍哉獨幸天上無不識字神仙計木公此時當偕白瑤宮主作記龍溪女主作銘玉簡金書字字皆先天雷篆卽古韻孤行人間亦無煩六丁下取矣

題伴墨篇

烟雲情性山水鬚眉洒墨霧於蛟賓暢談風於麈主蘭雖在谷香韻遙傳玉未酬城光芒自韞陸探微有一筆之畫孟浩然吟五字之詩對之則寒暑俱忘扣之亦宮商互應謖謖風來松下軒軒霞舉天邊龍遊清而亦食清蟬吸露而亦鳴露故能澌空凡俗耑吐性靈兼之地產名流況復人揚大正種康成之書幣不近萊蕪開尚之之講堂依然奧室故讀二陸之製則惟恐其卷窮誦陳琳之文則忽覺夫疾去且道元一日盡江陵之勝太沖十年完都邑之篇務當搜公奚囊聊以爍我窮目尚友在近正調不孤矣

寒山椒草自題

今世所刻小寒山子不知其何許人也亦嘗自稱椒子其言曰椒子自受父書以迄戊巳之交有文數千首一燼於火一燹於兵所存笥中者前後爲友生借刻去又幾百餘篇間有誤入貴人房稾椒子不敢問也聊自問曰若文有兩截乎曰有之幼之文穉髫之文放束髮之文誕考之文欺游之文倦捉刀之文變我與我之文寒是則椒子之所以爲椒子也恒往來若雪閒不以姓名語人所刻有寒道人游草數帙椒子固寒山中人也爲言寒山山中白雲在屋流水杳然桃源仇池別有天地椒子著蒹衣藜羹披水供母其中鴻妻椎髻布裙操作有兄偕隱同志友一兩人把盞看青天山鬼陰陰時助舒嘯瓶無貯粟兒無完衣恬然不以介意俗中人聞椒子放癖懶慢不近人情詈罵交

至姍笑百出椒子因和山谷詩大書之座右前身寒山子後身黃魯直頗遭俗人惱思欲入石壁前身陳木叔後身寒山子俗眼何用驚吾無隱乎爾俗中人亦題詩嘲之曰誰爲寒山子誰爲陳木叔十年一布衣知君能免俗椒子喟然嘆曰予乃知文之能寒天下人也山寒而骨始老風寒而草始勁士寒而志益堅范叔寒於世情羊角哀寒於友誼孟郊寒於詩思陳木叔寒於文章予乃知寒之能文天下心也以書賈索寒山諸草炙木爲再和前詩作引曰處則木石心出則黃陳子正俗有何分一寒有如此

序周君調瑤草

昔許遠遊與王右軍書曰臨海有金庭玉堂仙人芝草柳泌亦云天台山靈仙所舍多異草予讀書其中十餘年未見也偶遊寒山遇一草衣人袖出小草一莖微芬而多實其名曰椒且語予曰此玉衡之精下麗赤城貽爾握焉當享彤管名予因問天台何草最異曰上仙之精華惟有瑤草耳此瑤島飛來種也上帝命桐柏吏掌之嗅其葉作三日爽飲其氣目光可射日燃其幹七孔俱明使人夜書食其實能吐霞紙上作赤文取而植之庭三年可以御雲車飛行浮塩之外予骨相剛而仙緣有限此非予所得植也予聞其言而竊慕之因與予友趙子仲貞戴子伯言偕君調周子裹糧負笈結廬於華頂之巔中夜而望見其草如瑤者將盡斸其根苗而食之居有頃諸兄弟耕於菰苑披荆棘草萊開硯田三百頃是蓑是薦不閒寒暑山鬼夜驚聚而謀之諸仙官浮邱伯曰此仙家種豈以果措大腹吾奉帝命守此山然近得帝敕當分餌有緣者一日周子厲諸同人分途抉祕以嘗師事仲貞氏請先往仲貞遊玉京拜勾漏令君餐其九霞散歸而忘寢伊唔達旦紙上皎皎有光伯言氏遇司馬子微於瓊臺雙闕閒以入天赤薤爲膏沁入靈府卧二酉七晝夜記其書五車而返予因憶草衣人語仍走桐柏宮無所覩橐中糧絕飢甚詣孤竹君廟

觀瀾下有野花初甲如小兒拳往咀之始得歸齋頭見君調坐草窗之下信手疾書適作明光起草賦其詞如玉屑飛天花墜琅琅有聲文不加點其駭異之不能解忽有星冠羽裳騎瑤天隻鶴自東南來指君調笑曰汝私食仙草吾若遠祖周王子喬也主蓋竹洞天與浮邱有藏草二本誓不與人此兒兩世三偷之自此以往文章名海內矣衆問其故曰其尊君乃愛蓮眞人也姑珙花以壽世君調則桐葉文史也服瑤草以霞飛周有世德亦天意也趙君所食九節蒲雖三折必得駕戴君所食金明草當一鳴卽驚人椒子不聽吾言誤食首陽薇矣清而絕俗宜居椒山然

皆仙種也唯君調爲有仙才耳是年周子果穎脫而出將入試承明之廬因其餉以王不留行一片名其文爲天台拾瑤草

放生池種竹木疏引

余既依庵僧修琮之請爲諸檀信倡葺放生池於城東北隅成勝事矣第茅茨半畝雖無華棟雕甍而清淺一泓未有紆盤仄道在水中央宛爾曲池澹澹結塵外契猶然宿翳茫茫想蒹葭於秋水空餘楊柳之煙下牛羊于夕陽孰問僧寮之境于是河伯獻嘲鉢龍騰笑莫之爲也徒迂望蔭之思豈無意乎請效執殳之役栽成新雨徑低回寺裏

之雲剪出曉風枝掩映池邊之日陰陰翠樹叢蕙芳而堤坂流香隱隱岡巒輕蕢茂而庭皇增勝眞有雲水來親會心自遠江山相助領略良深者矣正爾一時興治拂檻觀魚預知他日幽閒入林把臂度筱與猿池共永恆沙並鷲嶺俱高窮丘壑于林泉布煙霞於澤國短簷映水乍新鍾磬之音修樾留雲常護江城之氣聊憑短引敢告中天

檄文 從小腆紀傳補

嗚呼故老有未經之變禾黍傷心普天同不共之讎戈矛指髮壯士白衣冠易水精通虹日相看素車馬錢塘怒擊江濤嗚乎三月望後之報此後盤古而蝕日月者也昔我太祖高皇帝手挽三辰之軸一掃腥羶身鍾二曜之英雙驅誠諒歷年二百八紀何人不沐皇恩傳世一十五朝寧海盡行統歷迨我皇上崇禎御宇十有七年於茲矣始政誅璫獨斷震霆作鼓頻年禦敵咸持宵旰爲衣九邊寒暑幾警呼庚呼癸之嗟萬姓號啼時切已溺已飢之痛雖舉朝肉食之多鄙而一人辰極之未遷遽至覆餗有何失序嗚呼即爾紛然造逆之輩疇無累世休養之恩乃者燄逼神京九廟不獲安其主腥流宮寢先帝不得正其終罪極海山貫知已滿慘深天地誓豈共生嗚呼誰秉國成詎無封事門戶膏肓河北賊置之不問藩籬破壞大將軍置若

罔聞開門納叛皆觀軍容使者之流賣主投降盡宏文館學士之輩亡歸便云有恥徒死即係忠臣此則刼運眞遭陽九百六之爻而凡民並值柱折維裂之會矣安祿山以番將代漢將帳中豬早抽刀李希烈自汴州奔蔡州丸內鴆先進毒鳳既斬於京口剖屍之僇安逃景亦弊於舟中跛足之凶終盡無强不折有逆必誅又況漢德猶存周歷未過赤眉銅馬適開光武之中興夷羿逢蒙難免少康之並戮臣子心存報主春秋義大復讎業賴社稷之靈九人已推重耳誠憤漢賊之並六軍必出祁山嗚呼遷跡金人亦下銅盤之淚隨班舞馬猶嘶玉陛之魂別具鬚眉且明

曾紱身家非吾有總屬君恩寢食豈能安務伸國恥握拳
透爪氣吞一路鼓鼙嚙齒穿斷聲斷五更鼓角共灑申包
胥之淚誓焚百里視之舟所幸澤綱張翼宋之旗協恭在
位願如恂禹挾興漢之鉞磨厲以須二三子何患無君金
陵咸尊正朔千八國不期大會江左賴有夷吾莫非王上
莫非王臣吾請敵王所愾豈曰同袍豈曰同澤咸歌與子
同讎聚神州赤縣之心直窮巢穴攄孝子忠臣之憤殲厥
渠魁班馬叶乎北風旂常紀於南極以赤子而扶神鼎事
在人爲郎白衣而效前籌君不我負一洗檇槍晦蝕日月
重光再開帶礪山河朝廷不小海內共扶正氣神明鑒此

血誠

小寒山自序年譜　五世孫文煊　八世孫衡　編輯　校梓

予生於萬曆之十八年嘗刻圖書曰惟庚寅吾以降合果爲屈靈均矣予母受孕夏門山居將降時里中大疫迎白塔寺觀音入城母太夫人祈嗣夜夢大士命書記來而先大夫晉堂府君又夢楊椒山先生過訪予適誕故長而字之以木叔也

辛卯年週歲矣晬盤有兆惟取筆與古書

壬辰年三歲有夙慧如羊公指之無云按識之無字是白居易想誤記

癸巳年四歲

甲午年五歲先大夫言秦宗伯王司寇見訪於時抱郤指

謂不凡

乙未年案六歲先人舉於南宮第一以五策模糊遂不果予時六歲即就外傅王汝直先生能作對

丙申年案七歲先人署淳安學博予隨之任第四弟嵩天子頗以早慧名

丁酉年八歲從淳安陳嘉綸先生號心起每講解輒領悟遂習破承

戊戌年九歲先人以兩科副榜擢廣州同知予復隨宦嶺南遂習舉子業

己亥年十歲矣粵郡伯方公遂番禺令穆公天顏入署輒承試予藝走筆即成咸爲贊賞穆公語予曰吾爲黃岡縣城隍降生壬子年當主粵西試始死君亦再來人也幸自努力他日國家多事知吾言耳遂試予以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文與論並梓之校粵錄

庚子年十一歲曾從俞蔡二師遊帖括之餘輒究心古學不爲諸先達所棄咸邀予入社

辛丑年十二歲闕男巽之述曰予父當十二歲時偶見捕蛙盈筐憐而易之歸縱之池作仁物論數千言先王父覽之曰此子仁心爲質可以濟時救世必大吾宗

壬寅年案十三歲予在粵讀書其時聞播酋索承恩作亂始慨然有封狼居胥意先太夫人口授左傳漢書遂肆志學古遍觀子史百家

癸卯年予十有四歲得見粵中黃玉綸劉栩覺諸先生從師何保中夫子守元是年先大夫以廉卓列上考爲忌者所尼遂移南康郡丞

甲辰年案十五歲始過嶺予與先五弟燉從先人遊十八灘徐王廟五弟中痘不愈在舟中五十餘日所過豐城豫章得周覽諸名勝予十三在粵時得危疾亦病兩越月先大夫先母氏皆日夕祈禱兩見夢於觀世音與關聖帝謂先弟亦神所授當以相易予哭之甚哀及至郡數入匡廬山中時達觀拳仙皆在予師事瑞昌曹洞山先生受性命五行之學始獲讀書於白鹿洞開光天池諸寺所交有但惟肖夏聲劉觀歆諸友而予一生學問得之

曹師居多焉

乙巳年案十六歲先大夫丁先王父堅樂府君外艱居里自清溪至南州歷官三任行李蕭然家無遺蓄予從先伯兄文叔煒受經請學出就郡邑試蒔惺心劉磷蒼二師皆以格外相賞因受知于斗溟大理王二固侍御許泗濱別駕予時從師陳宇任名大豹者從學數百人

丙午年予十七歲時文宗爲蜀二溟先師名作舟評予卷云此文光芒萬丈此子必非庸人予深佩知己之感其時父執蔣岱岳王蒼峰戴太宣諸先輩咸器予文而張對文何蘭圯何越疇張蘅皋諸公尤相贊重是年予就婚於夏閣應氏宏齋雲溟二先生目予千里駒妻以戴

氏時年十八

丁未年予十有八歲三月廿二日從先大夫飲叔氏家次日昧爽先人起盥櫛肅巾急遣伻呼予至舉茶在手語予曰持躬無如忠孝傳世惟有文章立身顯親以匡王國汝必勉之吾將去矣置甌而逝予五中迸裂先伯兄急奔來先人尚能瞪目一視早年失怙有母孤苦此予終天抱痛事也人以爲先大夫得道逝矣

戊申年案十九歲母氏畫荻丸熊課予以遺經三月命往越城訪夏司李應台因遊嘐江南大水民幾爲魚予急歸省秋從予先師趙楚和先生名崐岡遊事之三載得稱門下鄭康成矣

己酉年案二十歲予服闋催往省補歲試時文宗爲江右陳赤石是秋台得雋者何蘭圯周我思蘭圯與予忘年定交最密予是歲舉一女名周南奇慧養之十一年而卒

庚戌年案二十一歲予就郡邑諸試多不利人或訝其文爲蛇神牛鬼予惟閉戶讀書始有入雲峰山之請母氏慮予逸遊不許

辛亥年二十有二歲時武陵楊弱水先生視鹺兩浙拔予第一夜半遣吏傳呼謂予必以文章名天下予於楊先生蓋國士知也

壬子之歲予年廿三歲先是晉江王慕黎文宗第予三等而又亟稱予終當飈去及秋試遺才拔予首予母氏性

嚴元旦不許謁見因逾城出白塔寺鍵戶四越月亦幾於臥薪嘗膽矣是年師賀空凡王葆和先生予初舉長子臣謙

癸丑年案二十四歲予家益落母氏理家劬勞課予學復從趙楚和先生是歲雲開王郡伯心熙季試喬君平閱卷拔予作首謂此太白子瞻再世也時各學同拔者委羽吳朗公平泉謝可文天台張太素臨海周翼生以童生第一品目早遲秋毫不爽

甲寅年案二十五歲予登雲峰山閉關讀書始與湛明大師定方外交予嚴重師心如宣律師持戒蓋三十三年如一日矣是年楚黃周[illegible]老師歲試拔予文冠軍始食餼

于庠學師與池祥麟閣中名士

乙卯年案二十六歲周[illegible]老師科試決予必儁時予伯兄偶蹶予追隨蒼嶺卒得復周師每語省中諸友以予爲孝友士也時予名煒次兒巽之生

丙辰年案二十七歲予在雲峰讀書與湛明師習禪靜有潛心內典之學

丁巳年案二十八歲予爲前輩周龍符賀空凡諸先生所器重始結交海內名士其時郡守楊宇肩先生最喜予文諸廣文有項利賓沈守正吳彥方林棟隆謝三秀諸先生皆海內名士予咸師事之

戊午年予廿九歲矣有母舅行三號越望者自以精五星決予必發邑師張貞庵郡師楊宇肩皆置予首時文宗閩中蔡虛臺獨細覽予卷從容謂曰子登賢書尚在三科後其時已名滿天下矣先輩持鑒恒如此是歲天下始有兵

己未予年三十母泣語曰古人三十而立立德立功立言自立身始汝碌碌無成吾何面目見汝先人于地下予一慟幾絕痛自刻責任蹲稽謝可文兩先生皆登第歸語予曰文章之道持滿而已矣然不苦則不發予深佩其言

庚申年案三十一歲神宗皇帝登遐雖深山窮谷無不如喪考妣貞宗一月之政猶三代也其時遼滇之間喪師失地無虛日國家連遭二喪識者有杞人之嘆

天啟之元年歲在辛酉案三十二歲予受知于督學使者而秋期貢試俱被黜闈中已入彀矣予與伯兄哭別于法輪寺謂有母尸甕吾當就君禾閒爲焚舟計也因授館于君上沈氏與彥方兄弟交最深彥方後仕荊門死於闖賊之難

壬戌年案三十三歲予在烏鎮以仲春朔日立誓不巾櫛晝夜不寢與門人二沈夏朱諸子鍵戶下帷如是者三載著述數萬言所作四書詩經藝一千五百餘篇君人以爲顓愚亦以爲神手

癸亥年案三十四歲予在君得見顧默孫譚友夏許令則淩駿甫諸君于太史韓求仲宗伯沈何中丞唐美承交相延譽時烏程馬還初師爲邑令立文昌大社夢赤龍自天外飛來一文星駕其上及暗中得予文擊節嘆賞不置是秋客震澤作客子買油歌

甲子歸里案三十五歲就文宗吳茲勉試至秋急於借一忍得鼻衄症縱筆成卷遂復被放秋暮往江右浪遊不得志而還

乙丑案三十六歲而朝政日非矣其兆見於文章釀于門戶闖人竊柄爰有楊左十三忠之禍事愈不利予時又客君上同二沈在朱閬仙齋中

丙寅案三十七歲以久蹶將辭歸里主人苦留遂娶其義妹張

慧子爲妾母氏責予惓學韓求仲師語予曰子甲子以火候猛而失之今不思不熟要尋生趣遊山賦詩縱酒結客是得時文之勝矣冬予歸省母

丁卯案三十八歲 文宗樊致虛愛予最甚一見如故謂予當以三立名於世何區區一第哉是年秋遂脫穎座師富順陳雪灘本房師通州顧廓庵皆極贊賞一時以爲得名士予時以原名煒登賢書

戊辰案三十九歲 公車北上二月朔始入燕市復被放於南宮時病甚劇遇武林醫者朱行仁活之歸值午日酣飲讀騷忽感腸血症一下數升自是來十九年幾成痼疾內傷必發在靖江時尤苦嗟乎自今而後其亦可廢藥籠中物矣

己巳之後案四十歲 其事愈煩予聞逃兵作抄邊信告凶將赴彭咸之招一切反言其大略而已是年予避世於小寒山讀異書寄情詩酒文滿天下多談經濟不復言帖括鉛槧業

庚午案四十一歲 滇南邑侯萬體涔及台兵使君鄒靜長二師與予交深國士治台多惠政初秋同栝蒼楊霞標師爲台蕩之游予以冬十一月始赴公車北上取道黃河其水神宋之忠臣謝緒予再拜祠下爲作文紀其事

辛未之春案四十二歲 入京持空拳而戰也闈中文頗佳時倪文正先生語諸同事吾輩不可坐失陳木叔譚友夏恐劉蕡笑人時卷在一掌垣房中復從大河歸作載愁日記入白下弔霞翁老師寓龍友白鷺洲六十日遍交海內名士十月過吳門定徐姬于雲閒至歲暮始還里

壬申年案四十三歲 予兩兒皆能文多戰勝郡伯爲邢臺傅少南老師以殉難死時有江門亂兵之變用杜下惠文冠彈治之三區以甯五月禮聘予修郡志遂移居今之北園初名誰園後又名放園予天放之民也園中自此無主矣

癸酉年案四十四歲 正月朔大火先是冬狩熊入城三月台志成今全稿皆付之兵燹惜哉先大夫死二十有七年以是秋八月之初八日始卜葬於楓山皆予罪也予今死

山中盛暑無棺知裹屍埋何地天之僇民其能有坏土乎用告吾兒不封不植

甲戌案四十五歲 則予策名之年也癸酉仲秋北上九月訪家眉公先生於雲閒妣迎徐姬於徐于室先生府中小舟偕行至青縣長至節一夜凍河有青未了詩數百首杜門二月遂獲登崇禎死難臣劉理順榜進士以甲名在選末上疏乞爲母應氏苦節請自建坊得俞旨復請歸省以七月七夕自張家灣解纜南還腸血復發登堂拜母則仲冬之望日矣

乙亥案四十六歲 休沐在家板輿養母閉門讀古人濟世書謝人事者將一年兒臣謙是秋拔貢

丙子案四十七歲　二月應謁選於吏部得常州靖江令靖小邑也歲凶土瘠在大江中一渚故爲吳大帝牧馬地予初到問民疾苦除其繁苛行一條鞭法催科民以爲便三月而完額萬餘兩糧亦報及額即署上考時士不登賢書者三十年予禱于文廟立爲鼎新社有社課是年遂舉王瑤一人

丁丑案四十八歲　予治靖之二年時代巡路皓月撫軍張玉笥兩師嘉予諸異政舉循卓吏第一是秋飛蝗蔽天予禱于神且焚且瘞蝗盡赴水死民獲以有秋因念靖稱水國而水利不興以時凶謀開河當報可遂以是冬肇其事

戊寅案四十九歲　蝗又生爲設法殲其種類時海上有如皋沓雲峰集舟師數百號所至焚劫撫江三院題命予監紀軍事予設間使其黨擊爲首者又募死士誘蛇山王孫大與小霸王孫六獻功幕府疏以予有備邊才上大悅行取兵科給諫記在武功紀事時有忌者未赴河渠告成所開沃土八十八里竟達維揚士民賴之載在江南水利錄

己卯予行年五十爲遷伯玉知非之歲靖連載旱蝗米價騰湧江北流民給小票分流土濟之且可杜意外報可撫軍以予法頒行各縣是秋分考南闈閱春秋卷得周鍾王揆來集之等十人門下皆一時名士

庚辰案五十一歲　予作令報最列上考得誥封從父爵進母氏太宜人靖爲小邑未有薦剡三居首者由此獲同官之忌以房師薛輔事中之時謗議遂生而吏部李大中丞五奏靖江糧額戰功皆第一俱注行取上以少司馬員缺欲以不次授予又爲執政所阻謀之者益深按君任又水語予曰子且駸駸乎有剸刃於腹者矣

辛巳年案五十二歲　兩被參一外臺一學院也今二君皆失節矣奉旨勘予挂冠竟歸以撫軍具覈請降三級還武林流離載道予與母妻及僕妾皆食薄粥救饑抵家幾無生理

壬午年案五十三歲　臥病放園以檢書校藥自娛不問外事自

辛未學五言古至此稍有得學陶令止酒蘇公參禪時開後閣門聽諸姬自去不復悅然於春夢婆也歸里以後所著寒喜續集四卷放園續集十卷存山上往來尺牘與雜述皆付丙丁

癸未年予已五十有四仕宦之情俱斷造小樓注易手抄楞嚴法華宗通二書而罷官之報至昔樂天丹爐火飛除書且下予正反是夙痾須藥正可永痼烟霞矣因賦放言效白十二章是冬予至安文山中破產集宗人二千眾協平許都擒其先鋒顧千鈞親姪許欽旭別有記予之一腔熱血化碧於茲者三年則皆自甲申之變始也

案五十五歲　甲申之變古所未有也十七載憂勤誼辟三日

而城破闔宮死於宗社一異也朝廷養士二百八十年而死難者二十餘人二異也一黃巾赤眉之孽而金甌付之一擲戎馬因以長驅三異也予諸纓無路仗劍有心遂著野哭二本時母氏初病瘖及南都朝命以舊少司馬職起監河南軍催檄七至母氏强督予出皋魚之擁鏢温嶠之紀裾皆抱恨在終天矣季冬抵潤州時邊報甚急題留予督城金圍北固閒奉軍書改揚州未赴

乙酉案五十六歲 正月予聞先慈病劇解組馳歸至吳門聞赴一慟臟腑皆裂絕粒數日不欲生至家臥苫塊中淹淹垂殞魯王至台遣使弔問强起謝隨晉予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聞潤事報急予與兵使君虞太守戴謀築

城治兵而入夏以後國勢多閼諸營脫巾幾釀不測予挺身而出調停安撫哭于天甯寺以天步艱難非臣子私鬬時安堵未一日而外使與慢書疊至矣予投水者一投繯者三過近王宮以上命與家人强救再甦旋爲逆黨有異謀予又爲賁高紀信自六月首倡大義告本朝同志諸同社曾孫祖澤注云別有記在國變錄中

丙戌年予生五十有七天數已定塵世難居回首故宮悲深禾黍金人辭漢故老吞聲蓋以客冬奉祭差印赴處温王事靡藍何敢言勞歲除還家湛明欲予結茅雲峰入山長往如國是何嗚呼予之命也其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苟息所自盟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非臣愚所能逆覩孔明所入告也予之負罪又安所逃乎五月入紹廿一日就閒一職未供軍書夜至奉主上面勅徒步前行百苦閒關雙足重繭取僻道八日始得抵西關曾孫祖澤注云時曾王父遇一老僧語曰生死釋氏看得輕忠孝儒門看得重汝于二字皆了了亦可掉臂竟行矣言畢忽不見事見寒山手錄 戎馬生郊城門晝閉咫尺不得達行在攀蘿峻嶺泣涕漣漣家國難奔進退維谷此正孤臣畢命之日矣煇今日是也因再拜辭佛辭先墓向闕辭故主暫栖水伯之宮長別逆旅之舍徐陵五願惟誓出家文山七歌尚思戮逆嗚呼臣力竭矣請從此辭自書年譜以紀往迹將一生忠君愛國之心潔已玩世之志大白之子天下後世也時丙戌六月十五日小

寒山子陳函煇自述

衣中十四字 同社同心之友行有大招以弔遐魂

嗚呼函輝死矣平生忠悃得存其遺孤藏其遺骨收其遺草所謂埋吾血三年而化碧地下吾必有知矣守在不言言之不盡明明在上可鑒素心遂賦詩二章奉寄孫魯山二姜先生柯玉峴相公朱杜若公祖金鶴池侍御胡澤琛年兄張太素年兄暨平生同志諸同社其詞曰

廉泉同義魄萬古在禪林故國千行淚孤臣一寸心深山空有恨異日或相尋身後遙爲託應懷鍾子琴

死去眞無補重扶賴有君先生留正氣後起託遺文落日空山笑驅車去路分此身如見許孤劍在孤墳

詩不能文聊以爲別且共白平生一點孤忠至於身後墳廟非敢望也

絕命詞十首　案六言

生爲大明之臣死作大明之鬼笑指白雲深處蕭然一無所累

予房始終爲韓（此語欲寄東陽張玉笥老師）木叔生死爲魯赤松千古成名黃檗寸心獨苦

父母恩無可報（予父晉堂夫子同知贈禮部尚書母戴氏守節奉旨賜坊晉贈二品夫人）妻兒面不能親（予自紹聞行入雲峰妻妾兒孫皆避亂去）落日樵夫湖上（予亦投水死）應憐故國孤臣

臣年五十有七回首萬事已畢徒慚赤手擎天惟有白虹貫日（是日赤虹射予肩輿上）

敬發徐陵五願世作高僧法眷魂遊寰海名山身到兜率內院

去夏六月廿九（乙酉夏遭國難予投家池者一虛度一年投繯者三皆被救遂首起義）世法但嚴心內春秋（詩大下亂臣賊子）莫問人間花甲（扶王起義恰一年矣）予生萬曆庚寅

斬盡一生情種（偶于途次見避難妾四五人）獨留心地靈光古衲其參文佛麻衣泣拜高皇

慧業降生文人此去不留隻字惟將子孝臣忠貽與人間同志

手著遺文千卷（尚存副本名山正學禁書亦出所南心史）

難刪（予有刻板在杭棄書在紹今遺稿在山）今日爲方正學前身是寒山子一死已復無慚請與同人證此

予以五月三十日晚從主上出亡值追虜亂兵閙道相失還自僻路徒步重繭八日始得抵家園欲面申覲謁城門晝閉痛哭入雲峰山中有池可從靈均樵夫之遊其夜宿先湛明大師禪房內漏五下作六言絕命詞十首記去歲亦有五言十餘首今不憶其稿矣留此於後世或與文文山方遜志二歌並傳也將死才盡走筆不文亦聊以平生寸心告天下諸同志耳時丙戌六月之初八日小寒山子木叔甫陳函輝題

此十詩一跋乞刻雲峰寺中予欲世爲本寺伽藍也又識予攜禮部印信而歸謹以爲驗

寄朱杜若公祖書

煇死矣其詳在小价能言之三十日面覲主上以無馬無輿開關重繭同數僕夫行萬山疊嶺中雙足盡破平生未有之苦備嘗之矣至天台復取小路入府而一路亂兵玉石俱焚城門已閉遂還至西南山寺再拜謝君父恩以死報國此吾分也所帶行李衣服書籍食物及平生遺稿盡棄紹興城內止前相託諸事原名書已焚惟單一幅併原說不避艱阻帶來皆分寄諸同志者至山即圖一見使人可以通問而亂兵信凶行路斷絕今煇已死有一二小僕

能體吾心可以復命未知前後散亂能一一歸趙乎此則上天可鑒煇心亦可見諒也臨終有詩二首奉別老祖臺身後之事盡以相託有小像或存幸爲臨一幅於人間將一生忠孝素心如見其面今死矣故無多言翁坦人侍御煇往別題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二語在壁上枕間一劍自衛此已死無疑矣其病甚重諸僕俱散不能行也天下事或可爲老祖臺勉之季札之劍延陵之書各盡心而已函煇再拜

寄柯玉峴師相書

煇自奉召命走還遇見一行人已出趨覲主上勅無輿無馬宜速出城至五雲門則陳雪灘老師謝相公俱被劫因回走稽山門一路與逃難民婦雜行從間道徒步重繭在萬嶺中身無一物從人飢餓以死相依得至天台之潢水此盛使四人親見也手足幾跌折腸血不止僅存單衣布裙一路爲亂兵所阻欲入見城門已閉妻子僕妾離散家園被搶亦自劫數應然但去歲從王起義經五六死而不得今事復無成痛哉哀哉止有一死以報國恩而已煇仰荷師相特恩眞可謂一人知己至此事勢已去即師相盡忠竭力亦無奈何聞主上將有海上之行太夫人老伯母在堂義不可以殉難煇身後之事盡以相託或得私謚爲文忠或得請之主上即師相所玉成也煇一生爲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或有過激亦忠臣義士所深諒今死矣可謂

相對無愧色矣遺草遺墳遺孤遺骨總期相念函煇再拜

寄旭陽大兄雅白二兄及諸子姪書

弟煇死矣閒關百苦一身備嘗平生未有之險阻俱已經過起義扶孤盡忠報國吾家世受國恩以弟一死免从人之累完平生之忠心以見大明尚有孤臣吾家猶存忠孝千百世之下可諒苦心將以上見高皇帝吾祖宗先父母皆相對而無愧色也吾去年死難雖有遺囑欲以骨頭埋倒插金釵分祭田四十五畝與通族今死在雲峰則緣分在此山魂魄亦依此山他日事平任從改葬不必改地或湛明老和尚塔畔或吾造靜室故地皆可以了一生想吾兄弟子姪見吾此書亦可大慟一番亦可長笑無星礙矣

情緣已斬世法已離苦海無邊回頭是岸第老妻年已五十有八兩子毫不能事恐不能苟全性命於亂世張姨徐姨王姨輩皆吾老妻巧星亦未免留意此皆不免餓死但以忠臣妻妾子孫自可爲衆所矜全亦天意也願大兄諸位相念爲一一培植之曲全之邵姨二姐諸人獨在各處亦須看顧吾家僕人皆忠臣義士患難不離如小禊小客王昇何完倪裳韓成輩姓名不能盡述人人有程嬰杵臼之心而各親丁亦有仗義如胡容郭德王容丁國泰輩以下至小厮雜流姚福何前應龍汪龍輩戀戀不離吾可以含笑入地矣弟本朝忠臣目下雖沈埋抱憤他年應廟食台州與雲峰伽藍及特祠與文忠之謚平生負俗可以白

之天下後世也在大兄各位追念吾在日親情重同氣重骨肉自能刻刻垂神人人護惜矣先文叔大兄至今未葬吾乳母亦在淺土此後即生人誰能保聚然此二事切切在心可囑小禊王昇輩同二兒爲吾了之祠堂祭田非敢預計吾死矣草草奉別弟函煇稽首

別老妻併示謙巽兩兒書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況忠臣孝子之言乎吾今一死吾可以無愧矣自慚首創大義無寸補於國家未知此後大明復有人再造否天下大亂國破君亡戎馬生郊干戈載道恐汝二人不能保全此固聽之天命亦須委曲人事汝二人與諸孫皆有改姓分寄諸親友吾死爲忠臣或者有人憐汝也汝母在併張王邵諸姨娘皆不得一面惟有遙望慟哭但汝不必哭我只勉爲善而已矣皇天無親惟善是親汝必勖之務要從頭改過否則一步不可行也老大伯二伯族衆及親友亦一一爲致聲見朱按臺爲言前事吾盡棄行李而獨代杜翁帶出但我死後已託二三忠義家人恐散亂不獲全耳此天日可矢也汝可抄此書稿併吾絕命詞寄之見柯玉翁謝其惓惓相顧之意可稱一人知已杜若鶴池亦然開先石峩諸友皆不能一見矣吾身後無他長物家中已被搶此時世界一物皆爲大累但恐轉於溝壑奈何如事稍平不可遠吾志又做官又受爵又以姓名落人閒是大不孝也只可作隱士或能爲高僧吾悔

不早爲僧耳吾平生稿遂無遺刻板在杭如家尚有存可收拾煨燼七寒印者得存一二冊否今有手著遺稿在山待事平急急取去各月抄一冊以此諸本仍存之深山中也至囑汝母已老可送之入山吾祖父母與考妣墳上亦可每年一看第不知汝輩能獲全否彼夫小禊王昇何完小客倪裳韓成輩皆眞忠僕汝可一一善遇之吾死矣雲峰乃吾遊魂藏魄地也如事稍平汝可歲時一看言畢一慟時丙戌六月初八日父寒山書

光緒三十三年二月

祿里

平湖徐惟琨題

正修堂丁氏重梓

卓光祿集序

人文之渤潏彪煥則地靈使然哉靈有蓄有洩中權契化博而衍之故淹疾盛衰若四時之序遞致而不可測夫武林山水之善於人也卽神勝者奪焉循其脈則皋鶴赤而墳盤紆蘊積爲吳會之首其下奧區爲唐棲江介海滙挾而有之中所孕發不乏名賢國俊而以詞賦著聲奚啻晨星邈焉豈其俟諸石所底滯而未振歟乃今有光祿也光祿爲蜀王孫裔修業而息贏至數倍輒弁髦棄之年十三卽豪自命談笑讀騷賦市人目爲狂生已而駿藻益用弘茂則擔簦游兩都盡與其賢豪長者紆衡捉挽撰結千古素橐盈笈不下萬言獵之如眾

卓光祿集序

宿之爛郁也嚌之如脊珍之辨錯也按之如瑟笙之諧均也習之如鑾象黃目之貴麗長戟隅矛之鋩殺也陸離乎葳蕤乎苞兼於三唐而發鋼於六帝氏之新冶者極之變丹青而繡鞶帨矣以數百年陋蕞鄙俚之鄉而君能忽倏變化以文采表見可不爲寶烈之徵符靈契焉詩凡刻者七而茲以身後定名事久定論質之法家芟彙一編合詩與文題曰卓光祿集蓋存者什之三耳來者愈神往者弗屑瑜者品聖瑕者失全是編也纖裁洪鼓烈然盡矣顧予所尤醉心者達雅之業實自君始越非南夷之末垂耶句踐以鳥喙之主寢甲會稽君子六千鑾至特起召吳而與諸姬爭伯陳王涉發聲隴畝倡眞人之節孔甲聖賢之徒負禮器往焉憤發其所爲天下雄矣武林寥寥莫爛詞賦君能左招右樹布漱于越而膺擊吳一時詞林翼飛之有句踐伯勝之氣有陳涉激始之聲王廷尉不云爾乎詞人武林祉蓋割西越以奉君湯沐而君所翔翔橐鍵奉槃匜以從七大夫後其故豈偶也惜君之業不終而倡兮莫和以爲憂覆竊謂山川之靈若發藏焉浸假而溢出必綦之昌熾以揚奮厲意其洩於君而不盡洩於君當有紹其業而章明之者以椎輪積水本始所自則光祿之功益不細矣同里沈朝煥撰

卓光祿集序

自宋人致理元人麗辭詩道委頓靡靡不可讀也緜載振之風力遒上然百年以前去於詩遠而人思合合則傷近百年以來去於詩近而人思離離則傷遠拙或合之巧或離之遠近之際可以觀世矣嘉隆之業濟南爲政偏孤之調淩厲一時影響之士音韻相取遂襲其風塵意氣等語激爲用壯組織牽率不緣性眞之於四方以爲禽犢而風人香色生動之致屑焉已盡無可諷者激父先生以此道周視中原鷄壇鶴社無所不與而會心成言準古立則其於近世雕浮飄忽之習不敢因仍片語以之跌宕先生於詩能爲合矣原其情體豐頤坦腹沈氣開心詩亦稱是削靡豔之風敦素樸之質俊不

趨纖亮不過亢滔滔莽莽以厚爲基其取於性情也眞其託於聲律也縱言之者暢而聞之者興也先生嘗曰二十之年吾率之甚易四十而知難五十以往機敏興逸翩然而來匪其能言實允蹈之嗟乎西越無詩先生倡草昧之義側弁之哦顧盼自喜巨里之人竟不識爲何物而驚怖其言河漢無極當是時二三作者狎主代興風華曄曄先生下上其議論無所逐避鼓鐘鼓鼓聲氣爲應春秋之耀寄嚮傾注而光祿之文與名遂出闡闠而南北嗟乎媿其里中人矣向令屈其所嗜羣諸儕輩謬爲恭敬以取一日優游之譽何以有聲吳楚間哉不知者以爲賁郎也其知者以爲非賁郎也長卿何人

乎少年足於裘馬老而醉步兵廚中酒耽耽不休文章典則名山通邑有以自致又何恨焉言念往哲燕京溘逝篇句陵夷肩嘉與其諸孤檢校遺草僅有存者五七既爲雅什書記亦其宏造雖不盡懷斯爲不朽矣語曰目正耳邇矩遠肩嘉何知然於先生邇也而言其正耳

丙申秋沙同里胡肩嘉子孔甫撰

卓徵甫詩集序

始余仲氏敬美與卓光祿游亟稱光祿俠而儁者意不欲寘諸郎腹中而今年三月光祿過我弇園美風神善談笑予固以仲氏故異之與飲則又能爲文字飲已進之論詩其論詩翩翩能解頤乃出其一編示余曰敢藉子之一言以爲觚管規余謝不敏小閒讀之毋論其格所錄起其才情則燋如也光祿居塘西去錢塘不百里而近其北通吳會僅一衣帶水以故多長者游而黃淳甫周公瑕輩又時與之倡和揚搉能自致於古而不爲紈袴奪如此余嘗怪勝朝之季江左若倪瓚顧瑛輩不獨以豪氣其才藝藻翰往往能蓄諸名士而撮其勝長諸名士亦爭願爲之客而不自引避以國家右文之化二百年而江南富豪或馮家聲得一官則以其官與嘗強致客而奴狎之皆積而無所事不聽其好以逃於聲色狗馬則陽浮藉慕古之名以從事圖籍器玩而壟斷其中問其所以古不知也光祿雖不能皆中豪而見若

以豪者乃其所交游亡非諸名士所託亡非酒而所撰思亡非詩又亡非古則豈豪所能強蹤合哉余聞之瓚瑛時有楊廉夫老而爲之長其社然嘗聲色所游集必破橐二子者強而事之不告疲余詩不能當廉夫且老矣幸生平無它嗜異日杖屨而叩光祿之社能見推擇爲長否因書以弁其編萬厲戊寅秋八月瑯琊王世貞元美甫撰

與徵甫書 附

佳集審已梓行覽之生色煜煜覺往者尙杜德機是以鄙序鮮味也僕津梁久疲故導師易爲力耳然衰骨鈍根宿業牽累目前不免末由之歎如何如何世

貞頓首

卓澂甫詩續集序

不佞往游燕見澂父詩而善之已葉山人游楚爲言澂父長情有思好倜儻大節豪英皆樂爲之用心愈益慕之今年游吳越過澂父里修刺候澂父亦以茂長先容故輒就不佞如平生驩盡出故詩相示則王司寇元美兄弟爲敘所以評目澂父甚高澂父自示欲然也者復手其續集詩而語不佞是庶幾可無負王先生予其爲我敘之不佞蓋三復而歎遊之不可以已也吾士游名士游學游名者伉俠好交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復慾相護錯足爲天下輕重卽其行不軌物中猶以自持不

然者豪有宛財行媚富貴連車騎結守相幸而爲鴻生鉅儒供筆札之役自詭曰能以駿其里黨豪植大彊敢往而無顧忌是庸衆鬻賣之道也人亦於彼何有游於學者何若盧敖之於若士天根之於無名雲將之於鴻濛諄芒之於苑夙河伯之於北海若是已其初也傲之其中也怪之其既也人之博觀約取淳英華而沈道德卒乃與之俱化斯深於遊者矣今天下論文章家無如吳越吳越閒執牛耳而盟坫壇之上惟司寇公四方人士未得詣前奉盤匜以從而澂父雅游其閒司寇公一子能使澂父重於九鼎澂父不以名高輒學退而諷詠字比句櫛其詩丰神色澤妃合得宜中於先民之程司寇公所化導深矣澂父以詩成名以名成游以游益學以學益詩豈夫無本末經緯而徒游大人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者哉藉第令澂父失與而無助管窺僅舉易爲雄伯將尊已而陵物不知夫遂豕荆鶡家戶所有也何以得此聲於司寇兄弟閒哉以此兩賢左提右挈澂父足不朽矣不佞居楚之鄙少所師承司寇公通家丈人行也鄉者得朝夕見少年跅弛不解請業今將過婁江拜下風而聆咳唾之音其能分半席如澂父否司寇公絕世獨立不佞莫敢望至其所交遊如澂父者十年而後識之不佞遊腕矣學與名無所底矣故因序澂父詩而自志其愧如此萬厤甲申秋七月雲杜友弟李維楨

本寧父撰

卓光祿北游稿序

卓澂甫先生詩詞旨溫夷格調雅暢不事繁雕能抒情素先生少長吳中蚤擅黃童之譽游揚海內聿標白璧之名乃以服采餘閒休澣惟暇或理策郊坰暫息區中之溷或班荆林樾爰諮方外之譚或研匣攜來散亂魚牋羊練或詩筒將去紛披朱草青琅當其流目騁懷欣然自適緣情寫物便爾翛然予得其賦周貞女云肇衾須再世同穴有斯人訪龍國博云總忘銷骨日差勝折腰時小齋偶集云心將孤害馬意已託冥鴻別陳立甫云老去轉憐知己少愁來無奈別君難喜李本寧太史

至京云乍出自堪爲國重深藏元不爲名高爲張進士悼亡云寶瑟不調今夜曲異香難返舊時魂送宗明府云爲客才緣邛令重淮王名傍小山高五言既其雋什七字允乃幽篇光祿內資博富外執謙撝可謂集蒲紉蘭好修君子也因引數語於簡端質諸同刑萬厤甲午孟夏友人甬東屠本畯譔

卓光祿北游草跋

世謂阮善嘯獨耽步兵廚十斛太白詩仙自稱中聖日醉眠長安市豈有託而逃耶將澆其塊磊一洗千古而空之也公少嗜吟才可八斗酒腸亦稱是家有負郭只種秫興到輒挾圖書尊罍荷鍤行歌性喜客杖頭長不

支坐上晚得光祿一署沾沾睥睨顧喜客益甚大官憑盡則繼以驩騙迺豪吟自如余數飲公眼花撩落出一編見眎大都燕社唱和相爲擊筑烏烏寘諸慶卿漸離閒不復辨也常戲語公高陽無詩沒儀無酒公殆兼之公之先富與倮埒及公身而悉沒之詩筒酒鎗公似賢數等矣余酒能數升一備博士再備吏强半遠於驪墨久負此君老而不勝伎癢則酒腸易縮空津津吟壇殊敗人意前後總輸公一著公聞之不覺失笑遂書之刻尾華亭友人方應選眾甫撰

明史臣馮夢禎撰

澂甫諱明卿其先遂安人遠祖復初忠貞公從弟忠貞殉節革除君復初避地奉化轉徙山陰仁和贅宋子孫冒其氏復初七傳至澂甫始復稱卓氏初澂甫與伯兄俱業儒而性豪舉不樂抑首伊吾乃從父策從而之賈受賈踰年業已精其術忽嘆曰丈夫亦欲知仁義使長者轍及門耳寧能以賈監終耶遂發憤下帷盡取古人書讀之而尤嗜詩二十五補南太學生詩名已籍籍都下國子先生待以異等歲辛酉伯兄舉於鄉澂甫喜甚吾父一命有託吾可優游爲千秋計矣已而伯兄夭澂

甫始大憂念無以慰尊人乃從選闕下以例得光祿監事需次一年復歸而奉尊人匕箸是時澂甫詩名益進交遊傾天下歲戊寅始謁弇州先生先生亟揚之澂甫益自得高步闕視性又好雌黃自快高青天而下黃泉仇口間作或相引避去而澂甫終無他腸肝膽昂昂如洗久之謂薄者歸厚矣疑表者信衷矣澂甫有至性先後居丐若父喪哀毀過人終制不御酒肉既免父喪赴闕補長陽署丞遷典簿光祿職尚方膳日與貂璫伍請姦窟其中出入莫可究詰而典簿總寺事稱至難澂甫治事自若初若相詬病久之相謂曰夫夫一無染指吾曹何爲一宮人久物故而饔籍自如廉其實將奏治之監官叩頭引罪卒除其籍劉天祐者給事武英殿與其兄金吾親騎相緣爲姦以僞兼支光祿司空晝工歲餉若干事覺下典簿訊鞫騎故匿弟而身對簿氣張甚澂甫徐以他語鉤之其人感悟出弟底法而已得末減爲鬼薪都人大服時卿王公意在節縮而澂甫能引大體爭之匡正良多官譽翕然寺倉圮眾議新之百金澂甫欲倍之卒如其議又欲減諸郎日給肉亦以澂甫一言止王公嘉澂甫練達不阿每事咨訪焉已邊珍羞署正當事者才澂甫將羅之史局而銓衡又欲以大郡司馬借之其年六月一疾卒時年六十先是元旦有悪夢而同官范守署初昏時見披髮者疾呼曰五人當之三歎

而滅益以此疾隕者四待澂甫而五澂甫於書無不窺於才無不宜於事無不練於小道曲藝無不精曉少有大志勉就貲郎以一割自奮結髮論交至老死海內知名士無不與遊者至布衣詞客與名一技者望其門若歸矣饒酒德觥籌達丙夜明旦客被酒臥課家事畢衣冠就客起居矣施予至慎然赴義如渴不吝傾囊初至京邸時李奉者通官錢將鬻女行哭哀甚立予十金女得不鬻買任城婢以其姿類己中表女立遣之不追其直又熱腸狗士不必識面鍾生懋者奇士而稱能詩母被崇雉經婦姑素勃谿宗人訟之歸罪於生坐死繫德清獄澂甫故善令陳一日請於令視生禁所日暮故不

出令遣人趣之出報曰世有孝子蒙異冤而力不能爲之白寧與俱繫耳令感悟立請於當道得減死論戍然於生非素交也即古稱俠烈何以尙茲詩入中唐近步歷下稱能品兩都名勝吳越山水題詠幾盡矣所著有卓氏藻林唐詩類苑卓澂甫文集詩集續集北游稿數十卷行世子四爾康爾昌爾臧俱文彩能世其家爾詩尙幼　贊曰澂甫勵翮俊流執鞭大狀其行誼凜凜有賢豪長者之風而不得以科目顯君子惜之然世所稱科目者或齷齪無所比數儕於市人獨蘇氏婦所詫位高多金耳以此視澂甫何如哉即貲郎何辱矣

卓光祿集凡例

先集故有卓澂父詩集續詩集北游稿文集三山游稿行於世茲拔其尤彙爲卓光祿集共三卷

沈進士伯含云樂府云亡三唐作者或襲其調或摹其意了不相知江淹擬古已爲新聲落格光祿樂府擬古諸詩卽翩翩贍美不選可也

胡文學休仲云光祿文章甚多刻有成集第或調質歐蘇格綜今古以入此編未爲合作存之副墨並行于時

先光祿詩律固工文腸亦繡老而愈細推琢彌精諸集在笥時有刊定以故茲集字句之間或與前刻稍異敢承先志以正遺編

先光祿長情自好託契寰瀛赫蹶溥箋發邇見遠不下數十萬言沒身燕京零落殆盡音徽若埽珠沈玉埋靜言思之且媿且慨

選校諸公婁江則曹徵君子念茂苑則毛文學文蔚吳興則吳太學夢暘同里則沈進士朝煥胡文學肩嘉鄙宗則參軍茂先相知定文後死與責千秋之業實重賴之

萬歷歲次丙申十月朔日爾康敬識

卓光祿集凡例終

卓光祿集目錄

卷一

五言古詩十七首

五言排律五首

五言律詩一百二十二首

五言絕句六首

卷二

七言古詩十二首

七言律詩九十一首

七言絕句二十七首

卷三

記四首

序一首

書四首

引一首

卓光祿集目錄終

卓光祿集卷一

明儒林鄖光祿寺珍羞署正仁和卓明卿濟父撰

五言詩

訊鄔北虞湖上

偕林巽[illegible]樹漁波弄青天境異趣自別日上湖中船山禽噤不鳴小花寒更妍涖此足心賞坐令微痾痊何必餌白石方引無涯年

贈月潭僧

東山月上時跏趺得林麓凝想俯澄潭月光寒可掬天風揚兎毫止水靜如玉宵中妙悟機空空在金鑰

七夕喜王仲房至

纖月懸西川新涼生七夕鵲橋渡牛女淡淡銀河色僊客天都來適與佳期值命觴臨華池開襟面澄碧牽牛想輟畊天孫復停織娟娟連理枝矯矯雙飛翼眷言余與子合歡難屢得人間與天上別離堪歎息

結客

弱齡好結客投合在片言高義淩雲霄黃金何足論海岳不可移皎日不可昏胡爲乖所期中道生煩寃銀河起狂波蔓草掩蘭蓀雲雨翻手間飄風自無根憂來閉門坐斯誼孰可敦當時孟嘗客今者一不存

遊安平泉

結契忻茲遊尋山愜夙鼎撥棹泝洄溪拄策縱遐步沿徑人窅窕忽見石幢路泉當廢寺門斟飲立靈露寥寥異代流脈脈空巖赴爽氣臨清秋涼颸發高樹寒蟹吟荒壁亂篠莽回互曩昔作者誰歔欷黯四顧余生本靡營觸目輒成趣白日既不停金丹信多悟禽尚性已愜玄語託衷素願言還故棲去來了無住

寶華洲 洲在嚴城西湖中

昔人留此洲映帶湖水涨城頭銜青天波面吐蒼玉四時憩遊驂閒鷗避歌曲馳晷不可淹游燕良未足古刃照我襟清暉引遐矚心與白雲期泠然謝棼俗

湖隄

湖水春增波湖壖緣於染茲服冶遊女嬌花妒妝臉道

廣畏逢人愁新眉黛歛所逢非所思獨歸中夜感

沈山人招遊黃龍洞

疏雨灑北郭薰風蕩輕舟忻茲良朋集眷彼巖壑幽兩崖劃若斷中擘五丁愁白日氣晦冥青天月側流臥石頰下窺心悸神不留日落聆松濤兩腋生寒颼

讀迴文

寶生蕩子腸杳無中莽思蘇娘機中錦織成迴文詩文迴腸亦迴緘情寄天涯言言憶雲侶語語怨霜雌情長無遺縷腸斷有殘絲

古別離二首

毋謂別不遠門外即千里毋謂別不久經旬等千紀祇

傷背面嘅更傷對面喜願君毋遠游幽閨怨游子
蜉蝣無旦莫蟪蛄無春秋君壽知幾何尋常輕遠游遠
游不可已願勿滯歸輈夜雨抱燈影殘更人獨愁

顧憲副益卿備兵浙臬戡定脫巾之變賦頌

東南稱沃壤寰瀛莫與京倭夷忽搆患疆埸乃弗寧天
子赫然怒廊廟議誅征募兵出東浙迅埽妖氛清兵留
行伍問創痍久已平豢養恣遊逸組練塵埃生竟忘拊
背恩脫巾以狎猷幕府方受鉞營屯知震驚倚公若山
岳表裏相經營公昔憲閩粵指顧除欃槍弘畧素所蘊
機駿縱復橫入境神威揚霜肅號令明氣勢撼鼇極按
籍搴旗旌紛爾蠻蟻輩殲彼鯢與鯨開諭正國紀昌順

逆必傾民樂兵亦靖威霽和氣萌戢戈握彩筆談笑新
詩成當知文武才所向垂雄名

閏春十三日同李季常王子初周仁卿胡子求沈
中甫胡玄敬酌玉蘭花下

一春饒霖雨半向愁中過出門潢潦積芳辰竟蹉跎既
傷年時暮值茲可奈何園林幸稍霽瓊葩發庭柯移尊
芳樹下良朋胡厭多高枝弄晴雲暝色花皤皤好鳥當
檻啼村醪令頹酡暫解巨樊鬱況得成笑歌人生苦不
久豈復知其它

贈同寅徐君

於越有奇士韜光含內美抱一耽玄玄無營獲至理與
物雖所競片心若秋水厥形頗眇小蟠胸富圖史結茅
鑑湖傍將擬巢居予偶同玩世者吏隱金馬裏子亦斯
跡人昕夕幸相比恢笑皆足師況乃聆微旨薄宦不稱
意委珮聊染指還期返舊山從容沒餘齒

輓貞吉宗侯

於鑠惟宗侯芳德何爽朗弱齡好奇服策足詞壇上結
交盡先輩玄珠得罔象彩筆凌豫章清祕超圮坱邂逅
隱中懼乃為知音賞同懷效綢繆拏舟候下訪願爾結
婚姻謝言服河廣嗣是兩莫逆鱗羽時想像千里如比
鄰大江屢神往云胡萬化盡一朝游罔畏君行撤琴瑟
而我嬰世網執紼成蹉跎掛劍徒悽愴幽明非負心靦

顏覩息壤已矣平生親俘雲空俛仰廬岳萎哲人悲哉
將安傚

送梅泰符宜城壽母

梅生一何俊弱冠登詞壇雋素揚清馥翛翛振羽翰躡
屬長安里盟心契如蘭側陪玉扇會老宿驚瓊觀當尊
吐芳藻結社抽琅玕言念倚門母白雲時自看蹇驢踏
月去萱庭春未闌稱觴拜家慶企莖露溥溥懷中青鳥
篇煙霞映雕欄慈顏既燕喜壯遊亦鵬摶明德與榮名
千秋本不刊握手披情愫努力願加餐君行策高足令
我涕汍瀾

李山人日鋤圃

山園日以鋤柔甲日以蔚未耜雖苦辛猶勝掛纓紱爲
問管幼安黃金是何物

所卿馬先生別我之塞上垂廿載矣逢之燕市猶
然一布衣郎騏驥之未遇皋猷歎其奇哉漫賦
此篇以慰之

五鎮羣峰異鍾英產大夫草茅看崛起寰宇挹靈符發
迹諸生裏蜚聲薄海隅詎甘困下廬奮勵立雄圖出不
謀妻子居能重國都藻詞凌漢魏韜畧蔑孫吳壯氣無
驕虜高標儼大儒義忘羞乞食忠激快捐軀投筆從戎
目逢人借暗珠遇遲眞宰奪成晚古豪俱自喜遐心在
誰嫌老貌呼乾坤餘傲骨星斗燦昆吾說劍邊庭振談

天碣石迂功名齊塞馬飛宿類沙鳧把握驚燕市悲歌
傍酒壚風塵同慨慷天地獨躊躇會觀明良際羅拔及
狗屠

孟武朗哉孟孺汝修仁仲開美允兆禹金景升諸
君子枉集小齋分韻各賦排律余得心字

勝引忻萍聚佳辰此盍簪傾談筆玉屑倚席藉蘭襟花
竹消炎暑琴尊洽夕陰門開無雜屨調合有同心駿骨
金臺逸冥鴻滄海尋風塵聊自遠肝膽向人深執戟甘
時棄抽毫讓國琛歌成餘慘澹身外任浮沈千古猶燕
筑諸君且越吟不材蓋用拙抱影在空林

沈進士祖母太夫人入十壽

得請歸榮日因思慰北堂瑤光縈綺席霞色映霞觴西
母雲軿近麻姑錦褥翔筵來青鳥使膝遶紫薇郎露挹
金莖湛歌翻玉樹芳鳥慈三世侍鳩祝百年康裘宿看
流彩文星轉燿芒報劉春酒薦燕喜正徜徉

秋夜同諸友集李孝廉叔操館分得鄉字時送孝
廉還上黨

初月窺簷白輕飈入座涼我來依玉樹酒至據胡牀刻
燭吟應苦彈棊興欲狂風塵悲小草姓字動長楊楚璞
還成誤金臺鬱可望文名邁漢晉書法逼鍾王客久貂
裘敝行邊鳥道忙銜杯矜意氣判袂借輝光歌鳳情逾
切屠龍技未忘燕辭秋社去羸馬亦思鄉

都門逢李山人贈十四韻

蚤掛丹臺籍箕投迹似僊青牛瞻至道玄牝得眞詮躡
屩游方域縣壺坐一廛風雲從吐納水火自周旋罔象
靈珠握猶龍巨壑便大還無日月小憩有山川飄盎金
壺酒吟成鐵杖篇軒轅術已契聃耳業能傳肯問桃花
路偏成太乙蓮不雕元太樸斷業卽枯禪骨傲凌霞表
青淫滿榻前遺形還外境玩世引長年神王情逾適心
融氣益全何來燕市上了此區中緣

宿張山人松關

空林松關迴言訪素心人蕙草經春老燈花入夜親拂
塵發野榻就壁掛山巾何日逃蓬瀛長於仲蔚鄰

送錢思畏還桐城

適越興已倦西歸日夜情他鄉春草歇故國暮雲橫落日在祖帳遙山引去程相思他夜夢明月照桐城

悼彭孔嘉

憶昔隆池上芳尊坐碧流如何今夜月不共昔人遊露草秋螢熄風林暮鶴愁空餘緗素在蕭颯感西州

過金子坤故居

枯柳悲寒鳥空階響暗泉天涯人獨弔江上榻空縣隱迹貞如寄詩名自可傳生芻一掬淚鄰笛起寒煙

臥病

忽忽意不樂負病行淡旬青山憐病色黃葉伴愁身一匕無靈藥雙魚有故人今宵枕上雨不聽亦傷神

已巳北上留別親知

離思長風發南亭駕北轅漫云隨執戟敢謂隱金門把袂多親故臨岐盡厚言薄遊蘇季子蕭颯不堪論

過張山人館

宅是賢人里門多上客過松濤生白晝蘚壁上青蘿蔦米田家飯芝香樵者歌餘杯霑夕醉月臥藉庭莎

吳山巔酌陸翁

負郭登臨便春來煖氣融移尊看野竹扶杖得山翁江暮歸潮入雲林落照通浮生此天地何物勝杯中

送王元美先生入楚

才子明時起津亭別恨新青雲隨眾貴白雪擬誰論尊菜香無念秋蘭佩可紉好將雲夢氣散作楚中春

中和道中寄顧君

落日出城郭前山馬首陰嚴風侵敝褐倦鳥下疏林霰積懷鄉淚雲馳去國心越東巖壑異歸與愷之尋

作客

故國書長斷他鄉客正愁孤燈聞雁夕高樹颯霜秋劍氣能醒酒江聲亦近樓自知非浪泊詞賦困梁遊

訪錢山人

蕭然錢起宅背郭晝常陰榻午山雲落庭春花竹深名從蓮社隱迹許野人尋偃蹇衡門下時為梁父吟

訪張山人翠微閣

病負青山約來遲忽暮春竹風清俗客蘿月照幽人香飯餐松屑闌漿漉葛巾何如張仲蔚蓬蘿僅容身

雨夕同玄敬表弟宿洲上

舉世寡同調深杯對爾頻非關骨肉好自與道緣親短鬢霜堪點孤心月可倫綠洲今夜宿無夢落風塵

送張山人遊武夷

霞氣生春服溪風引暮舲將瞻九芝蓋便逐五雲軿靈竹眉間翠神峰掌上青幔亭僊可遇早晚授丹經

桑中女

彼美南鄰女桑中怯曉風湘羣曳秋水洛袂露春蔥岸

岸花辭樹川川水映空無人解惆悵雙淚欲燒紅

無題

詩傳徐淑句絲了若蘭機新月傷眉黛閒雲想舞衣芙蓉空並吐燕子自雙飛惆悵章華路人間事已非

登峴山

落日峴山上峰陰半入湖遙帆行碧漢獨鳥下平蕪境與襄陽別碑存叔子無昔賢留勝賞感慨是吾徒

初夏中父大超過洲上試新茶

荒齋十日雨碧草映階新坐久愁花落君來啜茗頻水鷗飛近客梁燕語留人爽氣鉤簾裏青山對岸巾

送陳舜儀戍閩

白髮遭多難烽煙此獨征閩雲連海嶠蠻樹暗山城道遠蠻餉苦時違且避名壯心看劍在刁斗夜堪驚

冬日與舟姬偶集戲作

林薄丹楓冷霜高白雁稀興幽淹野酌人似挾江妃舊曲還誰顧新愁何處依夜深香欲散寒影月中歸

喜茂德叔自下歸竹林小集

途旅蹉跎易還家忽暮春清風入林爽白髮倚閭新世事年看度人情老向貧一樽堪把臂誰謂阮廚貧

送陸山人汝昭還平湖

可是秋風起尊鱸動爾思青山他縣別白首故人期候雁嘶霜早乘花冒雨垂鸚湖乘興好行取釣蓑披

趙德清明府集慈相寺

息駕雲門宵開尊松影虛磵花迎墨綬山鳥識仙裾吏眠頻歸沐民閒自學漁靈泉覘半月清澈慰公餘

訪黃滄父

避寇逐征橈驚心楊子潮故園今罷戰歸路轉悲遙高閣立猶在端居渴未消林間對寒月深酌送清宵

夢人遺一鶴

淩霄爾神驥雞鶩豈其羣縞羽空中見長鳴夢裏聞醒愁三島月吟合五湖雲塵世何由離飄飄駕此君

爲張孚可悼內

清淚盡梁鴻人高德耀風玉琴絃已斷錦杼字應空雨敗蓮餘子霜摧蘭蕙叢夜深誰共語鐙暗泣寒蛩

王敬美使君見遺卻寄謝之

落景正蕭森巖閒獨臥吟寸心悲抱璞五字感貽金暫止窮途淚因聆流水音論交千載得有與世浮沈

中秋垂虹亭對月

古木驚鴉散長波蕩月孤家鄉來百里風俗近三吳高興中秋發香醪入夜沽垂虹看斗氣不減在蘇廬

虎林禪居同陸奉常夜話

下榻虎林夜論心語自親全生非墮劫半偈即超眞老檜寒猶翠空花靜不塵何能揚慧燭一爲照迷津

挽黃徵君滄父

汨羅論才子千秋見此人名從埋骨重業以著書貧忽
失張華劍空慶郭泰巾不勝紛涕淚斜日起松筠

蔡遵通判府見訪齋中小集

忽喜仙鳧下青雲滿敝廬雄譚迴夜色小飲薦春蔬潦
倒情殊洽荒蕪徑不鋤公車還有暇相訪到樵漁

送徐上林謫橫州

承譴向遐方天南道路長鵁鶄三月雨荔子一秋霜地
僻猺蹤雜官卑王命將猨聲無日夜誰謂不思鄉

王仲房重過山齋話舊

白髮狂仍在淸言老益頻半生行俠客此日倦遊人把
酒寒燈夕題詩細雨春世途知已盡對爾更情親

對酒

當時飲酒者今日已荒丘不見壚頭阮難招地下劉南
雲仍北去西水只東流舉目傷心事浮生可醉休

徐太學攜伎泛湖西

西去琴川勝行舟卷畫長山將綠尊倒水映麗人妝意
興當年在歌呼此日狂荷花香底甚暝色醉橫塘

杜家梧子松

神物百靈護青霞谷口逢不知何代植卻訝似秦封巖
壑常凌漢風雷欲化龍遊蹤能幾到賞歎倚吟筇

訪尹司士餘不學舍

廣文校書處三徑掩蓬蒿掛壁憐孤劍飄絲歎二毛青
氈座上冷郢調曲中操不作湘潭怨逢人氣自豪

須水道中雪

須水還京水滎郊更鄭郊雪鞍危馬背風旆慘林梢關
寒彫青髮閭閻遍白茅長河公莫渡處處是冰交

閨中秋夜樂舍人持伯使豫章便道過山夜坐月

王程能暫緩訪舊故情難人與天邊月淸光兩度看緒
風蘿徑爽宵露竹枝濕未敢歌招隱同吟桂樹寒

輓丁山人

鶴髮吳山隱爲儒老一經人間盡奇字巖下有玄亭明
月飛還鶴空江鑒歲星馮高何處鑾愁見越峰青

茂德叔東郊草堂成同諸君往集二首

去市未三里迴溪結一椽渡橋沽酒近舉網得魚鮮竹
暝來淸月池香種白蓮醉中容小阮隱几卽逃禪

境自紅塵外蹤棲白社深野橋翻壓屋谿日倒銜林魚
樂同人意鷗閒知此心遠山青數點坐對但高吟

訊石巡檢

佐卑聖妻子數日寄南疆桑柘低官舍煙霜冷卒房有
才難逢路無食滯還鄉迢遞淸溪水流聲日夜長

送章次甫從戎

于世蚤未偶去家之朔方不平惟劍在欲報且戎行鵰
落陰山白旗翻塞草黃功名事多種莫歎老馮唐

孫翁誕日諸友集其莊居

鳳嘯迴清顧復觴引妙歌酒如金谷數人比竹林多好
烏噪芳樹文鱗跳白波南山今日語留醉宿煙蘿

李芳人墓

歡自生時淺恩從死後深扶邱沿曲磵灑飯向長林孤
冢餘芳草千秋斷玉琴斜陽不忍去花落重傷心

范生重過別業話舊

虎林三載別音問死生間江海是羅網冥鴻自往還談
忘清夜永酒愛一瓦閒幽意眞堪惜風塵到處難

寒夜汪子建金元靜浦君融集孫齊之館得帆字

林薄深亭館玄譚自隔凡檻寒浮片水窗暝亞層巖黃
葉秋全老青山月半含酒酣清嘯發愁絕是歸帆

同茂長玄敬集清暉閣

片雨過青崒嵂閣倚夕曛雲光千樹散野色一溪分世
事酒中失吾儕物外羣論詩見幽意鶯語坐來聞

懷仲淹湖上

相見苦不早蹉跎各二毛鴛鴦千里至吟並兩峰高興
到牽孤棹神來命濁醪別來連夜月何處聽松濤

江日送耿二

黃葉蕭蕭下愁新送別尼雲中一鳥疾江上片帆遲道
路心俱折干戈淚共垂探懷寶刀贈聊以慰相思

富陽子陵祠

一星高隱處古邑富春名悵彼千秋事空含此日情水
雲低樹色石壁走江聲沽酒山城下維舟月自生

酬董子文攜集

滄海兵初偃青林客始來花枝妨埽徑竹葉映銜杯野
色青煙合江光碧藻開下帷移片晷曠矣此登臺

徐中丞巡撫江西湖上燕別

江右將開府湖西餞別鷗鷺鷥新聚戟人憶舊甘棠白
鹿隨車後青衿擁道傍錢唐錦帆發草樹盡輝光

病起

埽石焚香後鉤簾煮茗初舊囊收藥裹新帙麗方書鵲
語喧檐隙蛛絲墮綺疏自矜無病骨偵步過庭除

桃花

沿流雞犬入忽到武陵溪漁子拏舟近仙姬拂袖低紅
泉疑有井絳雨別成蹊豈謂過逢地重來路卻迷

伎人訪葉茂長于冷汰齋貽香囊戲贈

無媒徑不迷乘曉出花隄白練飄長陌紅妝映曲谿囊
香干縷結贈珮數行蹄那是調孤客因君惜解攜

嘉禾夜泊呈茂長

繫纜平橋外城頭森雨懸孤燈照浮白二客對譚玄野
暗天連水江空樹帶煙蘆蘋漁唱起愁絕不成眠

夜泊吳江聞鄰船歌姬

雨葉鳴江岸停橈並綵航歌聲到枕切粉澤隔簾香欲
語難攜手傳情暗斷腸夜深人不見幽夢落潯陽

如懋集移家西溪

卜居非澗谷曲曲趁幽棲門遠狹斜道窗臨清淺溪花看鄰樹借鳥聽隔垣嚶更有青編癖宵分然杖藜

秋日山房即事

山房景物幽坐臥喜清秋曉月下西嶺夕陽明半樓藤梢緣壁斷竹翠帶溪流鄰並雨三叟時過話白頭

芳杜園二首

爲圃堪野眺病酒怯山登樓閣青銷霧陂塘綠泮冰柳邊驕鳥囀花際亂峰層最喜禪房近空香禮梵僧

莽莽悲塵土窮陰歲忽殘客來多被褐身隱倦彈冠芸閣鐘薰謁松窗雪色寒坐憐烏幾樹風急暮難安

吳門逢顧山甫

伯通橋下遇疑爾似梁鴻寄食風塵老行歌歲月窮交論滄海外家在亂山中握手片言別孤雲去遠空

攜尊雲居山訪唐比部惟良二首

蚤喜謝朝謁翻嫌歸去遲折腰元不慣傲骨自能持歡宴清尊盡孤心朋好知湖山聊避世時事復何疑

弔湘成楚調逢世有齊竿聖水堪投足柴桑此駕車宦情眞爾爾空谷自如如松下攜壺共知君已遂初

同李季常沈伯彝張孟孺諸君看園庭芍藥

經歲愁中度窺園眼覺新雲容知入夏花事尚留春閒病過鄰叟銜杯狎酒人紅芳如解語向夕轉相親

哭黎祕書先生詩

握手風塵日論心鷗鷺間青藜君罷照皁帽我先還書託雲中雁魂游夢裏山寧知成死別紫氣斷函關

解綬歸田久爲園開徑寬寰中多妙契韻表擅騷壇流水傷孤調浮巨失故歡象賢雖有託庭竹不勝寒

滄海詩名大中林德業尊其悲賢達逝況復友情敦天意從難問風流孰可倫孤山一杯酒恐是別時魂

寄沈比部純甫自嶺南召還

痛哭紓孤憤何辭向百蠻初能破蕪臘終可撼冰山瘴海黃雲合孤城黑髮還千秋稱聖主此日賜刀環

寄楊思說

莽莽風塵日相尋正少年寒氈久無賴短髮漸蕭然落魄時浮白支離但草玄有懷孤調在肯向世人看

羅學博結亭種蓮於衙齋招集

旅館多如寄寒宴不覆牆君能理荒穢宴坐得相羊雲弄簾櫳影風生齒莒香校文餘片晷微詠共持觴

冬日送懋德叔北上

衰柳不堪折西征怯沍寒蒼茫翁雪白慘澹晚楓丹贊歷風塵短行知道路難春將回大野旅次願加餐

元夕懷懋德叔京邸

聚散蹤無定今宵又上元月華懸鏡皎火樹綴星繁春色憑誰寄梅花負此尊長安燈市好可遍五侯門

雪中訪成山人玄復

車馬稀窮巷荒齋暗飾編蓬甘布衣應那受世人憐蹊雪寒迷徑山廚豐不煙臨邛無好事送日但高眠

君上訪周山人稚尊不值

問君湖水上門掩碧蘿垂山犬吠窮巷野花開曲籬人稀地自僻鳥靜鳥來窺應接無童子風吹桑柘枝

送懋德叔家眷之京卻寄

津鼓催征棹乘春泛緩波祇因婚嫁累豈是宦情多已慰從龍願何須叩角歌均沾有王祿小吏亦如何

過胡太守園亭

太守爲園日幽棲讓一時山容藏窈窕石勢鬬參差徑闢登登便亭安處處宜不妨人載酒自有客題詩

和豹孫贈馮衙思

竹林初把臂言論識沖襟未舊龍猶蟄長鳴鶴在陰因探靜者理如見古人心緣綺時爲奏知君獨賞音

冬日同沈久靈北郊散步

去郭離塵鞅閒行亦暢神煙橫墟欲暮雲薄氣如春僧梵聞籬落農言雜水濱路窮源不盡疑對避秦人

仲春廿四日重晤滿生

已拚孤鴻去何因雙鳳來玉環疑舊佩鸞襪試新裁宛轉雲邊石褰裳池上臺夢云萍水合適意且銜杯

度石鴟胡蘆二嶺

厓崩勢如劃樹合路多重已覺人隨鳥那知日隱峰磵聲喧晚碓濤響挾寒松村舍方投宿疏林逆遠鐘

同作

碁山既迴合二嶺復重重盤曲葫蘆道巑岏茜蒼峰錦湍翔繡羽絕壁倒枯松冉冉村煙暝微聞遠寺鐘

洗眼池

側足歷崖嵬攀崖轉石臺月雲林半失初日嶺全開洗眼一潭潔披襟萬壑迴僧家方埽徑似待故人來

同作

泠泠一泓水皎潔映香臺不用金篦刮依然玉鏡開蓮花本清淨竹樹復縈迴古殿風雲合虛疑帝子來

仙峰

足躡重霄上罡風兩腋生穿雲難辨路認草詎知名石裂橫如坼峰危側不成仰看星可摘仙袂快然輕

同作

直上夫容頂俄驚羽翼生雄分滄海勢秀掩赤城名楚越風煙接山川繡畫成不知雲霧溼祇訝客裘輕

振衣亭即余更扁處

迴合山椒路孤亭巖畔安振衣趨絕頂拂石禮高壇翠巘緣蘿峻白雲隨杖寬生平幽討性到此鬢毛寒

西方庵

巖窗出松杪室外地無餘飛鳥不能度降龍久自如三

生功行滿一榻證因初獨覺金天近凌空夜月虛

諸友洎諸子別去

送客將兒輩悽然路忍分辭柯同別葉唳雁各爲羣老計難違俗卑官亦事君明時期努力後信好相聞

高文彰光祿止宿出見肩子再贈

下榻風逾古投膠意豈今佳兒食牛氣夫子豢龍心圓史千秋富尊彝百代琛林中復同調能不一鳴琴

徐州毛家聽胡拍琵琶

土地猶南服音聲已變齊山川風尚勁楚漢迹俱迷古調歌逾麗哀絲聽轉悽祇令遊子感曲罷數行啼

許園集丁楊兩給諫程陳二侍御

好雨隨車至清風灑薜門芝蘭元合契臺省總忘尊密坐頻賡曲閑襟暫避諠塵心應自少入夜轉堪論

新秋集衞中翰嚴太常蔡比部安大行諸君洎叔氏懋德分韻得虛字

徂暑延佳客□酒翦野蔬游將身是寄愁藉酒爲除白髮終何事玄言一敵子長安好明月良晤冒教虛

周貞女篇 并引

貞女周大學文政女也許聘姚大學弘道子未嫁夫亡求死不得逾年守孀夫室爲文祭夫詞甚哀楚

未覩夫君面能知從一眞攬衾須再世同穴有斯人淚竭常流血身存不委塵哀文愬荒冢孤雁唳寒晏

送何署正之任曲靖

三陝由來險人心較更難君應閱世久總作畏途看朔雪金臺迥春雲銅柱寒磨彌風尚古文化自相安

送蔡弘中出刺太倉

五馬初之任三吳正苦飢君應卑宰割帝自念瘡痍柔色回黎庶業陰徧海涯吾鄉衣帶水何幸被餘滋

送葉長原之塞上

單騎出龍城黃雲足下生磧寒驚馬滑關曉聽雞鳴到處題高詠於時起令名邊塵烽正息且莫請長纓

華嚴寺石洞

已著登山屐凌晨宿霧收徑深子樹合洞古片雲留白日寒猶薄陰崖水自流老僧西域至趺坐對浮漚

秋日訪吳伯焜龍君御兩國子留集

不作靈均賦皋皮號大師總忘銷骨日差勝折腰時竹扇諸賢事文章異代知蕭然對苔藉片語洽襟期

題太常張公萬玉山房

稅田成野景行水入魚磯榻愛幽人下欄看宿鳥歸竹齊抽紫籜蓮盛長紅衣小憩銜杯得閒雲睥睨飛

送陳性甫還梁溪

作客忻同調都忘逆旅愁緇衣經改歲星鬢此歸舟落葉霜辭樹離鴻雪滿洲臨岐但一醉且莫賦悲秋

送陸秀才歸四明

才名元望洛偃蹇且還山白璧嗟輕世黃金肯厚顏秋風吹鬢影明月指刀環獵火邊庭急愁雲滿漢關

辛卯人日同嚴冀野俞孟武顧朗哉龍君御楊德潤潘景升劉百世集何仁仲吟梅館各用人韻二首

歲序驚心急天涯好會頻三年俱作客七日又逢人孤館寒梅吐高城凍柳新吾曹閒散地賡詠帝鄉春

積雪寒凝素餘光正可親園鑪傳短什對酒憶香尊觸緒興佳節開懷任旅人莫言衰颯甚華髮亦新春

送晉行吾別駕之任臨洮二首

燕市經年侶鶯花送別杯行春過狄道回首望金臺給餉三軍飽驅車萬里開夷情從化日循吏即邊才

二月安西路憐君擁節旄亂雲嘶去馬殘雪映征袍鞞鼓經時振烽煙度隴高秦中險阻地談笑憶功曹

送學禪友還武原

凶歲何門乞齋廚突少煙褊衣零落盡病骨死生邊策蹇關河遠懷人雨雪前驚逢方拭淚離思月雲懸

爲何詹錄仁仲題甘露園

矮屋通花隖修垣抱石臺客來扶竹杖鳥下啄莓苔綠雨蕉千葉金莖露一杯誰云人境裏日涉小蓬萊

送陳玄搢州判永寧

莫只官程遠山川亦勝游牧良寧小展祿潭遂清修園荔朝含雨巖花晚帶秋洞天三十六隨地縱吟眸

送李仲林還邦江仲林爲季常之兄志感二首

垂白他鄉裏通家晤轉親燕雲愁望切池草夢驚頻我已喪知己君來問故人銜盃復悽斷語罷欲沾巾

諸生淹歲月小吏畏風波共有後時歎寧無長恨歌裁詩憐骯髒酌酒慰蹉跎感事浮煙散千秋一愴何

送許正父還宛陵

抱書尚未售別酒黯斜曛野柳已難折離鴻不可聞邊關多寇盜薄海正煙氛想到敬亭上愁看萬里雲

劉百世文學移居

公幹年英妙才名迥不倫酒能傾一石腹已飽三墳賀燕聞新語神龍蟄大津幽棲圖史富勝集每同人

奉送大中丞陳公督撫廣西

共誇百粵地萬里擁朱輪夾道枕榔茂遐荒犀象馴天應驅瘴癘山亦鬬嶙峋組練浮光處樓船渡海濱

送張山人伯咨

相見一回老湖山戀別何愁來生白髮病自憶青蘿東雨貂裘敝春風鳩杖過不堪新柳折淚眼溢滄波

春柳

濯濯芳隄上盈盈翠帶新細腰渾學舞青眼欲窺人落日愁光篋柔煙瑣禁闈相看休惜醉卻憶故園春

朱在充招飲邸中

匏繫寧須亟蘭期且自寬逢人吹劒易調世執羹難論茗時招品尋花屢對看他鄉諸夙契比舍復同官

齋中集宗謙平仲孟武叔度鄭朗汝霖諸君子賦

得霜月皎如雪

寒漏促更籌清言飲未休輝澄逗杯影瑩淨入簾幽獨起關山思偏含碪杵愁無須燃夜燭光已玉街流

送周岐陽補令衡水

別酒臨官道賽帷驛使催千秋期自愛百里掩君才志冥忘葵藿恩應徧草萊相逢情未竟脈脈且銜杯

除夕茅康伯寅丈同諸僚宿直賦得新歲明朝是

二詩見示依韻奉答

新歲明朝是年增往事非雞壇忻有託鵷鑣每相依作客情逾淡還家願屢違圍爐灰撥盡啟戶暮雲飛

新歲明朝是園林竟自甘浪遊淹薊北野興在江南世態翻增苦時情頗未諳乾坤寥廓甚幸著此身參

暨公觀

一樓通四望數頃菜畦青引水觴偏促看山騎屢停偶緣芳樹憩時為落花醒會景忘歸路悠然沉醉醒

燕至

逆旅風簾曉差池見爾飛春閨腸欲斷遊子未能歸

山中

山中一片雲門前數株樹秋枝掛薜衣看雲自來去

殘月

兔影全無魄蟾光隱半規漢兵歸夢破哀角塞垣吹

訪浦君融

架插千卷書門臨一溪水清晨起灌園葵藿自知美

自歎

衰鬢先潘掾高名後馬卿自悲還自笑蓬累一書生

邊將

塞草兼沙碧天山入漢青寒衣宵暫解猶畏曙霜凝

卓光祿集卷一終

卓光祿集卷二

明儒林郎光祿寺珍羞署正仁和卓明卿澂父撰

七言詩

秋可悲

白露降玄鳥辭嚴霜來候蟲知行子在途悲不悲悲矣劍在匣不悲酒盈卮側身遠道日欲暮風起枯楊馬行遲

桃溪書屋爲馬司成賦

先生結屋清溪傍種桃萬樹交芬芳桃波演漾春似海霞光雲彩成文章此中翻書對斜日天際雲開遠山出仙城宛似武陵原瑤草金芝間蒙密有時濯纓來徜徉

白石齒齒波泱泱漁舟上下繞水檻浩歌何地非滄浪武陵之溪豈聯絡千歲方開光綽約靈氣潛通丹井泉片片桃花成綺錯桃花綺錯先生文溪流作篆花繽紛桃溪桃溪接杏圃曲江春色眞堪主錦衣馳馬似翔麒馬首春風拂紅雨花開花落杳無期翩翩留作丹霞裾

偶成

季子黃金多密親畏且暱昨日季子貧棄之若遺迹我願長貧密親棄不願金多棄親識

雨夜讌王明府宅聞隔牆琵琶

錦堂雨夜聲漸稀華筵紅燭生光輝主人風流過北海開尊留客客不歸客不歸夜已久玉壺桂香生綠酒紫槽何處忽鏗錚含情巧弄花奴手四座聞聲不見人嬌歌似隔梨園春初訝雲中合鈞奏誰知妙曲流朱脣四條鵾弦彈正促六幺霓裳未終曲涼天雨歇松濤翻清落風泉韻林谷衆賓起舞主踏歌懽來不問夜如何琶琶暫停無笑語連欏比屋春風和再鼓新聲換舊譜鳳管鸞笙協鐘呂細聽不是潯陽江笑彼青衫淚如雨歌喉轉促亂撥槽可憐春筍合櫻桃咫尺美人千里隔斷腸雲雨巫山高

青門行爲沈山人壽

青門壽亭裔結志在巨樊舊是故侯里今成隱士村山翁之廬青門隅時浮蘭棹遊江湖五言能成大雅士一

杯自結高陽徒鶡冠鳩杖有深意歲歲歸來理荒穢蘇門長嘯已逢僊谷口深耕聊避世山翁矯矯野鶴姿樊籠局脊安可羈揚眉吐氣隘寰宇一片雄心祇自知生平玉匣青萍在深藏不向風塵佩嗒焉隱几南郭子往往神游在物外白塵尾蒼蘚衣木食不厭西山薇富貴浮雲不足視千金一擲輕塵飛山翁之年今七十飄飄霞表孤鶴立天子欲臣應掉頭豪貴相逢懶長揖青門山翁可宮一畝多如萬戶封浮雲謝卻青門臥不減當時沈隱風

送李山人之大名訪張憲使

狂呼一斗酒對君傾別離意氣不可盡白日正西馳君

譚劍術來帝鄉憑淩俠氣橫飛霜一朝握手片言合不與世路相低昂夜光之珠擲燕市傍人按劍驚相視古來豪士多沈埋神龍終得勺水起天雄古名郡三尺馬棰遊慷慨向知己雄譚見風流使君應將國士遇劉楨阮瑀相與儔

胡安慶惠劍

使君貽寶鍔氣吐蒼龍精臥置牀頭出爲佩匣中時復一雄鳴千金不市重國器欲埽人間不平事長歌一擊風雨飛使君肝膽子相似

江行歎白髮

自矜少壯時紅顏映朝日不覺秋風吹紅顏頓相失晨

興櫛沐霜臘起數莖白髮照江水草樹春榮秋倏彫有盡形骸胡足恃藥石豈養生富貴如飄風況迺柔脆質憂勞攻其中君不見峩冠朝寺身豪華不及洲前委露花花謝明年復見開豪華忽盡不復回惟有眞氣能不朽天地與我終相久

黃光祿席上觀女樂

遨遊夜過春申宅華燈熒熒張錦席銀母生光射杏梁寶香噴氣熏蘭壁白玉屏遮十二釵明珠履結三千客中廚雕盤薦八珍蔗漿葡萄絡繹陳豫章日單萬錢儉涼州法釀三冬春追歡選勝尋常事調笑徵歌發興新選勝徵歌酒酣半鬟髮立捲紅綃幔瓏瑜乍展出嫣然輕盈恍忽來天漢桃花夾繡絳榴帬金蓮動響珊瑚鉶是時何論石氏嬌當年空說楚莊豪舞邀妙樂非龍劍歌聽嬌喉比鳳簫淩波微步人難學子夜新聲自善調倏如春鶯齊囀柳翩如飛燕分還偶悠揚緩度競當場綽約低回小垂手但見翻身欹翠翹不知豔唱流丹口翠翹丹口耀明妝結隊聯班向畫堂自是雕籠家孔雀肯同錦水野鴛鴦歌憐白苧翩翩態舞訝紅霞片片香夜長三跋當筵燭主人爲歡猶未足更催歌妓出中帷紫檀板按清溪曲歌聲一抑復一揚金壺百度添醽醁滿堂客醉嘉會闌水晶簾外露華寒相貽愧乏纏頭錦欲報愁無白玉盤停歌歇舞雙屏掩轉眼繁華若夢看

丈夫得志在行樂一夕千金買歡謔朱顏强半老黃塵白眼誰堪窺翠幕君不見洛陽名園邯鄲倡惆悵寒煙夕陽落

清溪道中

黃芽紫檢生仙臺翠崖丹谷紛崔嵬杳然疑是桃源曲羸頭炎蹶吾今來巖崩石墮逕轉仄欲行不行心欲摧支筇日暮人煙少祇見山扉水碓春莓苔潭影天光相盪射百尺飛流灑青壁濤聲洶湧喧且怒又若鞭霆掣電鳴風雷雙峯對削孤雲沒數里清寒沁人骨到此能將帝子輕何用朱門求請調翠交溪合路濯洄鳥鳴幽意相徘徊行行峯壑愁難盡林猨野鶴無驚猜空山茆

屋可高臥人間萬事如塵灰

送梅侍御監軍寧夏剿賊歌

西方月黑欃槍出脫巾潢池弄戈戟天子赫怒移六師
拊髀臨軒下勅敕縮愕誰擴宵旰憂廷臣持議尙悠悠
梅公奮激髮上指頓令白虹青天流請纓累疏上北闕
欲先滅賊後朝食奈何當事復遲回寢食不遑心鬱勃
以茲侍御特監軍驄馬星馳易水濱褭裏梭稜鐵三尺
忠肝誓擬驅妖氛關門四望猶未曉赤羽蕭蕭卽長道
已知諫草生淸霜復睹劍花凌大纛楚材自昔稱雄奇
竹箭南金兩陸離黃石橋邊曾授策白狼河畔好行師
肯同飛將揚名字出塞彎弧多意氣露布遙遙鵝鴨池

風旗獵獵腥羶地食肉餘來萬里勛河湟鼠狗胡紛紜
旋知游魂入虎穴爭看健鶻擊鴉羣烏翼魚麗肅萬隊
鳴鉦吹角隱韋韎中黃縹緲建義旗太白輝煌梟大憝
元戎橫槊雄赳赳儒帥折衝方伐謀但使袪氛咸振落
若教革面遠承流君不見李西平蠻鞬途左能相迎又
不見杜武庫甲兵胸藏那可數麒麟縱梟鯨鯢封收功
歸奏明光宮皋蘭山遠無鳴鏑疏勒城高有掛弓

席上賦得長安月

素魄離離兎影看流暉謁謁徧長安光分合浦明珠滿
色借崑山白玉寒何來銅鏡全無缺萬丈淸潭難比潔
參差綺戶似飛霜掩映琱窗如積雪琱窗綺戶一時新
南陌東城遊賞人隱隱蟾宮連鳳闕迢迢桂殿接楓宸
玉砌銀題紛受彩秋風紈扇愁難改獨憐飛燕侍昭陽
月帳尾裙沉情海天街別引鳳簫聲若箇幽情不願聽
水晶簾捲含嬌出雲母屏開帶笑迎含嬌帶笑懽無已
恍疑身在瓊瑤裏枕邊雖有不夜珠卻隔盈盈衣帶水
主第兼張玳瑁筵霓裳遙想掌中旋五侯七貴競豪爽
玉饌金饈羅眼前詎謂榮華不如月月圓月缺光還沒
勸君莫問夜何其且執兕觥傾豹血

答章參軍

衡茅獨對寒溪水瑤什時傳慰索居雪盡靑松含古色
春回細草滿前除鶯花貰酒將官俸貝葉冥心共佛書

江漢幾逢投轄地盤中誰歎食無魚

同范太史伯禎胡比部元靜秋日登金山

危峯獨控大江中砥柱何如此最雄流水直從三峽下
白雲長在六朝空龕僧選壞靈棲僻星使維槎勝賞同
落日諸天淩絕處冷然孤嘯御玄風

訪古梅上人聞往天池卻寄

海畔孤城暮色微坐看潮上歎僧扉關門有客松花落
梵閣無人燕子飛何處慈波堪澡雪西來經像識皈依
娟娟最是天池月淸影應須伴錫歸

偶麗人溪泛

滄波浩淼汎仙舟一曲琵琶子夜遊疏樹隔溪明遠燒

空星垂野帶寒流月中鳳管疑蕭史醉裏嬌歌似莫愁
卻笑潯陽江上客青衫何必數行流

送梁中翰入京

年少高詞擅洛京翩翩乘翰動西清迎親喜傍台星下
侍帝歡承日月明草色江寒飛彩鷁露華秋冷照金莖
鳴珂共羨初還使郎舍尊開棣萼榮

留別黃太學

霜高木落萬山秋客散都亭祖帳收飛鵲忽驚千里別
瞻雲自覺一身浮匣琴空對寒江月尊酒難忘夜雨樓
此地莫將衰柳折明年好為繫離愁

三十初度

讀書未涉五千卷閱世已過三十年落日滄江空把劍
中林寒籟自鳴弦故人半別金蘭契詞客能貽鐵杖篇
壽罷椿庭暗垂淚萱花孤麓白楊煙

陳秀才新居

結茅林曲自棲遲窗裏琴尊燕雀窺業有渭川千畝竹
花同玄圃萬年枝井中投轄時留客架上翻書自下帷
誰道席門長避世雄文應有漢庭知

陸山人流寄暫還當湖省墓

兵火流移感故邱他鄉言就豈耽遊卻看白首還謀傍
何處青山不繫愁隴上松杉經歲改湖邊朋舊幾人留
知君浪泊身難定到日應悲夜壑秋

訪李惟寅環衛留飲

青春躍馬白門遊譚笑風生識壯猷詩就向知曾奪錦
名高不待取封侯眉間雲氣凌霄動握裏珠光比月流
對爾黃金臺上酒飄零無復起鄉愁

寄懷梁思伯內史

故人彩筆傍鑾坡朝聽綸音製雪歌天上仙郎高著作
山中幽客久蹉跎歲星隱處懷金馬曉月殘時想玉珂
一自青霄觴詠後可曾相念到煙蘿

奉壽許石城太常七十

逸興看山思不禁山花折向擁冠簪春生此日懸弧樂
酒費當年賜老金扶杖清時推禮樂操觚白社擅詞林

秦淮波色鍾陵月五岳圖披意自深

得曾陽白少參書

挂冠高臥漢江限種柳成陰覆石臺靜日何心釣不倦
閒雲得意詩還裁越客寥寥一鶴病楚囚戚戚悠悠雙鯉來
傲吏元輕五斗米柴桑今見淵明回

程子明赴潘中丞徐方伯西江之招歸訪山齋兼
燭譚匡廬武夷漫然賦贈

詞客南歸問酒徒夜譚風雨盡江湖匡峯恍若披圖見
九曲疑將策杖扶囊裹新詩春草亂行邊敝裘白雲孤
更憐徐孺潘輿興日送仙潭水一壺

悼王孝廉

曾是金陵夜雨同幾年回首歎飛蓬半生心事向誰盡
千里精魂有夢通獻策已看收郭隗草玄不復起揚雄
虞峯琴水今何在一片愁雲散晚風

訪張仲立留飲次答

蓬編曾是寄慇勤東望河山隔月雲譚藝不期重對酒
揮毫猶記昔題裙風流仲子高前輩意氣中原有數君
莫語華亭當日鶴廣陵絕調不堪聞

集王大理小祇園

上公接引竟忘年一日論交即勝緣樓出亂峯登縹緲
堂開空水坐漪漣藻魚狎酒蘭橈外夜月披襟竹嶼邊
此地不從王子晉更於何處覓神仙

過曹子念快然閣同陸震叔對俠姬豪飲

子建才華世所奇士龍詞賦蚤年知雲霄久識其鴻色
塵世初驚野鶴姿海內論心銷俠骨尊前說劍快蛾眉
令人不飲狂於醉起舞闌干北斗移

悼曾禮部扶內柩歸豫章

郎官五夜罷朝天夢斷蘭閨月不圓海上有仙傳縞藥
人間何處覓嬋娟封章空錫黃麻下綠鬢難回寶鏡前
別鶴彈來俱是怨秋霜悽切在朱弦

答沈侍御雪中寄書

直北浮雲萬里天相思錦字雪鴻傳開緘忽破風霜色
染翰猶含碣石煙枉史紀言千載盛明時簪筆幾人先
侍臣日有金堂賜念我文園渴未蠲

送吳山人之楚謁張使君助甫

天涯忽漫酒杯分秋浦驪歌醉後聞楚棹波搖衡嶽月
空山木落洞庭雲詞人佩起蒼龍色故國書迴白鴈羣
聞說張華多感慨相逢何處弔湘君

蚤春送陸山長之留都

蕭颯那堪此送行東風千里雪新晴寒梅幾樹關愁眼
凍柳無條繫別情挂席春潮揚子渡蹋歌夜月秣陵城
加餐珍重相思意老大令人念友生

與熊敬十二話舊

衰颯江湖遊未窮青鞋到處蹋春風譚揮塵尾玄能悟
貧著鶉衣氣自雄老識長途猶倦馬寒愁遠漢類征鴻
忘形不厭過逢數三十年來笑語同

冬日送曹子念訪永嘉王觀察

著書日富家益貧蹉跎老卻白綱巾側身滄海感知己
裹足東瓯非問津遠道冰霜聊卒歲故園梅柳欲逢春
知君國士重然諾不惜吳鉤解贈人

大司空徐鳳竹勸還山中用韻奉贈

清朝共惜蚤懸車龍卻鳴珂遠禁廬氣直自銷朋黨論
宦成不著紱交書隱來得漢無翔鳳釣處恩波亦賜魚
巖壑他年瞻起色東山雙鬢未全疏

集王大理舟山園

延尉歸來客滿門風塵萬事不堪論胸中磊塊成巖壑
意外馮陵託酒樽海上丹霞搖綵筆林中白日著玄言
滄洲不久容高臥廊廟於今望獨尊

虎跑泉次蘇長公韻

山寺春深草木香名泉靈甃汲偏涼卽看雙樹高僧臘
轉覺空門佛日長石上片言幾妙悟寰中半餉出迷方
蘇公去後看寥落好把風瓢子細嘗

汪子建見訪

何處王門不曳裾片時長揖返柴車干峯擁褐常酬酒
竟日扃扉獨著書秋地能栽吳苑竹臨流應憶歙溪魚
秋風忽動扁舟興手撥蘆花問草廬

溪上夜集送楊郎還嘉禾

風塵重見可憐人幾到陽臺夢未眞不謂弱齡能解事
卻令老態轉相親欲歌未吐紅妝溼强飲難消翠黛顰
檇李盈盈衣帶水桃花何處問通津

舟汎南谿

野性元如不繫舟世情今已付滄洲青山盡入篷窗榻
綠酒長親煙水鷗去國頗能同范蠡到門眞復似王猷
斜陽歸棹漁歌起清響寒波月共流

飲范仲昭萬綠洲

三山迴合眾溪流窈窕亭臺類十洲身已少微星作隱
人疑千戶酒爲侯池塘芳草隨詩筆野岸垂楊拂釣舟
意氣看君能好客清狂我輩足淹留

壽南渠呂閣老八十

元老風流於越尊半生事業總堪論金縢曾著先朝績
手力重頒此日恩碧海山光連畫閣赤城霞色注清樽
釣璜正是昌期會況復鵷班令子孫

淨慈寺送唐比部東還

鳳凰山上春雲生錢唐江邊水拍城仙舟解纜倏兩去
故人極目那爲情鄉國蕨薇正甘美案頭書卷何縱橫
遙憐長日寡塵鞅閉關子虛應著成

元美王先生起家少司寇寄詩訊之

道心應厭宦游名野服都忘霄漢情不絕天書徵謝傅
何如仙籍注方平麒麟閣上勳無問狡鶴山中夢可驚
見說玄經俱懶著澹然脩地到長生

沈太史君典輓歌

天王初厤重文章宮錦新袍敕賜將五夜獨趨臨御座
一星長望應台光魯麟易死何須出周鳳曾巢又復藏
空使國人嗟歎甚摧殘不作漢家梁

王孫貞吉見過小集

子晉遊遨物外論片帆秋雨過衡門十年錦字能相寄
此日江湖復見存照罷青藜疑漢閣歌來白雪卽梁園
不須蹤迹看瓢笠到處江關紫氣屯

秋日飲張雲逵隱居

仲蔚蒿蓬日滿門但邀朋舊一傾樽焚香讀易人無恙
玩世栽花道自存草色青疑元亮宅溪流曲似武陵源
雀羅不問過從少喜近芳鄰是陸渾

張山人伯咨石禪庵爲經畢還檇李有作留別依韻答之

嚴霜無奈薜衣侵搖落徒悲宋玉心白首自埋還骯髒
青樽相對欲銷沈交同貧賤情偏切別向衰遲意不禁
留得經函珠字字爾時莊誦義何深

晚渡錢唐江

乘風破浪駕輕舠越國諸山望始高舟楫元無經世策
魚龍敢犯浙江濤暮雲壓壘低沙樹月雨催帆溼布袍
多少漁人矜自得投竿應笑客心勞

戚少保兩廣還過草堂將休沐林泉感賦

先朝經畧海波平三十年來天下名召虎歸因驅虜疾
臥龍功復渡瀘成春雲握管蓮花幕夜雪吹笳細柳營
莫道故園山色好漢家方倚作長城

崧齋初成

五岳霞心日夜懸結茅聊賦臥遊篇窗寒忽有雲生石
洞溼新將雨作泉青桂叢移看秀色黃精蔓而引長年
山來出處雖無意投老偏難絕世緣

南屏社得風字

徙倚蒼山萬象中開筵西閣野雲通坐來清梵諸天近
望入微塵法界空海內詞人傾落日尊前舞袖唱迴風
千秋騷雅堪誰主司馬登壇屬上公

卻憶西園事已窮禪棲雅集盡豪雄百年有幾佳游合
千里無期清讌同接席鑑前歌白苧披襟松際散玄風
分曹賦罷城烏宿歸棹重湖夜色空

新都汪道昆七言律得來字

鼓棹遙從絕島迴盍簪漫傍化城隈雄風四座披襟
滿爽氣千山倚檻來地主杯行光祿酒天人樂奏妙
高臺洛川宛在重湖上鄰下誰當作賦才

蘭亭舊沒越王臺蓮社新寬陶令杯杖屨並邀穿竹
入笙歌羣擁散花來青蘋噴雪濤仍壯白苧翻風日

乍迴莫以腐毫矜重客疎鐘雲外故相催

婁江王世貞七言律得高字

一時江左擅風騷遂使湖山應接勞花鳥亂扶卿月
上蓽門孤掩客星高縱呼陶令愁難入不學蘇生醉
始逃若問弇園佳勝事翛然坐對一方袍

秋半南屏景更饒六橋新水碧於醪社中名勝推三
雅湖上詩篇鬬兩高客重王孫驕自得操成司馬興
逾豪非緣彥輔書生語老去風流付爾曹

京口鄔佐卿七言排律得湖字

疊嶂屏巒近若無崔嵬高閣對菰蒲煙霞偶爾逢詞
客天地聊堪著老夫入寺共分香積飯把杯先問酒

家胡鴈聲晴度雙林淨樹色寒搖一塔孤輦路已經
霜後草女牆猶集夜啼鳥明時莫浸悲前事遺俗空
嗟似舊都千里暮雲懷故國萬山秋氣冷西湖燈前
浮白推中聖座上談玄媿大巫金地調翻金縷細玉
山穠倩玉人扶六橋開徧芙蓉色愁向天涯聽鷓鴣

四明汪禮約五言律得人字

良時難再得此日是佳晨秋色湖天淨霜華野樹新
松風雜歌管蘿薜媚佳人歸去橫塘晚香車滿路塵

莫江曹昌先五言律得鄉字

寂寞南朝寺誰爲此會良登筵俱楚客選妓半秦妝
人與巫山合身疑洛浦傍那能不沈醉還慕白雲鄉

司馬功高後移封在醉鄉湖山供染翰絲竹佐持觴
履曳三千客釵橫十二行西陵松柏樹從此色蒼蒼

毘陵王穉登七言律得濤字

武陵明月浙江濤傾蓋羣賢氣自豪象緯一時皆色
動湖山千古盆名高誰將月語雄牛耳共藉沈酣對
蟹螯不是王孫能重客臨邛安得駐千旄

吳郡毛文蔚七言律得龍字

王孫高讌倚秋峯鸚鵡杯傳琥珀濃任俠三千君獨
步同盟十九客重逢西陵翠黛驚飛燕南國螭華奪
士龍蕭寺它年尋勝事白雲長繞暮山鐘

新都汪道貫樂府得南字

臨高臺南山南天風畏佳淒以寒彈琴奏節奉清歡
揚謳發曲吐芳蘭欲落不落白日殫千秋萬歲樂以
盤

巫山高湖水深行雲不可度千載無知音爲雨爲雲
渺何許朝朝暮暮陽臺下襄王亦是夢中過何似今
時醉湖渚

四明屠隆漾行得隄字

天空秋氣高雲盡虛堂斂山川既以嘉風日亦以明
賢豪大會傾東南瓊筵飛蓋邀清賞松蘿掩戶路欲
迷水風度曲聲轉低可憐楊柳尚垂地正及夫容開
滿隄酒酣杖策捫高嶺縱有涼飈扶不醒座擁金釵

十二行鬍吹雪浪三千頃紈扇盈盈隔絳紗美人一
一夫容花紆取清歌留落日更將秀色比明霞諸公
競起尋詩去嘯入煙霞不知處興到寧辭琥珀杯詩
成盡詫珊瑚樹吁嗟乎蘭亭叙寞哀諸賢千秋風雅
今寥然此會名追王謝後只疑身在永和年

雲間朱邦承七言絕句得禪字

名流蕭寺共譚禪秋宴夫容色更妍何似蘭亭金谷
勝不教人憶永和年

碧峯丹樹寺門前千頃湖光映綺筵歌舞兩行紅粉
伎不知那個解參禪

新都汪道會五言古得暉字

白露霑野草涼風吹芋衣時節倏已易客子懷忘歸
睠言逢友生良晤信無違汎舟越澄湖倚策探翠微
虛閣峘山椒開尊延夕暉四海苟同志胡爲知者稀
中讌出名姝被服麗江妃鴛鴦十二隊羅列有光輝
淸言振雲漢秀色可療飢蘭亭久寂寞勝事今已非
何況會日短能不重依依揮手彈五弦天末孤鴻飛

關西李自奇四言得關字

節序代謝淸秋夜闌嘉賓自遠良會孔雀徘徊搖手
反增遐歎爰命方舟以遊以般汎彼澄湖言采芳蘭
流風翼櫂遵渚遐探乃曁曲浦乃叩幽關層岡畎沃
陟降匪艱命酒高閣張樂爲歡二八迭進搖曳羅紈

吳歈越謳高下相宜竹閒下鳳峯際停鶯酒酣樂闋
散步林巒屐霑積翠袖拂飛嵐外極汪洋近矚名山
表裏襟帶實維壯觀載嘯載詠其暢玄言贈以瑤琚
訓以琅玕日薄西汜華燭更然藉此永夕以謝千年

餘杭徐桂五言排律得光字

北海開華讌南屏閒法堂江湖分地勝牛斗換星芒
共喜論文會偏過選佛場松陰寒崒色木落逗湖光
寶鐸淸禪榻金波動女牆聯鑣爭至止分席且徜徉
驥足無中駟鴻流仰大方勞君還采菲有美盡維桑
坐授相如簡鑪沾荀令香徽材紛載筆選伎更調簧
流水香車轉行雲舞袖廣筵宜子夜移曲就淸商
絃雜鈴盤裏觴飛錦瑟傍留髡交屨烏逢甫贈明璫
刻羽同人和流霞嗔客嘗驚心繁會入動魄豔歌傷
殘黛留妝闌餘音嫋醉鄉豈應超欲界從此聽天倡
絳樹生祇苑金釵布寶坊傾城名士悅齊物丈人行
握管先成句操觚後報章工兼枚叟捷醒得次公狂
光祿今朝酒猶堪侈鄭莊

四明楊承組五言排律得如字

海國涼風至空樓霽色虛峯雲近暮落湖氣入秋疏
白社逢高會青天驟化袪一揮停日御片語挾飈車
大老今司馬羣才古石渠索珠驅象罔探月得蟾蜍
笑出金屏妓香分玉餌魚山容鏡淺黛綀影劃輕裾

魂與歸良冶逢蕭愛索居別來揚子宅寂寞意如何

新都潘之恒五言古得時字

淸秋蹴爽氣嘉會及良時之子返游車方軌相追隨
吳越多秀士棄趙出名姬分行射代歌雜遝竹與絲
淸言超上乘聽者俱忘疲主人慕高誼曲讌申其私
分手易岐路會面難預期涼飈起蘋末秋草漸以萎
振衣臨高岡淅淅松風吹重湖浸萬象倒景光陸離
聊且樂無荒百年非所持達者各自達世儒徒爾爲

華亭華仲亨七言律得淸字

南屏結社集羣英司馬文章大宗盟藻思菁如千蟀
碧才情秀比兩朝淸當筵賦就高秋色入夜觴浮弄

月明一自蘭亭修禊後王孫此會復崢嶸

金仙峯

層霄彌望白雲封個是天門第幾重近睹佛光金法相遠浮嵐氣玉芙蓉逍遙忽歷三千界縹渺疑登十二峯不有向翁多逸興塵冥那得伴仙蹤

毛文蔚

同作

巖巒截業壯提封紫翠東南列萬重夜半山腰宿牛斗晴來江面倒夫容笙歌忽奏金仙樂環珮時逢玉女峯縱謂盧敖期汗漫勝游可許躡高蹤

曉發青嶺望天目

筍輿曲折歷千盤露草風枝曉色寒怒石淙淙齊赴壑

流泉處處盡飛湍翩翩天目乘風上窈窕雲鬟帶霧看擬向此中成小隱煙霞吞吐縱奇觀

毛文蔚

同作

老耽名勝恣遊盤竹翠松濤撲面寒處處沙田緣峻坂村村水碓藉迴湍煙霞吐納胷中思鶴雀高低肘底看詩句何能攜謝朓雲山應作道人觀

越望亭與陳立甫醉別

平原十日恣交歡尊酒重攜旅抱寬老去轉憐知己少愁來無奈別君難城連木葉晴雲擁山帶江流返照寒此地可堪分手易何時相聚更彈冠

送王孝廉益謙下第還晉陵

燕臺春雨送歸旌解贈吳鉤意未平上苑花明空復見長途柳色總關情調高自合知音寡誼重那看別恨驚況是君才揚馬並古來多少晚成名

喜李本寧太史至

拂衣何事久林皋漢水長牽魂夢勞乍出自堪令國重深藏元不爲名高崢嶸詞賦成千古潦倒風霜欲二毛豈謂雙龍燕市合劍文時看引春醪

陳侍御忠甫按貴州攜酒西園留別

城曲芳園傍苑西風雲宸翰護標題池臺掩映千花暝木石參差三徑迷驄使邀歡拌夜永雞人傳漏漸河低暫寬執法容疏放深酌清歌醉似泥

送蔡體國比部赴任留都

使者乘軺出漢關秋風衰柳詎堪攀浮雲暮色愁中思落月清輝別後顏吟出三山天縹緲歌來六代水潺湲更憐玄武湖隄興馬首荷香日往還

張雲臺進士悼亡請假還武林

星軺曉發出都門詎是思尊返故園寶瑟不調今夜曲異香難返舊時魂正堪田子名題柱忽訪莊生歌鼓盆已失他年偕隱計豈應高尚戀邱樊

飲李臨淮惟寅邸第

壯年浪作五陵游匕首含霜易水秋重把綈袍堪涕淚別來書札幾沈浮驛壇風雅君能擅鐘鼎勛庸孰可儔

西第開尊沾醉甚放歌一爲散鄉愁

范大超遺以詩答寄

稱詩范大日逾新南國題情問故人五字貽來燕塞月三年言隔故鄉春經時旅食誰知己隨地看花亦比鄰遙憶福王池上別臨風搖落轉傷神

敬上人來都門夜談時家鄉大祲人多疫死不勝悽慘感賦

窮途皓首一逢君鄉井荒涼不可聞往事盡成南國夢故人半臥北邙墳酒杯對話寒於水錫杖孤身迹似雲累劫亦從彈指過莫將涕淚灑斜分

謁西山諸陵恭述

天開陵域壯神州勢壓三關紫氣浮綰轂峯巒皆北倚建瓴泉壑盡東流春秋祠廟垂千禩俎豆乾坤此一丘列帝威儀俱在眼苞桑國祚重詒謀

送陳儀部立甫請告還沔陽

梅花飄雪送還鄉別酒頻沾典驪駒劍倚春星宮樹遠舟經楚澤暮雲長江城忽度郎官宿蘭省曾披大國香湖海只今誰意氣可堪愁絕詠河梁

送單參軍調遼東監正

壯年意氣共推君於越名家雅好文爲問馬曹新佩印何如蠻語舊參軍千金不買燕臺骨一顧將空大宛羣落日殘尊河上別遼陽天末是浮雲

送張大司空赴任南都

帝命朝銜出鳳城千門寒色總含情燕山黃葉辭霜老梁苑清尊對月明邦事故應高八座廟堂元自重陪京青驪暫奏離筵曲丹陛寧忘曳履聲

送羅少府之吳川

都城羸馬入南天萬里征途氣候偏佐邑可堪遙向粵懷人寧忘舊游燕月明鮫淚悲炎海秋老鴻書隔瘴煙元是五羊仙籍裏折腰奚愧督郵前

送范典簿之嘉禾別駕

與君同客未同歸潞水晴波彩鷁飛總爲王程心去亟還因江國歲仍饑雨餘秦駐煙雲迥天入鴛湖草樹輝

恰喜敝廬歸化邑行春一爲問漁磯

顧朗哉花下得門字

雨過寒流遶蓽門芳菲隨步入桃源論心自愛霞爲席望眼渾疑錦作村豈是看花來帝里漫因走馬挑王孫醉餘埽石聊成臥舞蝶遊蜂攪夢魂

程孟孺桃溪得蒲字

清溪曲曲長新蒲萬樹紅霞響鷓鴣上巳春光開綺繡中流暝色入模糊愁將客鬢依雙闕夢引鄉心落五湖不是避秦來此地漁郎莫漫費招呼

送潘景升還鄞將赴秣陵秋試

陵陽泣盡數猶奇黯慘都門別所知太息斯人今末路

誰云聖主不同時黃河水盜揚舲好芳草春深去馬遲
直是雲霄知己少蛾眉强半繫相思

暮春同李臨淮攜尊西郊奉集朱銀臺分韻

休假攀芳興可乘平原秀色澹煙凝俠將龍劍來燕市
仙引桃花憶武陵白社千秋仍屬汝青山數里半逢僧
永和勝事風流在更喜當歌酒似澠　次銀臺陵

城西並馬問煙邨樹裏行廚到石門小憩幽蹤隨鹿苑
雅歌修竹到鳧尊國中郢曲孤懸調幕下吳鉤幾報恩
才斗不鳴春日靜將軍原是舊王孫　次臨淮尊

春山縹緲紫煙開芝蓋飄搖世外來偶藉花香承輦坐
遙分霞色入深杯人游冀北憐飄梗曲奏江南憶落梅

臨水經丘多野適夕陽蕭寺遠鐘催　余得催字

閏春望同僚友觀柰子花比至花已謝矣諸公興
復不淺花下大醉而歸

柰子花前春已闌霏霏曉霧動輕寒芳菲滿樹渾無數
風雨連朝不耐看殘蕊欲飛藏葉底新條漸長出林端
榮華難恃韶光裏且向清尊一醉拌

適齋爲華起光中祕題

城市蕭齋更隱宜冥心自與白雲期眼空天地鵾鵬在
身託蓬蒿斥鷃知月到牀琴清聽處花明尊酒退朝時
人閒適意還誰得漫惜風塵兩鬢絲

送胡明府之仁和

武林紫氣晝霏霏百里同瞻列宿輝自是文儒稱宓子
定知清節勝胡威邑中已見牛刀割闕下時看鳧舄飛
兩澤西湖春倍好桃花爛漫照人衣

夏至祭方澤

彩仗晨趨御道通百靈真氣集神宮芳塵漸起青郊外
瑞靄常飄紫霧中周典正隆懷后土虞絃時奏協薰風
均霑聖澤聞歌壤總爲玄功報禮崇

冬至祭圜丘

瑤壇佳氣靄滄涼萬彙含生應一陽灰道松梧開俎豆
映空星斗燦文章崇辯雪色朱旗遠凍草煙光翠輦香
獻頌殊慚供奉後載瞻雲物漫書祥

送友尉內鄉

不淺明經三十年蹉跎一尉若爲憐宦情薄薄逢春雪
世事悠悠對逝川衙敞正迎嵩少色官貧自有汝陽田
無嗟微祿沾濡小回首長安咫尺天

送謝開美還越

天涯有客罄交驩忽憶耶溪理釣竿去國身閒忘歲暮
到家裘敝及秋寒相容自許懷空谷獨往還應賦考槃
一片鄉心隨鴈斷浮雲天際日漫漫

送王提舉之任海北

嶠司南粵瘴煙開坐展蠻方治理才採蒲夜含明月滿
煮沙晴照水精堆片帆風色乘秋迴萬里潮聲擁日迴

辭國漸看雲樹渺懷人應上最高臺

送阮聲甫之閩闈幕

搖落那堪萬里秋天涯送客倍離愁雲寒驛路嘶征馬霜老都門冷做裘到日懸知推入幕憂時應自借前籌武夷漫說多奇勝卻憶兵廚次第遊

送夏長文桑乾河再賦

渾河西折走千灣馬首寒雲出漢關萬里客裝攜短劒幾村楓葉助離顏朱門不慣投輕刺明月頻看憶故山對爾雄心銷欲盡羞言微祿去留閒

次答沈伯含春元見訊

薊門旅食鬢華新執戟經時混洛塵自媿耽詩虛歲月

爲憐抱策獻天人鄉心燈火談初夜故國梅花憶早春年少看君才更美興來還過細評論

暮春李汝藩招同劉玄子梅客生胡孟弢李李宣宋忠甫林天迪何仁仲程孟孺劉百世飲大佛寺分得卮字

樓前綠樹石參差玉洞煙霞竟日窺啼鳥尚知催短拍殘花猶自戀高枝馬蹴遍踏王孫草柳絮偏沾野客卮風景一春成底事賞心朋舊復相攜

送國子方先生刑駕安慶

名高經術豈蹉跎佩有虔刀氣朱磨此日龍舒分牧去當時虎觀及門多素心蜜負青氈業遠思應憐白水歌馬首浮雲情轉切可堪孤月度渾河

奉邀太常朱公銓曹劉蔡呂三公集玉河隄吳園取次開尊薦野蔬芳林窈窕綠陰初會心宛與塵寰隔把臂渾忘禮法疏曲徑分泉清笑語方塘涵月媚衣裾蹉跎下走追趨晚濫厠羣公品藻餘

送周太史使魯便道還即墨并壽其伯母

佳郎猶子並賢豪鼎祿毋須菽水勞麗日正看雙鳳下葵星長帶五雲高熊丸殘夜燈前藥鶴獻千秋海上桃共羨皋虞稱祝處蹁躚舞綵是宮袍

傅伯俊侍御左遷大行問訊二首

白簡霜飛岳麓寒孤臣猶荷主恩寬宦情轉借中山篋

封事徒看柱後冠烏府雲開便伏枕鳳池月上待憑闌使星隨處觀風地不是人間行路難

握手燕臺對落暉明珠惹苡是耶非尚攜赤管趨螭陛況奉丹書出鳳闈白雪故應同調少青雲肯許寸心違都人漫引驚相避猶認乘驄使者歸

送孫玄朗之遼陽

自是天台作賦才何當擊筑傍燕臺星飛薊北虹光動秋滿遼陽鴈影回匹馬關山堪說劍邊城風雨欲銜杯封侯七尺尋常事好寄鐃歌日下來

王季賢子告還東甌

濁酒狂歌興未闌飄蕭豈戀一微官當年省署同沾蘇

此日風塵獨掛冠鴈宿千峯迎屐紫薊門九月授衣寒
棲遲我亦思桑梓握手尊前不盡歡

送龍君超孝廉歸武陵

秋風蕭颯鴈聲寒楚客狂歌把袂看白雪轉憐同調寡
清尊相對獨嗟難百年氣合雙龍劍千里雲橫一羽翰
爲憶武陵源上去桃花流水路漫漫

寄蔡體岡駕部林陵山間請告兼訊

陪京遊宦日委蛇傲吏清時隱未宜茂苑縱多司馬渴
邊書應動賈生悲留中疏草朝廷重望裏烽煙道路迷
儻念溫陵山色好暫因移疾一尋芝

送盧司農公致政還漳浦

天語分明見御題高風直與二疏齊同瞻日月青霄上
近攬煙霞滄海西故里松窗閒徙倚名山蒙屐好攀躋
無勞靈壽君王賜自有盧敖杖可攜

寄懷姑孰顧使君

一麾出守傍江關萬里煙波繞郭還太白高樓臨采石
玄暉遺宅傍青山攀帷多秀頻年稔臥閣花深盡日閒
獨倚燕臺思五馬風流何地得追攀

送魏中丞巡撫山西

上公文藻向來工伯仲翔翔聖代同雙價直連和氏璧
豐標爭避鮑家驄銀臺玉簡趨朝重畫戟雕戈出塞雄
祖帳忝隨賓從後感恩何止式高風

陸山人伯厚見寄一詩次答

燕山獨客敝衣涼五見秋籬菊傲霜鄉夢不知歸路遠
世情轉覺古心長江波久斷雙魚素歲月虛縻一馬韁
兩地堪悲衰颯甚何時鳩杖共相將

徐河阻風有懷

朔風寒雨阻行舟搖落江山歎薄游只隔月雲成萬里
離情一夜在登樓

白下春游曲二首

妾家遠住白蘋洲試向秦淮渡口游日夕幽蘭尋未遍
隔江風雨送春愁
楊柳風寒薄酒肴長干兒女日成羣自憐眉黛如纖月

不愛桃花插鬢雲

閨思

十月關河朔鴈飛空閨月色照殘機流黃織就無人寄
萬里龍沙念鐵衣

聞妓人云良家流落感賦

相逢欲語半含羞花下春嚬淚滿巾懊恨羞言舊時事
傷心不嫁茂陵人

陸明府席上贈歌者

芳尊留客小樓南寒夜聽歌客盡酣若使上爲今日見
不將佳句贈何戡

寄懷楊姚安二首

黃金臺上昔同攀君向遐方我閉關愁絕滇雲無雁到
音書望斷碧雞山

萬里孤臣歲月賒郡齋坐對木蓮花遙知露冕行春後
一日陽和散萬家

送王仲房游閩

霞仗星軺入白雲一瓢春酌武夷君嘆亭若見西池女
應乞靈篇寫練帬

挽錢思畏

歎息吳山舊社寒巖前修竹自檀欒思君醉墨曾題石
翻作今朝墮淚看

哭徐子與

蚤是文章海內傳高人不死萬人憐家山只有孤亭在
聞說童烏泣草玄

贈妓

越姬生長廣陵城彈出瑤琴是楚聲邂逅尊前聽半曲
青樓無限舊遊情

王敬美以江西憲使入覲道逢金閶

握手金閶意惘然使君持節去朝天帶將廬嶽雲霞氣
香合蓬萊殿裏煙

送張英甫還東嘉

還家應及歲寒時漫把椒花看酒巵容色半消吟骨在
不將容況語妻兒

過先兄章甫庭中見荆花志感

空庭荆樹萬花開幽砌苔青偶獨來惆悵白眉人去後
年年總廢看春杯

君上逢張姬

翠畫雙蛾玉作姬風塵此地見應稀低頭語笑為誰顧
薄命憐同飛鳥依

贈吳姬

吳孃縞袂玉生香誤落紅樓謝麗妝茗水片時成握手
翻將離緒織垂楊

題謝娼蝴蝶帬

綺羅隊裏擅風流粉蝶飛來綴石榴底事巫山雲雨斷
蘭閨春睡夢莊周

李瑤華

自是孤芳分外妍不將紅蕊鬬相鮮人間玉樹應難見
若比瑤枝更皎然

發舟經安溪

行過千溪復萬山青蒼宛入畫眉閒沽來酒味泉能薄
賴有歌兒玉似顏

維揚美人為袁中舍茂吉賦

家住邗江弄暮潮才情爭似董嬌饒玉簫吹向金臺側
遥憶揚州第幾橋

送秦參軍調陝西監正

燕京揚柳正飛花獨上高臺望眼賒此去涼州翻古調
新愁强半入琵琶

題畫牛

一犂纔罷正斜暉溪畔春風柳絮飛玉粒上方誰箇力
金鞍偏控紫騮肥

送鄒孚如文部予告還雲夢

藻鏡熒熒照膽寒清輝如月滿長安無端縱被纖埃掩
影落湘江好自看

楚天不盡碧雲孤把酒青門日欲晡君自獨醒歸夢澤
行吟卻著九騷無

嚴克修別去三十載偶逢都門夜話得二絕句

裘馬當年興獨豪悲涼誰復念綈袍與君重訂還山約
明月攜壺坐雨高

秋風蕭颯滿江湖逆旅逢君鬢欲枯一自何戡傷別後
曲中雅調至今孤

卓光祿集卷二終

卓光祿集卷三

明備林郎光祿寺珍羞署正仁和卓明卿澂父撰

文

東天目記

余性癖好名山大川兩浙形勝車轍馬跡且遍嘗觀郭佐地記云天目山若龍翔鳳舞實吾杭巨鎮也先是有檇李比丘折柬相招入社凡再易寒暑矣今丙戌仲秋炎氛少卻林居多暇遂酬斯志七日己巳邀豹孫毛徵君東輕裝泛小舠篠五林過長山折西沿石墩行見榆柳蒼翳高屋連雲爲沈氏世居出唐家陡門大谿山勢逶迤斷續自此咸泝流而上午至下谿灣下谿謝氏者

東山先生裔也乘風掛帆經安溪瓶窰安溪一務專植竹木居民臨水瓦椽鱗次延亘三四里谿中沙膠不宜舟楫多藉竹筏以通往來見有順流而下篙師穩坐樂可忘返薄暮抵餘杭其城如彈丸其民刁靡熾于省會投宿酒壚傍因憶丁仙芝之十千兌得之語趣呼酒之不足副其名也余酒酣口號懸之壁間八日庚午拂曙戒僕夫起炊募肩輿乃令君治供帳集車馬迎張太史即蹇驢不可得行色大爲一厄日出而謀日中而渡西關路當新都寧國諸都控道躡屩擔登者絡繹左大谿右盤山漸進漸高地饒桑麻竹箭銀杏之利去郭不二十里鑒池豬水灌溉荷滿其中時蓮衣落盡綠葉亭亭如車蓋風起翩翩餘芳襲人過丁橋鋪見樵子鬻筍餅白鬻而薦之其美十倍常品爲之引滿數觴至青山鎮已達臨安界矣諸峰迴合雙溪夾流有亭翼然曰會錦緣溪轉百岡嶺五柳橋及十錦亭水聲潺湲從三瀨而合者馬溪橋也大都人家在萬山中木葉飛脫秋蟬晚吟奔湍雜樹瑲瓏掩映往往而在遂過西墅峻宇圍牆並高姓云右轉爲義渡南入臨安北鄉郭山路也日在崦嵫趣度石隖葫蘆二嶺從者頗有倦色所投村舍咸不納客舍與褰裳涉朗口灘灘流迅急桀石硬滑牽挽而過足恆爲疵上則石壁翠削下則潭波鏡浮鷗鳥爭飛近人虛嵐返照隱若金碧乃天目道中一勝處

也昏黑匍匐過浩溪口止宿青嶺老稗聚觀濁醪頻斟以解道賜夜苦山店蠶如蠅無異高郵犬吠水春聲諠豗聒耳無異城市竟夕不能成寐九日辛未早發繞陂陀陵坂行三四里天日在望狀絕奇詭孤騫高峙峭拔嵯嶒盤盤若屏風繡畫峰頂雲霧縹緲忽見忽隱道左古松一株四榦扶疏千霄蒼翠可擥曲徑以入杉篁蒙密僅容一車飯辰隆鄉是爲東天目麓也梯麓而上山道皆石磴峻嶐險阻仰睇高處重巒疊嶂接次不斷闔抱數十重俯瞰積石稜角相湊磊砢嶽嶽類多奇莫可名狀自望天橋而升凡三里一亭曰馬公曰且止曰臨虛曰凌流凡四折迴視千山拱揖白雲英英在其下

兩壑泉並出臨流亭當白龍池日過此山勢屢折行者屢息始至垂虹橋三山龍從石壁中開剗劃如積鐵瀑布從山巔緣石壁而下二十七級咆哮噴薄雷崩雪湧殷灑三千尺直疑銀河倒瀉令人趨想橋外有比丘擁錫相迎者即橋李信公也忻然把臂謂余曰子何能遠俗絕塵舍彼之靡靡就此之沕沕乎余唯唯曰不離苦海安知淨土大爲一噱自垂虹而上徑轉峰迴杉松參漢篠蕩夾路誠清涼界中也寺門方廣勝曰天目東峰是爲昭明道場寶誌公卓錫處殿宇不甚顯敞左掖爲千佛閣信公晨昏跪誦法華其中繩牀地爐頗覺閒寂叩方丈曉上人年逾耄貌樸茂本山領袖也從索誌公

錫屬司者扃鑰不及睹乃出視遊覽詩册忽報太史至諸僧執香肅入余以體力憊甚未能與之參悟太史雖貴人而飄然物外晚餐酒數行朗月疏星落落松際舉手若可摘者豹孫著居士巾余混元方袍循除散步聞石上琴聲泠泠奏涤水梅華之曲非太史孰能爲此操哉豹孫覃思首倡一律余倚韻而和之長歌振林樾十日壬申陳山人道夫來道夫先世捨山建寺故陳氏世爲此山檀越博覽喜吟壯心激昂談復剌剌不倦原本山川指切勝槩於是相攜循石徑數武至西殿之陰一潭如鏡相傳爲蕭帝子洗耳池所謂天目者是也出殿右則援葛攬藤百步九折穿鳥道以登躋大隱峰頂一望三州宛然在目遙指浙江似白練一幅晴雲滿漫下界諸山若芙蓉若濤浪奔湧森羅凌虛無小半宙巡與塵凡隔絕別有一峰屹然若相抗者西天目也其東北一帶蜿蜒相屬者走徑山道也還憩分經臺上有三松虬枝黛色亭亭挺立下有廢庵僅存數椽不蔽風雨午飯信公齋廚道夫薦栖黑驢庵古跡幽邃乃從山岡東折之北高下八九盤方到庵扉兩峰高茲若連華杉檜匝帀空翠欲滴石蹬小徑宛轉濯濯如洗僧廬板屋松窗不染一塵坐倚山椒拾級一二十步上有石窟前設几座茶供精槩日晡還息佛閣十一日癸酉曉發西天目信公遣一徒鄉道送至垂虹橋而別

西天目記

余與豹孫度垂虹低徊久之由朱陀嶺往西天目徑似捷而崎嶇甚舍車而徒山愈險愈奇地益高壑益雄深峭壁飛泉懸崖絕磴無非以奇勝者午至雙清莊莊之爲院數十住持堂公出迓具飯於環翠堂背昭明面旭日左陽和右紫微諸峰旋繞清淨闊爽此堂爲最先還阮伯載於蹊間至是來晤蓋阮爲山中著姓余與伯載相違殆二十年矣寒暄周乃詢入山路於是伯載送別堂公從行出蟠龍橋仰止亭在焉自仰止而上三里爲倚翠亭又三里爲如斯亭半山橋在焉右曲徑爲果鵝庵古松修竹蒙蘢交蔭又三里爲眠牛亭又三里爲眞

際亭又三里爲著衣亭余更曰振衣以扁顏之危峰高刺雲漢隱隱無際既至又有山障之始焉仰視茲復俯掇矣時落日初霞陰映林壑兼以白月半輪飛暉灑射彩錯明滅如虹如綺暝投望雲庵宿香積玉饌爲之飽餐殊厭人間世朱門臭酒也風牖星簷鍾梵蕭蕭上方闃寂柳州所稱境淸甚非人所居豈浪語哉十二日甲戌曉色蒼涼余即披衣箕踞崖石上見萬雲從田谷間起漸次迷亙崇隆浩渺若巒岫若海潮若鸞皇若虎豹輕爲擘絮濃爲潑墨美女嫣如壯士突如千里氤氳五采絢爛察之益繁況之無窮少選則扶桑鳥曜鬱華麗舒渙然氷散霍然陽開又鑿一混沌矣余神駭目眩不

覺讙呼叫跳豹孫以稍後弗及睹其全盛也還飯僧舍出觀龍門石扇對開高可十丈舉岑嶙峋若巨靈斧劈中洞裁容人巖巒聳列林木蒼翳緣壁而登若猨狖然至西方庵庵據一盤石從窓屹立高數百仞其上平廣二丈許矮屋三四楹周遭迥絕頻窺不見其際令人魂悸魄動又北轉至立玉亭怪石攢叢奇松如車蓋窮巖突出其中縹緲峻嶒宛在霞表即名攢玉峰也再轉至東幻住庵亂石谽谺異花叢發危崖複岫大都類西方云迤邐至大佛殿千萬峰巷市坐倚金僊左爲正陽閣極壯麗躡丹梯臨翠巘憑欄延矚欵有白雲擁樹連山若斷倏焉豁達彈指者再自是取道北上崎嶇二十里山阜相半迺至金僊絕頂睥睨四達眞若挾日月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東惟大仙峰竝立不可遐望計霅川具匾當在其外東北則望安孝諸峰隱見間出與廣德連壤西北則望宣城新安重岡列嶂起伏萬狀南近潛陽繹帶若水其外則嚴陵富春繞出大江之渚東南則望武林山色江光渾涵摩盪信吳越一大都會至若紫芝瑤草空樂仙蹤徒得之想像倘恍間便覺飄飄有凌雲之氣矣遂相與扶攜自上而下旋折左行再入大寺寺西衍地爲斷崖塔杉大可三四合抱上榦瓜裂若仙掌承露右即悟道亭址有松在焉森挺淩霜輪西南爲中峰塔而杉如斷崖背一峰矗矗高可肚錢唐南繞而

下爲高峰塔前瞰千丈崖鑿石嵌重樓四層左獅千巖與象鼻峰角峙右細泉散落如珠簾後因巖爲龕桼甃精楚祖師蛻骨於此西即張公洞守僧出高麗銅鉢一梵字夔龍屈盤糾結不擊自鳴小大漆鉢四丹黑瑩徹乃高峰所傳自龍門至千丈崖多踏空行處處若棧道轉北面右下山徑逶迤岡嶺環衛至活埋庵別一境界矣面香鑪峰倚趺坐石小閣疏櫺欄竹檻不受風埃庭陰掇蘿而上新洗蒼崖爰架白室下則黃雲覆瀧錦嶂紆屏僧謁名之余乃署曰萬頃雲豹孫與余連坐回視金僊玉女迴入煙霄紺殿朱樓儼若雕繪不忍舍去日既下春遂經眞際亭而出返浮玉禪林過白雲臺磨

拂二桂陰森幽邃伯載具雞黍邀余二人登含暉樓復過高白堂狂歌醉月丙夜乃散伯載所示茲山志一編未及卒業藏之篋笥

徑山記

十三日乙亥亭午別雙清堂公暨阮氏父子復出於潛界逾漫嶺以西松竹陂陀田疇高下晚抵卦山口酒家松月半輪雲漢澄澈當壚者緣已老去村醪野蔬猶復楚楚浮白三五行湯沐就寢十四日蚤起尋食登輿行數里山路多歧僕御皆迷牧豎相引過一谿浮梁二十餘丈架亂流中欹危欲崩側足而渡經高麗鴟鴞皆村舍禾黍被坂牛羊下來雞犬相聞信樂土哉由麻村

嶺折而北始入徑山道山勢隈隩澗聲灑濺雨天日巨壑驚湍或不逮而自足幽深之趣已山益峻路益陡絕扶掖而上五里許仰視一剎歸然掛青溪者曹賢浮圖也再折而東長松落落夾道且行且憩又七里許至徑山寺向之浮圖已墮吾杖底矣入門石路娟潔禪宮窅窕竹箭杉羅蔽虧參錯正殿豐麗博敞露臺夷曠蕭爽左右夾室爲佛藍殿爲禪堂嚴邃寥闊重巒奔湊古木陰蔽日既高春乃投方丈從杭僧主公乞食竟相攜由殿左披榛攜壁而行觀放生池池覆灌莽四周僅存欄楯旁有八分書碑苔剥蝕不知爲何代物禮國一禪師塔院師爲吳人唐大麻間賜號開山於此衣鉢至康陵間已八十傳矣厥後寥寥無聞舊志茲地本巨浸蛟虬窟宅也感師神力一夕展爲平壤至今護法作海龍王供養云院居北峰之陽吳山下數十武喝石在焉乃崇慧大師誦觀音具胝等咒叱石屏爲三以是得名再轉而上懸崖細磴曲折縈紆極爲岑寂峨嵋衲子編茅結庵以居瓜棚槿柵蕭然無鳥雀聲趺坐半晌乃別遂由右徑而下叩梅谷房僧既富少禮地雖勝多垢余與豹孫急掉臂去之仍還方丈日已入虞淵上方雲氣騰踊微雨淅瀝俄而馮夷鼓怒洶涌洊湃波馳鼎沸林谷響嘯眾色愕不懌主僧篝燈煨李栗貰酒漿相慰勞夕凫初散方外謁者四五輩問訊而坐各言所循乞處

或自燕齊或自吳楚或自閩粵便便不休倏過夜半風雨稍霽余二人亦悄焉動歸興矣十五日侵曉嵐霧未開與諸僧躡步出山門見雙徑曼延亭臯相屬五峰曰堆珠曰大人曰鵬搏曰晏坐曰淩霄龍從環峙當與匡廬五老伯仲小龍泉一剎在巖畔洞門深黑叵測至於三顧堂望江亭佛聖水皆寂寥湮滅不可創矣觀唐代宗敕蘇文忠詩及麻朝碑記曩時有誇洞霄宮之勝者余顧豹孫曰此道人夙願便須與君一振屐耳遂捨故道逕趨清溪橋兩山如峽巉巖絕壁偪側窮隆湧泉清瀨奔湍逆折中通一徑詰曲逶迤民家板扉靚閟嵌紫翠臨陂池激水作碓淙淙不絕多業好時候者間以丹

楓碧樹參差映帶宛入畫圖數里始出長樂口時義馭向晨從者走田舍欣黍作餉雨勢垂垂旋若散絲行李霑溼千山萬嶺滃勃霧沓鬱律煙興洞霄之遊竟弗克矣趨餘杭舊肆簷溜飄飄落几席間余二人翦燭西窗把酒相對讀余題壁詩屈指纔浹旬恍如夢寐市中鬻洞霄宮志一編攜向篷底若郭許之仙逸天柱大滌之峰壑翠蛟伏虎之泉石雖未及寘搜窓討不亦彷彿在吾杖屨耶是游也秋澄氣暢月朗雲蔚得之於天名區靈境瓌奇倜儻得之於地風流霞思同聲並駕得之於人三才既備四美焉稱信生平之壯觀禽屢之遭蹤也余雖謝薄援筆漫述豹孫謂何

安平泉記

安平泉在臨平山麓安平院之前院自齊梁間刱舍利寶幢高揭雲表上勅陀羅尼經一藏翩翩右軍書法幢上悉紀唐大中十四年迄宋元祐紹興諸人重建本始祝延字畫遒眞歐虞即兩剌蘇侵尙手摩可讀東坡蘇公來守杭州過斯泉勺而咨曰甘哉豈陸羽遺之邪題詩院中國初白刺史愛厥墨蹟以贋書易去院僧繭藏弗知也余髫弱誦蘇公詩知有此泉嘗夢寐其間以近忽之乃今來泉上泉湮蔓草惟瀟煙一雲相容與耳嗟夫方壺蓬島探奇士慕之不可即也至若寰中名勝按籍可考復艱遍歷茲泉僻一隅蘇公臨賞垂三百餘禩罔遇余實嗣焉高人幽討不世覯可慨已漫踵韻構亭溶溶集所謂東坡遺筆鑽諸貞珉蘇公與泉映照千古哉

南屏社序

夫暫涸城市則鄙吝之心萌一入山林則清曠之趣恢別良時易失嘉會難常髫齔之交俄成皓首計日之別動經十年何殊雨散雲飛詎異萍漂蓬轉長途遠道倘非折柬堪招接軫衡廬喜是不期而至鑾標東南之篠鶩亦振西北之璆琳推司馬以會盟進下走于地主選勝非遙歡晨惟吉湖山之奧覩靈秀之煥發牛斗之墟占德星之畢聚圃開文雅人擅風流高倚層樓下臨初

地蜿采虹於雕楹結祥雲于畫栱與致名姬坐參芳席似遊洛浦如涉漢濱感交甫之幽情動子建之逸思韻無險僻任其鉤分體從難易隨其日授加以天光明朗風氣清泠山花羅綺之色並殷石溜管絃之聲相和且池有白蓮地多修竹夫容薜荔維製衣而製裳江介湖瀕從濯纓而濯足踐綠錢以拾翠踞錦石以傳觴笑豈俟於投壺詩無待於刻燭霞牋半展谷褒拂其香塵彩筆乍停朱脣吹其墨暈長篇繁爛盈資組織之工短什經鏘匪假鎔鑄之力剗蘭亭之牢章無金谷之罰酒詎意俄頃之間遂成希覯之事苟海內名公寰中才子念萬里之同盟嘉一時之遘集各俾金玉並輝琬琰庶可

證於來哲諒無慚於昔賢者歟萬曆丙戌秋仲廿五日

卓明卿澂父撰

與王敬美書

僕自結髮以來海內才士多所折節然調合者意疏情親者義廢有如門下臭味既同砥錯兼切惠施知我于期同心於斯爲烈矣昨過弇園沃以玄論醉以清醪悠悠之言高託終始已而長公先生進之談詩列於下坐肴俎雜陳觥籌屢揮分韻倡和水落石出嫫母飾其醜大巫驚其心既成七言泌然汗下矣乃長公過爲奬借標位甚高力雖不赴心含斯誼要之將來或不負耳僕妄謂兄弟並儷魏惟丕植晉有機雲而嫌忌既深才力

或遜雖矜貫珠終虧合璧準古則今其惟二美長公拓其宏裁足下抱其獨至圭璋之判合壎篪之應和豈爲恭也罕其匹已僕雖不才青雲自附生則同時居則比鄰施矜結帨亦復何恨山中病廢音問闕然奴子東遣聊復及此不自知其言之支矣公其存之

奉汪伯玉司馬書

南屏之役不佞奉盂明公執耳華藻鱗集佳冶雁行彩筆競秀皓齒齊發曜靈欲匿蘭膏嗣煇草木悅愉山川映徹於斯之時髣心最歡繼是以來日月云邁人事不偶郵信久廢魚腹屢沈離索之言肯人所悲良不誣矣某比僑近器無所比數乃明公迴伯樂之顧施大匠之斤忘其固陋願有所請蓋每謂圖畫象形以色相配須髮畢工神理內闕何者筆有所滯意不能顯也若夫言之貌人窮響入微肖形出妙豈非虛無之至物出于摹擬者乎主臣不佞不自揣量微靈元美先生已爲制贊敢以藉手明公乞爲立傳夫傳傳也傳其信也某雖無似豈無可言鬢蕾殘形駢枝侈德得子天也某則疏眉廣額肌厚幹張飲可十斛性復慷慨好施不爲纖嗇家有薄田足以供客少而受詩老亦不倦心所欲言口能摹之日所欲宣手能效之淋漓而來神情自王古人有同時之恨廣世之悲而僕於海內賢哲願爲執鞭差堪結韝求羊之徑頻開徐陳之榻屢下斯亦無負矣明公

以爲可傳否耶長卿入貲馬遷列傳子雲草玄班掾贊論僕于二子固不敢望明公之爲兩司馬有餘矣新豐之宮室雞犬不迷優孟之衣冠人君動色擬議變化固在明公筆墨間也與其沒身之後揚善而暢美何如身親見之哉惟明公其鑒照之

與黎惟敬書

昨秉燭夜深商搉風雅和女倡予工力悉敵眞快語也顧論詩之旨未盡本懷聊爲足下陳之詩之爲教緣情性本倫物故曰敦厚和平又曰思無邪讀其詩寬大和綏無奇字深思而概舉全篇滔滔莽莽以厚爲基意含句中響流聲表渾而含之自與體會此詩之旨也故刻

深鑱剞則傷骨呌號窮慘則傷氣感激用壯則傷體故思盜淺而弗深也才盜不足而弗有餘也今之學士大夫或懵厥由務逞其思之所際與才之所及一切不顧長言嘐寥夫詩可以觀政明融熾昌而談懷沙弔郢之事則悖矣詩所以附物體會溜亮而極形容肖似之跡則泥矣詩所以永言一唱三歎而肆洴澎訇訇之響則謬矣夫鄭衛棄于二南南山畔於正雅而離騷諸作不敢望三百篇之閾豈無故哉又譬之五味裂吻酸鼻不可以語太羹臂之七聲急管繁絃不可以語中氣同條共貫皆是物也不佞思淺才庸豈能允蹈顧情之所鍾一斑如是而竊窺足下宏裁與微尚頗合敢以相盡如其未安請俟來喻

示兒子書

四月五日得張道叔所寄書知若輩平安甚慰甚慰第勸以南歸風塵言苦昧我平生妄用相聒古云父子不相知政謂若等我自少探奇眼落天地志既慕古才胡匪今乃意指闊疏竿瑟無當白業徒勤青雲日遠於是逃爲聲詩自致千古奇文遜字肆所不好長情自喜託契蠶瘂俊輩班荆名流擁席在提右挈一輓一推當此之時自謂無負然衆人之心高言不止巨聖譁然詆訶并至不朽盛業何與人事耶兼性好豪奢不能檢押狎倖逸興神往色飛弱冠以來詞場酒家罔不爲政曼勝蛾眉投簪墮屨雖叫月落脂遺馥賸既趣尚之風流或余心之有託此政非若輩所知也及年踰不惑志結初乘思學無生將證慧業而雄心未歇膂力方剛曹植之試既殷子年之思未免攬轡入京效其一割慨慷興懷經營自負若輩既稱且狂不知闊狹以爲舍樂土而就畏途迫積齡而逐少壯申申爲言刺刺不息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豈所望于子耶文夫志在四海心託千秋牀褥非以沒身妻子安能終老況生平牢落鄉黨所羞數見不鮮面目生憎攜眉捧腹終日是有不如衮衮馬頭之塵溷溷京陌之地面孔相將心事不役安危苦樂較爲得也且京都廣大體面不殊較能前驅氣勢頗振我故爲詞人馬齒既長雞壇自尸七貴五侯東馳西逐或遊上苑或踏春郊或效駿奔或臨偉餞當其所之輒爾成詠墨以露研詩與酒隨既倦而歸閉門高臥探囊取錢買餺飥數个爲之飽餐興寄不淺嗟乎我之一生自審已熟何物微官數斗恫酒夫豈好之顧一措大老矣高位無階長嚮未委抑藉此以耗壯心遣餘年悠悠度人世耳以若輩之謬迷聊舉平生相用展復我方有公事子無多言

邵北虞半月泉詩引

金山泉甲寓內而惠山諸泉次之迺吳興半月泉舊罔品品自蘇東坡氏已復寥寥垂數百禩北虞邵先生以

宏詞遺英來教餘不顧泉在境內酌而賞之曰咨冽哉
金惠奚讓焉寒不食漢行側遇艱矣泉之蘇其遇主也
大日觀於泉烹湘鹽瀹挹諸茲酎醍醒釀挹諸茲邑之
人趨焉雖餘瀝爭矣先生每於蕭辰爽候激烈悲壯士
至輒與之觴于泉微酡則長謠滄浪白水洗瀾久之以
余觀于先生夫豈有世莫知泉之悲其謂夫品之後蘇
者不恆有于天下也今邑大司馬白石蔡公風致非郎
古東坡氏乎其品題不遺於彝鼎汲引不失於人倫獨
於泉則未之暇其有待也夫此先生之悲也茲先生殁
明卿載過見先生於泉焉見先生於詩焉悲先生之不
遇重於悲泉也爲嗣吟其音以志哀云

卓光祿集卷三終

男爾昌校刻

鷗

吹

148 ฑ 10 ปีพ 1013

序

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婦人亦有三焉德也才與色也幾昭昭乎鼎千古矣然倪天淑女河淇碩人不啻於色豔稱之楚騷亦曰姱容修態絙洞房蛾眉曼睩目騰光似乎婦人故當標妍競嬈以色特著焉者才德俱非所軒輊爾及乎奉倩傷神嬌情觭重後世儒者又必欲摘其偏繆訾其淫靡故爲置色弗譚而桃穠蕣英之遺音若深諱於士大夫之口自非椒庭玉顏不殊衆也昭陽華清留裙賜浴而外卽麗奪夷光姣傾鄭旦倘有延年之歌薦譽閨閤發顏匿矣故自冶容諱談折鼎一足而才與德迺兩尊於天下夫既兩尊於天下然衡才於今亦猶色焉寥寥

罕所揚說則又何也蓋貴富者綺紈珠翠簫笙歌舞其於縹緗弗嫺習也下者刺繡拈鍼流黃織錦甚逮糟飽漉瀡躬親御之其於覃蹊弗暇識也紅香視草素粉題箋才亦豈易言哉才既不易言而色又欲諱於言士大夫又不肯泯泯其家之婦人女子則不得不舉二者以盡歸之於德於是閨傳青史壺列彤碑湘東三管靡可勝書矣是非標腴擷潤闐寂如彼萃芳集嫩若斯繁會也則煒管難眞而內則易贋也蓋其名彌茂斯其飾彌工家本膴華必陳害澣之誦質弛脂黛蚤著無非之儀樂其采蘩卽是祈童之被繩以樛木如見葛藟之縈洎於勤襄昭美杼紋繫袞敬共明孝調旨枌榆爰相夫子靜琴繼好誕成哲後徽音嗣響彰善表微亦云侈矣曾有詆金屏之淑愼以牝雞之司毀玉帳之嘉懿以生蛇之妬者哉低徊聽聞之餘幾有無徵不信之慨則攷德故弗若衡才實矣所以大聖人刪詩三百於婦女所作無論采薇捋苣飛雉流泉卽狡童狂且之什在所不廢夫非才難之歎不其然乎雖然才亦奚貴之有間嘗歷攷古昔宮闈弗具列矣若大家文君令嫻徐淑詎不標美千載垂著紀傳而鳳泣鸞悲俱傷蚤寡令暉容華不聞喆偶蘇蕙羽仙終爲怨婦安仁悼亡之懷長思翰墨嘉卿月明之夜空聽歌辭然則調絲振躡擣石移梭心糊錦字目眯銀書卽可安榮視福壽豈寧居何必筆床硯匣玳管芸箋反令茫茫小兒顚倒弄哉斯知矜炫閨才

又非亟務者也我內人沈宛君夙好文章究心風雅與諸女題花賦草鏤月裁雲一時相賞庶稱美譚而長女昭齊逾二十以鬱死季女瓊章方破瓜以仙死今宛君又以孝慈感悼短算長徂流水無歸彩雲去遠遺文在篋手澤空悲珠玉停輝瓊瑤隕色甚矣才之累人矣令宛君與兩女未必才才未必工何至招殃造物致忌彼蒼但使椎髻無文卽擬梁鴻之婦蓬頭失禮居然王霸之家豈不青門共隱白首同期而琴斷徽亡簫殘鏡破生人不幸至於斯歟嗚呼傷哉德非上哲或無愧於賢媛色僅中人敢自誇爲麗匹惟是謝簾雪散劉匣椒摧中郎之絃無繇再續桓生之笛眞欲奈何孫楚情文徒傷心於伉儷江淹夢寐空屑

涕於嬋娟可悲也夫

崇禎丙子春王三月天寥葉紹袁譔

鸝吹集序

嗚呼余安忍序吾姊哉姊長余一歲分梨簸錢之景儼然在目俄成隔世石火電光恍如夢幻故姊氏歿後余家業都捐無意人世臨風追念惟有涕淚盈把寧復堪詮次其斷腸也且余又何能序吾姊哉姊淑德麗才掩嫣風人擅徽來哲克爲女範之宗寧僅如世之閨秀稍能弄柔翰者比余襪線寸短生平期許彈鋏無成行將以頭陀老又安能以玄晏重吾姊也乃仲韶再以書趣余必欲一言弁首豈非以女子行不出閨閫昭詠絮之才必將於封胡遏末徵信也於是爲之拔淚言曰語云詩能窮人詎不信歟豈直龍門湘水侘傺畢世卽團扇流黃女子不免蓋靈根慧

業造化所靳惜而窮鬼所揶揄有繇來矣姊氏夙具至性四五齡卽過目成誦瞻對如成人憲副先子甚鍾愛之恆抱弄於膝不肖弟幼頑劣爭棗栗輒烏獸觝姊姊弗恚以好言解之先大人相顧詫爲不凡顧恭人樹蔭不永先子棲心禪觀以兒女累多爲蘋飄散去心獨憐姊迎姑氏張孺人撫之葦簾藥室宛似華門之胤所謂綺閣金鋪者無有哉幼無師承從女輩問字得一知十遍通書史將笄遂手不釋卷每念顧恭人蚤棄琉璃硯匣之旁鳧鷖繡牀之暇時有涕汍瀾也十六而歸仲韶若貧女稱有室矣襆囊木櫝而往贊脯不具無以籍稱宦門送女者姊恬然自適也姑馮太夫人年高姊矜嚴事之箴管觽燧與芼羹佐餕

每下氣柔聲猶恐逆姑心迨夫兒女林立姑少有不懌姊長跪請罪如此終身馮太夫人久而益怡雖古稱孝行如崔遠之母者奚以加茲仲韶鵲起時髦珠瑩玉秀克稱王謝風儀姊靜琴既翕益肆力於縹緗或作頌春椒或儷銘秋菊中閨倡和業日以富然仲韶累屈秋闈偃蹇諸生間家殊瓠落姊從牛衣中互相勉勵未嘗作妾而羞郎之詞也迨仲韶登南宮受鸞誥稱命婦矣姊處之淡然略不色喜屬仲韶數奇落拓一官浮沈金馬產逾益削上世莞裘良畬盡折入子母家姊簪珥纈繡悉以佐不贍篋無餘餙剩襦而姊諱言貧上事下育勉力拮据融融洩洩不以動馮太夫人心然米鹽漿酒之暇不廢吟詠故其從政白門

爰有楊柳藏鴉之句聞警甘泉不無寒碪木葉之思生平鍾情兒女皆自爲訓詁豈第和膽停機亦且授經課藝當夫明月登臺則簫史共賦飛霰集戶則謝女呈篇飲醪則誇北海之兩男辨絃共佳伯喈之幼女既蘭芳而蕙茂亦瓊映而玉輝花萼相鮮人倫盛事洵爲寡儔矣無何而少女瓊章玉樓先召長女次兒相繼夭折禍且延於馮太夫人逾年之間不祥駢集既滋喪明之傷復加殞妣之慟血盡骨立竟以身殉嗚呼痛哉概姊之爲人天資高朗眞有林下風氣古來女史桓孟不聞文藻甄蔡未嫻禮法惟姊兼而有之生平不妄言笑而和煦之意藹於顏面風度夷遠不喜作時世裝束然一旋折一啟粲娣姒中明慧者爭相效之終身莫及人情機警者鮮忠厚姊於人情曲折悉若列眉終不盡言以翹人徐以片語應酬則譚言微中盡爲解頤而行已每衷於古人報施必從其厚道處郗家之冷煖介阮氏之貧富意泊如也獨賦性多愁洞明禪理不能自解免雖一生境遇坎壈爲多亦良繇稟情特甚山花開落隴月盈虧光陰往來榮瘁互代而臺前鏡裏偏多躑躅之懷綠水芳叢恆如搖落之感當夫博山煙定竹戶風來堦除移半甓之影燭花垂一寸之炮觸緒興思動成悲惋香箋盈淚彩筆餘辛奚必迴軫隕涕聞笛傷心今閱其遺編如怨鶴空山離鴻朝引令人恍恍殆不欲生所謂沈悲生疾積痛傷年竟以憔悴一生齎志玉殞嗚呼痛哉則

詩能窮人之語不其然乎不其然乎當余仗劍塞上徵逐黃沙白草金戈鐵馬之中世味咀蠟誓不復歸以緘書寄姊訂無生大業姊報章言從夫既貴兒女盈前若言無福似乎作踐但日坐愁中未知福是何物此生業重惟有皈向空王以銷之耳其生平情況大都若此雖然使仲韶綰綬崢嶸家擁金穴姊珩璜節步暉曜中閨亦不過所稱副笄六珈享世之癡福已耳又安所得金石之錄與采葛織錦共垂不朽所得孰與仲多詩未必能窮人姊又可一笑於寒原矣集若干卷聊贅數言用質震旦閨秀非第爲玉臺嗣詠已也

崇禎丙子寒食前一日弟沈自徵拜手譔

伯姊葉安人宛君遺集序

蓋容暉易謝才識難亡聲采不凋芳華彌永矧夫神朗金閨則錦叢冥色情符丹簡則玉臺增華儀德兼崇音光並茂者乎然風雅非招愁之具明慧豈引恨之媒而朗麗多哀伊鬱易感是猶奏清角以來憂聞雍琴而流涕豈以風清者難爲懷而意廣者易於戚也若夫庭飄風絮而與恨俱飛詩詠落花乃挹紅成淚蘭摧芳晚玉折瑤枝星隕麟亡珠傷月死班風罷扇謝雪消閨腸似哀猿魂如啼魄野棠風碎虛悲寒食之煙手刺衣花徒泣青楓之落是以聲非隣笛不異山陽韻若雨鈴靡殊蜀道辭之悲也非其痛之深乎乃青綾步障雅辯猶存錦字流黃新詩尚在靈壽

之銘如昨箜篌之賦方裁而簫聲忽斷月寒鳳去之樓石履虛存雲濕蓮花之嶺夢繞玉堦紅心無草淚餘香徑斷腸有花徒使弘農故卷爰著遺芳之名臨安舊文用垂積玉之美不亦傷哉夫青州古塚漫傳東海之銘邯鄲荒碑空誌埋香之句莫不影散寒楸聲銷蔓草露泣頹宮煙迷故館春翻芍藥已異織錦之花秋冷梧桐無復擣衣之月雲翹易毀寶瑟難追若斯眾矣尚奚云乎豈若珠輝慧軸簀奏瓊函銀翰流芬綠芎絢采無煩金石與碑碣而兼遙不假丹青偕悲歡而並寫所云百齡影徂千載心在殆非然歟吾姊宛君固先大夫之元女也明姿秀世天韻風遐含體淑靈散儀朗潤幼好文藝長洽縹緗吹律之對早自聞絃清風之章夙明往誦馨傳桂苑穎絕芝階譽溢清閨聲高華閥兼以愛敬夙彰柔嫺必備聲諧環珮履協珩璜家稱慈孝物化謙和而更淵志冰清逸情雲上桓少君之高風絕世王韞秀之識量過人躬懷士行跡侔古賢蘭雪齊資桂筠同致是以志存雅素共成司隸之名朗鑒知微愈重巨源之度素絲靡玷赤芾有輝顯茲休德並儷嘉聲乃若書傳伏氏史繼班昭堦滿鄭家之草案盈路澤之蒲男如八荀女似三劉穎藻風飛驚才玉立幔卷春風簾垂夜月綠苑烏啼紅窗鸚語閑消寶篆姑酌金罍硯貯瑠璃筆開翡翠蠟燭之吟競傳佳句曉粧之什共播新詩秦嘉遠宦寶釵明鏡之書崔女光容白雪桃花之詠韻剪瑤華

詞霏雲露至於幽緒縈懷遐思引悶桂吐數枝蘭披兩葉不解臨軒之顏徒憎春風之笑張衡四愁陳思七哀不待有感自爾多愴若素女之絃偏悲漆室之憂長嘯情旨遙深固非人所易曉也既而蘭香遽遐綵鸞乍逝雙珠載隕二桂繼傾痛纏心骨愁疢漸滋詞悲落葉涕灑千秋之亭賦寫傷心悽惻金陵之恨重以幼嫠勢面於殤轉慈姑崩蹶於嵫年百憂既罹五內咸摧素帳一號拊膺瀑血護樹難消龍膏靡補月中靈藥無復不死之方海外神香已絕返生之望嗚呼傷哉雖慈孝兼成允符古烈而風雅頓盡莫贖人亡悲夫葉虞部情雖伉儷誼勝友生富貴不累梅聖俞之爲賢高情相協宗少文之同趣嘯詠琴觴唱酬風

月敷翫典文娛弄書史方之往紀有軼前徽而金鈿忽墜蕙帳已空痛過安仁哀逾孫楚樂天不足諭其悲夢得未能述其感脞茲遺奩爰收散帙勒諸石錄昭之彤管翠微殘夢依然明月梨花孤館神飛猶唱傷心園樹王家蝴蝶似來舊日之庭陸氏鴛鴦欲結他年之塚薤歌紀傳咸會一編可謂觀風似面聽辭如泣者也嗟乎鶯飛故院花發舊枝寒梅已落載詠何人茉莉飄香前詩徒在篋有遺芬翰留餘采溘焉一朝居然萬古玉女峯高金精山窈詎知姑射之魂化爲瑤草庶同長慶之卷價重雞林竊憫躬丁薄祜戶祚猖披烏巷多塵青箱有蠹若李元素之孤而有姊賈梁道之抱而聞書雖如母之愛情逾楊氏而蓼鬚之

奉不逮李君嗚呼傷哉總幕猶懸右袂之容未改葭灰易變季路之痛焉窮撫卷興哀沾纓何已是以夫人之碣尙有待於魯公爰冀大家之文終永傳於女史

崇禎丙子寒食日弟沈自炳君晦譔

葉夫人遺集序

葉夫人字宛君余之女弟也幼而奇慧識鑒過人秋月銀河可方內度春池琪樹差擬容儀支機天巧班蔡文華嘗伯仲間析疑送難則理趣玄解遊刃大窾每多餘裁既歸虞部克諧伉儷適太翁蚤逝事姑太夫人獨以孝聞拮据持家恭勤自立寬和御下人樂春風是稱禮極中閨義殊月窟者矣琴瑟既翕甫及三旬蘭蕙幽香盈堦嫩綠來儀十妙秀毓五湖雖震兌分行而冰心玉韻雲霞綺互而文賦蔚如若劉孝綽祇得其三陳太丘猶慚其四今合二美以萃一門豈非人中之瑞也哉其女甥四人惟季孺祿孟曰昭齊仲曰蕙綢叔曰瓊章皆美慧英才幽閒貞淑居恆

賡和篇章閨範頓成學圃精心禪悅庭闈頗似蓮邦然秘而不發也瓊章三四歲在君庸弟家授之楚辭了了能憶十歲歸母十二歲工詩見者膾炙多傳頌之十四能奕十六善琴淸聲超越泠然山水兼模畫譜而落花飛蝶極其靈巧於王子敬洛神賦日臨一過吾之猶昔或非昔人性愛煙霞潛通梵奧是以父母鍾愛呼爲小友然無恃態於姊妹兄弟間更敦倫誼不喜華飾玉容明秀韻致亭亭慈仁寬厚固自性植其亦意生身邪許字玉峯張公子立平韶年十七催粧禮報忽爲現疾維摩出閣將臨竟爾蓮胎託質臨終略無昏怠惟枕母臂間星眸炯炯佛念騰騰似入定頃怡然而逝沒後猶能隨舅新安句拈紅葉金鑑曉

寒入夢雖新芳魂遠報事亦奇矣固聚爲非常之情而別爲非常之慘木石且與推移鍾情毋子得無巫峽三更柔腸寸斷飲泣天昏吞聲地裂而吾妹玉折之繇一也昭齊具相端妍金輝玉潤年三歲便讀長恨歌不四五遍卽能朗誦十三四歲學爲詩詞同母步李滄溟秋日八詠韻則清新俊逸儼然一代詩史德性儉勤識見超曠和氣肅容善調姑妯尊卑各得其歡心深有幽閒肅穆之度書法遒勁有晉人風致但歸袁七載每多動忍眉案空嗟熊虺夢杳心悄悄於鬱境愁鄉雖歸寧暫寄毋子弟妹語笑恬怡正復情嬌神傷無言心痛但思絕俗逃虛尋松問石覺大塊勞生遽然欲醒正作瓊章催粧詩罷而訃音且至以合

璧忽分彩雲乍散追魂天谷奪魄大淵向日矯矯遂不能支矣日誦諸梵筴以爲常課未亡之前幽棲入夢似在兩山三竺如來說偈大士津梁奚啻數數然吾妹亦以正法提攜乃得念佛端坐瞑目而化子實黃臺摘焉再摘幾許天眞那堪零落此吾妹玉折之繇二也藏舟於壑力負每趨未及三年又喪一男藍田之玉閬苑之珠或將嫁而亡或言歸而殞或方華而萎卽阿羅漢隔陰猶迷具足聰明情癡豈免此吾妹玉折者三也噫春華正豔秋月孤圓洞天纔下人世無雙瓊章之變妹云當場不慮沒後驚悲者哀於無哀其痛在未發時也不七十日昭齊物化妹云始終卜天形影求起竟不可得者無哀於哀其痛在未發爲發時也黯爾魂銷刻於骨肉疑無生理乃愛子方驚聘媳殉節三折玉銷四山珠碎六月飛霜日輪子夜則未生已生之天合忽前忽後之慘具人生眾美極宇宙奇哀妹之無生者情耶性耶抑有旨矣蓋吾妹性地光明根株繁茂讀其挽女詩有回首從前都是夢劬勞恩念等閒銷又云亦知幻化原非相未悟眞空只有悲之句定是從果位中現女人身以說法儆醒世人不作癡憨之態則情極而性空也又吾妹已得根塵灑落竿木隨身逢緣作戲消除餘習如預流七返海會六年理脫事圓當場了了傍見徒勞則吾輩爲之親姻眷屬者於此法上亦不必生實解也雖然二鳳沖霄一龍浴海搏扶搖而上彼自各知時節今者六龍領下具有驪珠二鳳威中霓裳閬采德星萃聚猶勝單輪雙翼惟能知以珍重則示滅現儀元無二相內侄永楨卽爲蕙綱玉潤佳兒佳婦永效于飛吾妹下視可無思凡之操矣適集遺音徵余序引爰遞次第識之末簡

崇禎丙子八月中秋日雲棲弟子一行道人大榮漫題於谷響齋道人爲王夫人於宛君爲從姊

吳江 沈宜修宛君 著

午夢堂全集之一

五言古詩四十首

寒夜聞雁

霜月澄寒光紗窗晚風促攬衾未成眠香冷淒寒玉一雁唳長天哀飛聲斷續嘹唳喚人愁百感縈心曲永夜竹蕭蕭畫屏孤短燭憔悴鏡應憐支離消素束漫漫殊未央蹙盡雙蛾綠欲起書短章難倩雞聲旭

感懷 和仲韶韻時在苕上

涼風吹落霞靜夜松飄露修竹乍舒篁遊子天涯暮羅幌半垂煙吳綃捲香霧月色入迴廊照我愁獨步開簾覽餘

花思結江淹賦一水隔河梁片雲渺無度欲作斷腸詩桐葉窺相妬憶昔畫欄前飛光皎寒兎花底醉春風楚楚輕妍嫣樹影碧森橫裙拂瀟湘素雙袖落香紅彷彿巫雲吐別恨夢難從誰挽江頭渡風月最無憑莫向東君訴高林啼子規驚喚遠魂寤望望不勝思紫燕來庭戶伯勞自東西飛鵲還棲故十六與君婚非是無媒路惜別亦常情流波空淚濺陟山采蕨薇自把刀環數明鏡知我心臺前照衷愫

先嚴君棄捐之後音容如昔燧火已周愴焉欲絕賦言志痛

長風勁寒松繁霜淒夜冽落日亂山空流水去隴咽感念泉下人悠悠道路別傷哉已一載音容隨露滅哭兮不復聞迴腸空自裂綠野暮飛煙寒梅曙驚雪啼烏遶白楊衰草悲荒碣蒼茫樹色低徬徨雁聲切虛堂何寥寥遙夜堪愁絕泣下霑衣裳悽愴玄雲結

夏初教女學繡有感

憶昔十三餘倚床初學繡不解春惱人惟譜花含蕊十五弄瓊簫柳絮吹粘袖挈伴試鞦韆芳草花陰逗十六畫蛾眉蛾眉春欲瘦春風二十年脈脈空長晝流光幾度新曉夢還如舊落盡薔薇花正是愁時候

古意

空堦萬籟寂永夜一燈看欹枕竟無寐違情徒自歎飄風

響庭樹殘月向雕欄起視明星燦應知夜未闌

春月

暖風吹白月斜影流中房碧桐舒新砌綠竹森古墻遊子河滸隔陌頭絲柳長燕飛語簾幕一一杏花香芳草薰遲日春山蹙淡粧徘徊對庭樹羅袖隨風翔願移月邊雲駐聽我衷腸寄言天涯人應同憐素光

感懷

小池楊柳疏西風吹禾黍蟋蟀怨幽戶高城動悲杵菜萸冷絳紗黃花愁不語桂葉消黛眉芙蓉落江渚松風響暮欄孤燈明秋紵照我長夜愁愁懷如縑杼一絲織一縷終日成幾緒試望蒹葭色白露悽湖墅明月流天空徘徊自

延伫清漏滴殘更棲鴻鷺夜侶容華減青鏡團扇傷流序
嗟哉處世間憂愁半相與

秋懷

天外飛涼飈忽來襲羅綺斜日小欄杆秋到紗窗矣井上
碧梧桐一葉初飄起煙冷白蘋洲桃李誰相倚金谷笛聲
寒盈盈斷雙鯉日暮洞庭波蒼梧悲帝子

雪夜

霰天彤雲驟六霙舞瑤光飛瓊乘之下琚珮生夜涼燈影
寂浮綠寒篝凝不香殘更催歲暮百感徒寸傷愁鏡侵芳
鬢清樽入冷腸遙碧何漠漠空蒼更茫茫吁嗟不能寐永
夜獨徬徨

鸝吹上 三

庭前花缸中小石

靈石不盈尺流波遶巖側奇骨亦天開宛然層峯巔秋棠
落醉雲輕羅亂煙織荇葉能卷舒桐影時欹直竹風吹暮
涼鳳尾剪新色小壑鎖洞幽白花桑巒北獨憐芳草青不
待王孫憶最惜山桃枝難倩東君力

有感

昔日魚玄機論情非最理情難寶易求斯言亦謬矣世豈
少多情總之皆非是彼處自多情此處情如紙遙聞不能
忘徒勞日進迺梅妃較玉環畢竟屬誰美有情與無情何
以分彼此覩破如幻化一切隨流水

金陵秋夜

促織叫聲怨頹垣徹夜幽古牕留月照寒柏森荒湫鄉異
愁無異江流恨亦流閑雲空渺漠飛影日悠悠
依依垂柳色猶是六朝留景陽何處問結綺寂無樓歲月
忽云逝殘花催鬢秋勞心空慷慨庭草非忘憂莫作婦人
身貴賤總之愁君平何必問進退不能繇
角聲吹落月殘夢下瀟湘遠寺鐘初歇搴帷動曉光薄衾
寒怯早秋扇漫悲涼攬衣將欲起推枕恨偏長徬徨獨惆
悵泣下沾衣裳
憑檻初臨鏡猶聞黃鳥聲隨風度宛轉恰是故鄉鳴芳草
縈愁緒天涯處處生紛紛秋色裏蕭索古今情

哭表妹張倩倩

鸝吹上 四

北風吹黃埃散漫悲蕭索玉骨堆荒丘盛年滅幽壑白楊
映青山華表空遶鶴流水咽鳴琴屋梁惟月落絕世紅顏
子似絮渾漂泊遊子夢天涯功名徒怨薄杜鵑枝上啼幾
度年光惡織錦泣誰憐魚書杳川洛山頭風雨重化石隨
寥廓膏沐不爲容夜臺甘寂寞愁魂遶洞庭波浪江邊作
燕子語空樓總幃悽斷魄殘日草離離野煙寒漠漠裁詩
寫斷腸泉路如何託總髫舊時遊言笑恍如昨痛君君不
聞清風動簾幕嗟嗟死別離清淚空彈御雲黯日沈沈高
林喧鳥雀

送仲韶北上 戊辰

小綠吹雙黛芳菲映翠樓鸞綃侵別思鴛錦怨香籌行色

風塵遶蕭蕭若素秋去歲花時節銜杯南陌頭今年桃李
候復送遠行舟楊柳何須問攀條豈自繇年年苦攀折顧
影亦堪愁垂絲懸落日遠浦自輕鷗春妍正無賴杜若遍
汀洲含情題芍藥待燕捲簾鉤蘼蕪隨處綠青鬢不容留
萬仞山橫碧蒼煙日夜浮落花徒有感啼鳥暮庭幽迴波
幾千折別恨長悠悠明明天上月難逐素光流聊歌送君
曲且作無情遊

病餘照鏡有感

明月向曉風夢覺憐君伴愁裏拭君疏清光忽塵滿長歎
偶相呵浮埃拂難散瘦影不分明何解人腸斷

夢君庸

惻惻復惻惻離恨邈難測一別七經秋愁思惟歎息邇來
頻入夢夢竟何繇得爾若夢故鄉故鄉無所憶我若夢天
涯天涯路未識總之兩茫然長夜漫漫黑悠悠傷我懷月
落青林側仰望鶺鴒飛何時振羽翼

夏日感懷

太山高峨峨流泉深莫測荊棘滿道路青蠅蔽空黑巧話
剪如簧迎風不知息爍日草離披亂緒愁難纖歲月良悠
悠撫景懷悽惻浩浩太虛間營營何所極

題疎香閣 次長女昭齊韻

旭日初升槐朧朧綺房梨花猶夢雨宿蝶半迷香輕陰
籠霞彩繁英低飄翔待將紅袖色簾影一時芳海棠還折
取拂鏡試新粧新粧方徐理牕外弄鶯簧

其二 次仲女蕙綱韻

遠碧遶庭色參差暎日明竹間翠煙發竹外雙鳩鳴徑曲
繁枝裊嫣紅入望盈博山微一縷煙浮畫羅生芳樹清風
起飄飄落霞輕

其三 次季女瓊章韻

幾點催花雨疏疏入畫樓推簾望遠墅爛錦盈汀洲昨夜
碧桃樹凝雲綴不流朝來庭草色挹取暗香浮飛瓊方十
五吹笙未解愁次第芳菲節琬琰知未休

五月 擬李長吉同仲韶及兩女作

斯螽初動股艾虎催懸門欲試釵頭巧纖縠預剪紋濯枝

潤葵紅幽澗翻蒲綠楚水碧于雲擬待浮菰粟

題扇頭山水

微茫遠岫色橫碧鎖秋光懸蘿亘古太曇嶂摩青蒼林鳥
啼不聞複徑自透迤氤氳草如霧翠影浮參差澗水何寂
寂松露凝香滴長風澄天高清暉映層壁落葉墮盈壑白
雲閑悠悠日晚無猿嘯空山千古幽似有桃源人煙深久
避秦山花待春發誰復問漁津

聽族姑彈琴

草色饒春徑花光入曉櫳海棠昨夜雨枝上半嫣紅吹香
庭院靜翠捲柳微濛忽爾至人過爲我理絲桐高情曠千
古可與日月同冰絃乍挑撥玉指泛宮商白雪音隨發歸

風引送長峨峨三峽思流水何洋洋林表動清響雲彩飛悠揚僊僊青鸞集低昂敷眾芳促柱淒古調參差襲素裳斜日吟寒松輕煙霏夕露拂袖撫金徽哀思結復濩再奏彈廣陵愧乏嵇康賦庭鳥寂不喧明月簾前度冷然解我煩還恐幽蘭妬遙韻坐間飄颻竹鳴蕭蕭曲罷林花落餘音遶碧霄

懷遠

疏簾閑夕照燕去畫梁虛芙蓉冷煙渚慷慨傷離居秋光渺無際恍惚何如昨木落殘靄餘清風自寥廓勞生消白晝長夜覺愁多日月恆相送茫茫奈爾何涼風傷蟋蟀寒氣勁梧楸繁霜淒蕙草天闊肅高秋歲序良忽

忽悲哉心悠悠寄情霄漢間浩蕩與雲浮

閑宵月當午飄然來清風長河迥橫碧雲物淡秋空墮葉縈蛛網幽蟲泣露紅秋色正蕭瑟靜坐思何窮徘徊獨已矣勞心自忡忡長風扇白練萬里波光融何如此時恨流水日江東

曉起

曉風庭戶靜涼露迎晨旭簷柳颺垂絲鶯聲斷還續花草撩亂香幽篁弄新綠芍藥如含笑旖旎迴廊曲薔薇更裊裊滿架紛紅玉景色良悠哉聊以消塵俗

初夏

春堤水瀰瀰芳樹春風起流鶯不住啼花霧愁無已畫閣鎖蒼苔藥欄綴餘綺日月亘古忙春華倏成萎擾擾夢中身何須分惡美蝴蝶猶翩翩南華已故紙今古總茫然誰非與誰是翠徑吐新篁浮生聊爾爾

贈靈儀師

泛海杯中渡蓮花鉢裏生戒香覺了悟慧炬破無明談空頑石動說法雨花輕貝葉竹間誦梵音松下聲塵勞淨洗卻非相復非營欲識禪心似空山朗月清

顏延之有五君詠暇日戲擬爲之

佳人字倩倩綽約多娟嫩豐既妍有餘柔亦弱可擬巧笑思莊姜宜顰羨西子沈香倚畫欄獨立誰堪比春雨泣梨花華清竟杳矣 表妹張倩倩

芙蓉謫仙人明豔閨房秀玉質暎疏香修蛾凝遠岫飛霞紅翩翩海棠嬌初逗萬壑搖春光爛奪天工繡欣看長卿才琴向文君奏 君晦弟夫人周媛

有妹在深閨亭亭最妍嫣修韻落輕雲幽姿含夕露珠輝暎月流玉彩迎花度遲日怨春風芳草憐微步可憐景陽宮蛾眉今再覩 六妹

瑯琊王夫人散朗神超絕飄然林下風逸思流迴雪草聖百杯傳談空萬緣滅春暖杏花天綺綴羅衣襭故知謝家庭自參太傅哲 王閒仲夫人

苕溪鎖飛瓊盈盈非姓許端麗逞修妍芙蕖暎秋渚洛水賦淩波天然多付與吹花落繡床拾取嬌無語回首巫峽

遙行雲失湘楚 戚表妹

重午悼女

新綠下簾廡猩紅綻櫺萼萱草助人愁空喚忘憂錯綵縷泛蒲觴事事都作惡團扇亦依然餘香鎖空閣惟有淚花飄飛染初篁籜

十月朔日憶亡女

哀鴻語嘹嘹碧蒼淨皎潔黃花寂無言似恨千秋別深鎖一庭幽慘盡悲秋節冥漠泉路長其如歲月瞥杳杳不返魂奠酒空陳設惟有紙錢灰煙飛寒凜冽落日羣鳥鳴西風淒哽咽笑語憶生前美音終斷絕何堪一寸心當此千萬折徨徨靜夜思殘月燈明滅

夜夢亡女瓊章

東風夜初回紗牕寒尚冽徘徊未成眠銅壺催漏徹偶睡夢相逢花顏邀皎雪歡極思茫然離懷竟難說但知相見歡忘卻死生別我問姊安在汝何不同挈指向曲房東靜把書篇閱握手情正長恍焉驚夢咽覺後猶牽衣殘燈半明滅欹枕自吞聲肝腸盡摧折

偶懷

碧玉分琅玕香紅競芳紫日影下重簾徘徊遍桃李更有楊柳絲臨風多旖旎散剪亂瓊瑤飛滿雕欄綺詎知景光逞世事邈難測秋容一搖落倏忽遂凋色亦知若大夢欲醉何繇得歎息懷滄洲遐想徒鬱抑夕露濕涼花疏螢似相識飄然松下煙聊爾與相織

七言古詩十九首

秋夜憶君晦弟

涼風飄兮素月明褰重幃兮步中庭煙霏霏兮微雲生樹蒼蒼兮玉露清目眇眇兮思何極氣蕭瑟兮傷余情奄忽兮代序蕙草兮離披紫燕去兮晝梁寂素景淒兮寒蟬啼望星河之耿耿溯玉漏之遲遲蹇淹留兮夜何其嗟雁影兮長參差

暮春十六夜望月有懷

玉樹驚烏光皎皎疏星數點長河渺憑高一望暮天空天空月上青山小二八蟾光不減前還同三五鬬嬋娟班姬雪練重裁扇李白杯深再泛船月底徘徊欲斷腸花飛又復遶迴廊松風颯颯來庭戶樹色朦朧拂煙霧天外孤雲自往還不傳人恨到關山關山一片湘江綠月照波流千萬曲曲湘波不斷流閑消今古幾人愁白髮征人邊塞淚紅顏思婦怨高樓樓前月落思依依杏花狼藉柳煙霏萋萋芳草天涯碧愁見樓中燕子飛年年花月祇愁人愁裏消殘一半春若教明月長相照願逐流光遶去塵

寄仲韶 茗上

深綠枝頭散香綺惠風吹入雕欄裏瑤臺月落畫屏虛繡戶春光空旖旎陌上遊絲弄野煙苕上行人隔錦川鴛鴦碧沼波初暖芳草簾櫳色正芊芊綿草色最無情偏暎羅

裙翡翠輕斷腸不作迷雲夢蝴蝶自翻春影動遲遲照日不成粧鏡裏青山遠恨長掩盡深閨落盡花春隨飛絮遠天涯風前楊柳搖空碧留得鶯聲待到家昨夜月明清露滴寒香飄玉難尋覓愁來不見度浮雲惟對落花春寂寂

悲花落

濕雲不飛花欲落數枝憔悴臙脂薄怨白愁紅香霧空晝長無奈飄羅幕處處啼殘杜宇聲青梅葉底送春行瀟湘幾陣桃花雨綠樹青山入望平裊裊垂楊拖翠線碧岫霞流飛彩霰餘霞散綺晚風前芳草天涯蝶夢邊公子金鞍嘶落日佳人紅袖泣啼鵑啼鵑落日春茫然紫檀斜柱十三絃乍見雲開秦樹色又看雪舞漢宮煙漢宮枝上更多

情千丈游絲遶樹迎薔薇架上遲新月芍藥闌前度曉鶯曉鶯啼不歇夢破關山月風月暗消殘鏡裏愁華髮粧鏡慵窺雙鬢蓬花開爭似夕陽紅夕陽千里還同照花落空隨逝水東東流逝水日悠悠流盡閨人一片愁錦字不傳紅葉恨燕啣春色入銀鉤春爲多愁不忍看可堪春去眾芳殘風前歷亂吹腸斷落盡蒼苔淚點丹寄語春光莫來去免教長恨倚欄杆

送仲韶北上 丁卯春

澹風曛碧搴幃弄亂鳥呼春花影動桂葉消殘不耐愁露桃澀雨猶含夢霸陵樹色拂行塵落日青山山外人夜夜鵑啼簾畔月絲絲柳吐陌頭春春風歲歲到人間試問春光幾日閑乍見河橋芳草綠漫將樽酒唱陽關陽關一曲愁雲起花落花開逐流水流水茫茫雲渺渺征帆處處隨雲遠妾臨明鏡自堪羞君向長安覓舊遊踏遍長安舊遊路斷魂應問洗粧樓

早發揚子江有感

渺渺煙光浮水國茫茫四望天同色低迷雲樹映帆飛抹翠遙山相枕側白鳥蘆洲自往來迴波千古流難息人心有恨若流波卻恨流波洗不得

秋夜聽雨

閑風斜雨驚秋素暮欄蟲語凝玄露瀰漫江雲合不開雲光落井寒煙度羅綺愁生蘭燼消庭花寂寞夢迢迢離披蕙草秋容老冷落芙蓉向夕凋池上芙蓉怨秋夜紅粧淚洗愁難瀉看盡秋螢滅復飛綠波自遶寒塘下休憐綠水帶寒流莫問芙蓉秋夜愁看取春風楊柳月何處高懷秉燭遊

夢驚感懷

清溪靜夜光如霧月明花底飄香露邀雲弄月夜光平平波接岫低雲樹樹影參差天漢垂蒼茫煙景碧葳蕤恍若乘風隨海鶴縹緲雲波帶月隨欻然驚夢卻知愁此身豈復自能繇夢中不識愁來路挈伴還同舊日遊吁嗟醒後夜蟲喧蕭蕭竹韻悽愁緊不須更聽天邊雁殘漏依稀欲斷魂

庭際有梧桐二樹枝榦扶疏垂陰覆碧忽被狂風所壞依依不忍聊以書懷

憶昔畫欄垂蔭映芳叢繡簾日日蕩春風黃鸝睍睆弄曉色蝴蝶蹁躚遶夕櫳夕櫳朝榥拂雲行片片銀床落葉聲紫簫吹徹鳳凰曲轆轤綆汲珠琲續忽驚搖落嗟衰變月影依依照庭院寂寞閑庭初燕歸青青無復還舒卷松風飄響向簾來疑是參差葉乍開紗牕春思晚朦朧恍若當時翠色籠檻前苔蘚依然碧架上薔薇兩處紅獨憐細草自芊綿啼鳥空餘落日煙惟待南薰解幽慍漫將愁怨寄冰絃

午日

鷓吹上

堤柳垂兮新翠沃映明霞兮妍楚束動波紋兮鴛鴦浴蕩湘簾兮風暗觸豔丹榴兮吐鶯粟籠絳紗兮綵絲續薦冰盤兮蒲切玉泛瑤觴兮湛芳涤歌白紵兮絃奏蜀競龍舟兮歡未足草煙霏兮斜陽促楚江深兮流萬曲

題山水圖

層巒嵯峨倚雲出參霞蔽霧淩青崒古樹蒼蒼石徑斜行人但過無相詰萬壑風生雲不飛春來春去只芳菲山花風裏還如舊茆屋橫橋鎖翠微虛閣崢嶸迥寂空摩崖千尺孤寒松滄洲茫茫但遠岫日日征帆掛碧舸

題扇上漢宮秋色圖

金風動兮錦幕涼翠蓋傾兮消芰裳井梧飄飄下銀床桂樹紛兮浮叢香珠簾捲兮試曉粧鸞鏡開兮塗嬌黃攜女伴兮出長廊搖瓊佩兮鳴鏘鏘畫羅薄兮揚芬芳緩帶垂兮颺綺紬徙倚湖山漫徜徉落霞散彩綴秋棠芙蓉水映曲池塘薜荔風生泣啼螿橋宛轉兮波央央荇參差兮蕩鴛鴦疏枝嫋嫋兮煙蒼蒼花霧濛濛兮飛夜光長河澹兮雲微茫望雙星兮隔河梁渭溝流波何洋洋無情紅葉空悠揚欲題彩筆思更長玉堦團扇冷蘭房練光渺渺雁翱翔白露如珠始凝霜月明歌吹兮發昭陽隨風葳蕤兮度清商寶瑟橫兮徒自張翠屏掩兮夢瀟湘

季春壽姑大人

畫屏開處春風曉千尺游絲風外裊韶光九十正無涯森森玉樹庭前繞錦堂紫氣浮瑤島阿母瓊巵稱不老小玉擎來方朔桃雙成獻上安期棗絲絲楊柳掃青蛾片片飛花綴綺羅水晶簾外雲和奏玳瑁筵前綵袖多縹渺羣仙搖雜佩珊珊雜佩彩雲過河陽桃李長含笑歲歲花前酒色酡花下板輿自在遊深紅殘碧映霞流試聽百囀鶯聲巧浩蕩春風吹不休

四時春歌 同三女作

瑤臺芳氣叢香浥曉煙織幌絲何及杏花開爛玉人天晨光盡帶臙脂濕垂楊搓線掛東風千縷萬縷穿風急漢鎖隋堤萬種情柔條漾處新鶯澀遊絲更裊清晝長落花舞蝶紛盈集海棠獨映畫欄前捲簾忽見泥香入天涯芳草

綠無邊堪羨韶光盈九十但嗟此日正芳菲何事東君欲收拾

夏

半簷鐵馬蘋風起槿葉葵花翻紅紫藥欄細草錦繡斑綠野芊綿秀芳芷珊珊琅玕千青雲娟娟苔茵荅芳藥鳴鳩呼雨景逾寂柔絲疊煙浮湘沚當午沈沈樹影稠微風時入簾鉤裏輕綃籠玉素肌涼晝餘桃簟清如水庭前纍麗碧瓏璁芭蕉翠欲嬌冰綺瑤琴一曲對南薰日晚清商飛不已

秋

雙星斜月銀屏度槎河縹緲珠垂露淒淒竹塢生涼風高

拂桂枝擷蟾兔楓洲水碧立芙蕖嫋嫋亭亭嬌掩嫣楚天空闊雁來遲湘浦煙深迷翠羽澄光入鏡映粧清芳袖新飄荳花雨珊瑚蕉發美人衣小裳婀娜依庭樹采蓮曲斷紈素

冬

玉壺丁丁遲漏刻璇房月冷風淒惻悠悠天氣紛黃埃漠漠寒煙捲霧織洞庭木落關塞寒千門雁叫迷水國忽疑柳絮似春飛隨風吹散雕欄側楚山吳山皆皓然千沙萬渚浮練色葳蕤芳樹盡梨花玉容粉黛淚痕逼薰籠烘鼻博山煙行拾瓊瑤消酒力竹外橫斜香乍來南枝又報春消息

盆梅

上苑春風剪麗華繽紛吹入列仙家不向瑤臺弄清月卻來綺戶馥輕紗紗牕拂拂暎寒芒漢宮擅暈掃蛾黃乍見羅浮新夢覺曲屏深院紫檀床梁園日暖雪消初辭客花間鬬綵書機中粉素飄香細鏡裏勻粧色茜餘玉瘦不知憐紫燕夜寒飛露濕霞裾飛露一宵扶綠萼幽姿綽約驚珠箔羅衣縹緲月痕低翠袖漫憑傾鑿落無限芳菲映畫欄休教狼籍怨春殘凭高且莫吹橫笛留取樽前秉燭看

哭季女瓊章

碧天淒淒雲黯然江楓颯颯墜寒煙寒煙冥漠哀猿嘯獨

對傷心逝水湲憶爾盈盈日遶膝還愁禱結隔重川何期泉路悲相促夜雨燈花聽杜鵑宛轉長凝閣上粧粧臺餘韻婉清揚綵雲縹緲人何在落盡寒花樹樹霜姊妹兄弟長號絕行雁悲鳴哀更裂頻年爛炬幾燒殘杯酒共傾清漏徹問天今日何參商總幃相看淚盈頰巡簷不復笑疏香飛絮何繇題白雪撫恃深閨十七年幽蘭明月可方妍閑時階下尋芳草靜處屏間展素箋素箋春寫梨花句錦帳秋吟暮葉蟬折玉碎珠何太早返魂無術心空擣月明猶自小欄杆舊日音容何處杳空房夜夜紙牕風芭蕉獨伴霜天曉本期灼灼天桃賦何意番成歌薤露恨極江淹亦未聞哀多庾信難堪訴鳥啼寂寂舊簾櫳衰草西風同

日暮暮日寒光竹徑微比來相見夢偏稀瑤琴彷彿臨風
韻修竹蕭森怨落暉春草春花爛熳時青樽空對憶芳姿
秋風秋月愁無語誰把瑤華寄一枝幾度相忘錯喚名幾
回耳畔恍聞聲驚思已是亡人矣淚眼難乾祇自傾蒼蒼
白日空長歎渺渺重泉何時旦霜露淒閨晝簟寒青紅凝
碧篝香斷梅花開兮香霏霏梅花飄兮入絳幃景微茫兮
色迷離風慘淡兮魂披靡腸寸剪兮何所之書哀辭兮難
伸悲

五言律詩四十九首

早春舟行

水遶平堤綠花開野陌鮮風柔初弄柳草嫩乍分煙翠袖

橫江隔青蕪遠樹連蘭舟輕蕩楫棹破落霞天

寒食送君晦西歸

春風吹別棹柳帶拂鵝黃草細粘堤軟花輕照陌香有愁
難寄酒惟淚可沾裳回首江天渺殘霞映夕陽

思仲韶江陰

柳暗行人遠東風引夢長啼鴉催曙色落絮減春光草亂
遲膺棹花深憶敞粧偶將紅豆擲驚起宿鴛鴦

病起

桐深簾影碧啼鳥不關情餘病消殘日閑愁付落英雲依
深樹沒草向靜堦生坐聽西牕竹蕭蕭翠葆聲

秋懷

西風吹木葉蕭索使人悲水冷秋葭靜天空夕鶩遲徘徊
花落夜惆悵月明時滿目淒涼事愁應羅帶知

感懷

忽爾秋風至蕭條楚客驚庭階初葉墮煙樹遠天平翠墅
千迴曲澄江萬里縈碧雲離復合青鳥竟無情

思君庸

沙磧寒煙路漁陽紫塞遙推梨思舊日夢草憶今朝遠樹
凝秋月浮雲落暮潮刀環何日是莫負昔題橋

月夜

水鏡懸天出松濤雜桂風素光篩亂影清露暎芳叢小簟
涼生翠疏簾夕隱紅不知明月下幾處怨香籠

仲夏別君晦

柳暗江干色梅花遶笛吹歸雲催別恨啼鳥動離思山映
夕陽碧愁連芳草遲一行嗟去雁長自影參差

悼嫂

斷雲悲水咽薄日慘煙離繐帳魂何在平林花自悲苔堦
痕絕履鏡匣網生絲每作還家夢相逢恍昔時
庭柏濛清露猶籠舊日欄餘香零落盡舊跡慘悽看隴樹
頻年老泉臺徹夜寒吞聲惟此別揮涕爲君彈

中秋

光浮餘碧映瑤彩落輕霓桂早香含細桐高葉覆低涼生
小牕北影轉曲廊西皎皎清輝逼棲烏屢夜啼

重陽

令節三秋晚茱萸冷絳囊雁歸湘渚闊楓送故園涼酒向杯中綠花從徑外黃天涯正搖落對景倍堪傷

風雨登高苦今朝霽色青繡糕聞賜食香餌久傳馨倍識秋宜眺方知菊有靈涼天斜月早松下且消停

感秋

月向天中小人驚秋暮悲玄霜初落候客夢未歸時縹緲三湘雁蕭條雙鬢絲空餘舊簫管懶對月明吹

秋晚野望

野徑掛疏煙歸鴉遶夕川江光澄返景雲色淡高天蘆荻方蕭瑟蘼蕪自靄然登臨何限意聊詠晚風前

除夕懷遠

雪裏梅花吐樽中柏葉傾漏隨殘臘盡春候曉風迎遠道征衣寄遙天錦字橫何堪問芳草又欲遶堦生

秋日村居 和仲韶作

金風乍蕭瑟共引五齊醪物候驚薪栗流光憶醱桃煙氳橫野闊日色淡天高夜靜湘靈怨秋江淚正滔

地是柴村僻門臨荻野闊遠山堪入黛曲水可浮杯豔集秋裳色香分楚佩來簡書簾不捲卒歲聊優哉

一天煙雨靜三徑菊松分降渚愁湘水游汾起漢雲春秋忽代序風月總爲羣試問池塘草新來夢幾聞

畫閣西風夕涼生竹塢邊素華凝砌冷倒景入牕鮮螢杵懸新月雕弓勁汶天幽居自瀟灑一枕莞花偏

聊賦登臨意抽毫愧大夫送歸悲遠道娛覽眺修途曉日侵幃箔寒花拂井轤江皐昨夜雨秋色滿澄湖

遠案清輝映瀟湘拂繪看但逢風月好莫惜酒樽乾唳鶴橫霄遠吟蟬咽夜寒休悲秋索寞霜露任漫漫

黃葉依風下凭欄思更悠半庭微雨歇數縷薄霞休未許楓林醉還消蕙草愁庾公明月在感古獨登樓

秋氣森無盡留雲不掩關長吟惜往日一曲志高山簟逼爐煙細屏隨畫彩閑攀枝堪自賞人在碧叢間

壬申除夜悼兩女

勁風吹斷鬢寂寞歲窮天落日照新鬼傷心送舊年室連

雙繐幔腸斷一詩篇臘酒澆難醒寒花淚紙錢

癸酉元日

寒綠依天曙青陽信不賒臘從除夜盡春向歲朝華難表千秋恨徒生萬古嗟芳魂長漠漠何處頌椒花

人日

剪綵腸遙結傷心景自流春風纔七日泉路若千秋悽斷雁非字悲看月又鉤登高一臨眺四望總堪愁

元日遇風雨

寂寞燃燈夜庭梅似去年不知傷往日猶自吐新妍愁緒連昏雨憂懷入暮天淚痕同爛炬悽愴落樽前

寒食悼兩亡女

年年芳草綠歲歲春華來腸斷何絲續魂遊不復回雨飛寒食恨煙鎖晚風哀庭萼開還落荒涼舊蘚苔

重午悼女

孤黍當年事傷心萬古留悽悽哭樹月寂寂楚江流腸斷絲難續閨空日盡愁惟餘舊花草榮落自春秋

夢

夢裏分明見牽衣語更長曉風吹斷漏殘月入迴廊鏡罷臺前照衣餘架上香空憐夢中態宛轉不能忘

七夕思兩亡女

乞巧年年事愁懷邇往常鵲橋填舊約瓜菓薦新涼綵縷難穿淚金針只刺腸寄言河漢女休弄巧絲長

鷓吹上　圭

紈扇辭秋早鸞音夢已休芙蓉泣露下蕙草怯螢流碧樹偏籠恨纖雲不礙愁鴛樓望斜漢新月復如鈎

痛別三秋恨難堪對酒杯風迎蛛網結月向桂叢開靈匹凌秋會芳魂隔夜臺今宵仍關巧何不一歸來

未期慘離句去年七夕瓊章有未期先慘離之句思憶去年辭嗟彼經年別今爲永世悲感時徒自歎驚序邈無知惟有嬋娟影流輝入繐幃

瓊章二週

兩載難尋夢三生何日逢斷腸無以續淚眼只相供夜月悲空閣春華怨綺茸風篁凄歲暮幽響泣寒松

淑態宛猶在冶容久已非可憐香魄散卻似斷煙飛細草孤雲沒疏林亂鳥歸不堪回首處悽愴淚沾衣

秋雨獨酌遣懷

細雨晚來下庭梧墜檻楹曲屏橫燭影疏幌隔秋聲濁酒聊自酌窮愁無可傾蕭蕭牕外竹寒吹入幃迎

病中春暮 甲戌

不知春已暮苔徑綴花多落絮縈朱草流波繞碧莎新鶯愁處聽遲日病中磨一榻閑書卷蕭條對薜蘿

一春常卧病細草長庭除好景不須惜春風自有餘笋含新籜嫩月就暮簾疏遣興慵拈管呼兒問草書

卧病 甲戌

半牕疏雨後寂寂晚花晴懶癖消貧況窮愁薄世情爲歸

鷓吹上　圭

喧夕景病卧靜浮生寂聽迴廊下蕭蕭風竹聲

病起步欄前小池 甲戌

池荷圓乍覆抱病一登臨小葉藏黃鳥輕風轉綠陰茫茫愁極目脈脈黯驚心物色催雙鬢空懷山水音

秋日病起 甲戌

病久支離起琴書滿榻塵金風初動柳玉露乍摧蘋池上秋蟲冷天邊客雁新衰顏青鏡在一照一傷神

宋玉愁時候何堪病後身碧雲飛古木明月老江蓴冷葉偏含悴幽花不厭貧悲哉無限意對景只長顰

秋夜風雨情懷作惡賦遣凄涼

風雨秋容黯簷聲響夜幽孤燈隱虛幌殘縷冷香幬濁酒

難勝病貧居豈耐愁茫茫此宇宙何必苦營求
莫歎秋搖落其如滿屋蒿不堪繇徑路常自惜兒曹搔首
問霄漢愁懷付醉騷楞伽百八句業海若爲撈

並蒂蘭

佳瑞浮香靄天風惠好音紫莖開並蒂綠葉結同心猗猗
清芬遠青青幽韻深古來稱獨秀猶羨楚騷吟

喜雨

石燕迎雲至商羊鼓未休繁花鮮欲滴細草嫩堪浮綠樹
隨風夕緗荷帶雨秋農夫慶苗黍霢霂正橫流

五言徘律 一首

暮春舟行夜泊鶯湖望月

曲堤春灩漾杜若正芬芳啼柳鶯猶澀銜芹燕漸忙簾移
搖綠小棹舉送青長溪暗煙將暝山遙樹欲藏笠舟漁罷
釣荇渚鳥窺檣暮景留春色微波怨夕陽碧流浮鏡藻翠
墅靜嵐光晻暎桃花醉參差菜陌香鐘聲帆澹靄寺影月
青蒼四野垂霞幙千家宿霧粧自堪供眺覽不必問瀟湘
苒苒餘蕭索滔滔獨渺茫偶來湖嶼望深喜袖衫涼不盡
江山興空懷詩酒腸何能借風月隨意好悠揚

七言律詩 九十一首

春日

百勞啼徹草煙肥畫穀新裁謝女衣寶鏡春風花欲笑繡
簾明月夢初歸芙蓉彩鳳窺青鎖楊柳宮鴉遶翠微自是
片雲隨意去碧苔空見淡煙飛

暮春十五夜望月

三五嬋娟散彩紋空庭花落正紛紛望中新綠侵光冷檻
外浮青入影分遙憶故園還照屋黯思往事獨看雲夜深
莫向欄前倚此際鵑聲不可聞

懷表妹張倩倩

別後西樓把袂難相思江上月光寒共憐每隔星霜換兩
處頻驚歲月殘芳草湖山應寂寞暮雲樽酒已闌珊故園
春色還如許攜手同君夢裏看

哭先嚴君

悲風蕭瑟暮猿愁一片荒雲暗嶺頭白日蒼蒼魂不返黃

埃漠漠草長秋百年薤露生今恨正月繁霜自古憂腸斷
不堪殘月影夜深空照碧池幽
罔極哀哀圖報難寸心裂盡淚空彈長松月響孤山寂碧
杜風凋弱水寒草澤有蒿悲出入夜臺無路問平安乘流
縱駕肥泉棹遊岱容顏不復觀

春別

簾前殘月五更風江上征帆掛碧桐客路片雲隨遠望鏡
中雙鬢歎飛蓬縈愁芳草千山遠送恨啼鶯萬里同待約
芙蓉秋水綠莫教黃菊冷煙空

五日

綠牕桐蔭午風柔楚客湘江舊恨流艾葉幾家懸虎佩綵

絲今日渡龍舟感時懶學菖蒲泛對景空悲角黍浮惟有
櫺花紅照眼日斜猶自向人愁
初浴蘭湯小院涼百花先採艾根香靈符空帶愁難辟色
縷新添恨更長綠柳吹煙凄夜月錦葵含露泣幽篁可憐
正是懸桃日惆悵天涯獨舉觴

秋思

颯颯西風秋葉黃疏桐明月最凄涼池塘水落驚鵷鷺山
徑煙深隱鳳凰翠岫霞連湘渚闊碧雲樹拂塞天長沈吟
立盡蒼苔月幾葉秋聲幾斷腸
絡緯啼涼入畫屏隔窗時見度飛螢煙波漠漠浮南浦木
葉蕭蕭下洞庭萬戶寒砧同夕露一聲新雁滿沙汀舉頭

欲問衡陽信無奈聲哀不忍聽
蕭索秋光桂影寒凄凄珠露綴叢蘭白蘋江靜芙蓉落薜
荔風生楊柳殘塞草霜摧悲夢蝶隴梅書杳怨飛鸞故人
遙隔蒹葭晚幾度臨風減素紈
芭蕉石畔帶餘曛疏影欄杆翠色分憔悴樽前愁對酒寂
寥簾外倦看雲蛾眉常向西風蹙縷枕渾消畫帳熏渺渺
平江吹杜若蒼煙碧霧日氤氳
庭花含露檻前幽紅葉隨波自在流三徑菊催陶令宅千
峯月繞庾公樓歲華搖落驚遷候秋意蕭條憶舊遊望裏
江楓今正綠何年重擬泛輕舟
水蓼溪邊處處紅清溪不隔暗愁濃海棠有意憐秋色菡
萏無言倚暮空日落猿啼三峽雨砌寒蛩怨五更風鄉關
極目休回首楓落吳江泣斷鴻
鵲鏡容消只自知碧雲黃葉動離思閑愁紫袖衫前色舊
恨青春樹上絲子夜有情新樂府傷秋多病送歸辭江頭
八月西風起寥廓天高鳥度遲
堤上秋煙籠荻花堤前古木集寒鴉半簷幽月情何限一
枕凄風夢亦賒金縷芰裳消素質水晶蘭扇冷輕紗天涯
切莫憑高倚一望關山咽暮笳

暮春夜雨

風雨蕭蕭似素秋挑燈無賴夜屏幽紅飛自妬桃花薄綠
嫩新添柳葉柔細草睡驚蝴蝶夢畫簾聲斷子規愁春光

九十餘多少寂寞依然付水流

憶君庸弟

瑟瑟秋風驚雁行空江寂寂水茫茫遙思羌笛吹殘月此
際寒光正落霜夢寄西牕銀燭短書傳北塞玉關長望雲
遠恨難將與漂泊何堪慰斷腸

代仲韶祝雙壽

絳桃齊熟祝長年蘭萼芬芳遶砌前簾捲水晶看舞袖杯
傾玉醴奏繁絃春濃瑤島花爭笑日暖芝田草競芊眉壽
欲知稱幾許碧天滄海雨綿綿

春遊有感寄贈周姊 族父參議公女

麥隴新翻小綠柔隔溪啼鳥弄芳洲青山晚色花浮影暮

水微風月入流共羨仙舟遙憶李最憐顧曲久聞周吳宮歌舞重回首樽酒何年續勝遊 姊有妹適李

秋夜不寐有感

入秋未幾砌蟲喧腸斷何須聽峽猿弄幌餘燈催遠恨穿牕斜月引愁魂生涯漠漠渾難問心事悠悠漫自論玉露不知庭桂冷霏微盡夜落雲痕

秋日望仲韶京報不至

西風初冷碧香裾白首高堂暮倚閭豈是上林無一雁故教尺素杳雙魚此時王粲登樓思何日秦嘉寄隴書吹盡白蘋波自綠松濤桐露暮簾虛

中秋望月有感

疏星耿耿碧天遙銀漢浮槎在九霄漏鼓漫傳更寂寂村歌時度夜寥寥素娥桂兎應知悔遠客蓴鱸卻已饒森樹不堪頻顧影無邊秋色正今宵

夜靜徘徊遶曲廊參差桐影照更長千林縹緲飛寒露萬里蒼茫落練光蕙草消煙凄遠峽明沙縈碧向殘楊薄羅且耐寒侵袂欲共嬋娟訴斷腸

夜深步月時聞季若處歌聲

空階步月夜何其歌管聲聞花外吹露下亂蛩喧砌早雲中新雁寄書遲何堪涼夜徒憐我試問清光爲照誰自古秋悲萬里客芙蓉嬌怨對澄漪

秋懷

紛階秋色正無端若爲登臨暮倚欄病骨未消應似沈愁絲漸看欲垂潘斷霞錦織歸雲晚落葉紅餘御水寒渺渺所思庭桂發依依簾月又將殘

元宵

何處笙歌正落梅飛花入戶繡屏開華燈照酒飄香轉明月窺簾撥霧來欲向玉壺添漏水莫教銀箭促啣杯紫姑迎處楊枝裊摩碣陁花散寶臺

甲煎沈水麝檀煙火樹叢中彩袖連瑤月千樓明鏡滿疏星數點夜光寒天家玉漏催銀漢繡閣佳人醉綺鈿露濕香塵羅襪冷不驚曙色曉雲天

暮春別君晦即和所貽之韻

細雨煙絲伊笛涼青梅如豆日初長新鶯嫩柳嬌春色畫舫征帆送夕陽莫歎池塘頻入夢爲憐芳草獨啣觴悠悠雲遶千山碧卻恨天邊參與商

暮春別去仲夏將來復和前韻

午牕敲翠竹花涼簾影沈沈清晝長蓂莢無端驚換葉麥秋忽已到斜陽青春啼鳩催沾袖紅樹飄英故入觴時序匆匆易遷代南風寫恨寄宮商

秋日

輕陰漠漠鎖清秋簾幕低垂小院幽紫荇無風隨浪泊白蘋盡日帶煙浮庭皐漫自悲搖落關塞從教作倦遊黃鳥不知春去久枝頭猶似喚人愁

自在輕紅逐水流無端閒事惱心頭西風咽盡瓊簫怨明月空懸錦瑟愁修竹尚存湘淚點疏楊猶作楚腰柔迴腸斷已難堪續何必哀猿啼不休

早春

宿雨初消梅信遲草含煙碧柳含絲夢中春色驚蝴蝶鏡裏年光惜子規芳樹風前容縹緲歸鴻天際影參差曉聰莫問春風意殘綠深紅任意吹

偶見雙美同兩女作

並采明珠遊漢浦相攜覽鏡笑雙雙容將流雪迴紅袖韻擬吹簫對綠牕曉帳含情羞漢殿夕香細語夢吳江絲來獨立稱傾國今日千城亦受降

七夕

寥廓微雲送夕陽相傳此夜會牛郎蟾光初照河中景鵲駕新催水上粧既到歡娛猶恨否乍教離別亦情忙人間豈少經年隔莫怨星槎是渺茫

今宵瓜菓薦新涼明日難堪舊七襄鵲散橋空千古恨兎寒藥悔九秋長漫憐人事何常定豈獨天邊遂莫當又值班姬悲扇候雁飛砧石更徬徨

和仲韶燕中寄韻

古來秋色倍堪嗟況復天涯歸正賒明月幾回驚歲晚林花時落怨年華巫猿泣嘯三湘斷塞雁書傳萬里斜莫把愁心流水急浮生到處且爲家

早秋曉起

清露桐陰綴碧莎朝霞遶帶柳煙酡早秋天氣愁爲況暮景人情感易多歲月頻驚忙裏過心懷漫向暗中磨蕭蕭不盡西風起吹落庭卉奈若何

霖雨

岑寂汀洲鎖莫房霏微盡日雨橫塘愁心不逐寒煙散浮世空勞客夢長桂樹山中閑縹緲菊花籬畔自悠揚庭皐此際西風冷秋色紛紛正渺茫

雨夜書感

蕭索枝頭樹色殘亂飄梧葉入雕欄濕雲不度天邊字冷雨空銷指上彈漠漠窮愁難自解漫漫永夜只長歎數聲滴瀝秋牕外獨背銀釭掩映看

懷張倩倩表妹

叢桂風吹薜荔茵秋深蘭佩不堪紉荒涼舊事隨溝葉在再寒光鎖澗蘋芳草年年徒自老愁心歲歲總如新蒹葭一望蒼波遠鴛錦何緣贈故人

季冬二十四夜窮愁煎逼不勝凄感漫然賦此

細雨霏微起暮煙斷腸衰草正連天窮陰漠漠催殘景曠野蕭蕭送去年愁思畏逢新節換驚魂難倩舊時憐迴看岸柳衝寒意莫怨梅花落砌前

紅燭流殘臘夜遙醉來聊學讀離騷空林影疊蒼雲積疏幌寒迎白雪飄笑傲不禁煙月老窮愁難逐歲華消蕭條

自卧袁安室寥落心期向九霄

閒居

清燈半偈夜牕中靜閉疏香映月櫳起滅幻緣隨幻化去來非相卽非空山頭桂落千峯翠海際蓮浮一葉紅若問無明何處破滄波日日自流東

閑花靜落水流中玉磬聲清響翠櫳四大本來非我相三生休去說眞空高天澹澹凝寒碧返照悠悠暎夕紅人我若能明夢境萬緣隨意任西東

夏日涼風

何處涼颸衣袂侵未經搖落早驚心清浮白雪班姬扇響動青山謝朓吟竹爲風徐鶯亂語花隨晝永蝶雙尋閑來舊事休重省若到秋風恐不禁

立秋夜感懷

涼夜悠悠露氣清暗蟲悽切草間鳴高林一葉人初去短夢三更感乍生自恨迴波千曲遠空餘殘月半牕明文園多病悲秋客搖落西風萬古情

秋日病餘

小池流水碧潾潾池上芙蓉映水垠蝴蝶故憐秋草色茶蘼猶作暮煙春長天雁度重山闊壁月庭空墜葉頻一自當年悲宋後至今搖落倍傷人

秋風嬝嬝露凄凄一抹微雲遠黛低事去不堪重憶省愁來無奈可防隄洞庭渺渺波光冷木葉搖搖花徑迷莫聽吟蟬疏柳外斜陽常在畫欄西

葉底秋光葉上霜碧雲千疊靄微茫清砧明月催寒近斜漢橫波傍曉涼病卧怯聞驚鳥語愁懷常抱惜秋香何堪一望多蕭瑟花竹蕭蕭遠薜墻

哭長女昭齊

楚辭云悲莫悲兮生別離況於死別更可知矣死別異慘矧又相繼耶余遭三女之變哀莫能伸豈意七十日間又如此禍何昊天不仁至斯荼毒也昔年嶺表尙且牽衣今日岱魂能無銷骨階前細草空自芳菲檻外名花徒然旖旎游絲白日淚與俱飛唳雁清宵腸隨共斷閑雲無意難覓遺踪明月多情還窺空

閣前三女亡時因其婚期在邇日夕倥偬又生平未曾經此意中實無虞慮直待亡後驚悼悲駭不知所出悔云晚矣故長女卧病兩月之內余爲百計營求日禱竺乾慈悲莫救遍尋鴻術參朮無靈終於永別嗚呼痛哉余亦知情緣有限恩愛必離奈俗念未銷塡膺難遏聊草數言以志痛云爾

號風凜冽振霜條爲爾泉遊鶴駕遙落日荒荒悽碧漢斷雲漠漠恨蒼霄連摧玉樹辭秋早竝擊明珠墜海遙回首從前都是夢劬勞恩念等閑消

二十三年是妄眞行踪邈邈隔仙塵昨宵猶作閨中友今日難尋地下人每感生離多慘切豈能死別少酸辛黃粱

一枕何時覺覺悟生前定有因
此別相逢無再期龍鍾雙袖淚痕滋三聲猿哭江山裂午
夜鵑啼天地悲畫閣惟餘書滿架藥欄空見露分葵堪憐
春到芳菲節手種名花知爲誰
東風吹不到泉臺姊妹長眠甚日開微雨池塘春索寞暮
雲煙樹影徘徊半生祇與愁爲伴七載嘗從悶裏催赴唁
歸寧傷竟殀可堪哀處更添哀
夢裏難追往日歡疏桐淒影曉風酸鏡中人去粧臺悄爐
內香消錦帳寒雨細簾前春寂寂月明院落夜漫漫梨花
開後還知否留得詩篇不忍看
夜深寒月照幽魂風景蕭然靜掩門剪燭豈能同再話簡

書何得更重論曲房小檻音容絕彤管芸箋手澤存無限
荒涼悲滿目蒼蒼愁結草煙昏
身前事業總休休死後流光徹夜幽欲買青山難遂志故
教綠髮漫成愁鳥啼枝上新花發日照天中淑景浮獨有
痛腸同逝水潺湲嗚咽兩悠悠
笑語閑評繡閣中于今相憶信誰通難尋靈草招魂返獨
剩菱花閉影空吹恨淸風偏颯沓照愁明月最朦朧可憐
紫燕啣泥候不復簾前賦落紅
欄外霏微滿院香繽紛麗景競含芳千花盡逐年華轉雙
玉偏埋春夜長地下應無新歲月人間空自老星霜燕吟
絮句俱何在哭向靈几奠酒漿
藏衣篋內付誰披賣取錢爲供佛資汝去瀟然多慷慨我
今痛極更迷癡亦知幻化原非相未悟眞空只有悲但願
三生靈不昧相逢一笑葛川時

夜坐憶亡女

臺榭嫣紅半吐嬌葳蕤景色遍春苕梅花落粉愁新積楊
柳垂絲夢舊遙酒後殘燈人寂寂夜深寒雨竹蕭蕭淸明
芳草依然綠魂斷東風何處招

亡女瓊章週年

觸景傷心萬事悲悠悠生死隔年期眼枯淚盡流淸血腸
斷情還倍亂絲淚影雲歸何處問無蹤夢去總難追搖搖
虛幌靈安在侍女添香知不知

魂銷佩冷一秋長蕭瑟堤邊盡白楊竹裏風光如舊日林
間寒色帶新霜絲來百歲終相別其奈期年增慘傷憑仗
如來施慧劍情根斬斷赴慈航
蕙蕥蘭凋長蔓蘿空驚歲月恨相磨芭蕉灑泣憐香玉楊
柳搖愁拂綺羅一枕仙遊無日返九霄雲駕幾時過蓬萊
弱水呼天遠極目煙波奈若何
玉質花顏總惘然幾迴音韻況當年凄心莫問刀常剪遙
夜何堪骨自煎雁唳一聲寒月落楓飄萬壑暮雲連江淹
難寫千秋恨惟叩華香向佛前

癸酉除夕感懷

庭樹吟風歲暮天蒼茫落日起寒煙紙總無分消貧福石

硯常閑爲俗纏柏葉杯中傷往日梅花影裏憶當年眼前流景頻遷謝愁鬢蕭蕭自黯然

疏蘂凝香殘臘天荒扉爆竹散青煙邨童共樂新正好總帳長將舊恨纏雪意欲消雲拂霽花光驚送柳催年而今往事徒悲感惟對春風獨愴然

甲戌元日同前韻

淑氣催開曙色天江干夜雨溼朝煙春絲漸借輕風展蘂蘚還縈弱蔓纏三載芳魂空怨月雙埋玉骨不知年綺牕誰試椒花管華勝屠蘇更杳然

寒雨連雲歸雁天翠綿將上柳條煙流光瞬息古誰在浮世虛名人自纏昨夜燈前成隔歲今朝鏡裏又新年漫憐花事芳菲節吹遍春風是惘然

人日

縷金綵剪勝華天宮額猶傳五出煙素粉飄殘芸砌憮紅香吹破薛絲纏逢春把酒憐人日對景題詩又一年閑看落花空歎息不禁淚眼自紛然

立春

秦地遙傳太史天雲翹歌舞動輕煙春光已逐青幡轉綵燕新看翠羽纏弓月上弦初拜野仙莫八葉始驚年鬢容每向風前改愁緒年年只宛然

對雪憶亡女

瓊華寂寂鎖瑤天玉灑飛塵舞亂煙風動梨花旋細遶枝縈蝶粉綴盈纏悽懷寥落難尋句幽意蕭條莫問年一任簾前飄柳絮因風銀管已茫然

元夕

縹緲星河不夜天千門燈火接雲煙遙憐幾處笙歌擁自歎今宵貧病纏桂葉含愁還夜夜楊枝掛影似年年可堪人事多惆悵美景良辰獨儼然

早春

獻歲悠悠白日天冰銷綠水漸籠煙嘗嗟人世無歡境獨對窮愁有悶纏病裏流光消九十夢中春色過衰年落梅庭院吹江笛花落花開倍慘然

茫茫景色奈何天萬古消沈一縷煙玉樹至今青蕊稿金芝徒有白藤纏烏啼花外猶憐日雲掃峯前不記年焉得一丘叢桂裏泠泠流水自悠然

仲春次女蕙綢歸寧悲憶亡女昭齊瓊章

葳蕤芳草杏花天春半啼鵑怨夕煙忽見歸寧歡意愜遙悲泉下痛心纏芸牕有淚供殘簡繡閣無人對昔年莫向樽前重剪燭相看腸斷各悽然

清明

禁火家家寒食天梨花吹雪柳吹煙支離已是春相負蕭瑟無勞病更纏新月有情還照夜落英誰解惜流年幽蘭怨絕芳叢裏回首東風竟渺然

重午日適鹿城人至感懷賦此

梅雨端陽舊楚天青青竹塢起新煙當時正恨絲難續今日何須綵更纏總有蒲香徒泛酒還憐菰黍枉頻年榴花不似梅花使空遞音塵付悵然

綠陰寂寂午雲天靜對疏簾撥篆煙愁思那禁春去遠游絲猶向樹爭纏桐花檻外垂斜景鶯語枝頭怨往年眉黛獨餘萱草色臨風惟有淚潸然

重陽夜步月漫成

木落重陽寥廓天徘徊斜月澹飛煙嘹嘹雁度數聲斷漠漠山橫幾處連白露庭空秋寂寞黃花影瘦夜嬋娟更闌愁聽寒螿語爛炬遙遙永似年

秋夜有感

玉露凝珠濕翠微愁隨寒吹入羅幃白鷗不盡忘機下紫雁應知帶淚飛漏促半牕殘影在夢迴一枕斷魂非何堪蕭瑟江楓冷碎把燕脂剪夕霏

靜夜

夜靜頻驚竹葉聲遙看秋色在江城閑宵清漏同思永明月疏星與夢平團扇鵲辭羅袖裊卷書螢入羽釵橫憂愁兩字休重寫滿紙何能得盡情

貧居贈仲韶

鶴鳴雨垤亂煙飛苔徑蒼茫落翠微病久所須憐藥乏鋏彈空自歎魚稀秦庭不爲貂裘敝燕市何關駿骨非獻賦金門曾已遇對君依舊泣牛衣

寒夜感懷

黃葉吹殘遶竹扉籬邊景色冷依依柔腸每欲臨風斷蓬鬢誰憐向日飛半夜燈花空自落一生心事總成違樽前徒有添惆悵俯首難禁淚滿衣

月夜病中

無語紗牕對月明蕭蕭風竹似秋聲心慵不耐憂旋擾病怯難禁夢復驚舊事已隨流水去新愁時逐亂雲生徘徊每自挑燈立長歎能消幾許情

感懷和仲韶韻

薰濃煙草鳥聲多撩亂春光竟若何貧徹那堪侵病鬼詩成每歎作文魔乍晴小院紅枝亞半雨垂楊綠影娑落日亭亭愁不語暮山遙蹙映青螺

呈泐大師

碌碌浮沈無息機生涯回首總云非劬勞未報腸空斷兒女相牽淚暗揮幻境亦知難解脫虛花不定更依違迷途仰望垂哀憫願指慈航鑒所祈

夏夜不寐憶亡兒

遙夜漫漫集百端挑燈起坐獨長歎閒庭寂盡蛙喧草修竹深遮雨入欄灰盡寸心傷不返泣殘雙眼淚空彈九天邈也渾難問摧折叢蘭玉樹寒

七夕病中作 乙亥以下三首俱絕筆也

疏雨庭皐翠影流迴廊寂寂鳥聲幽江干水泛隨堤遶隴

首雲飛落日浮病肺只堪高枕卧悲秋那假斷猿愁天邊靈匹年年會試問何時卻是休

病中早秋

景光蕭瑟又逢秋澹蕩叢花浥露浮夢裏幻身消未盡愁中多病幾時休白雲隨意天邊遠桂樹空懷山徑幽落日蟬聲偏聒耳一簾松影暫忘憂

貧病

貧病繇來不可當可憐貧病兩相傷蕭條病怯西風冷搖落貧消秋日長病卧家寒捱歲月貧無客至少匆忙病魔欲倩詩魂謝貧鬼何年卻遠方

五言絕句 九十三首

秋閨

滿庭秋色晚明月爲誰來翡翠閑雙帶低鬟鞭燕釵秋去雁聲殘愁對黃花冷腸斷倩誰憐霜月飛寒影

月夜偶成 迴文

風清冷露白月皎映空庭桐井凄殘夜斷鴻哀遠汀

舟行晚歸

江靜罷漁鈎煙深夕鳥愁樹高連暝色野艇渡寒流

對月憶表妹張倩倩

別夢隨流水愁心忽自飛斷腸千里月垂柳若依依尺素沈青鳥吳山夜月空蒹葭江上杳何日舊遊同

舟行卽事

天低平樹晚野色共蒼蒼遠火漁舟泊寒煙促棹忙暮雁汀洲落空江月小浮波光蕩寒影驚浪起沙鷗

對鏡

徘徊羞對爾瘦盡獨君憐憔悴還相共愁看明月前

題屏上美人

荇渚晴波渺春條憶遠人東風吹競綠萬縷爲誰春紫燕啣春色羅裙草拂煙依依昨夜夢佇立杏花邊無語芭蕉下輕羅不耐秋低鬟倚玉腕團扇若知愁月色侵桐影燈寒玉漏移侍兒猶睡穩聊自理殘棋挈伴花陰晚吹簫弄夕涼穠香飄桂粟白露濕衣裳梅吐庭前玉輕搖碧袖低一枝春在手翹首隴雲迷

有感

梅雨正連綿悲雲濕遠天桐花開復落別語竟茫然幾曲亂山橫玉京難數程何須勞目斷有夢在華清

偶題

微雲河漢清小扇畫羅輕綠樹蟬初歇風簷鐵弄聲秦箏鶯語清明月晚風輕紫袖嬌春色新歌按曲聲芙蓉秋水清拂袖翠煙輕曲沼橫欄小梧桐一葉聲楊柳嫋風清飛飛燕語輕愁含雙黛蹙花落雨無聲

六妹照鏡口贈

星眸夢乍舒宛轉看不足一笑繞春風含情低黛綠

月夜舟行

漁火江村晚秋聲處處驚澄江棹明月寒影落青萍
微雲淡天際平野映帆低樹遠蒼茫碧煙光去路迷
遙天飛寶鏡共看素娥秋寂寂空江色長隨雲影流

秋夜步月 連環

疏楊凋秋霜月影皎迴廊空翠遙橫漢蟪蛄凄夜涼
夜涼風蕭蕭鶯聲咽紫簫何處飛瓊下遙看彩霧飄
霧飄叢桂冷雲幕護嬋娟秋色銀床滿凭欄霏暮煙
暮煙迷遠樹新雁一聲過潮向寒江落清光帶綠波
綠波愁渺渺鏡展蟾光小雲碧露清流風動驚棲鳥
棲鳥鳴疏葉簾光畫閣幽秋螢飛寂寂銀簟夜悠悠
悠悠松下露葱翠濕芳蕤數朵蘭花蘂清香滿綺楣

綺楣一葉墜羅幌風冷冷莫作關山夢天涯盡綠萍
綠萍生河梁蕭蕭雁南翔雲間錦字斷殘月掛疏楊

秋閨 迴文

秋暮愁行客日斜飛柳煙流雲歸遠岫薄霧淡高天
花庭啼鳥亂曼恨鎖山眉霞落映寒渚蝶飛驚墮枝
鉤簾映皎月永夜簡琅篇幽徑竹花露石寒縈碧錢
疏雨滴高樹細風飄暮煙初聞獨雁過木落自年年

寒夜

井梧斜月掛殘漏不禁寒獨倚聽雞曉星飛桂露溥

除夕

臘剩梅邊雪春含草上煙椒花欲擬頌拂管候新年

元日

柏葉杯中泛門宜金字新輕黃將上柳欲惱翠樓人

梧桐怨 前有古風一首未盡所懷復賦此三絕

一庭清露濕數載綠陰空遲日猶憐影啼鴉怨曉風
月高春影薄遷候不知秋總有臨風句難憑葉上浮
歲月相依久依依故不禁斷煙金井冷聲咽鳳凰琴

楊花

散漫天涯去風前亂若斜傷心無限恨欲寄此飛花

螢

迎風高復下映葉滅還明隔幌時流影臨書更有情

感懷

明月照古道西風吹露草悠悠千里心夢落塞雞早
悲哉秋去矣何處著愁多獨有清宵月流光映綺羅
簷前滴瀝雨牕前明滅燈幽懷獨耿耿良夜竟何憑
黃花愁不語寒雁自嘹嘹堪笑疏楊柳還垂舊日腰
簾外井梧飄簾內迴腸搗一葉一聲愁葉盡愁難掃
爛熳隔江花無檝何絲拗蛛網不憐絲猶弄風前巧
露濃不作雨細草自留春昨夜庭花落猶憐夢裏身
何處搗衣聲吹入羅幃裏一片杵砧愁憑風吹不起
夜夜蛩催織機中不成疋縷縷博山煙何能合為一
堤邊楊柳疏堤下霜華冷無奈猛西風閒愁吹不省
池上芙蓉落秋容鏡裏凋回看餘草碧腸斷不禁饒

惆別非我事愁魂徒自消欲將無限意寄與往來潮
有淚常彈卻非關爲濕衣漫看春草綠隨處自芳菲
亂影篩風竹秋濤隔暮幃休言應有恨何與落花時
江曲飛雲遶寒花隔渚香風吹桃李候應憶遠山長

春半憶弟

鷓鴣啼日暮春草半含芳池水悠然綠年華只暗傷

偶成

春鳥啼不絕春風吹不休無端簾外影又過粉墻頭

有感

西風吹木葉井上冷梧桐月皎長天碧哀鴻唳遠空
少婦紅樓怨征人紫塞愁雲中音信杳明月自含秋

幽意何蕭瑟金風悲思多不堪搖落候江水獨澄波

愁

妝前常對鏡清夜與君同賴得深相契消磨歲月中
秋鶯枝上語宛轉更清新無奈西風冷綃牕愁絕人

夏日即事

細雨撫庭綠桐花落檻前垂簾聽鳥語沈水博山煙

夏夜

密葉藏鶯小新荷覆水圓微雲閒縹緲愁思不相傳
皎月逗桐影輕風拂簟涼深閨花落晚羅袖惹餘香
河梁一日別常憶九秋心暮霞飛已盡留恨泣花深
獨坐幽牕悄殘燈照夜闌流螢如有意隔幌影珊珊
雨向堦前滴愁從靜夜多聊傾殘茗飲無可奈愁何
最是冬缸永今宵勝似冬江淹雖有恨畢竟淺千儂

秋日

蕭瑟庭前樹蛩聲永夜哀愁心已無限何必又秋來
炎氣倏已去涼風初入欄休嗟團扇冷遙夜正漫漫
曉起秋無賴蕭森竹塢幽薇花猶吐豔渾是不知愁
滿徑秋花發碧雲天際遙芙蓉池上老梧葉露中飄
漫天將作雨一縷薄涼生浮碧渾堪摘閒花風嫋輕
折取秋棠花復把叢蘭摘香豔共余愁三絕應無敵
一夜簾外風小池蘋水滿欲去採蘋花蘋葉風吹斷
望斷月華明久立空延佇欲訴臨風愁沈吟竟無語

昭齊二週殘寒逼歲冷日無光腸消心碎咽不成泣
忽又張倩走使通候益助悲酸聊書短韻以志痛懷
凄風振枯條淚落隨風濩欲擬招魂辭腸裂難成句
彼蒼但悠悠悲來難以暫處世樂境無徒爲歲月促
拂卻几上塵小弟焚香待靈衣自飄飄靈魂在不在
今古多茫然日月空相代憶爾長逝時倏焉已二載
猿嘯杜鵑哀斷腸千古歎似余腸已無何處堪爲斷
痛爾正傷心愁雲結黯靄又值青鳥來傷心更增倍
庭梅已吐白姊妹來看否想爾不傷離徑年信無有
新植堦前樹新開堦下路風月可坐談如何不迴顧
衰草漫離離荒煙凄斷魄泣向西風前難消心上惡

空把一泥丸何以塡滄海愛極與情深總是生前罪

六言絕五首

薄暮舟行惠山

落日半江煙醉飛霞兩岸山橫征帆過盡水闊塔影遙掛雲平

秋竹

素玉幽輝澹白淚痕猶憶湘君曲斷鳳樓脈脈一庭秋碧紛紛

秋晚

晚翠凉生小徑殘陽紅繞疏枝煙月半庭清露井梧一葉飄時

紫薇

綺閣風標獨占仙卉香吐參差巧剪薰風豔色更看秋日繁枝

暮雨似添華彩炎氛不洗臙脂九十芳菲未已還同桂影爭蕤

七言絕句二百二十六首

春思

陌頭楊柳綠參差低拂行人映酒巵日暮鷓鴣啼更切那堪芳草盡成絲

送送行人賦別離朝來樓上望青驪海裳開到清明候搖首踟躕幾自持

小院輕寒入翠幃薄羅猶怯晚風吹重簾好護梨花月莫使香魂怨落蕤

桃李東風競豔姿青山極目淚燕支斜陽只送黃昏近愁向閒庭掩罘罳

花落花開總是悲漸看紅日到茶蘼愁情不爲閒風月落得新來減素肌

榆莢飄殘蹙桂眉紅英落處鏡愁窺絮飛莫怨春歸早爛漫鶯花知屬誰

數盡歸鴉暮景遲曲欄凭暖尚慵移碧天片片飛雲起裁作蘇家錦上詩

舊恨新愁付若知綠楊枝上問黃鸝不關心事渾惆悵一段傷情對碧漪

月到紗窗照影垂無端忽忽悶相隨憐儂惟有庭前樹夜夜枝頭喚子規

新綠連波漲曲池藥欄花露碧煙滋沿階俱種忘憂草畢竟忘憂是幾時

感舊

平橋綠野麥花新草色含煙遶路陳人事黯然隨逝水淚彈餘恨滴江蘋

茫茫古道共斜暉啼亂鶯聲柳葉肥空有新辭悲舊事晚雲收拾滿船歸

君晦新婚

晴花風滿簇香塵玉樹流鶯畫閣春彩鳳不須憐並跨芙蓉城裏舊時人

桃李春濃蝶粉黃雙蛾可似舊時粧頻年不解東風夢羅綺新含荳蔻香

朝來並蒂一枝紅吹遍東風黛麝濃莫笑休文腰更細繡牕春色正無窮

憶仲韶金陵

秋聲一片度千門雲渚依稀欲斷魂吹盡西風桃葉渡小牕新月又黃昏

平碧森陰滿院涼乍風乍雨似瀟湘相思欲寄秋江水採得菱花照斷腸

離歌一闋去難留桂影秦淮幾樹愁惆悵彩鸞飛不到半江漁笛晚登樓

繡帳香殘懶更薰無情秋色亂紛紛風煙隔斷人千里一夜砧聲幾處聞

題美人圖

薄薄羅衫宮樣新梨花裙映碧苔茵顰眉盡日思何事宛轉秋波不溜人

鴛鴦沙暖綠搖波團扇徘徊自綺羅一樹薇花人寂寞盡將幽恨付煙蘿

含嬌不語倩誰憐白雪無心綠綺絃侍兒那解愁如許日傍桐陰炷碧煙

看雪

兔園臺上散瓊葩幾陣迴風轉復斜拂草乍疑春蝶舞夜寒深處伴梅花

班姬裁就扇頭輕踏遍隋堤柳絮縈一曲琴心千里月隨風飄作玉關情

贈文然姪新婚

鵲使銀河乍駕橋巫山十二彩雲邀漢宮一樹桃花雨青雀啣春下碧宵

淚染紅香濕絳綃琱輿簇遶珮聲遙最憐今夜笙歌處愁黛含嬌整翠翹

扇隱亭亭玉步搖兩行銀燭醉紅綃合歡枝上花開後一

夜東風到柳條

拂鏡春山學淡描羞郎猶自怯郎嬌從今莫歎摽梅晚吹徹秦樓紫玉簫

春日

紅雨飄殘樹樹春江山無限別離新子規有淚空啼月不向天涯喚遠人

春到庭花第幾枝紅題流水怨芳時隋家堤上休回首月掛垂楊萬縷絲

餘花落處碧苔春消盡東風夢裏身閒折海棠偷照水謾簪雲髻可宜人

雨過飛花撲短墻淚彈蕉葉剪柔腸玉盆素手邀明月隔

浦風來荷芰香
鶯聲啼歇繡簾開明月隨雲入楚臺鏡裏新蛾春草碧片霞歸去蝶飛來
曉色煙消露未乾桐花滿院落雕欄綠牕自試蘭亭草風到龍香樹影寒
小庭花影弄春閒分得巫雲拂露鬟昨夜碧桃初著雨侍兒先貯畫屏間
疏簾瀟灑映青門翠色雲濛竹徑昏十二畫樓初月滿鳳簫聲裏怨離魂
綽約羅衣薄霧生乍晴猶覺曉寒輕杜鵑莫向枝頭喚留取梨花待月明

柳色青青罨畫樓燕交飛處曉紅稠東風不展丁香結消得春光幾許愁
長憶春江泛畫舸片帆雲影渡煙波青山日暮靡蕪遠綠樹惟餘夕照多

月夜

楓林紅葉正秋宵半榻幽魂伴寂寥滿地苔陰簾不捲月明何處鳳凰橋
秦宮雲斷楚山迷鵲鏡光寒浸碧漪莫怪月圓偏惹恨月中人正斷腸時
團團紈扇散清輝蟾兎瑤光入翠幃幾遍添香消寂寞疏牕螢火夜深飛
芙蓉煙冷伴棲鴉香霧飄紅兩岸斜吹徹玉簫花底月漫憑飛去遶天涯
當年竊藥路茫茫銀簟秋生蕙草涼玉鬢雲鬟應悔否桂枝消翠落寒香
青山一點望中看八月蘋風客棹寒夜半瀟湘新雁落孤帆潮水自漫漫

仲韶往苕上別時風雨淒人天將暝矣舟歸寄絕句五首依韻次答當臨歧之淚耳

離亭樹色映長征渺渺煙波送去程腸斷只憑千里夢亂山遮隔更無情
愁添風雨亂紛紛南浦空瞻日暮雲蝴蝶肯憐春思黯應尋芳草去隨君
河橋楊柳漫依然萬縷垂絲兩岸牽待拂素箋憑燕足斷風吹不到君前
蓮壺催漏自消魂畫枕銀屏夜色昏蕭索半春愁裏過一天風雨盡啼痕

春日感別

風吹柳葉遠山顰紫燕飛殘樹底春莫問海棠零落盡眼前誰是看花人
事事堪悲不待秋鶯聲未喚淚先流東風若解人腸斷願轉光風作石尤

仲春寄表妹張倩倩

滿月愁看落口煙歸雲空自託魚箋深情別後知多少試向花前聽杜鵑

湖外青山別路長閒題舊事盡堪傷故園明月樓前柳回首春風各斷腸

宮怨

雨露年年何日霑昭陽歌吹妾愁添近來縷帶渾消盡不爲宮中舞態纖

金枕消殘舊日香蛾眉月夜恨偏長經年不作羊車夢惟對東風憶上陽

七夕

蕙草含煙桂影浮穿鍼樓上綺羅秋桐陰寂寂飛螢度銀漢遙憐會女牛

雲母屏風映水晶琅玕碧樹晚涼生相逢莫話經年事只恐重傷離別情

微雲斜月澹河梁白露無聲濕芰裳鵲駕乍歸雞又早玉壺偏惜一宵長

早春

陌上垂楊已半芽小庭草色乍舒煙斷腸祇自憐明鏡簾外東風又一年

偶成

香冷燭殘花自落畫廊寂寂閒垂幕滿堦寒影碧苔橫一聲塞雁寒漠漠

無題

風前楊柳漫誇春未必纖腰似楚人斜日畫欄雙燕子又將春意入眉新

甲子仲韶秋試金陵

桃葉秦淮幾度秋離魂長自繫孤舟而今莫再辜秋色休使還教妾面羞

感秋

西風日暮故園愁夢裏空登主槃樓去鶴山頭松寂寂亂雲飛盡野煙浮

露冷蘋洲秋葉紅雁橫北斗落江楓月明池上疏楊柳寂寞芙蓉泣夜蟲

橫笛江干起亂鴉萍流斷梗怨天涯古槐搖落寒煙裏漁艇滄波棹晚霞

三峽哀猿啼夕暉千門一片擣寒衣霜天不盡胡笳奏無數征人望雁飛

紛紛秋色落西溪砌草遙憐塞草凄舴艋難將愁載去蘼蕪不斷烏頻啼

衡陽極目雁書稀明月空圓繞翠微一夜風吹楊柳樹渡頭落葉帶霜飛

漠漠輕寒鎖畫廊井梧秋色落銀床金風桂葉渾消盡難覓朝雲舊日粧

送別長女昭齊 時有嶺西之行

春風春雨太無情萬里那堪送遠行日暮枝頭啼杜宇淚隨風雨一時傾

繡閣盈盈十八年風煙粵嶺一朝前清光難逐天邊月欲問平安託素箋

庭前絲雨杏霏煙陌上鶯啼落日邊古語雁飛不到處何須畢竟利名牽

姊妹牽衣愁別長隔簾花落又斜陽魯陽不反援戈日剪燭紗牕惜夜光

江月依依照嶺頭嶺雲漠漠映江流可憐無限青青柳不向江邊繫去舟

花飛別怨草蕭蕭一片征帆客路飄腸斷羅巾數行淚春風回首嶺雲遙

宮詞

秋風一葉度長門爛炬流紅照淚痕彷彿平陽歌吹按聽殘玉漏自銷魂

寄六妹

歸心日逐水悠悠夢裏鄉魂暫一遊樽酒未曾消別恨依然復上仲宣樓

腸斷相看各淚流小池青草助離愁子規枝上聲偏絮作惡風波特送舟

別後偏憐月正圓難將別恨問嬋娟風吹不盡平堤柳萬縷長懸落日邊

七夕後一日泊舟垂虹有感

風吹隔岸芰荷香徒對繁華人自傷腸斷獨憐波底月依然流恨向瀟湘

長江阻風

瑟瑟西風蘆荻秋江頭暮雨滯人愁猿聲一夜空山裏曉對寒煙看白鷗

暮秋感懷

富不如貧或云謬賤猶勝貴豈言虛生成一副悲秋骨淚滴西風半世餘

春花秋月兩茫茫水靜山閒人自忙惆悵一生能幾許長將幽恨繫愁腸

怨復何言徒自泣空江流恨幾時休莫將心事供猿嘯泣向西風也是羞

咿喔雞聲逼曉寒殘雲剩月夢應難誰憐憔悴添腸斷獨有清燈永夜看

雙鬢支離風月閒羞將鸞鏡對衰顏籬邊吹老黃花候明月無端又作彎

平蕪望處正無涯魂斷空憐雁影斜萬縷情懷說不得一番清夢付秦淮

別金陵官舍庭柏

脆葉凝寒不改稠黃雲飛繞古城頭凌風弄翠休回首君自森森人自愁

搖落江風引棹長洛陽春色更茫茫雲波黯黯煙蘿冷總
把吳霜吹斷腸
相依百日映簾幽舉酒嬋娟青影浮別後不堪江上月半
林雲色任悠悠

夜雨有感

雨滴疏聰玉漏遲殘燈明滅照羅幃愁情簡點隨流水一
任春風戶外吹
絲來點水堪爲雨豈獨巫山始是雲夢裏不知憔悴盡落
梅猶自惜餘薰

遣興

茫茫幻境解應難向把閒愁作夢難今日又將鈎鈎起漫

從夢裏覓愁端

早秋

炎光初謝送新涼澹薄秋陰入小廊清露欲浮瑤兎影算
來只有負時光

秋日

森森竹徑曲廊幽翠沼飄涼半水浮試問樓前舊楊柳今
朝垂縷可勝秋

七夕贈六妹合歡

雲移曉日映新粧柳葉迎風拂鏡長莫問姮娥清夜永雙
星此夕駕河梁
繡踏蓮花步處生行雲微曳越羅輕今宵試看如鈎月不
似簾前隔歲情
風吹玉露滴支機銀漢波澄碧影輝花氣籠煙分麝月畫
屏秋色隱羅幃
晉含玉樹送新涼彩扇遙遮逗月光笑指女牛經歲別相
看莫羨有情郎

對瓶中秋海棠自遣

淡抹秋紅媚素光豈須香豔引蜂狂斷腸元是君家慣何
必相看笑斷腸

感懷

落盡金英自黯然湘江舊恨至今傳傷心我獨不能慟聊
草詩篇欲問天

燕去鴻來秋復春熱心一片久爲塵鬢容自愧渾消盡猶
作千迴腸斷人

再望仲韶京報不至

雲稀月照但供愁桐葉無憑空自秋寂寂湘江不寫恨何
須日夜只長流
銀燈挑盡夜將闌露濕庭花秋影殘雁字不知何處落碧
雲流斷楚江寒

晚景

斜日長風吹暮雲雲連樹色碧氤氳花臨返照偏明豔好
染餘曛作舞裙

夢起

無限殘燈照恨長忽驚啼鳥喚晨光春風夢斷休尋覓夢向春風亦渺茫

陌上遊絲柳上綿無情芳草亂春煙漫將閒意看花落莫羨鴛鴦濺水眠

七夕

疏雲橫漢月微明鸞馭亭亭鵲駕成露冷瑤堦秋寂寂寶簾螢影夜光平

粧樓斜月畫新眉香霧瓏璁玉鎖幃佳會何須重怨別不知何處最堪悲

秋夜

疏影搖搖烏欲棲蒼煙白露正淒淒一庭明月寒花落塞雁飛時夢已迷

碧草消煙泣蟪蛄簾前秋色到庭梧飄飄一葉隨風下猶帶飛花入夢無

悲秋不是斷腸初風景依依雲影疏玉漏自殘燈自落半牕斜月小庭虛

病起晚霽

霽色初開晚景明疏林積雪映雲平若將此際爲佳景不是愁中病裏情

夜

風葉蕭蕭響暮林薄幃籠月隔花陰一聲雁唳碧雲盡耿耿疏星銀海深

思張倩倩表妹

困人無力怯愁生春逼簾櫳花氣清欲把幽情寄芳草萋萋偏遶夕陽明

幾陣花飛到小牕碧雲春信隔春江吹殘柳葉渾難問夢斷雙魚對曉釭

紅藥翻階第幾枝落花難與語相思美人望處青山遠明月空憐入夢時

端陽令節風雨蕭然恰如重九所懷索寞漫成八絕聊以自遣時仲韶在都門也

綠柳斜霏午日煙楚江菰黍似當年天涯客夢何年醒愁對堦前碧草芊

櫺花偏向雨中明嫩綠枝頭又囀鶯時序一番驚入眼卻憐何處最關情

滿庭風雨似重陽酒泛蒲觴入悶腸閒緒不堪消永晝那須綵縷繫愁長

新篁牕外初分翠小綠池中乍泛錢潦倒一樽看落日沙邊莫羨白鷗眠

隨俗聊將艾虎懸漫斟綠蟻泛花前苔痕絲雨添新色閒思惟消一縷煙

庭陰漠漠碧珊珊梧響風聲落井闌燕市可驚芳草綠夕陽依舊楚江寒

梅子初黃雨正肥露葵無限自芳菲風前夜合多情思幾

度飄香入絳幃
碧樹含風日暮時蕭蕭薄鬢不禁吹沅江波浪何年息天
際流雲飛向誰

風雨夜不寐早起適爲仲韶製衣漫成

風雨蕭蕭百感生孤燈明滅照寒更洛陽花草春如許空
聽黃鸝黯自驚
窮愁今古消窮骨落盡梅花亦自香秋氣堪悲應我分不
勞春色斷人腸
樂事家家賞豔陽何須强效惜春光靜看天際雲來往莫
管花間鶯燕忙
青山一點望中長堪笑張眉學畫粧羅綺可能勝駿骨布

袍元是士家常

無題

莫怪予言半是悲水湯冷煖自家知也應不爲尋惆悵誰
識無聊獨歎時

和仲韶燕中憶家

江山滿目老愁鄉秋月春花總斷腸欲把瑤箋書恨句恐
教難作一行行

偶成

疏柳依依覆短墻薇花寂寂鎖斜陽秋林一種悲蕭瑟月
怨風愁蕙草霜

漫興

夜來秋氣入庭皋一枕藤床隱夢高竹影漸看移日影臘
前稚子讀離騷

春日舟行

澄波亂點起沙鷗春樹籠葱翠欲浮桃李芳菲時候也可
堪飄落祇供愁

悼亡女

黃梅雨重碧闌珊濕翠籠葱梧葉寒紅蘚欹斜湖石冷啼
鵑淚血草煙殘
靈衣風捲影珊珊玉佩無聲清夏寒舊日樓前楊柳樹輕
絲搖曳夕陽殘
灰心莫問意闌珊小簟凄凄逼劍寒人去竹牕長寂寂花

梢鳥弄月明殘

長女昭齊週年感悼

日短愁長又一年花開花謝暗驚遷白雲若有傷離意落
葉應憐舊彩箋
駕鶴驂鸞何日回故房絲網綴粧臺簾垂銀蒜風敲戛門
掩銅環晝不開
清宵夢斷魄何依燕去鴻來事已非每到良辰倍惆悵庭
花俛首一時低
牕鳥還如昔日啼簷花落盡影霏微孤雲細雨誰相識空
向西風淚濕衣
登臨山水興偏悠遐舉何能得自繇今日青山幷綠水茫

茫遺恨可勝愁
石上流泉冷翠蘿每逢風月作愁魔詩情酒興渾消卻去
歲今年恨幾何
逝水悠悠萬恨攻天涯何處問孤蹤飛殘青鳥難傳信猿
斷鵑哀泣曉風
往事嗟爲一擲梭花鈿賣卻供彌陀願明空性消塵網了
悟無生一剎那
雨霰凝陰鬱不消深香寂寂鎖寒苕去年薤露悲沈玉今
歲招魂何處招
凍色侵凌歲暮天人亡事去景淒然小牕夜夜風敲紙泣
月啼煙恨九泉

修竹蕭蕭送歲華疏楊瑟瑟遶啼鴉青山一望歸雲杳落
日淒涼照絳花

見早梅憶女

寒梅昨夜一枝開管領春風隴上來惆悵玉顏何處去露
凝疏影獨徘徊

病中上泐大師 乙亥八月絕筆

四大幻身終有滅茫茫業海正深時一靈若向三生石無
葉堂中願永隨 傷哉痛哉

陌頭楊柳辭十首

清陰愁怯杏花寒碧玉簾垂十二欄夢裏春風舒黛色煙
光千里暮雲殘
細雨霏煙鎖畫橋章臺綠遍舊垂條無端枝上啼黃鳥魂
向東風日暮消
澹日雲輕垂落霞依依陌上漸藏鴉薄寒不作梨花夢幾
度臨風萬縷斜
啼鳥枝頭送夕陽絲絲煙雨織愁長武昌無限花飛後月
照紅樓人斷腸
盡日含顰鬬遠山畫簷寂寂弄春閒露濃枝上三更月舞
袖蹁躚落霧鬟
河梁裊裊送雕輪亂拂長條映水濱曉鏡最憐愁黛蹙細
腰長似楚宮人
風裏紛紛亂若愁漫垂綠帶曲池頭花籠薄霧銀屏晚影

入紗牕月半鈎
飛花滿路綴流絲漢苑三眠日上遲一曲陽關雲漠漠天
涯芳草盡葳蕤
隋堤三月正芊綿山外平蕪啼杜鵑莫向灞陵橋畔望不
堪回首落春煙
風吹綠水撲柔條燕燕鶯鶯語寂寥春去偏留蝴蝶恨愁
連紫塞夢迢遙

竹枝詞八首

隔浦蓮歌唱夕陽田田荷水弄清香輕風搖曳冰紗袂似
欲相邀納晚涼
傳聞鶯渚築平波試買輕舠棹碧莎倏忽雲生起風浪滿

船舟子盡相呼
八月湖邊紫蟹肥荳花棚底露痕微但憑嘯傲煙波闊採得蓴絲棹月歸
昨夜沙汀新雁來蘆葦影落月徘徊無端玉露如珠下濕盡秋花點碧苔
門臨綠水遶蒹葭雪浪風搖逐岸斜日晚漁舟收網釣穿來玉箸照菱花
泗洲泉水味甘涼七月河斜荳莢香競設蘭盆十五夜波光澄影卽慈航
遠樹微茫湖月懸銀魚風起浪頭鮮鄉村偏覺秋光美豔逼芙蓉水底天

清秋桂露冷寒香一夜西風剪葉黃湖水澄澄浸明月月明何處不瀟湘

月

長河空碧縷雲浮萬里寒光玉樹秋但願長如粧匣鏡休教還作畫簾鉤
一片砧聲怨隴頭班姬愁絕玉堦幽茫茫竊藥當年事惹得清光庾亮樓

雨

萬里蒼茫碧霧垂蕭蕭瑟瑟散輕蕤春光染暈臙脂濕鵁鶄聰前更助悲

游絲

百尺悠揚縈落花愁春無力怯春華行人拂遍東風路繞樹爭飛隔絳紗

蛺蝶

遲日園林簇錦成穿花度柳逐飛英翩翩不管春將晚來去長如一夢輕

蟬

高柳含風斷復吟綠陰庭午響幽深夕陽影裏聲偏切遠韻長流入素琴

梅花一百首先有集行世故不復入

松

秦時留得大夫名風勁修條葉底清歲暮青青無改色月明長自作濤聲
閒來樹下挹涼飈青蔭渾忘俗世囂焉得一溪流水枕靜聽清夜鶴天遙

柳

忽報東風到陌頭依然張緒舊風流年年春日爭攀折猶自長條覆翠樓

竹

繁葉參差翠塢陰森森長伴歲寒新空濛倒影斜陽碧曉露青葱煙徑深

梧桐

藥砌蘭堦苔影寒棲鸞彷彿入雲端青浮玉露垂珠粟一

葉秋聲入井幹

桃花

井上天枝舞絳裳未央猶憶鬬新粧清明雨後悲啼鴂洞口花飛恨阮郎

碧桃

風光三月景透迤染就臙脂簇絳絲戶外不知春幾許朝來晴日映繁枝

玉蘭

冰潤香肌不似梅遙看疑是兔園來最憐花暖鶯初弄一夜東風玉砌苔

西府海棠

問君何物作花司管領東風第一姿還有飛瓊春色在未教君獨占花時與亡女瓊章偶同花下故爾及之

垂絲海棠

煙籠微雨嫩紅柔弱韻消春脈脈愁昨夜宿酲猶未解嬌容無力懶扶頭

貼梗海棠

東風吹破草間煙亦向堦前逞色鮮宿霧乍消初映日畫欄堪作一時憐

迎春花

臘盡梅邊柳乍青上林春信到銀屏深紅淺碧羞爭豔聊著黃裳作小星

玉簪花

涼秋颯颯晚風清香遞雲綃雪剪成鶴唳碧空仙駕遠霓裳吹落羽衣輕

秋葵花

籬菊枝頭未吐黃先催檀暈報秋光西風落日湘簾捲憔悴難禁金縷裳

秋芍藥

惆悵河梁贈別時春風回首綠楊枝翠蛾愁斂秋煙裏腸斷佳人昔日詩

秋海棠

妖紅不與春妍競瀟灑疏簾秋日映鶯啼上苑落花時至今夢斷愁臨鏡

蘭花

曉日籠雲麗楚粧含蕤愁怯夜來霜青青長泛風前韻素帶時飄九畹香

燕夢悠悠沅水流紫莖含露月華浮蘼蕪吹滿堂前綠杜若空芳蕙草秋

蜀葵花

濯錦江中散彩氛霏煙拂露染綃紋杜鵑聲向巫雲落吹向堦前幾色分

錦葵花

縹緲輕紅若有情參差小綠映雕楹寶家機上堪裁就露

下渾疑粧點成

金桃

風前裊裊泛輕緗欲擬陶家入醉鄉豔質已隨春化去花時灼灼爲誰芳

萱草

翠黛愁春春漸遠絳仙螺粉怨斜陽新來雨過簾櫳靜倩爾忘憂可暫忘

洛陽花

借得春風桃李蕤綴成小景媚雲楣而今不是花時候紅紫殷妍寂寞吹

剪春羅

美人牕下裁鴛綺猶怯春寒剪刀冷依依偏向碧堦陳低覆桐陰傍金井

夜合花

麝馥盈盈映繡幃月明風露染蛾眉晚來庭院鶯啼後去向陽臺夢裏隨

淡竹葉

瀟湘落日片雲飛倒影湖山映翠微濃綠低連芳草徑輕藍采采作羅衣

薔薇花

庭陰低綠日初長紅影扶疏拂畫墻墻畔紛紛新蛺蝶撲開花氣襲羅裳

木香花

燕麥青青梅子肥花時春事正芳菲薔薇架上隨風起紅雨長兼白雪飛

朱藤花

柔條渾似隋堤柳紅占煙光上苑桃遲日半簷春寂寂落霞飛露綴輕綃

蝴蝶花

尋春栩栩東風曉芳草閒庭隨意繞東家不向西家飛深鎖堦前愁悄悄

竹蘭

細香生處浮青玉春碧瓏葱垂鳳粟憐君欲紉惜花輕楚佩芳枝倩誰續

茉莉花二十首

薰風巧剪雪衣多楚客何須製芰荷故國年年迷遠夢香含月下只顰蛾

清露晨流拂袖涼卻憐何處白雲鄉紅芳占斷青陽節素質長依玉砌傍

舞罷霓裳宿麝房溫泉初浴最風光瓏葱自有生香玉堪笑何郎傅粉粧

露滴瑤臺月正明飛瓊吹落步虛聲山香夜夜冰綃染清韻飄來入素屏

玉容雨洗似含愁耐暑偏宜日暮幽碧樹西風悲宋玉瓊

76 欽 17B

甃猶得伴清秋
西域移來音信沈碧雲空自覓青禽徘徊月下低籠玉宛
轉粧前鏡裏簪
如許閒宵似廣寒翠叢倒影浸冰團梅花宜冷君宜熱一
樣香魂兩樣看
休誇桃葉與桃根裁雪班姬試較論玉羽欲乘風乍起化
雲遙落洗頭盆
涼月窺人在畫樓卻宜銀霰玉堦頭雕欄寂寂薰風裏深
夜閒庭若素秋
羞爭豔俗絕芳塵雨後亭亭更可人十里吳宮舊花徑若
耶溪畔是前身

玉蘂將舒似索憐醉鄉疑泛白雲船三春桃李休相笑不
是隨風榆莢錢
百蘊何如日暮薰芳菲不鬬亂紅殷曉風庭院煙籠幄夜
月簾櫳練色分
幽葩清潤絕紅塵嫩綠庭前月掛銀越女相隨巫峽夢獨
匿丰采尚傳神
牡丹何事獨稱王不向薰風逞豔香摘取夜深歸繡幙麗
歌何得頌芝房
鄉國當年據尉陀至今猶憶進珊瑚寂寥雨過南牕外學
寫春風嶺上圖
拾得華清遺玉鈿栽來和月共澄鮮晚雲惆悵飛將盡清
露香叢濕翠煙
把酒看花興正濃只愁秋色妬芳容素蛾若肯相憐惜吹
落卿雲護幾重
風動香開十二樓珠簾一帶上瓊鉤若使麗詞歌白雪漢
宮應不惜纏頭
花月渾如不夜城浮光遙映水晶屏良宵何處最佳景玉
樹枝頭幾點螢
百尺遊絲引夢長吟魂羸得暗縈香何將麗質供枯管詩
句誰堪洗結腸

鷓吹上卷終

吳江　沈宜修宛君　著

詩餘一百九十首

憶王孫

天涯隨夢草青青柳色遙遮長短亭枝上黃鸝怨落英遠山橫不盡飛雲自在行此詞夢中所作後繼九閱

風吹曉夢別關山斜月人歸牕影殘蝶怨蜂愁春意闌隔雕欄露濕飛花綠雨寒

芳箋題罷困紅綃小夢無端過斷橋月影江聲送去潮漫魂勞簾外輕風到柳條

雲屏寂寂鎖殘春錦瑟年華已半塵芳草留香燕語新繡

苔茵金鈿瓊簫總殢人

梨花夢轉杏花寒碧葉琅玕玉佩珊零落春花恨遠山倚欄看又見煙籠日半竿

銀燈花謝酒初醒夢去愁來月半明玉漏沈沈夜色清翠生生芳草能消幾許情

翩翩蝶粉落梅梢金井烏啼隔絳綃春樹迷津歸路遙暗香消長把閒情逐水飄

海棠枝上杜鵑啼憔悴春光燕子泥香冷爐煙花影移柳綿飛落盡紅英水拍堤

芳菲誰向夢中憐楊柳長亭幾處煙雲斷霞飛獨黯然浪書傳細草空連落日邊

錦川珠浦憶仙遊花落橫江逐夢浮夢覺紗牕月半鉤影悠悠依舊王孫桂樹留

又歲暮舟行

疏煙平野望蒼茫草色蕭蕭帶葉黃一片青山遙斷腸雁歸忙只剩寒波送夕陽

如夢令別恨

殘月斜窺簾色香爐夢回難覓正是斷腸時禁得許多相憶岑寂岑寂雁唳一聲寒碧

又元夕感懷

人靜夜寒如昨兩度春風蕭索疏影月朦朧依約半庭秋籜垂幕垂幕牕外那知梅落

又月夜

月暈天邊常有心緒渾如中酒酒醒是何時樓外烏啼楊柳依舊依舊贏得梅花消瘦

明月影斜花纈故向畫屏寒透雲鬢幾勝情脈脈斷魂時候知否知否今夜綠牕紅袖

又秋暮

平野遙連湘渚暮色涼生碧樹待望月華明愁聽閒宵風雨無緒無緒最是寒煙數縷

蕭瑟西風初動又是一番涼送燈蘂小牕斜往事不堪新夢愁重愁重綆短銀瓶水凍

又寒夕

風月天邊長美佳興如之何矣蕭瑟滿疏林慣與愁懷相倚何似何似楓落年年流水

長相思 秋夜

風蕭蕭雨蕭蕭四壁吟蛩入夢遙愁腸酒不消　燈影搖帳影飄聽盡牕前一夜蕉斷魂難自招

路漫漫恨漫漫竹葉撩風送響繁淒清滿畫欄　夜將闌漏聲殘看盡餘燈伴曉寒愁懷欲遣難

點絳唇 春閨

啼鳥嬌春細風吹向愁邊近斷腸難問嫩籜含新粉　夢遶天涯總是無憑準黃昏信落紅成陣買盡東風恨

又 代人寫恨

滿目秋光厭聽反舌啼聲惱淚流多少回望巫山杳　幾度思量落得空煩懊須知道斷腸難告總付平波渺

寶鏡空圓薄情猶憶當初否指環在手對面成拖逗　自悔無端信得虛名驟重陽後安排消瘦愁病長相守

往事堪悲斷魂最是風光好又彈別調再續應休了　待欲拋開忍見雙歡笑清燈悄黃花愁老恨逐西風曉

浣溪紗 暮春感別

芳草連天不耐芟柳絲無力繫征帆垂條空折手纖纖

人去河梁生寂寞燕歸簾榭自呢喃可堪對酒濕青衫

飛絮江干雨乍晴風前密葉綴紅英落霞偏映夕陽明

不爲春愁惱簇蝶自多閒悶惱啼鶯斷腸魂夢雨無憑

又 春情

澹薄輕陰拾翠天細腰柔似柳飛綿吹簫閑向畫屏前

詩句半緣芳草斷鳥啼多爲杏花殘夜寒紅露濕鞦韆

檻外游絲樹樹穿斷腸柳色最連天春風偏爲悶嬋娟

細雨自留金鈿夢野花偏襯玉驄煙暮霞飛盡月明邊

又 和君晦

拋擲瓊簫懶奕棋粉香融汗潤酥肌花時常自怨春遲

上苑宮鴉啼落日畫屏香鴨鎖離悲淡勻酒色暈紅腮

春思縈人引線添井梧初葉露餘霑茶蘼開到雨廉纖

午枕夢聽新乳燕花篩日轉舊垂簾無情風絮碧苔粘

又 秋思

東盡纖羅不禁秋白蘋風浪幾時休斷腸明月又如鉤

露濕叢花三徑老簾移疏影一庭幽清砧久欲倚重樓

細雨浮煙隔絳紗銀床寂寞鎖寒花可堪秋思正無涯

半渚西風催怨葉一天落日送歸笳奈教閒悶暮雲賒

桂蕊侵香樹影斜平蕪遠映畫欄遮洞庭秋望幾人家

蛩露濕殘山夜月雁風飛落暮天霞自憐粧鏡減容華

又 七夕

落日粧成罷錦梭步搖仙佩紫雲羅銀河風靜出金珂

青鵲粧催眉月小紫鸞彩簇步雲多雙棲玉樹笑嫦娥

又 閨情

泛水浮紅自在流風前花落思悠悠堤邊楊柳弄輕柔

細雨淡煙芳樹寂輕香淺夢畫屏幽寸腸禁得許多愁
倚遍欄杆對夕陽柳條閒自掛愁長小池新綠卧鴛鴦
黃鳥啼殘憐夜月梨花吹瘦惜餘香東風不管斷人腸

又 秋閨

新月桐簾影上鈎露寒庭院一天秋金風颯颯夜悠悠
砧杵帶愁敲遠夢雁聲啣恨落高樓碧雲流斷暮江幽

又 時往金陵贈別張倩倩表妹

楓葉無愁綠正肥多情空自繞鷗磯今宵千里斷腸時
一棹青山人正遠半床紅豆雨初飛別離無奈思依依

又 侍女隨春破瓜時善作嬌態之態諸女詠之余亦戲作

袖惹飛煙綠鬢輕翠裙拖出粉雲屏飄殘柳絮未知情

千喚懶回佯看蝶半含嬌語恰如鶯嗔人無賴惱秦箏
春滿簾櫳不耐愁蔚藍衫子趁身柔楚臺風月那禁留
畫扇半遮微艷面薄鬟推掠只低頭覷人偷自溜雙眸

又 春日

細雨庭皋濕翠苔深紅淺碧綴良宵東風惹得燕嗔嬌
楊柳絲搖春不定梨花粉褪月無聊年年空自鎖春饒
誰送春風特地來漫憐情思怨花猜被花猜著只徘徊
舊恨無人能捉摸新愁獨我未安排眼前何處可忘懷

又 和仲前寄韻

春事闌珊可怨嗟愁看柳絮逐風斜碧雲天際正無涯
莫問燕臺曾落日休憐吳地有飛花春風總不屬儂家
喜得新來幾日閒半晴梅雨綠牕間小池初漲碧灣灣
處處鳩啼簾不捲時時花落草成斑輕雲飛去隔青山

又 秋夜

露滴梧桐葉葉黃流鶯時度小迴廊畫屏愁掩是瀟湘
何處碧笙吹斷月此時玉鈿熱清香消魂時候漏初長

又 早春感悼

休問樓前柳色勻祇應贏得鏡中顰年年此日作愁人
草欲妬裙還似舊月來窺夢卻如新可憐何處覓無春
簾外青煙幾縷斜天邊寒色逗明霞疏梅點點綴瓊葩
凍蕊自教秦管咽飛花還向蜀絃賒畫樓牕上只餘紗

又 秋思

盡日輕陰鎖畫欄橫陳錦瑟曲聲殘一庭秋色半闌珊
覽卷意慵添睡思凭几花落惜天寒篆煙聊撥鼎屏山
細草侵堦暎碧欄薄雲天際鳥飛殘晚風庭院葉珊珊
自是多情何處問枉教魂斷不知寒幾回搔首杳如山

又 偶成

日午庭皋一葉飛世間莫問是何非且看征雁傍雲低
苔上淺痕隨步緩欄前閒影任花移不須重論古今時

又 寒夜有懷

蘚碧莎平草漫陳畫欄十二月初新寥寥疏景一庭勻
露冷半天迷極望雲銜幾樹映寒津紫簫聲裏隔行人

又 詠雪

昨夜銀屏透峭寒朝來庭霰繞欄杆天涯遙憶漫相看千里不分鸞袖色三湘欲斷雁書難碎瓊雜珮舞珊珊細翦瑤華屑作塵梅花長怨柳花春梁園詞客賦交陳淅瀝半添修竹韻紛紜偏作綠苔茵瓊枝玉樹一時新古蔓柴扉寂寂村六花飛遍淨無痕摧殘絲草滯王孫幾度映牕慵展卷迴看積路好關門羈人應自獨銷魂淅淅隨風入畫廊沾來彩袖恨非香故教撒粉惱何郎千片紈絲裁扇冷一庭柳絮鬬鹽忙灞橋可是勝瀟湘萬里龍沙一望平月明蘆管作邊聲征人何處不關情織盡迴文俱白錦落殘珠淚伴青燈斷腸脈脈夜寒凝

瀟灑幽牕徹夜明飄飄散影積閒庭謝莊衣上點盈盈喚女欲將呵手瞶呼兒捻取作茶烹松風颯颯滿簾生洛渚翻霙隴樹幽素華飄落樹枝頭風隨白羽傍簷浮竹葉樽清疑匣粉梨花夢冷入香籌長亭此日最生愁

其八 雪霽

萬樹蒼茫盡夕煙庭梅半吐小牕前星河耿耿月初懸寒漏聲中消蕙草臘花影裏潤芸蟬此時良夜更堪憐

菩薩蠻 春閨迴文

絮鶯啼夢春光曙曙光春夢啼鶯絮遲日下簾垂垂簾下日遲 看花凭玉腕腕玉凭花看紅袖煖香籠籠香煖袖紅

碧煙凄影疏梅白白梅疏影凄煙碧春早又傷人人傷又早春 亂魂隨夢斷斷夢隨魂亂愁寄暮雲流流雲暮寄愁

烏啼憐遍春庭草草庭春遍憐啼烏絲柳乍煙霏霏煙乍柳絲 竹牕搖影綠影搖牕竹簾逗月纖纖纖纖月逗簾

又 春閨

紫騮嘶遍垂楊曉綠牕人正腰肢小紅袖拂瓊簫含情注小桃 春歸人去遠春去人歸晚莫把杏花吹夜深啼子規

又 送仲韶北上迴文

碧煙凄遠愁行客客行愁遠凄煙碧腸斷隔山長長山隔斷腸 曉風凄月小小月凄風曉樓倚奈人愁愁人奈倚樓

柳疏垂映長亭酒酒亭長映垂疏柳人去促飛塵塵飛促去人 雁征愁信遠遠信愁征雁彈淚染綃紈紈綃染淚彈

葉飛愁別驚寒怯怯寒驚別愁飛葉流水送行舟舟行送水流 亂鴉歸樹晚晚樹歸鴉亂樽酒對銷魂魂銷對酒樽

舊容銷盡寒梅瘦瘦梅寒盡銷容舊新恨別傷人人傷別恨新 杏林春醉景景醉春林杏嘶馬聽歸期期歸聽馬

嘶

又 重午

薄羅皓腕籠香結詩題紈扇初裁雪日影下重樓波浮菰黍流　黃鸝啼乍歇綠柳吹新月芳草遍天涯王孫歸正賒

又 贈張儀伶

雁行吹亂雲邊字青衫拭遍天涯淚樽酒話愁長相看各斷腸　此番人意熱不似前時節留語待王孫應思一飯恩

又 暮秋夜雨時在金陵

閒庭滴瀝秋宵雨紗牕燈影愁無語明月幾時來芙蓉何

處開　小樓應寂寞一夜江楓落雁唳碧天長殘更敲斷腸

又 秋思迴文

荇風搖碧簾遮影影遮簾碧搖風荇涼月照宵長長宵照月涼　暮雲飛寂露露寂飛雲暮幽思伴香籌籌香伴思幽

燕驚歸候悲紈扇扇紈悲候歸驚燕蕉雨隔牕綃綃牕隔雨蕉　荳含花似瘦瘦似花含荳腸斷正更長長更正斷腸

月圓空自長離別別離長自空圓月蟲露泣殘紅紅殘泣露蟲　竹敲風弄菊菊弄風敲竹愁夜一聲秋秋聲一夜愁

碧天連渚秋雲夕夕雲秋渚連天碧山遠共江寒寒江共遠山　素裙飄薄霧霧薄飄裙素明月映波平平波映月明

白蘋淒影悲秋客客秋悲影淒蘋白魚渚恨無書書無恨渚魚　玉肌涼夜獨獨夜涼肌玉銀枕夢花茵茵花夢枕銀

古今流水愁南浦浦南愁水流今古清淺棹人行行人棹淺清　問誰憑去信信去憑誰問多恨怯裁歌歌裁怯恨多

小屏蘿蔭餘香裊裊香餘蔭蘿屏小衣袖半煙霏霏煙半

袖衣　日斜彈怨瑟瑟怨彈斜日低柳掛蟬嘶嘶蟬掛柳低

曲欄凭遍看漪綠綠漪看遍凭欄曲流水去時愁愁時去水流　井桐疏葉冷冷葉疏桐井橫笛晚舟輕輕舟晚笛橫

釧金鬆冷澄江練練江澄冷鬆金釧唇點罷桃勻勻桃罷點唇　繡簾窺月逗逗月窺簾繡情寄楚山清清山楚寄情

落紅催雨平陰薄薄陰平雨催紅落煙樹藹長川川長藹樹煙　擣衣驚夢悄悄夢驚衣擣哀雁暮歸來來歸暮雁哀

又 詠懷

吐壺擊破心灰折舊遊回首西風冽疏柳一絲絲夕陽長自垂　畫簾閒夜月霜冷凝珂雪雲去碧天秋花含無限愁

又 元夕

疏風弄影梅初放月圍春樹籠煙颺細霧拂燈華瓊巵落彩霞　輕雲飛送碧寒雪凝光白一管紫璚簫聲聲出畫綃　紅飄滿路春風撲柳絲煙繞雲連閣香裊篆霏浮簾移影月流　更隨塵暗去人散飛霞處春露滴花來寒枝一半開

又 元夕後送別長女晤齊

畫屏開宴燒銀燭一樽重按陽關曲小院罷燈紅落梅吹斷風　簾前今夜月明晚傷離別到得看花時依然愁獨知

又 春思

輕分驟別傷情黯惜花悶月香消減愁緩縷金裳纖羅透薄涼　輕蛾顰淺黛山遠行雲鬟天碧晚來晴啼鴉更幾聲　濛濛細雨絲紅落亂鶯啼樹春愁惡風絮舞閒庭花寒鎖晝清　雕欄凭獨遍飛入雙雙燕春色與歸期歸遲春去遲

又 仲春望前夜景

琅玕臺翠敲寒玉參差弄影迴廊曲月色淨無塵花含一半春　輕煙弄嫩柳梅落疏風候橫碧掛星稀閒雲寂不飛

又 對雪憶亡女

疏梅香吐西欄曲娟娟一片瀟湘綠白雪繞庭飛彤雲接樹低　謝娘何處去辜負因風句莫把舊詩看空憐花正寒

又 春雪

彤雲吹作東風雪海棠枝上分梨頰堤柳乍含煙忽驚飛絮天　鞦韆庭院白獨照梨園客細草玉龍葱寒花蝶粉融

又 月夜聞箏有感

秦箏瀟灑輕籠撥凄凄楚楚行雲遏喚起暗愁生花寒無限情　小庭霜月白伫立蒼苔碧往事不堪提空餘舊跡迷

憶秦娥 曉起

清露滴鳥聲悄出花陰寂花陰寂井梧殘月曉光零碧斷雲依約巫山色鈎簾待燕無消息無消息一江秋怨亂煙愁織

又 春愁

東風劣芳菲釀出花朝節花朝節夜來微雨海棠啼頰

午牕人寂喧翻蝶閒愁閒悶何時歇何時歇鷓鴣聲斷梨花飄雪

風蕭蕭露桃井上嫣紅飄嫣紅飄清明近也細雨連朝柳絲籠雨搖纖腰畫簾飛燕愁春宵愁春宵淡煙草葉薄靄花梢

又 寒夜不寐憶亡女

西風冽竹聲敲雨淒寒切淒寒切寸心百折迴腸千結瑤華早逗梨花雪疎香人遠愁難說愁難說舊時歡笑而今淚血

更漏子 寄君晦

舊愁新新夢去長恨畫簾鶯語堤草軟野花輕隨帆送棹行 鷓吹下 圭

鸞鏡掩翠蛾斂襟袖空餘淚點生別恨伴銷魂風吹月照門

清平樂 代人閨怨

王孫何處草遍羞回顧啼鳥簾櫳吹日暮依舊春風空度淚流滴盡鮫綃月明吹斷瓊簫愁看樓前楊柳倚欄獨自魂消

又 爲侍女隨春作似仲韶

淩波微步已入陳王賦薄命誰憐愁似霧惱亂燈前無數櫻桃紅雨難禁梨花白雪空吟落得春風消瘦斷腸淚滴瑤琴

楊花無力拂袖憐春色長愛嬌嗔人不識水剪雙眸欲滴春風寶帳多情襄王空惹雲行惱得東君惆悵夜寒脈脈愁盈

又 春暮

東風弄曉綠柳堤邊裏何事絲絲垂繚繞惹盡空閒煩惱落花舞絮盈盈難禁春色飄零日暮碧雲天外那堪百囀鶯聲

又

柔情如結著意憑誰說春去風翻簾外鐵幾度天涯明月無端故故思量綠牕夢遠瀟湘啼鳥不知人恨數聲喚落斜陽

三字令 春暮 西

花落盡柳陰低雨絲飛香霧濕彩雲迷帶愁飛飛去也武陵西 新夢短漏依依剩相思殘月冷曉煙淒蝶香濃鶯語碎斷腸時

桃源憶故人 寄君晦

碧天雁盡梅花曉又是元宵過了松月小牕殘照春雨池塘草 亂雲煙樹憑青鳥江上風帆越杳莫待燕歸花老舊約應須早

又 思倩倩表妹

故人別後空明月倏忽清明時節簾外子規啼徹芳草春絲結 盈盈一水同吳越愁看東風吹歇世事浮雲升滅休問涼和熱

烏夜啼 秋思

井梧未墜如悲宋玉之秋堤柳猶垂已動繁欽之思幽花弄影散麗藻以參差壁月飛輝蕩青蘋而瀟灑于時星河凝碧耀流火于堦前露氣霏微濕芳枝于簷畔北書之來雁無聞南苑之啼鶯正暖桂香半冷欲傳擣練之情松韻偏清可訴寒螿之怨有愁難遣聊爾云焉

一樹薇花競豔半廊蘿蔭含秋秋風未冷江蓴老清怨鎖高樓　夢斷碧雲易散花飛明月空留映堦細草茸茸綠無意寄人愁

黛掃何如修桂腸銷渾似嬌棠新愁染遍羅巾淚涼月墜瓊瑞　脈脈籠殘斜日微微薰罷餘香繡牕花落瀟湘雨憔悴立西廊

枕上細蟲悄悄牕前暗竹蕭蕭殘燈酒醒還如舊何處覓魂遙　楊柳今宵斜掛芙蓉昨夜初潮愁城日日隨人鎖空怨碧瓊簫

一片雨聲淅瀝半牕燈影淒淒其雨絲滴碎燈花墜往事不勝悲　天際濕雲憔悴人前乾夢依稀薄羅涼透西風夜春淚作秋漪

南浦依然柳色西園猶剩鶯聲無聊獨向欄杆倚徙倚送雲行　樹影長留夕照鏡花不似春情斷腸時候難重省忽忽暗愁生

雨過暮蟬輕噪天開遠鶩低飛清光原似當年好人事古今非燕子尚留春恨蓮房又落秋衣斜陽休問愁多少遮莫盡鷗磯

心碎芭蕉悴綠情隨菡萏飄紅無端不是尋惆悵幾度自忡忡　正遇悲涼初候可堪慘慄西風強將樽酒排閒悶愁暈楚江楓

天外雲籠餘碧牕前砌積殘黃秋聲弄出秋無數總是一淒涼　好月欲邀誰看亂風吹向人忙江天黯淡催蕭瑟飛雁又河梁

風動月光欲濯天空雲影長搖尋涼暫起湘簾捲人共竹蕭條　曙景休追殘夢斷魂莫問良宵羞將愁鏡臨愁鬢

無語伴無聊

人事何如昔日月明猶似當時韶華本是無情物過去不堪思　一瞬漫教重憶半生忽自悽悲鹿蛸拂落還縈網休問幾千絲

柳梢青 初夏

綠暗薇屏紅飄荇鏡春付浮萍束素寒消薄羅香細數盡歸程　新篁翠徑初成微雨後荷珠濺傾玉管聲沈桐花影外一段閒情

瑤池燕 和君晦韻

游絲撲絮酣嬌困落盡寒香素華留恨檀融暈鏡中休問還羞認　隔花梢鶯語新悶芳菲損能消幾度花信情難

訊春風幽韻愁青鬢
輕寒陣陣欺花困半嫋垂楊乍籠餘恨藏微暈羅巾愁濕
粧前認　傍簾櫳花影堆悶香消損東風幾負春信憑誰
訊平波正遠憐雙鬢

望江南　湖上曲十二闋

余自初笄時隨姑大人往天竺禮大士過西湖堤
上時值暮秋疏柳環煙嵐光淒碧迴波清淺掩映
空山恨不能週覽湖光山色悵然別歸徒然神往
至戊辰歲已二十年矣復隨姑大人再禮大士過
此時落紅將盡餘綺翻風細草茸青鳥啼碧野聊
欲登覽又已斜日銜山暝煙籠樹大人急問歸途

已月出矣時正暮春十日遙憶湖光泛影山色浮
嵐此際不知是何景也聊作望江南十二闋以紀
其略惜余之遊非遊愧余之詞非詞爾

湖上柳羅帶舞風輕煙裊千條眠曉日絲垂萬縷拂春城
飛絮落繁英　寒食後綠鏡遠山橫自少灞陵橋上折長
如芳苑殿前盈渾欲不勝情

湖上山一抹鏡中彎南北峯高青日日東西塔鎖碧環環
淡掃作雲鬟　微雨過滿袖翠紅斑石磴半連煙繚繞蔓
蘿深護澗潺湲遙望四天間

湖上女高髻簇金鈿脂粉邀人隨意傅綺羅趁體及時穿
綽約晚風前　勞望眼何處最嬋娟可是行雲歸楚峽疑
來解佩出湘川空惹惱人憐

湖上酒五齊泛瓊巵一石休辭傾竹葉十千堪買醉蘭枝
玉椀綠浮蟻　春景媚帘影曳芳時色映水晶甘露滴光
分琥珀落霞飛人在習家池

湖上水流遶斷橋橫渺渺泛連遙岫碧溶溶浮向落花明
魚浪簇青萍　環曲岸漪綠浸雲平棹引纖羅香拂拂鏡
窺嬌粉豔盈盈歌管作波聲

湖上花笑日復侵霞嬌奪漢宮塗蕊曉豔驚隋苑翦枝奢
競舞向風斜　春旖旎瑤島未須誇微雨洗粧嬌不禁嫩
寒鎖夢怨無涯好景莫相賒

湖上風縹緲楚江東入面涼生春粉白飄衣態捲舞衫紅

花落水流中　光轉蕙汎漾正無窮十里杏香吹不盡四
圍麥隴拂來重清氣獵芳叢

湖上雲流影日絪緼天上千重成蜃市人間五彩作迴文
徐起合還分　浮遠蓋玉葉散晴曛仙女瑤臺衣作想楚
王巫峽夢曾聞郁郁更紛紛

湖上月白露曖空游瑤彩圓澄蒼落皎素光遙接絳槎流
蟾影最宜秋　三五夜潔映雪華浮初見蛾眉臨玉鏡還
看團扇下瓊樓千里謝莊愁

湖上雪銀礫散奩華黃竹歌殘山夜月瓊林玉墜鏡臺花
沙雁泣悲笳　梅竹畔粉蘂落輕紗柳葉不分張黛巧絮
團還遶謝簾斜白屋萬人家

湖上雨絲縷望朦朧幾度花催春夢曉數聲鳥喚畫船濛
芳徑灑流風　瑤草碧望裏失山峯裊裊飄來沾袂濕霏
霏散去沐枝濃回首暮雲重

湖上草金谷鬬芳菲細軟昔承遊輦駐芊眠新襯勒驄肥
香露滴依依　遊子遠平蕪弄斜暉自有青袍比秀色從
教寶靨見羅衣百卉正萋遲

又　冬景八闋

寒夜月景墅最凄然風雪可堪疏影照嬋娟偏惹冷香憐
羅袖掩金鈿　清漏永玉露濕餘煙一片薄疑霜滿地千
汀迷漫凍無邊燈火酒多緣

堤上柳寂寂對霜葭斷盡愁絲難掛月送殘客酒未還家

羌笛怨天涯　明月夜風露冷垂霞西子眉消欹點黛楚
宮腰怯怨棲鴉青向渭城賒

天際雁噭噭喚人愁幾陣字排秦塞晚一聲笛落楚江秋
楓葉在吳洲　湘浦別寄恨託銀鈎思婦高樓曾入夢征
夫沙磧漫回頭明月影悠悠

冬暮雨幽響滴空階細細猶疑隨葉下絲絲時趁瀉珠來
清淚濕乾苔　芭蕉畔零落舊蕭齋香斷漏殘添寂寞應
寒影弄助離懷門掩獨徘徊

風陡峭透戶更穿屏碎片時敲簷畔鐵悽聲常作竹間箏
搖影亂花棚　閒佇立小院珮飄珩葉盡梧桐空有意絲
殘楊柳最無情吹雁落江汀

花落盡欄外曉煙空拾翠芳洲人寂寂題紅深院月朧朧
嬌鳥靜簾櫳　沈香倚傾國想芳容百卉庭前凋玉露一
枝櫳上報春風折向膽瓶中

簾外雪飛舞下梁園夢入梨花粧鏡粉吹寒梅蕊夜香魂
姑射珮環紛　遙望處明月碎荒村拂草還教蒿徑寂點
池不妬荇波分瀟灑玉氛氳

河畔草一望盡凄迷金勒不嘶新寂寞青袍難覓舊葳蕤
野燒又風吹　蝴蝶去何處問歸期一架鞦韆寒月老滿
庭鵑鳩故園非空自怨萋萋

南鄉子　曉起感懷

細雨寂疏櫳繡帳熏籠翠影重嬌鳥數聲香夢杳芳紅一
片煙絲弄曉風　小蘂長茸茸嫩柳輕桃染漸濃又是春
愁縈不了忡忡減盡容華玉鏡中

鵲橋仙　七夕

流螢度影疏簾捲暮銀漢波橫月小鸞機停織晚粧新看
此候吹簫人遠　湘裙帶緩霧鬟釵墜總有離懷休告人
閒惆悵負佳期枉目斷乘槎去杳

輕花拂露長空掛月人在秋香院小盈盈一水兩相思甫
能得珮環聲遠　銖衣羅薄翠蛾愁損試向瓊綃低告無
端應外曉光催掩泣望星橋又杳

虞美人　瓶中臘梅

生香素面檀融暈懶傅何郎粉膽瓶折取貯仙葩試看漸

將春色逗些些　纖枝不鬬東風巧耐雪衝寒早鏡前新寫漢宮粧卻把玉顏淡淡拂輕黃

又 立春

東風已上隄邊柳雪意還依舊畫羅綵勝學裁新不道閒愁又送許多春　年華只是侵蓬鬢花信何須問待看雙燕幾時來猶憶杏花長對月徘徊

又 春雪

玉樓吹落東風月樹樹梨花發江南春信碧雲賒偏引粉香隨蝶夢天涯　歸鴻欲度迷湘渚遠恨渾如許休憐縹緲碎瓊飛卻是助人幽思怯春衣

又 閏六月初七

年年新月鉤簾小鵲語星橋早鴛鴦樓上罷流黃正是香生碧簟夜來涼　今宵空惹迴腸切數盡螢明滅雙蛾蹙淚濕嬌愁拚取恨隨槎影再悠悠

踏莎行 君庸屢約歸期無定忽爾夢歸覺後不勝悲感賦此寄情

粉籜初成薔薇欲褪斷腸池草年年恨東風忽把夢吹來醒時添得千重悶　驛路迢迢離情寸寸雙魚幾度無眞信不如休想再相逢此生拚卻愁消盡

夢斷心灰詩成淚滴欲尋再夢難重覓雲山歷歷望中迷無窮煙樹連天碧　客舍雲深他鄉路隔難教夜夜長相識天涯只爲夢無憑參橫月落茫茫黑

又 和凝云春思翻教阿母疑余以破瓜年亦何須疑直當信耳作問疑詞戲示瓊章

芳草青歸梨花白潤春風又入昭陽鬢繡牕日靜綺羅閒金鈿二八人如蕣　碧字題眉紅香寫暈青鸞玉線裙櫃襯若教阿母不須疑粧臺試向飛瓊問

又 春暮

綠鬧春殘紅銜蘂少水流依舊平堤杳東風楊柳掛愁絲杏花只送啼鵑老　燕子飛飛征帆渺渺天涯盡是王孫草畫長屏掩博山寒煙光日日屏前遠

雪亂楊花荳圓梅子簾前漸覺消春意東風特爲送春來又教春去愁難避　遲日窺簾晴花落地遊絲拂遍行人袂平橋綠水自流紅鶯聲欲向斜陽醉

又 月夜感舊

葉露浮青草煙凝碧月明一片傷心色無端花影落西墻看看移伴迴廊寂　往事堪嗟閒愁重覓闌珊竹紙行行墨子規枝上自聲聲可憐盡被風吹入

又 寒食悼女

梅萼驚風梨花謝雨疏香點點猶如故鶯啼燕語一番新無言桃李朝還暮　春色三分二分已過算來總是愁難數迴腸催盡淚空流芳魂渺渺知何處

臨江仙 對雪憶君晦寄六妹

牕外瀟瀟疏竹響一簾柳絮輕飄暮寒庭院遍瓊瑤謝家芳玉樹相對在梅梢　團扇空思歌白紵湘天雁語無聊自憐杯酒獨寒宵故鄉今夜月剡曲泛舟遙

蝶戀花 桂竹梅柳蕉薇六影次楚女子朱瓊蕤韻不得言影不得言本色

蟾兎清輝浮碧樹簾榭橫枝恍惚淹留處畫出淮南招隱譜廣寒卻趁幽芳注 葉底金鵝愁欲曙蠹餌空濛似滴盧山露漢殿靈波奇豔吐風來雲外飄香暮 桂

曲徑扶疏棲鳳羽細數花階露冷桃枝聚歷亂湘妃羅襪步斑斑淚點渾難覩 拂袖檀欒低映戶綠蔭葳蕤柯笛森如許仙人壇石遙相顧琅玕粉拂紅粧婦 竹

幾度春來眉黛嫵一夜池塘楚女腰肢妬棲得啼鴉垂遠浦梨花好共風前覷 綠倩東君曾作主欲繫行人難綰征鞍住灞上依依芳草護斜陽去後章臺路 柳

庾嶺南枝看漸誤清淺浮香空憶詩人賦上苑同心誰並

數江城笛裏吹還嫵 公主猶憐粧額素千里江南又把穠陰度雪夜揚州非似故詠花樹下成新句 梅

嫩綠輕翻巫峽楚長倚湖山縹緲臨風舉翠袖不禁霜下舞霓裳恐化雲飛去 夢入瀟湘疏雨助淅瑟清宵似向纖阿語花露潤堪消肺暑藥欄晚弄移陰覆 蕉

濃染臙脂初雨過綺閣紅霞滿地餘煙霧偏向黃昏重疊布繁枝不比梅花五 卻憶元郎聊共侶官舍潯陽不與春風據一樹堪憐難折取開樽且自歌金縷 紫薇

又 感懷

猶見寒梅枝上小昨夜東風又向庭前遶夢破紗牕啼曙鳥無端不斷閒煩惱 卻恨疏簾簾外渺愁裏光陰脈脈誰知道心緒一砧空自搗沿階依舊生芳草

又 元夕

疏影橫簾煙景暮萬樹銀花一夜東風吐粉片落梅吹繡戶畫堂香縷飄紅霧 人約黃昏明月妬何似芸箋綵袖題三五莫問沈沈壺漏度夜深還草鵲鵲賦

又 七夕

佳節漫憑眞與誤聊設罍樽看取橋成渡倩得蟬聲邀日暮斜河一帶疏雲度 乘興花陰杯莫負望裏星飛却是流螢錯遙憶難堪歸去路明朝愁殺殘機坐

又 和張倩倩思君庸作

竹影蕭森淒曲院那管愁人吹破西風面一日柔腸千刻

斷殘燈結淚空成片 細語傷情過夜半陣陣南飛都是無書雁薄倖難憑歸計遠梨花雨對羅巾伴

又 偶感

昨夜月明花濺淚落盡寒英心緒渾如醉風裏煙絲將染翠紗牕曉鳥啼聲碎 驀地愁來何處避百轉思量掉下全無計更被萋萋芳草殢悠悠長自相縈繫

又 小婢尋香娜娜有致楚楚如秋棠可憐年十二而死愴然哀之賦此

巫女腰肢天與慧淺髮盈盈碧嫩紅欄蕙滿地鶯聲花落碎春茸翦破難重綴 蝴蝶尋飛香入袂不道東風拍斷游絲脆最是雙眸秋水媚可憐雨濺臙脂退

繫裙腰 春情

東風薄劣絮飛斜紅香落亂朝霞榆錢不買春風住人未還家翠綃淚點無涯　小院重重芳草綠屏半掩夢梨花鵑聲又喚黃昏近幾陣歸鴉漸看月影到牕紗

風中柳　感舊

青小荷錢蓮底藕絲縈抱憶當年瓊簫繚繞粧臺簾捲看穠桃天好有誰憐杜鵑啼老　掩盡重門只恐春風吹到對朝雲西樓半遶愁懷如許料天還知道碧牕月舊時曾照

江城子　重陽感懷

霜飛深院又重陽漫銜觴遣愁腸爲問籬邊能得幾枝黃聊落西風吹塞雁羅袖薄晚飄香　韶華荏冉夢淒涼望瀟湘正茫茫木落庭皐秋色滿迴廊泣盡寒蛩悲蕙草空惆悵暮年光

西風自古不禁愁奈窮秋思悠悠何似長江滾滾只東流霽景蕭疏催晚色新月影掛簾鉤　芙蓉寂寞水痕收淡煙浮冷芳洲斷靄殘雲猶自倚重樓總有茱萸堪插鬢須不是少年頭

風入松　思君晦

柳絲籠碧碧雲低淑景遲遲問春幾許枝頭也野花處處芳菲夢遶池塘青草愁聽枝上黃鸝　小庭疏雨又薔薇瘦損紅衣欲憑遠信青鸞杳望天邊江樹依依往事不堪重憶雲山極目魂迷

滿庭芳　春怨

簾月光微屏山畫寂斷魂長遶離亭小牕人靜無語正傷情獨對殘燈明滅空憔悴難問寒英熏籠倚香銷鏤枕愁極不聞更　清清聽塞雁天邊嘹唳往事頻驚歎薇花夢杳翠黛凝橫漫說流黃錦字何處寄天上瑤京多少恨憑風吹去飛遶鳳凰城

又　端午

團扇裁冰宮盤射粉畫簾不上銀鉤繡符艾虎雙繞玉搔頭皓腕輕籠綵縷蒲英泛蟻綠金甌雕欄外桐花低映紅袖賞扶疏　香浮風澹澹迴廊轉午人倚重樓問當年菰黍誰爲飄流楊柳斜陽歸晚人去後曲散梁州空餘下暮雲淒霭長遶楚江秋

又　七夕

玉樹香浮金波彩泛細風輕送雲行橋邊烏鵲千古說多情何事歡娛易散空惆悵玉鏡銀屏堪憐處年年芳草青黛鎖秋橫　盈盈增悵望更更漏點處處雞聲看疏星漸曉珠露飛英腸斷鮫綃帕上休回首枉自魂驚還須問長河渺渺流向幾時平

又　感懷

秋色將分暮雲初合四壁蛩韻悲幽薄紅微雨幾度自清宵多少西風蕭瑟吹不盡楚夢秦簫疏楊外芙蕖映水清流鏡中凋　聊聊無語處酒凝杯冷爐緩香飄又鶯愁蝶

倦花草煙消且把殘燈重剔尋舊句看取紅綃從今後憑他風月暮暮與朝朝

鳳凰臺上憶吹簫 步月

簾影橫堦翠綃垂幌畫欄芳徑苔肥看小庭煙醉白月澄澌簾外將舒玉蘂尋萼夢雪汗凝甃金壺送迴廊靜悄罌灑花飾　微微羅衣耐冷雙繾向輕陰夜漸闌時想夕陽初下雲樹參差又是嬋娟千里長相見澹景霏霏還待去濃香軟疊繡幙重幃

又 代人恨別

好事多磨重雲掩月曉風驚夢難留又一番春色惱亂枝頭湘浦珮沈波冷花影裏枉自凝眸添惆悵燕來鴻去鎖盡閒愁　休休楚臺已遠生惹得情深何處望憂歎幽懷幾許總付東流那更欄前芳草縈人思恨滿銀鉤空回首從今風月兩地悠悠

聲聲漫 倣舊人作韻用八聲字

春光難問煙草忘情憑將綵管新聲宮額初消雕梁紫燕聲聲湘簾半捲影碧畫欄杆幾樹鵑聲杏花下把瓊簫低按試學秦聲　綺陌香車競豔聽清歌緩緩是處春聲小院人閒飛花悄悄無聲松風忽來繡戶韻生涼吹作濤聲更有那楊柳外鶯語數聲

金菊對芙蓉 暮秋

涼雨人清悄寒夜靜片霞天際斜飛看青煙縈樹白月侵衣松梢露滴摧殘葉碧苔上花影參差雁應來早怨蟲喧砌繡幙低垂　自念獨鎖愁眉漸畫欄影轉斗柄初遲又重陽去遠菊冷東籬芙蓉寂寞澄江晚問姮娥乍耐淒其秋光又老難留好景莫負良時

玉蝴蝶 思張倩倩表妹

驀地流光驚換畫欄一帶煙柳初齊乍暖輕寒庭院盡日簾垂送愁來數聲啼鳥牽夢去幾樹遊絲憶當年情含顰帳未解春思　堪悲盈盈極目幾多江水隔若天涯恨結丁香也應還自怪春慵漫思量花前舊約空惆悵虛負芳期又誰知夜牕魂斷曉鏡低眉

念奴嬌 閨情

鶯啼燕語正芳菲時候紅嬌翠小日日東風吹細柳縷縷似人煩惱徑近花香欄遮蝶夢掩盡重門老清明近也隔簾愁遍芳草　枝上杜宇聲殘紗牕向晚天碧橫空杳悄姮娥來伴我沈水瓊綃共裹繡帶垂裙金釵墜枕脈脈餘情遠起來惟有畫簷風馬敲曉

百字令 重午悼亡兼感懷

傷心時候又端陽景色依然滿目暗柳藏鶯千百轉聲遠畫簾風竹舊恨吟花新愁泣夢細雨凝蒲綠淚殘芳草斷魂何處難續　休說簫鼓年年龍舟競渡玉盌傾醽醁今古興衰多少事不盡沅湘萬曲明月山空青松露寂煙水長飛鷺落霞影裏怎如數椽茅屋

絳都春 上元後

輕煙逗雨把陣陣柔風低縈庭樹草色乍芳梅影初斜消幾許春光早暗驚時序上元也無端來去鴨香薰翠鵲聲弄喜畫欄私語　漸近飛花引燕簾前舞又惹人添離句鐵鎖星殘玉膽瓶欹銀屏晚松梢月冷浮清露淺寒淡碧雲橫暮只見紅綠爭妍總堪愁處

憶舊遊 感懷思張倩倩表妹

歎無邊景色綠遍垂楊紅褪薔薇寂寂湘簾晚是東風過盡燕子還飛畫欄幾曲慵倚清露半煙肥悵舊恨驚心閒愁蹙黛帶減羅衣　雲迷望何處有寶鏡銀奩爭罹依依想杏花梢下把紅桃玉笛風月初吹故人別後深怨螺冷

鵲吹下

絳仙眉更粉蝶雙翻堦前懶自纖履移

水龍吟

丁卯余隨宦治城諸兄弟應秋試俱得相晤後仲韶遷北獨赴燕中余幽居忽忽怳焉三載賦此志慨

西風昨夜吹來閒愁喚起依然舊苔錢繡澀蓉姿粉淡悴絲搖柳煙褪餘香露流初引一番還又想秦淮故迹六朝遺恨江山不堪回首　莫問當年秋色瑣牕長自簾垂繡淹留歲月消殘今古落花波皺客夢初回鐘聲半曙雁飛歸候便追尋錦字春綃多付與寒笳奏砧聲敲動千門渡頭斜日疏煙逗蓮歌又罷莫房將採愁凝翠岫巫峽波平蘅皐木脫粉雲涼透歎無端心緒臺城柳色難禁許多消瘦　古道長安漫說小庭閒晝應憐否紅綃雨細碧欄天杳三更銀漏塞雁無書清燈空藥但餘綠酒想當年白傅青衫還倩淚留雙袖

又 六月二十四日和仲韶

碧天清暑涼生流鶯啼徹閒庭院又逢佳景誰家遊冶芰裳蘭釧曲岸扶疏遙山晻映鉛華勻遍看盈盈無數簾鉤畫舫煙渚落霞千片　一望臙脂簇錦恍當年館娃遺鈿朱顏既醉粧窺水鏡珠翻團扇露濕雲凝六郎何似比將花面還羨取十里香風皓月素波長見

又 悼女

綠陰慘結閒庭捲簾不耐看風雨竹深煙徑柳鋪雲影澹然秋滿小閣凄涼畫屏寂寞恨知何許聽杜鵑啼罷落紅吹散祇剩得愁如縷　一自楚些賦後又嬋娟幾番三五琴書畫永衣香猶在綺牕無語雪絮吟殘梨花夢杳傷心千古倚欄杆只有芊綿芳草碧絲難數

淡煙浮翠枝頭熟梅時候偏憐雨蕉翻恨綠梔含怨粉何堪勝數紫燕低飛黃鸝巧囀漸驚徂暑向風前搔首彩雲易散不盡淚痕千縷　寂寂繡床深鎖芸箋錦字成遺堵月殘香冷紅消碧碎熱腸相許欲覓仙蹤難尋方士海天路阻漫思量總有南山雲竹怎書愁譜

庚午秋日余作水龍吟二闋兒輩俱屬和書之扇頭

今又經三載偶簡篋中扇上之詞宛然二女已物是人非矣可勝腸斷不禁淚沾衫袖因續舊韻賦此

空明擊碎流光迴腸一霎難尋舊芳華消盡涼蟾何意半垂疏柳飛葉恨驚凝雲愁結重重還又愴秋霄寥廓夜蟲悽楚傷心幾回低首　盼望音容永絕斷腸祇剩文如繡

橫煙拂漢征鴻將度月寒花皺斜日啣江圍山欹陌昔年時候痛而今淚與江流總向西風同奏

石城潮打千秋消磨不盡還相逗閒雲無定野水長縈繽紛遠岫古古今今朝朝暮暮如何參透歎依然風景茫茫交集但憑得秋容瘦　看取嬋娟秋色西風搖落應憐否碧天空闊寒煙無數怨砧凄漏把杯邀月醉濃愁極情同

苦酒悵幽山叢桂飄殘何處斷香盈袖

花心動　憶別

芳草含煙送斜陽枝頭鳥聲啼歇弱柳弄條輕碧分絲過了上元佳節峭寒庭院簾櫳晚燃燈罷蟾光初缺暗香滿東風影裏歲華驚暨　卻恨無端薄劣縈損盡柔腸百迴千折曉色入幃悵別匆匆別語何曾共說而今徒有魂旋遠爭知人心空切祇贏得悠悠黯然愁結

霜葉飛　題君善祇髮圖

悶懷難表西風弄愁人踪跡顛倒笑拚華髮付凄涼露泣芙蓉老夢破柳煙蝴蝶曉沈吟擲鏡寒雲掃世事總休休但倩取幽牕月影夜半留照　憔悴動處非狂愁時非醉畫裏人應知道遠崖黃葉正紛紛好共哀猿嘯落蘂楚江君莫惱芳洲處處悲秋草自有閒雲飛伴松月山空桂叢煙渺

偶一首

忘世偶

四大本非我有諸緣假合塵勞利那時間灑卻如如萬境潛消

擬連珠十一首

劉孝綽有豔體連珠季女瓊章倣之作以呈余余爲喜甚亦一拈管然女實僊才余拙不及也

髮

蓋聞魏妃雙翼豔陸離而可鑒漢后四起曜玄儵以齊光故盛鬌不同豈資膏澤如雲飛髻自有芬芳是以鬢曉秦宮競緊粧之撩擾憐生晉主垂委地之修長

眉

蓋聞修蛾曼睩寫含愁之黛葉新月連娟效寄情之翠羽故遠山堪入望於邛壚曉粧無倩畫於張嫵是以承恩借問枉自爭長淡掃朝天方難比嫭

目

蓋聞朱顏既醉最憐烱烱橫秋翠黛堪描詎寫盈盈善睞故華清宴罷偏嬌酒半微闌長信愁多不損泣殘清采是以娛光眇視楚賦曾波美盼流精衛稱頎碩

唇

蓋聞勻檀傅麝其如洛水之辭寫絳調朱豈若巫山之韻故歌憐白紵貝微露而香聞笛羨綠珠莟半啟而紅運是以芬澤非御于桃顆茜膏無加于櫻暈

手

蓋聞流水題紅無非柔荑寫恨盈襜采綠亦因纖素書情故春日迴文逞摻摻于機錦秋風擣練響皎皎于砧聲是以魏殿神鍼更誇巧製玉奴絃索不負時名

腰

蓋聞嫋嫋纖衣非關結束而細翩翩約素天生柔弱無豐故飄若春雲常愁化綵輕如秋雁還恐隨風是以色冠昭陽裙有留仙之襞巧推絳樹舞傳迴雪之容

足

蓋聞淺印蒼苔祇爲沈吟獨立遙聞環珮卻因微動雙纏故窄窄生蓮東昏於斯娛美纖纖移襪陳思賦其可憐是以看上苑之春落紅宜襯步廣儲之月芳綠生妍

全身

蓋聞花貌恐無花勝仙姿或有仙如故一顧傾城絕代北方難再三千獨立絲來南國無餘是以素雪皓呈姣春風之穠李朝霞豔射照初水之秋蕖

內人與李女瓊章有豔體連珠余見悅之亦效壽陵之步時壬申八月也十月卽有玉折之痛瓊章所作已鐫返生香中忽忽忘之頃爲內人蒐錄遺稿復覩連珠在焉回首如昨俱成夢境不禁臨風愴然一慟因憶曩時余曾屬和乃啟敝篋視之僅止三首無瓊章之清麗與內子之流雅手麁腕硬不足傳也姑附於此以見昔年一家相聚情景而今人亡境遷杳不可再覯矣傷哉天寥葉紹袁識

蓋聞宿粧可豔非假芳于麝葉新愁乍斂詎蹙恨於螺灣故寫誤明妃啼青蛾於紫塞顰宜西子羞翠羽於紅顏是以水上仙人綵筆美其學月成都女子挑琴羨其遠山眉

蓋聞粉黛勻粧橫波不勻于粉黛臙脂點靨流瀾不點于臙脂故眇眇愁予帝子降而無語盈盈獨立班姬顧而生姿是以在怨彌憐章華有看花之淚承恩益姣明光有傾國之思目

蓋聞僊度簫樓非點絳不發其響花翻曲殿非凝朱莫吐其音故暈小斯珍珊瑚剪而半寸紅眞迺貴櫻桃醉而初深是以洛下春情顧婦有鳴簧之怨柏梁佳句漢臣起嚙妃之心唇

七夕

妾聞絲綵迎風望七襄之靈匹針筵引露羨五色之衿樓故雲輦粧成原爲多情于婉孌星河悵別豈因無意于綢繆是以鳳管悽鏘俄掩霧綃而乍會龍鑣蹀整終辭月殿以難留

妾聞青鳥傳音未必天邊之佳會斑龍上殿非爲牛渚之初秋故杼軸年年不織蘇家字錦河梁渺渺誰逢漢使槎浮是以巫峽行雲家豔襄王之夢洛川解佩人思交甫之遊

月

蓋聞水鏡含光天彌高而晃朗澄暉凝露地逾白而淒清故皎海上之煙波寒常逼於桂苑映洲前之蘆荻色可賒於洞庭是以遙寄愁心盡在萬家良夜隔來芳信始知千里同情

騷一首

擬招 招兩亡女

嵯夕已往蘭會旋臨悠悠生死心乎痛矣杳冥泉臺無期再見擬楚騷而招之

魂兮歸來閨中弱質豈堪涉彼冥途些緊汝二人昔何爲而來今何爲而早徂些使我暮年罹此傷心天何以控呼些歸來歸來返戶樞些魂兮歸來金風乍涼玉露冷些秋蘭芳馥芬盈庭些小池風度亂藻萍些曲檻蕭森敞浮清些軒閣明牕好談經些無諍三昧無爽靈些歸來歸來得清寧些魂兮歸來木葉微脫洞庭波些菱歌晚韻冷芰荷些水鏡圓魄淨翠蘿些清風徐來澹素柯些纖雲天表澄練河些花竹映秀耀曲阿些秋華多麗休羨考槃之邁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蹉跎些魂兮歸來床間有書可娛日些架上有琴可橫膝些歸來歸來無虛室些魂兮歸來墜露可飲落英可餐歸來歸來無遙想些魂兮歸來荷衣蕙帶芙蓉集裳些北牖風清小簟生涼些花覆簾低爐裊香些蘿屏曲映繞畫湘些粧前明鏡舊日之光些歸來歸來返故鄉些斷香猶酉匣遺芳些蕙帳空兮怨啼蟹些故園回首豈無自傷些歸來歸來無渺茫些魂兮歸來藥卉凝階豔秋棠些微雨疏桐滴銀床些風月正美容與徜徉些樽中有酒羣集流觴些歸來歸來無徬徨些魂兮歸來兄弟成行姊妹連袂何汝二人獨遐棄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睽些魂兮歸來聚談竟日詼浪笑傲些花草參差堪臨眺些歌雨送雲林端留照些歸來歸來速歸還些魂兮歸來

冥漠無倚日月無曜些歸來歸來一室之中豈殊調些魂兮歸來胡然而久寓些桂露涼煙夕香度些閒宵漏靜清輝徹樹些房櫳幃幌仍回顧些歸來歸來可疾趣些去兮茫茫無親故些長夜漫漫永無晦些歸來歸來何爲乎誤些魂兮歸來朗景清冷素風吹些高秋搖落昔同悲些白雲黃葉堪賦詩些蒹葭蒼蒼何無思些魂兮歸來不可以久離些亂曰熠燿燦兮商氣清落芳蕤兮鵾鳩鳴時不可兮復再得惜往日兮徒傷情風嫋嫋兮思無極水潺湲兮秋望平蟪蛄兮無聲蟋蟀兮宵征又曰泬寥天高兮良夜修空目斷兮懷離憂銀漢沈沈兮月華流魂兮歸來無淹留

醉芙蓉賦

涼飈動節商氣司時林疏落葉波靜生漪堤柳悴月中之色庭桐飄井上之枝送燕歸以脈脈留蝶舞而遲遲雁寄秦關之怨砧催漢塞之思嗟眾芳之搖落奄百卉之離披有醉芙蓉者獨嫣然於水濱旭旦則梁園之雪聚昳日則潘縣之粉勻卓女姿含而待暮何郎傅粉兮迎晨於是素紈朝彩絳縷夕新梨容早秀杏頰晚春籠曙景兮娟娟帶落暉兮灼灼颯金風兮參差映瓊月兮綽約或擬姑射之仙忽訝蜀帝之魄始如梨雨兮春莩復若薇煙兮夏萼倣梅粧於壽陽忽楓魂兮秋落驚銀鬟於曉櫳暈金霞於遲

暮冰肌兮脂凝朱顏兮醉薄倣瑤英於軒館護宓妃於川洛莫聞春日之啼鶯嘗聽清宵之離鶴度螢影兮微微鎖桂枝兮漠漠咽胡天之吹笳愴戍樓之擊柝望錦字兮無憑折芳華兮遠託爾迺散豔葩於靈沼緝芬香於楚裳伴芰荷於景末綴萍藻於迴塘邀游女而解佩感騷人而怨長悵秋色兮欲暮泣蕙草兮寒螿歌曰西風起兮雲衣舉凝翠黛兮愁如許空白日兮深徑幽懷佳人兮獨延佇星漢微兮皎夜霜鳴鵾鵜兮傷移序對芳景兮思悠悠俯清流兮聊容與

寒閨賦

四運潛流萬物催遷朔風厲節玄陰沍連景光蘊結嚴氣蕭然感歲時以代謝驚日月之屢躔霜露凄以水涸草木變以摧妍仰行雲以改色欲舞霰而漫天傷古今之搖落聊慷慨以忘年於是藥欄秀委蘭砌芸傾風凄竹韻濤落松聲唳哀鴻於寥廓移冷日於閒庭懍嚴寒以垂幕燎蕙爐以煙輕飄素華兮盈榭遶瓊蘂兮交橫滴瓏璁之玉粉剪縹緲之香衾敞虛簷兮林薄悄瑣牕兮紗明詠白紵兮懷曠歌黃竹兮淒清而迺望積素之燦爛凝白雲之飄颻鑿空霄之皓溯迴銀漢兮迢遙訪南枝之欲放又西墅之將饒挹幽雲之入戶思玉笛于清宵未有尋簷之笑先期放鶴之招留騷人之玉屑掩思女之寒綃於是草荒橫樹葉積平堤晚雲欲送暮雨初迷有懷不寐風景堪啼一樹

臘英兮嫵嫵無邊凍色兮悽悽聊徘徊於階側日晚晚而斜西

傷心賦

昔人有攀柔條而泫涕覽搖落而興悲無非感時事之移異物色之變遷也二女亡後倏焉經歲庭花幾落夜月幾圓病中言語宛爾如在憶昔儀容已成隔世思忽忽以若遺心怦怦而常憾黯兮回風惜乎往日蕭條野曠泬濃天高鬱無畔靡靡之痛歎不歸渺渺之魂傷心若此聊賦斯言

夫何物之最慘于世兮情莫傷乎死生終翳翳之玄壤永杳杳兮九京倏奄然而長逝欲一語而絕聲斷窮煙於碧

落若晞露之槿榮恨塡膺而不息憤無控而難平草荒涼而改色雲黯淡而凝橫盼音徽兮寂默觸遺韻兮悲盈是以鵑血流枯猿腸悽惻芳樹愁深霏絲怨織春葉紅消秋蘭寒逼茫茫宇宙奚痛如極而迺回思在昔靡不瞻依顧復銜恤掌上珠璣端嫻冶澹淑愼威儀溫明愷惠婉約瓌姿如鄢稻之早辨聞絕絃以先知逗瑤華於朗月襲花氣于羅衣容光麗而要眇德音靜以清懿邈仙踪之一去歸環珮以無期閉葳蕤于寂寞慘搖落于芳時啟房櫳以欲喚驚斷絕而還疑情一緒而百結恨萬縷而千思於是美誇燕趙才壓班劉容迴雪而妍嫵兮思裁雲以令攸飄娟嫣之輕袂兮振舒采之纖裾曉傾鬟于菱鏡夕遺佩于芸

篝清言啟而斐亹逸韻揚以閒幽吐芳蘭之秀潔含潤玉之瑩柔爾風流以頓盡余愴懷以無休覩風寒之碧蘚覽霜冷之青楸殞桂芬兮寂寂悽梧影兮悠悠每恍恍兮在目時忽忽兮遷流笛怨山陽人遠雁哀隴首雲秋鶴去悲餘華表鳳飛音斷秦樓感百哀之彌曼擣寸衷以若抽草無言而自緣花斂黛兮如愁恨莫恨兮連摧折哀復哀兮見無緣恫玉顏之早謝若朝暮之蜉蝣迺又篋留蘭膩爐冷麝煙斷明光於月下咽參差于花前粧臺靜而塵滿繡閣閒以脩然風颯慄以紓結鳥哀鳴以多憐鏡孤芳而無覽衣歇香以遺妍文牕窈窕永棄筆床翡翠長捐更以鸞機罷織紈扇無鮮寒生綺幌零落花鈿琅函掩卷綿宇停箋怨蠟流殘兮照夜愁斟不復兮長筵自彩雲兮一散悵明月兮空圓折芙蓉兮誰寄淚隨波兮潺湲前迴腸兮不息纏痛思兮連綿摧百卉兮無光蔽朝輝之豔景蛛網縈兮殯宮奠漿陳而空冷捨此春華藉彼夜永素魄慚形姮娥弔影遙憶前歡何堪重省望歸魂兮迢迢迥青燈之耿耿樹迷離于庭除蟲慘切于軒屏總帳長垂靈几靜晝梨粉飄香疏枝影瘦風景不殊人物非舊蕭蕭白楊煙光相逗至如空梁泥墜雁來燕歸朱門悄悄斜日依依鎖藥欄之繚繞掛簾月之霏微風狂呼以雨泣秋木變而欷歔又若林花吹盡柳絮飄揚永斷送春之句終無詠雪之章怨蟪蛄于夕露愴黃鳥于青陽花放河陽之錦菊舒彭澤之芳無不悼生對景感發臨觴動啣惆悵靜處徬徨看白鷗兮愁不去遶萱草兮憂難忘魂徨徨兮恆慘絕涕淚兮時沾裳涕沾裳兮情何已新夢回兮離思長欲一慟兮心哽咽望雲霧兮空蒼蒼亂曰春光爛漫兮虛佳節冬日蕭森兮淒凜冽茫茫代序兮徒自傷生死殊兮永爲別

序一首

周挹芬詩序

挹芬周媛爛溪世族也去余家僅三舍故稔知其聰穎倩麗善畫工詩詞癸亥歲仲韶駐帷其家與媛諸荆花相麗澤則正歌天桃時也屋梁落月余每思風度實深蒹葭之懷然仲韶方以季長絳帳余固無緣窺道蘊絮座耳但聞

媛家左控鶯湖湖固煙波最勝者也春則飛霞掩映晴霧空濛流紅蕩漾與風帆競落秋則水天上下澄澗橫碧蟾輝一色藻荇繚繞如鏡中朝嵐夕景殆盡收之湖而湖之秀又盡鍾於媛者歟已仲韶謝主人去長安客夢游塵數年挹芬亦從黃公子歸檇李無緜得更相聞矣辛未締松蘿之盟於媛仲昆方以兒女至戚藉此識令暉非難私心固甚樂也詎意造物妬才使余十年溯洄之思徒付之寤想邪余諸弱息自小時亦卽學爲詩季女瓊章才色並茂德容兼備壬申年十七遽有隕珠之痛悲悼未幾又亡長女亦止二十有三仲韶爲檢其遺篇刻返生香愁言二集使人凄酸每誦白少傅彩雲易散之句以爲千古傷心彼蒼于我兩女亦若故肆此奇毒者及睹挹芬傳略則始信混茫小兒其于搥明珠砍玉樹無情伎倆用之熟矣卽如孟畹柔嘉與今挹芬一家之中鼎足三焉夢夢者眞豈可問邪余固恨未識挹芬今讀其詩若詞益悲傷無已且又因挹芬而益潸潸爲兩女濕衫袖矣故非敢爲序聊書余數載夙懷也

傳二首

季女瓊章傳

女名小鸞字瓊章又字瑤期余第三女也生纔六月卽撫於君肅舅家明年春余父自東魯掛冠歸余歸寧值兒週歲頗穎秀妗母卽余表妹張氏端麗明智人也數向余言是兒靈慧後日當齊班蔡姿容亦非尋常比者四歲能誦離騷不數遍卽能了了又令識字他日故以謬戲之兒云非也母誤耶舅與妗甚憐愛之十歲歸家時初寒清燈夜坐檻外風竹瀟瀟簾前月明如畫余因語云桂寒清露濕兒卽應云楓冷亂紅凋爾時喜其敏捷有柳絮因風之思悲夫豈竟爲不壽之徵乎後遭妗母之變舅又久滯燕都每言念顧復之情無不欷歔泣下兒體質姣長十二歲髮已覆額娟好如玉人隨父金陵覽長干桃葉教之學詠遂從此能詩今檢遺篋中無復一存想以小時語未工兒自棄去邪十四歲能奕十六歲有族姑善琴略爲指教卽通數調清泠可聽嵇康所云英聲發越采采粲粲也家有畫卷卽能摹寫今夏君牧弟以畫扇寄余兒倣之甚似又見藤箋上作落花飛蝶甚有風雅之致但無師傳授又學未久不能精工耳性高曠厭繁華愛煙霞通禪理自恃穎姿嘗言欲博盡今古故爲父所鍾愛然於姊妹中略無恃愛之色或有所與必與兩姊共之然貧士所與不過紙筆書香而已衣服不喜新卽今年春夏來余製羅衫裙幾件爲更其舊者竟不見著至死時檢之猶未開摺也其性儉如此因結褵將近家貧無所措辦父爲百計營貸兒意甚不樂謂荊釵裙布貧士之常父何自苦爲然又非纖嗇視金錢若浼淡然無求而濟楚清雅所最喜矣兒黛髮素額修眉玉頰丹唇皓齒端鼻媚靨明眸善睞秀色可餐無妖豔

之態無脂粉之氣比梅花覺梅花太瘦比海棠覺海棠少清故名爲豐麗實是逸韻風生若謂有韻致人不免輕佻則又端嚴莊靚總之王夫人林下之風顧家婦閨房之秀兼有之耳父嘗戲謂兒有絕世之姿兒必愠曰女子傾城之色何所取貴父何必加之於兒已已十四歲與余同過舅家歸時君晦舅贈兒詩有南國無雙應自貴北方獨立詎爲慙飛去廣寒身似許比來玉帳貌如甘之句皆非兒意中所悅也一日曉起立余床前面酥未洗宿髮未梳風神韻致亭亭無比余戲謂之曰兒嗔人讚汝色美今蠟服亂頭尚且如此眞所謂笑笑生芳步步移妍矣我見猶憐未知畫眉人道汝何如悲夫孰意兒床前之立今不復見

夫婦不得一識面乎作詩不喜作豔語集中或有豔句是詠物之興塡詞之體如秦少游晏小山代閨人爲之耳如夢中所作鷓鴣天此其志也每日臨王子敬洛神賦或懷素草書不分寒暑靜坐北牕下一爐香相對終日余喚之出中庭方出否則默默與琴書爲伴而已其愛淸幽恬寂有過人者又最不喜拘檢能飲酒善言笑瀟灑多致高情曠達夷然不屑也性慈仁寬厚侍女紅于未曾一加呵責識鑒明達不拘今昔間事言下卽了然徹解或有所評論定出余之上余曰汝非我女我小友也九月十五日粥後猶教六弟世倌暨幼妹小繁讀楚辭卽是日婿家行催粧禮至而兒卽於是夕病矣于歸已近竟成不起之疾十月十日父不得已許婿來就婚卽至房中對兒云我已許彼矣努力自攝無誤佳期兒默然父出卽喚紅于問曰今日何日云十月初十兒歎曰如此甚速如何來得及未免以病未有起色婿家催迫爲焦耳不意至次日天明遂有此慘禍也聞病者體重則危兒雖憊舉體輕便神氣淸爽臨終略無惛迷之色會欲起坐余恐久病無力不禁勞動扶枕余臂間星眸烱烱念佛之聲明朗淸徹須臾而逝余幷呼數聲兒已不復聞矣初見兒之死也驚悼不知所出肝腸裂盡血淚成枯後徐思之兒豈凡骨若非瑤島玉女必靈鷲之侍者應是再來人豈能久居塵世耶死後日夜望其再生故至七日方入殮雖芳容消瘦已甚面光猶雪唇

紅如故余含淚書瓊章二字臂上尙柔白可愛但骨瘦冰冷耳痛哉初兒輩在外塾各有紙記遍余倣樣以木爲之取其不易損壞茲九月初兒亦請作一面手書其上石徑春風長綠苔一句問之曰兒酷愛此語爾時不覺今憶之乃劉商詩上句是仙人來往行無跡也豈非讖乎兒眞仙去無疑矣十一月初二夜五兒世儋夢見兒在一深松茂栢茅菴中凭几閱書幅巾淡服神色怡暢傍有烹茶人不許五兒入戶隔牕與語而別五兒尙幼故但能記夢境不復憶所語也五兒云山名亦恍恍若憶覺後忘之後數日大兒世佺亦夢見以松實數合相遺余記陳子昂詩有還逢赤松子天路坐相邀之句兒之夙慧異常當果爲仙都

邀去耳或有譏余妄言效古長恨歌之說嗚呼愛女一死痛腸難盡淚眼追思實寫出豈效才人作小說欺世邪

兒生於丙辰年三月初八日卯時卒於崇禎壬申年十月十一日卯時年十有七歲許字崑山張家婿名立平長我女一歲蚤有文譽卜於是月十六日成婚先期五日而卒夫婦不及一相見余所未經之慘恐亦世間未有之事傷哉痛哉此肝腸寸碎中略記一二不能盡述也

表妹張倩倩傳

余季女瓊章幼撫於妗母張氏張字倩倩余弟君庸之元配卽余姑之次女余表妹也余年八歲護樹痛遺父又以宦遊離家特迎姑歸視余姑賢明仁淑視余與己子無異

倩倩小余四歲凡簸錢鬬草弄雪吹花嬉游燕笑無不同之乙巳余于歸倩倩時年十二春含瑤蘂秋映瓊輝美麗已無堪並嗣後余父天涯久客故余不得常歸寧卽暫歸姑已復攜倩倩還張室矣數年之間不相聚首惟寄情暮雲春樹耳庚戌倩倩年十七三星入戶賁實宜家姑以倩倩香纓既結俗緣都完辛亥春杪閉關修瞿曇業余歸視之是年倩倩已十八余一見光豔驚目娟冶映人亭亭若海棠初綻濯濯如楊柳乍絲余竊思初與別時髮尚未垂別來數年挺秀遂至于此恨不見裊裊初餘盈盈二八耳昔人所云美而豔者殆必若此時初夏八日斜月半牕金壺漸滴與二三女伴挑燈話舊庭戶寥寥欄花灼灼不知東方之白也未幾卽別別後又相睽闊嘗憶昔日言笑恍如邯鄲枕中矣癸丑年暫歸一敘臨風愴恨黯然何言丁巳余父掛冠棲隱余復得數歸相聚爾時倩倩脂凝玉膩微豐有肌姊妹妯娌間戲呼爲華清宮人偶當日午夢餘雲鬢彷彿余曰此眞沈香亭上宿酲未解耳諸女伴笑謂余曰汝能作清平調詠之乎余曰愧非青蓮先有捧硯人在此矣羣相一粲戊午仲秋與余同泛棹吳山正波澄荇繞楓冷蘋香時已下澣更餘月吐共相登眺煙樹微茫峯巒參碧斜輝瀉鏡清露逼衣悄然無人徘徊久之倩倩飄然振袖于山崖月色之間卻疑廣寒仙子不在桂樹宮中飛下我前矣是夜停舟對飲共論夙昔生平聊爲快敘也

天明返棹適仲韶自南都秋試歸余卽還汾水壬戌余父背捐余與倩倩又于縗絰中流連數日甲子君庸爲貧鬼揶揄送窮無策剃髮一劍北遊塞上時倩倩已將愁潘之年矣索居岑寂興愴懷人感飛蓬之歎賦采綠之章懨懨抱病忽忽多愁丙寅余傷其幽居無伴邀至家中數月嘗言及炎涼世態悲感不勝相顧泣下沾衣余因贈詞有留語待王孫之句豈意王孫歸時不能語矣丁卯初夏余于君晦家復與倩倩數日款接然此時病已沈綿鬱抑不堪之狀余亦無可奈何別後星河槎渡余隨宦治城則倩倩錦字題殘漁陽信杳蒹葭滴露涼月如規可勝斷魂千里邪奄然席枕忽於十月之二十二日返駕瑤京年三十有

96 故 20B

四歲傷哉歲暮余始從秦淮旋歸悲慟幾絕嗚呼玉碎珠沈香閨無色紅顏眞薄命也孰意清和一別遂爲千秋永隔哉造物不仁失我好友既使愁困一生又遽芳年早世傷也如何倩倩姿性穎慧風度瀟灑善談笑能飲酒生三女一子俱早亡以余季女瓊章爲女瓊章小時卽教之讀離騷古今詩詞故清才曠致殊有妗母風焉倩倩亦自工詩詞作卽棄去瓊章生時所能記憶者止一二耳余不忍忘今并錄之有詠風云蕭蕭竹徑鳴捲幔如有情木落寒山裏千林共一聲又憶舊云故人別後杳沈沈獨上高樓水國陰鴻雁不傳書底恨天涯流落到如今故人卽指余也又過行春橋云行春橋上月如鉤行春橋下月欲流月

光到處還相似應照銀屏夢裏愁又春日云春衫帶綰縷金綃畫永空閒碧玉簫情到寄將何處好曲欄杆外折紅蕉詞則有憶秦娥云風雨咽鵑鴂啼碎清明節清明節杏花零落悶懷千疊情悰依舊和誰說眉山鬬鎖空愁絕空愁絕雨聲和淚問誰凄切浣溪紗云幾日輕陰冷翠綃起來慵把柳眉描春情無奈困人嬌簾外錦鴂啼恨絮天邊征雁寄書勞小牕閒撥篆芸燒又蝶戀花云漠漠輕陰籠竹院細雨無情淚濕霜花面試問寸腸何樣斷殘紅碎綠西風片千遍相思纔夜半又聽樓前叫過傷心雁不恨天涯人去遠三生緣薄吹簫伴此闋則丙寅寒夜與余談及君庸相對泣作也其才情如此豈出李清照下惜乎斷香零玉不能成帙使世知有徐淑蔡琰也傷哉瓊章嘗云異日當爲妗作一佳傳嗟乎昊天鞠凶瑤枝又萎芳言如在已歎人亡露濡霜降卽瓊章已杳不可追矣又況倩倩更在若在若亡閒日月如流能無湮佚之歎乎余既傷倩倩又悼瓊章故追而記之然止能憶昔時交好情景如此他非所及亦非敢言文也

傳作于甲戌之春屢欲寄呈君庸貧冗相牽未及錄出祇存手稾今又爲遺集矣滿目山陽能無愴感仲韶識

鸝吹下卷終

祭文

祭葉夫人沈安人文

維崇禎八年乙亥九月十有四日年家張魯唯率男子婿立平謹以清酌庶羞之儀致祭於靈曰夫女士之以文彩見者史冊所載指不數屈也然取青妃白僅襲凡詮卽領異拔新祇工尺錦求貫串古今揚扢風雅則難矣且榮名富貴造物忌全初終困亨缺陷時有欲作合名卿象賢式穀抑又難矣若夫閨媛學邁通儒母儀蔚稱女憲有少君德曜之伉儷而兼能揚藻於菰林有紫微右英之玄箸而不止遙徵於仙籍斯亦眞丹之所僅聞銀筆之所罕述者

也惟吾夫人稟靈婺宿毓質璇閨慧穎天成不數謝庭覓句淵源家學靈誇班氏能詩爰自笄年來歸望族慰孀姑於素幃承歡朝夕遵名門之女誠敬奉旨甘三十年來有如一日夫人之爲婦猶爲女也克相夫子籍甚才名宣麗彤管勗華文史攻苦食淡常懸墨帳以如賓我黼子佩仍懷白雲而偕隱五車再讀百韻互賡每至敷文析理必諮大家更聞玉友金昆咸推道韞夫人之爲內助猶良友也熊夢屢叶數過燕山雁翼聯翩奇同周士更掌珠之聚秀嗣母氏之徽音莫不口授經書親解文義遂令姊妹競爽居然閨內眉山兄弟並名允矣庭前孟里先亡女返生香有集留千載之芳名未婚婦之死矢靡他挺百禩之奇節皆宿生之良緣實清時之盛事高風有自潛德爲儀夫人之爲慈母猶明師也方期德備五福壽臻百年詎意邇年以來頻遭意外庭樹增悲堦花含歎更痛姑亡何恃益悟漚滅非堅解脫世緣專心淨業忽焉示疾溘然長逝瑤車難駐或返蓬山金臺不虛定還蓮土生寄死歸知無怛化且生榮死哀又何目之不瞑惟念唯兒立乎不知何以因緣得爲夫人婚吉日已屆綵雲遽飛涕淚空垂形影不識賴夫人憐愛女之如在撫半子猶所生歲時得侍溫顏訓迪屢開疑義正可霑恩沐教於無窮何夫人復舍之而去也嗚呼痛哉豈惟夫子撫膺號痛如不欲生卽愚父子聞訃雨泣亦不自知其何從矣聊展蕪詞未揄揚乎萬一敬陳明酌幸歆格於几筵

祭葉夫人沈安人文

維崇禎八年乙亥九月十有九日通家張世偉率男奕孫邕謹以清酌瓣香束帛之儀致祭於靈曰嗟乎余於汾湖葉氏一家之內一歲之中而馳哀詞者三焉在懿戚旁觀已劇酸辛又況身丁其遘者乎惟春之仲孽絲仲子美秀而文鍾愛王母誼感所聘余之女外孫顧未歸稱未亡人焉甫臨喪王母爲之一慟遽殞余是以有扶匐之役曾幾何時母安人亦罹此鞠凶哉往歲二才女之慼一刻期而嫁一既嫁而寧皆卒於茲寢母安人已不勝心碎神傷試讀哭女諸什直是一字一淚而況浹月間旣哭仲兒又哭

殤兒又終哭嫁而母撫之孀姑夫寧直眷眷爲一兒也安人孝慈天植卽未經此變謝道蘊之文采曹大家之儀刑已隆隆流布人間一以爲女士一以爲婦宗方之古人且皆壽考樂康爲有家宗主何奪之獨遽母乃夫子婉德貴與賢併禕笄相莊更爲人天所妬疾邪嗟乎嗟乎已矣已矣余哀些唁慰之詞亦已窮矣屬纊次日訃及顧氏女孫篤疾中厥然而告其母趨舟會斂僉謂不能臨哭乃號咷如禮又扶掖循行喪次庶幾膚立比歸仍僵仆床簀嗟乎分爲葉家婦匪特自矢之天實命之卽今奄奄餘息不遠相從益痛安人存時爲潔除丙舍位置楚楚不能一日安於其間以奉湯藥也嗟乎嗟乎已矣無所置余言矣靈其

鑒之否邪哀哉

祭葉夫人沈安人文

維崇禎八年乙亥十月七日年家顧咸建謹以生芻之奠致祭於靈曰於乎夫以道蘊令嫺之才禮宗女師之德歟然玉折戢影黃腸宗黨震慟道路靈傷而獨有禮不成婦誼切未亡躑躅笄髽參差爵踊之行者雖涸淚和血不足寫哀痛之無方惟余女紘蘿甫附而飛蓬禍未結而嫁殤也力疾成服驟哭太姑會集人世未有之慘毒猶幸者獲問燠寒於高堂母夫人矜憐動色婦之而猶女之不啻上下其鳩桑比紘反哭故鄉也伏床奄奄尚冀起居寢門俄驚母夫人病已中乎膏肓涉夏徂秋音問往復非母夫人之湯藥則弱蔘之飦粥俯仰病態慘淡以相將於乎傷哉此卽百年依倚白首同歸而茹荼集蓼固紛逢乎百殃胡病蔘猶延旦夕母夫人顧溘焉棄化俱翔乎於乎傷哉蓋母夫人孝慈倍越恆常乃一再期間悲不輟聲踊不絕地宜不免乎神傷遺範肅肅餘采琅琅惟彤管之有煒諒于載以信芳獨煢煢病蔘胡時命之不祥於乎傷哉承訃之辰建稽試鹿城紘從沈綿中泣請其母徒跣奔喪幸直抗衾含玉獲號咷永日於顏面之傍傑然僅克成禮啣哀而歸益奄奄伏床天乎其奪之以所恃乎抑重厲之以冰霜於乎傷哉天靡常矣神忽荒矣靈氛妖誕彭咸狂矣履危呼皋下四方而招些何杳茫矣楓冷吳江目渺渺誰望矣

哀毀屏營知不可久長矣惟光靈之不沒肆陟降而徬徨尙大庇其病蔘生死延促期不愧於慈嫜余言之不欺兮庶下酌此一觴

親友惠贈祭章咸蒙隆譽中心藏之弗敢忘矣獨鐫此三文者張方伯以亡女巽度先生顧漢石以亡兒中間插入一段情事備極淋漓哀愴之致爰見亡婦殞命實繇於茲故非爲炫目也爲亡女與烈女也葉紹袁識

哀辭

亡妹宛君葉安人哀辭　沈自繼

嗚呼缺陷兩間卒驚霖淖風流千古都逐浪淘憫游魚之瓦盆爲沼惋蟭螟之蚊眼作巢鴻雁哀而夜叫鶺鴒恤而

朝啁駭訃聞兮足俄跱跳咽死別兮口忽號咷痛萬欲訾夫穹昊悲千還詈夫斗杓渚花黯黃氏之番羅襖汀草偃韋家之蜀禳袍爾相原無鬼躁人疑或是天贅風纏旆旆之孤旐霧迷孑孑之靈旄龐座易登罷鬻市中之笊漢絃難續絕投海外之膠嗚呼哀哉念夫家聲我慚祖考閨秀爾占英豪槐閣之夫人氏趙鳳樓之愛女嬪蕭嘉魚烝而罩罩和鸞戾而鑣鑣遂迺嬰城贊顯提觀佐濤畫嫵恆倩乎京兆覓封未怨乎嫖姚試兩衡夫淑貌孰少遜夫纖毫顧亶降儒門建白誠襄味道奈謫懸仙籍通玄空役子韶無從揃祝神之爪奚自訪嗣骨之膏采藥星凋阮肇求漿霜剝雲翹徒然醫療已矣酸痟詎意茂陵反奏文君遺藁

縱亡孝德仍傳徐惠離騷稱述品藻悽愴焄蒿嗚呼哀哉加以思多褭褭尾倍脩脩鸞雙飛以捧誥象單玩以觀爻懼將清修而亂鮑敢因薄宦而唾梟豈小雀而畏既死之鷂寧少鼠而養不捕之貓窮景端無飯窖瑞徵賸有扇庖移父母於事姑之孝隸子婦於服女之勞辛勤羊棗憔悴鳳雛淚盡而珠斂耀容愁而玉趣銷邇且兒殤兩到女逝二喬情注劬於戢曜志藉憾於昂霄致北堂樹謖頓殞忘憂之草使東園木梗還摧齎恨之桃嗚呼哀哉猶憶爾方褭褓予尚垂髫曾笋偏憐孤篠衞葉遙詠苦匏詎趙敕之愼弗爲好匪左詩之吾家有嬌四教早繡揚於程曉七篇兼綺合於班超迨夫女蘿縈抱槁木作寮汝未嫁而我已婚敝裘慰下機之嫂母先殂而父後沒助金卻納廡之僚元禮年儻瑾違那姻鍾皓令暉名雖芬亞豈娣鮑昭惟一妹稱袁蕙穆愈彰殷浩故三孃歸悱苕榮果邁孝標殆將覺正等乎三藐寧止辭體要乎六幺嗚呼哀哉若余性鄰餓莩才背時髦不武謝蒼頭之帽無文讓紫痣之腰非依歸聖賢之彬老豈承襲父祖之君高敢禰傲而岑牟單絞姑囘樂而陋巷簞瓢中散搔爬狎衣間之蝨蚤於陵匍匐甘井上之螬螬親戚來而鵲噪奴婢侍而虎哮人又無能鑿田仲之七竅我亦何利拔楊朱之一毛用是遠染指之便溺辭觸鼻之腥臊匿形影而避聲名跡虛疑夫隱豹愛羽毛而疏骨肉心實懼夫污貂載申情告遑慮口嘲但傷

汝去世之太早余負人之過佻報劉爲日不長枉泣陳情之表喪母其年甚幼秪增執食之號對種芋而痛父薨何暴業販葱而啼叔誨已遙哭舅氏於晉秦之徼慟義姑於齊魯之郊房空不見人亡將潘令而永悼家貧非凡子嫁維祝女而終嗷總之冷灰弗爆朽木何雕既難伸夫恩報聊勉借乎禪逃目凝愁而眇眇心結恨以搖搖淚染楓丹怨絕霜林秋杪魂銷柳綠痛餘煙樹春梢嗚呼哀哉茲更羈身蔣廟裹足鍾橋問杏花而村沓送桃葉而津滔悵儀鳳之窈窕駭盧龍之岩嶢兼之寇延豐鄗盜起函殽刑獄興而月食白昴饑荒薦而星紀玄枵玉河霪潦鐵塔麋糟虎臣關胡不哨蘆妃巷已無嘈世多難而家恆集蓼客久

滯而躬後奠椒凄其桂櫂容與蓀橈悲火風乘乎野燒哀湍雨帶乎江潮已焉哉衰顏枯槁旅鬢蕭條於爾死弗能遽料將吾生何以爲聊壽五十而不夭福一二以難消吞象疇雄海島觀魚誰樂梁濠亭角之清風懶掃杖頭之明月慵挑短日杲杲驟雨瀟瀟知已付青蠅之弔哀良咏黃鳥之交未蓋棺而吾事已了無華袞而俗論何褒不能發酵詎敢題糕挹江流而當醥摘溪蔌以成肴訣想無靈永歇軒光之丹竈眠應不覺空留珊枕之紅凹詩怒焉而心擣賦侁些而魂招嗚呼哀哉

客有都閫訃作倣唐人兩韻體

挽詩

哭亡姊葉安人　沈自然

人間短景易飛分夢斷西風逐曉雲一世羈愁思弟妹十年蒲宦相夫君素幃隔影孤燈暗碧字題牋舊瀟芬晝哭夜號今日事可堪多難更離羣

骨肉凋傷氣已吞高秋望斷拭啼痕生前動有經年別死後曾無再返魂瑩酒不堪重勸影停橈何事又登門幼男弱女嬛嬛立始信皇天最少恩

哭宛君姑葉安人　李玉照君庸續配

妾生會稽長於燕中從夫婿南歸卜居吳趨聞大姑文彩風雅私心向慕奈夫婿年年飄泊空訂會期竟成虛話豈非緣慳三生晤難一面不揣鄙陋聊附挽章

三年空望剡溪船惆悵兒家宕子緣卻似蓬山風引去不教凡質近神仙

想像丰姿欲見難春風容易妬花殘焚香手把遺編讀百遍長吁鬬鴨欄

生小愚癡不識愁花開花落被牽留那知愁種姑收得萬縷千絲不斷頭

失姑誰是最親人痛女難拋掌上珍始信人生皆幻影一心稽首向金身

挽母姨葉安人　周蘭秀字弱英

佩阿餘蹟散寒煙始影星芒墮夕天贏得吸雲雙慧女折瓊相約玉山前

帳秘縹緗女蔡邕飛塵不到綺疏重閒敲茶臼烹奇字丙夜應須代漏龍

槿豔何關身後名新詞慺慺度珠聲祇疑畫石同飛去珍貯殘牋百感生

悼宛君姑　沈憲英

樓上春深乳燕來半簾花影自徘徊子規聲裏黃昏月叫斷東風夢不回沈君晦長女字惠思一字蘭支時年十五卽字世偕

悼宛君姑　沈華鬘

悠悠泉路月爲家寂寂春風夢碧紗自是空思腸斷處歸來煙雨送殘花沈君晦次女字端容一字蘭餘時年十四

悼宛君姊　沈倩君

暈月陰霾天欲垂蕭蕭草木撼風萎煙迷幽谷哀猿嘯荻冷江洲隻雁悲紅葉舊題同唱和黃泉深恨獨分離可憐無限相思淚難倩西風將向伊

又

憶昔尋梅十載前玉瑩珠彩遜芳妍殷勤貽我鏗鏘句今日猶疑夢裏緣

一展齊紈一愴然墨痕似我淚痕鮮遙思此際汾湖月楓冷烏啼欲曙天

緣總塵積冷瑤箋繡佛禪燈盡黯然吉士淑媛天亦妬古來雙美信難全

詞壇名擅女相如喜種桃花習步虛人世悼亡腸自斷瑤池仙侶料眉舒

宛君葉夫人蜚英聲于閨苑流麗響于青篇傷女慧亡柔軀悲殞余得午夢讀之想芳容乎未覿覺愁緒以縈懷覽未忍終情不能已爰賦小言以當挽云

沈紉蘭（黃夫人）

異彩不久留至人嗇年壽況以才德全邈矣世罕有遐哉夫人心咸推著作手淑則迪令女振藻謝班右麗灼如花新光耀似珠剖各擅彤管名酬和自阿母如何一朝摧骨肉不相守余悲感同病願言慰恐後忽焉凶信聞此意竟相負夫人乘鶴去人間足不朽逸逸琳瑯響聞者仰山阜溫溫懿順德歎者不容口妙鑒甄眾才愧余亦採受知已

蓄平生神交失師友傷心不自知人琴難再偶譬彼蘭與蕙萎絕盈畹畝譬彼日與月冥歇不到牖芳軌杳然遠誰與辨稂莠諷覽生莊敬爲起奠清酒

百日祭亡室沈安人文　葉紹袁

嗚呼痛哉死生聚散可勝言耶天下固未有生而不死者未有聚而不散者顧如君之死則正未可死也如君之散則我亦不知胡然而散也死生聚散之故雖云天道之常而如此其驟且猝如此其遽加之而不一憫恤則未有如我今日之甚者也昔年兩女坳矣未及三載而次子殀亡未及一月而蔆闈捐背烈女奔喪以矢誓幼子嬰癇而遽殤歷諸奇哀備嘗異慘我猶得抑情忍性頹廢自甘者非以君故強什也邪嫠星墮彩怨靈槎之不歸瑤娥沈光恨胡香之無術西河喪明對灑鵑魂之血北堂銜恤共結猿腸之哀何日不偕君於愁山淚海何日不勗我於夜月朝雲而今已矣長與訣矣一旦至此何可言矣涼涼荒荒者君之帷邪蕭蕭寂寂者君之故房邪悽悽淅淅者葉墮之聲竹搖之響邪疏櫳晝閉紙牕不開冷屋無人寒篝獨倚香銷縷帶金泥簇蝶之裙綦絕苔痕繡憶生蓮之印徘徊清簟徒有驚魂躑躅迴廊每爲失慟舊時梨粉還開故主之花盡日桐床莫憶羅衫之影斯亦潘岳謝傷江淹難賦者也嗚呼痛哉總爲論之人生情耳伉儷締好因情生愛金屏入照不窺獨舞之鸞玉釵橫枕匪有孤飛之鳳矧夫

士會偶淑才美流譽少文偕羅高情協趣者哉月社良朋花期好友賞心藝圃娛志談藪我之與君故非謬也自念少丁岵蓼沈淪貧賤使君惔心凋思衡胸轇臆鬱不能吐懷莫爲舒者三十年于茲矣三十年間晦明風雨清晝黃昏曾歡娛愉樂之幾何而拂亂憂愁之日積蛾眉長蹙對粧鏡以無言笑靨或開袖羅巾而每濕君深心之委曲與苦情之忍默卽我不能盡知之知之亦不能盡言之也嗚呼痛哉憶昔君賦于歸我宜寡爾君時纔十六耳我母自先人辭世僅我一子半世孤燈方藉君以一慰悽索倘君稍有介於儀容動靜之間婦道親心豈能兩協而君破瓜之初卽有倍年之覺靡顏曼色婉性柔情不啻愛女依依

膝下也嗚呼念言及此豈易得哉孤貧之家遞相仗託母子夫婦杜門苦守艱難拮据以至於今一年之內母喪君亡慘影悽形崩摧五內三人相倚光景如存而今忽焉止惟我矣身非木石能不悲哉天乎人耶至此極歟君菽水能甘鉛華不御淸修世德匪若馬融之女貧士家風卽是鮑宣之婦少稱蔡文姬之夙慧長則謝道蘊之朗神琴徽共簫管俱淸彩筆與墨香相映庭前花草春蘿秋薜之晨帳內圖書龍劍鳧樽之夜斗室整潔屏幌娟然與君朝於斯夕於斯聚諸兒女以歌且哭於斯庶幾共期白首安受淸貧孰意造化不仁遽悲晞露音容一往花月無邊素手之芳脂在卷纖鉤之印跡留堦而使我朝不朝矣夕不夕矣兒女之歌且哭於斯者移而啼飢號寒於別之所矣惟有一椎心而天不可問拊膺長吁而人不忍聞者徬徨悽惋於荒煙冷月之下蠨蛸埃榻之間也嗚呼痛哉君父與君之仲父季父俱名進士三龍並躍萼輝鼎暎人皆爲君羨不知聞琴之歲早悲喪母聖善靡依藐焉孤處十六來歸鹿車布裳寶釵明鏡雖無耀首之思治滲潔庀實有霑襟之泣此亦君之隱恫也我時舞象游黌微名薄起人皆爲君慰不知頻年失志坎壈不平或閉戶編蓬或擔簦麗澤入君幃幙與君披對經年無幾日耳甚且臘盡年除嘗棲外館我豈無情疏越至此慈庭義方罔敢違戾結褵以來君所知也迨夫王湛初名韋經漸緩乍同琴瑟屢夢熊

羆人又皆爲君慶不知兒女債多淸閒福淺求衣營食不遑寧處繼遭兩女珠沈玉碎雙淚爲枯病根旋種爰至今春兩兒殞傷烈女矢誓慘集一時六月吐血延暨秋深遂致斯荼毒也嗚呼痛哉我叨乏粉署微恩翟茀人又皆爲君榮不知落魄愁長光耀色短卽如甲子仲秋南中賢書之問先及侍御半日而寒門闃如余時惟有瞪目悶坐君則淚涔涔濕衫袖不止也此時此情寧忍忘之潸然回首天乎痛哉丁卯改授留京君隨我秦淮桃葉僅五月耳戊辰北雍芹席孤劍匹馬君留敝廬供奉我母不知幾許憂風悶雨貧窮煎逼賣珠補屋如吟杜陵之詩束苎質錢每同甄彤之法庚午我在都門旣有虜警又有軍胥重委陳

情之後君語我云今日幸復見君我在家中兩袖未曾一日乾也嗟乎一命之榮何榮之有盡以君愁腸淚眼相博得耳嗚呼痛哉君詩詞清麗文致淹雅人又皆爲君譽不知君之形藻與范趙奩香更稍難耳彼以富貴多暇游衍典墳巖壑可娛擷蒐腴潤君於斯二並皆無之珩璜作佩非有南城之封林澗環周徒慕東山之美俱於桂乏珠艱之隙兒晨女夕之餘酒帳藥鐺之邊送別望歸之際書懷愬悶良匪易矣掞月摛雲亦云苦矣暫銘靈壽還多寫怨之題偶賦鬱金半是送愁之句嗚呼痛哉我之與君倫則夫婦契兼朋友紫綃粧後綠酒飛時碧露凝香黃雲對卷靡不玩新花於曲逕觀落葉於低牕仲長統之琴樽不孤

風月陶元亮之松菊共賞煙霞或披古人載籍之奇或證當世傳覽之異或以失意之眉對燈或以快心之語相詼或與君莊言之可金可石或與君謔言之亦絃亦歌或與君言量薪數米塵腐皆靈或與君言不死無生玄禪非遠譚言微中咨嗟相許鄙中壘左傳之讀陋惠姬女誡之垂者也而今胡爲至此哉酒可盈樽書猶疊架月能常照花欲時開獨君不見悄悅無儔入而默默焉無與語而出矣昔日之寂寂焉無與語而出矣昔日之清談雅韻今日之斷草飄塵今日之棄履零簪昔日之曉粧晚步嗚呼痛哉李崆峒曰妻亡而予然後知吾妻也其所稱引醯醬鹽豉縫翦刺描之類余不必一一彷似所云有今古之愾難爲友言而獨與妻言之今人而無與言者故曰妻亡而予然後知吾妻也三復斯言實獲我心惟其言之無從不覺夫涕之漣洏也嗚呼痛哉君性慷慨明惠仁慈節儉飭躬御用悉去其華接下待人必居於恕以至鍾量多寡市價貴賤靡不厚施而薄責羨予而廉收皇天后土實共鑒觀宜乎好生者生亦延樹德者德必永胡爲天道福善茫茫若爾鬼神好謙渺渺無徵也嗚呼痛哉君於書史性喜披閱竺乾梵典尤極探研楞伽奧旨維摩密義雖未直印眞宗竊亦漸參悟解而不能續半齡之算享一日之安何歟明燈熒熒戒香馥馥塵凝蕙席猶存猊座之書縷歇檀煙如聽伽林之語繡佛齋前寂寥蛛網禪心偈內悽愴淚痕嗚呼

痛哉庭花無主欄草爲誰西風夜雨北雁寒燈止有孤身更無共影低徊日月孫子荆之情文聊落簾櫳杜紫薇之涕淚傷心不獨一事迴腸何啻千重嗚呼痛哉君事我母垂三十年哭死而哀情也新婦來止三月哭亦至哀顧家烈女亦來視啥嗚咽悲啼耳不忍聽豈非君孝敬之德斯其報歟諸子佺既授室倫侗亦長矣儋亦能自知冷煖矣惟是倌年九歲倕年七歲哀欲感人幾罷王修之社匝惟留扇能發景胤之悲髫鬟短髮白帽縞衣日晚從書館放歸我前一揖兄弟依依自相伴侶我嘗問其思母否云思卽淚盈瞳曉不更作聲爾時我不痛心刺骨裂膺欲絕非人也邪天乎可奈何哉天乎使我父子至此極哉韋應物

云單居移時節泣涕撫嬰孩斯情斯景信哉然歟嗚呼痛哉我三月間苫帷夜睡夢見君庸自嶺表歸卽以夢告曰予心甚靈昔在新安忽夢瓊章玉殞遂聞奇慘今又復夢姊亡以故亟歸歸而果拊姊棺哭也余曰女死尙有母在君來相對一樽可共今君姊死此言我與誰語乎旋忽號慟心忡如椎爾時君體健甚也余憂皇形色然又自解曰哭毋哭兒方寸已亂神魂迷瞀致斯兆耳我婦豈眞有是事耶懷之胸臆安敢輕言豈意沈痾遘厲竟而踐之而君庸數千里天涯客棹游子故鄉果是素車白馬陳觴一慟也邪生桑贈瑰語欲咽而無宣白虎黃熊祟遂感而有驗嗚呼痛哉猶憶中秋之日君舉詩篋與我云幸爲殺青余

曰何遽若斯俟君霍然刻病餘草耳君亦欣然云姑且收之淸文滿篋手授椒花新製連篇泣留芍藥金無聘妾幸乏白頭之吟子未成名恨少東征之賦芳年促志煒管銷光錦字如新指香宛冷嗚呼痛哉家如散籜亂不能整情如棼絲結不能理人亦有言中年喪婦一不幸也喪婦而貧傷莫甚焉自君兩年病困藥餌傾囊箱無餘衣匣無存珥迨至君亡於床兒啼於側余開君笥闃然其空悲涕徒哀束手奚措一切營喪治殮悉資親友成之人亦安知我之與君貧焉至此昨來索君棺價者迫未有應卽生詬厲囂呶不止余惟有號泣徬徨而已嗚呼痛哉故無一日非窮愁之蹙骨卽無一日非愴悼之追思心如膏火之煎想似滔波之逐去自登高之候黃花在枝今焉迎儺之期臘英滿樹悠悠忽忽忡忡怦怦我母亡時雨鬢半白迨君又亡皓然盈首嗚呼痛哉素琴空張永矢續膠之誓小星彼嘒實罕買眄之金登臨山水豈無車航之費嘯嗷觴咏猶然孤子之人友朋豈能日聚故自常違生計卽已漸亡亦恆待理在外無非寂寞入內總是悲傷使我淸朝永夜何以爲情春去秋來何堪卒歲嗚呼痛哉宗少文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敎方能遣哀亦欲逃之于西方之學歸之于大乘之秘而有未了諸緣日夕縈念我母與君暨亡兒亡女未歸山穴顧女未旌六七兩兒未及受髮藐然二孩中心繫之此亦君九原念中所惻惻者也嗚呼痛哉

回數亡期已周百日君旣皈依無葉座不設酒素葅淸茗名僧禮佛悲哀莫釋欲見無繇魂魄盡消肝腸寸碎已矣泐大師云勤學佛事後會有期果爾如是誓心以之冥冥之中君豈忘我嗚呼痛哉

傳

亡室沈安人傳

葉紹袁

沈氏名宜修字宛君憲副沈公長女（公諱珫）八歲喪母顧恭人煢煢嬛疚卽能秉壺政以禮肅下閨門穆然從父少參公甚異之（公諱瓚）公與先大夫同籍雅深契厚語先大夫曰家季玉有女（憲副公字）甄后弄書之歲耳毋亡而條條媞媞如也長必賢是有貴徵曷以字若子先大夫喜甚卽爲余締

褪禍之盟焉十六歲歸於余頎然而長鬢澤可鑒先太宜人孤燈孑影藉以娛色愛逾於女昕夕非婦在側滌灑弗甘也性好潔床屏几榥不得留纖埃經史詞賦過目卽終身不忘喜作詩遡古型今幾欲追步道蘊令嫺矣時先大夫蚤謝世宦橐如霜明身後幾不能謀生强宗悍族又以余弱子曰尋諸窮墉以故太宜人望余不啻朝青霄而夕紫闥也恐以婦詩分呫嗶心君因是稍拂太宜人意君旣不敢違太宜人又惆惆然恐失高堂歡也淸宵夜闌衫袖爲濕其性孝而柔如此余少時攜簦笈從游若思諸君子肆業爲常不甚居家中卽居家中亦不敢一私入君幃非太宜人命寒篝夜雨竹牕紙帳蕭蕭掩書室卧耳葢太宜人止余一子且又蚤孤然愛深訓摯以慈闈兼父道焉卽通籍後余夫婦夔夔齋慄三十年一日也君因太宜人不欲作詩遂棄詩淸晝虛寂閒庭晏然形管有煒兀兀爲余錄帖括耳余時發憤下帷覃精伏生之書每一義就卽倩君指下裒積成帙友人覽者靡不歎衞夫人遺風端麗可愛也時家季若與余比廬而居同席而學余文婦書之季若文亦其婦書之兄弟相對語此亦貧士一樂今我兩人俱幸成進士徼半通之綸榮施及婦而兩婦俱於一歲中相繼淪殞天歟何哉君明鑒量宏節概美志行樂慷慨外父冰蘗苦操甚無奩具君大度豁如也有友人計營一椽殊生束晳之歎私籌於余余曰我母嚴我弗敢言當謀諸

婦耳私念婦又鮮嫁時資裝奈何試與之言君曰貧友以急告而不能周愧也卽脫簪珥鬻數十金予之余曰去此君箱篋益空寧無怨色君曰桓少君鹿車布裳固自可君何弗及鮑宣余喜謝曰異日當以翟冠翠翹霞裾珠帔報若德耳君笑曰我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且旣委身於君翟茀珩璜分也又何云報君旣婉娩太宜人左右柔顏曼色葳蕤繁綦之屬晨昏無少離丙夜太宜人猶刺刺女紅不休君不以罷或先止太宜人命之入迺入然攄幽寄嘅黯風颯雨時鶯花寫悶雁影摛愁方絮尺蹏盈匳格矣太宜人雅命小婢偵之云不作詩卽悅或云作詩卽低低形諸色君繇是益棄詩究心內典竺乾秘函無不披覽楞伽維摩朗晰大旨雖未直印密義固已不至河漢戊午以後兒女累多禪誦之功或偶輟也家奉殺戒甚嚴蜆螺諸類未嘗入口蠕蠕雖微必護視之湖蟹甚美遂因絕蟹不食他有血氣者又更無論兒女扶床學語卽知以放生爲樂四五歲君卽口授毛詩楚辭長恨歌琵琶行敎輒成誦標令韶采夫婦每以此相慰余秋風一度一爲報罷長千里中塵征衣染數升矣君低眉蹙黛又恐傷余懷祇顧影嗚唈耳乙丑附竿南宮交相藉幸矣然秦淮石頭隨宦冶城止五月太宜人不欲入燕余孤琴獨劍往返高漸離市上二三載君留事暮年高堂曲盡勤瘁旣以鸞鏡無雙錦衾空爛不無天涯夢遠他鄉藁砧之思且又家計蕭條羞

囊罄澀凡爲堇荳兔薨俱極焦心劑處之璣璫組紃襦舄爐匜無不徵價貿市百苦支持追憶至此淚潸潸下不能止矣戊辰余在都門太宜人忽嬰危疾君晝夜湯藥衣不解帶呼天泣禱螓首蓬飛迨及余歸不知有母病也俯仰三十年忽忽如瞬前後諸境盡若此爾有幾日開顏快意者邪君待人慈恕持己平易下御婢僕必爲霽容善語卽有紕繆悉洞原其情之所在故無攖和之怒亦無非理之譴室故懸罄也人有求者必應曰我猶患貧何況若輩我貧猶能支吾彼無控死耳我故不忍其饑寒死然亦終不責其償也余有從子某某家徒四壁立君恆念不置每問余知二人近狀否恐必凍餒曷稍賑之居恆日用經費或酬估值或市器具飲食非精鏐必不與人家無藏金俱從鬻鈿賣衣中來稍有低惡必付匠家鎔去渣滓而後迺用用時微雖寸銖必羨弗短也歲荒於潦佃者相告余於常額外倍加減去君更命主計者改置小量收之君仁心卓鑒諸如此類故君亡婢女哭於室僮僕哭於庭市販哭於市邨嫗農父老哭於野幾於春不相巷不歌矣君性識弘遠姿度高朗誦薄澣我衣卽曰后妃尙爾我輩豈宜靡奢殊有桓車騎著故衣之想經年不一更換初婚時一翠綃床幙垂三十年寒暑不易色舊而潔整如新然亦欲易屢矣計值須及二金以傷費故止太宜人捐背余欲改用苎君曰閨中姑用羅耳始以白羅易之未及半載君遂奄然至今羅幔飄飄

覆空床也儉德若彼福薄又若此天乎何可問哉余自庚午陳情歸養太宜人家殖益荒落君曰貧固不因棄官卽棄官貧依依護階下與關山游子不庸勝乎願君永不作春明夢卽夫婦相對有餘榮矣其安於淡泊又爾爾也往時余所從貸之家以貸久不償恐又復言貸盡塞耳避走故自賦歸來僅僅徵藉數畝之入君或典釵枇佐之入旣甚罕典更幾何日且益罄則挑燈夜坐共誦鮑明遠愁苦行笑以爲樂諸子大者與論文小者讀杜少陵詩琅琅可聽兩女時以韻語作問遺瓊章未嫁耀傾城之姿晻映琴樽風月間太宜人又榆景强匕箸君語我曰愼勿憂貧世間福已享盡暫將貧字與造化藉手作鈌陷耳然哉然哉昊天不傭瓊章首殞浸尋三載家禍頻仍君亦隨以身殉之嗟乎安得宛君而更與我語貧也豈不悲哉君於古今事理載籍疑義無不悉洞玄解風儀詳整神氣爽豁瀟灑曠逸之韻如千尺寒松淸濤謖謖下蔭碧澗纖草可數世俗情法夷然不屑也穠眉秀目長身弱骨生平不解脂粉家無珠翠性亦不喜豔粧婦女讌會淸鬢淡服而已然好談笑善詼諧能飲酒日蒔佳卉藥欄花草淸晨必命侍女執水器櫛沐桐陰映牕簾橫一几焚香獨坐有荀令君之癖吟咏餘暇或共瓊章飄姚藥徑恆有履跡焉貧居無聊故尋淸寂之趣自兩女亡後拾草問花皆滋涕淚興亦盡減矣且又恆與病緣癸酉以來終日慅慅藥鐺間耳然甲

戊春病起猶爲尼德安書西方庵碑文遒逸端整其就情翰墨如此擬乙亥秋書楞嚴經資太宜人冥福適遂遘疾疾竟不起也疾時作詩呈泐師云一靈若向三生石無葉堂中願永隨亦可謂恬然去就之間脫然生死之際矣九月四日猶與余對談但稍氣弱耳至子夜息如睡者須臾側卧而逝不作兒女子片言也傷哉嗟乎古之隱於朝者東方曼倩滑稽玩世雖寄意細君不足述也隱於市則臨卭酒鑪挾一文君以慢世之婦而無容士大夫而不好才者我固不能隱於山林王儒仲夫婦高矣不能不愧容於令狐子伯我亦非其倫耳其宗炳張愈乎宗婦羅張婦蒲俱以高情協趣賢淑有文然張死蒲爲之誄宗以悼亡傷

鸝吹附

哀過甚則余於少文爲似也君以我言何如哉君詩多悲涼悽惋之音夫詩以窮故工一窮愁之況已足工詩矧又離別之懷哀傷之感詩寧能不工耶故宜伊鬱怏悅與匣鏡縷裙並作九疑斷腸也集名鸝吹與梅花詩共三卷君歸我貧賤三十年庚午歲一叨恩封安人云生卒子女俟載誌中

葉子曰荀奉倩云婦人才德皆不必論故當以色爲主余之傷宛君非以色也然秀外惠中蓋亦雅人深致矣泐師云來自蓬瀛非凡女子一念好事遂墮五濁然邪非然邪我不敢知但師方以台宗四儀弘示寶筏豈其先陪妄言之戒而欺我哉

梅花詩序一

蓋比賦閒情風規麗則聲詠之道閨中尚矣故塗山歌于候人有娥謠乎飛燕黃鳥金罍徽柔垂懿天桃穠李婉淑標華明星弋歷言夫靜好阿丘采蟲矢其善懷謖草申心痗之憂竹竿寫思歸之志莫非宛情秀采玉質芳詞樹風藻之葩極性情之懿也暨王化殄澤風人輟采班姬團扇明妃琵琶卓女魚尾之吟竇妻兔走之詠蒲生悲于塘上山樹哀乎盤中寄怨濕絲織恨紋錦顧芍藥而贈詩指蘼蕪而製曲此皆朗麗哀志綺靡傷情物繇時變音隨氣衰求其志和而音雅思質而詞良者蓋亦鮮矣當今風雅播洽翰藻繁興而金閨之秀罕儷其儔吾姊明慧夙成靈睿

天植幼嫻禮訓長好詩書固已識姿風絮驚穎焦桐豈止見燕華瑞葉之吟篆紫石北山之文哉乃復克履至性殫厥孝恭柔靜端恪慈惠溫良深有古人之風不愧君子之行桓少君清卓之姿歸鮑司隸而益顯馬淑媛儒雅之秀偕袁司徒而愈光仲韶高風碩行咸曰內助豈其虛焉蓋謝家道蘊未昭令德劉氏三娘祇符文彩而已試方于此未足云多是以抒情閒雅摛響幽清飛靡芳藻繅緬微詞寓物鐫思感時鏤韻錦字珠霏玉臺璽積未嘗輕出示人所以不多行世因嗟行役寄思寒葩爰琢冰心用敷瑤句帙彙千言詩成百首羅浮夜月倒素影于墨池庾嶺春風織芳蕤于翠管關山龍笛高樓之恨靡窮江海魚書驛路之思無限雕雲寫貌刻月追情獵芬齊殿凝皓梁園散璧沉輝裂紈鋪色詘靡辭豔簡縟標新幽旨泉永逸采煙飛寒句侵心馨詞染袂出以清麗歸于淡雅所謂清潤冰玉之姿瀟灑林下之氣觀其詞可以察其概矣豈與何遜爭吟嘯之興江妃騁作賦之才哉炳才非劉氏學謝班家未讀父書且慚馬服之子幸有母在或希士行之名敢效調羹之吟志爲宰相惟餘倚樹之詠事比幽人竊附雕蟲徒思夢鳳三復斯章有深媿焉　弟沈自炳君晦撰

序二

嘗讀幽之詩云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蓋征夫行役于外彼其室家忡忡惙惙之情攬時而歎息撫景而咨嗟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者歟是以古來騷人才士每託喻于深閨或摹抒于賢媛雁泣胡沙螢飛長信陌頭楊柳悔夫婿之封侯隴上秋磣夢金微之夜月靡不色飛神結思黯情傷矧夫以摻摻女手寫渺渺閨情飛蓬作首則葵草可樹牽衣淚別則桃李可攀者哉劉勰所云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者矣曩余屠維荒落之歲月在孟陽簡書靡暨倭遲北上雨泫郵花馬啣蓿草劍辭故國瓏冷西風睠

屺望以長征嗟來諗而內託塞鴻一去梁燕孤棲媿無寶釵贈婦之書內人實同明鏡待還之感蘊藻之暇輟寄吟詠牕前芍藥架上蒲萄莫對離腸慵拈麗句映冰心于萼綠憐瘦影于橫斜藤奩石硯斯焉已也素月風天寒燈雪夜或幽思之偶憑亦閒愁之忽寄感而爲詩積而成百非爵繁什聊以言志淒迷怏怳之意多斯聯綿葳蕤之致聚焉爾瓜期逾載幸陳李密之情菊把盈籬獲遂陶潛之服秦嘉上掾暫喜歸家徐淑素琴于茲振響內人迺出梅花絕句百首眎之梔子芭蕉嫋嫋令嫺之什襄陽石城淒淒鮑暉之詞壽陽粧罷乍綴迴文之圖玉笛吹飛盡入江城之怨矣蔡文姬之夙慧不待笄年王夫人之朗神故宜林下加以性本清恬韻尤歷落鉛華弗御綺組靡曳守京陵之禮夙嫺婉娩安衛門之寡早無摧謫寔戚叩角之年楚庭泣玉之日顛頓虞卿之屬難披蘇季之裘而迺涕慰王生舌期張子入秦攜手嘗憐韞秀之哀妾面羞君不學杜羔之贈顧惟弱質耽病多閒織扶風之錦力怯七襄擣南宮之衣夢銷午箭故非棄彼女紅實迺怡茲竹素爐香夕煖敢希明月之篇鏡幙晨開庶儗春花之作謝家兄弟柳絮因風崔氏兒女桃花曠面斯亦追昔媛之麗躅循彤管之遺芳者也是以看花寂寞動霏霏雨雪之思顧影流連寫嚶嚶草蟲之恨遊子無歸天涯同夢歎春寒于香夕悵月落于參橫豈若插持雲髻掞謝眺之藻酌引金巵拾江總之葩也哉昔自春初今焉冬盡夕陽斜挂梅花又盈枝上矣梁湘東不云乎人懷前歲憶花發故年枝憮然追感因簡而梓之題曰鸝吹聊供戴仲若雙柑一聽云也協洽

嘉平葉紹袁仲韶撰

松陵 沈宜修宛君 著

玉光流繞夜簾霜片月飛來惱寸腸曉看隴雲枝上落煙迷銀樹半瀟湘

春風次第報南枝宿霧朝煙扶淺姿一夜青蛾吹碎玉千林瓊玖弄寒蕤

梁園雪後暗香來瘦玉依稀到鏡臺蕙草不堪愁絕處東風庾嶺信初回

寂寞窮冬花事貧故吹風雪裂銀鱗天生瘦骨支寒歲羞占東君第一春

吹落天風玉袖輕夜深龍管作邊聲芙蓉苑北愁多少淒

斷金閨萬里情

閒庭玉立意如何偏向幽人索悶多欲識夜深魂斷處小樓斜月暗相過

黃竹聲寒瑞葉妍高樓詩興正茫然雲扶玉樹千山裏卻送幽思入暮天

疏香疏影向閒牕疏雨疏風照曉缸爲問三湘花發日煙波流恨滿春江

雲容雪態綴風前朱戶沈沈竹徑煙月滿畫樓驚曉角夢回雞塞墮金鈿

雁風撲宇見微星虬幹逢霜分外清庭際不須冰月照素輝偏向夜來明

五出常兼六出開兎園飛去渺相猜不勞駕海尋三島姑射偏從月下來

前村驚破松梢雪十月春光先漏泄橫笛樓中吹暮雲遠庭蝴蝶飛寒冽

颯颯松風冷玉肌依依斜月照羅帷生香細細流新露清漏遲遲簾影移

凍蘂凝香雪意天江雲撩亂接孤煙千巖古木蕭條盡空對寒枝惜暮年

蕙苑朝空瑣玉枝遙看幾樹白雲垂謝家風絮吹殘後不向嫣紅鬬豔姿

寒煙淒雨暮江頭羅幌閒垂白玉鈎寒雁飛迴湘渚闊蕭

蕭風竹畫屏幽

高情不與衆芳同夢遶含章香思融愁向高樓吹玉笛雪殘回首泣東風

煙霏香雪小庭中雨散冰絲玉砌空悵望春風吹不到又聽寒雨入簾櫳

銜霜初發奈寒何折取還將素手呵燕子不來花欲晚漢江春色是誰多

旗亭疏樹楚天低載酒西園雪滿堤倒策青驢覓詩句吟魂遙度灞陵西

鵁鶄煙多初雪殘萬家火樹送春寒孤山獨有幽思客高卧千巖不忍看

粉香幾度入粧臺玉蘂含煙莫亂猜皓齒漫教歌白雪臘
前還仗好風催
繡戶催寒聽曉籌一林雲色澹凝眸欹斜竹裏參差影似
憶東亭對雪遊
寒鵲枝頭噪晚風雪餘庭院半煙空多情芳草先春碧一
點幽思遞遠鴻
莫怪看君惆悵深夜燈樓外助愁心去年含影臨春結今
歲愁時雪後尋
隴上年來燕未知東風薄倖故遲遲踟躕漫向東風語莫
把春愁檻外吹
昨宵微雨灑枝頭荀令情多香暗浮最惜畫廊纖月影夜

深猶在繡簾鉤
素魄含芳照玉臺夢回殘月影徘徊獨憐芳信雙魚遠幾
許閒愁怯自裁
修竹疏簾伴寂寥江皋驛路正迢迢粉痕添暈香迷雪月
浸風欺魂自消
短絲幽綠漸琢琢遊客應須怨曉驂淨掃碧苔斟綠醑與
君清夜話江南
望春春到越江頭笛裏關山人倚樓會訴江南無限意滿
天明月一庭幽
朧朧幽色睡時容香夢悠悠簾影重枝染霜華垂玉筯試
雙英的的結同心玉蝶飛驚悄夢沈煎甲香消寒翡翠銀
燈纖指拂瑤琴
春風雲管送君時楊柳河橋初放絲憶得馬蹄憐日暮含
情無限對花枝
寶瑟泠泠語恨長安排魂斷付餘香長門寂寞眉慵掃對
鏡羞粧額半黃
遍拂瓊瑤舞絮狂曲欄斜徑散幽香壽陽已去東風瘦猶
學當年淺淡粧
憐君一種最風流衛玉荀香是一儔夢到江南寒雨夜盡
將幽恨上眉頭
一枝折向畫屏前消釋春風是偶然憔悴對花花笑我不

關春色著誰憐
曉日窺粧斂翠眉雪殘羅袖半春澌東君亦是多情思紅
淚飄殘滿眼詩
垂鬟含黛曲池頭疏月朧璁隱玉鈎靜鎖一庭香寂寂煙
籠幾樹影悠悠
日映寒姿牕外發玉欄初綻一枝春不知昨夜梁園裏賦
就新詩有幾人
獨倚高樓聽鳥啼驛橋寒樹夕陽低寒香最是驚時序幾
度流雲入剡溪
帝城一望白雲間嶺北春回人未還醉醒揚州何處是朔
風吹月滿關山

曉箭吹寒侵紙帳弄餘霜月兩平明幽窗夜夜情多少幾
度花飛黯自驚
寶燭流紅照素粧檀槽初弄碧絲長愁聲非爲催花落總
把行雲逐雁行
憑風吹夢覓漁陽眉黛朝來拂淺粧漠漠平陰簾不捲半
含幽恨半凝香
曉雲晴日噴瓊葩分得煙花出內家流水畫橋迷落日香
魂隨意遶天涯
裙帶泥金濺粉光飛英拂拂點瀟湘冷香故是多情種取
次春風吹斷腸
瓊佩珠翹似去年斷腸春色付雲箋年年瘦骨人如許寄

與悲笳歸雁天
細雨濛濛撲粉香琅玕敲翠響迴廊啼痕向曉慵臨鏡羅
袂迎春只淡粧
素豔臨風玉不如泠泠秋水月痕初風光偏惹芳菲恨幾
點瓊華襯草疏
舞罷霓裳亂羽衣迴風一曲落斜暉玉容倒影憑流水依
約東風不忍飛
宿粧初洗鬬朝華滿眼春情映碧紗故苑不教攀折盡一
枝留取寄天涯
鳴鳩拖雨過芳洲歷落閒庭氣味幽爲卜歸期數花朵折
來斜插玉搔頭
五出仙葩寒玉裁畫簾寂寂晚雲開風飄素袖驚鴻落帶
月氤氳鎖碧苔
欲將樽酒寄花愁漫祝東君好護留試望隴頭今夜月十
分明媚映寒浮
烏啼無限惜芳菲解珮春江笑洛妃坐久不知花睡否謝
簾風絮正依依
淡掃蛾眉淺額黃玉眞羞殺睡初粧幽芬不爲薔薇浴綺
戶徘徊夜未央
報春先向臘前開尺素題書手自裁寄語隴頭寒樹影一
枝容易過江來
雪衣長伴五更寒弱骨和雲倚畫欄銀管漫憑纖手弄泣

殘珠淚鏡中看
古陌殘英散夕陽輕飛瓊片帶絲長玉溝流水天涯去野
草春風何處香
春風不惜一枝寒片玉飛來入畫欄休覓玳梁雙燕子爲
伊腸斷未曾看
雪消蕙草意闌珊寒峭難禁逼素紈日晚片雲何處落敬
亭春後半凋殘
閒垂珠箔蕩香塵玉蕊輕含繡陌春怨嫁東風何太早不
如桃李一時新
如霜團扇泣班姬出入君懷淚自悲但使長思寒歲意不
須重賦白頭詩

白羽紛紛拂砌香朝來已上漢宮粧冰心不似楊花意獨
向青山別恨長
月照幽人未睡時疏星光砌影遲遲玉爐碧篆穿牕細寄
語瓊花莫謾欺
峭寒無賴逼吳綃半裊風鬟碧玉條寶瑟泠泠驚雁語一
腔幽意最難調
枝頭先試曲江春素質亭亭趁曉新只恐芳姿風露冷不
禁蕭索伴幽人
嶺上千株復萬株悠悠羌笛戍城孤蒼煙白露霏微下香
遶寒蕪亂影鋪
文窗窈窕蕩輕綃莫向花前弄玉簫昨夜數枝初著粉不

勝和月映寒宵
宮漏催殘冷玉翹梨雲夢醒夜迢遙明皇不識江妃恨空
賜珍珠慰寂寥
疏疏小院倚雲斜顧影堪憐擲歲華一任春風隨蝶舞空
留明月夢梨花
上林花發一枝春玉骨冰綃映水濱卻效廣寒同寂寞霓
裳不羨舞衣新
瓊飛絮舞拂羅衣亂點松風遶翠微誰念芳菲對憔悴餘
香猶向杏林霏
怯怯輕容冷翠蕪盈盈雪貌帶雲扶繁英不減揚州興何
遜新添詩句無
錦屏珠翠逐雲行柏葉杯中笑落英隔歲預傳青女信不
須羯鼓助春聲
迎春端爲送春來翠鎖雙彎結不開按拍懶裁新樂府隔
簾清露滴瑤臺
依約南樓小樹斜可堪橫日傍吹笳玉鱗怎得青錢價買
住春風不放賒
初試春衣輕暖天殘英悠漾酒家帘畫橋挑菜尋芳侶羅
襪驚看蝶粉粘
洛陽買練巧裁雲白紵新成舞袖薰莫恨錦屏春漸老餘
香猶染舊羅裙
念花還問花知否暮色平林帶雨看正是沈沈深院靜黃

昏無語倚欄杆
蕭疏孤韻耐詩窮不逐紅香鶯燕叢畫掩青門虛歲月任
憑惆悵對東風
一夜春寒消鏡容幽情驀自上眉峯而今莫作天涯夢聊
對疏枝寄素悰
遶砌堪攀憶隴頭小庭霜落夜香浮湘簾捲上邀明月煮
茗同君漫和酌
晚窗明玉照玲瓏粉色濛香珠箔通拂鏡休嗟春不管多
情自古怨東風
畫裏江南夢裏思香蕤結素露凝絲偏憐玉色供零落愁
對青山酒一巵

誰說一枝能寄遠音塵杳隔竟無憑游絲雜霧隨風起氤氳寒香徒自凝

索向瓊瑤獨唱酬微吹花外鳥聲柔驚看月上供詩句林下吟人應未休

角聲嗚咽雁初歸暝色那堪酒力微香冷不禁閒思逼滿林蟾彩凍寒輝

燈花向壁故垂垂光映瓊肌澹綠巵不似趙家寒雪夜五更飛燕待人時

蕭條歲暮隔青陽寒雨簷前滴漏長只道早春消息好黃昏依舊對淒涼

玉階長就最纖枝欲向東風鬬曉蕤遮莫不饒清露下愁人此夕若何爲

脆香輕冶可勝春翠陌頻吹欺素茵冰骨拂霜甘冷淡堤邊莫怨柳條新

拈雲吹萼小窗深碧玉瓏璁雜鳳林珮冷不禁香漸沓綠華留得伴閒吟

疏影橫枝倚小廊玉屏香霧映瀟湘烏啼不管容消減腸斷黃昏賦短章

賦就長門思有餘拂箋空怨綵毫書相携麗汾言花恨寂寂霜風剪玉裾

亂鳥呼春墮粉光檀心雙蒂綰鴛鴦一從和靖吟殘後終雲綃垂露拂寒輕玉羽淩空向曉橫莫問春風自來去春風吹盡不關情

尋句欲消寒夜漏參橫月落照窗虛深情酒醒渾難道詩思吟來總不如

北燕殿佳茶

李氏秋波琴館
黃氏憶江南館藏本

江孔殷題

像

明督師兵部尚書黃公公輔傳

後學黃佛頤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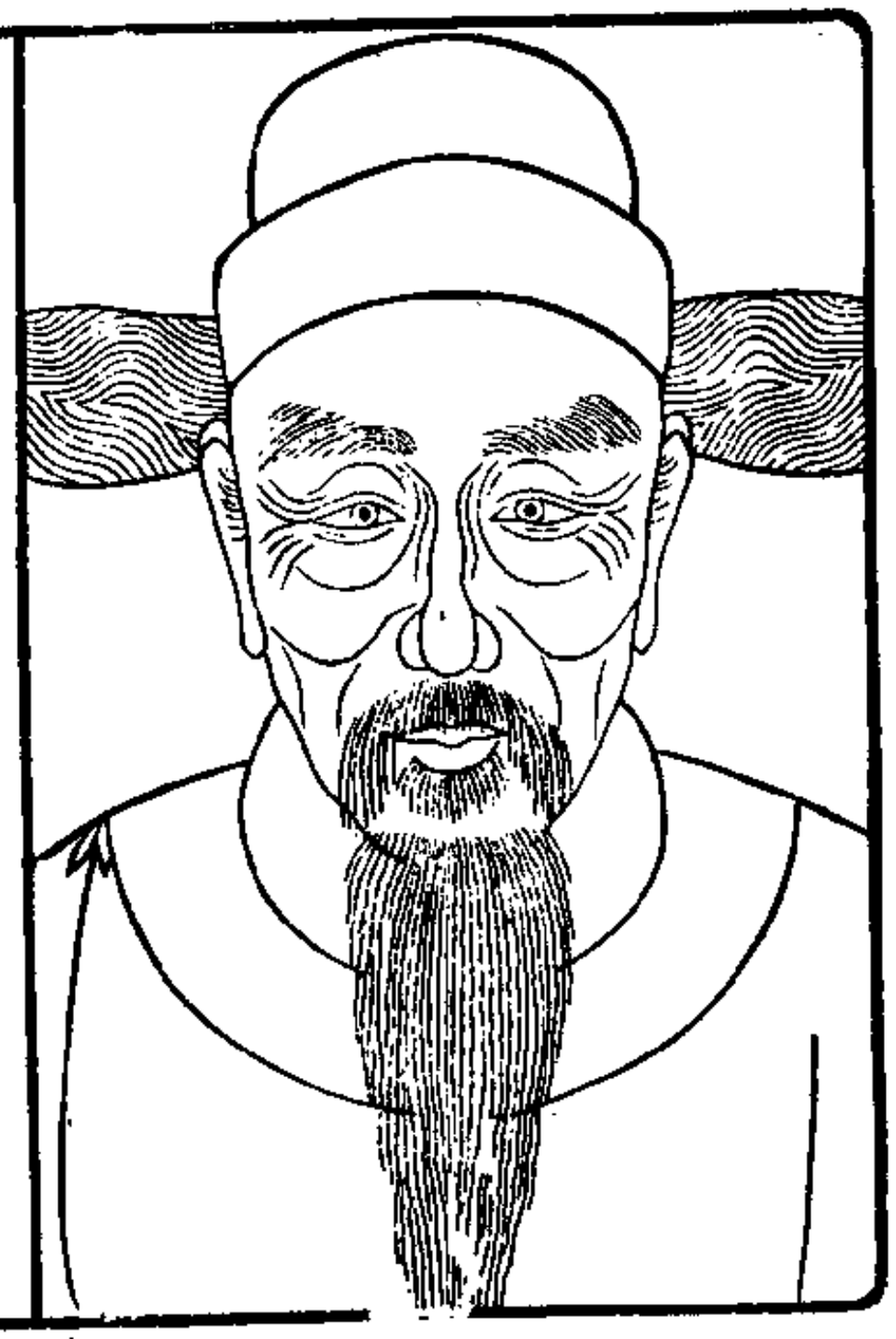
黃公輔字振覆新會人成化丁未進士印之元孫萬歷壬子鄉薦丙辰進士知福州浦城縣薄斂省刑民甚德之壬戌行取擢南京山西道御史有府屬誤干文綱力爲昭雪饋以醢發之金也還其金而切責之甲子巡按下江綱紀肅然時魏璫亂政公輔抗疏劾之曰臣竊見廠監魏忠賢幸蒙恩寵專擅朝政廣布心腹之奸籍制百官之口又內有奉聖夫人客氏爲之彌縫左右肆行無忌大壞祖宗之法將貽叵測之憂憲臣楊漣首疏二十四大罪洞見肺腑皇上未察曲庇忠賢切責楊漣使神奸得志而君子無所措其手足憲臣鄒元標清介重望守正不阿忠賢百計排擠令不安其位其他朝臣稍有丰骨忤忠賢之意盡行降斥無脫奸網者誅鋤善類引用私人把握朝政令天下事皆出其手意欲何爲也祖制票擬出自閣

北燕叢集 傳 一

臣所以專資成而銷內弊防微杜漸之制二百餘年莫之敢奸自忠賢竊柄往往旨意傳奉不經閣票中旨紛紛四出遠近驚然大爲聖明之累閣臣不知部臣不聞此何理也祖制無內操之設以京營五府諸軍足以備非常而固金湯而宸居左右戈矛宜遠也忠賢包藏禍心請立內操徧置羽翼於宮禁肘腋之下神奸用心殆不可測一旦變起可不寒心南都織監李實竊食百姓傷壞國脈實與忠賢表裏爲奸計所傳造新增袍價工費五十餘萬支銷何處捉民爲匠侵奪民田凌辱宗室籍制官司種種不法大爲留都之害是忠賢欺天罔上罪不容逭也除大奸以固國脈亦權還之君子票擬專任閣臣徙內操於禁城之外革傳造以安留都之民則隱禍銷於未然皇圖鞏於萬世天下幸甚疏入留中尋削職家居者七年崇禎改元璫敗起爲湖廣參議分巡湖北轉江西副使湖民數百抵京擁政府楊嗣昌門責其不爲桑梓保障計楊懼特疏題留還公輔於楚晉參

政分守寶慶因入賀上疏言流寇猖獗勢將燎原征討宜急等事上嘉納賜宴優渥越二年兼備兵鎭長沙偵賊犯城公輔設伏擒斬千餘始定未幾復回寶慶臨藍賊萬餘逼城督兵逆擊搗其巢擒賊首斬之餘黨悉平上功加俸二級餘蔭一子尋會推都御史撫治偏沅以病辭歸十六年起太僕卿不拜築荔圃亭以居時土寇縱橫乃發鄉勇助官兵平之甲申聞國變北向痛哭隆武二年十二月望廣州陷唐王聿鐭得逸率宗族去依虎賁將軍王興於文村興奉以爲主時公輔爲鄉官於是與興起兵於新會約陳子壯起兵九江陳邦彥起兵順德張家玉起兵東莞謀復廣州李成棟自桂林回救丁亥四月戰於黃連江再戰於城下諸義兵敗潰公輔與興却歸戊子李成棟歸桂王王奉表稱賀桂王擢公輔通政司左通政侍經筵尋轉刑部左侍郎署尚書事公輔已老無仕宦情特欲一陛見抒懷抱而已居數月乞骸骨歸庚寅正月五日南雄報不守韶州亦失公輔

奉命與李元胤馬吉祥 防守三水十一月廣州破公輔扶疾奔入深山甲午與其孫確避居王興軍中丁酉桂王遷雲南公輔遣人致書延平王鄭成功議以閩粵水師由鎭江取南都會四方勤王兵以迎王遣確進蠟表於桂王潛取海道龍門由交南陸路入雲南確至桂王召見慰勞有加晉公輔兵部尚書總督水陸義旅賜上方劍便宜行事授確兵備副使赴任粵西遣使者偕確至虎賁營公輔奉命集師會定西侯張名振虎賁將軍王興大舉由海道會成功趨金陵而機已洩清平南王差人督公輔來省自明公輔復書云辱承鈞旨示以可生之路明公之賜大矣未知某之心也某四十成進士常恐區區愚忠有忝前賢當逆璫搆清流之禍某以抗疏削籍三十年來擯斥流離天下所共知也今八十孤臣枯朽餘生已甘遯跡深山爲世外閒人明公若宏胞與之量俾老死溝壑以終其志死且不朽若必欲使之造郡自明某卽不顧禮義明公憐而貸之某敢報頗求生乎又欲論孫確使之歸順以自贖昔狐突曰父教子貳何以事君若論確降教之貳也毋乃爲狐突所笑耶亦明公所恥也違命之罪無可復逃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山其教我矣某安敢當明公之賜云云戊戌孫確碩被執己亥正月七日公輔以憂卒於文村年八十四八月興舉家自焚死王亦斃確公輔長孫邑庠生以功授兵部司務陞按察司副使監軍廣西逾年庚子八月二十九日被殺於羊城碩放歸公輔所著有北燕巖集



右春溥黃公遺像

後學沈石樓摹

北燕巖集序

前明新會黃公公輔家於邑之杜阮鄉山川奇秀篤生異人由進士起家縣令擢御史轉少參備兵長沙歸田後屏跡　新朝百折不回并其子若孫守義不屈事載邑乘綦詳辛丑冬其族孫明經駒手其詩文二册曰北燕巖集請序於余北燕巖者林壑勝絕公所隱居處也余不敏自揣不足傳公逡巡逾歲明經請益堅迺臚列大旨載筆其上曰

古者立德立功立言并重德也功也言也必有浩然之氣非他忠義而已矣跡公之一生號劾巨璫手平寇亂建言討賊拂袖還山仕途之偃蹇身世之艱危天若千百其技聚一身以相嘗試者卒也磨不磷涅不緇奮其浩然之氣若以爲身可滅家可毀獨此一腔熱血激昂慷慨使造物者退處無權而功名富貴與夫死生患難不啻土苴塵埃視之嗚呼是可與日月爭光也矣合觀其詩其文紆

餘爲妍卓犖爲傑不屑屑等行數墨而規矩秩然不踰蓋公自有至性至情積於胷而注於手殆不謏聞淺見者流飾飾爲文剽竊成章已也藁本皆子姓手寫世無傳者宜急付梓人壽之梨棗秉彝之性嗜好胥同安知千百年後不與顏平原之鉅麗文信國之典雅冲容同爲不祧之宗派也哉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知新會縣事吳郡言良鉦頓首拜序

廣東通志列傳

黃公輔字振聖新會人成化丁未進士印之元孫萬歷壬子鄉薦丙辰進士知福州浦城縣薄歛省刑民甚德之晉南京山西道御史多所建白有府屬誤千文綱力爲昭雪餽以醯發之金也還其金而切責之劾權璫魏忠賢李實言甚激切留中不報旋削奪回籍璫敗起湖廣參議分巡湖北轉江西副使湖民數百抵京擁政府楊嗣昌門責其不爲桑梓保障計楊懼特疏題留還公輔於楚晉參政分守賚慶因入賀上疏言流賊猖獗勢將燎原征討宜急等事上嘉納賜宴優渥越二年兼備兵鎮長沙值賊犯城公輔設伏擒斬三千餘始定未幾復回寶慶臨藍賊萬餘逼城督兵逆擊擒其巢擒賊首斬之餘黨悉平上功加俸二級錄蔭一子尋會推都御史撫治偏沅以病辭歸癸未起太僕卿轉南左通政刑部侍郎晉兵尚皆不拜鼎革後避地新寧卒年八十有四三藩事跡爲時所諱故不詳載

明季督師兵部尚書黃公輔傳

黃公輔字振聖別字春溥新會杜阮村人性聰穎敦厚萬歷丙辰進士知福州浦城縣初至延紳耆詢以利弊寬猛互濟不生事擾民民甚德之調莆田縣辛酉同考試官壬戌行取擢南京山西道御史有府屬誤干文網力爲昭雪饋以醢發之金也還其金而切責之甲子奉旨巡按下江綱紀肅然還朝時魏璫亂政公輔抗疏劾之曰臣竊見厥監魏忠賢幸蒙恩寵專擅朝政廣布心腹之奸箝制百官之口又內有奉聖夫人客氏爲之彌縫左右肆行無忌大

壞祖宗之法將貽巨測之憂憲臣楊漣首疏二十四大罪洞見肺腑皇上未察曲庇忠賢切責楊漣使神奸得志而君子無所措手足憲臣鄒元標清介重望守正不阿忠賢百計排擠令不安其位其他朝臣皆有丰骨忤忠賢之意盡行降斥無脫奸網者誅鋤善類引用私人把握朝政令天下事皆出其手意欲何爲也祖制票擬出自閣臣所以專責成而銷內弊防微杜漸之制二百餘年莫之敢奸自忠賢竊柄往往旨意傳奉不經閣票中旨紛紛四出遠近騷然大爲聖明之累閣臣不知部臣不聞此何理也祖制無內操之設以經營五府諸軍足以備非常而固金湯而宸居左右戈矛宜遠也忠賢包藏禍心請立內操徧置羽翼於宮禁肘腋之下神奸用心殆不可測一旦變起可不寒心南都織監李實蠹食百姓傷壞國脈實與忠賢表裏爲奸計所傳造新增袍價工費五十餘萬支銷何處捉民爲匠侵奪民田凌辱宗室箝制官司種種不法大爲留都之害是忠賢欺天罔上罪不容逭也除大奸以固國脈事權還之君子票擬專任閣臣徙內操於禁城之外革傳造以安留都之民則隱禍銷於未然皇圖鞏於萬世天下幸

甚疏入留中（疏載邑志）尋削職家居者七年廷臣交章推轂起復原官升湖廣布政司參議移鎮辰陽轉江西按察司副使分守饒南九江道便道歸省時有湖民數百抵京擁政府楊嗣昌門責其不爲桑梓保障計而聽公輔調任江西楊愧謝特疏題留還公輔於楚由廣西赴湖北任臨藍賊起督兵擒其巢擒賊首斬之餘黨悉平錄功加二級蔭一子因事入都上疏言流賊猖獗勢將燎原請急發兵征討帝嘉納賜宴返楚旋晉參政分守寶慶兼兵備鎮長沙值流賊來犯設伏擒斬三千餘始定旋升僉都御史撫治偏

沅時公輔年六十九以病再三懇辭得旨予告歸築荔園亭以居時土寇縱橫乃發鄉勇助官兵堵截遂平之甲申聞國變北向痛哭是時中原喪亂全粵尚安堵俄聞福王唐王相繼覆亡

大清順治三年丙戌十月明桂王立於梧州丁亥　大兵由福建入湖惠襲破廣州王奔桂林　大兵躡而追之南海陳子壯順德陳邦彥東莞張家玉同起義兵急攻廣州以牽制　大兵公輔遂建義旗於新會約王興同赴省城　大兵還救廣州戰於黃連江再戰於城下諸義兵敗潰　大

兵分道赴剿公輔與王興邪歸戊子桂王以太僕卿召公輔尋晉通政司兼侍經筵

大清總兵李成棟叛附桂王兩粵復爲明有桂王都肇慶晉公輔刑部侍郎署尚書事先是督師閣部堵允錫議請王入秦中以經畧中原而慶國公陳邦傅欲專權諷王入端州允錫以爲非計謀去邦傅議晉公輔禮部尚書入相用事於內自與閣部瞿式耜分道督師於外以圖恢復邦傅大憾鴆之允錫竟卒式耜與公輔幸而不死是歲明督師何騰蛟被執於湘潭死之李成棟敗歿於信豐庚寅正月南雄不守韶州亦亡公輔受命與李元允馬吉祥防守三水桂王奔南甯公輔赴行在桂林破留守瞿式耜死之公輔扶病奔入深山甲午桂王移駐安隆公輔與其孫確避居虎賁將軍王興軍中卽新甯文村　丁酉王遷雲南公輔遣人致書延平王鄭成功議以閩粵水師由鎭江取南都會四方勤王兵以迎王遣其孫確進蠟表於桂王潛取海道龍門由交南陸路入雲南確至王召見慰勞有加晉公輔兵部尚書總督水陸義旅賜上方劍便宜行事授確兵備副使赴任粵西王遣使者偕確至虎賁營公輔奉命集師會定

西侯張名振虎賁將軍王興大舉由海道會明鄭成功趨金陵而機已洩平南王差人督公輔來省自明公輔復書云辱承鈞旨示以可生之路明公之賜大矣未知某之心也某四十成進士常恐區區愚忠有忝前賢當逆璫構淸流之禍某以抗疏削籍三十年來擯斥流離天下所共知也今八十孤臣枯朽餘生已甘遯迹深山爲世外閒人明公若宏胞與之量俾老死溝壑以終其志死且不朽若必欲使之造郡自明某卽不顧禮義明公憐而貸之某敢報顏求生乎又欲諭孫確使之歸順以自贖昔狐突曰父教

子貳何以事君若諭確降敎之貳也毋乃爲狐突所笑耶亦明公所恥也違命之罪無所復逃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文山敎我矣某安敢當明公之賜云云書載邑志

己亥執其孫確與碩至廣州公輔尋以憂卒於文村王興軍中年八十四逾年庚子王興合家自焚死八月初九日確被殺於羊城碩放歸

順德後學馮奉初拜撰

敬讀明黃春溥先生北燕巖集暨年譜書後

忠臣豈求名名自一、磨滅縱或志乘畧終焉日月揭吾讀燕巖集緬懷阮村哲載考年譜著巔末獨詳徹歸田倘令終公也固人傑華皓遘世屯艱難經百折筋力敢謝衰心肝已如鐵流離江海間毀紆骨月絕運會豈不知綱常詎容撇耿耿一紙書字字凜冰雪寡鵠守空閨所識但名節敎孫敢以貳祁奚導先轍丹心照汗青文山爲我說皆復平南王書中語孤臣惟有忠報主力已竭退依王將軍時王興將軍守文村文村同赴熱十五夫人外公灰預其列王將軍力盡率妻妾十五人殉節焚死公

亦預焉將軍死有坟妻妾榮斯碣將軍墓在河南鮠箕村題曰皇明虎將賁將軍暨夫人十四庶夫人之墓亦榮矣哉詩人爲流連憑弔吟不輟陳元孝先生有詩誰知杜阮山獨有衣冠穴牛羊徒踐踏父老空悲咽公骨灰葬於阮村北山鄉人猶能指其處當前雖冒昧事後亘忠烈

聖朝宏

覆載

褒黜判優劣何以南疆史搜訪復遺缺時有著南疆繹史者搜明末殉難遺臣公佚獨遺爲誦公生平起家宰官秩甲第忝鳧飛寅恭愧祿竊

榕城懋聲績柏府轉鯁訐鷙遷何足榮隼擊要除孽魏璫

勢絶倫李實炙可熱禍方啄鶯鳳毒若聚蛇蠍公爲社稷憂書就肺腑裂伏鑕敢望全褫官非難别歸將效陶隱心猶懸魏闕魑魅乃捕除驊騮又超越左叅入荆楚偏弊勤補綴求治務簡約每念民膏血借寇擁相府迴車順民悅竹馬迎郭伋備兵起元結殲賊三千人奏功裁一覘長沙靖盜魁公又大獻捷勞瘁迫桑榆三請御羈紲方思養林泉豈意憂杌隉吟悽戎馬間泣向忠魂啜公集有三水移舟暨輓陳秋濤先生皆當時事也隨興矢天籟裒然已成帙縱有風月談皆本性情掇公不以詩鳴往往飛氷屑豈無江左才風雅早提挈

侈口凌顏謝抗志慕稷契忽改歲寒心奚異蠑與蟣公論在千秋吹劍止一吷歛衽讀遺篇浩氣不敢褻

番禺梁信芳香浦

哺堂黃貞元達清錄

麟閣羅仙 鈔

春溥先生年譜

按先生諱公輔字振璽姓黃氏嶺南新會人其先出宋都漕運公傳至十葉諱印以成化丁未進士官廣西梧州府同知其高祖也曾祖諱份不仕祖諱元方諸生贈左通政祖母李氏旌表貞節贈淑人父諱文耀亦以諸生贈左通政祀鄉賢母陳氏贈淑人於

神宗萬歷四年丙子六月初九日辰時誕先生於杜阮村

十年壬午先生七歲

是年初入學從師後壬午元日先生有詩云憶前壬午學之初今又重逢覺夢如自註前壬午余初入學

十六年戊子先生十三歲

祖母李氏太夫人卒前萬歷八年庚辰撫按劉公堯誨梅公淳陳公瑞羅公應鶴具題旌表貞節至十一年癸未報准

二十四年丙申先生二十一歲

是年充新會縣儒學弟子員

二十五年丁酉先生二十二歲

三月陳氏太夫人卒

二十九年辛丑先生二十六歲

是年補廩膳生

三十一年癸卯先生二十八歲

是年中式副榜

三十三年乙巳先生三十歲

三月文耀公卒先生奉柩并母陳太夫人合葬於邑西

懷仁里小梅村土名李嶺嘴廬墓守制

四十年壬子先生三十七歲

是年舉於鄉第五十三人

四十四年丙辰先生四十一歲

是年登進士第一百九人賜三甲出身

四十五年丁巳先生四十二歲

六月授福建建寧府浦城縣尹調興化府莆田縣尹年

酉同考試官

熹宗天啟二年壬戌先生四十七歲

六載任滿歷俸四年七箇月四月行取考選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有府屬誤干文網先生力爲昭雪餽以醯發之金也還其金而切責之

四年甲子先生四十九歲

禮闈監臨外場旋奉勅巡按下江紀綱肅然而慈祥愷悌沁人肺腑縉紳靡不嚮慕之

五年乙丑先生五十歲

疏劾權璫魏忠賢李實竊國威柄乞正典刑以申國憲言甚激切觸旨削職回籍

六年丙寅先生五十一歲

以削職家居自是年至崇禎七年凡九年

莊烈帝崇禎七年甲戌先生五十九歲

起復原官陞湖廣布政司參議分巡湖北友鵬公壽文先生撰也有余方奉召命趣裝之楚無暇藻繢其詞云云崇禎七年歲在甲戌仲冬之吉賜進士第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陞湖廣布政司參議任公輔頓首拜撰可証也故大雲山碑勒甲戌重陽前二日

本集奉命湖北簡裝示二子及舟過三水樂昌阻雨衡州道中宜章有懷安鄉道中有感登黃鶴樓初至常德荆門道中往承天今安陸府等詩皆此年事

八年乙亥先生六十歲

時先生分巡湖北本集乙亥午日衙內與四兄小酌別四兄歸粵又初度自述歲暮有感衙內對雪等詩是此時事

九年丙子先生六十一歲

是年移鎮辰陽今辰州府有與余內姪輩酌於辰陽衙內及辰州後閣偶成等詩先生先公文耀亦以是年舉祀鄉賢至十四年辛巳報准

十年丁丑先生六十二歲

是年陞江西按察司副使分守饒南九江道因赴江西任便道歸里故有常德別意衡山早行將至永興到宜章樂昌發舟之詩到家因有祭先考妣墓祭三兄墓楚歸初度之詩先生三兄春日公墓誌先生撰也有云赴江西之任便道歸里鶴培等以項珉請銜書中憲大夫江西按察司副使分守饒南九江道是可証也

嗣因湖民數百抵京擁政府楊嗣昌門責其不爲桑梓保障計楊特疏題留還先生於楚故有起程詩有五羊舟行詩有泊梧州赴任哭四兄詩及桂林道中平樂至陽朔端州別兒姪輩取道粵西之湖北平樂起岸諸詩

96 故 22 B

十一年戊寅先生六十三歲

在湖北有加銜之命平臨藍賊當在是年見於先生戊寅初度之詩也誌載平臨藍功加俸二級錄蔭一子在於己卯年蓋奏報至是始則耳臨武藍山燕子窩偽湘西王及烏峯洞諸賊

十月與張融我憲副齎捧北上因上疏言流賊猖獗勢將燎原征討宜急等事帝嘉納賜宴優渥時岐陽劉司寇以審犯不稱旨繫獄先生往省之慰以詩京邸除夕先生自記云時虜情孔亟禁民間火炮臨兒依母在楚豫兒在家

十二年己卯先生六十四歲

齎捧事竣夏返楚由楚歸里遇長男臨兒卒卽有晉湖廣叅政分守寶慶之命旋赴寶慶之任又往謁三臺逐逐道途不覺歲秒云先生故有途中蚤起自嘆之作已而兼兵備鎮長沙值賊犯城先生設伏擒斬千餘始定四郡皆建立生祠尸祝報恩

十三年庚辰先生六十五歲

時陪巡長沙請告不允除夕詩云此夕六年楚水涯先生宦楚蓋六年矣未幾復回寶慶星沙回寶之作是也

十四年辛巳先生六十六歲

二月夫人余氏卒塟北街黃金坑山制臺沈同年行縣差官護柩

十五年壬午先生六十七歲

先生是年再以疾請告旋亦得旨允請時尙督兵剿賊駐紫陽驛六月二十四日也

十六年癸未先生六十八歲

先生歸田後築荔圃亭以居時土寇縱橫部院撥兵掃平阮鄉兵曾助堵截石頭陳芬閣書來有義舉之譽詩以答之

大清

世祖皇帝順治元年甲申明崇禎十七年先生六十九歲

三月值國變五月福王立於南京改元宏光六月上崇禎帝廟號曰思宗二年二月更上曰毅宗宏光國號歲除乃頒到嶺南先生有乙酉元日詩可見也

二年乙酉福王稱宏光元年先生七十歲

五月金陵又失守福王奔蕪湖被執去丙戌五月被害閏六月唐王卽位於福州改元隆武當時先生爲鄉官事權不屬而全粵亦未被騷擾也

三年丙戌唐王稱隆武二年先生七十一歲

二月唐王親征駐建寧楚撫何騰蛟江右楊廷麟皆有疏來迎王欲幸江右八月抵順昌今縣屬福建延平府被執九月與曾后同遇害十一月永明王立於肇慶改元永歷會唐王弟聿鐭浮海至廣閩舊相蘇觀生等奉之監國改元紹武與肇慶相拒十二月佟養甲李成棟由潮惠襲廣州破之鐭投繯死於是先生與王興起兵於新會約陳子壯起兵九江村陳邦彥起兵順德張家玉起兵東莞謀復廣州而潮陽賴其肖亦起兵增城霍師連起兵

三水屈士燿集數千人來赴張家玉互相犄角邦彥走說甘竹灘盜余龍會合各兵圍廣州邦彥又率高明兵由海道入珠江與各軍合會李成棟自桂林回救攻廣州不克復謀取順德大戰於黃連龍江軍敗殁子壯奔高明邦彥師連入清遠家玉走據增城先生亦却歸

四年丁亥永明王稱永歷元年先生七十二歲

正月永明王起先生太僕寺少卿廣州報至肇慶王奔梧州走平樂又走桂林遂奔全州而先生同事陳公子壯敗於高明執至廣州不屈被戮先生集中輓秋濤先生詩是也秋濤子壯號諸公兵多先後敗殁皆不屈死

五年戊子永明王稱永歷二年先生七十三歲

十月擢通政司左通政命侍經筵時王回駐肇慶以李成棟據廣東來歸請王赴廣州瞿式耜慮爲所制因駐此先生仲男篤豫以是役迎王於廣西七月十四日卒於潯州按是年先生有登七星巖絕頂熊姪携酒登閣江樓在肇慶府城東門外諸詩

六年己丑永明王稱永歷三年先生七十四歲

先生在朝二月十二日侍經筵有詩篆轉刑部左侍郎

署尚書事先是督師閣部堵胤錫議請王入秦中以經略中原而慶國公陳邦傅欲專權諷王入端州今肇慶府堵公以爲非計謀去邦傅議進先生禮部尚書入相用事於內身與閣部瞿式耜分道督師於外圖恢復邦傅憾三公鴆之瞿公醫愈堵公竟卒先生因疾告假歸平東王孫可望遂跋扈難制國勢遂漸弱天下惜之是年何騰蛟被執於湘潭今縣屬湖南長沙府不屈死李成棟敗殁於信豐縣屬江西贛州府

七年庚寅永明王稱永歷四年先生七十五歲

正月初五日南雄報不守韶州亦失先生奉命與李元
亂馬吉祥防守三水故有與李總戎防守三水贈之之
詩及三水移舟之詩十七日王幸粵西二十六日到梧
州十一月廣州破廣守杜永和奔瓊州桂林破留守瞿
式耜死之先生扶疾奔八深山警報至梧州王乘夜發
李元亂馬吉祥追扈及於南寧
十一年甲午永明王稱永歷八年先生七十九歲
安西王李定國帥師次於新會起先生長孫確監軍冬
師退先生與孫確居虎賁將軍王興軍中是時王駐貴

州安隆今改貞豐州屬興義府
十四年丁酉永明王稱永歷十一年先生八十二歲
時王幸雲南先生遣人致書延平王鄭成功議以閩粵
水師由鎮江復南都會四方勤王師以迎王以未受督
師命難以統衆特遣孫確進蠟表於雲南潛取海道龍
門欽州海中島也由交南陸路入滇是年王上福王廟號曰安
宗上唐王廟號曰紹宗
十五年戊戌永明王稱永歷十二年先生八十三歲
蠟表至雲南王召見確慰勞有加進先生兵部尚書總

督水陸義旅賜上方劍便宜行事授確兵備副使赴任
粵西王遣使者由故道至虎賁營時先生居虎賁將軍
王興軍中也先生奉命集師會平夷張名振封平夷將軍定西侯虎
賁兩將軍議大舉由海道會延平王趨金陵而事機蓋
已洩故先生有復平南王書應在是年所云辱承鈞旨
示以可生之路使之造郡自明者必欲先生自明無約
會延平之事也先生之孫確與石亦以是事以是年被
執故書內有辱命使孫確歸順自贖之語凡此皆以明
年正月初七日先生告終可核而知也所有旅中書懷

寄和余自如內侄孫憤詩皆此年事愛君忠國老而彌
篤死而後已於此可見
十六年己亥永明王稱永歷十三年先生八十四歲
正月初七先生與王興等自焚於新寧之文村俗傳蘇花針寨
是也孫確以明年庚子八月初九日殉節於羊城石放還

春溥黃先生文集

是集爲十四世叔祖春溥公著藏於家未刻自其七傳孫節齋冊簡齋鳳詔兩明經故後後人不克負荷致有闕失幸有先大父哺堂翁庠名貞元錄有年譜先叔祖珠海翁榜名從龍美中翁榜名叶五先伯抑齋公榜名景畧及家嚴鶴仙翁冊名麟閣鈔有詩文恐其久而遺佚也因與維晉兄冊名受茲編而付梓庶幾文以人傳不至湮沒云爾

八傳姪孫駒謹識

權璫竊柄乞正典刑以伸國法疏 載邑誌

臣竊見厥監魏忠賢奸闖小人幸蒙恩寵專擅朝政廣布心腹之奸箝制百官之口收小人爲羽翼目君子爲黨人又內有奉聖夫人客氏爲之彌縫左右凡皇上之一喜一怒忠賢盡已窺測故敢肆行無忌大壞祖宗之法將貽叵測之憂憲臣楊漣首疏二十四大罪洞見肺腑皇上未察曲庇忠賢切責楊漣使神奸得志而君子無所措其手足臣叨列言職緘口不言是負皇上之恩而得罪二祖列宗之靈也今特疏忠賢罪狀瀆陳伏乞皇上細加詳察爲國

除奸永清禍本臣雖萬死實所甘心臣聞國有君子猶大厦之有棟樑棟折榱崩大厦必圮正人去國小人之幸非社稷之福也憲臣鄒元標清介重望守正不阿忠賢忌其剛直恐露己奸百計排擠令不安其位其他朝臣稍有丰骨忤忠賢之意盡行降斥無脫奸網者是奪忠臣義士之氣閉人主之耳目而權璫得肆其荼毒以壞天下也今若不稍伸君子之氣嚴奸邪之誅臣恐元祐黨碑之禍復見於今日王振劉瑾之奸更甚於曩時夫凡百君子國之幹楨忠賢何必心欲甘心君子不爲朝廷稍留忠義一綫之

脉忠賢何不捫心自思本市井無賴小人一旦驟列東廠
衣蟒腰玉已出萬幸卽小心謹愼保全祿位尙恐不足報
聖恩於萬一而乃誅鋤善類引用私人把握朝政令天下
事皆出其手意欲何爲也祖制票擬出自閣臣所以專責
成而銷內奸防微杜漸之制二百餘年莫之敢奸自忠賢
竊柄往往自意傳奉不經閣票竟行中外請皇上逐一淸
查從前內批果出聖意否抑忠賢之神奸實敢玩弄於大
內也中旨紛紛四出誅求財貨遠近騷然大爲聖明之累
閣臣不知部臣不聞此何理也是亂祖宗責任大臣之制

而無顧忌也祖制無內操之設以京營五府諸軍足以備
非常而固金湯而宸居左右戈矛宜遠也忠賢包藏禍心
請立內操徧置羽翼於宮禁肘腋之下神奸用心殆不可
測易曰履霜堅冰至履霜猶可冰至可若何語曰雖鞭之
長不及馬腹今聚椎埋屠狗之人於禁城之內一旦變起
倉卒雖有四方勤王之師寧救一朝之患所謂鞭長不及
者也遠慮及此可不寒心織監李實蠶食百姓傷壞國脉
實與忠賢表裡爲奸忠賢之有李實猶王安石之有呂惠
卿自李實到南都將從前織造事例日改月更變壞已極
計所傳造新增袍價工費五十餘萬皆支銷何處徒使女
紅組織盡爲奸璫之壟斷工匠機杼盡爲奸璫之剝削留
都之下蠶桑蕭條停機折軸家怨戶泣而實猶不悔禍作
威作福捉民爲匠侵奪民田陵辱宗室箝制官司責屬吏
之禮增使用之費種種不法大爲留都之害邇來邊方多
警兵餉方殷頭會箕斂已罄百姓之力又何堪此搜括爲
也方且今日奉明旨曰內裡那借立刻解來明日奉明旨
曰廠裡支過應與補足夫內裡那借那借何事廠裡支過
支過何事奈何不經閣臣票擬不下該部查勘而竟屢奏

王言令織造奄人得上下其手漁獵民生也是忠賢欺天
罔上藐視祖宗三尺之法而李實衣鉢相傳緣索貫通罪
不容逭也伏乞皇上立下法司逐欵嚴訊明正典刑除大
奸以固國脉事權還之君子票擬專任閣臣徙內操於禁
城之外革傳造以安留都之民則隱禍銷於未然皇圖鞏
於萬世天下幸甚臣性愚直不知忌諱伏候斧鑕謹奏

復平南王書　載邑志

辱承鈞旨示以可生之路使之造罷自明明公之賜大矣
未知某之心也某世受國恩八十孤臣枯朽餘生徒未死

耳何可自明者某自四十成進士常恐入仕後區區愚忠有忝前人昔逆璫構淸流之禍某以抗疏削籍天下笑其愚三十年來擯斥流離窮愁孤憤惟不阿附權奸以至於此天下之所知也今已甘遯跡深山爲世外閑人耳明公若宏胞與之量俾獲老死溝壑以終其志死且不朽必欲造次自明亦猶誘孀婦使潛出戶外也毋乃不可乎某卽不顧禮義赧顏造郡明公憐其枯朽貸以不死某敢厚顏求生乎生爲明孤臣死爲明孤臣某志決矣又辱命使諭孫確歸順以自贖未敢聞命矣昔狐突曰父教子義何以

事君若使確降敎之貳也毋乃爲狐突所笑耶亦明公所恥也違命之罪無所逃命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靑文文山敎我矣不敢當明公之賜矣

壽梁與蘭先生七十一序

不佞證鄉往牒而知長生久視非賅存也而根之性靈廣成子語至道始於無勞無搖而究於守一處和漆園氏論達生始於一性養氣而要於忘適之適解帝之懸旨哉夫人心和適性靈乃凝眞氣乃固何論吐納經伸哉自世儒抗志雲霄卒縛於內外之韁中於人道陰陽之患又甚則汰焉而爲驕爲崇纖嗇焉而爲刀間爲師史明爍焉而爲鬼尖爲笑刀腹劍是皆滑滑然與世爭罷健明愚之數而精力消耗過半安壽之足徵余殆庶幾有得於與蘭梁先

生云余往問業於梁丹衢老師老師與先生爲雁行每嘖嘖頌先生不置余稔知先生賢今歲仲春六日先生覽揆辰俟以洗入阮山請余言爲祝述先生狀尤備蓋先生魁梧開美少從事千秋業不售慨然弃去卽從計然鴟夷之筴是不可以不知之技而滑其和適也市肆數椽翛然而往翛然而來以膈合懽調於衆心視彼鷄鳴孳孳疲精什一滔神子毋以七尺奉阿堵者別若蒼素是未嘗以市道滑其和適也肆旁俯臨江渚先生從江瀨構小樓延師訓子蒔花種魚彈琴歌嘯時邀親朋相與賞適神遠意超亦

市亦儒不離不即天機益暢是不以俗態搢其和適也性友恭先人遺以世居之宅欣然推而讓諸兄弟自爲拮据至於恤孤婺周里族緩急未可更僕數里人德而愛之有若庚桑楚於畏壘然是又不以鄙吝搢其和適也暮年愈得物外眞趣脫然於奇贏瑣屑徜徉於山水漁樵出而櫟社入而剖甘陶陶然相與於漢陰具茨之侶是又善於轉境不以家緣搢其和適也和且適而無所罣礙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羈於緇壇之宮而形不勞而精不搖而性靈不凋長生久視於是乎在而當此春仲時和景媚百卉

爭妍先生揆辰適與之會抑亦天人交暢哉而且羣卉中惟蘭幽芳先生紉蘭酌英可與並荷從此而庭階馥郁鬱爲國香徵爲國瑞則先生之壽又不在椿蕣執兕問也余不佞荷蓀阮山喜締方外友聞先生高致勃然神往因爲之歌曰蘭之質爲子之室紫碧含清風參差映麗日蘭之花維子之家輕香凝潔露淡色鬬鮮霞蘭之英維子之情不隨蕭艾化獨存空谷貞嘻哉以此爲祝先生能無輾然加一犇否

戴文南先生馬氏淑人雙壽敘

今歲在壬申季春初五日文南先生七旬揆覽之辰而其閭中馬淑人亦以孟春初五日期屆設帨賓朋以雙壽稱慶先生之子文學淵穆君硯友羣集歌天保之章爲祝有客擁騶阮山扣柴關而挹余曰一歲生意從春啟發百卉向榮文章烟景應接不暇而中有奇幹異質長年不老者曰松曰柏曰桃戴先生雙壽適以春會請得以三樹效祝可乎余曰何居而然客曰植於高岱根抵深固注沆瀣之華薄日月之光偃蓋虬龍嶙峋傲雪若者爲松昔偓佺氏好食其實而飛行逐馬者也柯如青銅其根如石霜皮溜雨黛色參天凜凜奇節落落英標若者爲柏昔史氏稱爲百木之長漆園氏所謂受命獨正四時常保其青者也臺隸眾芳緣飾陽和姹姹婉婉或幽柔而旁午或窈窕而騁姿或屈盤而度索或垂實於瑤池若者爲桃昔者王母奉以獻帝曼倩啖而耐老者也凡此皆千百歲之物天下之至壽也先生雙壽而殆茲乎余曰太上養神其次養形予聞先生五歲失怙事孀母至孝佐孀母以事繼祖母尤委婉曲盡正直懇誠根於所性壇宇坊表毫無屑越蘋蘩薦羞歲時蒸餕其自宗戚儕友以逮閭里無不接之以禮初

治博士家言期以進取困於有司轉而從事黃石公畧萬歷丁酉鄉薦鷹揚次年計偕燕都不售嚙指關情卽舍旃一以事母訓子爲念夫世之功名富貴非文則武人每竭蹶趨之決性命以爭之日薄西山猶未肯休昔先生獨卓然拔出於風塵埃中舉勢炎羸詘絕不入其胸臆菽水斑戲之餘每喜談今古忠孝與陰隲報應事擇其關切者手錄以示訓誡向者卜山貴奇坑獲金環於魚腹拮据廬墓不日成之說者以爲積善之券云然有賢夫子必其閫內有人而家道以成淑人之相先生也敦睦克諧和風薰

蒸繼祖姑而下妯娌而上無不就於閑而洽於恩易曰无成有終地道而通於婦道其淑人之謂歟合而觀之而知先生與淑人別有靈根眞果方寸以爲地丹府以爲國性天以爲幹暢情順氣以爲枝葉披之拂之祛六塵也培之植之保元脉也可以傲霜雪可以亘春秋可以閱今古是爲自有之松栢本來之桃夭而偓佺滌園曼倩輩所不能執形以求者也所謂以神用也抑木之大者其蔭必廣從此而謝之玉乎王之槐竇之桂乎行且于霄而拂雲乎棟王國而支寰宇乎且又文學君根深葉茂得於先生與淑人之栽植灌溉者不淺也子以子之樹爲祝余以余之樹爲祝何去何從容曰善哉吾索之於形不若子索之於神也遂獻之爲壽

友鵬叔九十一壽敘

歲之七月十有九日是吾叔友鵬翁九十有一覽揆嘉辰而翁之子純我兄六十有二十月二十六其誕期也宗戚黨閭誇爲勝事繪橋梓同春圖屬余數語以祝余方奉召命趣裝之楚無暇藻繢其辭請就叔與兄自號之義而祝之可乎孔子曰仁者樂山又曰仁者壽是仁壽之根也山

壽之徵也吾鄉羣峯環拱而鵬山屏於後峩然獨尊翁隱處其間緩窘不設渾樸不凋仁於物身也曠兮若谷飲人以和與物無競仁於諸衆也以仁之靜游於山之靜天全神完年逾九十而氣色不衰無異少壯時其友之也惡知乎山之爲翁耶翁之爲山耶則翁之自號非卽翁之自爲壽耶翁之自壽又有以壽其子故兄得翁之物身諸衆者市隱於江門若而年人無遠近老少咸心推而腹置之誠信而奸胆之無猜無虞無機無械純白備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純亦不已又非兄之所爲純我自命而壽衍無疆

也哉嘻是父是子居然一堂翁壽之日葵花吐艷橘輝輝而並映兄壽之日梅花初放梓郁郁以競菲諸孫執兕羣曾牽裾熙熙怡怡卽古之老萊班舞未足誇也某喜溢眉端爲之贊曰高坐者誰慈顏蒼蒼鵠立者誰愉色相將父也古貌而古心子也襟豁而表昂眸光炯炯頤髯飄颺其丰標勁挺也松翠栢秀其神采宣朗也玉質斂芒其酣暢瀟散也冥鴻野鶴其風韻清遠也澗碧蘭芳其瞻依膝下也霞裳翻曳其獻觴階前也孫曾趨蹌其可見者丹青之寫照其未艾者德福之悠長

春浩兄像贊

昔兄與余受　先侍御庭訓其容肅然退而相習鄉塾其容藹然周旋於族黨戚閭之間時而毅然時而煦然創祠宇以妥先靈廟貌森然兄其倫紀中人耶從予宦閩浦也內堂贊理幾務井然慕西湖勝概畏糧而往六橋天竺之致領略而返從予宦湖北也岳陽黃鶴桃花洞口諸遺跡悉飽其遊眺其楚歸也迂途沙市荆南風物無不收之襟胸其繕家園也有亭有閣有花石有魚池烟艇位置有情日涉成趣嘻兄之生平灑落容儀又可知矣丹青者會心以傳神觀像者因貌而得心誰不曰我我其貌浩浩其春是之謂春浩先生

內子余氏夫人像贊

覩爾之容知爾之衷寬和其外惻怛其中每恨慈幃先背不及效問視之恭夙夜敬謹事我嚴翁歲時時物恪荐先宗妯娌臧獲噓以惠風好施喜捨憫孤恤窮四十餘年琴瑟融融三隨宦邸兩拜龍章含飴弄孫庶幾小康豈謂暮年家運乖常長子幼女相繼云亡善病之軀曷堪蠱傷我宦湖南爾寢於堂嗟嗟我之歸也不見伊人索之像貌而

假索之神情而眞人索之得貌我索之得神眞處看成幻幻處看成眞非眞亦非假無像亦無身自覺常相親後之子若孫可因我言而覿其人

大雲寺青蓮菴募引

自漢立精舍以處攝摩騰竺法蘭而中國僧舍從此始矣及晉宋來以名僧聞則有道林道安遠法師休上人之徒爾時賢士大夫如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照諸公咸與之遊稱莫逆焉是若葺固吾儒所不擯哉大雲寺青蓮菴爲鏡臺禪師高弟嚴守佛戒參悟禪機信布於檀

越直指王虞石公令吾邑時額其庵曰薙草開林直指曾
儆弦公令吾邑時與之額曰青蓮寶舍誠重之也余一日
過大雲書寺碑修葺大雄殿見此菴風雨之餘壇垣圮壞
瓦椽傾頹大士尚未粧金知游人韻士有若安石諸公其
人者必有未快於中於是爲之書引以告好施君子

龍母廟長明燈募引

有客問三教於李士謙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皆
取光明之義也故度法爲傳燈般若爲昏衢燭崔雄亦曰
整慈燈而幽途識曉周穆王設常生之燈以自照其於光

明也至矣吾鄉古利曰龍母廟倚村傍岫鍾綠護之靈蘊
鵬山之秀不知始自何代而羣鄉之老幼男婦咸皈依焉
水旱災祲祈禳輒應受命如嚮以前民用爲衆人母其光
明也大矣然蕞爾方丈伊蒲之資向未有苾芻住持燈亦
明暗不常茲信士某某設誠致悃倡議點長明燈延僧某
董其事請募引於予予曰當此米珠薪桂茫茫苦海語以
優曇鉢不哂爲杳冥乎某曰不然世界昏濁轉而清明日
月陰霾轉而霽朗則是燈也非所謂燭昏衢而曉幽途乎
予曰善一龕而四時長明一室而中歲不夜昔人誦之矣
遂書之以爲有志光明者勸

佛相被火災募化序

吾鄉杜阮於兵餞後修建禪壇延僧設醮超幽祐明亦推
邑厲之意而行之也本月初九日通鄉老幼羣集方禮拜
諷經忽八人作崇鬱攸肆虐佛相經典化於頃刻有謂不
誠所致有謂不潔所致僧某請質於予余曰不然設有不
誠不潔何不災其不誠不潔者而於佛相經典何涉余讀
易請以易道推言焉蓋易之著生滿百爲叢大衍用其半
又掛其一以象太極無爲其用四十有九而後奇偶變化

無窮總以太極爲宰然則釋氏之不二眞宗其太極乎佛
相經典其奇偶之乘除乎有不化者卽有變化者不生不
滅佛性也有生有滅佛迹也不有故也何以有新不有新
也何以傳故薪盡火傳昔人言之故曰非不誠不潔造物
之變化然也易道也亦佛道也吾輩其共信之以成佛道
之刼火不燒可也遂書之以附僧某

雙姓成仙傳敘

仙之說甚幻也而考之紀載代不乏人崆峒子以守一處
和而仙偓佺子食松實而仙關尹子好學墳索而仙其在

婦流則有西王樊夫人蕚綠華毛玉姜若而人是仙之說又非盡幻也余一日從運齋主人得所輯雙娃仙傳傳張蘭娘尼慧定也蘭娘廣文閨秀以兵燹離散啖蕨栖巖飄零困厄院曰寶林逃生也院主曰卽空皈依也祝髮曰曇靜窮窕而優婆夷也少尼曰慧定苾蒭味洽吟咏相隨不減遠公社虎溪笑也苦行旣滿次第仙焉曇靜仙於秋色平分慧定仙於新凉人郊似幻非幻似眞非眞眞幻之間要不出乎人道之常者近是曇靜孝思不倦胸中有瑤池矣慧定心如白日萬慮銷鎔眼前皆玉京矣然則人能盡

其倫常舉念無差衾枕可對縱未必仙而無人非鬼責未始不享仙之樂也雖然樂從苦生二娃曾幾許辛楚幾許磨鍊彼九年而璧鑽石成丹者果易易乎哉行拂所爲先賢固言之人而辭苦躭逸冀幸有成必不得之數也吾因論二娃而并及世敎云

處仁社引

仁之爲道至廣矣夫子以立人達人垂訓而尤惓惓於智者之擇所處誠吾儒重任哉而曲藝中有可行仁者莫若醫其道昉於神農氏其用歸於調元攝衛使人無夭札疵厲以與天下皆春談何容易蓋人身一小天地陰陽消息水火生尅其機甚微其理甚玄非以意運方遊神三昧者不能調劑滋培使陰陽和而水火濟也予生平善病常問醫於養元謝君運玉楊君一日養元述其同志若而人共立社曰處仁聚會有期相與印証遠溯農岐緩鵲遺旨近據日用見聞得失微之而虛實沉浮顯之而君臣佐使披瀝講究反覆辨難無猜無隱務求此道之必精夫醫者意也抱症者千態萬狀用藥者亦宜千變萬化古人寄意於方諸君會方於意於以和陰陽而濟水火直透玄解調元

攝衛二豎不侵能爲衆生司命則是社也擇仁而處亦行仁而施其於吾儒立達之旨夫何歧焉遂書之以爲諸君勗

鳴鳳菴碑

自佛敎人中國迓貺延禧者爭奔走焉以故紺園梵宇海內相望名山勝地有之通國大都有之深鄉窮谷有之凡以奠靈栖而通玄感也城頂山有鳴鳳菴原爲石硯村黃雁池居士所築爲修行小室其弟子僧德芳謀擴而新之始以緣簿謁余求引余恐以募爲市未之許也已而廉知

德芳果五戒中人一心皈依遂引之以告檀越會不踰年而菴告成矣上爲三寶六祖關帝之座前爲慈悲觀音之堂萬歲龍牌於此乎在於戲是役也續往因之未斷合羣力以規恢嵩呼間乎唄音助順兼之銷青揭慧日以耀昏衢灑法雲而清火宅卓不必錫度亦非航佛力宏護無疆之福一方共祗承之雁池居士於是勃勃有生氣而德芳功德且與此菴相終始矣因紀諸石用垂永久并系之銘曰乾司萬籥坤奠九維靈氣所結鬱爲禎祺城頂之嶺扶輿毓瑞矗矗環峯漫漫繚瀍伊誰開基居士惟黃菴曰鳴

鳳梵韻鏘鏘波斯衍泒漕溪分流伊誰鼎新德芳營謀棟宇鬼斧庭階布列六丈光明如來不滅洌洌化雨蒸蒸慈雲庇我羣姓食以德芬智炬不然心燈不熱其然非空其熱非色眾戴則同眾心則惕神赫聖英乃天之則

牛山建塔引

陰陽之說渺茫乎哉而有顯應焉吾邑初建文昌閣再建能子塔科名迭興膴士接踵豈非山川之靈耶如吾鄉下關一堤藏蓄氣脉堪輿之家俱云得法然謂水口山低未有秀峯以致科名間世財祿未獲全美宜於牛山之巔創建浮屠以壯華表巨觀前此議而輙寢蓋因首事難其人物力未易副也予宦楚歸復申其議諸弟子慨然稱快翕然樂從則山川之靈蔚而欲發歷祖家聲繩繩丕顯之基乎功雖浩大眾擎易舉顯各協力共勸厥成奕世簪纓實有賴也

叱石巖序

叱石者以舊爲羊山石而名之也磊磊靈嶒角奇爭勝山光水映悅鳥心空一幅畫圖令人興初平牧羊之想當此世界緇塵樸面非得一片淨土何以棲其淨身而脫離垢

氛乎諸信士業依巖闢菴奉關聖以寧居聖靈軫念時艱席淨土以養神威當有丕揚英武掃淨奧宇然畫工繪山水必須丹青點綴此巖天然畫圖也可無人工點綴而增其勝佛果必須仗借數言總浸假而羊浸假而石浸假而三生石怕生兩石安知非巖石靈變耶諸君子共闢福田爲禱

田稔橋引

昔人有編竹渡蟻孝神頓異巍巍掇科如取諸寄胡僧之言若劵夫蟻微物也渡蟻戲事也而竟獲顯報況人萬重

於蟻橋萬重於渡蟻乎田稔一橋予向築之歲深而圮洪潦猛至澎湃叵測涉者病焉然故址無恙人編一石巖可岸也協力梁之坑可途也徒者輿者往者來者履道坦坦其爲渡蟻也多矣不必責報吾發吾婆心不必不報陰德富於籯金吾以告諸好施君子無庸別造浮屠也

驅虎文

昔者韓愈作文驅鱷魚而潮波不驚周處除三害傳流至今不衰無非爲民除害也後山田園住宅枕近豈是藏虎之所惟神司一方之福尙祈驅之遠遁大山茂林何處不可潛踪庇此生靈實神之庥不然長鎗勁弩隨繼其後虎亦何以自全薄陳牲醴神其鑒之謹禱

築堤引

堪輿之家每至吾鄉輒曰杜阮脉厚山秀旗鼓當前溪流潆繞勝甲古岡獨嫌水口稍蕩財源不足宜有以收之以蓄生氣又考之經云水口不通舟蓋極言水口之宜密也向來屢議屢寢豈慮始之難乎余不佞採之僉同謀之諸父老擬於前流去處築一長堤栽植樹株與左邊園山對對環抱使下手有關氣脉完聚乃萬世之利長久之計也萬望我聯居宗閭視爲喫緊仗義捐題其有能作工者每人助工若干庶乎衆力易舉不日成之從此而浮屠而梵宇皆有址可乘謹以俟之能事

道士建醮意者

體得三清闡教靈章衍於無窮五千立言素旁垂於有永步八閑而爲宇節四運之常氛大戒三百以杜未兆之災威儀三千以興自然之福此天師玄靜名號特隆而黃冠紫衣錫賚最渥也天堂地獄雖作受之相因而福基禍胎實神人之感應八紘之內一紀以來凶荒洊臻杜山增恨戎馬蹂躪阮水含愁聚廬閭黨之衆共効悃誠三洞法籙之儔肅修表薦懺羣生有漏之果發初念慈善之根上神下祇降鑒不遠幽塗明界錫祉維均陰魄游魂逍遙而普渡戴髮含齒逸豫於康衢

沙門建醮意者

體得三教同流日月五星齊宣朗三才並立宇宙二氣共周旋故佛則三十二相八十一種皆淨土爲皈依經則三百餘卷五千餘函要度世爲功德轉羣迷於正覺國無三惡八難登大闇於光明人無十纏九惱不謂年來乾不清

坤不寧雖運會之適然而厄於兵厄於歲抑亦佛念之未修爰築禪壇虔集舍利萃男婦老幼之精誠叩金仙竺乾諸靈爽本眞如不二之旨沛清淨得一之恩慧日低輪下菩提而返照法雲凝蓋浮定水而涵光以摩泥珠燭昏迷境燐火無夜號之寃以慈悲航度渾濁河蔀屋脫顛連之苦烽消燧息四民各安本業時和年豐一方共遂樂生日月凝輝戴聖明之有道乾坤奠位頌帝德於無疆

祭親家文

嗟嗟天乎何死我某先生耶崇蘭蕙草未秋而零耶鴻鵠

之翼甫舉而鎩耶列缺之光一瞬而滅耶光陰固逆旅天地亦幻泡耶嗟嗟先生有不可死者六北堂白髮春秋高矣辰昏定省是誰之依菽水斑襴誰効其歡其不可死者一也中饋婉嫕舉案相將所天遽失玉瑟孤咽其不可死者二也趨庭長公矢志縹緗鯤羽未展南山玄豹七日下食未堪委以家政其不可死者三也膝下懷抱有數齡之女呱呱之子尙平之志未畢五岳之遊有待其不可死者四也人情山川嶒峇背憎外侮巨測誰其捍禦其不可死者五也天地之運六十而週不及者短過之者修先生年未五十溘然朝露短耶修耶其不可死者六也有此六不可死而造物妬之泉臺扃之謂先生何豈陽九陰六之數非人力所能輓耶先生爲余長兄姻婣長兄先逝先生愛余輩篤於手足一朝千古其何不顧嗟嗟風蕭蕭兮琴人俱非靈椿折兮弧矢埋輝花花大塊兮霾暗清暉遺世德於后裔兮庭樹漸菲聊寫悰於絮酒兮擬垂鑒於靈闈涕其收兮哽咽魂飛尙饗

存唾引

余非能詩而不廢詩何耶詩以言志以締交情以紀遊眺

志有鬱舒交有窮達遊有名勝巨觀此文人韻士觸景生趣興到筆隨各自發其性靈以成一家言余生也曾不解此道且幼承先侍御督以八股業志不他馳惟間嘗竊讀先大夫賓萊翁藏稿稍有感發情之所至偶對屬焉景之所逼音韻協焉自童而壯而老閱歷漸多輒有拈弄亦托婦人女子樵夫牧豎之歌謠云耳不掩其拙不求其工不忍拋棄蓋欲兒孫輩披帙而知余生平所懷之志所締之人所遊之地而詩之能事已畢若曰優孟叔敖輩猶效施以資文人韻士捧腹噴飯則余豈敢

北燕巖集卷二

新會黃公輔春溥著　族姪孫景峯抄

麟閣羈仙

壬子秋捷

秋風淡蕩拂天衢策蹇駪駪逐轍途賴有孫陽勤顧盼得從造父效馳驅五羊搴旆翻槐穎七駿同門七人聯鑣漾海珠香桂插餘含雨露十年燈火念庭趨

丙辰登第

世業由來只一經青苹磨礪發新硎豐城認氣憑雷煥唐師豐人故用雷煥鰲禁提衡有志寧干志寧十入學士老師官翰林三百五人同虎拜一千半運協形庭草茅下士風雲際國士難酬仗心靈

浦城人覲告別

五載澀竿一素琴栽桃謾道已成陰西山家塾遺風遠南浦波流積歲深敘績不堪程巧拙趣裝寧復計升沉臨歧臥轍何爲祝鄉約亭前有六箴

轉南臺

分符五載甘萊蕪世法何曾問有無知遇幸逢魚似水和鳴遂覺皷如桴青聰謾策桓公轡白簡應模鄭老圖柘浦民情尤可念誰謂瑟韻續焦梧

上疏

彩雲縹緲護楓林新主誰無負曝心北塞烽烟勞旰食南牀鷺序獻丹箴敢云狂瞽資帷畧聊以細流佐海深中使奉傳宮闕迴天顏咫尺有餘欽

變產

書契復書契臨書却惘然非關居室拙只爲遭時偏身外倘來物胸中隨處天烟雲堪結伴荷鍤過前村

鏡堂禪師重修龍興寺祝聖宮鳴山先叔撰文未及

之勒募工鐫之感賦

乘風踏霧到叢林秋霽晴嵐掛碧岑梵宇居然留佛念瑣文恍爾見丹心憑高雖有登臨興搦管因之感慨深賴有英靈長不滅嵩呼千載效微諶

又與謝文學爲珍姪適初君常端偉僧念今湛波西菴同集分得蓮字

懶拙偏於物外便況逢盛侶大雲巔山山色光浮鉢樹樹聲韻帶禪此會誰云非白社前身遮莫是青蓮烹茶

啖素諸僧共無事神仙然未然

和晚眺

薄暮舒眸迥荒原野色盈樹連蒼海色雲罩碧波平行客
投村憩農夫輟犢耕轉憐生計拙呼僕理蕪菁

谷口遠塵俗王孫草色萋何人爲賁酒攜侶共聽鸝紅日
依山近白雲渡澗低前村轟牧笛歸路樹邊迷

詠雪

正是花飛六出時晚來樹樹白垂枝幽芳難辨寒梅色冷
艷惟凝碧玉肌堪羨剡舟波皎皎尤欣鶴氅步遲遲憑誰
一曲陽春調敵却寒威不受欺

作逢天女散花時縱有槎枒亦發枝與月爭衡鋪野闊因
風翻舞下階遲陶家烹去聊生韻簷雀啣來不療飢多少
濃華遭阻壓獨餘松柏未能欺

奉命湖北簡裝示二子

手栽荔樹漸扶疎又被世緣閣遂初計口愧無餘積貯行
裝只有舊衣裾先人清白堪傳鉢架上詩書可代鋤欲得
一生眞受用無如靜裏惜居諸

同劉親家何凝生江門發舟步韻

十載家園逸世途復苦人鷗羣纔別主草色似迎賓清夜
聯輕舫和風拂角巾萊山回首處漸覺隔飛塵

舟過三水凝生韻

揚帆逐隊來風急浪花開因看溪邊柳還思圃裏梅水分
三派港雲綴幾重峐快向春明道黃金已築臺

同劉親家何凝生諸子登飛來絕頂

霽日晴雲掛暮篷飛來高插隱琳宮誰將物外烟霞趣點
綴天然造化工彷見彩虹凌碧漢隨聞清籟起芳叢重遊
此日欣攜侶豁盡煩襟勝槩雄

纔到飛來興便騰二禹峻立若爲朋靈泉滴瀝鳴清澗古
刹參差隱翠藤何必更尋飛殿跡相將且踏野雲層詞人
幾度留題去水色山光也倍增

余之官楚劉親家並舟北上臨別漫成兼懷李玄馭
舟同李郭渡江濱朝夕依依斗酒親每見晴花紅拂棹正
當輕浪碧浮春我行山色瞻黃鶴君去劍光傍紫宸蘭省
故人如有問好憑寄語夢思頻

觀音巖

峭壁玲瓏一洞開半天幽築兩層臺透迤石徑深還入蕩

漾扁舟去復來靈葉座浮蓮朶朶寶珠蓋滴藥枚枚烟霞
縹緲憑高眺收拾奚囊翠作堆

樂昌阻雨劉親家韻

輕舟何事閣江頭雲暗孤城雨未收夜半溪流聲轉劇不
堪迢遞旅懷幽

雨餘春色爛山城來去扁舟逐岸行比屋籬門三五舍野
花照水亂雲橫

維舟屢日阻狂瀾殘色凄凄帶雨酸客夢不成嫌夜永晨
來無語對江干

一劍離家事遠征長途何處不關情況逢逆旅春將半烟
雨溟濛碧草生

苦雨劉韻

淫雨妬春顏偏侵客舫閒浪迷來處岸雲暗望中山聊借
聯舟話稍舒逆旅顏翻憐蘆港裏漁艇一篙閒

喜晴劉韻

熹微天際頭轉覺波間浮柳色嬌平岸沙痕白淺洲暴陽
禽對對展翅樂悠悠趁此春光好載晴度客舟

岳州從陸登舟順風過臨湘新堤市

岳陽城外道晴日暮雲降騁望羣峯萬乘流泛棹雙遠波
浮碧落返照漾船窗傍岸呼童去沽壺酌暮江

衡州道中

輪蹄逐逐楚天遙歷盡江山晝復宵習習香花迎客媚關
關啼鳥挾春嬌也知夫僕勞驅馬爭奈郵程促遠鑣却羨
岩隈三五老披裘閒步野溪橋

宜章有懷

道從平石入章城山徑雲嵐馬首生啼鳥驕春迎鼓角和
風夾道捲旗旌昔年知己嗟萍梗此日驅車促客程景物

漸殊鄉語別歧分楚粵重關情

安鄉道中有感

平原四望渺無邊不見青山只見天滿道蒙茸惟野草沿
涯洼濕少腴田又逢刁斗聲方急何怪微輸若不前誰爲
繪圖呈魏闕窮閻賴得計安全

登黃鶴樓

黃鶴高翔何處巔尚留勝槩亘長天星羅萬戶依巉郭水
滙三湘蕩碧烟非借高人增綺閣那憑遠眺憶飛仙賞心
會到忘言處清籟稀微一笛先

登黃鶴樓時聞流寇犯楚界速往常德

巉峨高閣倚雲巔俯瞰長江水拍天偶得登臨舒望眼恍從圖畫綴輕烟風聲疑是當年鶴笛韻猶懷昔日仙時事關情催棹急中流擊楫任誰先

宿周家田庄

春雨溟濛碧草萋雲林深處暫安棲東隣買米西隣菜飽飯還須念藿藜

門前柳色鎖雲霞畎畝生涯自一家入暮停車聊憩宿那嫌村舍非官衙

輓崇滾弟 元日棄世

爾我同庚如骨肉相隨宦邸鶴音和十年三徑陶然共千古一朝可奈何去歲懽顏浮柏斝今時青淚濕春羅栽蔬隙地閒拋却誰爲編籬護薜蘿 弟曾種菜荔圃故云

初至常德

撇下帶園已十春腰間贏得任舒申無端又逐三湘路兼却疎遊八口親撇鼓放衙無遲趣批簽披牘祇勞人移文荔圃園丁子好護花枝與沼鱗

寄石頭陳芬閣

別却鳧鷗事楚遊洞庭闊盡一帆舟笑將習懶躭閒者闖入囂塵雜遝儔鼓角驚殘遐里夢雲山引去望鄉眸他年草就歸來賦求友鶯聲囀石頭

過袁中郎故居有憶小脩年兄

長公宗道字伯脩會元次宏道字中郎進士季中道字小脩中郎子彭年進士小脩子祈年孝廉

諸袁名沸楚之南郭外故居俯碧潭柳色猶疑分角里鳥聲差似誦瞿曇試看今日苞絃九奚讓當年鳳侶三蘭籍蕭條增感慨式廬空自悵晴嵐

荆門道中

日夕驅車底事忙輕烟籠樹淡山裝野花開遍斜侵徑陣陣乘風撲袖香

憶三兄 兄逝于九月

韻叶壎篪誼特隆相從宦邸燕閩中原鴒遽咽寒霜月憐杵作殘白露風古巷烟花憐失主東亭花好爲誰紅雖云七十由來少其奈鍾情恨不窮

往承天見楚俗蒔田婦女多于丈夫每田二三十成羣丈夫二人擊鼓相催羣婦互歌相答須臾而此

田蒔畢又過別田矣詩以述之

驅犢過前溪和烟帶雨犂蒔田循界畔擷水任高低婦女成行列鄉鄰合作齊鼓催沿上俗歌答和禽啼清風徐拂面霞彩淡粘綈時踏閑雲徑或過青草堤朝同杲日出暮向茅廬棲抱甕忘機械娛賓有黍雞紛紛是與非不到隴之西笑殺途中客急鞭催馬蹄

澧州早行

登輿猶在夢醒關策騎驅馳山又山聒耳蛙聲鳴唧唧行人那得似伊閒

明月當空翠滿檐溟濛霧靄濕鬟鬖計程廿里天將曙料得幽人睡尚酣

東方漸覺日朦朧山帶烟嵐淡抹工穿樹沿涯隨徑出恍然人在畫圖中

悼張月沙同年

去年寄我平安字此日訃音恨不平鼎水時聞枝上烏血痕疑是蜀魂聲望窮峩嶺眉增慘淚逐巴江字不成海內知心還有幾池邊翹竢鳳爭鳴

常德郡伯顧母節孝誦

直矢丹心蘗自餐氷霜凜烈鶴紗寒承親勁節强鐘鼎捍柩孤貞勝羽干爭羨此時禱作誦都憑當日膽爲九陳情瀝血悲風木賴有褒章煥彩鸞

題畫

碧樹深森景色幽悠悠世路更何求道人自是忘機侶滿徑烟霞物外收

乙亥午日衙內與四兄小酌

薰風晴日逗窗紗鸜鵒新聲何處嬌蒲酒漫同兄弟酌荔枝猶隔粵山遙天涯宦跡如萍聚遊子鄉心似柳飄晝永陰濃清院宇欲歌蘭浴未成騷

册封榮藩世子暨長甯王承榮殿下賜宴於青陽閣

四牡驂驪麗錦韉山河千載帝恩鮮輝煌玉節來宮闕焜燿泥書艷楚天華蕚樓前瞻氣紫青陽閣上傍雲連寵筵醉後歌麟趾滿袖霑濡湛露旋

別四兄歸粵　攜楹於府河驛

是處垂楊五月江霏霏微雨灑歸艣府河悵望飛帆渺衡樹驚看宿鳥雙笑我一官羈北楚輸兄三徑傲南窗何時共結烟霞侶荔圃津頭學老龐

纔喜衙齋共曉昏驪歌忽又重銷魂不將鄉事臨歧說恐動離腸逐浪鷁祝爾和風過遠浦憑誰明月坐西軒三湘難隔離鄉夢丹荔於今熟滿園

中秋前二日榮王西園月夕讌

秋到西園一洞開更於何處覓蓬萊池光蕩漾迎風入亭敞清虛送月來三匝青烏棲得樹幾枝香桂影浮盃承恩恍坐寒宮裏領略霓裳醉後回

顧常德請遊德山

畫鷁乘流訪德山勝心高翥共躋攀毘盧閣上鐘聲度蒼

桂枝頭鳥語閒皓魄分輝侵燕席紅霞散彩入酡顏不辭剪燭留連興攜得秋光翠色還

七夕有懷

此夕絲來乞巧同慚予抱拙對虛空犢裩且把長竿曝雲錦那須紐織工牛渚風高飄鵲羽梅梢月冷逗房櫳宦情爭似鄉情好清夜凭欄望彩虹

德山前韻

晴日同登郭外山叢林深處向高攀前朝古木雙株翠夾道脩篁半偈閒興到遐情驕野鹿狂來笑語傲商顏波光瀲灩浮歸棹明月窺窗相伴還

九日

細雨霏霏入暮斜楚天秋色淡蒹葭塞鴻遠度三三節籬菊初開九九花勿問輕風欺短髮且將樽酒酌閒衙去年樹下登高處湖水烟波幾渡賒

乙亥初度前二日篤望姪余內姪衙軒小酌

晝永榴花艷正勻天涯那問矢弧辰退衙謝客無公事倚檻看書有斷輪鷄肋不堪磨歲月樗材何以答君親同來小阮殷勤甚西爽軒前酌幾巡

初度自述 是日府縣送壽屏望家信久不至

火欲西流暑尚炎晨來白髮上梳尖每逢生日蔬爲食回念劬勞骨若砭雖有錦屏賡樂只何如兒女祝安恬家鄉迢遞音書渺幾度孤吟自拂髯

喜余舅至衙家中兒孫寄來短衫龍眼等物

久無消息度湘湖一紙平安喜欲呼鄉菓沾唇情似蜜布衫適體愛如烏一官自笑無長物八口猶憐有宿逋秋到疎簾蛩漸語感時轉憶沼邊鳧

張泰岩別於留都十一載適遇於常武共談往事又

見其兩孫雅致楚楚喜賦

十載離踪一覯過相逢客邸感懷多看來何事非空影閱去前途總逝波抵掌談時眸欲白班荆話舊髮憐皤喜看奕奕桐枝秀孔李綢繆又若何

和張泰岩謁伏波將軍廟志感之作時在滇招降普寇也

人心原在是非公歸向惟憑德望崇自昔無端猜慧苡于今那不羨英雄澤同武水流何盡名並廬峯聳太空俎豆千秋勤廟祀後人猶得藉遺風

似熊姪衙歸

桂花香散翠嵐天不盡離思向浦船賴得新書充旅橐何妨舊絮禦寒烟湖湘皓月孤帆影朗水凄風萬木顛歸到鄉園梅正白好從詞社鬬芳妍

署中西番菊

一種幽姿擅衆芳傳來異域鬬姚黃偏逢冷露纔舒艷尤借寒霜爲洗妝逸致堪爭陶令興孤英未許楚人嘗故園三徑知何似管領秋光鎖夕陽

贈陳司理馳封并之官乾州

法曜輝騰福曜明封章寵錫重持平胸中素有籌邊畧郢上今誇借箸名勿以梁山多警燧正憑刺史壯長城出奇自昔推陳氏傳檄行看達帝京

賀兵道葉六桐父母生日

悠悠鼓角靖邊氛閒却如林虎豹羣暖入梅花春色早風清畫戟鶴聲聞劒光夜麗孤南象關氣朝明楚北雲華祝歡騰千萬戶鳳毛更羨映斕文

答華陽王

才華久矣擅淮南芷韻蘭情孰可參雁羽縱橫來鼎水雲

花錯落鬬烟嵐驚人自昔蘇惟二貴紙於今左有三遙想兎園春色好向陽誰不醉清酣

署中梅初開

誰催春意入官衙忽見庭梅已放花幾點如星疎有態數枝鬬雪澹無華仙郎夢覺香風遠宿鳥棲羣瘦骨斜路隔衡陽無驛使折來那得到仙家

衙內對雪

客邸寒深萬木凋朝來樹樹綴銀條渾疑柳絮千番舞別是春情一樣嬌官況自甘東郭履詩書那似灞河橋兒童

差解烹松茗澹趣悠然啜一瓢

迎春賦

鼓角迎春隔市衢看來三五步相趨人看春也年年似春閱人兮歲歲殊浪說翠蛾橫半額那知白雪轉盈腮春來春去渾如此賸酒何辭倒碧壺

立春

令轉三陽雪勢降烟花明媚捲旌幢憑將弱柳舒青眼度却和風到碧窗遊踏香塵人兩兩鳴流清韻鳥雙雙鄉心忽覺隨花發謾把辛盤載酒缸

除夕二首

翻遍歷頭歲已闌楚天賸盡尚餘寒兒童乞寫宜春字老僕勤修守歲盤自是玄工分乙丙將于午夜轉支干梅花獨領春消息歲歲年年一夜看

坐對青燈夜息闌數聲鼓角送殘寒每驚炮竹催年急轉羨園林淑景寬家計未能逋事了客途那得夢魂安回思昨歲團欒處星斗穿堪兩地看

歲暮有感

旅邸驚看歲序忙凭欄何事幾迴腸娛人惟有庭前酒欺老其如鬢裏霜六十年來曾一瞬四千里外隔三湘荔園何日容吾遥繞徑穿林屐齒香

元旦拜聖節回

晝角傳宣夜色纖對揚清肅凛威嚴歸來星斗猶橫漢坐對香烟獨捲簾淑氣晴光隨處好旅情鄉念個中兼故園倍占春光早料是蘭芽漸發尖

元旦榮府朝賀

五運初開丙子春春風送暖正宜人星環北極正依日氣入東皇瑞擁晨劍珮輝揚爭奔奏衣冠拜祝効惟寅數年四海渾多事帝治從今運轉新

遣价歸

開年間數日聊得寫家書句句思鄉語時時憶舊居洞庭春浪穩珠海暖雲舒歸到阮山日平安早寄予

得豫兒生孫之報兼念堅孫

人日晴光淡午風梅花香靄關芳叢忽憑鴻雁來湖北却喜芝蘭發阮東弓冶謾云原有樣驊騮跨步好爭雄天涯老子歸來日任爾羣呼白髮翁

華陽王園梅雙異

名園別是洞中天中有梅花異樣妍六瓣香凌蓬島月重
臺彩映玉田烟若然何遜來花下寧啻楊州在眼前不盡
春光誰管領主人結社握詞權

答汪和邱年兄寄惠佳刻

一別春明十五年各天消息却茫然頭顱相顧慙非舊雲
樹興懷倍可憐賴有飛鴻來朗水喜看麗藻鬬春妍蒼生
屬望今誰是早晚蒲輪漢洞邊

榮王元夜招飲看珠燈烟火

邸第招邀入畫堂日遲風暖屬春王花燃火樹分梅艷燈
映明珠混月光誰架虹橋來咫尺恍從僊侶共相將芳宵
自是留人住酬賞何辭夜未央

題楊修齡先生遺卷 公諱鶴閣部嗣昌尊人也任三邊總督以流寇註累戍歸

楊公修齡悟透禪旨中有權柄故於世境不即不
離可舒可卷可險可夷無往非極樂世界顏之不
改孟之不動殆庶幾焉不肖濫竽茲土結褵有緣
方喜得事賢士大夫不虞溘然朝露奪我典型也
令嗣司馬公聞訃歸里出公數年間所寄司馬公
手札襲而成册志不遺忘以示不肖不肖披閱旬

日覺語語入棒沉酣不忍釋手爰賦一律用識向
往
能於眞我覔眞悰因應如環任適從憂國籌邊皆實着空
花泡影總銷鎔德山無復雙遊屐手澤猶存半偈宗知是
靈通超起滅令人千載想高蹤

和華陽宗室曙谷

吏事何膠擾天潢邂逅奇投歡憐脫俗相見恨無遲珠吐
揮毫處雲生掃素時河間流韻遠千載愜心期

清明

三春忽已二旅邸又清明草綠離離色鶯啼處處聲無窮
遊子意莫展上邱情回首梅花邈亂雲空自橫

送余舅歸應試

離家歲一更旅邸共楊衡言別風烟黯思歸羽翮輕囊羞
無所贈道遠有餘情珠海鯤池濶快登萬里程

丙子初度前一日與余內姪輩酌於辰陽衙內紫微
閣上薇花吐艷月上闌干諸僕爲壽也

去年朗水酌逡巡今日辰陽又此辰見在自知都是幻投
時謾道不如人且憑薇閣樽前月聊暢塵途客裏身六十

年來成底事天涯兒女倍移神

辰州後閣偶成 時聞荆州寇警速返常武

偶得公餘獨倚欄陰森花木媚人繁薇開閣畔花翻紫鳥弄枝頭舌轉端借此差堪消溽暑伊誰更與共盤桓凌晨又向常城去勞碌緣來只一官

又步擢清孫韻爲家人上壽也

舒眺登樓倚紫薇家人樽酒對芳輝談深香撲花粘斝坐久光浮月上衣四面畫圖青嶂拱數聲譙鼓白雲飛夢回阮水潺洞處丹荔清甜紫蠏肥

遊餘仙洞 去桃源六十里太常龍君御習靜處

石壁倚崔嵬臨流小洞開紆盤穿竹徑高下陟雲堆遠俗渾無暑凌空却有臺開山誰氏者俯仰重徘徊

再過桃源 時聞流寇夜行

已近桃源岸晚來暑漸降乘流催鼓枻入夜尚浮江習習風侵几煇煇月瞰窗時艱頻擊楫毋負碧油幢

移鎮辰陽楊司馬餞於河洑寺

流水紆迴枕碧邱叢林高處豁雙眸嵐光遠度晴峯翠樹影陰移法宇幽暫托杯中消俗累應知物外有天遊前驅無奈催行急又向花源驛道脩

入桃源

溟說避秦自昔年秦人踪跡却茫然欲尋洞口栽花處那得漁郎鼓棹前卽看桑麻連野外居然雞犬傍雲邊山情水味閒方得何事勞勞未息肩

桃源洞

雨濕山花香滿林崔嵬古洞鎖烟深偶逢再問尋津處便得探奇選勝心鳥喚枝頭聞杜宇泉流澗底瀉鳴琴門前車馬紛紛去惟有高僧卧碧岑

宿民房早行 道有四十八溪

早行田間出野關凌涯涉水幾灣灣兩三孤舍農棲穩四十八溪驛路難遠望行人穿樹出近看飛鳥佩雲還塵途役役何爲者那不教人憶故山

耕夫

一間茅屋傍田編夫婦耕耘甚自便當面青山雲冉冉比隣綠樹鳥娟娟緣來較是量非事不到披蓑戴笠邊還却租錢魂夢穩新醅初熟醉芳年

顧義仲訪余常德

今昔交遊感慨生通家孔李重含情其如鼎水難持贈聊
借秋風一棹輕

辰陽道中賦得山溪如畫

造物天然一幅縑溪流山峙畫圖兼溪環山澗清音發山
掛溪雲翠色添摩詰不須天巧弄愷之那用彩毫拈千峯
萬壑看難盡時有花香兩袖黏

玄從洞

策急馬蹄輕看看近郡城探奇尋石洞采勝愜遊情不用
五丁鑿自然雙柱擎虛堂排宴飲暮靄濕前程

中秋無月

待月中庭月未明且憑銀燭坐長更開懷不減南樓興得
趣寧辭北海觥爲問素娥何處去應知皓魄定留情殷勤
訂與來宵約早放寒光入夜清

十六夜賞月

昨宵雲暗此宵明坐倚晴光漏已更桂影婆娑香拂几金
波瀲灩皎浮觥阮同南北他鄉話露滴蕉梧異客情賴有
嬋娟猶未減衙齋散步晚風清

賀容子寬表弟泮遊

自是驊騮侶初翻碧玉蹄吳門如練匹柴水似風嘶從此
馳天路還須餘月題金臺方市駿任爾杏園西

匾敬庭舅詩扇寄壽依韻答之

家山縹緲隔崔嵬玄鶴呼朋客未歸兩度岡城留拂袖幾
回楚國月翻衣憑將赤鯉來青玉乍覺風光到紫薇何物
磨人羞覽鏡不禁清夢逐霞飛

寄賀楊韻玉乃郎泮遊

岡城遙望劍氣橫中有何人早吐英灑却上池清露滴潤
將泮水紫芹莖國香不與凡花伍筆彩還從闕苑榮自昔

予雲稱度越長楊詞賦古今名

別顧常德之官桂林道

交遊意氣可誰如兩載綢繆每起予襦袴久騰編戶口旬
宣新奉綍綸書鼎江帆漾離心向桂嶺雲開衆望舒到處
光臨星是福氤氳清意藹窮廬

送爾覺歸潮連是歲乃翁七十一余亦六十一矣故初聯及之

家山縹緲夢飛騰一劍衝寒到武陵潮海蒼松方傲雪鼎
城白鶴亦含氷間關遠棹空勞剡寂寞閒衙却類僧歸去
若詢遊子態爲言幾度憶張鷹

丙子除夕

天涯歲篇兩驚除守歲聊憑一卷書相對梅花如索笑那知客況轉慵疎非因王粲能裁賦却羨陶潛解愛廬羲御由來無駐策欲爭高着在漁樵

丁丑元旦

條風一夜遍江濱鳳歷初翻丁丑寅人事看來仍是舊化機環轉又更新堪憐堤柳多情態暗度春光似媚人鵾鳥不知歲序急枝頭猶自喚聲頻

初度爾攀孫寄壽依韻答之

客途那問矢弧懸信到正逢鴈羲天故里久違三徑侶前脩惟羨二疏賢樗枝謾道凌霜老蘭葉還看浥露鮮鵬翮年來知愈健乘風擬向彩雲邊

聞四兄養病

別來已歲餘鴈影不堪疎矍鑠遙聞爾陟岡差慰予採薪乍有信飛夢覺紛如寄語阿咸子殷勤問起居

長至

子半回陽日天涯景物催瑞香含雪蘂梅蕚占春開好藉鳥啼去呼將臘意來免從寒枕裏夢不到庭陔

寄壽台宇兄六十一

祥光何處卷還舒知是吾家慶有餘母也輝輝嫩正似子焉馥馥櫟尤如憑將天上紅霞幅剪作庭前彩服裙閒舞江門雙袖月誰云嶺畔非仙居

丙子署中自述擢清孫來衙兒曹有詩送之依其韻

旅途何處可聽鶯歸夢頻頻不計程也識浮名爲我贅且將世事等雲輕兩逢芳草依人綠又見榴花照眼明點簡焚香清夜裏澹然那復羨田彭

宿桃源

郊啼出谷鶯暮色度春晴恰借花名縣惟憑水作城井閭同社里鷄犬夕陽聲駙吏疲奔走傳言免送迎

閱大計報

三年計外吏仕路一都盧縱得逃時議安知是坦途如何堪執着無亦任疎迂自昔稱賢者爭傳二大夫

寄陳平若年丈

不駐日輪嘆轉篷浮踪久擬附冥鴻音書兩地無翎繫道味一門有夢通夜笛高樓悲獨倚暮雲樽酒幾時同金峨山色寧多戀早晚明綸到甬東

春閒偶成

春濃春事攪春情雨濕桃花褪絳英纔得放衙閒散步細聽黃鳥隔林聲

辰陽署中賞茶薇

春寒猶未換春裳煖爛花開過短牆未許遊蜂侵豔質却教微雨洗紅妝衙齋憑爾留春駐盃酒因之勸飲忙況是劇談同二阮好將花事共平章

常德別意 時量轉江右

悠悠三載任迂疎尺寸何曾有可書方憶故園尋菊徑又

從遠道望匡廬驪歌祖帳躊躇甚父老兒童繾綣餘馬出郊原頻引睇嵐光草色盡愴予

過建陽驛 流寇殘破處

昔日民居今野花燼餘寂寞兩三家憑誰爲撫流離者杜宇聲中落暮霞

石首道中書所見

朱明景物艷南訛環繞長堤曲障河日麗野花香撲面風搖荷柄綠浮波農人蒔稻連雲插牧豎驅牛和鳥歌試問車塵馬足者閒忙相比竟如何

宿石首縣 譚親家作令於此有去思碑

晚來歇馬石城邊城有棋山局是仙誰種桃花陰疊疊更聞雉鳥舞翩翩行人共羨風烟好父老爭言長令賢鳧舄高飛霄漢去又看螭首鷺班聯

宿湘潭和壁韻

馬蹄遍踏隴頭雲炎日馳驅入夜分野鳥高棲隨處穩啼聲遠度任時聞不堪反側烽烟擾頻有菑畬薊苕芬客裏正逢蒲酒候憑誰共酌三閭君

途中午日憶家前韻

迢遙悵望嶺南雲三度蒲觴兩地分山色媚人行裏見蟬聲噪午客邊聞爲因馬足風塵苦轉憶家園荔子芬料得芳菲能待我歸來樽酒話南薰

宿黃茅堡

逶迤山徑迥片片馬蹄輕青草如迎客黃茅暫憩程村烟林杪出鳥語樹頭清信是田家好無閒寵辱驚

衡山早行

凌晨風拂袖夏日暑全消夾道千山碧計程百里遙頻頻聞格磔歷歷度溪橋最愛深鄉裏可耕亦可樵

衡山偶遇君常約遊衡山不果

兩載分携阮北南旅途邂逅兩情酣先將鄉事詢消息隨把名山共討參美爾得從方外友慚予猶策暑中驂何時解脫名韁縛揮塵悠悠不二談

望衡山步盧本潛壁間韻

神遊久到祝融西高插層雲漢與齊縹緲望窮雙眼豁參差羅列萬峯低登臨幾費騷人屐點綴惟憑彩筆題馬足又從塵路去勝情未得遂攀躋

又步先輩霍先生韻 諱震東

不定浮踪幾浪遊雲山隨處望中收遠舒眉黛烟嵐抹近瀉松濤紫翠流萬景總然非實着一心聊以比虛舟長途無計銷炎酷惟有林泉下亦秋

過衡陽聞競渡聲

旅途忘節序龍鼓一驚心競渡三湘俗炎蒸五月深未能休轍跡復爾度高岑倦鳥知何托惟思返故林

將至永興

蹊路盤紆小行人凌樹杪翻來麥浪輕啼去鳥聲老雨欹度斜陽霞舒籠碧草相將到永城夫僕趨前道

到宜章

天涯浪跡未能閒每陟崔嵬山又山日月消磨雙馬足鬢鬚玩弄一幡顏朝朝暮暮催行急雨雨風風苦路難纔到宜城家漸近夢魂先已度鄉關

宜章舟行

微雨點苔斑放舟淺碧灣乘流人坐穩輕棹水潺湲樹色侵篷綠蟬聲夾岸間回頭一引望已過幾重山

樂昌發舟

歸心計日九迴腸急棹遠瀧到樂昌回首楚天雲漠漠喜看越嶺樹蒼蒼也知兒女勤相望況有旅情不遄颺侵曉解維乘舶趣順風去處是吾鄉

清溪舟行驟雨即晴

白雨狂風五月天須臾霽色復依然鷓鴣隔隴啼聲晚一派河流送客船

龍頭營夜泊步唐韻

青溪風靜碧涵天明月穿篷伴夜眠傍岸幽棲鳴絡緯聲聲偏入客船邊

仲春懷華陽王函三園附寄

黃鸝二月轉疎簾桐華輝輝映石楠鄴架芸翻車滿五梁
園春暖徑函三和風皎月人相似鮑逸庾新韻孰參賴有
江河王百谷蛩鳴也得佐玄談
國棟如公也杞楠十年謝屐古岡南如何推轂蒲輪日遂
策乘雲駕鶴驂貫索星懸誰可及空憐春杵詎能堪天涯
絮酒和涕灑衡岳風凄望蔚藍
哭唐元樸老師
十年遙隔步趨前不斷音書到海邊八十星辰猶是履崔
嵬泰嶽乃云巔豐城寶劍芒何在蒿里哀歌露溘然築室

深慚端木子長涕飛灑洞庭烟
桂林道中古松甚盛每有土人燒砍
松林葱鬱驛途長偃蓋虬龍古色蒼謖謖憑風濤有韻亭
亭籠日暑還涼輸他啼鳥棲枝穩應笑行人去路忙珍重
勿須頻剪伐垂陰差得比甘棠
平樂至陽朔一帶俱是石峯崒嵂口占
異樣奇峯見未曾嵬嵬峭壁長蘿藤祇從雲外舒眸望縱
有勝情不可登
端州別兒姪輩取道粵西之湖北
維纜端城畔徘徊未忍西秋風雲影亂江雨柳容低颯颯
揚帆去山山聽鳥啼衙齋看菊蕊期爾武陵溪
平樂起岸
梧江泛鷁舫灘急舟難前登岸羣峯迥攀崖小徑懸雁林
迷去路馬跡入層烟何事催行速悠悠望楚天
起程
六月炎方酷胡爲事遠征緇塵猶未洗行李又催程爲語
園林長暫爲松菊盟孤芳原耐老他日共餐英
五羊舟行

帆掛通津橋乘流趁暮潮江雲迎棹迥岸草逐船搖回首
家山隔關心客路迢天涯雙淚跡何日是逍遙
泊梧州
舟泊梧城一水長鄉音彷彿是吾鄉先人遺跡碑陰在隔
岸環山草色香曾祖賓萊公曾官梧州有去思碑
赴任哭四兄
昔年之楚與兄同今日猶如幻影中東嘴池塘空夢草西
頭花木冷芳叢不堪原上鳴孤鶴況復天涯逐遠鴻猶子
依依那忍別臨歧揮淚泣無窮

祭先考妣墓因憶諸兄 時新轉憲副

三年不掃小梅隴想象先容是也非四品宮袍君惠渥一盤毛鬚子情微松枝茂處聞啼鳥雲影開時見遠暉回念昔年扶襯侶令人那不淚沾衣

祭三兄墓

青山環繞水悠悠兄嫂棲魂宅兆幽手勒碑陰爲實錄萬年奕葉長松楸

楚歸初度 得四兄新喪

誕期兩載滯天涯此日歸來自一家堦畔未須萊子袖衣

中猶帶武陵霞且同鄉老談時事又聽孩孫語喚爺其奈荆枝悲剝落幾回惆悵對榴花

途中病起 星沙養病一月

旅途一月病餘身何物玄工巧弄人祇有眞吾堪自覓更將幻影與誰論無窮永夜迢迢夢都在故園曲曲濱倘得聖明容我老不將簪笏見垂綸

桂林道中

迂拙緣來事事遲一官如奕東西移孤舟方向凌江發單騎又從桂嶺馳浪跡悠悠堪自笑浮名落落任人痴短長尺寸何曾效空使頭顱雪染絲

臘月有感

病後蹉跎又杪歲不堪烽火警風烟春光漸洩梅花候寒色猶橫雪霽天景物因時知節序世途何處是安便一邱一壑無營壘閒讀蒙莊內外篇

迎送阮撫兩至白沙村

衝寒兩度到柴門三五兒童坐竹根門外垂楊堪繫馬田邊比屋自成村籬笆不礙閒雲入樵侶時同野鶴渾却笑去來車馬客他鄉逐逐過朝昏

同陳軼今暨兒姪輩遊七星巖因雨先還

絕頂攀躋昔也曾新開寶刹卧閒僧路迷峭壁乘風陟宮隱琪林挾霧登七曜光浮清沼影千巒飛動白雲層無端暮雨催歸急欲盡探奇却未能

加銜湖北

輕帆擬向豫章西忽入新綸下碧溪豈是桃芳仙可問只因地僻柵堪棲馬蹄還認歸時路鴻爪猶存舊日泥其奈日漸飈枝短救時何以慰蒼黎

戊寅元旦祝聖回

鬱葱佳氣藹雲霄五夜鳴珂邸第朝春信先憑梅柳度陽和遍及海天遥風翻仙仗騰騰舞晨囀新鶯恰恰嬌楚國每勤明主顧蕩平應始自今朝

丁丑與擢孫守歲

衙齋相對戀年華爆竹聲中吐燭花未有滴涓酬聖主只隨萍梗泯天涯一簾輕捲春風入兩歲將分斗柄斜生計欲知何處好故園有地可栽瓜

戊寅初度 時臨藍寇平

且得烽烟息官閒心亦閒悠悠歲月裏卓卓利名關謝客

看莪蓼戲孫弄彩斑情隨鷗鳥去無日不溪灣

寄肖允叔

壇社同盟自昔時無端小阮阻追隨天涯踪跡三湘迥官邸風塵兩鬢知梁月影橫窗外樹江鳧夢入阮邊池欲從野老分餘度共把長竿弄碧漪

景白弟

故山撇却忽經年鷄肋浮名也澹然客夢不離江尾月樵歌何處晚村烟惜陰勿負三餘力應世還須萬選錢飛鳥望林思息羽憑誰長翮又蹁躚

劉浣玉

忽指別期秋又秋秋聲乍覺念悠悠一緘消息澄江渺三楚雲霞碧漢脩圃裏荔陰羣鳥語亭前風嫋幾人遊我心久欲充園長三尺葵篘不外求

別陳軼今兄歸粵

交遊馨味芝蘭霧鼎水光依紫電橫旅況憑開雙眼豁秋風又掛一帆輕翠浮楚岸蒹葭遠涼入蟬音枕簟清此日驪歌飛白露來秋引望翥雲程

別余舅

塵跡依依老弟兄那堪杯酒話離情相看冉冉雙蓬鬢共道悠悠一局枰風動芙蓉秋色霽霞明江渚晚帆輕他宵長笛遥相憶早向三湘返楚程

梅花歌爲劉親家五十壽

東園亭館傍溪灣城市居然俗可删中有寒梅饒韻致清襟不與李桃班每逢十月風初嚴便度春光到畫簾勁質憑將霜威礪幽芳詩以月華添也曾譜入廣平調亦有點成公主妝臭味投契松栢侶暗香引動蝶蜂狂主人骨格酷肖梅花間邀客坐石臺塵外氷姿形外友棋枰局罷酌

新醅醉時起舞學老萊五十戲斕也是孩梅花萱花皆耐老更看階前樹曰寶森森次第傍梅花佳氣滿堂風光好楚天遙獻梅花須知是東園是蓬島

寄匾敬亭

乾坤何處是吾廬遊子天涯苦索居義濟橋頭歸夢裏武陵溪口客思餘黃花香滿拋籬落白露寒侵倚壁疎牛耳登壇憐舊社昔年雙鬢近如何

輓陳慈舟親家

不作尋常戚友看棲遲數載共紉蘭方因小草湖天隔又

報悲風玉樹殘月夜棲迷何處笛鷄盟冷落舊時壇傳家賴有麟經在滇海相將長羽翰

楚歸篤觀姪請酒不往 四兄卒哭未久

楚客歸來可共酬意中其奈恨難收昔年盃裏荆浮紫此日窓邊鶴語啾惆悵有懷依夢草趦趄無路避西州眼前盡是傷心處那得開眉對酒甌

憶綠崗翁 有引

往者因余舅訟事余與翁竭力周旋數載凡百相商人情物態無不披談肝膈盡瀝稱莫逆焉時有橫逆見侮予曰妄人勿與較也翁然之翁每示予曰爲人須戒使氣勿惹訟殷鑒不遠也予志之不該已而舅訟得白予叨歷仕途不免踪跡之疎及予轉南臺便道歸里翁方卧病未及趨問而訃至矣至今念及輒爲惘然偶成哩語世宰舅其存之見余兩人平日相親之情云

三十年前事愴神幾番夜雨連床人春風燠煦襟期似蘭味紛披道韻眞白下歸來琴寂寂武溪懷想夢頻頻家聲賴有延綿瓞天道繇來作者因 白下南京 武溪常德

寄鍾世宰五舅

說甚煎膠粘日月居諸多在客途拋武陵幾度桃花發衙舍誰同夜月嘲攬鏡自慚雙雪鬢懷人空望亂雲坳憑君料理東山屐旦晚歸來訪舊交

與張融我憲副齋捧北上直奴警戒心朝暮相依雅愛眞切兼承佳刻見教答之

獻曝葵心向紫宸無端烽火混蹄塵偶從傾蓋逢同調遂得聯鑣共苦辛客舍銜盃浮夜月華篇飛雪鬬陽春傳書圯上推張氏淨掃烽烟豈異人

署中聞臨兒衡州誕于李氏祖母曾隨宦於此

祖母宦遊處懸弧報好音植根原自遠庭竹自成林遺訓詩書籍承家清白心他年應付爾不必問籯金

家眷至衙常德戊寅正月

朗陵三度閱梅花每覺鄉心感物華老婦攜來孫與子一堂相聚宦爲家流鶯巧弄春風嫋弱柳柔翻暖日斜妻務焚香兒課讀公庭無事早歸衙

齋棒啟行

于役出常城驪歌僭客程馬蹄翻夜月樹色拂前旌趨闕皇華使遠臣獻曝情鄭圖正可繪將以達承明

舟行

一葉僅容身青山過眼頻孤篷籠晚景遠水漾紅鱗歷歷朝還暮紛紛客裏人天涯萍梗跡何處可尋眞

乘風夜至蕪湖

風和濤浪靜舟子坐船頭月色帆邊掛江聲枕底流晴霞光艷艷晚槳櫂悠悠岸泊蕪城外鳴金報客舟

小姑山

小姑體質自天然柳傍粧臺淡抹烟江水一泓梳綠髮苔花幾點綴輕鈿平生放出堅皮面竟日不聞巧笑妍縱有彭郎相咫尺難憑烏鵲語良緣

長至日阻風獨酌

石尤太不情偏閣客邊程且把寂寥酒來降臧發聲三盃醺未醒一枕夢難成望望天邊去心搖實似旌

過銅陵縣先大人會令此

先人攜鶴處長抱一江灣水瀉疑琴韻鳥啼似雜閒清白依稀在絃歌想像間低徊無限意引望翠雲環

至日舟中

葭管飛灰景物移微陽昨夜渡江湄朔風凜烈帆檣覺煖氣初回草木知香圃梅花應有韻客途柳色尚含姿紛紛四牡驅馳急那似沙邊穩卧鷺

去金陵十四載矣齋棒偶過昔日銅臺舊交無一在者感賦

江山重覩昔時遊十四年來一幻漚御賜廊前成往境上新河上暫維舟偶來光景猶疑夢却訝塵蹤總是浮牛首棲霞雲漠漠低徊悵望憶同儔

南臺舊門役送過江

昔日勤奔趨重逢亦復然相看吾鬢上已是雪花顛試問
今時事何如十載前盤旋又別去搔首夕陽邊

邵伯道上

湖堤紆且遠夾道促遊韁翠浪平平展輕帆箇箇揚漁人
歸棹晚牧豎歌聲長惟有脩途客勞勞暮出疆

過郯城縣步壁間韻　古郯子國孔子問官地屬山
東兖州府原是僻邑因寇警過京皆取道於此北
至嶧縣一百六十里南至宿遷縣亦一百六十里
應付甚苦

問官古地魯東旁絡繹輪蹄苦此鄉程促只因王事急役
疲總爲驛途長惟憑甘樹垂陰茂免使他鄉笑烏黃聖主
方殷民寞念獻圖勿謂路茫茫

張山宿民房

馳驅入夜少村烟容膝一窩荻葦編一枕倦眠鷄喚起寒
風又趲早行鞭

郯城道上

馬蹄北去幾間關落木蕭蕭雪點斑一望平蕪寒色裏數
家茅屋夕陽間忽聞野鳥呼羣語又見寒雲傍岫還因憶
鄉園風日好梅花香滿碧溪灣

京邸除夕　時虜情孔亟禁民間火炮臨兒依母在楚豫兒在家

別却都城十六載到來正值歲逢除不聞爆竹催殘臘只
有青燈對索居四載天涯憐節序孤聰此夕更躊躇起看
斗柄移何處楚粵雲天總攪予

元旦朝賀

乘權青帝自東升國祚也隨歲月增十二編年逢已卯三
千奏牘頌岡陵垂裳高拱晴光霽舞袖低翻淑氣凝獨念
郊原戎馬亟欲舒宵旰愧無能

與李唐谷　別唐谷十四載適齋捧入都唐谷方列班行得周旋敘闊大快事也

歲月悠悠兩鬢知長安又復轉干支欣逢嵩祝流虹日正
是鴛聯簪羽時春上高榆輝鎖闥霜飛白簡凜彤墀匡時
賴有絲綸手便我歸與詠紫芝

京邸立春

東皇乍渡玉河涯河凍漸開是處皆官道柳條初着眼客
途春色入誰懷笑看短鋏塵盈匣淚逐長安雪滿街大抵
浮踪非我主因時不必用安排

與李唐谷話舊

重逢旅邸喜披襟十四年來共此心老我頭顱雪鬢改憑君樽酒夜談深裘裾襖襲春風照簾影光橫斗氣侵移席看燈酣還醒總因吾道重球琳

辭朝賜宴

曙色曈朧散禁城鳳樓高處曉鐘鳴春風照拂爐烟細旭日光浮御道清咫尺天顏瞻霽色追隨鵷序展葵情微臣濫得承恩賜金鑑何由答聖明

齋捧事竣出京

二十餘年戴主身迂疎已歷四朝臣情依魏闕勤三祝馬

出都門又一春自顧青華堪莞笑如何白髮尚風塵商量討箇安便處除是園林物外人

其二 時有同齋捧擢僉都者故次句云

微名薄祿總君身寵異無分遠近臣龍衮辭時披曉日馬蹄快處踏新春樹邊啼鳥迎行跡眼底流光逐路塵回首玉宸天漸遠關山仍是未閒人

途次懷唐谷

久濶相携緒萬端那堪此日又征鞍新鶯聲裏天南北倦馬嘶來路杳漫燈下清言茅店夢月前孤影驛亭寒殷勤不盡臨歧語都附江雲渭樹看

看歧陽劉司寇 以審犯不稱旨繫獄

踪跡各天夢裏尊此來正欲共談心豈知峻嶺風濤起使我交情感慨深可是豐城藏寶劍也應雷煥識龍潭春來自是陽回日不必凄其越鳥吟

淮安道中

風烟南北一黃河也到南來景若何蹊草逢春生意足山花帶露媚人多關關啼鳥渾樵唱冉冉晴嵐映渚波爭奈馬頭朝復暮賞春誰與共婆娑

清明道上

又是逢寒食禁烟何處過自從客楚後其若子情何旅況看春色何心聽鳥歌小梅芳草碧飛夢到山阿

宿山口民房

結茅逢路叉生計附桑麻借宿難容馬披衣易染霞枕邊蛙語亂簷角月痕斜叅得玄同理何廬非我家

宿藍橋村

驛路迢迢暮色催蒼茫托趣碧山隈登樓樹杪浮青蕩眺望嵐光捲紫堆牧豎已橫牛背返山花猶帶夕陽開橋頭

多少勞人跡浪說當時仙子來

過彭澤縣

石城蒼壁倚岧嶤俯瞰長河抱郭遙帆影縈烟隨浪渺山光入座帶雲飄獨憐呼馬頻驚鶴何異督郵苦折腰賦就歸來松菊徑千秋誰不羨高標

道上寫懷

五載悠悠一武陵吹竽鼓瑟笑何能世途鞅掌情寧戀故里烟光夢每騰花色醉雲眠石凳鶯聲帶月掛蘿藤依依南望眸何處柳陌斜陽客思增

九江道上

凌虛高塔擁旌幢水色連天日九江翠黛青山雲嫋嫋波搖野艇棹雙雙每思故國憐春樹却望并州是楚邦試聽枝頭黃鳥語聲聲似弄送春腔

宿浴佛禪菴

晚來投宿急呼僧偶愜幽情高閣登閣外烟林陰疊疊影來窗牖翠層層悟空入定原無相宗棒傳心自有燈夜雨鐘聲禪半榻悠然清慮寂嚴棱

陽臺晚望　山在漢川城外以候按臺駐

巘業孤峯倚碧霄陽臺舊跡幾昏朝水兼天去晴川渺山度江來赤壁遙四望烟光浮晚翠數聲啼鳥弄春嬌有無雲雨都休問且得半閒物外消

漢川候按君未至　時京回

長途日日促鞭韁豈謂淹留在楚鄉柳絮因風飛撲面啼禽又覺送春忙

送春

何處送春酒一杯風爲信使雨爲媒有期難作攀留計莫語空登寂寞臺蝶繞籬邊深繾綣花浮水面重徘徊相思直待梅花發又是東君一度來

劉親家隔宿東嶽寺

晚來借宿古叢林遶樹穿雲丈室陰紙帳蒲團分梵席疎鐘鳥語逗禪音

過應城縣被寇處

昔是比鄰共井閭而今四望盡邱墟野蒿凝露向人綠都似含寃戀故居

齋捧回任

長途歷盡幾溪山十月馳驅四月還廿載重遊京國地五

年三人武陵關岸頭榆柳生新色洞口桃花認舊顏花鳥
三春看又過更從何處遣癡頑

內子六十一 途次作

憐爾頻年苦病攢於今花甲轉支干只憑點點婆心在留
得雙雙鶴髮看禮佛焚香無外事含飴啖素有餘歡丹書
況屢旌賢淑高枕蒲團夢也安

哭臨兒

予齋捧北還至澧州蘭江馹得兒字報病
字到蘭江知病端寬予猶謂漸平安豈期病裏數行語遂
作生平絕筆看啼笑不聞斑服冷吾伊空入樹聲殘夜來
多少紛紜夢恍是趨庭問禮般

半載蕭騷事北征滿腔意緒未曾傾詎知起起逢辰夢遽
斷熙熙繞膝情念爾生來能聚順憐予潦倒若愁城床頭
數語尤堪憶那怪前人有喪明

攜母間關入楚鄉驚心烽火幾徬徨時途次寇警 祇緣定省晨
昏急纔得趨承菽水將雨折庭枝四月惡風凋翳魄五更
狂情關父子誠難割況是承祧冢子良

我勤王事祝明君兒似烽烟念早晨時京城有虜警 一種孝思同

嚙指幾封家信重銷魂影沉華表空中鶴哭斷梁山頂上
雲不特白頭雙抱恨原鴿更苦怨離羣

風會正逢鶚薦期訂予回首是歸時言猶在耳成虛語事
不繇人祇自悲舊業縹緗無望爾將來弓冶更依誰天公
倘肯憐清白繩武相將有兩兒

此子分明似克肖寸心期許壯懷遙溘然朝露隨暘解酷
類空花過眼銷難作東門平等看誰憑宋玉把魂招天桃
帶雨低垂葉疑向軒前怨寂寥兒讀書西爽軒有桃樹

嗟爾聰明實勝予循予家教亦恬如羞隨世俗爭紈袴惟
向山齋讀父書無奈孱軀逢二豎未能卒業勵三餘益楷
了却男兒事淚灑湘江逐浪徂

哭

不是鍾情愛獨偏先人世業一經傳浮名末路慚予老跨
步脩途望爾前死去難消千古恨悲來誰爲二親憐輀車
況是湖湘迥惆悵篷窗望粵天

愉色承歡也藹然家庭恭友亦能全憐貧施濟鄉情洽減
算祈求母病痊未信玉樓眞有召那知盧枕竟長眠轉頭
萬事都如夢空使愁腸入暮年

隨地年來三十三結盟集友共圖南電光倏忽迷深壑劍

氣微茫落碧潭同社朋來悲失侶些章歌罷淚沾襟傷心最是倚閭處蕭索其如白髮鬖

湘鄉署中夢臨兒

旅館蕭蕭夢我兒言談依舊膝前隨醒來但覺雞聲雨夢裏瞻依有幾時

途中早起自嘆

去歲十月齎捧往京今夏返楚緜楚而歸旋赴寶慶之任又往謁三臺逐逐道塗不覺歲杪矣且丁丑歸鄉有四兄之變此番有長兒之變良苦哉

輪蹄週歲擲流光人事況逢重感傷兩度還家雙淚眼五年薄宦一湖湘蕭然馹舍殘更夢都向溪頭度嶺長纔得安眠又曉發寒風烟霧共蒼茫

北燕巖集卷二終

嘉業堂 南潯

北燕巖集卷之三

新會黃公輔春溥著

族姪孫景畧拙齋麟閣鶴仙鈔

桂梅咏

余曩叨湖北署中有桂梅扶疎可人茲齋有二樹天然似之

乾坤原是一般春到處桂梅作主賓不與濃芳爭艷冶只憑勁節淨纖塵凝霜浥露彌增韻淡月疎烟爲寫神賴爾天涯稱莫逆故山何日結西隣

仲春偶過綠香亭見墻畔野菜肥嫩摘烹以供晚食口占

暫時拋吏事散步趁花移野菜和烟摘呼童敲火炊澹中聊自足分外更何資即此悠然趣只隨花鳥知

衙齋春日偶成

幾日桃花雨乍晴聞午鷄穿花遊蝶出拂檻綠陰低旅況塵情澹鄉心客夢迷倚欄無限意日影又應西

映巖堂桃花盛開

遲遲日度垣風挾夭桃翻堪綴壽陽額疑酣妃子魂誰知南國署却似武陵源載酒宜花下紅英撲晚樽

薇垣爛熳春桃片點堦勻風裏排香陣檻前布錦茵遊蜂深得意粉蝶也驕人分付黃鸝鳥莫催景色頻

寄曾儆炫父母

交遊海內幾知音白下分携直到今十六年來霜鬢改數千里外鯉魚沉羨君明月窻前滿憐我黃塵馬首深人事蹉跎那可問夢魂無夜不園林

荆門州借宿艾文學書室以謁撫臺至

居雖城市裏自足遠塵氛樹杪青浮靄亭邊翠逗雲梅輸春色早鳥語夕陽欣偶得閑房憩令人厭俗紛

過常德楊侍御留飲曹郡伯在坐旋別去有稚童跪送於郊不知誰氏子也

半載夢頻頻重逢意轉親昔爲北道主今作南來賓父老談時事兒童戀舊人蒼茫又別去何處不縈神

武岡道中小年以朝岷王至

馬蹄遍歷雪花天客路驚心又小年寒滿疎林時序改曉侵野色霧烟連故園何處梅花發瘦影橫空沼砌邊已報春光消息近馹亭索寞悵風前

署中寫懷

料理官衙事幾樁夕陽斜掛紫微幢陡然記起家庭事恍似心頭鹿子撞半壁愁城攻不破幾重悶壘戰難降逍遙齊物都休說獨自攢眉對碧牕

唐磐石五世兄話別

袂把天涯喜欲狂且拋塵事共相將子西遮莫前身是彭蠡堪誇逸興長聒聒鳩聲侵客坐霏霏梅雨洒離腸淡交不問彈馮鋏賴有南薰送遠航

雨後風飄弱柳狂禪房樽酒雨情將蘧廬浪迹知心少鶯

鳥語聲引話長別矣山光隨馬足黯然雲影傍魚腸欲期後會知何日刻水還憑一葦航

臨兒小祥

憶兒鎮日念悠悠歲月蹉跎又一週鼎水淒風飄舊恨濱江疎雨攪新愁旅笥空有生前字浮世猶如海上漚況滯天涯歸未得綠楊碧草嘆螢流

寶慶署中得念唐表兄書

家鄉消息乍相聞何事浮蹤隔雁羣吏隱不堪山路渺書來剛及楚蘭薰天涯暫得舒懷想花底何時共芰芬久負故園松菊約倚欄終日望鄉雲

永覺表姪署中小酌　前韻

朝來何事鵲聲聞倒屣衙齋喜聚羣未似上皇娛北牖且將樽酒話南薰園中芳草迎人綠階下閑花帶月芬共爾訂盟湖海畔歸來步屧共看雲

爲完我母舅雙壽　前韻

晉笙何處碧空聞引動蹁躚舞鶴羣鶴算千年纔七尅烟光五色也雙薰芸香牙軸恣游衍荆樹蘭枝共郁芬不用希夷傳道訣金山雲亦華山雲

又代永覺作

千尋玉樹舊元和七子於今載詠歌高翥會圖溟海翮閑居甘老碧山阿孤南輝映金莖潤婺宿光浮菊水波小阮漫隨襴袖隊參差階畔共婆娑

新蟬　用前韻

蟬聲噪午忽初聞吸露吟風自不羣雙樹音從芳葉度六亭韻帶碧烟薰欲將署裏棲高節移傍家園咽晚芬莫向窻前驚客睡夢中失却故山雲

庚辰初度答何文學韻　滿折人魏侍郎肖生甥也

23 B

公餘散屐綠苔鋪一片閒情被鳥呼虛度星霜那可問老來鄉國不堪殊憑誰天際霓裳調醒我塵緣旅夢孤素性自分惟用拙虛舟免得世人虞

又步韻自述

碧天雲歛月華鋪螻蟈偏從靜裏呼狂態慚隨蒼鬢改癡心亦與少年殊正逢紫蟹初肥候誰遣鷗鳧伴侶孤爲問當年陶栗里人生何處不歡虞

驚心景物任時鋪無限襟懷何處呼泛泛浮生空潦倒悠悠往事幾差殊清齋寂歷蟬聲細高柳輕盈月色孤最是

關情池上石坐看魚鳥少猜虞

喜看閑雲捲復鋪懶聞頴卒擁前呼三湘烟水原無異六載心情却自殊衙舍漫聯花木友山城差免鶴琴孤一官那得閑拋擲混跡樵漁不我虞

秋初

新涼入戶夜何其況是悠悠有所思乍簡寒衣秋到早久無鄉信寫來遲月侵旅榻堪誰語風捲愁心只自知已覺宦情輕似葉主恩何日是歸時

黃澹巖中翰濂溪先生愛蓮池小酌　諱耳鼐

與客携樽避夏炎蓮池返照浪纖纖遺風想像情何恨餘韻低徊景可拈香褪紅芳翻碧沼光浮霽色上疎簾觀蓮若得蓮中趣濂卽蓮花花卽濂

中秋

皓魄澄空秋滿林清樽何處不同斟停盃無奈他鄉意問月其如此夜心露滴梧梢侵袖冷風來墻脚弄花陰驚看幾度憐三五虛負冰輪坐夜深

又步岷王韻

碧落無烟霽色開高齋正好共啣盃乍看玉彩天邊碾漸

到梧桐樹上來飛影連秋聞鴈過啼聲帶月覺烏猜欲將一種天涯意譜出幽懷未忍裁

九月步吳道師壁間韻

登高久撇故山歡客裏茱萸誰與看霞影遠浮烟嶼碧蛩鳴空入杵砧寒三秋晚節憐黃菊一盞清芬泛紫蘭短髮寄情何處是園林池畔舊漁竿

欲還吹帽笑慵疎衙舍緣來非愛廬漚渚澄清秋色老寒風淅瀝樹聲初湖湘幾度飛鴻跡旅邸頻驚陣鴈書紫蟹應知霜後熟持螯斗酒遍鄉閭

九月遇雨前韻

蕭蕭秋意柳梅疎零雨無端洒比廬豈欲東籬留晚節故將甘澍潤花初風前漫把茱萸酹醉後還看楚國書客舍蹤忽開寂寞平時遊侶在何閭

九月過綠鄉亭見黃菊盛開有感

去歲江門此日舟片帆高掛恨悠悠關山迢遞三千里節序推移又一週白髮欺人空自老黃花滿地爲誰秋徘徊石徑西風晚寒月砧聲散楚洲

和宗室送菊

三徑頻懷陶令花忽看雙品鬬芳華黃英搖拽翻金屑紫艷嬌柔逗彩霞含露幽香秋不老凌霜勁節晚堪誇花神莫道無知己不是淵明也賞嘉

霜蕊疎林有幾花分來雙美鎮繁華輕盈逸致宜晴霽點綴秋容襯碧霞金氣平分清桂冽歲寒堪並老松誇問誰好結同心友除是風塵物外嘉

奉祝陸老師八十壽

甬東樓上望晴霞紫氣繽紛麗物華一曲鑑湖今有長三尊浣老任浮槎筆床茶灶烟波迥雛鳳駒龍歲月賒手植散樗含雨露朋觴遙進映三花

聯鑣曾醉曲池江幾度寄懷夜月牕白簡霜飛青瑣闥高霄風捲碧油幢忽驚消息憑魚達且倒辭源可鼎扛極目仍憐雲樹渺何時花底共覺缸寄答黃閣齋詩集見寄

同陸周明四兄遊雙清亭承惠詩扇依韻答之

背郭依山寺登臨興正濃晴秋雲霧捲掃楊弟兄逢嵐色侵寒袖江聲帶暮鐘舒懷非在酒情劇喜相從他鄉逢九九步屧碧雲頭指點風烟上依稀梵韻浮望回闔閣晚岸老芙蓉秋鳥度雙江返應知笑倦遊

寄別王澹菴遷秩建南道

四載塤篪共合簪洞庭不似兩情深清宵有月頻疑色妙曲無絃倍賞音白鶴峯頭天漸遠碧雲樓畔樹芳森并州父老如相問倦雨惟知向茂林

陸四兄雙清亭登高

古刹懸崖石磴蟠凌空高閣鎖霞丹明山有客雲間鳳黃酒論心楚畹蘭二水澄清秋漾碧羣峯凝紫晚生寒前林歸鳥斜陽裏無限關情漫倚欄

余舅六十一　庚辰

歲籥回庚正值辰梅開子月點苔茵三千世界原無着六十年光又轉新勿問青箱猶負債且傾白酒適閑身兩龍橋畔一灣水漾月浮鷗不老春

請告致仕

三十年來戴主恩匡時無畧濫薇垣引年非是航幽谷揣分正宜返故園一紙陳情呈法座九霄甘雨望王言聖明倘肯憐疎拙白髮棲遲有阮村

請告不允時陪巡長沙歲近除矣

去臘此時逐武岡星沙今日又何忙已舒暖意歸楊柳猶覺寒風透客裳白髮豈牽三尺綬青山頻結九迴腸告休未得如初願一片鄉心度夕陽

憶兄兼懷各姪孫 時在長沙

積歲天涯賦陟岡於今姜被更堪傷壎篪無復庭前韻池草空從夢裏芳想像笑談雙淚落淹流湖海一身忙栽培階樹如何似賴有新枝漸向陽

湘鄉道上立春

青帝似將景物提東風趁曉逐征蹄晴暉乍放長林杪暖氣初回舊草谿千古春光原不改諸般物態也難齊青蒿

黃韭憑誰薦感慨踟躕驛路西

驛舍早行

四更忙櫛浴呼役復呼厨星斗橫霄漢炬燎列徑途風高寒馬足露重濕衣襦漫道官人苦還憐赤脚夫

庚辰除夕

此夕六年楚水涯坐看歲月度衙齋匆匆去臘歸何處戀戀殘年動客懷爆竹角聲催斗轉梅花雪色逐風排無心更把椒盤酌惟祝二疏願早諧

又前韻憶家

昔年守歲樂何涯此夕如何坐寂齋榾柮敲寒增客感韶華向晚重離懷一行曆日誠難挽兩地憂思孰可排樵鼓又催嵩祝去強將心事附詼諧

辛巳元旦 署中有讀易堂

東風忽又遍天涯柳色回春讀易齋辛巳編年開玉曆陽和際曉逼人懷都將隔歲山川色漸作新春景物排鳴珮衝寒趨虎拜皇齡期與祝聖諧

梗跡蹉跎天一涯蒼茫寒色度清齋頻窺鏡裏憐霜鬢那禁春來愴旅懷懶向風塵分醒醉但隨造物任安排相思

榆社圍爐處帶曉鵾聲隔樹諸

落梅十首

春雨霏霏爲洗粧玉妃何事逐風狂豈憐旅邸寒窻寂故遣清芬撲酒忙

素質爲誰點額粧翩翩斜下拂欄狂看來顏色疑飛雪引動騷人閣筆忙

淡淡芳姿不用粧枝頭飄洒觸簷狂香風陣陣侵書幌影散階前月也忙

雪裏清標別樣粧江城一曲入歌狂春情脉脉憑誰語縱

是羅浮夢亦忙

楚楚帶雲扮曉粧無聲下徑鳥驚狂花魁原是占春早催得羣芳趁雨忙

不與李桃鬬艷粧凌空逐隊態何狂雲臺縹緲餘香在結實何肖粉蝶忙

橫窻疎影月爲粧乍覺輕盈舞地狂好向鏡臺探消息蓁蓁其詠未須忙

寒齋五出懶新粧一種風流鬬雪狂飛過墻東疎竹裏清香猶自着人忙

無奈東風妬素粧紛紛如霰點苔狂愛春三兩多情鳥啣上高枝喚侶忙

研光帽舞催寒粧滿徑飄香晚更狂綠葉成陰還有子探春仍許馬蹄忙

元宵雨雪

謾道弛禁樂春城陰鬚經旬未放晴燈月總歸寒悄息管絃半入雨淋聲滿腔春意都無韻撲几梅花頗有情官舍蕭然圍榾柮平章景物句難成

春憶家園

小闢園林草自芟荔枝垂實高低咸等閒竹塢雲深鎖拋擲蔬畦霧半緘泛泛落花魚吸浪遲遲晴日燕呢喃園丁好砌池邊石待我持竿釣碧巖

山園春雨徑宜芟檻外浮烟樹樹咸抱甕誰爲三徑主賞春莫寄八行緘何時搕酒携朋去共聽樵歌和鳥喃物色春光容易老日長惟有翠雲巖

清明

桃花結實柳花繁寒氣初降曉日溫隴上鵑傳三月語枝頭風到幾花番新烟燧改家家火掃墓人歸處處村周埜

小梅青草長杏餳麥粥悵黃昏

冒嵩少公祖見惠佳刻詩扇答謝

光射星巖鰯氣橫端溪濤靜走鯢鯨旌旗又動伊山色刃斗更閒夜月聲忽向高樓聞趙倚遂令危坐聳陳驚若非緣假并州舊那得披雲覩太清

衙署觀桃

春光景物漸舒森官舍園亭對碧岑含露生香桃自媚隨風舞瓣蝶來尋祇緣吏隱餘長日得藉花茵坐夕陰數片斜飛紅點袂依稀點入客邊心

嫩碧柔香共鬱森無勞短屐陟遙岑春深署裏還堪賞桃傍柳邊正可尋未問栽時誰氏手且看開處滿庭陰去年花也今年似兩度悠悠節序心

澹蕩風翻萬綠森載陽光景六亭岑也知春色難關住只在桃花不費尋好與遊蜂分嫩蕊還同眠鶴共清陰雖然冉冉風塵客亦有漁人再問心

逕日桃花對柳森光浮林杪翠連岑香從風緒飄來遠趣向閑中靜裏尋豁眼縱英兼綠葉怡神高影又疎陰鄉園亦有桃花塢一處看心兩處心

雙樹桃開出格森紅粧丹臉映雲岑芳魂恐逐東風老逸興宜携北海尋倚檻婆娑生遠韻滿身重疊逗輕陰衙齋傳舍誰爲主只是烟霞物外心

哭內 得壽六十三與先慈同

四十餘年舉案情風塵未遂鹿門耕歸心每逐飛雲繞炊臼遽從旅夢驚永訣不聞知爾若喚卿無語重予怦壽元剛及慈親壽萱草兎絲摠淚盈

哭余舅

舅少時以人命詿累余朝夕周旋者數載及余叨

薄宦舅數隨署所不忍久違一段相愛之情眞異姓兄弟也夫何室人逝後五日舅卽隨之余羈宦邵陵有詩扇寄壽而舅不及見矣痛哉

郎舅居然骨肉敦高懷雅韻洽寒暄天涯到處同遊屐雨夜任時狎寤言方借莊樗歌舞綵豈將詩筐賦招魂相隨老姊泉臺下那管啼鵑血染裙

哭五女

前身疑是謝家娘好讀詩書靜繡房玉種名門諧執櫛霜潤弱柳冷纏裳鴈聲哀度衡陽浦蜀魄凄侵寶署堂二十

六年空石火深閨誰復問椒漿

別徐蘧如郡守

交遊宦事索形骸此日那堪悵別懷舟載民情波浩浩鳥傳驪語韻喈喈邵江甘樹長留潤銅嶺閑雲得偶諧解組由來千古重羨君我欲覓丹崖

初度寫懷 時新失內

悠悠何物束筋骸多少非心攪旅懷讀罷蓼莪篇欲廢啼殘鸞鳥韻誰喈孤懸弧矢成虛度得趣園林尚未諧傍塢榴花應共笑鄉關回首幾重崖

別陸周明四哥

數千里道喜相尋邵水何如氣誼深赤汗名駒憐駿足靈心抽繭重鷄林離懷忽爾驚梧葉行色那堪望遠岑別後能無忘鴈序明年秋好寄芳音

徐懷岵侍御至攸縣有書寄答之 詩復陽同年

二十餘年賦索居各天消息隔雙魚風塵易擲青山老歲月堪憐白髮疎秋影忽來何處鴈霽光疑把故人徐寒潭潦盡烟凝紫忍負深談一榻餘

壽吉藩承奉司黃濯陽

高林風動探梅天紫氣繽紛雲母巔邸第鶴閒眠月穩梁園橘老帶霜妍憑將一掬陽和日占得千秋櫟杜年天保爲君歌一闋可能携我拍厓肩

同黃餉科遊嶽麓看禹王碑謁孔聖廟

山環徑仄碧層層指點苔踪快一登犬吠叢林知古刹雲橫洞口見幽僧禹碑勒處巖爲石聖廟光垂月是燈引望高峯勤仰止天空霞靜賞心騰

丹楓穿日灑陰層搜壑尋幽處處登若悟安心原有偈誰云遊客不如僧湘流嶽峙烟嵐幔旛定風清梵貝燈興劇

不知禽語夕鐘聲樹杪隔林騰

又尋朱考亭張南軒二先生講堂拜其遺趾

洞闢蒼崖俗累稀流風猶在講堂非四箴有石看來舊萬賴無聲聽欲微寒色淺深知節序野花開落是眞機偶來攬勝因懷古山鳥自啼還自飛

同黃餉科小酌水陸洲寺

名勝不辭勝具稀水分山色逗禪扉人依叔度波光闊話入宗乘棒喝微但悟此中無二法那從他處覓初機烟洲月渚空人慮別却山門事轉非

輓李門生 時奉差出京卒於浙江在長沙聞訃

沆瀣契投恩義殊名蜚瑣闥煥青蒲星軺纔遠燕山路鵬鳥驟翔浙水隅射斗劍沉金粟冷飛霜簡墮洛江徂訃聞瑟罷湘靈渺一片愁雲暗夕晡

輓譚天侗親家

世譜世姻誼獨綢梗踪三楚亦同遊西邑正望霖爲雨南國遽聞玉是樓庭畔棘人悲七子天涯鴈侶淚雙眸炙鷄絮酒從何酹雲樹江山盡起愁

星沙回寶

去日炎猶酷回時林木稀未知虫壁戶但覺冷侵衣墻角梅初綻籬邊菊已非客中歲易邁轉憶舊漁磯

和岷府長至韻 有詩扇裁衣之錫

春意先從邸第傳陽和有脚共欣然仁風暖散雙江水白雪光浮五色烟寒鳥迎曦爭噪曉岸容含露欲舒妍負暄莫獻空懷曝一瓣心香祝大年

別扶東姪歸粵

濱水龍山歲月賒三看梅蕚綻寒衙離情忽逐飛鴻翥望眼其如嶺樹遮歸去竹林穿靄暖閑來苔徑踏雲斜淵邊鷗鳥應懷我何日尋盟作主家

和宗室鳳岐扇詩

梅花正綻臘柳眼又舒年乍捧陽春調恰逢雪月天珠從赤水得蘭自蘭庭懸披拂祛塵慮氤氳意獨顯

辛巳除夕

楚國悠悠八載淹柏觴寥寂不成拈孤燈依戀延殘臘疎雨飄蕭拂畫簷久相翔鴻思郭瑀未能栽柳學陶潛隔宵便作明年計雪鬢沾塵也自嫌

壬午元日 前壬午余初入學

憶前壬午學之初今又重逢覺夢如世事乘除皆戲奕生涯終始一琴書先看春色爭強健後得屠蘇任拙踈最是庭梅堪着眼隔年風韻更饒餘

元日懷諸父老子弟

青規轉燠散條風暖遍長林萬樹叢昔日團爐相謔處此時歡聚幾人同驚心榆柳思村圃入手年華羨釣翁遙祝庭花凝淑氣敷榮向日各爭雄

和扶東姪途次寄回署中

歸路飛雲渺六亭誰與尋崢嶸歲事晚迢遞關津心雪色

寒猶凜春光霽又臨天涯驚節序夢入阮山深

寄壽耀嚮姪六十一

山房盟結幾何時六十韶華又轉支白髮相侵俱老大憨心猶在只童兒試看宦邸塵飛急那似家山睡起遲解組抽簪應不遠鷗鳧重與結心知

元宵雨有感

春色春情揔不勝雪深雲暗夜寒凝如何佳節成虛度賺却遊人未可乘數陣街頭擂鼓一枝堂上照愁燈昔年歡聚枌榆事欲覓些兒也未能

衙內種桃

夭桃趁雨帶花移踈影柔風舞弱枝爛熳他年春色好爭芳應有蝶蜂知

似景姪二兒到衙

鵑聲四月帶餘寒日日幽懷獨倚欄乍喜足音兒與姪遂令意緒感成歡久知塵鞅爲虛幻惟有吾廬是所安冉冉八年湖海夢好將歸計問漁竿

喜謝養元至署前韻

薰風漸次掃嚴寒芳樹階前護曲欄客裏逢君雙鬢改衙齋話舊兩情歡丹憑善果心爲煉鹿附蕉隍夢亦安欲共投閑何處好古岡明月阮池竿

寶署午日

幾度乞骸未得歸楚湖午日尚寒衣鄉園久別虛蒼髯衙署猶慚對紫薇偶望六亭凝宿霧轉懷三徑逗清暉雖然亦有承歡者那似家常蟹蕨肥

寄劉親家

倦飛未得遂幽棲遙憶名園顯水西拂檻蘭枝凝露馥滿窗花影鬧禽啼一從客楚漂蓬梗幾度驚心動鼓鼙四次

乞骸歸夢亟主恩應許共漁溪

和岷王賜宴 以建坊齋敕至

遙望祥光奉命來慶雲璀璨闢天開綿綿帶礪千年鞏燁燁龍章五色裁川谷流歸咸有滙鹿鳴歌振了無猜寶坊從此垂光遠日麗風清掃祲埃

和宗室幹錐 時起文換授

誰氏聲高武麓前璇源毓瓜也多賢河間自昔流光遠詞賦於今大雅傳欲覽上林春色好先看芸局筆花鮮八紘方闢兎罝濶鳳羽期覘彩蔚然

過南橋舖步壁韻 時督兵剿寇

雲繞青山水映橋叢林夾道鳥聲驕不堪鼙鼓驚鴻渚猶賴艤艤一望遙

寄答陳平若同門 時請告得旨

懷人幾度感秋蓬消息遙憑健羽鴻雖是停雲浮影渺猶然鳴鶴和聲通華山未許希夷擅石峒還期魯直同自笑風塵空潦倒扁舟泛向海之東

贈平若乃弟

剡水悠悠一棹過芬蒸蘭味譜情多季方高況星垂座伯玉餘風雅入歌無奈倦遊驚歲月遂令離恨動烟波歸家若問浮塵跡已傍漁磯理釣蓑

方東歸裝得陸周明世兄書有懷老師及諸兄因寄答

別來又覺綠葵肥節序天涯轉眼非南極一星光射斗東階羣鳳彩翻衣君開紫劍看龍躍我認清溪狎鷺飛吳水粵山風雨改嚶鳴聲氣共因依

邵陵別意　舒慎菴

自比幽巖鶴共飛青田料得契玄機一窩高臥堯夫樂三載欣瞻德曜暉時有庭枝翻綠袖也無俗狀溷漁磯憑君醒我浮塵夢始向烟霞覓所依

馬盎軒

冥鴻迥爾逐高飛早晚塵緣認靜機濱水烟恬漁唱晚龍山月朗羽儀輝白頭青眼憐同調黃菊蒼松憶舊磯別後弧南頻引望并州魂夢自依依

彭澄源 名克清同年克濟之弟中鄉榜二名

溟鯤健羽昔雄飛鷗鳥於今共一機蓼樓高映增聲價蘭譜光騰覽德輝試問投竿秋水老可誰分坐緣苔磯祇緣

簽得天山兆風笛離亭重戀依

曾十洲

紅塵不到野堂飛何幸親承杜德機北海盃傾酣獨醉南窻日就枕餘輝相將栽柳拈花手指點栖雲睡鷺磯賦續歸來成遠別雙清閣上夢頻依

府州縣

金風乍覺葉初飛撩動蓴鱸物外機爲厭泥途塵鞅急轉思秋塢晚霞輝有人天路馳騁足便我園林坐釣磯顯晦行藏從此判月梁顏色耿相依

孝廉文學

養翮圖南任所飛芹池飛躍有眞機秋光正好搏羊角春色還看振鳳輝桃李參差爭向日絲綸早晚坐垂磯臨歧娓娓無多語北闕東山各自依

百姓

澤鴻那忍集驚飛政拙惟期共息機分外徒然增巧累林中自足戴淸輝綠簑靑笠多長日烟浦花村是穩磯但把六箴勤付爾朝昏佩服得歸依

寄歸永言兄

寒冬一劍涉天涯客路間關感物華隱隱浮雲攢萬岫漫漫淺水盪孤艖計程不憚都畿遠回首那堪嶺樹遮燕市雖然春色近猶懷昔日咏梅花

寄與區郎

腐發凜寒天輕舟鼓枻前江邊天日近嶺上樹烟聯撫景懷知己因風憶去年聖明方市駿早着祖生鞭

過仙羊石

奇石參差列岸邊嶙嶙高聳勢相連初平異術今何在叱起羣羊不用鞭

寄歸耀爵姪

一槎蕩漾向長安歷盡江山景沍寒南北阮前人在念中流獨坐月團圞

歸田十首 出衙百姓擁集上酒三盃留靴有萬代公侯公子重來之祝八月初三日也

連街童叟擁蹄輪別酒三盃祝願頻携得民情隨馬足勝於囊橐鬧衢塵遙瞻越嶺懷鄉井纔出安門寶慶有大安門是野人驛路長亭聞鳥語聲聲如戀倦遊身

不堪駑蹇逐征輪鄉圃關心入夢頻歸矣一灣新夜月飄然兩袖拂風塵辭將竿木場中侶結伴烟霞物外人家住

深鄉城市迥先人環堵可容身

笑却羲車不駐輪客途歲籥幾驚頻羞看華髮侵烏帽惟羨靑山遠俗塵遮道漫勞憐去騎飛雲正喜引歸人魚肥沼裏蓴蔬美浪說季鷹稱後身

畏從埃坂叱奔輪指使餘年乞致頻不羨錦衣甘野服輕拋朱綬等浮塵江山免笑爲逋客風月相邀作主人世路故交如有問深深薛荔穩藏身

也曾塗抹學埋輪歷歷於今變態頻柚簪自是無嫌忌製芰由來不染塵碧水丹崖天賜我月窗雲榻我同人閒居

賦就無非想笑比圖南一覺身

人間何必戀雕輪得失那知寵辱頻手板已辭三院長有楚三院故云脚頭不滚九衢塵從他灩澦多狂浪須識江湖有散人料理平時栽荔圃月來花影上閑身

擬學尊生老斲輪歸途喜聽馬蹄頻先將草撤移花塢早倩松風掃石塵朋好不須新結社鷗羣應許舊盟人輕舟已認回頭岸不似從前浪梗新

天邊縹緲耀紅輪引望寧無感戀頻祇以伐檀慚潦倒遂憑叢桂隔炎塵門前流水應歸我隴上閑雲豈屬人耕鑿

猶然歌帝力行藏總是主恩身

每躭小睡思藤輪況值秋聲八戶頻彭澤歸來依綠柳野堂飛不到紅塵問誰許我爲知己除却明農是故人萬境都歸虛幻裏倘來何物役吾身

最是快心月一輪幾回見月憶歸頻聊憑一曲良坑水洗却八年世路塵坐石投竿差得地傍花隨柳更宜人一條烟際漁樵徑野老時過伴此身

全州舟行

倦羽思林願不違秋容已覺紫烟飛幾灣流水浮舟穩一片輕帆掛月輝山圃應知薯芋熟江門料得蟹鱸肥庭前三五兒童望客子計程且晚歸

桂林中秋舟泊訾家洲同似景姪賞月

半月離衙舍扁舟尚桂林依涯看皓漾憑枕酌更深天水相涵影河山各半陰風來何處笛千里關山心

旅夕逢三五維舟近蔔林山僧供素品晚酌佐情深夜寂風生袖月移岸徙陰亭盃不可問此夕他鄉心

清輝憐處處何事訾洲林載月舟來去浮光水淺深風聲飄枕細檣影動波陰鄰舫呼籌急那知客裏心

停棹高巖下飛魂已茂林水輪江上滿旅況話中深遠渚凝烟碧短衣逗樹陰儘堪霞外賞其奈倚蓬心

馬頭山晚泊似景韻

一葉乘流漸以東臨流歸興更無窮翛然馬跡車塵外莞爾山情水意中泛棹隨波秋夜月穿簾到枕蓼花風家鄉望處飛雲渺傍岸歌聲閒客蓬

登無量寺 在金州高山

青嶂如屏展畫圖沿涯認塔徑盤紆放開眼界隨雲豁撥盡煩襟與梵俱有鉢有衣諸相有無臺無樹一塵無年來

久厭紛囂障始向山中覓茲芻

陽朔晚泊

四面巍峩石是山半分翠色半江灣舟從返照沙邊繫鳥帶斜陽樹裏還望眼每窮峯巔外快心只在水雲間相將故里無多路好與鳧鷗共等閑

七夕雨 步韻

雨洗炎氛秋色新飄飄寒葉井梧頻雲遮烏鵲虛宵月星度銀河暗慶辰天上謾言逢又別人間每見屈還伸阮咸犢鼻從吾拙何事紛紛乞巧人

又莫啟瑤在坐因有感於乃姪承昊被虜未歸

凄凄旅館雨還風潦倒一盃嘆轉蓬玉宇雲浮深淺處鵲橋夜度有無中望來瞋色兼秋色看破囊空亦累空其奈相逢戎馬日他鄉澤畔有哀鴻

寄趙親家

漂泊頻驚景物遷間關備歷幾顛連遭窮始識窮中境違世還餘世外天謾借岩雲供逸興憑將厓水洗憂煎西風蕭颯蓮房冷夢逐梁頭月色前

過清遠峽

久談清遠峽今始得縱眺兩岸立屏厓層岩懸壁峭古寺隱峯頭曉日出林杪擊鼓響自桴鐘應聲更嫋爬江去悠悠黃洞流淼淼水急篙人忙風狂濤浪遠漠漠岩際雲嚶嚶樹中鳥過此景何窮羣勝看未了

和五羊蕭鸞賡老者

星煇南極祥光遠八十優游矍鑠翁珠海輕疑浮舞鶴蓬萊深處卧湫龍欣承白雪來情重竚看庭蘭暮景濃化國風光歸老隱任閒嘯傲五羊東

閏十一月十四日過望夫江

悠悠江水去何長昔日行人逗遠方猿鶴幾回驚妾夢望窮千里九迴腸

十五日過觀音巖

崒嵂倚天開空中結妙臺慈航留舊跡石室迥塵埃碧草凝寒露玄芝壓綠苔引眸朝氣爽應擬小蓬萊

十八日過牛頭石 其邊有一閣亭扁曰山高水長乃太守吳卿先生建也

巍峩石壁障中流深結亭樓小洞幽屋傍千峯凌日月門環一水亘春秋種松漸老龍鱗色解綬時從栗里遊一榻高懸誰可下曲江廟界箸前籌

二十二日寓南雄蕭子華持扇索詩其母貞節堂上有芝蘭詞陳省堂所作燈下立書之

梗跡愁行晚相逢節義家庭前戲綵袖偕眄長蘭芽青壁重湖海醉醪醉臉霞那堪南浦去月色照梅花

二十四日南雄早行

披衣向曉行鞭急馬蹄輕擊轂長亭去照鞍旭日昇遍皆霜草色獨有岸松青躡跡英雄隊快瞻主聖明

過沙水珠璣村

長亭去路是珠璣此日觀風感黍離編戶村中人集處摩肩道上馬交馳已無故老談前事那得新聞訪舊支遙憶先人曾賦此百年泰運又還期

過梅嶺

峻嶺邐迤長逶迤上碧岡秦關留古刹塞石闢康莊馬跡沿崖亂梅花夾道香白雲頻着眼何處是家鄉

藍村舟中夜雨

細雨泠泠滴短蓬橫空鼓隸冽寒衝旅途堪此淒其夜賴有重裘可禦風

泊舟贛橋

寒雲慘淡雪風颼晚向橋前穩繫舟一榻青燈坐夜永悵聞鼓角報更籌

候關

蕭蕭行李向神州鉄鎖橫江暫息舟試問終身孺可棄乘風擊楫過章流

舟中憶椿萱

晚子依依膝下娛七齡方始識之無自知補拙惟韓線敢謂投時有魏珠三釜未由供菽水二人何地答勤劬梅山暫老龍鱗樹悵望白雲夜月孤

北燕巖集 卷之三 詩 三十

憶坤

撫爾十三齡掌珍愛獨蒸玲瓏堪附鑰繾綣亦娛情方下鏡臺玉乃歸婺次精風塵奔逐處暗憶淚空零

北路值春懷諸兄并朱志曉客同年

車馬紛紛紫陌塵無情草木自知春枝頭啼鳥如迎客路上行人恨別羣萊峒草堂荆樹茂宜民橋館綈袍氳況逢歲晚思更切信是名韁逐此身

二十七日宿護城駙飲主家吳名揚

旅邸相逢伯玉高雅談清夜醉醇醪題門自是無凡鳥池

上快覘起鳳毛

二十九日途中偶成

滿望烟霞望欲迷橫天寒色正凄凄家家爆竹送殘臘處處村人歸舊蹊獨有英雄催上道偏隨新柳歷前堤平夷不叱王尊馭四面春風覩馬蹄

初一日同高戴韋龍乘六二同年并江西張墨卿橋梓飲於東家

旋途風雪不勝寒賴有屠蘇對夕歡縱飲不辭盧采劇高歌那覺漏更闌萍踪會擬五星聚劍氣光騰萬里看上苑

風光春色好看花共約向長安

正月初二日早行苦寒

氷凝水面雪遍歧鹽撒空中拂柳枝寒午宿禽棲尚穩履端行客跡還稀隴頭無使寄梅樹雪上何人披鶴衣願借天邊紅日麗負暄乘暖到京畿

遊西湖

載酒乘興晝舫遊湖心亭畔暫維舟碧潭蕩漾霞山峭白日昭回岳寺幽縱棹往還襟自豁放歌斷續景饒收鳥聲不覺啼殘夕轉憶仲宣作賦樓

京師別李伯襄何卜熙

春風花發滿長安得意何人躍馬看延水雙龍騰紫氣漢廷三策並琅玕跚蹰解袂綈袍重慷慨擔囊敝貂寒賴有金蘭意氣在相期寧肯負彈冠

英湘別四兄并陳東陽

烟雲沒岡陵驚聞北鴈聲風寒姜被煖棹急郭舟輕相送日還日分携情繫情他宵遙有憶兩地月同明

出京

蕭蕭行李出燕畿滿目風塵拂柳枝季子舌存何足問夢魂飛越阮山湄

端五懷諸兄弟

五月扁舟滯異鄉時逢佳節倍堪傷遙知兄弟相談處對酒蒲樽少一觴

南雄沙水村別四兄諸姪

分手躊躇沙水邊春風拂袖倍凄然長安去路雲風迥阮曲歸途節序遷補袞慚予非美錦飛黃期爾着先鞭驅馳皇路男兒事無那離情各恨天

北燕巖集卷之四

新會黃公輔春溥著　族姪孫景畧抑齋　麟閣羈仙鈔

過梅關

兩袖西風疋馬瘠天涯行色正駸駸未酬函谷棄繻志浪笑王元好勝心幾處鷄鳴關月曉一聲猿嘯洞雲深越南客子多秋興更把新吟付舊吟

賣花音

誰挑春色出園林洩漏花情姹娜音吻帶餘香聞柳巷聲

翻濃艷動芳心趁花戀蝶遊魂倦啼樹驚鶯怯語沉欲買何人憑議價粧臺忙墮黛鬟簪

守歲步何采侯年家韻

但看鬚眉勿問年曠觀世界有三千且將心事隨飄瓦縱遇奇數付老天春上桃符應有脚琴逢知己豈無絃若非主德憐耆舊未得相依椒頌傳

元旦赴朝先雨後晴

北窻未得傲羲皇漫向枝柄皇里傍紫陌迎暄歸柳色青規送暖入班行雲間快覩金輪展風靜欣聞柄頌長到手年華忘老醜白頭逐隊戴恩光

得允請報告時督兵剿賊駐紫陽驛壬午六月二十四日也

提戈整旅靖鵂張恩命欣承到紫陽乞得閒身容老逸免從塵鞅度炎凉邯鄲幻夢迷初醒江上秋風興正長收拾擔簦歸舊里白雲深處息勞韁

秋閨十首

九十平分白露瀼月明東角又中央夜長諳得相思調遥遞憑誰寄阿郎

月到花前碎影稀相思兩地共清輝幾回圓了又還缺昨日花容今日非

天涯脩阻幾間關去鴈同君今已還暗想今宵良夜裏有無歸夢度家山

無聊獨坐剔銀釭凉月欺人瞰碧窻不敢推窻看月色恐來對影空成雙

晨起鷄聲曉弄三蕭蕭秋色遍東南無心料理粧臺事閑却平時鏡一函

颯颯秋風撼繡幃庭前落葉故飛飛停針忽見枝頭鳥認處相隨向暮歸

鴈字橫斜譜錦章呼羣嘹喨動迴腸來時即是去時路一字何無到妾房

一種幽懷未可刪孤燈無語淚空潸滴痕濕透臨清帕欲寄那人隔遠山

悄悄西風落葉輕不知客路若干程若從夢裏尋君去可奈愁多夢不成

偶到籬邊未忍歸秋光晴色共依依蝶兒不解人心緒只管花前逐隊飛

九月梅花

江上芙蓉尚蓐收寒光雨後帶雲流忽驚數點橫窻白乍覺暗香拂檻浮玉蕊未經深雪老氷姿疑是向人羞爲誰急報春消息惱亂黃花一段秋

初度依舊韻　時值歲荒

日度榴花影若鋪閉門謝客禁傳呼矢弧無限關心處歲月況多觸景殊四次乞身天聽遠六時歸夢客途孤獨憑濂沼風流在意思一般漫自娛

又依韻

六月園林景物奢草間螢老暑侵衙投閑方是調生訣習靜何須擲米沙新月初看浮晚霽他鄉誰共酌流霞庭前值菊隨時長三徑撩人天一涯

豫兒歸

越歷關山到膝前如何家累又相牽依依未悉趨庭語逐逐況逢溽暑天到處米珠時事異望來江樹暮雲連蒼茫歸路迴腸繞弄日計程阮水邊

壽梁直生八十一　諱斗輝

抽簪歸臥草玄宅著述無營得大年八十崑崙纔一核五千道德又重編霞觴醉吸瑤池月階樹芳分玉井蓮清福

如公今有幾願求要訣授庭堅

水亭賞花

東風淡蕩散溪灣吹送春光也不慳兒報花開催我看我携酒伴趁花閒香情艷意容狂叟綠態紅粧入醉顏非是年來歸計早那從頻賞向林間

又前韻

三月葵芳沼水灣幽人得趣幾曾慳雲開日麗花添麗風靜花閒主亦閒賸有丹心堪結子可無白酒一怡顏從來春色難關住任出墻頭薜荔間

和上人祝壽

阮水流涓涓高僧三笑前菩提空是色簷蔔靜餘妍不悟心懸鏡那知舌生蓮小年何足問愁意也中邊

寄長沙蔡司理

梗跡聯舟楫歸來若憶君湘江澄法曜嶽麓靄慈雲楚粵那堪隔歲華忽又分衡陽有鴈度消息可相聞

聞寇犯長沙蔡司理罵賊而殞

何處非狂瀾汨羅黯渺漫傳彤氣貫日秀實心懸丹淚灑萱枝冷恨飄熊閣寒三閭知得友千載二難看

癸未元旦

解組歸來一角巾山中歲月又逢春初開玉曆看正朔未許椒花笑老人問柳猶憑雙屐舊團爐聊摘幾蔬新獨憐同侶晨星似謾逐少年索酒頻

壽錦袍羅

錦袍山靜日輪賒不向干支問歲華只有清閑酬步屧都無枝倆擾烟霞風飄叢桂堪開社月上疏籬可看花即此便爲難老訣浪言勾漏覓丹砂

和上人炤乘

渥沐恩光告老臣歸來叢桂一番春山中好結青蓮侶物外笑閒白髮身雲帶磬聲仍是舊紗籠墨跡久彌新可能借我逃禪地節隨飛錫不嫌頻

壽甘愚兄七十一

愚溪昔著古人風甘守一愚復見公機械不將猜野鳥敦龐直可傲靈楓叅來壽訣熊經外會得神全舁酒中七十海籌初屈指椿萱長護竹枝叢

代壽梁直生八十一

愛廬神自王八十倍恬愉莫逆惟書卷絕交是利途斲輪知養術行素得眞吾化雨涵春者階前佐舞孺

壽梁我泉九十一

小橋流水蕩輕烟三月桃開樹樹妍野老機忘鷗卽我至人踵息乳爲泉三千不管閑中界九十長娛物外天差似荆臺披鶴氅更從何處覓行仙

添孫和韻

笑酌薑醪勸客巵百花正值獻妍時春光浩蕩原無量庭樹栽培自發枝賴有膝前傳世業不防巖畔早栖遲昔人信是知娛老何物還能勝弄飴

答匽舅問病

相思每於夢中尋病裏相思思轉深得雨池魚翻細浪喜晴粉蝶弄輕陰蹉跎節序拋遊屐辜負春光滿野林已檄前山留曉翠柴門半掩望君臨

歸初寄懷石藏孫

八載湖湘歸夢頻乞骸得遂倦遊身園中薜荔生鮮色枝上鳴禽認主人聞道仙城多橘樹遙知丹室薄陽春采眞若念投閒者阮水磯頭訪釣綸

和郭伯從何木生添孫韻

漁釣消閒得趣多敢云掛壁有龍梭晴春燠煦明幽谷立竹參差長阮坡胸好謾誇毛是鳳高歌誰和郭并何老懷爛醉眠春月那問璋書訛不訛

陳芬閣過訪

欣逢勝友坐亭檐別久相看白髮添逸趣都從閒況得高談那把世情拈吐珠敲玉陳驚坐傍柳隨花夏不炎更喜山中疏禮法野人雞黍未傷廉

晴花弄影拂虛檐有客相過景色添物態從他情外幻風光且得眼前拈柴門柳巷堪娛老地僻林深可避炎下榻不驚溪畔鳥聊憑水月話清廉

贈楊金山堪輿　黃金坑墳是其所卜

君家有秘訣千古得眞傳一劍橫河岳五倉會谷川黃金憑法眼綠樹護新阡不盡臨岐意注眸鳥外天

壽陸久矣

二月春光媚八旬弧矢辰南山招結社北海任娛賓歲月閒中得風花物外親雙星輝舞袖不用守庚申

壽楊悅生親家

圖城日永映三花披拂薰風舞袖斜鶴算悠悠纔六袠蘭枝燁燁鬬雙華誰知吸瀣餐霞客即在問奇載酒家可是歡娛爲壽訣未須勺漏覓丹砂

生日和香山姪孫

掩映榴花豔暑天漫留佳客酌蔬筵方慚設矢懸弧意敢謂呼羊叱石仙木屐葵簑聊自老白雲紅日可高眠乾坤容我閑方得濯足村前有碧川

和水南方恒姪見寄

幾年湖海歷崎嶇每憶園林是坦夷隴上白雲尋舊友巖頭綠樹結新知忘機野老時過訪得趣幽懷喜共披況有

騷人南北阮可無促膝覩芳儀
風化波流孰砥維一門節孝好支持滿千積功三千界望
百慈親七十兒酌得流霞供鶴髮舞迴斑袖映麗眉商山
芝草瑤池月都任庭除共玩嬉

李四尹

飛鳴鴻雁散江皐草澤年來長野蒿呼籲向誰哺乳切困
疲全仗撫摩勞若非彩棒清刁斗那得蒼黎適樂郊野老
偷閒城市迴射堂遙望日輪高

感堂表叔見訪

一別頻年費夢思爲誰此日掃茅茨到來野色宜人處正
值秋光滿徑時風月不辭談夜永園蔬聊供酌軍持還期
認取天台路祿洞峯頭摘紫芝

荔圃亭成

爲就林圃僻砌築傍方池徑曲延雲入亭虛任月移位置
只如此心情自可知風花誰管領閒者是相宜

龍榜看土鎭

逶迤步履度山切半日偷閒俗可拋喜有隴雲知我意相
隨芒屩到衡茅盃浮紫翠嵐光漾語帶烟霞竹浪敲未雨
綢繆桑土計長林歸鳥穩棲巢
偶過前村幾曲坳斜風微雨亂雲拋天垂野色方離樹景
繪秋容半在茅鳥語無腔饒韻致樵歌信口不推敲上城
築就攜壺酌澗畔優游洗耳巢

似雅姪西庄野酌

巍峩高閣倚山巉徑入蘿蘿俗不渾厭逐天涯違白社欣
從家圃對青樽不妨襪襪恣游眺況有騷人共謔言醉後
村烟看漸翥花陰移席坐雲痕
竹塢梅庄墩又墩穿林散步主賓渾山花獻彩當霞錦荔

子浮香佐晚樽止可閒情收野趣勿將世事雜清言盤桓
勿覺牛羊下踏遍苔莓屐有痕
六月涼生何處墩遊蹤汗漫野人渾巖頭老樹搖階影亭
畔飛花撲酒樽慣住山鄉宜拙性每聞樵唱喜忘言微風
向夕翻衣袂低拂穠陰不滯痕
幽尋何必謝家墩樹色嵐光疊疊渾山鳥不猜忘機老啼
聲如勸酌芳樽欲憑眞率消長日且藉徜徉狎放言隔斷
炎塵無溽暑林端新月掛微痕

登高郭伯從韻

拉客攜孫心若飛席陰前嶺話機微巖光映酒烟凝紫秋色留人暮未歸欲與黃花分逸致憑將晚節傲斜暉隣山呼馬興猶劇醉影參差月上衣

答陳芬閣

謾剪蓬蒿築草堂班荆笑語日舒長天隨偏得人稱散賀老那嫌自號狂吾道交遊憑意氣暮年兄弟共滄浪高軒若肯頻臨况須認雲深薜荔墻

部院撥兵掃平土寇阮鄉兵曾助堵截陳芬閣書來有義舉之譽答之

初衣賦就一籃輿世事悠悠附太虛豈謂鼓鼙驚澤鳥遂令風鶴駭鄉閭高牙賴有雄威振隴畝欣依化日鋤草野敢云干廟畧北窗贏得傲羲遽

何琨瑤壺嶠長椿圖

豈與羣芳較陸離惟從壺嶠傲霜姿森森翠幹凌漢老燁燁蒼顏帶露披丹鳳棲來皆五色馨蘭蔭處幾多枝靈根不受千秋管好附漆園叟者知

十五夜麓菴賞月步韻

看月正當月色移月華人影共參差也無底事牽塵慮惟有清言泛酒巵乍覺侵衣風淡蕩却疑繞樹鵲相窺醉餘散步花陰下兎魄歌聲處處隨

初寒拜先考墓適君常姪攜茶榼至口占

乘寒一拜小梅隴陟巘穿林兩袖輕有客攜茶并小榼向余說偈及無生纔看塔影連山色又聽松濤和鳥聲無限子情何處看長江蕩漾晚霞明

甲申元日早起示兒孫

柳綴輕烟漸寒幢條風淑氣共相撞韶華乍覺更新甲野老依然是舊龐浩蕩君恩何處報艱難世事幾時降聞雞喚起兒曹輩好個生涯在碧窗

濂一姪母子夫婦三壽

紫氣繽紛麗古岡西池消息到華堂山鳴露滴膠彌秀椿靄霞流癸更光酒酌麻姑浮沆瀣響諧琴瑟振瑯璫九如三壽原同調歌向堦前乞玉漿

甲申守歲

歸來歲事兩經闌草野流光一釣竿梅堤展舒新氣色江山餘謝舊巖寒起看星斗移何處雖轉干支豈自安漫藉兒孫爲半壁不勝煩惱入椒盤

歐陽氏東華精舍冊

誰傍青山結舍新山情水意寫天眞鳥聲侵幌因風急花氣撲簾帶月頻幽僻了無塵俗累滿前都是自家春著書擬比草玄宅應有藜光乙夜臻

壽宇祥姪七十一

分得竹林逸士居祥雲林際卷還舒三春萬紫千紅候六失雙諸七袠餘澗溪脩然黃髮伴機神猶自壯年如不須分外尋娛境膝下有人舞彩裾

壽石頭盧省閒七十一自述韻

自省生平似仲先寬閒況是古稀年更無非想閒居裡只有閒情戲綵前剩水閒山隨所適閒花垂柳任悠然清風明月閒爲主杖屨優閒別一天

甲申登高 時苦旱

前山僻地也寬寬與客相攜坐月歡興劇但知憐晚翠醉餘那問正誰冠方貪秋色宜登眺又覺松濤欲報寒其奈桔槔隨處是黍禾未並菜萸看

步盧省閒乃郎韻

櫟社由來不計旬烟籠五色靄初臻恍然步屧三千界誰識先生七十春松栢翠添霜後友芝蘭輝映几前賓只今新主開元運碧眼長看起瑞麟

省閒乃姪韻

灑落襟期處處春秋風披拂矢弧辰欲知老景庭前好那向娛情膝下申鶴舞桃翻閒裡我嵐峯烟渚趨中人年餘七十籌初數一度秋光一度新

代壽岳丈 景白弟

勿謂偷桃讓朔先文人七十引長年蹁躚玄鶴乘雲至呼吸閶風到牖前膝下有人堪莞爾老懷何事不翛然庭階我亦隨班舞疑是桃花洞裏天

甲申江門看競渡

習習薰風逗舫窗飛鳧白浪沸長江莉花香撲霓裳調山色晴侵艾虎缸擊楫中流誰祖逖吹刁半夜寢毛尨無端漫逐少年隊莫是癡心未肯降

雲在樓爲浙江陳年丈 名朝輔 字燮五

雲去雲來未有蹤何云雲在此樓中主人抗志閒雲侶呼伴邀雲結社同得趣解衣雲裡坐裁雲枯韻景俱空何能我亦如雲也飛向樓前話冲融

並頭蘭

桃李何須騁麗華幽閒還讓蕙蘭葩二難並處枝連蕊雙美具時馥轉遐自是花神躭僻靜故舒異穎到山家攜壺花下悠然酌紈佩騷人未許誇

和大雲上人

乍看飛錫杖來叩薜蘿幽菊綻香浮鉢風輕秋滿樓山中容我老塵外幾人休說法兼敵句相將石點頭

區敬庭舅荔圃話舊

足音久不聞乍得慰離羣瀟散阮孚屐踏開杜嶺雲亭前清籟靜花底話言芬三十餘年事悠言對夕曛山中何所聞喜逐鹿麋羣緩步烟蘿徑共看薜荔雲魚翻芳沼浪風動老荷芬又覺樵歌沸留連酌暮曛

訪容素子不遇承腆貺答之

清風明月夜幾度想襟期本欲親青壁末繇炙紫芝蓬蒿還野徑筐篚燦梅枝跡遠神彌邈隰桑載咏而

順子召飲夜月問渡江干謾賦

乍得下陳榻開樽菊正妍荀龍神自迥莊馬論尤玄興劇星浮舉談深月瞰筵酣餘攜月去離念滿歸船

訪容鼎子親家承雅欵賦謝

疎狂老更甚訪戴泛輕航祇以貪名勝因之叩畫堂風翻荆樹紫月影鳳毛長交錯觥籌急留連夜色蒼

賦贈容貞子因懷其先君舊約

久負登臨屐到來意豁然池浮林影渺山逗翠嵐連笑語青天外閒情古木前回思疇昔約翹首白雲巔

登明子山亭憩五棱樹下

認雲尋野趣步屧烟蘿輕徑曲疑無路林深更有情五棱盂幄翠雙眼入丹青倚石方長嘯又聞啼鳥聲

忍非館爲李扶乾表姪步韻

人間何必問凡仙洞裏翛然別有天忍得非來心自豁非能忍處物皆妍無懷氏與葛天氏醉亦眠時懶亦眠夢回紙帳蘧然覺人間何必問凡仙

送先室余氏夫人葬

久雨雲開乍放晴乘流東下扁舟輕龍章烜赫君王寵彩旆輝煌譜籍情制臺沈同年行縣差官護柩四十餘年閨閫範百千永世夜臺扃夕陽風捲松濤晚潮去潮來護一塋

九如圖壽鄧抱眞七十一

梅花放雪正初妍紫氣光浮十月天有叟欣尋雙樹侶爲
君載誦九如篇岡陵日月談何易松栢阜川夙有緣更把
南山比象麓悠悠杖履弄雲烟

聞兒孫書聲因而勉之

世路未能便息肩低徊故里好風烟森森竹葉庭前秀籍
籍書聲耳畔傳事業不離青策裏生涯還向紫宸邊圖南
我漫憑羊角看爾扶搖共翥鸞

壽鳳池姪八十一

君傍青山作隱綸襟期洒落迥埃塵三千世界維摩偈八
十餘間檪社身杜曲烟雲供伴與膝前桐竹媚歌嚬神全
不受支干管黃菊年年佐飲醇

寄卓藻兄

浪跡頻驚灝氣澄鶺鴒原上思飛騰瘦梅隔影隨明月老
鶴凌寒啄冷冰世態人爭趨祖約胸懷我自具孫登幾回
笑破邯鄲夢旦晚歸來結舊朋

旅寓有感

黃梅疎雨日初長節序頻移水一方雲捲池塘螻蟈語風
翻堤徑柳花揚撩人景物偏多態憂世癡情却欲狂夜裡

幾回還里夢竹聲敲醒又他鄉

寄延構叔

雨載疎違枹膝前倚欄回首望南天昔時同社人還幾此
日殊方景屢遷半巷春風思舊侶客途秋色悵新妍已呼
童把歸裝束共結香山九老緣

寄洪承疇亨九同年　字彥演

四十年來蘭蓋緣數千里外隔雲天羹調鼎鼐消氷雪雨
洒干矛靖燧烟霄漢邱園星自異曲江池草夢徒懸民情
到處堪圖繪鄭俠前模今也傳

送別趙叔良

昔逃空谷聞足音喜況至親至愛而又十春間濶
者乎衷懷未吐一宿而別能不令連床夜雨者笑
人俚語二律奉別兼求和政

暌違歲籥幾更端異地相攜嘆路難世界共憐山有淚人
情誰謂井無瀾寒來范叔袍何在迹托逢盟冠已殘莫道
江河去不返海門試把汐潮看

難裏相逢感慨餘況當燈節月來初老攀春色傷遲暮倦
向天涯賦卜居賴有連城歸趙璧愧無一矢射遼書乍逢

又別重搔首十載離懷何處舒

九日有懷兩孫

霜白雲晴秋滿籬他鄉九日一期頤白頭紅葉堪撩客圃裏黃花冷對誰縱欲登高慚破帽如何翻帙遣衰遲疎砧幾處斜陽外風帶餘音故故吹

雁影橫斜海天寬感時何處可相歡幾年懶看登高屐搔首更誰問正冠石壁谷深烟霧紫芙蓉秋老露華寒山川不與秋容改日射蒼崖拄杖看

旅中書懷

堪笑浮生只偶然蹉跎八十更餘年七朝閱歷慚何補三畏操存愛自堅避地衰遲躭廣莫遭時草昧任播遷眞機原在儀容表縱有丹書未易傳

秋懷

獵獵西風到海旁懷人漸覺冷侵裳夢中有路鄉園去圃裏無情草色荒老鶴寂同蒼鶻喙艷荷輸却晚松香洗他景物隨時變只把虛舟作野航

寄和余自如內姪孤憤詩

胡爲事遠征漂漂萍梗跡年華八十春死矣何足惜航海凌風濤梯山披雲石到處有逢迎八口棲蓬藿梅福是吾師人品無今昔貧子之明夷艱貞不必白一語聊堪慰吾心自坦適沉酣南華篇須臾手不釋拈弄五七言吟嘲度朝夕世態附浮雲時情任秕僻其如關山何親友歲月隔冉冉節候移流光如梭擲三更夢回餘一片梁月色跡遙神韻親賴有梅花驛郢曲陽春調諷咏見肝膈但見野情寬那知天地窄天地有循環陰陽有變易休說山溪蹟且臘阮孚屐

寄歸余舅

輕舫逐江流天涯慷慨遊寒風透客袍月下憶同儔日暮山猿啼縈懷象閣西可無擊楫志清夜喜聞雞

寄歸簡誦謙丈

三載論文細交遊重雉壇離情泛曲水客念感嚴寒棹舫乘潮易思君行路難相期何所語拭目看鵬摶

甲申除日見荔園桃開

信是流光去似蛇梅花開後又桃花花因節序催殘臘暖到枝頭競苗芽任却玄英還造物放開老眼閱年華送年莫問誰醒醉阮北阮南共一家

乙酉元日前韻

曙色蒼茫感歲賒關情此日頌椒花鳳書乍展初頒朔蹊草驚看自發芽增級舊臣歌帝力重逢乙酉度春華東堦拜祝披文雀袖拂和風野老家

劉親家初度素酌 時避盜舍下

懸弧嘉節喜相親掃榻焚香素品陳袖拂紅霞翻舞綵杯浮紫氣酌清晨試從梅蕚探消息先占人間不老春勿訝園蔬非石髓啖蔬差可適天眞

壽

但憑筆硯度支干六十餘年顧蔗餐境靜便饒調脈訣心閒自裕攝神丹兒孫膝下飜青簡琴瑟聲中和紫鸞紛擾塵途都莫問鳳毛習習看霄摶

八十一自述

九閱丙年贅世翁如何震雨復凌風路非山水眞難測思斷見聞了不窮未得瓜浮消溽暑漫將蔬酌當蓮筒適來差會深栖意試向冥冥看翥鴻

寄守思

逃名那復問安居異地同堂子與予百磴偏尋幽僻徑一生消受舊遺書朝暉自是清晨霧翠栢應知笑晚葉齊物逍遙莊叟語請從這裡悟空虛

和韻

歷落頻年嘆寄居故園松菊夢撩予飛來錦字雲邊雁傳到陽春雪裡書碧草乍驚辭野谷寒梅却賴有池蕖天涯無限登樓意日倚疎籬望太虛

初度自嘲

一笑韶光孰繫諸剪殘鶴髮短還疎不因病業緣難斷那得痴狂老有餘搖落風花誰管領猶存荔圃好耕鋤磯頭

鳧鳥多情緒不伴車塵伴釣漁

賀小澤梁學培進庠

門前流水碧漫漫久育靈鰲長羽翰乍見泮池魚露角還期溟海翮高摶若非破浪乘風志誰作中流擊楫看閱世莫言知遇晚臨淵宜羨網正寬

未成眠

春歸黯爾閣安眠坐對殘燈向夜燃縱欲寄懷春柳外何心高枕碧山巔起看星斗雲間度懶聽簷鈴牖畔傳獨有多情搖翠竹憐人寂寞舞翩翩

九日仝余館師兒叔姪登高用杜牧之韻

引望前山眼界飛風翻碧草浪波微好憑籬菊撑持力爲
殿秋光勿放歸老幼隨蹤凌紫草巖林篩影坐晴暉攜來
濁酒聊堪酌不用花開候白衣

賦得芝蘭玉樹謝養元老郎君泮遊

善菓培根厚繁枝浥露溥庭垂陰是杏階馥樹爲蘭風神
通楚畹韻致映琅玕淡質英初放異香向日攢

題北堂追慕草

萱花其奈蚤零何廿載慈容動寢呲腸與日迴形影弔淚

隨筆落短長歌詩能寫慕詩難盡思到無言思轉多想像
聖俞曾護母眸痕常在水流河

和何雲侶年兄

昔曾逐隊上明庭早賦閒居喚我醒泗水揚輝呈極宿阮
山分映佩蘭英庚聯乙丙生成序詩並塤篪唱和情七十
餘年過眼是共看塔樹競華嬴

統旣孫添丁

浩蕩春風裡芝蘭浥露時一枝初發秀九畹共爭奇淑氣
庭階靄祥光婺宿貽吾家弓冶在樹德由來滋

清明

去年不到壟邱前江上又逢拜掃天花落花開春事急帆
來帆去客懷牽雨餘嵐色描眉黛風外鳥聲遞咽鵑引望
家鄉雲起處誰宣綸綍到山巔

和木生添丁韻

草堂冉冉帶春星輝映鬱葱繞戶庭曙色當窗流靄碧蘭
芽向日拂砌青娛孫漫效分甘老貽訓應知學易丁眼下
未須閑計較先人舊有一函經

贈啟捷姪

昔年共逐紫溪橋旆拂梅花躍馬驕數十歲華容易邁百
千變態總難描庭階賴有蘭枝馥泉石聊憑松樹招此日
山中堪避暑倚雲長嘯傲塵囂

梁毓麗五舅話舊

四十餘年覩眼拋幾回夜月憶知交班荆堪笑雙蓬鬢薄
暮低徊一水拋未把塵談攙野趣只抽舊緒當風嘲聯床
信衙嫌宵短莫厭頻來算可肴

拜父親遺像

四十年前問視頻堂前今拜舞斑人儀容恍惚庭趨似詩

禮依稀面命眞子職七朝懶祿養天恩三世賴絲綸劬勞
報答情何限一頌椒花一帳神

壽子榮姪

阮峯高倚碧雲深小阮人將擬漢陰七十餘年閒笑傲百
千變態任浮沉膝前饒有舒懷景方外常存耐老心家近
鄉鄰沽酒市提壺攜侶愜招尋

七夕

浪說雙星聚會辰紛紛乞巧易生嗔縱然巧得那堪用爭
似拙存自適眞好倩微風祛溽暑更憑新月掃烟塵銀河
不隔家鄉夢荔圃磯頭有釣綸

生日

七十餘年六月期每逢此日輒生疑數椽亭就閒拋擲三
尺簑成久未披蛺蝶飛飛難入夢鷗鳧泛泛欲依誰昨非
雖覺非猶甚今日還須到幾時

輓秋濤先生 陳子壯禮部

時難始識特操殊爲國捐軀孰可符名義心存危愈厲綱
常身任死尤扶淚流不斷九江水節亮無慙六矢弧我共
櫜鞬君獨厄忠魂料得氣吞胡

侍經筵 己丑二月十二日

趨朝日日聚羣英三老班聯集五更奎壁光飈輝帝座典
墳秘閣煥離明旣資講席敷文教定酌端流淨甲兵宴賚
酣餘歌起喜歡騰閭閻醉春鶯

贈別堪輿劉綸甫

胸裡何塵不掃除天涯到處適吾廬青山綠水恣游眺淡
靄閑雲任卷舒纔得秋風披語座何堪鴻鴈喚離羣逢人
若問山中叟濁酒留賓只剪蔬

諸姪行繪荔圃長春圖各有題詠兼榼酒過酌有歌

姬在坐

攜壺相訪鶴先知人懶雲深掃徑遲不用蓮花開頃刻只
圖荔樹傲寒威輕風拂座翻霓羽淡月浮盃映黛眉醉後
林塘還散步共看花木競萋萋

和容親家借館

僻園只可避浮華點綴愚誰景色加彩筆縱橫翻荇藻俗
塵掃淨遠風沙鷗閑每盼楊雄室客至時烹陸羽茶太乙
老人愛俊逸藜光昨夜到山家

容親家惠壽品有西洋酒并詩依韻

謬從顛踣度年華潦倒宦餘拙漸加但得玄談醫俗障何須勾漏問丹砂況分海外蒲萄酒共煮山中石鼎茶爲謝世途擾擾者免來唐突養生家

送容親家

棄拋俗事讀南華分外何求毫末加起踏花陰穿曲塢還看鳧影點平砂樹聲鳥語供吟料淡霧輕烟伴煮茶薄采籬邊十八種居然風味老農家

寄李卜大

世界無情惡浪渾瞻天愁緒不堪論荔園白板扉常掩竹塢青蘿蔓自翻幸得開霾舒霽日可無揮麈狎清言漸從花底芟蕪徑翹竢班荆話一尊

得報添曾孫志喜

天恩叨沐八旬餘聞報曾孫乍起予花木涵濡甘澍潤芝蘭栽植嫩條舒錦衣原有前時譜典籍還存舊日書好續唐人脩故事傳呼兒戲鬧堦除

壽翼明兄八十雙壽

越歷韶華何所憑靈臺光照旭初升鳳鸞共挾閶風舞椿桂交籠紫氣騰不特胸中塵累滅還于物外好懷增簽鏗

歲月纔逢一總是參同心上燈

和荔園長春

人從圃裡覓閑人我向閣中覓我眞日入虛亭通北牖樹依短壁結西隣但看樹色扶疎影便議春情點綴句不論歲寒還歲暖一春過了又逢春

與李總戎防守三水贈之 號石函

憂時共把心如焚平蔡由來羨李軍旗捲波光清夜月威搖山岳肅江雲胸中饒有春牛氣眉上還裁露布文擊楫也知慙白髮其如無以答吾君

自述

七十餘年蹇厄身無端浮海伴征人非因松菊荒畦徑其奈封疆起祲塵刁斗月明驚旅夢檣帆風影篆江濱中流欸乃隨波沸好續饒歌答紫宸

三水移舟

挂帆鼓楫過前洲草色侵篷漾碧流樹罩輕烟春淡蕩波涵返照晚夷猶娛生未遂江鷗願閱世空勤漆室憂舉目蕭條村舍寂幾曾牛背穩于舟

態姪攜酒登閣江樓

高閣巍峩聳虛昂俯瞰千峯四面降星逗樓前光焰焰塔
浮川畔影雙雙看風成色因憑樹聽月有聲爲映江渺渺
烟波何處岸觀空卽是定旛幢

登七星巖絕頂

尋幽騁望認烟蘿郭外晴光散碧阿露八層雲星可摘勝
窮登巘象爲羅恣游汗漫閒方得任受清涼興轉多試問
上方披衲者炎蒸雖灼奈人何

遊飛來寺

拔蘿躡蹬入蒼烟晝裡風光看不全寺說飛來還似幻景

當逢處都疑仙懸崖嵐鎖欲無地古洞雲歸別有天兩帶
溪聲留客住一杯清對定心泉

早發湞陽峽

睡起蓬窗晴烟嵐覆幾層峽曾經數里舟未息孤鐙支棹
衝流勢卸帆避石稜矇朧纔可見猿狖下巖藤

賀膩堂表伯兄八十八

何處聞風淑氣翔有人白鹿共班行八逢丙歲神彌壯一
攬春風景倍昌勿動齊眉憐德耀尤誇點頷比汾陽爲可
繞膝承顏者好把勤劬菽水將

題竹林棲鶴圖祝樂怡兄九袠開一壽

杜阮之山鬱蒼蒼杜溪之水潔而長中多白髮高年老閭
井優游聚一鄉八十有餘天佑我九旬又一兄健強西園
翰墨平時事北里林泉逸樂方四月黃梅初夏永滿園綠
竹納微涼閒雲相與聯朋好野鶴時來共夕陽樂意閒隨
雲鶴舞吟情或過咏滄浪修翎獨斂昂藏質朱頂自全歲
月長舞鶴滄浪相掩映吟情樂意共飄揚怡怡不減芝田
戲恰恰如啼鳥月光踏月乘風尋伴侶攜孫呼子傲叢篁
烟霞喜狎鷗鳧弄機械還同漢陰忘寫入畫圖當輒水彩

衣翻影獻霞觴獻觴賡和南飛曲醉卧北窗是羲皇我欲
扁舟尋范蠡五湖應得泛輕航

憨性

生來品質自輪囷飽歷風塵櫟社春只合交柯鄉裡樹何
當渾入梓梗倫

憨行

防簡自閒類檽株獨捫衾影頗恬愉不隨徑竇求生活任
得人呼柴也愚

憨言

自分迂拙一期期不解向人作蠟屐非佞也知難免世譏
明幾負又奚疑

憨交

友誼惟憑道味親袖肝露膈淡彌眞那知五術爲何物白
首還留胥捷貧

憨宦

茫茫世路日江河四十年來惡浪多塗抹東西成底事從
前着着夢春婆

憨謀

野禽亦曉稻粱謀生計胡爲沒一籌世俗不知娶婦戚問
予破產欲何求

憨出

小草何因閣遂初離明快覩黐羅餘幾曾春草春暉答又
被浮雲翳太虛

憨處

荔園經營先業貽栽培花木長新枝無端拋擲成荒徑松
菊含羞知未知

漁

世上機鋒競巧尖漁人分外不曾添目隨流水烟波濶舟
傍津崖綠柳粘沙圃久諧鳧鴈約釣綸那用易爻占羊裘
不着無人問隔斷紅塵一草簾

樵

脚頭常跨碧山尖荷斧入林景自添鳥語關關巖際落霞
光冉冉帽邊粘枯枝爲業聊家計野曲無腔信口占歸徑
隨雲茅屋晚門連山色翠當簾

耕

雨餘雲色上犂尖布谷催啼霖霖添暖日暄風勤作息塵
容俗狀不拖粘肫蹶籌滿西疇祝雞骨年豐野老占還了
租錢新釀熟醉眠夜月枕蕭簾

牧

蒙茸草色綠莎尖策犢相呼羣侶添戴笠披蓑閒趣適眠
雲坐蔭濕痕粘許由忘械承流飲甯戚有懷扣角占怪底
年來歧路險幾能踏月歸垂簾

憨叟初登叱石巖

二派青山儼畫圖山名羊石舊相呼初平仙去誰還叱居
士今來趣更殊地僻秦人鞭不到巖幽黃老靜傳符世途

久厭浮塵惡願與山靈借一區

和鄧際時韻

曾羨虎邱石點頭今從石室豁雙眸幽菴自是天然具淨土無煩卓錫求但悟山中惟定靜便知身外總虛浮聽泉聞籟皆生韻洗盡塵襟只此邱

天然石室 叱石八景

曾聞魏野東郊居盤土何如石洞虛戶牖不從斤斧設簷堦出自混元初室前流璧陰爲檻墻畔垂蘿緣映闔闢寂清幽無鎖鑰高人於此覓眞如

谷裏泉琴

嵌巖空谷度雲寒玉軫琴床何處安別有絲桐非指上悠然憂拊在流湍湘靈隱隱如聞鼓綠綺泠泠不用彈日暮風飄聲更娜知音得趣任盤桓

峭壁凌漢

巍峩化石勢亭亭不費天工遣巨靈卓立恍疑窈洞府標空直欲碍雲屏紋枯煙蕊朝霞紫班綴苔痕夕露青誰陟高巔搔首問驚人詩句答眞冥

巖際平臺

平鋪底石奠於盤承露棲雲若個寬共道羊腸行處險那知鹿跡坐來安棋枰可布仙人局歌吹應同李白歡欲爲俗緣求解脫好從臺上共團欒

松岡月露

峻嶺長松傲雪青高懸夜月照林坰清含沆瀣珠光綴潤滴莓苔鶴夢醒不問金莖擎掌冷但看玉液點芳馨悟來籟靜聲沉後太宇澄空意自冥

清澗浮翠

林霏烟幄展山腰中有涓涓碧澗繚色映空濛雲下宿氣蒸坱圠翠橫漂迴風似帶寒光入反照能將暮景描有客留連纓可濯歸林飛鳥共相招

花徑遊絲

迂迴溪徑入巖了爛熳山花映彩霞晴罩蛛絲風裊亂細牽香蕊樹縈斜多情纏綿如相戀輕態微茫屬望遐蝶欲尋芳難駐足掛紅翻紫駭歸鴉

嵐巘樵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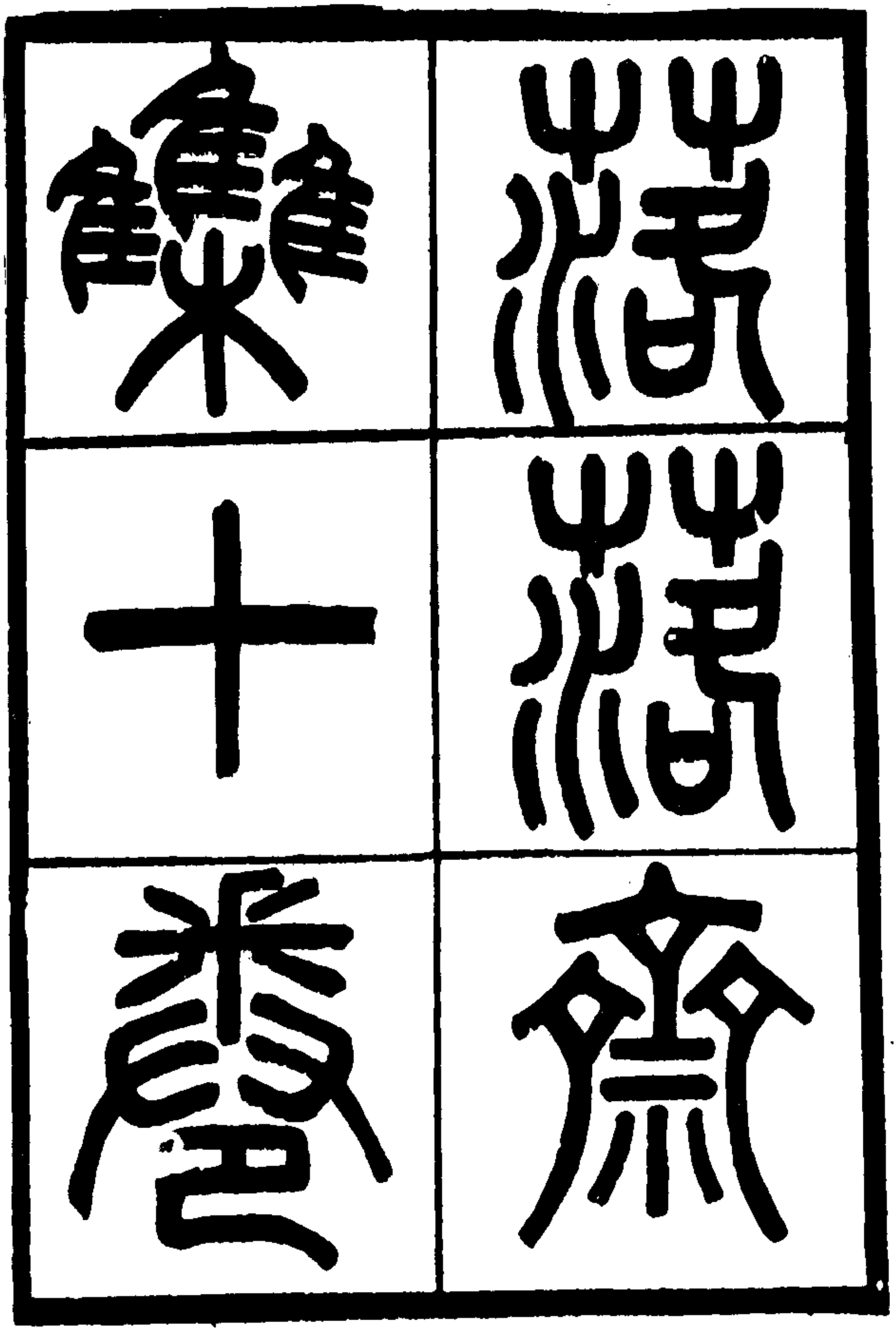
橫抹烟嵐影緩移山南山北與樵宜呼羣扳磴懽情惬戴笠穿林野興怡歌和翁啼隨意晚响承風遞出巖遲悠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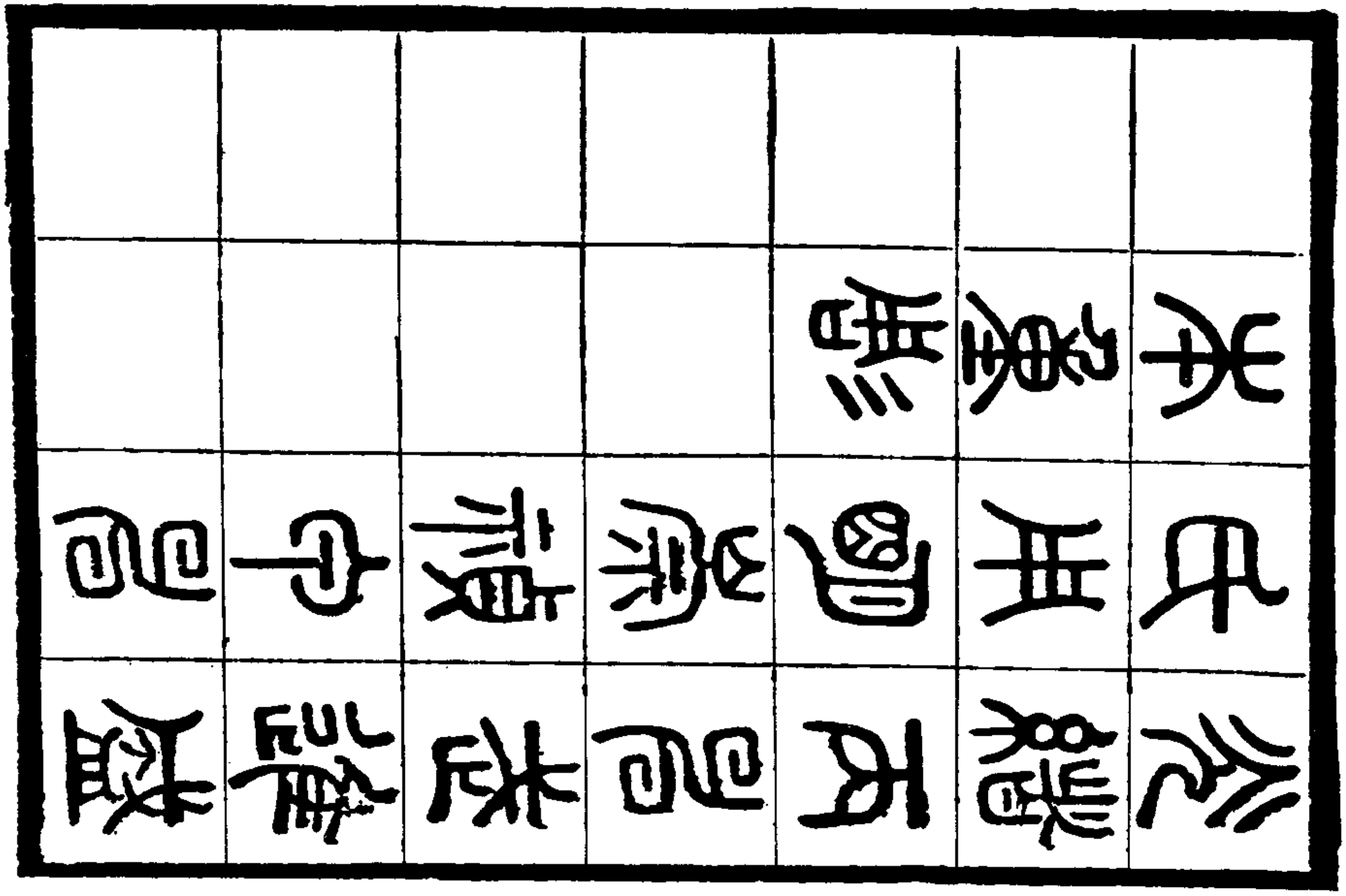
餘韻歸途近世事紛紛那管知

北燕巖集卷之四終

北京圖書館藏

北京圖書館藏 25R





李侍御仲達先生疏稿敘

憲皇帝之初年遺直盈廷入班行者如見宗廟法物不覺肅然起敬就正往事又如崑崙發脈源委分明人各有良司南在前誰不望之爲趨乎同聲相應便多和者氣類益貴于是宵小側目懲伏聚謀磨牙思逞及夫腐毒大發先剸刃于君宗而吾郡尤狙其害向之和者早已掃門入幕爭獻首功而同聲者竄廢驚魂闔門待命苟存殘喘亦云幸矣余嘗愧無以對吾友仲達而嗣君既長乃以疏稿索序夫仲達之忠今上業鑒之矣仲達立身之端潔立朝之風采舉世共仰之矣余又何言然余獨知仲達之孝其忠所由成又不容已于言也仲達以弱冠掇高魁聲華動京國而邸舍蕭然交遊落莫惟依依作孺子慕及司理南康潘與迎養吏事清肅公庭多暇借匡廬山色朝夕承懽歸田以來欣愛日之方長快雁行之聯被低回子舍業忘其身爲逐臣無何纍錮禍作仲達嗣膺固而三束身就逮自知必死他無所念獨念親恩未報仲達之孝

如此則其爲言官時宜乎審時度勢不輕犯凶逆之鋒以憂其親而乃奮臂不顧內外三熬擊之不遺力以速其噬此曷故哉曰此固庭訓使之也仲達之自述不云乎家侍御好讀先正奏疏至忠憤激烈之語輒掀髯擊節小子髮甫燥見所爲論相嵩十罪直言天下第一事斥江陵奪情諸章丹鉛滿楮上提耳教之曰好男子當如是仲達既爲言官職視臺草當甲乙之際時事之可憂可憤較分宜江陵何啻什百太翁之衝冠裂眥不知其幾仲達職既當言性復敢言而思所以康太公之寢食又必須讜言則伸眉論列如捐軀赴敵豈再計哉先哲有言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余數之仲達尤信聖天子褒忠以酬孝進封所生如其官曠典也名雖未易而史局擬在名臣之列者業有定評豈當時欲爲統均惜體姑有待而待之倏忽且十年何耶夫首擊僭逆者忠烈繼之者仲達也首擊貪逆者忠憲代莫者又仲達也若夫有一人焉當清明之時執澄汰之柄以好惡之拂逆滑亂之私初怵嚴威名討逆而寔庇奸一經虜儆輒借題而謀翻案流毒至今尚未有底而仲達袖中彈文獨發于數年之前吾知應山梁谿兩先生亦必以獻可先見讓仲達以易名之先愧仲達矣今太翁春秋及稀矍鑠神王福祿未艾余嘗從游聆麈論上下今古動中窾綮不但忠憤勃發也余退而私歎曰仲達之用未竟人皆惜之太翁之用未試人孰知之至長公伯發舊與仲達齊名亦復偃蹇其蘊積益深且厚矣今遺孤挺立蘭玉滿堂皆能世其家學異日奉太翁之教施于所事令人目冠蓋里曰忠孝里豈不休哉是仲達自有所以慰老親者寧待予也余後死之身再遭譴謫自念與世已決惟無所建明有負知己爲恨聊以肝腸質之象賢使因尊人之孝并推本太翁之忠則所以光大先業者日可俟也義興年友蔣允儀具草

西臺小疏自敘

家侍御好讀先正奏疏至忠憤激烈之語輒掀髯擊節昇髮甫燥見所爲論相嵩十罪直言天下第一事斥江陵奪情諸章丹鉛滿

楮上提耳而教之曰好男子當如是及昇司理五年乃入西臺則執筆授記曰勿欺君昇怦怦懼稍慝張膽伸眉補塞萬一而語觸要人謀予杖賴聖明寬大徐之乃謝病歸嗚呼默默以歸何以對君父哉刻疏十五附本科代草六書以志吾愧歸田子應昇識

士君子有眞經濟而後有眞文章顧經濟每從治心砥行出之蓋人心甚危一錯于歧浸淫不覺所行所言尠有不畔于道者余嘗以此程世十不失一讀落落齋遺集益信焉落落齋者故御史贈冏卿仲達李公所讀書處也仲達乙卯與余同舉于鄉時仲達甫弱冠耳朝華鮮異根柢遠深識者爭公輔期之而仲達退然不勝衣如寠人子先余成進士筮仕江之南康拊羸鋤梗明允卓然一時偶名司李奏最選入西臺秉正嫉邪弗猷子憲一時偶名御史仲達初未參口談天下事職李盡李職臺盡臺南山之判不可搖雒陽之疏爲紙貴豈偶緣飾哉蓋存諸心見諸行一遊于其道也熹宗乙丙之間昏椓宵人露齦恣爪互相煽虐幾幾乎三綱淪而兩曜蝕仲達憂之不避斧鑕彈逆卒及于難其貽太公書云做言官怕不得生死又云卽一言罹禍勝于做大官其視今聰明能文之士駢相稽首賊庭何可不聞此忠憤激烈諸哉越四年先皇帝臨御會朝清明毅懲首殲媚附咸罪錄忠旌直贈仲達太僕卿廕

一子入監封太公如其官又若干年聖主中興闡幽特重禮臣以易名上請賜謚曰忠毅然則彼蒼者天豈夢夢乎何世人昧于有定而多外于靡定也子依孝臣依忠有物有則殷相易矣仲達遺集具在章奏半之序牘贊詩參半之豈詹詹賈董之摩迫歐蘇之武而掇拾陶庾優孟開元大曆哉節磊于中文榮于外忱慨發舒建言則晰國是定羣黨贈寄則敦彝倫明學術暢天機而流性蘊言其所行行其所言循是而動不遊其則治心砥行出之者也厥嗣遜之編錄成而問序于余余非知文者知仲達近于道而不得已于言耳讀是集者愼無狃于文章觀庶于世道人心有賴焉是爲序崇禎甲申孟冬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付郎奉勑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侍經筵官年眷弟張有譽撰

天啟乙丙間至尊蒸己羣陰牙蘖曹節王聖之徒盤互糅錯冤殺忠智之臣二十餘人皇天震怒光嶽鬱靈英傑已不復更生浸淫至于崇禎之年彊埸日蹙盜賊日橫而國遂以亡於戲漢不亡于獻帝而追憾桓靈宋不亡于靖康而切齒元豐紹聖察古鏡今如握契算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又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此志士之仰天椎胷泣血而繼之血者也江陰李忠毅仲達先生二十餘人之一也年最少起家西江司理力振絕學在白鹿洞五年拜御史直節忠鯁功在社稷時豺狼當道輒揮金戈與高忠憲楊忠烈諸公爲掎角之役一擊不中遂罹葅醢先生死事之年吉方在里塾人自京師來者傳先生絕命詞有十年未敢負朝廷一片丹心許獨醒只有親恩無可報生生願誦法華經之句憤搤塡胸幾欲遂焚筆硯中歲宦學流寓强半在吳獲與先生之元肩膺公傾蓋定交因盡讀先生之遺稿年譜英飆烈魄耀卷冊忠孝之血隨地湧鴻雎陽問笛之篇少保北伐之詠化碧流丹千年一轍卽今先生之靈或已上列星辰下位嶽瀆否則再生人間爲據鼎扶冊之佐而其喋然之先浩然之氣洋溢迂怪使後人肝脾崩裂神志

勃張嗚呼孰爲之哉日者宗國淪亡哲人萎盡死者奴者繼先生之志卓卓有人淺夫黔識謂文章盛節義衰節義盛功業衰且曰諸公先名實而後君父坐使赤縣神州一旦榛蕪以向日之罪晉宋諸人者爲諸公詬厲斯言大妄人未有不能辨一死而可成一事者文章者氣節之榮衛也節義者功業之元氣也元氣在國一喪于遜國再喪于二正之季至天啟七年間淪澌絕矣向者有臣而殺之不殺不止已乃無臣而强用之用之輒僨僨之復用造化之不仁歟讀先生之集用是益悲矣楚後學萬曰吉吉雲甫頓首拜撰

瑚年十二三則愛讀李忠毅公之舉業已而聞公立朝抗章論魏奄死詔獄見德州道中誠子書君臣父子之間纏綿篤摯每爲之廢卷太息公死二十年而國變又二十年而公之子遜之捧其遺稿踵門而屬序子瑚瑚于是英晉正襟莊誦數四因其書以想見其人而益知公之不可及也古之忠臣義士直言敢諫仗節死義

載于傳記者多矣先民有言忼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等死耳其有難易之辨者何也孟子謂浩然之氣至大至剛直養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又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夫氣動物也而善養者則主乎靜武侯曰才須學也學須靜也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能靜而后能動潛龍而勿用必其見而躍者也鳥三年不飛不鳴必其驚人而沖天者也公之爲人自其書生時閉戶誦讀卻行側立恂恂如處女可謂能靜矣服官之日不名一錢情不離山水口不忘忠孝其游白鹿洞詩云至理悟消息遠士亶云靜由此觀之公平日之澹泊寧靜所以養其剛大之氣者爲何如哉而世之稱公者但知其蟬蛻汙泥爭光日月而不言其樹立之有本蓄積之有素則亦耳食目論者之爲見矣瑚故讀公之集而獨推原其學術如此嗟乎惟天下之靜者爲能見微而知著當公之時天下尚全盛然外有疆埸之警而內有朋黨之禍公已逆知其必壞也故極論天下之勢謂以三患生三病確然有履

霜堅冰積薪厝火之懼向使公言得用而志得行及其病未中乎膏肓而求良醫以救藥之或不至于山傾谷圮魚爛土崩事未可知也其憂在二十年之前而其驗乃見諸二十年之後非天下之至靜其孰能與于此此公之所以爲不可及也歟婁江後學陳瑚敬序

○卷之一
奏疏上
中外之憂未釋上下之志宜通敬矢微忱仰贊聖明厲精之治疏
治法治人交敝亟議清釐以祈聖斷疏
公論久已誅心大臣不宜掩耳謹指實直糾伏乞乾斷以折邪萌
疏
强賊慘殺六命緝獲鞫審已真乞勅下法司正法併查疏失事官
員以懲疏玩以雪冤憤疏
敬循職掌廣察吏恤民之議以裨萬一疏
邪臣供吐已明公論是非難掩謹再疏糾駁以聽聖裁疏
撫時直發狂愚觸事略商補救以備聖明采擇疏
驚聞黔事愈切近憂乞聖明惕然深思早求長策疏
縷訴民隱仰動天心乞實行寬恤以固邦本疏

敬陳保身之要以明修省之實疏
謹因熱審推廣至仁乞除法外之刑以明好生之德疏
○卷之二
奏疏下
罪瑣巧於護身明主不宜分過謹直發其欺君之罪以仰祈聖斷
疏
懇乞聖明念死諫之臣作敢言之氣疏
海內民窮已甚東省亂形可虞亟請乾斷處分以消彌大患疏
開臣負罪愈驕謹平心參駁以折兇鋒疏
遵旨再行申飭以一法守以肅臺綱疏本科代掌院孫藍石老先生草
申明憲紀大破積習以安民生疏本科代掌院孫藍石老先生草
朝廷紀綱不可不惜謹據法糾參以祈聖斷疏本科代掌院孫藍石老先生草
豪臣就逮國法尚存特懇恢弘聖度以重風紀以平政體疏本科代掌院孫藍石老先生草
劾崔呈秀疏本科代掌院高景逸老先生草
覆喬道長疏本科代掌院高景逸老先生草
微臣奉命按泰略陳地方要務以祈聖鑒疏代將帥擬
懇乞聖明軫念時艱明政刑以答天眷疏以下四首俱存尚書草
乞廣收名賢之用以培正氣疏
直剖積疑之根共消相傾之習以尊主權以彰聖德疏
請明是非以釋羣疑以定衆志疏
○卷之三
●受命草
赴逮至郡二首
郡中別徐元修二首
潤州別貢說茲
大兄同行因憶五弟
述行

鄒縣道中有問予姓名而下淚者口占一首
途遇感懷
書驛亭壁方壽州詩後
景州道中感舊
宿村店
呈大兄二首
獄中遙寄別澤驛
絕筆二首
別大兄
●歸田草
歸舟漫述八首
清源道中春盡
舟過鎮江遇風波甚惡口占一絕
感時偶成

詠史五首
苦旱次韻
落落齋改築次昌仲伯韻
喜雨
伯父移居南莊諸君有贈次韻二首
開桂
九月十三月下二首
舟中
藤溪
山行及暮歸舟對酒偶題
伯父卜宅南莊屢有佳篇命和詩思荒澀積逋滿案立冬日從大人再過新居出高會手墨贈歎之餘歡欣竟日姑了前逋并賦此詩用呈博粲耳
用黃中介韻送別青林上人歸棲賢寺二首

次伯父詠菊花韻
題畫
讀宗忠簡傳
病目書悶
和黃白安年兄見寄之作四首
顧山樓山茶次前人韻
再次前韻寄表兄周克九
哭季弟十三首
贈華竹所表母舅
落落齋玉梅盛開用東坡先生韻
花落後次前韻
夢中得句覺而足之
贈陶景淵表伯
醉中戲作示漢如

●息影篇
贈郁晨韓先生
陸振齋五十初度有約過訪
元宵憶作
蜀山
金牛巖
張公洞二首
玉女潭
龍湫
君陽洞
一綫天
天窟
玉女寺嘗新茗
別毛禹門

放舟東汜
桃源澗
佛日春晝二首
東昌仲伯乞竹
移竹後次來韻奉答
閱子春甥文日占勖之
喜雨次韻二首
次韻遣病
伯父同大人及二兄東樓讌集伏枕追懷時季弟亦閒關東園孫翁以初度喜雨二詩見示兼惠佳篇走筆奉答
寄繆采星二首
金山小酌別有亭賦別諸友
過鄒滕漫賦三首
望嶧山

九日早行
是夕宿景州署
白溝夫韻述懷
十一月十四曉雪恭遇聖誕退朝有作
●三游草
渡江偶成
關山感述
雨後曉霽
漳河渡弔曹瞞疑冢
過金隗村有懷
秋夕野渡
曉行
曉發涿州賦呈謝幼方
述行

九日武闈觀射
月夜觀陸君染素
九月十三飲朱白岳柯亭竟夕乃別二首
弔張見平老師
沙河夜酌
旅店
關山用壁韻四絕
渡江
●別匡草
度庾嶺
滇江紀行二首
鮮龍眼
晚行
中秋棘闈坐月

闈卷已竟喜而有作
宿山村
途次口號
過寧都市
予以九月十二度庾嶺而西秋爽始見旅程十日俄已入冬秋色
幾何悵然增歎援筆述之
見水鴨捕魚者
放灘
吳巒禪師爲其壻莊春侯索贈勉促數言兼訊贊伯黃子
雪夜行
雪晚薄暮有懷山衙梅放
大雪曉行書所見
十六憶元宵竟度
舟中欣然得名酒嘗之酸甚有歎

烈風蕩舟達曙
孫翁七十
招五閣銘四首
夏日西湖局罷自然表叔拈棋字即席一首
龍井寺
杭城得季弟手報
西湖卽事六首
○卷之四
●招五草
秋仲修祀廬嶽祠因憩樓賢寺
觀瀾閣用壁間韻
晚衙閒眺二首
潯陽姚司李以題行小詩送之
袁九滌使君觀行歌清風兩袖十章予代庖久喜公之遐郡也歌

以迎之四首
五乳寺訪懋公
九日袁使君招游五老峰絕頂次韻三首
秋夜渡章江
小舟迎家大人以西久而未至風雨淒淒賦此二首
雨中芙蓉
白鹿洞答袁使君見贈之作
課士宿鹿洞月下口占四首
鹿眠亭望五老
再用前韻
宿天池寺
同袁使君游石門卽事
石門禪房揭止靜二字試以偈問之二首
雪中渡章江夜行宿華嚴公署

繆梁星矢弗納妾也今秋下帷江上乃得吳姬小詩問之二首
五月渡章江乘風下彭蠡
憶家大人西來之約二首
除夕
春日偶成
王孫眞寶丈賦歸劍川次韻奉別
夜行廬山道大風雨宿歸宗寺
中秋酌季弟以酒遂至達曙
對月懷魏仲雪
自課
秋仲芝山道中得家報迎家孺人遂兼程還郡阻風於左蠡渡五首
憶衡中桂花
家孺人來官舍三年憶外大母而歸牽衣沾袂行李蕭然寫詩一章識離之痛
送季弟東歸二首
君不見答仲雪
舟過鞋山
備大來毋舅
鑑陵道中憶家孺人江行
候得南風再賦
入署有感
東林寺書示三昧上人
開先寺同袁使君石亭坐雨
宿黃巖
曉起白雲滿壑遂披雲緣磴而下
仲冬六日宿鹿洞有懷示諸子二首
再訪懋公

適有亡婢之感懋公來索新曆走筆代簡
不寐
學博王君以雙瑞圖索題走筆贈之
除夕得家報
奉和袁使君題簡雲橋之作二首
題陳孺人灑淚篇
答禮起田年兄代簡
袁使君榮遷滇憲賦五言二章見別次韻奉酬兼以志感二首
送別袁使君于棲賢寺小酌簡雲橋望五老峰二首
●孤興篇
登金山
妙高臺
十八游醉翁亭追憶金山之勝卻寄魏仲雪
度關山有懷舊游仍次裂字

濠梁
雨行
春日旅懷得四支十首
送春二首
東阿飛沙
德州道大風
偶成
初夏發良鄉固節驛
同王念生游慈壽諸寺因宿摩訶庵
次日登玉泉山華嚴上下洞晚坐史氏竹亭薄暮乃去
碧雲寺泉亭小雨
夜月有懷魏仲雪舊游
田枝鹿留雨燕姬單車錦旋予既別緒縈懷兼感其意遂同邱信之酌酒歌以送之

七夕得陰字
秋之仲外舅斗垣翁周一甲子小詩爲祝二首
李元鎮道其弟仲鎮好游竟客死玄岳下弔之
除官後口號三首
旅次寫懷二首
鄒道阻雨宿小庵二首
初入徐州道晚行
張仲餘爲其叔秀湖君索贈走筆寄之
懷魏仲雪郤寄
簡繆采星二首
渡淮雨行歌以自遣并示仲餘
夜月渡磨盤山
關山嶺
余凡三度歌關山矣漫續短章

江夜
簡黃贊伯
春暮偕仲餘走長安秋半賦歸予行爲匡廬客矣書此留別
桐江行
●倚雪篇
東河道中雪山
孟嘗養士處
得家報寄大兄
自述
懷□集之
閨思
望東阿山
晚次東阿野望示仲雪二首
過新城弔荆卿

去冬過東省飢民食柳皮柳盡白今復成陰矣
紀夢
紀行
車中偶成
憶家園
予受知荆溪周老師輒深國士之感耿耿此心寄之短篇
彭澤山行
曉山
渡淮
過關山
懷方孟旋
渡江別魏仲雪
閱季弟文喜而有作
●學餘草

月下同友步松徑
除夕
送春
雨中閱楞嚴
晚涼即事
雨梅
閒懷
晚飲菜花下
偶成
夏夜
和陶飲酒十二俱拙直無餘味今存其四
白下送友歸吳門四首
擬怨歌行
如夢令

○卷之五
西臺書牘上
答劉康谷父母三首
與魏仲雪
候周老師
與夏緘庵
與熊青嶼
與戚司理
與門人余未之
與陸景鄴
答程都昌
與白彭澤
答周縣貞公祖
答程都昌

與吳生白
答門人林魯玉
與劉康谷父母
與曾二雲公祖
答錢牧齋
答楊周卜
與繆西谿姑丈
答劉念劬
答李懋明
答解羅浮
答李世臣
答徐見輿
答魏仲雪
上孫愷翁老師

答熊壇石公祖
答何武莪
答夏緘庵
與黃陽平
答張蓬玄
答周杜明
答吳灩石
答吳生白
候周老師
與毛禹門
答蕭元恆
答劉康谷父母
答葉慕同
答史崇仁

冊 96 故 28 A

答韓參巖
答陳玄洲
答楊斗樞
答同年某
答馮弓閣
答余星子
答李緝敬
答汪南康
答宋希文
答姚鏡初
答趙總戎
答劉康谷父母
答須日華
答徐若谷
答馮禮亭
答南損齋
答侯六眞
答温清霞
答陸太和
答王玄珠
答胡漢涵
答謝玄中
答張虹海
答李碧海
答楊升之
答黃行其
答邱太邱
答何武莪

與王靖江
答吳本如
答貢二山
答魏明實
答王旭泰
答解羅浮
答鄒靜長
答胡泰六
答李緝敬
答閔非臺
答徐泰掖
答唐毓承
答王克承
答張仲餘
與吳鑑稗業師
與郁念之
答繆采星
與繆采璧
與趙漢如
○卷之六
西臺書牘中
上孫老師
與阮圓海
與楊蘧初公祖
與張篤棐
與曾二雲公祖
答宋鹿游
答周緑貞公祖

答蔣澤畧
答錢牧齋
答門人朱子潔
答沈雲升
與魏鄖國
答李緝敬
答許約疏
與毛禹門
與蔣澤轉
答徐若谷
答夏緘庵
答王洪崖
答魏元白
與錢梅谷

答孫六吉
答周緜貞公祖
答吳石渠
與宋一衷
答楊蜀亭
答周緜貞公祖
答張燦衡公祖
與蔣澤畧
與曹薇垣
答趙芝庭
答詹翀南
答胡春六
答饒來明
答門人饒得渭

答王中訒
答劉泰望
答吳本如
答吳亦臨
答瞿芝遠
答蔡孝來母舅
答申青門
答申玄渚
答陸夷涵
答陸足吾
答白惠風
答楊大豫
答鮑上海
答何武我

答金稠原
答楊大豫
答陸鳳台
答楊遴初公祖
答沈雲升
答田陸海
答周老師二首
答程微源
答樊鍾陽
答蔦拙庵
答卓嘉定
答鄒靜長
答陸景鄴
答張燦衡公祖

答董見龍
答李緝敬
答李若鶴
答劉康谷
答程肖莪
答李大衡
答吳茲勉
答王玄珠
答門人余未之
答寇禮亭
答何大瀛
答黃行其
答薑景越
答梁樹宇
答王玄珠
答趙[illegible]
答饒業明
答晏玄洲
答朱上愚
答楊兵馬
答孫蘭畹
答林二府
答儲文曙
答沈愚公
答宋希文
答畢白陽
答王蔥嶽
答祁西巖

答閔非臺
答申玄渚
答徐未孩
答練任鴻
答徐月賓公祖
答余星子
答周來玉
答傅元軒
答孫咸若
答葉震孩
答吳玄垣
答張澹若
答宋一衷
答胡浮冶
○卷之七
西臺書牘下
答趙總戎
答蕭德化
答董鳴廉
答賁陽平
答曹薇垣
答蔣澤鑾
答談中約
答李了思
答杜梅梁
答樊我劬
答戚司理
答霍韻衢

與母舅孫太素
與內翁錢斗垣
答陳鹿苹
答許震城
答陳雲怡
答瞿起田
答同年某
答趙淇陽太座師
答陳自公
答繆西谿姑丈
答陳襄範
與孫意白
答周三緘
答何具翁老師
答方孩未
答王歸善
答顧平湖
答朱白岳
答周老師
候孫老師
答喻醒拙
答沈雲升
答瞿芝逵
與何武莪
與門人陳清望
答陸太和
答顧定澤
答盧九台

答湯參予
與曹薇垣
答胡浮冶
答張篤棐
答劉心統
答蔣澤疊三首
答楊大豫
答王念生
答何武莪
答周柱贏
答李瑤圃
與解石帆
答沈雲升
與許霞城
答何武莪
答林浴元
答袁九滌
答曹薇垣
答曹根遂
與阮圓海
答魏仲雪
答毛禹門
答袁公寥
與熊青嶼
與蔡元岡
答陸景鄴
答樊鍾陽
答朱白岳

答門人關蓬石
與蕭伯玉
與王開生
與繆西谿姑丈
與高景逸
答楊遷初公祖
答曾二雲公祖
答莊魯餘
與魏廓園
答周來玉
答徐月賓公祖
與高景逸
與沈五如
與楊遷初公祖

與魏仲雪
答瞿起田
答錢龍門
答許霞城
答蔣澤疆
與錢牧齋
與莊若侯
與周蓼洲
與高景逸
答陳中素老師
與周蓼洲
答解石帆
與徐月賓公祖
與毛禹門

與蔣澤疆
與許霞城
與黃白安
與姚見聞
與文湛持
答徐石城
與蔣澤疆
○卷之八
理署書牘上
上按院張見平
上按院汪石蓮
上藩司董定所二首
上巡道朱寶同四首
上巡道陸景鄰六首

上鹽法道
上驛傳道
上學道魏附請鹿洞科舉沖文
與袁九淙太府
與府屬各縣令
與建昌令羅化城三首
答安義令陳四首
理署書牘下
與邱毛伯二首
答鄒泗山
與舒碣石二首
答徐明衡
答黃陽平
與魏廓園

與同年某
與方仁植
答張喬生
答魏仲雪三首
與蕭伯玉
與黃贊伯
與何季穆
與繆西谿姑丈二首
與貢二山
答張誰譽
與吳巒稗業師二首
與愍山釋二首
答門人傅惕庵
答門人張憲卿
答門人畢叔美
答門人饒得渭
與門人但夢倩
答門人廉敬侯二首
答門人丁潤生
與蔡孝來母舅
與繆采星三首
與貢說茲二首
○卷之九
家書
官西臺寄父親十四首
官南康寄伯父三首
官西臺寄伯父二首
官西臺寄大兄五首

官南康寄爾承兄
寄元朗弟
寄季弟二首
官西臺寄季弟
赴逮後遺肇
途中寄父親
寄內父
付遜之兒
獄中寄父親一
寄父親二
臨終寄父親
別大兄
○卷之十
墓志銘
處士顧公暨德配卞孺人合葬墓志銘
亡弟季文壙志銘
亡妾呂氏墓志銘
傳
周室徐安人傳
蔡外大母傳
錢封公柱峰李宜人合傳
序
賀何老師奏績序
賀袁太府攷績序
賀袁九際榮遷序
贈郡丞王葆眞致政序
壽邱龍翁年伯序
外舅斗垣錢翁暨楊孺人六十雙壽序

壽表姊朱室錢孺人五十序
重脩白鹿洞書院志序
涂大司馬集序
學政合編序
禮記集解後序
忠義經序
遜社高賢傳小引
郭學博孝友賢聲序
甘棠集小引
顧文叔詠物詩序
爾承兄落花詩引
家譜跋
恭跋先大母行略
寶持閣問業序
程墨觀序
知爾篇序
白鹿校藝序
白鹿文芽序
廣東禮記房同門墨卷序
余未之稿序
瞿元亮稿序
梁兆瑚稿序
靜遠山房稿序
萬貯山房近藝序
金任夫飛草序
伯兄近稿序
竹居記言自序
雜文

記夢
奏考辭賀文
護生園疏
楊舍東城茶亭後開記
乞言小引
天啟四年水災請改折揭
又代在籍鄉紳公揭
白鹿書院會規

光緒丙申武進盛氏思惠齋刊臨桂況周儀陽湖吳文郁丹徒陳慶年仝校

奏疏上

中外之憂未釋上下之志宜通敬矢微忱仰贊聖明勵精之治疏臣聞蘇軾有言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夫果其無事也厝火未然處堂自快識者猶緦緦憂之況乎以養安無事之習居禍亂方興之會上淵默而聞聲下拱手以觀望巧者取富貴以去黠者微閃爍其間上下之交既睽則憂患之來未可一二數也人君之尊豈高拱無言神明獨斷之謂哉如太陽之方升晶光注射則陰翳消如重門之洞開內外昭徹則邪曲屏既使上下之交坦然可以相信而中外百執事竦然不敢自安清明之象固已在天下矣我皇上沖年踐祚恭儉性成垂裳覩基己之容講幄仰遜志之益明廷矢音于梧鳳干旄賁望于邱園鱗批拂志者數見賜環狐假弄兵者一斥既距我皇考凭几遺言望我皇上為堯舜之主者眞堯舜之主矣而中外何以脊脊多故也口

酋鷙伏方養其全力以叩關水藺鴟張方合為犄角以內訌紅夷之燄未撲東南可虞西虜之賞日增濫觴安極挑兵肆劫于畿輔而內地蠭起妖胡窮民待盡于催敲而缺餉茫無實算逗遛習慣大將避難而不前法紀陵夷驕兵鼓譟而不問人人知其可憂而姑付之為後憂皇上燕閒之際平旦之時試瞿然興念可憂乎不可憂乎黃所濟濟卿寺攘攘督撫如傳舍之不停守令若飛鳥之偶集皇上以為分憂之有人乎無人乎處處添官日日會議覆疏衍成故套嚴旨等為空言皇上不先振竦其精神發皇其志氣羣臣孰肯執法任怨以破情面之世界者且朝講之際盡有常儀諸大臣即有懷欲吐亦不敢逆探所疑嘗試瀆聽惟皇上霽顏怡神虛懷訪問安攘何為長策兵食何為實著或聖意之所偶經或時事之所偶觸或商前代之興亡或攷本朝之家法令其從容措思反覆開陳不以天縱神明輕加辯詰儻倉卒不盡所懷退而補牘入告如此則諸大臣將日夜焦思以備顧問中外諸臣不敢不竭力從事以副任使精神一振紀綱自飭皇上宵旰之憂庶可釋乎皇上勿謂天子以淵默為神明不可以輕有言而徒託之傳宣也祖宗時有早午晚三朝猶時御便殿諮訪時政英宗日召大學士李賢面決政務孝宗日召尚書劉大夏諮詢密謀但使可否相濟何妨用舍之易人若止高下在心未免羣疑之滿腹今皇上清明在躬太阿在握正治象方新之際然一日二日萬幾寧無有聖志先定而大臣不敢執爭成命一頒而諍臣莫能回聽者書曰稽于眾舍己從人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皇上以天下為心見其艱難而不見其易見其憂患而不見其安兢兢業業轉圜止輦則天地祖宗實式凭之而何患乎中外之多故哉愚臣入告之初不敢摭拾瑣事敬以憂危之言進唯聖明俯賜采擇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天啟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十月　二日奉聖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治法治人交敝亟議清釐以祈聖斷疏

臣惟天下之治人與法二者而已任法在于信法而任人在于擇人人愈多則法愈玩法愈煩則人愈竊故眾人紛之不如一人執之借口破格以廣開冒倖之門不如恪守舊章而精求核實之用也往者神祖之季閥閱聲霆凋枯物象黯然如冬迫我皇考新政陽春乍回皇上解澤旁流太和布濩其在今日亟需烈日秋霜乃濫觴之流迄無底止即起廢一端薰蕕並進兩寺臣恥討保之名至發憤以去亦足歎也夫祖宗治法犁然備具豈患官少哉皇上振紀綱則片紙如遲大臣破情面則千里運掌豪諫任糾彈則百司飲冰今動議添官為人營窟紛紜遷調名實乖張自登萊添巡撫而盜餉費餉百餘萬添招練監軍而冒費又十餘萬他若淮海之招買兩淮之疏理遼蜀之贊畫前後侵糜亦各數十萬總城將領如蟻腹裏欽依徧地而剝軍費糧又不知幾十萬添置總督祇增議論之紛紛添註京堂日見讒慝之擾擾樞貳添設矣幾會恍

慨以行邊司空添設矣幾曾節省以儲器總兵添設數人矣祇見工媒孽而縱逮逃禮兵司屬添註二三十員矣誰是儲邊材而精典禮甚者濫開邊俸摸任然灰則吏治日壞矣白衣攘臂邪人入幕則奸弁充斥矣使新設者而盡如畢自嚴之轉餉李邦華之飭兵董應舉之屯田毛文龍之牽制亦何不可而無如空耗民脂大壞名器至問當關之虎豹又久勞席上之夔龍嗟嗟何殫地偏多才夾袋遂成市也臣愚以爲可斷自聖心一切報罷儻謂時勢稍難革弊有漸則卿寺添註之缺先裁三之一以爲明年盡停之地可乎改設守備盡革新銜而從前濫給夸札悉行撫按追而焚之可乎寧下部曹十九寢閣則該科註銷每月奏繳以嚴糾核可乎驕兵倡亂必有發縱則懲示定典明正領兵將官之誅可乎錦衣旗尉半歸權要虛名冒糧則差官巡視如京營之例可乎衛官襲替比試不嚴襲濫已極則姑停借職省處糜之餉可乎將領蠹食逃兵不報私募乞兒半分其餉則力汰千總百把而歸併園操可

乎窮民敲比號哭滿庭奸胥侵欺禍堂安坐則侵盜邊腹四百兩以上眞犯死罪之例照舊申明可乎对力不及無妨改調若貪殘幾至貫盈糾參特議降處墨吏破甑如鷹思攫則著爲定例勿升京外尉推官及知州知縣以防其肆虐可乎凡今積弊固不止此然使外庭無倖竇則何人敢覬私恩諸臣敢執法則何地不可破枉伏乞敕下該部立限覆奏可行者明白施行宜止者斬絕停止毋悠悠汎汎以塞責毋混混蒙蒙以消沈共滌肺腸各破情面爲皇上惜名器爲皇上守紀綱則俘逆□而擒水藺可計日俟也統惟聖明垂察焉

天啟三年十月十九日二十二日奉聖旨該部知道

公論久已誅心大臣不宜掩耳謹指實直糾伏乞乾斷以折邪萌

疏

臣惟治亂之關先辨邪正而消長之數係于大臣大臣之道不同要以是非明白進退有禮重廉恥而輕爵祿畏清議而惜紀綱則庶幾問心無愧焉若患得患失反覆播弄始欲巧發其辣手繼乃妙隱其深機小人引爲奧主而無言君子刺其肺肝而不應厭然之態臣實恥之而況此方晝伏彼復夜行且交出以亂清明之治詎可不早折之乎方今眾正彈冠名賢布列而范得志突犯公惡南北交參夫得志走狗耳即何能祥與有發蹤之功不免猖狂去後然其明明直認猶是顯惡可寬獨有不畏人言陰窺密伺如得志原疏所云新憲臣欲問豺狼而掣其肘者新憲臣何人固王永光是也永光生平不必具論就其兩三年來以指摘之身混登庸之列方借徑而南巧占風于廷尉俄營遷以北躐賞功之尚書既心雄于主察則自北改南復智短于熱中又借差營北乍去乍來若梁上之燕望左望右如登壟之商此種行藏宜爲得志臭味且堂堂憲長澄汰百寮使臺中果有豺狼而掣肘不問是庸輭也使謬以鳴鳳爲豺狼而挾私顛倒是邪誣也使原無豺狼本無掣肘而坐受惡聲曹郎之餘唾至今默默無言是聾瞶也三者永光何

居焉識者謂其援北道諮訪之例實爲下石之謀又欲開內轉管計之端將爲年例之地伎倆雖巧明旨不行嚕亦可謂心勞日拙矣半年以來譏刺紛紛佯若不知任人笑罵試問臺省諸疏或云挑激或云逢迎或云有凭而闕者指歸在何人也又試問南壓諸疏或云有小人爲誘之使言主持之使言恐之使不得不言或云始而旁觀指點繼之當局提呼其害鉅于得志罪浮于得志者指歸又在何人也然猶可借熊祥以自解也而近有爲之點穴者云熊祥土木形骸其中有絡口穿鼻之人借之爲用而又有爲之寫照者云快志于發蹤鷹犬之得計而與論共非潛消暗裏之機關永光試思諸臣之不直糾其名者畏之耶愧之耶誅心之法耶隱惡之意耶既不敢張膽而自明又不知息機以引避邪謀已破猶巧閃于半陰半陽之間眾矢共攢尚匿影于若遠若近之地此眞好官之利根而掩耳之妙策也其何以伸眉昂首居風紀之任爲南臺諸御史之表率乎乃若刑部右侍郎牛應元者撫贛饒有穢

聲廷尉無一善狀借南蹠北同此法門老病龍鍾支離顛倒既已
貽羞月旦詎可再入爽鳩此又當早自引決以全晚節者也臣職
在觸邪罔知顧忌統祈斷自宸衷明白處分毋使其依回蒙面則
國是明而邪慝息矣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天啟三年閏十月十三日奉聖旨范得志事跡已明何
又牽引深求王永光并牛應元各有才品且卿貳大臣不得輕
行指摘有傷大體該部知道

巡視北城題

強賊慘殺六命緝獲鞫審已眞乞敕下法司正法并查參失事官
員以懲疏玩以雪冤憤疏

十一月二十六日據管理靖恭坊副指揮武紹文呈據一鋪總甲
曹奎報稱于本月二十五日酉時分有地方住人許國熙叫知說
稱于二十二日往安定門蕭家看書二十五日未時回家見大門
半開進內叫人不應止見妻李氏二歲男八哥三歲女大姐奶子
馮氏使女會玉梅花男婦六口不知時候被人殺打身死理合報

知等情到臣臣一見之不勝驚駭隨批男婦六口一時被殺非仇
卽盜眞地方一大變也但事經三日大門半開地方鄰佑何以全
不覺察死者見殺之時寧無呼號之慘安得盡云充耳不聞耶仰
司立刻詳審根因相驗屍傷并行該坊速緝兇犯以憑題參去後
二十七日據該司呈報相驗得李氏刀傷三處食氣顏俱斷兩手
腕有藍絹絞帶拴緊兩腳腕有黑絨繩拴緊二歲子八哥三歲女
大姐俱鐵錘傷奶子馮氏刀傷二處使女梅花刀傷四處使婦會
玉刀傷二處兇器刀一把鐵錘一箇鐵通條一根俱有血痕細縛
李氏手足繩二條帶一條又據許國熙開具失單首告該臣先將
鄰佑總甲人等究治外隨據該坊官武紹文呈報捉獲張二張
七徐九張鬍子四名押解到臣當卽審據張二供稱原在許國熙
家服役改名許某本年十月十三日事犯責逐卽投兄張七家同
徐九商議行劫張七說人只有一死不要怕遂聚集徐九張鬍子
各穿乞匄破衣于二十二日起更時分張二先到門首見會玉在
門前潑水就問家主可在會玉回稱不在張二隨暗跟會玉先進
各犯一齊跟入徐九先將會玉用鐵錘打死張鬍子用黑繩細縛
李氏手足將刀殺死又進奶子房內張七將鐵通條刺眼砍死徐
九張鬍子張七將八哥大姐鐵錘打死張鬍子張七將梅花殺死
進庫房劫了衣服首飾分散跑走張七供稱進去報仇徐九供稱
張二素與李麻子相厚偏不報出張二方供李麻子同殺李氏口
詞在卷隨卽批發兵馬司再行詳鞫追贓并拿李麻子速解屢次
嚴催于十二月初三日拿獲李麻子招有先穿破衣在家差人起
取于本月初四日連人呈解到臣該臣覆驗李麻子破衣血點淋
漓數處張七身穿青綿衣前幅裏面亦有血跡李麻子已俛首甘
誅各犯口詞與前無異獨原得贓物支吾變換復行設法訊鞫供
報贓案明白除卽行司起取外該臣看得近來盜賊之多極矣小
者鼠竊大者雄行然未有戕殺一家多命如此之慘者也劫殺在
黑夜責在捕營而該營把總謬云不知時分既已遁矣殺人三日

大門半開寂無一人覺察則該坊官所司何事而六命被殺號呼
不應鄰佑豈盡充耳不聞互相掩匿成何法紀及獲張二口供殺
人光景與臥屍之地一一如覩及再獲李麻子而血衣出矣血衣
破衲正與張二所供穿花子衣之言合且血跡淋漓腥穢猶在而
張七之衣謬云拶指所滴則何以不在胸袖而在夾裏且凝積之
痕寧兩三日間所染哉本犯一到卽供了無隱匿徐九初詞惟以
張二不報李麻子爲恨此皆鐵案也兇犯就擒冤魂少慰所應敕
下法司速審正法其把總張國勳賣放番役一任大盜之縱橫支
吾隱匿不顧怨鬼之夜哭該坊副指揮武紹文中夜卽可卸罪三
日云何罔聞明明巡緝之疏安免曠職之罰但捉獲各犯皆由本
官功過相準視張國勳有間伏乞明旨分別罰治以爲地方疏玩
之戒抑臣猶有說焉夜巡番役額設不少無奈捕官知索常例不
復稽查雇覓乞兒在官員往來之所聊應故事未入二更俄已散
去三月以來失事者屢屢見告矣十月十三夜則有田雲崗被賊

截劫傷重以死十一月初四日夜則有劉應元之被劫十八夜則有王如玉之被劫屢行把總婁尚武比緝杳無一獲都城之內劫盜縱橫亦何用巡捕爲哉并祈敕下該部大加懲創則人心知警而地方少安矣

天啟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初八日奉聖旨張國勳已有旨參處武紹文著罰俸三箇月其屢次失事捕官都著參來懲治該部知道

敬循職掌廣察吏恤民之議以裨萬一疏　巡視北城題

臣巡視以來兢兢自矢三月于茲竊自思念爲國家惜財則內之一當外之三爲國家清弊惠民則內之毫髮當外之尋丈何者轉漕之粟率三石致一首善之地四方觀化焉不可以微忽也臣差所兼攝者有存恤有鹽法其順天府與大興縣衙門設在地方事多關切故臣同官先後巡視者各有條議允行或端有未竟可以觸類引伸或局有遞更不妨審時通變姑舉一三見之所及者申

而廣之如七十七衛所吏役閒曹冷署替身冒糧臣同官張應辰議欲盡裁其缺臣同官吳之仁科臣賴良佐有酌裁令史鎖撫司工房吏之議歲省太倉粟三千六百餘石豈謂餘缺必不可裁哉去之以漸則人不驚守之以經則事不廢今職辦事公署吏役呈參大半包雇該衛闕寂絕少文移且參票十九改撥眞僞茫無可據如謂舊例宜仍則吏部不新裁各衙門歷事監生乎權事理之中爲併省之法竊謂衛所六房吏役可以吏兼禮以戶兼工以兵兼刑則并裁禮刑二缺總計一百五十餘人歲可省月糧一千八百四十餘石當國家匱乏之時儻亦涓滴之助其收參在裁缺之前者仍照前議聽其告假回籍滿日赴銷准作實歷起送至各吏告改衛缺封司必按月移文知會然後收參不得僅以硃筆批改致滋弊竇此一議也兩縣改選甲科店禁嚴行禁治臣同官吳甡條議業奉明旨今改選未見覆行且宛平久以衙官署印與店禁私繫者紛紛見告幺麽小吏爭訟微情不足以辱白簡但經告發盡法枷究而向因大京兆久缺督率無人遂有如簡較何孔修之誆騙多金硃票取貨者除臣徑行追斷外總以府縣領佐不屬五城故敢冒禁受詞恣睢無忌竊謂宛平縣設在中兵馬司當兼屬該城御史順天府首領及大興縣當兼屬臣差照依兵馬例考察開註賢否違者徑行提參則受詞店禁之弊自懾息不敢犯至兩縣正官速議改選甲科如正官偶缺必委府佐署掌勿委衙官此一議也硝必盆淨入京不許影射夾帶以壞鹽禁先經臣同官畢佐周條議奉旨部覆允行而近日工部司官又因盆硝之費欲將十萬三千餘鹽給票發賣臣恪奉明旨不敢徇情已行兵馬司盤驗官賣除將價銀給鋪戶十分之二以酬其守候之勞外尚可得價五百餘兩又先經臣同官吳之仁批賣過銀一百三十餘兩貯存司庫臣仰體皇上憫念貧民之心已經行司將前銀另項收貯置備棺木每具議價三錢五分仍用火烙印記以防侵換之弊凡貧民死而無告者官給一具并擡埋之費五分責令總甲及看守

義冢僧人編號插記以備稽查夫掩骼埋胔王政所先澤及枯骨皇仁斯大乞敕各城設處依例施行至貧民入冬設廠煮粥分給衲衣儘可免于嗷號惟煖坊甲頭多勒宿錢所以哀呼滿路臣已令司坊備行查勘籍名在官似應量給薪資禁其勒索使貧民夜有所歸似亦可以弭盜臣同官宋師襄近議周恤貧民者此又一議也臣愚無他謬巧不過前人已行之言立法亦非新奇不過職掌可行之事但爲國家省得一粒亦屬民脂清得一弊亦屬民困其瑣屑無奇未暇計也雖然糧則省矣戶部管倉主事固多賢者如曹履吉田時春之節省清釐恐不多見若以苦心節省之餘而供胥輩碩鼠之腹盤驗不明收支不實則不如眾分之爲愈也合無倣工部節慎庫之意凡舊額應支新經裁節者各倉別立一廠月項收貯以備不虞之需新陳通融別無缺額歲終具冊奏繳庶幾實得節省之用敢因裁月糧之議而并及之伏惟聖明采擇敕下部院覆議施行

天啟三年十二月初六日初九日奉聖旨該部酌議具覆

邪臣供吐己明公論是非難掩謹再疏糾駁以聽聖裁疏

臣前見范得志以應察之人仇主察之官南北交章參劾而主謀之何熊祥至一疏自供彈文乃及其閃爍藏頭之王永光但見微刺不開顯糾遂借差營北熱中播鼙鼓如照案已懸猶敢揚揚都市故具疏糾之并爲刑部侍郎牛應元效在得之戒奉聖旨范得志事跡已明何又牽引深求王永光并牛應元各有才品且卿貳大臣不得輕行指摘有傷大體該部知道欽此夫明旨謂指摘有傷大體非欲臣緘默以存大體也二臣如有心腸便當愧死況應元哆口名節爲重臣亦可付不言至永光一疏稱病計其時口應已見臣之疏而佯爲不知徐圖布算昨始再疏申辯俛首自供不知其兩月間幾許商量纔敢出疏而臣固逆知其不能諱也此亦可以見臣之非牽引深求矣獨是認聾瞶而不及邪誣且卻巧營而謬附公論既已躲身無路遂爾張牙噬人如云御史王允成南

中饒有物議先欲察處則議論不一繼開年例則北部不行若得志之所謂擧肘者眞擧肘也此種密謀惟永光與何熊祥知之得志不過冷局曹郎不關黜陟大柄假非中宵入幕何以能窺其肺肝而代之發憤哉查永光揭中之事卽係得志疏中之詞此外不聞一語異同何以合若符節應若影響且使其事眞也正宜明參不宜暗揭其事非也處既不可例轉何名且永光之所執而是也泰山撼之而不動豈可聽行止于人其所執而非也己方有囁嚅不欲上聞之心何以欲人慷慨代行殺人之事臣前疏所云欲援北道考察事例蓋其殺機久動幸銓憲二臣之不從其言耳永光不感其相成而又嗛嗛乎臣豈不知御史不肖應聽臺長處分但必御史眞不肖而後可處亦必臺長賢而後可處御史之不肖若允成與李希孔建白錚錚南北號稱賢者得志疏出一時公論爲不平此豈可以聲音笑貌得之豈永光之所謂不肖者正以其建白之錚錚也即今允成去矣希孔鬱鬱死矣允光之恨尚未快于心歟且允光自視何如人哉朱敬循以閣臣朱賡之子從禮部郎中而調吏部是何等蕭灼永光以敬循之同門乞憐依附鑽入吏曹竟謀撫越與之首尾者數年是何等巧營長垣令孔榮宗關說不行扼之使去士民攀轅臥轍者兩月舊按臣以大力不容姑謝士民之口是何等居鄉威力而猶揚揚然曰參處御史是其職掌也是當年都御史陳炌參御史趙應元以媚江陵之故智也嗟乎狼當道而蘭是鋤鬼張弧而鳳已冥小人之禍烈于猛火況以南臺清議之地而邪臣明踞其上何怪考選南臺者厭薄而反脣也哉臣忝列言路大體當存大奸亦當去故再爲皇上別白一言凡大臣之品必如臣前疏所云是非明白進退有禮者乃可無愧否則謂之位高勢重則可若品之一字臣亦未敢輕以許人也臣草疏已畢見永光之疏已奉明旨仰見聖明之勇于去奸而邪正是非之辨有不可因其一去而遂默默者統惟聖明裁察臣曷勝惶悚待命之至

天啟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奉聖旨王永光已准告病不必深求該部知道

撫時直發狂愚觸事略商補救以備聖明采擇疏

臣惟治天下者必有精華果銳之氣以呼吸而通天下則權立而勢尊夫是氣者何也賞罰之用是也天下何嘗一日無賞罰而狐鼠有據衮鉞不靈蹶盭之極乃遂至于痿痹而不可救今天下之勢何以異此蓋天下有三患一曰夷狄吭背之患二曰盜賊肘腋之患三曰小人腹心之患三患不已乃有三病邪氣壬而元氣削則病內元氣削而神氣盡則病外庸醫四出參黃之劑亂投補其邪則伐其元則病醫是三病者與三患相終始何以明其然也夫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今倩面重者封疆輕私人重者君父輕官爵重者倫義輕行如鬼蜮言作風波四維不張形存心死故曰病在內人士財用立國之本今妖孽一呼響動王孫妄作狐鳴將軍夢斷于三韓太倉倒囊而一洗思亂有心恢復無計本末俱喪手足

不仁故曰病在外治病之方審其標本劑其緩急今急黔即捐楚以予黔急□即澈天下以備□加派慘于剜肉徵調極于沸鼎睥睨草澤輒借鷙鶻以代驅剽掠都門轉聚虎狼以自衛乃至金紬媚虜任其殺將以吞聲甚而竊國者王竟借保結以賞亂臣如一局而弈者數人一室而鬬者數樞醫不以除病而反以病試醫幾何不喪于庸醫之手故曰病在醫嗟嗟天下原非疣痤之疾也而庸醫為之岌岌乎有不可為之勢者何也治天下之有賞罰猶醫之有鍼砭賞罰不明則小人日肆鍼砭不施則二豎不去數年以來二豎之患不可謂不深矣皇上試問罪璫遣而嫚書入者何人馬上催而三路敗者何人中樞執拗而經撫受敗者何人貪殘激變而貽患黔蜀者何人賄脫盜庫裘裏為奸而一網善類者何人此不知斷送幾許封疆盜騙幾許官餉殘殺幾許無辜赤子從未一申常憲傷彼毫毛所幸天牖聖心劉朝斥死然天下之為劉朝者方眾而賞罰之倒置者尚多逆黨漏網不問毋乃以護紅丸之故護風癲罪樞濫賞無章毋乃以輕封疆之故輕爵賞續奏金城之趙率教幾蒙捕虜之誅而萬有爭何以賣款議敘力爭國本之何士晉且吝援黔之賞而袁可立何以安生加銜內臣之厥戮溺志矣而輒移愈難坐歎直臣之錮老成之拂衣屢見矣而慰留非據養成頑鈍之風尤可異者高啟愚穢骨久沈突為昭雪試思沖主在上垂簾尚不忍言況權臣在朝禪受是何題目執紼之巡撫方恨玷我名山媚寇之考官安得并翻公案狂瀾一倒誰不波靡于是新妖四出伏莽漸興或勢若負嵎巧提脈絡或謀成卷土密布機關誰謂死灰不然正恐百足未已而又有安身無計入室挑戈暮景方濃望門搖尾何怪乎譚謙益之欺罔朝廷楊紹震之混淆蘭艾趙會禎劉繼禮之積穢見糾公然反乞升差也哉長安道上半視彈墨為飄風小人聚族不免鼓掌而竊笑豈非止輦之風遠故避驄之氣衰耶皇上志氣清明聽覽周徹即言官或有稱忤聖德每見優容獨是齒及路馬每承詰責而邪臣引去批答數行

風采不揚至甘立仗不鳴之誚喑啞日甚誰無轉喉觸諱之憂徒瑣事之條陳亦補苴之何益循此以往容容多福安得淮南寢謀如汲黯豺狼斂跡如張綱者乎蘇軾有言奸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養貓捕鼠畜犬防奸皆善喻也故臣愚以為夷狄盜賊之患實胚胎于小人而言路之設所以決賞罰之壅而疏其滯彼皇皇乎夷狄盜賊而用小人以求濟是飲鴆以卻病也且是二者原未至于不可為我操其重則其勢自輕操縱得宜則勢常在我口之不趨虜穴也彼亦慮為宰賽也畏口之虛聲受虜之實禍款敗增賞曲意彌縫虜飽而驕後憂方大矧李倧身負篡逆之罪虛託效順之名萬一倚信保結明受其欺輕遣卑官貪鄙辱國彼坐邀其封爵我難責以勤王聲實無憑義利交喪不能自立何以平□今關門之事恃有樞輔用奇用正獸壯我社稷之靈因地因人固結以忠義之膽儻謂珠桂可念風鶴易驚則分一二萬兵駐永平為後勁省運餉款虜之費以廣投醪挾纊之恩撫道察務粟之勉侵大將同士卒之甘苦軍心一固關門自安何至一聞警輒發家眷去關以為民望哉盜之肆行也兵為盜藪也況政以賄成官實誨盜緝獲元寶之贓竟出賣郎之署而縱兵肆掠萬邦乎嗔有煩言謂宜責令移營城外戮力自明務擒渤縣盜魁以見練兵實用更巡行通州高密店及涿州良鄉一帶近畿地方專務逐捕流賊招撫逃兵大開自首之門重懸捕盜之賞倣虞詡三科募士之意收其豪以為用至三空四盡民心已離獨有節省一法可以搜抵加派乃十庫織造監局倉場一切付之不可問即會議頒畫如臣堂官鄭三俊科臣解學龍二疏亦復久束高閣新舊交徵挺而走險吳楚之交漸聞呼嘯計惟專督新欠而秦晉以前舊逋盡行停免貪官猾吏巧蹴無名民心猶可收拾何至掉臂而去弄兵潢池哉若夫小人者其勢既根株不斷其遂又錯出多門即如事例之設本為言利今枉尋直尺兩部爭言減價名器愈賤墨吏愈多狡偽者空手鑽入效勞儒士躐取兩

殿之銜日廉大官之俸而甚者升麾濫觴任子如織先臣李尹陽所謂黜其父而陟其子黜其祖而陟其孫薰蕕不分顛倒莫甚謂宜通查四年來得罪封疆公論共棄如張鶴鳴黃克纘之類停其恩廕以示勸懲而未也明王賞諫諤諤乃昌補闕拾遺宮府一體人止問其賢不肖何問大臣小臣事止問其是非何問眼前過去白簡原非虛設皁囊豈屬空懸若一言遂錮終身言路寧不卷舌今抗疏綱常者路阻黃扉教人忠孝者身歸綠野執法擊邪者白衣高臥瀝丹冏寺者青史空香劉朝謹死而鈔參者削籍不返張鶴鳴罷斥而糾彈者環召無期忠臣之藁葬幸已推恩而特表孤忠者奚獨遐棄詹事之協理幾于充棟而並推鳴鳳者反謂不祥鬱極而通實在元輔試觀添注之得請可知誠足動天且觀留意之轉圜益見聖人無我儻賜環之典一行正人之氣日旺將頁隅者斂爪而卷土者灰心是則防小人之要而方今對證之藥乎抑臣猶有說焉君心者治亂之源源之既清流于何有聖德沖年正

精華果銳之氣充周有餘之日不思睿斷之不日開第患神明之不日濯願于深宮燕閒之暇澄心靜慮以思維四方之艱難左圖右史以鑒觀前代之善敗批覽章奏必辨其邪正之歸出入起居必謹于逸遊之戒獨出于羣陰之上常立于無過之地志氣如神賞罰不亂則大臣效引燭焚詔之誼羣臣矢靖共爾位之心小人之患見晛自消夷狄盜賊之憂于羽可格所謂堯舜逼天下為一身何盧扁之足喻哉狂瞽之愚儻有可采伏惟聖明寬其斧鉞之誅幸甚

天啟四年正月十四日十七日奉聖旨這所奏詞多汎漫且朝鮮議封事出權宜成命已頒不得復出異議該衙門知道

驚聞黔事愈切近憂乞聖明惕然深思早求長策疏

前者黔師告捷中外動色相慶謂坐可飲至獻俘再標銅柱而臣愚私竊過計夷性易動難安可以計破難以力爭也大軍弔伐罪止渠魁當以招納為先不在廣行殺戮今級以萬計玉石俱焚冤死狐悲自然之理近答按臣侯恂有云善後之宜人心為本必使蠢蠢諸苗皆仰天朝威信而廓然無貪其土地之疑乃可以安反側而弭後患臣固慮有今日矣且孤軍貪利後勁無人賊方委其子女布其腹心誘我深入四面招援而我驕恢自愚津津于郡縣其地以生諸苗助逆之心安得而不敗嗟乎國家捐數十萬金錢殘數十萬生靈以博此虛聲之一捷而今已矣無將無兵無餉并無城守之民貴陽一塊土將復淪于腥羶為遼左之續矣賊既生獲三善納諸陷穽必且執以為質以肆其要挾之求三善若慷慨捐軀賊知勢不兩立必且句連諸部鼓行而入崇明之故穴為今之計速命郎撫蔡復一提兵直進以會督臣亟發帑金數萬付督餉臣邱兆麟往為接濟仍命粵滇兩撫各發兵為聲援而四川督臣朱燮元亟移駐重慶遵義之間以遏其封豕長蛇之勢臣同官傅宗龍志切請纓熟諳黔事亟宜就近議用以資其救焚拯溺之方若遷延格套議論不決待貴州陷而後圖之萬無及矣臣因是而思勝敗之數全在人心人心動搖則雖秦隋之富強祇供大澤之呼嘯今之內地在在寒心聞山東平妖之後搜妖民遺產變價入官流民歸來不免驅逐進有妖黨之誅退無衣食之計十百為羣大亂將作閭中紅夷忿我之誘其船而焚殺之也將搆倭夷與我為難且奸弁誅而遼民蠢動于登萊徵調急而彭酋伺釁于三楚長興賊殺長吏東南爨釁未消所在地方不思招撫流移安輯百姓而邀功啓事馳騖而起至東昌府擒一王好賢而葡撫掩襲以為功功賞滿天下而天下已亂矣望亟下手敕數行宣戒撫按速圖消弭之法毋貽內地之憂臣又見邇年以來議論日多實算則少殫懲日甚任事無人該部之題覆祇鋪張紙上之謨謀大家之營求盡講囊京華之卿貳事本見行計非奇出而滋蔓中飭以亂視聽而穴文移安則狂奔危則匿影而四顧躊躇輒歎才難而停啟事求一薊遼總督則難求一遼撫則又難今求一黔撫則又難之難乃至掩殺老稚黔人飲恨之張鶴鳴聲援廣布攘臂翻身

譬若舉殺人之庸醫使再試嘗育之痼疾勢必至陰毗陽鴆盡毒室人攫珍寶之藏而後已審如是則撫關門者亦可復用敗壞邊事之人而秉國柄者亦可復用誤國亂政之人即決桎梏破囹圄盡出大盜以忘民上復何不可嗟歎矣乞敕下該部發單九卿科道博訪堪任邊事之材各舉所知以備選擇但不許淆亂國是濫舉清議共棄流毒封疆之人該部必能虛公參酌不以舉者之力爲低昂但擇其舉主多者儲之夾袋或召而試之庶無臨事乏才之患蓋千慮之一如此伏惟聖明采擇施行

天啟四年二月十四日十七日奉聖旨這奏內山東流民復業當確查的給不得一概驅逐撫按各官戒諭有司安輯百姓毋得生事邊功著通行申飭餘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縷訴民隱仰動天心乞實行寬恤以固邦本疏

臣觀今之議者但知急財用而不暇急民生但知憂邊疆而不知憂內地方加派之始在在重額取盈即不毛之土求損絲毫司農

儆不肯應及斂急民貧賊乘其隙川黔滇齊相繼告變所在題留分給捐天下之半而又益以太倉之轉輸皇皇焉應之恐後然後知人心一去所得之不償所失也今四海之中稍稍蠹宇以供數百萬軍餉者九鼎一絲全在東南半壁向使東南有事即欲問轉漕之粟豈可得哉故今日安天下之大機括莫如恤內地之民生民生之憔悴極矣害興利而利未必可興不如且興之除害徭役繇重如有其隱一害也長吏貪殘酷罰重耗二害也通家窩訪株連誣陷三害也馬戶河夫破家蕩產四害也盜賊充斥邪教旬連五害也拋荒虛糧賠丁闕欠六害也里甲修理糧長鋪辦七害也俗吏妨農非時旬比八害也白役下鄉乘船騎馬九害也勢力投占私債侵奪十害也又有五反國家設預備倉以爲民今貧窮里買穀以厲民而該部至欲括取平糶之半則郡國何以備水旱乎一反也祖制立保甲以弭盜今立汛地捕役以誨盜而議者尚申鄉兵召募之說則未耗不盡化斬木乎二反也侵欺捱獄而扳指

平民以完贓預放工食而搜徵民欠以抵解三反也懲貪無法而轉以王官進其階察吏怙終而仍予州縣肆其毒四反也詔書停格而丞尉硃票如飛訟師橫行而南院十詞九准五反也臣聞之養馬者去其害馬此數者不去則民生之憔悴無有已時伏乞敕下該部通行撫按應禁革者禁革應清理者清理毋使貪墨長氣鬬宄捱時而貧民嗷嗷日在水火以傷皇上平明之治若夫加派之害勢未能去者臣不敢言而又有灼然宜去者莫如積欠併徵之害今夫人日有百斤之擔疾病不支委積數日一旦舉而并肩之則立見其仆民方剜肉醫瘡完天啟見徵之不暇而能完舊曆年間之舊欠乎該部明知無益姑免參罰然朝廷既未蠲除人戶日見追擾州縣猾吏喜于誅求營幹司府糧房一紙行催即紛紛出示僉差每牌賣錢數貫虎狼四出雞豚一空公家未獲絲毫而役之腹已飽故蘇軾謂積欠之民爲縣胥食邑戶哀怨之氣上通于天大江南北連省遍圻所在以地震告盜賊既作水旱隨之儲

復有徐鴻儒葉朗生史八舍陳鼎相之徒一呼而起實可寒心皇上試思前項舊欠與其空挂虛名民不見德年年搭帳終無完期何如下數行之詔明示蠲免以感格天意收拾人心有不鼓舞終事以輸見徵者臣不信也所謂捐虛名而收實利者無過于此又近見吏部申飭考察署官不許徵糧可謂曲體民瘼第計吏往還少亦四月察處留部銓補更遲且三冬收穫之際貧民亦可奉公轉盼春夏之交荒月詎能應手今四海多事誠可從權不如查州縣正官官評無玷俸未及期者悉酌免覲早與題明免其數月之前營營于行李餽遺之費既可資地方之撫循亦可省長安之苦帕豈非安民生之切務哉臣愚目擊民困憂心如焚輒敢摭拾以告惟聖明采擇實見施行不以猥瑣棄之民生幸甚

天啟四年三月十六日十九日奉聖旨恤民除害全在有司誠職著撫按官嚴行申飭仍不時糾察貪吏以示勸懲蠲免舊徵併留免朝覲正官該部即與議覆

敬陳保身之要以明修省之實疏

臣惟我皇上春秋鼎盛如日方升凡起居出入之際天地祖宗之靈實憑鑒之中外臣民方以多福多壽多男矢華封之祝乃昨者聖躬違和地一日三震臣竊惟爲臣聞古之聖王原不諱疾而日慎一日轉爲福基嘗攷周文王之八年癘疾五日而地動有司曰地之動爲人主也文王曰天之見妖以罰有罪我必有罪請改行其可免乎無幾疾止三代以來歷年享國之久未有如文王者也皇上風寒之感緣動而入則地亦以動應而留神靜攝元和保固恭覩宵衣臨御玉音清亮諸臣欣欣喜色相告豈非文王改行之效哉顧猶不忘前戒明詔修省夫修莫切于修身省莫先于省心此其大者非臣下所能代而其至者又非臣下所敢言臣愚竊伏而思之昔神祖沖年踐祚上有聖母孝定皇后維持調護迨萬曆七年患疹已愈猶躬親起居朝夕不離偶以夜飲失度譴責備至悔懼累日孔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蓋當時憂之如此其深而愛

而勞之者如此其至也皇上孔然深宮惟以天地爲父母維持譴告之事天地實代行父母之權地蓋有母道焉故數震以警悟皇上也人情富康强無恙未有不疏藥石之言者謂吾精盈氣壯壽命緜遠區區情欲飛揚不足深患及其風邪外侵藥石苦口然後憬然悔悟然戒知欲不可縱樂不可極故其人少而善病老必康寧何者衛生之經病中得力常情尚爾況天縱之聖明乎臣嘗伏讀祖訓有云凡吾平日持身之道無優伶近狎之失無酣歌夜飲之歡蓋我聖祖垂誡正心保身者親切如此伏願皇上思前日何以違豫則知後日所以凝和毋謂體已康而足恃毋謂災已過而可忘以臨朝御講之敬推之深宮燕閒之中以宣醫餌藥之心推之快意適觀之際屋漏儼日月之臨照出入凜冰淵之在前使志氣清明精神强固以基萬壽無疆之慶則祈天永命之第一義也抑臣聞之兵者陰氣譬如毒藥猛獸不可狎也皇上居安慮危留意武備意至深遠第宸居清嚴生氣所聚且宗廟社稷之靈在焉而鈇鉞喧雜震驚地脈艱險之象地實應之似非所以妥神靈而感和氣也攷之舊章既所不載即神祖故事會一舉行而當時未及兩年旋即傳自停罷且曰內外之分殆無常操之理皇上三復斯言可以油然悟矣彼養生家頤葆太和必返視卻聽凝神靜息今聖躬初豫神氣易驚奈何遽忘靜攝金鼓之聲如昨哉語曰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藥苦口利于病臣備員耳目忠愛微忱思之數日不能自已豈敢諛佞無罪亦庶幾乘勿藥之初未忘苦口之味不至以規爲瑱也

天啟四年三月十九日二十二日奉聖旨內操舊規多事戒備謹因熱審推廣至仁乞除法外之刑以明好生之德疏

前已屢有旨了不得又來瀆奏該部知道

頃見刑部都察院接出聖諭如今天氣暄熱兩法司并錦衣衛見監罪囚笞罪無干證的放了徒流以下便減等擬審發落重囚情可矜疑并枷號的都開寫來看欽此皇上仁心仁政率循舊章不

忘此誠死者肉白骨之時而生者起覆盆之日也臣見近日奉旨立枷罪犯纍纍皆爲僵鬼遺骸腐屍尚浮埋枷下方其悲呼沈痛慘于刀山熏灼支離毒于陷穽行道爲之陨涕異類爲之哀鳴天道好生鬼神降鑒皇上深居大內不見不聞儻車塵所經睿照所及臣知我皇上如天之仁必爲大禹下車之泣矣我國家仁厚開基律例損益一歸至當明罰敕法之內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伏讀祖訓首章垂誡聖子神孫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腓剕閹割之刑夫是五者蓋亦未至于死也尤不忍以肢體之傷殘致自新之無路況立枷之令本非死罪特用死法其禁楚慘礉又死罪之所未有乎謹按律枷有三等死罪重不過二十五斤徒流二十斤杖十五斤止以書罪名于上號令示眾而已故曰枷號至于一百二十斤大枷例雖有之亦不輕用解者猶謂日枷夜放以全其生今枷至三百斤甚之立于赤日之下霜露之中兼以箠楚鍛鍊之後魂驚肉潰之餘三日而骨戰五日而水腫下注十日

而血潰于肢節之間不半月而斃命矣昔齊宣不忍觳觫之牛孟軻以爲足王漢文感緹縈之意廢除肉刑唐太宗讀醫書言人之五臟繫于背遂除鞭背之刑二君者以寬仁好生幾致刑措享國久遠政化隆盛臣願皇上特發惻隱之心自今爲始永除立枷之例其罪不至死例應枷號者止照常枷示懲法司平衡而斷決之不然彼待決諸囚至大逆不道淩遲斬絞尚熱審以求其生五年欽恤以求其生每歲朝審臨刑三覆奏以求其生即生路既窮一刀落地尚未若立枷者之累若累日求死不得也名若生之而反甚于死又何如坐以大辟猶得奄息于囹圄哉天地至仁惻然動念當不待臣言之畢若左右之臣與執法之吏以盛德事導皇上者請自此始

天啟四年五月二十日二十三日奉聖旨立枷既係舊制且經科道條陳不得借熱審概請停止該部知道

奏疏下

羅璫巧于護身明主不宜分過謹直發其欺君之罪以仰新聖斷

疏

昨臣堂官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參東廠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此非漣一人之私言通國之公言也通國之人畏忠賢甚于畏皇上故切齒不平搖手相戒漣獨冒死危論感悟聖心謂宜大發乾剛立加斥逐以正其竊弄威福之辜忠賢亦應束身待罪以謝天下忠臣義士之口乃一疏乞憐溫旨先下羽翼四布謬曰孤臣忿睢無忌謬云忠赤不知誰爲代草以欺皇上者皇上因其不辯轉謂小心夫忠賢非不欲辯也千眞萬眞無可辯也千罪萬罪又不勝辯也忠賢不能自辯而皇上反代爲之辯則中旨眞可聽其僞傳乎關臣眞可聽其爰立乎外庭眞可聽其交通乎老臣眞可聽其驅逐乎直臣眞可聽其榮錮乎生殺眞可聽其自操乎倚祿眞可聽其掌握乎奸細眞可聽其深藏乎兵柄眞可聽其在手乎出入眞可聽其僭擬乘輿乎臣知我皇上英明天縱此必非皇上之意也皇上特念舊勞不欲遽加顯斥而忠賢但招謗議動觸談說親裁昨聞參疏到閣依然傳擬而明旨諄諄遂一一爲忠賢任過夫忠賢何敢欺皇上至此乎且既云任事過直矣事則忠賢任之而名則皇上受之忠赤者固如此乎臣嘗觀從來小人之禍其始莫不有小忠小信以固結其主之心機株既深辣手乃露故夫不遠爲王振劉瑾者乃其深于爲王振劉瑾者也今皇上曲賜包荒明示寬大姑念其犬馬而反以蓄財猥厚盜其醇醲而輕于疏藥石譬之士庶之家有紀綱之僕日竊其主之財力以恣睢斂怨而日事左右之彌縫一旦有人焉盡告其事于主人不免念其奔走姑與優容然主雖不言而僕固已疑矣疑則思自全之計急則作走險之謀蕭牆之間盧無深患故忠賢不去則皇上不安而今日被論之忠賢不去則皇上愈不安臣爲皇上計莫如聽忠賢之引退以全其命而解其爝影之疑即爲忠賢計亦莫如早自引決以釋中外之疑而乞帷蓋之賜不然皇上日爲忠賢作江海之流而忠賢日以其身供鳴鏑之射縱多方藉口百計防川鬼神忌盈物惡其上九廟之靈將必殛之況于忠臣義士請尚方之劍指說嗟乎君側不清焉用彼相一時之爵位有盡千秋之青史難欺不欲爲劉健謝遷者恐併不能爲李東陽儻畫策投歡不幾與傅耶臣忝列言官不敢作寒蟬仗馬恃有聖明之鑒觸犯兇鋒死無所恨

天啓四年六月初四日初七日奉聖旨已有屢旨如何又來瀆擾姑不究該部知道

懇乞聖明念死諫之臣作敢言之氣疏

臣聞唐魏徵對太宗有言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爲忠臣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稷契咎陶荷美名而君都顯號龍逢比干嬰殊禍而喪國夷家唐宗魏徵可謂君臣相遇千載一時矣三復其言猶有餘痛皇上御極四載寬仁恭惠覃被臣工人人仰聖明天子近者盈廷請劍憑社難熙孤憤銷沉三光黯慘原任工部郎中萬燿以陵工稱瀆遂觸震威然恭誦明旨一則曰從輕一則曰爲民仰見皇上聖明以爲燿之罪不至死杖亦不必至死意燿生出國門編伏原籍長爲皇上太平之民也而燿今死矣未報國恩先塡溝壑六尺之孤繞膝八旬之母倚閭族槪無歸遊魂戀闕臣僚飲泣道路咨嗟然無不共亮非出于皇上之心也伏時羣璫橫擊血亂神飛監杖張威傷痕甚重兼以倒拖逆拽蹴踢摧殘種種不支故至于此而令皇上損好生之德負殺諫臣之名臣故不暇爲萬燿冤而深爲皇上冤也且天下士大夫所以激昂奮發不能自已者獨念祖宗養士二百餘年禍在蕭牆且在旦夕故懷忠仗義感恩圖報耳而一言觸忤褫辱身死豈所以作忠而勸士哉夫緘口以待遷厚利也危言以招戮實禍也身死而天下悲其忠虛名也舍榮妻子肥身家之計而削影編戶取侮于鄉里小兒

區區博此虛名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將焉用之況乎傷殘父母之遺體備諸楚毒以從龍逢比干于九原此魏徵所以不願爲忠臣也懸之以必死之法而求批鱗折檻之風雖賢者猶或難之若曰吾不用直言而可以致治則是剖心不亡腹誹不滅而惟言莫違孔子不以爲一言喪邦矣臣切願我皇上惻然興思矍然動念也皇上元首也臣子其腹心手足也人非奴隸法非訊囚罪非死刑命非草莽廷杖重典殊失士心動杖一百尤不經見且以杖輕之故杖行刑之人是必欲衛士畏威立斃朝士于杖下而後快心也爲左右計則得矣聖心何以自白聖德寧不重傷耶直俟天心悔悟平旦興憐死者不可復生傷者不可復續而後問罪左右恤死錄孤嗟何及矣昨禁地失火天譴甚明心火蘊隆于下精祲感盪于上部郎之杖血方腥而祝融之烈燄旋作董仲舒曰罪在外者災外罪在內者災內可謂深切著明矣伏冀皇上因建言者之死覺借威者之非優容言官喜怒中節無致積威所劫人興遯思天

怒而莫之敢告人怨而莫之敢言而皇上眞孤立于上也

天啓四年七月十一日十四日奉聖旨已有旨了不必瀆擾該部知道

海內民窮已甚東省亂形可虞亟請乾斷處分以消彌大患疏

慨自三韓發難轉餉征兵騷動天下不俟□酉之來已岌岌乎有瓦解之勢蓋視夷狄爲動靜者亂民也其發也有待而視盜賊爲動靜者飢民也其發也無時從來內患非外患不作亂民非飢民不聚徐鴻儒幺麽左道乘兵潰民愁之日奮臂一呼從者數萬江南惡孽攘袂思起以覘徐死之變顧事未舉而先敗者何也無饑饉流離之可乘勢孤而黨散亦地方諸臣徙薪之效也天下之民豈誠好亂哉有加派矣又有額外之雜派急見征矣又急虛名之帶征千頭萬緒步步敲呼四盡三空人人離怨此方冒賞而希廕彼復頌德以稱功村墟塹哭孚令誰肯關心狐嘯猿號地方又思御擔告飢告旱所在騷然江南巨浸稻天更數十年所未有空煩鄭俠之圖猶責轉漕之粟洶洶者未知死所毋惑乎東省之再以亂告也臣嘗有驚聞黔事一疏謂該省流民遺產變價入官進有妖黨之誅退無衣食之計千百成羣大亂將作早已知有今日所望爲之撫臣者釋去邊幅相其緩會亂則勦之飢則撫之巡行鄰滕泗水之間急爲平定安集之計而奈何有泄泄從事一籌莫展如王惟儉者臣請就其言以折之據云兗郡草寇今已兩月則坐視不爲不久矣據云一劫卞橋集一劫界河驛且續有梁山頭之劫西望冢集之劫則殃民不爲不酷矣問其賊勢之强弱則云多者言萬餘少者言二百而浪猜曰言二千者近是偵探茫如捕風問其倡賊之機宜則云撫亦罪不撫亦罪勦亦罪不勦亦罪而設請曰乞明定一局調度迄無成算夫兵機變于呼吸賊勢急于燎原廟堂不能遙度方欲問之封疆之臣乃地方無計支吾反以責之廟堂之上越千里而請命捱三月以處堂巧彌養寇之辜預爲卸罪之地臣誠不知其何心至守備黑大方斬殺六十餘級人傳以爲平民撫臣獨信爲賊忽而具疏報捷忽而發書追回種種說夢猜謎一味手忙脚亂皇上謂如此伎倆足以辨賊否乎臣非苛求于惟儉也臣所憂者漕河之咽喉一斷則京師危中原之烽火一傳則人心動況徐淮豐碭處處有人三吳飢民洶洶思逞地當首尾之勢患切剝膚之形而惟儉方且以李在沐等將二岐山賊趕散只有瓦渠一處蕩平指日告人是欲送賊出境以鄰爲警也嗟乎貢賊姑趕之使去平民或殺以爲功所謂勦法如斯而已趕賊過河禍忍言哉伏乞聖明乾斷責問惟儉何以縱賊至此賊當何日得平如其能任毋他藉口如其不能請擇能者易之毋以一人誤東省并以東省誤天下

天啓四年八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奉聖旨這賊衆前後聚劫解散事情著撫按官據實奏報王惟儉著料理勦撫毋以牽制推諉界河驛路等處有無截阻并運河一帶嚴行道府各官加意防戢不得坐致疏虞該部知道

閣臣負罪愈驕謹平心參駁以折兇鋒疏

臣聞分莫嚴于君臣禮莫重于朝祭罪莫大于不敬此三者盡人而知之也大臣有罪席藁以待台諫執白簡隨其後其誅之則國之法也其赦之則君之仁也未有驕蹇不恭于前恣睢無忌于後如大學士魏廣微者方其偃仰高臥不拜正朔迨至日中祭畢然後闖入廟門科臣以無禮糾之所謂自作之孽于人何尤哉皇上至仁既已赦置不問而姑以敬慎二字示金錢愧心之義廣微杜門省愆亦應咋舌愧死而不意其因禮科諸臣之言悻悻託疾猖狂叫號若撫劍疾視以恐喝諸臣而闕其舌者臣不知廣微品足以服天下乎才足以匡社稷乎抑軍旅之勞足以勒鼎彝乎三者無一焉所翹然自負者不過曰罪止失儀云耳夫行禮差錯始謂失儀謹按大明律失誤朝賀者笞四十祭享失誤者杖一百廣微宜何居焉可靦然復入中書之堂乎而一則曰違時再則曰違時臣聞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雖違衆吾從下孔子之違時者如此豈廣微之慢上無禮者爲是而時之戴星鵠立奉璋駿奔者反爲非乎國家設言官稱耳目近臣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廣微之父嘗爲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閣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獨不念乎奈何比之路馬斥之此輩夫不與此輩爲伍者必另有一輩作緣方今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廣微有何疚心之事清夜抱慚微見指摘輒自張皇若十手十目之暴其隱也最可駭者身爲宰相固已位極人臣猶怏怏以不得好官爲恨奚忍更有他念而公然出此語以告之皇上是尚有人心尚有人臣禮乎伏乞皇上戒諭廣微繹敬慎之旨安臣子之分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爲難庶上可以對聖明下可以對士大夫而異日亦可以見乃父于地下也

天啓四年十月初七日初十日奉聖旨重大臣以尊朝廷關係國體這事屢旨已明何又借端輕侮且引用律條以後大小各官失誤朝參祭祀應否依此通行李應昇好生恣肆不諳大體本當重處念係言官姑從輕罰俸一年該部知道

遵旨再行申飭以一法守以肅臺綱疏 （本科代掌院孫老先生草）

臣惟御史臺彈壓百寮紀綱之所從出故曰肅曰貞言其嚴而不可犯一而不可紊也若游移錯亂本原之地先自蹈之何以澄清天下往臣瑋待罪憲府奉教于前臣孫丕揚備言數十年前臺綱之振飭爾時已大非其舊及臣家居數年蒙恩再入回視昔年又大非其舊矣累朝令甲炳如日星一番申飭又成故紙申飭之所偶及則奉以爲新模套數之所相沿遂頓忘其故典人各以意爲法而法不法即守不守臣實飲飲焉懼是以有時局日異一疏修舉舊章以嚴飭必行望皇上伏蒙皇上采納亦以嚴飭必行屬臣等若停格典制即在臣手是貪言也臣不敢自食其言況敢待皇上之明旨哉頃者差滿御史周邦基陳九疇各具疏告病奉有明旨都察院知道欽此隨發河南道查勘呈覆到院覆奉聖旨御史差滿考察回道原係舊例且新經申飭何得不遵周邦基等都不准告病該部知道欽此仰見皇上振紀綱警弛玩所以責成御史者甚至除御史周邦基陳九疇遵旨徇催到任外敢以臺綱所係者再一申明之先是巡按御史溫皋謨等各求寬限明旨概不准行今冢臣趙南星遵奉申飭謂寬限爲養俸之術急公乃抽宦之道至欲比于鷹鸇之擊乃趦趄不前賢者不免臣是以有限外停俸之議以折其遷延養俸之思若寬限不得變爲告病自甘停俸口缺則或有不得已者然近年以來考察先後事例不一有覆准告病未題回道者有既已告病仍題回道者其他諮訪稱職先題回道而後徇催到任者又不一人竊詳考察之法舊例重在報冊以考其職業之舉廢新例重在諮訪以稽其激揚之是非眾口僉同公論難掩即使告病歸休亦無所容規避惟是受命而往竣事而還祖制不由本院徑赴御前復命豈惟入告成事明臣子之恪恭亦將仰備諮詢達民間之疾苦今天顏咫尺非神宗穆清高拱覲揚無路之時而偃蹇方命分義謂何請自今考察回道俱定于

御前復命之後違限兩月以上者遵照會典參處其告病之禁向未申明然陰陽之患壯夫不免鞅掌馳驅昔人所歎請自今各差御史患病如在地方則遵照會典巡撫代題行本院勘實咨部題覆如已交代離任則遵照京官患病事例具呈本院勘實代題不得徑自具奏臣等察其病勢之深淺原其時地之遠近酌量可否不敢徇情有託疾避事者從重參處其有眞病經臣等查實覆奏者乞皇上即與允從以恤其私庶託疾者無所借口如此則法一而可守令出而必行臺綱無散亂之虞風紀有整肅之象所當申飭以信明旨者也抑臣猶有說焉夫不肖者何知法法爲賢者繩也臣等爲國家培元氣執法之念常不勝其愛才而爲國家振紀綱愛才之心終不敢于執法願終以必行二字仰告之皇上而下告之諸御史使咸恪遵成典共襄盛治以免于戾臣實大幸惟聖明裁察

天啓四年三月十九日二十二日奉聖旨卿振揚風紀修舉舊章前疏已悉道差滿復命考核及告病勘實代題等事俱依議行御史法官當爲朝廷守法何得先自違背還嚴行申飭務在必行有仍前不遵的即行參處

申明憲紀大破積習以安民生疏 本科代掌院孫老先生草

臣等竊惟堯舜之治不過安民今天下之民已有釜魚挺鹿之勢所冀蝗魁不作虎冠未滋稍稍假息遊魂耳乃紀法度之頹靡遂致荆棘之滿路官守言責人相委謝獨御史一官入則簪筆論議出則持斧激揚此官舉其職則天下不難治也古道不行時情日鉅身在局外每慷慨以除貪殘一入局中率因循而隨波蕩故巡方行事常不如其持議之初心及回道數時又漸忘其地方之所願恭有下不能廢于朋友而上不可告君父入不啟移于妻孥而出無以謝百姓者則交際是也濫交際括贓鍰臣瑋業一申戒而沈醉之後非冷水沃之不醒記曰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先輩交際止帕二方即萬曆中年俗猶近古沿至末年邪佞用事人寡而柄尊遂數十倍之今聖政已見清明奢儉尚猶不等每遇大計之年即申餽遺之禁幾見輦而入者復輦而出哉結納既廣眾力隨之貪者爲功名庇貪者亦爲功名貪者爲身家庇貪者亦爲身家長安之賄風不戢則外吏之盜行難除撫按之本源不澄則貪墨之恣睢愈甚按會典撫按公費出入一體互報存問私禮通行禁革薦舉行謝者與受俱坐贓論今後兩院新舊之交當力敦古道按絕折儀至于越境交餽驛騷自肥尤宜痛洗陋規拼爲纖者譏訕其餘內外通問薦主舉主共存廉節之風莫冒饕餮之誚庶往來有所畔岸而人情無交相責望之苦其留有餘以還民間者不既多乎其次則議訪察按御史出巡第一要擊問奸貪蠹政害民之官至訪緝土豪節經禁止先帝恩詔令撫按入境即刊布奉旨不行訪察一條偏諭所屬以杜指嚇今各差弁髦明詔喜事督察非不意在戢奸而有司不善奉行每至搏擊莫備羅織富室日輕日濫但取完贓衙虎欣然奸民竊笑今後著爲定例止許巡按入境開一訪單止用衙蠹豪奴不及鄉民止重罪過枷號不追入贓其南北刑差御史一概不許行訪若果有豪惡巨窩必府縣挾有實跡然後申報重創庶威行破柱而善良安枕乎其次則議巡歷按會典偏僻州縣俱要一體徧歷如果地方廣遠亦要嚴督守巡依期巡歷蓋下邑窮壤目不見上官之威儀耳不聞朝廷之法令止驚胥尉之大第謙縣官之尊劇肉亦且吞聲老死如在井底貪殘橫行何所顧忌合無申明舊例及近日御史魏光緒所奏出巡之日每府間至窮僻小邑一二處新舊更迭期于周徧仍減騶從躬節約守巡兩道不必並行陪巡其餘州縣責令兩道分道巡歷延見父老查驗倉庫毋拘時日至衛途有司結納過客曠廢民事朝夕送迎宜令豎一奉旨不許送迎木牌不問衝要衙門止許公署一見儀亦達民隱修職業之大端乎其次則議舉劾按會典御史出巡果係卑異官員方許舉薦方面多不過六七員有司多不過七八員其應劾官員須先大奸不許止以州縣府佐等

官充數今薦額若賦方面如山但慮百足之扶誰念一路之哭即濫借未登贖銀廣收合屬餽送殃民蠹政尚騰薦剡積俸挨資納汙蕭牧今後各省巡按復命必糾司道府正一二人不得長奸避怨有司故違明禁誘迫生員里老人等舉保賢能者即行參劾計令奸民鼓眾建祠者即行拆毀庶懲明而實政舉乎至地方人材雖多格例相拘實亦消長所係清議可畏賢者倍加慎可也其次則議免覲按國初監司守令皆得召對面陳民間利病克當述職今堂廉日峻殿最不親營結與援窺瞰門戶呈身而上不厭偷行而眾不疑兼之輿從諸費何止數百萬金吸此民膏脂越可念況撫按自有冊揭監司郡守見在質對州縣不至何礙勸懲前歲濟兗之變皆以縣令遠謁乘隙蠹動今白蓮聞香餘孽未殄紅苗澳夷到處生心楚蜀有剝膚之憂秦晉切揭竿之慮吳越多伏莽之奸豈正官得解綬赴闕之日乎科道諸臣屢以為言合無早為題明免其先事營營充入囊橐尤安民生清交際之第一義也

夫法簡則嚴明則行法行則吏清而民受其賜御史有澄清天下之責臣等實居提挈紀綱之地焦心蒿目思挽頹波不敢不盡其愚獨念市恩易任怨難臣瑋申飭濫舉曾幾何時而賢者好為細衣諄諄推廣其說然臺綱憲體正直在忠厚之先國是朝常糾繩為澄敘之本臣等竊願以身先之雖知罪不敢復計伏惟皇上俯賜采擇嚴旨丁寧敕下臣院并各衙門一體遵奉施行

天啟四年五月十九日二十二日奉聖旨御史巡方以察吏安民為職這禁止私交濫訪及巡方舉劾等事依議嚴行申飭有違玩不遵的以不職參論免覲各官著先期題明憲臺紀綱重地卿等雅著風裁端本率先盡滌夙弊臻吏稱民安之理大計在即還會同吏部一體遵行

朝廷紀綱不可不惜謹據法糾參以祈聖斷

本科代掌院孫老先生草

臣等竊惟天下之治亂係于紀綱紀綱之振弛關于風憲故漢唐名臣有破貂璫之柱而避驄馬之行者非尊法官也尊朝廷也唐徐有功為御史且曰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非死官也死朝廷之法也臣等叨居憲府申明舊章敢皇上采而行之明旨告戒謂御史法官當為朝廷守法臣等方凜凜紀綱之不立是懼而不意巡視北城御史林汝翥忽以擅責中使為該監所參上干聖怒也又不意汝翥之畏罪避匿下灰士氣上違明旨也豈非二百餘年紀綱之地一大異事哉臣瑋伏枕聞之不勝駭歎夫巡視之役臣等議改一年請旨差用以久其責任而重其事權將令之埋輪當道豈令其俛首中官第曹進等乘機生事罪應參送因其叩首乞哀薄責了事此何法也傳聞興事如汝翥言在曹進報名五人之內則參送之如國興言事止爭道則恕之乃一朝之忿漫然賣治此又何心也汝翥先自廢法于是堂堂翁史奉命肅清輦轂反為內臣所參既已辱西臺而負簡書矣御史有應得之罪則下臣衙門參看以彰皇上平明之治臣等敢不奉行今天威孔赫震霆立下在汝翥一身生死孰非聖恩乃未為強

項之董宣先學逋逃之張儉毋論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而使天下之人謂西臺有畏死之官玉階無碎首之節棄妻孥而弗顧委君命于草莽謂之何哉臣等先日聞之猶謂駕帖未下中使成羣長安街上蜂聚狼呼如捕反者二百餘年來不見此事故汝翥暫行引避徐束身以灑杖下之血不欲冒毒而死羣璫之手蓋引頸以望其出而今已兩日杳然如故其或自經溝瀆其或逃死關津皆不可知而總之非法也臣等方欲補牘而爭乞皇上開一面之網豈知裂維而去乃自于三尺之條今錦衣衛嚴行緝獲已奉明旨想旦夕之間必歸命于皇上臣等忝司法紀不敢不參伏乞皇上毋因此一事而遂廢巡城之法毋因此一人而遂侵風憲之權至廷杖九死一生毋遂視為輕典并敕諭內監鈐束駕帖金吾職掌毋聽內使縱橫則羣臣服皇上之大法而亦感皇上之至仁矣風紀幸甚臣等幸甚

天啟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二十六日奉聖旨林汝翥已有旨了

巡城御史戢奸安民堂上官當不時督察不得寬縱廣法亦不得苛擾地方這所奏知道了該衙門知道

臺臣就逮國法尚存特懇恢弘聖度以重風紀以平政體疏

本科代掌院孫老先生草

臣等竊惟政猶水也平故不溢古之聖王仁義兼行宮府一體不使法溢于情威溢于法何者懼其激而爭爭而潰非國家之福也昨御史林汝翥被逮不出臣等實深憾之謂君命重則軀命輕鼎鑊可甘刀鋸不避設自經溝瀆逃死關津法度紀綱所傷不小故據法糾參嚴行分紐不敢冒昧申救然亦意汝翥執法自命不應終惜一死旦夕歸命紀法猶存昨接撫臣鄧漢咨文反覆所述汝翥揭帖慷慨流涕不過欲得代控之門明其義不死于羣璫之手而非敢逃死于皇上之法也夫伏法之槩臣在□□卽朝廷之法度在紀綱在聖上治以不卽赴命之罪臣等亦復何言惟是汝翥以笞傅國與致觸聖怒杖御史一百以謝火者十五之笞法未稱

乎威亦少褻昨科臣公疏所引神廟故事成內使許議等于邊調御史李學道于外撤猷如鏡芳躅可尋誠今日法祖第一義也臣等非爲一汝翥也念御史皇上耳目侍從之臣奉肅清鞏轂之命而今以齒馬微嫌伏死杖下自後有憑陵氣燄魚肉官民者而無敢問也臣等亦非徒爲御史也從來南北司如水火漢唐之祚以此不振今十月之間廷杖者再皆命懸呼吸行道嗟傷屢遊杖下之魂時碧蒼弘之血書之史冊謂國家養士二百餘年一旦以中官之故受殺朝士之名如皇上聖德何內臣卽不自愛亦當愛皇上堯舜之令名矣君威咫尺臣等不敢不據法糾參聖度如天臣等不敢不引義論列伏乞皇上少霽嚴威無頻行廷杖以損聖德或將汝翥發臣衙門參看重治其不卽赴命之罪取自上裁臣等不敢曲庇

天啓四年七月初三日初六日奉聖旨朝廷法度憲臺首當遵守昨方糾參今又陳救且林汝翥不遵國法擅離職任弁髦王

命悖旨逋逃其原籍于南而潛逃東北定有別故本當遵會典從重勘問姑從輕還著遵前旨廷杖一百梗革職爲民永不敘用該衙門知道

劾崔呈秀疏

本科代掌院高老先生草

臣惟御史回道考察憲綱至嚴也列聖之明旨皇上之申飭不爲不諄復鄭重迴復節經前後諸臣申明憲紀振飭臺綱一時賢者頗稱濟濟乃不意有慢視憲規恣行無忌者如巡按淮揚等處御史崔呈秀可異焉皇上不以臣爲不肖使長西臺豈非欲其是則是非則非無所媕阿嘿默乎臣初入院適見兩御史回道一爲江西巡按謝文錦一爲崔呈秀臣心訝曰異哉兩御史一時回道一至清一至濁清濁較然臣不別白爲皇上明言之是不忠之大者也卽發河南道考核無何該御史袁化中以所考核謝文錦者至臣卽以稱職考察奉聖旨謝文錦著回道管事欽此越二旬而袁化中始以所考核崔呈秀者至化中蓋有難于言者矣臣于去年

奉差而出今年復命而入往來淮揚間所見淮揚士民無不謂自來巡方御史未嘗有如呈秀之貪汙者强盜地方大害也每名得賄三十金輒放訪犯地方大害也得賄千金輒放不肖有司應劾者多以賄無不薦應薦者多以賄薦各御史出巡每有節省公費助國用者呈秀到處透支至一萬四千兩各縣賠補不勝其苦彰彰于地方耳目不可得而掩也至于舉核失眞貪酷漏網則有兩淮運司同知譚天相在是呈秀所薦也呈秀甫離地方而按臣劉大受且臚列其贓私以入告矣則自霍邱知縣鄭延祚在是呈秀所薦也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且發其餽遺奉聖旨提問矣是賄而薦之實證也臣嘗竊歎人臣之負國實自負也受國家寵榮若何而所爲者不務于可榮皆流于至辱御史巡方寵榮極矣如呈秀者辱身辱國何如哉臣聞其知譚天相之貪欲論劾也天相稔知其易與奉之以千金求免劾而卒免天相益稔知其易與也又奉之以千金求薦而卒薦則是搖山撼岳之威祇供其禦貨攫金

之用而增開壟斷之賤且冒居觸奸指佞之官臣故謂其至辱所當重處以一洗巡方之辱也伏祈皇上速賜敕下吏部議覆施行

天啓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二十七日奉聖旨御史巡方貪縱何以察吏安民卿秉公考核執法糾彈具見振飭風紀崔呈秀著

該部看議來說

本科代掌院高老先生草

覆喬道長疏

掌河南道監察御史賈化中呈奉本院判送刑科鈔出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喬承詔奏爲麟祥普天同歡吉人及時宜用等事奉聖旨這本內解經邦鼎用經略憤患推辭已經奉旨爲民安伸亦以規避貴州按差降處如何輒行奏薦朦朧市恩著都察院參看了來說欽此欽遵鈔出到院蒙批發道奉此看得御史喬承詔吉人宜用一疏內之所薦者皆海內名流其扶正赤心已洋洋揭中但解經邦甘就衡門安伸原非規避二臣之事各有本末入告者自宜檢點胡急于憐才而形迹有所弗避也乎似宜俟其回道之時

量行罰治者也等因呈覆到院該臣等看得人才之生培植實難掩瑕錄瑜主德乃大矧言事之臣爲明主錄用人才計者乎御史喬承詔疏中所列非白髮蕭蕭之元老即丹心耿耿之孤臣本是滿朝之所共言亦屬聖心之所不棄數月以來如史記事李炳恭賀煩夏加遇荆養喬等無不拔自沈淪階于通顯而馮從吾特蒙簡用朝士彈冠其他以賜環請者皇上每曰候旨行以示不忍終棄之意是皇上雨露之所濡日月之所照既已除用承詔之言而諸臣亦第知歸美君父感德聖明未有追敷其出于何人所薦者臣等有以知承詔之無恩可市也獨是解經邦推用而退避安伸因差以爭論雖生平各有本末而去國原非無罪承詔于薦賢之中不宜遽及使過之說是誠庵雜而無章第御史言官也用賢盛事也承詔所薦賢者數十人誤舉者二人薦賢尚未蒙賞而誤舉先以示罰恐非所以作敢言之氣明如天之度也臣等爲皇上守法苟紀綱所在斷斷不敢曲庇若一時疏略語言小過政爲乞恩

于皇上之前以昭聖德以勸言者伏惟聖明垂察置其言之不當者用其言之當者將王紀鄒元標滿朝薦文震孟徐大相等及時錄用以不虛上天所以篤生賢才之意以不虛皇上所以愛惜賢才之心臣等不勝幸甚

天啓四年十月初八日十一日奉聖旨御史奏薦不當奉旨參看何不分別糾駁且并薦及各官殊非政體喬承詔著候回道考察罰治該部知道

代蒲澤臺年兄具草

微臣奉命按秦略陳地方要務以祈聖鑒疏

臣至愚極陋皇上不以臣爲不肖命之按秦陛辭有日矣凡臣等之銜命而出者皆以察吏安民爲事者也今民生日瘁吏治日偷風俗凋夷紀綱陵替蓋言巡方于今日實難而以言于秦尤難之難夫秦何地哉固山河百二所稱天府四塞之國也以天下之形勝蟠坻于秦秦實有雄據上游擁護神京之勢秦民安則天下皆安今秦何時哉塞外之虜情叵測邊鎮之庚癸頻呼徵調既生草

澤之心加派復剜哀黎之肉妖民屢見亂形漸萌若非前後兩按臣徙薪曲突則張善李天福輩其不爲徐鴻儒者幾希臣聞此輩實緣有徒而總繫于安民之吏吏得其人則民安民安則妖息而臣于是思天下之相臨者勢也上操之則重下操之則輕順布之則行倒授之則亂秦以天下極重之勢居極窮之會臣持斧以往不能有他謬巧不過仰藉皇上之威靈以糾察地方之吏而震慄諸奸恣不法之魄今獨有三言預陳之期于必行使臣得操其勢之重以臨于吏民之上夫臣之所能者察吏也而不能擇吏即有白簡之凝霜可使墨吏之解綬若欲推臣心以易不肖之肺腸則不能若欲分臣力以起衰殘之痿痺則不能頃披籍而求秦中州縣一百一十有奇僅得甲科七人即八府中亦僅得其三秦亦仕國也不聞逐客之令何以褒足弗前如謂邊地早寒南人不習彼燕齊晉魏甲第如雲獨不可擇便而使乎既鄉貢之盈地且頹敝之成風則吏議不得不寬不肖者有以自安而察吏之權其勢乃

半操于下則多選甲科臣所願與吏部約者此也臣之所能者閱邊也而不能措餉卽將領之剋冒可綜核以糾參若荷戈乘障者嗷飢而臣何以應若弭耳款關者索賞而臣何以應今考成外吏之法嚴于徙木而邊鎭年例之欠等于望梅一旦驕虜悍卒喧喧而起內地奸民一呼響集我束手莫支而安危之權其勢乃倒授于賊則年例以時臣所願與戶部約者此也乃其大者則又望之皇上矣年來撫按之權日輕撓亂之門四出大吏敢于抗彈章藩王敢于抗明旨臬臣拂衣以去奸璫負嵎而居但知顧體面不惜廢紀綱爲按臣首一疏再疏而不行則巡方之勢去矣其如祖宗之法度皇上之簡命何哉臣旣任地方之責心則不敢不盡法則不敢不執其與地方相安者臣不敢苛刻以爲名其爲民生蠹賊者臣不敢容隱以滋蠹皇上不以臣爲不肖而命之則願終信此簡命而毋廢臣之官守是臣所仰望之于皇上者此也至若新推左布政使唐嗣美與閹黨逆可知公論之難容辱在彈文定是脂

車之無路藩屏重寄尤察吏安民之首詎可久據空銜以誤地方哉併祈敕下該部覆議施行

懇乞聖明軫念時艱明政刑以答天眷疏

臣惟天心仁愛人君自古而然然未有昭明感格如我皇上者皇上以聖德沖年故天心倍爲眷祐旣發河清之瑞又呈鳳舞之祥而猶以聖志未定恐狃而安焉則鼓出口氣酋訌人妖物怪以警懼之而又以聖志方新恐疑而阻焉則前星早耀大祀居歆屢茲嘗呼萬國之辰卽降豐年六出之瑞此無他人心爲天心之本皇上一心尤天心人心之本今四海之民雖脂枯髓竭而猶含澱飲泣以幾幸太平之樂者知我皇上清明在躬如日方升故人心繫屬而天心愈篤也孟軻有言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今口蹤方熾酋患未已草澤奸民海濱夷警憂時者日覺倥偬肆志者日爲閒暇然較遼廣失陷之候則少安矣詎非汲汲皇皇修明政刑之日哉乃中外諸臣粉飾太平之容窺瞷穴中之鬬以體面爲養

奸之故套以推委爲交關之法門謝攘漸開同室之爭逢迎莫顧典冠之責甚者內臣欲之而大臣不敢爭大臣欲之而小臣不敢爭一人欲之而衆人不敢爭又甚者內臣之所不欲而大臣不敢爭大臣之所不欲而小臣不敢爭一人之所不欲而衆人不敢爭一蔭再蔭一襲再襲添註之外又添註加銜之上再加銜藩王欲庇奸人則容之鎭臣欲擅兵柄則予之諸臣之强者各飽其欲以坐觀而倦者亦各飽其欲以歸臥所長見廢棄者一二沐浴請討講學執法之名賢與夫批鱗折檻之直臣耳至于皇上之所欲則無一遂者皇上欲安民而民不得安欲滅口而口不得滅欲擒水藺二酋而二酋不得擒何也民之未安則巡撫有傳舍之思守令恣豁墜之欲監司曠縱而彈劾之風微吏胥橫行而鬻爵之途濫也巡撫邇雖多賢者無奈卿寺旣衆聚族而謀此欲得缺彼乃速化惟是醫瘡剜肉之地乃淹某某瘴雨蠻煙之鄉乃置何士晉而守令激勸亦未有方不肖固在糾彈賢者非賂不顯監司空名占

缺所在皆是如臣鄉蘇松重地道臣朱童蒙經年未見脂車常鎭道臣楊弘備兼攝兩篆席不暇煖勞者何所勸惰者何所警乎事例日開候選日衆丞尉動費千金居官營營償債卑官瑣事撫按不屑搜訪及至敗露十一不過劣轉王官王官獨非名器乃爲不肖進階之地是何官制是何典章臣以爲欲行久任之法宜倣漢璽書褒美之意如臣鄉操江臣熊明遇之計擒逆宗府臣曾櫻吳麟瑞之計擒陳鼎相與臣江右所見九江道臣陸夢龍之計誅徐守紀以解散柯陳之隱亂及有開墾荒蕪拯救飢民清介特絕著有顯績者悉馳敕數行宣示褒美小者賜金大者加秩使人鼓舞競勸其監司違限半年者撫按年終類奏凡遇復命不得有果無劾每年進表及歲終復命報冊丞簿首領不肖者開註明白該部卽照考察事例類題革職贓多者提問儻亦察吏安民之一機乎乃若欲減口則機宜欲籌而何以置樞輔爲孤注也夫戰守進止規畫布置察督撫之能否誅將帥之不用命此樞輔事也而治器

練兵清伍核餉則撫臣事也提掇三輔撫賞西虜則督臣事也今若謂樞輔實掩撫臣之長而應受督臣之敗朝天無日滅賊何期黃閣皤皤直拘以經略之責則樞輔苦矣皇上試責問督臣撫夷之要領何在殺將之明效謂何近東口假扮西虜探道喜峰此正呼吸不保之會應否聽指摘求去之撫臣眈延不去以誤封疆乃若欲擒奢安二酋先平黔蜀功罪張我續入蜀幾何時費餉百餘萬而疏報不滿二十萬督臣言之按臣列之臣同官霍瑛糾之科臣胡永順備數其貪橫之狀閱之令人髮指且其掩襲塘報顛倒功罪反參處一力守圍城之周著以逞其咆哮之氣如此而不行遣問乃云敘功臣不知所敘者何功也李樓多欲而懦彼中人言土司之叛盡屬貪殘激之使然邦彥原有人心按臣德威可化而積怨深怒徒為樓發憤耳今藉按臣死守之功以掩罪是李維翰可以無罪而周永春可以無誅也林宰楊松年牧伯賢勞開府是其分內京堂已為平等而反以京堂為酬功之典則何以勸捍圉

之勞楊述中雖意見不同而勦撫本宜兼用謂宜明下一詔曰大兵所誅罪止安邦彥一人其安位毋予忠順素著能擒賊自效土地人民悉以予之若邦彥能擒奢酋以獻貸其死如此則可散邦彥之黨而邦彥之勢孤可攜水藺之交而奢酋之勢亦孤如必執意削地諱撫圖功使諸土司皆疑朝廷貪地不盡得不休卽安位毋子亦矩而變志則黔蜀之患方始恐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臣愚未見王三善能立成破竹之功也且邦彥之檄圍獨畏黔力哉粵撫先震之以虛聲而黔乃乘其敝今乃以神功靠三善卽五十萬餉空名畫餅何日取盈平滇之有鎮臣也非國初比也撫按之不足任而以援黔責鎮臣鎮臣之不足任而以兵柄付悖逆之沐啓元彼中如湯火迫身而廟堂終無變計滇之禍又豈在黔下哉夫定封疆之大計不可參以同異之私心振蠹敝之積習不可牽以文俗之情面元輔三朝元老應為皇上主持于內調護于外至擇吏以安民則冢臣能任之臣知冢臣之徹底無欲而終望其無為其所不為飭紀以清蠹則樞臣能任之臣知樞臣之直前有為而終望其無欲其所不欲皇上常保此清明之心獨伸于除弊之上愛惜名器而敝袴之不輕容納直言而賜環之不吝念念在于恤民窮卽念念可以承天眷否則本源一雜而眾欲攻之恐天之所以警懼皇上者又將至矣圖之豈有及哉

乞廣收名賢之用以培正氣疏

臣惟治亂之數相循環而一以君子之聚散為候蓋君子聚則小人散矣君子之勢落落然聚而若散則小人之氣炎炎然散而欲聚矣力薄者易搖根深者難拔用人者于此譬如奕然先有全局精神滿盤打算便須著著接手路路不差乃免倉惶錯應之患未有得一勝著遂可示人以瑕者也年來柄國之臣外託調停陰除異己深營窟穴假手宵人于是人以官為蘧廬官以官為情面一缺之出姑甜予攙攙之人一人之捷又費盡糾彈之罷卽如會推司空之日共聽乞憐之言開門一揖盜反為主所謂兩月虛名今

且頑然不動何也人第知握要之處長貳一一擇人不知卿寺之階地位忽忽相逼方謂蕭猶不妨並進俄而踞高位如山矣方謂牛驥可以同曹俄而覬要津如騖矣昨總憲無恙人皆晏然一旦按圖更索不免躊躇四顧然後歎名賢在野畢竟空除老臣在前畢須後勁當此伏莽難除讒說未殄君子之力不厚則小人之膽畢張萬一進一匪人豈不全局俱覆今元輔丰采方新正宜為皇上進賢退不肖豈得守前人之故輒老白駒于空谷哉夫執春秋之義矢同心以討賊者此其人並關天意誠未易言若折檻之直臣固可以力爭也挂冠之司寇固可以誠動也況夫馮從吾余懋衡曹于汴三臣者或小人陰阻其用而皇上原未嘗不用或皇上偶以意為用而諸臣不肯輕用以善成皇上之用由今而思從先守道力抵百折之狂瀾拂袖還山卒寢黜陟之流弊此而越在留憲及冥若翔鸞朝亡終覺無光人心亦為不昧而臣更有感于劉宗周劉洪謨之去也彼其丹心未老白璧可懷清豈潔身恥將禍

俗始知妒婦之側原有不肯乞憐之貞心而壟斷之場亦有不愛爵祿之孤韻臣願皇上亟詔主爵召諸臣而大用之以明示天下則媒孽正人者一破其黨錮之深謀播弄奧援者自寒其乞靈之邪魄而不特此也以一君子爲衆君子之宗盟則東西何至于易面以眞君子爲僞君子之鍼砭則左右何至于占風嗟乎富貴有盡日月尚長臣願諸臣少醫贖逐之忙略破怨尤之想毋暗中挑激如蠅之成聲毋明肆擠排如蛾之赴火人心靜而政體平聚者庶可以無散不然調停眼下揣摩局中君子之交日分小人之黨愈合所謂不終朝之計臣未見其可也

直剖積疑之根共消相欺之習以尊主權以彰聖德疏

臣惟人主之喜怒猶天之有雨露雷霆也淫雨震霆有時不節而人無敢疑其私者天之司吏奉天之令原無私喜怒于下土之人即巫祝與妖凭附土木誑惑黔首厚誣神明而欺天不已終必殛之其于天德何損焉我皇上固天縱之聖也竚衣臨御赫赫明明遜志講筵乾乾惕惕即如科臣傅櫆一疏再疏無不嚮應舉朝正切駭歎聖心已見轉圜蓋同文之獄旋罷可以觀仁譜愬之行忽止可以觀明風雷之變立收可以觀武聖心無我大柄不移一舉而三善備焉左右之臣如魏忠賢者誠未至凭藉寵靈如二正之季乃邇來章疏此亦曰中旨彼亦曰中旨羣情未甦臣竊怪之夫所謂中旨者必其纖毫無與于外廷而突從內降者也由今觀之大有不盡然者一事也聖上固廓然太虛即左右恩怨難忘朽骨久應心冷亦何苦葛藤不了首發難端而無如言者之善逢也因而昭其所甘因而蒙其所忌危詞所撼立見霜飛搖手相招忽開霽色故諸臣之疑非疑其從內出而疑其從外入者也此臣所謂積疑之根明主不可不知者一人也皇上方拔茅連茹即左右骨鯁是忌名義猶是凜然亦何苦水火相煎身爲鳴鏑而又無如言者之善借也因而鋤當戶之蘭因而射雙雕之箭猩猩有血奇貨可居倀鬼爲孽一網俱虛蓋已試之法一見于邵輔忠而再見于

孫杰者也此臣所謂相傾之習明主不可不知者也夫年來敗局同類相傷或尚氣猶可消融唯患失無所不至今聖明在上蕩蕩平平本無猜嫌有何阻机而三四奸人如賈郎并流周親僞族皆欲報復恩怨播弄是非遂使言者入其彀中不覺走險如驚原其初心亦豈至此迫機事已破清議難容外實快其黨同伐異之私內乃受其作威作福之謗于是重煩天語曲解猜疑屢褻王言諱稱旁落一則曰閣票一則曰朕裁蓋內外之臣談過于君父而聚衆流之派畢納于江河聖德既略晦其光而主權亦微損其重人人以中旨爲口舌而莫肯昌言其故此臣所以扼腕太息也然則皇上今日所以收主權而顯聖德者無他亦曰仁以覆之而已毋以立法之初心傷好生之大德亦曰明以燭之而已毋以先入之單詞奪舉朝之公論亦曰武以斷之而已毋以孤疑而不決致衆口之煩興并乞戒諭內臣魏忠賢善守身名保全富貴毋聽外人之煽惑尊負聖主之恩私再乞戒諭言路諸臣洗滌肺腸同心戮力毋受細人之挑弄自起同室之戈矛然後疑者化傾者平謂猶有以中旨之故紛紛不已者吾不信也

請明是非以釋羣疑以定衆志疏

臣惟孟軻有言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心也衆著之爲國是獨握之爲王章古聖王以枉直衡舉措以功罪明賞罰昭昭乎揭日月而行苟無是無非雖堯舜不能以治天下其後一變而爲清議再變而爲調停君子與小人爭是非小人與君子爭勝負君子之勢常負而不以掩其是小人之勢常勝而莫能飾其非清議重而政事輕已非國家之福迨調停重而清議亦輕冥冥焉波靡局轉于是乎是非之衡日亂而賞罰之用不尊臣愚以爲定是非者欲公行是非者欲斷然後是非之權常在上而不在下昨科臣傅櫆之攻臣堂官左光斗及科臣魏大中也一疏而與詔獄再疏而詰朝儀三疏而及寬政豈櫆之緊著鬆著次第原有安排抑殺機生機平旦不無轉念臣皆弗能知要自皇上臨御以來叩閽排闥未有

轉圜如此之捷握契如此之微者也諸臣公疏單疏屢奉明旨曰心跡既明曰公論自明而吏部鄒維琳等三臣皆著到任供職似諸臣是非之案已定矣乃明旨汲汲自爲剖分不曰有何旁落則曰不得猜疑皇上威福在手何敢疑大權之旁落而外廷揣摩以迹終不能疑城之洞開卽如被參私人一鼎居犴狴之中一晏然兄弟之好恩威之異用則疑批答章疏或朝上而夕下或經旬之停閣遲速之不測則又疑傅櫆再參之疏原與甄淑等公疏同日奉旨而淑疏不妨于到任櫆疏以爲當杜門使人臣進退之無據則又疑疑與疑相生訛與訛相襲甚至謂神奸交構將鍛鍊同文之獄又有謂計成遲局爲操縱箝口之方人言籍籍臣萬萬信其必無然疑根一日不去則羣囂一日不息羣囂一日不息則國是一日不明人心之是非雖有不泯之眞而聖斷之遲迴終屬未了之案莫若以票擬聽之閣臣以主持歸之部院以清議公之臺省外廷共平其是非而內廷無與焉聖心獨斷其是非而左右無與

焉是非之辨既分清明之象立見然後疑者釋囂者止皆曰皇上威福自操果無旁落之端也如此內臣盛滿善居杲無外交之迹也如此所以光明聖德保全和氣豈獨爲光斗大中二臣之進退已哉夫臣之所請于皇上者無他言卽傅櫆顯明其道之言也櫆不幸有其迹故急欲避其名櫆方欲避其名愈無解于其迹皇上誠行其言顯明其道毋使人揣摩于冥冥之域則櫆亦有以自解于天下而臣且與之遊于無偏無黨之天又何求焉臣草疏已畢又見冢臣趙南星具疏乞休皇上誠思冢臣正直無私求賢如渴居位幾何時用人幾何事鬱鬱思去感觸何因且元輔忠誠聖鑒方堅拂袖之思樞輔憂勞社稷又動乞骸之想老臣去就世道攸關是非混淆仁賢色舉則皇上今日眷留輔臣冢臣尤明是非之第一義也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落落齋遺集卷二

書李仲達詩

夜坐湖上霜月出于林端雁影掠湖而西寒風颯至水石怒號如劍槊相摩終夜有聲久之步入清樹軒試秋露白讀李仲達詩如讀陶韋諸集充然自得于懷僊僊乎樂也余時亦欲爲聲律之學斷自漢魏以迄宋元務了達作者離合通塞之由內足于性情而外不阨于物象力專而志一庶幾乎一遇焉然而未必其遇也昔王漢陂欲塡北詞迎善歌者至家閉門學唱三年然後操筆其難也如此仲達率不由其途而竟以詣極人之才力固若是倍屣無算也夫自埒而放之者自山而止矣天然乎哉年弟譚士璋書于春浮園

受命草

赴逮至郡二首

已作冥鴻計誰知是僇民雷霆驚下土風雨泣孤臣憂患思賢聖艱難累老親生還何敢望解網誦湯仁

聖德方虛己愚忠敢瀝丹慚無一字補空復數行彈臣罪應難赦君恩本自寬淒淒楊柳色誰爲問南冠

郡中別徐元修二首

相逢脈脈共淒傷訝我無情似木腸有客銜冠歌楚調不將兒女淚沾裳

南州高士舊知聞如水交情義拂雲他日清朝好秉筆黨人碑後

勒遺文

潤州別貢說茲

莫說蒼蒼非正色也應直道在斯民憐君別淚濃於酒錯認黃粱夢裏人

大兄同行因憶五弟

勞勞車馬日追隨一髮餘生不可期回首轉嗟鴻雁影斷腸初信鶺鴒詩白髮渺渺迷歸夢春草淒淒泣路歧寄語兒曹焚筆硯好將梨棗聽黃鸝

述行

便服囚伍向長安滿目塵埃道路難父老驚心呼日月兒童洗眼認衣冠文章十載虛名誤封事千言罪業殫寄語高堂休苦憶朝來清淚飽供餐

鄭縣道中有問予姓名而下淚者口占一首

身名到此卑張儉時勢於今笑孔融卻怪登車攬轡者爲予灑淚問蒼穹

述遇感懷

奔申好士祇虛名勢利遺風古道輕不見彈冠舊膠漆驅車相避隔林行

書驛亭壁方壽州詩後

君憐幼子呱呱泣我爲高堂步步思最是臨風淒切處壁間俱是斷腸詩

景州道中感舊

細數知交在逍遙各一方魏齊方睥睨阮籍一猖狂形影悲相弔音書夢已荒古人不可作搔首問蒼蒼

宿村店

日暮停車塵滿衣讙譁土語是還非祇憐歸夢三千里不及呢喃燕子飛

呈大兄三首

長途聯袂若爲歡咫尺京華不忍看此去幽囚腸百轉縱餘清淚對誰彈

北地風沙到始知那堪病骨苦支持從今用晦艱難甚莫遣離憂減客肌

兄自料生珊煖眼我惟料死總灰心雙親但有平安字傳得些兒抵萬金

途中遙寄蔣澤堙

與君異姓爲兄弟意氣盍論杯酒間他日蒙恩弛黨禁老親稚子待君看

絕筆二首

十年未敢負朝廷一片丹心許獨惺只有親恩無可報生生願誦法華經

紛紛衙有業因微假息餘生有夢歸燈火滿堂明月夜佛前合掌舊絲衣

別大兄

病怯憔悴一孤身歸去寬心慰兩親長願生生爲手足鶺鴒原上了前因

歸田草

歸舟漫述八首

屈軼竟誰是清流禍已深古人多放逐志士豈浮沈長得承歡日
閒來生道心溪林隨意好搔首一高吟

蕭然返初服尊酒弔餘生有筆寒權佞無官答聖明避人尋蟄夢
畏影入鷗盟何事長沙傅傷時意未平

拙宦久如蠟危言敢避緡孤蹤依主聖直道與時升捧檄憐毛義
登舟愧李膺諒哉名是患吾欲學無稱（用蕭伯玉韻）

旅程間夜月又是上弦時林靜煙無際波搖影自疑多情愁對酒
失路怕彈棋春色歸何處停雲有所思

幽吟長抱膝破浪偶乘風十載冰霜意一天煙雨中項强須請劒
舌在漫書空纔脫樊籠外身心已不同

寂寂孤舟去川原次第移清風如有意明月若爲私瞋喜浮生趣
盈虛靜者知暮雲閒望裏應是倚閒時

千秋應有託吾道是耶非俠客成奇貨高名乃殺機誰操南史筆
空涇楚囚衣長嘯歸舟晚吾將老釣磯

懷祿未能養離憂空數秋世情爭腐鼠時事聽黎邱書卷供清嘯
林園足臥遊爲歡餘菽水不作稻粱謀

清源道中春盡

回首昨宵如夢裏每疑身世是虛舟逐臣已共春歸去時事今同
水北流

舟過鎭江遇風波甚惡口占一絕

敢謂平生仗忠信也知無罪葬江魚風波滿眼眞如此白日青山
好結廬

感時偶成

生還恩不薄但恨諫書稀何日酬明聖牽裾□衮衣

詠史五首

我觀顏魯公剛大塞天地視彼藍面鬼白日照魑魅胡因不見容
刺譏中所忌中丞秉皎節丞相逞陰鷙父子既水炭甜血有餘恣
蠆尾遂不□君子言毋易

半歲百八疏伯雨直如矢七年乃一鳴陽城天下士古今不相師
道固行所是我讀諍臣論激昂礪其齒嫉邪履危機言官安免此

紫籍何炳煥豪傑恥不與衝網無遺鱗呼吸草頭露媪相尚自可
公相不可怒牛李誰是非洛蜀竟同鋼揖盜挺何及關室事已誤

賴古慰吾懷蒼蒼庶可訴

父子本一體異類知相親胡乃帝王家戈矛難具論嬖佞移人性
勢利生不仁疏滯而解鬱豈不在賢臣鄭侯得茲理悲婉出至誠

委曲以盡孝何長一婦人

孺子可復有兄弟難再得此語何淒然文皇有慙德事過心乃明
欲盡理不息張氏持忍戒陳氏以公克百犬尚共牢何況同父出

佞人誠戈矛婦言亦頗朕勖哉發至誠以爲薄俗式

苦旱次韻

莫論稗九與稊十可歎龜紋徧原隰七夕方疑天漢枯中元不信
鬼路澀（諺云鬼不行乾路）

桔槔空閣千家號網罟絕流萬魚急昨日雲濃
雨不來願斬乖龍安縣邑

落落齋改築次昌仲伯韻

開軒散餘暑所覺惟空泠落落無長物休休寄此亭乾坤容獨笑
今古問誰醒時有清風入虛窗隨意扃

喜雨（是夕時雨演豳遂至四鼓）

涼生靜夜酒籌行□雨高歌醉太平風勢排空彈板急電光入座
舞衣驚田家好景三公薄世事逢年百慮輕甘苦望中情似此牀
頭那惜釀全傾

伯父移居南莊諸君有贈次韻二首

一區卜得此林泉煖眼初尋佚老緣白社幾人來月下青山有約
到尊前詩囊錦槊追長吉書帶香飄憶鄭玄聞道更移千卷去墨
莊今在古塘邊

蒙茸竹樹覆清溪梁棟平新眼欲迷村是莫愁應不厭孫惟楚老許相攜瀾翻驚座看揮麈鬢鏁間身未杖藜世態浮沈眞電影不如洗耳且深栖

聞桂

幽居澹人性散目多欣說秋清羣彙鮮雨過孤雲潔偶然芳樹間津津欲流舌嗅之有飽意風送乃清馥賢愚同此歡功名等一折何似月下聞停杯斷言說

九月十三月下二首

心煩漸覺懶吟詩秋老還須健舉巵獨對月明尋往事數聲哀雁不堪思

中秋風雨獨淒淒九日無花醉似泥今夜一枝明鏡裏小窗紗冷壁驪嘶

舟中

纔得清醋酒靠消秋風落葉響孤舠黑甜一枕三竿日錯過山前

拂水腰

藤溪

陰陰古木挂蒼龍片片寒雲落彩虹鐘靜蒲團僧不語冰心貞覺轉頭空

山行及暮歸舟對酒偶題

閒身似秋葉得與好風俱山意宜人醉溪容合字愚吟詩餘冷瘦把蟹出尖腴汗漫從茲始無心擊唾壺

伯父卜宅南莊屢有佳篇命和詩思荒澀積逋滿案立冬日從大人再過新居出高會手墨瞻歎之餘歡飲竟醉越兩日姑了前逋并賦此詩用呈博粲耳

賸有悲秋意當筵入小春雁聲清不斷菊色好誰紉墨寶留先澤詩逋笑腹貧新居輪奐美和氣莫生瞋

用黃中介韻送別青林上人歸棲賢寺二首

重見山中客因思橋上遊（詩右數十武新建爾雲橋奇勝不減三峽余與袁太守九祭屢游此歸雲翻翠壑夕照激寒流把酒一長嘯清狂不自由祇今孤夜月鳴鶴語相酬

我愛棲賢寺常爲十日游此生成吏隱宿世合緇流鹿友今誰在杉溪有夢由遠公相送處清願尚應酬

次伯父詠菊韻

可惜芙蓉不耐霜難將冷豔貯西堂全收秋色歸佳節剛許黃花占晚芳高韻轉令籬落貴貞姿不逐滓泥香持螯把酒欣孤賞身世悠然已兩忘

題畫

空山流水不同聲縹渺寒雲古木平只合山中老居士布袍芒履畫圖行

讀宗忠簡傳

胡塵未埽氣先吞指顧山河手欲捫一髮神州存社稷兩行血淚動乾坤聲馳義旅旌旗合膽落天驕姓字尊長恨英雄賫志沒三

呼誰爲賦招魂

病目書悶

我生近自然四體喻於靜惟有兩眸子散說厭孤瞑親書追逝駒幽林搖素影邪睨意交馳憎喜紛相逞胡爲赤帝生澀淚不能忍抱膝悶長日模糊窺隙井見暗乃息機面壁眞獨醒神亦惡太勞瞿然發深省

和黃白安年兄見寄之作四首

寒雲出岫許誰知閑筆長安未賦詩此日孤吟盡悲弔幾行無字幾行思

劇談引滿慣相過跋扈飛揚奈爾何棋力便饒稱敵手掀髯笑我更婆娑

隱几焚香學坐忘非聞非病亦非忙游魚已覺冰鱗靜倦鳥還聞清唳長

春光豔冶到西湖季女妖童入畫圖何日狂歌尋舊約清風明月

屬吾徒

顧山樓山茶次前人韻

何年嘉樹老空谷古幹摧謝孫枝高寒碧霜稜伴幽桂爛紅香色
淩天桃夕陽對酒鹽歌發快閣題詩白筆操天與青山間作主山
僧且莫厭頻遭

再次前韻寄表兄周克九（時克九攜見招）

久拌卻掃雲屏臥偶爲看山蠟屐高酒暈眼迷來玉女摘香幽冷
記冰桃清歌未遣周郎顧鳴棒難逢佛印操月白山空歸意懶賸
將逸興寄仙遭

哭季弟十三首

憶爾方髫齔人人擬秀童提攜都解意語笑自生風姊妹凋零後
芝蘭喜氣中到今歸電影長恨負吾翁

憶爾操觚日令予拍案呼筆花明晝錦風氣薄時趨士骨宜人傑
文星有夢符誰知秀不實腸斷夜啼烏（時丙辰秋予初第歸地出士骨又弟生時父有文星

生之夢）

憶爾來官舍慈顏喜氣紛芙蓉高閣夢麋鹿異鄉羣舞袖聯花萼
飛觴落彩雲早知須痛飲空復苦論文（庚申歲弟至南康坐芙蓉軒與白鹿諸生遊爲文社）

憶爾杭州道三人送別時風霜猶作吏花燭早催詩病骨憐勤惜
文心好護持那知成怨偶伯道竟無兒（辛酉冬予自粵關還西赴南康弟同大哥送我杭州）

（巫歸娶婦）

憶爾采芹去傳來西子湖高歌開望眼勝事屬吾徒弓冶才堪寄
詩書道不孤青衫何以死泉路哭窮途（壬戌夏予還至西湖聞弟入泮時胸自然表叔同閣）

（乃郎之報）

憶爾迎還棹悲歡分外深逐臣生死日歸老弟兄心慷慨歌聲發
飛揚酒力任呼盧狂竟夕清夢到而今（乙丑四月弟同大哥迎我於錫）

憶爾敦同氣情於嫡弟親十年吾作客百畝姊爲鄰生計秋毫析
中懷子夜論拍浮廚下醉往事欲沾巾

憶爾童心在磨礱日已新毋應憐少子父合責成人多病長縈繫

謀生太苦辛相看師友意流淚想書紳

憶爾虞山去因之減酒籌風清長恨別月好卻悲秋憔悴成消渴
支離附贅疣死生何草草慟哭向南樓

憶爾支牀禱辛酸泣委形百年心不死一息語猶惺眼底風流盡
行中雁羽零扶鸞空有約魂去杳冥冥（五七之日弟刚乳胙以來日見夢）

同將八口累獨使二親勞賴爾能成立爲予代抑搔身名悲弱冠
意氣失吾曹孤女眞猶子離魂莫夜號

當筵客散後兄弟卽良朋關指爭雄長呼盧儼色聲醉醒肝膈語
坐立死生情一滴今何處凭棺血淚盈

浮生同一盡何必較彭殤已悟身爲患應知道是梁慧根明鏡裏
淨業白雲鄉春草池塘夢臨風枉斷腸

贈華竹所表母舅

博雅推先輩（齋川先生也）渟龐識後昆衣冠奕世遠弓冶一經存竹借
干霄色蘭看繞砌繁老萊初罷舞北海未聞尊（時有外祖母之憂）

落落齋玉梅盛開用東坡先生韻

春風有意窺幽村故與居士招冰魂數枝低徊散粉蜨月冷煙孤
和曉昏手刪叢條出疏秀情親獨樹欺隋園不逢瑤華闕寒豔但
許石丈分清溫口花此種嬌弄色玉壺掩映扶桑暾還似天姬顏
十五芳華靜對長掩門有酒惜花未忍醉若近若遠花無言與爾
相期老方外一回春好一開尊

花落後次前韻

此生應老梅花村每聞花香欲斷魂玉妃爲我尋芳信斜風細雨
翠黃昏施朱太赤粉太白多情容易老文園冰綃滿地凭誰剪鼻
觀馥馥詩腸溫殷勤護惜且莫掃素影弄色看朝暾蜂歸蜨去潛
清晝疏枝斜立當應門西湖處士正愁絕東坡先生已忘言月明
卻是花開夜不須惆悵掩芳尊

夢中得句覺而足之

徙倚梅花月其如此夜何乾坤容俯仰身世一高歌獨立歲寒意

無言春色多未須怨搖落清影正婆娑

贈陶景淵表伯

□眞彭澤好小隱鹿門深先輩風流盡如君得古心一經胷漢色十畝蔭蘿陰棋酒留連夜渾忘鶴髮侵

醉中戲作示漢如

春色深於酒當杯早欲酡漫教卿且去追問夜如何槐國誰雄長壺中獨笑歌賴君似處子觴政未全苛

息影篇

贈郁景韓先生

先生三代之遺民倜乎嬰孩守其眞行年四十未抱子曰有猶子吾家珍我觀人情久淆薄輟蘖然豆今如昨我思先生言藹如仁者有後種斯樓先生至德多可師絳帳矜嚴夏楚時弦歌已看莞爾笑猶聞謔謔持高規後生不見先輩矩每挹先生倍懷古攷德蔚爲魯靈光素風雅不羞環堵彈棋鬬指小羣驚燒燭飛杯遲興

舞只今七十正仙仙一經珍重語便便鶴老青松未足說願侍杖履鼓舞雩鏗爾之鳴絃

陸振齋五十初度有約過訪

到門題字幾難逢剛是懸弧百歲中市隱卻看名似鵲風流瓢得貌還童卷簾山人春光翠滿坐尊開夕照紅不媿瑯琊稱坦腹託孤端可對而翁

元宵憶作

幾年逢此夜燒燭夜思家衙鎖煙花靜城荒金鼓遐燈殘杯易落孤月影先斜客思凭誰翦頑童學語譁

蜀山

山腹常供萬室陶相逢狹路幾羣猱未應焚券風流盡遺像空憐敗瓦高

金牛巖

誰驅山骨走金牛斜削巖花掩碧流磨洗殘碑認遺跡雲峰亭倚

素梧秋

張公洞二首

靈奇不信是人間仙佩冥冥去未還問得老龍和玉乳一聲鶴唳下空山

空洞濛濛翦石雲天門一柱海濤開石牀原有青泥在灰卻名心賸與君

玉女潭

危梁百尺俯空潭靜敷冰鮮箇箇藍明月何人吹鐵笛恐來玉女問遺簪

龍湫

懸崖相對碧潭陰風樹無聲冷色侵徙倚莫教清響落有時人語一龍吟

君陽洞

天花一片落空巖幽洞雲飛白日銜流水杳然天外去問津何處

覓漁艦

一綫天

斜穿石掌躡雲根曲曲清泉亂石蹲不道山深如壁鼠卻疑一綫是天門

天窟

幽窟天孤日影寒小橋過後石梯攢尋芝吸乳蝸蜒出扃似仙宮展齒乾

玉女寺嘗新茗

山中笋嫩不須賒卻坐蒲團嗅蕙花玉女恰供潭上水山僧初摘雨前茶

別毛禹門

問君家在碧琅玕棲鳳無聲夜雨寒此日東山初著屐何時北闕再彈冠萋萋春草根誰翦落落孤松露未乾珍重臨岐相贈意數莖蘭蕙別來看

放舟東汭

初愜尋幽想輕帆渡野艅萋萋草弄色汩汩水歸溟□燕簾宜卷春風眼未醒諸山如有意連袂向人青

桃源澗

空山日午不聞鐘兀坐虛窗聽遠松石屋有人沽綠酒桃源何必問仙蹤

佛日春晝二首

飛雲零亂落花風卻醉孤舟夜雨中酒醒夢回春色盡小園剛報芍闌紅

可憐佛日送春歸贏得連朝侍綵衣爲憶當年舊歌舞紅裙今作柳煙飛

東昌仲伯乞竹

每過幽篁裏雲深懶得迴清齋鶴欲下爲乞數竿栽

移竹後次來韻奉答

衆好何營營靜理閒自謾悠然萬古心抱膝討史庫亟雨散芳陰新篁卷煙霧落落秉孤節傾蓋乃如故但得拂清風何有鶯鶴步君儻披月尋應滴雲梢露

閱子春甥文口占勖之

漫云似舅卽賢甥愧我浮名語不驚年少且無矜夙慧養成毛羽看翡鳴

喜雨次韻二首

憂民山郡屢驚眠休沐田居亦偶然不是老農爲世業安知涸鮒望長川貢苗昨歎租無計鋤豆今看蒔已妍共說三吳方得歲登車先奏太平篇

前身恨不李龍眠景物山莊恰畫然雨急放犁問飲犢苗柔決水望平川深藏蟬葉沈沈靜亂撒珠荷點點妍快讀樂天池上詠他年應許續遺篇

次韻遣病

懊惱孤窗對雨眠呻吟纔過亦欣然恰如倦鳥垂雙翅一想遊魚浴大川生死等閒成夢覺鬚眉何事較嬋妍連宵劇飲吾無恨好學淵明作輓篇

伯父同大人及二兄東樓讌集伏枕遣懷時季弟亦閒關東園

綵衣強半侍蕭蕭問禮來過几杖前底事清饑看食指卻因小恙學枯禪人從花萼樓中醉句向池塘夢裏傳眼底團圓渾未易能顏相對好留連

孫翁以初度喜雨二詩見示兼惠佳篇走筆奉答

一曲陽春調豈同才非供奉懶相通風騷千古何人遇慨髀生平任命窮彈鋏無魚猶喜雨懸弧有酒莫嗟空伊予兩袖匡雲白剛自蕭蕭說避驄

寄繆采星二首

士當貧賤時俯仰願易足一溪可垂釣環堵數竿竹負郭百畝田妻子飽饘粥良朋挈壺過清月枕書讀及其志已盈望奢天地促恥言忠厚名喜逐澆漓俗回視昔年人邈若山與谷嗟哉止足難古道不可復

我友稟英姿筆舌吐纖秀五陵新豔時孤尚引蘭臭松徑問疏月鐘閣哦清晝矢志謝牽薄苟美期無疚意靜經史親業輕鬼神佑食廩先其勞勉思醫寡陋智慧而乘勢時事多反覆懷有絕交書勖哉善其後

金山小酌別有亭賦別諸友

別有看山意驪歌莫遣聞登樓開巡覽把酒惜離羣秋色宜晴照江聲入暮雲一泉攜百斛分贈與諸君

過鄱滕漫賦三首

東人憔悴未全蘇麥隴烏棲草欲枯唯有兩行楊柳色青青得似舊時無

圮堞荒煙黯故城幾家耆舊弔餘生撫循正是痌瘝日莫哆催科與聚兵

妖磨赤熾說天丁京觀高時鬼不靈風雨黃昏明月夜也應回首泣傳經

望嶧山

村郭蕭蕭白骨封山光依舊碧雲中須秦碑後阮儒厄公案於今復幾重

九日早行

披衣初覺曉風寒燈影茅簷照錦鞍何處登臺舒嘯傲數聲歸雁向江干傷秋衰草連霜白報國孤忠向日丹六載客遊羸一笑雲中五老醉相看

是夕宿景州署

計程今夜月剛得上弦時有酒酬佳節無花憶故籬日隨鴻影盡思入漏聲遲直擬凌霄漢登高徒爾爲白溝次韻述懷

夙有冰霜意今來烏帽端風高天象迥秋老劍光寒碧水褰幃渡

黃花倚鏡看諫書稀未得不敢乞承歡

十一月十四日曉雪恭遇聖誕退朝有作

天子萬年臣不寐五更理佩冠爲鐵坐看燼落悄無聲卷簾試手驚一瞥簷橘晃晃凝曉寒庭宇蕭蕭靜霏屑九重僊罷萬年觴五步回車擁爐熱日色模糊午未分煙生黯淡炊欲咽浩廓不嫌井底坐清觀差强窗中嚙雙娥翦冷解烹茶孺子書拋學拜雪門深不掃靜者趣酒力漸微致可說長安滿地灰自然記取雪後餘孤潔

三遊草

渡江偶成

秋風載酒渡江干一曲驪歌掩淚看不管芙蓉生別怨趁將明月到長安

關山感述

行行劒氣過青霄兩袖春風水一瓢神鑒故懸西嶺日心期未改北山樵當關虎豹空勞擾補衮夔龍久寂寥回首不禁憂國淚何人尺組繫天驕

雨後曉懷

暑氣新秋薄征衣日日單涼生孤雨夜愁入五更殘撫枕空尋夢聞雞欲據鞍秋風不解語懷抱爲誰彈

漳河渡弔曹瞞疑冢

曹公之冢七十二英雄聊爾姿遊戲人生腐骨等風煙爪髮劒佩竟何異我觀此冢亦非徒當年奸僞百鬼扶七十二身磨不了陰房夜雨相號呼分香賣履空羞澀草深銅雀嘸烏立只有漳流暮來急冢中之人似相識

過金隄村有懷

靜夜車聲杳金隄小隊驅沙寒鴻影落露溼柳煙無客思隨風迴閨心向月孤眼看秋色去無那老征途

秋夕野渡

蕪程入暮好疏軌不驚沙況是中秋夜方當望月華雲消寒兔影水遠汎星槎竟夕看孤碧金尊何處賒

曉行

客路僧行急鄉關夢未勻秋風涼宿雨殘月淡晴雲野店疏燈曉荒煙古木分忽驚羣象易初月散霞文

曉發涿州賦呈譚幼方

萬里雲橫曉月西星寒睥睨角聲齊高堂入夢人空遠古驛臨風酒欲淒涿鹿舊雄三尺劒榆關誰借一丸泥日邊咫尺長安路且共彈冠聽馬嘶

述行

行行重行行秋風空復情停車一回首何事別離輕五月發洪都六月下西湖盈盈采連女緩棹唱吳歈吳歈歌未歇十五當明月遊子別堂前煮食筍與蕨母曰兒歸緩父曰兒蹇蹇故園秋色深弗得長纖纖問酒籌休去覓封侯綺緯明素影佳人字莫愁

娟娟可憐此明璫靜如水惜別太悤忙十日渡揚子揚子飄孤客
征車催古驛雲落醉翁背日照濠梁白車過大梁道往跡風塵掃
金牌哭黃流銅雀埋青草自古別離難猶聞易水寒馳驅且莫惜
風靜一彈冠彈冠北闕下有夢乘驄馬慷慨謝離思臨風而獨寫

九日武閣觀射

連朝疏雨淨飛沙纔見城頭映曉霞鳴鏑風高嘶白馬登臺日晚
醉黃花鄉心況復聞歸雁俠骨誰知武怒蛙爲問於今買駿者可
能青眼辨龍蛇

月夜觀陸君染素

孤館秋宵迥空庭樹影涼一蟾消不漏幾筆蘸清光砧杵偏敲月
征衣不耐霜悠悠無限思孤雁已南翔

九月十三飲朱白所柯亭觀夕乃別二首

秋風淒野菊把酒意難忘況復吹簫夜全拌引鳳漿聞歌如有恨
對月易爲狂水調方翻就生憎曉漏忙

大雅風流在柯亭事事嘉素刪酣水墨白面侍兒步帳捲龍蛇竹
影搖清露杯光汎紫霞投壺兼鬬指良夜好誰賒

弔張見平老師

三晉古多忠義士只今正氣凌青霄青霄白日懸烈膽我公之魂
其可招魂兮慘淡朔風怒燐碧沙黃霜滿路孤臣畫策不見收書
生愎計招降誤鐵甲憑陵刮馬斯煙合城頭腹心蠹臣非守土可
無死鼠狗偷生盡如此衝冠裂眥折驕虜蘇武不降李陵恥嗚呼
衣冠拜闕何從容前有雕陽後有公時無許遠誰與守公得死所
死何有憶公持斧西江上烽急羣推肉食將彼人是哉公曰吁戟
髯劍筆謂相向多公先見用公晚浩氣猶爲本朝壯丈夫磊落斗
牛寒羞殺檻車責軍狀從公殉難崔與何皎皎三節汾之阿聖主
報忠原不薄志士闕之應枕戈自公歿後誰男子西平亦有將軍
羅嗚呼遼事不可說安得尚方斬辱國之妖魔

沙河夜酌

寒城無路得沽刁沼酒獨堪解寂寥但使醉鄉歸夢好任他風葉
帶霜飄

旅店

偶然來野店寒月照柴扉沽酒不得醉茨香且療飢馬嘶霜草白
鼠嚙壁蘆肥客路何時盡孤衾有夢歸

關山用壁韻四絕

白雲古廟中片片寒光曙清磬偶然聞雲落無聲處
層巒日影孤浮閣翠微裏石液霜未消日暮寒煙起
牘有風霜色山僧識我還瞿然拜遺像白日滿高山
嶺勢控神州巖關一劍留月明嘶赤馬山鬼夜應愁

渡江

白露零時別故鄉歸來衣劍滿風霜江寒轉憶秋濤壯煙靜遙看
塔影荒

別匡草

度庾嶺

嶺表迢遙路初看第一山輕嵐凝宿雨老樹壯空關地氣分涼燠
車音辨往還行行聊復爾可惜荔枝閒

滇江紀行二首

良辰理輕楫水滑風且柔青山映帶之禾黍縈我眸景物宛江南
蕭爽恰新秋誰云其瘴土於此憩清遊
銀筯疾於箭濺波如弄缶迴流忽倒行篙師莫措手搖曳度雞龍
石壁誰斧剖襟如復森如新婦拱姑舅連山肉勝骨奇茲水際陡
鐵鯽雞籠新婦潭名
鮮龍眼

衣褐居然異盌當字荔奴光疑味出浦溫想玉爲膚參尤茲其庶
椒蘭得似無十錢須百顆珍重到三吳

晚行

載酒隨波去波翻落照紅孤舟如畫裏秋色在杯中

中秋棘闈坐月

止酒非關病醒看別有情酒如雲點碧醒似月孤明蟋蟀當簫管文章見友生參橫初返戶魂夢已俱清

閱卷已竟喜而有作

本以友爲命敢云文在茲辛勤鬼可鑒甘苦到心知好月攜敲玉孤燈對舉巵超然想深韻青眼不須疑

宿山村

山空月滿溪蕭蕭數間屋雞黍不尋常疑是桃源宿

途次口號

田畔如絲裹山谿篆不成艱難欺蜀道不敢料行程

過蜀都市

朱顏强半老風煙猶聽行人說少年自是壯心降不盡眉端常有劍光懸

予以九月十二度庾嶺而西秋爽始見旅程十日俄已入冬秋色幾何悵然增歎援筆述之

節分重九未知秋猶見炎雲嶺際浮明月數峰過楚驛清霜幾樹到西州蕭蕭短劍閑孤抱切切寒砧擣別愁此日家人團念遠倚閭應上最高樓

見水鴟捕魚者

漫說天淵從各得卽今魚鳥也相殘忘機何處尋鷗伴只合閒雲山外山

放灘 桐廬

憶昔上灘難今見放灘易逆順數所迴勞逸情斯異衆情欣巧速膠舟亦多惴何日浣花溪釣艇恣搖曳

吳繼稺師爲其壻莊春侯索贈勉促數言兼訊贊伯黃子

昔年事夫子風雅高吾黨討義謝陳詮清機發深想東牀有一士意氣常來往言禮淵源尋雄文金石響矢志亦千秋落落乃見奬君家漆園吏軒冕輕槁壤道韻儻可師志士盍骯髒黃子爲問訊勖哉脫塵網

雪夜行 壬戌正十日

何必嗟行役由來足苦辛征車欺熱道短劍響寒津冷暖都看雪安危仰寄人漸聞風力穩蘆火若爲春

雪晚薄霽有懷山衙梅放

晴陰紛寒暉春色隱霄漢煙消草樹出積雪轉凌亂前山失翠微凝白驚烏散輕風怯衣單緬懷發長歎雲抹一枝寒誰聞孤豔斷

大雪曉行書所見

衰草青寂寂春意空氤氳洗眼浩無際鴻濛何處分前驅落數迹馬蹏連白雲屬情以遐眺蕭蕭孤松羣龍鱗凝雪蘂素質含清芬嗟彼委道旁蹂籍乃紛紜託體貴得所卑棲安足云

十六憶元宵寬度

日夕一孤舟飄零雜風雨心閑覆水雲興盡催行鼓江月朦朧上江聲夜數息飲已醺鄉夢燈堪譜恍然覺長歎良宵不可補舟中忽然得名酒嘗之酸甚有歎

夜夢足佳趣風落忽驚斷解愁賴清觴名實何淆亂短歌問江月凝雲爲誰惋

烈風蕩舟迷曙

長夜高風發孤帆怒未開將無蛟龍起直挾雷霆回鬼嘯空江外猿吟何處哀搖搖歸夢裏驚落故園梅

孫翁七十

且向風前醉知非又廿年蕭蕭半莖雪幾日一炊煙意氣黃金盡交遊白髮憐窮愁何足論詩骨老應傳

招五閣銘四首

有風穆如有竹森如竹以爲友風以爲與招招五老於焉舒徐招招五老何以作供雙梅自南拔葵斯種豔幽香孤謝憐畏誦飢則餐之是萬石俸

高謝元龍澹其庶陶松青月白有酒一瓢五老至止夜坐吹簫

吏斯勤斯職則勵之築此一楹停雲賦詩曰予臨履五老鑒茲

夏日西湖局罷自然表叔拈棋字即席一首

十里西湖一局棋棋聲敲斷玉簫遲輕煙檻外初飛幙淡粉峰頭恰畫眉靜數遊魚停落子緩將釣艇受垂絲無多勝著高涼甚不逐春風桃柳時

龍井寺寺外有邊溪片雲二亭

鬱紆藏山徑亭午穿林入過溪虎不蒲垂聲雲忽立片雲亭是轉徑蹋高峰碧潭寒露吸小閣響流泉如聞老龍泣是具大辨才深淺隨緣汲

杭城得季弟手報

楊梅正紫藕初肥西子湖邊浣綵衣一字泥金一杯酒卯君昨日采芹歸

西湖即事六首

蘇〻上柳如煙乞取輕陰寄畫船風動湖光明鏡裏不知何處

棹門

蓮子當篷花事冷采蓮歌罷渡清霄金沙灘畔香風度冷藥酒看護鮮綃

靜夜牽舟問酒帘杯殘光滿月波添筍尖柔白難爲思十二吳娃玉指纖

斷橋停棹酒初闌醉舞扇歌徙倚看且共臥殘橋上月抱琴從與夢中彈

空湖冷月一孤舟深坐無聲罷酒籌清影纖纖疑近遠浣紗人在碧雲頭

爲訪歌兒渡碧潭畫船朱閣板沈沈也拌琴操參禪去那有參寥到月林

招五草敘

丁巳乞假還里與仲達每過一驛余輒題一二語仲達第品之而已余謂子通體皆詩何以不詩微笑曰聊復作耳吾無行而不與子詩者間酬一二語便有空山無人落花無言之致別四年而寄我長安已裒然一編則吏廬山來爰書之暇經行宴坐公案也始歎天機清妙隨其所出欲落一俗吻故無處著俗廬山白白蓮開社後緇黃之游者籃輿樓笠之不勝數青蓮題後其崖間水次之詠飛流濺沫殆復不勝瀚而獨淵明能千古此山者只爲其人不俗詩亦如之昔人秋菊有佳色句以謂南北朝人菊詩多矣盡菊之趣無過斯語他花不足以當此余謂淵明正無不佳彭澤八十日佳于令柴桑三十載佳于歸飲酒二十首佳于醉止酒二十句佳于醒飽則雞黍以迎客飢則叩門而乞食乞之也其諸異乎人之乞乞也與然則乞亦復自佳矣子厚有陶之句而無其情樂天有陶之情而無句此語殊不然淵明之外可容再有淵明耶亦云得其意而已矣儲孟也韋柳也白蘇也皆意之近陶者也余即不敢非過口語謬推一人于淵明間爲參寥所呵若仲達者可謂得其意也矣可與言陶也矣虞山年弟魏浣初寄題

招五草 小引

如斗山城落星一點而五老眉橫天半寒雲而俯瞰之予子署西隅構一小閣揮手相招風清響答時復舉杯遙屬高歌伐木之章忽焉興至振衣以從顧視五老乃在予足下然則折腰五斗安在無伸眉白眼時耶素月輕霞怪風積雪祇空得味觸響成哦即託寄不同欣慨各別要使瀹肺浣腸以對五老其致一也辛酉夏書于招五閣

秋仲修祀廬嶽祠因憩棲賢寺

行行山之阿山寫秋容素泉響白雲侵蠟屐每疑誤高陳匡君祠俯落千層霧虛倚鄰白樓樓名白兩山左右顧當案湖映沙濃淡沙頭渡飛觀五老峰絕磴三五路日斜促近遊萬壽名亦故寺荒佛眼塵藤古石腰互礀道開深四桂枝百可數轉轉飛泉平來水淵停乳千片碧玉盤幾點白石捂歎息山中奇疏密松根護僧知平

可耕誰道幽堪臥息步入棲賢鐘鳴三峽怒坐久不知暝歸去衣沾露

觀瀾閣用壁間韻 閣近勝王

勞勞行役一登臺懷抱凌風得好開江靜魚龍剛入定簾疏雲日欲浮來青山對出千秋眼碧漢孤懸萬頃杯高閣祇今誰作賦落霞長憶子安才

晚衙閒眺二首

煙雲千頃坐孤城一洗鉛容別樣清怪得冰心人鏡遠霜寒月白好申盟

一庭霜氣靜無譁拙政剛看罷晚衙好倚虛窗飡秀色坐來手煮武夷茶

潯陽姚司李以遷行小詩送之

潯陽早有腹背相望巨盧介其中兩司李行車飡宿瞪眼向人御不入谷旅一杯也予來後傲我三年輒稱同好今傲我以州大夫賦歸雲間誓不執手板此後匡雲吾獨爲伴愧傲我專篇多矣賦呈一劇

姚子澹蕩人腰折江州吏文移拄笏了放衙理幽事予亦薄遊匡相將五老睡一片香爐雲與君分曳被行車織淳干鄉酒抖予醉慷慨發高歌蕭靜傾孤意君說返故園小草甘獨寐酌酒試問君明乃五鬼祟五年飢欲死方州人所賦大夫浪擲手鄉里小兒刺君曰心悠哉寒魚不可餌歎息送君行張翰今誰二袁九淤使君覲行歌清風兩袖十章予代庖久喜公之還郡也歌以迎之四首

清風兩袖朝天去還有香爐一片雲料得長安人不識歸來試與小匡分

清風兩袖朝天去寂寂匡城夜月孤六案飛塵勤爲掃君看得似去時無

清風兩袖朝天去落寞春山不共遊長說湖中了公事笑予禿盡指尖頭

清風兩袖朝天去飡勝樓頭放鹿眠草色齊齊青不剪去來清味總悠然飡勝樓公署中所名

五乳寺訪憨公

路入叢棘中不識青山面折歷松蹬摩草沒蹊如綫滴滴五乳鮮何處飛絕巘溪回徑始平翳盡峰來見憨公息深深熊虎恣奇變泉甘浮乳花香靜圍雲片聊復理玄言五岳指端電

九日袁使君招遊五老峰絕頂次韻三首

松露微微竹滿林幽蹊可數白雲深年疑洞口來仙窟不信人間有佛陰采藥香餘空外味坐花清斷世中心山僧細引藤蘿徑五老蹤何處尋

使君高韻淡千秋況復秋峰千尺頭飛酒臨風問紫霧亂雲歸整衣蒼虬煙寒遠水沸沸眼是落孤城點點漏搖手古天吾欲問從來仙吏幾人遊

風流遮莫負重陽翦菊廬高興好償嵐盡數峰凝晚黛濃懸三疊濺輕瑞塵容耐可雲邊洗傲骨偏宜天際狂徙倚猿船巖上石祇疑星漢落奚囊

秋夜渡章江

每向章江歌懊惱而今情思滿江邊片帆輕渡橫波月老樹斜披斷岸煙風動絲絲漁火亂天空冷冷暮鐘懸但教客路長如此斗酒吟秋吏也仙

小舟迎家大人以西久而未至風雨淒淒賦此二首

雨滴荒階靜風欺小牖寒懶將遊子眼空逐亂帆看秋老催鄉思江長斷羽翰吾廬盈菊把底事累豬肝

搖落今如此江行更若何蒹葭煙未了鴻雁晚來多雲薄憐輕袂風柔卷素波計程無近遠惆悵雨帆過

雨中芙蓉

花入秋都淡盈盈此可憐力柔全褪雨紅嫩欲揉緜嬌意看成妒

餘怨未妍羞將桃李後故倚菊花天

白鹿洞答袁使君見贈之作

翠屏迴合轉巑岏百尺龍鱗倒影看鐘鼓虛堂雲靜落圖書深鎖葉飄殘蘚陰石古還眠鹿泉色霜分好濯肝自是紫陽重振鐸可須李渤更登壇

課士宿鹿洞月下口占四首

長松蔭寒泉隙月墮深井驚濺老龍鱗散落千屑影

山靜鳥無言月波冷可沐不道石上月還疑眠白鹿

渡溪芒屩涇兀立酒初醒點點松梢白疏痕幾箇星

言尋獨對亭相將松影去獨對者誰子問松松不語

鹿眠亭望五老

鹿眠亭上招五老縹緲輕雲不可掃雲行誰爲洗眉痕如黛如藍復如縞日照明霞天半飛瑪瑙屏中映紫薇紺色酣餘霄欲上不知何處染纖衣是耶非耶瞬已變山靈呼吸開生而五老千秋眼自醒生面年年人不見願將白鹿嶺頭眠分我眉端雲一片再用前韻

紫芝不共商山老黃石人間行跡掃吃向天門障玉屏羽扇綸巾明素縞頻末年年白鶴飛嶺外何人學采薇獅子夜擎承露掌鐵船朝挂碧雲衣幻花空色指端變山中豈識眞山面結廬其下會有時百丈芙蓉月中見如聞咄咄呼孺子玉髓丹書但如此不見當年十二郎白雲有約老何方

宿天池寺

禪鬼淩鳥道山勢與天分香靜千松月鐘飄萬壑雲鉢虛飢鼠立僧定夜猿聞孤枕秋聲裏蕭蕭對此君

同袁使君遊石門即事

招尋美幽壑景物若爲奉斷靄初封幕濃陰自度簾露于杉翠滴霜以柚紅妍石棧雲深護溪春雪亂濺潭鳴龍欲寤葉墮鳥如憐忽訝淩雙劍方知別一天峰尖攢齒嚙苔豔簇裝鬟乳竇靈光屋

雲根斧鬼剸碧雪人語響蒼壁水痕緣嵐影搖金鎖芝房挂鐵船（金鎖鐵船皆峰名）危藤時駭鹿絕磴不飛鳶險奪前崖秀奇貪後壑鮮僧攜夕照暝塵引夜燈傳飢煮胡麻飯寒披白露緜漏搖香篆倚鐘定衲衣穿曉磬敲山骨驚雷鼓石田過溪應問虎亡社未成蓮白識塵非故誰知肺已澌好教畢居士名共謝公鐫

石門禪房揭止靜二字試以偈問之二首

問汝止云何萬法本無住澗聲流不息汝心在何處

靜中何所有靜中何所見十年坐蒲團錯認如來面

雪中渡章江夜行宿華嚴公署

飄零寒雨惱歸程江勢風驕辣膽行冰面好從團雪打布帆一任怒濤橫渡餘泥草贏蹶滑極盡楓煙驛火明旅席緜霜正淒斷巫雲底事夢中生

繆采星矢弗納妄也今秋下帷江上乃得吳姬小詩問之二首

相思秋有雁那惜一行書蘇小丰應別江郎筆可如巫雲朝鎖夢

梁燕晚窺梳想得風流意殘紅綺席餘
劇有梁鴻操風情底事顛英蓉江上好明月鏡中圓鳳管輕喉度
龍團素手煎無煩留別院應使見猶憐
五月渡章江乘風下彭蠡
芥子書生膽衝濤五月寒龍吟如有訴風力若爲官帆半飛于馬
湖長淨可飡快哉驚定後不信涉波難
憶家大人西來之約二首
記得舜衣別蠡雲片片飛祇今雲在眼不見別時衣
去日悲秋晚前期下井桐無將嘯歌意零落桂花風嘯歌家園名
除夕
寒雨淒淒隱小龕驚心客歲已除三紅爐不煖霜侵肺明鏡應憐
髮滿頭斷掃名根從裂爆辛甜宦味且嘗柑何年團坐聽簫鼓說
到家山夢也酣
春日偶成

春風小煖拂霜姿斟酌春心入酒巵學吏三年孤影瘦登樓千點
暮雲攲尊前綠蕚憐同調眼底青山好放眉阿母手攜春菜煮喃
喃早有索羹兒
王孫貧寅丈賦歸劍川次韻奉別
春風吹斷鷓鴣聲漠漠寒煙野水生越客歸時雙劍老吳儂愁處
一帆橫吏分栗里貧成隱案入匡山別樣清君學挂冠緣底事登
樓長嘯轉難平
夜行廬山道大風雨宿歸宗寺
路暝匡山下疾風顛我車激射雨師怒崩騰山鬼呼蘆火護明滅
夏夏石隈驅佛子忽開林驚魄來招予馬嘶僕誼立相駭澤中癯
茶熟正可啜獨坐捋其鬚雨亂隱清磬風高度木魚喜怖了不異
是非定何如
中秋酌季弟以酒遂至達曙
好醉他鄉酒無將歸事趣輕蕭風雨後清磬竹枝西雲盡秋孤月
星寒夜度雞幽懷殊可數分署宛招提
對月懷魏仲雪時仲雪臥北雅
思子意何限盈盈秋水東心將天際落影在月波中寫得詩都覺
應知道不窮片甑霞自舉愧我久樊籠
自課
檢點三年事峰頭五老知飢來貧煮雪興至醉題詩傲骨欺風雨
閒情友鹿麋柴桑貞吏隱醉石是吾師
秋仲芝山道中得家報迎家孫人遂兼程還郡阻風于左蠡渡五
首
摘得桂花初釀酒香驅走馬又西東飄零風雨芝山道幾樹殘花
入夢中
昨日江鱗剖素書都將歸事問何如可憐遊子牽衣挽阿母其能
學絕裾
三將消夢數離憂爲許歸期二月諏只恐夢醒仍是夢難將望眼

繫歸舟
還返山衙慰母思石牛嶺上度金雞誰知星影催殘道渡口波橫
竟日維
盈盈斷岸望中分百尺湖波卷白雲贏得孤舟鈴柝靜秋風都是
楚騷文
憶衙中桂花
山衙滿索如空山野草蒙茸赤土頑鑿池破底井常竭移得江花
無好顏咄咄老桂何力寒枝挺秀參雲間東閣孤迎旭日麗西
齋對立秋風間三秋見爾長十尺鮮青掩映薜蘿斑花神爲我著
意舞花發年年跋往還相思不信夢中見下有仙子雲衣斕酌予
沈潛紫宮蘊飄飄素影明雙鬢數聲鼓角斷殘夢遊魂乘絲不可
剛咄咄花神能御李濃香幻出素與蠻他年并州爾爲主相招五
老點清班
家孫人來官舍三年憶外大母而歸牽衣泣秋行李蕭然寫詩一

意識遠離之痛

阿母攜兒來非爲湖魚美昔兒帝京遊母思食停匕出戶誼朱旗望眼閒空倚說道南康貧炊黍肉斷齒藜羹對兒什豈學孟梁子暫辭家務勞空衙坐鍼指慈悲教兒心清靜得治理兒將驕蕎鋤母曰矜勿喜兒瞋邑吏殘明曰令之恥瓦疏雪滿牀室逼晷常泚買工築一椽母曰民勞止爲願母加飡爲願母著綺母曰悲凡衆不見門如水曰昃兒嘅飢婦嘻褻充耳母已含哺先烹茶子持盞雞鳴兒出門驚夢戒蕪菁東裝兒遠行擘果置袖裏兒如魚在淵只道應如此飯塵問阿爺航米惟母旨酒脯與棗茶布絲枕簟履滿眼故鄉物紛紛耳平安紙三年隙影過一輪彈指擬父曰歸助予絲紛莫紛紀弟妹淒盈盈兒也歌陟岵問母何所思母有母老矣迴腸喜懼雙夜夜夢千里予女豈不憐若箇平等耳歸去舊荆布竹籠攜敝屣爲語貧親知兒官只爾爾送季弟東歸二首

落葉蕭蕭江上船故鄉千里一潸然不知何處重回首溪畔蒹葭野水煙

采采芙蓉當酒錢青衫白露晚江天家人若問官衙事一片回雲在九前

君不見答仲雪

君不見十年讀書不讀律執筆披文裔面鐵又不見聰馬行來更折腰雨打塵蒙豪氣消小李一飲三十盞而今宿月淺醒眼佛子捫蝨指膽柔而今激射飛刑板都無卓犖慰君思咄咄冰心云異撰官貧如女貞不辱何足名況于司李冷如雪風驅劍倒星斗橫年年航米父哺我阿母煮菜廚無羹一官若無何時寫舟飄車度衣沾露五老峰頭清夢醒白鹿羣中伴魚鱉詩籤文管聊復爾月影松風心眼素咄咄李生樊中鳥兩翼垂垂空矯矯坐對芙蓉長憶君胸懷歷落知多少

舟過湖山

何人鐵腳度天門蹴斷雲根蘸水吞一雙麻鞋流不去至今風雨老龍奔

簡大來母同

十年年食蠶魚酒淫棋癖近何如幾時鬬指敲殘月耳熱嗚嗚語子虛

鍾陵道中憶家孺人江行

行行陟岵望歸舟搖落江天滿目秋清夢可禁潮夜打迴腸無計水西流侍兒絮語三年事季子分消千里愁風日宜人隨意好輕帆遮莫下蘆洲

候得南風再賦

好風江上送親歸想得窗紗映彩飛檣穩波容平似織帆懸岸影疾于機聽歌漸說鱸魚美問郭遙看柿葉肥紫蟹瀕江如掌大阿奴知否爲調飢

入署有感

霜路三千里孤帆向落暉入門看稚子別淚忽沾衣風信燈知報江聲夢不違平生黽勉意于此宦情微

東林寺書示三昧上人

我來叩遠公謖謖松風語遺響滿空山溪雲不可煮人去虎亦逝紛紛渡溪口一聲午鐘鳴傍徨不能去試問三昧師遠公在何許

開先寺同袁使君石亭坐雨

重到開先寺霜林酒色分都因煙雨意來就鹿麋羣絕壁迴寒瀑孤亭鎖溟雲蓑衣還促飲侵袖已紛紛

宿黃巖

寂歷幽巖上山僧一草菴片雲棲冷衲雙劍影空潭風雨孤燈夜人天短壁談蟄雷驚嘯虎枯夢不成酣

曉起白雲滿壑遂披雲緣磴而下

洞口山猶碧入間路已封靠連銀海雪浴出紫霞峰弱水盈盈合支機處處逢定知雲下者縹渺望仙蹤

乳滴石雲怪級級涤鏡涵高下迴波灑戀別此徘徊他年魂夢倩
孤興篇 小引

丁巳春暮仲雪方偃臥鮑圖寻追選期杖策獨往書生散骨將就
羈紲引杯撫劍寥寂寡歡炎沙故來相勝率短吟以謝之跋程六
千逝日百八十選言三千有奇蒙塵叩缶其是謂乎石照居士書

登金山

平江峰一點簇簇到眉青蹊斷參差石廊迴上下汀穿林捫弱薜
蹋閣敞疏櫺懸磬流空響飛霞影翠屏徑從僧熟引泉好汲餘聽
萬斛如龍噴孤根仗佛靈塔尖有草宿臺畔幾人醒祇疑清夜月
坡老嘯孤亭

妙高臺

孤岫凌江面高風淨石泥雲浮千嶂合日漾萬波嘶檣影危欄動
鄉煙極浦迷何時聞嘯傲酣望月輪低

十八遊醉翁亭追憶金山之勝卻寄魏仲雪

飛花白白趁輕遊勝境都爲洗客愁學士曾過泉尚韻醉翁一去
澗空流登臺倚石孤吟斷參佛看梅清梵悠回首思君天外遠懸
知來往北山頭亭有老梅文忠手植

度關山有懷舊遊仍次裂字

我愛秋山雲片裂春雲澹蕩山光絕我愛空巖雪色奇飄飄飛絮
濃于雪幾度關山幾度思素心未許囂塵沒公孫巧獻妾婦容長
孺自守丈夫骨功名富貴各有時豈論區區工與拙稽首神前無
所求清心何地不林邱若教斷卻嵇康嬾碌碌折腰安足愁

濠梁

濠水浮今古儵魚閒上下客心何茫茫愧此觀魚者

雨行

春路翻蕭颯淒寒惱絮輕已多離別意況復雨風聲隄滑敧車度
雲昏趁草行此時故鄉子燒筍聽啼鶯

春日旅懷得四支十首

蕭蕭古驛點更時惆悵紗窗月影移自是孤懷容易斷不關清影
亂人思
祇有白雲迷望眼那知青柳已飛絲春風吹得花點點九曲迴腸
寸寸思
漫道寬心應是酒纔貪酒白又停卮愁來醒眼還疑醉醉裏紛愁
似亂絲
膝下難忘捧檄思翩翩裘馬浪分離五更零落子行淚夢到親闈
問寢時
鼓角初殘鄉夢廉僕夫唧唧歎行遲閒情眞合青山老嬾癖那堪
黑帶欺
驛亭客夢醒何日積得千愁半別離我有離愁并寄與莫教日日
苦相隨
飛沙陣陣染雙眉不管昏眸并裂肌一片冰心知在否若教俗卻
倩誰醫

列炬鳴騶官道馳迢遙只見草參差江南夜色還堪憶點點村燈
吠犬時
笑殺江南輕薄兒垂鞭柳陌浪情癡可憐滴滴青如許分付春風
好護持
吳水吳山長是夢燕雲燕樹强裁詩詩成回首三千里夢裏悠悠
總不知

送春二首

忽忽驚春暮勞勞笑此身好花誰作伴落日一征人古道殘碑出
鄉思芳草親別離蕭颯久不是爲傷春
驛路縈歸夢風光信去流三春殘日影孤客暮雲秋零落憐飛絮
支離愧野鷗今宵數更漏長短總關愁

東阿飛沙

黃沙倚風驕顚狂著空舞蒙蒙煙霧中毋乃侵肺腑肺腑幾人清
風塵自今古安得臥青山臨流閒閉戶

德州道大風

顚風蕩輕車搖搖驚欲墮眼從亂沙打身如敲鼓坐震撼挾雷霆崩摧萬木臥風威裂膽寒蕭心祇天怒偶成

亭亭嫋嫋十三餘絲髮鬖鬖覆額初不必阿嬌金屋裏好將清月伴芙蕖

初夏發良鄉固節驛

驛程過固節望眼入長安氣煖知依日風輕好整冠襟山西映紫宸極北浮丹自笑迂疏意徘徊擇木難

同王念生遊慈壽諸寺因宿摩訶菴

郊遊憩塵想次第訪祇林清淨蓮花落莊嚴寶口侵午眠酣佛日趺坐證禪心謖謖長松下時聞清梵音

次日登玉泉山華嚴上下洞晚坐史氏竹亭薄暮乃去

洗出風塵眼山容仔細看到來盤礴意賞此曲迴瀾洞杳雲根出峰平屋脚寬翳然竹林好秀色飽供餐

碧雲寺泉亭小雨

千巖隨意碧眾壑自停雲是處濃濃抹幽泉細細聞雨聲勻落子荷意媚輕裹不盡蕭疏致悠哉對此君

月夜有懷魏仲雪舊遊

永日炎氛薄夜色散空涼微微漾星影纖纖流月光塵淨雲輕迴佳哉素秋妝秋妝寫君骨關指念君狂有時幽隅拱勝乃月際卬醉眼青復白飛揚意難忘君今空山屐清嘯彈新篁而我淩孤翼撫影幾迴翔襟期豈在酒太息非離傷看取悠悠思片月皎相望

田枝鹿留兩燕姬單車錦旋予既別緒縈懷兼感其意遂同邱信之酌酒歌以送之

伊昔秋風走馬歸取次高歌煖別離天涯兄弟留連意吳客悠悠雲樹思青柳低眉月在眼江山遼落懷何限迢遞征車去復來若箇槃槃盤綬綰酒豪膩有淮陰邱田子雙娥婉轉留一朝去我臨汾道瑟瑟雲寒月影秋可惜秋聲斷雁羣可憐孤月冷巫雲修峨澹粉入宮妒趙舞燕歌緩送君君行不必頻悽惋念取柔情暫旦拙哉照膽與守宮貞心轉石石應爛感茲酌酒三歎息羽聲慷慨慘行色飛鴻泥爪亦偶然青山明月長相憶若過易水弔荆卿莫道今人不如昔

七夕得陰字

昨夜梧飛井秋風度翠陰白雲遊子意赤岸故鄉心赤岸余家里名乞巧誰家女和鳴幾箇禽可憐燕市上兀自帶吳音

秋之仲外舅斗垣翁周一甲子小詩爲祝二首

甲子初迴秋半時當階淨月照深巵漫看孤矢孩心在若箇兒孫老眼宜身世儘容棋局穩風情剛好秫田遺尋常擺落閒憎喜大雅令予動古思

蕭蕭素業澹隨緣落落閒懷幾醉眠不學王孫豪白馬好將心事對青天一經老去衣冠舊百慮寬時髮齒堅小隱鹿門深歲月滿庭雜樹已蒼然

李元鎭道其弟仲鎭好遊竟客死玄岳下弔之

謂遊足以死牖下者誰予幻形等歸壑千載竟誰是之予有宿緣五岳半錯趾高情癖泉石深山友鹿豕捨得煙雲觀譜入飛仙史若道武陵源把臂入林矣危峰影翠嵐幽洞流石髓几骨礙淩空神遊蹶雲軌祇今玄岳顚縹渺挂屐齒

除官後口號三首

嬾于吏局問雌雄星渚何緣入夢中酒韻文心收拾去刑書官格好磨礲

纔掃書生筆硯緣又提十指課蒲鞭年年活計憑枯管暫筆何人日月邊

歸心日夜繞江干廉得歸時菊可飡傲骨而今剛半折籬邊莫作

薄書看

旅次寫懷二首

矯矯風塵翼去去山澤居行役古所歎遠道渺愁予青山有好顏
相將引迴車車行駕飛雲山青落日餘巖棲懷靡及目眺空躊躇
寄問東籬菊枯菀定何如
我昔盟秋風野芹白雪煮深文詘蒼鷹望腹笑鼯鼠波濤濺擊中
投足慮多齬竭來五鬼驅名字落星渚俗簡澹無華廬峰秀可茹
高衙風蕭蕭流雲靜楚楚行矣及秋風矯首風前語貪泉苟不酌
簿書足容與里婦拙爲容聊復理機杼
鄰道阻雨宿小菴二首
天意蘇東郡風雲千里同殺蝗雷卷地驅魃雨乘龍孤客窮途日
懸車破甑中那知燈一點夢入小龕紅
津梁疲佛子衲鉢小因緣放腳如如地枯心得得禪鐘飄僧欲定
雨灑法無邊只此茅茨下居然穩客眠
初入徐州道晚行
澹澹秋容寫碧時殘霞點點度輕帷天垂平野星分影地坼東南
月牛規幾陣飛蝗催客淚數聲絡緯擣歸思當年放鶴人何處一
爲停車問酒旗
張仲餘爲其叔秀湖君索贈走筆寄之
大江浩渺君山碧秋月飛空掃片石高歌醉月誰其主慷慨風聞
君好客君今六十意氣深孺慕依依孝子心不學王孫豪擊劍笑
殺村兒守貧金公府旌辟亦何有篤行共推鄉祭酒祭酒文章今
在否風流肯落前人後商出祭酒水南公
懷魏仲雪御寄
友迫是耶非高歌懷采薇浪將之子別何處好忘機月澹青蘿冷
江清紫蟹肥牀頭酒應熟爲我浣征衣
簡繆采星二首
昔兆長庚夢今傳太史書千秋吾子在隻眼幾人餘世法思平淡
文心問密疏秋容剛寫碧靜理近何如
廿載論交意飛揚不自禁笑看童稚日款語弟兄心露靜松參影

鐘寒月滿衾蕭然冰韻在遮莫浪浮沈
渡淮雨行歌以自遣并示仲餘
君不見長安道上沙暗天面眉黧黑毛髮鬈又不見三日一風五
日雨顛簸輕車泥嚙股樹杪煙含雨氣濃風飛雲亂天濛濛此時
高樓紫簾卷山光黯淡雨聲中而我何爲羈客夢浪分沙雨摧張
仲慘頓衝雲度斷淮急槳翻波箭機送搖搖命寄片帆輕恰上平
隄鐃鼓動征人慣說行路難戶庭若箇剛擄鞍逢途之蹇行跚跚
飄風颯颯征衣寒風風雨雨已如此況復長安變朱紫芙蓉灘頭
月正明高歌問月且歸矣
月夜度磨盤山
山顛月牛規素華流千頃月波冷可掬山容空寫靚鳥道石鼻尖
高原遊目騁正作透迤觀懸車忽倒影下方散凹凸露草宿深井
疏火馬號青杳杳棲雲屏山窮觀亦止車迴空引領獨招明月來
古驛共悽靜
關山嶺
百尺懸崖日影翻誰將鬼斧劃天門當關氣入東南壯作鎮形分
淮甸尊車馬度殘空外磬雲煙浮合望中村何當坐擁千山月長
嘯山巔月滿罇
余凡三度歌關山矣漫續短章
山骨亦可裂石堅不可缺不磷良獨難世事問巧拙茲山制徑奇
登登梯級絕車馬無息時下上紛相嚙勞逸雖云異巧拙共斯轍
去去任夷險淡緣聊自說頑似山頭石心是山頭月
江夜
靜夜澹不波嫩沙恰半吐如聞悄語聲疊疊紋可譜
簡黃贊伯
叔度千秋字風流今在茲清來看骨瘦一往故情癡布子燈青後
論文月白時心期兩兩合端不愧吾師于與贊伯同游吳門稱先生門故云
春暮偕仲餘走長安秋半賦歸予行爲匡廬客矣書此留別

揭作長安夢春風忽度秋與君回首意同是望雲愁酒熱鳴鳴語燈青皓皓眸襟期良不異野性復何求

桐江行

江流蕩蕩兩山迎高帆挂向晚霞明快哉長風破萬里舟行點點飛雲輕此山此水競窈窕誰向嚴灘復垂釣天末一絲縹渺懸天上客星今古照人盡漁人貪其餌之子披蓑空外嘯風迴帆落倚沙柯水靜山眠對斟酌一杯酌與桐江叟潤濱罷釣今何有

倚雪篇 少引

吾向嘗以意爲詩多無韻之哦不解法律恐爲所苦兩年來遂罷去客冬北上乍履山川飽飡雪月亦復欣然字句點綴而思短手疏孤吟無緒輒又罷去七月既望偕仲雪南還韻士之心口語目笑無非詩者心雖枯頑見之躍躍有喜行來飛觀寂想渡流漸陟危嶺晦明風雨之變友生廊落之懷每兩人寤歌率然成韻正如秋蛩之鳴天機偶引而仲雪閒繩我法眉目稍具嗜官格桎我飛沙蒙我仲雪以清心沃我三者未知孰勝今詩囊往矣吾初入里門酬應紛紛詩腸一去還可從仲雪索之否丙辰秋分前一日書于瓜步

東河道中雪山

雪徑亂山橫山山如束帶乍疑縹渺中仙子飛征蓋

孟嘗養士處

古木寒鴉起暮煙祇今猶說孟嘗賢三千食客知何在賸得雞鳴狗盜傳

得家報寄大兄

帝鄉春色好柳絮亂如絲嗟予念遠道乃在長江湄兄也予良朋拍肩拾草嬉夜午撮酒脯闢指雜敵棋纏角讀父書分經禮與詩兄時欣博覽予亦喜探奇筆舌俱不俗巧拙互有之高談先輩矩風雅亦吾師世眼青復白專愚謝雄雌雙作江郎夢運下筆生帷擁稱鐘聲寒抱膝松影移選言標綺素裂紙故劖思靜夜憶親訓

感歎涕交頤甘苦十年事黽勉一寒旗曲江飛袂遊回首白雲悲素書故鄉來佳話忽紛披阿翁折屐日阿母加飡時孤窗理前緒簇簇上雙眉裁詩凭寄語何如棠棣詞

自述

懶性何多畏幽蹤亦偶然每因顛倒想悟出俗因緣禮法應非我道根疑是禪息機聊自逸澹意不須詮落落宜予酒悠悠好去眠坐餘窺鏡笑興著看山頗有客思敲予無言欲問天長松許作伴野鶴定相憐情死思前達勞生避世賢行藏殊未卜腰折阿誰邊懷口集之

臨風思口予相對一高歌倚爾千秋意平茲世局波情癡緣采劇集之侍兒詩料撚髯多誰是憐才者仙曹貶老坡時在惠州

閨思

一簾月影上疏桐無那離人在影中剛卻玉釵搔首望淒清何處又孤鴻

望東阿山

山色蕭蕭帶遠天輕雲如蓋覆山眠是濃是淡山無語此意吾將問米顛

晚次東阿野望示仲雪二首

疏疏樹色點山巒淡淡秋容落照閒不是君心清似水何人共我說青山

雙車徐帶還山行行到疏林軫一停半樹半山雲外合天空日落總浮青

過新城弔荆卿

壯士有奇容徘徊欲與俱卻憤太子意慷慨逐登車登車白日寒賤車何足歎所嗟偕賢子成功良獨難吁嗟乎功不成兮非術疏賢子怖死壯士孤不知當年客誰在悠悠此恨空千載去冬過東省饑民食柳皮柳盡白今復成陰矣官道依依柳相憐我舊過霜根膚轉嫩秋葉態翻多昔去同慘淡

今來解嘯歌凭君青眼看行客好風波

紀夢

恍到蓮花地將無現宿因心空曉大士僧說此眞身分得巾箱祕看來玉樹春初禪參不透誰爲洗囂塵

紀行

漸喜青山近生憎驛騎遲秋風解送客老樹似迎騎驛驛驚官擾山山洗我愁前程殊未達夜漏已添籌

車中偶成

行行過魯地秋氣正蕭森塵面羞山面文心映水心蟬高時斷夢風爽一開襟無限躊躇意荒碑古木陰

憶家園

夾水盤曲松曲曲間自瀉疏竹不盈畝臨水自瀟灑小樓兀其中倒影月明下

予受知荆溪周老師輒深感士之感耿耿此心寄之短篇

志士悲遲暮而余早致身十年塵几硯一日傍楓宸白頂慚知己青眸見古人願言敦素節未敢負陶甄

彭澤山行

山形蹲兕首石嚙趾難受步之恐或蹉與人何赳赳忽復列平疇知出層山口遠望一山青未知其名某想得蒼蒼色其下可招隅清賞興何窮欣然思村醙所喜渡江南數日剛餘九

曉山

每憐滴滴晚山蒼曉景于今始一望映日初浮酣綠色籠雲徐褪嫩青妝遙看宿鳥過層嶺恐有幽人在上方便擬褰衣天際躡攬將佳氣貯奚囊

渡淮

勞勞嗟遠道六度入濠梁始酌甘泉味纔聞秀穗香雲情如素熟鳥道亦吾鄉只此南中景歸人早欲狂

過關山

去年霜風吹指裂山容黯黯愁雲結今年山容爲我開蒼苔浮翠點山骨下車指顧四山間似有樵人雲際躡廟貌我我再稽首落落我懷神所晰不願炎途關劍鋒但願清齋煮白雪請看過客競雄心若箇雄心不銷滅歸去來兮意悠悠芙蓉寂寞江之洲好將一片江頭月酬對高歌洗客愁

懷方孟旋

每恨吾生晚于君見古人如何老衲子卻現宰官身道貌凝高韻婆心點世因茲生眞機土說法且休頻

渡江別魏仲雪

憔悴在遠行蕭瑟悲秋氣問誰連袂飛超超阿龍魏先號龍超曰夕塵陰裏總脫驅殼味筆尖落青山點畫浮空翠吾端寫幽憶滿眼邱壑趣車行年後先心賞遙相謂古驛別杯僅孤燈分影四洗我俗腸空指我詩律細鬬指兼拍歌敲眠枕我臂揚帆瓜渡頭我怯君乃萬風柔浪不驚濤聲雜榜枻焦山似畫鷗金山如螺髻疏雨帶飛雲空蒙亂天際飄舟幾迴旋忽失蒼茫勢昨日羇客心今日故鄉意所恨同歸子旦夕催分袂明年早著鞭相將共攬轡

閱季弟文喜而有作

勤勤讀父書十指博五斗阿兒腸眼枯青衫曳履走力田問逢年弓冶顧其後嗟哉文不易世澤可廢否竭來倦翼餘季也洗我垢指點新穎浮落句手如口處汝心鴻鵠念汝影孤耦玲瓏兒子心賢冠亦何有狂歌明月前飛揚百杯酒

學餘草

月下同友步松徑

松際清流影蒼苔數行跡徙倚聽波聲上有玉露滴素心追太古

玄言永今夕月落未應眠爲君煮白石

除夕

閒心驚爆竹孤影冷燈蛾豈是希夷寢經年一夢過

送春

倏忽春光去閒鶯一悵然昏昏長似夢樂事又無緣

雨中閣樓晚

坐來成小隱靜悄不開龍細雨鳩鳴午輕寒燕語雙法雲初覆地貝葉爲穿窗縱有凡心在看經也欲降

晚涼即事

清風動疏竹高枕北窗閒偶逐飛螢起時看好鳥還月當天未淨人人夢中閒碌碌炎塵者何如此閑關

雨梅

梅含疏雨別生春幾點花梢灑不勻折得一枝應自遠遠香清絕

晨花人

閒懷

離恨年年在懸情夜夜深春風不解意吹落海棠心

晚飲菜花下

黃花覆地映清樽遙見籬邊雞犬行細草纔沾夕露溼遠山猶帶

晚霞明村家煮筍織織供童子烹茶淡淡傾興劇歌聲頻促板何妨卿我復卿卿

偶成

鵑鵠深樹鳴何處不關情巫山元是夢浪道雨雲行

夏夜

大吠人初靜蛙鳴夜正幽書空多怪事問影亦何求

和陶飲酒十二俱拙直無餘味今存其四

人生有眞樂睠此目前是會心豈遠求無學亦無毀懷想在黃虞境界當爾爾水流復何心風至教文綺

閒行曲欄外舉目見花姿籬筍滿園中飛鳥棲叢枝升沈朝復夕林木景多奇悠然意自領性拙淡無爲此中苟無累世網安足羈渺渺天際遠秋風來蕭然木響葉頻飛靜悄似深山閒卷知千載神往太古前俯仰自優游杯酒聊結緣

芙蓉低映水依依取人憐緣宿摧其英旋失向時妍所以貴松柏亭亭歷歲年丈夫自有志寧以世移遷

白下送友歸吳門四首

旅邸乍逢君論交一杯酒悠悠千古心雙劍乘星斗秋風催落葉惆悵送君行別思知何許江濤夜夜聲姑蘇千里道四望暮雲深日落孤帆遠相思何處尋去去從茲去蕭蕭木葉愁離人無限意寄向大江流

擬怨歌行

夜風起兮宿鳥飛羅□□□□□□□□□□□芳帳悠悠兮不能忘星寥落兮橫天□撫孤枕兮發浩歌人心險兮□生波起徘徊兮怨情多仰問蒼蒼兮奈遠何

如夢令

庭院紫薇誰伴樹上烏啼聲亂晝長人正眠又被蟬聲驚斷長歎長歎初放芙蓉滿岸

落落亭詩集卷四

西臺書牘上

答劉康谷父母

老父母冰心卓識掃清衙蠹既使區書無所容其邪移則錢糧清使差馬不得下鄉則貧民安歌頌已徧窮鄉矣今所亟望舉行者革汛地快手使雞犬夜寧免廟寺村墟時聞弔拷之聲爲第一義其他惠澤自次第均沾神君妙用非迂拙所能仰贊萬一至官戶之糧敝邑較爲獨少從前掣肘在胥吏侵漁數千似不獨在此項但未能先完以爲民倡是用愧心若老父母寬而漸督之如舊例以十限爲率則治生輩斷不敢獨作頑民也其官簿少載老父母已洞察之但流水簿每晚收進貴衙不落胥吏之手則洗改賂弱自無他弊此亦老父母明見所及不須更贅也謹此以復明問再諭黃冊紙張乃紙店事豈敢以冒罔利之譏儻有以此干瀆者必屬假冒統望以三尺懲之非地方公事愚父子素不與聞非面請

札陳知老父母必弗垂聽也辱下問之雅敬布腹心

又

再領台誨神肺爲清老父母留心民瘼如置赤子于懷嗷嗷飢號寒撫摩備至今農夫野叟所喁喁而望者惟是農忙舊例百年相沿每至五六七月催科句提悉從停止往牒具在萬口同然即功令森嚴徵檄火迫老父母實有仰屋之歎然爲民父母首重農時民亦有心決不忍負勿以從來相守之善政頓自今年廢之以爲後日口實也老父母若單摘欠多不及五分者另示提比則奸頑知警仁義並行即使官戶不在農忙之例治生輩亦甘之矣鹽臺公祖觀風試計藻鑒之下妍媸已分家兄應昊卷似勝前時兩試不審可得特拔否家弟應星已蒙注念又前所面懇表妹夫夏寶忠傑識英詞名駒汗血尤家姑丈諸子壻中之超異者各以其卷附求破格之拔陳盛風而歌棫樸知愷悌君子必異于聽矣娓娓不罪

又

向以農事仰乞神慈雖蒙寬及旬日已不啻三時甘霖矣封事不遺不勝感佩敝邑諸生既幸進而教之竊于兩題中窺老父母明德新民之學本之于無慾之剛夫無慾而要之以止至善則亦無倦之說也敝邑之民沐浴仁化詎有量乎一二社友向從都下時先懇垂青皆素屬人望非阿私所好至家兄家弟已辱收之門牆老父母文章宗匠應垂隻眼之觀又不敢內舉爲避矣仰體惟才之念雖私實不廢公想不以瑣瑣爲罪

與魏仲雪

孟春初得兄前歲仲冬之札并惠敘言恍然相對者久之是後奔走半年始得脫手六月入里七月北上十一月假還一年之中往返數千里都不得有白門便人通一音耗今春之季過虞山晤叔子知兄已持籌關上竹頭木屑中應不減雅人深致耶弟前歲亦曾强與兩月是時爲初清宿穢力洗惡聲不似部關安而不貧然

知居此者口眼手足一刻不到則百蠹叢之凡所爲商患者非官而左右市儈之類也要惟勤而清而恕足以消之可以造福可以長譽否則惡聲蒙之不可不畏也兄素心密理下悉苦甘不須弟屬而見今可中忠告者正不得外此要著也弟以懶而濟之性乃居是非風波之場將爲容容免咎乎將爲矯矯博名乎將順流而安波乎將迴瀾而樹幟乎將趨炎而效羣乎將占風而望影乎度皆兄之所不許也寧拙而直毋曲而逢吾黨有人心期未改落落之素其寧敢負同志乎雖然已陳之唾拾之無益孰爲方今第一勝算急宜建白者乎孰爲方今第一人才急宜推轂者乎孰爲方今未發之邪急宜鋤斥者乎孰爲往時未平之案急宜糾正者乎兄之助我應在此不當以煦煦套語塞長箋也憶往時吾輩氣誼之投每每率然而合今亦各各不羣兄與孟旋超然于木末亭畔讀書悟道飲酒賦詩何其樂而達也相與者何人最深韻可以託契最堅凝可以託盟最饒經濟留心時務又有何等奇奇怪怪宜

微知之者此非燒燭夜對不可了然相晤尚遙從此以筆札爲面語耳兄俸已幾何何時可及學僉之格後來之秀英英逼人弟日在簿書中溷擾錯過兄居往來之衝過者如織亦儀封之隱觀人之會也儻留意乎弟以八月杪北行嗣後當在長安通問矣拙刻一冊白鹿志一冊則弟別來功課也兄詩當益富有新刻木可惠幾帙音問久闊不覺覿縷郵報中事皆兄所悉故亦不一筆及之以問所未聞爲急耳

候周老師

恭惟老師至情純孝體道含眞以居憂讀禮之餘沛扶危定傾之用凡今之門戶重而君父輕情面重而紀綱輕者則惟禮可以已之老師靜觀極詣資深逢原弟子他年亦何能仰窺萬一哉竊于今日而頌賀之也向者伏承渠誨務養和平敢佩終身不違參倚然何以免翹翹之嫌而仍不蹈容容之誚何以洗塞白之套而稍無負建明之思孰爲時事第一義孰爲時才第一等老師武庫之

所森羅夾袋之所儲蓄幸以千百之一告之斯則老師終始造就如天至德乎湯門生遂來竊鈇之疑竟遭投杼之患彼人信賤役之讒將何以爲剖白之路此又某所憤懣而欲請者也

與夏緘菴 諱燁南康守

康郡寒瘠乃多伏莽官其地者甚費心力矧台丈當上下修隙之會事事大費幹旋總之隄工若成原是陰功無量又不特前人未了之局爲重矣白鹿名區傳是紫陽吾輩爲培植人才計率而由之亦復何罪近聞有厲禁而摺殘之者不佞弟夢寐不忘且須昌言于朝若地方調護終藉大力耳

與熊青嶼 諱德陽

不佞弟待罪仙鄉硜愚無似信心而往貿貿何知地方既有遺愆世法又復如夢自謂不足比數久矣猥藉明公鑒其素拙逢人說項貴鄉諸公從而倡和之遂使駑馬昂首同驅飲水思源其何敢昧憶自江州昭別半載之間輒復紛紛直道不容名賢去國虜憂方大國是誰持雖幸正氣之未衰亦慮羣陰之尚伏邇者賜環之詔屢下知聖主不靳轉圜臺下其脂車以須爲世道計終不忍鳴鳳獨居空谷也不佞弟需次尚遙暫還故里茫茫迷路特乞指南託在同心想不麾外長君次君希道寤思

與戚司理 諱良史南康司理

匡城如斗湖山接席眞成吏隱名區如不佞之疏冷者宜藏拙焉何意高賢亦復至止輒令人有糠粃在前之歎李官操人生死關人進退不以地分局也門下大才其以矜慎行之賢者儻有同心乎衙齋清況正堪神往招五數楹滄風以搆向有小銘懸之北牖若能爲不佞勒銘詞于石壁中者亦拜德之一也白鹿主盟李署專責幸勿多讓諸士被摧折者望與夏緘老昌言爭之已悉之緘老札中不再贅

與門人余未之

行時備承繾綣至今念之茲以萬兄遠來稍悉近況靈山會上廣

多筆底蓮花若以塵趣往者卽非所望也白鹿遂有魔劫僕愧無金剛刀然終須爲吐一言幸語諸兄無爲悵悵佳稿刻就希惠幾帙

與陸景鄰 南九道諱夢龍

長安悠悠忽忽局面人情互相牽顧遂事都置度外黔蜀亦若夢中因念國家欲得眞心任事如台臺者宇內寧復有兩今地方興釁既已畢舉饒南守備一設保障尤喜有資而兵政易弛匡人習慣時有細人好造浮議以圖修怨于袁九祭而欲盡翻其兵案者台聚衙鏡在上彷彿是先固無容其逞然未嘗不日夕伺隙也其從前諸案乖謬固多而矢公矢慎不敢徇屬託爲喜怒則可質之白日至淳陽庫藏交盤尤極清楚恐庫吏過後作奸借口諉託則乞靈斷主持之其他地方利病無煩多贅要亦省戀明德不覺叨叨

答程都閫

都爲囂敝邑治者數多傷指獨門下快才遠識勤恪自將下車伊始輒得其綱不佞向以卓異推言之上下間而今循名蔚然千里神慰夫訟易理逋易清所難者一片冰心遊方之內毋遊方之外耳以門下之品之材競業以持之始終不貳都邑從此其爲善國乎門下勉之矣

與白彭澤 諱紹光

彭澤有先賢勝跡可鳴琴治也近者盜張政弛百蠹叢集故特借神君整頓之計妙手精心處處迎刃邑且改觀譽當益起縣之前令多受鑿垣之警非必多藏誨之乃縣之猾賊黠吏通謀布置假此脅息縣君耳聞衙後牆可跨越似宜峻防又有一二大窩窟穴城中者敝縣劉父母知之極眞可密問之而擊之之法須計之陸景老毋漏風聲反受蠆毒也在台丈卓識通方知必裕如特在親知故叨叨耳貴治兩番覘風試悉不佞與目其一等中者乞查其名而獎進之併示區區文字之誼然不必假借以他事也

答周縣貞公祖

日以戔戔申候弗蒙麾納反辱批答愷至益乎披淑氣而依朗照也道誼之篤海內正人共仰泰山北斗某亦何敢自外愧闇識疏才無當提誨耳舟次錫山再沐翰貺台意殷渥何以克承敝郡孫淇翁某之太座師也淵源有自竊所仰依若其居鄉之清介立朝之正直凡有心知詎能以黑爲白乎此自台臺一流入何辱問焉一切指迷啟暗均望明誨而辱教之

答程都昌

承教具感雅意然地方共事猶庇己多正不在世法稠疊也惠儀附璧并謝惓惓都昌多口之地往往不風而波惟寬嚴交濟冰霜自持省差役清衙弊以門下神明之才出之裕如耳臨別贈言想能原其意也

與吳生白 諱中偉粵東藩司

四方多事粵東晏如臺下保釐之功卓乎茂矣粵夷伏有戎心邇復何似知曲突徙薪妙有善畫仰惟聲寶兼隆朝野倚重旦暮應借節鉞素辱宇下之庇者亦何敢後緇衣之好也家姊夫徐某守其誠朴幸戴二天臺下推屋烏而破格提之感佩曷已冷局無以自見欲乞一管稅小差似屬殫名宜爲爭地又慮其以此賈罪然耳誼不容已輒復冒瀆

答門人林魯玉 諱森

美人之想何日忘之忽接蘭訊如捉麈相對也清心妙義博雅宏深充前力而引新緒日復亹亹爲期一彈指間杏林春煖矣不佞業已戒途輒思稍言天下事故人相愛宜有良規若綺語頌言非所願聞也

與劉康谷父母

林居數月備承帡幪行時繾綣之情迴超常格非復可以筆舌謝也仁民之政宜民宜人芻蕘之言莫佐萬一竊有私念謂老父母臨事詳愼博訪精研自是神妙作用然人心不同耳目難寄盜兢心而獨斷毋旁聽以啓奸且行簡則日有餘閒省訟則民無紛擾嚴懲差役下鄉之脚馬力禁捕衙擅受之呈詞舊糧徹底造簿摘徵欠多已蒙采家父之一得近聞節止開米數而不載田糧終爲那移之端亟宜查田改正凡此愚見聊附古人贈言之義以備高明參酌家父愷直成性每好盡言惟老父母以通家至誼善體鑒之尤不肖所夢寐勿忘也

與曾二雲公祖

豈弟作人求賢如渴此賢侯事也文章氣誼友朋相引此弟之私也多言煩稱實皆士林之秀向別時面布所云幸不以多爲罪而懋置之者則請陳一二焉武進諸生吳鍾巒弟十年之師也名宿品孤羣望所歸實應冠軍之選不求平等之知無錫諸生顧嘉舜江陰諸生趙涑武進諸生吳鍾磬皆弟所心儀于師友之間者也悉望注以隻眼高拔其名若家兄應昊苦心力學試必先人家弟

應星穎而有志老公祖垂情而破格先之又不俟弟之諄懇矣其臨期開請子弟至親從鄉紳之常例者家父主之幸不以相廢盍弟所以私于老公祖者止此

答錢牧齋

不肖孤蹤暗識臨淵夜行于天下國家之故茫如也然私竊自念時事破壞由紀綱廢弛此行塞白將以爲首而辱承台教忽發其蒙白翁居揆席握樞衡其于清朋黨振紀綱茲一言仰窺一斑矣所恨恩恩就道弗獲請益孰爲切要之款孰爲整頓之方儻有便郵不吝終教之否乎孫老師身繫安危還朝何日翁台何以籌之并希指示講筵虛左寵召非遐拱聽履聲之人發武庫之藏耳

答楊周卜 詩新期

台臺夾日孤忠擎天巨手褰帷行部江漢爲清屬當黔蜀多艱兵食交匱百方措處以效纓冠者罔不于楚是賴非藉台臺妙運經綸力籌接濟則西南半壁已不可知然勦局未畢撫事難言水藺合謀後憂方大恐終須藉神畫以爲勝著若朝堂之上不過拱手以聽似未易卓然建一長策也某書生踽踽初塵驥後未中仰止之私先辱瑤函之錫既不敢卻賜以蹈不恭之罪祇有抱愧銜勒而已

與繆西谿姑丈

自別台顏後以九月望抵都門晤諸相知皆亟問還朝之耗計閏月中定得侍色笑冬寒晷短不如早發爲便也此中議論正是清明一二伏莽彈擊以去即南中閃爍今已去其大者想邸報具已入覽福清行志自不得進第聞清州誤信聊城故福清深以爲憂主上神明而內憂未杜澂之不可緩之不可所猶可爲者大璫雖得志亦畏外廷之議使交關之人去則清明之象可長保也不肖初至無所知識塞白之後行覲先後緩急之宜要不足當一臂碌碌爲魂如何如何新總憲屬之司寇新冢宰屬之總憲俱可爲得人副院將借重李懋明矣近惟黠陪之舉一箭雙鵰爲小人播弄

機關閣總憲深爲主上所器重可無憂此覆轍耳此中之事大都止此家中之事則望少篤故舊之誼一斥讒搆之言使鄉曲間知有翊勛之名使家嚴少釋眉頭之苦使不肖得免三千里之憂此姑丈懇摯本心而尤祈申告誠于臨行之際者也仁人厚德骨肉一家不妨直率吐其肝膈想長者必能俯原

答劉念劬 詩應遇 游塾鈔圖

敝鄉爲加派之重兼織造之擾民力已竭即入于闕者利在東西南北也而鄉民斗粟漁舟動遭科迫今之爲關其謂之何臺下清心妙才愛商恤民上不妨公而下利于途此不佞所翹首而望也

答李懋明

某之譾陋獲託蘭臭餘芬每領教言如寐斯醒竊思中外多故曆火漸然非眞豪傑識力作用不能擎天柱而補地維台臺主盟吾黨匡濟斯民津門鎖鑰暫資韓范而望隆實茂指日借重名碩以表正中臺肅貞百度蓋中外同心正人翹首久已有定擬矣某辱以舊知式軌就範稍得伸其眉舌以爲前驅則誠三生之幸也摘瓜共歎伏莽未消愧此縣力其未有效亦惟台臺終進而教之

答解羅浮 詩學愛沙縣令

向聞沙之清幽爲仙吏飛舄之地年丈翩翩乎仙才仙骨則眞仙吏也治行卓然長安譽滿其以異等趨召與令弟年丈共吐筆上之花而鳴梧桐之音者指日計之弟託在籍末最辱兩年丈相契同心之助幾幾望之頤年丈努力竿頭以慰故人之望

答李世臣 諱爵 屏 符令

向從行卷中竊領文心直望爲天際眞人也□卯之役獲附驥于令兄少文年丈想見瓊枝玉樹王謝風流而今仙令飛舄兩地琴清又見潘安之花縣矣芳譽翔空冰鏡倚望辱有兄弟之好詎禁起舞耶令伯碧翁老先生舊沐國士之知久疏起居每懷夢寐便希道此耿耿

答徐見輿 萍 廷宗 州司理

理官之寒痒不佞向身嘗之矧荆方多故轉餉徵兵日不暇給上
嘗調停下煩綜核自非老鄉丈之敏手遊刃勍若懸空者孰能勝
其任而婾快乎賢聲久已滿都下辱在桦末實有餘榮維罔是而
清仕路同心之助翹首望之品地卓然端不以齒牙爲重而秉懿
好德亦何敢後焉

答魏仲雪

初秋一通音聞弟即料理東裝倏復半年矣關政清惠遠近所傳
然以仁兄道品居此市曹終非了局同志俱以爲念歲底轉局自
是弟之責非兄事也公言之私言之政有計議意得南銓乃爰同
人中極可同力者有魏廓園在邑中諸兄試事風波弟竭力周旋
乃得之于文宗又得之于儀郎而宗伯執意甚堅必欲少處陸兄
故不得已聽之然儀曹定稿行察衆中首事之人弟三懇之而後
易者區區之力不可謂不盡便中可與諸友知之勿以一人牽累
爲弟罪也弟率其胸中所見與廓園爲同盟聊自有以塞白然欲

不見首則難欲以一口挽奄人膏肓之疾又難之難南中有所聞
幸索便示我新詩種種讀之泠然一清長安車足之穢弟詩腸又
去日以城務紛紛客席擾擾即欲覓一句爲酬弗可得也方青嶋
遂別數年使人胸滿鄙吝今在家乎在官乎何時得一把臂念之
慨然

上孫愷翁老師

伏聞駐節關外進而逼□廣寧可唾手取也傳者言老師運籌之
妙諜入遼陽以數行空札離其腹心爪牙疑而誅殺者無數如此
則□在吾目中矣或者言卒之任甲者不過四萬將之橫戈者亦
復寥寥王帥乃至壁馬人言固不足信然安得如李愬者以副老
帥之指揮乎時可乘機可赴老師勝算在心而將卒不能如意則
守之功不下于戰鬬一廣寧似亦費收拾也謀不萬全動不如靜
書生懦見固若此矣老師幸私教之長安議局紛紛往事都不足
道近者老師大疏鼓舞邊疆將吏之心平衡戰守左右之祖自有

深意豈爲市德而諸人有心欲言而口不敢出有本欲偏主而語
難異同至于敘防之中多有衆怒所向坐此呶呶迹幾相左然老
師微通其變而言者自守其幅正可置之度外大段人情只好眼
前無事耳老師敘勸勞臣其挂議者儻姑聽焉亦聖賢委曲行道
之微權也老師以爲何如讀擒妖始末敘言可謂仁義並用而心
一諸老意弗盡然恐寬一步則彼亦進一步此又弗悉老師公平
宰物之旨者也某茫昧無所知而四哥示以台旨若可不辭于門
牆故亦感發吐其坐井之見供老師一哂雖闇昧知不罪也邊地
霜寒軍務蝟集伏惟爲國加飡一縷申獻望恕菲褻

答熊壇石公祖

長江一帶鯨鯢爲窟而敝邑下當其衝若奸宄鼓楫如君山聚兵
之謀則父老子弟不得安枕臥矣幸藉台臺握鎖鑰之重運制勝
之奇使羣妖授首江上安瀾徙薪之功勒之彝鼎某託契蘭芬之
末竊邀梓誼之餘備員言責撫心莫語惟是邪萌之尚伏視羣妖

而易蔓台臺澄清南部正人所依何以明教愚蒙使鼓螳臂乎

答何武莪 諱士晉

景仰鴻名已經十載自辛酉春一函通候又及三秋矣依佩之私
無刻敢後而往返京邑車塵無定心期渺渺空望嶺雲而神飛耳
粤西天末非所以居台臺惟是震鄰四營半壁支撐不藉方叔召
虎之猷孰當金湯鎖鑰之寄台臺誼急纓冠過于室中自救虛聲
實著使之內孤外懼焦頭爛額而不居其功功在人心簡在帝心
此非一人私言也分專閫而樹偉伐桑梓獨藉台光還朝伊邇詎
容多讓至吾黨同志亟望羽儀不肖孤拙跂領渠誨又未可寸楮
盡矣

答夏緘菴

星渚之荒涼天下所稀見然青山白石古壁寒泉雅與吾輩道氣
相宜台臺兩年循良望冠他郡者品固以地益章既兩入啓事參
藩不遠獨錢糧考成太嚴而催科往往見怨地方之難殆不堪久

處弟辱在素知斷不敢自愛其緜力候有內地之缺即可借重此鼎分內應爾其盍敢先貪天功雅意稠疊見之驚卻正施可以交誼拜登別賜附陳完璧相契之誼固不在世法中非自外也但萬二生無辜可念附致一函于黃陽平候其行部將近或在省行事時覓便致之然後令二生控訴總惟翁臺斟酌并示二生知之

與黃陽平 諱元會江右督學

往年共事雖一江相隔而神氣交親沐高雅之誼特甚時耿耿念之江右文章名地邇來風格卑弱翁臺大振宗風剔其腸而煥其彩誠此道中快事豫章此後數十年名碩之胚胎也頃以考成涸及渤海無論輕保障而重繭絲且舍經手而罪他局同志共駭既已明雪不必介懷矣白鹿書院興自紫陽先輩名賢加意造士一切科舉月課之規素關文宗條教舊南康袁九淛規畫潤色起敝維新而不佞弟實董率之月以朔望再宿山中風雨寒燈手披口授以刑官兼塾師者蓋五年于此諸生文心樸習亦既改觀辛酉

賢書三倍往日不意去秋張鍾老修卻于舊南康因摧殘其舊子弟幸舊按臺汪石老九江道陸景老苦口力爭漸次收復而覆盆者二生其一則但宗說也宗說兄弟在南翁鄒先生門下文才行誼卓然白眉特以舊南康生祠此子實爲倡首故患病即先降青補考竟行奪廩言及前事直使魄飛翁臺試召而試之其文豈五等秀才乎然此猶有倡首生祠之說也若夫萬人傑者家徒四壁年少力學舊例洞生另錄遺才此生適居其首先欲破格作興遂爲請附正案帶道汪來老實允行之因得挨次幫補乃竟罪以鑽刺然則誰爲受其鑽刺之人申文者乎批允者乎嘻亦甚矣且當時申案見在舊敝廳中翁臺試弔而閱之區區鼓舞之深心將爲書院之美事彼山空氈冷草布貧生非有微名安肯趨赴今即格前例不行停其廩可矣痛加箠楚禁錮終身此生何罪鍾老第以洞生榮辱悉關舊南康不知此生一事在舊南康去後池魚之殃六月之霜仁人君子能無心痛而況不佞弟實貽之戚能坐視其

呼天腐心噤口不言乎幸翁臺昭雪無罪還其故物此可以質諸神明告之西江士大夫非私意干請他人可以援例者亦所以善成前人而掩其白璧之瑕也恃愛冒瀆翹首報音

答張逢玄 諱鳳翔保定巡鹽

台臺沈幾定力功高定亂已勒鼎彝而垂銅柱矣隆恩再錫中外惟心萬里長城方借中樞之席廟謨國是咸藉主持所謂斬釘截鐵之手非台臺誰屬哉向過部下快領麈玄懷清風而瞻朗月至今寤寐不忘也不肖識短心疏處非其據歸依眾正矢效緜力讀雲中之札三致意于否泰消長之關則既發其蒙矣清明之氣尚存陰伏之邪欲逞惟具瞻之地長得正直開濟如台臺者秉衡持鑑爲國家抽出一片赤心白意以振紀綱而辨賢奸則一二伏莽不足慮也惟台臺有以教之

答周柱明 諱邦基兩淮巡鹽

國計既詘司農仰屋兩淮鹽課居天下之半所藉台臺風清海若月皎冰壺以足國裕商民甘其味而更易其腸員從來鹺政之最也茂績已書還朝伊邇南天之霖雨行爲北闕之鹽梅不肖幸僕歸依可勝欣舞乎

答吳灩石 諱嘉賓南昌司理

豫章司李非勁骨敏幹深心密理者不能勝其任向見張忝生年兄歎爲卓絕近聞年丈治行復遠過之南昌諸公人人頌服而湯參予年兄尤悉道懋績至品識之超于治理外者方方石年兄深道同心之誼貴鄉銓衡虛左以待非佞語也司李之寒此弟所親嘗況年丈兼干戈顛沛之餘幾于無家何堪修長安之問敬以璧返雅意固心佩之矣

答吳生白

台臺天青月白心事皎然不肖每私仰馬人倫絕品粤東治行卓冠列藩猶不無稽沛之歎祇緣清卿瘡痍搶攘成風開府未缺眈眈先視遂使藩方牧伯遠弗暇問如台臺之譽望亦復綴焉然官

如傳舍尺無可課之績而台臺三載奏功造福無量長城萬里支撐半壁既已名實兼隆廷推首爲屈指第建牙方議久任昨叩之當事者擬即借槐棘之班不使周召久勞于外也分宜駢語奏報近有堂約率以質言惟鑒原之

候周老師

閏月初接得台札備承眷念之隆兼于令兄老先生時悉道履甚慰懸念計違師範八月于茲矣胸中茫然如故紙上索然無奇竊復虛觀天下事冒敝成風贅疣日益思啓一言提其綱而振頓之心短手鈍格格不展局中鬬勝君子弗爲獵有喜心狂奴不讓老師得毋嗤其愚乎雖然此亦台諫所謂言其心之所欲言不盡關耳根之人也今時言官正自不易薦人嫌于市恩糾邪又爲傷體觸諱立見摧折條陳祇附空言老師謂何道而可幾幸乎近者于役北城尚得少解尸素妄意巡方異日或可效一二于地方若株守蝸頭日弄白簡眞亦虛實剛柔兩難之局也但差期尚遙須有

一年紛擾老師幸時惠教何人何事明白示之使知趨向爲望毛禹門眾正所宗望其賜環以日爲歲而大璫故持之今且觀呼嵩前後想有好機括耳小疏如命錄上以供覆瓿臨風不任瞻依

與毛禹門

山中之遊大有勝情不喜識張公玉女喜得仁兄兩日夕清話也高誼依依歸來心醉亦有數言屬覩竟以塵冗置之乃行時未通一函以乞司南而長安又等翰惠愧何可言仁兄鐵骨冰鑒力迴既倒之瀾邪黨搆陷正人氣短今邪謀已破公道昭明劉朝先服其辜王一鵬亦落其首眾正喁喁之望且暮得見賜環而魏璫爲朝修卻持之不變今不得已變其說于蔭襲之覆行爲善用小人之微權以通君子之路是一道也嵩呼前後應有轉機吾道將行豈使直臣久錮乎閣部方有同心所藉不在議論弟慎有欲言再

台臺文成作吏羽可爲儀人傳殷虎之名士仰泰山之望而敝鄉文格漸下士習愈囂江以北實甚仰借人倫之冰鑑兼作吾道之宗盟既起其衰亦肅之紀使多士彬彬于文質則高皇之靈實式憑之不肖拭目以覩謹謝命之辱

答劉康谷父母

行時備陳謝別之私不覺瀆其狂瞽老父母大雅君子以道義取人不重諾諾相欺者故幸無罪然已惶悚無地矣邇雖鄉訊曠隔私念豈弟宜民雨露日渥目所覩記孜孜民事推心置腹而不飲一杯水則古循吏治行亦何以過此哉武健嚴酷可以御吏不可以親民潔己愛人可以親民亦可以格吏夫催科何傷撫字所畏者頭緒多差役煩耳胥不吮其血而課必搜其根寬于八分以外之錙銖而嚴于八分以內之什伯老父母持此法以無倦國與民兩利之道也祝融爲虐慘傷如許老父母惻然罪己自是父母之心然五十人之劫數已去而千萬人之待命更殷仁人君子遂忍

恝然乎學院孫老師處適備道卓品精心亦聊效輿人之頌也

答葉慕同 諱成章長洲令

老父母以天馬行空之才本以止水之操持以如山之力從來所過劇地脂途今爲花縣琴聲矣敝鄉邇有天幸豈弟君子萃于一時然如老父母之壁立千尋固鄰封子弟所飲河知潤而齒頰爲芬者也種種瞻慕之私敬拱俟履聲于山公之座矣

答史崇仁 諱啓英

門下神識照瞻妙手剸犀以崇之頑且敝而恢乎有餘地焉神君父母之頌亦彼中所數十年而一見者也不佞向叨共事備悉鴻猷雖芝眉未覩齒頰爲馨竊自附于緇衣之好久矣敝座師居鄉端介生計蕭疏今其身後二三世兄皆誠懇君子居刁頑之俗有門戶之憂惟門下加意覆露之諸孫中尚多俊才有名道昌者不佞向于觀風拔之如遇試事爲之垂青皆所望于二天不淺也

答韓參禎 諱光祖

答蕭元恆 諱毅中 江北學院

恭惟老公祖正氣千尋弘猷萬頃席上繫夔龍之望江右借周召之謨某向伏下里則聞吾儕小人歌甘棠而頃濫竽班行乃益從衆君子後依泰山而瞻北斗也自維待罪匡城拙戀之愆見羞五老顧得叨庇廣厦掩瑕匿垢台臺自以□州子弟特容覆之此德已渥又辱瓊瑤之錫永矢弗諼與甘棠之澤俱長耳一絲爲獻亦其士之毛也

答陳立洲

行時備承款洽復三千里而辱貺之何其厚也邊疆多故正藉妙手支撐乃澹然高尚黑髮懸車當人情躁進之時表急流勇退之節鄉有羽儀後進者其望清風而動白雲親舍之思矣功司題覆早已屬之不負明命誥敕亦託敝同年轉那得之不誤期矣蔣尊老榮轉兩語兩選君而皆唯唯以俸少爲辭今少宰已爲留意亦云須得一人都爲便乞轉致此意尚在此圖之也

答楊斗樞

軍興以來司農仰屋計惟煮海爲自然之利而疏通無術商籍兩困敝鄉之所流行于深巷荒村者則皆私販也蓋官私之貴賤殊價鹹淡異宜民情趨其所便勢不可以盡禁急之則爲盜資斥老公祖經國弘猷濟時妙手其必有以處此下車以來清風明月照拂三吳鐵面霜威震懾百吏既已不言而飲德矣弟某居江陰常熟之交兩邑父母皆清操絕俗表表一時而常熟尤資深績茂惟老公祖行部大獎翼之誠足以助揚仁風者也

答同年某

時艱財匱處處捉襟而邊鎮虛伍冒餉漏卮不塞則竭海內之脂無益也清釐節省詎不在司出入者苦心妙手哉年丈冰蘗爲本副以風稜重鎮免脫巾之呼司農藉同舟之濟夏然時輩矣春回歲改遙望卿雲分我椒觴輒慙麁腹不盡瞻佩之懷

答馮弓閭 諱起綜豐城令

微天之幸獲託大雅君子聲氣之間更尊劍合延津共事江右每欲臺下經綜精心冰玉粹品以極繁極遭之地恢恢乎遊刃有餘之妙道以臻此豐城寶氣有識者共欽其難名不獨弟之私誼有何妙道以臻此豐城寶氣有識者共欽其難名不獨弟之私誼津津于舌也

答余星子

寒雲冷岫吏隱名區與門下相對直如戒行僧也僕已遊五都之市日弄廣長舌不自知其恂恂而門下清靜如昨爲衆生廣渡慈航功德無量見使者讚佛之音輒爲合掌喜星渚宗風不墜吾黨生色耳分香飯以惠我具有飽意然豈水舍所宜殆恐無福消受別獻寸絲不當芥子毫末也九江道陸景老附有一函望即轉達鹿洞諸子并希垂念耿耿不詳

答李紹敬 諱日宣河東運鹽

久違台光時切夢思向讀大疏軫念子遺無告議清畝以濟加派之窮頃接之于水次之中也敝鄉此弊亦復口心而任事實難良合不易廟堂之上粉飾目前遑念有嘅飢號寒敲骨吸髓之哀黎乎邇雨不日卒師及當事者應爲動念也草復不備

答汪南東 諱宗人

匡城寒氣如陰山之雪固足以表絕俗高韻乃吏弊民瘼如小家頑惰爬搔事日久費心予台臺人其境有慨于中其亦以鄙言爲識途之馬乎不佞五年來狀都如行腳僧瞑宿隨緣瓢笠空挂而魂夢所結則有宿因者則白鹿洞諸生山寒月冷午夜課燈亦復少發琴中之勞行中一隔遮如犀牧鹿眠草深文心茅塞每岸而寄訊輒有感慕吾道之感台臺固紫陽後身也時雨之化儻有意乎

答宋希文 諱賢常熟令

老父母天挺異才幽微畢照相心置腹人人在懷中眞神明而父母之矣左右之人不得關一知長之舌尤四方所交口而頌爲從來飛虎一見斂翼之日以此定力秉衡持鑒山公之座虛左俟之秉蘊好德人有同心匪特舍親仲嘉兄與不佞之阿私所好也

恭惟老公祖以舟楫之長才展風雲之妙手波臣效順魚龍不驚百萬京儲銜尾而進使都下人心恃以無恐者則皆經綸指揮之偉伐也敝鄉屬在凡席之下尤披霜露之多某實沐浴明德而未伸一介轉辱瑤錫耶感與愧俱矣拱聽履聲齋心請益

答趙總戎 請平教

朝廷爲遼陽一塊土歲費數百萬金錢以養戰士不愛高爵重祿以任武臣且以樞相三朝元老親履戎行蒙犯霜露此誠大丈夫立功顯名之秋而志士枕戈飲血之日也兵將坐食海內空虛而不肖者尚忍吸部卒之膏腴歌兒舞女之樂剜士馬之肉作貂權媚上之資每念及此輒生痛恨比聞樞相愛重將軍力與督部爭以明將軍之材勇而又有言將軍屯粟如雲軍令嚴明愛恤士卒者故疏中特表出之亦欲勵將軍之後圖勉建功以分知人之明不願以饋遺及也雖云自種之毛然以此鼓舞一裨將則一飯之

德必有奮勇以報私恩者將軍其赤心自意撫循部下與同甘苦竭力屯種以助軍需毋以中朝毀譽爲念來儀府返已約雅意不

一答劉康谷父母

老父母素心惠澤出敝邑之民于水火積蠹遺穴方有清緒正貧黎乳哺奸頑格心之日也奈何以五十人之劫灰而生引咎拂衣之想乎知己撫順民情甚爲欣慰舊糧埋無并徵某以絲力爭之再三不獨爲一方也昨小疏人告不自明旨已詳覆蠲免且計部先已題明泰昌以前不在參罰之例老父母其出實力擔承莫以吏語搖動此理勢確然有害無益某實始議亦決不以舊糧之罰累老父母也惟遼餉似聞全納何故解不及恪昨以老父母治行告之俞院李層峰舍親渠云論欠應議今姑留之不言極知卓望不得不爲法而遺薦也老父母儻一查之二三年分之遼餉豈有從中侵食者乎家大人備承下問可以生色家兄弟不才見損有負提攜儻有錄遺之路九鼎全藉神力此自至情公典度老父母亦決不忍坐視子弟之沈落固不如正試之聽命于冥冥也

答須日華 請之彥

傾耳台丈斗岱之標五六年于此雖蘭芬玉蘊無緣一親而向往之私固不啻執鞭之慕也以濟世深心運奇偉略加之秉禮賢勞僅借滿座清卿之一席乃不免子求多之口豈才名固忌之招乎辱在梓里實深惋歎公論自明台丈即暫抗白雲之節亦不得久臥東山也翰教之遺甚感高誼若台貺則愧無瓊報敢以璧返伏惟台照

答徐若谷 韓良彥宣大軍門

四方多故人心皇皇借重擎天之手支撐半壁鎖鑰有託從此可安枕臥矣惟是重鎮勁兵乃化爲疲敝之色台臺慨然于向來之視爲故事則自後之實心擘畫指顧風雲如李臨淮之壁壘旌旗頓爲改觀者可不問而知也伏承翰教敬謝不忘

答馮禮亭 韓嘉會

往過部下披拂仁風兼沐百朋之錫輒以不見荆州爲交臂之悵比聞壯猷神識曲突徙薪坐消妖黨之氛克謐震鄰之患望高伐重不宜久勞方叔于外當事者謂卿貳之坐鎮不如秉鉞以勵勁中土之敕寧尤屬腹心之要地暫需時日以暨鴻施履聲之入拱聽之矣

答南損齋 韓居益

台臺具瞻之望山斗爲標獨坐之尊風雲在手屬以海氛之弗靖方憂紅夷之薦侵乃大振威靈克揚我武伐其謀而創其逆東南偉績飫聞快心使海濱數千里盡安枕上之驚濤者功將勒之鼎彝也傳云夷欲與倭爲媾知屬譌音恃有方叔壯猷奪彼殘魄杞憂固迂無當台臺其有以教之

答侯六眞 韓佝貴州按院

老年臺直節凌霄壯心貫日驅車絕域手翼危疆當慷慨請纓之

時固已知逆酋在指顧中矣作懦將之氣厲死士之心解督撫參
商之意見而奏犁庭掃穴之勳銅柱先標非老年臺爲第一哉善
後之宜人心爲本使蠢蠢諸苗皆仰天朝威信而廓然無貪其土
地之疑以安反側以杜後憂度老年臺必有成算無俟杞人餽餽
也兵餉如珠百費若掃猶分長安之俸以惠同籍見此眞欲汗下
其何以消受乎

答溫清霞 諱皋謨四川按院

蜀土傷殘逆酋竄處仰惟文武壯猷運奇謀于掌上懸勝算于鏡
中使巢穴之洗蕩無遺黔黎之安堵如故功在彝鼎詎尋常攬轡
可方萬一哉黔師告饋寂寂乎有後憂九鼎之力尚在蜀師之扼
吭擣虛也台臺幸終計之還朝伊邇拱聽履聲

答陸太和 諱燿明

黔事之裂也方幸台臺入而匡持之比見大疏批卻導窾目無全
牛矣初聞警報時長安沸然皇皇無策謂台臺尚家居不知受事

何日乃有就近借傅公祖之議不意議出而台臺報代至矣多一
番改移枉卻台臺半年之辛楚百種之籌諮然楚固劇地也震鄰
之警徵兵轉餉責望更殷不如黔之一意理兵而合四省將伯之
助也此舉以酬傅公祖向來之請纓耳恃愛而其所閱統惟台照

答王玄珠 諱心一 廣西按院

粵西非無事之國也而今黔又告變矣外思助兵內思轉餉吏既
裏足民復洊饑台丈處此其難哉甘露以濡之清霜以肅之淵機
神識以妙運之知台丈裕如于此第批鱗直節望重中臺恐驂馬
之跡未及徧而已被還朝之命矣何武老勳望兼高晷賢推敷然
尚遲時日者欲展其偉略于疆場不欲虛糜以坐嘯畫諾之地也
晤時幸爲道意

答胡漢涵 諱一龍

節省美名也賢者行其實不必居其名矧取其名而亡其實者乎
弟向固訝之然君子成人之美雖非既其實亦姑取其意百方補
苴而上下交和了前人之局即後事之功也老年丈深心妙手知
應之裕如矣

答謝玄中 諱文錦江西按院

恭惟年臺持斧江西以懷中清風明月披拂而照之威惠兼行既
已入吏民之心而出士大夫之口伏讀大疏文吏武弁誅鋤霜肅
眞使廬峰日白而章貢波清矣弟彼土舊吏遺愆積戾所賴庇覆
實多還朝伊邇諸容面請指南

答張虹海 諱五典

台臺淵澄玉立品望隆重海內正人方將倚重廟廊主持國是不
宜棲風于棘也然廷尉天下之平東南生德實于焉在君家釋之
後先輝映矣暫領白門清況以當洛社優游行聽履聲之入慰不
肖聲瞻依之私敬翹首以俟

答李碧海

某待罪江右踽踽涼涼舉足有冰淵之畏微有奇幸獲庇二天拂

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濯之以百丈之瀑而煖之寒谷之噓進不
知爲上官退不知爲屬吏微若託道義之同仰對于冰壺霜柏之
間者亦世法中一僅見也每念高韻孤標振衣于仞之上長鳴梧
桐之岡而雞鶩羣棲鶩爲異物莫或想其來儀任與冥鴻同遠則
竟不知爲何心今方有按圖索駿中流思柱者台臺其未得輒恝
東山之屐也五年來驅馳東西南北之交不通一字以候起居念
之便欲汗下但聞鳳雛嗷嗷一爲慰心獨哀九老竟中譜者之毒
不平之鳴屢欲一伸而略有俟也然吐三寸舌告于友朋則既時
時不輟矣

答楊升之 諱兆升

台丈聲光若斗氣韻如仙文章吏治俱從素心而出郎操刀未幾
而游刃已恢恢矣地當孔道應接爲煩要以譽望之易騰亦復在
此方今徵科撫字須兼用而密劑之一方黔黎所仰以造命者惟
令是賴若清惠宜民寬嚴合道眞官之本而德之基望台丈勉思

其後東陽敝親家品政卓然可爲地方同心之助便時希道相念

答黃行其 諱應熙 擢州司理

向叨共事每歎服台兄精心快才投機迎刃一段光燄都從淵然靜照吐露不見些子矜激之氣何其妙也無固劇郡台兄兼而攝之政績益不可勝書春明門外酌酒彈故人之冠期不遠矣敝門人張憲卿蕭然狷潔不屑一問竿牘然時有塵甑之憂儻台兄高誼爲懸徐孺子之榻使得館穀資則一幸也特愛附瀆亦不必其知特以助緇衣之好耳

答邱太邱 諱兆麟 川湖督餉

不肖駑下亦微託有聲氣之同時欲竊領蘭芳少鬻俗骨而西事再棘台臺慰慰持斧以行至義不反顧倍道驅車蓋明以簡書之畏鞭中外疲駑之筋使人人殫心瘁力憂國如家呼吸應手豈患夷虜哉剿楚之肉塡黔之壑壑未有已而肉且盡然自台臺苦心調劑則緩急之際勝理畢和轉輸之餘神氣自鬯新撫沈毅其以

當台臺之提掇智意將日長西南半壁終賴九鼎在幸竟籌之使得竊領緒餘以釋杞人之慮也

答何武莪

台使行已勒數行奉報計爾時台臺且移鎮矣名賢碩望功在社稷不宜久勞于外而重地借才每難推轂之選遂欲以黔局相煩幸與霞城曲暢其說然復倚重鎖鑰者將竟經緯之緒以撐東南半壁也一冤百逐誠如台諭而終不能與台臺爭國史之芳名卽黔人忌功亦終不能抹殺西兵俘馘之功次鼎鼐所常日月爲昭特黔局再裂姑閣前功亟議新罪故台臺覆敘恐少需黔事之定耳公論昭然人心不泯樞衡之座行虛左以俟拱聽履聲未須介意目前也緜力無益高深祇有血誠仰依道誼

與王靖江

江于僻壤土潤而俗厖從未沐名賢之化地脈乍轉遂來福星豈惟江流夜靜韻響絃歌且使下邑風和光華照映地方之沐澤鄰封式詠孔邇未有如敝邑之親且暱者也往在都下拜謁屢勤識荊緣薄邇者鄉之父母咸播神明之譽以達于長安因私念敝邑亦子煢煢無依其提攜而乳育之上有推心之誠下有投懷之慕者莫若老父母是攀是望老父母儻不棄哀黎而憫收之乎

答吳本如 諱用先 薊遼總督

薊門鎖鑰安危所繫中朝之躊躇四顧者久矣台臺以弘毅大力淵微妙用上膺主眷下協輿情往肩擎乾之柱欣欣慶得人伏惟台臺經緯之餘濟之以同心同德之雅師克在和則今日滅口第一義也狂瞽之愚儻有可采乎

答貢二山

前已有字奉答略悉此中情事見來札甚喜一通音耗然格套之拘寵賜之厚令人發一大慙吾輩以心相照兼欲得人爲世道之寄眞無膈不剖奈何拘拘于此同鄉同事者固須氣脈相通然太過亦非所宜吾輩于人事周旋中仍存一種落落之意乃覺久而

可思耳賢郎青其衿聞之喜躍容寄賀于家然竊有進者少年捷才一試先人席家世之華鍾掌珠之愛須善保其金玉之德器而遠于澆薄之俗習謙爲福之基靜乃學之本老叔教子之急務固不在居官砥名之下也辱在骨肉之愛不敢不布其愚至婚嫁大事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豈敢執辭近子不情之論但弱息不勝衣遽欲儼然爲婦時則未可願少需之來歲想能見諒也台賜太侈傷惠傷廉兩無一可謹九頓以辭儻異日妝奩菲薄稍寬其督過可耳一笑新按君及新鹽臺俱已力託之更待報代書到再手札丁寧不煩挂念也

答魏明實 諱尚賢 保定知府

上谷爲畿南保障昔人云得一良二千石當勝兵三萬值此邊烽四起綢繆拮据爲力倍難靜以寧民勤以固圉動以作氣正以勝邪老年丈蓋恢乎有餘地隅夫令之貪廉媮敏府可照垣見膽也公而察之毋取其比此亦治之大端知皆年丈之所優特以辱愛

故刺刺言之想不罪也

答王旭泰

一別遂隔數年甚切清風朗月之想每聞芳聲四達輒爲色飛近得晤老年伯詢知起居治行曾幾何時而忽有歸來之賦也驕軍鼓譟習爲故然即輦轂之下可毀御史之第譁戎政之堂何況僻壤此政不足爲年丈累但爲紀綱法度長太息耳彼中兩院題疏不審何若年丈第靜以觀之可也

答解羅浮

老年丈治行卓絕閩中士大夫交口頌之弟嘗妄謂令在今日不難撫字而難催科調寬猛之宜酌緩急之數上不迫于功令而下可喻乎民心譬如以慈母爲嚴師正使督課凜凜其神不傷老年丈治術之妙即他日秉衡簪筆以進退君子小人者直而和正而靜皆比物此志也令弟年丈辱以氣誼收之併祈道耿耿

答鄒靜長

得手札縷縷關言足當晤對弟出口招尤取忌正想歟鈍之法蓋不俟箝也弟舌不能茹年兄何道以醫之邊疆之事率多隱匿來教中所謂豸冠走死覆軍不報者尚未得其端委利害所關甚非渺小幸密切示之懇懇

答胡泰六

恭惟老公祖夙係羣生之望久爲眾正之宗敭歷風猷奠安百粵首膺簡命明允五刑夫舊京豐鎬王脈所鍾而狐嘯狸鳴政弛法玩固非優游表望之地將觀平明戢志之風正藉老公祖以正直孤清不茹不吐矻然表正肅法持平使奸宄畏而潛消蠹窟從茲一洗天眷方篤伫聽履聲且不可以舊京淹矧欲爲東山臥也某仰止高山久沾棠蔭跂想丰采之照映庶幾道義之提撕乃琴瑤面披對諄篤拜嘉腆賜何日忘之

答李緝敬

察吏之暇聿興正學絃誦之聲徧于秦晉讀大疏及傳是堂稿發名賢之光續往聖之脈貫吾道中一快事也學術不明人心日變君子與君子自分左右之祖而發之自貴鄉向使台臺居此則異同之見盡不悉化于大治乎憂心世道莫先于此使舉朝有同心同德之風毋多讓美于秦晉是所望于台臺以道力攝伏諸君子者耳敬謝大教并布其硜硜之愚

答閔非臺 講心數崑山令

老父母天騶異才鳴球清韻發硎之初迎刃而解崑雖數易長令然玉之在璞市人卻走遇碧眼胡授之良工琱之琢之遂爲連城之寶今亦其遇良工之日也老父母信心合道何局不收酌法宜民何弊不去清者法之源也惠者民之母也斷者胥之蘖也勤者政之樞也老父母始難之則終必易矣躊躇四顧乃奏刀焉所以若然解也弟幸附玉筍之班竊分棠蔭之潤拭目望治敬矢款款之愚以復明問

答徐泰掖

辱在雜桑之暱而涉世日淺無路覲光芝玉每披讀奏議私識中原牛耳實在翁臺竊願執鞭弭以從乃廓清之餘坐食其賜流螢一點掩景月魄何以辱翁臺之拂拭也舊京清議素砥北流恃有鸞棲時賡鳳響乃此中近事意見偶分遂生同室之爭不免歧路之哭翁臺憂心世道將何以止其沸而解其縛乎曰讀討逆大疏仁人孝子寧無心惻妄謂眞僞二字共應掃除但疑城洞開則大羣仍合高明其謂之何某性稟孤拙涉波已畏而羈蹤未脫偶感披心俯照之誼不覺娓娓幸密存之毋洩爲罪案也

答唐毓承

海若之區鯨鯢所窟迴因兵燹餉竭民以盜爲生涯其輟耕龍上聽海波之沸者實緣有徒神君慈母兼而行之民寧其居而海不揚波者老父母之賜東南半壁均受焉非一隅私戴已也不佞竊分餘潤快頌明德誠不勝孔邇之慶而老父母又辱惠存耶

答王克承

別來遽復週歲每念仁兄翻覆于江沙鯨噬之中以我文弱禦彼蠻剛勝負之數恐不可保然地有定數官有成案必不至爲之下也而究竟不受其驅劫乎天下事利與害相倚理與勢相煎臨淵結網尚不如負耒而耕之易也況風波排盪蛟龍四鬬豈若几案吟哦之爲快哉狂夫之言智者擇之弟執寸管以與小人爲難亦猶之兩造之爭竭緜力吶口以御沙豪者也人苦不自知兄將反而誚我我何以應聊發故人一笑耳

答張仲餘

兄近況俱悉之采石弟念兄貧無以爲計其有力可效者再試商之不敢自愛也庭前玉樹數年所望此亦家庭至樂弟率意信筆所言不當天下大計聊不負愧于故人耳何以教我使發所未曾乎地方聲聞閒中采民庶之口以備得失之林惟兄深心解此弟願聞之他寒溫語不足道也

與吳嵩稺師

一入長安終日塵緣客債課爲公事偶竊暇晷旁及國家利病賢奸消長稍一伸眉言之所謂末大于本倒行逆施甚可笑也平旦清心每自恨不十年讀書抱此空質粉飾甚苦假若再侍絳帷畢三歲之力窮搜今古開發悟門或尚有長進業已置足半途遽難退轉日望老師入木天之署傾武庫之藏耳小疏數千言舍間悉有鈔錄可得一指其是非得失之故乎國學蔣君攜得手札大快積想小試既售爲秋風得意之先賢姪亦青其衿諸門下士各各脫穎指否壇間樂事而更祈藥石之訓鞭策之方以俾書紳者敢請

與郁念之

辱丈勤勤下訊益以諸品雅惠尤紉故人之誼弟身在網中聊復爾爾寸管作祟兩眼生憎殆非好官利根也丈何以好言譽我哉兩郎君英英露穎想見聰秀之語筆花浮動此種至樂誰□可易長安俗地愧無佳品爲報容續未了

答繆采星

行時數行遂隔闊如許每次家報都恩恩一函故不及相訊近聞科考見遺甚爲惋歎豈戰之罪耶抑觀者之貿貿耶遙想上下城鄉往來公私之事定無清心妙緒則雖謂戰之罪可也科舉不足重自當得之所爲兄念者大售之根基耳中年學力此時草草何日收功則三等一番實足爲動心忍性之資吾以此爲兄福兄不可不知福何自錯過也國事家事弟自關心此中有姑夫之商量家中有家嚴之主持但得賢兄弟時存一體周旋之念則弟之受貶無窮矣凡事不能悉詳惟願兄以清心勤讀友于相愛爲第一義

與繆采璧

高明如兄不敢以尋常寒溫之語頌美之詞相溷惟遙想文心之深靜學力之灑脫必有人所濡忍獨見斬然人所飛揚獨見淵止者昨舍妹一訊來屋後之奴僕居新莊高明者亦復爲之乎及問之姑娘采石俱云已必許遣還而特稍爲委曲如不忍穀蘇之牛者自非斬釘截鐵具大猛力則婦人之仁吾輩所共不免安能以此遂忘體念骨肉之至誼乎雖然疾徐緩急之間竊以觀學道淺深之候矣望之望之

與趙漢如

兄之清心妙義而不遇國士之知豈好臨實者不尚虛逸耶然小格之以發兄猛力是亦造物之微也弟碌碌塵中僅博筆舌之爭都亦無用止如幾句帖括聊供觀者眼中之花究竟成底事柴兄明心了眼應有以策我

西臺書牘中

上孫老師

歲底伏蒙批答諄至教思藹然如坐春風明月中神動心開又如聚米爲山谷規畫指授率然有常山首尾之勢也老師以動天格祖之血誠旋乾轉坤之謨略用奇化正握機入微乃至蒙犯雪霜夜宿霾霧生聚教訓旺氣遂滿關山直弄狡口於股掌之上韓稚圭之膽詎方此也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千古不易至論彼中情恇怯者視關外爲畏途併揶揄此鹽煤之利此固智士所笑然三鎮獨無一出而每煩元老之親行者謂何中朝士大夫席萬間之蓬矢偏見之談大率左袒關撫者好驚風鶴致疑薊撫者實畏戈矛各各蘊隆于中不覺以仰望之殷憂思之過今幸和盤託出兩者皆去羣情各安其故眾喙遂息其鳴春防帖然頌聲交作老師至是直無異同之可計何毀譽之可言某嘗竊聞諸君子

之意迴維于十年之前所以歸依宗盟者不啻元祐之相司馬故按疏一出交口非之匪某門牆之私言也老師身繫眾正之望如山之有泰岱星之有北辰片言褒鉞國是所定知不忍因人而併疑其地因小羣而併渙其大羣近傳新督時蒙褒獎士大夫欣欣相告詡休休有容收羣策羣力之雅念如此也不識兩新撫亦足供鞭策否人有言王帥柔靡貴家輕華子弟時咯血數口老師亦弗之器也果爾何不易置之乎進取之議咸願靜以待時然何以長握必勝之算而不以歲歲五百萬罷敝天下之民人人挾資兵資餉之私望不知其難言之也老師幸略教之某愚昧無所適從但以嘔吐肝隔爲弟子事師之道然不知關事甚愧於君子惟老師俯鑒幸甚

與阮圓海

數年契闊纔得聚首掀髯稍談天下事而天人不偶遽見拂衣人情挑伺之故蓋有甚難言之將不知何所究竟者年兄浩然不顧既已留挽不得無可奈何惟願靜思深念早迴入山之車則天下事尚可爲也情界圓缺多關定命明心了眼珍重此身五鼓夢中不及折柳以此數語聊附古人臨別贈言之義

與楊蘧初公祖

京口一別台顏忽九閱月矣老公祖冰心道味凝然如山沛然如雨四方魚驚猋駭而下上波臣聲偃耕隴暮歌靜食霜露之餘而不驚其故信有道者治術之微而大也弟矢口橫臆不足爲吾蘧之重老公祖幸指我所未曾使得奉爲南車大發而長鳴之貴鄉新銓固當事者求材豫章多收楩楠梓之思然謀之弗協諸君子微有介介爲齋有云自家人說自家話一言破挑者之陰然彼此直諒大兒參商今起華匪石俱行矣微情苦口曲而調之化吾黨異同之嫌毋蹈不遠之鑒老公祖儻有意乎敝邑凋敝纔受廉仁父母之賜而遽奪之議從何生也惋歎不已仕者將謂邑實病令望而裹足老公祖何以爲計儻有可調之以來須相其敏力察

其品骨今不審誰爲之署即如遼餉年年輸將而參罰率不及格奸胥作祟何法驅除儻復來兩舊丞之類則邑化爲鼠窟矣吳公祖南遷日費分疏亦敝郡人士一阨也家大人時蒙盼睞感勒于心家兄弟遂擯孫山當是一日之短家弟病魔未去不敢重煩提挈獨家兄文心學力尚不後人仰望老公祖之力全而注之沈舟破釜當有以報弟越在三千里既邀天之幸老公祖以骨肉道誼照臨于鄉而使矻矻之苦志覩光無路老公祖必引爲子弟一體之責當無俟弟之控陳矣

與張鴛渠

老公祖鬱然之望如冰映鏡空見者泠然心善也貴鄉屬有參商銓席虛左借重老公祖提衡人倫之鑒竊幾幾望之昨自一函報謝遂闊疏至今然神未嘗不依依法星之照也家兄某薄有脫穎之地久沐國士之知而錄考見遺大負提挈將沈舟破釜以得一當老公祖既不棄之藥籠應不吝其神力某于三千里外獨此懸

懸則委曲多方必致之棘闈者尤不朽之銜勒也手足關心汗顏布演

與曾二雲公祖

弟迂疏自率不識治譜然妄謂神靜者誠必乎源清者明必遠魑魅畢照之謂才魚鳥不驚之謂德俗吏馳騖庶吏奉拘皆非質也老公祖淵然澹然而凝以如山之力四國載寧一之休羣魔息飛揚之徼凡我父老子弟頌聲日來一時神明公祖交相與以躋至治也顧司理遷不副望不知誰何中傷乃邑父母且遭投杼蜚語過南誰爲爲之孰令聽之不覺爲下土恫焉老公祖定悉本末願開其蒙顧念爾時落落晨星曙且莫借彼耳食者以下土爲悔地則奈何敝邑之民瘁矣日供騷役之不暇而竭土之毛剜心之肉大半爲胥鼠所咽幸新緒方清今又已矣署者再一擾之未卜所究竟老公祖幸時懸之心目庶不終痼乎試事娓娓陳瀆宿昔友生誼無可已不暇顧言之行否然憐才佳事援手非難老公祖勿視爲尋常竿牘而懋懼之幸甚

答宋鹿游 諱祖舜淮安守

淮海重地蛟龍所居民貧而易動也妖俠乘釁鼓浪翻風具有隱憂在幸借老年丈壯猷坐鎮惠澤旁敷銷窺伺之雄心返哀鳴之鴻雁東南半壁幸受安瀾之賜焉催科撫字昔人所難調甘劑苦仁人必有仁術局外者藉目而憂眞不知所計區區管見惟有緩舊逋以勸終事老年丈以爲然乎附懇敝同門邱義軒年兄竟作古人言之堪慟其年伯在堂有子雖青其矜而孱不任事老年丈有幸垂青覆露破格提攜之吾輩年誼應于死者篤厚想老年丈有同心也

答周緣貞公祖

託在宇下獲有桑麻雖大之安既已如天之覆矣典型在望正氣常伸稍得竊春秋褒鉞之餘一抒狂瞽然歧中之歧忽有發于意想之外者水火既形羣邪窺伺老公祖閒之得無有隱憂乎瑣瑣方張內外交結魚肉我下土之殘黎老公祖爲民請命天聽難回則吾民之阨也可奈何第願徼福星之照雨暘時若枹鼓不驚父老子弟安枕而臥則刺肉醫瘡無所復恨惟是舊逋至踰五年理勢誠難兼督調甘劑苦地方爲政權宜而畫一布之以絕胥吏漁獵之端飲德未有涯也老公祖儒不廢弼蕘之采乎敝邑廉令忽以議奪今誰爲署之奸胥窟穴侵蠹萬方積漸以往將不可問乘劉父母清緒而早調一精明英敏之才以急治之庶猶可救老公祖留意地方知無俟某瑣瑣也

答蔣澤疆

年兄行後自圓海入一變爲疑城自圓海行又一變爲敵國初以工垣之推生圓海之疑繼以臨川之難各致疑於圓海弟盧中觀之二者皆過也臨川謂雲中也自是一種意見恐不關於圓海圓海夫亦豈忍至此特鄰匪石調而魯齋岵月吾輩人也乃憤憤生疑漸不可解中細人之挑激至使兩正人無端蒙其毒闖牆召侮豈不可爲痛哭哉今羣議解紛未知解得與否而事端將自此開矣王安二子又殺一人一人不足計恐憂在世道柄在中涓禍在縉紳漸不知所止耳如此景象安能脫然如年兄驅省方之轍哉福清去志頗決高邑側目者眾坐席未穩僉堂且行矣所幸秦中諸君子風氣不墜尚可撐持如與貴座師相聞幸力以轉移調劑之責屬之若江右二三正人反覆不已則先進者不得不任其責也

答錢牧齋

官府隔絕惟有講筵一脈稍通眞呼吸非具學識才辨精誠膽力者不能收格心之益以此望翁臺之入爲世道計甚大非一人私言也邇來同志分曹玄黃已見太阿倒授將有淆流白馬之憂幸孫老師甚膺天眷入關可期而居中斡旋尤亟亟于翁臺是望東山之屐幸勿久淹若向來持議之人聞已虛中無我不必罣念也不肖拙鈍駑下不能爲吾黨絲毫損益舌短心長面牆是歎儻翁

臺進而教之或終不至貿貿耳拜命之辱跂足以俟

答門人朱子潔

武侯云學須靜也才須學也澹泊可以明志寧靜可以致遠每誦斯言輒爲神悚古今豪傑不能出此數言僕根器淺薄學力不到意于靜淡二字守爲涉世居心之本而塵務相關失其故我雖舌交迫迷卻眞詮忽接芳訊知築室修靜隔遠城市頓發起予之歎嘗謂才士之致可以剽名文人之心可以學道以兄之才之年之文譽而高謝時趨晤歌一室何論文章吾以觀道力矣勉思此意守而勿失竊因下問題齋額曰靜遠愧不能大書聊以塞責簡讀妙義知心清而機靈風格道上無些子脂膩之氣更願挈其大提其脈勁而正和而澤總之清心所入自有眞境非他人所可告語也

答沈雲升

向閱茶差爲僊羨年兄之僊僊也曾幾何時而風波鼎沸對面如

山人多鬼蜮之心步有荆榛之挂然後想僊不獨茶差凡乘驄而出超然于是非之外者皆僊也弟不得年兄之靜而習爲懶不得年兄之徹而師其心方且束手新差尚有數月不得去勢必至顚躓而後已孫老師聞有進意雖中外尚有異同然可翹足俟也總之都中之議日變月化不可預設成局只看春夏之交恐變態尚未止此年兄靜觀之餘何以教我併爲吾黨計乎

與魏鄭園

吾輩疏亦復如此不必言矣今萬一可爲者在九卿大臣之疏而太宰且杜門求去安得戶部有韓文爲之倡率耶此時言去不謂避言乃近于避事事已如此三十年重名須有結畢之地年兄素以道義爲太宰所重此事須一激發卽言之不行事君愛友各盡其道而已年兄以爲何如幸密商之弟目小苦故不得卽面晤偶閱劉瑾時事蹙然而起以告知己過三日卽無益矣

答李緝敬

繼拜盥笑之教又奉激揚之牘民之劑苦今甘吏之拂肝洗膽儘覺學道者仁術自妙而信心中搔癢都靈台臺之割寸丹以灑秦晉之爐者孜孜不厭如此弟坐困長安車塵泡影每披對大疏一字輒意報心飛也法星西去正論孤危翹首露洲空餘神往

答許約疏

老父母高懷曠致當于清風明月中置品憶往歲在清涼坐上識領光霽則亦時以清涼意境想像鳴琴之韻不意民有清歌朝施墨錮吳山吳水應笑廉吏之去亦聊以去後口碑明敝鄉之民心尚在也意者清固造品亦違世法乎論久自定謹伸舌以俟榮分布被之絲謹效絺綌之報庶幾我思古人之義不敢煩稱以溷大雅

與毛禹門

昨忽聞太夫人之憂慘然動色卽擬走數行弔問然猶妄意事機可圓瓊召不遠且曲商善覲以得一當不意大璫既持于內福清

又期期于外卽太宰一片熱腸不得不觀望慎重乃小人交通大難先作同文有獄直道不行邵上葵之流毒再發而後憤兵交起今日之事不至二正之季不已者弟將駕山中之車從仁兄後矣若使天牖聖明大奸鋤去則吾黨可以吐氣而仁兄彈冠之日也然向者之毒發之漸猶可言也今發之江右謂之何哉仁兄虛明冷覷何道而可要之弟亦過計矣卽霞城恐亦在燻觚間未知作何結局辱仁兄惠存發此憤懣洽寰諸君子皆行矣世道否泰眞聽之天無足言者素絲一縷伏惟莞留

與蔣澤墨

前字奉報想已入覽嗣後互相觀望彼此調停意求少靜不意髡鉗亡命等語出而佐鬬兼內禍日深卒不可解激爲相爭之勢于是副堂之疏一出公論爲之一鬯彼中甚忙卽陳居恭且出疏以參璫而他可知也總之事機既發要地絕無有應手照顧之人年兄試觀邸報與一切冒意概可知事之究竟必至二正之季再見

于今日耳又何言乎時事如此可憂甚大局守長安如在船艙中一聽風波搖蕩然後想持斧乘驄之快也黔撫出疏自辨而不發鈔近霞城于齊中諸公手覓得刻冊大是放恣然匪石考功覆疏已爲平情之語渠意亦倣年兄功過相準之意有罪疑忘過等語似亦不必煩參駁也意于功罪大凡中帶一二句足矣年兄以爲何如僉堂意欲行太宰更苦不肯留此局不知應如何收殺年兄可一言密教之

答徐若谷

上谷重鎮畿輔鎖鑰台臺以旋乾轉坤之手矻然爲萬里長城使碌碌書生安枕于此皆明賜也卿雲在望鈴柝相聞廟堂之上風波滿眼台臺憂心世道儻不吝一葦慈航渡之彼岸乎貴鄉道德節義之風申于天下不肖沐浴餘潤依爲斗極豈特并州之念而已台臺收其夙尚則幸有以教之

答夏緘菴

台臺隆重早借分藩爲一路福星此當事者循資采望本有同心不意淮海多故舊者復留再三商榷乃移江右總之以道德之鄉處第一流人以竟從前第一等治行竊爲并州額手慶矣宋大人村居卻埽特承惠問故人高誼銘佩不忘然此硜硜者實家大人之教也朝四暮三其謂之何來賜謹以璧返統希宥其不恭但萬二生極感鼎力昭雪鹿洞生光台名當與紫陽並傳矣

答王洪崖 講道九廣東副使

台臺洪猷亮節壁立千尋海內正人仰爲山斗固非一二令沙之口能鼓浪而挑戈也嶺表重地正借福星坐觀澄清之烈益懋建牙之望彼人已斂翼而歸殆不煩過爲介意韓正老乃吾輩正人且與家姑丈宿契俟其入時一解之不敢負睠睠之託也

答魏元白 諱光緒山東按院

讀來教殷殷世道之憂乃長安鼎沸而台臺蓬萊閣上仙仙乎湧日吞濤令人慨然有乘桴浮海之想今而知人間險幻不在大海茫茫只此陸地奇波漸成蟻穴方謂靜以消觀釁之熱腸猛以清憑城之深窟而雷霆忽下狐鼠方驕折檻無能挂冠有志獨恨不早得補浴之手探驪珠而掃妖氛耳

與錢梅谷

向在南康有一府學訓導王之臣貴州人甚有超然意極于白鹿洞中禮重之後轉貴陽教授十月圍城督諸生以死守乃圍未解而已劣轉兩院雖敘薦以卑官寒冷莫爲昭雪頃其子亦以明經應試持疏欲上曾爲達之貴衙門陳公祖竟不之許但念今天下官爵冒濫功賞混淆彼一老明經受圍城數月之苦能倡率青衿以死守之義僅以循資之故使曳裾侯門眞可憐也此種情事似與妄自陳乞者不同台翁儻可爲一言使達天聽乎想仁人君子有同心也

答孫六吉

恭惟老師以正法眼覷下界空華直提人心膽于月鏡中魔障畢消狐禪始破塵飯土羹者更覺無處生活此亦敝鄉一變至道之時也往來公與明相須而文與法自合精氣所通神明爲動況于握槧磨煙之士乎續望竣卓榮膺特簡不得久借麟鳳之章然數十年間敝鄉有棟梓之遺則皆誦明德于無窮也某硜硜爲性直于邪正消長之關茫手未有所窺聊復徇臆妄言耳今震霆時擊狐鼠日驕內外之變隱憂方大式望老師還朝展補浴之手作中流之柱國是世道何幸如之瞻戀宮牆不勝耿耿同氣之懷未敢以私瀆也

答周緜貞公祖

異同之言發于吾黨流波激電遂張中涓之談所謂楊墨慘于洪水信哉言也中外既已分曹是非從此始定小人之網或未易張也今發難者去矣化異爲同似乎有機安得旦晚聽履聲之入使紛然者望斗極而止其所乎惟台臺教之不敢不竭駑力以從

答吳石渠

年大品力吾黨託寄甚深非直爲一時華要而已當事者別有宿心持之堅確故不遂所願然留居鎖闥出大手眼以驅邪指佞尤世道大幸也爲期不遠努力前修若時事尚可支撐不遂挂冠以去猶可俟飛舄于長安傾倒數年心期耳

與宋一衷 論師襄

年臺持斧而出澄清畿輔且舊遊之地吏弊民情可照燭數計也乃中朝議論忽復紛紛而雷霆震驚豸冠走死可爲班行短氣年臺聞之得毋拍案而起乎井陘道王君弟與共事江右甚知其才品如玉之粹者也年臺留意拂拭之砥柱既移吾黨遂無領袖言念近事惟有軫鬱

答楊蜀亭 論金通丹徒令

敝鄉得歲愷悌君子多辱而臨之然屈指卓爲未有不首推老父毋爲東南半壁之冠者驚濤屢作正見安瀾非老父毋妙運深心不知張皇幾許若經緯之緒冰玉之標固非贊歎之所能盡也山公坐上拭目以需不盡種種

答周縣貞公祖

敝鄉凋殘已甚十室九空蓋不俟水旱爲虐而皮骨將枯矣幸邀仁人之賜甫脫呻吟嘶有起色乃生之不辰造物者復沼而魚之引手而援是在老公祖惠澤從心再見富鄭公之芳規耳振未敢望蠲亦須爭若停舊逋以毋爲民擾則老公祖可以便宜行也擬俟勘報公言請命然不如老公祖之一言九鼎伏讀大疏所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有焚香以祝耳

答張燦衡公祖

弟得爲外吏每謂官評長短惟地方知之最眞故不敢以耳食之見短長外吏若碧山劉公祖之議蓋先得此心之所同然者也前雲間之來本以士民之意而貽累賢郡守以行蓋垣言其所聞老公祖言其所見公論昭然老公祖何嫌何讓遽思棄敝鄉而拂衣乎覆疏蓋屢促之祇以太宰杜門百事擔閣咨已隨到隨復今部

覆已奉明旨矣以部遲非本衙門遲也老公祖持斧澄清敝鄉方有雲開月朗之色即報滿期迫何妨請寬且敝郡五邑三缺其令所藉于老公祖之釐剔者以日爲歲萬勿孤雲霓之望也水災再告民且爲魚仁人君子側然動念知不俟詞之畢矣

與蔣澤蘭

月初即草數行奉訊未得便發一閱遂二十日可見長安之混也然時事亦不出所料今萬元白奄奄一息生死未卜林心弘之逃大爲衙門短氣昨士光亦杖發矣了此一案全是太宰之力雲中已丁外艱大抵從此可以靜矣魯齋岵月爲茂明所轉都有化異爲同之機亦世道之幸僉堂纔可留而副堂又有必去之勢若留得太宰則可爲也終日騎馬而待漏則坐于松棚閒諸瑣方以武廟實錄進則禍未知所終殊生挂冠之想年兄何以教之

與曹被垣 論文衡

年兄以絕頂精神做出絕頂好官冀黃卓魯復見今日移地易民不過朞月可以分滿前者加銜之議不敢力爲貴決者吾輩但討一分便宜便有媒孽者居其後孫恭甫年兄所以被此者亦以加銜爲之果也功多賞薄乃有餘思年兄以爲然乎長安光景大抵是二正之季士大夫之憂未已即社稷之憂也方發挂冠之思年兄何以教我

答趙芝庭 論肖昌由周令

側聞老年丈妙于運斤清心茹蘗胸有成竹目無全牛畿南卓異之聲無不首爲屈指者夫今之令亦難矣催科則病民撫字則病官急操之似于釣奇緩繩之易以滋蔓使安焉習焉雨濡風蕩而不施不驚者此眞治術之妙也老年丈殆近之矣既爲第一等令自有第一等官公論自在翹首俟之

答詹聊南 論應鵬嘉興守

嘉禾爲浙西重地非深心大力未易妙入人心老年丈淵然止水挺然孤幹恢恢遊刃定有不言而使人意消者下車未幾先念故

交遠馳翰貺見之欲汗也弟拙疏自信碌碌如人已覺鼠技之窮空灑杞憂之淚老年丈何以教我乎

答胡泰六

粵東之變紀綱埽地國家二百餘年未有亂民披猖一至此極者豈特一方之慮實關天下之憂自非老公祖文武壯猷剛柔妙運定亂于呼吸之際決機于緩急之間則禍不知其所終矣二千石自失民心持斧之憲臣何罪彼中士大夫自有公論廟堂自有處分總之紀綱爲重義不得姑息亂民而始禍有因亦不容混淆國法讀大疏再四情法曲盡似無以易之矣

答饒業明 諱鼎晉廣東藩司

地方之變固云意外然釀禍有本縉紳之口不可諱也握兵者逞其罰而旬宣者分其咎是豈情理之平不佞竊效一言云身在內而閉戶不納是爲畏禍身在外而開門揖盜無後憂今臺下焦頭爛額矣又何罪焉以風紀之故而苛于共事之人要終不能倒

翻公論也敝衙門行有持平之議臺下亦且靜俟之耳契闊之懷實增惋歎矣竭區區不敢靳也

答門人饒得渭

緬維高韻與日俱長發久閟之光以生故人之色蓋屈指計之獨未曉文心道味竿頭之步去阿蒙幾許以此耿耿耳粵事大爲駭人波及尊公尤爲悵恨情事曲折昭昭耳目掩面口心者固不能以一言操功罪之衡正白無煩過慮主持公議者應且有說耳長安如沸擋禍不滅于亂民僕方履虎尾而想挂冠不審得燒燭以待良友之至否先期就道神靜心閒亦戰必勝之道也儻有意乎

答王中訒 諱永吉定興令

每從薦剡中想見芳標清韻超然治譜之外其自驛車來者又無不口頌仁風燁燁聲光梓里生色幸以立水抽藺之意懋勉前途吾輩有一片血誠入赤子腹中則神明鑒之豈有不能動物之理託在同心固無敢不竭也

答劉泰望 諱斯疇海澄令

猶憶明衡年兄在銓署時問其將來之秀于老年丈首屈一指弟每藏之腹間明衡非妄語者也老年丈芳聲卓政有口共芬今居波斯寶藏此亦吾輩亭亭獨上之地海上之民習于汙政一沃以清風孰不泠然入心也仰惟勤勤下問此爲芹味可以共享老年丈定爲發一笑也

答吳本如

都下囂靜閒忙一視兩關爲動息台臺仗鉞臨邊風雲在心戎索在手虜銷跳梁之威口寢潛窺之志如韓范偉望河陽壁壘自應不同乃其大者尤在輯和文武捐除畛域每撤座師從關上書來輒歎服台臺淵妙沈雄不啻口出而撫臺規畫之方率受鹽梅之劑是又在台臺善治而成之夫封疆大計最患參商遼左淪亡此爲病本不肖愚迂無似然從不敢妄談邊事自謂多指亂視故矢不犯此一段罪業顧管中窺測每欲以此言相告台臺深心神力

廣益集思尤喜聞爲蕘之說者也辱忝通誼故敢布之

答吳亦臨

猶憶途次一晤芝眉至今耿耿于懷也年丈卓識孤標珠圓玉映而久淹鑾綬兩地琴清書最之方新則峻擢之在邇所謂觸邪持正朗朗白星之章固年丈事也弟庸庸何堪當此乎有翹首以望飛鴈之入長安耳

答瞿芝達

大府劇地才足以運力足以擔精神足以周徹而又有矯矯自異兢兢恐墜之念以提之則愈劇愈見利器耳年丈具此數者興運斤成風何異況以計典爲言何其謙抑之至也念省會重地如可題留亦屬便計萬不必以此中爲念

答蔡孝來母舅

長安握日每喜家訊之多而輒懶于作家訊時一舉眼即想見母舅蕭然之趣然通候之牘落落乃爾亦恃有迹外之鑒而已于青

門年兄函中啓得手教爲之快然福祉盈門他無所念衣食之計水到渠成卽俯首而思亦未得其方小事尚爾況欲高談天下大計哉邇來走馬漸慣獨苦舌不能結乞歸之想旦夕不忘毋舅何以教之玄老偶有人言昨已爲之曲致然千秋公論不必以口舌爭也現聞何以久不來館閣中纍纍橫金腰玉而麾漑持于邱壑世道大略可見吾鄉水災光景定惡有救荒之策亦望示之可以入告也家訊一函乞爲發去聊通平安二字而已

答申青門

向有報函已悉別來款曲適接手教又如晤對一番亦旅況蕭然中大快事也令伯年翁沈識雄才共倚爲封疆之重啓事已駸駸上矣微聞有關門之危爲擬議者而言者忽出殊爲惋歎以目前用人之故彈及九原論定之相業弟尚未諳往案一讀令伯大疏如矇斯啓千秋公論自在詎足爲令伯累乎病目口授不盡耿耿惟年兄亮之

答申玄渚

邊疆鼎鼎卵急需旋轉之才老年翁沈雄淵妙聚米爲山谷使人躍躍有尺組繫天驕之想乃明綸甫下旁議忽生凡在知交之末共深多口之歎悠悠煩語不足爲老年翁白璧瑕第索及三十年前金滕之案則九原有知寧無太息甚矣議者之苛也伏讀大疏瞭若指掌急向敝同咨鳳毛年兄婉致此意渠已首肯卻不意鄒瀘老之有言然總不出此數言之外老年翁第靜聽之所謂不辨自明者也千秋青史一代人心要豈以目前筆舌爲據辱大教之及敢布縷縷

答陸衷涵

長安聚首悠悠可思機緣偶阻仙旆南還殊令吾黨有索寞之恨然璫磯方飛縉紳短氣吳山吳水一年逍遙天之所以厚年兄者甚至不須羨禿筆招殃也太宰方欲破格用人遂不能安其坐今格外所增暫爲新選君出頭之地也年兄青瑣鳴珂正好穩夢但預辦數篇大文章爲整頓乾坤計耳申玄老忽挂多口殊是意外然總屬前人舊案不足爲累也一函幸不浮沈何當爲行李之累偷兒眼小覷此空函豈家書眞抵萬金乎一笑

答陸足吾

年丈行後正氣遂衰一切國計民瘼俱無人得其要領吾鄉落落兩三人尤覺孤弱不能與秦晉齊楚爭盟若何武老之再造危疆功存國本僅得平平一轉而吾輩已覺力竭氣盡矣此亦孤弱一徵也年丈早早著鞭事更有大于此者官府參商仁賢浩歎豈年丈優游松菊時乎弟鼠技方窮白雲在眼不知能坐候使節之入否

答白惠風

綰綬黃堂風行千里自是吾輩實在經濟事業等而上之猶屬隔膜不親況如弟空言無裨安所當萬一乎張弛寬猛之間斟酌布之而毋護恣睢蠅營之吏于下二千石之責盡此矣台丈妙手精心宿有高譽知新政卓冠兩河欣爲梓里生色若區區郵使小誤五實年兄自不作此俗見也承命卽爲致之不煩介意

答楊大豫 諱方盛河南按院

長安聚首正賴同心之雅今年丈持斧南巡地居四方之中央則澄清一方卽所以又安天下固不獨兩河拜賜已也但吾黨落落又見玄黃之血每思脫離此地而羈局不了遙望驄馬之行覩風問俗不啻仙鏡至地方治狀自無逃于冰鏡中弟蒙蒙不善鉤索實茫然無以答下問之雅若此中近事只大家求靜耳看吾黨福運何如年丈高明之見幸有以教我彰德白守敝府之卓然者也幸照拂之

答鮑上海

老父母治行卓絕有口能言有心共曉無俟不佞之微塵濺沫稗益高深也理人之方甘苦自知與民之分甘茹苦者知之區區芻蕘乃蒙俯采尤非其質然以見仁人君子孜孜求瘼之心矣巨浸

稽天吳民其魚老父母德政所感海若效靈閩瘡痍未如往歲人何道以致此

答何武敕

台臺正氣膚功昭垂雲日迴翔兩粵共有嗛嗛之懷然內之坐嘯晝諾所謂虛名便計從來大經濟之手率以鎮撫一方歷年久長乃得盡展謨猷建不朽之業且達觀世局欲速其功每爲小人藉口惟君子退守一步則人心轉有餘思正氣亦覺緜遠台臺之暫留甘棠舊蔭也萬不宜動東山之思使不知者以爲介介也肝膈之私敢效他山合臺其俯鑒之伏讀加派疏冊爲民造命爲國奠本使今日有十五人心合臺之心而彷彿良法美意以行于天下何至騷徧窮黎此固不肖之所神仰而舌甘者也何敢愛焉

答金稠原 諱世俊

清風朗月輒深立度之思每念世趨陵夷人心波蕩銓政幾于濫觴道宜受之以節乃可以通其窮而疏其壅然乞者或未滿志焉

山公座上清通簡要如翁臺者指不敢多屈而以些小同儕之事茹蘖不吐飄然高謝不獨明厚亦將砥世也相知每共歎此義引領羽儀之出在旦暮間耳弟孤拙無所短長心之所存不能畢達何意耿耿者辱鑒信于千里之外耶

答楊大豫

代函纔報俄接嗣音弟于諸兄弟中最爲拙而孤懶而廢其何以承下問勤勤如此然弟于中土治狀實未有聞從此當時時博訪以備芻蕘之采苟有所聞不敢不密以奉告也邇來議論少似靜平不復爭水火玄黃矣此番舉動所傳聞者多出意外然不關吾黨相知則亦付之度外而衙門變態沓出又有孫堂翁之變眞可浩歎也貴屬推知治行卓絕而風格不凡者鑒衡定有別得可舉其名以示咨餘無足爲年兄道弟亦十有五六杜門不出總無好光景也但望文場監臨如雲中絳仙耳

答陸鳳台 諱完學福建布政

景仰有年矣宦途修阻無緣識荊敭歷之偉望峻卓之芳聲私計忻榆光耀建牙之指者實惟翁臺是賴邇者入閩奠安紅夷底定則經緯之績居多雖計前啓事方議暫停而公論所推要當超乘或需次撫閩或先陟卿寺當事者正有商量自不敢後鶩力也伏讀條教露湛霜明國計民生可謂要言不煩矣以此實心實力仔肩天下大計何事不立何蠹不清仰窺淵妙之藏必有燭照于四方之故者其亦可傾儲而教之乎

答楊蘧初公祖

向有一函馳候想已徹覽近聞巨浸稽天民且其魚所恃仁人德政活我災黎此中正竭緜力共爭改折其喫急要著全在按臺公祖勘疏幸老公祖鼎力促之敝邑十有七滌近在照臨之下尤望破格爲民請命近武進議留即可以青暘移之敝邑業與當事者言之未審得從所請否長安變局日多弟以拙質貿貿而行殊愧無所短長老公祖何罍之過也宇下之庇己弘而遠益之以翰貺

更令汗浹附有一絲爲獻亦野人之芹也

答沈雲升

年兄行後吾輩遂覺孤寂又當內外水火之時語嘿兩難官命如葉眞使人望巡方使者如雲中仙也執法除殘觀風問俗步步是實際事弟正悔擔此虛差卻于驚背混此歲月年兄何譽之過也人情險巇議論亦淆正使浪息波平原自天清日朗年兄虛觀近事且謂之何其有可以教我否靜長年兄治行既已膾炙人口學道自其本分容與意白年兄商之種種欲言筆不可殫

答田陸海 諱唯嘉浙直鹽院

老公祖正色昌言主持國是屢折璫燄不避攖鱗同志者方望爲領袖即邇來盈廷請劍猶是老公祖餘勁也何云不合時宜哉弟孤拙無似碌碌猶人老公祖以宿愛之故而過譽之愧矣愧矣敝鄉凋敝之後重以商羊爲祟民且爲魚菽亦不飽當事者按畝責賦欲舉從前救災成例一切寢格恐洶洶思亂吳越間將無寧宇

老公祖握兩地之命廉爲民造福端有厚望仁人一言百世之利也楊蘧初公祖端嚴敏靜吏弊民生洞無遺照今譽望日重遷期不遠尤乞老公祖爲地方借寇完此救荒大政儻有意乎辱承手諭故敢率布

答周老師

久無便羽遂隔冬秋近從俞令親拜雲中之札併悉吉履及太師母襄事之期正擬抒辭作輓一申門下士私念忽枉台命屬以傳信之言某不敏以餖飣小業受國士知而今腕膈間積塵落壘且忘之矣況號爲古文辭尚未能絜字切音顧欲執筆誄行哉伏讀懿略瞿然下拜實深篤行先民有道仁人之想不獨景闕範而式聖善也附塗歌巷歎之後託姓名以不朽言卽弗文豈非快事要以機絲雲錦易蕪穢之言碧玉文犀飾瓦礫之語師命則重愧拜何安至白毫穎秀實分夢中之花庶幾向管中乞靈以不大負明命未知筆神見許否耳

又

長安之局正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一時意氣相煎猜嫌互起總是聲望皎皎之君子各有獨登壇坫之意而事會偶有參差人情又多挑激遂使剖心泣血之交情忽入深雲迷霧之變局卽圓海年兄一去雖有微情亦爲人誤今壹亂者借以爲題好事者蔓傅之謗吾輩平平澹澹何樂有此豈非氣運乘除君子亦有不能自主者乎今波浪少平全局尚在所難言者聖躬孤翳特甚左右伏莽方深昔人謂參政他日之憂也老師終能以度外置之乎葉相公怏怏而行怨尤殊甚彼謂調停已苦而公論遺議紛然要其病根獨不釋然于南昌波及禹門兄陰阨其出機會屢失可爲歎恨老師且幸祕之某向出口見憎不知何緣獲戾若復言此又增一重罪案矣吾鄉水災正在力爭改折不審得從所請否急候校臺勘疏老師幸若力言之爭十纔可得五也台諭饒父母廉明爲一時冠已心識之不敢不竭齒牙之力諸門生漸次出都今只寥寥兩人林門生聲望甚佳老師時一提撕之則他日同心之一助也時乎日難頗切歸思老師幸終教之

答程微源 諱正己保定巡撫

恭惟台臺皎若鏡懸淵如水止吏民之利病直須坐照兵食之單匱何難巧籌乃虛懷不居殷殷下采夫罷餉留兵則此五千人者向豈有量沙之術乎抑別有醫瘠之法也財盡則議銷兵烽急又思林馬多與去盜有擇焉權緩急之勢而謀分合之宜問疲冒之籍而簡精銳之旅恭書生勦見不過曰少勝多實勝虛耳局外何知短長惟台臺精核而妙運之并求向者所以留兵而罷餉之說也狂瞽嘵嘵以發高明一哂

答樊鍾陽 諱尚燦兩淮鹽院

今天下蝸澤而漁賢愚共歎似乎舍赤子之皮毛遂無點金之妙手然猶是嶸政而人年臺之擘畫何處生此五萬之羨七萬之抵也天下事不得實心實才以爲之其腐敗金粟而枯竭脂髓可以數計乎從來經國名臣原無奇方神力如此苦心如此通變如此先公後私則既盡之矣弟愚亦有心拙無所效捧讀大疏祇有頷首已耳

答葛拙菴 諱谷春吳縣人

老父母逸才慧照幾于遊刃然犀而冰操凜然勺水不飲此治民之所交口而頌者也方今災沴頻仍民窮盜作朝端日見紛歧內外正當水火民生國是端藉老父母入而主持之不佞碌碌無奇心長舌短其何以答有道之譽祇有愧汗沾衣耳

答卓嘉定

敝鄉不辰遭此巨浸所賴仁人君子引手不啻起白骨而肉之也伏讀台論奔走汙泥問仰聰哲字字曰煖春溫從此民不知災矣昔人謂救荒無奇而程子謂一命之士苟存心利物于人必有所濟通此意行之動念具有化工出手無非生意未有心眞力竭而澤不下暨者也老父母肇問卓然德政不勝書偶推目前一端言

之耳

答鄒靜長

手教再及談甘州事如指掌卽聚米爲山谷不是過也邊疆之事如此使弟長一識矣擊瑺之局草草而敗幸得支延目前而側目者方深亦聽之耳居此一官殆非計生死毀譽之日也

答陸景鄴

當今經世之才目之所見心之所許實無居台臺之右每向相知擊節非敢佞也貴陽危地乃大手轉旋脫穎而出之會頌豐功偉烈者將滿天下又豈俟某之三寸舌哉台諭屯種鼓鑄悉經濟實用根本先圖而歸于減以求精此一言者尤救時急著居邊境者概不肯言亦不肯爲每念封疆之事難以臆決不敢浪置口語台臺以一旅一卒定前人之案則成敗利鈍之數瞭然矣內之所患者獨遠徵兵而多費餉餉固不容已願寢徵兵之說耳蔡元老負天下之望台臺同心戮力以成之銅柱之標某謹執簡以俟大刻

溥志名山不朽時一披誦以當麈立并州新態遂復爾爾台諭業心識之矣

答張燎衡公祖

敝鄉荒陋之區老公祖法星照之明明乎耀于光明之域矣洪水爲唐一望渺然漂廬沈竈之景嗷飢號寒之聲老公祖耳而目之檜鄭俠之圖以獻而當事者以爲謾也行且加罪于鄉士民弟某輩從此緘口矣仁人之言業心拜之庚桑畏壘百世不敢忘老公祖也

答董見龍 諱應舉

兵興以來民力已竭當事者尚仰屋而歎每見聖明一番發帑卽滋一番盜賊從未有費省而效多如台臺之屯政者台臺經綜之妙仔肩之力實以謀國苦心拮据從事故荒郊變爲沃土勸農卽以養兵某實心快之不禁舌之津津也豈足稱高深萬一乎屯事惟廣惟勤惟久乃克底充國之績台臺尚堅忍行之以紓國計之之此滅口第一根本計也台呪誼不敢自外然以新設之節有捉衿之勢一絲一粟皆在嘔心節縮中何當捐俸以賜乎敬心佩之完璧以返

答李緝敬

不肖謬謂差無仙凡視其居之者何如耳台臺持眞實心發大願力照之以白日拂之以清風吏洗其腸而民飫其味台教所謂行所無事則眞吾道之仙法也台臺心可自信而人亦無不爲台臺信學術事功俱在不欺兩宇中而獨一方禔福哉不肖歸依有素正藉箴銘乃台臺將以例讓其如同志之主盟何

答李若鶴

慈邑宿稱劇地非運斤之才未易愉快也每聞品望絕羣而上如百鍊精金浮圖合頂豈憂罡風吹墮哉弟最以疏拙自信黽勉支吾所望同心早入正人生色耳

答劉康谷

近從德化令君便郵附有荒函奉候想已徹覽矣老父母苦心苦味士民知之當事知之所不知者一二含沙之口耳棠陰不改槐路方長終當爲老父母白去後之思何況計典斷無吹毛碎璧之理也老父母不須介意春風北上拂席相徯彭澤酒錢不敢覥拜惟台慈照察

答程肖莪 諱紹河南撫院

恭惟台臺志在憂民道先濟世風雲變色檣俎盡是甲兵雨露從心鴻雁皆歸樂土蓋中原爲天下之命脈而台臺作四海之斗杓澤豈在于一方功自關于社稷昨者進聖大疏獨著儆戒之詞大破貢諛之習追觀盈廷之諾諾益想正臣之謇謇拱聽履聲以作柱石某空有愚忠苦無佞舌方轉喉而觸諱輒望若以捫心何當下問之殷更沐百朋之錫永懷明德可任瞻馳

答李大衡 諱思啓浙江按院

聽馬南行風清兩越每讀鄭殘鼎墨之章凜有霜氣至憐惻民隱

給圖請命藹乎仁人之言也白臺之造越者至矣早望還朝主持國是將梓未徹有餘庇正恐孤蹤已還無緣再領廬玄耳

答吳茲勉 諱之甲浙江督學

老公祖文心慧照迴在天際俯視凡界直懸肺腑而獻之區區摸索妍醜較量短長不足道也以九十日盡兩越三試之秀如風行電過十不失一方今相士之神不得不推老公祖第一矣文衡所重教化攸關越士慕而陰術亦善變以老公祖之陽明孤峻明表而微導之必有道術入人之妙竊洗目以觀成不敢哆頌前美而已某方戀直見憎勃有尊鱸之想吳山片石仰望眞人紫氣未知緣法若何猥辱高雅惓惓敬謝大德并布依斗之私

答王玄珠

瘴地僻遠人所意厭而翁臺凝神畢慮以居之霜月高懸夷民靜謐勢苦積著詎他方可擬矧孤忠環召久在馳驅人心未能巳然要以眾正飄零之時尚有疾風勁草挺居天末則吾道有人同里生色所望旦晚還朝砥此狂瀾耳何武老有國本邊功抵餉三案方在推轂問事忽中變正恐以敝郡爲累不知遲速何如葉父母冰清山立刳心愛民眞一時首出斯民直道與綈衣好德正自不能已已台教蓋先得我心者逢人說項早已竭此寸舌矣弟孤蹤踽踽抽身無路每懷大雅何處晤言臨風悵惘

答門人余未之

每懷清晤夢在長松白鹿之間偶一抒眉談天下事猶往日餘緒也何日北上發若煮雪助我靈心浣我塵面乎勿久作兒女戀戀也近見賢書故人寂寂毋乃爲彼哉所笑寄語諸兄宗風未墜吾道不孤勉思進修以覲後效傳兄并道耿耿

答寇禮亭 諱愼 蘇州守

治敝郡者不難風馳雨驟難于霜明日皎要使人恬于理俗息其詐名有恥浮薄而勉忠厚之意則至治也老公祖居之以惇一臨之以清嚴民風吏習瀟然丕變師帥之義洵無愧焉藁已書上上考恐不能久借寇君然商羊肆虐之餘雨粟無計轉瀉益迫而纖瑣復挾其重以煎此遺脂挺而走險亂可翹足待也老公祖調甘劑苦莫難此時東南半壁之憂以累老公祖矣高明何以計之

答何大瀛 諱應瑞

敝郡向借福星民飲其和熙熙如也士澤于道彬彬如也觀于大射人有尚功尚德之思焉以此知老公祖衡文之政中土丕變矣數十年後猶將歌詠作人之澤況雲漢昭回之日乎不佞一覩台光每懷大雅翰貺之辱敢不心佩

答黃行其

外吏之難非官于外者不知也李官之難非久于李者不知也台丈以才以識當事者倚重尤殷則其難定倍于弟然難盡而易者至矣都中江海波濤倏忽百變弟力觸兇鋒蓬蘆一官儻未卽挂冠猶能矢竭三寸舌以揚芳譽也

答董景越

粵雖僻壤然西南夷動靜之咽脈也從來治民多夏吏而治夷者獨首班定遠寬猛操縱之間非深心淵識誰能妙運況當此土酋跳梁滇黔屬騷敝之會乎台臺才而本之以誠識而濟之以膽將安粵以安西南半壁反側者將望風稽顙焉側聽鴻聲書之竹帛

答梁樹宇 諱建廷

年丈天駟異才瓊芝卓品黃堂奏最中土風清昔漢詔二千石以政平訟理爲安民之要今民之不安政之不平也況藩屏之地均調實難年丈剛柔妙運爲民大父母盍復河南南陽之不可問乎

答王玄珠

粵西僻在天末法網闊疏閭閻猶獷獷而頑然畏漢官法甚其不肖有司家奴胥吏雜出而蠶食之若得廉吏則易安也台臺清霜所拂人人易腸田泗且慴威帖息獨黔禍方始不免紛騷披髮大費區畫耳何武老之遷閒非其志然二三同志者舌力止此將需次樞曹台臺暗問善惡存之同鄉主盟寥落已甚日望台臺竣事而

入若嘉惠之及殊爲慚悚絮語陳謝亦附于同好之意也

答趙□□ 諱天錫

國計匱詘弘羊不勝烹也當此而言寬商幾于塵飯土羹然清其源釐其竇仁人之手每有上下兼利之法而地方旁撓則又在執持之力耳年臺合數長以握籌人稱利津國無虧額此眞救時妙才也無憂匱詘矣

答饒業明

台臺峻節弘猷敷歷中外鬱然建牙之望矣粤民不靖自有任其責者公論昭然飛波已息拂袖還山介不可奪難進易退風操迥然不佞嘗謂行藏大節寧處其後可以留而去者不失爲高標不可不去而留者不免爲繼位此一行也公論所以益明而台望所以愈隆也出山之期屈指計之矣

答晏玄洲 諱清

地方數厄洪水之虐而老父母造化之手拯之沈淵仁心所喻民

不知災雖卓譽久飛即在異等之擢猶得邀半朞之靈造命災黎則眞非望之喜也改折一議費盡筆舌幾于坐爲罪案今以全災微浩蕩可少慰仁人如傷之思若敝邑無天徒有向隅之泣耳國是紛紜顧望主持豈弟父母每爲歌詠不置無俟台命也

答朱上愚 諱光祚河道總督

治兵治水宇宙間兩大事神聖之所經營豪傑之所馳騖盡此矣非有絕人之才人微之機則不可以得志矧禁旅媮詭未鼓氣衰而一經台臺整挈如李臨淮旌旗壁壘一新也以此偉略出而視河雖沈州隤隄勢方孔亟知河伯效靈不煩璧馬之沈矣黃流既平措中原于衽席不肖輩俱可安枕沐如天之庇甚大當執筆以俟用紀明德

答楊兵馬

司城之難百倍外吏法易詭權易撓奸又不勝剔也終歲而璧無玷焉如臺下者指不再屈不佞即旁局乎然廉聞精采時口芳譽若以守法爲忤俗庸能守法也歲計之役無煩介慮

答孫蘭畹 諱森

弟閱人多矣見吏才之敏妙脫手彈丸者莫年翁若也在江以目在粤以耳兩地政績可謂入于精微使人意動而精消惜郡司馬之擢未快所期耳然才局所恢運以深心而一根極子實地則眞無前之業竊願拭目以觀超簡者也

答林二府

向有一函奉候并鳴感佩之懷承台教惓惓具悉尊旨每念敝邑凋瘵之極不勝科擾之煩譬如久病嬰兒奪其父母嚶飢雖切漠無動念而仁人君子從鄰舍來撫摩過于己出喘息漸蘇方知有生之樂其如鄰翁之不得久處何也然敝鄉之民沐甘雨和風之賜從此支持縣力皆戴德之年凡可爲老公祖效五袴之歌者家嚴已命之不敢忘也

答儲文曙 諱顯祚

襄陽宿號劇郡兼以征兵轉餉之餘楚地驛騷殆徧守土者倍費拮据即功令忽嚴而平定安集哀鴻可念其未可以爲鷦易鷽鳳也老年丈茹蘖爲味運斤成風卓然治平第一至于以完糧作欠額豈司帑之別那抑部冊之混亂乎當事者知行法而不知核實錯謬種種每爲人笑了不足以損吳公治行直別白之可矣

答沈愚公 諱匡濟

居高者難如水之心御劇者難迎刃之手兼此兩長指不多屈台丈何其裕如也越俗好波而聲光所在又往往交相陵軋錢塘固首邑將以表率諸長令而弭其心目其難其慎倍于他邑台丈得無深思而御顧乎民瘼國是端有厚賴詎止榮施梓里竊願附古人謂謂之義也

答宋希文

老父母親民如子治虞如家幽隱之情朗然畢照人盡託衽席之安也民之無天忽迴福曜豈弟君子之歌方興琴水同韻某託在

棠陰久沾湛露瞻歎之懷實倍倫等輿人之頌豈敢後焉辱翰施遠及殊發其愧素絲附獻聊代生芻伏惟節哀珍重

答畢白陽 諱自厚

恭惟台臺文武壯猷勳勞懋著共仰中朝柱石冠冕天曹屬以津門之鎖鑰無人杓關之轉輸不易暫借斗望用展鴻謨從前虛耗之弊止因兵冗而餉縻卽今對證之方不過清兵以核餉故欲省餉先練兵兵練而老弱汰詭冒者清若欲省兵又不如省將一將之費可以養無數之兵台臺酌盈濟虛守經通變幾于點鐵量沙之妙而九天九地之神幾足食足兵之全用則未易仰窺淵涵萬一今茲額首以觀爲國家根本得人慶又爲神京緩急有賴喜也台臺其終懋之某迂愚無所知識獨有好德之思耿耿不寐況辱在世誼之末乎拱聽履聲之入矣

答王蕙嶽 諱洽 浙江撫院

浙爲海內名藩山川之秀麗民物之豐阜從來名公鉅卿康濟之區也台臺以千尋正氣萬斛弘猷賜履于茲聿新治象乃不肖私竊計憂不在民而在兵兵不盜而獷難馴民卽盜而駭易敗也台臺妙運從心樞機坐握無不入人心志使之意動神消者方今宇內多故安危之計實在方叔壯猷矧時情翻覆非深心定力如台臺又誰爲主持以扶陽德而消黨禍哉

答祁西巖 諱逢吉

子瞻爲養生說曰安曰和養民之方通于治民長令號民父母凡以安之而已故曰政在養人夫心和氣和而民之和應之此術良之上理也讀來教芬絲就緒漸覺安和只此二言已該政譜理煩御劇無非是物民之疾痛疴癢不勝調如父母之心恬意盡拊摩赤子而不厭卽理天下可也何獨一邑哉循聲正茂前路方遙尚勉終之以需峻擢將世道有寄梓末分光矣

答閔非臺

造物者因此一方民商羊爲虐而特予之仁人以拯救之譬如赤子有慈母之依雖切膚之痛不難去也崑之微德于造物者厚矣老父母出眞實心爲地方造命撫如傷之民振久弛之法遂使豪猾斂手士庶興歌餘波所潤敝邑如在懷保豈獨弟分蘭譜之光逢人讚歎其何能已若治術之妙雖欲再效千慮之一亦不過無倦一言止矣老父母儻訝其饒舌乎

答申玄濬

時事多艱急才實甚老年翁深心卓識未竟其施天之所篤忌者不能掩也矧牽引舊案時有乘除固知多口之無傷而今已溫綸特被則特爾可指日待矣吾鄉寥落振起無人其分老年翁之光者不既多乎不肖妄語弗戒行思歸隱息黥補劓老年翁何以策之

答徐未孩

敝鄉方在水底而當事者視爲不竭之藏呼號之聲常以嘻笑誰復有惻然哀憐者乎老父母出眞實心爲地方造命哀此災黎至甘居催科之拙夫今天下之所乏者非巧也吏愈巧則民愈困地方何賴焉外謝其華而中殫其赤如慈母于子疾痛之與分燥溼之與共惟拙故誠也老父母勉操斯志卽古循良上理何以加焉

答練任鴻 諱國事 巡撫

漕事日難費盡老公祖心血其冰之早合則天也至敝鄉巨浸仰藉仁人拯援之力雖輸將竭蹷調苦爲甘敢忘如天大德今幸台車咫尺矣根本之憂內外交迫老公祖以爲民者爲鼠偽以挽回氣數而消朋黨之禍哉弟戇愚觸忌眈眈在前亟思引避豐草長林老公祖何以教我

答徐月賓公祖

民生不辰遭此巨浸而急粟者緩民聊以三分之一塞其嗷呼耳老公祖下車幾何時昌言請命至再至三若父母之于子拯之沈溺之中卽濡首不顧也仁人之言聞者隕涕民雖轉于溝壑死無所恨況徼從寬議折之旨哉雷霆四出至以地方虎冠摧奪我賢

撫從此纖瑣肆其虐賦斂吸其脂加以正官半缺署事者如秦越人之肥瘠敲剝以應功令春夏之交二麥無望飢民嗷嗷盜賊公行衙虎四出三吳之爲亂蔽可翹足待也老公祖以一身獨肩其重控訴環繞于側調劑倍費苦心此誠一時之難以爲老公祖累奈何日前忽著在得賢令大疏已及此矣儻可與喻老公祖商之上江小邑有年青才練者爲敝邑造命乎切屬之計迫于望歲惟

白慈裁察

答余星子

斗大寒城久淹驥足門下了不生厭薄想罪竭心力以治之卽有罷塘灘預得不化爲平瀾順流哉勞苦已深賢聲久播無煩意外之慮也不佞迂戇觸忌行圖友麋鹿之羣然并州故人關心自切可效齒牙者視機緣何若耳

答周來玉

瑣瑣方熾正氣孤危所賴翁臺領袖羣賢生色朝宁忽聞居廬之戚相知共爲黯然況辱在聲氣之餘藉澤尤切者乎久無便郵闕焉生芻之奠茲以水患剝膚上廑軫念情至語迫不減鄭俠之圖也業與霞城年兄筆舌交爭改折已有端緒卽主計者齟齬相難要之期于必得共此一方有輕重無緩急只候勘疏一到惟力是視耳議局忽新忽故忽靜忽譁總如波浪層層翁臺虛中觀之其何以教我素絲菱菱敢告尊先翁靈几伏惟照入

答傅元軒

老公祖以折檻之忠稽請纓之志當黔危累卵慷慨致身向使廟堂早借韓范豈至有大方之敗哉事機既誤急乃需才而老公祖冒險疾驅危疆生色誅逆定變壁壘一新夫濟之以沈握之以算前撫一懦一莽皆前車也誅首惡而輯其餘老公祖饒爲之矣魁首捷音以日爲歲

答孫咸若 高陽老師四令郡

鼎臣之釋人各有心不敢言也人各有偏至之心不能持平等之言也老師發所未發宜乎其或駭焉然爲國守法存此議論可耳而別有心者致煩其口見之每爲三歎敘防疏中固有人所大不喜者老師略一敘及而人以爲必用之此其所以紛紛也然不知者十之三知者十之七且度外置之耳三年勞苦危疆晏然人情安則忘危書生舌長見短千古同然徐當自定但聞老師有進取之議似又宜慎重也有便郵乎弟將附一候問之牘幸示之大才偶屈甚爲怏悵遇合有時正宜沈詣以需并此奉慰

答葉震孩 諱有聲 福清令

每念年丈品望應在木天乃屈之簿書殊非其稽然天下國家之事盡在宰百里之中從此練習隨方遊刃入而慷慨言天下大政未有不親切有味鑿鑿可見施行者也閩中之頌政績者推爲一時翹楚同心之助日盼望之弟附兄弟之好竊分蘭臭自不敢後彈冠之誼也

答吳玄垣 諱尚默 四川按院

蜀事難于始尤難于終也始如奕家劫勢著著緊殺其勝敗之數乃在收局一著失算此局全輸矣奢酋狡伏我以靜勝以穩勝蓄力布謀惟先惟密年台沈毅之力定優爲之察吏安民又無須贅矣

答張濬若 諱晨 諸東鹿令

年兄聲實並茂俄當高議青瑣之班矣此蘧廬一宿乃爲拮据播遷支持版築只此一片眞實心天下事何所不可爲力持清議百折不回從此預卜而他日姓字與雉堞俱高亦一不朽之業也爾時正如貧家作苦安得餘粒及人大惠不已多乎

答宋一夷

年臺以清風白日照臨一方墨吏解綬去矣懸鏡之下心膽俱動豈復有怙而漏于網者而俟旁觀之采摭也兩耳如塞無可以報獨廷議日紛正氣雖旺而時有飄蕩吹激之患安得年臺早至出鐵筆玉尺以定之哉

答胡浮治

楓葉蕭蕭成樓高處年仁兄談笑而淨胡□禪家有以瞋喜作佛事者知指麾之下喜動三軍生氣十倍矣仁兄得毋爲之一笑乎長安光景日新月異賈以杜門卻掃爲上著耳每欲于攢眉相向處更覓歡喜佛也白岳年兄聞尚滯局中仲雪亦久無聞問矣報代之廣不敢復報相思耿耿引睇宣雲

西臺書牘下

答趙總戎

將軍提戈荒塞耕不毛之土而食之外靜烽煙內寬輸輓勞苦功高登壇已晚然國家用人之意與樞輔知人之明將軍蚤夜以思報稱未易臥薪嘗膽與士卒同甘苦乃可得死士而滅口酋恢故土也金城之績期于振旅而還不負僕推轂之初言分光甚大且遠若以胼胝之餘爲惠則前固明以告矣誓不飲汗馬之血也雅意惓切佩之不忘幸毋以卻見罪凡可效齒牙者決不敢有愛惟心照之

答蕭德化

視篆兩月正當積蠹分絲之後訛言哩杌之餘獨力孤懷步步思蹶所賴門下如珠之圓迎刃而解分其瘠而釋其負每念往事意常在盧陰溢浦之間也芳聲已發上考既書不佞當候飛鳥于春

明門外又辱白雲分贈乎

答董鳴廉

翁臺在職方時秉公守正百蠹俱清識牧將才運籌邊計人無間也幺麽幻弁以鬼愚人而言者輕爲之動適足以明定力耳西浙名域特借福星以竟經綸之大業維桑生色實多況不佞弟託有師門之雅者乎屬夏繩老在事幸不辱命彼中甚以得賢爲慶也

答黃陽平

向爲鹿洞舊遊一申沈鬱翁臺憐才意熱大發其光凡并州子弟之彈冠則皆不佞弟之生色也感在腑腸矣翁臺以名家法眼起敝維衰士趨文心應爲丕變西江數世後猶被作人之澤也晉秩而竟其施乃得快心滿志脫換胎骨翁臺儻有意乎

答曹薇垣

東省賊勢言者張皇彼中縉紳蹙額相向而撫院疏札都屬夢中猜度之詞絕無的耗且聞撫與按頗有異同按欲撫而撫欲剿然撫院決非能剿之人弟所以出疏駁之蓋心知賊本飢民有年兄在事苦心竭力安插解散此爲上策且按君爲吾輩同心絕有意思而撫院倡爲掣肘之說故駁撫院者亦所以爲按君而成年兄之事也大率流民復業須有安插之方而飢賊投戈急用保甲之法安知當而乞生者非背後作賊者乎安知暫時僑寓者非陰受驅迫者乎聞當年納價得產者半屬有力之家衙役之輩今或使吐其十之二三以爲隨處招徠收保之計庶使賊黨散有所歸若其中妖孽固亦不能盡無亦未可遂撤我備積炎火而成燎原也年兄飲冰茹蘗所行事皆古眞循良不可多見于今世者弟私甚欣幸然須安重持久毋急近功儻見按君爲道鄙意昨見其出疏請告似乎有所不平此中倚重方殷何乃爲爾別有所聞幸密教之大惠附璧不敢分廉吏之俸也

答蔣澤嚮

年兄巡行三秦到處盥謐勞而多功矣轉眼冬春早早入朝生吾

黨之色爾時弟又當驅車出矣又奈何云不復問朝事邪吾鄉大水爭改折甚難今俟勘疏到可得大半也玄黃之戰幸已少息彼此爲安靜之計雖未能化爲一家亦少存鄉鄰之面惟肘腋之寇爲憂方大然尚有三分顧忌只外邊政本涇渭交流誠未知所究竟聖躬近安未有慮也近以總憲之推司徒熱中屢傳內旨今雖失其所望猶頗見眷哲殊不可解少宰以資後稍讓今聞擬司空一席而又有欲與少墟者大司馬爲心華所刺頗有不安其位之意奏中請兄弟甚不喜也貴邑饒父母聞其甚賢自當爲之回護高堂翁不聞有說也吾郡公會之費至時當共商之者午司道但聞關內之馬噴有楚中舊議廟園先見保留疏意欲鈔參以年兄亦有公疏而止彼于條陳中漸刺矣年兄斟酌留意可也

答談中約

恭惟翁臺以經文緯武之才敭歷大藩聲實交懋當此宇內多事亟需才略鎮撫用奏安攘江右枯削之地徵輸之難向所目覩翁

臺苦心擘畫解且逾額乃坐前人之累計曹茫亂大率如斯容爲當事者明告之要亦不足累翁臺也

答李了思

邊備久弛虜情叵測秋高馬肥正邊人枕戈之日仰藉韓范先聲天驕寒膽匹馬不入四鄙晏如使中朝得安枕臥者皆拜台臺之明賜也所望未雨綢繆先事有備長爲固圉之計毋生窺伺之心防不在秋秋可無防矣

答杜梅梁

一別芝眉曠焉七載側聞守茗治行卓冠一時曲突徙薪功成不有每爲慨然嘉歎忽而功翻爲罪議自南來殊不解其所謂總之石孝廉終天之痛不覺入人彀中要不足爲年丈累也此中相知共明前事息壤在彼謗書不至年丈安臥少時當共白此顛末正自不煩過慮耳

答樊我勃

追憶匡城共事心膽相向肩臂交撑庶幾稍可無負三年以來不佞半在塵路祇今紙上空言毫無實際而台丈到處棠陰且勒姓氏于峴山碑上來教所謂大破庸人之調者旣直道其所得力卽他日擔任天下事不須問第二法門而不佞之私心推仰妄思倚爲同心之助者亦不出此一言矣竭區區以覘事會之何如台丈勉持其終前期固不遠也

答戚司理

匡雲廬水清夢依依每見西人輒問舊事未嘗不以明公之清慎宜民爲瘠土額手竊幸掩其前穢長表芳署矣李官勺水都集矧于此地不佞甑塵猶在也割俸殊苦敢辭但得白鹿長藉護持則不佞分光已遠率其耿耿惟台臺鑒之

答霍韻衢 諱鐵宜大按院

河西孤懸絕塞聞往年虜騎闌入使者走死無弔蓋招釁之易而綏靖之難也年臺霜清鏡明妙運于淵微指顧之外塞馬不嘶胡塵如掃武弁亦挾驕兵以侮玩而不能逃空懸之鑑綜核邊事茲眞第一義乎廷議時復一變正氣在衰旺之間藉我同心早入而砥柱之翹首隴雲不勝引睇

與母舅孫太素

計違色笑者經歲矣每望弄璋之信而近乃聞爲子虛不勝惋歎卻喜三表妹已得擇嫁粗了向平之願且善遣胸懷徐俟充閭之兆可也吾鄉水災獨于母舅爲宜往年焦土合當薄收乎公稅不逋則舒眉高臥門無叫租之吏卽是貧家太平之樂矣戶中收推曾否清楚其餘意氣之激總當以一聲彌陀消之所念生計蕭條何以爲策先外祖母襄事少俟甥歸執紼可也甥之官況所謂古長智短不能默默取容亦由家嚴好以名人奏疏時時教勉不覺少成若性而不知非好官自我之法也母舅定爲一笑時事日難冬春之交擬乞歸省先發一奴還俟起居并附俸金二兩以將遠念

與內翁錢斗垣

前于縣中李君附有報命之函想入覽矣邇來天氣嚴寒福履何似岳母舊恙不至復發否甚以此爲懸念也溟南舅事畢竟作何結局路遠無從效力每切不安鞭長馬腹信非虛語然亦可以爲後人不羈之戒從來門祚盛衰不論富貴貧賤視其子弟之謹愿與澆薄耳竊見韓墩一帶率喜犯上而羞孝弟甚至下流無賴其長者敢怒而不敢言只有岳父一身溫恭孝友故門祚亦獨延長正恐後來漸就衰薄而今人所豔畏之溟南不免于禍患則予弟可以相戒矣願岳父時以此意提醒後人也時事日變將挈妻孥以歸計侍色笑不遠矣

答陳鹿萃

時事忽如沸羹方其初發之時猶妄意抽薪沃水而不虞其潰決蔓甚也少宰在事旦暮補牘借重銓司機緣偶錯遲之至今今正页張布置之時不敢復問天下事儻天意猶存剩復不遺得借翁

兄爲正人之依仍守前議則世道大幸弟固竭其駑力以從五知年兄之後不須兄屬也

答許霞城

年兄行後復有如許變態然小人使倆總歸吾輩擬議之中可付之一笑也弟既蹈危機進退維谷望年兄之超然眞如仙境推至新春以病行矣否泰有數亦不眠爲世道計也孫姚老吾鄉品力第一弟久志年兄之言不待今日且東陽令倆之甚詳苟可效力斷不敢愛三寸舌也

答陳雲怡

武林一晤備承繾綣每與相知言台丈如玉之溫如鏡之明吾黨一大仔肩之手也方今重陰掩日邪正倒持弟鼠技已窮正望後來之彥爲同心之助然時情所趨自非透悟定力未可依賴台丈中流一柱夢寐信之久已盟之同志銓省二席斷無他疑正無俟台諭之諄復耳

答瞿起田

客歲入都聞年兄孝思所迫星夜馳還得一見老年伯以免終天之憾私歎仁人君子超出尋常萬萬而又未嘗不爲世道惜也長安昏夢復當波濤千變之時日月如梭心搖手懶即耿耿知己之思屢操牘而不竟疏節之罪年兄或能亮之至于老年伯靈几之前亦尚關生芻之奠則弟眞非人哉而年兄惠念惓惓轉辱翰貺見之愧且欲死宜乎以青揭示蒲鞭之辱也每念數年來同心之誼比于蘭臭迹愈疏而神愈親可謂素交不關世味況正氣孤危之日人情搖蕩之餘自非吾年兄道力高凝孰作他時砥柱尤喜帷燈匣劍光燄尚藏君子已望其實氣小人未發其妒心重陰之中微陽一綫又未嘗不先爲世道慶也向者憂在內今者憂在外瑞爲虎而南樂爲狐狐與虎合禍未有艾年兄爲何道而可弟驟直招忌勢必不容行且爲乞身之計虞山片石把酒吟詩爲期不遠餘且度外置之耳

答同年某

車塵遂具令人氣索獨吾年兄芳韻襲人落子停杯相對有濠濮間想讒言忽出驅除乎辣今之塗面登場者夫豈異人也年兄可以此自慰然此君向頗相習略信鄙言方張彌天之網或不復與年兄爲難而當此時事翻覆正人歸隱之日年兄得安故園之夢詎非造物之巧于逸我也家庭之間即有參商且須消釋況風影之停正自不煩介介年兄以爲然乎令弟來尚未獲晤弟多言觸忌正理歸裝計把臂入林之期不遠矣

答趙洪陽太座師

主持國是全在政本之地而其機先妙合格心遇巷者又在講幄之間太老師以正人宗盟補洽妙手一言而動天心方幸泰交有象雖復暫遊珂里日聽履聲之入頃見大章宜邀溫眷忽而俞二疏之請者豈天地閉賢人隱數實使然抑徼有巧播于中者乎時事翻覆適與遯會然後歎哲人見幾可謂如神非體道無欲者未易語此也不肖狂戇觸忌側目者眾方有白雲親舍之思若世道憂虞終賴旋乾之手將伏處草莽觀師錫之命以卜盛衰之候矣仰承台翰不覺覼縷

答陳自公

恭惟台臺直聲壯節標映宇內霜斧東巡海濱日皎惟是法網闊疏之地忽驚埋輪破柱之威良民以懷奸民以畏事變偶值亂形倏起此亦神明之所不能驅而禮義之所不能化也長安議論小有異同正使長亂倒施不肖竊謂非決故主者以覆稿見屬衡命而久閣之迨公是初明主者旋罷此案遂爲不了而今則無力可效矣高老先生有言使太守不入察院則亂民遷怒何因三復此言庶爲篤論紀綱甚重國體彼存台臺毋慮其旁淆也伏承台翰蓋破疑城至云兩次貽牘乃竟未始一見豈有浮沈之者乎

答參西谿姑丈

射斗不出蓋有所用之參潁之入則憲兄夾持之力而冢公平等

之見也聞冢公欲救大獄意甚切至但選司得久留意兄大可有所挽回若不肖固聽其所爲即題差不下尚有例轉可以脫身不必慮也順德守非晤意兄云已推杭嚴道矣此外俸資有關中一二人雖不甚知然意兄所舉決無所差者將更計之若得毛公祖往彼題留舊者尤妙將面聲之也縣公亦有關中之人總以意兄所知爲據耳胡父母題事渠云無難總不誤也何芝嶽請告而著冠帶間往劉念臺請告而革職奪誥又最好看者新副院一日而上十疏十疏以淮撫爲主而攻高邑梁谿渭南安邑甚毒併及梅谷止敬廊圃諸人恐必有所處分然似爲楊左陳冤而有汎汎波及之說則不可解此行後新事也

與陳襄範

仕路風波從無常局然以年兄之如金如玉粹然中和忽麾之于嶺外此事之不可知者也正人遭折公論自明乃因新義之初翻兼喜直臣之奉復此又事之不可知者也翹企來旌持平國是消

此偏黨之見以還蕩平之途而近乃聞有居廟之戚凡在知誼共爲黯然伏惟年兄以禮節哀毋過其則他日出而抒忠吐赤身名兩全九原有知應爲含笑斯則孝之大者也白安年兄行附布匿匾併展生芻之奠幸告之靈凡前若弟之多言賈罪三黜已甘湖山泮渙或可望見素帷也

與孫意白

昨見選君之旨甚急則來期不遠矣數日之間用得一人即微陽之一綫也弟將去之人而一二關切乘年兄在事不得不告不審敝鄉兵道的屬何人僉願借重田枝鹿來星海兩年兄望早爲了之敝縣父母但調得貴鄉之人定佳只年力有餘爲上耳願職方極荷垂念據開俸單一紙呈覽貧病無聊過此則冷人無望矣

答周三緘

年臺品望爲海內循良第一借重銓衡生色桑梓方額手而慶不意顛倒豪傑之用乃爲竊弄威福之方讀玉麓年兄疏足使正人吐氣所惜俸期稍後虞門不光需之時日則他年挽回世道大機括也幸善自愛

答何具翁老師

向謝鳳毛令弟攜得老師台翰久無便羽未獲修候此心耿耿時在左右也禮註抉微擷華煩簡合則允爲二戴功臣開道後學澤大而遠明德之後定食其報乃賢書不覩三兄姓字大才固晚成耶諸孫濟濟與東坦同胥其矜造物之意亦略可見老師名在名臣之列而書爲石室之藏于秋不朽業已有在豈向黃粱夢中問消息乎璫燄方張與楚爲難清流一網時事堪憂似非躍鱗振羽之日也貧病相尋進退維谷則長安一席地不若故園之穩非某狂戇誰爲老師發此苦口者乎所惜某謀身之拙以多言賈戾權璫權相內外側目且晚定爲芟除之首亦第願留此微軀歸養二親不敢復問天下事也將來得路幸有馮門生在若王門生亦以艱去矣禮記之刻尚容商量共成勝舉貴邑陳令業多方鳴謝茲附其行薄展一芹恭申候問伏惟涵鑒

答方孩未

憶申酉之交伏讀大疏心飛意舞至所謂紅塵赤日之中有白草黃沙之意則更目味不盡宇宙間自有眞男子一片血膽足撐天下事足激發天下頑懦不靈之人而事權不一局勢散飛人事氣數相逼使然乃强以爲翁臺罪案則公論既已剖分瞭然矣諸君子商量未定意眞萬全及河南道之稿出不十日而局已變共在一網之中殆無兩全之著不肖亦嘗再請之新院總以遲遲爲辭則雖欲效一字于案中不可得也諸君子之苦心非共事目擊或未易知然當此倒翻世界之日正欲搜尋舊題以爲奇貨庸詎知遲遲者之非得策乎翁臺靜以俟之鄙言有當否敝差已代徒有耿結恃在蘭臭之末神交有年率其狂直或不罪也不肖亦且晚爲芟除之人不敢復問天下事矣

答王歸善

不佞舌與心長力從智短此層層者聊以鳴如石之志而已强者怒之巧者笑之直道詎久容哉臺下何自有昌歜之好謬以伊訓說命擬不于倫當自師門氣韻不言相感有舍其文而取其志者乎審此交期他年持清議而定國是必在臺下無疑矣嶺表法疏羇不越此尚重自愛

答顧平湖

吾輩縮綬一方爲貧黎造命如雨露之濡與時俱積更使寬猛之候漸調而甘苦之情畢透純氣之守妙于伏雌不在矜激才鋒取效眉睫也台丈本之以廉居之以靜新猷正茂前路方遙率此以往世道之藉甚遠盥直桑梓分光耶

答朱白岳

天南萬里干戈滿眼杳不得年仁兄行車消耗每一念之慨然三歎忽于新正連得二札更細詢來役備道長路之艱難兵事之單

棘年仁兄運籌揚武乃居然有數萬甲兵之意始信賢者固不可測具此一副眞肝胆則文人騷雅之塲卽是投筆萬里之業也誦報功之疏生氣勃勃爲引一大白遙相慶祝吾輩單車問俗去家十步渺如天外遠近亦復何異所貴策勳立名爲不朽計耳長安近事眞堪扼腕欲如年仁兄之聲施絕域超然是非之外何可得也中丞閣曾老弟舊在屬下極荷國士之知文武壯猷勒勳彝鼎定應異數相酬衆論僉同而政府方有印刊之智要之日既久則功乃益懋耳戮力同心以靖四履德威兼用仁義並行出示招懷破散黨類祖班定遠之章以馭之斯長久之計年仁兄深計妙算知不佞弟之娓娓也弟狂直之性觸事則鳴大犯權要之忌孤跡獨立進退維谷每望逐臣之車輒發挂冠之想而危機所伏結舌避之長林豐草之適爲期蓋亦不遠知己天涯夢魂空繞不自覺其覼縷也

答周老師

簡濤怪風之中雖長年三老鮮不顛覆而某以片帆飄流而渡正在搖蕩時也若其不死定須鬼神獲之得一泊岸留此身以侍二親他俱無所復問目下有河東之差度亦未必邀俞旨然勢不可以請告惟此稍爲穩著一入里門再圖謝病俟老師宣麻之日或卽是世道休明之會而逐臣之綵舞蟪夢亦已久酣矣早年入仕途全未體驗學道二字邇來靜觀人情之險幻時事之起伏乃知白馬清流儘非奇禍吠蘢偃月總屬家常一切都有定命以此心中廓然儻仍十年讀書或者道心不遠台誨所謂外不愧清議內不疚本心奉以周旋敢斯須去耶狂奴饒舌原不是好官之利根卿以發老師一笑而已

候孫老師

去秋一函附四哥肅候台履屬軍務倥偬未審徹覽否嗣後狂瞽觸忌進退維谷竊念老師方激昂義勇奬率三軍而某顧陳姨邪傷世之言進憂讒畏譏之說祇有慨歎何補高深所以數四削牘

輒復閣筆然默默居此者且三月矣棘手險阱有觸必焦相知者勸之候差以去稍爲正著于斯復有奇發則挂冠有名矣嗟乎錮人于不進不退之間以行其陰施陽設之計昔人謂難進易退也亦豈易言乎老師指據危邊三年不得見天子而羣小揶揄白日幾晦以今日之物力中外之人情卽使孔明復生犂庭掃穴必有書生叩馬千古同然之慨老師且奈之何哉所恃聖明眷顧息壤在彼竟此偉伐徐俟還朝則亦可坐消反側之口而瞻前慮後日難一日畢竟何道而可至人微密之藏非鈍見所能參也家從兄奕茂還自榆關備述父母天地之心念之不覺隕涕卑末于役初不意吐握之及也愧謝曷已片芹恭候伏冀鑒涵

答喻醒拙 緯恩物巡撫

潛事處弛得老公祖大振起之每讀大疏具有風霜之氣而寂會熟料一似素所練習而出之裕如者才之敏心之精擔當之力眞從來酒事所不經見也第敝鄉民瘼甚于剜肉醫瘡又正官半閼

雪役叢蠹征求之令一下則百弊錯出正供之外費復倍之旗官之勒指官贈私折其慾無厭若當此功令新嚴民畏法而軍盜肆不一禁戢必倍因于往年老公祖定爲災民垂念也敝鄉江陰積受其毒因年年屬淮安衛故奸旗與糧房老人小甲表裏合一牢不可破若得台慈另調一衛來兒則民受其賜而糧亦易完亦仁人不費之惠也望老公祖留意辱于翰惓惓敢布其愚弟行有河東之役矣并謝垂念

答沈雲升

客冬報函久發矣尚未徹覽耶時事之奇不可盡言至孫老師勞苦功高納之深穽令人有書生叩馬千古同然之歎蓋以輒錮之法行驅除之計一一出南樂手危乎危乎非吾輩所忍言也吾鄉考選人衆而數窘除衷涵古凡鹿平三兄屬前咨外新者十二人僅可得四人而當權者別有操柄向來鄉評官評套子都用不著矧弟尤時情之所側目一語揄揚反爲人累每語諸兄各尋頭路區區總不敢置喙任他有力者好爲之而已揣摩之說似乎失亦臨也周湯葉頗有機括其餘且看力量何如數居其阨可爲浩歎所幸人人曉此局面不以相罪耳澤壘移揭相通此用何妙法恐所講開者尚未得開甚爲危之奈何奈何弟覓差不得求去無方岌岌有性命之憂無問官矣年兄亦爲我念之乎

答瞿芝達

地居省會參謁應酬精神費去十九其定息之餘瀋書雜沓十指爲枯所得凝神清慮以加惠百姓率先羣吏者蓋亦無幾忙中日月虛聲捷譽直以郡爲寄徑長負此官者眞可歎也惟吾年兄神明旁徹力量宏遠了辦一切都無難事而興楚實際定應不沒本懷今之吏治病在竄二千石以精强督率于上使長令凜凜勤民則令之善卽守之善寬大之中不廢操切亦救弊之道也弟不識中州吏治如何然大要所覩記則以寬大廢弛者是處皆然欲得吾年兄遊刃有餘之才不一二屈指乘時得地而大竟其施甚不可錯過倖伐無前卽爲故知生色多矣弟率心信口大觸時忌求去不卽得殊苦將以此官還之君父爲故園之遊乃辱年兄遠念敬謝高誼

與何武莪

向有報函想徹覽矣邇來用舍之權南樂一手握定而時借中旨以行其所登進者非破甑則燕人卽太宰雅有虛平之志而肘掣無可奈何蓋君子道消之日也翁臺避地嶺表澤普功高顯仁藏用之妙無踰于此近探粵東縉紳之口與計吏之言似乎搜抵加派地方無大利焉或謂商稍苛或謂官苦括而總之奪有司及大家之利以代貧民之需則彼地法綱闊疏便其私者已久不覺反以善政爲小惠耳治道不古民生日蹙良可浩歎翁臺酌時宜而行仁術想亦欲聞此以觀人情之變故以所聞私布之不肖求去無方日夕履冰不能效其區區統惟台照

與門人陳清望

忠孝一理本于此心心之所安三公不易也然功名之際人所難言戀舞綵之甘而息沖霄之影仁兄可謂知道矣白沙先生之澤近在珂里儻有得于斯乎新刻雕龍繡虎爛焉不朽之業字字可寶因文以見道進而求之揚子雲不足述也僕亦好纖詞近已淡焉忘之戀拙爲權佞所惜乃將返于舍之樂晚矣退就北面以明吾愧

答陸太和

今日楚事之難不在黔下黔已成之亂而楚未然之憂也兵餉騷敝日中黔禍三湘七澤之間嘗恐有呼嘯風雨之夜者吳越巨浸告饑于楚楚粟貴而閉之糴粟不行源易涸則亦病楚翁臺先黔之難何楚之虛而安楚以爲黔是在楚猶在黔也調劑運量倍費苦心敬拭目以觀其效弟迂戇且行矣耿耿不盡

答顧定澤

時所紛紜人情波蕩民瘼國恤大家置之度外所恃賢長令撫循

此殘黎耳政績益茂卓犖翔飛他日世道有人又爲吾郡私慶也江南巨浸當事者直欲沈餒之而後快矣口力爭幾成罪案今一切緘口思故園之遊矣

答盧九台

都下長拂惠風時披爽氣使人有珠玉在側覺我形穢之歎翁兄風華高秀天韻標令退然如不勝衣而卓乎壁立千仞之志目中所覩誰與爲儔清源新政歌頌四聞以慧光白意酌苦劑饑公私交利焉庚署即銓途也翁兄其懋勉之且爲梓樹光矣猥承雲中之札爛然彼錦高情自不敢謖而疏慵何以鳴報區區附展願言鑒存弟孤蹤觸忌方擬乞休回車不遠矣良晤何期可勝軫結

答湯參予

新歲連作二牘俱不及附時亦有機緣可圖與意白兄商量借重于秦晉之間而靜長兄謂探之劉玉孺俟呂南溟公祖入一窺其意乃爲穩著事遂中止蓋吾輩道義之雅知年兄以名節爲重不爭出山之早暮也燕勢方張炎手可熱正人君子一網俱盡而弟猶以孤蹤絲力待當戶之鋤正苦脫身無法耳彼懸險阱挾雷霆以擬我顧念兩親不得爲元白兄之續今將乞休矣年兄綵舞方酣學力日進用世之具斟酌飽滿聚而措之前路尚賒稍俟燕鋒暫斂似亦未晚只愧弟不及盡此區區耳枝鹿兄亦有成議而意白忽去又吾鄉新撫公祖枝鹿意遲慮焉遂亦輟議天下事固有定數非人力所能與也道子以去冬之孟入滇頗自矯矯可慰同人之念中冷玄水一入即出都可付之長歎萬斛懊惱非筆可盡其舊藏垣

日間年兄聲光益茂澤在民心鄒魯之郊今爲樂土長安之頌不必言矣魏元白忽有處分其故甚不可解大端翻梃擊之案者播弄于其間耳灰任事之氣傷忠義之心年兄定爲三歎翟心水眞誠可以共事已爲年兄委曲言之但不知渠能免于驅除否在年兄持此眞誠任事之念則無人不可相信又不必問來者之何人也弟兢兢救過脫身甚難今已擬乞休不復問差矣先發賤累南還道經貴屬恐有不虞乞年兄差人護之出境但得平穩過去足矣止婦于四五輿而女流幼穉無一知事者損不過五擡蕭蕭行李不甚費驛人也恃在骨肉之愛故敢以聞弟亦且至矣

答胡浮冶

雄邊巨鎮日白風高年臺攬轡其間慨然有封狼胥居之想此亦一壯遊也弟以觸忌孤蹤進退維谷差雖告竣而尚錮之不內不外求一脫身之法日捱一日如坐苦海年臺亦復念我乎澤蟲久不相聞渠亦正在危機也汪如石俸次僅差一二日竟格不入選然此番人衆而數慳不如遲之爲後日張木弟已擬乞休嗣是不復得逗闈問矣辱惓惓遠念并拜黃鼠之惠消我□酒稍平胸中磊塊謝不可以筆既

答張篤棻

李官之難倍在末路而老公祖冰心愈皎吏民上下之間心忻意盡入于至誠而不知其故則提衡天下之妙在是矣貴鄉固多賢豈有出老公祖之右相知筆舌闕于吏治之衡者斷不敢不以此心蓋縞衣之好自不容已非足爲老公祖重也時事日新重陰敝日老公祖虛觀其得失亦千秋一大公案附在蘭臭之末輒敢吐此高明以爲何如

答劉心統 講四端

自年臺行時消長之機微微動矣嗣後遂潰隄奔注幾于平地陸沈若無射潮强弩惟有引身避之耳年臺勁骨深心屹然中流之砥方持斧問俗事外主持國是挽此狂瀾使長林豐草之間獲覩世道清明之象于願已足何敢復言天下事若同志之中聯合聲氣各從君父起見毋遂以爵祿之餌從風而靡知年臺必有激發之大機權也

答蔣澤體

兩日之間事且數變近數日之間又大變矣南樂與魏璫爲呼應

內外合力以去吏垣去吏部并欲去首揆其所欲者李年伯爲家宰王射斗爲總憲不至一網清流不止而外之人情上忌高邑下憎廓園其鼓掌者亦十之六七也天下事一至于此吾輩同舟之勢其能安枕乎弟一疏觸兇鋒幾爲元白兄之續適有天幸而免今岌岌不保思覓歸計年兄何以策之日下會推儻可支持則大善否則大事去矣馮少老未知得遂出山否靜長兄品望卓然秦中諸公甚稱之據意白云可借撫按力留其免覲終當借重本省耳近來選君執持少所啟事相知相爲之意正復鬱之喉中然此又爲清平話矣餘未可一二盡也

又

九十月中有兩番報函矣半月之間翻覆至此已爲一網打盡之謀而其必不能容者則觸怒于南樂之人也內魏之毒有限外魏之毒無窮此時燕勢方張而齊越之謀主局亦從此遞變矣貴座師本是同舟遇風之人而往時二三君子好疑遂開吾黨之隙逆

授小人以柄到此大家悔之晚矣總憲欲用長垣弟挂冠謝之耳年兄料理地方之事無問長安異同繼差者在劉碧山宋荆璞之間然亦未可預定也首揆將行矣苦上亦搖搖不安過此即爲一家要其作法之驟用璫之銳理勢自不可久且靜觀其後耳餘父母定爲留意諸事想邸報中聞之霞城公疏上內傳已允閣票中夜易之者自外入也齊之二李爲南樂門生將爲先鋒故一疏入而蒲州遂得嚴諭機括甚妙祕之祕之延綏武弁袁勳者袁熙宇之乃郎也須爲破格薦拔

又

近有報函附貴役不知已入覽否會推之事一奉南樂之意旨以行明明出口無所忌憚而亦無敢逆其意者崔固內外魏之私人亦取其向爲正人彈擊借之倒戈彼固云待驅除盡了始做一番至四五年後讓他們再做昨樞輔忽有入賀之疏便云若入城來把來殺了往時人疑高陽之合于南樂而今始共知其不相容也

然則南樂之毒至矣吾輩豈有能安之理緹騎四出搜訪而南樂圈又仕籍又分爲五黨之圖以進此種光景眞以挂冠爲上策耳答楊大豫

時事忽至于此漢唐宋季世之象也一身固以去官爲快其如聖明孤立何所望年兄入而主持回微陽于一綫耳程伯子有云新法之行吾黨亦分任其責年兄所謂名節太激實至言也晉撫一推聞舊太宰獨斷甚堅以晉中諸君子多爲郭藩伯地故太宰立意置之此誠意見之過及思野疏出禍機甚深而當事者以爭辯爲快心驅而納諸陷穽不自覺也總之借題于晉撫又移禍于郭藩年兄在地方言地方留之自是正理但因此一爭去部去院而臺省爲之一空恐終須一引避耳大疏斟酌極當且又撫公所同待其旨下而上之正自無嫌也衛輝司李之量移弟不知其故若宛推乃見立一家聞亦關中諸君子所棄且大來年兄曾一點綴之彈章正合公論俟晤間當道尊意耳弟觸時相之怒幾無餘生

將乞歸以謝之不願復問天下事矣雖意惓惓有逾骨肉惟有心刻

答王念生

年兄行後遂有許大風波別是一世界矣年兄品望如百鍊精金市有定價東西南北無所不可年兄必欲爲眞王也應從彼中問之奈何向不合時宜之人商得失哉一笑近論紛紛無暇言及吾鄉之事而區區心舌不敢爲知己吝只苦力薄勢單年兄何以策之時事關目都在邸報弟得罪權相度必不免思圖歸計若得年兄既入要地而後長往則眞大快不審得遂願否

答何武莪

承示援黔續次燎如指掌非熟舊其窾會者不能知不能言至其大端業共知之而未有言之者黔以後局掩前局欲理前局俟現局稍定耳聖明寬大不令當世有介子推也國本一案秉筆者不敢掩功亦既有成諾若先帝諭旨篤念聖母山陵情至語危蒭之

潛然可涕并當屬之秉筆者明台臺闡揚聖孝之忠藎也時事忽如沸羹清流幾于一網得劒履還朝作中流之砥正氣永不剝落所關消長甚大日幾幾望之不肖狂愚觸忌方在怒濤駭浪間力理歸槎恐無以終副惓惓之雅率略布謝并獻寸芹諸惟台照

與周柱麓

憶丁巳謁選遂辱年臺忘形之好在其五年寸心相照比方聯南牀之坐而忽越高岡之羽君子道消早爲兆卜自此驚濤屢作璫發日張直臣至抱痛幽泉又何問拂袖挂冠者乎然後淡年臺之超然事外小屈行且大伸卽就眼前實際而維揚雄鎭露湛霜清東之洗心易腸者幾何民之瞻帷戴德者幾何建牙偉望蚤樹之標視弟之孤蹤觸忌進退維谷者何啻霄淵也每與令兄年丈角子談心輒深故人雲外之想行覓歸帆望羅浮而索醉矣

答李瑤圃

天曹冰鏡借重年臺此世道之幸不獨爲桑梓光也憶客冬羣議僉同而舊宰獨知之契堅不可奪然意見之角遂開水火將有漢唐黨錮之憂乃信用獨之不如用衆而年臺一人之用舍卽世道否泰之關昔賢謂吾不西行大禍不解其年臺今日之謂乎幸早驅車以慰同志之望伏聞鼓盆之戚未申弔問先辱遠貺不盍之媿乎知己之誼不可卻一芹附奠年嫂希鑒入弟迂愚取愧方覓歸計當相遇于驛舍矣

與解石帆

年丈行後驚濤怪浪日異月新今凡滿船俱覆矣向來當事者奸行其意如絕磴孤攀退無餘地罡風吹墜人人在深谷中言之可爲浩歎偶閱宋史元符元年河南人獻玉璽遂有次年同文之獄事數巧合豈盡人力吾輩一身何足計所憂者國事耳年丈優游故園超然是非之外碩果不食斯世道大幸然長垣且出辣手可畏年丈正氣干尋自有以壓之不俟弟之鰓鰓弟迂戇觸忌日有不測之憂握至春初得生入里門無所復望矣年丈道義之愛有

踰骨肉得無爲我念之乎久無便郵簡于書問辱承不忘率布縷縷勿以視不相知者又爲罪案也

答沈雲升

纔幾時不相聞而長安鼎沸驚心駭目岌岌乎有漢唐黨錮之憂不能不追咎于往日當事之人也取二三孤刻好奇之士開吾黨水火使小人起乘其隙而向之號爲君子者亦復且驚且喜以一洩其不平之氣將不免潛移默化入其勢淩利誘之中此則世道之所大憂年兄以爲然否以正直忠厚如年兄何風波之云向所言者乃槩言世局之紛紛耳每當二八月之期何人不在推敲之內蓋執語言字句以求言外之指歸此向來諸君子膏錮之疾然實未嘗擬年兄卽所謂弟之效力者亦風影之談也今時移局變舊話俱不足提只大家相同舟遇風之勢爲要緊義耳弟觸權相之怒憂在性命無論一官升沈若春初得理歸楫卽萬幸也靜長兄已擬學寇吾輩心事已了諸不多及

與許霞城

年兄行後羣小披猖毒燄日甚恐同文之獄尚未已也正人幾何堪此摧折可惜聖明勵精之意乃爲無忌憚者借以行其報復憂在國家何處痛哭昔人有言新法之行吾黨不得不任其過往時諸君子若能聽吾輩之言平平穩穩元氣自固二豎不難去也今若之何弟危機正伏似必不能倖逃然禍福聽于天卽竄逐以去亦主恩也聞有向權門而乞憐者則雖死不爲耳新歲可得泰差差亦未必下下亦不必到只求脫卻長安便爲極樂世界每念風波危疑中安得復有同心鐵膽如年兄者一冬意氣蕭索實在于此年兄萊綵方歡且置時事于度外若吾鄉考選正自難處俟五知足吾兩兄任之銓議主之者相公而陪之者則少宰篤于門牆之意然考選諸公俱不得與弟無力可效而相知者俱無厚薄之嫌未必不是一幸也大計中似尚有奇文字吾鄉撫臺亦將易矣秋風之集掃除必盡崑山極力歸依所可喜者聊城有必不相下

之勢其隙已開或者變局之始乎枚卜定不遠若得張侗老入則亦挽回之機可借年兄之靈先下一片苦心以爲世道計何如何如縷縷者皆罪案也幸祕之

答何武莪

冬仲一函奉報方擬觀時相機稍盡區區以報明命近接來札且慨然有拂衣之想見之不覺浩歎方正論昌明人爭馳騖則姑緩勞臣于天末及時局翻覆死灰盡然則又正人避席之時也然後追憾諸君子用人聽言舉失其當今中流帆亂誰與共濟哉台臺有國本邊功抵餉三案炳炳耳目今國本一言大都爲時所忌卽王心老已旦晚乞歸若邊功抵餉固忌者所不能掩而强者所不能爭也俟其黨合興闌終當少伸公案且姑靜觀時日展布爲猷大疏命使者止之此中告歸者率如秋風之葉故願台臺留作歲寒之松耳相知星散無可與言祇有孤鬱

答林浴元

李官味如蠟也年臺七年冰力兩地孤翔每于嚼蠟之中時有淩雲之氣左宜右有妙合其符問之上下之日無不以廉明爲頌蓋治譜得自家傳而道味又從師授知他日主持國是必不從世態波靡作笑罵好官也同志之中定應託契直視年臺事如身事何須諄屬時事紛紜乃占定力要在善藏其用以靜以密清華之選自是賢司理本等若春間老師入都則尤如山之重也

答袁九淙

別來音問寥寥都緣路迢雁杳每見明月想山中之遊停杯分韻時也吏治邊防日就頹廢盜官廉餉轉歎乏才思得廉敏强力如翁臺者一生其色濡筆躊躇想時觀會正逢貴督之疏意借計事以素所懷來大發而長鳴之不料狂言觸忌權臣張網爲羅家有二親不得不少避其鋒此志竟鬱于抱讀來教悵然增歎陸景老鐵骨血誠久已逢人爲地卽有讒口無所復畏而張鍾老被彈之後乃切切致疑于弟不可發翁臺之一哂乎計典方嚴無人爲政黔疏未得卽覆覃恩之典則不能脫吏胥之手未可以正說也李碧老仍遠故物貫可彈冠相慶但余二生來備聞太翁之强飯況之清娛皆遠慰故人之念弟歸期不遠儻可相晤于大江之上也

答曹薇垣

妖民蠭孽易靜易擾在守土者撫解有方耳信知移兵蕩掃之計東土久爲戰場非年臺以身任之仁義並用誰能了此局者今村歌巷舞雞犬不驚地方既拜仁人之賜而福德亦從此無量矣榮膺新命益展壯猷以此實心實力行之坐見開府建牙勒名彝鼎惟招賊之讒聞前事者致憾于按君頗倡此議總之賊黨消除既盡則媒孽自無所容善後之策尤須留意新按君翟心水端厚人也弟已備與言之且屬元老同鄉當心相照年臺只口不言功爲第一義以消前人之忌耳

答曹根遂

弟生平寡合相知無幾而相知中又生歧路左牽右挽步步俱難自入長安來集之忽去曾幾何時而年兄又去矣去而寒帷露冕于西湖之上猶自動人遐思乃虛懸之不進不退之間終日言齊言楚而茫無歸宿之地嗟乎銓政如此宜其爲人所乘至于全局俱覆乃弟之口舌不靈效亦可見而又不免以信心之言作違時之案欲如年兄之安夢故園又豈可得哉正束書焚筆昂首挂冠忽得手札兼訊來使乃知長卿病起輒已得麟知吾年兄從此生氣勃勃儻獲借拂拭之靈消其口孽乎銘石兄清心勁骨故足我輩人然使區區作曹邱不幾欲益反損乎正當爲之焚香乞靈鬼神耳以發千里一笑

與阮圓海

易曰知幾其神乎年兄幾先之哲高人數等而好事者牽之于藤之中清夜思之每爲三歎伊川于贈一生樹敵到底同鍚黨錮之碑若使蔡確之徒欲分收一人以去吾知二君子必不願也可

和可乎而必不受小人之攀援君子之品乃見何今之得志者妄援吾集之以爲重寧不令人短氣哉向有耿耿欲一吐出左章右挽終鬱于懷若夫名義所在不能緘口負心而今俱成罪案年兄翱翔天路亦復爲故人垂念乎既懶作書又苦乏羽乃忽得元甫使者之便遂慨然一發其不平之鳴嗟乎十年來二三友生落落紛馳而且成荆棘之林也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棲讀之堪當痛哭

答魏仲雪

懷人之緒日縈于心每爲塵緣所擾亦不得便羽直到南都故落落如此往歲正論力明稍一舒其狂直之氣原知有利害翻覆然言官以言爲職不問生死寧顧世局欲依違兩可之間正苦無此輒舌玉官府相激釀成黨禍向固預知其不可而大義已倡不得不從其他持議之稍苛取途之稍狹諸君子豈曰無過然觀過知仁弟亦未嘗不效忠告而今總付之長歎年兄靜觀局外定有妙

解尤堪痛者則吾黨二三同志乃自作水火使人左顧右盼步步牽挂耳吾鄉水災爭之頗力幾爲罪案當事者意欲藥此一方民以洩燕人之怨可奈何恭甫年兄弟久有契誼偶小疏中汎及東事數語莫想不及于恭甫也而恭甫誤疑之既亦徧告之長安幸部覆稍存其概此心略可自白年兄早已從千里外爲吾伸豁相知貴知心豈不信哉弟以多口觸忌行理故園之游年兄得一返棹爲十日談乎卓品僅從常調弟豈敢嘿嘿而已特以銓缺爲人所先故姑了兄意廓園亦甚著意也以廓園之子子而今被以貪名兄爲之碎一唾壺否

答毛禹門

前日同異遂爲今日難端君子實授小人以隙口晏然修唐虞三代之容彼乃捷而取之無一矢遺鏃之費而正人已盡矣仁兄觀目前之事豈非從來一大變局哉瑣毒所中在一身之怨尚有怒殺之時而南樂之毒中于齊越之伏戎燕人之新怨驚悍而不可解凡其從內出者皆其從外入者也覆城之事內已允閣擬面中夜傳入忽復中變蒲州將行矣若上亦不久此下合爲一家不過再驅除數人則燕局定而齊越起一年之後恐并用瑣二字忘之則是非乃大亂耳弟一疏觸奸幾陷虎口彼方眈眈必逞願乞身于長林豐草從仁兄擯張公玉女之遊未知天與之否日與覆城議疏通之法而或者執賜環之疑想日復一日乃付流水殆亦天也勢窮理極物無不反且共靜觀之聯合聲氣以俟狐魅形銷天心來復耳

答袁公寥

不佞雖涉世未久然所見逸才高韻託志千秋如足下者指不再屈而邀元甫兄之靈傾蓋如故何幸何幸文章之道神于作合曠世相感何況交臂乎徵觀足下退然深念鋒藏光闇以善用其才蓋勳忍之功多矣不佞信心饒舌方行乎憂患之途願就足下學所未至何敢以師道妄自任也敬謝不敏尊翁老先生以任市叢謗士大夫自有公評第近議生財思復得疏理之功而不可序見人人以任事爲戒則尊翁之公案亦易了了矣左章右掣誰爲斬此葛藤乎按鹽二院俱已出都不及效力然此非儀之時言亦弗重空負惓惓見託奈何少文兄前已略悉其概非楮墨所能具陳情有心照

與熊青嶼

弟懶于作書一切曠廢而台臺道義之雅時往來于心也機緣不偶君子道消事已至此夫復何言吾輩信心信道邱壑之中別有天地矧棨綵方酣鯉庭可投直可置世事度外而聖賢憂國憂民不忍一膜自封則今日之事知台臺大息流涕不能已已所惜發難者乃在貴鄉而反先受其禍則諸君子之過也弟亦旦晚歸矣凡上餘生言之可涕一官何足道哉但兄持鹿洞碑刻台臺之愛忘其醜使人汗透重裘然託名公以不朽幸也詎可筆謝賢郎鐵羽唱然附訊一芹以將言近意遠惟知己鑒之

與蔡元崗

敬啟敝邑舊父母葵南胡公以恩詔贈官應得誥命而後人無爲陳請者不佞與舍親繆西谿兩家皆世被其澤比于畏壘今相繼以罪去矣舍親曾言台臺爲胡父母至戚敦于古誼用敢以此爲懇其軸止須封司類題其文或貴鄉名公自爲之例借銜于中諭謝有酬謝謹附上白金四兩幸台臺始終曲成令親九原之銜結亦不佞兩家之銜結也罪廢之人不敢躬叩臨楮皇恐

答陸景淵

方今任事之難內外無異而貴陽遠在絕地又當海內凋敝之秋間兵問餉無所不難乃事權之錯出人情之嫌忌又有難者台臺以血誠赤膽敝精竭力以任之細詢吳籌得軍中狀甚悉未嘗不服台臺之壯而復側然念也早已知此調爲相苦然從古真豪傑必從難處下手使人人縮步誰與成功但願得其安頓之所既已入黔即未易他徙方欲謀之知者而黨禍方興不肖以狂言犯柄臣之鋒遂張羅逐之恩恩去國不敢復問天下事惟伏處林穴側耳俟偉大業以爲社稷慶而已冰清蘗苦豈宜剖佛倒旆敬以璧返幸恕不恭心長喙短莫效區區祇有悵結

答樊鍾陽

黨禍方興誠君子卷懷之日然憂時妙用尚藉正人以回徼陽于一綫年臺何遲堅遯思耶弟以狂言觸忌久拌一官謝之今已再謫行矣長林豐草不敢復問天下事恩恩希復臨風惘然

答朱白岳

撫院承差回具有一函奉報近來時事愈出愈奇弟爲小人側目無路脫身而今且安排陷穽借破甑曹郎黨字題目遂逢嚴譴辱及其親可爲太息生死禍福言官之所不計沒齒編氓亦復何恨而必以奪黃爲快何罪至此每念年兄在萬里外賦望雲之詩若以弟之所遭則夜郎皆仙境也貴役分致諸函已爲一一料理度旦晚可以言旋而弟去國之人從此無路接雲中之札相思相望直俟年兄開府敝鄉乃瞻色笑耳夷氛未靖兵餉兼籌孤影勞神百凡珍重

答門人關蓬石

佳卷中想味仁兄孤芳幽韻迥然塵埃之外及見其人如其文竊念他年用世必以品見不隨俗波靡者也以此附知人之鑒甚幸近貴同門來乃知有居廬之戚大孝以顯揚爲先惟以禮節哀靜參文章之妙生生不已化化相通則樹靜風生草枯鳥怨皆文境也僕以狂言觸羣小人之忌張羅布網遂遭嚴譴長林豐草不復問天下事所望賢輩天路翱翔爲故人生色耳恩恩束裝情在道義之知空函布復想能亮也

與蕭伯玉

長安中了無生趣但得吾伯玉比鄰而居寸心如雪貧賤忠難之際有生死骨肉之情以此眷眷于心未忍遽草絕交書也初榮放時尚有辱親之慮牽挂胸次今亦付之幻夢入舟來伸腳高臥黃粱飯孰矣石尤爲祟三日而行十里此豈章惇之罪哉不足爲鄉里小兒道也向者孤行一意信口而談而今一網牽合羅織如意此後未了之案知復何似年兄如有所聞幸附一行于敝同年龔淵孟處眞友朋相愛之意也去國之人不應復作長安書第私區區于知己即令師亦止有心照

與王閣生

自別年兄後日坐冰淵幾無生還之望忽然搆逐驚魂初定不審法星何日照嶺西聞彼中山水奇絕風土淳樸疏剔吏弊使民夷相安不過出經綸餘緒耳褰帷行部山嶽動搖自是吾輩壯遊遠近正無所異也客冬田陸海公祖別致一公禮以答吾輩公餞誼不可卻已致其一于霞城年兄今以其一奉上弟伏處林壑無緣逆住來之牘適舟過京口附致賢公子不知此函何時始得入覽也

與繆西谿姑丈

台車一出都門光景日復慘急然亦謂去此一官他無所憂乃不肖至辱及于親雖倖生還了無生趣至姑丈之波入彼案尤令人扼腕一路尋問消息杳不可得直至京口得見邸鈔已四月望矣然亦未有招疏不知何據羅砌過郡城瀕陽來彼甚爲懸念據云十五人中禹門最輕乃六千然亦係傳聞之言其餘相去不遠恐未必的也以理度之總數豈應過十萬則分之定無如許如鄙兄四壁蕭然此局豈有完理耶天悟聖明再得如賈彪之西行則定有解法否則無了時也今姑靜俟之聞撫公已到可託蓼洲諸兄一見的耗併商量處法耳禍患之來惟有順命憂之無益想長者自有達觀不肖亦驚魂未定深坐井底思之茫然初得抵舍先此奉候諸容續布

與高景逸

都中違教時猶奉台旨靜以息爭而潰隄狂瀾桑田滄海從來然鋼之禍豈有甚于此者乎台臺大道爲公虛平應物微閒羣小具有心知而猖鬼一呼震霆立下事已至此夫復何言然使然籍一光吾道有主豪傑恥不得與而兇虎不復興歌則亦千秋一大公案也獨念梃擊變作功臣紅丸化爲對證將且漸矣君父之憂灑淚何地驚鱗折角網罟方張邱壑之中恐未安枕席幾立雪三年御經下座仰昔築誨奉以固窮台臺亦不鄙夷之乎向過錫時正台駕在吳淞間未一申其耿耿今子舍方溫視蘊自愉村深草茂足不窺門輒敢一布私臆儻下走尚有危機餘罪者則乞捐而示之行時美神超託逕解紛之意并爲次及

答楊邃初公祖

春初正申借寇之議而時移事變事與心違放逐餘生既爲要人所側目即伏處邱壑又失二天之庇惟歌勿翦勿伐之章以慰孤懷耳驚魂甫定杜門養痾不敢一通姓名而忽辱瑤函藹然蘭誼且貺及家嚴尤紉道義骨肉之愛也漕事極費脣舌民生不辰竟以水庶遊魚重累老公祖然非老公祖調飢劑苦仁心仁術則蠢者無寧宇矣百世之澤誰忍忘之憲節將西家嚴尚擬負弩罪廢之人瞻望無期祇有惋結肅謝不盡

答曾二雲公祖

老公祖秉公拔才孤寒昂首文額縮而後通之以權此不易之中道也弟已久絕世緣而親友見責非以爲利循例具牘實以規誼之重輕爲先後老公祖錄其首名而斟酌其二三可也雅誼惓至感切于心家姑夫處即當以白旨致之至地方之事亦有可言者錢糧侵蠹日甚批出瓜分習爲固然區書飛灑不可勝計在鄉間最苦白捕而汎地一役尤令雞犬不寧妄謂斷宜裁革又刁悍成風市鎮各有十光棍扛幫打詐結黨公呈幸老公祖神明之鑑屢見摧擊而餘燄未息即敝里顧山鎮向稱清靜近亦爲十虎盤踞矣領袖者有口口二姓兄弟老公祖留神查訪俟廉其實而一懲創之眞地方小戶安枕之賜也饒舌多事聊備芻蕘之一而已

答莊繼餘

都門一晤甚慰闊思弟方憂病相尋弗獲時相過從年丈養痾龍試暫息六月之翮三年一蹇轉眼事耳如弟放歸邱壑長與野鶴爲緣戶外草生嗒焉喪我蓋不知握手歡笑遊復有此日否雲中一羽忽驚蟪蛄亦意外一大歡喜因緣也

與魏廓園

弟蒙恩放歸而年兄遂罹嚴譴傷心孤弔三復范滂之言爲送行文耳雖然聖明寬大霜雪陽春努力前行無庸悲怨弟病頓不能出戶特遣人問候于途念兄貧甚貸得廿金以供縱騎之費耿耿寸心祇有遠照

答周來玉

時事如此眞堪痛哭弟既得附于翁臺之後可以自信自安即自首邱壑亦復何恨但以無頭述障故貽翁臺以未了之局念之每爲氣結又未知網張四面吾輩終得高枕否耳告身之繳理無異同若倒老處止于新給則吾輩便當如例則翁臺已繳似又宜追

同其平若一有參差恐又開一罪案矣承使遠來具感同心之雅

答徐月寶公祖

弟迂愚觸忌幾無生還之望幸聖明寬大放歸田里扁舟南下悔罪自愆懶性恰宜驚魂始定纔渡江而父老子弟歌舞至仁有感極涕零吾調甘劑苦之方不啻起白骨而肉之也月朔抵舍伏接台翰慰藉殷殷名已係于皁隸而轉叨忘分之交罪且辱及其親而更沐如天之貺誼高霄漢歌邁陽春此則我有二天余其一樂逐臣厚幸古人所無雖沒齒巖穴復何恨哉村居杜門不敢以罪戾姓名輕瀆憲臺然施而不報草野倨侮是一罪也救命賞繳儻有事體異同更乞指揮仰恃台慈不勝皇悚

與高景逸

頃方具牘恭候道履而家姑夫寄示台札使不肖慫心平躁心釋覺英雄感憤痛哭之語俱不足以入有道者之聽也每自念涉世太早未嘗知學若使焚林稍息鍛羽不驚歸依絳帳立雪三年此則造物之所以成我大矣自反不作何怨何尤然細細思量亦覺鹵莽儻非聖恩寬大久爲杖下之鬼又安得優游菽水之歡如今日耶獨念二三知己三木囊頭生死何期撫膺流涕虞山日有亂形因亂借亂皆殺機也時無賈彪夫復何言不審邇日更有奇聞否統惟台慈教之

與沈五知

自別年兄後舟中清淨生平未有此適不啻再生之樂也嗣後風波日急正人都盡而年兄飄然歸來矣甚喜明哲保身獨得道妙近來文字益務新奇但不知吾輩既已投林尚有危機罪案乎年兄幸以所聞詳示之十五人贓案何似近又有一百七十六人之說雖係揣度然有後著與否未可知也弟子舍方溫毫不作門外想以此胸中那然而六君子檻車以去生死何如可得聞其概乎炎涼觀得當四時此奉候不盡

與楊遵初公祖

伏惟老公祖以痌瘝飢溺之心軫吳民之厄遷喬既久臥轍未還剖苦調弦解詩止亂老公祖之造福于吳民者厚矣雖然追維三歲之間江流夜靜狐嘯風驅使鄒夷之禍不作者誰之賜也虎冠翦翼黑吏易腸使杼軸之遺未斬者誰之賜也乃今舍吾民而去矣議者方以東南爲不涸之倉草菅民命者爲能吏敲吸民脂者爲忠臣有繪監門之圖上叩閽之章者不免爲大戮但不知福曜既移之後嗟此哀黎作何光景而不遲亂民魔劫未盡使驚鱗鍛羽何處覓寧林深淵乎知老公祖并州之念定爲一步一回也弟杜門省愆承歡膝下讀書荷鋤之外都無些于沾懷古來放逐之臣少復如此蒙恩已過沒齒爲榮只願厚徼餘庇長得安枕爲太平之民耳匍匐道左敬獻芻蕘以申攀轅之意晤碣石明衡魯齊

與魏仲雪

春間于受之處附一函嗣後正覓歸計幸遂所願扁舟南下檢點身心日星魚鳥儘可相對林泉書卷正足忘年曠觀漢唐宋以來黨人之禍尚不止此兄宜爲我賦詩把酒不必發感憤之談也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古人以爲一樂如弟懶癖間情隨處落落兄所具曉當其執筆嘵嘵所謂未能免俗聊復爲爾手口已見今日乃遂本懷兄以不作風波驕我豈有居言路在是非場中而卷舌掩口爲兩來三變之行藏以保笑罵好官哲乎非兄前弟豈發此狂語只可與起田知他人勿道也兄近況正佳才不才之間等藏其用知兄素心自足了願此非他人肯道也承劍環之惠時撫而一笑

答瞿起田

弟狂愚觸忌幾不得生正在網中幸得之子打破放舟南下兩袖風輕始覺有生之樂歸來身心無礙敲水餘懼此趣亦復不少獨念六君子三木囊頭悠悠長夜月沈酒醒友朋之痛不能忘懷而博觀漢唐宋往轍殆亦天地氣運使然與諸君子命中帶得都亦

付之邯鄲夢界矣念欲一鼓虞山之棹靜對吾年兄道氣素心消釋餘垢爲炎暑所困不得出門儻秋風漸爽吾年兄慨然生草閣之色者亦山居一大福緣也弟懶不通問而手教輒復先之想能以野人見恕拜領雅貺誠不忍違附鑒金筆架雕檀筆筒爲異時青瑣珥筆之用不盡依戀

答錢龍門

自別年兄後忽聞喬擢忽聞廬憂總不得便郵一通慶弔然耿耿此心時與明月相望也此番變態筆舌招尤只不知日業深重如此消折得盡否月白風清杯酒笑傲曾從香鑪峰下帶得一片雲心今日不敢多讓儻清福難消造物所妒則耳熱烏烏又成負罪引慝年兄應爲我憐念耳野服閒遊一晤知己正自有懷然今日亦不敢必明日事也猥承手訊率布區區令姪年兄希道耿結

答許霞城

日來避暑竹林放腳高臥絕迹城市斷絕書疏生來未有此適獨念知己迢迢時羣夢寐秋中虎阜之約洵爲快事尚俟與澤壘年兄訂之恐亦在秋冬之際矣新政日異掃除一空澤壘尚爲舊殿靈光不知風雨飄搖若何也聊城已去行及崑山矣小人洗眼看賢宰相巍然獨坐再造出底樣世界黃粱未熟醒夢何時一枕黑甜各各受用一切置之度外耳繳軸事特數心神非道義骨肉往復真切何以至此當再問之來玉諸君子以決從違家姑丈容致尊意別紙之惠殊非所宜拜謝不既

答蔣澤壘

弟偶幸生還放腳高臥幾不知天之高地之下所謂雞猪魚蒜遇者便喫生老病死時至奉行一毫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頗得自在年兄持斧三秦風清月白快心明眼做了一番實在事業即使卷懷亦復何恨安知吉神呵護不令惡曜退伏耶魯殿靈光巍然獨存此亦吾輩一大眉目也虞山狂徒頗有貴介子弟而水滸之編又設一笄正恐流毒未已要亦不關人力看天意何如耳弟鄉居絕迹城市誇爲過敝邑當移棹郭外一談近霞城欲約爲虎邱之晤不知乘興得過否賢公子就試則敝寓儘可下榻不須他覓謹灑掃以待

與錢牧齋

春間放舟南下靜觀世局屈指大端十得八九從前正氣頗旺渠輩打算驅除忙卻心手故使深林鐵羽稍定驚魂直到滿盤淨盡時飢鷹餓虎勢無休歇匪匪勒黨銅之碑伸偽學之禁詎足以快其心乎此中機局作何究竟翁臺定得其微兼六君子生死關頭近來頗聞其概否荒村杜門如在井底念欲一領麈玄縱觀武庫顧荆棘滿路不覺趦趄恃有神照耳繳敕之事昨訪張侗老止繳本身是或一道想亦因虞高二疏故也翁臺如以爲可便當不致異同幸明示之

與莊若侯

近來變態無所不有總是黃粱夢中幻觀不足以障明眼人也向苦長安逐隊臭穢滿前今得脫體清涼散髮竹林伸腳高臥此種便宜非吾輩懶淡之性不知此趣年兄雖復暫息恐富貴逼人受用不久若弟乃叨爲終身受用耳知己之想時切于懷而村深杜門都無出理年兄樂境方酣亦豈能遠問山陰之棹卽喪明之戚誠爲不堪然又須以道力遣之不宜惻惻也靜長年兄亦遂遭誣可爲太息晤間幸道耿耿

與周蓼洲

翁臺凌雲聲譽不佞弟卽不敢謬附聲氣之同然數年嚮往不在名場世法中實以清風直道四字爲翁臺屈一指耿耿在心日間而微聞許可亦似以疏拙見收則雖投林削影之餘不妨一通悃臆乃者黨禍方深攢眉有罪獨翁臺于廓園兄救焚拯溺義重死生誰謂古今人不相及乎仰對白日慨然淚下以此知絕交之書未爲通論也家毋舅來知廓園兄生機未斷友朋之痛恨不剜肉玆區區者九牛一毛仍望慈悲大力點化丈六金身以消此劫而

已儻事有端緒亦希剖示以慰懸懸秋深足健申弔姚母便得一了識荆之願草率徑瀆想能原宥

與高景逸

溽暑異常恭惟道履安和德業純至以慰四海之望某杜門兀坐未獲受教于函丈之前非獨憂患之餘舉足多畏而性懶情癖久違膝下不覺依依長日爲短也學問之途茫茫望洋古人云不得于朝則山林而已今山林席地恐復相煎見六君子之慘酷不免惻惻廢箸心如懸旌台臺何以教之廟圍事周旋有路已走致蓼洲所矣蓼洲竟以結姻爲罪案網羅之密淵無窟鱗而蓼洲好以直言犯當路道力詎能裁成之否乎激敕一節不免爲親躊躇昨知張同老止緻本身蓋因虞高二疏之後爲變通之法不審是否可從私心皇皇伏惟裁示

答陳中素老師

柱石一移萬事瓦解永言時政付之賈生之痛哭而已然洛社有

人東山未老使小子得所依歸正使沒齒邱壑道味不孤豈復以腐鼠爲念自仲夏入里門如病狂驚悸之後忽爾清涼食息臥起都有生趣意謂間身暇日可以專精誦讀勉醫寡陋然忽忽三月身心尚未安頓居諸如駛深自愧也荒村削影已絕城市之想緬想春風化雨止有神遊左右而已正擬恭候道履并請教益輒枉台翰惓惓注念老師之篤厚于弟子蓋非楮墨之所能鳴謝也秋暑未消伏惟爲道爲國自愛

與周蓼洲

音問之隔又兩月矣網愈密禍愈慘死者不可復生令人潸然淚下然則吾輩食息田間豈非曠蕩之恩哉邇來機穀想全付精神在枚卜中不知尚有白馬清流之結算否翁丈定有所聞可以開示村中聾瞽也索居寂照正有佳處四海畏途舉足如阱即緬懷知己晏寐相牽聊此一通聞問不得便理訪戴之楫也向約緻敕事近張侗老止緻本身似亦一法然不審彼此諸公有無同異翁丈曾否定決即欲了此省一挂礙瞻前顧後正自不容草草耳幸直示之

答解石帆

踉蹌去國獨辱知己憐念雲霄高誼當于古人中求之乃知絕交書尚非通論也歸來散髮高臥菽水多歡檢點身心殊覺空曠只是風波滿眼網羅四張生者既盡枯骨欲灰然于鼎沸山搖之時猶留陽明一綫得吾年兄爲魯殿靈光儻亦祖稷之靈非人力也使節暫南徐觀妙手轉旋以佐中興之業使弟長爲太平之民不作釜魚挺鹿則厚幸矣深村卻掃忽驚雲中之札回想知交笑語道義肝膈之愛眞如隔世事矣

與徐月賓公祖

弟名在錮籍棄同糞土餘波所及猶足累人凡在青雲之彥並以遠我爲福何意祖臺雷腸鐵骨憐其失路違衆而哀榮之至再至三情逾骨肉豈所爲昌歜之好邪正修一函鳴其感切候憲務之

少暇家嚴九頓階前而家兄某又傳白札至矣言念宿昔恍然如夢仰瞻天上已若重淵雖復故人高義世外相看豈敢以葛巾野服唐突憲臺且以黨人餘垢爲明德累哉伏處荒村永與世絕斷絕即圍棋酒政恐動機心矧敢入城市乎緬維道義肝膽祇有夢魂牽結而已東南民貧賦急人心蠢蠢而祖臺風霜清肅雨露沾濡遂使畎畝之中獲有盍宇異時再借法曜若周文襄之鎮撫江南則籍末野夫終當鼓腹一見清光耳家兄方困于諸生乃拜九天之賜下士之禮亦屬曠遇伯樂一顧駑馬生風一家戴德頂踵以之矣

與毛禹門

時事都不敢言而仁兄久錮之餘尚不免絕流之網是又何也羅織已就排解無方仁兄何以爲計每一念之驚心慘目顧不敢輕出柴門握手慰勞獨念擇禍以輕則仁兄視六君子已胥懸矣弟凜凜不測尚幸生還醉夢隨緣儘得自在然觀新政鋒刃日急又

有白馬清流之患未知終得保此餘生否耿耿在心執筆茫然聊
通問訊而已

與蔣澤鶴

向辱手教日擬候謝而每接一報愴然者累日不覺寒風射人矣
驅除已盡久知年兄不免在一網中然猶得以藩屏相寄豈非微
陽一綫尚不泯乎行藏之際定有妙裁居今之世出處兩難安知
不以退避爲罪案且宜好酌之也若使大路相容則節鎭一方事
業無量名公鉅卿胥從此出亦何必薄視淮陽況忠厚正直如年
兄攖忌或不如弟輩之甚也恩詔將下或爲黨人開一面則長林
豐草儘堪逍遙否者未知何處生活年兄觀邇來鋒刃將何抵止
乎弟杜門兀坐卽周老師處不敢破戒往弔何日得知交晤語一
澆磊塊前約敝寓下榻何以不至試事未了敬掃門以俟別具侑
緘希鑒入

與許霞城

弟性懶喜靜數武之外輒覺意厌以此都不出門不得尋吳門之
約近來經心人耳總堪悲口飲得知己相對劇談引滿不知遐在
何年空囗兼葭白露之章而神飛耳皇子誕生率土俱慶黨人儻
開一面乎長林豐草尚得逍遙自在而靜觀機局正恐山林亦無
寧棲年兄如有聞否將作何究竟也十五人之案歸之撫按吾鄉
人數不少大都以撫爲政前年兄云毛公祖意將束之高閣今既
有僅檄方議了局則原招無贓而招語復輕如家姑夫者未審何
以處之毛公祖用意忠厚主于斡旋雖題勢不容不做而題外做
題似亦費手年兄道誼素篤肝腸如雪儻可面詢而善商之乎則
亦今之孔融也

與黃白安

驛路傳詩後便彼此曠隔年兄飄然而去弟子處愁城日夕凜凜
卽向來捉膝圍棋者亦復落落他可知也世局變遷友朋離散光
景乃爾正具呈別疾爲兒子出花所纏而彼人代我脫之樊籠外

身輕心快拜德良多只比年兄多上場一出耳策蹇出門顧影自
笑標榜不俗位直頗高與年兄合傳既使臭味不孤獨有棣枇在
前之愧耳扁舟南下五月抵家父子兄弟之樂讀書飲酒之歡皆
與年兄遙相應和但傳一卽報使人愴然廓圃死矣生平孑立好
爲耿介而不免坐之以贓嗟乎廉吏不可爲恐其子不免負薪年
兄何以爲之計弟禁足不入城市每念西湖之約欲于來春了之
顧念風波未息舉足便爲罪案何時黨禁少弛得一弔廓園之墓
耶追維往事吾兩人頗亦告戒爲天心人事互相促激所謂新法
之行吾黨不得不任其咎今亦付之南柯一夢矣只願太平無事
以安老山林譬如三家村人原不出仕本來面目各各認取國家
未嘗負我輩也正念千里故人忽傳芳訊開函獨笑不能已已輒
以來韻和得三絕又一絕以爲湖上之盟書之扇頭聊慰相思儻
虎邱西湖彼此遊屐所至各須急足相聞開懷引滿勝于七級平
升惟年兄記取

與姚現聞

罪廢餘垢猶足累人翁臺道義之雅勤勤惠顧此意眞足千古彌
天之網知翁臺遁遂本懷獨不料太夫人霜柏之悲忽焉凋謝在
仁人孝子悲痛何勝要以皎節榮名上壽善養既已纖毫無憾哀
思當爲少紓也弟屏居卻掃擬走莫生芻爲持有城市之戒卽荆
溪敝座師處未得一行且念黨禁方嚴恐哀詞織爲謗書素車指
爲罪案少俟風波少息泥首請刑懇在鑒原不以疏懶見督也戔
戔申奠幸告几筵

與文湛持

弟自杜門後斷遣眾緣痛念師表在邇每欲一參玉麈兼弔令堂
于廬而驚心慘目日日新月異友朋生死之痛草澍都復牽懷河水
悠悠黯然囗廢新禁方嚴邏卒滿路不如兀坐一室且囗免罪也
尚擬殺機少息春山共賞不知得了此願否從前小草既未讀書
今方討得開身而俗腸鈍質茫無人手索處三家村中眞如井底

蛙也盧此一替放逐不得學古人一事翁臺何以教之性懶書疏積想啟時僅一訊問別附土物託家毋舅道不詳

答徐石城

郡中一接光範鄙吝爲消爾後踉蹌去國不得覿曲江之勝獨念同里當扼牛爲時詬厲而翁臺新硎初發雲路方高端志貞趨早有壁立萬仞之意其仰贊新政爲同里之光可券俟也理官之難在上下間苟欲市恩不免府怨苟欲避怨又恐招愆大率居之以愼而出之以如不得已之心則無往不爭矣至于秉公執法約以平情高明自饒爲之何俟下詢芻蕘哉罪廢餘生鍵關思過近且殃及一弟已無復人世之想而高誼殷渥重以謙光豈草野中所敢當此儀刺并璧祇有心佩

與蔣澤嶼

弟于冬季有舍弟之變傷心慘目生趣都盡陰陽人道之患二者交併殆是日業深重罰不盡辜惟有枯坐懺悔而已知次公采芹大是嘉慶若浮雲一官年兄素不挂胸次卽彼婦之口正足令人千古不足爲年兄太息也十五君子之案僅逼日甚閒禹門處略已就緒託在知交邇若秦越方捫心自愧乃家姑夫更苦乞貸無門敝邑同輩寥寥力乏義薄反思借才異地託弟告急于年兄以向來道義之雅或亦在所慈憫許以義盟亦涸轍更生之德在年兄從心量力非弟所敢强也恃愛代達不罪唐突

理署書牘上

上按院張見平

伏承台諭收武勇以雪國恥業傳示袁知府著意采擇乃浹月以來募兵之令寂無應者里巷之間已有畏心近齊集四縣之兵屢行簡練之法疲者望寒風而色削壯者舉塊石而氣消甚有力尚可勝勉作柔怯選入前茅叩首乞免此特以撫院選充家丁爲名猶畏避若是況望其裹革遼陽哉乃知西江好氣不過私鬬是勇而兵事久廢眞苦羸弱難扶今欲作其敵愾之氣生其奔土之心必有格外招徠人情斯奮若以尋常安家行糧爲餌未足酬其一歲耕傭之獲以區區挑選兵壯爲事安能奪其室家婦子之思竊以爲人情所愛者利所畏者法法驅之于後則走險何擇利誘之于前將走死如鶩今都建之民傭工于浮梁之景德鎮賣藝于揚州南京之間者往往而是誠使賞格既設有力能舉百鈞者賞若

干技能中九矢者賞若干仍另給以安家行糧徙木示信散金酬死此厚賞以來之一說也都昌盜風素熾嘯聚成羣招提宿盜名不勝書捕盜之牒騷徧于野此屬改過無由收之有用使示之信令除其前犯苟非殺人強劫其餘概置不問有願赴募者一體立賞仍給以免罪木牌進者有利而退無家則驅之就死也易在倣虞詡三科募士之意而行之此赦過以誘之一說也然使人各就募何人率領散之既渙不相屬合之又食宿無方必先設將領揚旗四出更預備資糧使兵至如歸庶幾有的可赴無令觀望不前乃今之堪將者何人非職之所知也至稅事更新奉行德意兩府一體有餘不足皆公家物也豈宜以虧盈之數上煩清慮哉竊謂剗心滌腸絲毫必報不妨各隨所入仰聽上臺剤衡果其有餘何所祕惜萬一不足寧有私藏如慮稅官不肖之心則在稽核之嚴非成法可束近聞九江額已漸登至北風一猛則照票之外投稅闃然無人總計秋來收數額若中分斯有徹溢儻四六爲額則不足之歎又在南康矣惟是尺式異同寬嚴互見而寬在功令南康初不任德嚴在鈔關九江亦不任怨鈔關先定丈尺九江不費一辭其實鈔關以意爲尺無式可據非得本道酌量短長另設二尺分發兩府則法令不一人心莫信每念鈔關所批去今尺太遠執其兩端斯平等法耳秋季已終孰多孰少老大人提衡彼此微示裒益故不敢以一隅之見孤老大人爲商足國之心也

上按院汪石蓮

某遲于趨事方屏息以聽斧鉞乃老大人天覆春生栽培轉篤竊念下士遭際知己古亦有之未有一見而沐國士之遇如某者也行取疏截自歲終某俸少十日遂落格外然得以一官少效奔走補劓蓋愆庶幾有日顧局局愚昧無可陳說惟是巡道遷行地方失所依賴敢以臆陳九江爲吳楚咽喉從古戰爭之地蜀變方迫江流不寧瑞昌興國開柯陳結楔伏莽嘯聚更兼鄱湖浩渺隱憂方大幸本道大創孱偷之兵一新選募之令鼓舞訓練水陸俱精

遠聘教師捐俸製造火器開局方始忽焉中輟當今人喜因循緩視兵革計本道一行練成之兵解體偷惰器械火藥悉化飛塵長江要衝誰爲砥柱況闔廣兵來無人彈壓而闔兵屯留饒州約束之令不嚴驕子之奉已甚奪財鬬場大可寒心老大人俯念地方之重疏請加銜保留實爲無窮之利至于察吏詰盜力振廢弛送舊迎新恐滋騷擾此又從來久任之說所必當見之施行者老大人已洞燭之無俟多贅矣

上藩司董定所

湖關屬政特屢至仁念動斯春法窮則變台臺以停稅之苦心行撤關之妙法分府投票立票繳查商既得洗其苛官亦可滌其垢職碌碌坐觀有負清問惟是立法之初袁知府苦以見委思維再四實慮負託才力兩窮適荒司刑之職稅璫餘氣頗非志士之心夫議委一年爲期而刑名查盤勢須自還其局況治法干條俱備僅持籌應付而亦莫效其奇竊意委而不可以久不如使職別任

地方之事易軍官來就輕車之駕也台臺方加惠商民職宜效奔走而敢爲此苦瀆者知台臺素憐職久切栽培則出之疑怨之外以全其孤拙之名度亦台臺所許可耳

又

向奉鈞諭已具稟恭候台裁未審已有定議否近代庖府事以積案塡委錢糧催督苦莫之應僅了得安義京庫其各祿尚在嚴提度可完報所奉助餉款目特持穀價借支先解本府貧瘠特甚蒙老大人議免半糶不啻肉其枯骨惟是抵穀銀先詳包撫臺亦准解三分恐不能如半解之例以此乞天覆之恩蓋邇來水災杳至憂在目前此三百金到部僅供鼠蠹留府儘可救饑萬乞俯賜詳允免其補解又錢法通行民生樂便前所發五十萬袁知府悉已給散兵糧各縣毫未解補不得已亦借庫銀先解儻有錢發下則亦衆心之所樂從也

上巡道朱寰同

稅虐一蘇不惟遠商歌誦至德而星渚貧黎感詠涸轍之澤又自無窮也職最拙劣局局不展蒙台臺提引若以立法之初職能稍體德意以布之故勤勤任使職敢辭勞役仰孤鴻造特以居疑怨之地恐來役杼之危今台臺既許早脫則感戢無涯今亦未敢遽溷台聽也昨已具稟所能自效者寬商之手不能自必者湖口之越關與稅額之不虧夫爲防奸計勢不免多設巡關等役而多人則多弊故寧使有越關不使有宄役僅四名巡關困守湖岸但懸賞格有越關者罰稅一倍以賞有功人役別慮商人領票徑行意欲差人押之入城此一人恐不免需索今袁知府議于下水岸上收籌此法固佳然今之空船人載及微貨免稅者皆即刻放免徑行並無他票中途亦無人關阻可謂直截簡便不知何以爲兩岳之法也憲票有丈尺已塡旋復告改減少至有并其姓名而易之者率皆貨少難拘丈尺或當全免故塗易頗多悉職親手親發其查量船隻悉職親至河下間抽一船驗之絕不落他人手目第汙抹憲票有不恭之罰耳稅額計四日頗爲有餘而就中木簰居三之一使無簰不免有虧今北風大作所虧又未可知也

又

仰承委任已于初七日開關恪守憲規祇令商人自報絕未查量一船權其所入可足一日之額但船雖大小不同亦滿淺各別量于丈尺之間爲裁減之法通融酌量總以奉行惠政其事之瑣屑煩雜日無暇晷幸銀不經目差可自白至剔弊察奸才所素拙每差一役躊躇再四輒復中止即議設巡關僅用其半蓋使商人稍有脫漏斯台臺所云以不撤而撤之心行之也惟是收銀兼用館吏私慮以爲可裁夫納銀在府堂堂正正無嫌可避管稅居積垢之餘須斬斷根苗庶幾清楚若仍插一人作櫃畢竟涇渭難分此非獨自求脫白亦爲後人免謗具文上懇乞賜施行又竹木憲票計根論稅職細思商人論根之法乘積加除須精心熟于算法者方可無訛稅事煩宄恐滋多寡之弊竊與袁知府酌議不若以

長闊深積計論丈收銀較爲簡便職以此法爲饒河諸商親算數番較其歲額視饒河尚輕視湖關不啻二十取一也台臺所須丈式以量船則極寬以量簰稅爲小職曲體商人之意十丈止料其入一簰之稅不踰五兩小者二兩耳如是而台臺惠商之澤無窮矣謹具約法呈覽各役工食若巡關水手登簿書役尤不可緩否則向爲大利今不免太苦因台臺已念及故併冒瀆容另詳以請

三

前袁知府傳示台諭仰窺台臺爲商爲國至意無窮而稅額虧盈調停于兩府之間則四六分初無不可蓋向之所爭者官入私囊今絲絲登報有餘者原非私物不足者豈能取盈若一時有餘而守爲成額儻後有不足則點金之歎又將在南康矣如其有餘而必曰此之所收不以補彼之所缺雖甚不肖不至此矧提衡損益總在台臺又非下之可以臆逞也竊謂額可無設也如慮額不足不免以有餘爲私營是又在結核之嚴初不在文法之內惟尺式

至寬按臺欲倣鈔關然鈔關特以意爲尺初無可據似不若從前詳所請台臺酌量短長另置二尺頒行兩府則人心自一寬嚴兩忘其規則出入統祈早賜裁定至木簿憲票明云論根及照地稅票今皆論丈尺除饒商之外無稅票可照卽饒票又與今票多寡不同非乞台臺稍易票式不可近者奸商神棍又于南部堂動加稅之呈其說以湖關登報無幾今登報甚多參對官簿加稅顯然此言直可供台臺一笑亦見奸計無窮人心至險使所行之法與所刻之票異是悖違功令職等任之罰矣至總計三月稅銀未盈五千八百而竹木盡在其中則南康未見有餘未卜後日若何也職辱血已枯瓜期已及建昌令莅任在五日間統希台臺早賜詳委卑職幸甚

四

稅事瑣屑季中不敢零星瀆報謹彙一冊仰備稽察伏念職祗奉憲法矢慎矢公尺式雖寬不敢違功令以取罪鏹銖必較亦不敢損正額以媚商凡漏網窮追照批停格焦脣穿目賈怨已多特于空船搭載數難取盈間有半科良非獲已至額數一聽上裁本非量出爲入而九江有鈔關可倣原屬初議所須此奉行之大較也幸本府冬季頗浮于秋六分之額似亦可辦統維電察

上巡道陸景鄴

久違訓迪深切瞻戀昨奉批答聾聵一開第識疏才弱碌碌御書聊託帖括以文其拙乃沐溫言褒奬不勝悚愧台臺文章山斗照臨斯地諸士承風丕變況江州士尤親炙最切者乎至台示習尚才猷事體痿痺二語洞見垣脈霜風一肅吏民敢不革面卽有眞僞雜糅捕巡縱枉以入日月之照毫髮安能遁形惟是此中惡習輒以人命爲奇貨都昌往時乘風鼓焰百十爲羣而告詞之不情則有杯酒誇言直架瞞天之謊者旣不勝其反坐遂爾習爲故常訟師刁民唾手風波其間亦有愚魯無知爲代書所誤只求狀准後悔無及儻就九江城中考定代書之人明示其值責令從實填寫禁絕浮套刁字如原告反坐至徒以上者提代書人并責可也又三府交界每每冒籍或乞明示承問各官如遇冒籍告批者卽申明改併如冒批衙門未及改者其原籍府縣衙門徑申本道請案不得避事推委又有原被告彼此各府如都昌鄱陽湖口尤多彼此關提互相牽越久稽盡案率此之由使原被各有告詞者或示命以奉到先後或府縣上下爲序立限申併不得留延似亦可清案牘也他有地方積弊曾條列通解兩臺度必仰備參覆成案見存不敢複說然以條陳塞責正俗吏舊慮飾陋之套且所言鄙淺尤不足入台臺之鑒因明問下及不敢不強索一二以獻肺肝惟台臺赦其愚妄昨聞台臺克詰戎兵綱繆未雨江山生色先聲遠震本府水陸營精兵雖止六百餘人責知府遠聘教師製造戰船火器三六九操練賞罰嚴信職亦代庖軍務與分督率營伍氣色似有可觀如許附入衛軍操演一番則台臺指麾之下鼓舞振揚將壁壘旌旗煥然一新候有示期乃敢解赴標下文其奉命謹

職譾劣無似于吏治正如矮人觀場再捧台示直令毛骨悚然通身汗下凡此中水底蠹穴血海冤魂一一洞入明鏡職三年尸素卽盜情出入不敢不交覆參詳所翻刻成獄亦復不少未免以縱賊見疑恭台示所云有小偷遠方遊食諸類受網織者比比皆然此有司捕役之過乃若強竊混雜病在失主好爲張皇動列金銀數百至有疏宗插入居爲奇貨備追贓之名施嚇騙之計者竊意強竊之分須審地方保長今強案纍纍並不一問保甲卽查究失事人役輒成虛套自後告狀如止竊也姑從其便如其強也必明立保長某人地方鄰佑某人公同赴告否則不准該縣卽立治其失事之罰另招申報以免牽延則失主不能飾竊爲強而諸人亦不至于牽累之久是亦一說也至獲賊之日立刻追贓贓有一眞卽可正法不必按單窮搜以滋攀擾若夫隔別參互禁絕嚇詐自

在奉行之吏非法所能盡要合雹霜清日白電勞風行吏亦何敢仍守故習以仰負德意乎職代庖捕務督行保甲親試之府城中者向有一二條款成案見在臺端惟是時時查警行一年不聞市民被一小偷儻亦兆之可行而不能必四方之同心也明問下及肝膽畢剖瑣屑無奇統惟照察

三

伏承憲諭敢不一一仰體各兵較閱若蒙節鉞一臨士氣百倍今且先以台旨鼓舞之矣夫役議已于前月二十九入遞稽遲若此亦積玩之一徵也台示以補兵而前詳抵加派蓋緣星子包募牢不可破縉紳士民俱謂奪其喉中之食譁然欲爭及見抵派之議仍在彼土救飢始各結舌適建昌欲爭其半爲設腰站之需然該縣雖云衝煩遽難奪此與彼且既設腰站則南新協濟原額儘寬剩有裁革蘆潭弓兵餉額可以添補今裁先夫以寬民力及留爲本府修城募兵之用猶愈于原從走差中花銷此有用之金錢也

伏候明示可否允行官評奉命摘補實捧大計似不相遠今先求寒白止得司庾一人舊例原無多索此外惟都昌廖尉稍有可議尚欲留備大計取盈統希裁示

四

恭承台諭案無留牘即是救時良藥卑職業佩爲韋弦刻刻提醒不敢有負訓迪但本府積案儘自不少一月停閣血脈中斷方催督復起終無如各屬之痿痺已久何也營卒間訛欲散前此偶然而亦止一二造言生事之人及懦鈍無用之卒耳久已訛息心安操演如故前職已細閱練一番邇雖天炎歇操三六九分班試之小教場實不敢頓廢前功也發教師訓督各兵半多捱懶正嚴爲分班督查因憲限解驗遂暫聽其歸至于月餉賞格悉在營卒之上職固客禮之即各兵亦未敢薄待也安義奸人結夥之詳先未之見奉命後即差役以一字馳往訊之據該縣答云原在中詳宋元二十拒捕由中及細查原由亦未明悉不過深明賊黨之宜撲滅似非別有所據也以此往還詢問報命稍遲伏惟恕其延緩之罪昨有夫役一議芻蕘之見未審足備采擇否然水路之斷不用大則非謾語統希裁斷

五

謹啟粵兵賞格撫按云過省之賞出于本院不屬南康該府但照吉安例行之及昨詢吉宦之過康者云吉安賞格甚重每名米四升魚肉各一斤每十名酒一罈如此則貧乏南康萬萬不能如例須乞台示斟酌昨已發人至臨江訪之矣又計事將竣將有議調賢能邑令之政安令長才短馭定宜別展驥足然安義久成錮疾砭灸方甦既有易人廢事之慮否則建昌亦康郡中巖邑也近而評之在彼猶此此職爲一隅私計更知府亦以爲然敢先以爲懇至安令之意揣摹建昌一二人情有悍其整頓積弊恐不相安者此又一人之情不敢不并上聞以備采擇者也

承命都之黠賊猖狂已甚然如官兵擒捕之說誠爲未安台臺明見幽隱計屬萬全職不勝心折竊計二捕之情縱與畏兼有之懼以寓法彼必效力而私意善獲之法不若姑以好語安其賊黨之心使之自來投網即前日王永道之自來原因職監程昌九彼遂欣然赴愬今既明示强盜死條二盜自然挺而走險頃職提出王永道但明庚論之云前番審時見汝等尚有生路如永邱兄弟何不教他出來永明二犯云此事實未做强盜肯照前審放拔永昂兄弟自然來投見此言確是實情但案已成矣復不在職之手是强是竊不知果有疑情否誘之爽信亦有未安所發憲牌即藏之篋中尚未轉行亦別無知者如一行則賊黨立刻聞信小捉則拒大捉則走縣中爲賊耳目者多故也

上鹽法道

謹啟南康雖僻寂村墟然君子小人食鹽之利者猶是嗷嗷之地向蒙撥派引鹽奸商匪戶每借口波濤之險赴省告改惟有零星

小販以致鹽价騰涌民苦淡食引額不足反礙考成夫開鋪發賣何關湖水之波疆域各分詎容規避之巧今使囤戶居爲奇貨而官民受其兩傷爭之衰知府尚無畫一之令仰惟台臺必洞鑒斯弊不俟贅陳伏乞憲禁自今坐撥南康商鹽不得託故告改別府則貧民飲雨露之施下吏亦易以仰遵功令矣

上驛傳道

向承台臺破格款宴骨醉心銘而仰辱訓迪之惓惓尤非愚拙之所敢冀也職代庖府事纔及數日夏知府到任在即喜得卸肩乃仰體台臺風霜雨露之用苟可省一分民力者竊有星子夫役一議其源委具在詳中但恐變法爲難有屬軫念而此中舟楫上下一夫無所用之此三尺童子所共知也如謂折乾之名過客不受則從來水手折價原自通行今亦爲折幫水手之名無傷于義況此中過客無非折乾以去又萬耳萬目所共覩聞也此外別無他慮昨已細詢之鄉紳士民莫不謂其可行而各夫事足早差饒有

餘力求免折乾繫頸之苦亦各樂于從命惟一二包占富家意稍不快將亦有以處此恭遇台臺興利除害子載一時若不趁此意令風行之日蘇此一方之民實爲可惜故敢仰求鼎力毅然主持轉詳刊示儻需再議便落緩局所謂斷乃成者非台臺固不敢望也至以節省之餘半抵加派庶使貧民戴如天之德且使此中包占之家無辭執爭前建昌蒙允腰站之議儻其事獲成則該縣原額夫數撥出儘自有餘又有裁革弓兵工食可湊不須爭此協濟之數故今議抵加派之外仍虛懸二百餘金以俟台臺酌處統惟鑒察立賜施行

上學道魏

向承台臺委任不敢以荒昧爲辭簿書紛擾神昏目盲恐去取乖方夜光按劍然每于擊節之餘如御風而行不知身在炎室中也揣摹佳處率屬前流益歎月照鑑空羣材鼓舞洗滌其往時腐爛之習而沃之清冷之淵江右文風從茲丕變矣數之多寡與發下舊額在出入間蓋討索全瑜以一當百青錢萬選正不在多而批語疏濫卑職從來所短無能點染淋漓伏候台臺衡量而裒益之茲更有懇者府屬遺才鱗集就試憲限甚少相對無色邇來府學及建安兩學文光蔚起多士蒸蒸安義樊令爲諸生申請加額幾數千言竊惟南康僻瘠往時上臺率以夜郎視之今幸台臺大破常格一爲吐氣自此府屬諸生將得與大國爭雄長不乘此機求廣必使士氣汶頹且歲值龍飛舉額已廣則每學量加科舉亦例之所宜也伏冀俯俞乃敢具文申請其遺才取數亦將稱寬以爲之地統冀格外隆施下吏邀榮多矣乞恩無厭可勝惶悚

附請鹿洞科舉申文

爲先賢遺澤未斬多士蒸變有期懇乞照例廣額以弘作人事竊惟白鹿洞肇自李渤尚止友麋鹿之羣與于紫陽遂廣開桃李之化故宮牆特峻廟貌是虔教著洞規名垂國學歷稽昭代文宗若邵二泉李崆峒諸先生嘉與修明借光俎豆但科舉未經另設而

遺才猶有專收前道洪胡尚仍其二至前道黃遂擴爲五雖云分附各學特典實垂不刊爾時洞士尚鶩其名也及本府袁知府再闢荊榛條畫經制先申聘南昌舒宦以開其先繼申委職以承其乏職即未聞道不敢負人兩年來力守先進之閑勉竭書生之吻月必二會會必手披風雨夜坐于山齋丹鉛晝磨其鐵硯于是裹糧而至者千里同心四方接踵夫青衿滿眼幾人寒谷長哦書院紛門何地甄材受範三年之取舍固自同途一日之短長豈宜並較查吉安白鹿書院科舉四十二人衡其實恐不讓才循其名何絕相遠在遠方經歲而去捷徑何心而郡中好學者多孤飛無力幸蒙本道道合先賢望高山斗憐才念熱隻字爲之三思握鑒冰清片長初無一漏凡茲洞中英俊既已羣入品題第脫穎分曹止屬文章之司契而遺珠可拾竊歎舊額之太慳例亦何拘時則已可使先賢而復起必盛典之弘開伏乞俯將鹿洞遺才照白鷺書院事例先期另考額爲拾名則賢關大關不過斟酌調劑之權而

化雨弘施亦生宮牆鐘鼓之色矣

與袁九濟太府

即欲叩謝臨之辱念日之方中在公小暇未敢遽爾唐突姑遲之于薄暮而先以數行陳其愚夫行法之初義當效力任使之下亦有餘榮反覆思維不便者五商人視聽方新規條初布非有精敏之才不能推行仁術而拙于夢夢端委未悉奉行無策所負德意不小一也三廳之中敝廳參駁獨多大獄每參末議專心料理尚苦拙遲儻一日兩番往來湖上日不暇給妨廢實多二也昔人云若我輩則亦不肯爲三司條例使司此猶宰相之屬官而羞之若是今以身承貂璫之下風勢須與之周旋丈夫之所短氣三也朱象老苦心刻厲且致流言覽其辨揭辭危情苦不肖悠悠自放安能免此四也向者人勝法反寬首以避今者法勝人乃奮袂之先撫心自思轉益之愧五也按臺不云乎府正以監制之自不至于恣肆此語豈有專屬道尊不云乎有移署建昌之一著斯固明予

以辭之路矣且又有可以爲說者法必信始不容二三今纔委官一年而先以勢必不能一年者應之則法不信矣台臺寬不肖之力全不肖之拙使得從台臺之後補其職業而擴其旁觀之見識于稅事不無關切又不特爲不肖息黥補劓已也此肝膈之要伏惟鑒察

與府屬各縣令

按臺臨郡決在望後矣而各冊未備查敝廳舊例先十日送冊即星夜參酌尚苦拙遲矧茫無措手處乎鈔謄故紙不煩心手之勞幸嚴督書役刻期見報南山之案固可徐徐毋相擔閣也學道咨取優劣本以憐才心行激勸今優者取信于學霸之偏呈而劣者率出于老博之開報毋論一紙敗人功名毋容草草即虛張德行祇是一富家翁亦何有焉至于巡歷訪犯正欲從門以內搜之固知神君之庭必無狐鼠或有已經斥逐未盡厥孽彌縫有日肺肝初露者法行自近乃見賢使君風裁若徒就通家之口羅織賣菜傭吾輩何忍意平日案牘猾胥訟棍穢行劣生門下留心久矣幸速密示

與建昌令羅化城

特敢訪犯一事向承來命業已置之固未敢尋舊格求多于仁讓之里以拂仁人不忍之心也今太翁受命而出當事者甚以爲督蓋狐狸必問自今伊始不欲竟破此額且事之輕重在門下手從中斟酌原多寬政而以美意冒庇下之嫌亦宜深思熟計之也

二

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訴僕謂人之聽之則小人之詛乃爲君子之作佛事耳大雅高懷談笑遣之歎服無已詛以爲畏訟以爲德相去無幾此可與知道者言也報最伊邇聞此欣然僕亦從足下之後而此番完缺憂心殷殷來教所云名之不得者則無一善狀之轉語也愛我者乃謬爾推奬耶衙役之頑已成錮疾彼此交相警無他難者獨以積逋如許近例方嚴足下得毋慮妨考乎太翁

誓不發虛批即意無所指而嚴徵速解朝督暮催似亦足下急務不敢不效忠告

三

遼左破壞誠吾輩聞雞起舞之時一切綢繆牖戶之計都宜著意但聞有倡爲招兵之說而奸猾里胥沿門索詐鄉愚無知聞遼夷而膽碎故奸人得乘間恐嚇且近有道尊募勇敢之示因煽惑益甚夫募者聽其自報非强之也今建昌各鄉紛紛擾擾昨有該縣一匠役在府得工銀四錢歸而爲里長詐去買其免報而鄉間之騷擾則縉紳具道之矣門下曾聞之乎幸速出示禁止仍密訪奸猾重加懲創以安人心此急著萬不可緩旦夕也恃愛密告希留意

答安義令陳

承諭四難具見良工心苦夫政必知其難而后可以得其易彼居門下之前者皆易視而失之者也寒局忽就熱地出手撒揮何其

快便而不知貽後人以難乃至于此門下超然塵表經畫精心向初晤已心爲地方得人慶今定力深心一番清核便已改觀開之益爲喜躍總之只此其難其慎著著細入嘉績未有量也借支者作何完補後借者分何款目可得示其詳否京庫未完此爲第一義催徵太急則民心難調在酌其緩急擇多負者而先之冰立之下行以風溫非廢緩之謂也

二

承示四議釐弊衙門地方實賴之夫百姓之怨不可有也大家衙役之怨又奚恤焉門下勿復慮怨矣

三

接來教清釐積弊實心實政此從來長吏所沈頓于吏書蠹窟中巧蒙上官者也門下乃精核剔發如此反覆諸牘心意俱暢門下堅持此意豈特冠冕匡南蕞爾郡哉倉穀化爲烏有查盤半屬虛文今不佞奉檄清查正期破查盤之套耳虛文空數絲粒不可大

率以查盤所開爲正數以盤驗所少爲侵欺官在則責之官官去則責之吏民買則責民吏折則責吏此縣倉及扣存社倉之穀斷斷不可少虛其還府之穀則有本府查催不在今冊之內然府倉出入亦須查入府冊總在門下作速嚴催趁此穀價方賤之日易于完報門下但嚴諭諸役早完免罪不佞清理具擬尚可十日若出限不完不能爲之寬解也見在之銀解貯府庫至助餉尚在上臺斟酌未至遽空縣儲以入邊門下爲地方永計敢不相體乎

四

考事代送亦無不可至于借貸富戶雖見門下留意漕事然名豈可聞于上也使有口者謂借貸之例自門下開之自不佞代庖使屬縣開之不佞亦何以對士民乎漕糧自有正銀即不得已庫貯別項或可暫那奈何以急公之誼冒不韙之名也速速已之別諭訟者在奸民容有刁詞若謂乘流言訐告則舒廣文並無一字相及不佞豈瞞昧相欺者乎縣負不直遂至于府不佞自有三尺在門下何慮之深也三縣訟者紛紛安義特四五紙耳府非虛設門下毋容執此成心爲矣

理署書牘下

與邱毛伯

某生平想望台臺如千仞之鳳遐不可即客歲一刺晉謁不意遂懲道義之知收之藁籠撫心自問豈亦寒冰之骨微有遠于塵垢足當拂拭者乎嗣是束首簿書肺腸都俗既迴隔玉壺之清而外吏分卑又不敢仰援霜斧以雕刻其朽株故落落至今也咫尺仙居夢想飛越時從敝門人丁生傳詢新禧亦復對五老峰欽藁餕白露之章耳薄采匡雲敬申積悃伏惟台鑒別懇另楮

又

某再啟先祖母幽沈地下三十年矣辛勤百折食貧之常豈敢僭尋彤管而當年苦心淑行可誦可泣于若孫且暮詎忍忘之家大人孺慕至性感久彌篤家庭告語淚數行下恭向者恩亭之祀辱

賜名篇淋漓悲痛則知家大人之哀思而憐之者莫台臺若也台臺手持袞鉞微顯闡幽即行無他奇或爲節取而家大人屢有嚴命謂小子不得邱先生一言以光若祖母三十年久沈之懿行雖倖邀綸封吾弗若子某思維家大人之意祈千秋不朽之筆台臺憐憫斯心綴賜片言則子孫世世戴之而非愚父子結草之報已也一官匏繫越疆未能謹以狀稿附修薦賢屬敝門人丁生朝棟代叩階下

答鄒泗山

台臺清時威鳳字內人龍文章氣節直過大蘇而過之石畫丹心可謂宜公再見矣東山久臥月旦名高某江于末學自誦讀制義之年以至服官仙里之日瞻雲依斗夢寐神馳願雖未展于識韓意則已殷于立雪何期明公俯垂青翰更辱賢孫問道于盲夫家學淵源令德啟後脫貫介之習而勤學問之途斯固已超凡近而步天衢矣他山之石又安所自效哉簿書碌碌心眼俱塵敬以台

意作述關一樽北面之懷庶于焉慰乎

與舒碣石

闢絕教言忽易春秋矣每瞻鹿洞之寂寥歎白駒之已遠人文荒落吏積塵容先生道化無方獨弃置斯土不由人不歌渺渺兮予懷耳茲者敝堂翁袁公攷績小子飽德受知私懷耿耿業從二三僚佐共獻一觴公而弗私正謀別展而敝同年張忝生以中州遺榛井同事新歡迫欲共申此意計不得名公鴻鉅之筆無以表揚嘉績當今其孰逾先生者乎矧敝堂翁又先生門下士兼以主盟斯地飫聞政品夫道合則言之也親交邇則語之也備不佞與敝同年均辱高賢之好則代其心口而抒之也眞故此舉無以逾先生者幸慨然惠教藉手頌歌不徵浮稱而徵至言也懸切懸切

又

某夙抱迂疏之性雖不能領山水文章之妙而寒光苦味差爾相宜至遇先達率多落落獨先生道義之雅格外見知沐浴清風醇度以少滌其腸胃剝落其瑕疵三年之淹實惟明賜方書下下考以待幽黜忽辱獎借過情面被十重甲矣矢不敢拜一綺言竟弗敢卻大雅之章者弗敢以世格答先生也詠佩不忘與匡雲同供心肺間非言可謝

答徐明衡

向讀名疏不覺擊節而起竊幸狐鼠破穴魑魅呈影所關匪細昔太史公論張子房狀貌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弟子年臺亦云直聲方振銓席屈指以需矣迺間錦旋又私羨萊彩之舞如弟匏繫寒衙二親千里白雲悵望定省何年白鹿成羣少生俗吏之色肺腸冰斷山水差爾相宜然高談制舉愧非其任年臺暇時顧我尚須分惠丹方庶幾盡度雞犬耳一笑

答黃陽平

山城餘暑夢想層冰忽奉芳題恍如明霞湛露光照秋齋也西山朝爽信足快人香爐峰下飛泉翠壁紛墮盤几差可慰吏隱之況恨少滕王一敘耳

與魏廓園

年臺孤標絕俗勁骨凌霄俯視餘子碌碌不啻元龍百尺也丹心鐵筆獨駁遊移兩可之詞以明春秋斧鉞之義某雖伏在下僚弗曉世務竊欽止正論以爲非年臺之孤峻他人決不能言天下事是非二者而已豈有亦是亦非一事而中持之者哉某疏心懶骨落落自憎向沐年臺收之臭味之末四年以來眼勉一官冰面未改而迂拙叢愆幽黜在後年臺亦肯惠顧前好俯垂青盼乎

與同年某

恭諗榮晉瑣垣音矢鳳梧下吏式歌且舞雖自年臺分內事而當此蜩螗沸鳴犬羊不靖之日急則首鼠緩則市儈非吾年臺揚眉掀髯一宣人心之鬱豈復有日月清朗之象哉伏讀大疏至大家先保頭顱之語幾欲痛哭在中朝機事帷幄良籌下吏固爾夢夢而目覩閭里蕭條皇皇憂亂訛言四起水旱相仍蓋亦有厝火積薪之勢矣誰爲念及安人心選道府者哉不從恩怨起見不以條議塞責不以筆尖摧敗人才不以私交紛爭國是所謂眞諫官眞議論舍年臺其誰下吏喜忭之極輒肆妄言聞之他人將不豈一筆句矣大計在邇罪狀千條恐終難逃此一筆故人天上共憐我而覆露之乎

與方仁植

都中分袂倏忽三秋每念年丈披衷見愫朗月入懷弟之疏狂特辱契誼未嘗不寤寐神依也戔眉雪嶺想見清韻孤標卓立天際而平反之牘摧强鋒伸士憤壁立千仞鏡照覆盆使君法力如此弟身爲刑官碌碌無所短長見此那得不心折耶立不朽之案遂脫然去之移禍曜于閩南知年丈罷此于度外又高人一等矣爲行不獲作中道主適老年伯舟經敝治得侍丰儀幸以子弟之誼沐訓誨之勤直提之覺岸非特祛鄙吝而已荒城苦澀即寶眷舟次不薦一芹見長君玉樹倚風自是王謝家範薄物幾種聊將區

區寒署之況得毋爲長君所笑乎敝房刻一冊附正大方

答張忝生

邊疆如沸兵戲如兒驕動天下者今且及我江子矣吳兒肥骨江陰豈有兵乎切切爲故鄉父老子弟憂轉自笑其兒女氣也年兄慷慨請纓激勸此方忠義心甚壯之日僕僕江岸見中流擊楫斯則懷年兄時矣去年今日年兄醉我以鹿鳴今日乃附賤名于錦標引鄒生以入座此官之不落寞者則皆年兄之賜也袁太翁賀文纔了公事正在索稿按臺新命似落遲局孤城寒寮稍可嘯植者一言九鼎有望回天

答魏仲雪

客秋一函遂爾曠隔正切伊人之思而手書至矣絳帳如雲山川如黛高傲折腰之吏濃飛門士之杯二樂三樂既已全收且以其暇擁琴堂綰墨綬南面而王文人合吏事嘻雪公生韻在我尺幅中矣若夫春秋之筆進退十五闡孝廉人視爲高下之等新詩如

彈丸脫手骨韻俞高而懷人在眼讀之欲泣欲笑自是阿兄本色只愧我吏局中手眼都塵腸胃皆俗吟與一埽醉鄉久別碌碌之狀輒令五老笑人耳尋常理幾疑獄破幾冤招直等之家常茶飯最苦者官評一事竭盡工之力敝蟆毋爲西施或猶不免毛延壽之疑兄謂此官可爲乎不可爲乎差可解懷者所相與之人稍稍相信家慈在官舍一兒子嬉嚷于旁近復搆一小閣可以望匡山曉暮雲風之變公事多暇放腳長眠郡雖人士鄙僿聊可恣吾塗抹前者署郡半年與凡平日四方交問從未汙我兩手以此不負知己也得失冷熱直以命付之後事茫茫卸擔無日安能如兄旦暮作國子先生哉邊報孔亟吾君吾相急而緩圖之匡山之足恐未能穩臥奈何奈何房稿一冊聊復爾爾不足誇傳也

又

家嚴來得手札讀之恍然如面時悠悠在我心眼間也銓務久閣遲兄三月國子先生爾時儼作京貴片氈甚熱不似李生寂守山城逢人低項操筆吾以短長我者紛紛譬如一塊土十數人攫而稱之豈得銖兩不移且有委弃破碎之慨矣今三年報滿擬邀一綸爲兩親榮而長安書問例須衛金官中如水年年航米來食家嚴又許貢田以供費使鄉里小兒聞之直掩口大嘯耳聞兄署篆時清愛盈頌譬如如來雖飢見肉不食應知一片雪心入火不消吾輩本等素忭不足驕語又如貧家子相對刺刺不休不可入富家翁之耳兄覽此定發一笑也先帝升遐聖明新政令人悲喜交集兄此行日日見好光景要且理會經世之務淵然其思穆乎其容朗然其識一轉而部再轉而銓眞吾仲雪得意行道時矣

又

秋初奴還曾寄一函不審入宅報中否千里之外尺幅不傳則眞如隔世人矣魚雁有緣不可錯過今者繞夢兄爲一上官所笞相對懊恨吾慰勉送兄官衙劇談而散覺來撫枕大笑俗占以打爲祥當無然乎兄固才高未令世人欲殺何勞區區作此夢乎又可

一笑也正屬思焦有嘉民問津者乃以迎新司李來遂付一緘倉卒不能整理思緒但寫一夢而已詎知此書之非夢乎弟近與商人作緣蓋湖口之關怨聲如沸近更始于星渚立法之初爲兩邊所迫勉任兩月批單放舟絕不見阿堵之而以納銀悉屬府公收驗也弟以此雖勞而甚淨亦且暮脫肩恐兄聞之謂居穢地則弟愧死無以見兄矣近頗躺山中之遊稍稍理詩腸衙中有白酒紫蟹家君行迎至矣仲雪謂此三事豈不既適乎東事孔棘吾輩捐俸小耳杞人之憂未知血濺何地覽觀楊李之局敗乃公事執筆浩歎而已

與蕭伯玉

五年積想一日深談爾時不啻蜜甜到今則橄欖回味時也年兄以飛天仙遊行下界天假清緣暫理幽事弟何宿因獲至于此每憶圓林蕭靜荷竹芬芳兩人徙倚溪邊白鱗驚跳伸喉剖腸口到意生太白云幽賞未已高談轉清眞可不愧斯語兩日讀鍾詩意

言都斷尋味風雅吐姑喉間竟不能著一字乃知前刻孟浪應付祖龍然鳥語蟲吟騷人不廢年兄幸以微詞導之使得時一展對以領略妙趣觸發天機則受益者正不在區區哦詠儻世法爲縛飾譽相蒙絕非弟之所望于年兄亦豈以此待弟哉脫稿後乞斟附龔年兄爲懇烹鮮治脯大費庖人坐有子由茂先見所未見皆非楮墨所能展陳于奇文弟尤服其商均一義台見謂然乎并及

與黃贊伯

惘惘可憐有離別色昔人以爲兒女態向者別吾贊伯時兩眼與行舟相望毫無丈夫氣也別後兄鼻息夢想舉體聖賢而弟一行作吏發想便入姦民猾胥之股矣驕語盧山尚未識面妄欲握管拔人士之秀而進士寥寥荒草蔓塞向使入其隊中不愧作夜郎王也呵呵名篇幾許下帷何方郎君度安好黯然冰署聊有白雲不堪持贈也願吾贊伯落筆時骨肉相傳機觀兼行方圓無跡秋風得意揚帆而顧我于匡山之足以爲快耳

與何季穆

別兄三年不寄一紙弟之懶慢兄久知之人生聚散漂若飄雲知己心期皎如白石即兄女子寒暄十年不道亦何足訝也吳山江畔行跡如絲新朋若若舊友悠悠想見邇來意色名亦不可以多取物亦不可以多聲息影銷聲時至事起弟非聞道者而知己之前離索之久聊以任言供一唾耳匡城山水人所豔稱俗吏以鄙書車馬混之勉强學詩說文洗滌不盡偶錄一二兼所鐫帙見弟官況如此涉世實難孤懷寂寂兄必有以教我耳中諸兄弟間坐時略一道李生寤想之私

與繆西谿姑丈

東事孔棘每接一報心膽俱墮以講時局心腸作兵家酬應搜括已盡敗書相踵姑丈居山憂國當聞雞而起矣一邱一壑云乎相局已開不知于時局云何夢夢中尚希詳示但以野人之議方今伸眉吐舌即羣而麾之頃有從都中還者聞主眷故相并器少宗伯雖傳疑也台意謂然否熊壇石會一相晤今已赴新任用世之才意色殊不寂寂渠謂翰林家食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直須一夢以俟天曉耳良亦快論也

又

向聞台旌北指計爾時已覩草北門陳謨講幄荒城賤吏仰望仙班不知何年得侍色笑也時事休明公議交鬯見此殊有生色姑丈二十年來用世苦心到此須一展布然急則爲玄黃之爭平則爲調停之套毋傷已甚前事可師更願姑丈淡然若在局外者而尋常酬對和光同塵蓋清靜閉門自是貴衙門捷取譽望之法昔人規蘇長公官非御史好譏人過似可味也愚闇無知輒恃骨肉之愛狂言至此亦以姑丈虛懷好善不復敢有隱匿耳某之劣狀具在都下口碑尚乞一言掩覆使知居官之酌水自矢倖免他罪則過了今年大計已辦得一副南刑部冰冷心腸不敢有妄想也

與貢二山

江浙各天不審風景何似兩浙多口之地貴治更有伺隙之人惟清慎爲吾輩第一妙法爲民父母朝施暮暨不似李官不上不下倚辦他人也老叔仁心爲質福澤無量本以惻怛無所不宜只在嚴整衙役每見吾鄉有催糧押單之差及汛地巡捕快手無絲毫之益而有百千之害最宜革絕大約治邑之難難于錢糧清楚事上之法先須勤銷未完一二愚見所及附備芻蕘之采訣詞套語度非高明所取故不贅陳賢嗣定已行文願觀新穎姪三年官況正如水底寒魚都未藏得半兩黃金爲他年遣嫁之具應不免如吳隱之使婢牽犬賣矣可發一笑冬初覲行過里則姪亦將借較事以還暫偷數日閒傾倒胸臆未知爾時又作何光景西江出門波浪接天區區李局亦似渡至中流安能徵風伯之靈便得到岸乎幸有以教之

答張誰譽

行爲這別不得作十日飲傾倒積懷正緣日在忙宄中佐吏行徑甚自美也承老年伯賜之佳韻而年丈更惠妙句以榮其行時一展誦文心山色在我襟寸間矣彼中山水之勝雖足助發文章此自名人慧緣所合弟之鄙質薄書之不能了何以副年丈至意哉若得好完此局五年後晤年丈于玉堂金馬之門爾時從容領會定得進我數級耳

與吳嵒稗業師

纔離絳帳輒事刑家書生妄以意行不免爲老吏所笑然奉教有日守此素心卽弱骨疏手未能孤立奇標而屈三尺以媚人將清議繩其後也今受事伊始强半高臥所煩慮者吏籍高下叢責府疑則學力不堅深用惴惴老師何以發其蒙而通其識乎茫茫度日古人杳然晤對匡山尚屬夢遊誤入吏局正恐侵尋俗我心肺如何如何遙想玄解日開宗風益暢文韻與惠泉爭芳也何患寶氣之不騰哉適具敘稿爲何老師賀而拙于摹古猶然帖括蹊徑耳幸老師引繩而削之

又

不遍問左右者又不知幾月日矣俗吏眉眼都穢神骨欲頹每清夜思之無以對有道甚懼甚懼只有心肺如氷故業在口毫無益于此方人士近又增一種淒涼度日光景身心了無安著處夫熱則逢世靜則著身今兩無所取恐不材之木匠石弃之欲再望喝棒之教難矣哉老師邇來動定家兄時寫述甚詳故曠隔雖久如立絳帳之前今秋風在眼眞老師剖璞時矣此道卽暫有通塞至理窮數極神光定爲透映碧眼胡人知已持價以待奚所復憂新刻陸離切藁賜觀凡有塵尾之餘尤希錄示將以俾語災木求一言之重而稿錄未竟敬先以爲請二先生久弗布候併致耿耿

與慈山釋

弗叩玄關者更寒暑矣相去咫尺地可望而不可卽信塵刼中法緣自有限耶講堂旣闢佛子來歸具諗宗風旁邑法體康和而星

渚無量衆生咸借慈悲願力破除煩惱僕之受福亦復不可思議也歲行盡矣寒衙風色蕭蕭舉體霜氣知山中冷寂亦復爾爾聊采溪毛不足供鉢盂一粒也幸勿以盜泉吐之

又

寒鐘冷衲雪掩山門遙想禪闕如在雲際郡衙冰氣漏雪滿牀亦復有蕭然之致再來上乘諸品挑燈夜誦冷入心脾東遊集向未拜賜便欲竊爲私寶盜機偶發大師何以降伏之餘卽轉呈兵使者別諭星令業已讚歎皈依譬如洪鐘之鴻聲亦須覺況聞根未斷者乎

答門人傅惕菴

荒谷寒松僅堪措大一席而兄以青霄之翮息影于中夜燈哦吟蕭靜沈墊不佞心實嘉歎以此篤信淡緣不敢塵覆兄眞吾師乎吾何所足師哉別來鹿羣如故趣味猶新寤想大雅不能已于懷忽接手訊兼得佳句紛披鏗然金石春色滿函然奬溢其實毋乃非道義之雅文其附往二帙併書鄙句扇頭以供噴飯令弟英姿定有奇進張太翁一函命使者轉達可也

答門人張憲卿

披覽日記淵乎有道之言使僕受益不少意將刪擇精微商略一二爲簿書所奪尚有俟也近義正投渴懷徐當補入文茸今集已就先以呈覽摘長飾瑕徵有苦心未審有當高明之見否向示佳稿半已入集謬效切磋附歸記室儻以爲攻玉之助亦大雅之所不廢也

答門人畢叔美

山中彥會耿耿不忘努力前修毋畫故步讀近義雲行水飛然須傑采高言使觀者神動大要在前半剪插得力不輕落墨耳

答門人饒得渭

區區眼想不擬兄以第二人今荊山未剖連城之價故在也磨厲以須轉眼卽是詎足介介乎侍綵宮下不特趨庭教禮而經緯之

奇兵刑之大持世涖官之心法無非教也無非學也親朋塵務肆色諸緣一切埽斷文心學力知數朋所得勝讀十年書矣不佞局守山城碌碌如故近以刑書之暇僧主白鹿之盟時入空山語文進士結習所觸亦復有喜惜不得韻士如吾得渭者以領林壑之秀而發高山之音耳

與門人但夢倩

終南藏隱乃爲仕宦之捷徑心有喧寂境無彼此獨至送迎酬答洵如兄言若較閱輪任卽遂曠懷幽居毋容避也穆生設醴姑爲兄別懸一榻其猛思進修以副所期

答門人廉敬侯

遠道歸心乃爲不佞停帆論故意何殷也蠹木未烹別緒空繞忽辱翰貺之臨矣此道儘有耿耿正須尊酒細論總不出清心實力以窮其奧近義標令讀之意開塵事相煎無暇尋味俟他日歸記室耳

又

閒想芳蹤雲樹渺隔鹿羣呼應念我同心此道中雖復津津不得慧業文人終成浪語耳有約來此是所欣望名篇種種讀之神骨俱清也

答門人丁潤生

小築傍石焚香棲靜想見風味異人僕于斯與復不淺而市塵撲面吏局驚心息黥補劓愧思挂冠正未料世緣若何耳邇于秀才寸管相親丹鉛不斷白鹿有茸行以飽四方之目恨佳文無幾矻矻窮搜擬走疏募名文而芳訊遠臨新語見惠聞政白道諸篇空靈絕世雖讚譏不少而以登梨不得歸記室也黃生是儁才根其佳者併鐫若老其骨力未可量也兄文如列子御風而題順取逆題平取徑題柔取剛儻亦一說乎參之以報

與蔡孝來母舅

吏局塵劫貧勞相煎大士慈憫乃現宰官身而爲設法儻亦宿有淨因乎然非母舅布施功德則大士安肯舍旃檀佛國而入冰雪鼠蝨之地耶秋初以關政更始清釐蠹穢爲兩臺弼任兩月規制一定卽已謝卻矣慈航稍濟淨瓶中初無一物不知者以爲吏藪未易說此清風話也

與繆采星

別且百日矣悠悠懷思正不作尋常離別之感念投足世途口波影發欲如往日吾兩人指心相矢信口相商懷必竭而語必吐豈可得哉今所寄望者當此名人飆飛志士騁足之日采星沈其氣銳其思清其神爲必得之計而茫茫擾擾忽作忽輟者非計也然慧心妙手得此無難而兄亦曾爲弟憂乎弟受事兩月亦稍試之矣情僞有口可稽刑名有律可案關防有手可操惟是居上下之間入疑怨之叢費手煩心耳夫事所兩難者何地不有相當于和平則善矣客氣私情交乘互激徒滋議口弟每以此苦涉世之難而兄亦曾有所見以佐弟之愚者乎相去二千里百緒依依言之不盡偶發一端未及寒溫刺刺至于此中蕭然之況竊有素心不足道也

二

采星儼然廩生矣向來吾輩輕薄專賤廩生謂必得一段米氣在文字中今才儁少年往往得之乃知文字能如新苗吐秀便是絕等秀實可以濟飢米氣卽貴價也但勿使入太倉中陳陳相因耳采星之文不患其陳而求其實如治苗者在去草毋以塵趣入心蓋米麥麻豆畢竟爲文之賊也反覆及之以發一笑此番文教眞切具見愛我山足小吏未夢見世局在心之冷熱隨緣度日所謂水到渠成若預先打點某徑可走某枝可依生平愚拙不能遠慮做官之依傍猶做秀才之鑽刺聞之亦覺可喜著手正自不會亦付之命而已所見局中倏熱倏冷者豈非費盡心機竟爾同中忽異吾意中眞將局字付之行雲流水之間矣如今但日句其詞訟日平某疑獄奔走迎謁以爲功課卽文章詩句一筆久荒平生瞋

俗吏而今反似忽忽成一眞俗吏又可發兄一笑也教我省刑弟之刑正太省耳所不可省者衙役及屬縣之衙役此外鄉閭呆漢實未輕落一板只無聰察妙法采星何以教之

三

采星邇無書見寄然知近狀甚悉大約秀才喫米必富出門靜學則文必奇超脫于爭利之場則行必粹而得于親和于兄弟愼于納交則吾弟第一流事盡此矣采星一一得之故人千里甚慰甚慰雖然有言采星入詩社屢以罰金代文者毋乃以塵務奪其文心歟有言采星見怒于兩兄者毋乃舌爲祟而氣未柔歟吾與采星友則吾弟規吾采星而未暇問曲直之所在也采星其有以復我其以近義示我雖然文屢索而不應必謂吾朋友寫書問起居稱尊作之套也而弟之意切欲觀兄近詣之所至非進賢冠人論文之習氣也

與貢說菴

得丈采芹之報不覺躍然起舞逸才超韻青紫袖中區區發軔之初卽不足爲丈賀然既已發軔則千里具在目前非登峰造極殆無中途駐足處故弟常謂秀才如一級樓梯若拾級而上便手捫星辰若一退轉不免墮足樓下此一級雖非止境而不先此一級終無上進之階丈之所挾者不小願從此而益勵之凡今之秀才有二病弱者求田問舍息雞飼豚其多才有力者高揖丞尉之衙雄踞刀筆之位夫明哲保身君子所貴秀才家保守身家不過鍵戶研思絕足匪類出則鮮嘗奕奕人以隻眼待之外患內訌自然滔泯若夫太剛則折卽仕途且然安見區區青衿可以傲鄉里而抗長吏乎修名立德丈于是乎始故效忠告之義幸毋畀狂直

二

手教諄懇如晤芝宇來歲下帷何方孰師孰友亦有如弟之狂瞽藥石相規者否承教佳篇妄爲評擬大率才逸須範之以矩氣爽須出之以沈語清須和之以采若眼前理眼前具眼前語偶一點綴固自可人如此到底亦復無味非弟託在骨肉之愛不妄陳此言也弟邇主鹿洞八股相親時于此中得少佳趣偶拈南人題以供噴飯

94 故 34B

家書

官西臺寄父親一 癸亥十月

誥敕文乃求成故事者二十七日始到二十九日用寶兩親懿美此番文中略詳一二而文韻未爲經銷儻邀聖恩再得進封則文義俱可益進也男初入衙門先有一疏以稿呈覽其餘尚有續稿稍遲數日再發耳皇上視朝講學寒暑不廢自是清明之象初一日太廟之祭男以監禮近炙天顏亦生平一快所爲隱憂者內臣漸漸弄權然尚未敢肆行猶畏正人之議關上幸而無事毛文龍海上頗有牽制之功近見熊壇石公祖之疏欲聚兵君山爲陳鼎相劫獄幸而就擒則眞吾鄉之幸也

二 甲子正月

接父親十二月初二日之字詳聞近來一家安好甚爲欣慰總之身輕體健心安意適自家無缺陷拂逆之事卽是眞受用若他家之胡亂不經自作自受只消冷眼看之儘不必介介於心從來門戶中人品正自不同不可因一人而疑衆人試看鄭南皋顧涇陽孫淇澳諸君子皆父親所心敬而皆爲浙黨所嫉則浙黨之邪不可從大明矣立朝居身品識爲重走小人之路爲功名之計豈父親嚮慕賢哲之心況功名各有定數不關人力容容默默心實不甘只爲上有兩親恐貽憂念故每至內廷觸忌之言尚隱忍不發不然卽一言罹禍勝于碌碌做大官也新春又上一疏長安傳誦惟疏末有逸遊之戒一語內監大嚷與葉相公說要票旨切責如何教皇爺燈也不要看相公云他疏內也沒這話以此遂止而票旨云詞多汎漫以解之其實相公亦不喜者以執紼之巡撫乃是陳瑞爲相公座師之父也然亦不必照管只公論稱快足矣

三 三月

初十日寄一字歸十一日卽得父親正月廿六之字但駁王永光疏歲底卽已寄歸何以此時尚未到也今將其辯本鈔上頃又出一疏爲百姓之害一言以警省州縣官大約多切于吾鄉惟舊糧奉有議免之旨若得行之頗亦有益正在此爭他必覆也關上無他警報聖上疾已萬安十九日御門矣惟起居不愼好馳馬此爲可憂將具一疏委婉言之總之除了做本別無功課若本科之事固不多也

四 三月

本月廿二日見南倉院萬論劉父母之疏劉父母操守甚好錢糧亦清只其自謂有才信人太過致七知縣之謠實亦自取以此見父親不輕入城之高也今其起身〃〃在卽父親須到縣一送以存厚道頃上一保身修省之疏幾觸聖怒然見者皆以此疏爲佳且疏上後廿六日早朝便不聞內操銃鼓之聲或亦有采納之意也北邊一帶得兩人心少安關上亦甚平靜適將尊陽家人還附此問二親平安併寄近疏呈覽

五 五月

張二無到接父親三月廿五之字知兩親康健甚快于心又聞五弟病已愈大哥又得田百畝了其數年之願皆可喜事男在此終日混過只是南康光景近上一請停立枷疏長安人頗頌之又一申明憲紀疏乃代堂翁屬草者併寄呈覽吾邑尊不知幾時有人邑尊不必其相知反省口舌卽如劉中公之煩言吾家獨不沾著可見父親居鄉之得法凡鄉間事京師最易傳聞也多說人情多得銀子男頗不欣慕家中只宜清貧況從前得父親泥補幸已不貧耶

六 六月

京中景況前字略悉日來皇子女相繼而夭魏璫乘皇上之哀而激之怒遂杖萬元白年兄又以責中官之故欲杖北城林心弘林間之而走匿大爲言路短氣今已五日杳無蹤影昨代堂翁具一疏稿寄覽如今將危言極論恐聖怒不測傷兩親之心否則緘口無顏卽舍大事而撫拾瑣屑以塞責尤無顏也傳檄疏長安共棄

以其通內認魏璫用事之人傳繼教爲兄弟故也名義至重豈可走此路耶又欲日日做好官又欲矯矯名節天下無此兩便宜之理盍不做官尚有清議之榮使男居家三十年侍兩親萊綵甚是快事不怕東林之敗且亦不敗也

七月

都中議論紛紛權璫作惡昨副堂楊大洪具疏參之喧傳爲之紙貴男與魏廓園許霞城諸兄弟先具疏助之已甘削籍歸侍二親今幸邀主上寬恩然從此遇事不得不言言則一官置之度外每與大房大哥言出者爲父歸亦爲母若爲自家功名則無所不可獨不能容容默默作寒蟬結舌之言官以爲父親羞耳此後魏璫尋事不可知如見斥則買舟以歸父親勿以失官爲不快也聞吾鄉水大甚好然聞頗壞麥須以寬減貧佃之租少減無用食口爲第一義楊大洪疏併男疏附覽此後又有兩衙門十餘疏多不可盡容續鈔寄

八月

家鄉大水便有荒年景象又聞人言明歲主旱則凡事須爲節縮之計以寬租周急活人爲本此父親百歲無疆之福根加意行之可也改折事公疏公揭男與許霞城竭力以爭顧相公殊無短長總之竭筆舌之力必可得折大半但太倉空虛之極不能如三十六年停徵耳

九月

按父親字云以木斧之聲爲笙歌演戲之名爲佐酒光景甚佳自是適意過日法人生行樂亦務保身酒後嘗須留意前以聖躬違和上疏規諫亦是此意然人多不敢言恐觸聖怒今幸未遭譴責然反之此身所以告君父者未必能體之于己父親當爲一笑也地方此番平靜雖大哥不售知父親且喜眼前清淨男甚以此放心所謂以大君子之度涵之者只如此平平扯去即見父親大君子之度矣夏間攻魏璫時勢可畏然名義所在不敢後人今內外反覺相安亦竟沒人提起矣水災改折費盡口舌而按臺勘疏不到殊爲可怪若見楊蘧初可一促之將有北學差只苦不能歸三四年不見兩親此心安能過得以此躊躇未定也

十一月

自發前字後每日懸懸十夜有四五夜夢在膝前以此卜歸期不遠矣璫酸方張日日以中旨處人既已逐冢宰總憲去又削副院僉院之籍至陳中素溫厚和平初無得罪而以會推不如魏廣微之意亦削其籍小臣中如魏廓園夏繩北張浮西沈炎洲許霞城袁熙宇房海客鄒匪石降謫者已十餘人而又切責韓朱二閣下將逐之去父親謂如此世界尚可做官否雖緘口不言以避禍亦必不可久也男此番出來改邀封典少遂人子之心做得一二十疏少吐讀書之志歸來侍養左右盡家庭之樂亦愈于孤身萬里煩二親之懸念也往惟劉瑾時有此亂政以理度之不過一二年雖降謫以歸名節自在父親且先算定此景毋以臨時介介也近來書帕斷絕皆趙倚老高景老魏廓園數人力行禁止之力而清苦之節反蒙譴逐然後知廉吏不可爲也改折得三分之一力已竭矣且幾以此爲北人所中甚是可怪歸期不遠先此寄訊

十一月 乙丑正月

覆通到得兩親動定甚悉父親癯尚未愈所喜精神健旺男向以多言觸忌至貽兩親憂念甚自悔之今眞緘口矣緘口者非男一人已也魏閣奸狠必貽禍社稷男參之故自有見非爲朋友也即孫愷陽老師萬苦千辛而彼尚欲爲秦檜待岳武穆之法況其他乎東林雖衰大段自不差只人有賢否不同耳志文欲得趙作亦易然彼方在憂危中須遲之鄒南老已作古人甚可歎也男已辭了學差將以避北人才鋒二月初有年例之關正亦不妨到外邊避之若過了年例萬一無事即有差歸以告病上之不吉而養又說不得終也

十二月

今歲考察亦平正無甚怪異二月年例渠輩方欲見及所同擬者則同衙門爲黃白安劉文石蔣澤壘省中爲劉養衷而遷君謝不肯順從已堅意乞歸矣冢宰亦持公平之論總以安心聽之歸家有膝下之樂即使去做參議僉事儘可自見父親莫以此介意既做言官怕不得生死況官之內外乎此亦不爲貽親憂只做小人做貪官乃爲辱親耳故男頗心中泰然而姑夫意氣消索男竊自謂遍之以此發父親一哂父親得毋謂兒子癡乎

十三二月

廿二日已寄一字今以廿七日發男婦數人回兒見時事日非將有大獄而男爲彼人所忌雖不顯然外處定尋一端以中肯處之凡侍班等項步步可以獲罪儻有差出去差上本章字字可以橫批觀近日魏元白李心白之處可見矣且差敘已定而經歷司河南道人人趦趄色斯舉矣男何爲依依求之故決意以思親成疾爲題總之十日內不註差斷無坐守之理所憂者非一身之得失

只恐父親以此介介以官爲世法所重而反以家庭聚樂爲輕耳若因此不快而怒氣相干則男之罪通于天然自古亦不見有日日做官之孝子也但愧不成人品有玷父親之教而父親向所鍾愛于男定不以團聚之樂易此官且官未嘗不在也名亦不俗偶因鬱鬱備寫此語以告父親若在此則無人可語故每日不出門眞以日爲歲也

十四三月

廿七發家小回即具呈告病外魏云若年例就便官了他正擬拌在告病疏削籍而初一日遂有曹欽程之疏其中主使有人次早內中即傳出一篇旨意相公但鈔謄而已免杖而生還于心快然且旨意但以薦高景逸坐罪則正受之不足爲累者只至追奪誥命不覺爲之心碎豈意不孝之罪累及兩親至此不可以爲子不可以爲臣恨不捐軀倅骨以贖之耳嗟乎男不貪不酷何罪至此從來黨禍不過一身受之而今以奪誥爲輕典若周來玉黃白安張貌菇等九人彼豈曾得罪于南樂而亦遭此然則男之有此亦非特去冬一疏之故也昔范滂之母以李杜齊名爲快父親定復過之公論自明局亦必變誥命亦當終在兩親俱方壯年目前何足介介譬如男爲萬元白之續亦莫可奈何今尚邀寬大之恩得赦水承歡于願足矣明日辭朝即行先寄此以慰兩親懸懸

官南康寄伯父一

父親到家兩月矣遙想家中樂事或醉雪以歌詩或傳杯而爆竹一家團聚手足歡然當不禁其頤之解而與之酣姪每逢斯節冰署蕭然雖復笑于母親之前而他鄉遊子黯然興思歲月悠悠一官縶足不知何日得侍伯父之側開襟一笑也伯父所望于姪者守官砥行勉立功名姪自分疏拙平平無奇所不敢負伯父之教者素心不染寬政近民苟可自盡三思以行吾才之短而識之昏則亦無可奈何未能博赫赫名以爲門戶光也受事三月刑名出入亦略可稽四方問遺僅入空函耳地方簡僻事務差少衙役較

吾鄉稍斂百姓刁悍則過之人士荒陋多不成章文采載籍甚寥寥也白鹿洞學者甚衆舊有洞志今正擬較修適有諸生但宗臯以傳稿相示附覽亦具此中往事一重公案耳

二

人來得伯父手書如侍左右也憂國憂民皆字字確論國之憂則居官者之憂也叩閽無路每見鄙報輒欲投箸而起吾鄉雖幸不饑淮揚閩浙之間饑處正自不少姪居湖城爲西江門戶僞漢之後聞蠢蠢生心憂方大耳伯父家事自有大哥可任實不必憂來字云明年閉戶不見客閉心不御事是無上妙法第恐有意閉之則根株不斷并所謂反身自處者亦尚多一執著聖賢學問自求寡過卻不從人起見其所云反求諸己必先有行有不得之處而三自反之法在橫逆之來此只處變法耳尋常見己之非不見人之非物來順應無適無莫未便說反身自咎也伯父第掃卻外緣從家常茶飯父子兄弟朋友親戚之間觀無我無人之妙得不憂

不懼之心租收客禮大哥任之童僕誶語不入于耳順逆之餘氣悉化于和儻亦學問之得力晚年之佳境也何必自咎哉因伯父言及故敢以初學之說廣伯父不罪狂瞽也官中別無他況但貧閒耳家貧官亦貧殆亦命矣姪初能安命卽今年之俸捐之以助遣餉使父親在家苦撑故以此不安于心耳

三

前父親歸因貪頃刻侍色笑故家中問候之書一概未寫卽伯父亦亦缺數行但時詠味示詩愧不能步一韻以仰答伯父提望之意教以勿喜敢不常存此心若云無攻尚見有人惡在夫無攻之旨原自渺茫聖賢只于自攻中見得無攻卻不于人惡上論無攻也故願伯父不見人有惡但見人有善既見人有善則自致無致當下俱了矣書案之側閒得女史致足樂也宗譜之修尚有意乎亦不朽之業在一家者也

宮西臺寄伯父一

久未具一字問起居祇緣鄭人急發忙中錯過每于大哥口得福履之詳亦仰知伯父所責望有在非區區寒溫之字也憶居家時聆伯父之教必以敢言直諫爲先若默默取容循資積俸以博好官知非男子翼眉之氣然循省往事言雖不差而未免傷渾厚之意當是名根未斷學力尚疏耳伯父何以教之時事翻覆中瑞爲政日出中旨以驅逐大臣而不問事之是非人之賢不肖聖明孤立于上寄威福于左右而已如此光景正見幾高蹈之時況姪之見憎中瑞者乎頃一疏觸權臣之怒幾于不免賴聖德優容止于降俸今決計乞歸矣只冬間不便舟行以此遲遲姑待歸來奉二親菽水慰倚閭之望且以其暇侍色笑從事于讀書明理儻將來猶可少進一籌也功名有數不須計較至斤斤守清白二字則眞可歸對伯父無所抱愧大哥意欲于明春借差歸亦是上策伯父已完禮記之業否

二

瞿道來得伯父手書快然如見面也老而好學孜孜不倦而精力時境又適足以相副卽是天之遇我以老人生實受用好光景也姪以戇言觸忌人俱以禍患代爲之憂而姪付之度外近又以年例相嚇而姪亦安之分內苛嘉隆以前臺省資望深隆乃補方面方面何負于我而介介哉矧信心信理得罪子權璫權相儘有地步乃同事之人有急而改頭換面者有急而暮夜入室長跪求免者卑鄙乃至于此因思江西君子坦蕩蕩題只是君子知命小人長戚戚乃是行險僥倖耳近來胸中進此一步學問伯父以爲何如康孫出花已愈亦可慰伯父遠念大哥歸可一年過伯父壽誕又可圖得覃恩之典皆家庭樂事姪以三月中到家悤悤附此

宮西臺寄大兄一

別來一月餘思之耿耿兄嫂安監子女平好想都不必言閒考期在卽則兄且忙于料理須靜以養之使文氣鬯而字句斬卽是穩著蓋朱衣所點頭者不在巧秀波瀾也學使者以持公而人情不宜都下嘖嘖謂其顚倒弟頗爲解之然以此知考案之難不審松常稍通融否道府縣想定爲兄留意五弟文思何如如其機纏不見聰明發露則眞不若姑韜自然以待異日錄遺未遲莫謂吾之不急于噪其名也此中度日都是客席擾擾唯日進城上衙門理知縣之事爲小小功課而已卽日之內得兩皇子而中宮者天崇非天數今既得皇二子則諸大老又爲蔭階想亦有以下逮貧民也三六九入朝頗習五更早起今天寒雪霜皮骨不耐信不如在家之樂而老者委頓譏彈苦死不去眞可笑也弟文茸中課士諸義乞鈔出寄來趙儕鶴一見極歎服弟時文謂公伯寮一義渠自爲之終不能及故欲索其一序再刻舊稿亦見獵之意也

二

新歲曾寄一字想已到矣頃見考案是非錯出總之多費一考不必以科舉爲慮但五弟竟至四等恐傷其銳往之氣然亦可激發其精進之志迴來光景何似文章機趣如何弟新歲口碎數日卻

出得一疏頗暢所欲言其高啟懿乃出舜亦以命禹題媚江陵者顧相公乃其門生爲之出力故其子來辯復而弟直言之公論共以爲快言官之職固不得照管情面也

三

虞山讀書定有得處料理經題大半卽入關易爲力也文章固欲靈動亦不可類于遊絲固欲清秀亦不可類于春冰須有斬然之力卓然之詞乃爲入彀之技時文重滯之語亦有可化臭腐爲神奇者要在心手了快而已治家之事勢難擺脫然急之亦無他法上之不能得請于父親下之不能生財于耕織卽使閔閔皇皇父親亦予半百之田安見遂寬然有餘哉田舍虛名也他家儻來則易父親刻苦經營故難難于得故不輕爲予父親非不念兄之貧而不卽慨然者意蓋在此且使兄斤斤尺寸毋越步也雖然若以世俗不肖專一橫行者言之兄豈不可稍自脂潤今守父親之訓自守如此則弟宜有以濟兄而弟無多餘也至嫁女之費父親在

上弟在下可爲兄助不必憂煎弟已有本科之差前廷差本想已見之明歲或可得學差但以不得歸家恐傷兩親之心尚躊躇未決耳

四

前有字寄歸併道府各書想已到矣五弟自云斷不考故不之及不可以此爲怏怏此中近來以魏廓園爲傅雲中所攻至陷汪士光于詔獄大爲公論所譁然猶以傅是江西人故大家要調停而傅則盛有通內之名大是無色蓋以魏監大恨王安傅以此語中其所喜故也江西人近爲正人所譏只是章碧齋陳岵月傅雲中三人爲之而章陳尤可惜尚未知結局何似長安中風波易起動我歸來之想擬俟差滿請告歸見二親不知得遂願否每上一疏卽打點觸怒前上一請停立柳疏而魏璫大怒蓋彼借此立威凡死柳下者兩年來六七十人矣今欲出一疏而議論未定又割絕不得江西人正是難處然廓園吾石交其人品之清介眞吾目中所少只少褊耳而阮圓海至以爭吏垣之故與左魏大怨人言其通內事至不可聞誠出意外不忍言也朋友之閒固甚難哉偶然及此姑且祕之

五

徐成來得手書時一展讀卽爲遣懷然兄所見屬者皆兩次已寄回之書想邇時俱已到考事料必無誤矣五弟不考亦復不差只望他以後勤學爲他日考地此番原無關係也嫁女之事定應待之明年女小而妝未備雖遲非過奢珠之類弟當有所備以了吾之素心總亦不煩兄念近來文思何如可寄數篇使我一觀新邑尊不見有就選者人多望吾鄉而褒足不如就他邑謁之不知有倖淺而聲著者否然亦懶于問之以未必得人適代之任咎但城中聞是某家所討卽事事疑某家所爲如七知縣之謗可畏也吾家居鄉甚爲得策父親更甚妙于居身也此中如沸總是王振劉瑾時景象不如挂冠而歸不意當吾世而時事之衰敝如此憂君

憂民正堪灑涕區區一疏何益分毫只爲言官不言便負此官是以難耳兩次寄兩箱書歸有許多時文在內兄與五弟取之蓋亦收拾以便不時削精之意甚發請告之想俟八九月間再覲之官南康寄爾承兄

知近況安適躍躍有丞簿之想兄才因所饒爲但莫到西江來作債客耳不知此言遂行之耶抑言之也爲于爲父誦詩讀書童僕不許于耳酒茶不缺于瓶親故滿前禾黍滿屋此亦家常至樂也官乎何足羨來教以渾融具感愛我然弟正苦平平太無奇耳人情相與不敢不留心和畏兄此二字足爲居官涉世要訣而弟所以答兄之贈者亦止此二字爲居家處宗親上下之妙法兄固已臻其極亦偶一申言之而已

寄元明弟

人言娶婦爲小登科吾所自試則登科之樂不如娶時也少年飛揚飄蕩之氣又居岑寂以鬱其情若以新婚爲天上人間第一美

好之事曲房之中嫩紅纖綠熱碗紅爐老婦幼婢團團簇簇所見無非可喜者不必見新人入羅幃也三日而驚十日而濃一月而慣百日而目倦欲厭矣婚娶久則衣食兒女之累牽之仕宦久則功名毀譽之念縈之故事喜新而氣乘銳新婚之時亦少年得意文章妙境也當此際而文機不動文心不靈文氣不猛則文章進步于是少矣弟純心靜氣文清而不采矩而不靈苦而不甘茲其發機轉象之候慎莫錯過至于有婦以慰慈母之心以寬慈母之勞自今有子有家青其衿以進于登科以不負慈母二十年柏舟之苦斷機之勤者則皆自此始愚兄非戲言非貌語也賀不成禮寒官之況人來幸以新篇見報

寄季弟

吾弟歸兩月矣作文幾何看書幾何識見筆力過前幾何考事不遠有必得之術否夫尖穎而斷碎疏快而淺薄此則弟文之長短略具兩言中尚早著力勿以小學子初執筆自寬也父親絕喜弟矣稍稍以好衣爲瞋夫鮮衣吾所喜何害于學第緣此紛其思慮以來父親之瞋則不如敝裘之適體況我家只此寒風弟之衣原不得鮮則去此求鮮之見可也意之所至發此狂言毋憎饒舌

又

弟病痢喜旋愈也而瘡之苦如故童時不節其口今日受之可以思今之所作後之所受則百凡保攝及乘時精進爲他日受用者宜何如著力耶宗師歸矣遲一年著藍衫而遲著一日即早脫一日在此一年中切緊用功何至遂作買牛危語園中孤寂孤寂亦趣城中熱鬧熱鬧可憎吾意不以入城爲是也前文每遺案上今簡寄去此番何以無文吾近主白鹿洞閱文甚多關事已脫儘有心腸說時文也父親字云弟少苦功夫功亦無他苦看書作文尋常功課隨緣了去無苦無甘如不看不作但在舍卻講章自己將白文想一想要融貫得去至于作文之境吾向得力于改一篇不好另做一篇半篇不好則改其半一句不好則改其句凡吾所刻大半經改幾番其一筆寫就者固有之然不可強可以勉強者改而已矣改意則悟頓進改格則局法變改句則字調新而常套去試陋心行此當自知胸中進步也作字在濁亦宜用意使清朗則卷子好看吾文差可吾字每自愧之弟那可不過我十倍也無以寄歸只贈此數言耳

官西臺寄季弟

行後甚以弟爲念上事父親欲勤而慎敬而懇讀書欲眞而銳治家欲婉而和交友欲斂而擇四言者大約盡之所謂色難者非獨在己之愉色婉容乃察言觀色先意而迎也文章須有沈靜把握之力始可得飛舞動蕩之機居身須有反觀簡察之心始可行快情滿志之事夫不得轉移之法透脫之方而徒鬱鬱誰語草草自放以聰快之才情少年之歲月浪擲以去則可惜也今年之考須看筆興文心到否何如否則姑聽自然徐圖遺才亦可若靜想吾前之因言功名學問在其中矣母親近來精神何似丸藥服否弟服丸藥亦覺有效否保身固元尤第一義今少壯之人而貝見衰弱之證豈非切身之憂乎酒色之穽人人入其中在猛省力量防其縱志而已

赴逮後遺筆

途中寄父親

自廿八日儀眞起身一路安穩百慮消遣至十五日到德州見報易轎而車稍苦傾側然亦小事也到後未知光景若何大率坐候周黃之至未必先問所苦乏銀賣田之外別無他策不可顧惜矣若家中有甚事變須使男知之不可隱諱反增疑閡家中事以急推去寄田爲第一要緊使縣官知吾家消耗若云左右當糧長此太平時話所謂因虛名受實禍也家中無用之人漸漸發遣若既用之則須尋以安貼不可以他怒絕之太甚又近之也母親事事費日費力家常語言亦須安慰母親一時說不出者必至鬱鬱而已大哥一路喫苦在京要藏頭斂迹亦甚難過家中項屑可照管

之想父親不俟男說也餘事大哥詳述此後不知尚有寫書之日否

寄內父

窮人之禍自古有之甥身遭其厄亦前生宿業儻邀天鑒得以生還則意外之事未敢必也岳父母須自寬慰并寬解內人之心教他訓誨兒子撫育庶女謹內外之防待婢妾以恩一切衣食之累家嚴素極體恤不消挂念只要曲盡孝道耳家母苦寂須如母女相依莫但如從前一見唯唯無言而已此須岳父常來教訓亦莫若從前睽隔也家中苦于泥補坐贓必不少乞命大舅轉移百金薄田猶可償莫便疑慮甥當往日竭力以為親戚今當患難如大舅之休戚相關若先袖手旁觀情理亦復何安岳父即以甥言告之可也途中安穩胸中百凡遣開先此寄慰

付遜之兒

吾直言賈禍自分一死以報朝廷不復與汝相見故書數言以告

汝汝長成之日佩為韋弦即吾不死之日也汝生于官舍祖父母拱璧視汝內外親族以貴公子待汝衣鮮食甘瞋喜任意驕養既慣不肯服布舊之衣不肯食粗糲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至窮餓此宜儉以惜福一也汝少所習見遊宦赫奕未見吾童生秀才時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艱難支持之日也又未見吾今日囚服就逮及獄中幽囚痛楚之狀也汝不嘗膽以思豈復有人心者哉人不可上物不可陵此宜謙以守身二也祖父母憂汝汝狎而忘敬汝母訓汝汝傲而弗親今吾有不測汝代吾為子可不委曲仰體祖父母之心乎至于汝母更倚何人汝若不孝神明殛之矣此宜孝以事親三也吾居官愛名節未嘗貪取肥家今家中所存基業皆祖父母苦苦積累且吾此番銷費大半吾向有誓願兄弟三分必不多取一畝一粒汝視伯如父視寡嫂如母即有祖父母之命毫不可多取以負吾志此宜公以承家四也汝既鮮兄弟止一庶妹當待以同胞儻嫁于中等貧家須與敗田百畝至妹母奉事吾有年當足其衣食撥與膳田登拾畝收租以給之內外出入謹其防閑此桑梓之義五也汝資性不鈍吾失于教訓讀書已遲汝念吾辛苦勵志勤學儻有上進之日即先歸養若上進無望須做一讀書秀才將吾所存諸稿簡籍好好詮次此文章一脈六也吾苦生不得盡養他日俟祖父母千百歲後葬我于墓側不得遠離天啟丙寅四月十五日字付遜之

獄中寄父親一

男不意一到即審故受傷甚重幸一審即允尚有餘生臥牀一月瘡口未平再得一月功夫也天時人事生路未絕贓得早完即過刑部今五日一比盼望家信眼穿此中告乞既窮束手無策又不免箠楚之苦矣在獄日則愁賊夜則苦痛只脾旺身健酒食過于往時此可慰二親懸念也父親要一切忍耐寬慰母親男以名節二字累親累兄前生宿障飲淚而已

寄父親二

男在獄中只思想二親之苦故不能無再生之望今幸有機矣只愁銀不應手養素東走西奔亦已泥補千金乃知朋友之誼勝于至親也向因災異各事俱寬差可遣日今忽然緊急觸目慘傷只男與白安安存耳然且比限甚嚴兩次受三十棍白安交銀甚多男甚受相形之累大哥病了一月養素奔走甚苦併隨來諸僮之家各一看顧之

臨終寄父親

男遭此禍久已義命自安只念兩親萬苦千辛所以死不瞑目願善自寬解與范滂之母千載同傳耳時事如此田埜太平正不可必須賣產完債存來自娛一身受用之外皆虛境也作謹守規模則有餘矣母親有苦難言亦惟以寬得用度為好一歲二百畝之入不為多也大哥苦寒早有分給是望自男觀之三十餘年已作一世人矣比來惟父母兄妹刻刻在心妻子置之度外父親自安養教訓有方不必說也遊魂渺渺不忍遠離落落齋中乃棲魄之

所聞六月初三午刻
別大兄
弟已久拚一死只負兩親耳奈何奈何兄爲弟哭盡辛苦付之流
水異世或得相報也四詩附覽見詩別
前兄白安銀可還之素兄之德家中報之向乞同舟一行也
先人以丙寅三月十七日聞逮信從容辭祖父母縣令到門
卽攜手就道絕不作兒女戀戀十九日抵郡宿吳霞舟先生齋
談笑歡酌如平時與吳先生往復訣別語具載端友集中時緹
騎需索甚奢逼勒不肯閃讀而闔郡士民攘臂奮呼欲逐緹騎
而甘心焉賴郡侯曾公二雲力爲調護又捐俸慨助以飽緹騎
之欲得毋及于變途中與伯父聯袂偕行相對勞苦惟以不得
終養祖父母爲憾蓋已知生還無望然忍有傷祖父母心故途
次獄中三次貽書猶作解慰語至四月一十日抵京羈錦衣東
司房爲季叔作壙志二十三日奉旨鎖拏司究問鍛炼送詔獄

許彪迎內意酷刑交加血肉淋漓慘不忍言竟誣贓四千物限
嚴追五日一比比必受棍賴遠近知交倡義捐助已遇天變停
刑得少緩須臾死迫六月下旬而同事諸公相繼遇害矣先人
卽作絕筆詩四首緘付獄卒又寄祖父伯父二紙紙僅徑寸字
僅如豆紙尾書閏六月初三午刻蓋卽于是日報亡云時值炎
暑越三日始有旨領埋而肌膚毀爛幾不可識別時親其事者
惟伯父與陸君養素然死之狀與死之所終不能詳亦不忍詳
也痛哉先人一生忠國忘家孝親忘私卽臨難絕筆猶云唯父
母兄妹刻刻在心與十年未敢負朝廷之可豈非盡瘁孺慕之
念千古如生者耶至遺詩遜之唯以立身孝親與居家讀書爲
屬遜之時方稚齡呱呱在抱不知言之堪痛今日復一日百容
愈邈辰冬傷庶妹之早殁未秋痛祖父之云亡凭焉孤子樹立
無能事變時移傷懷觸目徒有王裒廢蓼之慘未遂曾參養志
之義惟是吾親不死遺言卽作過庭之教而韋編未絕纂述當
在刪定之餘此遜之所爲恭睹手澤而有淚盈睫有恨塡膺輒
腸九迴而寸折者也因錄遺筆而泣血謹書數語如此不孝男
遜之百拜識

墓志銘

處士顧公暨德配卞孺人合葬墓志銘

吾師乘虬顧先生潛心二戴裒刎注疏刻集解成一家言家大人以先世緒業命余執經門下先生之教脫凡近而遊高明情恕理遣平等一切恩怨所自位置甚高然數奇老于諸生里中兒更齮齕之頃余徼幸還山將乞微言曠觀升沈生死之外先生一日語余曰人不可知天可知即天不可知吾心之天可知往者吾父終身坎壈今吾母篤此剝膚至不瞑目吾且奈何哉傳其可知者于無窮則有墓中之石在敢辱吾子余謝不敏已讀狀公夫婦俱有大過人者矧以先生之命乃太忌而書之公諱桂字明卿別號省吾其先自崑山來有諱信者起家爲義任俠有聲居邑之清化鄉所謂清化顧者也信生瓊瓊生永和永和生耕雲耕雲生濟濟生繽周急報怨世有烈丈夫風而繽竟以是坐殺人辟縲紲者二十

年維時公以十三歲童子徒跣赴愬哲雪父冤其待訊于蘇體弱不支趺坐盤石上石陷門卒忽遷寘市舍舍中積豕成山倒爲所壓絕粒者兩日夜再愬于吳江晨起大蛇蟠枕上輒心動以爲不祥午後舟過太湖中流舵壞惡風蕩之如旋車舟人大號公仰而祝曰天乎吾悔不信枕蛇之報吾既死如父冤何俄頃風止舟乃安他日攜一僕姑蘇歸夜行水涯忽出鬼物如小兒狀上下水樹間水飛滲漏兩人衣既已無可奈何乃亦告以爲父愬冤之故鬼水爲之不飛公竟白父冤方弱冠好爲俠益甚引義慷慨不畏強禦雀角鼠牙之爭歷數年後已孔子曰里仁爲美公既生其地遭是時又天與之忱直之性不能依人俛仰而里中人教衰俗薄鶴鴿在原之義蕩焉無聞或反擠而下之石始喟然歎曰人縱不能法大舜獨不能學牛弘乎乃大書忍字及度量要學牛弘于壁鳴呼公之孝足以反風格蛇感動神鬼方古孝子豈在言翀下而與世齟齬志氣交鬱竟不及中壽以死豈非命哉卞孺人處士陶涯公女拮据家政事孀姑趙二十六年無忤色卹外家生養死葬撫庶女如己子教子如父先生既冠以博弈戲呼而杖之生平無疾言遽色視牛弘婦刺刺射利抑又遠矣公生嘉靖壬子某月某日卒萬曆庚戌某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九孺人生嘉靖辛亥某月某日卒天啓壬戌某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二公先葬于祖塋之昭穴今敢而合窆焉子三先生居長名文熊娶張氏次文熙娶朱氏次文光娶吳氏女三嫡適徐弘材庶適貢士徐某孫男八肇垣娶陶氏余從表妹也肇圻娶袁氏肇城聘陸氏文熊出肇培肇墉肇載肇挺文熙出士進文光出李子曰里巷中雞豚粟麥腐朽其骨者何可勝數夫惟血性男子寧玉毋瓦其顛擠百折脫父于死至今稟有生氣而人子所以不死其親者自有千秋之業在亦非區區富貴雄豔一時已也經學榛蕪統孤言畔後之言禮者酌水窮源問誰式穀則先生之所謂可知者意在斯乎爰繫以銘銘曰幼也錚錚父冤則鳴壯也烈烈直道而行孝友之志節俠之聲晚而善

息以忍爲經馭氣如馬返于無爭維彼德曜黽勉相成佩之以韋佐其織耕式穀有子儒澤乃宏道之窮矣禮則已明以教薄俗視此令名

亡弟季文壙志銘

弟名應星字季文吾父之第三子也吾李自琴川遷赤岸始祖怡靜府君珙傳思誠公模耕隱公章守安公義戒菴公詡復菴公果至吾父封侍御凡七世娶吾母孫封孺人生長兄應炅次余次貢氏妹次則弟又次則庶弟應會也弟生而穎秀善解人意吾父母絕愛憐之六歲就傅過目成誦父喜曰吾葬文星生今果然十三歲余舉于鄉十四歲余成進士是秋乞假歸弟迎于郡出所爲文余讀之擊節酌三大觥作詩紀之是冬妹歸于貢十五歲余選南康司理奉母以行弟甫離膝下切切有飢寒憂余曰否有兄姊在況姊愛弟更篤貢郎說茲又與弟親愛也十六歲之秋從父兄來官舍遊白鹿洞旋歸歸而外引旁馳精日以耗病始在膏肓間十

八歲復至南康留半歲余以師道督之且病病已從母歸弟時千言萬語謂官舍清寒歸則粱肉錦繡也然母性靜淡父硜硜教余以廉余奉教惟謹光景殊岑寂余勉弟以膝下歡不可不亟圖也十九歲之春余以考績蒙恩封父母如制是冬余自粵聞間道歸省弟初病瘳送余再入南康別于杭城冬暮娶婦郁氏卽諸生兆斗之女也二十歲五月補博士弟子員余行取歸至杭城聞報有一字泥金一杯酒卯君昨日采芹歸之句十一月余考選西臺歸二十一歲讀書東園余以六月北上弟送至儀眞是秋覃恩得改父母今封二十二歲讀書虞山二十三歲余以黨籍罷歸弟迎于錫山歡飲達曙蓋乙丑四月晦日也是歲弟仍從元修徐君遊于虞閒一歸則文章德業相勸勉八月病疽爲庸醫誤投匕遂成漏九月初同至貢妹處以病留十月朔歸歸而病劇十二月之九日竟死嗟乎弟視余如父雖狎不敢褻余亦以子畜之每相告戒弗私絲粟以爲欺獨酒政觥籌互相賓主伯兄纘然余兩人必殿弟

有酒過余時糾之余昏睡夜分弟侍立不去也弟文筆甚雋意以外奪余極口繩督弟不爲忤余官司理時弟移書曰途中耳熱清愼兩語若勤嚴二字尚在有無之閒余以韋弦佩之也父望弟奮訓誨備至母或因見誚讓余與貢氏妹曲爲解釋弟必懺悔于吾兩人前邇歲喜治生將出心力所營爲承顏順志之地規模極小貲貸甚慳余切切規助竟不及數十畝父方治曹畦爲基弟心喜不及待也嗟乎弟于朋友親戚以歡熱爲主委曲周旋概得父風氣志落落中無芥蔕治家井井履屐各得其任所冀逆友曰緣采卻生于萬曆癸卯歿于天啓乙丑年止二十有三生女三存其一纔三歲嗟乎余及見弟之病謂弟病必不死弟竟死矣弟今春降乩言一家大禍弟固知余死期乎弟業淺神清死後了了余旦暮死竟出弟下老子曰人之大患爲吾有身吾若無身吾有何患弟已超然遊虛無之界一切塵腐糠粃余猶纏綿于生死之途苦惱楚毒解脫無路則往世業緣余視弟倍之矣嗟乎余兄弟幾人而陰陽人道之患相迫未已獨如父母何哉執筆淚淫久稽父命待罪錦衣署中然燭以書嗟乎余且朽矣而何足以不朽吾弟乎銘曰父母愛之以爲子兄姊愛之以爲弟死而有知兮待我于蒿里

亡妾呂氏墓志銘

呂氏蘇州之長洲人龍姐其乳名也生于萬曆甲辰七月二十三日某時以丁巳之二月來歸以是年之十一月從至南康理署以泰昌庚申之十一月十三日未時疾終于其寢以天啓辛酉之三月遣柩還葬于赤岸祖墓之西淑愼無年良用悲歎乃太息而銘之曰嗚呼汝之簡淡亦云縞綦汝之靜柔弗聞怒嫭汝之志潔而性栗庶幾松柏以爲姿嗚呼薄命兮汝無怨地下之孤居

傳

周室徐安人傳

徐安人者封宮允警餘周太公之配而吾師挹齋先生延儒之母也先生居母喪之明年應昇過陽羨弔先生于廬悲傷慘悴若非

猶夫人于之痛者先生之言曰吾母劬勞聖善未食其報進一盲多則勿嘗進一衣綺則弗御也憶萬曆戊己吾父之楚遊歲饑數口嗷嗷母從釜糜中瀝米一瓿以哺吾兄弟自斷野菜數十莖雜米屑粃糊咽之不敢告堂上二老人也吾兄弟既授書母督老平頭治畦時蔬市少肉以供外傅口未嘗一臠也以有今日而今日所爲祿養者僅若此悲夫余曰先生之母賢母也不以祿養而以善養何庸悲已退而諗諸戚黨之閒皆曰信哉賢母是固好緩急一言解紛幾于女中彥方者也已又言其遺事二曰安人數歲時爲大母李所鍾愛一日屏左右手攜一匱并鎖鑰授之數年李歿安人承出以告金珠翡翠封識宛然既嫁室燼于火僦外家居焉同舍者胠其篋家人欲發之安人惻然曰是夫也貧奈何忍被以盜名蓋安人可謂有嗇德者已或曰固也非其大者封公之父曰友樵公故爲太康令以潔廉伉直忤上官意不數月解組歸無良田美宅以封殖子孫蕭然有貧寒之色顧好客日益甚屨舄滿戶

外安人謂封公曰翁眞廉吏爲人子不能養而以食指累乎封公豪邁有大志落落治書饘粥衣履不知問所自出仰事俯育一倚辦安人安人篝燈熒熒手自辮績貿得數金以衣被舉家漸瀟堂上及封公致束脯數十挺安人曰此翁之教也亟以獻毋有所私嗚呼廉之不可爲久矣出則揄揄入則交謫世衰俗薄子婦或瑣而睨之若執券責負然而安人獨知翁爲廉吏徙宜徙錫左右無方茹茶而不怨磽田敗瓦拮据支吾遺笥賸器無所析絕口不一置問安人之爲婦何如也先生既弱冠取高第天子賜乘傳歸娶聲施赫然光照里門親黨過從相慰勞嘖嘖歎安人有子安人退然深念言往事淚數行下戒家人曰愼之哉毋鋤善根蓋終安人之世澣衣蔬食步帷蕭然一室僅蔽風雨機杼率有常課且曰吾惡夫世俗之飾富貴容而忘貧賤者夫安人非能讀書知道理學浮屠因果教乃其所行事約取厚施留不盡之意于後見大而取遠此余所謂先生可以無悲者也狀謂安人生平休咎形諸夢寐

或無心語輒有驗自其幼時大父小洑公善相人言此女法當貴太康公亦曰冢婦遠大器其後必貴已而果然其故多不可曉卒之日琅琅敘述有兩青衣童子一峩冠丈夫導吾往問興從何在神者謂吾有德當生某州作貴男子噫以安人之賢區區貴男子何足道哉而其事絕異亦不可以不志安人享年六十父曰祁門訓導啟鍠子六人偁安人者從先生封而不偁母者從封公禮也外史氏曰貧富之交貴賤之際死生之變三者人之所難言也安人易簀之言曰人看生死極大直夢覺關耳安人豈所謂有道者哉甘苦一生信心不愧有能師其意通死生貴賤貧富而一之者可以任天下矣是在先生哉

蔡外大母傳

某兄弟蓋有兩外家云則吾母封孺人生于孫而育于蔡蔡母則先外大父紹湖公從姊也蔡公梅泉早世實抱余母爲女恩勤可念卽余母亦知母蔡與孫等也母蓋二十有五而稱未亡人未五十而歿茹茶飲檗二十餘年稍見孤舅氏之成立而遽棄也嗟乎天之薄母甚哉宜乎余父母與舅氏每述往事淚欷歔下不已而家大人命某爲之傳也傳者傳也母節可傳而以年不及旌母孝可傳而非宗黨姻戚聞又不能傳也嗟乎是在某哉當梅泉公屢試屢躓下帷發憤母精心婉色代公曲事舅姑舅姑素嗃嗃不自知其顏之舞矣而一以其所爲婦者事嫡母周問遺趾相錯疾亟顧天請代見者泣下初母父龍峰公及嫡母周憐愛母特甚授館資膏火貲稍豐梅泉公故好行其德母佐之推貸閭里貧乏者居久之公病以死母提乳孤敎慟絕也孫有黠奴睥睨其業陰以役傾之吏呼於門盜瞰其室四顧煢煢無告諸所珍遺不知入誰氏手空券彙然在無償者或語母按券責之母曰是夫子所以周急濟虛者也死者義而生者利乎悉焚之好爲德如故有鄰婦不能舉火質衣周之居平服粗茹淡手辮織其急人之急類如此梅泉公有弟遭外家鬻乾母以舅姑故嫁時裝奩多爲所侵而母自此貧

矣蓋母幼知書曉解節孝大義尤喜禪誦于清淨慈悲之旨雅有得云梅泉公與故都諫吳公爲弱冠交約爲婚吳公故貧梅泉公歿時家尚殷里中屢欲婚舅氏者母執曰豈寒死者盟卒委禽于吳後都諫顯人服母遠識母曰吾豈以爲貴故哉乙丙間舅氏有室矣吾父亦補諸生瘁色稍開而病奪之年僅四十有六而卒語舅氏汝父歿人孤雛視汝汝幸有今日勉之哉吾行報汝父于地下嗟嗟母之生悲于死立孤而後可以死卽梅泉公之死安矣舅氏名士禎吳郡庠生以今丁巳舉一子曰錫遠吾母撫而字之示不敢忘母恩也外史氏曰觀古今所推重則節孝兩者然或享其泰或遇其屯夢夢何可問也母以二十年傷心飲血之痛謝死者地下卽長年履霜其貞心亦何豔焉惟是貞心所遺猶令人甘集蓼之苦隕汎柏之涕聲施遠矣夫計積食報是在來者

錢封公柱峰李宜人合傳

按公名受徵字文甫柱峰其號錢自武肅王後代顯于虞十一傳

爲垣坡公甸娶于王是生公宜人爲予從祖姑予李氏亦虞人國初從居江陰之赤岸宜人父曰赤涯公詢母王氏而公與宜人並貴則以長子達道治曹治霸兩奏最至今封稱奉直大夫宜人云公聰神湛發篤嗜書弱冠以麟經遊北虞邵先生之門精研幽討補博士弟子有聲窮經三十年長公魁于鄉始謝去博士業沈酣稗史百家手自刪述矻矻自娛家少長共嘻之老博士埋首蠹魚耶宜人之嗜書乃大類公幼奉姆教通女訓而婦而母所歷貧貴忙閒之境率手一編竟日童僕嘈雜米鹽耗去或弗聞蓋其天性然也垣坡席素封久豪恣飲施屢常滿戶外一燬于倭再困于役家中廢公曰卿貧也奈何減大人歡割產供滌瀡費宜人嚮珥佐之事嚴母王孺人意迎色授曲得其心二老人亦咨咨子婦孝我倭之訌也公適侍垣坡公他所王孺人及宜人先期徙去烽火翔村郭閒垣坡倉皇委頓公負之披霜露行數十里始免弟梨山爲垣坡公愛子析箸有所肥瘠公與宜人無閒言其孝友相成率此

類也長公治曹聲籍甚公切切貽書戒之曰治國者先齊其家毋他溺爲亂始旨哉言乎既兩拜命稱貴人章服在笥不數與公府造請已爲月旦所推涖大賓席者三竟無議其後者虞之俗炎競無雙青衣羣走田廬子女因緣門下者若若公數謝卻之曰吾有故吾在長公再起再蹶情變勢移事多出意外人爲怫悒不平已需補都下以喪歸公一慟輒自解曰吾猶故吾在大抵公爲人油油自適無聲色狗馬好任運履素欣戚之遭晏如也與人交坦蕩無城府坐無雅俗貴賤必投轄沈醉以行甚者佐其緩急無德色宜人于福田利益之說絕弗道而慈愍具足以意布施尤篤于外家從祖沂川公困于役往依宜人終其身室廬之衣食之親戚昆弟貧者叩之立應其相與以德施無異意又如此宜人少公二歲卒年八十有三又八年而公卒整衣沐浴無所疾苦若有前知云子四人仲曰通道亦先卒啟公手足者叔季二子遵道造道皆邑諸生而叔卽余婦翁素心質行如公與宜人者也生卒年月及諸

嫁娶具太史志中弗書李某曰聞之家大人云公與宜人雍雍穆穆相敬如賓迄于白首盛德之風晚季所罕見予弗逮事宜人顧見公九十時神明映徹對客不倦關于射覆屈其坐坐無少長皆親之夫貧不濫貴不淫老死不亂庶幾有道者嗚呼予至今日而益思公與宜人也

序

賀何老師奏績序

郢中何先生人倫妙天下乙卯之役不肖猥荷先生國士知奏牘主者幾令不肖冠軍也不肖心手冷寂先生賞之聲華之外而臭味期許又似收之堂室之閒此直文章之知己乎今先生以郡李奏三載績膺寵命甚赫不肖叩心索響何能已于言雖然華言之以爲阿衷言之以爲暱請得在民言民且無第言民而在李言李吾郡故東南重地郡李爲激揚風勵之司臺使之倚耳目者七屬吏之仰綱維者五外令之質成平衡者十有三郡父老于弟作苦

詠哦少他郡之囂華而鄙僻殊甚其雪沈冤削奸宄定疑案上上下下議出議入者亦惟司李寬撫之耶積而狎其柔急操之耶競而疾其猛詩有之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噬嗑之初九屨校滅趾无咎先生下車徐酌其窾會而持之以孚寬則陳君之執筆斷則杜紘之斬姦愚吐赤强獻膽黠吏洗手以歸士大夫懷牘以去一攝守再攝令卽金矢釜鍾之談出佐公費纖無所私蓋嘗士民頌先生廉生明明生威是以法行而民德固也夫不肖則既居是官矣往者受教于先生介節易執法難執法易獲上難獲上易信下難吾誠守之而澹御之恕行之毋以疑爲嘗毋以恩爲市毋以怨爲歸至矣哉以所見先生酌白水自矢錮人盛世仁者不爲吏爭自洗濯至恐一日不能三易腸而七蠹使心折先生輒專簡白之啟事者曰清眞寡欲萬物不能移也且夫參眾議之衡綜互持之局百案歸平羣品分照上官之歡心與下寮合長吏之歡心與百姓合百姓之歡心與士大夫合獨才識具哉其淵然穆然不吐不茹

之妙不肖何足以知之知先生者郡侯劉公如蘭之臭寅恭之誼斯又當于古人中求之矣即日者飛霜左掖知善卷五部閒不能久稽先生而昌言迴馬五日栖烏則先生捉斗之年始下走請成之日也先生尚終惠教俾得步趨焉以毋負國士知惓惓之私不自知其唐突絳帳也

賀袁太府致績序

廣陵袁公來守南康三及秋而報政遵令甲也先是公以覲行臺使者交章列公治行異等天子嘉惠匡南敕公益懋乃績三載予將顯陟汝茲維奏最之期疆圉孔棘當事者側席思借公前著二三僚佐沐浴公澤有年竊慮執鞭弭日短庶幾附左右史之義申一言致信來茲于是郡丞王公別駕于公交以屬李子李子忘其固陋遂執簡以從蓋今之言吏治者率拘煩簿之格斯郡也有簡名山根湖腹之餘嚼菜披葛之俗耳食者謂太守坐嘯晝諾積資以去此夫身不吏斯土目不習公之涖治者也書曰若彝撫事惟

明作有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今夫富者之治室也米鹽瑣屑耕奴織婢各有主者出其桑麻之利可以了公家之役主人翁提大綱受成而已小家則不然手卒瘠面黧黑戴星而櫛曝日以行衣未脫子塵而牀頭之貲欲罄故其主特瘁而其家乃隆隆有起色郡當頹弛頗逸之久蠹弊而不靈閒留而不耀兵如淦羹也偷于巡檀如鼠穴也胥爲政訟如鳴狐也譁而陰公殫心剖血以爲之綜核名實鉤剔隱蠹法行使民威教行使民信脅焦舌敝諄諄乎嚴父之訓子而後乃逍遙河上者罪兕侵影沒者罪豪猾罔上者罪攘搏湖濱者罪郡是以有清霜而未也士土語鐫文孤臆逞陋先賢遺澤榛莽塞塗公執鐸以宣之延師以董之廟貌之弗虔則新其宮祀典之弗修則昭其義使濂溪紫陽人人襟帶閒郡是以有星漢而未也羅織之獄讞者首鼠孤寡之痛强者焰摧公秉三尺絕不以豪有力抑單獨而數十年覆盆沈案一筆立剖郡是以有白日而未也荒城僅予水面風浚蠡水利源城門湮塞不復通呼吸予四方公開道以迎水脈條蜚當道洗湖關怨穽以移稅予郡門豁胷膈之鬱軫而肉塞城之枯瘠商歌遠民呼市郡是以有雨露而未也二千石廉察屬吏嚴于吏斯以靖于民一二巡尉豹虎食民長吏恣之奧竈主之公髮指面赤除其殘褫其墨不以一路之哭博長厚之名郡是以知天地之寬而寧室家之宇凡此者庵雜置之可以煩謝苟且因之可以簡謝公獨好勞乎公于郡泊如寄客于一身之得失去來輕如秋雲邇者清風兩袖之歌朗映空湖之月蓋胸中纖無所挂而直行其不折不回之氣以妙運其經緯釐剔之才遂令頹弛顚逸之民終日鼓舞而不倦公眞可謂通變宜民匪區區明作之效已也以所聞公佐開封時值溫汜之爭□藩田之沸手劃其疆平質成于虞芮身履其尾狎橫璫如嬰兒汁流不驚功百年不泯昔以簡御煩而今以煩治簡公何有彈丸郡郡得公寧出雄都巨鎮下哉公既書績奏天子旦暮璽書慰勞陟公長城之寄茲二三僚吏幸猶得

庇公宇下不惟賀公亦胥自慶也敬書之爲執鞭先

賀袁九滌榮遷序

寅長袁公以治行異等擢憲副滇南駐節洱海公既受命且行二三僚佐謀祖道之辭則相與徵輿言采士議僉曰公再造我康是宜秉憲內地不能無嗛嗛於萬里之遙也某曰否夫以萬里爲恨者豈非爲公計便安攜妻子捆載行李期朝發夕至哉不見公之來康乎單車蕭然妻子不之官竹籠攜書數卷直有琴鶴相隨之趣今奉天子命察吏邊徼將爲王尊之叱馭何慮萬里哉郡丞馬君固滇產也述其土地風物之美陰陽燥溼之和金錫寶貨之繁以珍時和民醇過予中原則或者謂當事之善爲公地也向固勞之今乃逸之向固嗇之今乃豐之而余曰否夫厝火于積薪之上怡怡然自以爲安者所在皆是也往者人皆持無事之議矣內自腹裏外自九邊一切舉柔猾飾名之輩陰行以暮夜之金奧援之力營營沓沓于其閒民之疾苦弗問而墨吏高飛兵之虛實弗問

而債帥宿飽一二剛敏任事拮据自效或已眈眈擬其後內患俾未潰之癰遼左已爲燎原之火矣且夫不履其危者不圖其安不窮其窟者不知其弊康非世所名僻簡者乎自公之下車也問士之秀者琢之問吏之殘者褫之問糈之蠹者清之問祀之禋者新之問豪猾侮法者剽攘湖濱者鋤之問兵之積逸者易其壁壘而更張之問民之尫瘠者蠲其加賦而代輸之問商民之所困阨者徙其怨穽而築堤以捍衛之然後知東固西江之戶而積蠹之藪也蓋天下事壞于蠹事之蠹也釀于巽公克其巽志幹其蠹壞先庚後甲以致其丁寧先甲後庚以精其揆度而振其維新革之時義大矣哉公可謂善用革矣滇之中他弗具論即弄棟羅婺之閒滷泉金沙箭竹翡翠利可以佐國計而不肖者居爲金穴其地民夷雜處法網疏大又率借爲藏拙之鄉夷弱則憑陵之易地饒則貪墨之多積久不釐一旦蠢動未易靜也公往矣興教化課農桑戢姦慝皆得以便宜督率二千石以下而其大者在驅墨吏毋使

若輩豔其地爲金穴與藏拙之鄉則治滇猶治康而他日晉陟大藩單車以旋亦猶今日之去康也天子其倚公爲長城矣何問萬里哉張然明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班仲升曰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此二言者皆公所饒爲某又何贅焉某終始四年受公陶鑄視馬君于君佩德特厚故刺刺不休而深致望公之意于簡并以觴公云

贈郡丞王葆真致政序

郡丞括蒼王公敭歷二十五禩所至灼灼有聲稱顧不能委蛇時貴僅拘常格至今官未及其而勳尊鱸之想上臺挽留甚力三載中乞休者數矣公何急流勇退哉是渚爲彭澤故居高風拂几案吏斯土者輒有隱心然歸田園居詩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其三十年委蛇觀運具有苦心則羞爲五斗折腰直是英雄痛語謂其意不在用世者猶非定論也今公他偉績置勿復道所最著者司李楚辰監戎出入矢石間卒蕩掃孽自茲風雪呼吸吉凶之變妙有奇靈見挽弓躍馬勃勃有生氣兩年來匡阜屹如鑫波畫偃無所試其奇則受命榷關關載寬大聲再理緡帛之供籍報餘貲無所私再視篆鄱陽手如冰政如春頑民革心革面設像祠之比于甘棠公三載政績大都治外而于軍旅之計什不得一夫前三者人以此頌公公左宜右有施所緒餘譬之傳神者部位雖具其神不存焉神之所鍾宜莫若治軍旅當此羽書急告英雄奮袂之秋即斗大匡南主者振厲率先壁壘旌旗煥然改色小者需公贊襄大者需公提枹鼓邊徼之外而公何忍言去即主者旋轉之略或無須將伯之助而同堂蘭蕙臭味千秋望五老以連雲酌鑫波而交漱公又何忍言去且半世崎嶇亨途方啟一生骯髒偉志未舒孰負奇而不庸疇鬱抱以自老公于計亦未宜去也公以一去調伏其雄心請甚銳色甚決如魚之避餌而鳥之脫樊奮不可止或者見公刺刺牘上外護其身內顧其子謂公丈夫也乃爲兒女子態不知世無子期伯樂公之意遠矣老驥志在千里使御者不用以康莊致遠而使躑躅子荆榛邱垤之間毋寧其伏櫪嗟乎此公之所以決于去也雖然公行矣奇偉鬱勃之氣猶在眉宇而豈山中之人也哉儻有起而召公者乎烈士壯心未必不在馬革間揮手謝彭澤未便許同趣也于其行敬從寅翁袁公同寅于公後酌酒擊唾壺以送之而袁公復命之曰子遂書此以佐酒

壽邱龍翁年伯序

今上御宇丁在巳龍翁邱老年伯壽躋六袠有八季夏辛亥其初度也信之將馳綵稱觴同門諸兄弟謀爲壽使余修酌者之辭今祝者多支詡豪華榮顯以相豔或遠託神仙家言吐故納新餌大還而規久視此其說奚取焉佞而誕乎寧質而簡吾獨有慨于伯氏父子兄弟之際也夫生之辰身之初也反本維祈念生我之劬勞及其所生與吾所生者齊軌象賢之不易孝弟慈缺一焉于茲辰宜有疚心乃伯氏之奉尊人贈中憲公也無纖憾也中憲公倦家政業漸零伯氏季也年少慨肩之曰兄爲親讀吾代兄養積居

逐時權子母利供甘毳滷瀹色授意迎具得中憲公歡故仲兄少司徒公貲所至飲一杯水不煩半粒爲奉養需也人情倚父兄權分餘潤肥私橐者十九伯氏濬情砥行獨以所銖積佐貧士舉火有紛爭一言解去司徒公心推重多資商推率相成著清白聲而友于之愛倍篤伯氏斯可謂能子能弟矣身雖隱儒賈閒乎竟以子顯蓋諸兄弟歎信之才超邁淵博而信之曰此家大人之教與信之交抗爽坦素令人鄙吝俱消則其嗟重其品而信之曰此家大人之範賢哉伯氏義方遠矣吾聞子維九慈維一更有出于舜閔之父之所難乃舉觴遙祝曰伯氏其加觴乎居父子兄弟之際俯仰無怍夢寐俱甘方風和景明杖屨輕適親舊道故歡笑子孫以次進酒歌南山伯氏之樂未央且今使臣受命而鞅掌簡書成命則從容家食與古所偁不遑將父者異信之行驅四牡攬六轡得以其暇修溫凊效萊綵歡是事君事親之日兩長也天子旦暮推恩表孝弟篤行之士伯氏德潛而適彰載膺寵光以究于大年

自茲辰端之矣請以此明諸兄弟偁觴之意

外舅斗垣錢翁暨楊孺人六十雙壽序

丁巳之元外舅斗垣翁周一甲子慶者在門翁以讀禮辭樂懸不作爵倚不飲余從家大人後升堂慰藉弗敢陳辭而退已私念之數窮于十始于一是六十年者逝波泡影髣髴之餘耳詩所謂如日方升如川方至者皆義于始而十二干相配午居中翁之祝且在午生德之所始也其冬余來官西土明年謀致辭焉會奉直指檄行部旋有論秀之役束管弗竟又明年爲未干取其義福未央婦以母楊孺人六袠告余欣然而笑曰有是哉翁家世躋雙壽之慶乎聞太封翁夫婦齊眉合德永日一編鶯豔新華泊爲不有即當年歌頌之章與靈魚俱化而雍雍肅肅太和在宇其子孫固應百世不忘也往余祝太封公神氣容澤淵靜簡貴穆乎先民之遺閒承清讌飛觴闢予以九十老人狎小羣而不驚意得靜理多焉孔子言仁壽必本諸靜蠅趨鹿走囂然于父子兄弟之際以殘削

其育命之根即竊息久視直梏形耳若夫體居至靜神妙自然柔以居身平以履世此何俟爭消息于寒暑引葛挾以長年而元氣不琢法固與壽合矣方培垣公貲乘而附者一呼四靡翁于斯擇便利美圃宅意氣自豪者人情乎乃退守磽田短舍蕭然寒士風責子錢者履滿戶次第洗室以酬矢弗旁睨蓋面可乾唾心可告天克肖太封公夫婦而全鍾其中和之氣孺人勤敏過太夫人瓊其蕩蕩姑姒閒以溫惠爲本余每見翁方顏粹色手持大白竟夜不倦少長列于坐推梨讓棗翁歡然以和氣濟之盛德之風可樂詠也退見孺人椎布濯澣選言後發體念兒女姻戚傾筐倒篋乃已情摯而德和也且天以福澤施人如注水然盈則止敝則覆人自以其量受之常居於平而可繼之地青天白日熙熙其下必崩雲激雪之奇酣霞渴虹之麗哉翁三十年老諸生挾有一經孫枝振秀門無叫租之吏室有斗酒之儲父子兄弟式歌且舞有味乎堂之以安和名也烹鮮染指甘謝含飴選豔徵奇景輪戲綵以前之不足者留有餘子後酌之不盈取之如寄吾知太封公夫婦在天之靈顧瞻俯仰定樂樓止斯堂以篤申翁及孺人之祜日升川至盈有艾乎彼田舍翁擾擾刀錐輕薄兒爭雄劍擊者得失何如也予是乎書之以爲壽

壽表姊朱室錢孺人五十序

論女德者弗貴才或曰德以順爲正才以逆爲用易戒攸遂教婦順也或曰巧乃拙奴靜爲福祉惟淳厖惇一者其氣厚而脈亦久長是二說者皆近予道而余以爲夫子治外婦治內酒漿麻縷之細具可取才而特不以標表于閫外其夫子而弗自治也綱之紀之婦焉是賴以克保有厥家既才克有家而不專不妒以從無違夫子之訓則又百不一二覩也孺人爲予從姑之子先曾大父戒菴府君痛伯祖任菴公爲若敖氏屬薇垣公以贅壻受產司蒸嘗故孺人于予家不言外先世閫範所觀傚而稟成者居多光祿君既任天之弢如玉在璞孺人性敏慧一切井井光祿君遊醉鄉而

撫弛政光祿君席綺麗而內有素風光祿君好客多狎冶而孺人教諸子以正伯仲恂恂文學爲退讓君子夫以女丈夫才兼其時內家顯赫疑可挾重相驕而孺人曲迎光祿君意日羅綺筵飾籠姬以酣夢四嫡五庶慈愛如一有鳩鳩之德爲孺人于是乎有大過人者諸子鍾母氏之秀日新其志業以發皇母氏之德曜余故卜孺人之福未艾也抑易有之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解之者曰夫子制義故從婦則凶今觀光祿君之家或多爚亂其聰明以敗乃公事者道莫若從婦乃吉豈聖人之言亦有不可盡泥者歟孺人方初壽其仲兄慕微索祝者之辭遂授諸簡以當彤管

白鹿書院志李崆峒先生嘗筆削之讀其敘義例可覩也今所存者僅學博周君偉所續編而壬辰去今又三十年矣余不敏佐理是邦奉學使者檄兼理洞事既已簡一時之秀定課程申功令謬珍清心二語以通文章山水之趣其于學道津梁茫乎未也昔胡

平一與朱子書云時文之外別無可相啟發者余于時文猶屬俠儒之見而況于道乎已時時洗滌垢腸參尋哲訓繙閱舊志于自鈔錄標紫陽之疏札以原始萃先正之論說以明教殘碑逸簡頗爲綴緝蕪牘濫詞僭從刪汰蓋韋弦之佩庶幾不忘而諸生請曰舊刻蝕矣願梓之得卒業焉余竊惟書院之重也道也而文章山水乘權而遞旺夫山水以淵靜閑心文章以芳華澤性學道之士不作殊觀試涵詠斯編反觀自得有正襟危膝卓然示我以高山者乎有流觴浩歌曠然坐我于春風者乎有冥心寂照悠然對我于屋漏者乎夫教與時移學隨資化入山思靜友鹿成羣將以醫俗息爭則斯編也豈非學道之津梁哉雖然音成空谷不免徑借終南必有執崆峒先生之言爲余罪者

涂大司馬集序

學士家多博而寡要勞而罔功其鞅掌功名者率不能澤于道德果兩者相綺鄙抑學力之淺也昔王新建定亂持危功在社稷當

其初羽檄交馳揮麈論道論者謂其學問本原得力乃能鎮撼解紛出奇制變偶一代偉人今大司馬涂公淵源理學叩微詣極以修身握蘇以知止提宗穆然有道君子也一撫延綏戰勝多而延綏重再鎮宣大威令肅而宣大重卜虜封貢之役他人枕戈而不得公以坐嘯得之緒性建功一何若斯之合哉諸經畫操縱之方具在始末疏中而幾事之密飭備之先蓋三致意焉寓蕪錄不云乎步步反本著著知先夫古人之學至于治國平天下不外一知止後世識闇于幾先張皇于小虜往往本末逆置先後倒行綏則姑嘗之急則曲迎之落落無可收之局而一款一戰其權總在虜而不在我嘗讀史至宋之元昊未嘗不廢書三歎今哈密自王襄毅封唵答亭堠不驚耕牧自便者三世矣卜虜嗣封值酋長內變尋復要挾市賞增額即五路諸部落各願治兵內援然一發而不可戢將奈何公熟于邊計深中重發惟是覈夷情討軍實撫諸部爲聲援彼狎其餌而我峻其防彼主予款而我主予戰視諸邊狡

虜若可折箠使桀黠之虜用是奪魄而款乃定當是時素囊之桀黠訌之不動卜石兔乘機覬覦之不動至朝人搖口飛譖旁撓之而亦不動機權在手罄控惟心靜含先天之祕動合先著之宜知止中得力若此究其用即靖海犂庭寧非緒餘哉刻疏草若干寓蕪錄榆塞稿陽和語錄隆沙證學共若干卷蓋兵戈搶攘泉石逍遙莫非止修之地莫非證止之時學者究其言得其心始知理學事功初無二諦而我明偉人至公直割新建之席也不佞叨承教緒復忝涖公鄉得諸編卒業而不能已于言敬拜手爲之敘

學政合編序

先儒言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今之士何所謂學憑三寸之管縑數幅之齋秀才面孔纔脫于胎而戟戟進賢民社在手未知學邉問政乎惟喜所屬情爲政左右所移耳爲政豪有力所噓勢爲政甚者貪淫所中金爲政也責三嫁之婦以闈訓問登場之盜以士心嗟乎已晚則吾願以其政學而可語曰學書紙費

學醫人費夫使人費而知學惕惕焉思其眾味之甘苦辛酸溫平補剋以迎人肺肝胃腎寒熱遞攻之變則指下脈靈心關劑合鼎醫可以證聖不致終于鹵莽而殺人此亦以政學之說也學政政學吾烏知其分與合乎哉廣昌黃君深于學者也其曰精思是格姑息非仁余即未知學而居是官筆生筆死極于三思夫思到而識虛識虛而力定力定而姑息之根乃斬斯亦學力淺深之候矣讀黃君言以自省焉并告今之從政者

禮記集解後序

李子曰禮難言矣兩戴後馬鄭王孔賈諸儒人自為解亦既剖玄析微而畫一不具我國初較士獨禮經宗古註疏永樂中始取陳氏集說布之學官便章句耳以醇粹之論發經義之精集說所長以正大之情破經言之滯集說所短于是言禮者率本集說或別出一家言醇疵居半義意在顯晦間則禮難言哉乃若錯綜參伍備古註之大全博攷簡收訂今言之悠謬未有如乘蚓顧先生之

斯編者也蓋先生二十年苦心凡三易稿始克纂定往予受教先生先生言學禮者習其數遺其意而已今若參稽不核師心悖古傅會太煩泥註晦經不可以明禮故先生于斯編融會經文詳攷典禮求合乎作者之意而竟其指歸務掇夫諸說之精而刪其蕪穢無拘集說見無反集說見支離一洗開卷朗如得斯編也禮其有畫一解乎雖然集說之傳不在集說也入元不仕陳氏已足不朽先生之傳要亦不在集解也其為人也孝弟先生亦自足不朽往予為敘說攷註未暢所欲言今每讀集解後覺仁人之論藹然并為釋其經外傳心之旨

忠義經序

神之忠義懸日月威靈攝人天蓋不待經而尊亦不待家諭戶誦而教始行也洗心明眼神若臨之夢魂暗壁神若提之故佛子巫師木魚鐘磬幾徧天下而誦神之經者蓋寡非經之不傳而神之教無所事經也神之言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昭昭乎天之雷霆而聖人之木鐸不謂之十字經乎神故有籤詞而類以江東籤蒙之應若桴鼓益信夫神之靈無所不可雖然博施此經家諭戶誦其于感發忠義銷落陰邪功必有倍于災祥禍福之祈求者雖以羽翼六經可也某之先尊人某處于事神嘗刻神籤詩茲復謀刻經以行世而所得屢本諛神媚功此小夫佛巫之語正直如神宜所弗聽是經之傳其來既遠詞嚴義正可以廉頑立懦故予樂為之言俾刻而廣之

蓮社高賢傳小引

遠公蓮社意不在蓮靈運鑿池種之以求入社此念已落色香劫中矣試問白蓮花片片欲墮時靈運淨業安在遠公塵之自是明眼雖然人相我相是非相內外相種種分別無有是處淵明攢眉迴去乃第一正法眼加遠公一等也支公九際寤想宗風披尋逸韻校鐫是編開百十六人生面為學道人津梁正使鳴琴白石月曉風清讀其傳想其人蓮花片片在我指端馥馥幽香在我鼻觀

又何必棲空林之榻蹠壁中之影哉解者正作攢眉趣可也

郭學博李友賢聲序

詩三百篇蓼莪寄志常棣興歌洋洋乎備矣乃者舞衣寖薄苴豆漸深天性之傷古今同慨廬陵郭君產孝友之鄉而沐浴乎其教恂恂篤行縉紳先生咸偁之懿德所好發為詩歌殆非欺我君今佐鐸匡南明倫為職夫言教之不如身教也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諸予衿鐫其詩以興以觀試揖讓于明倫之堂問誰為吾師乎而漠然者羞為君之弟子矣雖三百之多奚以為因其乞言書此示之

甘棠集小引

都昌號難治同寅王公視篆數月民設象祠之比于甘棠或者驚公速化而予曰不然苦則吐甘則茹焉人情乎往治都者用其沃以取羨用其嚚以取暖用其梗以張武健吏實務為怨藪于民何尤公乃卧而治之獄市不擾宛肉之痛無聞夫憔悴之後易德耳

攫之以爲例則蠲之者立見恩殘之以如屠則字之者倍可喜且不殺之心可乎禽獸不欲不取夷狄盜賊化焉而況于沐浴聲教之民乎公之速化者德也時也公雄才傑氣深智識微生平卓犖政績此區區者亦奚足云嗟乎公今隱矣予所以沈吟反覆于是篇者蓋將爲後之治都昌者告而借公爲導師也

顧文叔詠物詩序

作詩者寫景易而詠物難景多千變之容嘗在意言夢想之別物有一成之質須在色聲香味之中故寫景者每病于刻虛詠物者每窮于蹠實嚴滄浪于詩有別才別趣而非讀書明理則無以極其至斯篇論也古詩詠物三百爲最東坡云詩有體物之工如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物殆不可以當此少陵諸詩善于借景寫物因物寓景如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可謂妙極其趣至靜宇微理尤寫出野鷗忘機之妙彼以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賦紅梅者與三家村語何異乃知賦物如寫照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不在

使事配形也文叔先生高才積學敦尚風雅其詩諸體俱備而尤于詠物爲工落花之什三十眾集之什六十善體物而不爲物所窮善使事而不爲事所使落英繽紛麗情含映即不敢云上軌少陵其于方駕宋元有餘矣先生伯子虞工聲噪藝苑子季弟師之子故得交虞工而因得發先生帳中之祕齋頭傾釀把盞夜哦以先生百篇供予斗酒醉幾不能成步予未知詩而篤嗜如此者庶幾見先生之詩可以興可以羣可以多識如此也

爾承兄落花詩引

雨妒名花千古情淚詩人情癡往往寄想然未有如近代之效顰貂誇多不已者予每愛唐人自是桃花貧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之句妙于翻案見奇詠白蘋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則傳神于語言之外胎骨俱仙矣由此二詩尋味風旨亦何須拈香拾翠綴古事以媚花妖泣斷紅而羞殘粉乎予兄爾承詩旨清和往從白下名人唱酬篇什甚富茲刻特其一斑要不屑襲人唾餘而絲絲自吐楮墨間具有色氣落花有靈應從夢中獻笑矣

家譜跋

家侍御本先大父母之教忼慨急難惻隱好施三黨中有一人未暨者輒嗛嗛于懷必覬一端割膚子之使心醉而後已吾宗人多貧歲時繼粟咸有常額娶者嫁者居者葬者育其孤者廩其生而贍其身後之妄者至有悖德不較哀其貧而復收之者稅畝所入半歸予錢家都從生計節縮中黽勉周急尤每嗛嗛于懷曰吾心有餘而力不足終當割產儲糈計口而日給之亦毋負標其虛名反以德賈怨蓋吾父之收族之誼見諸行事譜固在方寸間久矣適伯父近復公續譜而新之起百年之墜緒厥功偉焉然彷彿先進遺格提綱類書其于圖式文志闕如也家故藏有文徵鐫前人典刑如龜如鑑亦多所散軼吾父慨然以爲己任曰俗惟尚古譜不嫌今刊圖以便觀錄文以垂教使祖宗之澤一新後人之興

有託其在茲乎凡若干卷歷三年乃成斯吾父承先啟後博覽著德之大端也躬行而後文之有先于譜者在故小于附著之末簡恭跋先大母行略

傷哉吾父之思先大母也往遭多難先大父危頓于外大母拮据于內垂三十年難平而大母亡矣蓋吾父持家政得歡侍大父者尚十五年惟大母僅中壽吾父弱冠偶哀予無一日菽水歡此吾父悲痛之情所以倍深也居恆未嘗不言言未嘗不泣而吾父子兄弟率相對沾襟不樂而罷嗟嗟傷哉不肖即未嘗逮事大母顧朝夕領嚴訓覺遺容宛然懿德如在一切艱辛勞瘁之狀不當目擊而心傷焉念風木之恨無窮金石之傳不朽死者以文重文尤以人重先大父志墓之石庶幾文存其實而失大母旌志所謂借銜顧者不特其人非其文亦僞也故吾父每爲永恨伏惟當世立言君子者懸旨漢節凜春秋敢乞一字之褒以增九鼎之重生死載德其何敢忘感父子曷勝激切懇禱之至

管持閑問業序

丁巳深秋將之官匡廬下謁蘚稗師而行會師門問業刻成是當有言蓋某之問業于師者五易歲半在荒圃半在毘陵師之在毘陵也弟子日益進乃施絳于鐘寺之梧閣戶外頗滿師命某步對壘而甲乙之片言之雅必標隻字之俗必斥一時從游者始知文章先雅俗之辨而集中諸子尤師所奇而某所畏者也師居恆筆不欲落一俗字口不欲道一俗語耳不欲納一俗談某步趨唯謹至今亦乞得一山郡以求免爲俗吏卽年來奔走長安道中而孔塵沒而一披此集覺鐘聲度月梧葉嘯風景色依然雅人深致正復不減坡公云大雅之不作久矣好之而欲學者無其師知之而欲傳者無其徒如吾師之與某及諸子者其眞可以相視而笑也夫

程曇觀序

文章山水之觀一也柳子厚紀遊約之曰曠如與如夫奧與曠于文章爲孤詣逸才者以飄其廓落空清之致而洗悟者以寫其幽鬱淩峭之思是故風雨集而蛟龍游肺肝鏤而鬼神出也既其所至殆風雅之變乎風雅正變不同要以本之性情不可得而掩也作者曠以開境奧以藏精和之以神悠之以韻先靠風雅庶其在茲風之晚也粗服亂頭曠而野牛鬼蛇神奧而陰下者剽虜拾唾土鼓象人卽詭而遇乎又何觀焉余四年郡齋有閣一楹遙對五老雲霞明滅雪月吐映風風雨雨搖盪曉暮凭闌飛眺若拱若揖揮手招之翻然來翔蛾眉可親心肺入鑒所謂曠與奧者若在紅席之下子厚云意有所極夢亦同趣正難舉以告人昨歲還自嶺閣歲將暮矣風雨淒然兀坐閣中稍竊簿書之暇縱觀十五閣之風心口津津手眼互送時有蒼然暮色自遠而至凝于楮墨縹渺之間既未得綴律歌詩以答五老則就諸壘取其壯麗奇偉者當青天削出金芙蓉之章取其蕭靜森孤者當霜雪顏常靜雲煙欲變魂之章取其空遠疏宕者當手懸石鏡照天門之章取其妍媚娟仙者當影落明湖青黛光之章若乃紅豔綠肥紫青繚白賈客撮綺以搖麗富兒渥濃以濃艷纔奏一篇而五老已霧隱風怒忽焉遠矣吾不敢觀

知稗篇序

撤棘後得諸君案閱之牘隨手糾擇輒爲簿書奪去既以仲春象而梓之人不數義率略美而指瑕諸士得毋以不知己相詬乎夫文章之道寸心千古作者自知予何知焉雖然彼以手傳之吾以眼迎之濃淡異態憎喜異情兩凭尺幅以盡其變而鬚眉意色恍然如或見之者何也迫而相遭者意微而相感者神塵塵相授而不失其本卽凡情世諦尤將遇之驪黃之外況其秀逸絕羣者乎吾自西來匡雲封署文心久已冷寂兩眼蒙蒙焉車塵簿牒豈復能相士而緇衣之好則豈有異也每清夢之餘平旦之氣披髮擁卷晤對諸君于尺幅間心揣其丰姿骨韻無弗映合者張君更從敗墨中忽焉相感開卷如故噫獨文章之知乎哉是編得失互存寧落落毋碌碌抉微剔瑕于他山之攻或有取焉張喬生年兄聯席易評于諸君有同好者也試以斯言質之

白鹿校藝序

春之仲不佞從太府廣陵袁公後修祀事子鹿洞入廟肅然諸士咸集公爲指引機脈言法而旨已散步亭皐山環本蔭碧澗橫出其前瀠洄濺激中石而字痕隱隱可數悉諸陽手劃也不佞顧諸士言曰斯地也夫非紫陽遺澤歟當年盤桓石足指點眼前百世之下恍然見之區區設像陳尸烏有生氣哉且文章心生耳何乎何奇何新何故文士縱不能噓此枯毫逼傳聖諦要以寸心所際靈光映發必有一種好光景思沈息轉脈動機行直可噓氣成雲點睛飛去故思無所不入則生氣流楮墨閱生氣動而聖諦不遠坡公所云得其意思所在而已若夫才情各出纖華素質古色幽芳水到渠成初無定局諸士方棲息斯洞剝落凡趣埽淨塵容飛觀乎鹿眠之亭放歌于迴瀾之石文韻文心自覺生生不已苟其

無所得于此也未抽心緒之靈先華紙幅之影旁拾已殘之膏唾塗成自己之面目則象人無情士鼓不韻而供給應付之語腐息奄奄見者反走矣蓋不佞爲諸士告者如此是編也碣石舒先生宏而綱之公實精而衡之公先闢榛蕪迎舒先生居兩月洞士彬彬先生以憂去公親督課月六試之手持繩墨申之合曰文必闡義義必會眞閒運斤一斲叩微探玄得未曾有爲諸士鵠公造士苦心乃甚于士之自造願力宏深多士蒸變紫陽生氣在公襟寸矣不佞向受命校閱甘苦舌端津津欲吐然所言平平止此耳無出公範圍者公不云乎觸手新膚轉瞬枯穫諸士于此轉一解生生者不獨文境矣

白鹿文茸序

予于此道宿有苦心嘗味方旨遭遇知己草草棄去意每念之津津于舌也星渚斗大郡湖山湄莽魚鳥簿書吏得以其暇淦宿香鑪五老之閒衙齋清嘯山雲飛席湖風入衣廚不供鮮濃門不窺

臭腐手眼心肺宛然如昨蓋十年來文味道味吏味積此矣廣陵袁公心期素合文鑒淵深造士熱腸謬推予主鹿洞大巫拱手小巫登壇遠近諸弟子英英斐斐如白鹿之在野予乃食以芹藻不使舌腥時其呦呦不仗驚吼夫鹿人知其野也長林豐草彼適其適而以人面機心駭之詎知鹿不謂人野乎諸子之文近于鹿予入焉不驚至于今其清可啜其韻可歌其采可擷袁公曰有是哉李子之範乎嘻其肖予謝唯唯否否文心名遇士所自有予何足肖向固與諸士約各以清心聽水觀山毋以穢腸竊羹拾唾此亦學道之根而立名之柢也公曰善遂取其文燒燭刪剔取裁于公得百餘篇公題曰文茸以行

廣東禮記房同門墨卷序

吾之與七子遇也其所可告語者既人綴數言言人人殊也比而同之何居曰濃淡不一致一澤于理奇正不一情一軌于法淺深甘苦不一境一本于天機之清妙若是者將無同雖然其可得而言者非其至者也吾竭十五日夜之心以遇七子于語言文字之外鐙清月白飢渴夢想無往非是而此一段光景正在吾喉舌吐茹之閒微乎微乎譬諸相人者觀其人之瞋喜錯出動止遞變至于機忘息轉不自知神之所際庶幾一與其人之天遇而後有以握其契也故曰文神物也七子英年秀質朱子髮甫燥各淵若有深鑒晤對數四道義之雅津津動人夫交取淡品取素文取眞惟清心也可以無所不入而神不亂七子三日夜之心則吾十五日夜之心也清之至也故同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七子無忘其所以爲同者哉

余未之稿序

文有情也才也境也三者相生相引而莫知其端夫含毫濡墨紙上之靈光豎義選言局中之勝予要以才有人鬼境有平奇而情不至總不可語于文是故情生才者也而境者才之所造余子未之之文深于情其握題也一若以天桃之淑女興懷一若以蒹葭之伊人注想一若勢孤于離騷之幽怨一若神往于梧鳳之廣歌而鼓舞焉而游行焉而刻斲焉塵脂弗以柔其骨凡響弗以腐其韻讀者舌與之化氣與之親而不知其一往深情藏于色香聲味之外至于斯也余謬主白鹿之會每與未之倚長松招五老步月泉閒流杯石畔于時有意授指畫筆點口披者其于才與境纖正生熟之閒不無他山之助雖然情之所至非天非人余且欲退就北面矣猶憶戊午觀風試直指沁水張公每對予擊節未之推爲西江冠未之知己之感儻亦于公之孤忠勁節有勃然而興者乎夫情之正者歸于忠孝文奚足云未之勉之矣

程元亮稿序

論文者至深淺中程濃淡合度而止或曰毋淺而濃捷得焉已矣矯之者曰寧淡若遠山毋濃如翦綵寧深而吸髓毋淺而隔膚此其說名宿之所藏凡眼之所昧于是聰秀之士率借淺淡之致撮深濃之色售不售者半其于捷得之徑弗勝也往予從吳繼樟先

生遊晉陵于晉陵諸社中讀元亮文淺深濃淡各極其致神機法脈無弗合者私爲品之遠山映日紺綠初浮其容也吸髓抽精深人顯出其思也法宜遂年乙丙之歲予幸兩附籍焉長安中塵飛車擾之暇杯酒過從撤骸盟心離特甚會元亮刻稿成謬以屬予敘夫得心應手之妙作者自知之而或不能自道其所以然矧向凡眼索解乎無已則書向所私擬之言歸之世有法眼當相賞于淺深濃淡之外予一家之言固未可據也

梁兆瑚稿序

蘇長公有言才滿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蓋余嘗試之于文章或意至矣而筆不至或筆至矣而意反若未至格格不行規規若失此無他氣不足故也泉源湧沸萬物怒生虎嘯而風龍行而雲文章以氣爲主頃余來都下友人繆太質久先至止旅邸不遐往相勞苦則風騷病頓之中輒擊節兆瑚之高誼藥餌問遺趾錯于門傾蓋之交情深如是夫非氣有相感者乎

太質曰此骯髒人卓犖志功名因出其釋褐後寄武子一義鳴心寄志之語有云我而任其易誰當任其難余讀而壯之已得望見眉宇英英湛湛其制義之全雖未卒業而想見其排空湧雪之奇擊節叩壺之致則一勺水具大海味矣豈有至有不至者哉古人興歌伐木比心蘭臭深情一往撫非文章兆瑚方且營精以搜刻海忠介集尚友往哲高視天下其卓然之氣何如也太質固要予一言遠識之如此

靜遠山房稿序

才須學也學須靜也余門人嶺南朱子潔家園結屋數椽肄業余顏以靜遠山房寄請曰蓮王父中口故有城東書舍闔少淵游公書題明志夫澹泊寧靜南陽格言也小子不敏用以佩訓承先其敢失墜而有近藝取讀之見其一段灝氣可以襯叱風霆籠罩宇宙以是信子潔之果能靜也信靜非岑寂謂也夫變其心以謝其轇轕者然後可以其心納須彌老氏不云乎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然則爲于眾疑汨玄棲于玄可孕眾靜爲玄因遠爲眾府宜乎子潔之服膺余言也勉矣哉李謫仙詩云始聞鍊氣浪金液又道朝天赴玉京余以此廣靜遠之旨又云靈心圓映三江月彩筆疊成五色文余以此品靜遠山房之藝一靜也出處政學胥賴之豈直爲才士肄業銘座右也

萬貯山房近藝序

文章之大毋曰怒曰喜二者而已才人欽頤巨魄意高調苦乘文之險潰文之毒而鼓天下之動其氣未有不怒者以此爆聲發瞋攘大科而偁絕席之雄不少然使三年未鳴六翮小挫跳減而月寒神枯而香杳形似有餘而風雅不足且幡然自念其前覆矣而懲輟藥之禍者急以喜救之切脈則筆有深姿選詞則思有定檢曲終奏雅言外署情不叛不孤必隱必秀譬之色喜者其意平其聲靜而其溢而爲言也自無洊雷之烈酷桂之辛李贊皇所謂文之爲物靈氣恍惚而來蓋得之于喜者居多而要其時已無復有

寫照窮豆儀毫失膽之事飲羽者往往望之于此而百不失一也故士以才爲命以怒爲才而以喜爲用怒用才之本今之言用怒者或寡矣楚惟世兄久侍吾師幕府策馬榆關望小孩之餘氛觀大人之麾葆酸風赤汗往來孤寄宜其氣多怒及讀近義廉鍔必裁毫牆必謹趣必炙舌理必絕思確乎不爲鶴灘鍾斗以下諸匠手法律而其韻流鋒發又不肯以五都之市讓今之爲食鮮吐秀者殆所謂以喜用怒者非耶年來邊事或以怒償或以喜消吾師以方召行邊三年于茲鷄懼棄林兔忙迷穴閫謀廟算搏一掌于九拂之外王庭之空可旦夕計而沈雄淵渺神明之用莫窺其際蓋孔明之忠誠稗圭之膽似師所得力此居大端楚惟朝夕神授而發之爲文章故膽張而熙說至此也雖然逗陰符之藏握堅忍之力于以爆聲發瞋駕風霆而上之荀龍固濟濟哉吾必以楚惟爲賈虎之最怒者

金任夫飛草序

往予爲文好作自想蓋由才具不饒所翻閱時刻忽忽善忘正如貧兒挑菜煮水作苦自甘大家鼎臠鮮濃都無緣入供每削一牘觀者訝其淡寂而予心血特費思逗則選其言機行則務其法長午繼燭率不了一二義霍林先生有言凡情之往竭于思聖意之來迎于息庶幾服膺此語近爲匡士廣之曰思者文之種也種活則生氣流楮墨間生氣流而聖諦不遠坡公所云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今才士跳浪鬬擊呼盧狂舞其受病乃與俗士等夫生氣云者活此眞種可以謝喧入寂其息深深可以天動神行其樂洩洩譬如山根靈而雲飛木液深而花秀詎與累石爲峰綴葉以綵同凡眸之塵豔哉善乎吾友阮集之之序金任夫稿也題之曰飛旨以靈活三復斯言實爲印可任夫思不讓予而才乃大過予卽白戰不持寸鐵而刀斧劒戟在其掌上卽素供不著纖膩而色香鹽味在我舌端非任夫不證此訣非集之不識此寶予時誦之以對匡君不知何物可舉似直以風雨雲月早暮陰晴之變愧不能一

語以對匡君者持此爲跳詠之勝自今五老峰頭又何煩索謝跳詩也

伯兄近稿序

予兄弟十餘年共事此道不相師也而好相繩兄文以深微爲宗絲絲相續筆曲徑幽予心賞之顧每援筆判之曰是半含半吐者不可一言了之乎兄曰是也然吾自了吾心則就予疏音朗節中取一二輕微點染之語指爲文境予輒亦自喜而心弗盡謂然已從吳繼穉先生遊導以脈引以機繩以法予兄弟始知所歸宿枯思禿穎庶幾一字一句之合也猶憶假館鐘寺麥飯乾魚爇煙逼几兩人呼唔其中僧靜鐘沈蕭瑟桐吹夢覺互答握管凝思予袖手結腸幾欲淚落而兄至艱想時往往怒裂數紙嗟乎予兄弟之于此道苦矣今予僕僕山城悵然懷想不知獨吟之緒是苦是甘近者函來數義讀之欣然而笑有是哉一言而了數言而亦了義與題相迎心與手相肖機行脈會而法乃止焉竟弗知所欲繩者有何字何句也塵劫慵心無復能尋味妙旨商量別緒聊爾書此助金蕉坡下一帆風耳

竹居記言自序

經義寂寥久矣支說所沿作者迴旋依附而不能自開其心故旨則樹之籬語亦剽其宿遑問本義哉予幼時執經于顧乘虬先生先生謝去註腳依空傳解每課一題率告以直伸所懷予亦微有領入愧凡資短晷斷墨無多未了學人之事詎謂草草以一經先人也賈人索牘不復自辨好醜浪擲以去遯于刑書之眼檢次前刻結習相煎舉筆有喜稍稍簡剔敗思剝落陳量刪竄者半之雖骨體如昨而衫履故別矣觀者舍其文姑取其心焉己未夏書于匡城之友五軒

雜文

記夢

己未之冬望前一夕以課士宿鹿洞步於林皋雲月濛濛不盡幽

賞之懷檢次游名山記奇巒異壑此心飄然萬山之上矣抱寒衾理孤寢乃夢登天池篆煙幽閣了非人境汗漫游屐忽陟一巔問其名曰石雲也一峰插水石齒攢嚙森如奇鬼搏人倚峰而坐個個甚幽水光入簾搖搖心目卷簾窺之水石相涵神光四映峰上下都作紫色驚喜讚歎語家伯予曰是琥珀峰也卻亦不知伯予何自入山遂共尋勝亦相與問途若有若無非近非遠忽又入一精舍激水飛泉如珠如雪風鼓室搖寒不可立其後有峰崔嵬巑屼亙天際逶迤而下乃爲石掌掌作蓮花片片參錯湧出室四面皆然環掌有泉淵泓亭乳蜿蜒如壁淨徹可鑒泉外圍峰曲折高下如笙之絲竹如筆架之齊尖如翠屏之映彩山僧爲予言此石門也其西北隅一石壁有方竇聳身入焉乞得大士淨水一甌入手覆地掬取餘滴入口都不辨何香味顧視石巔下臨無際有雕闌環接梯之以行柔胞欲斷予心怖甚伯予驚墮矣若大士挈之得免攀延數百丈而下則懸崖夕燈煙雲飛泉都失所在見家大

人端坐一室驚告其故曰女夢耶予恍惚未答濡毫染翰若將吟詩忽焉驚寐枕畔松風依稀夢境也

奏考辭賀文

某生平最不喜人頌說其錫之自上也將以攷功罪我避名也乎哉其懷之自下也將以信是非毋速謗焉可矣若寮長以規吾過賢士大夫賜吾愚而共事之諸邑君與庠之師弟子以佐吾不逮尤毋取于頌說爲也憶初第時書生怯膽世故驚心慚獨立之訛音危操刀之傷指意乞一氈徐商仕學家大人呵之曰而祖父世茲青衫窮而白首孺子乃倖坐獲焉學居人後名在人先天子與爾進賢冠豈使汝優游齋宿安致厚實乎一命之士可以澤人今往司理毋弱毋殘羣物惟和守己惟寒三年者天子又將以恩綸報而父若母何負于汝而居逸避勞利己而後親某拜受教兢兢以來而今幸託同堂之左提右挈邦士大夫及其事諸君子之以勗以警得有以成家大人之命也報國多慚對民多怍蕭然藿食酬德無資而又敢辱頌說以益其媿乎華言綺辯蒙面非情錦質繡章素囊不韻知我愛我在末路之交維卻之卻之敢前言之是矢

護牛圍疏

佛家以貪瞋癡爲三病如我所說亦是三大因緣何以故諸佛菩薩見身說法貪可化慳瞋可立懦癡可以埽落一切聰明意見而世間諸比邱乃至隊入三病以鉢施爲壅斷以祇園爲糞壤尹攘占割如田舍翁之謀子孫者悲夫顧山觀音寺其來舊矣上方之後山周遭若干步樵牧不禁松杉遂遂荒草迷離風日直下余過而問之只知山民以爲外府僧徒坐視莫有護者利不博歟責不專歟力不敵歟往余聞長老言寺向爲有力者毀而墓今墓在殿後數武有孫披緇以謝宿業余因歎佛力之大而象有力之營穴覬福者拙也若因其因然築垣爲界使竹樹森蔭鳴禽高翔緇緻之施望而卻步詎非一因緣大事乎寺故奉關神爲護法側居東廡廟貌不虔家侍御方搆樓三楹以供神而垣高以仞長以百丈其費既奢僧興慈慨然矢志將畢力而公之曰護生園余故爲一言以告諸四方大慈悲者雖然藩籬一設畛域遂分是教之貪瞋癡者余罪也夫

楊舍東城茶亭後閣記

經言施者一鐙一縷皆得作佛何以故如一滴水具大海味是一念緣了無量法非愛非懼不忍故舍此不忍心佛說慈悲斷絕一切人相我相及多寡相即心即佛無法可說一縷所引絲絲皆續一鐙常紅光明圓滿如來眾生等如是觀有何差別我聞楊舍有一居士名曰某某創此善緣搆亭浚井普濟渴者願廣力微諸大檀越歡喜布舍爰建斯閣田若干畝有僧是主凡此閣中瓦石木屑杯水微塵聚眾慈心普大法雨仲餘張子具爲予言向此居士鄰屠肆閒冤號交作合掌拜語滅度是人是人悲悔念轉刀落而此居士勤閔事母母食斯食母喜亦喜依依母旁宛宛孺子以供母餘廣作佛事予時聞之贊歎希有人之無良忍于其親何有他人滅離父母非佛宗旨惟此居士舍赤子心發慈閔性俾鼓刀手立地成佛俾行道人望樓止渴嗟夫斯地斯民或愚或黠窮一忍心鼓刀以屠戕禽獸生乃至結習鼓筆如刀吸生民血析骨易子供彼吞殘是可忍也其孰能說嘻願力無盡冷煖自知法因隨喜業根斯斷請登斯閣惻然興思瞿然削指則此施者是眞導師仲餘愴然曰請以吾子之言告也

乞言小引

新安庚申則家大人五十初壽也壽于五居百歲之中家大人精完神壯纔如强仕之年朝夕課子治垣身親拮据如貧家之故小子寒吏矢西江一杯水則問衣問餔航米航書歲不絕于往來一惟家大人耕貸所出如兒之在襁褓而嗷飢號寒于膝下之初也又安所取高堂養老之義以云慶乎顧自念之元日之弗拜于堂者兩年于此今壽且五之元羈三千里外綵舞之無從庶幾乞名

公大人一言爲寵而亦弗敢遠布其私以違家大人毋近名毋徇私之教則謹近告之于知己之前家大人之篤子孝也幼鍾大母陶孺人之愛弱冠而大母殞于辛勤抑鬱之交旦語之旦泣暮語之暮泣酒酣淚落恆于斯屢折痛心恆于斯則搆思亭三十年低徊噓涕其下顧招朋擊鮮色養大父者不敢以隱痛傷大父心也且富而好義世或有之若夫風櫛雨沐焦心勞思時待子錢家以舉火而勉强支持忼慨施予問從伯祖之貧而賢者計日廩之間伯叔兄弟歲時額餽之問親戚之衰落者搆條以居之不能婚嫁捐金以代了之至先世强鄰今爲覆卵里黨甘心焉乃獨棄怨周急肉其瘠而生全之其他閭里友朋觴酒豆肉之爭兄弟骨肉之際一言解紛數金捐助者不勝書也獨生平意氣伉直不能低語媚人然屈意于貧賤唾面可乾激厲于富貴惡聲必反以故弱者親而强者畏貴黨每爲斂手而單丁不苦勢摧東南糧役中人傾家富室詭逃貴則例免小子幸博一第家大人弗忍累里人也出

而請役如故蓋篤于風義又如此課某兄弟嚴且勤百里延師率質衣以供脩脯朝盼夜語流涕責督及小子來官茲土諄諄以手不持錢爲訓且曰家中舊逋薄田可償省他家青衣坐食之費以支門戶官下之需汝勿念也家大人之超越恆情又何如哉家居蕭靜隨緣自娛大率園遊酒亭列楹繕室斯三十年以之而今亦不過爾爾從前概可睹焉小子未敢煩言縷指姑陳其概備采擇焉

天啟四年水災請改折揭

揭爲水災甚重民力不支伏乞當事通融酌處以完公課以救孑黎事三吳財賦甲于東南累年加派民不堪命近復不幸罹此洪水情迫勢危種種見于縉紳父老之疏揭頃巡撫周公祖再疏奏聞業徼聖恩行勘矣某等何庸更贅惟是救荒之策不出蠲振兩端區區勸助于民間終是醫瘡而剜肉當此三空四盡庚癸頻呼請豁既力竭于籲天留稅又勢窮于仰屋即求如嘉靖七年及萬

曆十七年一切蠲免之例恐難幾幸于衿捉肘見之時求所以救此嗷嗷平其洶洶下可以寬民而上亦無損國儲者惟有三十六年漕糧改折停徵五分之例爲兩便之術耳竊聞當事者憂國後民尚戛戛乎難之嗟乎天雨地沈有目共見呼天泣地有耳共聞且某等同爲臣子身處漏舟顧私鄉井而忘國家義豈敢出哉振不敢望而議蠲蠲不敢言而議折折之不得不行者非情也勢也無田米從何出無米糧從何辦官不能令而嚴刑以督必將重殘乎民而民病民不能應而逋賦以逃必將重懲乎官而官亦病其究官與民交病而漕終必不如額也則何如折之便且不折則必議糴矣糴有糴之本縣官無點金之術勢必倍徵于民煢煢孑遺能復堪此乎則何如折之便糴必有糴之人縣官無分身之法將僉報商人則商人必逃將僉報富戶而富戶已盡儻委任佐貳而佐貳學爲商賈未必能逐什一以無虧糴本害仍在民也則何如折之便糴必有糴之地吳中大饉越亦告饑將取粟于豫章荆楚

之遠乎往返數千里不獨風濤險阻恐蹈不測且誤漕期矣則何如折之便糴必有糴之舟江南輕舫入江則覆防汛沙船與盜相持而回空之軍船必不肯迂道江湖以候糴然則船隻何從打造篙工舵師何從雇募哉則何如折之便況乎今年之兌已入初秋明歲回空又將踰夏欲正冬開開兌之漕規轉眼是五年冬糧之新運是折亦壓一年不折亦壓一年也則何如折之便凡此數端皆明白易見非有飾說所謂無米之炊即巧婦束手者某等用是不憚從士民之後再伸前請非不知太倉空虛國儲爲重而救焚拯溺事勢使然否則繪鄭俠之圖者方痛哭以叩閽握桑孔之籌者尚按額而責賦數百萬嗷嗷待哺之衆救死不贍窮極變生必至挺而走險患且有不止脫巾者也至于蠲振無論多寡涓滴亦屬聖恩主張是在政府災傷無論輕重纖毫難欺官府勘實是在巡方又無俟某等之喋喋矣統惟當事俯賜裁察亟酌通變之方爲救災之務還就寬民之術爲裕國之謀災黎幸甚重地幸甚謹

揭

又代在籍鄉紳公揭

揭爲三吳水患異常常郡困窮已極懇乞特賜題請大開蠲振以救遺黎以杜隱亂事竊惟四郡之在東南澤國也其稔則貢府也其祲則孕藪也而常郡之在四郡中土最瘠薄斥鹵磽确居半樂歲所入畝不一鍾人鮮蓋藏瓶罄易罄其在今日則尤支已盡之秋也其地西界吳興東偪吳淞一葦可達萑苻每多嘯聚昨歲新孽甫除餘氛易煽又洶洶喜亂之時也不幸商羊爲祟自四月以至六月大雨傾注窮晝歷夜不休武無宜環太湖爲壤江靖介在江滸金陵東注之水俱由湖以達江海湖溢不能受故平土化而爲沼室廬傾圮邱隴漂流風帆挂于簷端炊釜懸于樹杪麥未收而已腐秧欲插而平沈較之萬曆三十六年水勢更高二尺涇潦復入三秋嗟此遺黎鼉鼉之與居而魚鼈之與處蓋亦鄭圖之所不能繪而賈浪之所不忍揮也即地方公祖父母加意撫綏設法安輯然鄰邦無可移之粟富人無可指之困飢民嗷嗷人情洶洶弱者轉于溝壑強者去而剽掠若非朝廷大沛恩波議蠲議振議改折爲窮民緩旦夕之命則常不爲東兗之縊不已也查嘉靖七年世廟軫念重災一切稅糧盡數蠲免萬曆十七年神廟于蠲免外特遣科臣齎帑銀三十萬振濟三十六年漕糧等項正米每石改折五錢緩征其半又另發稅銀五萬兩及留織造等銀備振成例具在祖德可思今物力凋耗不似皇祖時之殷繁人心思逞不似皇祖時之安靜時當極敝之會而災爲獨甚之災廟堂之上忍坐視百萬生靈之嗷飢而不爲之引手推食乎且使其槩槩坐斃猶可言也使其量湯割之水以爲粟捧懷襄之土以爲貲接洶湧溯洄之江湖以爲籍而應公家之賦相率掉臂以去不可言也故亟下改折之令示緩征之期以安人心而平米價尤萬萬不可緩也況邇來漕運道梗回空濡滯今歲之兌既緩明歲之運益遲年歷一年催償無策乘此大荒之年嘿設調停之法議折一歲以正漕期損額外耗贈以寬民省蜚輓之勞苦以恤軍而即合奉輓腳耗之費以折放京軍之月餉一舉而三利備焉何吝而不爲也不然民已無居無食何處問田問米責有司以徵收催兌將問之馮夷之宮溝壑之骨乎勢有所必不能而害有所不可測當事大老酌量于緩急之閒當有不待辭之畢者某等目擊巨浸驚心慘骨在常言常呼天萬里合詞陳控非無病之吟伏惟憂國者俯賜垂察亟請蠲振并從改折之議庶幾免支旦夕少延喘息以爲世世急公趨義之氓雖脂枯髓竭而無怨讟揭

白鹿書院會規

照得本府造就諸士三年苦心延師布席口語手披不啻父兄之視子弟也乃洞主一行大羣遂渙試事再倦故業半捐至今而荒無極矣諸士自謂傲首青衿挂名鹿洞小敵易勇河伯自驕如斯而已乎否者此誰之功名誰之心手中道自畫悠悠汎汎以至于此本廳落落分校擾擾事途意雖熱面眼已塵署雖閒而局有在偶勤藥石之苦未見瞑眩之功今本府言念初盟氣衰再鼓既身作之師更分委之任本廳誼無可謝聊效他山借弸教以明刑雜簿書于帖括非云執牛耳也庶幾解尸素乎諸士其聽予言

計開

一穿窬之心士所宜亟去也詩家論三偷之中偷語最爲鈍賊其次偷意其次偷勢夫文亦然一題不一題之文一人有一人之文先輩名家已是糠粃芻狗矧坊刻惡盒連篇直書拾殘唾以塗眉認塵羹爲指臠彼此爭剽而互奪生機（校于紙刀四端）俱絕在穿窬下矣有犯此者墨其面而移之郊

一俠邪之遊此中絕少飲博之習似亦無多惟是分金塊肉微利所歸輒鼓脣居閒往來說合肺腸一穢荆棘叢生諸士既有志洞中其以清心聽水觀山沈思默想泉聲松韻點點文心白石寒雲頭頭是道毋以米鹽雜亂擾清夜之魂毋以簧舌筆刀張白日之械其有一語關白假公說私者斥出會外仍紀三等簿

以創其敗羣

一心靈各具妙在苦思竅使語生毋令氣腐竅使曳白毋取苟完果能精心獨造一篇亦勝數篇至于土音譌字務清洗一番每見此中之文至致而如僅近往往錯寫之乎者也耶哉動多誤用然豈抑乃夫蓋率是倒行斯爲文理不通何暇高談妙旨今後各自留心勿傳笑柄

一教雖無類博則不專夫郡縣各有宮牆何地不爲造士所以育之鹿洞者正爲拔其英異加意甄陶原非汎示包羅集汙藪澤且本廳職在刑名勢難以全付精神盡歸校閱今會中諸士業有成額此外有願裹糧洞中者兩試皆優亦與收錄若不係久居隨聲附和者概不收入其遠方好學千里而來者又當別論

一文無高下幾行即佳妙旨難言多作自遇今一月止初二十六兩會抒寫幾何竊恐常業多荒文心易斷因立小會以二六爲期即以大會一二名輪爲會長副執筆評次轉送本廳覆閱若會長副徇情阿諛者罰諸生氣驕心昧以塗抹後言者斥

一洞中一椽一木俱關先賢遺澤昔郭有道夜宿逆旅明旦必灑埽而去古人用心如此諸生習業斯洞務埽泉亭之落葉遠書舍之爇煙儻有穢汙山靈厭女

右先人遺集凡十卷不肖遜之謹一一編輯而泫然淚下不能禁也先人自丙辰通籍迄丙寅被難數歷中外垂十載初任南康司理康素稱膏腴郡先人謂寒泉白石適愜素心一時吏治清嚴爲西江冠主盟白鹿書院論文造士至今匡山蠡水間沐浴遺澤者尚人人能口之也癸亥入西臺時正人鬱用如趙忠毅公高忠憲公楊忠烈公輩皆傾心相與而魏忠節公于同籍中尤爲莫逆故甲子遂膺管章奏之差忌者自此眈眈矣先人故伉直成性遇事不阿屢觸兇鋒竟罹殺身奇禍嗚呼傷哉維時遜之年甫九齡猶在襁褓耳所遺詩文雜稿盡爲大父收藏遜之稍長請諸大父欲詮次以付梓人而大父每一省及輒哽咽不忍言遜之恐傷大父心亦哽咽不敢言也迄今閱二十年所始得一簡集之而遺失者種種此遜之所以泫然泣下益不能禁也嗚呼傷哉先人少而勤學手不釋卷猶自謂恨不十年讀書于學道明理少進一籌迨服官西臺總以憂國憂君之苦心發爲嫉邪指佞之正論疏草二卷皆剖肝瀝血直以生死置之度外者計先後凡十五疏又代堂草者六悉經先人手定外存箚草四首則遜之從敗紙中簡錄補入所軼不存者劾逆璫十六大罪疏稿已具矣爲友人所燬未幾而楊忠烈之疏入故繼忠烈而擊璫者先人也嗣是削逐投閒待罪檻車思親念君惓惓不釋往往託吟詠以見志則有受命歸田二草其餘雜詩又有息影三遊別匡諸草爲去康歸省時作招五草爲司理時作孤興倚雪二篇則丁巳謁選北上丙辰假歸途中作學餘草則未第時作也亦皆先人手定一仍其舊西臺書牘三卷于往還酬答中諄諄國是民情滿懷熱血徧號同人疏草所不能盡者此蓋之業散失幾半謹就存者以先後爲序理署書牘存十之一二商搉地方政事者列之前寄答朋友者列之後家書似無緊要然先人居官立身與所以處父子兄弟間者可概見于此故併存焉若被遜後與獄中遺筆臨難夷然語不及私此遜之所不忍讀讀而不忍寬者正可與天下共見之也雜文一卷半爲酬應之

文所存無幾然片紙隻字皆同拱璧不忍廢也嗚呼傷哉先人素履可表當世者豈必以文傳而因文以見人則忠孝之節清白之行寧言之而未盡毋言之而或夸血雖化爲碧燐志克見于青簡在小子過庭如在固儼然手澤之猶新而遺言國門可懸則庶幾後進之是式一展卷而徽猷可卽志意斯存此遜之所爲旣一一編輯而泣然淚下不能禁也時崇禎甲申春季男遜之百拜識

贈遍議大夫太僕寺卿李應昇誥命一道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聞李膺之被鉤黨也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三復斯言數爲太息而先朝有志義之士致死于逆閹之手其無愧斯言矣朕豈靳卹死以勸生乎爾原任福建道監察御史李應昇少讀古人之書長懷世道之慮名節忠義學務立其大端介直廉明志恥獨爲君子司郡理而著明允爲御史而茂風裁保身修省愛君有加于痛哭撫時補救謀國實切于徙薪擊奸臣之貪狀于方張朝廷已爲動色鋤逆閹之禍機于叵測天下以望澄清暨乎郎官杖死于廷御史亡刑于野而爾請旌死以作敢言之氣疏纔刑以挫殺士之鋒削逐投閒禍亂益烈服檻車而致諸獄已諒叫閽之無從備五毒而殞其軀尚期尸諫之有悟舌可斷而辭不可屈骨可銷而心不可灰于今生氣猶存其若死者可作用以覃恩贈爾階遍議大夫太僕寺正卿錫之誥命於戲國家立于天地士氣爲之楷柱逃刑不若赴獄之安仁仰藥豈如碎身之抗義嚴焦芳之削奪不及用爾身而既行爾志尸逆閹于都市可以雪爾憤而永著爾忠崇禎元年十月□日

明史列傳

李應昇字仲達江陰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南康推官出撫寧十九人於死寘大猾數人重辟士民服其公廉爲之謠曰前林後李清和無比林謂晉江林學曾卒官南京戶部侍郎以清慎著稱者也九江南康間有柯陳二大族相傳陳友諒苗裔負固强悍嘗拒捕有司議兵之應昇單騎往諭皆叩頭聽命出其所匿罪人一方以定天啟二年徵授御史謁假歸明年秋還朝時天子闇弱庶政怠弛應昇上疏曰方今遼土淪沒黔蜀用兵紅夷之發未息西部之賞日增逃兵肆掠於畿輔窮民待盡於催科逗遛習慣大將畏敵而不敢前法紀陵夷驕兵鼓譟而弗能問在任增官日日會議覆疏衍爲故套嚴旨等若空言陛下不先振竦精神發皇志氣羣臣孰肯任怨以破情面之世界者祖宗有早午晚三朝猶時御便殿咨訪時政願俯納臣言奮然力行天下事尚可爲也報聞頃之復陳時政略曰今天下敝壞極矣在君臣奮興而力圖之陛下振紀綱則片紙若蹇大臣捐私曲則千里運掌臺諫任糾彈則百司飲冰今動議增官爲人營窟紛紜遷徙名實乖張自登萊增巡撫而侵冒百餘萬增招練監軍而侵冒又十餘萬邊關內地將領如蟻剝軍侵饟又不知幾十萬增置總督何補塞垣增置京堂何裨政事樞貳添注矣孰慷慨以行邊司空添注矣孰拮据以儲備大將添注矣祗工媒孽而縱逋逃禮兵司屬添注二三十人矣誰儲邊才而精典禮濫開邊俸捷徑然灰則吏治日壞白衣攘臂邪人入幕則奸弁充斥臣請斷自聖心一切報罷又言今事下部曹十九寢閣宜重申國典明正將領之罪錦衣旂尉半歸權□要宜遣官巡視如京營之制衛官襲職比試不嚴宜申明舊章無使倖進將校蠹食逃軍不招私幕乞兒半分其饟宜力爲創懲窮民敲扑號哭滿庭奸吏侵漁禍堂安坐宜嚴其法制時不能用俄劾南京都御史王永光庇部郎范得志顛倒公論永光尋自引去四年正月疏陳外番內盜及小人三患譏切近習魏忠賢惡之已復疏陳民隱言有十害宜急除五反宜急去帝爲戒飭所司京師一日地三震疏請保護聖躬速停內操忠賢領東廠好用立柳有重三百斤者不數日即死先後死者六七十人應昇極言宜罷忠賢大恨應昇知忠賢必禍國密草疏列其十六罪將上爲兄所知攘其疏毀之怏怏而止楊漣劾忠賢得嚴旨應昇憤即抗疏繼之中言從來在人之禍其始莫不有小忠小信以固結主心根株既深毒手乃肆今陛下明知其罪曲賜包容彼緩則圖自全之計急則作走險之謀蕭牆之間能無隱禍故忠賢一日不去則陛下一日不安臣爲陛下計莫如聽忠賢引退以全其命爲忠賢計亦莫若早自引決以乞帷蓋之恩不然惡稔貫盈他日欲保首領不可得矣又曰君側不清安用彼相一時寵利有盡千秋青史難欺不欲爲劉

健謝遷者并不能爲東陽儻畫策投歡不幾與焦芳同傳耶時魏廣微方深結忠賢爲之謀主知應昇譏己大恨萬懼之死也應昇極言廷杖不可再上氣不可折譏切忠賢輩甚至已代高攀龍草疏劾崔呈秀呈秀宦昏夜款門長跪乞哀應昇正色固拒含怒而去十月朔帝廟享頒曆廣微後至爲魏大中等所糾廣微恚辦疏詆言者應昇復抗疏論之且曰廣微父允貞爲言官得罪輔臣以夫聲施至今廣微奈何比言官路馬斥爲此輩夫不與此輩爲伍者必別與一輩爲緣乞陛下戒諭廣微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爲難他日庶可見乃父地下廣微益怒謀之忠賢將鐫秩首輔韓爌力救乃奪祿一年其月趙南星等悉被逐朝事大變明年三月工部主事曹欽程劾應昇護法東林遂削籍忠賢恨未已六年三月假李實劾周起元疏入應昇名遂逮下詔獄酷掠坐贓三千尋於閏六月二日斃之年甫三十四崇禎初贈太僕卿

蔣時

三

錄一子福王時追謚忠毅

右落落齋遺集十卷明李應昇撰應昇字仲達江陰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官至監察御史罹璫禍下獄死崇禎朝賜卹弘光時追謚忠毅事蹟具明史本傳仲達通籍最早爲南康推官士民服其政任御史上疏糾魏忠賢繼應山之後深論璫禍之可畏再言死諫之可哀剖肝瀝血以冀主上之一悟他如糾王永光糾魏廣微代院長糾崔呈秀危言讜論諸奸切齒當魏閹杖殺萬憬大索林汝翥削逐高攀龍等其勢如火之燎原不可嚮邇仲達忠忱耿耿獨蹈危機而不悔其忠眞不可及崇禎御宇元惡既殄廣微呈秀名列閹黨永光倖逃法網猶思護持殘局其人品固何如不得云所言過激矣仲達與繆當時至戚平居往還手札均以大義相切礪先後就逮同死詔獄而明社亦屋矣此集爲其子遜之所編輯頗爲完整刻於崇禎甲申弘光建國之後版久不存邑人亦鮮有藏者赤岸李氏桐宇尚存全帙光緒丙戌後裔某挾書赴都求邑人致函王一梧學使集款重刻未成夏君彥保錄一副本今與從

野堂集同刊以行亦足慰忠魄於九原已光緒丙申花朝盛宣懷跋

論語

光緒六年順德龍氏知服齋鐫

陶菴集二十二卷

明黃淳耀撰淳耀有山左筆談已著錄淳耀湛深經術刻意學古所作科舉之文精深純粹一掃明季剽竊怪之習而平日力效古說尤能以躬行實踐爲務毅然不爲宋利所撓如吾師自監諸錄皆其蚤年所訂論學之語趨嚮極其醇正而平易可近絕無黨同伐異之風足以見其所得之遠文章和平溫厚矩矱先民詩亦渾雅天成絕無憍響於王李鍾譚餘派去之唯恐若浼可謂嶄然拔俗卒之致命成仁垂芳百世卓然不愧其生平可以知立言之有本矣集爲其門人陸元輔所輯見於明史者十五卷此本爲文七卷文補遺一卷詩八卷詩補遺一卷吾師錄一卷自監錄四卷共二十二卷乃後人續加增輯以行者也

通謚忠節

進士黃淳耀嘉定人力學敦行閭脩自好嘉定破擒然入僧舍索筆書絕命詞縊死弟渟耀從之

明史儒林傳

黃淳耀字蘊生嘉定人爲諸生時深疾科舉文浮靡淫麗乃原本六經一出以典雅名士爭務聲利獨澹漠自甘不事徵逐崇禎十六年成進士歸益研經籍徽袍糲食蕭然一室京師陷福王立南都諸進士悉授官淳耀獨不赴選及南都亾嘉定亦城氣然太息偕弟淵耀入僧舍將自盡僧曰公未服官可無死淳耀曰城亾與亾豈以出處貳心乃索筆書曰宏光元年七月四日進士黃淳耀自裁於西城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畎畝不沒此心而已遂與淵耀相對縊死年四十有一淳耀弱冠即著自監錄知過錄有志聖賢之學後爲日歷晝之所爲夜必書之凡語言得失念慮純雜無不備識用自省改晚而充養和粹造詣益深所作詩古文悉軌先正卓然名家有陶菴集十五卷其門人私謚之曰貞文淵耀字偉恭諸生好學敦行如其兄

重刊凡例

一先生古今體詩八卷爲侯氏記別所德陸氏翼王張氏瑤賓所輯虞山錢氏刊於絳雲樓後翼王復輯文集五卷史記論略一卷吾師錄一卷合詩集爲十五卷南翔陸氏扶照刊於陶圃乾隆中溧水陶氏澹泉增輯詩古文補遺三卷自監錄四卷爲二十二卷刊於寶山學署郎　四庫所著錄本也今以補遺依類隸入各卷以繇己錄附益之仍編爲二十二卷

一先生所著尚有詩韻匹書大旨史記質疑疑即史記論略知過錄山左筆談案先生年譜僅於行於山左未嘗久歷也故四庫存目亦疑是書爲僞託均已散佚無從蒐訪詩文雜著間爲陶氏補遺所未及則從諸家輯錄補刊北客行痛哭諸詩則從錢氏初刊本補刊字蹟或經管人塗抹不能復辨姑從闕疑

一陸氏陶氏刊本均在　四庫館未開之前序跋外祇錄史傳行狀及記略數則今恭錄提要及碩節錄冠諸卷首傳文象贊年譜墓表祠記依次增入諸家詩文記載彙爲附錄遺漏尚多統俟續輯

一陳氏所輯年譜載先生生平出處交游著述及守城殉節事蹟詳閒及瑣事無關大節似可從略詩文均已補刊入集亦無庸複載

一偉恭先生谷簾學吟一卷爲侯氏鳳阿及先生季弟殿雯所輯陸氏附刊集後陶刻仍之嘉慶中邑人別刊谷簾遺書五種題爲秦氏雲津編輯卷端總序撰於雍正丁未已稱陶菴先生爲忠節公案定勝朝碩節歟諸臣錄於乾隆四十一年頒行雍正中不應已有是議存誠錄序亦不見於陶

菴集均爲後人僞託無疑今仍以侯氏所輯五十一首附刊集後

光緒己亥同人議重刊黃忠節公陶菴集屬任編校辛巳冬刊成謹發凡起例如右宋道南識

陶菴集總目

卷首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

明史儒林傳

凡例 以上俱載舟

總目

舊序

舊跋

傳

行狀

象贊

年譜

墓表

祠記

附錄

卷弟一

論

辨

議

卷弟二

序

跋

卷弟三

表

策

卷弟四
啟
書
卷弟五
傳
祭文
哀辭
卷弟六
雜著
卷弟七
史記論略
卷弟八
吾師錄

卷弟九
自監錄
卷弟十
自監錄
卷弟十一
自監錄
卷弟十二
自監錄
卷弟十三
緣己錄
卷弟十四
緣己錄
卷弟十五
詠史樂府
卷弟十六
和陶詩
卷弟十七
四言詩
五言古詩
卷弟十八
七言古詩
卷弟十九
五言律詩
卷弟二十
七言律詩
卷弟二十一
五言排律詩
卷弟二十二
絕句
卷末
谷簾學吟 象贊 序 跋

陶菴集總目

舊序

黃陶菴先生死忠之五年其門人陸翼王收其遺文得所論著百餘篇屬予爲之序嗚呼陶菴之文止於此而已乎當其城陷引決投筆絕命搤吭而死翼王訪求捜購於流離煨燼之中遺編斷爛什不一存此可爲流涕歎息者也陶菴深沈好書於學無所不闚居常獨坐一室不交當世遷固以下諸史朱黃鉤貫略皆上口其於攷據得失訓詁異同在諸儒不能通其條要陶菴頓五指而數之首尾通涉銖兩歷然雖起古人面與之讐問莫能難也其爲人清剛簡貴言規行矩蚤有得於濂雒之傳嘗謂人曰吾比來爲文初無所長然皆折衷大道稱心而立言質之於古驗之於今其不合於理者亦已少矣此其一生讀書之大略也當先皇帝初年海內方鄉古學一二通人儒者將以表章六經脩明先王之道爲務乃曲學詭行則又起而乘之依光揚聲互相題拂剽取一切堅僻之辭以欺當時而誤流俗論者不察乃比其始事者向類而訾之噫此亦不思之甚矣世之降也先王之敎化旣熄法度旣亾人奮其私智家尙其私學秕謬雜糅蟠戾於天下雖有高世之君子欲整齊而分別之其道無繇惟夫忠孝大節皆出於醇正博洽之儒其似是而非者不一見焉然後天下後世瞭然知異學之當誅而大雅之可尙以觀我陶菴非其人邪陶菴爲諸生二十年與其弟偉恭其徒侯幾道雲俱其友夏啟霖輩晝夜講性命之學晚而後遇不肖就官城破之日師友兄弟同日併命今其書雖不全使讀之者愴然想見其爲人益足以徵於今而信於後無疑矣翼王以五年之力掇輯檄亾其功於斯道不細固不專爲陶菴已也吾故表而出之俾後之人知所習焉己丑秋九月太倉社弟吳偉業題於梅村舊學菴

嘉定黃陶菴先生諱淳耀字蘊生舉崇禎癸未進士卓然爲命世眞儒抗節致命乙酉之難聞者皆斂色正容以爲今之顏淸臣文履善沒後十餘年而其徒侯子元泓作爲行狀文直事核無愧良史陸子元輔張子懿實侯子元汸張子瑄輩相與排纘遺文錄爲全集諸子以陶菴於予有知己之言屬爲其序予頃者屛居江村追念平生師友輯高陽孫文正公吉水李忠文公之文手自撰次以示來者又得陶菴之集而卒業焉乃喟然而歎曰孟子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予於此三君子者旣得而師之友之矣請因其文以知其爲人高陽之爲人奇偉沈塞如高山深林龍虎蟠伏噓雲吸風變化莫測是故盤紆隱深彌望儻莽重巖增起波瀾灝瀁使人可仰不可跂者高陽之文也吉水之爲人莊嚴易直如苞鳳角麟不鷙不搏音中鐘律行應規矩是故正色讜言指事陳理如藥應病如坊止水使人可用而不可仰者吉水之文也陶菴之爲人淸眞高簡如圭瓚黃流不雜瓦缶冰壺玉衡宜懸淸秋是故凜凜懷霜眇眇臨雲懸匏衆淸朱弦三歎使人可愛而不可求者陶菴之文也有志於尙友者讀三君子之文而知其須眉如在聲欬不遠弔碧血於平時激丹心於終古其亦可以無憾矣乎嗚呼賢人君子其身旣與社稷終始而其文章則有鬼神護呵側出於刼灰煨燼之餘然吾循覽其文志意發越元氣鬱盤求其彫傷殄瘁之象而不可得也旣而歌陶菴之詩出風入雅含宮咀商有鶴鳴沔水殷勤諷諫之志而無大東正月哀思噍殺之詞亂世之音

無之而況於亡國乎古之善琴者秋而叩角則溫風徐迴艸木發榮冬而叩徵則陽光熾烈堅冰立釋當斯時也而賢人君子之文無恙比律協呂激夾鐘而發蕤賓造化其能舍諸吾竊疑卜子夏之論詩與孟子之論世殆至於今而有驗有不驗也予老學耄忘撫卷而茫然自失陶菴之徒鄭傳其師之緒言於天人之際審矣故推言之以發其端如以文而已矣陶菴固不待文而顯而其文亦不待序而傳序雖不佞可也庚子冬十月虞山錢謙益撰

陶菴先生之文一序於婁東再序於虞山自虞山之序出寘其人於高陽吉水之間若三精之麗天殆猶季子陳樂所謂觀止矣蔑以加矣然陶菴所以爲文者卽於人而得之虞山猶有引而未發者乎世之論文者皆知剽賊塗澤之爲病不知子雲之法言猶剽賊也元和之雅頌猶塗澤也

也爲其離文與人而二之也昔宋景濂譏退之經訓留畜之說以爲學經而止爲文章之本陋之乎學經矣誠哉是言千古文人能免斯陋者有幾若陶菴斯可謂能學經也矣陶菴生於有明之季其時慕功名者溺於富貴工蘇文者汩於詞章不復明聖賢之學昧於利義之辨陶菴矻立於狂瀾之表卽所爲帖括皆粹然儒者之言況所謂詩古文乎此合文與人而一之者也故其原本經術穿貫史學可與景濂相匹而天資清灑脫略塵穢曠然寵辱之外又有陳公甫之風是以論其學問詩文在潛谿白沙之間若夫涵養完粹卽當致命遂志之時不異春風沂水之境此其內外澄澈唯矣子研德作狀能言其人與文之所以然蓋研德爲陶菴入室弟子其學問指授得之有自故能表裏綜括虞山稱其文直事核無愧良史殆有以也僧研德遽逝安得有吳立夫其人者序滄海遺錄使研德之文同龔聖予之傳文陸二公並垂不朽乎窮老如予方退耕荒浦雖陶菴有子能讀父書然貧不自振羈孑甥館採掇養母瘠子羸妻煢焉一室又遑問舟人所箸之書乎今陶菴遺文裒掇編輯者始於陸子翼王而研德實贊之顧初刻未竟又二十年而張子德符復貿產以竣之若其始終維護卒使成於及門之手則矣子記原之心有獨苦者唯予知之於戲青簡雖新化亟已碧記原猶謂景濂爲吳立夫門人以淵穎謚其師今陶菴之學實同景濂而夫子之門曾不得以景濂之事其師者事夫子乎攷諸謚法清白守節曰貞道德博聞曰文夫子實無忝焉遂與張陸諸子告謚貞文予不禁憮然太息慨自東京故家文獻零三十餘年琬琰奚寄今陶菴既得裒刻其文復有狀以詳其行

之未能信善道之謂何無他誠未立於中宜所守之易奪矣嘉定黃先生諱溍燿字薦生別字陶菴平居講聖賢之學躬行而不倦崇禎十六年秋賜進士出身未授官歸越二年殉難以死同里門人陸元輔輯其詩若干卷癸刻行之又按其遺文僅四十餘首藏之笥元諸詩彝尊序受而讀之其言和以舒其析理也審以辨其援據經史博而不誣所謂脩辭立其誠者非與於是先生之沒三十年矣論其文恍若覿其容而聆其謦欬信夫有道之言之人人深也嗚呼以先生大節如彼其學業文章又如此宜其於人少可而多怪今觀集中論學書絕去儒者黨同伐異之習是尤恆人之所難能也講學莫盛於宋然汴京臨安之陷道學諸臣以身殉國者不數見至於明死靖難則有若方公孝孺死閹黨則有若高公攀龍而山陰劉公宗周淳浦

黃公道周與先生後先自靖咸以道學兼忠節卽宋儒有未逮焉而元輔以兵戈倀擾之餘能集其師之遺文俾無失墜亦可謂篤信之君子已秀水朱彝尊錫鬯撰

予自束髮受書卽讀陶菴先生之文見其精深純粹高者可以羽翼經傳下者可以凌轢韓歐心竊慕之以爲是何如人而其文之超軼絕倫如此及聞先生從容就義慨然太息謂先生於死生之際不苟如此志與日月爭光而行與天地同久宜其發爲文章精純超絕協金石而中宮商也既又思之自變故以來平日談忠孝講仁義之徒臨利害而喪其所守者何可勝數而先生獨毅然不變人之所隱忍徘徊而不能決者先生視之若渴飲飢食之不容已夏葛冬裘之一定而不待擬議也此豈可以強至而卒辦哉蓋其所積者厚而所養者深矣及待罪先生之鄉見其遺老訪問先生之平生則羣以爲先生平日孝友忠信取與不苟泊然於富貴而發憤於正學孜孜乾乾惟以聖賢爲己任而世俗之塵埃不足以入之嗚呼此其所以能臨利害而不變也與自世教之衰士不知以廉隅自勵謂正學爲迂闊謂功利爲不可已遇小利害則攘臂而起蠅聚蝟逐無所復顧平日之志氣如此欲其臨大節而不可奪豈不難哉由是發爲文章不入於卑陋則病於雜駁雖欲彌縫潤色自附壽賢如褒人之褒爲富貴非其所有張皇支吾百病俱見無怪也故予以爲先生之文本乎行先生之行所以能卓犖於臨變者本於平日之養士苟能以先生之養爲養自然驗夷如一履變則爲歲寒之松柏處盛則爲高岡之鳴鳳皆是物也區區文章之焜燿何足道邪不然雖文如先生猶不足貴也而況乎其必不能哉因先

生之門人裒集遺文以傳而爲之推論其本傳世之學先生者知所取則焉當湖陸隴其撰其師之遺文俾無失墜往者先生盡節之年予未有知識其後從時文中稍稍習其姓字每手一篇輒慕思不置維時先君子顧而命曰童子欲知若人乎乃詳示先生殉國狀且曰是嘗有古文辭卓然成一家言今存軼不可知惜汝未及見也良年識之不敢忘比歲無事發故篋得有明文章數十家次弟甲乙之取其言之不悖於道可傳於後者類爲一書自遜志齋集迄震川集才五家而止最後乃得先生文五十首掇其尤者十有七篇蓋自先生盡節以來思其文而不得見者二十有五年而所得止此然先生遺稾實未盡也當明之季士大夫□□□□□□□寡廉鮮恥卽平日自號爲能文章侃侃議論而臨事濡觀貪祿苟活其末路有不可言

者先生成進士甫二年國亾義不獨生於城破之日慷慨自裁非有刀鋸之迫於身而視死如歸何其偉也及觀先生集中當諸生時所作已惓惓於君父之際至甲申哭友文則有曰庶勗將來公步亦步然後知先生之能辦大節於一日者其期許有素而非出於慕尙矯激之爲矣予旣錄先生文行且博蒐散佚以成完書而輒署其冊曰明弟六家文選以次於震川之後嗚呼明二百七十年中著述之家可謂極盛而予以六人者盡之論者不譏其見之不廣卽疑其取之太刻而抑知以正學始以先生終節義文章並垂於不朽此往代所希覯而有明之文不可謂非盛也已嘉興李良年秋錦氏撰明六家文選

從來君子立言貴乎言與行合未可徒工於言祇自命爲文人也蓋其發之乎言者一本乎平日讀書窮理之功初

不必艱深其旨塗澤其辭而析天人明倫紀和平通達之中使人可愛可敬而知爲正人君子故際時之常則輔君澤民而兼善天下遭時之變則致命遂志而不惜一身宋之文山文公明之正學方公讀其書卽可知爲志士仁人也乃堪與二公爭光日月者斷推陶菴黃先生先生接濂洛薪傳羽翼經傳辨析史書凡於人材邪正政事得失一本至公之心嘗著吾師錄以律身作自監錄以省過觀其上王登水答柴集勳書而知心性之學觀其科舉論君道吏治策而知經濟之學至其立身授命之大節見於寄弟偉恭書云人不爲數千年一人而必欲爲三年一人殊不可解何其見之高也見於答侯雲俱兄弟書云身無濟世安民之才亦無全軀保妻子之志當養晦十年至舍我其誰而後出何其養之純也至見之韻語者如寄弟詩野人歎井中心史諸作皆一一以忠義哀傷自許故一聞國破君亾而從容赴義如飢渴之赴飲食寒暑之服裘葛也斯豈計無復之慷慨決命於一時者可等量而並觀也哉或者謂先生境地視文方二公異文公身執朝綱方公位爲文學博士先生未食升斗之祿蹈海入山保全軀命誰復議其非者不知先生於進退出處之幾蹶福死生之介素有定識使生當開國之初自能以文章黼黻皇猷與詹同文宋景濂諸公爲一代典型生當熹廟之際自能直諫盡忠與東林六君子塡尸犴狴乃運丁陽九通籍雖遲業已解褐卽同旣字集中所謂出身之士猶許嫁之女殉節其分者安肩隱忍苟完讓楊維斗劉公旦諸先生合笑地下邪先生遺集綴輯於陸翼王侯研德兩先生茲因舊板漫漶且漏略尙多陶廣文澹泉與寶山同學諸生廣爲搜討

補其未備細加編次并偉恭先生詩鳩工重刊以慰天下願見之思屬予爲序嗚呼先生忠義大節不待文而傳然有文而先生所行皆先生所言儒者讀書窮理固非虛語而先生之忠義大節益彰明於天壤況當兵燹刼灰之後又歷百二十年而先生詩與文盡出亦可知造物之於志士仁人其苦心有不可泯沒者矣乾隆辛巳孟秋長洲後學沈德潛謹序

昔人謂東漢人尙氣節唐宋人重文章然讀顏淸臣文履善謝疊山方遜志諸公遺篇歎其攜雷坼電爛然與日月爭光而致命遂志臨大節而不可奪又如是洵乎閒世偉人節義與文章未嘗不合也若陶菴先生者眞其人矣先生鍾日星川嶽之英肩天綱地維之任釋褐僅逾年城破之日與難弟偉恭先生同縊於西城僧舍其事載於明史

'35 B 版 96 頁

及先生門人侯掌亭行狀其詩文亦詳於錢牧齋吳梅邨朱竹垞陸稼書諸先生序中憶予髫髮未燥時稍知辨聲韻即雖誦先生詩及檄體諸篇愛慕不忍釋手嘗與同學論詩文各有派別即如勝國初吳中則宗高青邱袁海叟浙東則宗劉青田王烏傷他如林子羽之於閩劉子高之於豫章孫仲衍之於粵各樹標幟承學者類有攸歸而吾鄉則師法最正故其詩渾古蒼鬱高者似少陵次亦在隨州東坡之間自唐李斐程四先生而外繼起者唯陶菴先生一人牧齋嘗謂嘉定多讀書嗜古之士而推挹陶菴先生不置口至其古文出入唐宋八家而尤以荆川震川爲圭臬不爲僞體所靡也吾輩生先生後辯香有在不學先生而誰學哉顧自先生沒後全集散佚雖一刻於 國初而未全後及門陸翼王徵君侯拒園掌亭昆季張方鄂諸公

蒐輯校勘付梓而板今藏於槎溪陸氏未獲風行會溧水濬泉陶君來司教寶山深惜先生之集當公諸海內使後學家有其書非重付剞劂不可於是邑之紳士欣然竭數月之力凡題跋札記隻字牘墨悉補輯無遺更益以壽集末刻之自監錄鳩工開雕將不日而潰於成陶君以予卒業於茲集者有年郵寄京師屬爲之序予唯先生之文實先生之正氣凝聚鬱結而成者也積之深而後發則渾淪磅礴充塞宇宙而不可遏將與唐宋名事諸君子之遺編後先輝映所謂節義文章全備於一身而流傳於千百世者也雖殘編斷簡得之如碎金片玉而不肯棄況茲集蒐討之宏富而搜寫之精良如是邪予不敢序先生之集而深嘉陶君之能集其大全也因書其梗槩如此時乾隆辛巳夏四月後學王鳴盛謹撰

古人稱三不朽始於立德終於立言吾鄉黃忠節公則兼而有之公自束髮受書即以聖賢爲必可學一言一行晨夕點檢務求不愧衾影以與聖賢相印證當時主持文社號稱宗匠者競招致之公夷然不屑也鼎革後貽書友人欲遯蹟以寿進士終老未幾有守城之役乃引謀人軍師敗則死之之義從容畢命蓋斟酌於平日非感激於一時此道義之勇所由異於豪俠之勇也公之德與言海內師之非一鄉得而私之而生平行事則唯鄉人見聞最眞顧百五十年來未有譜其事狀者豈非吾輩之責乎今春安亭陳君以誦以所撰次公年譜出示攷核精審繁簡得中公家方泰里與安亭最近而以誦孜孜搜訪博收而約取之故信而有徵如此又倡義欲復公墓田之侵於他姓者事雖未果然公之樹爽未沫當必默相其成是可操左券

以待百因牽連書之冀當事者留意焉乾隆甲寅三月十日邑後學錢大昕書於孱守齋 年譜

陶菴集之重刊也經始於己卯蔵事於辛巳童君式穀宋甥道南實經理之缺者斠補訛者是正又將年譜及諸家感慕詩文悉爲附入因序之曰先生忠節文章彪炳天壤且聞道甚早洵爲勝國純儒以視薛敬軒陸桴亭无多讓焉豈僅爲一鄉一邑之表率哉夫士君子處太平無事之時讀書養氣窮達一節斯爲聖賢之徒若丁陽九百六之會則見危授命此遇變而出以常經非素有定識定力者不能也吾鄉自南宋建縣地處瀕海民物朴質其以忠節著者有孫氏察高氏鏊以下若而人以文章名者有黃氏聰泰氏輔之及王常宗彝徐太室學謨殷無美都以下若而人均載邑乘而以忠節兼文章者則侯廣成峒曾而下

屈指可數而尤以先生爲最或曰先生旣成進士未官於朝卽不死而終身稱壽進士寂居家弄棲隱如徐俟齋王而農亦何不可者不知先生旣徇邑人守城之請遂赴城亾與亾之義是蓋合乎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之旨益以見適道之勇也禾生先生鄉讀其書輒悉其行事固知先生之爲人如日星河嶽焯然不可磨滅又攷　四庫全書提要於是集極爲推許而朱檢討陸淸獻王光祿諸公序文類能闡揚盡致禾又烏庸贅言惟是兵燹蒋經流傳日寡鄉邦後進懼其散佚鳩資重刊之爰識簡端以述厓略云光緒八年龍在辛巳仲冬邑後學周文禾敬譔時年七十有五

舊跋

先生平生不立專稾所爲詩文多散見於年歲日記中乙酉夏四月先生遂蹟北郭之卓錫菴手選古文一卷詩一卷大抵起丙子訖乙酉十年所得其刪去者蓋什之八矣予往觀之先生因言吾所存未謂必可存也然以見吾志所立從此而進可矣古文近代自以荆川震川一派爲學唐宋大家之津筏以唐宋大家爲學秦漢之津筏而必經經緯史爲之淵源詩直以陶杜爲津筏風雅爲淵源然不明心見性立其根極卽無所爲詩文也吾識趣久定閱歷未廣向來涉筆猶是經生本色未遇大題目亦未有大文章唯史論差近古詩則詠史樂府及和陶諸什吾稍寓意曰復舉示用意用筆之所以然予請持歸錄副先生繙視良久哂曰姑待之不三月而先生殉節此本遂不可問今其詩彷彿十符八九矣文則十僅四五祇以翼王勤苦收錄片紙隻字不敢闕遺授梓已半今日補綴屢而成卷嗟翼王之皇皇裒輯所願豈止此哉先生之不與錄副亦豈願吾徒之遽以是傳哉知此意以讀是編庶乎其可矣

門人侯元汸謹跋

先生乙巳生懿實少先生八歲先生十七八時先大父邀先生命子顯叔以下六七輩事之師友之間懿實旣就傅先生輒教以學文之法至辛未先君迎之南城別墅予始得專受業者二年癸酉先生館侯氏予負笈從焉又七年侯文節公送之虞山錢宗伯所壬午還邑立直言社予與侯氏兄弟復從遊如初於是翼王諸子並列門下譾劣如予瞠乎其後矣時先生運掇巍科益洎然功名之際當其里居祉事彌顯不二年而先生殉節直言諸子同歸者半

予不忍沒先生之志竊直言爲敬社羣賢復聚研德侯子實爲領袖未幾吳門愼交之會諸子相率應之予漸頹醜酢退耕虹江之野是時翼王馮搜先生遺稾次第剞劂予與同志力贊之而未成也其後或以先生詞節之故幷譯其文或以先生文章因節義而增重亟謀卒業皆侯子記原持之至今乙卯季秋記原語予兄之欲繼直言者爲傳先生不以其文也陸子來傳其文而吾弗之急者將有待也今翼王遊京師五年不返而吾年六十有二兄又長二焉直言之不可復續也吾亦何待哉盍姑就翼王所輯以卒其業師見吾三人所以事先生者各有其心白首如一勿留關陷俟之不可知之人其亦先生所許乎予感其言繼產鳩工三月竣事爵酒以告先生曰懿實不材今日報先生者如斯已乎非敢也五年會萃之勤方也九年維護之力不至此自今以往流傳是書使讀者因以志先生之志學先生之學先生其如生矣乎懿實雖老奚敢辭責矣

門人張懿實謹跋

先予十四歲從先生學十年而聞道先生嘗謂入室弟子莫之先也故默菴夫子暨秬園世父以非先子不克傳先生爲作行狀牧齋先生所謂文直事核無愧良史者也安亭張氏遽刻詩集中先子請歸而藏之茲校閱之役世父感先子之不及見也命榮撮其關微之論曰夫士之所以自立者四曰文章曰功名曰節義曰道德所以用之者三曰才曰學曰識所以辨之者二曰眞曰僞先生嘗稱曰學者以識爲主故斷然知文章功名節義其眞必出於道德自少至耳志之純而守之確雖屈原廉波蕩之餘而元氣渾噩猶立虞夏而指羲皇也癸未中第後研究益切遂豁然

悟心性之眞體繇是絡門庭掃堂奧捐枝葉務本根盡撤諸家之藩而浩乎獨得焉動靜如一也窮達不變也夷險無貳成生不二也又曰先生知道德之指歸如百川之趨巨壑衆星之環辰極無心於文章而大音鏗鏘無心於功名而臨難激發無心於節義而從容成仁四者之樹立並出於眞何也其識定也天下之知先生於文章節義功名者易而知先生之道德難知先生之學與才易而知先生之識難知先生之爲宿儒名德易知先生之爲一代完人難也後學侯榮謹跋

先君遭乙酉之變堡方四齡家室飄搖藉外舅舊誓先生一像凄止母子煢煢蕭然四壁捐長知求父書而澈已已盡嗚呼痛已賴同志搜輯得文八十二篇詩三百八十篇史記論一卷言行錄一卷翼王謀付剞劂人事狙悟未經卒業今得記原德原一舉成之豈非卒與堡也撫手澤之猶存對遺編而增痛綴名簡末泫然不知淚之何從也丙辰三月朔日男堡百拜謹識

鯤執經家壘時先子檉莊先生授以大家傳稾嘗謂陶菴先生制義直接古文不可僅化時藝觀及司鐸寶山讀其詩古文益歎先生之學博大深醇有功名教其節義之不朽者有自來矣是集向曾付梓久而澈佚茲有自監錄未登梨棗因與都人士商訂重鐫不三月而蔵事計原存古文六卷史論一卷吾師錄一卷詩八卷增刊詩古文三卷自監錄四卷又以列傳行狀載之卷首庶讀先生之集者益以想見其爲人有所觀法而興起焉溧水後學陶應鯤謹跋

曾王父詩文集經諸舟輩裒輯付梓板藏南羽陸氏未獲

風行正儒從事史館服官楚黔當道諸鉅公垂詢是書俱未有以應庚辰引疾歸里適滄泉先生將全集付刊並增入自監錄暨詩古文遺編補寄刻所未及嗟乎曾王父理學餘義載在史乘炳於千秋所爲三不朽者此其餘事然流風餘韻於此亦可想見焉刻既成謹附數言於後乾隆辛未仲夏曾孫正儒百拜謹識

陶菴先生錄己錄二卷卽日歷也寄卷分蚤及嚮後午後鐙下後卷分口自身心讀書睡夢凡意念言動之是否一一記載之非者卽痛加猛省誓言不貳古人云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斯得其道矣聞有論議皆省身克己之學直似宋元理學大儒語錄非如陸放翁入蜀記郭天錫客杭日記之但記陰晴及遊歷吟詠已也邑後學錢東垣謹跋錄己

乙酉莫春偕孫子守中訪黃忠節公墓於鹽鐵塘蓋自公死忠後三年完初先生自營生壙於此而以公及谷簾先生祔葬焉塚凡三封幾沒榛莽詢之土人墓旁地已屬他姓爲樵蘇侵伐久矣予兩人不勝古墓犂田之懼退而集同志謀購復不果嗚呼以公之道德文章節義足爲百世師顧乃區區藏晚之地百有餘年已不能保是誰之責與先是戊申之春守中手編震川先生年譜越二載新陽邑侯王公遂脩其墓豈年譜之成有足以感動者邪爰不揣譾陋檢拾舊聞纂輯成帙異時得有力者復其地而重脩之未始非景仰曩哲之懷所曰夜望之者也乾隆五十八年癸丑十月既望邑後學陳樹惠謹識年譜

陶菴集嘉道時家置一編皆陶刻本咸豐初板燬於兵燹是集遂如吉光片羽羣以不獲留見爲憾夫公之成仁取義卓然爲吾邑第一人物本不以區區詩文取重而後學景仰寄哲往往讀其著作想見其爲人如集中自監吾師錄己諸錄雖公自道其進德之方實示學者以修業之徑乃知公之致命荒菴從容就義其讀書養氣正非一朝夕之故矣則是集重刊傳世曷可緩哉光緒己卯春爰糾同志校羅校勘就陶刻本增入錄己錄卷末仍以原本公弟谷簾先生所著附入至辛巳冬而竣事焉每一展卷覺公之忠靈正氣奕奕行間讀是集者尚由立言而景其立德也可邑後學童式穀拔原甫跋

傳

歸安楊鳳苞撰

黃淳燿字蘊生號陶菴嘉定縣人少郎以聖賢自期嘗作日歷書之所爲夜必書之經袍攜食不苟取一錢崇禎十六年試禮部有要人諭意欲薦爲榜首峻卻之成進士不謁選而歸南都初建求仕者爭趨之淳燿獨不赴或問故應曰某公素善予今方與當國者比往必爲彼牢籠矣君子始進必以正豈可損名義以徇之邪卒不往迨嘉定被圍偕弟淵耀暨侯峒曾龔用圓張錫眉諸人固守及城破兄弟並詣西城西林菴將死僧止之曰公未仕可勿死也淳燿曰城已與已此儒者分內事自今僧上人一片乾淨土死得所矣索筆書曰宏光元年七月四日進士黃淳燿自裁於西林菴合掌乎是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沒此心而已遂衣冠北向再拜自經死淵耀字偉恭年十五補諸生幼穎異甫就傅即嚮學既乃受業於兄悉得其緒論平居談道講德往往啟伯氏所未及性狷介不妄交遊淳燿登第後與之書曰臚傳時人見鼎甲先上殿皆嘖嘖稱羨以爲登仙吾此時歎息無限天地間自有爲數千年一人數百年一人者今人必不肯爲而必欲爲三年之一人可笑也淵耀得書益以品節自勵就義時見兄頭幘墜地復下拾而冠之乃就縊於右淳燿所著詩古文制舉業原本六經旁通三史規範先正皆傳於世卒年四十一門人私謚貞文淵耀卒年二十二有谷簾學吟兄弟死時日血賁壁間人甄寸許其迹歷久不滅云

行狀

門人侯玄弘謹

進士黃先生淳燿與其弟諸生淵耀同日死嘉定之難時乙酉七月四日也後七日里人收先生兄弟之尸殯之於死所所謂西城僧舍也又三年戊子先生之尊人葬先生於守信鄉之某阡又四年辛卯其及門相與謀曰先生以道德文章挺生混濁至國亡君竄奮起功名致命戎旅而終之以節義蓋一代完人也藐諸孤屬在襁褓自非門人小子載筆以紀公事學者其何以誦法百世其何以攷信乃謬以屬玄弘遂次其略爲狀謹案先生諱淳燿字蘊生號陶菴嘉定人生而穎朗二歲能辨八書就塾授經究如夙記自能言至成童不習玩弄時然如長德大人夜篝火讀書父母寢憂其弱疾先生從旁覺之乃夜燭焚膏以繼晷寢息更從鄰舍兒乞火危坐默識嘗逮戊夜晨雞寢門亦無倦色年十七補博士弟子肯後小試凡冠軍二十四先是先文節兄弟與馬文忠世奇等以文章鳴江左里中後進多所推挹及一見先生文則曰此人才識吾不逮也先生遂兄事文節由是一時物望若張庶常溥夏考功允彝楊孝廉廷樞莫不側席願交先生先生泊然如不屑也隱居授徒浮溯諸生二十餘年穿穴經傳綜核性理爲文務醇正推明濂洛關閩之旨崇禎之季文體脅亂險涵淫豔競名其家先生深嫉之後進輕薄詆其學爲不適時用先生自信益堅酒酣歌呼牢落悵歎所與偕者唯先文節與及門二三子而已年垂強仕不售乃與唐聖舉昌全夏啟霖雲蔆陳義扶徵陸翼王元鈞弟偉恭淵耀及弘兄弟等爲直言社自先生弱冠即著白監錄知過錄後更爲日歷

畫之所爲夜思書之作古趣淸新字文意遒意如是其日克數淺不輟至是與諸子輩究心學問歸與行觀摩策發其教後廣上午嘗語及門曰利祿之關予自反已過之親老貧薄勉一再應自此南山之南若不入棘闈矣楊發竟魁其房藏稾既出天下翕然推先生爲一科冠癸未中進士第出馬太史鳳翔門下廷試二甲出身是時名都再驟兩河如沸京師達官尙趨勢狂瞽會銓選請屬公行先生蕭然京邸晏坐朗吟耻不肎與時或迂之案稗禍後寄偉恭詩六百餘言又寄書數百言見集中未幾蹇驢輕裘孑然南歸歸而杜門陋巷淡泊如也與直言社諸子磨礱探索日孜月楷久之積疑忽開豁然自得人莫測也宏光初竟不謁選乙酉五月南都陷安撫使至吳士大夫競削手版求見紓託先生與先君言共誓行遂時嘉定鄉兵起

紳士分門而守守十餘日城陷師薄東闉而上時先生守西門從者四人掖先生遁先生正色曰爾輩不識事勢未有城破而城外猶得牽免者也偉恭拒房見從者持先生急大言曰阿兄主意須定攜手入僧舍閉門拒從者從者排戶入求出不已先生曰吾意素定豈汝輩哀祈能驟易乎偉恭曰汝輩不去爲之行齋邪出袖中遺金投之曰爾速去同死無益從者慟哭而去僧無等與先生兄弟爲方外交問曰君雖進士猶未授職可以無死先生曰城亡與亡是儒家本分事出身之士猶許嫁之女夫死确節亦其所也今某託上人之蔭死此乾淨地於心足矣軍聲益迫偉恭曰此其時矣先生遂索筆書略曰進士某於某年月日自裁於西城僧舍嗚呼進不能宦力王朝退不能潔身白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歌哭不沒此心可已凡數十言

不盡錄書畢與偉恭同縊焉時年四十一同日先通政以水死唐昌全家幾道雲俱以兵死張孝廉錫眉以縊死龔孝廉用圓兄弟亦以水死夏雲蛟白縊不絕復以兵死其他伏節者不可勝數嗟乎自中夏變革而士大夫下者惕於利害容頭屈膝中者不恤事勢冀非常之福以爲民既上者以一死自成其名唯先生確然知事勢之不足爲而大義之不可沒因人心之公盡一命之責視成敗如幻影歷死生如適然震遽迫猝宛然考死暴尸七晝夜同殉者蚍蜉穿漏膏血訌潰獨先生之眉鬚儼然肉骨不敗里中仗義子弟與無等收而殯之亦莫得其主名也嗚呼讀書學道之效固如是哉先生爲人體貌魁秀儀止率眞冠裳在身飄然若寄始而夷簡深穆嘗笑有度末而充養和粹德機洋洋吟風弄月無得而形容也天性純孝居母憂毀瘠骨立蔬食終其喪庶母操慊曲盡愉婉徽箱故麗不私畜一錢館穀所入盡以上其尊人誠心慇懃善處人骨肉之間凶人僉夫遇之輒格待其弟偉恭義兼師友恤愛純至綜其爲人有嚴有和不庳不抗忠孝天眞表裏洞屬蟬蛻濁穢終始觸然不改趣於榮名不參功於雜霸無道學拘牽之態而有其切行無門牆標榜之風而有其特立如良玉純金孺子婦人能名其實也讀書務求根本每閱一編首尾穿貫涵濡咀嚼成誦若流時或衍析劇論縱橫指掌引繩切根四坐屈讋古文力追大雅祖左史而宗韓歐於明則以國初四大家唐荊川歸震川爲則王李鍾譚心弗是也尤愛陶杜詩會其微妙寓海虞錢氏作和陶詩詞家以爲神似今哀詩文集若干卷詩劄二卷史記質疑四卷語錄二卷吾師錄一卷末年詩文若干不經意平淡春容

餘思滿衍文如其人所謂醇乎醇者也先生高祖野堂庠生妣某氏曾祖諱發蚤卒妣夏氏守節八十四歲卒祖諱世能仕平涼經歷妣錢氏父諱家柱妣陳氏母弟淵耀字偉恭別有狀庶弟流耀洪耀妻沈氏子一人壑壬午生聘同年蘇孝廉淵女夫古人之有行狀凡以節行定識質之公卿上之史館光於當世也今泓以是復諸子猶將陳諸紳莽祕諸笥篋以待論定於百世云爾不禁夫言之長也其又可悲也已

黃忠節公象

後學汪鸞翔敬摹

黃忠節公象贊

公之文章青天白日公之心地寒冰顯月壁立萬仞髮引千鈞淵乎有得藹乎可親成仁取義行所無事儒者之勇可師百世

後學錢大昕敬題

陳濟忠原輯
宋迪南重訂

先生名濟燿初名金燿字緒生一字松庭號陶菴又號水鏡居士明南直隸蘇州府嘉定縣人今隸大倉州系出江夏南宋時蒙古侵境有黃一菴者參栗餉軍理宗詔旌其廬一菴八世孫起明始居嘉定以能詩名起明生庠生濟清生庠生堂堂生庠生發發生世能以掾史授陝西平涼衛經歷西安土賊反由軍功歷署崇信縣知縣安定州知州世能生家柱是爲完初先生娶陳氏生子二先生其長也次偉恭先生淵耀側室子二流燿洪燿萬曆三十三年乙巳五月二十八日先生生

三十四年丙午先生年一歲所居壁間有石刻水石二字

家人抱至此必蹙頞逐之意若甚好者因指以教之先生時尚未學語問水即指水問石即指石百試無一爽

三十五年丁未先生年三歲完初先生教以千字文過目即成誦

三十六年戊申先生年四歲四月患痘疹五六朝時篤搖煩熱家人示以千字文則煩搖頓解

三十七年己酉先生年五歲其戚錢翁授徒里中教以四書孝經諸兒乘師出羣起譁嘲先生兀然端坐朗誦自若

三十八年庚戌先生年六歲

三十九年辛亥先生年七歲吳中大水米價騰湧完初先生夫婦自食祖糲而以精粲食先生先生涕泣不食易以粗糲乃食

四十年壬子先生年八歲

四十一年癸丑先生年九歲

四十二年甲寅先生年十歲從崑山顧先生學攻苦不倦篝火讀書嘗逮戊夜父母憂其得疾乃每夜輟燭伺父母寢息更從鄰舍兒乞火繼之

四十三年乙卯先生年十一歲顧先生辭館歸崑山先生因在家溫習日讀通鑑廿葉

四十四年丙辰先生年十二歲從邑諸生林襟宇先生學日讀經二十葉始習舉子業即以爲代聖人立言不徒爲弋取科名地　先生是時即玩載籍家無儲書每假借手鈔雖腕脫不倦

四十五年丁巳先生年十三歲

四十六年戊午先生年十四從邑諸生尹伯厚先生授徒

護國寺先生從之遊同門有陳義扶者爲尹先生所重撰爲看及得先生謂義扶曰子雖速步然黃生超子矣後義扶與先生同登賢書　是歲先生縣試冣列郡試得疾歸里夢生兩翼沖天而飛旋折一翼墮地驚寤已而漸瘥完初先生恐先生讀書作文耗費心血乃授以唐人詩先生遂工吟詠又友葉石農命賦雪後初晴先生援筆立就有句云望遠疑無樹聞香始覺梅極爲石農歎賞時經歷公罷官家居許其夢兆與謂曰此子爲騰可必得身後名爲多自金貞度者亦先生父執也以備院命題限花字先生口一絕云小院青苔幾曲斜鳥聲寂寂翠陰遮閒看一片空林石法雨常沾數瓣花一時詩名籍甚

四十七年己未先生年十五歲邑少司寇春陽歸先生見

先生文謂完初先生曰此子當大興君門可使博通載籍先生遂從學爲古文辭又同邑進士賴舜道亦曰此君家千里駒也追風逐電餘人總不足當其後塵

四十八年庚申先生年十六歲縣府試俱居列 案行狀先生年後小試凡冠軍二十四次

天啟元年辛酉先生年十七歲二月補博士弟子

二年壬戌先生年十八歲讀書之暇兼習書畫於黃庭經樂毅論及虞永興廟堂碑顏魯公爭坐稾艸皆得其神理山水人物尤有逸致

三年癸亥先生年十九歲歲試第一食廩餼 時武進龔思默先生司鐸邑中知先生品學兼優延教二子及壻先是侯忠節兄弟與無錫馬文肅以文章鳴江左及見先生文則曰此人才識吾不逮也相與訂交先生遂

兄事忠節諸公同時若太倉張庶常溥華亭夏考功允彝長洲楊孝廉廷樞皆側席願交先生

四年甲子先生年二十歲館同邑孫九實家 九實中丞火東先生子

母弟偉恭先生生

五年乙丑先生年二十一歲同邑張正甫延先生於家令子宏元宏憲宏度宏經與先生遊處要令少子宏化長孫懿實師事先生 沈孺人來歸孺人邑諸生沈君敬長女勤慎寡言事舅姑以孝聞

六年丙寅先生年二十二歲受易於龔行之先生名欽生著易解時新安程松圓先生嘉燧寓邑之香浮閣先生以詩文往謁松圓甚推許之

七年丁卯先生年二十三歲嘗知過錄

崇禎元年戊辰先生年二十四歲館雲間著史記質疑

二年己巳先生年二十五歲館雲間凡書之所爲必札記以自省察嘗自誦云筆記皆宜反覆參看多有心氣不平時記來不中理正可查明己過若束之高閣不如無記

三年庚午先生年二十六歲館雲間究心易理嚴立課程每日蚤起看周易一卦讀史漢及唐宋以來諸大家文再閱古人語錄廿則以餘力作文寫字

四年辛未先生年二十七歲館雲間著自監錄 秋患疾寒熱交作醫藥罔效忽憶古人語云曾於病中會得移心法蓋移其心如對君父慎之靜之自儉遂一念不動至四五日後而痊

五年壬申先生年二十八歲館南城張氏輯吾師錄

六年癸酉先生年二十九歲侯雍瞻先生延先生於家命

忠節之子元寅元潔元靜及己子元迈元迥元涵師事先生

七年甲戌先生年三十歲陳太孺人以疾卒先生哀毀骨立然恐傷父心不敢慟哭默自飲泣而已 時偉恭先生方十歲亦勤止中禮無異成人

八年乙亥先生年三十一歲憂居里門館侯氏

九年丙子先生年三十二歲夏四月服闋六月偕侯雍瞻先生赴南都

十年丁丑先生年三十三歲館侯氏

十一年戊寅先生年三十四歲侯忠節公視學江西招先生往遊與張子宣同遊郡西諸山經浙東西縱觀諸名勝秋歸里

十二年己卯先生年三十五歲虞山錢牧齋欲爲子延師

商之程松圃松圃曰嘉定黃穎生奇士也與侯氏交未可輕致公雅與侯善以情告可得也牧齋乃致書雍曉先生敦請强而後可　是歲與武林陸麗京訂交

十三年庚辰先生年三十六歲館虞山

十四年辛巳先生年三十七歲館虞山　先生自至虞山牧齋待以殊禮序先生文稾推尊甚至然先生終心薄其爲人因作見義不爲及鄙夫題文示意遂辭去　是歲偉恭先生補博士弟子先生作詩勗之

十五年壬午先生年三十八歲舉直言社大社者以學行互相諮攷不以聞昧自欺不以輿論之誤相取說得同志十餘人　秋舉應天鄉試　子登生

十六年癸未先生年三十九歲夏讀書陳氏園六月計偕北行以八月客西都試年[illegible]二甲成進士選政禮部不

謁選而歸

大清順治元年甲申明崇禎十七年先生年四十歲三月流賊李自成陷明北京五月福王自立於南京順治二年改爲江寧府改元宏光以錢謙益爲禮部尚書謙益馳書招先生不赴完初先生命致賀乃賦感事書寄五十韻並以妻子柔先生所書陶靖節歸去來辭長卷寄之

二年乙酉先生年四十一歲五月　大兵渡江福王出奔先生貽書同年進士王奈際將遊兵尚寶之后岡會鄉兵四起將合錢默遂去我　都御史土國寶巡蘇州遣知縣張維臣至明吳松總兵官吳志葵撥兵助縣人拒之延臨委部將李成棟鎮守吳淞過新淫橋縱兵大掠遂大譁始謀以義侯忠節諸公迎先生入城義守屯鄉兵於城外城中測案戶出丁登陴畫地而守先生兄弟上西山[illegible]城兵船駐城東鄉兵夜起襲之焚四十餘艘成棟復自大倉調兵來先生乞師於志葵至爲成棟所敗外援遂絕成棟連日攻城城中悉力禦之兵民死傷略盡乃驅使老弱守陴成棟復并力急攻兵民克懼先生兄弟與侯忠節諸公慰勉之曰我與爾曹家室父子盡在是少有疲跌舊家并命矣衆號泣應之悲聲動地會大雨如注兵民舉體沾溼有去者先生兄弟仗劍立雨中分號勸勉亦不能禁唯連呼高皇帝烈皇帝在天之靈僞哭相向而已成棟見城守漸弛遂命裨將登城斬關而入下令屠城先生兄弟知東門已破方下城遇其僕亟問我大人安在僕漫應曰城亂兵矣問何所曰南城先生兄弟慟哭仆地不能起從者挽先生還先生正色曰爾輩不識事勢

未有城破而城外猶得奉免者也偉恭先生見從者持先生急乃大聲曰大兄主意須定趣先生乘馬至西林菴兄弟攜手入主僧無等奉茶畢曰君進士猶未服官可以無死先生曰城亡與亡豈以出處貳心出身之士猶許字之女殉節亦其所也乃索筆大書於壁曰大明宏光元年七月四日進士黃淳耀自裁於西城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沒此心而已異日□□□□□□□□□論其世者尚知子心書畢北向再拜兄弟同就縊偉恭先生見先生頭幘墜地復下拾而冠之乃引決越七日始斂頸脰皆赫然肩肉不敗兩人口血濺壁上入輒寸許歷久不滅乾隆間長洲沈文慤公德潛題其處曰留碧

五年戊子完初先生自營生壙於邑之龍溪二十一日卜
圩葬先生兄弟於昭穆穴
八年辛卯先生門人陸元輔龍翔與謀曰先生以道德文
章挺生混濁至國亾君竄致命戎旅而終之以節義蓋
一代完人也攷諸謚法清白守節曰貞道德博聞曰文
茲實無忝遂相與告謚貞文
十二年乙未知縣劉宏德詳請以先生兄弟崇祀鄉賢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知縣王瑟詳請　題建專祠於城之
東南隅額曰二黃先生祠
乾隆四十一年丙戌大學士舒赫德于敬中等奉
敕撰勝朝殉節諸臣錄先生議通謚忠節
詔從之

年譜終

墓表

太倉陳　瑚撰

今天下之知有陶菴先生也久矣天下之知先生者始以
文章終以節義而不知其平日嘗獨發明體適用之學
粹然其爲儒者也歲癸巳其同年生陳湖表於其墓曰先
生名溍燿字蘊生姓黃氏蘇州府嘉定縣人祖世能任平
涼府經歷父家柱生三子長卽先生次淵燿次流燿先生
生而敏不好弄夜篝火讀書父母憂其羸弱先生微覺
之乃夜輟燭伺寢息更從鄰舍兒乞火危坐默識嘗逮戊
夜晨候寢門無倦色人以是知先生非常人也年十七爲
諸生其制舉業博大醇正小試輒第一同里侯廣成先生
兄弟見其文而歎曰此人才識吾遠不逮定交甚歡
一時列望若張西銘太史夏後公吏部楊椒山孝廉莫不
側席願交先生先生泊然如不屑也力學二十年隱居教
授與同志十數輩爲直言社以遷善改過相勸勉蓋先生
自弱冠卽著自監錄知過錄後更爲日歷書之所爲夜必
書之至是告諸友人廣其學焉崇禎壬午舉於鄉上座主
王登水先生書曰某嘗求義理於六經求事蹟於二十一
史求萬物之情狀於騷賦詩歌求載道之器於漢唐宋數
十家之文章編刻規摹涵揉囊括放而至於詩若文之間
竊謂古之立言者非其有得於心則莫能爲也夫旣有得
於心矣雖有言可也遷固荀揚韓歐之屬是也夫旣行得
於心而有言者矣雖無言可也鄒宗之叔度是也某之所
見如此比來敝華踐實玩思性命將求所以悟明其心而
剛大其氣以庶幾千古之因文見道者尋繹久之亦復超
然有得於文字語言之外世儒舍性命而事功舍事功

而談文章是以事功日陋文章日卑前說之注邪遁之害浸尋及於政事而不可救蓋天下之壞數十年於茲矣某雖無知其敢貿貿焉以文人自居以富貴利達之習自陷也哉先生之志見於書者如此癸未秋計偕入都門手齊魯道中詩一卷質諸先生先生感歎反復誦少陵獨使至尊憂社稷二語相與流涕久之予不第歸先生成進士出周太史巢軒先生門下先生亦李賊之難諱鳳翔謚文節者也先生既釋褐寓書其門人曰祿仕非吾志也吾方績學脩行揣摩當世之務使舍我其誰始可一出耳又與弟淵耀書曰近見他人品骨不如我意思見識不如我不免有輕蔑時俗之意坐此學力不進然拄籠辱場中壁立如鐵則所謂辭爵祿而自力吾自信無憾過此以往并心一向終有一立脚處不徒然而已客中無可與語買得唐詩數

冊通鑑一部窗虛月白風急天高誦詩讀史自娛自樂恨干載上人不從吾遊也天下事不可爲可爲者唯有己分內事勉之勉之未幾策蹇南歸杜門不出日與直言社諸子朝夜夕檠毅然以道自任甲申中春偕年友陳義扶俶蘇眉聲淵過婁江遇予論學於舟次不謀同辭因示予同學姓氏予舉而志之如唐聖舉昌全夏啟霖雲蛟侯幾道元演雲俱元潔皆吳薙髮如陸翼王元軸侯記原元沆研德元泓張德行皆篤實高德邁凝朱九初子素董次弟得交其人咸恂恂乎爲行君子也先生友敎之功亦可以見矣嗚呼聖學之不明也自吾婁數人東倍勵行勉爲窮理持敬之學而世有迂而笑之者乃相戒儉德晦明勿令人知而先生獨身承其責於風俗頹靡之日隱然影響之餘其勇爲何如哉顧予交先生晚又不數數見先生然嘗與先生約冀卒天下無事當買山結廬聚首一堂之上質疑言微以待來者何意此志竟不從哉天之欲毒斯文甚矣先生性純孝家居不私蓄一錢丁母憂毀瘠骨立藏倉終其喪待其弟敎愛兼至讀書務根本每涉一篇首尾貫穿成誦若流爲詩古文辭妙天下愛讀靖節詩自號爲陶菴所著詩集若干卷文集若干卷詩刪二卷史記質疑四卷語錄三卷吾師錄一卷有子一曰瑩先生既葬之三年予始得瑩而拜哭之於其家所乃爲之表其一生言行之大略以傳於後若先生之兄弟亦義凜然大節與日月爭光者婦人孺子皆能言之不待表而後見也故不書

邑後學趙　俞選

嘉定當吳郡東南大海其俗詩書然頗以義烈聞乙酉大兵破城士大夫多以身殉焉迨士衡先生淵耀偕其弟諸生淵燿入西城僧舍書衣冠北面拜就縊死最烈口血漬壁甃入寸許風雨苔刮久漫漶經久不磨滅過其地者皆彷彿見先生清氣鬱勃焉貢戟張精爽閃閃從壁間出也為乎壯哉登萬初同楊彝都下者挾術以鑽公行請託先生獨杜門不赴館選貽書其弟以千百年間一人自期許詩者偉之案崇禎癸未八月方舉會試次年甲申三月闖賊破都城戎馬蹂躪就授邱墟近在眉睫間而當軸蒙蔽新進浮競貶黜罔利積弊叢奸牢不可破士節隳壞國運從之未嘗不歎息痛悼謂科目之無益於

人國而先生名播華夏傳及島國大節炳於千秋高文式於來者翰墨之存學者寶若天球姓氏之芬士人誇於鄰境可謂與日月爭光天壤相敝者也夫非千百年間一見之人與先生之志酬而先生之言信矣向日之豔美於庸夫豎子之口者其可與先生同年而語邪先生湛深六經浸灌穿穴務求心得直究性命之旨詩沖澹仿陶彭澤文師承荊川震川尤顯於史學凡學術醇疵事機成敗典章沿革人物臧否著論抉摘悉中肯綮閱從制舉發揮援古鏡今沈著痛快義蘊畢宣沁人心脾淩跨時輩海內宗之然先生之文先生之人為之旨文以人重非人以文傳也三百年來以制舉名家者不乏而光燄萬丈如先生者幾人哉曾子固作顏魯公祠堂記不一語及其法書從所重也雖然世知先生殉國之烈矣予以為知先生猶未盡也彼臨難苟免者無論亦有迫於事勢計無復之而然者要當觀其生平自先生蚤歲輯知過錄自監錄以檢察身心又與同志起直言社互相磨礪後更設日課書之所為夜必書之蓋先生天分清剛學養完粹讀書細見理真任道勇銳躬密而總貫之以一誠生平言行無一不可告人者德脩於己而道根於心故窮達一觀而險夷一致其仗義死節者時至事起隨方順應本分然耳豈故為激烈以要後世之名哉假使身際承平先生遂一碌碌無奇節之人乎哉先生自有所以為先生者在非匹夫感憤自殺者比也由斯以觀氣節猶未足以盡先生而況於文章乎然則天下之知先生者其淺也學者由其應用求其本體則慷慨赴義之勇和順積中之發其於先生或庶幾矣先生字

蓋生自號陶菴久俎豆鄉賢而專祠未立黃平王公涖是邦篤學好古砥行立節一以先生為師法振興廢墜百為具舉捐金若干兩建祠以祀先生及先生弟偉恭偉恭即淵燿學行如其兄死時互以大義相勗勉士論並重之聖朝褒獎忠節高出千古而官斯土者以是風勵人心激勸頹俗可謂知所先務而他政亦可推也已

附錄

夏允彝攷功集一則

黃進士陶菴哀辭

黃子不偶生大雅寡諧俗羽儀乍高翥結綬非所欲黃雲暗蒼梧北風號大陸烽火滿吳閶下邑勢彌蹙緬彼二三子登陴自躑躅城郭既已乖號奏又誰告處亦良獨難苟生何能淑呼嗟烈士心伯仲互相勗威鳳既拉羅恥與凡禽逐未知沒者悲但見存者辱存沒兩茫茫思君不可贖

又牽存錄一則

陶菴初登第即知詩事已非不受職而歸布衣徒步蕭然高隱後與侯豫瞻同守城城破偕其弟淵耀入僧舍自縊仍題壁以不能謀國爲歉生平美行尤多異日史臣當爲立傳也

李介天香閣隨筆一則

崇禎癸未科文運剝蝕盡矣獨吳江吳日生英偉浩瀚嘉定黃蘊生博大嚴正然二公不特異其文其識見亦異是科考選庶常皆百計鑽謀人有爲二公地者二公棄之不顧策騎出都未幾變作後　大兵下江南蘊生城守死日生起兵太湖死其節義又異天生二公砥柱三百年文運非僅一科生色也

李雯自吟稾一則

哭黃蘊生進士

殺運鍾瀕海清流挺正人文章開闢手磬氣廟廊珍列爲詩無敵臨池筆有神凌雲紙價貴承寵錦袍新者碩虛青席英髦拜後塵羣萃遼灰日閩多戰爭長傳檄瘡痍起登陴矢石親鄭危終授命明哲豈全身仗劍來香剎懸梁整角巾小民皆慕義難弟亦成仁不負蒼生望何慙社稷臣精忠垂汗簡絕勝畫麒麟

王貞東籬詩艸一則

哭黃蘊生先生

大節素能講臨危豈愛身生難扶國是死可勵人倫殘血侵牆壁遺言泣鬼神孤城知不守高帝有遺臣

李元植□□□□一則

集杜哭黃陶菴進士

海內文章伯如公復幾人詞華傾後輩得士契無鄰感激張天步騫飛報主身脊令荒宿艸金石鑿逾新

陸世儀桴亭集一則

弔嘐城黃蘊生

與君未風晉遙聞始相慕契合在道術不同世趨附君言會當來事務每回互我亦欲驅車嵇生嬾成惰盈盈一水間眈眈不得晤風塵天地晦珠玉委埃霧君亦我不知我哭君不顧嗚呼一大儒溝壑畢其遇君亦自君分學者失恃怙臨風動長號淚盡西州路

陳瑚安道集二則

壬辰三月訪黃陶菴砌節處見壁間血痕縷縷向空拜而哭之

鈞天帝醉縱難回氣作山河亦壯哉碧血九京懸劍恨素車雙淚東芻來先生既沒微言絕後亦誰將狂簡裁還憶方舟江上語曾於舟中論道可憐絲鬢漸相催

和停雲四章

春暮既望翼王陸子迓子過嘐嘐地多君子夙奉陶菴之教既見談道甚歡越數日將歸隱湖適讀

陶菴和淵明詩多言生命之旨因次其韻贈別諸同人匪和淵明實和陶菴也

我求友生如暎瞻雨誰哉同心閟此榛阻既見君子天懷共撫斯文在茲勞我延佇

陶菴有學津追鴻濛紹我洙泗軼彼姚江春風在庭明月在窗爾其以歸執鞭相從

維本有華煜煜春榮當秋而實乃見性情各敬爾躬與時偕征無爲中道負此生平

魚潛于淵鳥集于柯孰爲尸之扇以微和嗒然忘言一語爲多春云莫矣欲別如何

陸元輔菊隱集一則

陶菴先生以三事自警不妄臥不一召二不談人過

侯元功月湖筆露一則

陶菴先生嘗夢謁孔林四顧庭廡雲木蒼然思欲廁於弟子之列而不可得泫然流涕覺後淚猶承睫也

侯嘉□□筆記一則

陶菴先生始至拂水山莊錢氏下榻衾裯皆用錦綺先生不肯臥曰吾父母皆布被吾何忍用此其家人易以布乃已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一則

陶菴精於書義融會九經諸史審擇而出之當崇禎之季方以駢儷相尚不知者以爲陳言予叔父苦園先生獨賞心擊節盡以其稾授予讀之久之而漸有稱焉者如雁頌得所樂有堂上堂下之分又孔子未嘗刪詩伯鯀未嘗誅放皆至當之論乃邇來選家以其未盡合乎朱子之集注章句痛加塗抹是何異於下士之聞道乎詩亦堅厚無儒響由不惑於楚人之咋然也

鈕琇觚賸二則

嘐城黃陶菴先生爲諸生時即深究性命之學晚年始達以國事日非不肯出就官乙酉城破投筆慷慨搥吭而死陸翼王元輔先生門人也以博學鴻詞召試恍惚見先生入夢大書碧血二字示之

黃陶菴先生少有盛名館於同里侯氏以道義相切劘虞山錢宗伯有一子名孫愛甫成童欲延師教之而難其人商之程孟陽孟陽曰我有故人子嘉定黃蘊生奇士也與同里侯氏交三世矣未可輕致公雅與侯善以情告侯公可得也宗伯乃具厚幣遣門下客李生至嘉定延之李先見侯道宗伯指侯力爲勸駕黃意不愜强而後可遂與李偕至宗伯待以殊禮居浹月孟陽出海棠小箋示黃黃詢

倡者爲誰孟陽曰宗伯如君娶夫人作也子於帖括之暇試點筆焉陶菴變色曰忝居師席可與小君倡和乎孟陽曰此何傷我已偕諸君子和之矣陶菴曰先生者年碩德與主人爲老友固可無嫌諸君子亦非下帷於此者若某則斷不可孟陽慙退

張錫爵鈍閒文鈔一則

重修留碧軒記

西林菴在邑城西南隅地頗幽邃其背楹之東偏爲黃先生陶菴與弟健恭授命之所南華宮詹塢其室曰留碧以當時投繯處壁有血痕故也舊有二黃先生祠在城之東南隅歲久不治乾隆丁丑邑人士醵金修之以其餘貲重葺是軒留兩先生之畫象而奉祀焉方先生之寓書友人也謂當稱崇進士深衣幅巾終身不入城市是其初心非

必期於死者何揭竿以寫牽若是之烈也夫未登榜受祿則潔身遠遯大節已完而不可責以必死遠徇邑人之請而固守孤城則城亡與亡又天理民彝之正而無可逃者況改正朔易服色　興朝定制先生又烏能以深衣幅巾全其軀命乎然則其究亦歸於不屈而死特因城陷而速之耳先生平日與其友夏敬霖輩講求性命之學志之純而信之篤其浩乎自得者窮達不二夷險如一常則嗜仁義爲芻豢變則赴湯火同社稷戚戚之日師友兄弟同時併命雖至性過人乎亦養之者有素也彼立人本朝而臨難畏葸者固不足論間有薄慨激發與友共斃必死而轉瞬負之者亦信道不篤而臨事回惑也或曰先生之浩氣其長留宇宙者燦爲星辰鬱爲風雷流爲江河凝爲山嶽夫亦安往而不在且既有專祠矣又何憑此區區蒲碧之地邪是又不然夫士之好古也聞其風慕其義往往樂道其里居姓氏況生其里讀其書拜其象而忍令其遺蹟湮滅與然則是軒之重莫信不容已而邑人士之於耆賢其用心亦可謂勤矣今而後過斯軒者當肅然生忠孝之心以求盡乎倫紀之大而無負此七尺之軀哉

又寒芋集一則

蒲碧軒懷古

山莽蒼荒祠肅拜生恭敬迤邐尋僧廬地僻軒窗靜竭力守孤城從容此畢命成仁兄弟俱蹈海師友並豈能測天心卿欲全我性大節齊衡嵩鏘奴欽氏姓碧血照夜臺榮華視春凌我來值深秋日落鵑原暝悲風起喬柯寒泉咽危石吊古重徘徊空中一聲磬

金溪錢十一研山房集一則

重修蒲碧軒記

二黃先生蒲碧於西林僧舍老屋數椽歷百餘年矣予嘗游其地故老爲予言是室中每遇風雨陰晦則先生之影鬚髯如戟彷彿當年未斂時景飛僵臥於荒牆碧蘚間予竊歎忠義所激致命於一旦其不可磨滅之氣固宜聚於斯而不散也今牆屋就圮矣招提之僧廢靡定況斯菴僻處城隅幽深而荒寂久之或化爲荊榛瓦礫之區憑弔者欲問兩先生致命之所茫乎莫知其處是可憂也會邑人士修先生之祠遂重葺是軒而祀兩先生之畫象於其中後有進而瞻仰者想見當年從容就義千秋碧血凜凜如生西林月壞長與日月爭光矣而邑人士之崇尚節義其風尤近古哉顏之日蒲碧南華張宮詹所題也舊額已毀今爲長洲沈歸愚宗伯重書云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一則

跋黃陶菴札

黃忠節公文章節義彪炳兩間字畫亦得顏魯公三昧此四十幅皆與子翼往還小牘雖信手揮灑全不經意而交誼之眞摯居家之儉約取予之不苟皆可得諸語言文字之外公生平不妄交侯銀臺集中亦屢見子翼名知其人必端士也余壻瞿生安槎好藏海賢手蹟購得此本重裝而新之屬余識其歲月

曹仁虎詠典堂集一則

二黃先生祠

風雨危城夜誓師傷心大廈竟難支孤臣嚙齒捐生日義士登山並死時海水爭飛悲故國靈旗怒捲返空祠招魂誰作西臺哭寂寞僧寮絕命詞

程敏政吹影編一則

嘉定有三絕邑宰得陸清獻公後之循吏當蔑有過之鄉賢得黃陶菴先生後之人文當蔑有過之國母得莊烈皇后後之閨壼當蔑有過之

彭兆蓀小謨觴館文集一則

黃忠節公書賢并序

嘉慶昭陽作噩之歲涂月嘉定盛明經黨以其鄉先生黃忠節公所臨干祿字書拔示剛骨嚴毅力蟠鬱楷模魯公蓋由貞軌亮蹟神明相契非在點畫波折間矣兆蓀近公之居誦公之書比復見公所著日記悉公研幾克己之密具碩學偉詞成仁授命特性分發見之一端自展誦翠墨如接光靈再拜膺敬而爲贊曰

昕光閃爍正氣出指盈牘鋒棱千尋壁峙公文彪炳公節

雷碌存養有本心源微茫澄澈冰壺圓靈水鏡準諸孔顏渴理盡性無人不得隨變所遭錙鍰節視靈臺弗搖巍峩

瞭北珍爍遺翰亙歲綿邈星芒雲爛

宋廷選夢橋詩艸一則

訪西林菴黃忠節公留碧處見壁間所書絕命詞敬題其後

訪古城西路禪關拜烈光盛名餘練水遺墨照粉鄉氣鬱霜華露神飛斗宿藏萇弘留碧處珍重此巖牆

陳文述頤道堂詩集一則

楊行謁黃忠節公祠

百年海內誦高文兄弟同爲死節臣立品須從讀書出盡忠何必受恩身項周末路知難免陳夏寿頭好結鄰吾爲此邦來守土荒祠親與薦蘩蘋

周作人笑翁類稾一則

西林菴弔黃忠節公

殺身以成仁亦曰義所在人丁崩坼時安得負貞宰即使隱菰蒲誰病木之痡懿與忠節公登第歲云晚龍血戰三黃王步俊焉改寂居家弄中養晦異朝宋殷頑逼守城城亾要何待遂亨精衛心銜石塡淵海自經僧寮中血痕心幽塏徇烈德不孤競爽得元愷見義勇以爲枌鄉此模楷節甘搢乾坤志壹立鄙猥彼哉脂韋流謬將轉圜解億萬士祿將靜夜能無悔因懷純儒風瓣香薦蘭茝

程庭鷺小松園閣雜著一則

二黃先生象贊

讀聖賢書行節義事千載一人是其素志自監維嚴臨難不避運持剝復賴茲正氣 陶菴

發潁髫年名節蚤樹則友其兄師模道矩終賈之儔猶不肩伍從容授命伯仲踵武 偉恭

周兆魚賓雲仙館詩錄一則

黃忠節公祠

大節完昆弟江湖未仕身乾坤留正氣艸莽殉孤臣餘事文章重斯人學養純荒祠悲故里無分化遺民

周文禾駕雲嘯室詩集二則

書新刊黃忠節公陶菴集後

吾邑儒林望公爲弟一人名高肯進士節小古遺民日月光難蝕雲雷遇感屯鴟原有同志弱弟亦成仁

卽以辭章論王遵巖歸品頡頏文心宗五子詩格繼三唐四庫按羅備重編校勘詳後生師法在一瓣藝曾香

重有感再題一律

奴驚翁氏后帝潛蕩陰衣不信胡安定翻合此意遠先生兄弟授命時日亟澱壁輒深入寸許未少時曾見之昆池友付後胡明經起鳳攻建西林菴為匠氏毀去却味谷日旋煙重瀟臨終語扮鄉表蹟微庚申之亂菴亦擬將絕命詞重書湖石立誦遺址

汪炤陶春館集一則 以下續輯

調二黃先生祠

勝國偏安日南中殺氣橫空江飛戰艦落木黯孤城正朔同時奉訛言是處盈乾坤仍浩劫戎馬復連營月暈金笳動雲迷戰壘平拜鵑思望帝銜石向滄瀛力竭旌旄偃時危膚髮輕龍蛇曾有讖猿鶴亦堪驚初地方投足遺臣旋結纓矢忠蒔進士御節一諸生碧血淩晨灑青燐入夜明文章干古重兄弟二難并毅魄山河壯丹心日月爭孤孤依陸績畢命有侯嬴就義交游志捐軀師弟情張巡偏伉

慨龔楫自堅貞刃蹈瓊瑤碎淵沈波浪清雲車同萬里華表憶三叉高壟迷松檟空堂薦杜蘅靈旗光閃閃私祭意怦怦祠廟昭今古巫陽解送迎蒼茫無限感肅拜氣崢嶸

錢塘瀕亭集一則

二黃先生祠堂行

燕關鐵騎從天下留都一蹴如崩瓦鍾山山陵龍虎地蕭颯秋風嘶石馬江東二妙起蕭蘆一時才望騰高衢叔子彈琴酒壚畔太常奮臂揮蠻弧勁兵紛紛上游至戰鼓沈沈動天地賀蘭不救睢陽急袁粲難防石頭潰從容視死猶視生兩公壯節何崢嶸男兒報君合致命豈為青史傳高名 聖朝盛典古難同忠孝千秋祀晉宗君不見漢家冠劍雲臺滿誰向平陵問義公

程庭鷺練水畫徵錄一則

黃治耀字蘊生一字松崖又號水鏡居士崇禎癸未進士 國朝賜謚忠節陶菴集中有題自畫人物詩吳曚畫雅稱其有滿城風雨近重陽圖案忠節公文章節義為一代偉人區區藝事誠不足為公重明史列儒林傳中據自題及吳曚畫雅所載補入是錄

陶菴集卷首終

順德龍鳳鎬校栞

陶菴集卷第一目錄

論

科舉論三首　范增論　蕭壽論二首　諸葛亮論
二首　馬謖論　夏侯元論　祖逖論　李密論
聖人之心與天爲一論

辨

紀信不侯辨

議

大禮私議

論

科舉論三首

三代以後開科取士之法莫善於漢之賢良方正莫不善於唐之詩賦取士宋初稍沿唐制及安石變法始專用經義而詩賦之科終宋世數起數廢要其所謂經義者特安石之新說而已雖紹興以後王學稍衰而河南莉舒對立爲兩則學者猶多踳駁也至我明高皇帝釐正經術宗濂洛之義理存先漢之注疏使士子有所據依於是釋老莊列影響依附之言廓然盡矣且其制有論有詔誥表判有時務策三場並重而科舉之外有薦舉有歲貢三途並用故我國初得人之盛雄視西京士子之應科目者無上書覓舉之弊無羣聚京師之擾無請謁舉主之隙規制之善漢唐宋皆不及也自憲皇帝以後所謂三途者遂廢其二而科舉始獨重矣近則三場之所重者止於三義而科舉之法弊矣或者議欲廢之或又以爲國家三百年來文武忠孝之士皆出是科但當遵行無變予竊以爲二者之論皆非也廢科舉者其意一出於薦辟而不得其法其弊更有甚於科舉也然科舉之法則誠弊矣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今誠少變科舉之法參用薦舉歲貢之法何爲不可夫天之有象緯一定者也然治厤者非隨時脩改則數十年而一差況人才氣運之相推如江河而未有極乎使吾變之而畔違乎祖制無

變可也其大者適與我祖制同而其小者質之立法之意而無謬何爲不可愚不自揆佐爲科舉論三篇以俟知言者折衷焉

國家之以經義取士也將以明經乎抑以晦經乎其出於明經也必矣然吾觀今之經義則其弊適足以晦經夫晦經非設科意也蓋宋人之有帖書墨義也離其肯後之文以驗其記誦其事至陋才士恥爲之至一變而爲經義則剖析義理不徒記誦矣故當時名之曰大義而我國朝因之蓋其著爲功令者不過以觀士之能通經術與否而初非以此困之使出於不可知之途也今取洪永間經義讀之言約理明渾厚朴直亦何嘗剝剝割裂而爲無根之辭乎起昔人於今日而爲其熏剝割裂者將或有所不能進今人於洪永而爲其渾厚朴直者歲月之間可至矣惟昔之爲經義也易而上下之好尚出於一故士子氣完力餘得以究心於天下之實學惟今之爲經義也難故士子勞精神窮日夜以求工於無益之空言而不可施於用且爲之者益多則其趨益亂趨益亂則上之人無所據以定其取舍而其途益惑趨亂而途惑則士子益咎其文之不工而無暇於實學實學荒則其不遇者文質無所底而其遇者以貪冒爲得計以廉恥爲迂疏且盡舉其所以徼幸於科名者而推之於政事之閒而科舉之法遂大敝夫科舉之法敝則郡縣無循吏封疆無能臣欲寇盜平而四裔服不可得也然而科舉之敝所以至此者無他上之人不知驅士子以出於實學而聽其所趨反相率而從之故也嗟夫如是而猶以科舉之設爲學經者其亦不思而已矣吾故以爲將驅天下之士而使之出於實學則必宜復祖制

五篇之法於七義中減其二並而閱卷必三場通校不以一場爲去取經義取研析義理而已浮華舊務在必黜則士子亦安有故爲其難以出於必不利之途哉論則求其馳騁經史表則求其研儷四六判則求其明習法令策則求其曉暢治道此雖與經義等爲空言然工拙易辨也宋人既立經義尚爲宏詞科以收詞賦之士以繼古者之制科今獨不可推其意於二三場哉昔黃庭堅在貢院四十六日九人半取一人今主司鑒裁之明或不如古而以數十人取一人又程之於數日之中日力無餘故所棄之卷有不及閱二三場者有不及閱經義者有并不及閱書義者所棄如此則其所取可知也吾又以爲當寬其校閱之期使得研覈再四以定其去取至於士子平日所習之書若經若史一以命諸學官者謀之而盡焚其私刻使耳目

不淆此數者行則天下之實學可以漸而復矣

驅天下之士而出於實學則制科之弊可革雖然所謂實學者亦止於言詞之間而已矣吾他日之所取而用者非即用其言詞也夫宋世偉人如富弼而猶以科舉文字爲難如司馬光而猶不長於四六近世如陳眞晟胡居仁之流則又不屑爲科舉之文矣使吾無以收之則天下篤實之士皆格於科舉而不進而吾之法又徹將救其徹非嚴薦舉之法重歲貢之科不可夫薦舉近固行之矣然而未親其效者是不得其方也漢世之舉賢良方正也天子臨軒親策至於再至於三其所言上自君身中至貴戚大臣下及宦豎皆直言極諫無所忌諱不稱者罪坐舉主有保任之罰夫人情畏罰則不敢妄舉而知上之亟已也則不憚於直言故兩漢得才爲多然猶曰此往事也我明高皇帝行薦辟法親自校閱不稱職者輒坐舉主往往至於誅戍故當時文武忠孝之士布滿在位內至卿宰外至藩臬皆是也今則不然名爲保舉不復嚴重其事士之被薦詣闕下者吏部試以策論而已天下不知其所謂策論者何等也故其願仕者得一官以去而其不願仕者亦不至彼豈眞不願仕哉知薦舉之重不及科舉故爾而薦人者則仍取諸有聲場屋而不第與其平日所親奉之人薦塞未乾而責任已塞矣夫薦至而不知其稱否姑試之而姑爵之而薦人者又不尸其罰則又安能拒不肖之倖濫而致奇偉非常之人哉且不幾以漢世賢良方正之名而居魏晉九品中正之實哉今如吾說不過兩言而已曰其求直言也必重其罰不稱也必嚴此所謂明薦舉之法者也按國初歲貢之科在薦辟之下科舉之上蓋生之居學校者先德行而後文藝歲課月攷其法甚嚴成材者循序而進之於國學與察舉之賢並擢爲給事中參政主事等官故南北之二雍與郡國之學校表裏稱盛今自歲貢之科輕而士之廩於學而歷年多者無賢不肖皆得貢既貢則使之爲學官歷一二遷至縣令或郡佐輒汰下攷罷去之故士之爲歲貢者齒莫氣衰榮路有限其自待甚輕在學校則壞學校在州郡則壞州郡上之人知其如此復姑寬之曰是齷齪者爲可矜憐而已夫舉朝廷之士民姑寄此齷齪可憐之人以塞其無賴豈理也哉竊以爲學校所急在選學官學官得人則士子之賢不肖可辨而歲貢之舊可復然所謂學官者不復可求之於今日之舉貢也或取諸薦辟之中或擇諸甲科之內務求其德辟而文高者俾居其職以行先之以學課之其廩於學者不可專取文詞苟

孝友忠信發聞於鄉者學官言於督學覈實而廩之然後
教以文學而擇其士之尤異者不待年而貢之闕下而天
子卽用薦辟之法親試之試可則不待選舉卽爲錄用其
次則俟其材成循次貢之國學以待甄敍一如祖宗朝授
官之法有文無行者勿貢誤貢有罰此所謂重歲貢之科
者也薦舉之法明歲貢之科重則士之實勝者出此兩科
文勝者出於科舉不出於此必出於彼矣
嗚呼人才之生於今其能自立也難矣上所以成之者未
嘗有法而所以壞之者又不一端吾每見大比之歲禮臣
申明學制非嚴限字數卽禁用子書以爲文體士習益在
是矣而弊有積之甚久而其實不可以一日安者則槩未
之及然則人材何繇而成邪蓋今有漢唐宋以來所無之
弊而不至有之者有數十年以來名爲革弊而其弊彌甚

者此皆積於學校而病於科舉吾故盡言之今夫太學者
天子所以敎化天下之始而禮義之宗也虞周宏遠吾不
暇論論後世之尤徹者桓帝以鴻都學生入太學士類恥
之夫鴻都者天子之私學其人本以經術相招後爲尺牘
及玉書鳥篆其在今日則亦材藝過人之士也太學之士
以其微蔑小道爲天子私人則屏之矣宋世立三舍之法
朱子呂東萊皆非之夫三舍之法攷校藝文參以行實而
降升其間其在今日則亦獎勵人才之方也先儒以其試
之以浮靡之文誘之以利祿之途則非之矣然則太學之
重可知也太學之人才安有以長養成就之可知也非國
子及四方之成材者不空入太學可知也今自援納例行
百餘年來遂爲功令士以廩增附之額分其入粟之等差
而其餘則學校之廢棄者入焉紈袴之不學者入焉商賈
之多金者入焉此何爲乎入粟之後挂名其間有終身未
嘗跫胄監之席者問其人則國子生也此何爲乎然而士
之貢於學舉於鄉者猶施施然與之並列則使東漢之士
復興南宋之儒可作吾不知其歎息又當何如也此吾所
謂唐宋以來所無之弊而不至有之者也古者校士有中
年比年之法蓋掌教之官視有司不同呂氏謂周禮六官
唯學校之官不在官聯官屬其意所當深思者是也今者
師儒之說既爲昊文而督學使者之官其體尊嚴與生徒
相去遼絕其所掌有歲試有科試其稽攷行義也不過俯
聽於學官而其殿最文義也雖試有肯後而一人之目無
大相遠今使督學官於三年之中科歲各一試士方試歸
席未及暖而繼試者又至矣是一歲之中嘗得一再試也
然科試則郡縣之官必先去取之而後進於督學是受試

無已時也以不甚相異之殿最與不甚稽攷之行義而受
試無已時乃欲望其敬業樂羣如類通達則亦難矣此吾
所謂數十年來名爲革弊而其弊彌甚者也吾以爲援納
之例必當禁絕而一以勳戚命官子弟及士之貢於學舉
於鄉者實之妙簡儒臣以爲祭酒司業其立教則當以胡
瑗之教湖學及朱子分年立課之法爲準督學則簡其攷
校卽以科試爲歲試合格者使之試於鄉否則黜之而不
必又爲歲試使士子得休其力以從事於學此二說行然
後薦舉歲貢之法可漸施也抑吾又得一說焉可暫罷而
徐議之者騎射是也夫射者學官之古法我明高皇帝嘗
用之以試士矣然寄此不習既久一旦舉而責之綴文之
士則不便者十九夫將復古制固不論其便否也然吾以
爲可暫罷者以其本之未立則不可齊其末也或曰攷校

之簡其法則誠善矣今天下兵寇交訌沙用財取之援例入貲足以驍軍且騎射所以習兵也在平世猶不可廢況多難乎曰子以東晉之南渡爲盛於今乎東晉猶能立太學徵生徒而謂今世不能者謬也謂藉此以資財用者無術也且學校興人材盛則其所得有過於騎射者矣今雖不罷騎射騎射其有益乎

予既作科舉論向難予者又曰天之生斯人也如置器然苟生金玉必不置之於泥塗苟生賢才必不使之阨窮於牖下也科名特寄徑耳子何患焉曰金玉之生於山川也制之而後生焉範之而後成焉不遇良工則沒於丹砂朽石之下而已矣子何從知之由今之道而不變吾慮人材之日沒也難者又曰今朝廷之所求者奇士耳非中人也經

義能困中人豈能困奇士乎曰南宮三歲一試士士之釋褐者必三百人不知此三百人者皆奇士乎抑中人雜出其間乎如中人雜出其間則其敗天下事多矣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也又曰賢良方正之科固將器人於文辭之外也信如子說不過嚴責保任而已而取士之法終不能有異於漢世之對策是以行求之而以言取之也曰豈獨漢世哉數奏以言雖堯舜不外是也今天子赫然震動引見問答而親策之假以言色通以問難則人之賢不肖出矣夫人才之赴人主如百鳥之追鸞鳳也又曰學校之官吾何以識其賢而用之乎曰如東漢之先試博士可也如虞集所云今長各自禮聘亦可也其任必久其推心置腹所以廣教化

隆儒術也又曰凡學之掌教者二人焉試且聘之則不勝其優矣曰匿也吾以爲三人者可省其二也無已則虛其二焉以待教諭之擇賢者而聘之亦我國初之制也又曰胄監入貲不自今日始也羅圭峰玘嘗以貲入矣已而爲文人爲名臣近則學校之有文者入焉何必禁也曰玘不足法也爲入貲濫觴者未必非玘罪也我國家近有瑞獻獻謟頌功者多出太學諸生何無一人如范湖陳東者乎史推東漢之亂而不亾歸功於太學數君子靖康建炎之間三學生義聲震天下彼皆養士之效也今則非止失養而已其溷淆而挫辱之抑亦甚矣有文之士入焉者倦於場屋厭於攷校不得已而入焉也非宜入也又曰子之論則美矣然子

之論騎射也猶謂待學校與乃可徐議今一旦欲於二三場責經史時務之實學於薦舉責賢良方正之全材於太學鄉學責有道之師儒率教之生徒不已亟乎吾將以子之矛入子之盾也曰宋西葉適有言今宜暫息天下之多言進舉無親策問舉無記誦無論箸稍稍忘其故步一旦天子自舉之三代之英才未可驟得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長無取也我明高皇帝已行科舉法仍停至十餘年其時人材益出今能遠采葉適之言上師我高皇帝通變宜民之意何爲不成何求不得予之持論特平平者爾雖然使以予之論告當路則駭笑而目以爲狂者不知凡幾矣時勢之變日新月異而天下大事獨曰守常痛乎成俗之難回也

范增論

蘇氏論范增以其勸羽殺沛公爲人臣之分而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羽殺卿子冠軍爲弑義帝之漸蓋義帝爲疑增之本故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之時予獨疑蘇氏之則增太重而本核其實也增智謀之士且非能以仁義事君者也其勸項氏立楚後非爲懷王也爲項氏且天下並起而亾秦秦有可亾之實而我無可亾秦之名故不得不有所藉以令天下增之說項梁立懷王猶張良陳餘說陳勝立六國後也使勝遂行耳餘之計則且餘將事勝乎將事六國乎夫人必有相許之素也而後可責其相急之誠增之於懷王非若張良之於韓五世相之而日夜求爲之報秦者也彼其視喑嗚叱咤之夫以爲可定大事而杖策從之其視懷王直奇貨焉而羽之謀已集而事已濟則又

贅旒焉爾彼豈與懷王同艱福者哉使其心果在懷王必不勸羽殺沛公矣何則沛公與宋義皆懷王所遣也沛公先入關則其功不啻伯倍高於義義且以懷王之故不可殺況沛公乎羽即忌而殺之增宜奮起而爭之今羽且不忍於公而增惓惓欲甘心焉是先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也其奪弑義帝蓋增有以啟之也羽以陳平間行故疑增稍奪之權方圍滎陽時尚以增言急攻漢則將乎此者其不聽增計亦鮮矣獨殺沛公之計未行且置沛公於漢中史固以爲增計也使設不見省則增之發憤而去不待攻滎陽之日也吾又烏知弑義帝之謀非增畫之而羽聽之乎則謂弑義帝爲疑增之本殆亦遠於情矣至殺卿子冠軍增又本不空去夫卿子冠軍之先闘秦趙也其名曰乘傲乘傲之師深溝高壘勿戰使人入敵境絕其餉道然後彼坐困而我可得志漢之於楚是也李左車以此說武安君不用而敗周亞夫用之於梁楚七國而勝蓋其要在於絕敵餉道而不在於不戰明矣今章邯甬道之粟義未嘗出偏師綴之士卒凍飢軍無見糧是自敝爾殺一自敝之將拔數百萬人之命於虎口是羽有微罪於懷王有大功於諸侯也若之何以此時去哉羽之言曰王坐不安席埽境而屬將軍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此雖假竊之詞然亦何遽爲弑義帝之兆哉弑義帝之兆蓋始於怨義帝之欲如約王沛公於關中此則增有罪焉而不可以此專責羽也夫增之宜去亦多矣阬秦降卒二十萬人也屠咸陽也殺子嬰也王三秦降將也分封不均也數者無一不足以失天下而增不去吾故曰增非能以仁義事

君者蘇氏期增太過而未核其實也

衞青論上

淮南王安將反獨憚大將軍青與汲黯而蔑視丞相宏以下大將軍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其將兵多至五萬騎少或三萬騎未嘗折北而李廣嘗以偏師出塞多不過萬騎少或四千騎往輒無功閒爲敵所生得其才器不及青遠甚然司馬遷爲兩人立傳譽廣不啻口出而於大將軍青但記其斬首獲生之數至於壁壘行陳料敵出奇之法闕如也心竊怪之及觀蘇建責大將軍選擇賢士之言及大將軍謝以奉法遵職不敢招士乃釋然曰遷所以不取大將軍之故在此矣蓋自戰國四豪以及漢初張耳陳餘之徒好爲卑躬厚禮籠取天下之豪傑流風餘韻浸淫成俗魏其武

安以此攝大獄援奇既而卒莫之慰如鄭當時見客無貴賤皆執賓主之禮張湯造請不迨寒暑韓安國推舉壺遂臧固之屬爲士論所慕至天子亦以是稱爲國器由三子者推之則西京士大夫二百年之好尚略可見矣彼李將軍死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以其結客多而延譽廣也大將軍奮自奴隸託身椒房一日赫然威震四裔其意以爲非避勢遠嫌謝絕賓客不能固結人主之心而免於毓忠司馬遷窺見其旨則曰是謹身媚上之人而已矣曷足道哉於是并其戰陣方略俱抑沒之而獨咨嗟歎息於李廣然即其實而論之則廣雖有奇氣不過翹關曲踊之材而青能將數十萬衆而不亂則其爲大將之材終不可得而揜也昔者淮陰侯謂高帝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爾朱榮謂兄子兆曰爾不過將三千多則亂矣蓋用兵猶角

力然有百鈞之力有數十鈞之力有不能勝匹雛之力大將軍青百鈞之力也李廣父子數十鈞之力也李蔡公孫敖不能勝匹雛之力也數十鈞之力過於能勝匹雛者而亦終不可以舉百鈞今乃曰彼有他長遂并譽其力以爲出於舉百鈞者之上可乎故夫李廣無功誠不可謂之數奇而大將軍之戰法不傳是亦有遺憾爾

衛青論下

嗚呼若衛青者可謂有大將之材矣而吾獨惜其不知大將之道何謂大將之道荀卿有言曰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此所謂大將之道也秦將白起不過一鷙忍之士耳非其有仁義節制爲之根本也然而秦王使起攻邯鄲起眞見邯鄲之不可復攻也則爲之堅臥不起至於干犯嚴主之怒身首分離而終已不悔此無他不勝不完不可以冒而行之也今以武帝用兵言之今年出塞擊匈奴明年匈奴亦入塞寇鈔不可謂之完沙漠之地如石田之不可耕雖駔畜產百萬而還於胡漢之大勢不能增損豪末也不可謂之勝虛內事外使海內蕭然繁費天子卒爲之縱告緡置平準不可謂之不欺百姓此三者皆冒而行之而青以肺腑在行間鳴鼓擐甲唯所發縱不聞進一規獻一策以回天子窮兵黷武之心此可謂之知大將之道者乎今夫陷陳克敵偏將事也長算遠略大將事也青以大將行偏將之事雖材武優於李廣十倍而其猥陋無術學不知軍國大計校之李蔡公孫敖亦無異矣吾因有感於王忠嗣哥舒翰之事焉唐元宗欲攻吐蕃石堡城忠嗣謂非殺十萬人不可不知休兵秣馬韜晦而動元宗不說李林甫因媒孽其

短忠嗣知之而確守前說雖奉詔以數萬人給董延光而不給軍賞陰奪其謀其謂李光弼曰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哉未幾爲延光所奏幾陷極刑既而哥舒翰大舉兵伐之死者大半竟如忠嗣之言嗚呼賢哉忠嗣殆矣哉哥舒翰之爲將也其後安祿山反翰守潼關是時賊利速戰官軍利堅守翰實知之而爲中使所督責不得已引兵出關遂有靈寶之敗身爲俘虜唐室幾亾由其中有所見而不能死守以輕陷於不勝不完之地也然則爲大將而不知道阿徇人主之意而以兵事僥倖者卒則爲衛青不卒則爲哥舒翰矣悲夫

諸葛亮論上

先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羣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自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

上合不東行就合東行必不傾危矣或曰甚矣武侯之處此爲可議也法正之見信於先主輒若武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輒若武侯今後吳之失計羣臣皆能知之武侯既不力諫於將傾危已及而始追思法正何哉黃子曰此以形跡論人而未嘗設身處武侯之地者也古者小臣之諫其君也爭之以是非而不得則爭之以去就爭之以去就而不得則爭之以生死大臣則不然彼其君臣相與之際義已深矣情已戚矣勢不能以一言之不合奉身而去則度其君之不我從也而其言不可以徒發必將權一敢言之人以去就生死爭之於寿而吾因而導之則吾之言行而無變色易容之患昔者高帝入秦宮見其宮室狗馬車寶婦女之美意欲留居之樊噲諫帝出舍帝不聽張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爲天下除殘賊宜

編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也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帝乃還軍霸上人知帝之從良而不知樊噲之言有以爲之先也及即位數欲易太子周昌諫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易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帝欣然而笑叔孫通繼昌而諫至欲以頸血污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及張良招四皓從太子入見上乃遂無易太子志人知帝之陰從乎良而不知周昌叔孫通之言有以爲之先也先主孔明相與之際有過乎高帝留侯而先主股肱虧喪義拒復仇則其理之是非不至如留秦宮中與欲易太子之斷然其不可也度孔明必嘗進諫諫而不聽固無面折廷諍之理而時又無法孝直佐之者故先主遂行耳且正之爲人權譎多智與孔明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蓋先

主之有孫夫人因肘腋之患也而正爲之輔翼遂使先主翻然翱翔無內顧憂則其爲人可知矣孔明以正法正以奇奇非大臣之所以施於其君而或可以輔大臣之所不及此孔明之所以反覆歎息於其人也而豈可輒此以議孔明爲不諫哉嗚呼古大臣之所以匡君謀國者多存於不可見之間其言與事之載諸史冊者什二三而已而世之儒者乃欲執是以議其短長亦多見其不知量也夫

諸葛亮論下

諸葛亮伐魏與羣下計議魏延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嘗謂亮爲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黃子曰蜀吳魏並僭五六十年先主備大帝權武帝操及漢丞相亮皆命世之傑也三國者皆有事於戰而其意不同魏嘗以戰爲取吳蜀嘗以戰爲守何以明

之先主與操頡頏起兵而操得勝勢獨先先主領徐州時操已破南單于降黃巾三十萬屢破陶謙挾天子令諸侯矣先主爲呂布所襲狼狽奔操則固游操彀中者耳及先主得出而操已破呂布袁紹大勢成矣計操之所憚者獨先主而天若机先主以待操之成及孫劉并力僅足支操故操之戰嘗主於取也孫氏先蜀立國乘間抵巇可以難操而伯符降年速隕襲許之計不成則過此無取操之時矣赤壁雖敗操之根本尚完先主間關入蜀復挫於吳雖有武侯爲之相而宿將謀臣後先彫盡蜀民輕脆兵力單少則其不能難魏明矣故吳蜀之戰嘗主於守也武侯之屢出祁山所以守蜀也而魏延之計乃欲懸軍深入是所以取魏也夫使魏而可取也武侯豈不欲取之哉昔者曹操欺劉表之不能襲許也冒兵家之忌以攻袁紹而倖勝

於官渡敗曹操之非我教也留兵家之忌以攻孫權而卒敗於赤壁故夫行師而不出於仁者非大勝則大敗之道也操敗不可以遽亡蜀敗不可以復存曾是孔明而出於不可復存之地以倖其一勝乎吾觀孔明之告後主曰今不伐賊王業亦必惟坐而待亡亂若俟之又曰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吾是以知孔明之意窮在於守也人之守蜀在劍閣孔明之守蜀在祁山人之守吳在長江孫權之守吳在合肥其意一也吳之諸葛恪破魏於東興遂欲遷眾大舉卒而身死吳得以延數年之命蜀之姜維破魏於狄道而仍歲出師不卒而身不死蜀遂爲虛矣恪與維皆不知大帝武侯之深意而從乎魏延之策者也吾嘗爲之說曰今有禦盜者於此盜至其門而禦之則無及也持兵出門若將捕之而盜自不至此諸葛武侯之謂也一夫奮挺而追盜此盜卻於海而彼盜入其室執其主以出此姜維之謂也嗚呼後世之守危國者其必以孔明爲法與

馬謖論

天下有可用之才有無所不能之才無所不能之才甚少而可用之才甚多因其爲可用之才也不顧其才之所長而泛用之則才窮於所短而反見爲無才昔者帝舜之廷禹棄契皋陶垂益夷夔之屬各擇其所長而命之垂以工讓殳斨伯與則殳斨伯與亦必能爲工益以虞讓朱虎熊羆則朱虎能羆亦必能爲虞夷以禮讓夔龍則夔龍亦必能爲禮而帝皆曰俞往哉汝諸是必垂益伯夷較之所讓三人有專長者焉吾就其專長者而命之則雖與之並長而不差及焉者亦可以不用且雖若不用而其人又自有專長者焉則吾又就其專長者而用之已矣故曰及其使人也器之吾觀後世之謀國者用人各當其才則與用人不當其才則亡或當焉或不當焉或萬當而一不當焉則其害皆立發於所不當之處此必然之數也昔諸葛亮以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先主嘗戒亮以謖不可大用亮不謂然當亮討雍闓時謖進規曰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用其言七縱七禽以平孟獲終亮之世夷不復反此謖好論軍計之效也及亮出軍祁山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爲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舟與張郃戰於街亭謖兵大敗亮乃收謖下獄殺之後世或以謖不可用而亮知人之明不如先帝以予觀之謖可用之才也亮特用之不得其當曰夫蜀之有南夷猶吳之有山越其性不馴易叛難服以孫權之雄才而山越不賓至爲之屈膝稱臣於魏然則南夷不服亮其敢北伐哉使亮強以兵威臨之不服其心而唯絀其力既乃兵挂於祁山之野而不得解夷叛其內魏攻其外蜀之爲蜀未可知也自謖以心戰爲言亮始執其機而御之雍容翱翔如童牛之加牿於其首而不得肆於是釋然北向無復腹心之憂謖之運籌帷幄可謂精矣使謖但爲謀議之佐豈非麗士元法孝直之流亞哉亮乃絀魏延吳懿不用以謖爲將鋒則是以特將之任予謖也夫將才不可以參謀議謀議之才亦不可以爲將易之則將才失其勇謀議之臣失其謀譬之牛可服也馬可乘也服馬而乘牛則牛馬兩失其用乃曰彼牛馬者皆棄物豈理也哉謖敗之後眾盡星散惟裨將軍王平所領千人鳴鼓自守張郃疑有伏兵不往偪也於是平徐

徐收合遺迸率將士而還當是之時平能敗而不亂賢於謖多矣然當亮南伐雍闓之時猝然問計於平吾知平之謀議必不能如謖之切中機要也嗚呼人各有能有不能以張子房之智略而但爲高帝畫策臣未嘗特將謝晦嘗從劉裕征討指麾處分曲盡其宜及宋文帝將討晦檀道濟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爲少敵然未嘗孤軍決戰戎事恐非其所長未幾道濟遂禽晦向使子房特將豈必能成淮陰之功而謝晦但爲謀臣豈反出道濟之下哉吾故曰謖可用之才也特亮用之不得其當耳

夏侯元論

夏侯元來交於傅嘏嘏不納謂荀粲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遠之猶恐脫及況昵之乎世以嘏爲知人以予論之嘏之策元誠似矣而所以拒元之故則非其無實才也是時曹氏擁虛器於上國政兵謀皆自司馬氏出士大夫策名其間者爲曹氏難爲司馬氏易元蓋爲曹氏者也嘏則爲司馬氏者也夏侯曹氏世爲皆嬖元以貴戚之臣名冠四海賣國與人全軀保妻子此非元之所冒爲也而爲元黨者何晏鄧颺李豐張緝之徒皆纖利小材非有沈謀遠識足以集事且兵柄又不在其手然則元之危無智愚皆知之矣方司馬懿死許允謂元曰無復憂矣元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夫元且自知其不免而況嘏乎元欲交嘏蓋以嘏才名素著欲與同樊公室而嘏方傾心司馬氏則元之來交所謂載瞰相餉者也故懼而辭之以見詰於荀粲故又飾爲近似之言以匿其情實耳且鍾會姦人

之雄以元視之猶奴隸也嘏以明智交會其所著論會又從而集論之嘏不禁也是豈嗾於元而通於會哉以會與己皆司馬氏私人不復能異同也元死之後毋丘儉文欽知司馬氏將篡舉兵於外嘏力勸司馬師將兵自行而身與俱東儉欽破敗嘏有謀焉此嘏黨於司馬翦伐曹氏之驗也嗚呼自古側身危亂之間力不足而忠有餘者吾讀史得三人焉孔融袁粲及元是也融殺於操粲殺於道成舉世皆知其忠也而元以嘏言故僅見其空虛無實悲夫

祖逖論

祖逖亙門童建害新蔡內史周密遣使降於石勒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讐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遣使報謝自是兗豫間壁壘叛者皆不納君子曰逖於是乎失策矣晉世之所以得其民者非有如周漢之隆而所以失其民者亦非有如秦項之虐石勒以無賴嘯聚其間不過乘司馬氏骨肉相殘之隙煽惑逋逃迫而用之耳嚮者逖進說元帝以爲遣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當因風向赴此數言者可謂得其要領矣故其濟江之日所將不過二千餘人未幾而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此雖逖之善於撫御然亦人心未忍忘晉之驗也石勒佼黠多智禽苟晞誘王浚摧劉琨算無遺策而獨差憚於逖者以逖爲人望中州豪傑多歸之顧己以反爲名能合其眾而不能固勢將盡驅而歸逖也故爲逖修墳墓置守冢冀以感逖而又因其叛臣之來斬而送之陽以禮交而陰以愚之逖乃不悟墮其術中以至兗豫間壁壘叛者皆不納於是乎自墮其黨而敺慕義之人以歸賊也豈不惜

哉夫天下雄傑智計之士多出於虜掠之餘奔竄之中陳平歸漢而項籍亾許攸歸魏而袁紹破兩人之在當日則亦叛臣逃吏也設漢高魏武皆拒而不納則兩人者雖有深謀奇計何由而效於明主之掌乎且夫愼固封守名保分界斯乃敵國相交之禮如羊祜陸抗之時可爾逃之視勒則賊也語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背逃而往者逃得目之爲叛臣逃吏棄勒而來者勒固不得而臣且吏之也爲逃計者新勒使焚刻書正言以示賊曰向爲后勒詐誤者皆吾赤子自今以後有新勒官吏歸者請於朝廷爵萬戶賜千金拔身歸命者寵如是則足以寒盜賊之膽鼓忠義之氣而亦示天下有能爲矣惜乎逃之慮不出此也

李密論

漢唐之得天下皆以先定關中漢高帝之在河南也王離宿重兵於河北其勢可以躡漢兵之後而有項籍綴之故高帝得以入關唐高祖之在晉陽也王世充宿重兵於東都其勢可以躡唐兵之後而有李密綴之故高祖得以入關夫項籍李密豈知有漢唐者哉彼各爲其事而適以助天下之機子漢唐所謂眞主之興必有爲之驅除難者此爾今夫李密之才雖不足以希太宗然在隋末羣雄之中固亦未有其比也顯其人智足以知天下之奇計而禮不能決爲人謀則長自爲謀則短始楊元感以密爲謀主密陳三策其上以煬帝在遼隔絕千里當長驅入薊扼其歸路其次以關中四塞天府之國勸元感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其下則謂襲取東都而以百日不克四方兵至爲憂元感從其下計卒攻東都不克而敗此密之所扼腕而歎也及其身自起兵之時煬帝在江都徐洪客勸密

沿流東指執取獨夫此卽密之上計也柴孝和說密留翟讓裴仁基等牽制東都自簡精銳西襲長安此卽密之中計也從其上計湯武之師也從其中計漢高之師也密兩皆不從而自用其下計卒兵敗洛水身死枳林是何爲元感謀之工而自爲謀之拙也密之言曰我所將皆山東人見洛陽未下誰肯西入夫漢高亦嘗將山東人所收陳勝項梁散卒及奪周武侯軍殆不滿萬而竟以入關當帝未入關時攻昌邑未拔則過高陽攻開封未拔則攻潁川汲汲然以枇亢擣虛爲事而未嘗一頓兵於堅城之下譬如善弈者然得其大勢則雖有所捐以與人而吾固已勝矣今密散洛倉之粟而不能收席土馬之銳而不能乘棄天下之上游而爭河洛四戰之地雖得東都唐固將折箠使之矣況必不得哉吾嘗謂李密之智高於英衞項籍之勇過於英彭此兩人者皆可以爲人用而不可以自用爲人用則將相之才自用則獨夫而已矣若夫唐之高祖則不然卑詞以謝密使之綴東都之兵而我得專意關中兩從裴寂世民之計分兵以攻屈突通於河南而自引軍西上此二事者雖謂之彷彿漢高可也

聖人之心與天爲一論

聖人之所以制天下者無私而已矣聖人之所以能無私者法天而已矣天下之變至無窮也人之心至不可紀也五方之俗異宜五服之民異習而各自以其心爲不可已之心積之既久而部居分焉黨與衡焉戰爭生焉如火之燎於原不可撲滅如絲之亂而不可理如海波方怒而風擊之也及其既定而觀之則又瞭然以明決然以淸夷然以平若此者蓋其人之天也聖人得其天而制之運之於

巍巍之上措之於茫茫之中而天下之部居合纂與消戰爭解此豈有他謬巧哉以吾心之天合乎天下人心之天而已矣故曰聖人之心與天爲一請究論之天者物之不爲妄者也以其不爲妄者析爲四府則有春夏秋冬播爲五行則有水火木金土而統歸於一原則曰太極蓋仁之爲春而義之爲秋禮之爲夏而智之爲冬與信之爲季夏也是人之五常與天之四府爲一也貌之爲木而言之爲金視之爲火而聽之爲水與思之爲土也是人之五事與天之五行爲一也因是而肝應甲己心應丙辛脾應戊癸肺應乙庚腎應丁壬則人之五性卽天之十干也又因是而好應申子怒應亥卯惡應寅午喜應己酉樂應辰未哀應戌丑是人之六情卽天之十二支也是故日月之盈縮脁朒星行之飛淩歷亂萬有不同而太極不變則天亦不

變而人之所以與天爲一者亦不變太極者何也曰天之心也聖人居天之位執天之紀觀天之心自其紫極閒堂凝旒充纊以及班朝涖軍分田錫土之閒自其肯綮後傑左輔右弼以及宦官宮妾侏儒優笑之際祗祗乎翼翼乎洪範之所陳丹書之所儆詩之言不顯無斁易之言惕若自强禮之言無爲守正慮無不朝思而夕儆之刀劍戶牖以銘之也而後聖人始油然自得其心因而得夫天下之人所不言而同然之心立一政焉不咈人以從欲不違道以干譽曰此天理也用一人焉詢功言而甄敘之度材質而高下之曰此天民也養一物焉鳥獸之胎卵不敢不惜艸木之陰陽不敢不時曰此天物也刑賞無所私加曰此天命也天討也禮樂無所私作曰此天敘也天和也凡聖人所爲無一不推而本之於天而天下之人亦巍巍焉如天帝之臨乎其上也意論色授則九服承流言傳汗渙則萬里奔命不頓一戟不折一弦不馳一辭不賁一訟畏聖人之威如雷霆電決仰聖人之德如日晶月明於是聖人之德上及飛鳥下及淵魚無一物不獲其所而天下固已大治矣然則太極者天之心乎聖人者其全體太極而爲心者乎嗚呼三代明辟無論矣漢莫盛於文景文帝寬仁恭儉而僅得黃老清淨之遺景帝綜核嚴明而不無刑名深刻之習跡其內治宮庭外修典物蓋亦駁乎多可議焉貞觀之治追媲古烈而十漸不終論者致惜則皆以私意累乎其心故也惟宋藝祖有言曰洞開重門如我心曲稍有邪僻人皆見之斯則幾有類於知道者使稍加以學漢唐諸君不足儷也吾於是重有感焉心猶炬也古帝王之心則猶造矩而能用者也夫矩平之以正繩偃之以望高

覆之以測深臥之以知遠環之以爲圓合之以爲方裁制萬物唯矩所爲而已矣後世人主天資雖美人聖不優自非忠信明達之臣者艾魁壘之士終日陳天道而以仁義中正迪之終日稱天命而以水旱盜賊戒之則雖欲正心其道無繇此猶曲木之不自正而聽命於檃栝也故曰本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嗚呼漢之蕭曹丙魏唐之房杜姚宋其不足以與乎格心之佐矣韓范諸人幾近之而其道未醇必也伯子之辨王霸乎必也元晦之論正心誠意乎彼二子者不得相位故雖欲格君之心其道亦無繇後有君子可以慨然而作矣

辨

紀信不侯辨

或曰紀信有功於高帝甚大帝不贈一爵爲寡恩或曰呂

后紀襄平侯紀通侍御禍內太尉北軍紀通卽信子也信子封侯則漢既明信功矣予按紀通實紀成子成從高祖入漢定三秦殺於好畤死事死同而事不合則成非信也史記高祖從鴻門脫歸與樊噲夏侯嬰斬譙紀信四人偕漢書改夏侯嬰爲滕公紀信爲紀成滕公卽夏侯嬰故後人謂紀成卽紀信此實誤爾然以漢不賜一爵爲寡恩則予未敢謂然古者未嘗有追錫爵之禮漢初去古未遠故死事之臣但封其子爲徼侯而死者不復賜爵終西漢之世皆然不獨信也至東漢之末歙爲刺客所害始贈中郎將征羌侯再此未有也高帝時周苛守滎陽罵項籍死子城封高景侯鄭食其使齊死子疥封高梁共侯呂嬰死事子它封俞侯此三人死事雖同而功皆遜信高帝則固已侯其子矣帝生平於德怨之際甚明若謂厚於苛等三人而薄於信豈有此理哉吾故謂信而無子也則已信而有子則必侯信有子而侯則雖追封不及於信而不可謂之寡恩矣或曰信無子則存而不論矣信有子而侯則高帝功臣年表百四十七人中柰何其遺之也曰漢世功臣之後有罪失侯者不可勝數信子或封未幾而國除則史遺其名矣且高帝封項伯四人等爲射陽侯桃侯平皋侯元武侯今年表無元武侯張竦爲陳崇艸奏有曰公孫戎位在充郎選由旄頭一明樊噲封二千戶今年表無公孫戎此皆有罪國除而史遺其名之驗也漢寡恩誠有之但不可以紀信爲證吾虞夫學者之疏於攷索而果於持論故詳辨之如此

議

大禮私議

本朝大禮之議張桂等傅會歐馮濮議何公孟春謂歐馮濮議尊濮王時兩制議本出司馬公後彭中丞奏又出程子伊川之筆後朱晦菴亦以稱皇考爲不是謂公王珪議是又曰歐公之說斷不可據此以爲道統之傳自有定論忍復行其邪說乎何公以議禮獲罪其所云邪說正指張桂等然予攷歐公濮議是非固可兩存張桂則誠邪說矣不得藉歐公爲口實也宋兩制禮官議以濮王安稱皇伯韓魏公在中書與歐公定議據儀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又據開元天寶禮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爲所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生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改稱皇伯之文蓋韓歐初意止欲依漢宣帝謚史皇孫爲悼考故事非欲追尊爲帝也兩制議稱皇伯實亦無稽古人稱伯兄叔兄伯父叔父則是伯叔之稱諸父昆弟皆稱而加之未有斷然以爲本生父之稱者歐公斥爲閭閻鄙俚任情顛倒雖云過激然本生父天性之親而稱伯又無明文則知漢宣故事稱考亦何渠不可爲訓乎且漢宣之失在於立廟京師不在稱考始議謚時有司奏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謚宜曰悼考曰悼后此當時公議固未嘗以史皇孫稱考爲有妨於昭帝則安得以濮王稱考爲有妨於仁宗乎然而稱考可也稱皇不可也漢稱悼后蓋諸侯王之母皆得稱后非以是爲帝匹也英宗以太后旨尊濮安懿王爲濮安懿皇則非歐公本意而至是不得不爲之辭故引漢書師丹疏云定陶恭皇謚號固已弗定又不可復改據此則恭王稱皇乃師丹許以爲是云云夫董宏議尊定陶太后爲帝太后丹常劾奏董宏

以爲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宏詿誤聖朝免宏爲庶人哀帝以傅太后必欲稱尊號故下詔稱定陶恭王爲恭皇此豈師丹之所言乎其云不可復改蓋亦既往不咎云爾而謂丹許以爲是此則歐公遂非文過之辭而不可以此并罪其稱考也今張桂議云漢哀宋英立爲皇嗣育之宮中猶有父子之道今皇上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爲孝宗後也今唯別立興獻王廟隆以帝禮聖母亦以子貴尊與帝匹云云夫世廟入繼雖不如漢哀宋英育之宮中然止可以宣帝爲比而不可以光武爲比也光武削平厲亂奮然崛起尚以大宗之義承元帝後徙四親廟於章陵故先儒以此斷宣帝立廟京師之失張桂建議不從光武之得而從宣帝之失可乎漢安懿王止於置園郎園立廟尚比於諸侯之禮與獻廟用十二籩豆舞八佾則與二

祖八宗並爲世數是固歐陽之所譏爲二統而其徒曾輩氏之所譏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也吾故曰歐陽是非固可兩存張桂不得藉爲口實也

陶菴集卷第一終　　順德龍鳳鎮校栞

陶菴集卷第二目錄

序

陸翼王思誠錄序　張子顯感應篇注序　吳奕季注鑒錄序　潘鱗長康濟譜序　張子翼救荒賑飢錄序　陸履長鄉兵議序　陳世祥寄弟小言序
馬巽甫遊橫山記序　郁遠士詩文集序　吳定遠小山集序　葉石農偶住艸序　吳義齋經畬堂詩集序　王子堅詩集序　閔裴村詩集序　王古臣寒谿詩艸序　王周臣學古偶刻題辭　州邑文紀序　送趙少府還松江詩序　陳義扶文稾序　又金懷節文稾序　陸道協文稾序　吳見未文稾序　徐定侯文稾序　葉念菴文稾序　董聖裒文稾序　徐宗題文稾序　兩徐子合稾序　還社題辭　易文自序　嚴永思先生壽序　唐宗魯先生壽序　歸母陳夫人壽序　陳母張孺人壽序　蘇母金孺人壽序

跋

尹伯衡詩集跋

序

陸翼王思誠錄序

交道之衰久矣高者不過闒炫詩文下者乃至徵逐酒食其聚會也或甘言巧笑以取說或深情厚貌以相遁求其責善輔仁者蓋千百不得一焉予爲之慨然而憂惕然而恐壬午春有同志斯道者十餘人爲直言社寓輩則有高叔英友人則唐聖舉陳義扶蘇眉聲夏啟霖門生則陸翼王張德符高德邁侯記原幾道研德雲俱智含兄弟暨吾弟偉恭也平居自玻咸有日記赴會之日各出所記相質顯而威儀之際微而心術之間大而君父之倫小而日用之節講論切偲必求至當之歸而後已諸子奮志進修日新月異而翼王以敦篤之資爲精微之學惟日孜孜常若

不及苟一言不合乎道一行未得乎中小經指摘立自刻責欲會俱忘今歲之春取思誠名其日記而乞予數語爲勗予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在天之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在人之誠也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自然之誠也擇善固執弗得弗措勉然之誠也四者雖有不同然由勉然以進於自然盡在人以合乎在天其歸一而已矣今之學者未能反身而誠性與天合謾云不假思爲可以坐臻斯道告以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之說往往以爲支離而厭去之其亦謬矣夫聖以誠爲本誠以思爲要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管謝上蔡見伊川稱天下何思何慮程子謂有則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上蔡得此一句救拔自是切問近思理會事有不透其類有泚故後來不至流於禪學劉元城事溫公凡五年得一語曰誠請問其目曰自不妄語始元城初易之及退自檃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夫以上蔡之明敵與元城之剛毅百倍於今之人也然猶精思殫力而不敢高語自然如此翼王勉乎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庶幾乎孟子所謂思誠者則劉謝不難逮而於立社之意無負矣翼王勉乎哉

張子顯輯感應篇序

世之言感應者多推本於佛氏以爲輪迴因果之說著而後有感應儒者無是也予不然其說六經四子之書言感應者非一但未嘗以某事係某應耳攷諸史乘如杜伯之射宣王公子彭生之祟齊襄遷夫之殺田蚡往往而有斯皆佛教未入時事之合於因果者未可謂傅會也感應篇本道家言而與佛氏相出入其旨歸于獎善化惡足以輔

翼儒教所不逮行世既久人多樂誦之顧一二高明自喜者或置不道曰此道家淺說耳嗚呼三教之書之深者有之矣世人見之而不能讀讀之而不能信則亦末如之何矣獨是篇之指事也確而立說也簡簡易讀也雍易信也讀而信之悚然如雷電鬼神之交於侮相與黽勉驅策而不爲惡其利不亦溥乎夫說有依託而可以利天下聖人猶將存之而況的的如操右券者乎予友張子顯取昔人箋注事實隨筆損益授梓人流通之要亦行吾所見而已世有冥心獨契得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始可不讀是篇不然者幸毋淺視之也

吳奕季淫鑒錄序

淫殺二罪於人爲最重書之以戒殺名者多矣而戒淫者絕少豈以淫之罪爲「於殺與夫殺害物而已匹夫寄假

則足以忘其國是淫者自害害人之大者也人每變童孕女之好者其口腹必淡而世所傳羽流禪伯持戒數十年而敗於妖姬惑於炭婦者往往而有然則不淫者固可以不殺而不殺者未必能不淫也世有以筆墨導淫者如詩中之有香奩書中之有豔異裙屐少年嗜若飲食深入肌膚不可除去予常欲勒一戒淫之書以敵之而遷延不果會友兄張子灝持一書示予曰此友人吳奕季所作淫鑒錄也其有功於世俗甚大子盍以一言助發之予受而卒讀則其書所載先正格言古人懿行與夫世俗之爲淫獲敗者班班具焉因謂子灝此書行吾可以輟筆矣抑中人以下此書之所能戒也中人以上此書之所不能戒也胡濬菴上書請斬秦檜遷斥嶺海萬死歸來而猶有情於黎頹之微渦趙清獻壁立千仞而猶屬意一官伎使老卒召之非此卒故遲其事則清獻敗矣世有如胡趙兩公者苟不自悔則非一卷之書所能動奕季且若之何子灝曰然誠有如胡趙兩公者未有不悔者也吾所患者裙屐少年自彼其人珠玉買笑胡粉弄姿而世又有書如香奩豔異者以導之非使之知淫者之獲既其勢不能自悔夫勸其不自悔而使之悔則其能自悔者聽之可也予作而歎曰有旨哉因題其簡端使歸奕季

潘鱗長康濟譜序

晉世論人物以溫嶠爲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談至第一流將盡之間溫嶠失色彼所謂第一流者何人哉將之王夷甫後之殷深源之屬是已天下屬安定此曹子高自標置噓枯吹生及四海有微風搖之皆周章失據至困踣不振以迄於死而一時奇策偶功乃獨出於太眞之徒然則當時所謂第二流者乃第一流也而其第一流固天下之棄材也聚天下之棄材尊之爲第一流至於中原蕩蕩生民流離而此論猶牢不可破習俗之深豈不痛哉今天下崇尚經術與晉世之老莊異甚然而科舉之學爛熟敗壞日浸月淫如寒熱之入人肌骨士有談王霸之略者率見詆譏以爲迂怪二十年來□□□□□拱手圜視而莫之救也然則今日之異於晉世者安在與國不卒有變容易色之慮太眞之徒將誰屬與抑所謂瓠爛敗壞者果可用以濟世而過此者皆不必談與嘗與潘子鱗長論而悲之鱗長出所著康濟譜示予其書條分件繫旁行敷落自古人救民應變之方至近代兵制屯田魚鹽茶馬漕運諸法皆具又與金子孝章詳爲論說以警發當世之憒憒者予讀之未嘗不撫卷而歎也會鱗長扁舟泝大江覽衡嶽徘徊故里遇所交通人奇士輒出此書示之爭爲裒金助刻流通四方予戲謂鱗長子之書經世之書也子之身未遇之身也子方搰搰焉以其身爲併濟繞而獨以其不龜手之藥公人邪鱗長蹙然曰使吾藥誠可用以取封雖終身併濟繞何憾予作而歎曰大哉潘子之言思深哉潘子之志在天下乎使潘子伏闕上書以布衣召見殿上亦不過潘子自行其學而已唯此書之出使天下知瓠爛敗壞之學無可藉賴而喜談大略者亦將有所稽攷是潘子之大有救于今日也今天下之可憂者多矣猶恃有潘子之徒區區其間也

張子翼救荒賑飢錄序

辛巳壬午歲大飢張子子翼刻救荒賑飢錄數千言其心一以上之人宜振廩同食有如趙抃者一以下之人宜分

人以財有如李珏者使上之人能心其心必優爲抑使下之人能心其心必優爲珏然而子翼之心則非是書所能載也亦抑乎讀是書者惻然動心而已讀是書而不動心者自賊者也動心矣以爲不可見之行事者賊其民者也

陸履長鄉兵議序

籍民爲兵其制尚矣唐之抱眞德裕能以節度使行之於一方宋之神宗安石不能以天子宰相行之於天下其故何也蓋抱眞德裕挾節鎭之權其勢非有司所能格而其臨民也近於天子宰相凡蠲徭租給弓矢第能否一切有實意存焉故其法得行於澤潞川蜀神宗安石之意未嘗不善也其去民遠其所倚以行法者有司而已涑水氏云比戶騷擾不遺一家王巖叟亦云羈縻之虐鞭笞之苦誅求之無已天子宰相皆不知也而團教未成卽又以番上

困之故其法不得行於河北諸路今天下之言鄉兵者多矣其說皆原於抱眞德裕而度其無既行之後當與安石不殊蓋亦牽而不見施行以得免於既爾之擾也雖然內外交訌天下益急練民兵以紓正兵亟募兵之費以贍民兵豈非經武强兵之上策哉懲有宋之弊而謂此法必不可行是懲噎而廢食也吾友陸子履長著鄉兵議一卷大意以編甲定戶爲主八十家而出一人無唐世三丁稅一三巨擇一之苦每日輸赤仄一二無宋世質衣買弓之苦其宅繁碎靡密曲爲之制如貫繩畫局使人一望而曉雖今世無抱眞德裕其人吾知其斷斷可行也王新建有言弭盜所以安民而安民又爲弭盜之本故其閤府虔州埽除羣盜一以嚴保甲爲先務保甲嚴而盜無所匿奇功克成矣但行保甲而其效已如此況以鄉兵寓保甲以守寓戰如履長之說之精且變者哉語不云乎如有用我舉而措之可也

陳世祥寄弟小言序

吾邑文獻之族近必稱陳氏自潮陽公君陳先生以來子若孫俱有大聲於黌序曾孫世祥尤白眉也其人端雅平恕無年少才高之氣其文清深秀麗無襞積雕刻之陋及門之士未有過之者今年八月同射策南陽予困場屋久疇昔之飛揚跋扈銷鑠已盡而獨深望於世祥之脫穎及榜出竟不如人意夫文豈眞有利鈍哉鈍莫予若而何以忽不鈍於此試世祥可以憬然而悟啞然而笑矣仲冬之朔別予省親常山出所爲寄弟小言者乞弁語予讀而奇之彌恐世祥之不能無介介於懷也遂相慰勞曰夫文豈眞有利鈍羣千百人而摸索之牽與不牽而已矣使牽則

侈然以喜一不牽而卽愀然以悲斯其人之深淺爲何如也願與吾子兩戒之吾與子亦各求至其所未至而已矣夫文章學問之理譬諸行遠世固有往返於三餐者然亦有歷千里而脂車秣馬未敢輕言乎稅駕何者其各所期異也今吾子之所期其規模大略已足窺豹於此編而可無三月糜糧以極其車轍馬跡之所至也哉子行矣升堂問寢之暇風雨連牀兄弟自相師友待賈而深藏逢年而大獲吾知陳氏累世之文獻於是乎益遠矣

馬巽甫遊橫山記序

吳杭接壤吾吳之遊者一放舟輒至武林蓋以西湖景物柔淡媚好抒人目目閒也予足跡未至湖上然心知奇勝不盡於湖嘗戲謂浙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一望可見而其心腹腎腸則必反覆抉搜而後得之今遊者至湖

而止每輒言佳勝其能捫蘿芋之險與猿鳥爭道者卒亦無有此何異千里擇交一揖而還者乎聞予言者無不大笑今年秋七月馬巽甫先生歸自武林出所作橫山遊記視予則自湖上以至此山數十里中氣候之晦明艸木之濃淡岑嶺之鬱紆潭澗之沿洑樓閣之位置鳥獸之飛走幽人奇士之酬酢往來一一狂焉讀之神明忽開毛髮盡豎飄飄然不知此身之在塵土也予所尤異者山中之人相親相愛如一家至刻筍爲識而可以禦盜則其淳古淡泊之風迥非人境所能有昔陶徵士作桃花源記後世詩人如摩詰昌黎夢得聖俞諸公皆形之詠歌以爲神仙至坡公則謂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是其子孫非神仙不死者也又引青城山老人村爲比以爲天壤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坡公之言哉高矣然予意

陶公居晉宋溷濁之間感憤時事寓言桃源以羸秦況當時以避秦自況如記中所云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及詩中所云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則其黃唐莫逮之感固可槩見而非眞有所謂桃源者也疑坡公亦未得其旨獨其謂老人村道險且遠其人不識鹽醯飲水而壽其後道稍通漸致五味而壽益衰則有至理存焉今觀橫山去湖稍遠耳目不雜而山中之人獨能全其淳古淡泊之風如此則亦未識鹽醯之老人村也予故服先生之善遊而又歎西湖一泓爲趙宋君臣盤樂之所論者目爲尤物破國至比之西子而橫山以榛莽未闢超然於酣歌恆舞之外豈非夸與異日松冠芒屩從先生徧游其間庶幾爲太平之逸民其亦足矣

郁遠士詩文集序

郁遠士嘗仿韓愈毛穎傳體作小傳三通示人人讀之無不仰天大笑冠纓索絕以爲此古者滑稽之流也既而遠士貧不自聊輒應里中推擇爲採史日抱簿書立會側會指曰若爲吾書某牘即俯而書牘旦而入莫而出以爲常有識之者曰是固向之爲滑稽者也遠士既溷跡掾史復以其暇削剟握槧硫砆不休如舉子結夏課者歲後合廉得其所爲皆器異之而遠士之名亦駸駸聞於四方一日里中有高會四方名士盡集主人舉觴屬客請即席賦詩客多欠伸魚睨不能就遠士乘醉操筆立書數十紙奇氣淵然可誦一座大驚其思銳而學贍皆此類也楚中潘鱗長尤愛遠士詩文嘗搜其篋得若干首刻之吳中而遠士徵予一言爲序予謂古稱善滑稽者莫如東方曼倩今觀其因事納忠直言切諫賦自公孫[宏]以下皆不能及視枚皋郭舍人直奴隸耳遠士身處窮閭而有當世之志以文爲戲而有憤時疾俗主文譎諫之風異日待詔金馬門陳農戰强國之計爲東方生有餘矣若其詩之律切清新覽者當自得之茲不具論

吳定遠小山集序

唐世詩人以李杜並稱至王文公始置軒輊於其間以謂太白辭語迅快然十句九句皆言婦人與酒耳自此論出而子美始獨爲雄霸然攷太白元本風騷含毫漢魏其生平愛君忠國愍時病俗之志方諸少陵無豪髮愆負特以其才高氣雄故精意深識反爲所掩讀者往往得其橫被六合飄飄凌雲之致而已今夫朱顏嫩光美人之形容清香凍歛備醴齊之妙理而後世孝子順孫之情色病騷人者知其爲寓言也希聖有立絕筆獲麟太白之所挾持何如

而可以輕俊目之哉近世詩人學少陵而得其皮毛者頗多學太白而得其天機者絕少蓋學可以漸進而才不可以强爲也吾友吳定遠天才獨出其所爲古今諸體詩皆絕類太白予觀其感歎時事則遠別離戰城南之悲壯也遊歷山水則廬山瀑金陵臺之清雄也俯古蹟則紀橋鸚鵡之作不足爲其激昂也陶謝秋浦敬亭之篇不足爲其閒肆也大約不追琢而工不矜飾而豔不逞繁密以爲富不附寒澁以見長如快劍斫陳十步一人如黃鶴臨風貌逸神王要之區區筆墨畦逕之間誠不足以知之也定遠爲人文武自將自其弱冠時著書數萬言彎弓二百斤既登賢書再上春官不第嘗短衣匹馬往來燕趙間與奇士劍客相追逐歸而閉門距躍慨然欲以鈐略自見時人未之知也故其愛君忠國愍時病俗之志一皆見

於詩乃至沈吟睨眥酣嬉淋漓弄閒於倡條冶葉之間埋照於痛飲狂歌之際不知去古人遠近視餘子蔑如也茲定遠刻其詩爲小山集予僭引篇端以告世之知定遠者其他文辭亦可概見焉

葉石農偶住艸序

昔僧皎然論詩云有越俗格其道如黃鶴臨風貌逸神王杳不可羈有駭俗格其道如魯有原壤楚有接輿外示驚俗之貌內藏達人之度此二格者吾欲以石農先生詩當之石農詩實自隱聿門中來清迥澄澹不律而法近從武林過鄒水視予以達觀樓諸作疾讀數過恍如挾天風凌險絕下視齊州猶九點煙自蓋其遊戲塵中胸次浩浩如昔人所謂香象擺壞羈鎖而去者宜其語言文字之閒超詣若此也

吳義齋經畬堂詩集序

予覽宋史見古者高蹈獨往之士心慕而之以謂近世人材雖不逮古要之吏治武功儒林文苑可與古人方駕者往往而有顧求一眞隱者何寥寥也後有良史將遂隱逸傳不立與或獻疑曰所謂隱者以其不可得而見也使子能見之則已非隱矣且夫灌園磨鏡之流負苔箍捕之客山林城市龍章魚服子安得而遇之雖遇矣安得而知之予不能答然亦不以其言爲然也一日父友葉石農先生出經畬堂集一卷視予曰此吾鄉吳義齋先生所爲詩也義齋服賈而行儒好陰行善以濟物伏居謝時世罕有能知之者所爲詩及小令皆脗以寓意未嘗規規比擬而音節圓美神彩流換翛然有塵外致趣子試評之以爲何如也予受讀終卷爲驚歎失聲若義齋非古之所謂隱君子

者邪今世爲詩者多矣未有工如義齋者也其工如義齋者有矣未有不以詩自名者也詩工而不以名者有矣未有潛德隱行又高於所爲之詩者也然則後有良史將求隱逸其人而實之者舍義齋誰歸乎使予未讀義齋詩猶遇義齋於市廛則亦莫知其爲誰何之人矣予是以知今世果未嘗無眞隱也予嘗泝錢塘上嚴灘觀新安江水出處山高峽深慨然欲起方元英謝皋羽之徒相與遊於黃山白嶽之閒而不可得今攷義齋之本末實生於歙賈於嚴衢之閒予庶幾得見其人而已沒矣瞻望林壑緬然長懷者久之

王子堅詩集序

吾友張子灝嘗示予與王子堅先生倡和之什予問子堅誰何子灝曰此隱君子也篤行好古其詩有孟襄陽韋蘇

州之風其食貧如黔婁史雲而嘗有以自樂子聞是言歎然異子堅之爲人蓋子灝穿交不妄許與者也然子堅居荒江之上無幾人城而予又以傭書走四方不得乘款段一至其處坐是予胸中有子堅數年尚未能使子堅知之癸酉之歲始遇於雍瞻所蟬連數日出一帙示予讀之大抵陶冶性靈流連光景之言遇其合佗清遠閒肆蕭然得意於筆墨之表甚矣其有襄陽蘇州之風也管人有言詩非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子嘗反之以爲窮矣安能工哉詩人之心蕩滌萬物宇籠百態必其有不窮者而後工也今子堅困踣寂寞宜其有感時見於顏色者而子堅泊然此其清遠閒肆之詩所錄出而予灝所以爲知言也與或曰子堅嘗往來東余山中眉公先生亟稱其詩夫眉公先生知之世之人且皆知之矣

閔裴村詩集序

嗚呼此吾亾友閔君裴村之詩也君家世力田至君乃學制舉業不就去學詩詩成乃大困然君好之益力詩亦益工嘗往來吳越間以篇詠自娛其居家或爲童子師或田作自給其爲人事母孝撫二弟有恩人有饋之者君未嘗固拒或挾富貴衣食之輒拂衣去終身不見也亦以此取怒於人至推墮溝中跛其一足君詩中所謂嘗切下堂悲者蓋指此也所居老屋數椽竹廚土鉶餔糜不給君日仰屋梁語雖家人呼之不應其精苦如此君沒於崇禎之十一年沒之時爲檇李故人延致家醫得寒疾歸未至家數里力疾盥櫛堅坐舟中家人驚往逆之已不能言矣扶舁入門一夕卒卒時手輒一卷書生甚家人取視之則其平日所爲詩也嗚呼可悲也已世謂詩能窮人歐陽子則謂詩非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以予論之唐世以詩取士上自王侯有士之君下至武夫卒史繡流羽人伎女優伶之屬人人學詩一篇之工播在人口故詩人易以得名降至貞元以後王澤既竭而劉魯風姚嚴傑之徒猶得挾其區區之聲病所至爲諸侯上客其恬淡隱約如方干陳陶者鄉國之人皆愛而敬之則謂詩能窮人者非也今世以帖誦取士士知詩無益固不好即好之亦不能深知雖有能言之士上薄曹劉下追李杜將亦不免於飢寒困踣之憂況其下者乎則謂詩不能窮人者亦非也若君之詩清而不瘠質而不俚一唱三歎有古者衡門詩人之風則所謂窮而後工者其亦信矣夫君生平最善予嘗欲予刪定其詩且爲之序予有遠遊未果既歸而君死矣索其家踰年乃得其臨沒時所手輒者一卷爲之出涕因商諸同好二三子裒金刻之嗚呼君之於窮固已不怨不憾矣而猶不能無望於後世之傳其詩傳與否未可必也予之力又非能使君必傳者也則亦攜拾集比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已

王古臣寒谿詩艸序

虞山王古臣先生以清詞麗句聞於吳中所至名山勝水僧窗驛壁可喜可愕之觀輒爲詩若文以記之好事家傳寫諷誦以爲唐世陸魯望方元英之流實能遇外聲利元對邱壑非夫跋履朱門以終南爲捷徑者比也往予應宗伯錢公招讀書虞山數聞古臣之名并見其一二詩歌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今年古臣適以宅事過嘐予乃得交其人盡讀其歲後篇什恍然如歷藤溪陟烏目過破龍澗盤礴於古松流水之間歎岑峭蒨移人情性甚矣古臣之詩

之有得於山水也予昔年嘗經廬阜客歲往返燕齊之間所遇可喜可愕之觀爲不少矣觸事感懷不能盡見之於詩詩成又不能如古臣之工豈山水之遇詩人亦有幸不幸邪欣賞之餘因以予之所愧者告之

王周臣學古偶刻題辭

勝國虞公伯生有言爲文當如浙人之庖者不當如川人之庖者川人之爲庖也麤塊而大臠濃醯而厚醬非不果然屬歷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者則不然凡水陸之產皆擇取柔甘調其涪齊澄之有方而潔之不已視之洽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其所求羽毛鱗介之珍不易其性故爲文之妙唯浙中庖者知之予嘗引此以論今人之文險膚躊駁華縟纖詭雜然而出譬猶置鴆毒於醍酒之中屑糖糜於粱肉之內雖求如川中之庖已不可得矣

王子周臣以古文辭視予乃能黜險膚以爲實去躊駁以爲醇約華縟以爲質變纖詭以爲雅淵淵乎其有先漢古文之風充充乎其進而未止也周臣其有意於浙中之庖者與欣賞不已因爲題其簡首

州邑文紀序 代

洪都萬侯來莅吾邑甫踰年邑之管庫清訟獄理徭賦平侯常旅進邑諸生試之其甲等者其以爲岌而其下第者亦默以服久之太倉州大夫去官上官檄侯往攝其事瞭之人惟恐其果攝也婁之人惟恐其不果攝也相與詰難良久侯竟往攝州事數閱月以返其莊農時治績與其所以攷校諸士者亦如瞭於是侯於聽政之暇彙其州邑試牘及士子平日所贄之文選而校之而國門之未懸者名山之未及藏者皆附見焉刻成郵書屬予爲序予惟婁東之重於天下久矣三百年來鴻生碩師後先輩望言文於此邦者譬之粵無鑄燕無函非無鑄與函也夫人而能爲鑄與函也近則海內通經學古之家皆以婁東爲功首士或竊其緒論者輒登巍科四方負笈出遊者有不至婁東而返則慚愧不敢比於人數然則婁東之文震耀鏗鍧空無所用予之讚述矣獨吾瞭人士素稱樸茂科目差少於旁邑天下之稱壯縣者不屬焉然士之讀書嗜古有師法者視旁邑亦差過之言古文者率知沂唐宋以進於秦漢師其意不師其詞其剽剝形摹緝拾字句者則曰此非文也言詩歌者率知沂三唐以進於漢魏以博厥爲工以自然爲至其比擬荒澁造作纖巧者則曰此非詩也父以此詔子兄以此訓弟子弟推其指以見於時文大抵雅而澤華而不靡尊傳注而不失之拘本經史而不失之雜而其才氣振踔者則又極其奔詣斷至乎古之立言者而後止徒以吾瞭爲天下窮處士子寡交遊遠聲譽故旁邑猥以瞭爲少文云於戲觀於侯之此選亦可以知邑治之大都矣予聞先漢循吏首推文翁其治至使人爭欲爲學官子弟蜀地之學比於齊魯可謂盛矣然不能如黃文公以郡守入爲宰相者以孝文方尚黃老也今朝廷加意作人侯之治績既爲天下最而其所以誘進文學者又如此吾知其將來游膺異數又不但璽書增秩而已也是爲序

送趙少府還松江詩序

崇禎十七年夏六月於潛趙公自松江少府來攝嘉定縣事時賊陷京師海內震驚嘉定沿海不逞之民多結黨伺釁者適村民兄弟於僕并其家七人皆被殺於是酒傭籠養皆起爲亂什什伍伍白晝持兵迫脅主父使出券以獻

僕坐堂上歔欷自若主跪堂下搏顙呼號乞一旦之命牽得不殺即燒廬舍奪錢物以去不三日而火及城之南隅公下車適與變會而備兵使者程公以他事行縣適與公日夕計議發兵捕殺二十人懸首以徇眾爲梢定居數日程公以邑事委公而去公多設條教旌善罰惡立保甲申鄉約誘諭之如子弟疏導之如江河期月之間邑以無事說者謂嘉定之變實肯此所未有而程公以嚴法制之於肯趙公以寬政撫之於後生死而肉骨亦肯此治嘉定者所未有也公每旦起坐堂皇民有持訟牒至者閱竟乃受之其瞞謾不可受者立罷去之間一日出奉錢市鮭菜無一錢侵公帑科里役者其強力潔廉皆此類視事僅兩月撫軍祁公以卓異薦公于朝直指周公以公旦夕柄用不可久居下邑遂具疏請以進士嘉善錢公補嘉定令而公

遂去嘉定暫還松江諸生某某等以公之德不可無頌也相率爲詩若干篇以送其行而屬予序之子昨歲計偕北上遇公漕河公方部糧至京予同行數舟與糧艘爭闡艘發數十人守闡百方諭之不得過勢且後期不得已走訴諸公公徐至一麾而散予嘗私語同人公御下如此將相材也應者皆嘿然既踰年而公來治嘉定其整暇不亂與御數十人不異然後知予言之驗也昔仲山甫之賢以吉甫作頌而傳若漁陽之頌張堪蜀郡之頌廉范則堪范初不以頌而傳也而頌者之詞反以堪范而傳今公治行卓卓如此他日傳循吏者必將以嘉定之詩附見焉是其爲吉甫不足而爲漁陽蜀郡有餘矣予既竊附知公者之末而又牽斯言之得傳也遂援筆爲之序

陳義扶文稾序

昌黎之文學孟子者也歐陽子之文學韓子者也二子之似古人者神也非貌也近代之學古人者貌也唯制舉業亦然王唐以機法倡之於肯歸胡以理氣振之於後讀思泉之文未有言其似守溪者也予間思泉日置守溪之文於座右心摹手追久之乃以其博大名家即思泉亦以昌黎學孟自況乃知先輩之嚴於師法而精於用意如此今帖誦家或言古文或言先輩究其所謂古文先輩者襲績而已爾拘牽而已爾拘牽襲績既不足以服天下於是鹵莽者一切反之以陋爲奇以腐爲新以俗爲雅以瘠爲華而制舉業之道日以敗壞爲可歎也吾友陳義扶以高奇之才敏入規矩蓋常取機法於王唐取理氣於歸胡矣其言曰軼理而背法非文也墨守理法之中土木據尊位而餓禁入嚴家亦非文也於是精之以濂洛閩性命之書

博之以遷固韓歐雅正之文上有所規下有所逮正有所本旁有所參然後研精覃思一於制舉業發之讀其文如齊魯大儒揖讓與俯於朝堂也如大將用兵變八門爲六花也如丸投區矢赴的流雲拄岫而風出之也如湖江之水蘊珠涵璧而吐吞義娥也於戲若義扶可謂能自名其家者與可謂得古人之神而遺其貌者與以王唐歸胡救今文之敝以義扶之文救王唐歸胡之敝其誰能易之義扶浮沈諸生中十年其文益精而其收效與今之陋腐穢俗者等且不若焉論者誹譽相半於是義扶不能自釋以決於予予曰昌黎之文不云大怪小怪乎歐陽子之文小子輩不有議之者乎牽之怪且議者不能使二子不傳以二子之誠於爲文也吾子之文誠矣誠則必傳其何有於一遇義扶起而笑曰善哉黃子之張吾軍也遂刻其稾若

干篇以行

又

吾友陳義扶嘗刻其稾二十篇問世而予爲序之以謂義扶之文取機法於王唐取理氣於歸胡精之以濂洛關閩性命之書博之以遷固韓歐雅正之文上有所規下有所逮正有所本旁有所參然後研精覃思自名其家出其餘力足以救今文與今之僞爲先正之文之弊而其收效反遜於今人故論者誹譽相半然而義扶之於爲文則可謂誠矣誠則必傳一遇不足道也蓋予之推服義扶如此未幾義扶以薦經舉於鄉闈中擬冠多士者數日而姑抑爲第二人聖義既出都人士奉手數賞以爲斯文之美如瑤金虹璧雖柳揚其價而金與璧亦如也時予亦與義扶同舉於是義扶彙梓其稾以行復使予序之予惟主者之評

義扶也曰無欺人之言無媚人之韵是卽予將序之所謂誠也誠於文者必遇予言則既驗矣而誠於文者必傳予言其不驗者乎雖然義扶之誠於文也則以其誠於人者爲之本也今夫唐之有張均蘇渙其詩未嘗不本於風騷宋之有丁謂呂惠卿其文未嘗不本於經術彼其詩若文可謂誠矣而後世奉莫取以爲法者無他以其不誠於爲人也今義扶孝於其親而信於朋友其持己也翦翦然若有所畏其謀道也菑然惟恐失之視名利如脫髮視進取若不得已此所謂誠於其爲人者也以此而爲人亦以此而爲文其視世之抽青媲白梔言蠟貌以追取時俗之好與夫昔人所云鳳鳴而鴛翰孔子讀而儀秦行者其相去爲何如哉予既自牽其言之有中而又樂與義扶交勉於將來也故亟稱義扶之爲人以告世且自勗焉是爲序

金懷節文稾序

東漢諸君子以德行稱者莫如荀季和氏陳太邱氏是二君子皆閭篤無文者也而季和之後有才子八人太邱之後仍世卿宰彬彬乎彧彧乎何其祖父之質而子孫之文也蓋文者質之餘也子孫之文祖父之質之餘也祖父以文敎文勝則質漓矣夫子孫之質日漓則子孫將不能有其文是故韓愈之文比於荀揚而其子有不識字之謝李杜之詩上規風雅而宗武伯禽無聞焉文勝故也夫惟祖父以質敎而子孫以文應則質有其文質有其文則文之行於世也益遠此荀陳二氏之後所以多賢與吾邑金羣玉先生以孝友至行爲一鄉所宗自學士大夫兒童厮役無異言及其沒也臨哭者皆失聲而子孫不知其姓氏論者方之太邱季和有過之無不及焉其長君爲吾友爾宗

而懷節則先生之孫爾宗之子也爾宗之所聞於先生者皆忠信孝友立身事君處朋友之道懷節之所聞於爾宗者皆先生之道也吾嘗與懷節處矣朝而肄業晝而服習夕而討過無憾而後卽安其修於身者粹如也其積於學者充如也其發於文辭之間者沛如也是宜其制舉業之文瀾奇灝博英華瓌麗爲吾黨所屈服與異日懷節立朝以經術陳便宜發明家學當如荀氏之慈明仲豫有功於人有紀於史則陳氏之元方長文不足慕也會懷節刻其制舉業若干首以行而予爲之序如此先生諸孫七人皆賢有文懷節爲之長

陸道協文稾序

制義之所言者理與事而已理則古人往矣吾不能面質其然否於豪分之間唯取鎔傳注不爲所泪而後達於文

辭者爲至事則比物連類博取約出大足以極萬物之狀而細足以發瑰怪之文此二者未能或舍也然以今之爲制義者觀之則有二弊焉言理而失者拘守繩尺無所發明其弊至於質木痟酸咀之無有言事而失者穿鑿淫辭移此儷彼其弊又如美錦覆阱履之立陷是二者子皆病之且夫六經之後言事者備於史言理者詳於子史之所以推遷固者以其羅絡千載善敗得失的然可見也此以理言事也子之所以推荀揚文中者以其各言所明踳駁互見而其精者固可施諸萬世也此以事言理也夫事理合而後可以立言合事理以立言而後射策決科之文與古文辭等今人反之乃欲以此譯聖經憲王制繆種流傳豈不可歎哉吾友陸道協才高智多年未及壯讀書盡四庫其意藹然欲追唐宋作者視近代能言之家蔑如也所

爲制舉業精於擇理而辨於論事當其震蕩捭闔奇氣鋒出如韓白提百萬眾鏖戰於河山之間定而觀焉則又粹然以清盎然以和蓋駸駸乎入古人之室矣會道協刻其稾百篇問世屬予序之予爲述其所見如此以告世之讀道協文者若夫道協之爲人寬通覩深貌若子房而志烈恢然有翁歸文武之器此又非予所能測矣

吳見末文稾序

吳子見末以文章鳴江左垂二十年今始舉於鄉予獲與見末同榜相遇金陵極論文章利病氣閉塞之故以及今之離經畔道者因相與推案大笑聲撼江水水鳥皆磔磔飛去吳子輒予手言曰吾於時文無所好獨好子文又曰子之文甚似曾王予笑曰子言過矣吾非能似曾王者直好曾王者耳宋潛溪評曾氏之文以爲信口所談無非

三代禮樂其評王氏之文謂如海外奇香風水嚙蝕木質俱盡唯眞液靳然而存今於制舉義中求足以當此二評者非吳子而誰乎吳子之文春融而不迫醇質而有光子固氏之作也嚴勁而能裁古雅而有體介甫氏之作也然則曾王之文乃吳子之所自有耳而予何能爲彼哉吳子曰子與予之文無有同乎曰有取理解於先儒而未嘗墨守訓詁取氣脈於古文而未嘗剽賊陳言取矩法於先輩而未嘗規規於程尺之內是則我二人之所同也雖然吾與子其可自畫乎哉進此而居省寺則有疏議之文居史館則有制誥之文紀一代事蹟實錄直書則當學遷固之文玩思神明嚅嚌聖涯通天地人而爲言則當學六經之文吾與子其可自畫乎哉吳子曰子言善矣吾適有制義百篇問世子即書吾二人往復之言以識交勉之意焉其

可乎予唯唯因退而書之

徐定侯文稾序

國家重熙累洽垂三百年一旦有崇禎甲申之變河決魚爛幾於不可收拾逮夫世運中興天下容容思治矣而寇未即殲□未即服者其故何哉士大夫才多而氣弱也才者所以用世也氣者所以用才也氣有餘則激不足則弱激與弱均非所以善其才而弱爲甚昔者東漢之末士大夫競爲危言訐辭汙穢朝廷批抵邇寺卒至以身蹈鼎而國家之亂亾隨之其氣激也南宋之末上大夫怱怱俛俛拱手圜視以苟歲月陳同父謂之風痺不知痛癢積數十年而國亦亾其氣弱也今天下之患不在於類東漢而在於類南宋吾嘗與一二識者憂之閒亦氣此意以論文以爲制科之弊庸虛狹陋皮削單薄剝裂冗沓浮蔓其

惡不可勝數一言以蔽之曰弱而已矣善夫昌黎韓氏之言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信斯言也其吾友徐子定侯乎定侯之文於物理事變無所不窮於三代兩漢之能言者無所不仿於性情無所不抒於矩法無所不合森乎如翔鴻班馬之行也渾乎如滄江八月之濤也凜乎如壯士之怒髮上指而色不變也充乎如元夫碩士雍容嗚佩而風采炤爍也牢籠怪奇穿穴險固破豔冶之堅陣擒雕巧之酋帥其殆管人所謂氣高天下乃克爲之者矣定侯生長右族高曾以下至尊大父先生暨尊甫先生皆學有淵源爲世偉人而難弟儀侯復互相師友壯盛之氣全注諸言足以年未勝冠即與儀侯同舉於鄉未幾進捷南宮天下誦習其文咸謂可生終童復出

於世也今定侯筮仕山陰政績之美行將追配趙清獻范希文諸公聖書召用邊難廓清有日矣若其操筆授簡亦必爲天子撰平淮之碑勒摩崖之頌不止見奇制舉業而已也予與定侯稱同年生風期相尚恆有祖生先我之歎茲者定侯版行其國門之文猥以弁詞見屬輒爲道其素所感慨於世者而欲救之以定侯之人與其文予之傾倒於定侯者至矣

葉念菴文稾序

世之好古辭者多薄時義不爲夫時義之與古辭異者邊幅爾若其苦心致力以參古聖賢之旨六經百家之說涵濡深微不誣不游則雖庞然稱古辭者所得未嘗或異焉陸務觀曰海輩以文知人非必鉅篇大筆也殘章斷稾憤譏戲笑之詞皆足知之故時義小物也而爲之者之心氣浮實學問深淺可求而得也吾不及見念菴先生閒嘗取先生之文而讀之見其於古聖賢之旨六經百家之說無之而不涵濡焉無之而不深微焉悚然歎曰此非先生之文也先生之人也其人深故其文抑之而奥其人通故其文揚之而明其人寬故其文廓之而大其人潔故其文澄之而清先生之於文可謂稟厚而發遲志慤而得精者矣顧逢掖三十年九獻不售卒之坎壈以沒嗟夫世未有知先生之文者也今出先生之文以示人皆揜卷不欲觀或勉强卒讀皆以爲文而已矣嗟夫世未有知先生之人者也熙時曰知吾先子之文與人者一人焉趙定宇先生是已先生在南雍時拔吾先子於輩俗中敬之愛之每試必冠其曹伍其與吾先子書牘皆嚴重若先輩古道鬱然可觀也夫趙先生天下伉直使僅知先生以文其愛且敬之

必不爾使先生文人也何至爲趙先生所重若此故曰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趙先生之謂也先生遺稾無慮千百篇今熙時取其十三篇以行蓋皆晚年筆云讀是編者勿問爲古辭勿問爲時義亦視其苦心致力之處而已矣

董聖裒文稾序

世之論文者恆曰某某能開宗某某能復古予以爲不然夫文未有不復古而能開宗者也詩至於李杜文至於韓柳天下之所稱開宗者也然李杜以詩虞騷沈宋雖稱作者而不無尚沿齊梁之餘波至少陵一則曰風騷再則曰陶謝太白亦慨然以大雅不作爲己任是李杜之於詩不過能復古而已肯乎韓柳者燕許稱大手筆然其體制駢偶去古甚遠至昌黎始能本原三代兩漢力追孟荀還固

之文而子厚亦云參之穀梁參之孟荀參之莊老國語離騷太史諸書而後爲文是韓柳之於文亦不過能復古而已復古以爲詩文而詩文之能事盡天下後世之言詩文者皆範圍焉吾故曰文未有不復古而能開宗者也二十年來制舉業之文凡數變始剽諸子繼填六經繼又傅會諸史近則六朝之丹雘粉澤無不竊焉其作俑者咸自以爲奇創不移時而聲色俱腐讀者嘔噦從之矣此無他唯其不能復古耳毘陵震澤諸先正之文所謂古也得先正之理法氣機而變通生焉所謂復古也董子聖褒起於毘陵其爲文精於理而嚴於法厚於氣而靈於機齋房九莖之芝清廟三歎之瑟神采流溢而音節雷微以方其鄉荆川方山諸公風流彌邵神理一也甚矣聖褒之能復古也今年聖褒舉於鄉其文爲四方所尸祝吾知後數十年學

者之宗師聖褒亦如聖褒之宗師肯哲無疑也聖褒爲人澹泊堅靜在貧如客頃過嘐城與予數共晨夕汪然不見涯涘吾又以知聖褒之文皆本於聖褒之人也然則以聖褒之文爲能開宗能復古者其猶輕量已夫

徐宗題文稾序

嘉隆之間吾嘐大宗伯徐公以文章政事名天下公之言曰文自六經至七大家而精髓始盡勦賊皆遺其首尾又曰昌黎文不摹史漢而得其精神又曰古於辭而不古於意如夏畦之學漢語盎其意以譏當世之雙琢言語自號奏漢者公與弇州爲同年友周旋四十年持論斷斷不爲之變弇州晚年頗好唐宋而不薄歸熙甫則亦自公發其端云嘗歎公以元老鉅人爲世推重即無文章已足不朽乃其砥陋起衰如此此徐氏之家學所以闡而益章久而滋大也宗題於公爲曾孫沈篤嗜古壯思涌出嘗以數年下帷盡發其先世藏書讀之所爲制舉文上邇經訓下攬諸家旁貫橫陳高翔捷出模范山海排戛雲霆洗削纖巧藻繡大章固已闖然升作者之堂而嗇其就矣嗟夫宗題之才誠有大過人者然豈可不謂之得於家學也哉昔陸務觀有言歐王蘇諸公皆科舉之士彼在場屋時苦心耗力凡陳言淺說之可病者已知厭棄如都市之玉工珉玉雜治積日既久望而識之一旦取荆山之璞以爲黃琮蒼璧萬乘之寶珉固不可復欺夫舟世科舉之文與今科舉之文不同而其緣科舉之文以進於古文則一也子故讀宗伯公古文而知其珉玉之辨當在爲舉子時今宗題於珉玉之辨精矣過此以往萬乘之寶將出矣會宗題刻其稾若干首問世予爲序其淵源書之首簡

兩徐子合稾序

徐蔚生汝馨兄弟以高文篤行稱於邑中而皆出吾友侯雍瞻之門雍瞻之論文也引繩墨別分寸片善不揜微類必指如漢廷老吏平反疑獄國工診疾見垣一方居平嘗誦言曰凡爲文章必使神理骨法達於氣勢鄉澤之間而後止文無氣色是山無煙雲春無艸木也又曰吾之斤斤於二三子者非以爲文而已也人能平其心易其氣與聖賢之理相傅而行則爲人之道亦不遠矣是二說者予皆題之邑中少俊遊雍瞻之門者類能推闡印說彬彬焉或或焉譎書創行日有聞矣而兩徐子實爲之首雖同遊者多奇士皆自以爲不及也昔人作唐詩主客圖每推一人爲主則必有數人入室又擇其尤者爲上入室今吾黨論人與文者固必以雍瞻爲之主而其上入室者則兩徐子

也夫雍瞻之人與文其雄於壇坫而重於鼎呂者垂二十年則逝於其門而入室焉者其人與文之淵源不亦深且遠哉兩徐子勉之有郭林宗之[宏]獎風流則必有茅容孟敞爲其徒有韓退之之起衰八代則必有李翺皇甫湜承其後是數子者皆以得所依歸而後傳其可傳之本則必有在矣兩徐子方版行其文屬予一言爲序予於蔚生稱僚壻而汝馨與吾弟偉恭同學又皆以予爲與於斯文者也於是乎言

選社題辭

少俊之應童子科者六人曰朱子旭徐汝馨陳求章建純兄弟豈吾弟獻臣偉恭也其齒自弱冠至成童其學各宗一師其人或聚處一室或遙相應和其文瑰富精工清通秀傑不相蹈襲而能彼此相濟雖所詣不必止此然持此

示人人已服之矣於是諸子各錄其文十篇合爲一集以代繕書應索者刻成以質於予予告之曰朱子有言文字有筆力有筆路筆路隨時增益筆力自二十餘已定旨哉言也子美夔州之詩頓挫沈鬱東坡海外之文精深華妙此筆路也誦雲垂海立之篇觀帶餘馬後之句已知其晚年所造如此矣此筆力也雖然此言乎文爾朝賢而夕佞惡始而美終人之爲人豈有定也哉諸子勉之毋鳳鳴而鶯翰毋孔子讀而儀秦行十年之後質諸是編使人疑其文之無定而信其行之有定也則善矣

易文自序

漢人得一經必聚五經諸儒共讀而詁之予嘗以此意讀易求之於詩得易之性情求之於禮得易之法度求之於書於春秋得易之事業乃至二十一史之記載莊列諸子之微言屈宋蘇李以下之詩騷詞賦一卷一篇所見無非易者又恐其溺於文也端居靜思斂目聚精神以求焉如是者十有五年而未嘗測易之畔岸閒出其餘爲制舉業非予好也特後所得率以之薦凡席鮑蟫蠹徐子蔚生顧從而掇拾吾後評之隲之猥投梓人流通凡若干首予亦不禁也嗟夫易之道大矣自漢以降言易者無慮千百家其精者發揮理性其麤者爲陰陽術數之言而其至麤者爲今之制舉業今誠以易道視之則其精者去太極已遠而其麤者亦不可以謂之非易譬猶天地之內金玉瓦礫等爲一物而已矣予之此文方之瓦礫固天地之所不棄也

嚴永思先生七十壽序

韓愈論史書不可輕爲自邱明遷固陳壽王隱諸家而下

皆不免於天刑人既柳宗元反之以爲肯數子者或出於不卒或行事本不合中道非以紀錄褒貶之故而然也二家之說以宗元爲得然予嘗妄論之天地間風雲水石禽蟲華蔼無情之物非能有所愛憎報復於人也或者操吟詠之小技穿穴幽隱掐擢瑣細其得罪造物甚小而猶或以此致窮又況世之人傑鬼雄抱感慨不平之氣生無所遇猶冀死而見伸乃作史者洗垢索瘢抑沒其事則其人之長恨於天壤爲何如哉是宜遇之所云亦有未必不然者今夫酷吏文致人罪或不旋踵亾身赤族而慈惠之師明允之吏嘗以多所平反獲報於數世之後作史者苟懷平反之心以處之則其得報亦當與遷固諸人相反非有富貴福澤之加其身亦必康强老壽此又物理之必然者也吾邑嚴永思先生讀史三十年嘗患司馬氏通鑑多所

閱略遂爲發凡舉例是正其書閱者補之訛者訂之人有假詭倘儻者收之文有關繫治道者采之美如四皓安劉章章見於馬班之書而爲通鑑所不錄惡如華太尉破壁取后璽見於吳人所作曹瞞傳而爲通鑑所輕信皆別白而去取之旁行敷落開見錯出其大旨歸於成人之美不以成敗論英雄不以聖賢大學之道恪一切非常可喜之士蓋先生之用心爲至仁矣先生於世泊然無所嗜天亦未嘗以富貴福澤强加之然生長四朝爲太平之遺民家有負郭之田門多載酒之客于于而行陽陽而樂不知老之將至是邱明遷固所深羨而不可得也傳曰仁者壽先生有焉予少懷述作之志牽於時學不暇以爲年近四十始登一第今方請假南還欲終隱林壑與先生卜鄰又未知得遂與否徵天之惠買地百弓貯書千卷俯而讀仰而思洗然盡去胸中之癥結然後修明一經傳之無窮於生平之願畢矣猶恐投奇不力疾惡之心太嚴則於先生之道一無所得而深犯遺之之所戒故於先生七十誕辰謹述其生平作史之意以爲壽而亦因以自勗焉先生讀之其爲我听然而釋一觴乎

唐宗魯先生壽序

今年七月七日爲唐宗魯先生六十之誕辰諸辱交於先生之子惟時者某某咸謀所以壽先生而屬某執筆以紀先生之梗概且曰吳俗介壽之辭必託諸貴人鉅公今先生體尚高素視榮利如土梗諛詞詭說非其所好吾屬以子交於惟時最久其知先生宜悉子當爲一言以侑先生觴且固惟時之志也予唯唯不敢以陋且僭辭予惟唐氏之先世有隱德至先生而早失怙恃廬產蕩析乃慨然屏去儒業居物於家視其時之諂信而操其奇贏不十年竟復其產且加廓焉然生平深恥陶白之術刻意厲行一本禮教不啻如昔人之遊於商賈而躋稱折之者故其家亦終不甚穰也其家政嚴而有法客有過從者見其子弟立不跛倚坐不橫肱其與人交衎衎樂易不爲嶄絕之行里中人皆愛而敬之稱唐翁性無喜慍云惟時嘗謂予曰亮工自結童時粗習句讀家大人郎訓以忠孝大義閭市肆有佳書必購置壓中已而亮工遊鄉校試於有司時有利鈍大人無幾微見於顏色每讀書它所旬日歸省大人必舉經史疑義相詰難亮工對稱旨則命酒爲樂曰子能是吾不羨富貴也是以亮工與世推排十餘年不敢改操蓋大人之教也予聞其言喟然歎曰先生之賢於人遠矣昔陶侃之母截髮易酒以燕范逵使其子有當世名史稱其賢予竊非之以爲才如士行何患不達其母既稱明智乃不能教以堅忍靜重而使之汲汲於富貴無論士行有愧茅容其母亦異於尹焞之母矣至若陳萬年之在漢名在于定國杜延年閎蓋亦一時之偉人也而教謂之言爲笑古今豈非重富貴而輕道義故與錄此而觀則先生之賢於人遠矣今惟時學成志樹業已祭酒諸生聞其它子姓皆詵詵振起克世其業而先生方與四三親故杯酒聚會談說山林魚鳥之樂暇則逃於浮屠氏相與探究其旨吾於是知其心之不嬰於物而可以長年也已若夫世俗所稱駟馬高蓋鳴鐘列鼎之榮宜皆惟時所自有故置不論獨論先生之高風潛德如此且以識諸子親愛之私云

歸母陳夫人六十壽序 代

當穆皇帝御極之季年上恬下熙朝章漸疏士大夫相習

爲奉身貧家之學而少司寇歸公自釋褐中翰擢官黃門稍遷尚寶卿脫繇銀臺進貳秋官數十年中清白一節此可謂天下之偉人矣當公之官成也室廬甃隘田畝不足以給饘粥故衆以爲清雖公之立朝忠精居家孝友學古淹博在它人一莫能至而槩以清蔽之猶之稱國僑以惠稱公叔以文云爾不知者至有平津布被之疑及聞公之夫人糲食敝衣親執家若無幾微見於顏色乃始歎息以爲不可及然居公之時亦僅歸美於公而已夫人之德以公揜猶公之德以清揜也洎公卽世長君全卿以才名耿亮遊公卿間時時稱夫人慈樸之惠次君[元]卿尚幼夫人以嚴代慈朝夕訓以讀書修身睦族信友之道不數年鬱爲儒宗人始知夫人爲母之賢而益追誦其爲婦且歎司寇公之清白一節其得於夫人之所助不淺也夫公之清白一節出於天性所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也而以爲得於夫人之助不已過與蓋攻苦食淡者人情之所不堪而豪華靡麗者閨閣之所競慕舍閨閣之所競慕就人情之所不堪此在君子能得之於身而不能得之於同室之人夫至不能得之於同室之人則不必身通苞苴而其操固可敗矣昔王荆公以虛名實行傾動天下自其買宅京師必欲得修身齊家事事可法如司馬公者而與之爲鄰而嫁女用錦帳乃出於夫人所爲荆公不知也然則近世賢人砥礪名節而敗於不見之地者可勝道哉謂夫人無助於公吾不信也嘗觀宋史傳列女者於潛德則稱孟光謂伯鸞之隱遯光成之也於明達則稱山濤許允之婦謂濤允之出處二婦成之也而清節如吳質吳隱之之流爲其室者甚雜而姓氏獨不傳豈清者之行固不欲見知於人而幷晦其室與抑所謂至德者固無得而稱也與不然則其爲子若孫者不能推闡其德以見於世也與今全卿之才名耿亮既如此而[元]卿又將進爲世用吾知公之德固不以清揜而夫人之德亦不以公揜也已今孟冬廿又八日爲夫人六十之誕辰諸同人千里賀書以介壽之辭見屬予以通家子義不敢辭因爲撮其大者書之爲序而夫人之壽考康寧則諸君子固能言之矣

陳母張孺人六十壽序 代

往者陳靖甫先生以博物好奇聞於四方四方之人自詩翁畫史奇材劍客彈碁格五馬醫灑削之屬挾一技者皆過從先生先生左圖右史旁列三代彝器引客就坐問何所長客肯自贊云何輒隨客所長應之客皆遜謝不及已而釃酒擊鮮絲肉間作窮日夾夕以爲常或值先生郊居則與馬之儀直踊貴其好客如此然先生之家貫不逾中人先生性高朗絕不問生產生產亦不見其落人多怪之閒有私於長君熙孟者熙孟爲昊道其母張孺人節衣縮食操執家秉先生卽有所需未嘗乏絕卽乏絕必拮据以進不使先生知之於是聞者驚歎以爲非孺人之賢不足以成先生之高也孺人爲大參明初公女公深中隱厚閨門肅雍孺人之所得於家教者深矣不偶然也先生既觀化數年孺人始年六十是時長君學益成志益樹吳中推爲諸生祭酒諸孫五人皆賢而有文於是同邑諸君子干里移書以介壽之言屬予且曰君於陳氏稱世講宜知孺人尤詳孺人於古列女誰比也予惟范史所載梁伯鸞夫婦人人能言之以先生方伯鸞所謂易地皆然者也若方孺人亦唯德曜爲可媲雖然當伯鸞賃春時所謀者一身

曰裘葛於整理饘粥於潔齊一庸婦人能佐之矣德曜之賢於人者特以其必敬必戒也若先生以布衣諸生門內嘗有數十人醵酒門外嘗有數十人仰食米鹽淩雜一切責之孺人而孺人皆能給之終其身無倦容無德色非誠與才合者能之乎是故爲德曜易爲孺人難伯鸞既沒史稱妻子歸扶風夫以伯鸞爲之父而其子無聞焉則其人之賢否可知也德曜之所處又可知也夫王霸之妻不以蓬髮歷齒慙其子故與德曜同傳以德曜之明達豈不足以處此然其得於天者或已嗇矣今孺人有陶孟爲之子陶孟之子及猶子又賢也是故爲德曜難爲孺人易夫難者今之人所不可能也易者古人之所不必得也能今人之所不可能得古人之所不必得其亦可樂也已遂書而寄之以復諸君子之請以侑孺人百年之觴以志子不獲躋堂之媿焉

蘇母金孺人六十壽序

吾邑蘇氏世居湄浦之上以耕稼爲業二百年來士大夫所稱孝友肅雍有德有行之家也至泰醇先生以績學爲鄉祭酒而長交君眉起眉聲繼之眉聲以易經魁鄉薦當世誦習其文擬諸淵雲鼂董之間一上公車罷歸杜門著書日侍母孺人膝下與眉起賡閒居之賦補白華之詩用以燕樂其親而孺人亦康强悅豫左饘粥而右孫子愉愉如也初孺人以名家女幼嫻姆教孝恭慈儉閭於姻族既歸泰醇先生俺家道中落孺人椎髻操作攻苦食澹有人情之所不能堪者然祭祀酒食未嘗不潔齊也尊章之養未嘗不具醇醴羞甘毳也盥浣撫摑之節未嘗不整理也既而先生早沒二子孤露孺人亟延良師傅講授而躬自

訓以忠孝大節稍長擇交里中問某某姓名知其人賢者輒喜試於有司小有利鈍不加譏訶眉聲登賢書亦無得色曰吾所喜者在此不在彼也惟孺人以婦道而兼子以母道而兼父辛勤數十年得見其子之樹立爲當世大賢而其身固已老矣涓耀間古之賢母有樂其子與李杜齊名者有翩髮供饌爲其子延四方奇士者有閭義養不聞祿養許其子不就科目者高風淑行焜耀彤史然亦卒有大賢人焉以爲子故其母得藉之以傳即不卒而其子不賢母之傳與否未可必也孟子推仁義禮智之德皆本於性而又以爲有命焉彼所爲高風淑行其殆出乎其性者與有是母適有是子其殆得乎其命者與世稱君相能造命然又以爲孝子百世之本仁人天下之命則夫孝子仁人盡性以至於命其權固與君相等與昔漢世有赤眉銅馬之亂而劉平趙孝之徒至信格於盜賊唐至元和之後王澤竭矣而董召南獨隱居行義化及雞狗此皆性命精微之極致不可思也不可言也今天下彝倫攸斁豺狼食人河決魚爛幾於不可收拾尚賴有仁人孝子如蘇氏兄弟者本其孝友施於有政在家如董召南出爲公卿大臣如劉平趙孝而孺人內德隆茂將與漢晉以來諸賢母並傳豈不盛哉涓耀與眉聲同學同志又同舉於鄉往歲驅馳南北兩人如左右手也憶舟渡黃河中夜不寐眉聲爲述昔年大雪中徒步赴試歸自數十里外母氏倚門望之涓耀喟然歎息想見爲人親者之心焉今當孺人六十之誕辰得從侯子雍瞻傅子令融陳子義扶之後敬進一觴因述其世德以爲壽詞無虛美庶幾見而知之者云

跋

尹伯衡先生詩集跋

蒙不知詩而喜言詩詩者持也古之人持此物以爲訓非取其廉纖綽約睇有風采而已將必有裨於世者而後言之三代以後詩人之與風人合者晉淵明唐子美自染翰爲詩者無不置兩公口齒間乃數千年來學陶者恆失之枯學杜者恆失之累求其神似者幾如咸池之音不可復聞此無他古之人有所持今之人無所持故也夫賢達之士奇情浩氣素蘊畜於胸中仕則託功名氣節以傳不仕則爲詩若文以微自表見陶杜兩公之詩大抵從窮人也有陶之桂冠乞食環堵蕭然而後有其恬澹任眞超絕六代之詩有杜之流離轉徙浮遊避亂而後有其沈鬱頓挫跨壓三唐之詩豈獨陶杜而已古之人皆然蓋窮則閒閒則多讀書多遊名山水交天下幽憂沈廢之士凡國家之

治亂人事之得失土風物宜之瑣細皆遂覽而周知之故其爲詩可興可觀確然有以備一代之風雅嗟夫此豈世之爰爰者所得而究與吾師伯衡先生工爲制舉業稟經酌雅廿年揣摹亦既老於斲輪矣卒無知先生者先生亦不以不知故有所貶以逢世蒙於衆中覽察之魁閎寬通神宇落落信其中之所得深矣乃其無聊不平之意亦往往見之於詩詩多詠物擬古餘爲酬贈凡若干首蒙奉讀之曰窮之益人甚矣哉使先生不窮或未暇爲詩卽詩亦未必其工至此也今擬古則逼古詠物則肖物政使陶杜復作何必去人有閒哉獨僧先生之奇情浩氣僅僅以胸中之萬卷目中之數子了之而語及於山水遊歷則猶有歉焉夫山水者天地之眞詩也句使奪陶公之廬山杜老之巴蜀而求其詩如今日之所稱陶與杜者不能也以兩公之所不能而先生當之此其窮有甚於古人者矣雖然古之人不有積書以當臥遊者乎徐仲車杜門不出而四方之事無不知者多讀書故也傳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仁之於山水豈必身至之而後爲樂也哉今先生之所與遊多緇流墨客一邱一壑者能各出其詩鼓吹而陶詠之若其於古人之書則又深探力取如悍將之窮追而未有已也其所持以立言者豈小生世儒所能測邪燿也何知知先生之詩之甚有似乎古人而已

陶菴集卷第二終

順德龍鳳鑣校栞

陶菴集卷第三目錄

表

擬蠲租省刑謝表

策

君道　賞罰　吏治　積貯　馬政

表

擬上念歲祲獄繁頒詔中外悉蠲十二年以前未完錢糧特諭輔臣會同三法司官清理淹禁務稱好生至意羣臣謝表 崇禎壬午

伏以帝德罔愆啟殷憂於民瘼王心惟一厪清問於時艱道唯約己以裕人心在勝殘而去殺石田茅屋乞見陽春棘木槐廳共騰嘉氣竊惟爾分九等作貢惟均周訓五刑亭疑不濫月要歲會先計有年無年之殊美里夏臺並懸重用輕用之典漢世之獨除有二孫田租以及賑貸史不絕書高帝之約法惟三自盜賊以至殺傷遇此皆赦蓋當勞止之歲衾樟且賜於朝廷況秉欽哉之心獄岸敢苛乎雀鼠慨鹽鐵始於敬仲而祖其說者酒酤茶漆無所不算

亦無所不征洎晉責本於李斯而揚其波者宮墨劓黥有罪必加亦有加必酷起元朔迄延熹得官多在於輸粟歲雀實後劉頌議論閒主於肉刑海魚增三倍之租木鶴絕千聲之鼓入臧貢者熊皮鵰羽即珠飛窮海而必追隸刑官者荼苦脂凝雖錢有雇山而罔貨歷觀唐宋除陌閒架青苗手實之文與凡酷吏拂足捎雲突地死豬之法心乎痛矣涕既隕焉蓋黃紙放而白紙收不禁品屋圍桑則以頭會繁而刑章益峻豬衣多而畫衣少因之屢貴鼻醯則以金贖重而賦入滋艱不覩聖明何知民病茲蓋伏遇仁侔覆載道協禹湯起藩邸入鈞陳二十而以德盛攬河魁握金鏡千年而快河清嗣王業於千畝之閒祈田祖而祀農皇儉勤日著拔元愿於崇朝之頃清掖庭而肅盤水威武彌尊重思昭代之興隆實繫本根之深厚高皇帝念民疾苦始編賦役黃冊而升勺斗合皆自糧長以輸官倉宣皇帝法天好生因讀立政周書而笞杖徒流皆責三司以平冤濫蓋歲漕東南米粟四百萬水旱則蠲更定大明律合六百條矜疑必赦是以農政脩而蠶繭被於山谷驅致斷獄少而鵲巢依於賈城列聖以來淳風茂矣惟天運承平既久暫焉穀貴人荒兼有司訓導不明漸覺鷹鸇魚鼠肩榆無淨家家掘鼠燕於寒山覆日有盆往往泣黃沙於虎穴楓天棗地之國鵠佇西而較枯嘉石圜扉之旁蟲化肝而猶憤召杜既遠于張不生遂使百姓倒懸之悲塞於閭見則朝廷無繇而知朝廷子惠之意格於奉行則百姓無繇而被驛蒼赤作雕題鑿齒積怨愁爲雖雖石言禱甚桑林歎深梧象用渙綸音於菊海俾寬籌筴於大農除積欠斷自十二年以前軫兵荒極於十三省之內繼降再三之敕并諮不二之臣操丹筆者敬哉無令請室幽魂乞餘靈於渡蟻歎蒼鷹者誰也務使海濱孝婦聞吉語於金雞聖意丁寧人情抃舞頓使河山千里之外麗詹鮐背盡同醍醐於一堂天威咫尺之閒棺絮歐刀立起然灰於白骨若夏稅若秋糧知百姓寄財如外府或蠲除或減等知王者用法如江河人無卜式之心詎譏平準獄罷皋陶之祭盡是福堂臣等心存撫字意主明清讀孫撫驛壁之題知囊有金錢即是王民之蠹賊詠蘇軾獄中之什念魂飛湯火重干天道之陰陽值茲大誥之重申竊以官箴而自矢穀方秩節麥方弔旗民最苦青黃之不接頭有針薰足有刺剜因敢言奏報之皆虛永惟周廩漢倉可無長計以足國若彼鄭書晉鼎實則古人所不談政[甯]拙於催科文勿深於析律庶幾撫摩瘡痍待疲氓生意之復還亦或接踵

循良爲聖世太平之一助伏願軒圖廣照堯鏡增輝因已
蠲摧所未蠲雖尺帛束稯皆女織男耕之所積因已赦思
所不赦彼青巾白馬豈金科玉律之所寬量其入而出可
知儆厥魁而餘罔治將見蝗蝻不敢爲虐洽風清敵歌樹
桑納稼之休獺豸皆能觸邪潢池綠林邀鮮甲銷兵之樂

策

君道

執事策士之首卽以古帝王之術本於誠一者爲問生竊
有感焉我皇上日旰求倉末明求衣可謂誠矣拔去大憝
修舉祖法兢兢焉思所以新美天下之風俗者十五年於
茲可謂一矣然而敵不靖寇不滅旱蝗荐臻道殣彌望此
皆天所以啟翼我皇上而底斯世於蓁隆也豈誠一未至
之咎哉又豈誠一外別有操持而後可哉蓋亦仍就執事

所引皋陶之言知人安民者求之而已矣知人者上自元
寮下及州縣皆能擠攝而後可安民者內自輦轂外及邊
庭皆能扶持安全之而後可二者相提而較則安民必本
於知人不易之論也請言知人之法古者三代盛王出則
見三公六卿入則御綴衣虎賁攜僕奄尹之屬無小無大
皆朝夕遊處而後能知其爲人降至於漢去古已遠然而
馮唐袁盎之徒皆郎官小臣或得與人主直言曲譬如朋
友然或參處深宮之間至斥言其嬪妾之可否而人主不
以爲忌其臣不自以爲嫌故宮中府中咸若一體耳目不
壅而政事疏通也孝武失德頗多乃其知人之明獨絕千
古者亦以霍光日磾諸大臣皆取諸周廬環衛之間也自
時厥後若唐太宗於房杜王魏諸臣皆一一評騭深中其
隱諸臣亦釋然服之雖太宗之天賦英敏哉亦其君臣之

閒相與無間而後至此也我皇上聖明首出同符三代不
可以文帝太宗爲喻生請以祖法言之始置中書省召許
元祐翰日會食其中輪講治道非聖祖之所以禮耆儒乎
徵宋濂劉基章溢葉琛日備顧問非聖祖之所以親法從
乎州縣所貢孝廉人材皆得引見長吏以治行稱者召見
獎勵賜坐宴而後遣非聖祖之所以接遠臣乎生故以爲
欲盡誠一之義必極知人之明欲極知人之明必通下濟
之義公卿府部召對平臺給音傳諭未已也必朝夕繼見
以詢之州縣小吏卓異奏聞天章褒慰未已也必臨軒清
問以察之務使人材賢否邪正之故無不明中外纖悉隱
微之情無不達然後本任官稽成之法設移風易俗之條
推之輦轂則輦轂淸推之九邊則九邊靖矣是則知人者
安民之本也知人安民者治天下之本也誠者誠此者也

一者一此者也若夫玩心神明涵養聖敬則有典謨所載
與夫二祖列宗之心法煌煌矣

賞罰

夏后先賞而後罰殷人先罰而後賞賞罰者厲世之砥石
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聖王無以爲治雖然懸賞罰以
爲權而以精神加厲其間則董江都所謂琴瑟不調必解
而更張之者倘亦可參用其意乎今天下之精華稍竭矣
求之以足國裕民而鑄山煑海泄盈劑虛者未之有也求
之以奇謀異勇而飛蒼走黃捭陰闔陽者未之見也章服
不可謂不榮也蕭斧不可謂不凜也然而薾然如病者之
未愈矻矻然如芒刃之頓而不行者何也生竊以爲足國
裕民之無人者士溺於科目之習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
學也奇謀異勇之不出者士拘於資格之說始以是求之

旋以是困之也馬端臨有言以銓曹署官而所案者資格則磨勘小吏得以司升沈之權以科目取士而所程者詞章則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今使漢桑孔唐劉晏日操三寸柔翰剽剝緝拾一旦處之以大農筦之以國賦其能精思輒計如曩昔乎必不能矣今使謀若孫吳勇如黥彭俯首弭耳奔走諸大吏肯稱門下廝役其能安然而爲之乎吾又知其不能矣國初三途並用其最重者薦辟與鄉貢次乃及於科目其有技才異等曉習兵農禮樂天文地理河渠律厤兵陳壬奇諸科者皆不篩場屋一出即爲臺閣妙選方面大臣若國初用師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而以文大臣總督參贊其勇智足仗者雖拔起行間亦未嘗鄙之爲粗人目之爲噲伍也故其時豪傑有義之士既得專意於實學而纖利小才亦趨然思所以自見蓋文士之鮮實學也自輕鄉貢罷薦辟而獨崇科目始也謀勇者之不樂自見也自痛抑武弁始也近則薦辟之法稍施行矣而州里不勸駕舉主不連坐邊隅多事日增武臣而其求之也不精制之也多方古之推轂而命者不如是也誠復國初鄉貢之法責成學臣務重實學不獨以觚槧從事士之華實相副者年書月攷學成而貢之朝勿拘限年之例而於薦辟至者稍爲隆重其文重之則吾之責之也深而舉主有甘受不稱之罰士之足國裕民者出矣武弁則開以丹青之信誓以茅土之言有能滅寇平賊者朝廷不中制文墨吏不掣肘但用唐世以裴度督李愬之法節制遙聽於度而兵機進止一斷於愬彼才氣既伸而飛揚跋扈之心亦不得作也士之奇謀異勇者出矣夫有燕昭之金臺而何患無樂毅有漢王之拜大將而何患無淮陰苟行此而奇士不出盜寇不平則許給有言臣請以臣首爲徇

吏治

明道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物亦必有濟語吏治於今日蓋其亟也吏治不越威愛兩端然威愛豈雜用之術並施之方哉古者國僑治鄭有火烈之言董安子理晉陽有峭澗之論黃霸治潁川實以精密行其慈惠孔明治蜀亦云法行而後知恩然則內以愛爲本而外以威濟之始以威爲導而終以愛拊之吏治止是而已蔑之六條唐之四善所以制官方也不可舉而施乎宋璟之守限年陸贄之議七患所以正銓選也不可擇而遊乎卓茂之自密令入爲廷臣黃霸之自潁川入爲丞相所以優守令之敎也今豈無循良乎唐太宗書刺史縣令之名於屏風宋仁宗之牘記其名臨辭陛見所以嚴守令之課也今豈有異術乎生竊以爲今日吏治之弊在攷察太寬遷代太亟牽制太多督責太嚴祖制設撫案官巡行州縣攷察守令舉其循良清白者劾其貪酷罷軟者又論吏部攷察賢否以牧愛宜民者爲最撫案官所舉不稱一體論劾令皆不能舉其實矣所謂攷察太寬也先臣周忱繇長史徑陞侍郎陸瑜繇布政徑陞尚書此皆嘉以布聞就加官秩久於其任然後責成今則近在三年遠歷再攷輒得美官以去吏視州縣如傳舍耳所謂遷代太亟也等守令而上之有二司等二司而上之有撫案奔走伺候惟恐不力跪拜造請惟恐不虔昔人喻之衆身而加一臂衆臂而加一指所謂牽制太多也軍興以來催科辦者爲能吏轉輸緩者爲棄材如祖制所頒祀神恤孤學校諸科皆廢而不舉非其不能實

不暇也所謂督責太嚴也誠能申敕吏功振刷風紀以救吏察之弊璽書慰勞增秩記功以救遷代之弊慎選方面大臣吳毅所行所禁以救牽制之弊旁諮地方水旱量議所征所貸以救督責之弊吏治其有鳩乎抑有說焉吏之威愛皆本於廉廉則不可以不養也古太守祿二千石縣令祿六百石今守令之祿才及古者四之一自彼內顧父母妻子之養無以爲資而遑循其耳目口體之際傑然也禮俗之酬應迫之上官之苞苴迫之交遊親黨之邪說迫之則其勢不得勉而爲善生齒以爲國家宜嚴汰冗員稍節水衡工役及燕賞織造諸不急之費而以其所節者量加守令之祿以養其廉至於奉事上官送往迎來者有禁竿牘遊說之屬有禁私買利田宅盈千畝者有禁而又嚴高皇帝犯贓謫戍之罰則吏治之興日可俟也生請歌羔羊矣

積貯

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奉上德意勸農課桑使旱澇有備而百姓給足者守令之事也兼權輒計與周官九式九賦相出入者非守令之事而廟堂之事也今天下豈憂財少哉患所以耗之耗財之患莫大於兵國初九邊糧餉多資鹽引屯田不全藉輓輸也萬厤中九邊始藉京運增至二百餘萬當時已苦其多今自兵寇交訌以來遼餉勦餉歲增不已新舊幾二千萬兩計其額已十倍於萬厤時國初無論矣敵人闌入或曰將少也則增督增撫增都督增參謀贊畫增副總兵參遊以下諸員不知其計也流賊公行或曰兵少也則增兵二十萬兩文武諸臣之在行間者召募家丁掛名幕府不知其計也遑生民之膏血歲輸九邊適以充債帥之囊飽乾沒之腹而國計於是乎大病夫金穀相輸猶血脈也日流於身故無疾一或壅之而癰疽生焉疾病作焉今則其壅之之時也雖使守令日搰搰焉以勸農爲職其富至於士等黃金谷量牛馬而兵日益加餉日益增則亦拱手圜視末如之何已矣雖然增兵增將者亦曰顧事體何如不當惜財百生觀古者大將握兵於外獨出獨入始能成功高仙芝封當清之兵敗於中使督戰李臨淮郭汾陽之兵敗於節度不一是將宜擇而不宜多也句踐伐吳信陵救趙皆下令三日決其羸弱思歸者過半曲端之對張德遠亦曰見兵四十萬人忍斬二十萬人乃可用也是兵宜擇而不宜多也夫兵與將本不宜多而況重之以冗祿浮餉使中國蕭然繁費甚今宜嚴擇將精練兵汰軍中不必設之官以減冗祿汰軍中不必用之卒

以省浮餉則民力寬矣然後師充國孔明羊祜杜預韓重華李抱眞之成法以屯田變葉淇之折色以中鹽通宋元以來交子會子之意以制錢鈔採鼂錯募民入粟塞下之論以通開納則有司之事次第舉行可也雖然四者之中開納亦弊法也不足則行之有餘則直罷之而已矣

馬政

事固有若不相繫而實相繫者詩頌衛文而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頌美魯僖而曰思無邪思馬斯臧夫思之無邪心之塞淵本於幾微而騋牝從焉而馬臧焉此皆有深意至理可繹思也故馬政有得失而世之古今吏之勤惰兵之強弱皆在乎此矣生請略言歷代馬政以復明問可乎漢之馬盛於文帝而耗於武帝蓋文帝時馬養於官又養於內郡又養於邊塞至武帝侈心好大青去病窮追幕南

士馬恆耗十之六雖其時匿馬之罰甚峻大宛之使益出而於馬政無補也是漢之失不在於求馬之不勤也唐之馬盛於貞觀至麟德而耗於開元蓋唐興養馬於監牧又養馬於飛龍廄張萬歲實能其職至元宗倦於政事安史既生而苑監之馬皆沒雖肯有王毛仲善牧養後與突厥吐蕃互市而於馬政無補也是唐之失不在於牧馬之無人也宋之馬盛於治平而耗於熙甯蓋其初市馬於邊而於河東京西宜馬之地興置監牧至安石徵國馬於編戶賦監苑於民間民病而馬亦大耗雖文彥博力爭新法於肯李綱申復舊制於後而與馬政無補也是宋之失不在於議保馬者之無正論也我國家建監設苑馬事至詳說者謂兩京河南山東牧於民即宋之保馬山陝遼東牧於官即唐之監牧然在邊者病其無實而在民者苦其有害

近則春秋二運折色之弊既行西北二邊和市之路并絕京師三大營所需馬三萬匹而倒死兌補之餘嘗不盈數千九邊各鎮所需馬四百餘萬問寺折色嘗苦其不繼也爲今之計如清察卿場之侵占者優邱馬戶之窮苦者隴右岐幽宜勤實牧地廣行字畜養馬丁田宜悉徵租金以召牧圉而又重問寺之權慎牧卿之選復川陝馬政都憲之舊此皆大略也生則以爲兵不强馬政不可得而復也三大營之兵不强各鎮之兵不可得而强也漢初天子不能具溝騮唐初止得突厥馬三千隋馬三千耳而馬李蕃息豈非南北軍與府兵爲之根本乎若今日京營之兵不强雖淫洼汗血之駒騄駬一骨之駿將安用之且夫制蹂躪之邊庭當用古偏箱車援深山之流賊當用步拏登海防邊楚蜀上流防寇當用舟師此皆與馬攻相維持者譬諸一髮牽而衆髮隨動未有馬政獨强者也聖明在上行將內清銅馬外服屠耆生且言其進於此者而造父非子之事不暇以詳焉

陶菴集卷第三終

順德龍鳳鑣校栞

中華 765號 76版 40B

陶菴集卷第四目錄

啟

上房師王登水先生啟

書

答歸恆軒書　答柴集勳書　答張子灝書　答金
孝章書　上房師王登水先生書　答侯雲俱智合
兄弟書　寄偉恭書　與侯廣成書　答夏啟霖書
答侯記原書　與柴集勳書　與龔智淵書　與
馬巽甫書　答王研存書　與龔智淵書　與侯廣
成書　與龔智淵書　又

啟　書

上房師王登水先生啟

伏念某海瑀賤士林艸鄙生抗高標於媚學之場彈古調於無人之野書忘寢食思起班楊賈董而與遊學論精微將求濂洛關閩所未發至若帖經墨義取爲繪句絺章風變永嘉力追正始功非武事高語廓清坐是浮沈鄉校者廿年因之蹭蹬棘闈者五舉雖年未臻於强仕人方溢數爲時髦顧名已宿於文場已亦自疑其嚥喉不謂離蟲末技薦諸冰雪聰明明居摸索之中得騁風雲之氣茲蓋恭遇老師臺下誠能體國公以生明冀崇高漢吏之稱燕許擅玉堂之筆方且五雀六蕪平操人物之權衡遂令纖利小材盡入文章之淵府藉然翫荷此恩故感乃銘心銷

宜重藺然而齋糧千里方嗟趙壹之空囊偕計公車復迫郗詵之獻賦是敢敬修牋記參承之禮用以稍紓高山仰止之誠雖其迹涉踽涼似承叔之不登階序或者心存永久如任安之獨拄門闌謹瀝下情以塵清覽有遠此語是負師恩

答歸恆軒書

相隔經年實以人事牽牽心迹乖互知有道者不我棄也承示近等并見教以兩先達之言一宗秦漢一學太僕且欲取決於燿燿於此事所謂力不足者雖其鑽窺之久卜度之艱亦差自謂有見然方思取決於仁兄而未得況敢決仁兄乎又況敢決兩先達之言乎唯下問諄切不敢不有以置對夫謂文必宗漢學昌黎已非其至者宋以下姑置之此說非也夫漢人文章如遷固之史賈誼仲舒劉向之奏疏七制之君之詔令其雄健飄忽醇深溫粹固已極語言之妙而宜爲學者之準則矣然而近代空同大復歷下弇州之宗漢也得其皮毛唐宋諸公之宗漢也得其神髓得皮毛者似之而不似也優孟之學叔敖也得神髓者不必似之而似也九方皋之相馬也試取遷固諸人文字讀之又從而深思其意然後知昌黎所謂師其意不師其辭與所謂古人爲文本自得者眞超然獨見之言矣然後知昌黎以下諸公之善於宗漢矣若夫何李諸公之宗漢徒擬其成文章絺而句繪之天吳紫鳳顛倒襁褓而顧自詫其機杼之工眞不滿識者之一笑也今欲闢去昌黎及宋以下諸公而直言宗漢其說不爲不高然不免陰翼空同大復諸公而反操入室之戈以向漢人也且學漢人之文譬如學孔子今生孔子之後而學孔子其能不由師傅

一蹴而徑至乎抑必如孟子之私淑諸人乎如不免私淑諸人則昌黎以下諸公固吾所私淑之以學漢者矣又有說焉以唐宋諸公爲學漢猶淺言之也漢人之文從六藝出以唐宋爲學漢者直謂得其氣脈以行文爾若其議論之高持擇之精庸有遠出於漢人之上者漢人間或有疵如孔門之有樊須宰我唐宋人間出於漢人之上如後世之有濂溪明道使濂溪明道與樊須宰我之徒差肩而立不問知其優劣所在矣夫漢人之文與唐宋之文既同出於六藝則不學六藝又烏可以學漢哉此說既明則近學太僕之言誠非卑論也蓋太僕之學韓歐猶韓歐之學西漢皆所謂師其意不師其辭者也皆所謂自得者也由漢以後有唐宋諸公由唐宋以後有國初方宋諸公國初諸公國沒當刪去何李王李之

文而直核以荆川震川諸公欲觀海者必泝江湖欲登岸者必由津筏此不易之論也故言至此恐爲外人所訶怒牽仁兄一覽即焚去之所示諸作筆高而味長尤善反覆婉折以極其論眞善學歐陽者謹據愚見以得失鐫注簡首以復承委詩序因耀近日好靜坐深思不敢妄作欲姑徐之而後發屬計偕迫未果然終不敢自外也又承許見贈小序牽即爲之而於大鴻處見寄牽甚牽甚

答柴集勳書

大鴻處得長箋勗我望我比於九鼎大呂之賜然所謂廬陵云云者弟何人斯而敢爲役抑可謂有其志矣惟仁兄篤實輝光之學醇深雅健之才博取而精出厚積而遲發其於古人固當掉鞅而出其海也滔耀學業無淺不足爲知己道顯吾家浩翁有云治經欲鈎其深觀史欲馳會其

事理經史二物眞學者之左右手也然不治經而欲觀史譬之持無星之秤不足以衡物不養其心氣以求合於道而欲治經譬藝無根之花生氣盡則萎矣日來端居靜思以求所謂養心治經者而未有得也仁兄其有以教我乎

答張子顯書

尊稾共選四十餘首可謂過刻然此事亦不容不刻也所選皆的的清妙然弟意授梓且緩古人著述多至晚年乃定蓋中歲所爲或風格未成波瀾欠老皆它日遺恨弟望兄爲不朽之業遲之深之將來火候至足自當批筆慫恿今則姑徐徐云耳荆川集送到此老是學問嫡派集中諸傑作如讀春秋周襄敬公傳敘廣右戰功不能指其何字何句是古而逼眞古人惜其得意處流入近時道學一路然談理亦多發明詩則必不可法文可談理詩不專談理也弟亦未曾細看一過不過信手所到標出數處亦見其意思所在而已俟他日覆觀之或更有所窺也

答金孝章書

胸中有孝章者十年而未得謀面忽於棘試中聞聲相就作合甚奇此亦吾輩異日一段佳話也弟濩落既久不復嗟歎偉抱如吾孝章而猶然迴翔文章尚有價乎鱗長來儆邑兩拜手翰初次以鱗長暫歸匆匆不及裁報先後得讀包將軍傳及太夫人志略一表孫思一揚聖善此即孝章之出師表陳情疏也忠孝大節略見於此矣如命僭爲太夫人哀辭及包將軍楚辭各一章書素冊呈正意滿口重辭不得流惟報事敘之亾友閔裴村一生若吟窮死艸間良可哀痛閭其闔中素能攻苦會淡一子亦漸長差可慰意也弟已收得其遺稾稍次弟之開歲即當授梓尚欲

細商之於左右百渠存日每道孝章不去口實而孝章可謂古道復形矣鱗長旅況落落幾成薦福碑弟與同人言及輒歎每舉青蓮詩中空手無壯士窮居使人低二語不勝慷慨宋史一事大有功於學者弟意更欲刪去其不必存之傳而於必存之傳不妨字句稍詳皆人謂校書如落葉埽而愈有則知勒成一書尤難尤難也

上房師王登水先生書

某蹇淺下材自十有七歲而入膠庠今二十有一年矣生平厭薄陳言獨好泛觀古人之書蓋嘗求義理於六藝求事跡於二十一史求萬物之情狀於騷賦詩歌求載道之器於漢唐宋數十家之文章編刻規橅盈揉檃括放而之於詩若文之間有一言之合造一篇之造古則欣然以喜至於色食若今之制舉業固未嘗留情以求工然亦以爲

繹聖經尊王制無所苟而已矣近則深惟臧氏三不朽之旨嘗謂古之立言傳世者非其有得於心則莫能爲也夫既有得於心矣雖有言可也如遷固荀揚韓歐之屬是也夫既有得於心而有言者矣雖無言可也如鄙宗之叔度是也某之所見如此則視俗學彌不足好比來欲華踐實玩思性理將求所以悟明其心而剛大其氣以庶幾於古之因文見道者尋繹久之亦復超然有見於文字語言之外始知近代河東餘干新會姚江諸君子之理學門庭或殊而歸趨則一世儒舍性命而談事功舍事功而談文章是以事功日陋文章日卑而詖淫邪遁之害浸尋及於政事而不可救蓋天下之衹攘數十年於茲矣某也粗有識知上受罔極之恩於孔孟其敢貿貿焉以文人自居以富貴利達之學術自陷也哉重念有親在堂不敢絕意進取

是以冔此雖經屢別今年復隨眾入闈屬有天幸得出於輒事之門下恭惟輒事慈祥溫惠之風清剛廉潔之守仁思義色洽破遠邇精鑒妙裁出於誠一闈中所得率多奇傑卓詭之士而某也誤厠其間雖其才不及韓愈蘇軾萬分之一而輒事固今之陸宣公歐陽永叔也世有出於宣公永叔之門而不竭蹶奔走叩首函丈者與唯是榜放後即入西都台旌已還青陽是時督學有親供之召留江陰者旬日家間復苦京報人乞索無厭乃歸家匄貸以遣之而某窶貧人也計偕在即束裝愈難因思輒事所以甄收某者固將望其有所樹立不必責以區區之一見是以不揆任斐輒敢自述其爲學爲文之本末與其所以不得至冔之故熏沐拜書仰塵清覽伏惟輒事幬其至誠也教且誨焉而不督其罪戾牽甚牽甚

答侯雲俱智舍兄弟書

審知習靜鈴齋讀書學道之味與時俱深欣羨欣羨僕一春多爲酬應所牽衮衮過日因而動靜兩橛亦多乖張每思古人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譬諸農皇之嘗藥一遇毒螫不復再嘗今則明知其爲腦子野葛而姑致牙頰間者多矣豈不可歎哉業已誓心刻骨不徹不已其下手處全在刻刻照顧主人公而已不患念起唯患覺遲此八字訣也若工夫未到自然譏云休去歇去正是服食中之腦子野葛也何如何如五月中與眉菴攜數十卷至陳園屏迹不與人接未幾聞人月會試之旨未免隨眾一行此實萬萬非本懷而有不得不往之勢陶公所云一形似有制素衿不可易者我之謂矣僕嘗語人云身無濟世安民之才亦無全軀保妻子之志世事如此當養晦十年

至舍我其誰而後出此宿志也今乃似駑馬入京應不求聞達科者心迹之間大可憫笑也行期在月之九日爾後當有數月之隔音郵諒不數數冔承訊及詩劄已寫至鄭風大約漢宋兩造而已意微加讞決焉今攜置行滕中有暇輒讀之未能寄往以雲俱智舍精解懸悟不須以此對同也近者翼王亦事此學視僕尤詳悉想所欲聞諸唯爲道自力勉旃勉旃

寄偉恭書

日夜盼家信雖得七月中一書心懸旌如也邪弟瘧疾此不足爲苦想當旋復矣聞學臺歲試在九月中名次冔後不知何如然此直呼盧目大得失不足介意況小者乎吾廷試臚傳時見鼎甲三君先上不得與者皆嘖嘖稱歎以爲登仙甚者至閉目搖頭不欲想羨羨之之極也吾此時

歎息無限昔人謂狀元三年一箇何足多慕此至言也天地間自有數千年一箇者數百年一箇者數十年一箇者今人必不肯爲數千年一箇的人而必欲爲三年一箇的人已是可笑況數月一箇又何足言乎我近來意味甚雜皆因終日塵中打滾自然多走失處又胸中橫著一箇矜字眼見他人品骨不如我議論不如我意思識見皆不如我便不免有輕蔑時俗之意坐此學力不進然在寵辱場中壁立如鐵則中庸所謂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吾自信無憾推而言之天下國家可均也唯中庸不可能則過此以往井心一向猶冀天不絕我聖人不棄我我終有一立脚去處不徒然而已弟勿憂我爲俗人所牽俗念所染但我當自憂處正多旨客中無可與語時時仰屋而歎買得唐詩數冊小集一部諷詩至精微入妙處讀史至得失

分際處窗虛月白風急天高自歎自嗟自解自會眞恨千載上人不從吾遊也目壽諸公赴館選如渴我掩門獨坐旣無得理而又懸念吾父吾弟且思昔人三蘇在淺土便汲汲求人以葬今吾家二蘇未舉爲人子孫者亦安得曠年於外乎兵寇交訌倏忽不常今趁道路略通時且歸料理一番如可終不謁選竟化隱局否則打疊身子乾淨然後入世鼠肝蟲臂隨所賦予可也不知此念是否大約出月初十壽後可以戒行至遲則臘月二十後必到家矣半月中唯有召對一著爲意外羈留之計恐亦未必然矣世間事眞不可做十分勘破可做者只有己分內事勉之勉之致意同好諸君厚積德而深養時乃今日事也

與侯廣成書

碑文謹嚴雄整如程不識李光弼之兵後半爲太史公點睛則尤千年來未經拈破者不敢妄污佳稾軌迹所見以復偶見呂后紀中襄平侯紀通索隱以爲信子查史漢諸侯年表皆云紀成子則信不侯無疑矣

答夏啟霖書

弟日來病痛乃是於人倫物則上有透不過處發念雖眞且正而求通不已遂成心病如傾牆壁者然其弊與膠滯聲色貨利者異趣而同歸信乎無眞則妄不立眞者妄之媒也唯思善不思惡乃做工夫入手處思善未誠流而爲惡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自今晨懺悔尚過矣不復犯輔仁之益實資至友唯時賜鍾劄使其不淪於惡牽之牽也所參庸義大段精詣自半部以後尤有風行雷動之氣清心細對則兄之浩氣直養汩汩乎來吁可畏也其中小有商榷處或在有意建立而語脈不圓過求深微而閒成

實鑿然亦百中之一無乖全美且弟隔垣而望尤過無當唯不敢蓄之於心而不吐故僭注行間或再一示研德可乎憶昨午晤對時兄謂應試必不望富貴唯順風而呼以爲行道之地則此意不能無也弟遐思之資今日之科名以爲行道決無是處化當世莫如公傳來世莫如書此又不待科名近代陳賸夫胡敬齋之流又何嘗藉科名邪兄應試自無妨且尊大人意也但勿贅此科名意乃大善旨殘冬尚有十餘日有便相晤長冀讜言

答侯記原書

四方之事鄉邦之憂紛紛然莫知其竟大抵小急卽以爲極危小安卽以爲無恙萬方聲一槩古今一丘貉旨日欲隱遁而終苦無法壽與德符言欲寄迹浮遊益無研之思究竟不是了局奈何奈何承吾賢至情今小得擺撥便急

急以來特未能約日也村居日長作何工夫以消永晝出世經世能并敵一嚮否便中更寄一語爲慰也

與柴集勳書 癸未二月

得第二次翰教爲鄉邦計至深且遠適虞山友人來知虞山先有此議欲偕鄭兵遠復荆襄近捍神京撫軍及南大司馬皆以爲不可而淮撫則力任之一面邀請鄭兵一面拜疏矣乃知英雄所見信乎其略同也

與龔智淵書

春闈榜發我兄又遭擯斥刖足之歎賢者不免然我輩不朽原自有著力處科名得失不足攖高明慮也況時局至斯弟雖倖邀連捷亦仍袖手無爲俟臚唱應點畢決計束裝歸里向海濱村落中尋塊乾淨土與二三同志讀書談道長爲鄉人以沒世而已若使奔走長安趨蹌要路稱爲

某某入幕之賓某某薦舉之客無論素性不耐煩併非平昔切磨厚意也

與馬巽甫書 甲申四月

天崩地坼雖欲爲曲江之哭而不可復得矣痛哉痛哉翁丈著書論古以遺牢愁此又今日避秦之一法也生嘗謂冉宋遺民皆在越中故國初諸儒承傳其學爲一代功首今翁丈獨抱遺經於殘山賸水間使後世讀書種子不絕固莫大之功也

答王研存書

南訊已不必言吾輩唯有去城而鄉雖埋名不能而潛身必可得也果有新縣正必無見理冠昏喪祭以深衣幅巾行禮終身稱寿進士而已一事不應與州縣相關絕迹忍饑焉可也弟之愚見如此寿世龔君賓謝疊山及國朝龔安節先生而在其商略亦不過如此弟與年兄每事相間今至大關繫處不敢不以眞語就正幾日內弟必出城相見也

與龔智淵書 乙酉六月十六日

今早至南關見我兄區畫謹嚴井井有法所練鄉兵皆俯首承教當由賢昆季忠憤之氣實有以感發之也而偷生敗節之徒輒哂爲螳臂當車自甯身命噫讀孔孟書成仁取義互期無負斯言而已若輩無知一任諸笑可也

與侯廣成書 六月二十七日

蔡君已去欲從顧浦至白鶴江乃聞黃都督兵爲奸細所止亦在顧浦中倘黃蔡相遇則遂聯翩而去矣如何如何城中鄉兵已有解散之意皆爲官兵退故也目寿南翔一枝已到聞頗動悍其續到者應有七八百人此則侯寿隊

信去知城中有招延之意而來也頃有從西關入者云人心待此而固若留之劄營倉橋或東門以待官兵之來亦良著也不知台意以爲何如家嚴云唐君辨曾聞翁丈欲招婁塘兵劄營倉橋今既不見至似不如樂赴者之氣爲可敢也

與龔智淵書 六月二十九日

松陵消息甚惡舉義諸公盡血肉委地矣銀臺公訂於今晚設祭諒相見不遠當即在旦夕間與諸公聽於地下也

又 七月初二日

聞兵已過太倉漸逼葛隆鎮愁慘之氣城中四起鄉兵鬨然欲散北門已有出走者我輩第靜以鎮之可自此刻將造銀臺公所明晨期與兄握手以畢此生師友相知之誼

陶菴集卷第四終

順德龍鳳鑾校栞

知服齋叢書

陶菴集卷第五目錄

傳

少司寇春湯歸公傳　朱君平先生家傳　黃烈婦
傳　經歷公事略　僅乙小傳

祭文

祭龔獸思先生文　祭汪無際先生文　祭張子宣
文　祭周巢軒先生文　祭朱敬翁文

哀辭

哀岳侯辭　哀烈士辭　金母徐願人哀辭

少司寇春陽歸公傳

少司寇歸公名子顧字春陽號貞復蘇州嘉定人其先自唐宣公崇敬與其子憲公登始顯嘉靖中崑山震川先生以文章名天下公其族子也父有陞以至孝聞精黃鈐律歷農圃醫卜之學公幼從其父學博涉經史忠孝廉潔出於天性萬厤戊戌進士錄中書舍人遷工科給事中會正陽門樓災公上疏切諫其略曰今天下事之最大而急者無如青宮講學而最可虞者無如章奏不下青宮輟講六年矣中外惶惶輔臣請之不得禮臣請之不得南北臺省諸臣請之亦不得及閣寺出一言利之疏則朝上夕報夕上朝報是不且輕國本而重傷天下之心乎章奏一切寢

閣則是非邪正不復有所別白進退予奪不復有所剸裁安危緩急不復有所倚仗遂使政體鬱於上仕路鬱於下財鬱於帑四鬱於獄此四鬱者非所以滅凶而召和也洪範曰肅時雨若蒙恒風若漢書五行志曰王者嚮明而治則火得其性而不爲災火爲鬱攸之神今鬱結成習遠於肅而近於蒙故旱魃未除炎火繼作陛下何不仰體天心一日盡舉實政首令皇太子出閣講學亟發一切章奏以消去天下之鬱如此則何禱不應何災不弭豈不鞏宗社無疆之福哉王文肅見之歎曰眞諫官也時神廟春秋高福王未之國小人睥睨兩宮閒廷臣持祿養交黨論大起畿輔宣大山西河南山東吳蜀仍歲水旱國力漸屈公連上章請飭紀綱以覈實效釋門戶以彼嫌疑召致舊臣趙南星鄒元標等以定國論速完福藩府爲趣遣之國以一羣心鎮賑災傷之民以培根本節水衡浮費絕方士冒請以足國用有曰臣常言天下亂形已成陛下豈以臣言爲未必驗而不信邪言唯無驗驗則不可爲矣榮夷斂怨之言驗而周轍不復西黨錮瞻烏之言驗而漢燼不復然范陽之釁既作而歎九齡之先見則已晚靖康之難既發而繙陳瓘之抗疏則無及人臣甚無樂乎言之一驗而居先見之明人主亦何苦峻卻過計之言而掇必驗之禍哉上雅知公嘗題歸佛子三字於御屏蓋京師以公佞澹寡慾呼爲佛子語徹禁中故也然疏多留中不下論者惜之公素不樂仕進翠政者亦多不喜公故在諫垣九年始陞尚寶司卿繼遷太僕寺少卿熹宗立遷南京太常寺卿旋轉南京通政司使比數官皆冷曹名遷而實抑之時璫既已萌芽而公亦病且老矣遂上疏乞骸骨歸詔加公刑部侍

郎許致仕公歸而璫既益烈鉤黨徧天下公屢言大略皆驗會熹廟升遐公聞不勝悲慟疾寖劇令天子嗣位改元強起具冠帶筮易得頤之上九喜曰天子明聖老臣死瞑目矣遂臥不起踰月奉年七十公嘗侍母沈夫人疾母病瘥至日雙眸烱然蓋孝感所致也公在朝薦一外吏吏藏千金白粲中進公公得金大恚亟還其金遂與之絕巡視節慎庫清薇寶杜私交歲成奏上羨餘四千餘金屢此例不上羨餘也宦成無屋以居光祿須公之彥以數椽居之公於是始有屋客至麥飯蔥汁坐論文史充如也或勸公稍事請託爲子孫地公笑曰吾猶蔡也子欲令我倚市門邪客慙而退公於書無所不窺爲文章師法震川不爲琱繪刻琢之辭而正大溫粹條達理舉所著詩文集若干卷

工垣奏疏若干卷刪正綱目通鑑三百卷輯天文地理兵歷卜筮詩書爲備我集一百卷選歷代古文詩爲天綸集二百卷藏於家

論曰肖史所稱廉吏多矣或務爲名高或齷齪苛謹無術學若歸公狂諫垣時憂國發於至誠所上書援據經術通達國體直言極諫有賈誼劉向之遺風焉今吾鄉三尺童子皆知公廉然四方知之者鮮矣若其進於廉者鄉之人亦不盡知也予故授其大義箸於篇以授其子鏻使傳焉

附歸元卿書

舟中偶讀朱平涵史概中敘梃擊一案云以張差爲非風癲者數十人而先司寇與焉蓋張差梃擊實有主使其以爲風癲者小人以爲非風癲者君子也此繫先司寇立朝大節今既稾中不見或是當時連名上章疏出他人手未可知然胡澹菴封章亦出他人筆今但知爲澹菴者以其出身任之也此事不可不增入傳中今更推敲一二如左

朱君平先生家傳

友人朱行節兄弟既葬其父君平先生復集比先生之行事以求能爲文辭者而傳之其言曰世之爲人子者莫不欲傳其親顯親不可以飾而傳譬諸繪親之象朝夕事之象與親有豪髮不似即子之心不安獨於吾親之行有不及者而爲虛美以飾之則是以不似吾親者爲安也坿之述吾親也惟其似之而已予聞而韙之爲授其大略作朱君平家傳先生名邦治字士偉號君平嘉定之羅溪里人父某生五子先生其次也幼出爲叔父某後敏而好學宿儒沈玉林號爲能抗師法從遊者常數十人先生年十二

爲入室弟子弱冠補學官弟子員往來婁東鹿城梁溪之間一時賢士大夫皆自以爲不及嘗深入七十二峰雪月之夕正襟危坐山中人望而異焉於書博覽强記尤精春秋內外傳莊列馬班諸書解剝脈理分刊節度毋灑灑爲人道之獨不喜爲章句之學屢試京兆不第意泊如也姚江朱憲副少與先生同學先生弟畜之既貴延致先生於官所嘗誤論一死囚先生適見案牘爲指示失入處憲副大驚立出之先生終不告所出者以故唯舉以戒子弟曰人命至重爾曹他日居官慎不可忽其爲德於陰皆此類也事所後父母本生父母皆竭力孝道葬祭儀節一準朱子家禮遇諸弟有恩見人有急如赴焚溺未嘗以力不足爲辭晚年誤爲邑令所銜欲中以危法捃摭無所得乃榜諸衢曰訟朱生者投牒過三日竟不得一牒令慚且悟曰

朱生善士也待之加禮焉卒時年六十七先生爲人莊敬樂易雖盛夏見所狎客未嘗裸袒子弟有逆旨者微示以意悔謝即止人方之萬石君也

贊曰今世所號爲傳人率指仕宦有聲績及繡其鞶以爲文辭者宜先生之名不出於邑也然史稱黃叔度比於顏子而言論風旨無所傳聞僅取荀淑郭泰諸人相推許之言以爲徵驗而已夫宗族鄉黨兄弟朋友之間孔子之所以取士也若朱生者孔子之所謂士矣哉

黃烈婦傳

黃烈婦殷氏死於天啟改元之年距崇禎甲申廿又三年矣初烈婦之家以婦死逼嫁故諱言其死時事烈婦父母家本農也知哀其女之死而不知表其女之節而烈婦之家及父母家皆在黃浦之東去城邑數舍邑之士大夫莫

知也里之人有知之者又無能出氣力振暴之以是久而不彰會張子錫眉得其內兄黃廷賢所錄烈婦本末視予予聞而悲之烈婦嫁黃龍生一子三女子先死歲餘龍亦死烈婦號哭晝夜不輟聲請於舅姑願立後守節舅姑疑其僞也弗聽里人聞烈婦賢爭欲取之有强委禽者夫家許之烈婦固請守節百方終不聽乃號謂其姑曰新婦不得已將再嫁牽延吾母及鄒氏姑爲別鄒氏姑者龍之母纂龍幼育於鄒烈婦其所聘娶也姑許諾爲延烈婦之母與鄒氏姑至烈婦具酒食敬進且拜且泣曰諸大人良食自愛長與膝下辭矣卽行哭入房爲改服狀久之不出旣而磔磔有聲則持刀自刎死矣錫眉曰吾少時往來黃浦上頗聞烈婦死狀蓋頸裂向後若狼顧者由其用刀時惟恐不殊創巨故也又曰廷賢得其事於陸生文濟陸生者

館於烈婦家爲童子師每言烈婦事爲悼歎不置云余怪烈婦農家女非夙奉姆訓知人倫之不可瀆也智以成其謀勇以成其死視刎頸如拔一毛悲夫國家養士三百年一旦賊陷京師君死社稷朝士交臂屈膝從而臣僕焉者麻立於燕齊之疆奉表勸進者比比也彼平日之所讀者何書哉且夫衣賊衣綰賊綬其心猶禽獸也俄而賊敗卽有背城以歸而論者爭滿洗之曰是固不得已或曰宜加以官回視閭閻之匹婦志烈卓卓與日月爭光舍是無宜旌表者乃二十年無聞焉何也以殷氏推之則天下之仁人志士行成而名不傳者多矣夫名之傳非烈婦所慮及也獨於理有不當然者吾是以表而出之以遺張子使傳焉

先大父經歷公事略

先大父經歷公諱世能字濟夫爲人忼慨倜儻嗜義若飢渴早孤曾大母老無以爲養乃應里中推擇爲掾史適他吏舍災田賦戶口之籍皆燼於法失火者當死其人見公長者卽向公搏顙涕泣曰縣尹素奇公才今詭云火從公發爲我承之必無事而某得以公庇免此身公之身也公憐而許之縣尹不得已卽坐公死公懼已諾之又不忍悔卿以事問曰者曰者卦之起賀曰公免一人於死此陰德也不惟無罪自此當得官旣而上官疑其事而釋之以掾史歷三攷赴京陞陝西平涼衛經歷時西虜犯虎山溝兵巡董國光檄指揮李實禦之以公參軍事公與李悉力捍禦三晝夜虜不得入而退時萬厤二十七年也其明年西安府靈臺縣賊殺傷官兵聚衆滿萬董公率大軍至涇州公時在軍自請肯行覘賊虛實董公以數百騎授之公辭曰偵賊不宜人多人多則賊必以我爲挑戰遇輒迎鬬鬬必死今我以數人往易爲肯卻賊亦不以偵騎虞我乃可得其情還報董公拊髀歎曰經歷知兵吾不及也公往詢士人乃盡得賊要領以歸發兵擊之賊遂破徵其倉卒應變多此類董公以公爲才常委署崇信縣事縣民獷猥難治多逋糧公視事六月賦足而事辦又委署安定監二年革去浮費人百餘兩皆肯吏以入私橐者或謾語公曰今仕宦由科目進雖污墨猶能通顯由雜流進雖清廉卒得廢錮公自視豈當至台鼎邪何自苦乃爾公笑曰吾欲行意耳其他吾不知也嘗有宗室數百人德司道門大罵司道屏息不敢出公亟白韓王捕爲首者鎖之宗室怒曰老黃辱我伺其出必衆擊之或勸公宜用備軍自防公曰是激變也肩輿行自若在官七年宗室終不能有加於公及

罷官有出餞數十里外者曰老黃好官壽事乃吾屬過耳平涼民愛公及其去也爭欲買田宅留公居之公不可乃已先是平涼府推官楊某者忮忍人也常欲坐一人以重辟公召視其人年僅二十許其坐罪以壽十年事而所坐罪非童子能作公乃力白其非辜楊某知其不可奪即縱遣之且陽謝曰賴公得不枉法既而陰中公以不謹罷之都御史顧公其志怒曰經歷廉直吏也今乃爲酷吏所中即劾罷楊某公未離平涼而楊已失官矣以經歷持正抗司理司理能罷其官而不能以非罪殺一人而都御史以經歷失職之故至并擊去司理皆近世所無有也歸家貧甚得郭西田一頃耕之暇則追逐里社黃雞白酒相娛樂凡數年而卒得年六十有四公好陰行善不以語人嘉定議折漕公具民疏有勞終不自言又常於涇陽逆旅得遺

金二百餘錠物色其主還之不告姓名而去其用意與俗異如此孫男涓耀曰先大父臨財廉見義勇不卑小官所至能行古人之事使生當正嘉以壽所樹立如徐晞祝鍾豈足道哉吏道雜而資格拘所蘊蓄百不施一白首歸田與庸衆人無異亦足悲也夫爲人子孫而匿其祖先之美不以告於人與人飾虛美以誣其祖先者罪等也用敢節錄先大父事實如左以求世之仁人君子奮筆書焉

僮乙小傳

吾生四歲時有人攜一童子售我家爲僕髮鬅鬙覆額其狀稱騃無識知吾家以千錢鬻之問其名曰乙問其姓曰張問其年曰不知也與之錢令記其數自五六以下則能知至七八以外輒瞪眙不知所指歸百方教之終不省家嘗以餅餵豚蹄置一橐中令乙持至數里外餽親串家道遇一舟載巨石以行挽舟者素識乙且知其騃也佯爲好語語乙曰若安往乙告之故挽舟者曰若持橐良苦曷不置吾舟而徒手行乙曰甚善遂舉橐置其舟中行不數步挽舟者曰若安能無故以橐置吾舟宜助吾挽舟乙曰諾即爲負縴挽舟十數里甚力過所遣親串家不止又行數里舟已泊挽舟者始遣乙去辭謝良久乃行其愚無知爲人所狎弄皆此類也每至街衢則數童子呼噪逐之撓挑觸擊務得其怒以爲笑樂或戲呼之曰仙人蓋以世所稱仙人或佯狂遊戲人間故以爲謾云久之仙人之名徧國中乙亦自喜曰吾仙人也然其蹟頗異嘗爲獵犬所齧自以意取井苦傅瘡處立瘥同時爲犬齧者作狗嗥死又嘗梯上岑樓忽失足自樓上倒墜樓下首如梓投臼血溷濺被面氣絕久之忽躍起取水洗血復操作如故問其所苦

不覺也生不知女色或戲問之若欲得妻乎乙笑曰吾手持一把秤不識銖兩用妻何爲每入市買物必預擇去錢之濫惡者曰柰何以惡錢市人物及得物歸良楛相雜責令易之終不可得家人卒無如何久之市人知其愿亦不復與惡物故乙所市物視他僕反贏焉予嘗結夏課患客剝啄使乙司閽夙誡曰客索我必告以他出乙應曰諾客至則笑而不言客測知其故佯謂之曰若主人令若謝他客獨不令謝我亟入白若主乙如客言走入白予叱曰吾向與若言謂何乙曰果爾是誑客也我終不能誑予不得已出見客各道所以相與大笑乙嘗拾遺金若干緡而號於市曰誰失金者亟從我取去點者紿之曰此固吾金也乙即隨手與金不復問得金者反不自慊以數十錢勞之乙大喜誇於人曰使吾不還金安得此錢也偶於演武場

西負一尸置城鋪以稻草擁之不時而甦其人問姓名不答而歸乙死時尚不冠髮亦有數莖白者終不知其年先是鄰之僕者多使乙乙皆爲盡力或使乙貰物未酬市價死之將一日亟從鄰人索價酬所貰主越明日死矣生時有一餞扃鐍甚固至是發視之空無所有莫知其意云何也江夏生曰吾嘗讀道家言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爇竊疑其言不經及觀乙事始釋也乙非果得道者特以其氣蔽而愚其遇物也格而不入故物莫能戕焉又況於人貌而天遊者哉與吾遊者多識乙乙死數年猶思之每責予爲傳因記其略以釋夫思乙者之意焉

祭文

祭龔默思先生文

惟昔先生掌教吾邑我方結髮雁鶩是親有來鵠袍旅進而揖先生試之有甲有乙顧此敏藪爲奇逸日汝他年飛騰可必速合羈翔無使喫蹶我時受教汗出如漿自慙薄劣斯豈敢當既退而思亦以自慶我非黃童師實水鏡江右張公適爲司李見予帖經首用嗟美先生顧予言差驗矣是時衙齋清閟如水兩鄉熊熊亦有惲子蘭芽玉茁文藻紛詭遂蒙提攜言借諸彥握槧懷鉛合豪嘯硯窾奧閑通精微貫串秋實互垂春霞爭絢是唯先生提策以然教誨飲食蓋兩有焉泰山嶙峋河水瀰瀰我於先生以管窺之臨事能決守成不回棟梁天骨英雄傑魁下及詩章與其翰墨元白笙簧蘇黃羽翮鼎也柱東器博用淺刖駕治中驥足詎展憶昔元冬江空日短一別舟中清塵遂斷側聞歸田辛壬之際又幾何時奄忽鄉世隔越狂遠日月不聞鄉閭斯後我心則殷嗚呼人無賢愚所重師友我雖

不才知己敢負聞訃之時方哭我母心死魂傷慶弔何有既當服闋又歷春冬閒關人事靡涕無從茲偕吾友駕言南鶩道指西州一哭而去明訓在耳明義在心服以悠久猶恐弗任蕭蕭總幃沈沈泉扃何以寫誠金石青熒嗚呼尚饗

祭汪無際先生文代

嗚呼先生其有罪於天邪大圭不琢虛舟廓然唯忠與孝道周性全吾知其無罪於天也其有罪於人邪目營四海家乏一囷鄙潛白首朝夕恪勤吾知其無罪於人也然而天之於先生也予之以虛名縶之以蔽地既不得迴翔於館閣之閒又降之以大戾人之於先生也祿之不盡其材使之不程其器一朝詿誤浸尋至於不諱反覆思之宜若有罪也然吾觀今之君子處而得志於鄉也而膴仕於朝乘堅齒肥紫綬垂腰名田廣千畝華屋刺雲霄若而人者皆貪殘冒沒左攫右剽息偃在牀而以其官爲傳舍善事左右而蔑國典如弁髦求之先生無一於是焉則豈先生之高風偉節篤行貞操乃鄙可指之爲罪而其罪至於莫逃者哉吾聞天道有時而不信人事有時而失常曾參無殺人之實而慈母以流言下堂盜跖有人肝之樂而夷齊以窮餓死必冀生沒而老人失涕楊公逝而大鳥悲傷自古及今蓋亦多矣今天子本降生全之賜而先生自罹霜露之殃又何尤乎衆口何憾乎蒼蒼嗚呼哀哉朝章國論誰與謀之老成典型誰與留之鄉邦膠漆誰與憂之丹旐一行漆棺萬里巫咸不抒汗青莫紀彼其聞訃而驚撫柩而哭者計必爲胡越之人與狂易之子若某等通家世好重以姻連則其深悲極痛又不盡於一哭而已嗚呼哀哉

尚饗

祭張子宣文

嗚呼惟天生民鼎鼎百年中道夭折有愚有賢以子之賢家實國琛與愚同盡孰不霑襟憶昨戊寅月惟春首子將遠行子執我手送之吳山梅花盛開鬚眉冰雪巾屨瓊瑰子昊濟勝如貙斯勇挾我昇峰我倦而恐十日之飲我舟遂西背春徂夏把劍歸兮君云二豎入我腸胃酒湛空觴食不甘味我察子顏其瘦如琢心竊憂之復恐子覺子有難弟向子亦云勉其服餌懇懇勤勤及今首春子恙加劇我雖杜門遣訊稽釋時昔之夜子入我夢曰病已痊我喜色動既覺而疑厥祥何與歆報子訃夢乃反諸嗚呼哀哉昨歲此時子何壯也今甫一期遂成亡者子之送子天涯不遠我今送子曷日而返念子才氣百夫之雄廉悍銳發

驚鶻試風思子肝膽立談可竭疏明豁達裂竹見節擾擾鬼錄登者若多使此人死天道云何伊予寡交去皮存眞弱冠締結不過數人數人之中已喪其五閱年倍子陶勇過我五人之中三出君門曰衍曰容皆君弟昆哀哀十年匍匐不暇高才淩昔褫褐長夜子弟畜我我兄事子以弟哭兄有慟無已魂兮歸來醑我一觴瀝以清淚繼此椒漿

祭周巢軒先生文

崇禎十七皇運中否巨盜一呼秦晉風塵京師淪陷廟社崩圮或臣僕生或纍囚死駢駢籍籍趨向一軌誰與殉節我師周公歸書片紙一何從容訣父與母引責狂躬訣其二弟唯氣之同載訣嗣人貽孝與忠衍衍陽陽雖經以終嗚呼哀哉公沒未幾天旋日揭龍興於南光復舊物褒表忠節劉刮逆孽帝曰有臣汝忠汝烈贈官易名顯融昭晰旅櫬之歸適自燕都僕守不去神護以趨曲盍犀軒樸馬素車觀者塞路感歎欷歔涓也薄劣出公門下知己感恩如生我者憶試南宮楊放之後奮袖而譚公喜頷首課我詩章吟諷在口命我言志期樹不朽翩拂陶埏如器在手我謝館試公容蹙然謂子歸矣我亦將旋奉親板輿課子韋編深之密之水涙山巔拜別金門冬春冉冉奉書不達端居多感大變鼎來天崩地撼龍髯莫攀紙鳶空飛反覆思公義必自裁翩紙爲位北向告哀居無幾何果得凶問我能信公如公自信公之爲人道絕淄隣崩山在肯目不轉瞬觀公立朝甯淡自將廿年清貫皎如冰霜觀公嗜學無閒飲食抱一無愧處三不惑孔孟有言成仁取義積厚養完非襲所致進公鈞轄治世而平退公山林風高以清不究其施不遂其情身是以心忠是以成嗚呼哀哉下馬

有陵招魂無路匍匐後期我實淹臥萬憤塡膺偶未僵仆庶勗將來公步亦步西州何在會稽山陰山川紆委雲物飛沈愴怳幽默想象形音爲風爲霆爲露爲霖元氣上翊鈞天下臨滌除人疴迴斡氛祲天下再平如公素心然乎不然長慟江潯嗚呼哀哉尚饗

祭朱敬翁文

於戲人有近古所罕聞而顧見之於末世行有學校所難得而反觀之於市廛此狂浮薄之夫往往以耳食而以皮相而唯通識之士則深服其處順之隤然是以當其生也如清濟之辨於泥涇而流品有所不能混當其沒也如應龍之遊於元冥而響象有所不能傳蓋油油與俏而其人遠矣泯泯以盡則悲悼生焉如吾敬翁者人貌天遊德周性全大圭不琢虛舟廓然其處於家也秉孝友睦婣之行

其偶於衆也無是非同異之愆輕千金之投而所惜者妄語守一畝之宅而所耕者心田無王彥方之高名而德有同於遺布無趙清獻之貴仕而行則可以告天是以閭里歸誠市不二價子弟式化教有三遷長君則啟聲踐實而庸德庸言無忝於古史之所書獨行次君則積學工文而眞材眞品有過於今世之所稱大賢若此者因翁遺訓之義方而可以卜諸子之昌後因諸子色養之盡善而可以占翁之永年不謂一病不瘳至於沈綿加翁之身者曾不及半通與一命羞翁之壽者曾不及五鼎與百籩雖道義相期者迥有判於世俗而傷哉質也能不爲之留連某等情同世講誼比忘年其聆翁之話言撰翁之杖履雖或以交於次君之故而景仰愛慕則固已在乎其先比者聞翁有疾冀其能痊每因次君而刺探起居以爲之加損一飯

豈知翁翕然相救者雖百身以贖而莫能得其稍延唯是勉翁之嗣人使克有立紀翁之遺事使或有傳一觴爲訣告此几筵嗚呼哀哉尚饗

哀岳侯辭

竊獨悲夫趙宋之不造兮愍岳侯之精忠死而無罪兮既又及宗何皇天之不純命兮棄中原爲戎土君乃進而揖寇兮退自戕其心膂嗟侯烈烈兮義重於生紉壯武而爲佩兮編孤憤以爲膺陳兵襄漢兮進規伊洛逆豫待擒兮金源可蹙 叶 方寢閣之受命兮謂中興其可圖鰲戴山而抃舞兮誠不量其區區臨兩河以驅劍兮斷太行以援袍遭醜虜之奔走兮夜恐失其頭顱當金牌之奉召兮固知其郭癰 叶 也思嬌命之爲利兮顧臣節其尤重也曾攘苴之專戮兮憑君命以威衆也若亞夫之在軍兮雖帝至而

同輕也今不可同於往事兮身廢而不用也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蓋指軍中之生殺進退如穰苴戮莊賈亞夫堅壁不救梁是也若將之用舍則制於君矣樂毅之受代是也廉頗李牧之不受代非也覆又被之以僞名兮實敷天之痛也□血碧而閟替兮牧首刎而趙亡蹇夫子之溢死兮逢思陵之紹攘已矣乎檜既懦而賣國兮浚又勇而忌賢彼桓桓之蘄王兮瞽喑啞而失宣無鄂侯之諫諍兮覩梅伯之焚煎致偏安之悠悠兮斷潮汐而忽焉鬱松柏於專祠兮泣冬青於廢田

哀烈士辭 有序

崇禎乙亥賊起秦楚轉掠廬州鳳陽之間攻下城邑火及陵寢南畿大震包將軍文達奉撫軍檄偕統兵官四人進援安慶兵械草草人無鬬志將軍知戰必敗欲持重以待賊疲而軍中爲間諜所誘謂賊且四散速進可敗其貨寶婦女他將咸笑將軍爲怯以逗撓責之將軍不得已亦進戰伏兵發官軍鳥獸散或勸將軍跳身遁將軍按劍叱之矢盡援絕遂力戰以死將軍字行甫其先江夏人以死事世襲爲蘇州衛指揮同知遂家於吳云黃子曰將軍之死非死於賊也死於他將之牽制也夫將軍未戰而先見敗微可謂知兵矣使專制而往未必不能滅賊也間將軍事親孝居職勤慷慨固其天性非乾沒一戰而誤得死節名者之比也友人金孝章傳將軍事甚悉予本孝章意作哀烈士辭一章志悼惜焉辭曰

嗟夫子之耿箸兮疎長劍於戎行承乃祖之豐烈兮邁慷慨而自卬流民橫潰兮中土旌壞赫赫簡書兮肅我斧斨我豈絕裾之人兮訣老母而自傷豺狼衝衝兮驅之以市人風塵洶洞兮天地不仁處飛孫於藩檻兮雖捷巧其胡

以陳望陵樹之蕭槮兮誠何有乎吾身覽三軍之變態兮
抑又重夫持牢遷逡巡以雁行兮徒眾口之囂囂咎許歷
之進諫兮遇馬服而采焉鬱周處之文武兮徒見嗤於萬
年殷清皿於左輪兮貫白刃於右拳遂摺頤折頸而畢命
兮餘怒氣之勃然夫豈危死之可懷兮知予生之陷滯也
曰棄甲而遄復兮雖壽考其足愧也乘元氣以上翔兮履
欃槍以為綦扈千騎之容容兮逢厲鬼而揖之彼倀倀者
如瞽之無相兮皆在乎軍中吾欲使夫子擊賊兮想魂
魄於鬼雄

金母徐碩人哀辭

徐碩人者友人金孝章母也予讀孝章所撰家乘序其童
年疾病母氏推燥居涇長而讀書結友毋為脫簪治具輒
掩卷不忍竟讀云若其居京師失火母倉卒自免又能全

其貲裒比舍有仙媼事母能決其為妖孝章有所交毋能
陰察其人之賢否此三事皆犖犖大者母之仁智有餘矣
母之沒也孝章尚未遊鄉校今猶以奇文高行浮沈諸生
間雖遇不遇無足道者而揆諸人子之心則可悲也予與
孝章交未及拜母知母之賢遂為詞以申其哀焉辭曰惟
古賢母昭管彤兮才行高秀女憲崇兮鹿車布裳能固窮
兮翦髮還鮮名顯融兮激而為奇曰禮宗兮有如宅平德
則庸兮懿哉碩人蹈厥中兮綦縞樂貧織紝工兮親執家
苦必敬恭兮陽春玉冰林下風兮知閑察明大義通兮游
雷忽震不失容兮曰有賢子教必躬兮以慈佐嚴勗孝忠
兮春暉西傾即幽宮兮孝子枯居心懍懍兮昕予思之清
淚從兮小人緊桑古我同兮各敬爾儀勵筠松兮音容眇
然豈其憎兮天崩地坼此怨終兮

陶菴集卷第五終

順德龍鳳鎮校栞

陶菴集卷弟六目錄

雜著

頑山賦　擬管幼安責華歆書　擬漢昭烈皇帝伐孫權告廟文　紀信贊　國初羣雄贊　高叔英象贊　書李貞孝傳後　題李龍眠畫幀　題楊青之畫冊　請參政張公祀鄉賢狀　左翁號說　上谷五子新撰評詞　孔子廟置卒史碑跋補

雜著

頑山賦

黃子遊豫章見水次有山塊然生黝然黑骨然立草木泥土一不得附麗焉徵其名於土人皆不能答黃子曰噫此頑山也放於寂寞之濱不能出雲雨見怪物感而作賦且責且譽焉

茫茫太始厥初生山下根坤輪上薄[元]閒擢草木而爲髮涌金銀而發顏含陽吐霧祇包鬼闕三浮瀛海五鎮人寰鳥飛翻兮不極猿狖點兮難攀峰復峰兮崒嵂澗又澗兮潺湲吾獨怪夫南斗元精西江洪秀割爲此山肖形惟陋榮脉不分首脊相聳側蹙無休平觀失岫合類釜鬵分侔飣餖靈卉遊而不生雰霞舉而莫就巨靈擘之不能離始皇鞭之不能走吾得謚之曰頑異古初之所授有如鼇岫春過蓮崖雨徧樹合疑屏花開似面樵客往而路迷羽人來而目眩時唯此山頑然不變如彼朱門縈華相扇季路原思不離貧賤又若凜秋勁冬千山其空挂枝蔥倩松蓋寥籠霰雪加而如怒瀑泉激而生風時唯此山詘然翕翕如彼亂世干戈相雄黃公綺季保其童蒙至若兩孤奇絕廬岳怪偉擘撲雲端繡錦谷裏遠喻連衡近同壓壘千巖仰之若附庸萬獸奔之若兒子嗟此山之不朝類海國之負恃彼萬夫之仰觀翳仁者而樂之相陰陽而卜宅奉牲璧而禱祈非亙地而淩轢百國卽觸天而雲雨四陲苟其頑也類此復奚取於山爲若夫刼火揚灰洪流滅木澤竭伊洛之源鐘響銅山之谷壞碑沈滄海之濱跛羊上廢臺之麓則此山之堅完雖一豪而不縮有鋸齒之雖虎豐修頭之赤精日經營乎窟宅思咀嚼乎含生畏此山之發露乃煥爾而遐征彼蛟龍之跳波雖奉土而莫爭立此山於隄岸類此屹然之金城桑沃若而春美黍翼然而秋成合大氣於丕渾配神功於無名吾不知在天地者幾千萬載豈夫人之所能輕方丈瀛邈石閭杳冥吾將遊六合而遄返求至道於山英

擬管幼安責華歆書

魏晉閒人稱華子魚甚至使果有破璧取后事則其去成濟無幾耳不應同時如陳元龍後世如張茂先者皆盛相推服也此事出曹瞞傳傳於魏武多醜詞因而及歆未必皆實惜無他書辨之者子故設爲幼安責歆之辭而於弒后事稍爲平反非惜歆也所以見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衆惡皆歸不可不愼也

[甯]頓首子魚足下生民不幸大梗殷流足下佐命於新朝鄙人棲竄於海表中間契闊歷數十載既吾閒關西渡偃息州里竊引山木不材之義冀保狐死首邱之願而比年以來徵命屢下又猥被璽書以吾爲光祿勳閒命驚悸魂神飛去比青州長吏宣諭詔旨又盛述足下薦吾於朝欲以自代始知混淆國論汙黷朝聽皆足下之罪也始吾與足下及根矩遊四方之士莫不聞知吾竊視足下居家清潔議論持平以爲足下異日必能明於去就慢慢之誠心合意同然周旋未久知足下意在偶時稍復殊趣矣未幾足下爲馬太傅所辟涖治豫章始聞豫章吏民稱足下爲政清淨不煩心頗韙之然私憂足下無戎旅之才兼值漢業式微橫流已及雄豪虎視跨州連城足下職同剖符轉

側其間交臂於陵肆之徒接蹟於縱橫之儒萬一蹉跌遲
遲失據既而孫策弄兵足下惶惑失圖遂自檐服乖明哲
之旨違匪躬之義慚魯連蹈海之節昧宣尼守死之訓吾
於此時彈指扼腕自恨不幸言而中矣然聞天子徵還足
下則又私幸左右刻心改圖以追元責顛沛出否聖籍所
美收之桑榆哲王所歎豈意足下猖披至此邪建安十九
年吾在遼東客有從許昌來者道足下勒兵入宮事甚悉
吾獨明其不然蓋足下雖邂逅迷惑乃心尚畏名義當可
不爾也諺曰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足下雖無
其事不得不受此名譬諸嘗爲胠篋之人忽爲大盜所連
引雖非其罪人亦不檐也今大魏受命足下與景興長文
之徒攝髮理髯噓枯吹生談符瑞則以爲化益於軒皇敘
征誅則以爲道高於干戚其如爾者不過海內枯窮之人

耳不審於足下何與而當窘其餘生也且夫天下至重而
潁陽有退耕之夫千乘至輕而秦國有砥痔之子何者性
不可易也吾本匹夫狂狷無當世志力加自越海來歸數
履危險衰老頑病年過懸車唯牽四體完具先人之祀不
乏飯鬻足以餬口偃仰足以順性暇則吟詠內書行圃圃
於分足矣實不願富貴也今足下乃以己欲富貴便謂人
亦欲之豈不謬哉倘大魏慕明揚之典足下貪薦士之名
敦迫就道如獵獵兎則當伏劍而死以頸血濺安車耳不
能與足下之徒共事也於易一過爲過再爲涉三爲滅頂
今足下薦吾者凡兩過過涉矣伏願永圖爷者周旋之誼
內省在己蹉跌之失全邱園之餘生赦無用之一老詳思
語默以戒滅頂爾再拜

擬漢昭烈皇帝伐孫權告廟文

程篁墩集有此文予怪其體純用四六似宋以後
文字按三國志所載蜀羣臣上先主爲漢中王表
及先主上獻帝表即帝位告皇天后土文皆爾雅
可誦在三國文中最爲近古篁墩文不類也輒本
其意改爲之云

嗣皇帝臣備敢昭告於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孝愍
皇帝七廟神靈臣備聞夷羿篡夏羲和黨惡仲康誅之夏
道復興今漢室淩遲曹操篡盜厥惡什倍於羿賊臣孫權
竊據江表包藏禍心與操首尾爲逆備以權父堅權兄策
仍世裂土戴履國恩納其信使約爲脣齒赤壁之役備親
董戎旅撲討於操使權得保其疆土克有遺育而權滔天
泯夏恣心極厥日者寇將軍關羽進討國賊圍樊襄陽權
破七軍功在漏刻權不念同仇之賑不憐君父之難乃陰
遣賊將呂蒙等掩襲我荊土殺戮我戍士臣羽忠壯一節
臨敵致命權方憫然受操僞爵公爲逆賊支黨闕翟王室
普天切齒萬姓同恨備惟皇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
二十有六大物未改天命尚在今權侵敗王略罔顧天顯
此而不誅社稷將顛格人羣正僉謂曰然臣備謹以章武
元年九月二日親率六軍恭行天罰以丞相諸葛亮輔太
子禪留守成都以飛騎將軍張飛出閬中虎牙將軍趙雲
出江州建威將軍黃權出江北侍中馬良出武陵五溪諸
蠻罔不率俾將軍向寵等各率所部擐甲以從即日奮劒
東指水陸並進賊徒逆黨是伐是殛惟備闇弱否德庶憑
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是用告於神靈臣備
臨師不勝戰懼之至

紀信贊

提一匕首刼萬乘之君於壇上則其人必死然亦有不死者將嬴秦數千人秦遇強敵數萬進無所援退不及避則其人亦必死然亦有不死者其不死亦各有道方漢困榮陽時羽視高帝猶俎上肉自信乃詐而脫之此復以何道求不死哉知必死而爲之此信之所以爲眞知忠義烈丈夫也當是時陳平夜出女子數千人於東門外楚兵四面擊之信乘王駕詐爲漢王誑楚漢王因以得跳後世以爲奇計然微信漢王亦必虜信功非陳平所及贊曰

君臣義薄爾報爾施遇非國士誰能死之漢方東面士集如雨其遇將軍不過噲伍及圍滎陽智不及謀千金可捐士惜其頭明明將軍意痛義激命自我有致之則力蕭蕭神靈沈沈鬼旋嗟帝之休我又何功

國初羣雄贊

韓氏發難搖動中州陳王念鬼王昌爲劉日月既出陰精乃收犀舟欲東載沈載浮 韓林兒

滁陽鵲起交臂羣雄始基王業屢蹟怛中室有許負身侔呂公英靈降升依我沛宮 郭子興

眞逸靡聞乘釁稀奕僭面雖優窺天則蹶一羊兩狼不死如髮殺械既成其亾也忽 徐壽輝

僞漢揚塵假署江濱智慚走魏勇亞阬秦狼夫求勝悁悁不已始橫當塗終殲左里遺丞衛王煩我折箠 陳友諒

明氏之興依阻險要繕兵禮士眾頗梟藻什一取民彼肱其良通我信使成此畫疆一傳沖齡乃底滅亾 明玉珍

九四糾族烏鈔吳下奉羯名順爲狼心野師無嚴律客不長者衝翻自天褻其城社 張士誠

慊慊察罕虎步中原擴廓繼之不勝而奔太原挺命朔漠

斂魂運移智惑事去忠抒 擴廓

友定落魄起於草菅提戈閩海蠶粟燕山乳藥不死輾亡皿殷雷憑王旅天殛民頂 陳友定

黃巖貪亂聚兵海岸始獻悃誠繼懷瞞謾東莞知時保境迎師屈盤豹略姦變龍姿 方國珍何眞

高叔英象贊

峯然而見者高子之骨遒蒼穆然而藏者高子之神清泚寿觀百世者高子之洞曉壬奇捷中秋豪者高子之精能弓矢若此者舉非高子也必也風光本地描之不成面目本來畫之不似夫然後謂之高子

書李貞孝傳後

永思嚴先生取古人之奇節懿行與夫大事之俶詭不恆見者必攷證其年月世代以補輯通鑑之中大約司馬文正公之所不及載載而未及詳者先生不獨於史才爲優蓋表彰遺逸亦其雅好然也常爲李貞孝傳示予曰斯人亦何讓於古不可以不入列女傳異日子必爲史官其識之母忽逾年而貞孝之嗣子陳箴言遂以傳紀乞於予嗟夫貞孝不以情死而能定嗣以承宗祧之重此所以見臧於先生也然貞孝之志操如是使得爲男子而遇今日君父之難豈不能以一死自全其節哉惟能死而後可以不死貞孝之謂夫時甲申之陽月也某讀而有感焉特書於其後

題李龍眠畫幀

李龍眠畫羅漢渡江凡十有八人一角漫滅拜十五人有半及童子三人凡未渡者五人一人倚紙壞僅見腰足一人戴笠攜杖衣袂翩然若將渡而無意者一人凝立遠望

開口自語一人跽左足蹲右足以手奉膝作纏結狀雙屨脫置足旁迴顧微哂一人坐岸上以手踞地伸足入水如測淺深者方渡者九人一人以手揭衣一人左手策杖目皆下視口呿不合一人脫衣雙手奉之而承以首一人胥其杖迴首視奉衣者兩童子首髮鬌鬌其舁一人以渡所舁者長眉覆頰面怪偉如秋潭老蛟一人仰面視長眉者一人貌亦老蒼傴僂策杖去岸無幾若牽其將至者一人附童子背童子瞪目開口以手反負之若重不能勝者一人貌老過於傴僂者右足登岸左足在水若起未能而已渡者一人捉其右臂作勢起之老者努其喙纈紋皆見又一人已渡者雙足尚跣出其履將納之而仰視石壁以一指探鼻孔軒渠自得案羅漢於佛氏爲得道之稱後世所傳高僧猶云錫飛盃渡而爲渡江艱辛乃爾殊可怪也推

畫者之意豈以佛氏之作止語默皆與人同而世之學佛者徒求卓詭變幻可喜可愕之蹟故爲此圖以警發之與昔人謂太清樓所藏呂眞人畫象儼若孔老與他畫師作輕揚狀者不同當即此意

題楊青之畫冊

楊芳青之浮沈里中三十年口無雌黃遇酒輒笑生平喜作畫而不自貴重此冊爲耘軒作乃踰年始成溺淡布置絕勝平日知其用意於知己深矣予嘗謂鑒古人書畫當以優劣爲眞贋鑒故人書畫當以眞贋爲優劣出於古人者苟劣矣雖眞者吾猶黜之況贋者乎出於故人者苟眞矣雖劣者吾猶貴之況優者乎耘軒試以吾言思之

請參政張公祀鄉賢狀

故宦大中大夫資治少尹江西布政使司右參政張公諱恆由萬厤乙丑科舉人庚辰科進士全忠全孝有守有爲學古入官師召杜之循良而器兼方虎立身行道抱閎曾之誠篤而文比淵雲方擢巍科於大廷即以孫立而補外茶陵筮仕治眾如烹小鮮興國守官理艱若批大郤饗賈琮之帷幔使赴愬咸得盡言去子產之蒺藜擊強宗絕無鯁避歲丁凶饉則倣古制社倉如清獻之救災吳越兵弄漢池則殲僞漢遺種如士燮之威震諸蠻既晉職於秋官遂恤刑於兩浙原法意於銖兩輕重之際情可矜罪可疑鐵案不搖眞覺操三尺者爲律拔人命於詿誤紛糺之中死不冤生不濫讞稾吳莊矣止活千人者受封兩造不宿春而半升之謠以興建昌守從無滯事千金捐橋稅而中瑞之焰以息夏中丞屢有美言爲臬副而時祖不敢爭利於湖轉藩參而士民猶欲留公於郡凡諸卓異簡不勝書

他若益藩王折節下交臨政無撓於朱邸吳明卿登壇倡和當宮同貧其伯兄謝顯端文銓席之推不以君子附君子絕陸冢宰重因之囑不以要人視要人兩卻饋金而莫夜不欺一過鄰封而酷吏改德洎乎辭榮聖世囊止一琴勇退急流年方逾艾羊叔子恩存去後峴山餘墮淚之碑李令伯心切堂壽魏闕有陳情之表補過盡忠於畢世承歡聚順者廿年至若三徑就荒長守杜門之轍數椽塑隘時間還券之言接後進藹若春風戢家人肅如朝典隻字不通於當路而遇折漕諸議則必盡言一介不取於他人而周族黨緩急略無難色詩歌餘事得風騷漢魏之遺理學至深晰濂洛關閩之要刻有因明徹詳合爲明志一書總之陰德如耳鳴公不自言故子孫僅傳其什一文章如枝葉世有知者則淵源皆發於性情原其澤及於人止是

誠能動物迄今建昌祠爲名宦合十三郡而弦頌如新因思嘐邑自有鄉賢何二十年之俎豆尚闕伏乞俯從輿論批祀泮宮庶彝好在人江右無獨專之仁義而典型追古海壖有不墜之風聲矣

左翁號說

時予聖昭謂予曰吾年已壯而道未成學古人爲文章而無所合於世竊自歎其相左也因以左翁自號予奉爲號說以廣之予曰予且貴右而賤左乎予且伸右而絀左乎予且以左右之名爲一成而不易者乎今夫客見主人主人在左及出而登車則主人虛左以待左同也或以貴或以賤何也古者官制尚左四近之臣左輔右弼周公左召公右及漢設二相周勃爲左相位次弟一陳平爲左相位次弟二左一也或以貴或以賤何也北之指尚左南之指

尚右吾嘗與燕趙之人遇於途吾趨而左彼趨而右各以不讓相訝也或爲道其所以乃釋然而去左一也或以貴或以賤何也今且班十人於此予適居四五之間予以左人爲左予之右人又以予爲左予以右人爲右予之左人又以予爲右是左右之名幾未有定也而安在左伸而右絀乎且夫世有貴於我者吾右之及吾與之談彼方嗟老歎卑戚戚然若不可以生世有賤於我者吾左之然彼亦有以自雄其曹也蓋未嘗不樂是故重物輕我雖趙孟不樂也重我而輕物雖林類榮啟期樂也雖然是猶不足以勗予我聞天地之位北高南下以東爲左故記有之曰天地左海試與子往而觀焉背負日月瀕江湖三歲一周流波相薄以一羽投之渺然不知其所泊也予誠虛其心實其腹文必揚乎三代兩漢之波而不爲干祿學必湛乎孟荀韓子之淵而不惑乎俗是子之道如海而外物之投子者直一羽而已予爲之左輒能爲之右哉時予作而笑曰汰哉黃子之言思深哉黃子之以此益我也遂書之爲左翁號說

上谷五子新撰評詞

評詩者以深穩端潤爲上以怒張筋脈屈折生柴之態爲下惟文亦然唐之能言者二宋之能言者五皆充然粹然不得已而奇生焉爾予往以此告記原記原不狂予言故其爲文緩急豐約動中精要章止句絕餘思滿衍蓋才高氣奇而能以什一藏千百者視世之求高求奇而卒於不高不奇者相去萬萬矣記原博覽墳籍挾精剔華詩古文皆斐然可觀

柳子之推昌黎曰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裴晉公則譏之

曰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爲戲予嘗以此論古人之文奇逸者多溢出於理而守法者或不足於奇蓋自班馬已然況其他乎若幾道之於時文則可謂奇矣法矣昔評其文如園林雨過雕葩刷芑又如上帝陰兵截然而下今亦無以易斯言

所德與幾道同齒其好古力學亦相頡頏所德之文必也清新俊逸乎秋水夫容依風獨笑清新之謂也千金駿馬注波驀澗俊逸之謂也昔少陵以此目太白而後世小儒之言以爲少陵輕太白故僅比之庾鮑此蠻語目夫文至於清新俊逸則天下之美盡矣幾道所爲詩古文甚雄富今但論其時義如此

雲俱之文吾欲以輕清蔽之或曰雲俱沈思獨往不阡不陌汗瀾卓詭詰曲幽異讀者爲之舌撟而不能下口呿而

不能合輕清果足以蔽之乎曰子不見雲之在天乎頃刻百變而不知輕清故也地產之精者莫如金玉瑞者莫如麟鳳然而麟不能爲鳳金不能爲玉者輕清不足也是故輕清而後能變化變化而後謂之奇

智合今世之聖童也八九歲時爲文操筆立就淵然有奇氣可誦今其年僅成童耳於經史無不窺於騷賦古文詞無不學卽其制舉業亦屢變而益工矣或曰似成宏名家或曰似漢魏閒文字雖子亦不能異也予聞湯義仍先生傳世之文皆十餘齡時所作然竊怪義仍先生古文詞不能遠過其時義今智合之時義固已突過義仍矣其古學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今之君子胡足以方之

陶菴集卷第六終

孔子廟置奉史碑跋

長士所藏孔子廟置奉史碑爲世閒善本其舅氏應菴先生深於六書之學題語妙有思理予嘗偕觀累年乙酉季夏避暑南郡出以歸之嗚呼文武之道未墜於地異日詩書復出牆壁閒當再與長士評之

陶菴集卷第六補　　順德龍鳳鑣校栞

陶菴集卷弟七目錄

史記論略

五帝本紀二則　夏本紀一則　殷本紀一則　秦本紀四則　秦始皇本紀一則　項羽本紀六則

高帝本紀四則　呂后本紀二則　文帝本紀二則　禮書一則　律書一則　封禪書三則　平準書二則　吳泰伯世家三則　齊太公世家五則　魯周公世家一則　衛康叔世家一則　宋微子世家三則　晉世家三則　越世家二則　楚世家三則　趙世家四則　魏世家一則　韓世家一則　田敬仲完世家一則　孔子世家一則　陳涉世家一則　外戚世家一則　荊燕世家一則　蕭相國世家三則　留侯世家五則　絳侯世家一則　管晏列傳一則　老莊申韓列傳一則　伍子胥列傳一則　商君列傳一則　白起列傳一則　孟子荀卿列傳一則　孟嘗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列傳四則　范雎蔡澤列傳一則　樂毅列傳一則　廉頗藺相如列傳一則　田單列傳一則　魯仲連鄒陽列傳二則　屈原列傳一則　李斯列傳二則　張耳陳餘列傳一則　黥布列傳二則　淮陰侯列傳四則　張丞相列傳一則　酈生陸賈列傳一則　劉敬叔孫通列傳一則　袁盎鼂錯列傳一則　張釋之馮唐列傳一則　萬石君張叔列傳一則　田叔列傳一則　李將軍列傳一則　平津侯列傳一則　汲鄭列傳一則　酷吏列傳二則　大宛列傳一則　太史公自序一則

陶菴集卷第七

史記論略

五帝本紀

堯舜禹湯或以爲謚或以爲皆名或以堯舜禹爲名湯爲號予謂皆非也謚法起於周公以堯舜禹湯爲謚者固不足據而以有繇在下曰虞舜及來禹等文證其爲名則亦非也史傳多追稱之詞如左傳后磬稱陳桓公方有寵於王戰國策馮煖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此類甚多二典亦當時史臣所記舜禹皆追稱耳以來禹爲君稱臣名則禹敷土爲臣書君名乎堯之祖稱藝祖文祖堯稱神宗豈得君臣皆名謾無所別乎孔子於老彭已不斥其名如堯舜禹果名豈得屢見於書乎案秦始皇制曰朕聞上古有號無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則堯舜禹湯皆號

也生爲號死爲謚

太史公五帝紀贊以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又歷敘已所采於長老及春秋國語與他說之足以參古文者而成是篇則凡騎龍鑄鼎諸詭異事乃太史公所謂不雅馴棄如涕唾者也今人乃掇其棄餘而津津豔稱之何哉又太史公史贊皆有超識司馬貞安讌之以爲不能備論遂別爲述贊檃括通篇每人置評事雖不遺意見則猥陋矣

夏本紀

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而後舉益任之先舉皋陶後舉益此他書所未及孟子謂禹舉皋陶見而知之此可證也太史公紀三代以歲事多荒忽吾取二三策曰

殷本紀

微子去商殷紀及微子世家皆謂與太師少師謀太師名疵少師名彊見於周紀世以比干爲少師者誤也

秦本紀

子長爲本紀者三後世皆不與焉秦也始皇也項籍也以是繼五帝三王之後可乎曰不可不可則曷爲紀之曰此即正統之說也歐陽子有言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蘇子有言孔子刪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爲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子長之本紀其即歐陽子蘇子之論所從出也夫子長豈不知秦項爲天下之公惡也哉以爲政固當繼周而有天下矣籍固嘗專天下之約矣吾從其繼周而有天下與夫專天下之約者而爲之本紀非進秦項於三代也雖然秦自始皇以降固西戎附庸之國爾籍雖

專天下之約未嘗一天下而稱帝也爲有天下之始皇立紀則可爲西戎附庸之國與未一天下之項籍立紀則不可故秦與始皇宜合而爲一籍宜降而爲傳

世以秦爲伯益之後以柏翳伯益爲一人蓋據秦本紀大費輔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柏翳之語而以尚書孟子之文推之舜時自益外無平水土及調馴鳥獸者遂以爲即益也按杞東樓公世家云柏翳之後至周平王封爲秦項羽滅之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是則益翳爲兩人而秦非伯益之後明矣世儒讀史沿誤此其一端

三族之罪始於秦文公而商鞅因之漢祖名爲除秦苛政然始定天下即族信越文帝甫除收孥相坐律令旋族新垣平是後武帝數興大獄而秦法遂終漢世不變吾故謂

漢非雜霸也雜秦耳嗚呼秦之遺孽毒甚矣哉秦自繆公三置晉君以後嘗與晉更相强弱至六卿內相攻晉始不能有加於秦然晉尙爲一也至智伯死分其國爲韓趙魏而晉析爲三矣夫以全晉之勢尙與秦更相强弱析而爲三則安望其能支秦哉吾故曰三晉爲諸侯秦取天下之大窾也

秦始皇本紀

左丞相去疾將軍馮劫與李斯同諫二世二世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具五刑夫去疾劫能諫其君又能引分自裁亦賢者也惜其與李斯同事不能早決去就相攜閻朝駢首并命哀哉

項羽本紀

楚之擊漢也非身在行間則不勝田榮反齊地則必自擊之彭越反梁地則又自擊之雖所向摧破而兵力疲矣故漢一舉而覆之垓下自古以弱敵彊者句踐樂毅漢高皆善用合從之法者也

拔興於楚而敗者項梁梁之才非勝廣武臣及也爲秦將而敗者章邯邯之才非司馬欣董翳及也爲項籍將而敗者龍且且之才非薛公曹咎及也梁驕章邯邯破之章邯驕楚楚破之龍且驕韓信信破之驕者敗之媒哉

義帝始能奪羽軍將之又能遣沛公入關而不遣羽故有英氣然非其材足以制羽也羽方起事挾帝爲奇貨以令天下事濟之後自當不免帝蓋遊其殺中而不知也悲夫

楚漢之際六國蠭起自立唯田氏最與楚鬬鬬而陰德於漢甚大初田儋救魏爲章邯所殺儋從弟榮收兵走東阿邯追圍之項梁聞榮急乃引兵擊破章邯邯走而西是榮

之復振皆項氏力也微梁榮且蟲出矣及梁既追章邯邯三人楚趙義不忍殺則終不出兵夫假固齊王建弟也齊人以儋死故立之既已逐之矣又必欲殺之又以楚之義不忍殺也覆用爲讎坐視項梁之敗不義甚矣項羽由此怨榮入關後分王田都田安榮距都殺安盡并三齊之地羽北伐而漢遂得劫五諸侯兵乘間東向矣雖榮之舉事非以爲漢而實陰爲漢用也吾故曰田氏最與楚鬬鬬而陰德漢甚大橫死高帝爲之流涕帝固心德田氏也夫

鴻門之會項王項伯東向坐亞夫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按古人尙右故宗廟之制皆南向而廟主則東向主賓之禮亦然儀禮鄉飲酒禮篇賓復位當西序東面是也韓信得廣武君東向坐西向對而師事之項羽得王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向坐陵母欲以招陵周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向坐責之皆以東爲尊然則鴻門坐次首項王項伯次亞夫次沛公也

項王立六國後樹秦敵此入關以前事非入關以後事也項羽破秦爲西楚霸王矣復封諸侯王將相此正與酈生立六國後之策暗合後著用壽著所以敗也景陵鍾氏論羽如此愚謂不然羽率諸侯兵西入關不過以破章邯軍爲諸侯冠耳此時諸侯所推戴之懷王尙在楚先入關有功之沛公不可殺從入關之諸侯各有功不分王之將置何地乎盜亦有道羽既稱諸侯長能一切以無道行之乎羽失天下正坐背約宰割不平故田榮陳餘首發兵端而沛公乘之於外不可云失在分封也子房雖發八難壽勸漢王捐關以東予信越等後又勸漢王益封信越使人自

爲戰其所異於酈生者立六國後則不復爲漢用立信越則漢將也

高帝本紀

劉辰翁曰自項梁以來攻定陶不下攻外黃未下而通行無忌殆欲汲汲赴要害擣虛邑耳此最兵家要妙令人不及掩耳得敵去爲卒何暇追襲此橫行之道也若每邑頓兵得寸失尺畏首畏尾聲實皆麥故高祖攻昌邑未拔過高陽攻開封未拔攻潁川蓋深喻此獨宛强大追敵近復過而西則背後相應非他邑比也故子房憂之云云須漢此言可謂深得楚漢用兵之略矣李密與唐太宗並爭天下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爲大衆久聚師老厭戰難以立功當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而不用李淵欲引兵西趨長安猶

豫未決世民曰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斃於堅城之下坐磨歲月衆心離阻則大事去矣淵從之遂克長安此成敗之機也然亦唯秦隋之弊故漢唐得行其乘間襲取之謀使國猶有人固危道也將高祖而入秦者周章至戲卻矣章豈非摧鋒直往者乎魏延以夏侯楙怯而無謀欲假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十日可到長安而令孔明從斜谷來與之會亮以爲危計不用當時夏侯楙雖怯而司馬懿在朝謀士如林非可以聲勢恐喝取也自子房不敢易宛而延欲以偃兵空虛之國視魏謬哉此兵法所貴於知己知彼也

馬疏班密向有定論然亦論其行文耳其敘事處互有疏密如高帝紀高祖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史記書此似謾然取致爾而班史於高帝八年中補出爵非公乘以上無得冠劉氏冠此班密於馬也項羽本紀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本以起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民父子語遷於高帝紀中自創之固乃仍其創處而以羽語入列傳兩處皆少生色矣此班疏於馬也他可類推

呂公好相人見高祖狀貌重敬之引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塵埃中識天子鄧侯且難之況他人乎高祖得天下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仇怨何不廣也夏侯嬰之怨不忘其嫂亾賴之言必反其父韙謂乃公大度者后勒少時爲李陽所辱僭號後乃能優容之彼且如此而高帝不能慚哉

息者男女之總稱俗以女爲弱息蓋本史記呂公謂高祖

臣有息女願爲箕帚妾而誤以息爲女也息謂生戰國策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祺左師子也

呂后本紀

呂后死產祿欲爲亂其不敢即發者非獨憚絳侯朱虛也以灌嬰齊王連兵於外故也韋孝寬破尉遲迥於外而楊堅篡周魏元忠破徐敬業於外而武曌篡唐比事觀之嬰之功大矣

高帝愛趙王如意左遷周昌相之豈特以其貴寵故哉昌曾力爭廢太子事爲呂后德庶幾呂后不復作惡也然后殘忍豈復顧念將事一木彊人適速之禍耳劉辰翁謂高帝託人必得如信布者乃可否則能調護兩宮間如滕公輩又否則能以言語微意感動如陸生子謂帝處此決無上策果託人如信布必挾趙王爲奇貨搖動天下矣勝公

陸生輩居外廷非有如薛陽侯朝夕抒側者且以留侯之智呂后使建成侯刼之何勝公陸生之能爲也無已其如齊悼惠王之尊魯元公主乎又無已其如朱虛侯章之妻呂祿女乎

文帝本紀

予讀文帝紀卽位將一年乃修代來功羣臣請立太子下詔欲擇諸侯王昆弟及賢有德義者羣臣固請始許之又立趙幽王太子遂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然後立其三子爲王次弟可觀以爲有王者舉動及讀齊王傳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始知帝所爲假仁者百射鈎斬袪之恨霸者猶能

忘之今乃小嫌黜人大功豈公義乎

田橫之海島尉佗之蠻夷皆足以爲中國患佗材非弱於橫者也高帝於橫則召之怵以不來則加誅至自殺而後已于佗則因而立之何也橫與帝俱嘗南面稱王故以臣之示武佗不起中國故以封之示恩召橫時初定天下兵力尚完封佗時征荼征布征信征稀兵力彈矣帝之屈伸操縱如此

禮書

孝文帝好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是謂有其內而無其外漢武招致儒學之士共定禮儀十餘年不就至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可謂鉥意禮樂矣而神仙士太征伐之事日盛是謂有其外而無其內

律書

律書先謂律爲萬事根本而兵械尤所重以下竟言兵太史公曰一段又言文帝之能息兵突接書曰七正二十八舍則敘律之應厤以原律所自來而後始言律數未復歸之於神爲生數成聲之本其理微妙其文簡質變化定非諸先生所能辦也

封禪書

太史公作封禪書此後人所謂譌書者也起云自古帝王曷嘗不封禪爲下文舜禹封禪張本繼云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而不臻乎泰山者也爲下文秦始皇封禪張本繼又云雖受命而功不至云爲下文漢高漢文不及封禪張本又云故其儀闕然湮滅其詳不可得而紀聞云便見封禪爲曠絕之事而非世主所當舉行者也

尚書曰一段舜之封禪不過如此禹遵之亦無神仙可記至孔甲失德之君始聽於神而禨祥之說後世紛紛傳會如太戊高宗則不過修德勝災而已至周世郊社之舉亦未始及於神仙此所以爲三代盛隆之際也周衰道廢而西時鄒時始興於秦此武帝禍神君親祠竈之嚆矢也管仲設辭以拒桓孔子存禘而不論自秦開禱祀之端始皇承之益以八神之說杳渺無稽而齊人奏五德之運燕人爲方仙道則謬悠之說流傳於北二方此武帝時溺上燕齊迂怪之士之濫觴也三神山之說極幻而秦皇信之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甚矣封禪之無益後之人主知此亦可以悟矣於是結之曰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以見漢武固無德而尋秦皇之覆轍者也以下敘秦時山川百神之祀以見其淫黷無稽而漢興高祖草創不及釐正

漢文稍惑於新垣平之說俄厭怠而止孝景亦無所興以見文景之爲賢君也此下鄭重其辭以接之曰至今天子今天子初卽位尤敬鬼神之祀以見古者之封禪不過以告成功而武帝之封禪乃在於求神仙也始於求神君終則崇信李少君於是燕齊之士發然來臻競道其鬼談訞說以惑帝而帝終已不悟矣其紀文成五利公孫卿之言皆鄙倍幻誕中人以下皆不信而帝酷喜之茀見而以爲德星天旱而以爲乾封直書其事而已宛然一始皇矣文章之妙如此至其筆法往往見於單句隻字之間其屢用或曰字蓋字焉字若云字皆疑辭也茅順甫曰文幾三千言而寄後亟脈貫串如一句誠然哉

太史公封禪書之妙全在敘舜禹三代及秦始皇事爲案而入武帝後隱然見帝之異於舜禹三代而同於始皇褚

先生節之自尤敬鬼神之祀以下爲孝武本紀神氣索然矣所謂續鳧截鶴者

太史公八書中封禪河渠平準乃爲爲譏武帝而作然河渠書當另看蓋塞宣房有憂民之心焉是其倦於神仙時也

平準書

予嘗謂漢之文景能富而不能教蓋每歲下復除蠲恤之令此善政也幾於王矣然漢文從鼂錯言輸粟拜爵至得爲大庶長大庶長之官食萬二千石矣乃亦以輸粟得之孝景又募民輸粟贖罪則不軌之民恃富而犯法者固不能無也是以漢武之初雖家給人足至於錢貫朽粟腐敗而兼幷豪黨之徒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此皆禮義鮮少之故也不待武帝靡耗中國而已知其不可久矣漢有最不可解者坐酎金失侯之法也夫通侯之先固嘗竭智力與高帝定天下者也使之出金助祭猶曰包茅縮酒遺意存焉然已異乎古矣乃至不如斤兩及金色惡輒以此削國所坐者微而闕翊功臣之後大無謂也豈漢世封爵太多食邑既廣縣官不能支而設法以削之邪當時坐此法者甚多武帝時至百餘人太史公見之平準書中則朝廷微意瞭然矣

卜式者富人之學黃老者也弟壯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至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數分予此在陶白輩優爲之然有長者之意焉漢擊匈奴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自人情言之非欲官則言冤而式兩皆無之非果不欲官也

彼操老氏欲取故與之術知時主所急在財而細其綸芳其餌投竿跪膝而以釣武帝也乃詘於公孫宏久不見報數歲乃罷人之處此亦可以倦而休矣式行之不厭明年又持錢二千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助貧人者籍天子乃以式終長者而三年中驟躐九卿進官少府居奇貨者輒善於式哉且當式時告緡之事將起式逆知海內財匱天子眈眈富民不久家且破故不如先事輸財不唯免禍又以得官及式相齊而楊可告緡逼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使式此舉稍遲必無牽矣未幾以言鹽鐵算船事致天子不說稍詘其官又因天旱求雨進言曰縣官當食租稅而已今宏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宏羊天乃雨斯言也雖謂有大臣之風可也太史公平準書以式語作結雖其意在於譏武帝而亦有取於

式也夫

吳太伯世家

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子胥之父奢以無罪見殺於平王其兄尚駢首并命爲子弟者有至痛焉員也倒行逆施以快其悁悁之忿君子固不深誅也若曰誅之則傷人子之心與之則悖君臣之義置而不道可也獨員之進專諸於公子光以成其弑僚之謀則吾不能無憾焉諸樊兄弟四人以其先王愛季子札欲立之讓不肯立諸樊乃欲兄弟以次更立必致國於季札及餘昧奔欲授季札季札復讓逃去於是吳人立餘昧之子僚爲王夫光爲諸樊之子季札不立則光當立固也然僚業爲國人所援立而爲君矣札則逃之光則弑之而員也以急欲報楚之故進人於光側而速其弑焉是不亦傷君臣之彝而大逆天道也哉語曰伐國不問仁人如子胥者難與並爲仁矣

齊世家中載管晏事吳世家中載子胥事越世家中載范蠡事鄭世家中載子產事蓋皆掇其大者而管晏子胥另立傳范蠡又入貨殖傳子產又入循吏傳太史公之惓惓於五子至矣獨不爲季札地乎豈以其讓國大節已見吳世家中欲別立傳無可稱述乎愚謂管晏事功既詳見齊世家而本傳止摘其一二逸事如札讓國之外豈無可論者即觀樂事已足別立一傳矣札爲聖人所許乃不得與管晏比太史公於此恐失大書特書之義也

蘇子由謂春秋諸侯區而不人者三楚始稱荆僭元年稱楚人文九年書楚子自是遂與春秋齒而吳越終春秋不人蓋吳越雖戰勝攻取而無禮義以自將故吳亾而越亦微至於楚雖禮義不足道而亦無愧於齊晉故其後遂與戰國相終始由是觀之禮義豈誣也哉案三國皆僭稱王其爲蠻夷等也吳以强陵中國時越志在復讐皆非有仗義之舉獨莊王破陳爲縣從申叔時之諫而復之鄭伯肉袒即麾軍還舍宋華元以情告即罷兵解圍此三事者信乎其爲霸主也子由所謂禮義當指此使當時能革僭號則桓文何足道哉

齊太公世家

太史公諸世家敘諸侯事而王室始亂伯主代興皆謹書之如厲王之奔宣王之立幽王之弑周東徙雖秦始列爲諸侯小白重耳宋襄楚莊之立率與申生之殺及敵國相滅各國臣子之弑其君皆三致意焉而於孔子之生卒及相魯尤詳至書魯隱公初立者以爲作春秋地也此等義例皆不媿良史

管子天下才也其始委質子糾而事之襄公既弑則唯恐子糾之不得立也而其爲子糾謀則亦有未善焉春秋時列國亾公子之在外而得終反國自立者外必有强國主之內必有强臣應之然後可以得志管子一出即奉子糾奔魯夫魯相忍之國也豈可恃哉彼莒衛爲小白外主高國爲小白內主莒衛合則足以敵魯而管子在外固不能敵高國也管子盍求大國如秦晉者而請命焉而陰結其大夫之足以制高國者以爲腹心然後求入如不得入亟爲逃死之計可也乃竟貿貿然出于于然入徼倖於射鉤之一中而懈不復備遂使子糾生竇之殺如屠豕然豈不惜哉夫晉文當奚齊卓子既弑之後晉人來迎可以入矣其不入者畏內變也及間關十九年輔之以秦繆之威而後敢入呂甥郤芮復懷反側微勃鞮之告則文公幾於不

免甚矣亾公子自立之難也向使子糾卒而先入高國謀之於內小白攻之於外事猶未可知也況不得入乎有如秦晉主子糾於外則彼小白初立又安敢以不義脅鄰國使殺其兄弟而束縛其臣以歸於己乎吾故曰管仲天下才也而其爲子糾謀則未善也意者子糾非伯才天固將闖小白而使之主盟中國歟

甚哉鄧克之忿戾也使於齊齊君使夫人帷中而觀之夫人笑之笑者固無道矣克連兵東伐至欲得齊君之母以爲快不已甚乎且齊使至晉鄧克嘗執四人殺之於河內矣笑人之使而欲執其國母刑人之使者當何如乎宜其無後於晉也

齊襄公笞主屨者第及管至父殺襄第以身死之齊莊公笞宦者賈舉及崔杼茲莊舉以身助之笞第者襄公以見當未可知也而二人之報其君逆順不同如此人之善惡固天性哉

田闞相爭子我殺於成子而齊亾曹馬相軋曹爽殺於仲達而魏亾

魯周公世家

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黃子曰此非周公之言今案此說斷乎其爲謬也夫分茅胙土南面而君一國以長子孫以成教化在周公固當爲百世計其於伯禽必非率爾遣之而已也計魯國之人民風俗與伯禽立政之繁簡報政之遲速皆必有面命而手畫之者伯禽特奉行其意耳豈待報政之後始訝其遲而乃徐問其所以立國之故與又豈待太公報政之速始服其簡而歎其子之智不出此與且國無成俗顧轉移何如耳以朝歌之污染聖人猶能變之今治魯不至若朝歌之難也何三年之內立法一定遂坐視其後世之北面於齊而莫之能改與攷魯公之國在成王踐阼之初周公攝政方始也審以太公之法爲善則失之於魯猶可移之於周今乃三年而定東土七年而還政然後營洛邑居九鼎先是官政尚未次序至是乃作周官官別其宜乃作立政以便百姓則其涵濡漸漬更有甚焉而洛誥無逸等篇訓辭諄復率亦不聞有所謂簡易之說何與夫三年者報政之常期虞廷三載攷績孔子爲政亦曰三年有成伯禽之報政即孔子之成也此而尚以爲遲則必出於一切苟且之法然後可吾不知其何以爲周公與不但此也太公聖人之亞治國必當有法豈有五月報政之理與爲此說者戰國謬悠之談而太史公采之淮南子采之韓詩外傳采之則皆義理不精好奇輕信之故也

衛康叔世家

衛伋壽晉申生事極相類伋壽至性既類申生而晉獻以烝齊姜生申生衛宣以攘伋婦齊女生壽亦相類齊女讒伋曠姬讒申生亦相類申生死無後伋壽死亦無後亦相類獨壽爲齊女所出其母讒伋而壽死之此尤人情所難甚乎哉孝子之不得於頑嚚也

宋微子世家

作微子世家言而箕子比干附見焉不幾重微子而輕箕子比干乎箕子國於朝鮮比干絕無後故二子皆不得別立世家使爲箕比立傳則與微子不類設以箕比之故降微子而同傳則微子爲宋祖又無可降之理故牽連書之而贊復以孔子之言終之此太史公筆法所在

蘇子由曰聖人雖與人同處而其中浩然與天地同量彼其食粟衣帛蓋有不得已目而況與人爭利哉此爲周公而發予最愛此論以爲非坡公所及蓋封武庚於殷封微子於宋舉蔡叔之子胡爲卿士周公之心與堯舜一也坡公非武論直是敢於背誕

路史云以微子之賢吾君之子而商人父師之顧乃使之代商後而邦之宋宋爲故亳商之舊都民之被商之澤者固未忘也使微子少異其志則全商之地亦非周矣成王

周公方且晏然命之不少爲疑卒以安堵非聖人之盛德能如是乎此論可與子由相發

晉世家

晉世家敘文公入立呂省郤芮作亂事繼以文公脩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因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於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此一段實補左氏所未及子推從亡在狐趙之列不應文公忘之文公方有事圖伯亦不宜忘其功臣使來者間而解體也賞未及推者不獨內外怪怨亦以推功大宜受封邑未及區處耳如左氏所載則文公憒憒甚矣安能圖伯

晉勝楚於城濮歸而行賞狐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狐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士勝爲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賞則先萬世之利戰則微一時之功此文公之所以止於伯與不然雖爲西伯可也戰則微一時之功賞則先萬世之利此文公之所以終能伯與不然雖爲宋襄可也

晉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唯仁義爲本仁義二字自孔孟而外無人能道而曠以一瞽矇發之大哉言乎太史公書之亦是特筆

楚世家

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飛飛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案楚王之淫樂不聽政乃術也彼陰以此別其臣下從吾於樂又從而諂諛之者不肖人也若口力諫者賢臣也故一朝聽政所誅者皆不肖所進者皆賢誅進以數百計而無過舉焉齊威王之烹阿封墨亦然予故謂殷高宗之三年不言與楚莊之三年不聽政其所操王霸之術不同而其用意相似不然此三年之久以亡國有餘矣

同爲人子也伍胥走以報父讐伍尚死以殉之同爲人臣也鄖公弟欲殺昭王以報父讐鄖公以身事之同爲人友也專諸刺王僚以成伍胥之伐楚申包胥哭秦以攻之包

胥吾無議矣尚正也胥權也鄭公欲爲胥而不能者也父死不能報仇仇之子蒙難過之而欲剸刃焉非勇也鄭公之弟矯其兄而甚焉者也無爲戎首不已多乎柰何其以身事之也若專諸者小人之雄刺客之靡好勇而不知義者也

楚王郟敖名員子胥亦名員郟敖之後爲靈王靈王之後爲平王子胥平王時人相去不遠而犯郟敖名何也如以楚蠻夷無諱則肯此晉靖侯名宜臼而周平王亦名宜臼是君同臣名也穆王名滿王孫滿亦名滿是臣同君名也豈世次稍遠便不復諱耶

越世家

句踐反國七年拊循其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

鴛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敝可克也案同言乃合縱之計也但不以此爲名陰用之耳其後吳與齊晉爭伯兵連於外輕銳盡死越乃乘虛入之同之言無一不驗可謂奇計矣乃不發於種蠡而發於同越多才如此豈可辱乎

三家滅智伯燕昭破齊湣亦合縱也漢王破項羽但以己綴其兵而已不與力戰而韓彭英布輩犄角撓之亦合縱也吳蜀之得以抗魏亦合縱也小弱敵强大千古不外此法

趙世家

穆王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譙周曰予嘗聞之代俗以東西陰陽所出入宗其神謂之王父母或曰池名在西域有何據乎徐偃王反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譙周曰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且王者行有周衛豈間亂而獨長驅日行千里乎此二說並言其事非實也夫荒忽之事固不可以意揣然大約秦以海事自六經以外雖左氏不無浮夸況其他乎秦火之後購書爲難故漢初僞書雜出多緣閭閻小夫肆其狡獪而學士不察雖堯幽囚舜野死太甲殺伊尹亦信爲實然良可歎也

趙武靈王曰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奇行之奇言放辟也苟服奇而民志淫則鄒魯章縫便可以此必其中無奇哀乎苟俗辟而民行皆循則吳越文身便可以此必其中無秀士乎語意

如此索隱訓鄒魯好長纓爲奇服夫冠之有纓法服也何奇之有

主父胡服騎射與公子成趙文等議論其辭雄俊博辨勢如河決當其將三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乃詐自爲使者入秦欲自略地形因覘秦王之爲人也此其膽志才略豈特兒視六國諸君而已哉雖以秦政方之蔑如也使主父不死縱不能取秦亦當與之更相雄長如秦繆晉文之時而六國倚以自固則可以不爲釐食彼衡人擬擬安所施其謀乎主父之失在於令弱子治國而身略地於外彼公子章之能亂日侍其側而不知肥義非應變之才又使之輔其弱子謬矣又欲分趙以王公子章猶豫不決而沙邱之變起矣自古雄傑非常之主經營四方而內忘其肘腋之慮皆不知

大道故也吾感主父之事益歎聖賢脩身齊家窮理知人之學萬萬世不能易也

肥義者趙武靈王之先世貴臣而武靈以六尺孤付之者也公子章與田不禮之將爲變也李兌以下皆知之義亦自知之事固有大於此者乎義盍言於武靈亟去田不禮而以他人代之弼爾既鋤凶謀自寢此上策也不然則將順武靈之旨亟勸其封章於代而徐爲之圖可也又不然則請於主父以盜賊出入爲辭析符爲驗此後主父召王合符則往不合則不往亦防姦之一法也今義不告於主父徒與信期輩私憂竊歎其慮姦人矯命召王不過以身嘗之而已卒之身死而既不得弭豈非不善處死之故哉夫肥義爲主父信臣言之未必不聽即不聽亦當致位而去授政能者未必其不能制章也計不出此遂使沙邱之既王父父子俱死豈不惜哉彼惠文王之不死特偶耳嗚呼吾讀史得二人焉晉荀息趙肥義皆守死尺之義而不知大道者也

魏世家

新序云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成與璜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予謂戰國之主賓友賢士者皆以爲名而已彼以賢人君子之言爲迂緩不切於用而猶欲藉其名以震耀鄰國故厚爲禮貌而不委以事權也夫文侯過矣而國家待浮名之士則當參用其法如諸葛亮之於許靖是也晉之於殷深源唐之於房次律皆昧其高名置以台輔事安得不敗乎

韓世家

趙魏攻我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曰事急願公雖病爲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危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以爲公之主使乎夫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令發兵救韓八日而至策士遊說之言蟬連不竟欲其意之達也此獨三言而畢穰侯已立發兵矣談言微中可以解紛豈不善哉因此悟文章家操筆執簡有纏繞千言究其實不如數語者詩人鋪張物狀作帝京篇長安古意而言盡意餘有不如五七言一小絕者無他指事切情入人肉隔故也

田敬仲完世家

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鄭人之誦子產也大臣之謀國也先威而後惠威折則惠不孚矣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田常之欺齊侯也姦臣之竊國也先惠而後威惠折則威不怨矣諸葛武侯蜀之子產司馬仲達魏之田常乎

孔子世家

甚矣王安石之愎而不通狠而不遜也孔子適魯適衛齊宋鄭陳蔡此以何爲哉而安石曰烏在其爲行道太史公作孔子世家附諸侯國之後此特筆也孔子龜蒙布衣據魯親周使列之本紀則非其心也然而大聖人梗概又不可夷於列傳故特爲世家以抗之當西漢儒風尚微黃老恣橫之日太史公能尊尚孔子不遺餘力如此豈非豪傑之士哉安石乃曰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甚矣其愎而不通狠而不遜也

陳涉世家

三國時人謂劉元德能亂人而不能治觀陳涉吳廣輩舉事艸艸軍無紀律涉所遣諸將徇地者輒反他所吳廣爲田臧所殺勝不能討因而將之所信用朱房胡武皆小人無識者以至人情不附六月而敗蓋勝本庸材初不能亂人者也以秦之虐百姓人人思叛獨難其首事者會勝據臂一呼不覺響應耳太史公稱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亾秦蓋時勢使然初不繇勝蓋勝生而稱王死而有謚久而血食於陽夺矣抑亦人心惡秦之故而不忍死勝哉

外戚世家

太史公外戚世家首論三代廢興皆本女德而歸之於命今以其世家中所載諸后攷之信矣其爲命也呂后取張敖女爲孝惠帝后愛之欲其生子萬方而終無子命也高帝崩諸御夺姬戚夫人之屬呂后皆幽而殺之獨薄姬以

希夺故得出從子之代文帝立遂爲太后亦命也竇太后始以良家子當賜諸王爲家在清河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代中姬涕泣不欲往强之乃行竟爲文帝后亦命也王太后已嫁金王孫生一女其母以卜筮當貴奪之金氏怒而內之太子宮太子夺之太子者景帝也後遂爲景帝后生武帝亦命也衛子夫爲平陽主謳者武帝過主主盛飾良家子十餘人見帝帝弗說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子夫夺之遂入宮爲皇后亦命也寵辱推遷厥福倚伏當其幾也塵埃不足以喻其微及其貴也天霄不足以喻其遠雖萬乘之君愛憎予奪且莫能自主也而況下之者哉信矣其爲命也

荆燕世家

田生受營陵侯澤金陰爲設謀令其子事呂后所夺大謁者張卿說其順呂后意立呂產爲王以爲張卿功產立呂后喜生乃復說張卿令說呂后立營陵侯澤太后從之乃立澤爲琅琊王田生勸澤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之不及按當時吳楚齊代諸王皆就封在國澤雖不出呂后亦不能盡滅劉氏而呂產既王幾亾漢室田生此謀所以爲澤則善矣爲漢則我不知也

蕭相國世家

高帝多封蕭何故欲首其位次以羣臣推曹參無以難之得鄂君明其功乃定及後帝以何爲民請苑械繫之得王衛尉明其無罪乃釋此兩人皆有功於何者然爲鄂君易爲王衛尉難鄂君當分封時已知帝旨在何其言雖當阿帝意也衛尉進言在帝盛怒時使小人自爲功名媒孽人短則一言之下何爲虀粉矣今衛尉能反覆明其無罪又

譏帝之失眞骨鯁臣也鄂君卒以得封而衛尉不聞受賞帝於直言蓋勉强從之者與

蕭何素不善曹參論相則以參爲可此何之所以爲賢也曹參素不爲何所善爲相則一遵何法此參之所以爲賢也

十八元功位次蕭何位第一而其封止八千戶曹參第二而萬六百戶尊何之位所以重謀臣也廣參之邑所以厲戰士也

留侯世家

子房以五世相韓故破產報讎既乃說項羽求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立之爲韓至矣然當其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嘗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曰沛公殆天授此時已心歸沛公矣彼韓王成者泯泯無所表見良豈不知

其不足以取天下哉是故橫陽既立良仍從沛公入定關中及羽將擊沛公於霸上良周旋項伯項王亞父間不顧危死沛公王漢中良送至褒中勸其燒絕棧道以固項羽心又說項王曰漢已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此時韓成固在也而良無一不爲漢王者或謂成未死以肯良爲韓既死以後始爲漢豈其然哉計成卽不死良從之國亦不過教以自固一方保韓而已至取天下之圖終以屬漢良必當爲漢外應舉兵燒楚如彭越之往來梁地燒楚積聚也

留侯招致四皓以輔翼太子自楊維禎及胡儼王守仁皆謂四皓隱者不可得致良固高帝所素重遣人僞飾以誑帝也予讀之笑曰是何待四皓之深而待高帝之淺哉彼高帝越國而知相直馮敬之能否舟數十年而知吳王濞之將反此其知人之明不既高出千古哉使良遣人僞爲四皓不過偉其衣冠敎其應對而已而其眞僞終不可掩事一敗而太子無完理矣彼四皓者特戰國豪傑之士田光先生之流自意氣姍頸固其常也以高帝嫚罵輕士故不至以太子卑辭安車故至無足怪者且以帝所至敬無如子房次則叔孫通又其次則周昌也三人反覆言之而不聽而四皓回其意於立談之頃此豈徒以其名哉劉煜有言對雄主非精神不接四皓之精神固有以接帝也三子之論謬矣

帝遣太子將兵擊英布卽晉獻公遣申生伐翟之意也有功位不益無功則受既四人策之如指掌豈亦僞爲者能如是邪太史公紀四皓說建成侯纔纔數十言使書策不可信則并不信有張良畫策事可也疑四皓非眞則不可也

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嘗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後分封時帝使自擇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留侯始終自負如此輒敢以爲大言哉若曲逆侯則不然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良平之高下於此可見

或問張良狙擊始皇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大索十日不得豈有術與曰非術也秦法太重秦虐太深天下之人重足側目久矣彼始皇直孤立耳當秦滅魏時購求張耳陳餘耳餘乃爲陳里監門反以其名令於里中耳餘且不可得況子房哉漢武任酷吏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累府府亦使其不言上下相爲匿重誅之不足以督姦如此

絳侯世家

絳侯條侯皆以大功臣下獄絳侯免條侯不免者絳侯以益封更賜盡予薄昭薄昭爲言薄太后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明絳侯不反而條侯在七國反時以漢委吳楚爲梁王所怨重以沮王信封迕竇太后安得不死哉嗚呼稱膏腴輔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渴干髡之所以敎騶忌也吾因條侯事爲之三歎

管晏列傳

管子立政盡於與俗同好惡一語晏子立朝盡於節儉力行一語

老莊申韓列傳

太史公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術學儒者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按儒之爲道內外合者也老子有內而無外者也是二者皆有竊焉而人之竊老也易竊儒也難今夫儒之爲學有仁義以本之於內有禮樂以制之於外故不仁不義則非內也無禮無樂則非外也內是而外非則并非其內也外是而內非則并非其外也夫唯合其一而離其一者之不可以爲儒故人之竊之也難若夫老子之道則曰無爲自化清靜自正而已而其所以用世之具略而不言若曰世有得吾意者則可以自合耳此猶廣廈數十虛其半而不居則庇其廊廡者至矣是故申韓之刑名託之良平之權謀託之漢文帝之恭儉託之曹相國之儻蕩託之汲黯之强直託之田叔之長厚託之鄭當時之任俠託之白圭之貨殖託之其餘爲此學者林立蠭起不可勝數而行事無一相類者則以老氏未嘗爲之外也雖然老子之學陰主於爲我故竊之者多沈刻靜悍之士濡柔謙下欲取故予以濟其所欲益其體與用皆託於不可見故人之竊之也易嗚呼昔之人竊其易今之人竊其難難者終不可竊也則禹步舜趨自命曰儒者儒者固如是哉韓非李斯孫臏龐涓蘇秦張儀寵煖劇辛或同師或同學或同遊相善而皆飾智相激以成其妒媢之私斯讒非而殺之煖敗辛而殺之涓誘臏而刑之臏又誘涓而殺之秦激儀而用之儀又短秦而反之此數子者大約傾危之士哉獨煖之殺辛咎爲其主而辛以輕煖見殺煖差無罪然凶終之厭此爲極矣吾是以歎管鮑之夏絕千古也

伍子胥列傳

程篁墩以子胥報讐爲處變之定理而責其入郢之後不能投戈解甲辭吳歸隱何燕泉則以太子建因子胥之君也則從出亡建爲鄭所殺子胥當於入郢之後伐鄭以報讐如此則忠義大著可以塞宰嚭之口卻屬鏤之劍余謂兩公之論非也夫子胥乞食江上幾死昭關一亡虜耳藉吳之力以報其不共戴天之讐讐既雪矣德獨可無報乎投戈解甲辭吳歸隱是可以報吳之德乎太子建出亡在鄭鄭人善之建乃甘心爲晉外間欲以滅鄭求封故定公與子產誅殺建其罪當矣卽子胥力能伐鄭義且不可況不能乎吾故曰二公之論皆非也

商君列傳

施伯勸魯君殺管仲魯君不從而桓公奉相仲以伯齊齊霸而魯益衰公孫痤勸魏王殺商鞅魏王不從而孝公奉用鞅以强秦秦强而魏益弱夫公孫痤將死之言自若施伯固在魯何其後竟沒沒邪將魯廢其言而亦不能用其人邪抑智足以知人而力不逮邪

白起列傳

白起爲秦大將連兵於外所屠戮以百萬計殺氣上干於天雖微應侯之譖豈得良死哉然其於秦則可謂有大功者秦負起起不負秦也方起始進有穰侯主之於內故得立功及范雎扼穰侯吭而奪之位則必以起爲穰侯之黨日夜慮其亂己者也不待蘇代之說而殺機已發矣

孟子荀卿列傳

黃子讀孟子荀卿列傳歎曰太史公之尊孔孟闢儒術至矣漢人以孔子墨翟並稱而孟子者當世與說士並稱者也太史公出孔子之道始獨尊而孟子始得以繼孔矣此傳始孟子終荀卿中騶忌騶衍淳于髡愼到騶奭之徒錯

見焉而其傳則以孟荀並稱而首引孟子書對梁王者先之且以夫子罕言利爲比傳卽繼之云受業子思之門人又云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又云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則孟子之源流較然而此傳之爲尊孟子而作無疑矣其下述騶衍之術迂誕不經亟爲時王所尊禮以見孟子言王道而所如不合乃有國者之醜也因復以仲尼之困陳蔡伯夷之餓首陽與孟子之在齊梁閒爲比其歎息爲何如哉繼又曰或曰伊尹負鼎而王云云非以美騶衍也太史公稱或曰者皆甚不然之辭觀封禪書及他傳中可見也蓋當時之稱騶衍其論云云爾此下卽接淳于髡數子之學術見時所尊尚不過此類而以荀卿終之荀雖非孟比然其所著書切於事理與騶衍等相反則已爲當世所細廢死蘭陵矣如孔孟者又何望哉末後敘公孫龍等數家以見羣言殺亂而孔孟之書足爲萬世法也太史公大旨如此其文捭闔不羈若滅若沒讀者類求之於筆墨蹊逕之內故雖以譙允南之精識而猶謂其好奇也人固難與知言哉嗚呼黃老爭鳴之後不眩不亂毅然一之於孔孟豈非豪傑之士哉雖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中不無踳駁君子觀其大意可也

孟嘗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列傳

四公子之徒信陵君尙矣不可及已其次則平原君而孟嘗春申吾無取焉信陵之用舍去就魏之存亡係焉侯嬴畫竊符之謀毛薛陳歸魏之義此三人者皆天下奇士信陵能用之所以爲賢也平原才識遠不逮信陵其納韓上黨至使邯鄲受圍流血千里趙幾再亾國矣然而區區之心固存於趙也其從李同也有紓國之忠其釋趙奢也有改過之勇至於陷身虎口終匿魏齊不肯出肚哉烈士之風也春申納女以篡楚孟嘗助敵以傾齊一則身死李園一則子孫滅絕皆天道也世多馮煖收責及復孟嘗相位事然愚謂孟嘗與五國破齊時煖曾不能進一正言如毛薛之於信陵其孜孜三窟小人之謀亘何遽出雞鳴狗盜上乎

孟嘗之才孟嘗之得士皆不下信陵也而其狂國也專信陵不及也何以知其專也曰孟嘗入秦秦王欲相之旣而囚欲殺之孟嘗得以計免歸此於秦直私憾亘乃能以齊爲韓魏攻楚而因使韓魏攻秦且偕兵食於西周是孟嘗之意不但能行於齊王而三晉亦且服之矣使信陵之狂魏若此何至救趙之義舉久抑不行至竊符而後遂哉吾是以益歎信陵不失人臣之大節而孟嘗惑於蘇代之言不果伐秦爲可恨也

四豪中相士之眼獨信陵爲最平原不能知毛遂孟嘗不能知馮驩春申不能知朱英雖取效不同其不知人一也信陵得一老監門尊爲上客於他國得一賣漿人一博徒徒步往見之牽用其力顯名諸侯而此三人者皆當世狎侮戲笑之餘也不知以何道得之相士若此雖取天下可也

如姬竊符舞陽奉使不見下落舞陽爲秦人所誅無疑太史公蓋不屑書亘如姬雖一女子能以報父讐故德信陵君不愛一死可謂有烈丈夫之風矣不知魏王殺之邪抑赦之邪

范雎蔡澤列傳

秦之用穰侯也穰侯之舉白起也戰勝克敵拓地千里自商君以後功未有加焉者也應侯羈旅入秦所欲得者相位耳使其挾富强之說以與穰侯角是自困之道也計穰侯功大驕侈秦王以少主在位所惡聞者莫如太后之專權而穰侯爲宣太后弟太后在則穰侯不可得去故并言太后以去穰侯此范雎之所以巧發奇中也然所言者人主骨肉之閒故略見端緒久之而後敢發若蔡澤之於雎則不然雎已譖殺白起所任鄭安平王稽復敗秦王臨朝而歎雎固日夜欲釋相位久矣然不得其人而釋之則雎不安得其人而釋之而不出於雎雎亦不安故雎姑俟焉及澤宣言將代雎位而雎召之故迕其旨厲其色以觀澤之能否而澤之所言皆足以中雎之疾反覆連辯而不爲屈則雎固深知其爲辨士而可以動秦王矣於是言之秦

王推之相位於己有避賢之美於澤有推轂之恩爲雎計者無出於此此澤之所以巧發奇中也

樂毅列傳

或曰樂毅破齊之事偉矣獨留莒卽墨未拔夏侯太初以爲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敝王業可就不卒垂成而敗信有之乎曰樂生摧鋒乘勝盡下齊城至五歲後兵力倦矣强弩之末不能穿縞而卽墨則田單在焉莒則太子法章在焉田單死守卽墨莒人共立法章爲王以距燕此二城之中人心皆有所屬非向者七十餘城之比故堅守不下耳豈樂生能拔而故留之乎曰使燕王不聽讒不以騎刼代生則莒卽墨可下乎曰下之而不能有也齊自田常以來小惠之結於民者深矣湣王以兼并之故爲諸侯所怨而不聞有峻刑酷罰加於民者有士如王蠋尚能守死爲齊則民心固未盡忘齊也燕旣并齊城拓地千里五國必將忌之矣以復齊爲名一合而軋燕此勢之所必出也曰然則爲樂生者奈何曰破齊戮湣王尸求齊疏屬之賢者而立焉戮湣王則可以雪子噲之讎立疏屬則可以釋兩國之憾旋師而去燕其伯矣惜乎楚莊復陳之後數百年不聞此舉

廉頗藺相如列傳

趙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趙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頗牧名將也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利社稷專之可乎曰否君命有所不受者蓋指軍中之事有所誅殺避就而君從中制之則將守便宜可以不受也若孫武斬莊賈而景公赦之亞父以梁委七國而景帝督戰此

可以無受也若將之用舍則存乎君矣易將而將不受是反也牧皆不知大義者也在戰國以樂毅爲正在後世以岳武穆爲正

田單列傳

田單之用火牛妙在先有神師一著彼先聞神師之語以爲此卽神助故大驚潰散耳若知其爲牛敵軍不懼矣後世有羣盜用火牛法拒官軍者以鎗中牛鼻牛痛皆反走觸賊賊遂敗

太史公敘王蠋事於田單傳後而以齊亾大夫感王蠋之死乃相聚如莒求法章立之是以齊存亾係於一布衣其尊蠋至矣但此傳止以田單立名而蠋若牽連得書者故秦少游譏之如曰田單王蠋列傳則大善矣

魯仲連鄒陽列傳

戰國士大抵皆爲秦用其始終擯秦者虞卿魯仲連兩人而已兩人皆居趙虞卿指畫秦人情僞如掌爲趙約縱於齊奪秦人之氣有功於趙甚大魯連不若也然虞卿所見止於一國而已魯連義不帝秦有儒者之風焉有天下之志焉虞卿不若也虞卿受萬戶印而能輕之仲連不受而逃之故後世獨稱魯連雖然睥睨城之書是亦不可以已乎奈何教人以反

鄒陽獄中上梁孝王書比物連類似從李斯諫逐客書脫出而含重詞複則過之蓋陽爲羊勝公孫詭所譖其人不可直斥故反覆曉譬期於梁王之自悟而已太史公以爲抗直不撓不過指其大數語篇中桀狗吠堯跖客刺由則以狗盜自比不亦甚哉以陽與魯連同傳此太史公之失也

屈原列傳

楚大國也秦王誑懷王以欲會屈平諫曰不如無行懷王不聽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秦之得以執懷王者以其從行無人也趙國强大不如楚而澠池之會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者以有藺相如在也楊嶺夫責屈子以不能從行然屈子誠臣百應變之才不及相如往亦無濟也嗚呼往則危不往則示弱而卒保其君以返此相如之才所以爲大過人也儒者猶訾之不置其亦過刻矣

李斯列傳

秦未忘也爲秦滅六國者先亡矣造化陰謀遣人齎持金玉遊說諸侯可下者厚遺之不則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者李斯也爲趙高所搆卒具五刑家世爲秦將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者蒙恬也與其弟毅相繼受幾爲秦大將拔趙破荊降魏定燕齊者王翦也卒獲首邱而其孫王離卒虜於項籍蓋秦以託力取天下天厭其德故佐秦者無一得免百彼周召之徒秉德輔世者後裔延人九百年不絕善惡之報何如哉李文饒論亡國之鬼神不平多出妖淫之邪破人家國引妹喜驪姬等爲證予謂不獨此也又有佞巧之人焉秦滅六國趙高以趙氏疏屬得事始皇扶蘇胡亥皆死其手秦之公族大臣名將爲所誅殺略盡而秦遂以亡是亦女戎之類也語曰亡秦必楚吾謂趙亦有力焉

張耳陳餘列傳

張耳陳餘皆反覆之士也當其佐陳涉欲王楚耳餘以爲示天下私不可及從武信君下趙則又勸其自王以填趙何相背之戾也鉅鹿之事耳責餘以必死及相見時遽收其將印此耳過漢東擊楚使使告陳餘欲與俱餘要以必殺張耳此餘過及耳從韓信擊斬餘泜水上至并殺其故主趙王歇則耳罪之大者也刻木爲人而拜之猶不可以析而爲薪況所常北面事之者乎始以趙王歇被圍之故責餘以死既乃以惡餘之故并殺趙王歇何相背之戾乎論者止以張陳因終爲口實而不及耳之殺歇甚矣君臣之義之不明於亂世也

黥布列傳

布所奔姬疾云云至布使人追不及按賁赫即無茲狀亦自可殺蓋事左右求容此齊威之所以烹即墨也布無術學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雖然布不足惜也爲項王擊殺義帝死有餘辜矣

薛公策黥布三計桓譚譬之於弈以取吳楚并齊魯及燕趙爲廣道地之謂以取吳楚并韓魏塞成皋據敖倉爲遮要爭利之謂以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爲守邊隅趨作罪之謂論甚善然據敖倉塞成皋此在楚漢爭衡爲上計而於布反爲中計何也蓋此時漢之大勢已定不可以巧襲而力爭也故當以遊兵略地以示進取得寸則寸得尺則尺而於漢所必爭之地則謹避之也若漢之取秦唐之取隋皆直走關中者秦隋根本之地皆虛也經營天下各有時勢不可執一如此

淮陰侯列傳

高帝之於韓信未嘗親見其狀貌觀察其計畫以蕭何一言之故遂拜爲將將又不足而至大將此類兒戲然奉用此得天下何也蓋帝不知信而知何以何之不妄而知信之可用也圖天下者豈能人人耳而目之哉得數人可信者足矣

韓信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詳母怒信之意蓋謂其落魄至是雖自食且不能豈有富貴之日我但憐汝故食之若云相報知汝不能也後人誤看至謂漂母有眼當與黃石老人同類而稱則失太史公意矣大抵太史公於英雄貧困失路無門之日皆極力摹寫發其憤如蘇秦張儀皆見笑於其妻陳涉見笑於耕者陳平見笑於其嫂騶布見笑於時人此類甚多至漂母飯信而不望報是以信爲溝壑也其意益深痛不忍讀矣後信就封至楚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不聞此母卻之則其非異人明矣

諸葛武侯出師表有云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當時予嘗歎息其言此潛龍之學也人固有徒步取將相提百萬眾呼吸雷風而不能全其性命者如韓信未遇時凡歷數死匈食淮陰則可以餓而死少年侮之則可以鬬而死必楚歸漢則可以必虜死至連敖坐法兵在其頸矣屬有天幸遇滕公故得不死非信之能自必其不死也而功成之後卒以反死嗚呼性命之於人甚矣哉非大賢亞聖其孰能全之

龍且爲楚將陳平以骨鯁臣稱之以善戰如騶布而且能擊破布計其人亦非淺淺者囊沙之戰且以輕信被殺耳使信威望素高且有畏心堅壁清野持牢不戰信未必不坐困也秦人伐趙戒士卒無得洩武安君爲將者卒殺趙括阬士四十萬有以夫

張丞相列傳

張丞相傳筆法甚奇因蒼嘗爲御史而周昌趙堯任敖曹窋皆以嘗爲御史大夫故牽連得書本傳以蒼起以蒼結一傳中包數小傳統看又仍是一傳蒼傳後係以申屠嘉事見漢相如嘉者卽不可多得也然嘉非完人以才能忌鼂錯欲生端誅之至反爲所賣故贊語以無術學少之而其題止曰張丞相傳

酈生陸賈列傳

陸賈服儒之服言儒之言而其全身遠害排難解紛功立而無可指名事成而不爲權首則似深於黃老之學者特外以儒術文之耳賈素善辯陽侯乃勸辯陽侯交朱建者蓋心知辯陽侯所爲不法駁將及己故嫁之於建也及孝文誅辯陽客以建嘗爲畫策捕治之建遂自剄而賈獨全此則學黃老者之微巧也先輩多謂陸生有功儒術恐非

至論

劉敬叔孫通列傳

婁敬言都關中之利甚至而高帝以羣臣言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卽日車駕西都關中帝之從留侯如此當托秦宮中時樊噲諫帝急還霸上帝亦不聽噲而聽良夫噲與敬之言皆與良無異兩人又先發而帝必欲決之於良帝與良固終身以之者也明於擇人而簡於應事眞帝王之略哉

袁盎鼂錯列傳

賈誼之絀也以絳灌鼂錯之死也以竇嬰微嬰袁盎固不能殺錯也貴戚大臣之足以操人寵辱生殺之權如此

張釋之馮唐列傳

文帝與馮唐論頗牧之事唐謂帝雖得頗牧弗能用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復出召唐使畢其說唐不過一白首老生耳乃於衆中面折人主人主虛顏受之如朋友之間相與詰難反覆者且唐之意在發明魏尚無罪使在後世必疑其爲尚私人不唯言不見用身且得罪矣今文帝乃卽以合唐持節赦尚推此類也左右近習豈能蔽之哉蓋漢初懲二世深居之蔽故天子與小臣親近如此是時袁盎張釋之輩皆得出入禁中而盎至引卻牽姬之坐則漢以後不復有此事矣非無盎也無文帝親近小臣也嗚呼君臣隔絕則君益尊臣益卑雖開之使言而不敢盡其說天下之不治皆坐此哉

萬石君張叔列傳

萬石君門德可觀而建慶輩立朝獨無矯矯風節使當患難固發蒙振落之類耳魏之王祥吳之孟宗皆稱純孝而

於國事獨無匡救皆萬石君類也衞祖婦女之飾柳直不疑道家之小數周文佞倖之氣態雖高下微分君子不取獨張歐以忠厚濟景帝之綜核其庶幾乎

田叔列傳

梁孝王使人殺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云云田叔於此可謂善處人骨肉之間矣然國之所恃以立者法也梁王親使人賊殺天子之謀臣而以太后故置不問則法亾法亾則國削夫梁王狂議親議貴之例可以無誅而王之牽臣公孫詭羊勝之徒實導王爲邪不可以不殺殺勝詭以塞天下之怒而貫梁王以安太后之心此法意也田叔盡燒獄詞一切不問雖號知大體者而於處事未爲盡善善夫韓安國之說孝王出勝詭也微安國則景帝母子兄弟之間不全

李將軍列傳

李廣非大將才也行無部伍行陳不擊刁斗人人自便此以將數千騎逐利乘便可耳遇大敵則覆矣太史公敘廣最得意處在爲上郡太守以百騎遇匈奴數千騎射殺其將解鞍羅臥然此固裨將之器也若夫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進如風雨退如山岳廣豈足以與乎此哉衞將軍將數萬騎蹂躪邊陲未嘗挫衂其將略優於廣遠矣且出雁門時廣所將萬騎乃爲敵所得而霍去病以八百騎斬捕過當必謂廣數奇而去病天幸恐非論之得平者也淮南王謀反止憚青與汲黯而不聞及廣太史以孤憤之故敘廣不啻出口而傳衞將軍以姊子夫寵牽若不直一錢者然隨文讀之則廣與青之優劣終不揜

平津侯列傳

主父偃言九事八爲律令其八不傳而其一爲諫伐匈奴引秦皇高帝之失策而推之於虞夏商周其文辭甚美然至進身之後則又盛言朔方之便以難公孫宏上從其言竟立朔方郡是其與先賢之言益不啻地鑿而矛盾也然偃也行之不疑而武帝不以此疑偃公孫宏不以此詰偃何哉蓋帝之初用偃不過喜其文辭而於窮兵黷武之失未嘗有悟及偃窺帝意竟以置朔方之便迎之則帝固樂其合己而忘其害言矣宏非辯不足以詘偃蓋知帝意已堅則絀偃適所以忤帝故佯爲不勝以從之也嗚呼佞邪之臣敢爲誣罔如此

汲鄭列傳

武帝之知汲黯至以古社稷臣許之其敬禮黯過于丞相宏大將軍青遠甚然黯之言無一用者黯廷斥公孫宏張

湯而天子愈貴李宏湯黯言與胡和親無起兵而天子欲征匈奴黯言勿以渾邪王故誅當死者五百餘人上默然不許及其後棄之淮南黯遂爲諸侯相終其身然張湯之誅天子問黯嘗勸李息發其罪而息畏湯不言遂案誅息則又未嘗不思黯言也如武帝者可謂善善而不能用矣原黯之迕帝有三曰數直諫也曰褊心怨望也曰帝好儒術黯好黃老也此三者之中唯怨望則黯失也

酷吏列傳

酷吏傳以郅都爲首都公廉有節槩其不從景帝救賈姬事雖汲長孺當此不是過也爲治雖先嚴酷然能擊强宗未可竟謂之酷吏唯其扼臨江王於垂死之時不予刀筆作書則其用心過忍而處人父子之間亦遠媿田仁矣且臨江王爲太子以母栗姬失寵故廢非有悖逆不道也而都禁切之如此者所以阿帝意也奉爲竇太后所怒中危法死都固有以取之哉權文公至謂都剛而無虐怒而中節吾不敢以爲信

臺諫者權臣之鷹犬也酷吏者人主之鷹犬也夫權臣假臺諫以擊去其所不快者莫甚於宋之秦檜韓侂胄而人主假酷吏以箝制天下者莫甚於漢之武帝唐之武曌帝外事四裔內興土木使海內蕭然縈費盜賊四起而帝又不能無事於興利也故怵民之不服而不得不用張湯杜周之流武曌以女主篡唐多行不義故怵民之不服而不得不用周興來俊臣之流彼湯周之酷所以調武帝而興俊臣之酷所以調武曌也嗚呼人臣以阿諛順旨之故至於賊殺不辜塗炭天下則其處心積慮爲何如哉然漢唐酷吏非刑死郎族誅天道之於人亦不遠矣

大宛列傳

張騫爲漢使留夷中十三年歸不失漢節覩蘇武少六年耳匈奴與妻有子亦與武相類然天子意在開邊而騫以郎應募奉使君子所不爲也其言大夏可通又以失侯故欲連烏孫斷匈奴右臂以爲己功名之地自是妻烏孫取宛馬迄無窮歲則固蘇武之罪人也雖隕首邊廷亦不得與武比節況生還哉雖然騫有賢孫猛武之後反無間焉何也

太史公自序

世多謂太史公序六家要指進道德而絀儒術予案此非遷意乃述其父司馬談之言也遷進孔子於世家退老子於列傳左儒右老一覽可知今述其父談之言乃獨推道家者蓋談本學黃老此論必其精神所寄遷不敢沒故謹

識之爾若其與上大夫壺遂相答問語發明六經大旨隱然欲繼春秋於五百載之後豈紬儒術者之言哉且其言曰予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是談於六經之旨亦非牴牾者其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蓋是指當時俗學之弊旨以辭害意雖班固且不免況其他哉

陶菴集卷第七終

順德龍鳳鑣校栞

陶菴集卷第八目錄

吾師錄三十二則

攝心　思誠　主敬　慎獨　懲忿　窒欲　平心
直心　一心　無心　調心　遷改　養量　對
境　澹泊　清介　節儉　自立　過厚　恕物
薄責　規諷　方便　分別　慎交　求全　懲陰
讀書　處困　順運　卻病　養生

吾師錄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況吾人乎此錄輯於壬申仲冬取古人言行之可法者牽連比附各以類從始於攝心終於養生凡三十二條壬午季夏料簡筆札得之故紙中因繕書二冊一以自證一勗偉恭

攝心

趙清獻公曰吾晝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所不可告者則不敢爲也陸九韶隱居山中晝之所爲夜必書之元許魯齋亦然二程遺書張天祺自約數年官上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亦須强把這心寄寓在一箇形象司馬君實言吾得術矣只管念一箇中字朱子語錄趙叔平平生用功以一器盛黑豆一器盛白豆中置一虛器才一善念動則取白豆投其中惡念動則取黑豆投其中至夜倒虛器中豆觀其黑白以驗善惡念之多寡初時黑多白少久之漸平又久之則白多黑少又久之則黑亦無國朝張文定公邦奇每日晨興拜天取易詩書要語乾元亨利貞敕天之命惟時惟幾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於時休之云云者對天默誦數遍官翰林時有觀頤錄每夕攷過此諸公所行疏密不同皆攝心法也若能直下見性便不須如此捉捺然人日在是非窠臼中寸陰未轉只被已與故必有神秀之時時拂拭而後有惠能之本無拂拭也

思誠

周蒹峰先生學道紀言曰思誠字雖認杜正獻公曰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道不宜矯飾此誠字別陳了翁謂元城絕欲是眞絕欲不動心故此誠字又別韓魏公立朝與士大夫語退息與家人言一出於誠門人或從公數十年記公言行相與反復攷究表裏皆合無一不相應此誠字又別曹彬爲世祖掌茶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太祖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此誠字又別魯簡肅公飲於酒肆中使問當託何事以對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竟以實對此誠字又別魏公知永叔不以繫辭爲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爲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也此誠字又別胡文定謂徐先生曰莫安排此誠字又別元城嘗不快曰司戶實有贓而吾不以告吾其遽溫公教乎後讀揚子云君子遲疑通諸理方釋然言不必信此而後可此誠字又別高允恐負翟黑子此誠字又別以上誠字仔細體認或在言或在事或在言先或在言後或顧行或顧理不知何者可以致力元城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其效如此

主敬

邵康節百泉山中嘗雪夜人猶見其儼然危坐尹和靖在平江累年凡百嚴整有常遇飲酒聽樂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康節何等風流人豪而自簡如此朱子謂其心地所以虛明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和靖才誠朱子謂是程門中之鈍者只於敬上用力終亦有成人可不以尹自勉乎

愼獨

吳顧愉疾篤妻出省之愉命左右自扶起冠幘加襲令妻還南齊劉璡兄瓛夜隔壁呼璡共語不答方下牀著衣立

然後應嚴問其久進曰向束帶未竟此所謂不欺暗室者非邪吾輩居平謔浪笑傲之時多齊莊肅敬之時少欲求此心不放難矣

懲忿

李習之問一禪師如何是黑風吹船飄墮羅刹鬼國師云李翺小子問此何爲李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惡心即是飄墮鬼國也調心之難如此王巖叟著魏公別錄云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己處辭和氣平如說尋常事也噫魏公蓋幾於犯而不校者予賦性素褊往歲偶有所觸書片紙自箴曰與一物校者其人小甚矣爾時於此覺稍有得力近默自省乃多留著爲累豈楞嚴所謂隔日瘧者邪

窒欲

乖崖帥蜀時仕蜀者不挈家止帶給澣濯紉縫二人乖崖說一姬中夜心動而起繞屋而行但云張詠小人張詠小人後稍令自近及將歸出帖子議親云某家室女房匳五百千以禮遣之果未嘗有犯也趙清獻帥蜀日說一伎謂直宿老兵曰汝識某伎所居乎曰識之曰爲我呼來去已二鼓不至復令速之旋又令止老兵忽自幕後出公怪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一箇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嘗往夫乖崖之勇也聞道之清也而皆未免强制人欲洵可畏哉然兩公之賢於人者正以其能制也蘇子卿嚙雪冰天猶與胡婦生子胡忠簡飛章遠竄乃爲黎倩題詩是皆一念不能自持耳故曰忍過事堪喜

平心

趙康靖公槩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公同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謫康靖密申辨理至欲納生平誥敕而文忠不知也范景仁爲諫官趙閱道爲御史以論陳公事有隙熙甯中介甫執政恨景仁數毀之於上且曰陛下問趙抃知其爲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忠臣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夫爲德於人而必欲使人知之與必施諸其所嘗受德之人皆淺之乎爲丈夫自古人於君父之肯進退榮辱之際而能平心忘愛惡若此眞學道之驗

直心

魏陳元方東郡賣小宅家人將就直矣元方曰此宅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因辭不買晉庾亮所乘馬的顱殷浩以爲不利主勸賣之亮曰安有己之不安移於人乎宋司馬

溫公居西京日令老兵賣所乘馬云此馬夏來有肺病若售者先語之老兵笑其拙噫此釋氏所謂直心道場也吾人立誠當自不妄語始

一心

雜念不勝驅除正坐本心間斷之故間斷既久介然之頃便欲雜念頓釋雖顏子不能晝夜操持不怠則此心自當漸清盤銘之辭與揚子江宿浪之譬眞善喻也每思孟敵墮甑不顧雖是細事亦足以觀人胸中擺脫得下故不知不覺之間自能如此而史臣不知以爲有分辨而已此豈林宗之見哉吾輩試自念只與人接幾句話而將迎之意鄉擾不已此其出孟敵下亦遠矣今直於一切世故都打得破自毀譽欣戚以至死生既福一切視之如一則此心自定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學之的

也張思叔讀孟子至志士不忘在溝壑忽然自悟始覺有得力處可見古之有志於學者直是不有其身故能專志於道不然一曝十寒之病且不能免其去不學者幾何哉此張文定公與魏子才書非眞實爲己者不能道

無心

負苓者謂薛收曰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歎是五藏六府不能無受也李文靖公庭寿藥闌壞如不聞見左右請其之公曰安可以此事動吾一念乎夫人心虛靜則明雜擾則暗蜀山人董五經之類久居深山遂能寿知益空生明也初機學人動靜分作兩橛膠膠擾擾安得正定伊川先生曰說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夫無私心則無心矣

調心

程子謂洒埽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見一學者忙迫先生

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朱子論主一無適云主一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雜之無適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著衣了此一件又做一件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此皆先儒直指調心法示人近周叔夜先生有言因事之煩冗而動躁火也治之有二其一自解云待我逐頭清來其一自解云事完之後卻有何事閒亦何用此躁之在事寿者治法如此若在事後者治法亦有二其一自解云人生安能無勞其一自解云此勞未必無益此身不必太惜此治躁之骨髓也推之榮辱厭福皆可以此心對治

還改

羅仲素與楊龜山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卽嚮田走洛問之胡憲學於譙定初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潰故不能有見唯學可明耳憲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功夫邪卽日思餘精此學兩賢之從善如流若此朱子言南軒爲人明快嘗與閒坐立見什物之類不齊整處漫言之雖昏夜亦卽時令人移正敬夫之改過不吝若此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言遷善之速如雷厲風發而後爲益也對此宜知自省

養量

周茂叔爲合州判官部使者趙抃惑於讒言臨之甚威茂叔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輒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韓魏公知揚州王荆公爲僉判每讀書達旦略假寐曰已高亟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意其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曰君年少毋廢書不可自棄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故臨爾

日錄中短魏公爲多每曰魏公形相好自作畫虎圖詩詆之及魏公薨作輓詩猶不忘少年之語夫趙韓皆當世賢者始猶失之二公人固未易知也乃一則臨之以威而猶超然一則勸之以學而遂爲憾度量相越如此蓋涵蓄深沈此濂溪之所以自得也剛褊躁露此荆公之所以速敗也

對境

有器局人大都躁妄不亂所以做事有力若小事便已動心則大事不可爲矣後漢孔融爲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談笑自若晉桓溫欲移國祚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相與俱寿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起席方

佗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古人於生死關頭整暇如此所謂重內者輕外也

濟泊

范文正公爲舉子時讀書南都留守有子居學見公食粥歸告其父以公廚食饋公既而悉已敗矣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遺以食物而不下筯得非以相澆爲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但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啗此粥乎后徂徠介讀書南都時侍郎王濟聞其困窮因餉客授以盤飧卻而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加何二賢者使繼得人饋可以不乏美食則從之乎士非可受無功之食者此食豈以爲憂於不繼蓋以口腹累人君子之所不居也二賢之意蓋有在矣

清介

黃子廉每飲馬投錢水中范丹嘗看姊病設食丹留錢而去姊追送之里中翁藁僮更相怒曰言汝清高豈范史雲輩而云不盜吾菜乎丹歎曰吾之微志乃在僮豎之口不可不勉遂棄錢而去宋傅欽之侍郎求介秦觀以見陳師道知其甚貧因懷金以餽之及覩其貌聽其議論竟不敢以出口程伊川見韓侍郎維於潁川韓早晚伴食禮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有黃金藥楪一似可爲先生壽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從容道吾意彬叔如戒啟伊川曰頤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爲詰朝遂歸持國曰我不敢言正爲此耳夫清者士人之大節也然如黃范二君所爲則亦近於獵名矣必也其後山乎其伊川乎

節儉

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幕官極相得一日問曰公家日用多少錢對曰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驚曰何用許多錢對曰早昃少肉晚羹菜泰然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吃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此遂疏司馬文正公答劉蒙言書曰光居家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常衣帛又曰光自結髮以來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靳亦其理宜也今日士大夫服御華侈交際稠疊既不能繼而取諸非分以益之於是名節埽地矣攻苦食淡自是吾輩本色其他拌人嫌怪耳

自立

後漢梁鴻少孤詣太學受業同房先炊已呼鴻童子及熟釜炊鴻曰童子不因人爇者也滅竈更然火范丹嘗使兒捃麥得五斛鄉人尹臺遺之一斛屬兒莫道丹後知即令

并送六斛言麥已雜遂誓不取晉王裒嘗自刈麥諸生有密爲裒刈麥者裒遂棄之於是莫敢往佐唐皇甫無逸爲益州長史嘗夜宿人家遇鐙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爲炷此四公者可謂能自樹立矣

過厚

漢劉寬行遇失牛者就寬車中認去寬下車步歸有頃認者得牛送還謝曰慚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牽勞見歸何爲謝之晉朱沖鄰人失犢認沖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大慚以犢還沖沖竟不受夫文饒之行近於中若巨容其猶有未忘於心者乎君子爲行使人無以自容則過矣然以視世之攘袂而爭者則二賢皆吾師也

怨物

韓魏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又嘗云若晉公簡點著

亦有未盡處君子成人之美不言可也邵伯溫讀文中子至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因著論駁之以爲孔明霸者之佐雖不死未必能興禮樂康節見之怒曰使汝如武侯尚不可妄論何況萬萬不及乎古人立心忠厚雖論議史冊上事亦不輕置子奪如此其待同時人又可知矣故曰論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薄責

北齊崔暹好薦人士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文襄不說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宋盧多遜與李昉相善昉待之不疑多遜知政多毀昉人以告昉昉不信之後太宗語及多遜事昉顯爲解釋太宗曰多遜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太宗由是目昉爲善人夫人

非聖人自無每事盡善之理吾業與之親暱則長善救失與有責焉不能匡正乃從而訾訐之以是爲直可乎先儒謂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夫其易者且不能況難者乎故君子不談人過一以養德一以遠怨雖他人有談者正容以止之可也

規諷

秦氏當國時洪忠宣公鄭亨仲資政胡明仲侍郎朱新仲舍人皆抵謫籍分置廣東方務德爲經略帥待之盡禮秦對一客言曰方滋在廣部凡得罪於朝廷者必加意護結得非欲爲異日地乎客曰非相公有云不敢輒言方滋之爲人天性長者凡於人惟以周旋爲志非獨遷客然也秦悟曰方務德卻是箇周旋的人其疑遂釋當時使一檢巧者承其間微肆一言方必得罪而諸公不得安跡矣言者可謂君子嚴陵王大下赴曲江守過南安謁張先生子韶從容言大下頃在檢院以羅彥濟中丞章去國其後彥濟自吏書出守嚴遂遷避於蘭溪彥濟到郡遺書相邀曰與君有同年契何爲爾不得已復還既見密語云弄此臺評乃朱新仲所作託造物之意以相授一時失於審思至今爲悔此事既往今適守韶而朱在彼邂逅有弗愜爲之奈何張揣其必將脩怨卽云國先爲君子爲小人皆在此舉王悚然曰謹受教至則降意彌縫終二年不見分毫形跡若本自相善也夫秦客語婉子韶語峻蓋所對之人不同耳而一言造福則其爲仁人之心一也彼順口諛人者不過求其感說遂其嫌怪而不知貽害多矣奈何以人之生死榮辱爲己結納之具邪

方便

宋大觀中有葛藟者嘗爲鎮江守有士人問其所行藟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餘積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爲利人事藟指坐下足杌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蹷人足予爲正之若人渴時與杯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匄皆可以爲唯在乎常久而已案葛公所謂利人事卽儒者之仁術釋氏之方便也隨時可行隨人可行隨地可行但不宜以此望報耳望報則與世俗無異矣

分別

韓退之送孟琯序善雖不吾與吾將強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強而拒崔評事墓銘苟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故人此吾所欲低頭於昌黎處也

慎交

漢侯霸欲友王丹霸子見丹下車拜丹答拜霸子曰大人方願交歡奈何拜小子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許也魏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就刺史溫恢求交胡質質辭以疾遼出過質問其故質曰古人之交多取知其不貪奔敗知其不佞聞流言不信是以可終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置而今以睚眦成隙如質才薄豈能終好故不願也古人慎交不輕許與如此今人知己滿地疾病相問訊飲食相徵逐及遇豪髮事輒掉臂不顧甚有買鄰兄之友彎射羿之弓者故擇而後交勿交而後擇

求全

郭林宗謂仇季智曰子嘗有過否季智曰吾嘗飯牛牛不良搏牛一下管甯泛海舟覆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過必在此夫二賢之自責如此則其平生無大過可知矣

跡弛士固不脩小節然必在小事上剏定脚做大事始無失耳李彌遜謂胡邦衡曰人生亦不解事事可稱只做得一兩節好便好朱子謂胡後來喪名節未必非斯言有以人之今人只思做一兩節好事目岸當爲者謾不簡點則并此一兩節亦做不成矣

憎陰

伊川先生曰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唯綴輯聖人遺書爲有補爾中峰禪師云人世間則忠於君孝於親以盡其義不可不忙出世間則親師擇友朝參莫叩以盡其道又不可不忙唯孜孜以安閒不擾爲務而不冥斯須就勞者聖人斥之爲無慚人今吾輩既不能爲有用之學而於自了漢亦未能究竟所謂夢覺兩愧負也

讀書

朱子誨門人聖賢言語只在仔細看別無術又云書只貴熟讀別無法又云法在讀了一遍又思量一遍思量一遍又讀一遍先儒讀書法如此向見一書載張安道問蘇明允以子瞻方讀何書答云方溫漢書安道驚曰書要讀第二遍邪初以爲安道自矜敏捷巨今思之殊不然蓋古人讀第一遍時必須精熟此書未熟更不讀他書不待他日又溫也他日坡公有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則豈止讀第二遍邪司馬溫公嘗言學者讀書少能自卷首讀至卷尾往往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患如此從來唯見何涉學士案上唯置一

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鐫校字以至終篇未終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溫公所言正安道所謂一遍

處困

胡忠簡貶時李似之侍郎書十事以贈一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二曰唯君子困而不失其所亨三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更宜進步四曰境界違順當以初心對治五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六曰無我方能作爲大事七曰建立功名非知道者不能八曰□□天者任之必將大有摧抑九曰太剛恐易折須養以渾厚十曰學必明心記問講說皆餘事予謂此十事豈唯遷謫者所宜佩服凡吾輩書諸紳可也銘諸座右可也予又憶張橫浦有言曰爲物所逆而動心此怨天也吾輩所遭豈能事事如意要以耐煩爲主

順運

伊菴權禪師每至日莫必流涕曰今一日又過矣未知來日功夫何如韓待國與程子語歎曰今日又莫矣程子對曰此是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爲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程子曰不能則去可也予謂誦伊菴語可以惛陰誦正叔語可以順運

卻病

宋李畋九河公語錄云畋苦痞旣瘳請謁公曰子於病中曾會得移心法否畋對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愼之靜之自愈金史楊雲翼嘗患風痺得稍愈哀宗問愈之之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予謂此眞刀圭之最良者也未病時得此可以不病已病時得此可以愈病予嘗在雲間大病四體如炙此心頗覺忙亂因而自問曰如果此病不起只索委順忙亂無益也遂一念不動至晚汗下如雨病竟痊

養生

伊川先生曰世間有三件事甚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爲耳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寖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較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後保生是猶貧而後畜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後爲保生邪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戒他日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卽不須學也觀先生語則知學道養生本是一串事但學道者雖養生亦爲學道養生者雖學道亦爲養生曰予嘗十日九疾生產化業之事旣不能自力而讀書化文亦皆苦不能精思止坐氣薄自今於喜怒哀樂上理會卽病卽藥不須外求也

後學張用良曰先生輯吾師錄時在予家南城別墅語家君曰初學入門不得不如此若到純亂地位一徹盡徹頭頭是道此錄猶筌蹄自子等勿輕傳也先生歿後默菴陸夫子得而遂刻之今附文集後別爲一卷頃借侯太年表弟同事校閱五日中竊聞在圍夫子與家君所述先生遺論退而筆記得十四則題曰私淑識餘時乙亥二月十日

後學侯榮曰尤子與先生講道語徹見累年日記中已採入掌亭文略所論吾師錄及日歷諸書不宜輕傳皆與方瓢表伯三公

陶菴集卷弟八終

順德龍鳳鑣校栞

陶菴集卷第九目錄

目監錄一

一百六十四則

自監錄一

愚仿古人遺意作自監錄每日所爲夜必書之兼攷念慮之純雜語言之得失自辛未三月十一日始勿忘勿遺勿示他人司馬文正公語晁補之曰吾無過人者但生平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

白陳井巨中勸學文曰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爲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爲者不可道也宇文公諒雖閨室必正衣冠端坐嘗挾手記一冊識其首曰書有所爲夜則書之其不可書則不敢爲天地鬼神實聞斯言愚置此冊實仿古人遺意但古人喫緊處在知其不可則不爲若諱過不書與書而不改猶不書也四月十九日識

晦菴曰人若於日間閒言語省說得一兩句閒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讀書人若無事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

工夫既不專一慙愧刻責之念復安可少

昔有人靜坐三年出關卻呆了此象山所謂爲善累心該云閒時做得恁時用若用不著何取於做

韓魏公論人爲善難在持久計日計月而爲之者甚多也何燕泉有言曰歲月如流一日過一日一歲無一歲少而壯壯而老老必死人豈不知而蹈克知惜人蓋有不及老而死者矣子有美酒何不日鼓瑟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此非知自惜者陶侃言大禹惜寸陰今人當惜分陰功名事業一繫於天道德文章則在乎己閒散處亦悠悠不得賈島於驢背上思詩舉手作推敲劉大尹騎從之來竟不見不覺朱子謂推敲二字關甚利害直恁用力所以後來詩極精高吾人學是何等大事卻全悠悠不肯著緊用力反不如彼做沒要緊事可謂倒置晦菴之所以策勵乎學者至矣

羣居謔浪敗德之尤自後除不得已赴燕外必不得妄自過人淹留竟日

楊忠襄爲友人誘至伎女家歸而流涕自責取衣冠毀之自守不足者當以忠襄爲師昔賢每燕集值女樂未嘗流盼以揖指摺中指至明日指寢尚在吾輩自檢當如此

近日有一事長進處人有爭心者總不與之辨己所長不欲使人知

謔毀二字近日頗覺消除然充類至盡此二字尚在只爲尚在所以復發

昔賢別程先生數年問其得力曰止去得矜字爾先生喜曰可謂善學我今亦逐節除去去得一節其餘便可漸減

邵子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勵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人知先生風流人豪豈知其勤苦如此

龜山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決不動聲色與之遊者雖羣居終日啓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

偶見俗人便有厭而遠之之意未曾主敬故也

此事如逆水撐篙行毋一尺又退一尺行過的總不算又如快馬收韁常若不及又如千仞峰頭下臨絕澗一失足便到底他人無下手處

將聖賢言語作一場話說學者之通病又云學力未能勝舊習正如藥力未能除舊病頃刻學力不至則舊習仍在一日不服藥則舊病復作學力勝則無此疾矣右薛文清

44B 765頁 96版

語二則讀之通身汗下此二則正指吾輩通病然必是薛公自經體貼出來

行弟一步心在弟一步上行弟二步心在弟二步上三步四步無不如此所謂敬也如行弟一步而心在二步三步之外行弟二步而心在四步五步之外即非敬矣處事皆然文清語

斯須照管不到則外好有潛句竊引之私不可不察

不戲謔亦有心養氣之一端

人當危險處疾病處戰陳處祭祀祈禱處則邪心有所攝而不萌若能常如此時何患學道無成

醉後省察未嘗無過甚矣酒之爲狂藥也

識欲沈氣欲銳力欲定膽欲決眼欲明口欲訥

不愧屋漏大丈夫之事也吾身心之際可愧多矣過而不

改是尚得以爲人乎書此自警

恥之於人大矣今人恥其甚不足恥者而甚宜恥者反以爲固然誠可憫痛人有至尊至貴在身而爲物欲所驅日逐煩惱勞心所謂莫被他謔是也象山欲高著眼看破世人爲此萊峰語

蕩滌塵埃渙然出於萬物之外常想鳳凰翔於千仞氣象

勿以小小逆順爲喜怒勿以小小得失爲重輕勿以小小毀譽爲榮辱

萊峰曰初間得事來便手忙脚亂到後來亦只如此何須忙得

自家所行者正毀譽得失邪裏管得許多王西室當言卽言當行卽行更不顧忌利與害然尋他不是處又沒有喫緊在此句若不知顧忌而行則爲介甫之執拗矣其害尤大

夜來思量了許多明日些些也無用可笑此是妄想底公案

笞者文王問於鬻子敢問人有大忘乎對曰有曰敢問大忘如何曰知其身之亟而不改也正說著吾輩庸人隨來卽應隨過卽埽應毒不動些子埽後不留些子

鄧文潔云逐日查已過我輩宜逐刻查已過一刻不查不啻去而萬里

日月過往只思一日易過便知百年猶是

應事接物時念頭多爲所動豈非欲人敬我愛我邪列子以舍者爭席爲進境益多一分周旋卽減一分天機也笞人莫安排三字可木

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脩人所不爲有韓語予有時流曾會予者極相識切乃至以爲極惡初

聞之殊復介介噫此等妄人雖善詆訾人亦何異蟋蟀之鳴蒼蠅之聲邪予胸中以此介介要是俗念未忘須蕩滌刻除勿使豪毛痕留於庭宇則善矣

金貴百鍊唯人亦然若不向鬧動處打過一番只是兀兀堆堆閉關面壁縱饒閉之又閉面之又面一經鬧動便已納了敗缺也爲他不曾實歷故

予有嬾處俗事怕見俗人之病蓋自揣志强才弱事事對付不過因思效法古人善藏若愚者欲待他日身處事任猛力做得一二事不枉此生今知此念非也先儒教人變化氣質未有不以勇猛精進爲主者應事接物雖微小亦不肯放過故云狂人情物理事勢上做些工夫若撒卻目睫妄圖異日便知異日有做不得處蓋一有厭事心心已爲事累矣吾向嘗論呂端云小事模糊大事不模糊畢竟

是中人句當眞正英雄小事亦不模糊丈夫處事當如獅子捉兎須用全力不然是苟且非善藏也

學古人要學弟一等古人雖力不能至不敢不勉

高明之士易悟難修初學一有悟人當如寒兒得珠珍重保守若倘得倘失如夜光明月在手中空過一番有何交涉

做功夫到微密處著力不得開口不得

洪景盧曰士之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爲參軍見紛華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觀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弄戲劇遭橫逆機穽當如醉人之受辱罵

在我者有愧焉不可以人之譽我而輒喜也在我者無愧焉不可以人之毀我而輒懼也

獨立不懼是何氣槩

濁世之善者難於古人闇闇之善者難於士大夫

不學無義唯機械變詐之是務雖名爲士大夫一市井小人耳何足道哉

徐仲車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者未之有也

澡身虛心曰齋戒深居靜室曰安處收心復性曰存想遺形忘我曰坐忘此攝生之大略也

莊雲開閒吾邑歲試案已發而家報未來名次或恐不肯今向此處把住念頭莫待臨時又生膠擾

只將喜怒哀樂愛惡欲七字微細分別便見通身病痛我兩日不爽而煩不寒而慄或爲試事或爲疾病或爲思家刻刻流轉累心之至乃至累身可以悟矣

儉化謂我不耐煩 信耐煩二字子聖藥也

養生之理與學道亦不相背

盛德者物不能擾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生死而色不變疾痛慘切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二程語錄宜體認學道若不至此便不成丈夫

一月來以患瘍故學力俱退向所得力處皆成說話矣豈非以疾痛慘切而動其心者乎推此言之一事做不得一處去不得矣可爲猛醒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自正

心氣定便和無疾

宋史稱橫渠先生居南山時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始須臾忘也

吾性易怒易憂最宜戒

復之三日頻復厲巽之三日頻巽各執持不固之弊如此

尹和靖受業伊川門下欲不復應舉伊川謂子有母在未可如此和靖歸白其母云云伊川然後許之朱子在漳州日一士人自泉來謁自言心厭舉業欲從問學朱子以其非父母命令歸得請再來始無所礙夫問學美事然既妨祿仕亦必出於親命乃可自遂不然不得乎親非所以爲學也 餘冬錄

元劉敞中嘗與同僚各言其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容乃吾志也

勝國王紹文處士臨終書示其子孫語云利人之事可周旋處雖獨力亦當自爲害人之事於戲謔中一念不可妄

發

宋胡循每語後進富貴貧賤莫不有命當脩身俟時毋爲造物者所嗤

上蔡語錄命雖淺近也要信得眞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萬事眞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生平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問之對曰他安能陶鑄得我自有命在若信不眞風吹草動便生惡懼憂喜在做御間工夫在用卻閒心力信得命便養得氣不挫折也張忠定云只一箇信五年方做得成此事誰不當念之

周氏紀言記章鄧山自言少年多病後因念聖賢教人理性情遂於喜怒上調停自此一向無病予多病當以此自治

黃昏時須靜坐乃睡明日方有精神若一日勞役至晚乘困倦便睡明日精神殊減

吳康齋詩云由來氣質已偏枯俗染彌深愈失初於此不加鑪戰勇卻從何處著工夫

楊慈湖云爲物所逆而動心此怨天也

凡事到肯且教胸中泰然急亦無用

細思驚憂二字總沒用處蓋事之小者既不足用吾驚憂若至生死窮通則又有命矣山谷曰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浩然可復有不足之歎邪

萊峰先生記言予喜誦之以其平易切實於我輩中人以下者尤相近鑑下錄數則以當座右銘　謀身無萬全之策不如委命之爲安處世無百中之慮不如任理之爲適若能事事信得命過省多少煩惱餘見吾師錄

夫子溫良恭儉讓五字都要想見其氣象謝安迎桓溫時氣象常要想劉寬下車還牛氣象常要想想之者所以變化氣質也不然想也沒用

王龍溪去官之日僚友餞送意氣自如若加一分意氣便不自如矣人心本是活物怎教他定得令人流放於物欲此是樞都不在臼子裏若要拏定此心則是樞都死煞了須是終日開闔而不出臼子方是此龍溪語子春來在有爲上用功乃至欲迴捺之使一念不起遂成心疾不唯臨事不得力反受其累觀此語不覺泮然渙然龍溪之學今人病其近禪要之未可輕訾也

妄語如因人以命轉其語便是小人之態只看朱子與人書不肯少有依違便是其心之忠信也依違之病予最恥之然一時不能免觀此可戒

操練軍士正爲殺賊遇賊放過操練何用平時講究道理一遇境界便卽隨波逐流何益之有念此可痛

慈湖遺書云學者涵養有道則氣味和雅言語閒靜臨事而無事

剋日成功如篤苦離弦直造棚的此立志標子也耐心持久如磨杵作針不計歲月此用功標子也

勞生以徇物不亦愚乎遺物以偷生不亦鄙乎愚則吾不知鄙則不免矣

多思預算決定無益聖人所謂思患預防蓋是指人事可盡者耳

張文定那奇觀頤錄序曰夫人情於既往之愆輒能無懼懼而復忘之與不知懼者等耳今日之懼吾又懼其復爲寄日也於戲以吾方懼之心又懼夫懼之或失也朽索之馭六馬不足以喻乃敢放焉而自肆者何哉昭事錄序曰

予年二十四五官翰林時則有觀頤錄每夕紀過以觀所頤厥後侍養家會窘迫拂抑時攖於中而鄉居僻絕乏朋友之助深用自懼每日晨興焚香拜天取易書詩要語乾元亨利貞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於時保之云云者對天默誦數過蓋以天與此心爲類師也云云寄輩實能畏天省過如此予數月以來無豪髮之益心過日積日過日增歲月之已去者如火銷膏而不知也精力之已耗者如積水竭於螘漏而不覺也於乎困而不學者予之謂夫張公鄞縣人嘉靖間爲兵部尚書

張文定與人書又云外不能不與衆周旋而中竊厚自植立恐恐然唯懼有愧於平日之所誦讀蓋亦已難矣

文定公又與人書云君子素位而行當跪而跪當拜而拜苟中乎禮即與飢食渴飲者何異

文定中庸傳曰體天之道必法天之强或曰何如其能强也曰勗何如其能勗也曰思曰奚思曰思帝命之不易其不容不力矣今夫儕我者之命我也且猶肅然以承之況上帝之命乎人之命入吾耳感吾心而已也而猶惕然念之而況帝命之根吾心而不拔引翼吾寿而不少息乎且大化之往也無窮來也無止往吾弗及而來將不吾復茲吾於萬古內一受命也而可無勗乎節三十三字

答張天祺自約自上牀後不得思量雜事趙州參禪自云此心於二六時中唯粥飯兩時爲雜用汝今只簡點此心一日不雜者有幾不患念起只患覺遲此至言也

富貴不可輕也然人不能輕富貴則不能處富貴捕虎者未嘗畏其爲虎故帖耳安尾而唯吾之禽知其爲虎而畏之則必爲所噬矣正學語

勿以無益害有益

日月易逝陶士行所謂分陰可惜非欺我也在吾輩雖秉燭以繼日猶嫌其速而況堪以謔浪嘯傲荒其日力乎

病中思答人語云曾於病中會得移心法蓋移其心如對君父慎之靜之自愈也

予生平躁而多怒每痛戒之嘗觀陶淵明買僕遣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宜善遇之文中子曰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故所畜長鬚赤脚未嘗遽以疾言厲色加之至過從友朋之家讀書夜分蒼頭侍側則必先命之寢而後安今歲有韓兄不鄙而招我愛我至甚少陵所謂憐君如弟兄不啻過矣季秋之廿一日受風作疾寒熱並作劇於冰炭李仲含兄脈之藥之而廿三日汗猶未發伏枕自念古人於病中得移心法慎之靜之自愈此時藥力已行而心固

不亂也廿四日疾少閒廿五日能履地矣兩日偶有所需館使不能時應至午後予遂大怒而疾言厲色者稍稍露矣夫予於無病之時館使嘗聚談謳吟乎其間而予不之怒予至是而怒邪予之怒非所以衛生而養德也寫至此適有韓出相問因告之故遂不及書竟而止此一時之忿蓋亦因病而躁與庸人無異

今夕病中自省能臨事無將迎否事過無沾戀否能喜怒哀樂得其平否能日無雌黃否能重內輕外否能刻刻內顧主人翁否凡此皆燭所知之而不能力行者也

數日來已被疾病勘破因思八月廿三日午後大病時卻能置生死度外一心不亂略愈便起雜念打算世情籌量身事細思之畢竟何益若能把持心境常如廿三日午後病當自愈矣

讀書須一言一句自求己身方見古人用心處欲進道須謝外慕乃得全功節十九字讀書先令心不馳走則言下理會少年志氣方强時能如此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

讀書須精治一經知古人關捩然後所見經傳知其指趣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不以世之毀譽愛憎動此膽欲大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欲小也文章乃其粉澤要須探其根本本固則世故之風雨不能飄搖古人特立獨行者用此道百忠信孝友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當久而能安之若但繡其鞶帨安能美七尺之軀哉

學問以自見其性爲難誠能見其性坐則伏於几立則垂於紳飲則列於尊彝食則形於籩豆升車則鸞和與之言奏樂則鐘鼓爲之說故見己者無適而不當至於世俗之事隨人工拙君子有所不暇

學問須從治心養性中來濟以學古之功三月聚糧可至千里但勿欲速成自通知古今在勤讀詩書文章宏麗在筆墨追古至於夜行之行不見之美極須留意略說人之常病有十種喜論人之過不自訟其過嫉人之賢己見賢不思齊有過不改而必文不稱事而增論與人計較曲直喜窺人之私樂與不肖者遊好友其所教試反己而思一日去其一則十日亦盡去矣數十年先生但用文章提奬後生故華而不實諸生寡過可讀郭林宗傳觀茅季偉田仲乙安用文章也

致遠者不可以無資又當知所向閒其道理之曲折然後必致而無悔鉤深而索隱溫故而知新此治經之術所以使人知所向也博學而詳說之別支離以趨簡易此觀書之術所以使人知道理之曲折也夫然後載司南以適四方而不迷懷道鑒以對萬物而不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

高明矣行其所知則九大矣聞道也不以耆日耳之間而耆心是謂尊其所聞往父母之側則願如舜文王在兄弟之間則願如伯夷季子是謂行其所知若欲速成患人不知好與不己若者處求賢於俗人學者之通病無此四病則善矣

好學之士常病人我最難調伏能日三省此事去道不遠矣古人治水九年於外三過門而不入然而不矜不伐則於世間知書能文亦不足驕人矣

某人文學當大成但願極加息於忠信孝友之地甘受和白受采不用文章照暎今古乃所望者治經欲鉤其深觀史欲馳會其事理皆須精熟涉獵士朝而肄業晝而服習夕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冊古人讀書法也

右黃文節公刀筆數則喜其論文行皆切學人膏肓病中錄之無一字不當佩服

心氣不定常如猿猱相似一物來攪便諸念紛起畢竟作何把握能把握得的又只在眼耳如何偏主張不得要知只是工夫閒斷所謂一暴十寒也到近日則十寒無一暴矣

先儒云要如爲九層之臺須大著腳始得念之念之多觀古人法言亦只是說話全不濟事只如近日所看古人語錄不少摘其一言一句行得徹底亦儘可無愧爲人若旋忘則是枉卻一番功夫也

汝今也莫將精神浪費也莫汲汲皇皇今日讀一書明日要用今日做一事明日要成但該做的事該讀的書只恁做去讀去我友龔儉化說我不耐煩此病誠有之不耐煩生於欲速欲速甚害事我自知而自不能改可愧也歲月易逝勿作閒事消費功夫眼耳朋友疎也得密也得毀也

得譽也得諸小試肯也得後也得只逐日做正經功夫每夕查一日過失無負學道初念節五十一字

自衒其所長最可恥

向嘗見讀書善養氣語未深見其妙今乃知養氣二字是讀書第一要領我今必須擺脫萬慮使此心清清空空常如十五歲以前時自然清明來昔人云韓子因學文而見道良不誣也我向來看得語錄太多障蔽聰明總是沒幹聖賢一句二句用之不盡何須許多然不讀書時又防此心茅塞山谷所謂對鏡則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者故知書本上義理時時澆灌不爲無益但莫作說話過去須如象山每事要討著落耳

肯過山積思之但益愧悔愧悔何用只求將來莫如既往耳每日兀兀地早起轉眼一日已過可爲畏懼可爲畏懼

過字要認明白不是行一過當事說一過當話纔謂之過

凡應事接物時拚一將迎心留滯心籌算心此心便生種種葛藤雜暗而不光明矣心既雜暗處事便不得當諸惡逕類而起矣所謂學人當從本原處用力若末流上縱然補救得一二事畢竟病根尚在他日復發論語所謂克伐怨欲不行焉是也然吾輩初機學人滲漏亦非一處故動時尤須檢點先輩云吾輩試自念與人接幾句閒話而將迎之意纏擾不已其去不學者幾何細思此種將迎起於何處須與掃除一空坦然豁然則動靜如一而學問有入手處矣若靜時惺惺一動便覺忙亂淆得甚事

先輩云要人感說怕人怪此私心也今試從應事接物時靜察之若此念洗滌不盡如何便要學道

文潞公富貴福壽古今無比致仕歸洛年已八十神宗見其康強問攝生亦有道乎潞公對無他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即此神宗以爲名言

人簡默最好予每對平日狎習之友輒信口溢發往往及人短長大不可也肯夕女揚先生酒閒語予云人有無心之言而受之者大不能堪予嘗見毀於一達者今終身皆受其累予聞之悚然噫吾輩雖黃雖不足爲重輕要之亦是殺機未盡當思以身受毀此中斷未釋然則人之受毀亦猶是也嘗憶一書載一先正語云我看天下無一箇不好底人此等胸次直是大不可言

與人談論若意有不可即當說出其人未必不以我爲是也如度其人意不可回我力不能救正亦當付之默然莊子所謂正容以悟之亦一道也切不可隨順其人以求感

說蓋其人意見已差又得一助自此再無挽回矣韓魏公與歐陽公同在政府知歐公不喜文中子又以繫辭爲非孔子書每會未嘗語及此爲可法

紫柏云凡天下賢愚交遊淺深人情反覆傷心動念皆不可私定藏否蓋大氷處在無明窟中豈無差謬至言哉常念此言喜憎毀譽何自而起

不能銳因以鈍爲鑱不能動因以靜爲用唐子西語可味

陶石簣誌王性海墓載其語云直心易深心難有功之功易無功之功難此進一步語也彼所謂易者吾尚以爲難況其難者乎

人能暴吾過者吾師也人能是非吾言者教我者也切不可當面錯過反生嗔分

怕聞俗言怕處俗事怕見俗人皆大病也脫灑人何人不

得

閒人少見閒話少說自是寡過法門

古人不可輕議先輩不可輕詆

心逐物移便不中節即怒時驗之可見

怕人非笑則好事不敢爲要人感說則不好事不敢不爲

推之一言一動亦然

人之處世如舟行江湖中如予所處蓋無風未能行耳尚未遇惡風逆浪檣傾楫摧時也無風時易閒惡風時易怕欲他日不怕且學今日不閒

勿與庸人謀事勿與俗人共事

吾自察悠悠忽忽畏難而不能持久懦莫甚焉皆人弦韋之佩吾其從弦乎書以自警

清虛則明雜擾則暗心體只是如此朱子大學注以虛靈

不昧訓明德確不可移

朱子大學序云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數語道得破說得盡

聖賢論學知行二者必不相離離之不可以爲學近世王伯安拈出良知教人蓋以知透處行即在內不知行不到者知亦不到大學之格致即中庸之德性問學論語之學思也今以爲格去之格其謬甚矣今有人將居戶庭偶披圖籍見輿地之廣大道里之曲折歷歷在目遂毅然與人言之以爲周行四方者莫我若也然欲其出門遠適則東西不辨矣若實曾徧歷者身到之處自然知得鑿鑿他日再往自不待問人矣近世有學者閉關三年出關時卻成呆人滿腹見解畢竟何益愚於良知之說未嘗實見得是

歷不敢右象山而左晦翁也

閒制啄聲惡之見雜人厭之心之易動如此

管幼安自訟曰一朝杵頭三晨晏起蘇明允譏王介甫曰蓬首垢面而談詩書于於古人長處無一得而短處恆類之可爲深戒

雜念營營不能當下埽卻此非孟氏之所謂茅塞者邪欲身心輕安難矣

行厲而容寂知言罔能默榮辱弗喜辱毀弗戚此王荆公題元長老像也浮屠人乃能如此吾輩讀聖賢書於榮辱得失尚未能擺脫何以學道

我身如匹練不可使墨汁稍污

周萊峰問林與川少時多病長而反壯用何道而能然與川云只是行其所無事節飲食寡嗜慾而已此外更有一

法古人有語云紅杏難禁雨青松耐歲寒老遲因性慢無病爲心寬寡嗜慾是節飲食之本若食少心煩伐命必矣予嘗與友人言志予云欲作一好縣令以及民最便也友人云汝性不耐煩做不得予悚然服之大抵不耐煩始於欲速欲速則不達不達則愈不耐煩矣今蚤閱周氏紀言有云耐煩二字千古祕方然須辨認引子清切方驗引子者看自己一生立定主意如何如主意在卿相此方便是三斗醋三斗薑是已主意在仙佛此方便是調火候降火性是已主意在聖賢此方便是不遷不貳勿助勿忘不厭不倦是已奇方易得眞引難求辨之不精卻甘笑罵師德謂相門益重其病耳

洪皓在冷山有詩云一夕之飢不可忍蘇武當時十九年學者遇不堪事當以古人極不堪事自想

山谷題跋多名言可誦略摘三則皆可終身誦之書贈韓秀才曰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理義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接物在朋友之際得失憂樂一放之於書書與洪駒父曰龜父筆力可扛鼎他日不無文章垂世須要盡心於克己全用其煇光以照本心書與姪榎曰視其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事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節十二字

心與事原不相離學者未能即事明心所以靜時不失動時便失了程朱格物盡之矣陸象山亦云近日於人情物理事勢上做些功夫

靜時最要養未曾養者多不中節

遇貴勢則致敬遇貧賤則否遇名人則謹言遇庸眾則否遇强悍則怵懼遇巽懦則否遇得意則發舒遇困窮則否

此等皆小人俗人之態又有一等以貧賤驕富貴以後進藐先輩以血氣禦侵侮以激昂處窮愁亦皆不學之過只每事平心何等好

子魚翁謂予病當由心鬱昏人謂治病先治心讀書作文只宜隨力待時此予要藥也治心之一說予嘗以之勸人

臨事錯誤處甚多歡喜處忙亂處皆宜三思

東坡云徐徐而爲之十年之後何事不立

貪饕損福兼非攝生之道戒之

細思此事直須動靜交攝然非安居獨處爲靜應事接物爲動切莫分作兩撅

陳仲醇曰丈夫處世談笑言論當防識者在旁至言哉吾嘗眾中察人有以言召說人者未嘗不心鄙之切勿自蹈此失

謝上蔡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眞能言之鸚鵡也吾今於此二字正未得成切莫嘵嘵多言

是夕忽然不樂蓋心受外境搖撼故憶子魚翁向予言治心之說甚愧不能盡九愧聞此言時作平常義觀

唐子雅以凋立人簷下被毆蓋其人新娶妾慮有寵伺也子雅有桃達名此事無有諒之者瓜田李下古人言眞不可忽

時子求述其邑風氣刻薄且唐閒談鋒甚嚴乃知多言固是厭事胥人云豈有名士終日妄語向見朱脩能歛次默然不言爲之自失喧呶中少一語是少一過也

既要做好人安得世法圓融又安得世俗人皆愛吾吾求無愧屋漏而已

寓數日連赴友人招久病初愈嗜酒顛狂既昧尊生又乖

養德應是讀頤卦未翫耳

世味中割舍得淨才好脫灑多思多憂皆緣未曾割舍若浸尋不出終是俗人而已

人事往來於吾心膠膠擾擾終不能靜似此兩日雖詩書亦無處浸灌也可歎

心欲安靜慮欲深遠

二十日來不加檢點哀哀應酬甚非靜養之道信乎此事一失便不可挽

閒人談惡事不加阻遏復從諛使談便如自談一般

人有失宜諱之匿過彰露若無與名教便當優容昵飲中談一友過事此大非也

簡言工夫難做言動相連多動便不少言

閒事少思閒言少說閒人少接閒地少去閒書少看閒文

少作若能如此雖終閒也好

敏亂皆沈四字總不易脫離此即就彼二十日內多受敏亂之病

爽口味多終作疾使心事過反爲殃豈獨事哉使心說話不可容易說出

信得命過也好比來與大人體勘得命字甚明直是不可力爭

董子曰積善在身如長日益加而人不知也此言最爲有理吾自察向來矜矜把持之日過惡終少近日放弛便覺輕言妄動不可枚舉

日日查己過刻刻查己過

自念平生病痛苦於輕言苦於貪味苦於忿懥無合宏之度苦於懦弱無剛特之操反觀內省何曾脫得小人氣味

而今學問更何所求倘能改去此病何樂如之雖死無憾此萊峰先生自儆語也近裏著己眞實學問人若心如此予尤喜其一字一句可作不肖箴砭故書而誦之

灌而溉之勿使其蕭索也芟而薙之勿使其蕪穢也山谷曰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面目可憎語言無味

羅近溪曰悉滌塵埃晶光天日大丈夫胸次如此

昨酒中露一刻薄語醉後起一邪慾念甚悔甚悔邪念一起展轉相附而生甚是可畏昔人所謂蔓難圖也

心清則神清神清則氣清

凡事只畏精誠二字精誠而不能立事者未之有也方士說內養總是襲取工夫蓋彼所知者無暴其氣而不知持其志也氣一則動志若養到純熟自然有些效驗但臨事用不著一經撓亂便失之百

予遇事不能做徹此是大病

予受氣本薄而復以多思敗其氣可爲悚惕蘇子云安心是藥更無方

人我心得失心毀譽心寵辱心輕輕放下

造物安排已定畢竟人算計不得也然須要盡我之事我事未盡如何怨得造物曾見大豐之歲農夫有不耕而穫者否

剛者陽德也出世入世皆不可無然聖人皆是體剛而用柔故曰天德不可爲首

士遇利害窮達若碌碌如衆人便不必讀書

陶菴集卷第九終

順德龍鳳鑣校栞

陶菴集卷弟十目錄

自監錄二

十二則

陶菴集卷弟十

自監錄二

雲棲蓮池大師記岳忠武降筆事有士人扶乩請仙忠武至或問之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王當日何以不矯命破金而後歸神以乩振几三下曰君輩眞白面書生耳吾不奉君命將士誰奉吾命乎今夕偶讀史至李懷光養子事有感懷光與逆臣朱泚通謀其養子加演芬告之懷光責演芬曰吾以爾爲子奈何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此言足以證忠武之言不謬矣忠孝一理也不忠之人爲子者叛之微獨養子而已李璀懷光眞子也懷光欲反璀密言於上懷光敗璀亦自殺夫以璀之賢而不能全其孝於叛君之父何有於將士乎卽忠武矯

命伐金雪不共戴天之恥萬萬不可與懷光同日而語然挾其軍威以抗君命尙得謂臣節乎忠武懷慨通大義乎日在軍中必無日不以忠孝勵其下君召不奉詔亦何以示下哉五百年來說者紛紛非忠武自言之誰有見及此者文山云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忠武之靈固赫赫在人世也

朱子稱周子爲政嚴密嚴恕此四字足盡政要精密嚴所以行其恕也

未忍先做事至卻凶

所謂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者閫外之事不從中制也如穰苴之斬莊賈亞夫約軍中不得馳驅天子按轡徐行是也若夫將之生殺進退則制於君矣苟將之生殺進退不制於君是無君也於丁宋岳侯元脫脫知大義也夫

韓魏公遇事札定腳做張太岳與人書云二十年肯有一宏願願以其身爲羣薦使人寢處其上沒溺之垢穢之吾無間焉二公是何等骨力吾嘗謂太岳之才似魏公但彼元氣多此霸氣多自學行之高不如王荆公但荆公執著爲人所欺太岳卻欺他不得大抵任天下事識以主之膽以輔之强力以濟之缺一不可

友人談趙元錫被逮事云吾兩日多憂今思做秀才勝做御史不憂矣予爲一笑噫御史美官也一被逮而人遂不顧爲之榮辱倚伏詎有定邪等而上之李斯相也而至不得牽東門之犬登機將也而至不得聞華亭之鶴將相之爲既如此世人知將相之既而不知遠既於不爲將相之先可謂愚之益愚矣

朱子曰學者視天下事以爲己所當然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爲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廬墓徹車羸馬亦爲人耳

楊椒山年十一歲卽能代兄收糧收納記算乎酉點查俱不錯誤我輩獨是何許人

苻堅之來其勢決不可當矣而卽知勝負不可料乎所以謝太傅任之爲高院判之至其既決不可逃矣而卽知倚伏不可必乎所以劉元城安之爲得

古人膽力直是可畏如覆楚復楚椎秦等事何等堅猛沈揅子胥包胥事皆卽成子房事不成而佐漢亾秦則亦終成以三子觀之荆卿不足道矣

能爲流俗人所不敢爲能不爲流俗人所不敢不爲才是豪傑

所謂豪傑者見得定後猛力做去更不顧人是非毀譽韓魏公是也然須看是非我者爲何等人王介甫不分賢愚一以爲流俗所以謂之執拗

陶菴集卷弟十一目錄

自監錄三

三十七則

陶菴集卷弟十一

自監錄三

日間無所用心之時太多則不當用而用者有矣今卻立定課程早起看時義數篇粥後看時義經義十數篇飯後看史記十葉又論二十葉餘功臨舊帖一紙或靜坐凡事閒斷總不好

記誦欲精不欲博此向日誤用功夫今猶不能驅好博之病

李習之曰六經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如山有岱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艸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濟淮江河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不必均也論文有至理

山谷與李仲幾帖云諸經史何者最輒學者喜博而常患不精汎濫百家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亦得其精蓋以技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朱子深喜之以爲有補於學者誨門人曰讀書理會一件便須精一件此件看得精其他文字亦易看山谷讀書法甚好又曰人做功課若不專一此心先徹漫何由看得道理出須旦看此一書只在此一書讀此一章更不看後章讀此一句更不看後句此一字理會未得更不看下字如此則專一而功可成

一循序二無欲速

或問學書之法對曰宁人非不欲字好只是潦艸處多吾生平雖作一小柬亦不苟且程子謂卽此是學

王荆石先生與林秀才書曰射策取名一稟於氣氣者受於冥冥不可爲也不可言也然機在得失之際足下試揣之胸中能老至不憂否能人不知不悔否能獨弦哀歌不落漠否有一於此皆足折傷壯夫之氣故思將抽而若斷辭欲舁而且卻不得不出於脂韋輭熟以牽無敗而不知騏驥之敝策不如駑駑之得路也荆石此言眞文章家妙訣不獨爲制舉業而已

春舂看二程書發學道之志遂將舉業看得輕了不知父母之心如何望汝汝卻悠忽如此卽此一念便不可以學道

張文定公幼時讀書限定課程惟節日稍寬以息其力今我亦限定做去早起看周易一卦隨筆錄主意看經文選四書文文限閱五十篇看史記蘇文三十六九作文兩篇此

今歲課程來歲尙欲精密憶謝象三謂三十六九作文必定三題兩篇亦不濟事向來所以不飭者只坐少作之故爾今當次第益之限定不完者罰鈔時文十五首勤則不匱

呂東萊曰今人讀書全不作有用看且如人一二十年讀聖賢書及一旦遇事與閭巷人無異或有一閭老成人之語便能終身服行豈其語過六經哉只緣讀書不作有用看故也此言切中末學之病可謂深雖痛劄矣予嘗謂今人於六經四子之書童而習之究其所用則止以應科第而已而於釋氏書則尊之曰內典嗚呼六經四子外典云乎哉

經學之不明自不務實始也近見人有舉於鄉者閭座主諄諄甯靜語刻以遺人予爲之一歎彼平日所讀何書豈無一句可行者必至是而始聞此語邪東萊所謂讀書不作有用看者益深有感於俗學之弊矣

朱子曰這一件理會未得又理會第二件第二件理會未得又理會第三件任地終身不長進

先儒論格物義云一事上窮盡他可類推此貫通覺悟之機也吾謂讀書法亦然

又云今日既格得 物明日又格一物工夫更不住地如左脚進得一步右脚又進一步右脚進得一步左脚又進接續不已自然貫通

顏之推家訓云吾七歲時誦魯靈光殿賦至於今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年之外所誦經書一月廢置便至荒蕪矣某四歲誦周興嗣千字文今猶記憶十歲以往爲俗學所囿經史大意皆未通曉今欲稍從學問而轉眼便成三十許人矣記曰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追誦顏公之

言可爲歎息

方正學曰日坐靜室未嘗樂人談有相過問者可語語之不可語辭謝而已又云自少嗜讀書年十餘歲輒日坐一室不出門當理趣會心神融意暢雖戶外鐘鼓鳴而風雨作不復覺也又云習靜既久不能效時俗往復語言文飾之事不復能鳶肩羔膝卑聲詭笑曲身俯首稱誦人美而求其喜說居則直情任意簡默而已此三則語深得習靜讀書之趣吾與人交既疏節不能委蛇或目爲傲而語言任拙又多脫失眼肯諸人又鮮與吾同志尙者規過砭疾既無其人而時俗之文又不足多論論亦不解止應閉戶讀書耳覽方先生語歎息久之讀書至鐘鼓風雨不復覺始爲得趣予自覺心雜所以向來少益葉照時讀書雖呼之不覺其精專亦不可及

讀書作文既無果銳精强之力又無優游漸漬之功所以日就荒落

今日偶取舊日時藝觀之大抵氣多不貫意多深棘詞多冗長此吾向來病也疏通以養氣條達以命意鮮榮以措詞此吾今日治病之藥也

用心於帖括誠可謂作無益之事耗有涯之生然今日進退無據勢不得不濡首於此且莫當作閒事莫看作難事吾少時爲文頗不至底滯僧此時師友不得力年馳歲流加以人事牽率今遂忽忽無所成就念之可懼自今以往安刻刻儆醒勿嬉戲過日

爲文於未握筆先橫一畏難之念於胸中困苦堙鬱精采氣勢皆消鑠矣安得有文曩日婁子柔先生謂予曰子文太精緻不如放縱爲之使氣昌詞流則必勝矣此予良藥也

高山無窮太華削成鸞鳳一鳴蜩螗革音通古茹今無有端倪鯨鯢春麗驚燿天下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鬼人神出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平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此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稱誦昌黎之文也握筆時當作此想不可自安凡陋

爲文固不可以易心掉之若凝斂太過則壅蔽而乏氣象文章小道巨然以氣爲主氣弱者雖寫之不至也試看古人羅落萬物高蹈獨往文章安得不妙

張文潛曰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之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瀾漣鼓爲波濤激之爲風飈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鼈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百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

世俗之學雖鄙陋可厭然今日既未能決去便須於此汩沒沈浸一番庶幾有自拔之日若只如此悠悠過去恐進退失據徒自苦也

韓子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言氣得所養則律度自我出文斯妙矣柳子亦曰文以氣爲主文字從肺腑中流出自然峻拔不羣

乞泉與歐陽子書曰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嶢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灝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揜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逼視執事之文紓餘委佩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評三子皆精當讀之亦可得文訣

經之以杼軸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人之所同也出於口而書於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於中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猶善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詞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

蘇伯衡論文

予歸見友人作時藝有刻意趨時者句摹字仿讀之厭憎

蓋爲其義理不明揜題便不知何物也噫士君子有義有命時藝小道勿使至背時可矣何至效舉學步如此充此一念何所不至

杜牧之序兵法謂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圓直繫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丸不出盤也蘇子瞻論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於平地滔滔汩汩一日千里及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二公所論事不同而比擬之意甚似知用兵之法則知行文之法矣吾人拘拘爲時俗之文觸地罣礙如著敗絮行荊棘中其故安在當思之

鐙下閱東野集中有讀張籍集詩曰天寶太白沒六義已消歇大哉國風本衰而王澤竭先生今復生斯文信難缺下筆證興比陳詞備風骨碧詩固皎皎者邪今其集未見行世當時苦心吟諷安在不同鳥獸好音之過耳也因思唐人能詩而不傳者甚多昔人以德言功爲三不朽夫言固有因其人而不朽者矣言何足以不朽其人哉昔宋末王氏遭虜嗜指題詩清風嶺投嶺下死後每遇陰雨則血書墳起後人立祠嶺下李孝光爲文泰不華書之今其詩傳矣然固王氏傳之也若夫張睢陽之聞笛一篇文宋瑞之正氣諸首今皆炳炳在人耳目然使二公無詩其人不傳邪傳不傳何足深論吾悲夫蹋壁苦吟之士其意本欲有聞於後而名湮沒不彰者比比也士固有志奈何以小道自處邪

空色不暎水秋聲多在山昔友人徵上句於予予未有以應也偶思此句不過言空水如一耳從來作者卻無如此

虛妙覺暎地爲天色遠不逮矣

謝康樂池塘生春艸得之夢中評詩者或以爲尋常或以爲淡妙皆就句中求之耳單拈此句亦何淡妙之有此句之根在四句之末其云臥病對空林衾枕昧節候乃其根也褰開暫窺臨下歷言所見之景而至於池塘艸生則臥病所未見者其時流節換可知矣此等處皆淺淺易曉然其妙在章而不在句不識讀詩者何以必就句中求之也

昔人謂韓退之因學文而見道予謂學詩亦何不可以見道古聖人之論詩曰詩言志又曰詩無邪此萬世言詩者之根本渾則也詩人各言其志而一本於仁義忠孝和平淡泊之旨則無論世代之升降體裁之奇正而均之乎追古之作也彼規摹聲調寸步不失如優孟之學叔敖而自命曰古既非言志之義乃若襲棄規矩一憑胸臆其流至於爲險爲怪爲誕爲纖爲鑿爲俚又安所稱無邪也善夫元次山之論詩曰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爲詞不知惡於雅正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污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今方正之士大雅君子取而誦之則未見其可近之爲詩者承李何七子之弊或變而之郊島或變而之宋元險怪誕纖無所不至而景陵二子起而矯之學之者復將至於爲鑿爲俚蓋其所斤斤自得者不離乎句字之間昔人之所謂激而求奇者非眞奇也嗚呼力矯時習一歸雅正如唐之沈千運孟雲卿其人者已不可得況進而之李杜邪又況進而爲漢魏三百篇邪

讀唐詩至賞心處欣然忘食乃知此道最易沒溺人近鍾伯敬云平生精力什九盡於詩歸一書此僅賢於飽食終

日者所
作詩文摹畫兒女情態爲後生狂藥其罪不細吾今生戒
之

陶菴集卷第十一終

順德龍廌鑲校栞

陶菴集卷第十二目錄

自監錄四

四十一則

陶菴集卷第十二

自監錄四

陶石簣云世間惟道德朋友是眞餘悉假僞

未嘗讀程朱諸先生書與讀而不能精究者其輕毀謾詆固無足怪

朱子四書集注中未嘗無病要之後學不可輕議今人讀李杜韓歐諸集其中詩文佳者固不勝舉然而字句之瑕與文義之累理者亦未嘗無之終不以此揜其大美也況朱子爲千聖發微使旨者得覩舊者得聽其功固不在孟子下縱有偏滯不融處功過獨不可相準邪

會有無益者五文會無益鬬巧矜長易涉毀譽酒會無益選伎徵歌易涉荒淫遊會無益賞月吟風易涉流蕩談會無益論人長短易涉輕薄交會無益懷刺漫投易涉奔競

今人非此五者不會就中文會低屬正業然於進德脩業略無毫髮之助而或假此以爲下四會之資予深見其無益自後立戒不得輕入

習靜是弟一義讀書是弟二義作文是弟三義求友是弟四義今人奔走徵逐多云篤於友誼吾實恥之

揚子雲云雕蟲小技壯夫不爲也杜子美云文章一小道於技未爲尊彼所謂文大者鑽窺微密小者推敲風騷此後世學文之徒所嘔心不能到者也二公猶輕之若此今人所業者不過應舉時義耳以視二公之文奚啻爝火之於日月乃至窮年累月疲耗心力於此中可謂不知務矣

陳恆祉君章集注胡氏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雲峰解云先發後聞謂魯也非謂夫子也近聞子將云渠自有全篇晦翁節取四句往往動後人之疑今未見全文若何

自當依雲峰說不可使文定有非聖之罪

予嘗閱二程書友人從案頭見之語有韓云渠何故閱此書有韓對以此書宜閱友人搖手不然意今人讀種種非聖書見者不之怪讀二程書輒怪作種種累理事聞者不之怪學二程爲人必怪矣

雲間周萊峰先生之爲人吾所不知也讀其學道紀言篤實謹密古好脩君子也有韓云雲間人甚稱其惡噫豈有篤實好脩如萊峰其人而猶惡者因思先正云要人感說怕人怪此私心也又云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如萊峰者豈不怕人怪不畏人非笑者邪讀其書不知其人不可也

列子曰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噫此所謂御風者也此亦列子從心所欲從容中道之日也然畢竟與孔子不相似爲他走入爲我窠臼中

昌黎曰今世之爲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

呂溫陳先生墓表曰先生行不學之道據不仕之貴負不稱之名達人觀焉斯極矣

孟東野詩曰道險不在廣十步能摧輪心憂不在多一夕能傷神

古之高士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予遊於友朋間人數得而飲食之能無愧乎

人說非理語不能救正則當以不答銷之

向讀雲間周萊峰先生紀言實心儀之有韓誤信雲間人云此大惡人予斷謂不然今早與一友談及書畫此友云萊峰書畫極佳予問其人曰古君子也不覺色喜萊峰爲人雖不以此友之言而定然而一念之好善有不能已者唯恐萊峰不得一助目傳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君子與人交聞流言而不信況肯輩乎又況古人乎

因在舟中聞雷悟得天地間總是一氣

餘冬錄云韓退之贈崔斯立詩有可憐無補費精神之句王介甫遂用以譏公云力去陳言詩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然則介甫之新學又何如哉荆公選唐百家詩成序云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而不知新學之當悔何也枕上讀至此不覺瞿然驚起嗚呼斯立學詩而退之惜之退之學文而介甫惜之介甫志不爲世俗之學乃不免誤用而後人惜之今我飽食終日一無所用而猶不自惜竟亦無有惜之者矣宜猛勇自勵

吾嘗見一鄙夫本怯財也而與人書曰生平最惡重財輕義今日見一薄夫本以謗書詆訐人也而曰生平最不喜談人隱慝嗚呼小人之肺腸口頰如此此等人何足道鄙薄二字究竟我何曾脫得乃說人邪

嘗讀王伯安羅近溪王龍溪一流語錄怪其高遠之過也後一變而爲任俠顏山農何心隱之流種種迂怪世或指爲大盜而流弊極矣然伯安之學實祖象山象山之學固從孟子入者也學非不正而流弊至此立教者可不慎乎

程子曰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謂其舍正道而之他也至言哉

精神力量如此決知非用世之具然境界遭遇逼人入萬斛蠛蠓中歲不我與分陰可惜豈堪閒愁閒悶耗其血氣邪

萬事不須開著意只應隨分閱年華

大人凝然不動不小家相

羅一峰與人書曰近世大儒有下第者其言曰今秋卒不爲考官所取得與弟姪研磨義理猶舍荊棘而達康莊猶去野店而居安宅脩道崇德之君子固如是也今乃汲汲科舉之得而以家貧爲憂則其念慮之害與世之醉夢富貴者又何異若以家貧親老未免此途以階祿仕固聖賢之所不禁但不可緣以得失置胸中則應舉也未甚害

看書貪多作事要快皆當戒之貪多則不精要快則多誤此予大病也

鐵劍利則倡優拙此語出韓非子而程子語錄象山語皆有之蓋喻爲學有實得則外餘不足也

正學與人書曰處塵埃中不憒與流俗往還厭其喧鬧每欲縛一椽於萬山絕頂人跡所不至處從一二友生讀書嘯歌以自樂伐木誅茅非有力者不能非唯古之富貴人不可效欲效畸人靜者巖棲谷飲以自快亦莫之遂吾之貧困過古人遠矣噫清福豈易得哉

取友難哉泛泛而識之泛泛而交之不待臨利而操戈臨害而下石也

予嘗與一先輩論及程朱先輩極訾伊川爲翫物紫陽集注爲頗謬予時亦附和之近讀二程書始知伊川不可輕議紫陽注雖有未盡合處然爲舟輩表章功在後學夫豈淺鮮哉有著書摘歐陽公五代史之失者東坡極訶責之況闡聖人遺經於千載之下其難易較作史何如豈能一一合符乎蓋此先輩究心禪學與宋儒氣味不合予當時妄言至今悔之

學韓文者始於宋初柳開仲塗柳公倜儻負奇氣其文能變五代之習今其集未見行世元郝經伯常文章節義時人比之東坡歸震川集有跋伯常堯帝碑文云先友吳純甫家有陵川集今亦不存兩公之文皆足以傳其人猶泯泯如此豈顯晦有數邪抑尚有所待邪

劉寬羹污衣韓癡圭玉杯碎不怒其婢若吏出於無心也若上下嘻嘻雖兩公何以齊家乎近閻陸君履常之子爲人誤傷其目置而不校舟赴金陵爲來舟觸其僕墜水死亦不校蓋皆出於無心也此兩事較劉韓兩公所處更難輒謂今人中無古人乎

曾賢有聞父叱耕牛瞽而泣者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未免勤苦吾父雖不業農然一家之事莩焉其勞甚於爲農吾讀書本求顯親今反貽親以憂是尚得爲人子乎屈指來歲距秋闈一載有半搖摹之業足以成矣徽天之靈使病癒得脫於躬雜務不撓於外濡首帖括必有當焉若藝成而復屈便當捐棄陳言供爲子職雖求田問舍烈士所譏而學者治生先儒不鄙未能濟世豈可累親答吾邑張伯常先生二十歲時與父約三科不中即絕意進取代父理家後至第三科得售蓋二十九歲也予來科亦當其年利鈍決矣崇禎辛未孟冬廿九日我與我約

看人詩文不宜違心過譽以求感說此處害亦不細待人不誠亦是心過非但口過也

韓子原道極於正心誠意而不曰致知格物蘇氏古史舉中庸不獲乎上卻不說明善誠身歐陽子謂聖人教人性非所先皆朱子所謂無頭學問也

僧書不還大過也而人每忽之僧書遲還亦不可憶楊萬里集中有謂生平未嘗僧人書不還而人僧之者多不還噫此亦[illegible]人負我無我負人之一事也今後僧書當記年月日最遲不得過一年僧書不還與僧財物不還者何異白晝攫金人謂之盜昏夜胠篋人謂之賊僧書無盜賊之名而享其實不大得計乎予向僧友朋書委積未還今逐一開列於後次第還之唯僧間初上人書三四種今已成故物益以重吾過可歎也

董思白論畫云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肯無非生機故其人浩浩多壽至如刻畫細巧爲造物忌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此言似謾而有實理推之作文臨事亦然早起梳頭每落一二三莖白髮年未三十血氣如此管人所謂蒲柳之姿者非邪歲月逝矣而學業不進可爲浩歎

朋友聚會是好事然說十句話中少一句合理是以聚則滋過

陶菴集卷第十二終　　順德龍鳳鑣校栞

陶菴集卷弟十三目錄

緣己錄上
九則

陶菴集卷弟十三

緣己錄上

聖人亦人也四十而不惑今我尚未到立境界一可懼也顏子不貳過今有過皆復犯二可懼也朝聞道夕死可矣今此身可以死乎三可懼也古人蒙養時便有天下國家之具今時過而後學從弄歲月皆棄擲於無用之地四可懼也

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古人變化之速如此予自二十二三時卽知有此事今十五六年矣比昔無大相遠再二十年便成六十老翁矣如此終不免虛度一生也今乘識力彊健時日日提撕刻刻鍛鍊成就世間一了事丈夫亦不枉堂堂地作箇男子如再作一番閒話過去上負父母生育下慙人世供養何以爲人

須知到臘月三十日要遲一刻亦是難得則今日之一刻斷斷不可放過

偶思孔子云自吾得由惡言不入於耳此不獨子路氣質剛棱能禦外侮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子欲應公山之召子路請勿往由此言之聖人形跡之間略涉嫌疑者皆爲子路所匡拂此惡言所以不入也取友之道亦當如此

管蠡之揮鋤不視可謂不貪矣其視黃金與瓦礫無異也展禽之坐懷不亂可謂不淫矣其視女子與木石無異也婁師德之唾面自乾可謂不瞋矣其視面之唾猶不唾也孟敏之破甑不顧可謂不癡矣其視甑之破猶不破也若此者心能不動故也不動則一矣一則誠矣

心如一王必不屈於臣僕之下心如大將必不死於匹夫之手心如美玉必不灰於刼火之中心如鐵劒必不頑於

朽腐之木只要識得心是何物自然意氣增長光輝日新向來氣息奄奄如垂死人正坐不識心耳

向來看得信道二字容易萬仞崖頭劃脚不轉纔謂之信易卦之所謂頻復論語之所謂日月至焉者皆信道不眞之故也所以宣聖教人主忠信又云篤信好學又云忠信所以進德只要鍊得一箇信字成就則誠在其中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國無道至死不變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皆是箇信到十分處要知有九分信仍有一分不信則不得謂之信矣

此心一刻在即人也此心一刻不在即禽也日用動靜間一提撕則去者可還也一不提撕則存者立亡也

處物待朋友之際一以平等心還之則人之憎愛乎我者皆驕之矣然又無儱侗一視之理唯等殺處不過其則謂之平等親之過而翕翕以爇疏之過而淡若行路尊之過而齷齪苛謹卑之過而頤指氣使乃至稱呼之際一拜揖之間稍失其平便非天理人情之則矣然又不可逐事檢點如此即與世浴人無異要之心正則百物皆正所謂動容周旋中禮也

讀白沙集中有云足不踰閾要知事來亦須承當故又云日用間種種應酬隨我所欲又須知學雖未成必無等待之理但事物之來隨其力量而處之無一豪私心與乎其間便能合理若等待學力既成而應之則終不成關門獨坐與事物判作兩橛邪

陶菴集卷第十三終

順德龍鳳鑑校栞

陶菴集卷第十四目錄

繇己錄下

四則

陶菴集卷第十四

繇己錄下

或問二程書義命二字極好不處置是無義也不肖舍是無命也但盡人謀三字詞病多少妄庸人念念不肖舍者亦只爲要人謀耳不若先之以忠信好子曰二程盡人謀三字本無病盡人謀正指合義處如易云人謀鬼謀若不肖舍者衡命也非人謀之謂也

嚴君以闕壯繆所以爲神之故問淳耀淳耀對曰當是誠與直而已嘗曹公之厚禮壯繆也疑有去志遣張遼探之壯繆知遼之爲曹公來也又知曹公之知其有去志之可以殺我而無難也使他人處此委蛇其辭以對而姑爲後圖其亦可以爲忠臣矣壯繆則不然直告以劉主之不可負與己之立效而後去[南]使曹公知己之有去志而已之

言固未可以或欺也此其所以爲誠也先當有言立誠當自不妄語始可謂充類至義之盡者也充不妄語之類以至於盡則誠矣誠則無息無息則久久則神矣然而壯繆之於此豈嘗如後世儒生學士講貫而行之討論而出之哉蓋其天姿之高不待學習而無不利庶幾乎得聖人之一體宜其炳炳乎扁扁乎與日月爭光也若溫太眞之於王敦出陽復入涕泗橫流蓋惟恐敦之疑己而以權譎自售以巧慧自脫雖其事濟功立之後卓然爲晉室宗臣而誠與直則有所不逮矣使壯繆當之吾知其不肩也是故誠而直者神道也僞而曲者鬼道也以權濟經小德出入者雜乎誠僞之閒者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此誠至而天者也神又不足言也

與沈思修談不妄語一節因及誠字之義思修曰恐是天

然如此便好學問如此便不好處有矯强存其間爾予曰今人理路不明只爲避一矯字見人清節則曰矯廉見人寡欲則曰矯情無論彼人非矯縱令矯而爲善亦是他變化氣質譬諸爲將有攻堅穴險之功但當問其矯之之意何如耳如爲名而矯則純是機械變詐不足道也如爲變化氣質而矯則正是復其天然而非有礙於天然顏子大賢夫子猶教之以克己孟子亦云思誠者人之道也曰克曰思皆矯之善者也若今世所謂學問不過揀耳竊鐘藏頭露尾全無一點實心爲己之意皆坐不學問耳豈有眞學問人而反爲無忌憚之小人開一捷徑哉今若避矯之名而以自然爲貴則好色者自然好色好財者自然好財吾不知其可也令融曰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縱是矯而好名當亦不妨予曰此又不然好名之論可以策勵中下人爲其不肖之念已生姑借名之一途鉤引之使出於善爾若立心便從此起則振矜於小節而敗露於大事砥礪於始塗而狼狽於晚節古人如此類者正復不少何異病衰之人服烏附諸藥以益其强藥力一去百病皆作矣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羮見於色蘇子曰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正謂此也不好名之人如眞金不怕火好名之人如鉛錫入火即變是在揀擇而已

偉恭問從事習氣太多憂喜淫欲之根業已深重必須拔去而後可予曰汝莫管已往事亦莫記習氣重不重只要當下明了自然一切截住如堵牆一般有甚習氣障蔽得我且汝說此話時習氣又在那裏駐劄若眞說有習氣都無是處若習氣元無則又何必稱汝稱爾另將一物去壓倒此箇習氣此等見解皆由自迷家寶舍黃金而拈土塊所以生許多顚倒妄想於本分事無分豪相干也予從來受病亦在此處今幸天啟其聰於此中覷得些影蹤自分更不回頭三心兩意所願大家珍重閒話沒幹

先生所著錄己錄向藏邑中湯氏原本二卷陳氏錄入年譜止四分之一非足本也兵燹後無從搜訪姑就陳氏所錄分爲二卷編入集中異日如得足本再行補刊

陶菴集卷弟十四終　　順德龍鳳鏞校栞

詠史樂府

狡兔窟　易水行　曹相國　潁陰侯　刎頸交
平城苦　長沙歎　首鼠行　舞陽君　哀趙郡
秦王府　袁氏歎　許氏客　羊氏女　渡瀘篇
別主歎　海東操　惠風歎　悲臺城　王公怨
胭脂井　石頭城　汚貂行　禹川人　會稽隱
余氏婦　念家山　蚵蛟磯

詠史樂府

狡兔窟

責馮驩也驩爲孟嘗君營三窟以自固於齊其後孟嘗君相魏遂與燕共伐破齊

長鋏歸來債畢收一窟已鑿二窟留長鋏歸來重結齊王不寐君高枕嗟汝窟成傷汝國他年兔葬元無窟君不見趙城有客賣漿徒慷慨勸君歸舊都古來狐死猶邱首兔窟狐狐皆國狗

易水行

誚荊軻也軻欲生刼秦王得約契以報太子謬矣函谷關開五國走督亢圖中一匕首樂生久去丹金臺縱殺秦王誰與守危冠壯髮車中去死灰之人見天意劒光飛去白虹高不敵咸陽祖龍氣吁嗟乎趙城楚地詐已多餧虎反肉世有無欲持約契歸燕都惜哉豈止劒術疎

曹相國

譏曹參也參爲相國不能興禮立樂相君暇豫何吾吾後園吏舍聞歌呼咄嗟吏人相曉無相君亦是高陽徒戚姬春如意死縣官宮中醉不起老雉橫飛十步裏君聖武臣畫一兩不如句酣歌弄白日相君刀筆未有奇膠西長老稱宗師兩生堂堂隨下死相君空爾爲

潁陰侯

美灌嬰也嬰與齊襄王連兵於外故產祿之謀不成

潁陰侯爲呂亦爲劉滎陽一出仍逗留滎陽下爲劉不爲

呂南北兩軍同有主呂家寶玉權爲肩臣功得比清宮列
高廟神靈再悅康九州未見炎精鉞數千年事屢膠轕饑
鷹在臂隨人掣君不見關西男子稱雄傑力埽義兵看國
滅唐亦有人誅敬業（韋孝寬破尉遲迥而楊堅之篡成魏元忠破徐敬業而武曌之勢固）

刎頸交

責張耳也耳餘爲刎頸交同立趙王歇及耳餘相
惡耳從韓信擊破趙斬餘泜水上追殺趙王襄國
刎頸交生年單賤稱雄豪千金購老百金少兩人心如各
相笑雲起龍驤愚者驚爲陳爲趙皆縱橫監門憂一死河
北怨一生將印爾何物千秋破人情泜水義兵誠失策兵
敗猶令廣武慚信都趙後襄國俘生者獨慙厮養卒

平城苦

譏漢高帝也帝自平城歸始以宗室女爲單于閼

氏元封中再以宗室女妻烏孫皆從其國俗
平城苦平城苦七日不食能穀弩圍開一角牽有神女嫁
蠻中不猶愈錦車千乘送蛾眉王顏羞殺胡中姬胡姬已
羞漢未足烏孫又聽歌黃鵠

長沙歎

譏絳侯也絳侯讒賈誼而信袁盎
仕宦去無中人不如車戲雜風塵上書去無相憐不如齎
夫立圖邊男兒有才耀奇世誰識公卿是軍吏蒙君讒救
君死人告周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無事（詔上書譏上止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君心乃在安
陵子噫吁嚱古來樹人多樹棘棗樹懷赤心獻君君不食

首鼠行

譏韓安國也安國辨魏其田蚡事實陰左田蚡
魏其是丞相否壯士何須問杯酒丞相是灌夫族東朝正
爾憐骨肉當年鼠首何曾兩丞相車中怒鞅鞅五百遺金
事已往天下何人絕朋黨

舞陽君

惡女謂也何進異母女弟爲靈帝后母號舞陽君
進欲誅張讓等舞陽君數受宦官賂遺爲其障蔽
進遂遇害
舞陽君家屠羊女入宮曩貴强出入金閨遊紫房牽依省
內安能忘家有將軍讎殺張洪鑪不鼓毛髮長張氏子婦
何氏殃蚊分兩頭相亂傷昔年文母爲妖祥金由南陽國
再亾鉤弋之誅誠則剛漢家英斷歸武皇

哀趙郡

惜北齊趙郡王叡也叡欲出和士開爲士開所害
死於忠也然叡嘗與士開譖殺河南王孝瑜

兗州刺史即日發領軍意氣何輕忽珠簾美女聊相給人
宮仍似握槊時數行詔下誰相雪昔何宿留今何決餘珍
肯受生者慙死者無聲獨流血華林園良有以死見先王
誠已矣冤魂莫恨劉桃枝請問西華門外水

秦王府

責房杜也秦王世民殺建成元吉房杜輩成之李
靖李勣皆不與
秦王府中力士舞君有父兄臣有主金高南山視如土拳
毛騧馬來揚揚昔年射賊餘大黃一矢痛入慈父腸地下
宮中恨無極房公杜公皆有力千古獨誅亾賴賊

袁氏歎

譏劉表也表貽書袁譚袁尚諫其兄弟鬩事甚切
至然詒謀不永後世卒與袁氏同轍

帝笞有二子闕伯與實沈其居各參商其釁日相尋降生
冀州野厥名尙與譚叫交臂仇蠻邦貿首戈戟林百戰虧
股肱一朝並爲禽明明劉荆州憤踊進良箴豈知高樓上
冢子已悲吟

許氏客

美許貢客也孫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客亾匿江
邊策單騎出卒與客遇客擊傷策策遂卒

江東猘兒勇如虎身騎駿馬手擊鼓朝衙强陳偃朱旗莫
奮雄譚搖白羽許家奴客艸中來飛鷹猛射金甲開一死
爲酬吳郡守九泉不避孫文臺君不見橋邊豫子聳長劍
五起不成衣血濺又不見河南小吏懷霜刀閤中董卓惰
欲逃此劍此刀不常有阿瞞老死紅顏手

羊氏女

醜羊后也后以高門之女嘗母天下乃至失身劉
曜極詆司馬家兒其遺穢青史視南風殆有甚焉

南風吹塵塵暗天洛城犂作黃沙田宮女如花委道邊金
墉天人亦瓦全姍笑司馬兒輕薄時世賢八字青蛾點新
粉半生博得新主憐君不見龐蛾親報父冤孫翊妻殺戴
員健婦之名千萬年

渡瀘篇

美諸葛武侯也客有譏侯者曰何不徑伐魏而與
南人相持予曰蜀之南蠻猶吳之山越也山越不
賓則孫權不能不屈膝於魏南蠻不服則武侯不
能不稽討於曹出師表有云思惟北征宜先入南
然則渡瀘者伐魏之始也

三分鼎立英雄爭鄧壺夜縛成都驚丞相渡瀘瀘水淸有
蠶可市刀可耕萬井燒鹽邛火赤丞相自臨添火色五丈
原頭星化石薄田十頃桑八百

別主歎

美徐元直也元直事劉先主其母爲曹操所獲因
辭先主而詣曹

報讐讐已亾讀書書已精結交天下士仗劍求明君天翻
地覆龍戰野疏巾落落輕中夏同心但識鳳與龍國士誰
論陳其馬俯首看心心未變去住君親兩悽戀君恩莫謂
不如親放歸母子重相見古今忠孝全者誰羔能跪乳烏
能慈願向邴公求上藥莫令天水寄當歸

海東操

美管幼安也幼安居遼東廬於山谷晏然若將終
焉公孫度父子歿後所資遣皆不受晚而西歸魏

氏屢下璽書徵之皆上書固辭

海水兮羣飛亂離斯瘼兮吾將疇依夷叔高懿兮柳季已
卑吾奉先人之烝嘗兮吾不敢受人之飧與衣

惠風歎

美愍懷太子妃王氏也妃太尉衍女字惠風劉曜
昭洛陽以妃賜其將喬屬妃義不受辱遂死之

天家昏絕哭未絕離后兵來汚宮闕青宮元妃太尉息齒
劒如歸爾事賊君不見淸酒三升書一紙天高漫漫白沙
起路人愁歎金墉寿還閭勸進排牆年此翁此女何天淵

悲臺城

譏梁武帝也帝雅好奉佛其築淮堰以灌壽陽死
者蓋數十萬人

王鸞鸞嚶嚶夾路守帝在講堂僧衆走千稽足陌贖不回輻

幅詔書稱頓首石頭城北火酣酣歲在丙寅八十三內料
罷供春殿閉鸞飛草長愁江南古來南北本無別不獨涅
槃經內說君不見長淮築堰時壽春百萬爲魚鼈

王公怨

責謝朓也王敬則女爲朓妻朓告敬則反後朓爲
江祏構害歎曰天道其不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
公因我而死

拍張王公心不平兒曹彈作懊儂聲東牀快壻文賦手告
變歸家慙見婦婦欲復讐讐未復尉羅高張廷尉獄朓詩寄言
尉羅者寥廓已高翔吁嗟乎三代史中君不還朓臨終語門賓曰寄語沈公君方爲三代
史不得見遺三代史肯君所知生受交親死無負欒布向雄皆
我師

胭脂井

弔陳後主也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日與張
麗華孔貴嬪等遊宴及隋兵至乃逃於井

臨春閣高雲不流仙女亭亭居上頭挈壺掌事斷更點凝
情轉態無時休百舌黃鸝嬌欲語六宮詩學江郎體蠻牋
照映珊瑚鉤玉樹陵臨文石陛日旰隱囊停細腰百司奏
事紛牛毛手披目覽隨所遭迴身拜謝君王勞吁嗟長江
古天險齊兵周兵君莫管隋家伐鼓轟如雷不似後庭歌
曲緩緩歌曲待兵來胭脂井裏宛青苔家亾國破不可道
故宮秋雨彫宮槐

石頭城

譏褚淵也淵受宋明帝顧託賣國與蕭道成百姓
謠曰可憐石頭城甯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

石頭城高百尺黃羅干付巾幗露車行逢七夕司馬門稱
定策保妻孥輕竹帛銀柱琵琶在誰席山中何郎笑格格
美鬚髯竟何益

污貂行

譏齊明帝也武陵王煜無寵於帝嘗於御坐曲宴
醉伏地貂抄肉柈帝笑曰污貂對曰陛下愛其羽
毛而疏其骨肉

大官一柈肉王子千金貂貂污猶可易忍疏骨肉愛羽毛
莫起後堂山莫射東田鳴剖心置地中何異歛斤肉君不
見蕭家挺藕與杯漿不問典籤不得嘗累葉洪枝皆自翻
臨湘別自有蕭郎

禹川人

哀張彪也彪初在若邪山爲羣盜後奉表梁元帝
及陳文帝據震澤將還據會稽彪部將沈泰甲進

等叛之彪遂敗走獨與妻楊氏及一大黃蒼入若
邪山中陳文帝遣人殺之欲迎其妻其妻誓死不
辱遂許爲尼彪友人陸山才嗟泰等背叛刊詩吳
昌門

若邪壯士七尺身生死爲梁不爲陳雖然不及陳興國亦
是當時雄傑人萬騎翻城多部曲潛身獨上山巔宿夜半
火來爭所頭黃蒼驚叫青蛾哭一哭田橫命何短再哭人
心不如犬

會稽隱

詠夏統也統會稽人隱於海濱晉史載賈充遇統
其事甚奇

會稽先生隱空谷不笑不言心若木竭來市藥洛城遊城
中哀哀多王侯曹馬自爭儂自隱濁河清濟不同流水嬉

未罷狂歌起一合乾坤驚不已晉朝太尉面如灰載得旌旗愁落水太尉魏臣還晉臣子胥之曲聞不聞

余氏婦

美節婦也建州余洪敬妻鄭氏爲南唐將王建封所略不屈以獻查文徽文徽欲以薦牀席鄭氏以大義責之文徽慙乃還其夫

烈烈建州婦奇節天下驚乍可充庖死難爲薦枕生將軍案劍光如水欲殺蛾眉翻自恥幾回齡齡無柰何卻付蘗砧歸故里道旁愧殺無限人辱身未得全其身

念家山

弔李後主也後主嘗演念家山舊曲

家山破家山破宮中一唱還衆和霓裳曲霓裳曲古時聲慢今時速今時江水古時流六朝不見令人愁新音繁手

椒房出花翻葉落如清秋樂工曹生空案譜不比中宮邀醉舞舞殘金縷葬娥皇玉環在臂留悲傷民間傳得家山曲處處歌塵繞畫梁妖淫感召兵戈起興亾只在聲音裏吳苑荒涼走麋鹿石頭蒙幕生荊杞此時的的念家山宮娥徹盡無人彈長江遍是黃花水春夢悠悠只暫還

蚵蛾磯

傷汪台符也台符歙人有王佐材以書干南唐烈祖爲宋齊邱所忌使人誘台符乘舟痛飲推沈石城蚵蛾磯下

蚵蛾磯水瀰瀰磯下醉翁呼不起曾持牋上兩行書寫出胸中萬卷餘長揖陛舟論管樂立談當世比嚴徐生平奴視九華叟老語槎枒耳鉗口屈原漁父兩冥冥翻憐君醉人盡醒君不來兮醉亦得不見西山漁釣客同時陳陶亦有台輔之器以齊邱忌之隱於西山後仙去

陶菴集卷第十五終

順德龍鳳鐘校栞

陶菴集卷弟十六目錄

和陶詩

飲酒　形贈影　影答形　神釋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口號　與殷晉安別　於王撫軍座送客　答龐參軍　乞食　連雨獨飲　詠三良　詠二疏　詠荊軻　癸卯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答龐參軍　讀山海經　遊斜川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止酒　停雲　示周掾祖謝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九日閒居　己酉歲九月九日　贈羊長史　還舊居　歲莫和張常侍　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　詠貧士　雜詩　歸田園居　擬古　時運　勸農　移居　和劉柴桑　庚戌歲九月於西田穫蚕稻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穫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酬劉柴桑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陶菴集卷弟十六

和陶詩

和飲酒二十首

辛巳杪冬客海虞榮木樓賓朋不來霰雪蕭然唯蘇氏兄弟和陶詩一帙連日吟諷因舉酒自沃次韵飲酒詩如左益亦陶公所云閒居寡懷紙墨遂多者也

我生勞造化如器陶埏之一入圜方閒永離胚渾時縱心覩虞唐履運傷今茲憂樂兩糾纏孤胸積羣疑沃以一尊酒形影相攜持

平生麋鹿姿結愛林與山誤懷濟物心汩沒俗中言一經如法律亭疑三十年彼哉曲學生功名已流傳

鍾期不常有我自得我情營道亦千祿入世仍逃名蕩蕩

宋華子莫知魯儒生如醉被雷燒此骨不受鶩清狂牽如初嚶嚶將何成

飛鳥銜我髮是夕亦夢飛飛遭金九翼塌心中悲車弄有役夫夢醒心依依憶爲南面王悔使魂魄歸夢覺兩茫茫羨更迭爲盛衰未辨覺非夢飲矣休猗違

朝光入山樓棲鳥已驚喧攬裳曝新陽暖氣無顏偏仰視天宇清得我簷背山山中出岫雲變滅何時還我心正惆悵默與風鈴言

聾明而瞽聰尚存一者是是非兩變易乃復成譽毀深居觀物態至竟爾爲爾蚊眉棲蟭螟廁床幻錦綺

挂書在牛角仰面思豪英虎爭一鴻溝割棄父子情舜禹安在哉所持奪與傾蕭條二千年不見岐陽鳴痛飲呼豎子斯人豈狂生

白雪豔清冬、流風送餘姿梅花獨先覺蓓蕾動高枝巡簷一笑粲所得乃經奇艸木有雕鐫我心無思爲一悟衆妙門嘯然脫馽羈

吳趨百貨集日中市門開輕重各相得龜貝俱滿懷一夫操尺擘堅臥與時乖問子何高尚又復非巖棲什襲誠已勤不如薦塗泥答言萬乘寶貴與連城諸捉裾使爾觀我甯懷寶迷一市更徘笑拂衣吾將回

北山顧孱顏陟自城之隅風急毛髮寒四顧多荒塗一笑語山英我至爾勿驅逝汲清洽泉浣此憂患餘高棲斯可約豈必神麗居

戰伐揚兵塵飢荒殣行道懷哉漆室憂髮白豈待老酌此三雅杯如雨洒枯槁枯多雨未足一溉邑亦好丹砂何時成天地祕鴻寶置我塵壒間商歌望八表

萬馬脫轡頭豈有獨立時舉世尚肇帨我亦繡其簪顧念古人心將無不在茲微言較分寸中蘊邱山疑長嘯上東門恐爲時俗欺安得蓋世雄障江使東之

醉鄉無町畦我亦踐斯境陶令終日醉次公終日醒醒醉盡稱狂醉者得要領生平鈍如槌觴至便脫穎猶嫌醉鄉人身後名炳炳

我從嘐水來新知喜我至我從琴川歸故友邀我醉新故兩相於何獨安卽次本追河汾遊不慕主父貴至言如醽醪咽之有雋味

逾壯添一丁酒徒飲我宅醉歌尚盈耳殤去杳無跡古來大聖人乃衍蠶斯百豈無襄陵鄧亦有香山白此理范蠡然而我何歎惜

我有小弱弟授以田何經經史略上口羽毛新欲成與伦百里別母歎寒暑更嗟我貧負米嗟汝勤趨庭祝汝勿學我赤霄奮雄鳴孤雲飛寒原鶺鴒有深情

至樂走馬獵好之能發風君看日月曜自在金庭中聖人守中規塞極乃得通所以若縣言天道猶張弓

少小味義根探珠云可得歲月難把玩冉冉向不惑墜緒既微茫賢關屢開塞一室且蕪穢況乃活邦國逝將耕守田稼穡在元默

我友兩三人夭枉皆未仕覃思頗追古苦節徇求己彼貽君房言我懷貢公阢何知彈指間相牽赴蒿里使我爲塗人學問失綱紀老驥疲欲休修畛浩無止俯仰百慮熾欣耿或可恃

我愛陶夫子遇氣合清眞遺民羯柴桑默語如飲醇有時荷鋤歸悅喜良苗新薄醉便忘天急觴欲推秦後此李諫

仙胸中亦無塵王侯輕蟬翼紀叟獨殷勤以我學二子顧覺風期親有如桃花源漁子能問津傾壺就釣碣漉酒裁疏巾安用聖人爲臣今中聖人

和形贈影

海鯤能化鵬麥有爲蓬時當其鵬與蓬故我豈戀之如何我與爾百年拘係茲雖非膠漆堅坐臥如有期不見爾去我爾又無留思日月兩跳丸俯仰情悽洒去去囂紫庭徳室恐受疑屋漏如可菅爲我商一鮮

和影答形

一鏡持照君盡見君妍拙餘鏡復照我鏡鏡皆肖絕君我同鏡華等無可喜悅念居歷刼中幾聚還幾別君清我之明君沒我之滅終無至人術水火不濡契感此相因依微分爲君竭木葉將幹殼一覩無優劣

和神釋

我在天地間肖貌則斯著刀匕利可滅我獨無新故譬造土偶者泥水相依附泥潰復歸土曾聞昔人語今我與二子假合爲同處我動爾豈知爾行我仍住生滅一瞬間那復由氣數多君束縛我遣化閒家具冰炭成哀樂波瀾生毀譽如今棄不將不待將不去禪家有死時將不去之說猛虎在山林獨往無怖懼至人如孩提不學兼不慮

和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口號

昆陽舟中遇雪作

歲暮多烈風同雲復冥冥邅迴百里間亦似千里情憶我寒梅花茲晨笑紫荊喧啾下鳥雀剝啄來友生豈知孤蓬下一笑雙眼明決決文澌流遙遙巖岫平舟重既晨發路迷且宵征所欣豐歲祥農扈可以耕兼悲凍死骨不見蔓

艸縈一觴酬袁安媿爾千秋名

和與殷晉安別

送天河令徐孟新

臨岐多淡然別後心長勤況茲萬里遊隔我平生親綵紛人膠庠得子成芳鄰俛仰二十年不異夕與晨循道豈有殊眷此行藏分我居子獻策莊苒踰冬春人歸筐盍簪客去詠停雲章縫及銅墨笑談阻清因所願酌貪泉不改吳生貧上言敬皇休下言撫烝人

和於王撫軍坐送客

再送徐孟新

我昔遊西江春盡花艸雕竹間墜猨狖木杪間催歸子今行此道我夢猶依依夢中與子行既覺乃乖違交淡欲無言事歡宜塞悲羣龍今滿朝火辰揚其輝氣糧兼策馬尚恨功名遲贈子青蘭花以當瓊玖遺

和荅龐參軍

三送徐孟新

宜陽蠻蜑國頗習中州言蒼山擁縣城隱几如邱園閑咀馬檳榔靜詠春陵篇喧喧銅鼓中琴歌獨悠然我欲往從之奮飛無階緣佇聞嘉政聲憤懣當一宣吾家老涪翁清風滿江山將子留妙染餘事垂千年

和乞食

方朔雖長身侏儒頗笑之貧欲去揚子避席反遜辭嗟予累口腹此日貿貿來堂下設麤食筵肯置殘杯對之聲我顏强詠衡門詩事事遜淵明獨如彼寡才才拙性復剛我窮眞自貽

和連雨獨飲

影與我爲雙無解此煢然孤斟勸我影終勝監史閒缸花鑒深杯起舞駢騙躚欣感兩何爲我上不有天天豈讓一夫久處安排先乘流且安行遇坎當徐還庶幾風波中養此艸木年不見桃李花去去無多言

和詠三良

忠臣死社稷忽若鴻毛遺不聞棄髮膚下薦螻蟻微堂堂百夫特殺身奉恩私清血沾便房遊魂依繐帷小節亦何有君德良已虧不見蹇叔徒黃髮各有歸蒼然墓木拱死豈忘塞逮遺風既塗顙容悅更相希訖泣與佞哀生作牛山悲吾誠愛吾鼎不願衣人衣

和詠二疏

仕宦如飲酒酒半當辭去環坐式號呼甯復有佳趣二疏荅在漢抗志黃鵠舉天子重元寮儲君惜賢傅蜚遯竟超

然歎息動行路便便夸毗子登龍左右顧進慕鐘鼎擅遐邀朋黨譽白首纓華簪此豈眞急務陶公棄五斗千載符風素高車感傾覆曠語發深悟伊子老匹夫無復羇絏慮富貴倘不免斯理久昭著

和詠荊軻

六國本蚩蚩弱姬而爲嬴并鋒指督亢太子呼荊卿雪泣視日影戴頭入咸京金汪豈再擲不待彼客行秦强賓盜馬楚霸用絕纓取士以度外能屈四海英憶昨燕市上劍歌有雄聲狗屠與漸離皆足托死生拈掇苦不廣自致匕匕驚丹誠昧大計軻亦負虛名客中有此奇寄在何門庭早進黃金臺當值數十城狂燕非一笞臨發乃經營豈唯劍術疏好謀不好成千秋博浪椎一擊非凡情

和癸亥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偉恭初爲博士弟子作此示之

毛義非通人意與當世絕撫茲劬勞願衝門未能開寄食漂母餐養高袁安雪進退欲如何終然抱孤潔今朝講肆開俎豆爲爾設躧躧嫺學子遊戲亦可悅所願遵周行肯修有芳烈既擷三春華仍存貫霜節吾衰甚矣夫邱園將牧拙不見同人文語默本無別

和荅龐參軍

送侯生記原遊北雍

養眞衡茅我讀我書瑤珠玉璇斐然清娛豈無雅曲駭彼爰居子非侯芑載酒吾廬子有羣從維席之珍穆穆醇酒不可疏親艸木同臭列伊昔人一室邈然天涯比鄰嘉運遘會撫情孜孜天闇既開將子謂之策爾名驥陳我佹詩嗟老羞卑亦匪我思緩子旬日終當離分子遄行矣謝感招欣屹屹燕臺亭亭吳雲豈必風翮嘉聲遙聞人音綢繆黃鐘獨鳴泉盧先得陋彼撩零祈祈國胄集於上京鶴起爭高龍盤靡窮陶陶朱夏颯來雄風六翮既有在盈宜沖抗手一揖鼓琴三終爰贈爰處各敬乃躬

和讀山海經十三首

陶詩多遊仙語疑公讀抱朴子和之予讀陶隱居眞誥有感而仿兩公之意

今日晝景清雨翻蕉葉疏眞氣一回薄虛白生我廬緬懷千載人授記得奇書中苞仙五品旁載鬼一車華陽有高隱靈筆勤記疏開帙再三歎我豈火宅俱願學張激子闖然遇山圖慧業有先後精誠或相如

隱居高蹈士長揖賓龍顏靈風結遐想駐彼無窮年千秋征虜亭不遠句曲山吾欲劇醪醴誰當餐至言

我聞與甯中龍書滿山邱許君及揚羲靈氣相與儔眞經有淵源此書導其流逝追長史轍改字爲遠遊

仙人紫清妃偶景匹陰陽假合夫婦名二曜同久長凡夫想搔背終不見神光咄哉張陵術誤人赤與黃

矩世積悲愁窓房生愛憐舟車載人罪送入羅酆山高眞發慷喟嚾嚾有苦言世智等蜉蝣不思龜雀年

吾家子陽翁服餌兼艸本頹齡九十餘忍死臥空谷朝剝桃皮食莫赴黃泉浴丹成入霞門玉晨光照燭

阿映初得道百鬼來太陰周鮑嚴白虎捕詰紛如林人馬忽驚散空中有佳音火鈴是何物旌此勤苦心

荊棘滿人世中藏火棗長翹棘出火棗啖之亦尋常鸞音倡作曲鳳腦剖爲糧來去若飛鳥遊戲天中央

天地咎崩分英雄競馳走秦項與曹劉百戰爭勝負下視

山澤曜蔚然亦何有豈知賓四明坐落此曹後
琅花非一葉丹鑪滿山海徹形入空虛無在無不在千誠
一不過遐落俄成悔風火誠可憎日月不相待
仙釋本一機如月在標指因煩而領無此事出生死內欲
存中黃外不遺踐履三官倘鈎玄虛皇信可恃
青烏本凡材朱純實賤士直以辛勤故飈輪爲之止高人
體蕭蕭視彼奴隸爾有心如石英得不許斧子
浮世眞肉人寄身忝仙才清都有朋舊聯袂望我來岐塗
與素絲舉目堪疑猜過此少味矣我生豈徒哉

和遊斜川

遊桃花澗觀水作

山行無肯期佳處輒小休愛此巖壑名慰我寂寞遊沿緣
一水曲目運心自流泗洑類修蛇呀呷如驚鷗尋源忽而

止惆悵復經邱邱中鼓勝鳴關關互相傳農歌隔田水此
倡疑彼酬丈人吾師乎知有秦漢不枕流雖未能樂水且
忘憂顧慚濠濮趣天機猶外求

和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沈生隱居城南有地數百弓鑿渠通水雜植珍木
予與唐陳二三子以春晴訪之留飲海棠花下遥
望夾岸桃花與平疇相映悠然樂之因取陶公語
名其亭曰懷新并題詩二首而去

狂笞間桃源漁人一來踐躡尋久未得愴恨豈能免番番
市南翁跡邇心自緬力穡同齊民傳家師上善手植千樹
花春至令人遠我行流水上心蕩不知返遊侶亦相忘緣
源弄清淺
舊穀滿場圃知子良非貧糟牀注春醪酬汝四體勤開軒
一笑粲莫適爲主人蕣芽花乳香鱠縷銀絲新咄嗟行酒
炙童僕皆欣欣中原有格鬬行子勞問津不能濟時代甘
與農圃鄰逝辭謝景夷來就劉遺民

和止酒

與偉恭共申戒殺之禁因戲和陶公此詩詩中有
云好味止園葵是公亦學佛作家
答和岐亭詩見殺即勸止欲將不見聞攝人見聞裏邇來
縱鸞刀老饕何氏子嘗彼剛制酒爲酒復徵喜默思喪亂
來冤魂呼不起糟豬恣咀嚼春磨無天理朱粲云醉人肉
如糟豬黃巢有春磨是生皆惡死何分物與己己物既不分徵命亦同矣
斷殺有頓漸梵網頓制底苑以來毗尼漸制悲力無涯涘縱嘲儒入墨殺
牛遜論祀

和停雲

黃文旦敬淪楚產也談性理之學兼通世務以計
借路阻紆軫過嘐抵掌而談有詩見贈於其行也

和停雲詩答之

密雲在郊憐其思雨瞻望金臺道路修阻傾蓋得朋孤琴
載撫爾驂既停我輔斯伴有晦者學千禮冥濛我障我疏
如彼河江月出皎兮談話西窗抗懷古初棹鞅以從春葩
躍林秋喪其榮子落華芬孔思周情於古有言斯邁斯征
尊聞行知以勗鄙生水有澄波松無改柯輿衛具矣式鳴
鸞和鼓鼓蒼生望子實多我亦枕戈如祖生何

和示周掾祖謝

夏鎮謁先聖廟作

此邦本尚武弦誦亦可欣投戈拜宣聖感彼歌風人地屬徐之
沛縣有漢高帝遺跡我來訪遺黎兵烽歲相因膠鬲隔荆杞孤兔競

來臻豪聖兩歇絕英圖竟無聞延頸待賊刃拜跽良已勤
士人云今年流寇以三四騎穿土城而過居人奔避吾間
不暇其不及避者皆長跽受刃不復敢以一矢向
古黔夫牧守祭四鄰淮海未云晏浩歎黃河濱

和始化鎮軍參軍經曲阿

過武城泊甲馬營驛村中秫米已瓠居民頗有樂
生之意偶至野老周渭南家與之談有足異者因
誦陶詩云日倦川塗異心念山澤居次韵以贈渭
南

客行倦永久晨夕無可書此鄉風土佳宛爾吳會如青蘘
繞場圃早榻垂交衢中藏十畝園溝塍自通疏主人種瓜
者銀青莫可紆丁壯合二起兒童課三餘我非賈大夫思
與李主居冥飛學歸鴻樂遊隨儵魚不知誰迫我心勝乃
爾拘驅驅黃金臺愧爾南陽廬

和九日閒居

癸未九日寓京邸寄偉恭及諸親舊

羇心如秋艸方枯已旋生良辰過我壽端憂乃無名厲厲
驚飈嚴瞪瞪山雪明朔雁流寒影邊鞞動悲聲古之豪俊
人感此多促齡我獨胡爲爾尊開且徐傾平吟懷惠連默
對思公榮知音不在側何以訴中情願爲雙飛鴻羽翼不
可成

和己酉歲九月九日

晨風鴥北林好音時一交噫之忽不樂寔柯已秋彫搔首
望薊邱策馬欲登高終風卷蟲沙萬里暗雍沈歎自騷
肩斗酒躅煩勞酒半生清悲焚我腸胃焦遙遙知此心獨
有五柳陶浮名棄之去千載同今朝

和贈羊長史

請假南還經樂毅墓作貽同年二三子

七雄皆橫騖君臣相詫虞明明望諸君丹青照遺書金臺
久摧塌邱隴存舊都輒云士一怀峻巖不可踰我來觀國
光艱難撫皇輿寤思明義存寐與精誠俱南轅過良鄉拔
劍心躊躇騎切今在軍嚴疆定何如乾坤日蕭索江海多
榛蕪問誰列周行翕習乃多娛壯士方虎步廟謨慎勿疏
西當封蜻函南請徵荆舒

和還舊居

假裘已傷離望門反愁歸吾生如波瀾流坎皆可悲潛身
學閉關卷舌謝百非玩思天地心編刻古所遺眞交二三
子相見語依依譚諧未及終急景已相催萬境如簷花當
盛便有衰童子勿弄影憂樂付一揮

和歲莫和張常侍

寒夜與所知小飲

朔風鳴枯桑寒冰合井泉萬物皆知時夫我獨何言翳翳
掩蘭室心思惄已緊故人一來斯音旨良未愆問訊我無
恙單車度千山笑指青鏡中攜此白髮還莫景來飛騰儒
墨兩徵纏坐忘先師訓無聞送華年逝水昧還期菁華知
暗遷一觴且盡醉醉醒兩茫然

和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

送侯生智合看梅西山

西崦有佳花首春烟霧積良遊阻塵鞅耿耿懷狂笞野寺
流晨鐘雲林矯風翮湖山光皎鏡千里如不隔之子天機
深平吟謝形役一持金石韵如與清賞易幽探方悄勤況
復暫離析寄言山中人參取庭前柏山中有僧談臨濟禪智合將從參學

和詠貧士七首

平生昭工軻遇物心依依孤燈倚空壁思偕寒女輝力少
意自多如走不逐飛盛夏賦行役淩冬復來歸崎嶇何所
得所得寒與飢逝展丈夫雄永釋兒女悲
我興曠古懷不見羲與軒章甫豈不好未能易邱園疲馬
愁路岐破劍銷炎煙曷以抗老飢道書讀且研南鄰不厭
子講德有微言原憲蓬蒿人誰謂賜也賢
孫登彈一弦陶有無弦琴宮商雖嶷嵯千載流孤音客有
爲予言枉尺靳直尋軒渠聊對客酒貴吾不斟亭亭山上
松高節爲衆欽韓云異語默而不同此心
朝得故人書緘題日枉婁鄭超宗同年寄書至開緘醫十觴天末遙
獻酬杞國憂天傾嫠婦恤宗周哀哉許汜輩乃懷田舍憂
赤風蕩中原飛鳥止其儔傾筐謀一醉已矣慙苟求
坎坎伐檀者乃在河之干山榛有深恩遐隱於伶官吾道

若拱璧豈以買盤飧應知賢達人亦迫飢與寒清風灑空
虛永慕陋巷顏猪肝累鄉邑去去之河關
落花墜茵席其半隨飛蓬緊豈賦命殊無心成化工絳灌
排賈生何侯薦兩龔得失自在彼屈伸將無同默思塞翁
旨固窮有餘通逃富豈情與執鞭未可從
好遊非蜀嚴亦歷四五州出處雲無心頗與簾肆儔滅釜
然孤炊投錢酌清流我生如百艸遑代春雨憂客來仰屋
梁有諾多不酬問我何苦心居貧宜進修

和雜詩十一首

刼風吹南山化作海底塵四大互騰轉忽然有吾身狂馳
百年中擾擾分怨親豈知冰炭懷靜與虛空鄰有生會歸
盡有夜會嚮晨星鐙兩翳幻吾將問化人
精衛何其愚塡海欲成嶺夸父持杖走猛氣逐日景彼爲
不可成至竟同灰冷予持一寸膠澄彼江漢永大明扶陽
烏螢尾滅無影儒門誠淡泊分道貴同騁身中艸賊敗信
矣煙塵靜
細物有蚍蜉撼樹不自量下士笑大道如路擬諸房翼然
望觚稜何者爲中央河汾稱釋迦龍門紀伯陽信美未探
本多岐誤羊腸
夸者爭榮名幾人能至老孔翠傷其尾明膏不肉体中台
星未坼金谷酒將燥此時褰裳去豈非見幾蚤咄哉彼蟯
蛔丸糞死猶抱相韋入厭門歎息復何道
拔劍登高臺曠望悲楚豫誰爲虎傅翼餧肉使騰翥厚下
有長策兵食急可去如何截足趾而爲適屨慮惟水載覆
舟民情兩相如奔鯨挾駭浪跌蕩安得住平生湖海客高
臥恐無處棟折將壓人國僑能無懼

醜者自云妍言醜輒不喜撫鏡百醜呈何與言者事刀鋸
不可嘗謙果有深意古來苦硬人我獨不相值飛光轉簷
宇流莫何其駛四千嗟無聞百念都棄置
正風何沖融楚騷淺以迫元封逮建安祖述遞阡陌波瀾
漲庾鮑酉帥雄甫白崎嶇文章境坐使堂奧窄吾觀道與
文不啻分主客永言思無邪性情有眞宅
漢儒於六經寢食猶農桑千百抒什一蹐駁米與糠後人
恣揀汰適道資贏糧回斡倖雲漢條通儷陰陽我耕君食
之此意勤可傷側聞斲輪言冥會神無方林中日觀易如
舉瑤池觴
能預曲江遊龍樓拜元端有詔推史才慙愧邱明遷貞女
恥自衒歷歷已華顛我豈利齒哉名可啟而殆東方隱金
門龐蘊空世緣季孟參處之志在淵明篇

高人夏仲御木石隱會稽兒撫賈太尉拂衣歸蒼崖阮公稱曠達奇志寓詠懷竟造九錫文此穢天可彌君子終日行不使輜重離應龍潛元闕曷識翮與羈寔乎飄風旋不消還不虧

鑠石始南薰折緜始微涼秋鴻隨陽來春鶯定巢梁喆人見未形如矢來無鄉風詩戒綢繆周易謹履霜此意久欲吐復恐吾言長

和歸田園居六首

予欲耕無田欲觀無園偶讀容城先生和陶詩二百安得十畝宅背山復臨淵是亦貧者之作也因本其意和之使偉恭諷於座隅以爲嬉笑焉

家無環堵宮予隨家大人佩屋以居所至思買山何異俟河清人壽期千年安得如古人采山復臨淵敬受十賚文賚以北阪

田巖棲高百層老屋餘三間湖江流東西竹木縈後岸中央置講堂文史浩如煙歌風復蹈雅樂死忘華顛此意恐蹉跎飛光去閑閑畫餅不可飡詼諧聊復然

櫪馬貪棧豆至死困羈鞅涸魚縱老湫豈復有還想物性限通塞喆人矢長往逍遙漆園吏簡潔彭澤長顏延年陶微君謙廉深簡潔天全不求鑿性褊聊自廣脫略世教外報我以鹵莽

菊潭有甘泉飲者壽古稀華陽有眞境遊者憺忘歸安得乘飛輪靈風卷行衣選麗盡所愜研神永無違

村毗不解事安意城市娛豈知金閨彥亦復懷村墟超遙至人心適我成安居視世等塵露視身同槭株樂是蓬蒿間中心常晏如東鄰牙籌多西鄰木石餘雖俗更相詡至竟皆空虛爾有倘非有吾無豈眞無

天道夷且簡人情險而曲乘雲招松喬高屋翹吾足蘇軾詩題足高屋下見羣兒柴桑有深意會者唯玉局酣歌豈足恃日月如轉燭冥靈忘春秋朝菌限昏旭

吳山如好女恣態浮綺陌往買二頃田飲河心易適梅開玉雪眩風落霧雨夕五湖白浩浩攬取入簷隙花鳥吾友于文賦爾僕役野老課耕牧家人勤紡績此意信悠哉夢遊果何益

和擬古九首

嚴雪秀松柏勁秋彫蒲柳貞脆各有終金石獨堅久鬱鬱復鬱鬱起坐思親友出門無所見入室對吾酒山川多白雲契闊兩媿負非無千黃金不敵寸心厚寸心豈云多市道乃無有

朝見東日升莫見西日終咄哉宴安毒懷之劇兵戎大禹惜寸陰卓爲天下雄千秋長沙孫榮木悲勁風往古去不

極來今浩無窮詎忍學艸木悠悠時序中亭亭采桑女清光映城隅羅衣形纖手皎若春蕖舒芳風何飄颻薄莫歸重廬行子皆歎息願言與之居空簾隔星漢白露委離蕪淵意不可道蹇修定何如

步上姑胥臺悲風來大荒古墳何嶕嶢下有黃金堂寶衣化寒灰月露浩茫茫寿朝割據時復作繁華場侯王及厮役聚斂歸北邙感此拔劍舞青山爲低昂秉燭方視夜欲忽明東方我非好名人亦起羊公傷

秦王索趙璧舉國莫能完相如睨殿柱猛氣衝危冠歸逢廉將軍煦嫗有好顏兩虎不私鬬九泥封函關奄奄曹李徒竟死持兩端如彼千歲狐伏匿齮桁彈道遠識良驥烏多知孤鸞惻愴無衣子誰爲共歲寒

弱年見承平自謂長如茲一從更事來世已非舟時雖虎

橫井陘黃流混瀰淄仗劒出門去行行復孤疑路逢季主
儔問彼龜筴辭龜筴不我告黽勉自所思仁義心所安皇
天不吾欺寫水置平地東西任所之撫琴操倚蘭亂之以
佛詩

華月漾閨景絲管含清和美人如飛鸞楚舞能吳歌歌竟
蘭膏滅永夜歡情多嚶嚶巧言鳥榮榮朱槿華華落鳥飛
去榆豔其如何

萬物互膠轕至人獨天遊太倉含稊米稊米含九州心棲
無何鄉水定橋自流纖塵點靈臺蔽翳同山邱堂奧開西
竺合轍推莊周斯言有妙理當以寂寞求吾友夏子云列子近仙莊子近
佛

崇蘭有遺芳幽谷行采采斯須落鮑肆坐覺清芬改脂車
適崑邱檥舟濟滄海日短道路長況復堪久待潔清存靈
神矢之以靡悔

和時運

再遊城南沈氏園亭作

翩翩同人藹藹芳朝非駕非舟卽彼近郊新蒔泛泚溫煦
凝霄一雨如絲溪卉皆苗悠悠方塘我纓旣濯膽膽清昭
載遊載矚時節來斯悵如未足寓目成賞式陶且樂笞經
魯邦吟詠清沂古人邈矣浩歎遙歸蓋香在懷獨弦是揮
豈有榮名投竿以追班荊蔭松指日吾廬雉雊登壟鳴行
爛如弟子撰杖先生提壺物我欣欣一歡在子

和勸農

惟我海壖雜居四民兼貧擅富滑其醇眞流庸失業旱蝗
相因易子而食幾如宋人辛巳歲大荒民相食稽古農皇爰及唐稷
無有舄鹵而不播殖吉貝廡麥功比力穡輒云療飢必需
鼎食有淥春與膏此原陸牛犁整齊男婦悅穆隻雞祭社
其至麈逐坐賈行商不如野宿博戲誠樂豈窓難久居有
僮指出有鄰耦古稱區種十斛一畝棄稷弗務咄汝遊手
樂歲厚積凶猶勤匱有匱靡積汝復奚冀肥磽同疇勞逸
異至驗彼收穫惰農斯愧同是烝民或生邊鄙爐爛有期
鋒刃是履此焉不思旣災一軌爾耕爾畬一變俗美

和移居二首

移家寓邱氏鄰園作

我營瓜牛廬君乃推大宅暑憎竹柏陰寒底風雨夕一從
嬾惰來事事避形役不能理牆屋牽許均茵席身非漆園
吏蘧廬如夙昔來此誠偶爾去彼非蕩析
鄰翁天機深不讀書與詩我爲道今古旨學頗有之日出
長營營日入無所思青青舍北松識彼年少時見人無揖
讓親疏並如茲祝爾勿入城恐遭童子欺

和和劉柴桑

我經山澤間細行毋疇躊今茲荷天力靜寄田園居牆連
友生家竹映從弟廬流水周屋下雞鳴應遙墟閒訪齊民
術精微在留畜并日時一操習氣通勞劬賓階綠苔長蕭
徹禮數無去去久如茲人代自相疏默哂桃源人衣食煩
百須彼居旣不出我往定焉如

和庚戌歲九月於西田穫早稻

伯父正宇先生老於南畮種樹穿池皆有深意予
移居相近日盤桓場圃之間因仿坡公意取淵明
詩有及艸木蔬穀者次韻五首以呈

西郊青冥色在此長林端主人未梳頭先報竹平安風吹
雨裛時客來但遙觀獨行籬落中細斬惡竹還今年驚蟄

蚤筍萌破春寒烹燠雜羹臛餽餉周貧難我來吟空庭高與不可干橫空一縞鶴識此清癯顏此君本蕭蕭與世無相關兩袖清泠風相對亦可歎

和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穫

旋桃結水濱雀梅出牆隈我涎如飢蛟飽噉兼袖懷園丁裁接時巧與物性諧澆培三四年根高可棲雞曾愛花萼好提壺賞周回再來見綠葉節序迅可哀舍南蒲萄藤滿架微花開清香落巵酒玉山自傾頹野芳遞滋蔓野情無張乖尋玩艸木性甘從山澤棲

和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村居如修齋餅罍笑艱窮有時思雞豚往預社案中獨有三畝園霏靡無凶豐新蔵養耆齒老非延溫風閉門種蕪菁可禦一歲終食肉智常昏采山趣彌沖堯禹眞父老未

謝玉食隆棄機從漢陰孺齒懷碧嵩

和酬劉柴桑

芝菌含雲氣不屑生道周紫蘭本孤芳抽莖待素秋獨有大宛麻扶疏繞西疇八穀性雖良能復勝此不服胡麻能服穀陶宏景云八穀之中唯此爲良服食嗤子房赤松豈堪遊

和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芙蕖開方塘晨朝倚輕颸有如翠幕中秦女卷紅衣元天一滴露夜氣杳微微浮榮笑朱槿假色羞戎葵鄭樵云女人以葵漬粉傅顏爲假色我來高柳陰默坐觀盛衰畏此芳香徹卻扇不敢揮魚鳥日親狎怡悵歸田遲蒲荒菱復少池上合空悲

陶菴集卷弟十六終　　順德龍鳳鏞校栞

陶菴集卷第十七目錄

四言詩

題程孝直畫蘭　題葉石農聽田水圖

五言古詩

詠史二十四首　次韻和東坡岐亭詩五首　秋日過子顯再次岐亭詩韻　再疊青韻寄張元里　和坡公歲莫三首　書懷寄奉常張篤業先生　暑日見耕者歎之　遣興三首　陳烈婦詩　偕子宣子顯啟霖德符入西山看梅　望廬嶽　泊舟行江北村落　送友人會試　再和坡公歲莫三詩　題嫩拙齋　送侯豫瞻銓部　送雍瞻赴南都五首　釋褐後寄偉恭

陶菴集卷第十七

四言詩

題程孝直畫蘭

猗與秋蘭植彼中阿有馥其花有黃其葩雖曰幽深厥美彌嘉之子之遠我勞如何

題葉石農聽田水圖

儒邪禪邪波瀾莫二絕澗斷漢孰知其意我嘗問之石農之隱笑而不答彼何人哉雲中一鶴攄落華芬浩然天放置邱壑中儒邪禪邪糟粕已夫吾師丈人田水可娛水流花開水窮雲起於傳有之知者樂水

五言古詩

詠史二十四首

鸞鷟常特棲騶裏辭服箱古來俊傑人不在亾主堂六國

昔崩分豈無賢與良青蠅飛竿旌讒妾踞瑤房屈原既放逐楚事以徂壞信陵見猜疑蛙黽遊大梁悠悠狡童心仁義愁我腸逝言空國都啖食恣虎狼往車有折軸後駕宜周防願迴目睫智一爲辨圖方

至治合柔德大淵何油油吾觀五千言精意良可求孝文尚清淨我人以和休被冕事上帝几杖懷諸侯輕稅道則貉偃兵世如周雲門雖未作面夏憺忘憂誰與用趙張綱密仍吞舟

瓦注自然巧金注自然昏注者豈有異外重亾其存智略逢世資利欲汨本原貧賤生富貴富貴入貶門君子遠凶德小人惑讒言不見楚春申晚節困李園

氾水據帝圖功高意已怠患此爭功人而雖盡葅醢艸艸叔孫生彌縫雜鄙猥遂令鞅斯毒流漫亙千載漢在井田

亾漢亾族誅在卓哉魯兩生抱經竄山海
白起善合變首身乃分蘇蒙氏制險塞骨肉遭參夷李斯
非先王門誅祇其尸王翦滅六國三世厭隨之此人徇功
名快意無不爲所斬恬餘蜜頭顱積邱坻謂天如覆匿天
道竟有知宣尼戒餘殃曲逆悔六奇明明周與召秉德干
載師
章邯將烏合禽滅數諸侯蹉跎竟失計刎首於廢邱泣河
不溢水負薪無完裘韓白諒不支斯人復奚尤不見陽和
至蒼鷹自化鳩
皇漢傳八葉殃源始椒房五侯連甲宅旌節夜有光大角
纏逆氣三辰失天綱便便文墨士桀犬吠中央勢重賢爲
侯權移陰脅陽史臣謹災異可以告明王
燕昭笞下士樂毅何賢哉雲龍欻然合豈必駿骨媒一說

連五國長驅盡東來殘兵哭濟西青社遂成灰戰伐天未
厭仁義我所裁明王忽不御貝錦人甯臺鴟夷待國士駛
驅賜庸才再拜黃鵠舉遺書使人哀
季子過洛陽買臣還會稽當時路人心盡是嫂與妻勢利
徼涓源陰權生瓴梯達心亮先見寡識至今迷上蔡犬可
牽牽之若龍驤華亭鶴可聽聽之若天雞
建光失神阿桑雍遂盤據根株連紫房日夜興黨錮慷慨
二三公奮髯欲收捕虹蜺揚其輝牢獄竟塡聚殄瘁憂邦
國烽煙逼王輅小人亦剝廬曝骨紛無數清議死不泯劇
賊尚瞻顧浸潯蜈九錫未敢移漢祚至今襄城野突兀李
膺墓憤景人空蒼蕭蕭殺狐兔
淮陰萬少年王孫獨鶴起貪狼絆京索批亢無堅壘燕趙
既探囊三齊復折箠假王化爲眞畫繡榮閭里响嘔命亭
長爲德何當爾再拜謝君王小人誠自恥豈知平生言恂
恂猶在耳窮鳥空入懷竟負鍾離子明朝走狗烹公亦隨
亾矣咄咄魯朱家匹夫猶隱死
闕于帳下牽泯水賁軍將立談獻奇策決勝良足尙外黃
一小兒燕壁一廝養全君與活國傑立萬夫上相馬遺
黃相士收偶儻十步有芳艸斯言詎云妄
威獸未入漢郅支方挽强子公仗劍怒一戰殪戎王捷書
纔視艸劾奏已成章大臣衡與顯搖筆侍巖廊臂論妨射
虎聲頹坐貪狼何人泣李廣永毒壯士腸
吾觀哀平間二士心相於一士耽荒宴一士敎詩書一士
醉投轄一士貧揜廬若云任運妙一士良恢疏若云立德
善一士守其初窗知天下亂性命咸崎嶇虎咥不擇人鵝
飢不擇魚方信古人言亂邦不可居

猛虎踐機牙刲屠在鸞刀須臾決嗟嗟去百夫不敢要伯愼
固名士義眞亦人豪持節臨中州奮劍淸黃妖仲類小豎
子殺之如燎毛時來生猶豫事往空鬱陶一變萬歲塲再
變當塗高
飾嫠爲嫁女飾櫝爲賣珠女棄珠亦投我賤彼反須鄒生
述神怪本與仁義俱王侯駭談端擁篲爭先趨古道委榛
莽淫詞濫笙竽遂令燕齊士怯舌談怪迂鮑魚腥沙邱巫
蠱亂鼎湖哀哉一言失臚傳多賤儒
高岡至神鳳此蹟曠千年明穆豈不會要非彼所賢伯鸞
初處室耕織詠遺編容裔來上京超遙觀八埏道消謝尼
父心結求魯連避地固知幾賃舂亦中權五噫滿天地散
人皋亭煙
雲屋鑿神仙垂羅隔煙霧玉階夭桃花無情亦見妒婉彼

管與趙故年將薄姬逝存貫霜心耿闕朝日姿雙飛既連
娟獨立猶低垂珠玉語塵沙餘光莫照之君肯咥咥笑此
笑甚於悲蒙恩相顧問貴賤隨聲移感此一寸心爲誦王
雎詩後世逞淫昏燕燕吁堪危

陶公經世士擁懷枉田疇如彼江湖濱頗代濟者愁人無
訪諸葛我亦傲檀侯寄此醉醒間以聽時運流如何嗷名
子捷徑橫山邱

神龍非騰蛇伸屈繇我身天飛苟無時曠世藏其鱗龐公
生漢季道與唐虞鄰堂堂劉荊州可望不可親搨來牀下
客乃是隆中人太息三分畫而後知其因

五馬既南渡亂流何滂滂離石方虓闞鄴都復猘狂符開
關陝竟李割庸蜀疆魚羊歌慕容五將讖老羌時來互驤
首運去爭履腸南北斷如嚩漂流逮隋唐彼以無道得宜

以無道亾生靈獨何罪天問莫能詳

葦籥本伊者玉尺傳周鎬化與陰陽流樂由和平造鄭女
若飛鸞秦宮象蓬島此時閭正聲覺淡不覺好賣常師古
雖妙達逞妍巧同奏楊廣舟何人蒙絕倒

槐柳羅甲第松柏蔭邱園邱園長寂寂飛蓋自過門朝遊
子戚宅莫入聖卿里結託要路津自謂長如此繁華如激
箭厭患無停波衣裾一輕撇悔來當奈何始信蔣詡徑求
羊可以過

越王戰笠澤兩翼分精兵還憶會稽時此曹多未生丁年
懷大辱白首定雄名蚩蚩燕太子剋期遣荊卿

次韻和東坡岐亭詩五首

坡公岐亭詩五首其第二首爲勸陳季常戒殺而
作近代和者頗多友人張子顯語予曰子姑現老

齋公身而爲說法予勉應其意如坡詩之數

吾師貪得魚不憎魚化汁屠伯嗜殺牛不見牛眼淫嗟彼
殺業多所以遭汝得彼債既已償汝憂差獨急微性憐朱
朱愚仁救鴨鴨三品戒庖廚百鑪謝巾羃獸炭與松明入
鑊平等赤象鼻與韭菹入喉平等白深坐不橫參大歡不
汚噴敢邀天公憐庶免佛子泣靜念古賢人飢驅食常鍵
今我餘神蔬猶堪饗嘉客推此告同心曩殄非雖集
笞有愚小兒垂死思肉汁世人與彼同談食口常淫大罰
方後隨無肴汝猶得胡然一嚬甘易此八難急列鬲因雞
豚排籤幾鴨鴨驅驅黑業中何由發其羃我喜周生廚堆
盤葵蓼赤我念隋帝庖剖蛤毫光白爲生雖有累如僧但
加嚬爲帝苟推心何異下車泣所嗟願力微不救世界缺
鷲刀啟烝嘗折俎供賓客大哉食時觀觀彼諸苦集

鍊炭薪炊煙肩玉煑微汁此人快意時有如魚在淫苦樂
更共之麤糲安可得明者勇持戒不異救頭急憐魚如金
魚憎鴨比花鴨心心生慈雲大地爲之羃念有天地來川
原屢殷赤人肉賤於狗所斬無黑白及今全盛時嬉遊多
岸幘當思酒肉臭足感鬼神泣魯叟笞彌縫羃雲補其闕
悲憫共因緣門庭相主客永然舍老饕來同蓮社集

嘗酌醍醐漿不貪魚饗汁嘗挹朝夕池不戀涔蹠淫五戒
空外空十善得無得放者尚云非殺者獨何急憎蟲翻縛
羅絞糧因飯鴨頭倒生愛憎何異蟹行羃今人遇勞瞪目
眩成紫赤及共視根還唯餘鼻端白悟茲空萬緣如風墮
輕幘無生自無殺無笑自無泣大明懸三光下照諸陷阱
殺心如一塵眾塵合爲客曩然冰釋時酒肆許汝集
張生靜者流初亦好米汁偶然逢佳賓澆灌必臥淫以予

淡蕩人間懷忘失得敲詩銅鉢殷談禪藥鋒急禪頌舉斬貓詩歌追射鴨殺活不可拘俊氣固難羈近知鯨飲非久厭鸞刀赤箴規同周何倡和謝元白願合舍集掌無臥獸抱幘緬然識浪中悵矣楊朱泣誓將一指微堙彼河江缺因舉岐亭詩恬吟諷豪客客勿笑其迂編劉已成集

秋日過子顒再次岐亭詩韻

秋堂展舊題長嘯呼茗汁清吹高寥寥新桐翠猶溼幽居嫩可恕萬事忘亦得看君掉麈鞅學道心最急高天瞻龍鸞破竈遠鵝鴨留客酒滿盆蔬果不用羅坐久林月生半酣雙腳赤微吟笛年句俯仰慙虛白似僧餘鬚髯爲儒負巾幘漫與無風雅取代四生泣蟲葉鑴窗陰蝸涎篆牆缺念唯酬故人何當問辭客多謝張長公斯文乃遙集長公謂張元里

再疊寿韵寄張元里

新詩洊上來拍案翻墨汁飈飈清風生浹洽元氣溼想見含毫時妻孥笑相得龐公不解事度物何急急村社散雞豚比鄰斷鵝鴨落筆無端倪追虛破蒙羅嗟予苦吟多不見龜眼赤何當舉偏師背城搏韓白高談落塵毛大笑墮巾幘一洗萬古懷不恤眞宰泣秋風注糟牀研罌牽無欲尚有無味禪差足飽嘉客心與德操塑鹿門斯可集

和坡公歲莫三詩

饒歲

秋禾頃不登穫覈忝爲佐村中需半菽市上騰百貨風俗有往來饒遺無小大哀哀迫歲除禮失安敢臥歎世者賤儒惘默驚獨座民窮如抽裂官急甚舂磨憂汝雙手空坐看佳節過蘇公在今日鄉風不忍和蘇詩落句云亦欲舉鄉風獨倡無人和

別歲

酒人方卜夜顧景患其遲魯戈挽頹陽西逝不可追夙子肆娛弄心情蕩無涯紛然憂患并歎爾移歲時攬鏡瘦如鶴遙羨雞鶩肥霜日到簷宇攪我三春悲悲來未能遣歲復與我辭念念不停住能無催早衰

守歲

春風破殘臘溪壑驚龍蛇有如胸中物芒角不可遮感此芳歲遒健者夫如何昫嫗命兒童我靜波勿譁椒酒未盡傾街鼓已三撾微吟杜陵句可怕莫景斜杜守歲詩四十景斜明朝過飛騰莫今三十矣勗哉今夕心十年豈蹉跎一笑問三彭此語將無訴

書懷寄奉常張篤棄先生

昔公理吾吳我首未弁冕雖蟲出試席公見爲一莞謂此

龍之媒可使受羈絡我時先其儔召喜心內報文章足波瀾經史異關鍵修途恐喫蹶欲到須重繭退復自思惟公言敢不勉況今科目文堂奧甚蹇淺丹雘變空質青紫堪立蹇蹉跎遂錯料捫足無可搔踏事防觸藩閉門學卷蠻一鬼笑不休三年涕常泫念彼荷殳者丁年備蒐獮致果敵王愾足使微分踐不然農扈春竭力事畎畎田毛供粢盛亦免顏赧靦嗟我敦詩書所得較彼鮮邪徑羞偪側古道守嬰孩奉檄者何人心焉痛如剸側聞公南來車牛已加轢終如被凍蠅奮翅隔門限仰視滄浪天飛鴻落我眼再拜寄一言心勞未能展

暑日見耕者歎之

我行適田野火雲何盤盤農夫荷鋤過揮汗流食簞側身還讓畔敬我儒衣冠見此發深愧我何良自安憶昨經高

門涼風韻琅玕八珍將九醞曩殄非一端席間行炙人也
復沾盤飧豈知力耕者秋至有飢寒鞭朴晝夜加骨肉晝
夜剜驅驅六合內數步殊悲歡天豈賤稼穡此人難復難
誰爲撫循吏借之隴上看

遣興三首

雷殷后土涇八表何濛濛艸芽青未已麥爛多生蟲老農
坐咨嗟穰穀漸不充願爲蒿下雀飛去空倉中飢死情雖
難追呼跡已窮三歎語府主昔歲何其豐
憑高送春目氣霧何霏霏軍書頻點行健者皆不歸奔鯨
駭中州鑿齒窺天畿蕭條楚豫間人瘦烏鳶肥昔年豪俊
人喜見海水飛豈知東山客惻惻心多違
著書茨簷下花落滿窗扉雙履懸一壁二儀甄十指羅慙
王霸略李悟損益理古之閉關人心尚或如此有客笑咥

咥寂寞徒爲爾不若看雲霄黃鵠去何已

陳烈婦詩

烈婦者吳江士人張士柏妻夫死守志依中表以
居夫兄與市魁徐某善逼令易節不從徐乃篡取
至家欲污之烈婦以死拒得免訟於邑令章某某
先受徐愬且有高下其手者遂誣烈婦曰若適徐
三日徐已定情矣今復欲背之邪婦恚憤以語觸
令令繫烈婦獄欲逼使歸徐度終不可乃出之會
御史路公振飛按吳烈婦偕其父赴愬松江路仍
欲下其牒吳江烈婦曰若然者吾節不白不如死
公旨乃出白刃自刎路亟命救之血已漬然流矣
視其衣皆縫紉百結蓋先爲必死計也予聞而哀
之爲製陳烈婦詩

嚴雪秀松柏芳風扇桃李結根兩不移貞脆互相鄙婉婉
吳江婦束身事君子端音夙所尚淑貌詎敢毀永言同二
儀作配齊終始
歡來無遐期感至乃兼常關關翰林鳥失一難爲翔金鏡
掩虛室瓊琴謝高張抱命死有歸故雄安可忘六親既單
微匹婦易周章
孽生蕭牆邇義動金石固有狐來綏綏無梁速我渡擕爾
致素辭爾言何乃酬雨絕無還雲河流豈西注疾風振微
綃可裂不可污
其姬方待火公孫强委禽篡取歸其家昏夜相陵臨抗憤
呼昊天天高鬱沈沈如葵終衛足匪石豈轉心欲揕讐人
胸而奈力不任
握蘭墜鮑肆懷芳復歸來摩娑金鐺刀微命待汝裁所未

明貞堅默然良獨悲甘棠有陰訟鉤距間良才爾爾愬邑
宰激湯成瓊瑰
節義蔑世久羣醜惜孤姸曾史誣以盜蹻跖目以賢剜茲
幽閨中沒齒誰相宣簡墨置我旁伍伯夾我荊舉頭竟戴
盆欲雪何因緣
盛夏飛嚴霜清晝鳴鵂鶹夫家問新婦爾志可改不一齊
空有言二庭乃良謀答言微志存至死明薰蕕挾長復持
短餘哇通大幽
昧旦起旁皇旁皇復躊躕煩惘及衣衫縫紉連裙襦側聞
繡衣使持斧來東吳薄言偕吾親赴愬百里餘懷哉報所
天行矣畢賤軀
厲厲心如丹皚皚氣成雪峩峩堂上冠渫渫庭下血妾身
既分明一瞑從茲決貞風非外奬哀響絲中切誓此道路

觀媿彼葛夫傑

偕子宣子灝啟霖德符人西山看梅

溯舟清川涘山氣一以佳朝暾射谷口蕭蕭生煙華左林積繁霜右渚揮白沙客心大無賴目月生豪奢

矐步虎山橋平湖白浩浩霧斂遠峰出風輕片帆好感彼鴟夷皮我生何艸艸濟勝亦不慙芒鞵足幽討

山經蟒蛇腹花深行毋遲籬落互開遮松栝相蔽虧挺挺大夫閒秀此冰雪姿獨立信有鄰晚芳詎無時

日高飢鳥囀谷靜疏鐘度梵宇壓扉顏欲上仍倚樹山僧拙逢迎惡艸爲客具佛日誠可貪奈爲春色誤

班荆羅酒漿選石坐奇偶四顧葛瓊瑤一朝落吾手山農日住山眞賞不能有輟耕觀狂夫彼此笑開口

巖洞有佳名躋攀生崎嶇相顧儔侶閒清冰夏眉鬚樂幽

未云遠歷險良已愚檐首告山英留我雲一區

望廬嶽

我生癖山水蠟屐饒幾兩十載思匡廬髣髴勞意匠揚瀾左里閒歸棹今始濡大澤收煙虹青天削屏障堂堂韓白軍落落侯伯狀變化根虛無尊嚴合雄放朝昏無端倪欲語但惆悵三日經潯陽一雨助清漲雨止生白雲山山氣騰上劃然躋巖腰緜亙億千丈如彼葛國琛明堂受無讓

旁豁四五峰偃蹇失背向一峰獨中立肅穆類圭瑒忽見白龍飛乃是巖漢颺想象萬壑雷壯夫色彫悴羈遲千里外心迹兩還妨近愧猿鶴幽遠慙仙釋矚名山如故人欲別手難抗夜夢騎茅龍陵歷頗奔壯晨興獨長謠懷哉未能暢

泊舟行江北村落

磅礴田中牛飛飛田上鵲老農分稻針仰視雲影落荷葉引桔槔麥路通略彴鄰里更叫呼山歌應林薄客本江南人厭閒江北惡牛犢化刀劒雞犬遭殺掠茲焉偶盤礴幽意了可攫舉策數隄柳褰衣弄場藿佇鳴邱中琴靜想林下酌始知干戈地別有耕稼樂居者焉得知悠悠向寥廓

送友人會試三首

坐君新堂中餐君脫粟飯不語知將離浩思一以滿悠悠西笑多渺渺朔塗遠櫪馬嘶有聲青陽近將暖丈夫憂黎元攬轡安得緩悵望東山雲無心已過巖

燕雀從風飛劃見孤鳳皇竹實未肯食刷云謀稻粱空名滿東海一金不盈囊魯肅既指困鄭公方治裘拔劍爲爾舞飢寒亦胡傷高歌隈臺酒彎弧射天狼

交知滿我壽有懷未敢吐與子平生言懷懷豈無故古調

蘇巧彈直躬羞跼步惆悵梁父吟中宵各狂顧白日曜陽林商飈吹海樹隔我雲與泥相思夢中路

再和坡公歲莫三詩

魏歲

呼童賒歲酒酒至無可佐有客能分甘閭如到奇貨承筐兔首尖挂壁猪肝大旋社釜上塵鋪兔雪中臥念自飢荒來怪事傳客座樹皮塡腹腸人肉出春磨安得中山醪頹然千日過感歎故人情獨謠仍獨和

別歲

六驥馳九衢驥駛影反遲如何歲月徂有驥莫能追日子結髮來意廣心無涯下言砥媚學上言匡危時鼎鼎三十年不慕輕與肥所以濩落久亦無老大悲我如主人爾歲如行客餞願同松柏堅庶免蒲柳衰

守歲

火辰曖明暉歲乃狂龍蛇我持人子身聲影兩藏遮此夕
飲藍尾親歡復如何座隅有季弟覓裹聲喧譁一脚跳虎
子兩頭持鼓撾家督顧之笑起視斗柄斜幼者行復長長
者已蹉跎詩成中弟書聊與僮僕誇

題娛拙齋

禽巧莫如鵲巢成鳩得居人巧莫如匠身蔭他家廬謂此
二物巧斯言豈誠與拙莫於愚公巧極於衆狙狙詐明所
遮守拙樂有餘君家黃山中先世多藏書載書到嘐水一
塵寄菰蘆尊有濁酒香餅有脫粟儲胸中謝機利日覺心
神舒拙用何囂囂拙效姑徐徐我吟娛拙詩詩拙復何如

送侯豫瞻銓部

賢達不妄出忠孝從所務靜爲南陔詠春暉滿庭樹遲迴

方北征搖裔復南騖曠野臥杭稻嚴城墜霜露舟車奔王
命晨昏難久駐大哉豐沛都建立甚完固天塹浩呼淘龍
虎鬱盤互選部貴清通英僚接鵷鷺明明水鏡姿觸事展
心悟天下今未平此邦囷征賦識者推其源頗謂舉劾誤
夫子敬王猷秉哲佐當路既精山公鑒彌深康樂趣遊盤
値休浣灑落命毫素況間迎養期斑綵及春煦袞袞長安
客此樂誰敢妒蹇予方覽觀呼嶸守章句躊躇十年心豈
其雕蟲故赤霄奮鸞鳳白水囷鯢鮒雖然異賢愚敢不懷
散聚天海莽空闊飛沈終一遇此意緬縱橫驪歌歌日莫

送雍瞻赴南都

天馬有逸步大鏞無卑音志士懷令猷穆哉秉濟心似褒
迎修景遊矚帶陽林驅驅指京洛文物鬱崟岑
崟岑晉城闕窈窕吳山水東南富形勝環海同書軌王風
被中區大雅方盈耳義心纂古調神聽唯君子
君子共情素結言在貞堅攜持申篤好如彼軫與弦營道
賞濶眞遭物心詎遷嗟予集于蓼端憂望雲天
雲天既開豁雪雰亦回互悠悠俗化訛睊睊疲當路紛吾
漆室憂伫子金門步磨治量賈言滌蕩鄒枚賦
鄒枚固懷祿量賈亦昧時時哉無卷舒安用賢傑爲磷緇
既云謝溫潤宜有施攬轡良自今古訓以相貽

釋褐後寄偉恭

崇禎十六載南宮開選場當春寇未退計車頗旁皇詔用
秋八月廣額登俊良帝御皇極殿發策垂天章揆日唱甲
乙釋褐遵典常子忝平流進法得授曹郎休假未獲請思
親淚滂滂今晨南雁飛數行寄汝旁念與汝別時煩燥侵
衣裳斯文蘇陳輩鵷鷺互攜將肯登三詔嚴慕彼鴻鵠翔

既讀客城詩永懷百鍊鋼帆力疾脫兔歟忽過維揚淮水
方暴漲訇哮雷聲長長年盡股栗肯有覆水航河伯匄我
命奪食飢蛟腸亭堠孤屹屹河之水湯湯上有團團天下
有古戰場捩航漕河口十里一澤梁下流若地窖上流若
天倉豪髮一失勢叩頭不可禳漸近梁山濼飢民惡如狼
進退正惶惑間賊破武昌故相伏劍死烝黎墮沸湯中夜
仰天歎星月無晶光我行將安之魚爛四海瘡稍肯過任
城濟陰遥在望水木類江表幽探暫相羊傳聞寇搪突獨
畏孔子堂想見絲竹聲魯壁尚洋洋上嘉魯連子下思馬
賓王一矢誠倜儻藹言亦琅琅陳迹鬱連連清源接幽滄
大都焚蕩後物色難具詳人都秋蕭瑟疾風卷高岡挂壁
略見蟻鳴籬絕無螢子病蟾終試誰使强澈昂友生劇天
倫可憎遷分張座主山陰公風神照巖廊清冰絕汁滓大

珪不斷方實我金石韻協以宮與商知我負烈氣勉以桂
與薑顧予慙曩賢公乃韓歐陽伏覩天子聖自責如禹湯
共驛伏四罪熒惑移災祥臨軒徐茂異皇盼爲悅康惕息
朝內士曷以贊虞唐眠食今粗安酒酹三四觴赤側漸餐
去僧貨騂充囊最苦贏馬頭蹀蹀塵沙黃閉戶學蟄折出
戶旋已忘顧惟倔强姿不恥溝壑僵安得棄生平如彼轉
糞蜣所以公卿門干謁竟未嘗餘外順坎流不用强論量
親寿雖奉書苦語總遮藏汝爲從容說懼勿使惻傷時方
掄史才儲國之棟梁爭門或迕指此態豈可當我欲拂衣
歸齋待一月壇舊路不可行匹馬從東方吳雪雖苦寒不
敵薊北霜豫畜明鏡槃照我髭鬢蒼一言先語汝努力學
佐王黜刑謀補息如我事已忙滅筆再三歎霑襟淵淋浪

陶菴集卷第十七終

順德龍鳳鏞校栞

七言古詩

閻立本畫鎮諫圖歌　周文矩嵇康彈琴圖歌　少年走馬行　首春將之江右張子宣德符拏舟相送入郡西諸山遊陟數日因爲醉歌　小孤山　送侯氏五子赴省豫章　野人歎　三弦曲　江南春二首和倪元鎮作　云渡上人別久過訪并示近詩喜而有作　北客行　何孝童詩　贈萬寰中鍊師　書懷寄侯廣成學使　虞山喫虎肉作　贈武林陸麗京　諸同人攜榼來就吾家賀余舉子戲成雜言一章　邑中團練士著侯雍瞻要予偕諸人往觀因集仍貽堂郎事有作　白鸚鵡歌　豪鷹歌　虎圖歌　賣棗兒　燕姬歎　廟鐙二市歌　續麗人行　次坡公韻題美人照水圖　陶公歸來圖詩次劉靜脩先生韻　霜哺篇　附

七言古詩

閻立本畫鎮諫圖歌

松圖詩老鑒別殊視我唐人鎮諫圖誰其畫者閻立本絹素完好精神俱畫中髣髴在雖口雄姿風氣鍾佳麗白日雷霆縱遊獵青春臺殿收名姝刻天甲觀不時起老臣元逢昧死過一陳蒼生愛晉四再陳先業自勞劬三陳兵疲及人怨皇矣漢祖誠師模殿上頓然變顏色橫眉力士來虎狼扶將下殿趾砧几速令鼠首懸高竿可憐此臣亦狡獪鑑鑑先貫腰脅狙攀樹情知將攀檻雲威不得撓其膚怪事宮奴傳入內紫宿再再來叢塗口冷若話未及竟遥看雷色浮眉鬚我觀此畫三歎息筆之所到與史符畫手生年亦奇士凌煙曾貌英衛徒貞觀致治齊代少魏徵直諫天下無田舍老翁恨欲殺明德一言天笑愉厥後賢妃諫薄伐疏草質直如盤盂憎哉弦在矢已發豪釐一失千年徂玉關西開瀚海洪馴至邊鎮生憂虞乃知進圖寓諫諫近思遠慮皆區區使知僭國重補闕何況聖朝疏廟謨小臣賤妾蟻與蝨務令一一盡其愚粉墨丹青向千載城傾國破如斯須陵空想隨金盌出頭面不比蘭亭摹何當持此獻密勿萬有一補良非迂丈人收藏姑自娛

周文矩嵇康彈琴圖歌

蕭蕭撼撼萬木聲月落未落餘古繁窗中一人天骨清好鍛以外琴理精素手明徽相與善彈出生平廣陵散本是孤音世不知未經形解仙猶遠風聲漢漢山精寒薔薇肩瘦頭來落難子期師曠索傳倡憂水焦火生怨氣影迴旁海

復靡從一鐙吹滅去如水他年魁魅鬼合沙與子爭明非此鬼吾不見孫登有琴唯一弦彈時響象然不然

少年走馬行

秋風入城秋艸黃秋天如水秋郊長少年跨馬蹋煙去楚製短衣身手强檣檣銀鞍行道左人馬安冒兒者情側身忽若鵰翅翻纏結鞍韉無不安城南古水橫匹練劃見晴空飛紫電去驚白日追四蹶來羨長風牽一線玉鞭雖長不及鞭無塵有影眞龍媒杜陵野老邑胸張見此何殊天下材去冬萬騎抵京室宮軍馬遲渠馬宗大冠修劍不枝撐匝流有似陳陶澤今年還騎捌載歸諸將論功更不疑青禾白豆豢駑馬飽食只怕邊風吹安得少年不愛死驅此萬匹向燕市直出榆關發三矢走馬歸來只如此

首春將之江右張子宜德符拏舟相送入郡西諸山

遊陟數日因爲醉歌

春風作花滿江縣行子衣裳帶冰霰黝黝舟鼓不可止朋舊相逢嬾相見張郎十載論膠漆一門國士歡遊衍念我遠適勞筋形攜我山中百壺餞山浮濃翠染肌膚花亞繁枝明縞練二儀風霧變斯須已下峰巔猶目眩連夕鐙明酒灩灩夢中不憶身貧賤大旗十丈卷樓船銅弩千羣驅驛傳卻看夢醒餘孤舟一望平波去如箭

小孤山

大孤倡披如屨脫小孤崢嶸如角出兩孤爭奇吾取小直上千尋有雄質九江東下雷殷殷九天忽落眞將軍舟如單騎偶突過回看樓櫓穿層雲舟人指點煙鬟峭翠羽金支出祠廟仰天大笑是虛無卻望彭郎還一笑彭郎磯與小孤山相對俗稱小姑嫁彭郎蓋誤孤爲姑也

送侯氏五子赴省豫章

雲山漫漫起座隅千里卻向庭闈趨東辭建業上湖口遠勢欲與青天俱大江簸蕩驚龍珠一水一雲皆可娛白鷗驚飛入寒霧中流擊鼓吹笙竽路經匡廬少躊躕彩翠可與來時殊撥雲直上問五老丈夫與爾同崎嶇湖亭轉柁江樓晉一卷奇文壓裘重弛裘再拜嘉慶畢細數合離顏色動此時江海遙相望孤城愁見落日黃天涯應生滕王閣指點浮雲何處長

野人歎

野人歎息中原亂戰馬憑陵歲將半燕齊杳杳無信來但聞官吏多逃竄東南財賦如山邱漕河一帶眞咽喉無計滅之仗天力春深淫雨雷不得

野人歎息王師勞秦賊楚賊如蝟毛攻城掠野官吏死大江以北民皆皆昨日民頭挂高樹祭明祝賊賊已去（時草疏皆詆賊爲死賊）

野人歎息年歲惡池中掘井井底涸飛蝗引子來蔽天幸苦將身事田作朝廷加派時時有哭訴官司但搖手歸逢吏胥狀路邊蔽裘快馬行索錢

野人歎息朝無人朝中朋黨如魚鱗十官召對九官黨簾中腰下皆黃張不知何人理陰陽頻年巨倉四海荒我欲上書詆朝士又恐人呼妄男子

野人歎息江南苦遊手姦民勇城虎跳刮測心作羣盜公然持兵刃官府四海已有微風搖鼎魚帑燕防焚燒城中富兒不憂恤村童多出留上客

三弦曲

世上三弦聲促促最愛陸生彈一曲邑鄙珍重君肯來卻

似風海拾珠玉有時蹤搜吳歌磬合商技羽圓明月萬金鈴一時旋兩三黃鸝相鬬鳴有時正宮出其口鐵柱冰車偏得手塞外秋枯鵰鸚飛關榆夜落風沙走忽然幽咽不可言憶在浦間清猿一一鶴聲哀明月冊冊還佩遊湘魂忽然悲絕變爲喜如在吳趨萬花裏笑嬉歌嘯蟲首娘口吟舌話爲肩子我問陸生十載前此技誰擅君誰傳答言少小愛人骨千生萬劫夜不眠弦調手歌曲能訂以譜爲師以心聽學成彈向大江南翻怪異雜無敢應我聞生言歌息多萬事眞須自琢磨我有一弦挂在壁世無鍾期當奈何

江南春二首和倪元鎮作

綠芒如雨吹柳盛筍採鷺泛泛金塘靜美人同上木蘭舟弱棹長歌背月影春風滿把春歌合落紅殘雨胭脂井碧湖陵邑青山無言向人立眼看柳絮飛爲萍有酒不飲將何營

二月輕花兼嫩筍偶低柳合林中靜春思能生綺陌煙春風吹動西山影淘酒若若山店冷眼花不識吳王井曾時富貴鳥銜巾今作露嚴山下塵世事多流光急競雨爭風遊騎淫一片花飛追不及寂寂橫塘春草碧爲啼只在舊吳邑勸君秉燭花間立年來物變如轉萍二豪在傷徒營

云渡上人別久過訪並示近詩喜而有作

筏師別我歲屢改勇制天視住南海黑風羅刹不得侵一片袈裟化重雲今年歸休明月明乃知筏也歸吳山爲言海浪大如屋金毛玉髻何時攀卻到吳山訪耆宿有者可誅筍可斷巢烏聒聒棲簷猛虎依依來暖足以茲卓錫在山腰忽憶遺民是故交一宿人間桑樹下他年候汝虎溪橋我聽師言淚感歎老我猶歌白石嘲欲依佛日未離家空誤儒冠難靖亂師言此事且勿論留詩一卷清心魂詩心禪骨良有以得似冰梨沁牙齒江南谷有沸季潭君步屧人從此始

北客行

皇帝十二年三月□□稍載仍北突中堂旋請貶街亭督府欲同繫南粵軍聞有客薊門來問之欲語仍低徊徐言去年霜華白□□關人背恨限□□歸貶遷山野雜種崩騰失眞假箭飛柳水不得停隱架紅旗賣漿曾打幾南山左五十城城城縻嬲如魚蒙高閣七關蒼茫迷搭鬬死帶嗜

鳴聲可憐儒將身姓盧十年橫槊騰氣驕樂羊名下論書滿鉅鹿城南身首殊東省何人逗留久百年青社俄失守朝聞露布揭天來莫見橫尸遍地有隆準共識高皇孫金枝化作煩冤根白刃無聲腦塗地盡驅紅袖齊東門介馬馱馱項領破一線青山容易過宮軍向後展黃旗拾得銀章如斗大傳聞寶瓶收雜民卻有德王宮裏人龍子龍孫盡相失城南城北空傷春是時北客言未畢我謝此人休再述鼻鼾爪帶盡嚅唲血污遊魂豈倉卒雒陽地震生白毛保定空中聞鼓妖□□去雨愁絕天下何日開咸韶民說宮軍能殺敵羅尚李特皆不可北門縣馬聞更騎大鄉長槍向□□

何孝童詩有序

孝童名萬京字叔鴻松江俞塘里人幼穎異日誦

數千言其父以貧故不能延師教之然萬京孝友性成不待教督而自合於善父有疾萬京爲衣不解帶久之不寢萬京告於母曰兒將請於天以身代父之死供養二親有兩兒在其母切禁之然亦不慮萬京果死也萬京每晨興則向日而拜語刺刺不休如是者數日父忽謂曰吾疾不可爲矣天方炎熱亟求布襪我萬京即號哭出門走家人咸謂其求布也合天大雷而萬京薄莫不歸其母忽憶將言心動出至溪上得萬京遺履乃知其赴水死久矣善泅者沒水得其屍腹無勺水衆驚異焉其宗人學憲吾萬化爲作傳稱不藝萬京年或曰年十四五矣予讀萬京之志近乎思高京之行近乎小過使居聖門志在一致其爲高柴之流無疑

也或疑萬京死未幾其父亦死何請代而不得邪夫以周公之聖史稱其齊祓爲質請代武王武王有繆後而崩是周公亦終不得代武王也何疑於萬京蓋萬京之所能爲者人也萬京之所不能爲者天也予哀其志爲賦何孝童詩將以愧世俗之不顧父母者焉

何家有童子其年方十餘朝出采梓哪作食莫歸晝荻睡作書白日高黃泉深郎罷有疾傷兒心淚向黃泉傾身向白日郎罷不登兒請代走茫茫兮舍西東翻身投水如投空江魚有情河伯流孤鏡青凝阿母立精衛亾愚公死百身莫贖何家子趨苞溫嶠是何人千古煌煌照青史

贈萬寰中錬師

萬昌眞人天骨奇虬鬚直視面有威十三工文隸博士二十仗劍遊京師金師不能畱儒服不可羈丹霄路縹緲茅里登峩眉峩眉老翁憐爾誠天皇一卷授青囊縹帳風葉葉玉鸞聲琤琤職授星中官名書不死庭乾撒南箕電父下莫持祕咒龍神驚伐狐破古塚返魂通上清只今蹤跡遍南國綸巾赤舄人人識或過社樹鬼先逃或立醮壇神被動有病不求盧扁醫回天那許京兆測上谷書生吾所賢生平異事如羊權一符一水俄寂然我驚此事夜無寐明日從師求學仙

書懷寄侯廣成學使

廬山蒼蒼戛南斗吐雨洩雲無不有公行按士此山背三見江氣變揚州公望重如冰壺鵬飛雖有爭先趨手持撥棹作梁楫人言大匠天下無時今四海一家大章已變閻日五色翻綵鏤脂也可憐大哥藍塊何由行文章已變雨滴滴坐看奴僕擁旌旄赤丸夜探文吏死白羽畫插旗頭高卻憶成宏比三五政化清平文簡古邱王文橋出詞林劉謝時才居政府此日英靈可車載豈唯江右生賢輔雖然皇祖新樸樕要是有司持爐炭我今思得公畫數十人參錯天下如星辰一爲斯文斡元氣再爲海內清風塵

虞山喫虎肉作

猛虎入山山氣惡腥風倒射巖石落雨三寸咆不藏虎謂是旄牛未生角拖虎之吭擊虎尾虎驚不及施牙齒東奔無頃赤刀制南山已彼白頭死老夫羈旅春盤空短衣匹馬行山中坐分羹臛飽欲死拔劍四顧吾何功村咆竹咆莫倉率儒冠爲爾頻衝髮人間眞有猛於虎勸爾拔身依虎窟

贈武林陸麗京

中央研究院 76頁 96版 45B

既識陸子直合同陸子遊落花一片飛巖巒青壁矗起撩
雙眸翼然長袖凌飛樓風急天高如凜秋眺望五湖後鉅
海元氣欲與胸中流君不見山中舊有巫咸墓突兀至今
應有故又不見山中舊有言公祠弦歌寂寞令人思嗟今
世路紛如此臥石飲泉翻可比古人似此山中雲去到人
間即爲雨而我刺促胡爲爾書劍無成困泥滓窮廬悲嘯
但聞雞故里浮沈空牧豕以茲來往深山裏鳳歌欲負桃
花水卻憶西湖上曾躡南屏巔湖山秀色染肌骨綠蘿蒙
冪生紫煙東望錢塘一水不可以徑渡中有巨魚奮鬣摩
蒼天山川雄傑人扁碪陸子坐秉文章權一門國士互層
齒天下俊傑爭差肩風塵洪涛隔君面愛而不見心茫然
卽今羈旅歡相索大笑高歌露齦齒百軸新文未入秦滿
堂頗蓋如遊雖看君畫地成江河立談眞作九邊圖看君

抵掌論文物眾星拱天明者月乃知君負英霸才釣魚荷
蓑暫徘徊嵩華拔地高足擬羅立小山何有哉攜我琴爲
君撫拔君劍爲我舞酒酹互翠山影搖共作歌辭歌猛虎

請同人攜榼來就吾家賀子翠子戲成雜言一章

庭樹婆娑生意發一寸春枝出槎枿龐眉書客報添丁酒
社詩朋日來聒長腰米斗五百錢破竈淫葦寒無煙煙生
爐中正拔簀擔酒三斛攜到宅長魚細菜堆滿席塞破茅
齋惱不得君不見潯陽五柳翁又不見杜陵詩瘦客名父
聲名滿人耳通子驚子無顏色我今老大困泥滓落落長
身唯牧豕後進爭呼丈人行去歲先生祝作商瞿子以茲懷
抱惡無比不望石麟兼鳳翥但求鄙罷穩稱呼便覺阿囝
勝虫豸負生張生心相於謂我老蚌眞生珠傾筐代作湯
餅集折簡遍致高陽徒坐中夏生吾畏友四十明珠爲我

壽上言嘉慶溢門閭下諱瓊枝映蒲柳我笑酌君一大盆
（原注：咸宗人共飲以大盆盛酒圓坐）君家虎子已飛奔燒鐙其持蓬篋舞洗
掌獨少犀錢捫忽憶小時劇作惡騎殘竹馬留牆角三十
年來駒過隙又以生男煩合歡生男倒我已蹉跎他年男
大當如何三閭老屋須教守十角耕牛未厭多與五[illegible]意
表事攜鹿門太早計阿翁嬌惰信天公且向醉鄉謀一醉

邑中團練士著侯雍瞻要予偕諸人往觀因集仍貽
堂卽事有作

黃塵直上猛士呼將軍講武城西隅蛇蟠鳥翔八陣圖籠
鎗跪坐翼以趨方圓變化爭斯須惜哉臥龍今世無長刀
直立數十夫一膏能盛丈二殳白棓手持無嬴輸校射還
持金僕姑蹋騮分騎生馬駒捷若脩木惡踶踶當軒下馬
意躊躇似皆好手不可爲庶幾吉客敷且呼毛錐一把何

爲乎連年闖賊窺楚吳中州百姓遭刲屠闖人城牆有□
□懸軍萬里遁□□我非閭中靜女姝安得暇豫如鳥烏
侯生長笑撫髭鬚顧謂公等何區區卽今轅門乞援枹雕
青惡少劇虎貔提此十萬眼□□叩囊底智成哲謨坐中
徐卿勇略殊藏身簾肆同槃株是時技癢不可拘一躍欲
攫天狼孤侯於江左稱夷吾徐也宿將無豪粗我偕三四
高陽徒頗解痛飲提壺盧仍貽堂中櫻筍廚春燈照映紅
珊瑚酒酣仰面看金振作詩記事傳通都

白鷺鷥歌

西苑中百鳥房有白鷺鷥一隻潔白如雪其首微
蒂雜毛慧而善舞唯不肯言自有鶴鳥人曰至
萬歲壽則言矣

出自西域遙遙之壠抵來處上林密密之樓籠翠衿紅背

指伴鵠鶴白鳥鈴光容一語一言能默記聰明學得魚龍舞如綿帶亂翻風停似雪花輕委地我來索語貌閒閒不是痴聾不是啞只知天子賜恩澤自爲有人轉舌關多少公卿差見汝帝府不語人將語

豪鷹歌

有鷹狂百鳥房意氣肥滿蓋久不出獵日飼以肉而然也此物利在搏擊今既褻服勇又扈彼肉於事有足感者因賦豪鷹歌

豪鷹見鳥如見血一雙老拳能劃鐵宮監擎來過細柳伏兎打烏那得有不出獵閉深房條鎖一條唐欲斷鷙雀滿簷獻汝翁有人割鷹是凡鳥不道養鷹病狂飽飽鷹鎖著無風威不如縱去天外飛

虎圈歌

西苑有虎圈昔神廟憑圈而觀誤墮圈中虎皆驚伏左右入圈掖上出虎乃起今圈中無虎數年矣

虎圈蕩圈外此時平坦坦虎鬚可料尾可履玉輅飛龍虎如豕奇獸珍禽來九州朝朝西苑望宸遊玉林瑤雪妝臺跡苑有故遼薰后梳妝臺菡萏靈波太液舟自□之反豺狼遍奔鯨鑿齒來鹽縣今皇旰食在深宮圈中虎去齋夫空虎來何偪側虎去還生翼我願虎歸此圈食猪羊不願虎銜人肉食

賣棗兒

北棗味佳北人願嗜南棗有點者取北棗製以爲膳諺曰此南棗也北人售之其價什倍北棗

燕山棗樹深棗生纍纍懸赤心懸赤心人不喜謂言南方棗如瓜仙種傳來勝於此市兒狡獪生大貪朝將北棗呼爲南棗皮脆核開生面他人得棗皆稱善賣棗兒謂言爾點爾更愁安得終身技詐不使旁人知

燕姬歎

北人多蓄女子飾其姿首教以歌舞彈碁陸博諸雜技仕宦者以多金買爲侍兒兒或不樂其主輒用祕術殺之因轉而之它

燕中姹女顏如玉腰素盈盈幾一束翠翹寶鬟試新妝皓齒顰蛾矜豔曲工迷下蔡城爭貨成都酒盧家小字有人知陌上使君爭索偶十斛明珠許換歸只言松蕣比心期流蘇帳開珠箔掩破盡工夫與畫眉何知顦顇面成捐棄只買朱顏鞋買意北邙聲瑟白楊風盡與春宵試問誰戲東家寒女方待年眼看琵琶過別船古井波瀾誓不起齒脣歷齒無人憐

廟鐙二市歌

京師有廟市鐙市一月各兩開開則市聲嘈嘈自朝及夕子欲購杜工部集遍索乃無有蹔來它物亦然因笑曰彼固妄有其名也

東城鐙市聲闐闐西城廟市爭摩肩燕姬利屣立不定御史青驄難著鞭經旬盼望只一日明日市門仍寂然東吳儒生羈旅客欲貨珍奇雙手赤那知市貨也尋常只有貂皮與狐腋歸來太息向僮奴東西狂走何其愚憶過豪門眞可羨天珠海怪招嬋娟遮蔽不許路人窺識氣賈胡遙望見

續麗人行次坡公韻題美人照水圖

金塘灩灩秋波長紅蘭葉葉裙帶香美人照水如照鏡自見清姿自斷腸畫筆何處傳深意一點眉黃新成詩嬌如

天際下飛鴻水面落花羞靡庭他時日映桑枝宴東方千載傳金鼓耳老聞爲之沾水只與桑榆望雲面看相看眼眼情無底相對終成路旁子君不見漸臺水深鶴駕齊浮槎無路空悲嘆

陶公歸來圖詩次劉靜修先生韵

典午晉年遙革除漢家八表沈康衢陶公歸來手荷鋤一辭足叱騂爲奴致身本期元凱傳滄海漂蕩無黃虞武陵之人有與無柴桑幻出桃源圖容城蘊璧不肯沽千載一士遙相呼哀哉赤烏還黑烏

霜哨篇爲袁節母吳孺人作 附

嗟予不逢兮適此亂離蹉跎騁兮言路故閭縱觀今古兮傳節與悲節義殺生兮國士高歌女子事人兮德以爲儀一與之齊兮終身以之念之豈賢者兮不愧賢眉殺身何辭兮聽此兩兒泣血明心兮白首爲期凡百君子兮視此女師

陶菴集卷第十八終

順德龍國[illegible]校梓

五言律詩

京口舟中　螢　朱魚　登石湖諸山　半塘寺
四檜　舟行九峰道中　登浙塔作　松陵晚眺
登堯峰寺　夜泛篤湖　水勢　泛舟西湖　韜光
寺　石屋　謁于忠肅公祠堂　渡錢塘江　富陽
城晚眺　桐君山　登釣臺　七里瀨　蘭溪道中
龍游驛寿大樹數十章美而賦之　山村　停舟
草莽驛有感　玉山道中　衢州　過廣信閘鉛
山感警　月夜與諸子泛舟　過彭蠡湖　五月端
午　泊舟　反憶　舟曉　舟晚　舟夜　烏江望
霸王廟　自建業至京口或行或泊紀事成詩　舟
雨　舟過梁溪　登惠山最望太湖　吳溪道中喜

雨　發自段橋至龍潭三首　冒雨入石頭城宿廣
成銓部邸中　送張介茲會試　水仙花　鶴　晚
鐘　王昭君　宿南有堂有感賦呈龔儉化　贈龔
得初　元日席上詠鮮梅　送許子位再遊江右
壽王煙客太常五十　遊王氏園亭　李舜良拏舟
相送　虎嘯待濟　晚泊示彥舟　疊青韵示彥舟
冬日　靜夜　病起書懷　閒居　壬午長至日
送陳世祥省親常山　寒月和嚴式如韵　鄭超宗
月夜過予旅舍有詩見贈次韵二首　超宗見示憶
家山檇樹詩次韵二首　題李太白象　白日　過
石門作　雪中過丹陽不得泊有懷葛蒼公　銀山
寺　得鄭超宗嚴式如寄懷詩次韵四首　送李廣
文改任靈壁　送徐君遊燕　痛哭三首

五言律詩

京口舟中

微風山磬落小艇與煙平棹發魚龍氣人隨日月行四維
形勝拱一作拱一葦古今爭擊楫知何向一作語是洪濤薄莫作一
日夜聲

螢

旅夜風燈滅疏螢亦有情對飛開更閣獨坐暗還明書卷
如榴少房櫳只益清井闌相似處歸夢最能生

朱魚

爲與凡魚異翻令只水藏數頭成伴侶半豹具文章遠害
身長活嫉人趣暗傷好投空罔去爾我本相忘

登石湖諸山

春水渾無際吳天總欲浮花疏時近眼柳弱不依洲醒酒
山風急看碑野寺幽提攜佳侶在吾豈負雙眸

半塘寺

半塘禪寺古屈鐵變膠枝白業三生力蒼煙六代思法裘
龍象至經妙鬼神悲寺有勝國善禪上人五書華嚴經一悟眞空理滄江
月上遲

四檜

在虞山道院本七檜今存四焉相傳有方士役鬼
神移至
碧殿陰風入蒼蒼四檜存雷燒爭拗怒鬼見盡驚奔雲氣
生高蓋龍蛇守直根只愁移卻去何物鎖山門

舟行九峰道中

漾舟蒲葉內語語水鳴灣緩棹知魚樂看山散客愁漁歌

風外接農務雨肯修野色紛如此吾行任去留

發浙瀹作

拾級上秋雲中流勢不羣地擬吳會遠山似潤州分納納歸於海茫茫但一雲滄桑傳舊事風外悟聲聞

松陵晚眺

日莫登臨眼孤城也自驕湖多天在水邑小市侵橋芳艸歎斜路綠楊驚舊條望中唯蒸子與客共蕭條

登堯峰寺

石壇幡影落一徑入堯峰竹暗雲生壁沙虛水應春鶴聽林外梵猿赴食時鐘風雨天南黑陰崖有伏龍

夜泛鴛湖

積水月消消月斜舟稍斜歸漁搖燃火宿鷺定湖天遙指塢相對暗尋花滿煙峰巒無一點吾醉得蒼然

水勢

水勢沄沄大峰文午午浮春風隨處著花氣遍空流曲岸斜陽轉長天去鳥愁十年疲物役俯首媿滄洲

泛舟西湖

碧水風吹皺朱塵雨浥清纖歌何處接慢舸不知行駿馬盤跚疾珍禽坐樹輕夕陽何淡淡山氣莫能名

韜光寺

鷲嶺摩天碧峰峰虎豹文蛟宮排木蔽僧寇水筒分石逆林中雨江飛海上雲高樓吟復笑倘有騎丞聞

石屋

蘇子曾遊處西題剝蘚花存蒸崖腹剖石迸履痕容童子憂深入山僧許皆家經可頤一歌鳴鄙近龍蛟

謁于忠肅公祠堂

迴淵非歷宋代邸本安劉力竭山河在功成骨肉憂艸衣冤血碧江挾怒潮流雪涕荒祠下乾坤正可愁

渡錢塘江

伍相鴟夷去錢王晝錦空英雄知昨日陵谷自春風白鳥沈煙外蒼山立雨中布帆輕轉怒長嘯對鳥龍一作空蒙

富陽城晚眺

浙西天漠漠片雨富陽城遠嶂千鬟妙長江一掌平風檣爭薄莫煙柳報清明鄉思縈蓴莫萋萋艸又生

桐君山

桐君丹室在天下幾人聞碧瀨長歸海清風獨滿山花開遊子路雲泊野僧閒歌息鐘聲內仙禽自去還

登釣臺

石壁漢時煙嚴祠風瑟然雨流嚴下釣一作雨添星動澤中天地坼芝英瘦山空鳥跡元一邱難濟世不敢慕舟賢

七里瀨

孤舟落何處一作逆流方緩緩山水四一作忽周遭水闊潔洞急山合寂寞高中流明彩沾夾篠墜蒼猱遊者非康樂長吟亦自豪

蘭溪道中

莽莽蘭溪雨孤帆迷所之斷崖爭樹急逆水打灘遲身世占風候山河老鬢絲垂堂須有戒淹泊迕心期

龍遊驛肯大樹數十章美而賦之

龍蛻千年骨何人攀道旁合圍猴臂短穿穴兔絲長布葉千家靜交柯六月涼丈夫存節目愛爾亦昂藏

山鄣

麥秀先吳地花開類楚源農冠裁竹葉山井收桑根斫漆

猨爭樹燒林虎決蹯一邨驚客過蠻語共喧喧

停舟

停舟屢近山尋步夕陽閒流水將心去空煙與目還對飛沙鳥自低去竹雞斑幽絕無人領峰巒只自閒

岬萍驛有感

百年孫燧節一決守仁功箕尾歸天上麒麟入畫中暗苔詩壁古大樹驛亭空無限胸中氣時危哭向風

玉山道中

懷玉山邊路蕭蕭薜越中百層嵐挂眼一雨翠連空烏道危城栖人煙古驛風子規終日響憶殺是江東

衢州

山店依城斗官橋繫疑齊嵐光含野淡灘響隔春低雨暗虬龍宅春濃橋柚隄三衢風物好坦步不煩藜

過廣信問鉛山寇警

十年閒陝亂江表不聞兵稅急農臣苦年荒米賊生斧柯誰狂手牛蠻漫多鶯失涕苔生內何時見太平

月夜與諸子泛舟

闔閭城外月帝子閣邊舟悵望芙蓉人去經過爛醉休春陰收大澤元氣滿中流勝絕驚飄泊狂歌緩白頭

過彭蠡湖

推篷收雹雨遥眼入巉巖慢水雙搖櫓橫風兩使帆緩行燒得留疾走馬蹄衝落落中流坐匡廬大不凡

柿天風不正白雨一喧豗長日春春去扁舟箇箇來波紅漁火重月黑蚌珠開堅坐看江表湖山亦壯哉

牛背飲烏立槎頭鼓浪跳投竿驚欲亂丸飲啄還驚白處拳飢鷺青邊掣怒鵰無心成搏擊偷隙逐風飄

逆曳風帆過湖中拍浪兒輕儇沙鳥似猜惡海童爲百斛舟何重連晨槳未移開思強弩手一破巨魚奢

楚俗尊祈賽龍神氣色殊分風勤客子割肉醉師巫笳吹殷膠轕雲車飄有無康山遺廟在皿食想雄夫

大湖流不盡盡處夕陽平山遠皆遺夢天多不覺行高帆吹寂影縣鼓發江聲曳曳蕩風至南雲一半晴

水分南紀盛山挾大湖雄舟楫三苗俗鳧鷖萬里風豫章元自合江漢已先通禹貢猶沿誤書生莫鑿空

五月端午

三年端午日兩度客中過酒憶金陵美山看彭澤多枕歌書斷續覺久艾消磨莫笑鄉心勇黃魚壓子鷰江右風俗是日飲蒲酒啖鷰炙因憶吾鄉石首魚了不可得

泊舟

單舸時時泊浮雲故故長浪兼晃拍岸風引燕迴檣穀雨能收艾田歌間插秧江南好風景留眼看吾鄉

久客知風信江稀書倒奔報晴銅角響占雨紙錢昏官舫人看孤村井汲渾東流山縣近往往識方言

反憶

漸遠江西道吟詩反憶渠長徵豹巨鯉小饗破浮蛆黃潤稀堪著青匀紙便書客遊難唾井無奈是匡廬

舟曉

曉帆風力正秋浦望何長飛鳥沈空翠初暾似夕陽江開紫磨鏡山涌白毫光指點煩舟子王城一氣旁

舟晚

落日明雕錦山光不可圖青冥隨遠近飛動入虛無漸背津亭小微分水樹孤船窗招月看江色流驪珠

舟夜

大風搖獨夜遠夢斷孤舟不盡江濤涌分明此際愁長身艱負米柔韓想封侯揮盡窮途淚無端更一流

烏江望霸王廟

英雄咳下盡民土占江濱虎失閩中勢龍歸霸上雲人憐公百戰鬼問漢三分薄莫風濤惡疑崩絕壁軍

自建業至京口或行或泊即事成詩

憶昨龍潭曙山櫻繫馬紅事隨風雨過身復畫圖中白日圍陰氣青天江浦烽向來憂樂地艸艸總萍逢

龍吟江濱漢夢浪怒蛟雷繫鬼吹還解崩沙過復迴蘆人政縱去水母翻波開一葉投何所頓危亦是哉

有岸皆相似無蹤復一番風蒼蔽小店山火伴孤舟隔夜占雲氣從荊蠻傳郵遞遠京口市吳酒滿如流

江上復江上盡知洲渚情飄風兼日泊鶴思一舟盈夏木蚤蟬細夕陽鵲烏明廟流號吹角古堞有餘清

中土奔封豕抽兵及四方西江驚旱魃殺稼到吾鄉士喜交波免憂歲皆忙旅懷元易感聞此一旁皇

金山勢不羣中流號浪分石鏡千帆影浮圖一握雲潮通僧井出通過游天閒幾度登臨客長歌又水濱

舟雨

小雨纖災擾四風灑舳艫鷗喧聽欲亂江碧看如無岸橋遥知重溪溢近覺孤泊舟疑蚤晚鄰舫更相呼

舟過梁溪

晚路還迴甚茲晨一鳥過汲泉人語雜陶器野煙和山近城合蠻江清水映羅臨風想形勝憑將袴橫戈

登惠山椒望太湖

新晴宜縱覽薄莫勇攀攀湖迴浮餘地雲垂坡陌山徑隱殊不軸齋臣勢將還擬放扁舟去人今且未閑

梁溪道中喜雨

旱乾逢好雨客路轉清新山碧蛟龍見江渾魚鱉伸病輕霑手足衰改洗衣巾綾我歸舟樂看他插蒔頻

發自段橋至龍潭

溪谷區何緊濃陰亦未收驟車雲出大銀竹雨來稠木末猨呼侶泥中客掉頭人煙一蕭瑟稍喜似涼秋

衝雨橋難上捫蹤徑亂穿偶逢雲過嶺一似釜生煙鳥白林邊識櫺紅澗底然旅懷振翮苦吟穩向江天

積鐵崖根撓噴瓊地脈侵江山生處僻車馬入來深虎落三家店漁磯萬柳陰今安成旅次風半復幽尋

冒雨入石頭城宿廣成鈐部邸中

棧車行石罅急雨勢多端方午戎戎晴如春側側寒來逢關吏識別喜故人安酒綠鑑明裹羈魂尚未乾

送張介茲會試

公超鑾下邑平子入西京賦就人爭寫經傳市輒成花濃春走馬風急夜論兵日送雲霄去窮交意氣生

十年長帶甲滿野自蜚鴻林卿[闕]無歎當途便不同靜知天下事貧見丈夫雄莫負生平意臨軒答至公

水仙花

小徑誰曾踏寒芳已著花氣清春自遠姿淡月難加不采憐幽素盈畦任整斜彼姝貞未嫁持贈豈云差

鶴

天外一垂翅風霜奇本淵近人猶見野得性未安卑昔雨穿林滑溪冰啄月遲高人將縱放謀食亦何爲

晚鐘

落日下巖阿疏鐘動夕波一聲心地自如向此中過響盡
諸天盡緣空半偈多枝棃猶作立涼月滿煙蘿

王昭君

蛾眉應受妒畫手獨何人一見能生悔君恩此最真微軀
甘出塞七計倘和親試向邊城問長纓是漢臣

宿南有堂有感時呈龔儉化

林黑更初選照高月欲沈長眠雷化雨半榻印同心夢憶
他年火聽殘屋後禽堂爲我紓行之先生講學處滿榻昆季嘗弦誦其中遺編憂墜
絕相與懷追尋我師易解六韜槀滿榻經爲服膺

贈龔得初

世澤君宗久蓼城第一家傳經推皋比奏議著清華啟秀
文章貴持躬孝弟嘉經承須努力先業耀青霞

元日唐上詠新梅

小院初萌蕚深堂已報梅棟枝將畫比雷蕊入鉼開林遠
香微接鐙搖影忽來已拌雙鬢假催取百花杯
獨笑知無侶頻移猶未安雪雷殘歲白春共一窗寒召僧
顏筵靜香連柏葉乾酥來渾爛漫髣髴在林端

送許子位再遊江右

章門一水通此去又春風嶽翠疑新長江光只舊空客愁
醉酒外鄉夢落花中一路山櫻氣君應馬首東
三載商州別翻如憶故鄉風岸送知己事後悄流光山雨
給齋冷檉花驛館香祇應題墨處雲木日蒼蒼

壽王煙客太宮五十

曼容歸爵祿疏廣入丹青戶陝珠三樹家傳蔕萬釘漁樵
新友祖猿鶴舊山靈料得金門裏時時望歲星

已成洪上築都棄漢陰機拂席山皆冒開窗欲乘玉莖
纓簪笠金盤醉漁蟹比枝樓東老人今逕西把
百歲方強半其如雞老何黑頭明鏡苟白玉三須多上客
吟叢柱剛人送好驚坐繙花等集樂事許誰過

送王氏翼亭

入門朱夏改取徑綠溪長有地陰常合無風竹亦香獨行
屐倍誤緩坐後遊忘愛此不能住駟車九陌黃

李舜良拏舟相送

哀哀行相聚惜惜此離片帆屐日雨斗酒大江溢新漲
千里盛孫雲薄莫奇心懷各有以伊子秋風時

虎嘐待濟

帆落非難上舟輕不易過漢家貯賦重吳市賈人多細雨
漁張網斜陽客結篷大江屐去關鼓櫓鼓勞歌

曉汨示彥舟

吳趨今古道江上往來舟泊處皆如昨予心邦不愁雲山
瞻北極烽火戒南州共子觀垂釣臨淵亦有謀

壓屐韻示彥舟

童僕吾何得親知子共舟翻因同好聚喚此越鄉愁躍馬
輕千里逢山慕九州平生出處意思共曩賢謀

冬日

我生勞造化尸寢未云窮束帶先朝日褰帷荷早晴同分
簷隙照獨見野人情陽氣冬春遍冰霜亦暫生

靜夜

寂然生眾動風褚到寒林虛室不離我明鏡欲照心杯香
無晤語書擁信謳吟觸物天機內何須問淺深

病起書懷

閉戶影翠木蕭然歲月遞自憐爲疾久不復使情多倚樹
莫禽集曝簷初日和本無閒散意聊此慰蹉跎
舊廬書籤少新知藥味多就閒慚子職因荷貴天和道欲
依平澹言先戒沓拖樂幽初見性不獨避風波

閒居

木落夫容笑蒲居習臥遊好風催展卷清旭照梳頭淡蕩
採文筆蕭森激素秋劒鐶偶未請吾黨自應羞

壬午長至日送陳世祥省親常山

省親仍遊學天涯只假歸交新移舊雨寒盡接春暉瀧急
風帆怨鵲多容思復鈴齋如憶我霰雪滿征衣

寒月和嚴武如韻時寄京邸

坐詠一庭雪起看星斗橫難窮千里目未減九秋明高燭
翻無給潤歌吟有情處纂風不起空際自多聲

鄭超宗月夜過予旅舍有詩見贈次韻二首

芳鄰兼風好晨夕互敲門共被時人笑彌令古道敦清冰
晏素管寒月湛空尊中夜聞高詠猶疑謝朓存
論心同永夕勸影各三人平子愁何甚嵇康嬾是眞訏疏
慚濶壑交淡得松筠莫負尊前意相期立此身

超宗見示憶家山樣樹詩次韻二首

催南有珍木想象一林霜日映金膏重風吹莽葉香丹青
圖不到閒檻護多方擁取雙柑比應輸氣味良
枝枝存綠縛顆顆結崢嶸月地看無暗風窗撼有聲采山
通遠夢譽樹感嘉名忽憶江梅發鄉心亦暗驚

題李太白象

空梁月色流八極想神遊妙手傳遺象清風飄素秋壁殘
七寶榻紗帽本漁舟一去人間世茫茫絕頸愁

白日

白日公然瘦青天不復高頹垣無鼠立廢壘有狐嗥亂遇
民生賤兵殘賊勢牢遺黎相對語毛髮尚騷騷

過石門作

石門投宿處冠劍想當年時事有今日津梁無此賢蓬飛
陰雪上蛩立勁風背去去逢搖落楊朱涕泫然

雪中過丹陽不得泊有懷葛蒼公

契闊遠相望迴舟一笑妨孤城深雪閉寒雁莫情長世亂
羞乃筆人高想釣璜可憐雙鐵硯靜倚一繩牀

銀山寺

古寺山之隅天然好畫圖步隨雙白鳥忽遇一僧雛木落
齋鐘遠煙青雪嶼孤不知鄧閒士倒立半空無

得鄭超宗嚴式如寄懷詩次韻四首

漁翁來棄里鷗鳥盡猶川丈室飽容膝低垣甫及肩無文
仍學豹有口不言錢嚴鄭知吾意相思坐隔年
一陀長安酒如鯨吸百川權門爭走指爾輩肯摩肩世事
如談虎行藏等意錢山中海茅屋小住足經年
天畔雙魚至春風綠滿川獨吟悲舊雨對舊憶詩肩雪片
飛千里行裘蹴一錢鞋歌如陀日彈指已新年
燕地風吹雪黃河冰塞川雲山一萬日朋友兩隨肩待認
應長飯吟詩好賣錢天涯懷二子吾道屬寒年

送李廣文改任嚴壁

函丈移何處秋風到宿州戰爭新壁壘弦誦古風流怪石
連齊圃清淮繞郡樓獨知濠上意莊惠羨斯遊

送徐君遊燕

吳苑新歸客春風又薊門毳裘經雪時玉劍插腰溫樓護

一言重陳遺四座喧男兒意氣狂莫漫受人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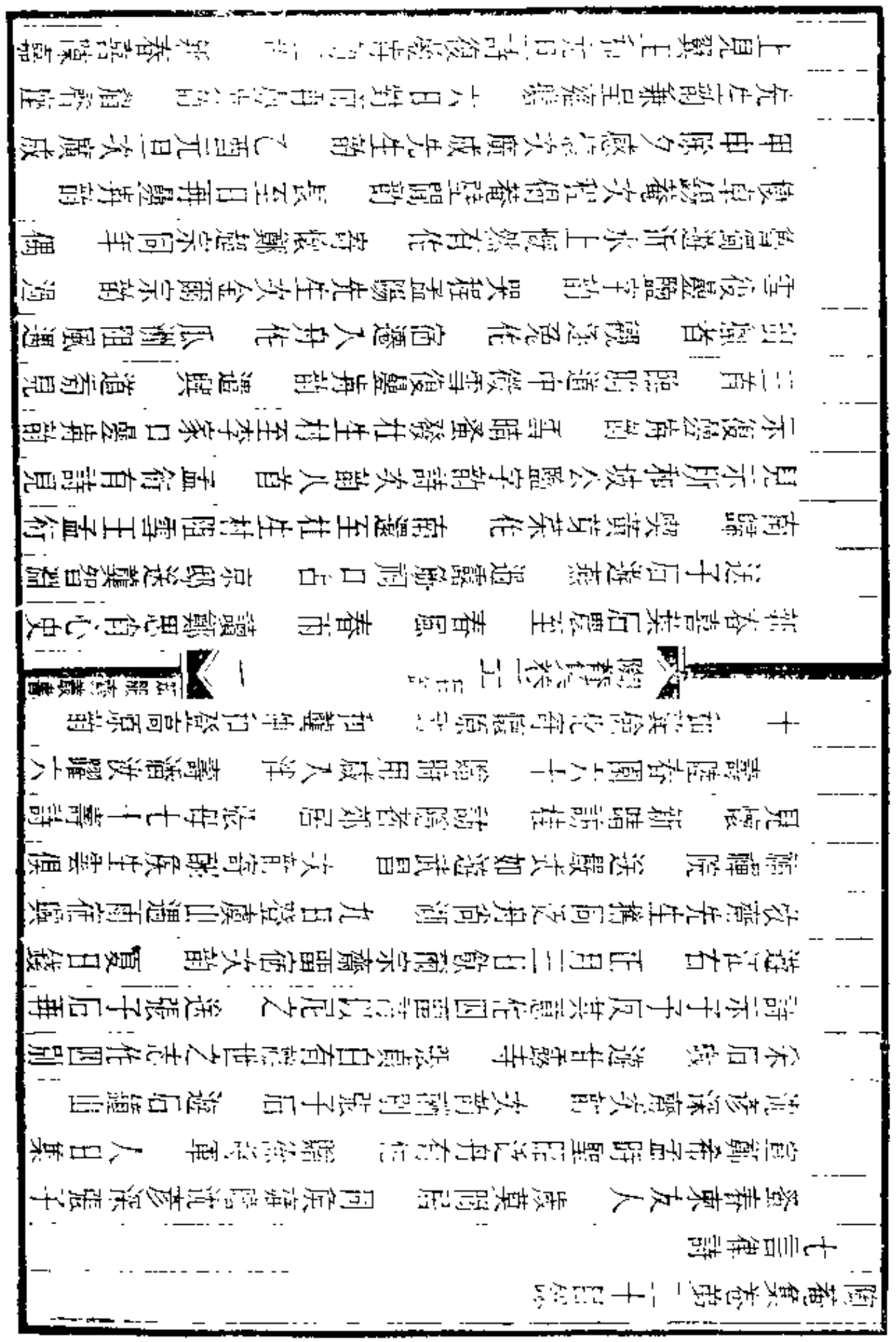
痛哭三首 甲申三月

舉首天如夢傳言痛入心九流眞混濁八荒竟平沉弓劍橋山遠虹蜺帝座深少康今播越何國是蘇尋

妖孽陳涉黨□□豫山兵□□才猶下蟲沙變偶生盜糧齋□□民命賤牢社將相謀如此皇天豈有情

天子十五葉皇朝三百年昭昧驚玉座失蕩到銅仙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君淚滴如銅水偽詔公然卿甯冠且望全眞成書種絕江海重滔然

陶菴集卷第十九終



蚤春東友人

東風乾鵲噪簷牙步愛蚤春天好日華心似蚤梅能不放事如春水漫無涯文章漸老看飛動朋好相詩恕過差欲共論詩無美酒聞君釋子最能賒

歲莫閒居十首

蕪坐高齋也自陋長藥短晷兩蕭蕭簷梅背日遲開坼窗竹合風細動搖事外琴書長有寄閒中苔蘚倍難消丈夫豈忘流年歎欲向何門做黑貂

朔風烏烏噪江村亟褐看來衣後繁獻賦十年思奉檄翳桑三日歎何言雪埋北戶窮荳炉春遠南陽清夢魂中夜五情還別裂可憐時繁定奇溫

攜書罷背小窗中閒研冰開宿火融偶好器之眞鐵漢兼詩麗統半英雄道打一室安能埽世亂歧途只益窮棄置總東君莫問年衆笑易總成蒙

睡美茶甘合有魔蘇瑞酒好亦慵過世情久怕驚蝴蝶病體難移防駱駝莫少御占心正定腹便唯爲飯摩挲書籤把出風簷讀野馬塵埃日日多

兒郎年無百穀成四方窮苦更無名錢刀滿地騰魚米銀瓶何時說甲兵將照窗門天下險地爭裏漢古今情閒賦有籤[illegible]東南王氣猶能虎金翅防江莫殺輕

[illegible]瓶相坰野望長故人小隱狂寒塘貧來蹤跡如溪友老去詩篇似漫郎大布毋縫諸弟被天吳近坼小兒裳何時買宅虎溪蒔十畝春陰共課桑

行過衙門也堪悲白水青松好爲誰牛背[illegible]今無[illegible]論

交自昔長袁絲刺留懷底都忘滅膝炙車中不耐追莫怪書生偏誠直君房未易許相知

頭顱三十但離經多媿吾生見[illegible][illegible]未就時堪笑白藍當出處已爲青三年鍊賦就香艸一畫忘言想負苓安得百原山雪內破除閒見坐空冥

昨夢深山杖短節羽人飛步亦相從峰巒拔地九千仞雲霧攙天五鬣松覺後晨鐘餘几席起來啜粥數遊蹤東南名勝何曾領布襪青鞵枉自縱

花外欣欣獨撚髭角巾行拂屋簷敧欲尋凍蕊驚先發暫數飛鴻覺暗移藥裹茶巾隨臘換山樓水檻與春期此心自信無拘束天命由來不我欺

同侯雍瞻沈彥深張子宣鄭希孟時聖昭泛舟有作

春晴酒氣信經過陶幌移舟蕩綠波雍瞻一舟名[illegible]他飲痛豫拌

三日病杯行同作十分多岸花半發如人笑溪鳥爭鳴似曲和夜自欲闌歸自緩羅衿玉佩柰君何

贈徐將軍

奇材劍客古無儔嘻語從容卽道流塞外聲名傳臥虎吳中結構比蝸牛萬金良藥隨人乞一卷戎韜爲國留我亦生平懷片氣與君高處望神州

人日集沈彥深齋次韻

臘酒開嘗勝老春春盤縷切鬬鮮新已邀名飲娛佳日旋詠清詩向醉人高院張鐙延素月廣庭積雪禁微塵翛然似泛虛舟去況對長魚憶釣綸

次韻酬別張子石

百丈牽江一綫平勞君容裏念歸程卽看去住誰能料可是分離莫漫輕白鳥背飛星子驛朱旗遙映石頭城鄉窗

日把詩篇坐香艸含風處處生

遊石鐘山

步追飛鶴過山頭俯見青黃正合流山下爲湖江合處水分青黃二色崖勞十尋天色夜江含萬籟客心秋風清陡覺虞韶作石怪頻疑禹貢收五百年來輕李渤只因蘇子夜深遊南音函胡北音清越渤言亦不可忍益石貧如此故遇水則異聲也

高皇親此將元戎百萬紅船落掌中高皇帝征僞漢駐澤此山時我用白船僞漢用紅船絕壁雲煙動金藻大江波浪起天風英雄不復歸三戶艸木猶能助八公獨對洪流玩吞吐月明山響怖漁翁

采石磯

采石磯邊飛檣下斜陽淡淡水蒼蒼山形怒處蟠龍虎風力強時過鬼神天塹舊知南北限夕烽新動楚吳塵一生心事中流楫媿與朝廷作外臣

遊甘露寺

老木長森作夏寒寫詩深擁一鵬盤日邊驅去東流盡天末雲移北望難三國旌旗連夕照六朝臺殿壓風瀾英雄去後江山在輸與後人抱膝看

張貞白有隱世之志作四別詩示子子反其意作四

留詩以尼之

瓜廬小結在塘坳城市脩然卽遠郊谷爲愚公留避辱亭因揚子不解嘲鳴蟲秋盡猶緣砌舞鶴春深亦認巢莫愛雲松拔絕壁山中依舊要詠茅代盛合詩

留因一擊悟香嚴琴竹黃花不受嫌空際繁華隨意埽閒中邑相逐時拈經春抱裁新條長隔日窺園惡木添莫向但公分像栗尋常用果共酸甜代花太詩

雨雲歸覆世情新鏡鄧松行尊合親老語脫疏應恕醉濁酸遷次不嫌與蔣生自是搜求伯文通由來抗許詢莫人深山友麋鹿人非麋鹿恐傷神代友人詩

諸門可入是清涼有酒何須强笑場文室已空華髮影蒜根難損麝臍香天知無著元相友靈照龐公各坐忘莫視怨親成一槩西歸隻履太踉蹌代眷屬詩

送張子石再遊江右

章門憶我別君時欲見君歸又解維茅屋閉來春艸合鈴齋夢去子規知舟過曲瀨青山擁天近長湖白日遲珍重南州懸一榻少留莫眄四愁詩

江介閒花自接連嘶騮何處問歸船龍分上下元同歷月照悲歡已再圓時侯生文中新行及莫尊人雅詩將孤航雨聲溫曾夢高樓春思入新篇憑君莫憶離羣者慙負匡廬又一年

正月三日飲爾宗齋留宿次韻

飲遍屠蘇歲尚新藍輿衝雨競良辰花香酒釅深更坐弟勸兄酬古屋春閒覺篇章渾跌宕醉逢旗鼓益精神夜闌獨對王戎語木榻翛然布被親

夏日錢牧齋先生攜同泛舟尚湖

永日扁舟在碧潯停舟往往得園林一川魚鳥如相識百態湖山合賞心竹澗靜通碁局響荷花間笑酒杯深紅鐙白月堪留晚賸伴先生有醉吟

九日登虞山遇雨宿興福禪院

每到林巒覺眼明登高況是客中情山當木落先疑雨院有僧期不願晴敲枕聽時鐘鼓報推窗遙指澗泉生可憐一夜清無寐心在岑峯夢未成

潭影悠悠日夜至一翁留雨到鴻濛蚤芥共說無生話禮

足還瞻益世雄 僧出紫棉老人象 烏帽白衣眞往事黃花翠竹想
遺風出門獨向秋山笑身在曹溪一滴中

送嚴式如遊武昌

楚中風物待清詩君去樊山問酒旗天外振衣黃鶴遠水
心題畫白鷗遲禰衡詞賦留殘照陶侃功名入斷碑吟向
鄂西休感慨柳條不似折楊時

次韵寄酬侯生雲俱見懷

英遊絕境兩無窮南郭煙雲左里風天際一帆如隔世崖
巔雙袖欲凌空漏巵飲處思曹植鈔腳題來逼魯公老我
閶門仍距躍詞壇角逐羨羣雄
章門舊雨知予憶吳會浮雲見汝心愁裏側身堪涕淚夢
中識路暫登臨鴻當急景飛難盬蚌入離亭綠至今擬代
黃花吳會韵

新晴訪桂

西顥晴迴積氣開江皋肅肅下疏槐共傷秋艸迷天路且
折芳枝向水隈池面日暄寒影去園心風遞古香來興闌
歸擕空廬莫獨對烏皮一寸灰

訪隱者郊居

隔溪高士坐危亭客有棲尋戶不扃花似嬋娟邀俗賞松
因偃蹇受天刑林間密果藏飛鳥窗外疏梅亂曙星最是
道心能及物庭陰病鶴長新翎

張母七十壽詩

百年嘉慶及芳辰愛子持觴冢婦親董氏樵漁方養志茅
容蔬果更留賓管彤自接青氈舊機杼常隨白髮新萱艸
榴花相對發覺裳寿寿下膝輪

壽薛春圃六十

已去風塵未住山莫年幽事滿柴關家居舊戶侯封內人
在西京儒俠閒青玉案邊權髻古黃金花下舞衣斑祇應
便與林泉約賒盡清娛占盡閑

贈時用咸入泮

匡士門風邁等倫明經童子豔旁人文從試席看乂手書
向岸生憶等身出穴長離光照灼食牛乳虎膽輪囷吾衰
浪附通門雅恐與爾蕃佗後塵

壽潘汝躍六十

弱冠何意老邱園祭酒諸生衆所尊皇甫已尋高士傳仲
長豈羨帝王門一經注就留兒讀儋石空來不自言見說
琴書詠三樂祇應秋月滿閒軒

和龔倦化寄懷原韵

午夜欹枕對影寒客心展轉思多端甘拖松桂高蹤久自

識風霜閱歷難蝸殼壁枯殊失笑羊腸路轉且爲安忽來
嶺上梅花信驚起挑鐙仔細看
歸與欲賦託空言生計羝羊困觸藩淅瀝未能怡白髮泉
臺無計慰黃昏雞鳴似欲回殘夢析擊頻教亂旅魂若問
羈愁何處劇夕陽影裏望江邨

和龔仲和登高原韵

征帆十里挂澄湖搖曳斜陽遠欲無鴛去長空隨鶴鶴浴
來同伴問鷗鳧不嫌日蔽交陰重偏愛臺虛趁客孤回首
登高餘興續那知斜路已荒蕪
生涯漁釣滿江湖千古升沈事有無何限溪山羣覆鹿不
妨天地任歸鳧臺高獨向蒼茫立日極空涯意象孤落木
洞庭波瀾底蕭蕭汀畔盡荒蕪

新春喜葉石農至

帝朝屯峽似鹽堕指竟須臾絶塞映書誰復耐風簷天涯
親與玉歌傳收拾覆瑤付筆尖
氣蒸天花密且繁坐來塵界得莊嚴不留色相仍生豔能
孤虛空盡是鹽寒氣帶暄回土室莫先連曉入冰簷冷然
萬玉吾肝肺昇白何勞看一尖
龍鹽皚皚月華纖禁鬟微塵亦太嚴妙染誰能勝摩詰妍
解終類刻無鹽裹林冰散花千樹樓柳風團絮一簷天遣
吳儂看朝雪等閒裁解出新尖
謝庭高唱既纖纖疲老還爭筆陳嚴愁至詠詩挑朔雪與
來酌水味吳鹽蕪城冰柱衝驛馬破驛風枝瀉屋簷戲問
屠沽能解否白曾錦繡裹山尖
郢唱非同下里纖吳歈也復鬱清嚴詩工不值一杯水人
好應酬幾兩鹽君看白髮等萬漠我歌黃竹盼窮簷相期

曙馬收淫蔡冒負風斤運臯尖
孟衍有詩見和復疊青韵
牛腰鹽怯管城纖絳語終輪白戰嚴若也浪題詩是錦何
殊課指雪爲鹽寒吹寇火燃衣帶靜寄歸心算屋簷勞動
霜橋驢背客批風抹月用豪尖
雪晴早發杜生村至李家口疊青韵二首
指直難抽鹽系纖僕夫渴沐已晨嚴冰生欲助鬚如蝟氣
出堪憎笑似鹽一經鬱又迷古埭萬條鶩管插荒簷關河
凍合蔽風緊彷彿沙場射鈴尖
映日凝明魯縞纖兼霜的皪鮮花嚴藍田煙去唯存玉滄
海潮枯盡煮鹽混合路支理棘刺分疏笠犬認茅簷遠山
誰是華不注我欲飛身石筍尖
一陽生處力猶微陰氣憑陵忽解嚴高學白沿擔玉斗凍
河青出截形鹽喜尋黃獨愁無逕苦憶江梅笑滿簷閑塞
漫漫誰奈汝留肩不覺似山尖
臨朐道中微雪復疊青韵
晴林雪華雪故纖纖裹點齊城氣色嚴已薄高邱成白壤將
消蝕日作紅鹽吟垂鼻涕冰衣袖睡放頑風寢榻簷稍喜
征車人圖畫樓陵關外數峰尖
遣興
萬里霜風笑凍蠅一囊詩句類遊僧新添袍笏兒童喜漸
忍飢寒僕隸憎車裏炙窗狂趙壹樓頭湖海老陳登自知
合受東山誚便濯塵纓也未能
道旁見出獵者
楚製衣衫舊簡輕晴雷知是柳弓聲塵當駿馬來時住風
向豪鷹怒處生繞出林叢齊掩抑接開原野各紛爭鷙擊

車裏白頭望一道飛毛雪片明
觀逐兔作
黃蒿白草遍齊東兔窟經營在此中野老側身來似鬼韓
盧點首去如風村高山險鷲難空返敵狡窮追易見功立馬
縱觀悲世事平陽三亟戰亦英雄
宿邊人房作
笨車廣馬倦歸程乞人舟航似醉醒天落黃河無日住雲
浮吳會有時停馬夷漂緲視板酒風伯招搖過墻鈴日送
波瀾成獨笑一杯吟與白鷗聽
瓜洲圍風遲雪復疊鹽字韵
東風五兩白纖纖浪急沙鳴萬騎嚴詩泛正逢山似畫計
程爭奈食無鹽衡門鬱鬱翁陶潛酒江竹雪垂杜甫簷不見
古人唯見雪愉鈴遥語一峰尖

吳莊孟陽先生次金爾宗韻

生死茫茫總別離魚書才到訃音隨雁零耆舊今方盡談論風流轉合思巖博祇將魂氣接枌榆先塋首邱期大招何事偏稱宋唐景田來長所歸

西州陳跡黯悠悠淚滴遺文不自收識評去聲小詩如法律提攜晚進勝同遊松圓閣在苔應蒼花信樓空月自流獨有等心將得去幻形眞化渡神舟眞誥形爲渡神舟泊岸將蒼去先生晚年樓心禪那故云

過曾遊沂水上慨然有作

清沂疎雪晚無波閒詠思沿詩也過落葉覆橋沙路細夕陽平岸野煙和巢烏歷歷飛岩盡儻馬蕭蕭旋兔多水鏡似將行客笑兩行蓬葆一青蘿

寄挽鄭超宗同年

郭隗臺前客少雙雄談清夜接麈幢詩分豪艸長留篋酒挽斟留屢過窗歸騎聯翩眞似雁春愁浩蕩有如江因風爲問山齋樹多少新陰覆石缸予嘗和君憶梅村詩

偶棲卓錫菴久程偶菴壁間韻

松門荻岸老僧居到此心除境亦除塵夢已隨風擘遠慧香長與日光初沿溪自試撐船手布席分看關艸書宛是林棲向居士東山何用再躊躇

長至日再疊青韻

舊負長戀子雲居不與門庭共埽除風壓幃鐙蕉破後雨飛藥院蚓生初看多世變如春夢憶到詩篇別誤書賸有清愁消未得日長一綫倍躊躇

甲申除夕感懷大廣成先生前

風雪南歸憶去年沿山北望天如白眞無力扇隔黃塵也自賢事業雲臺新宛洛畫圖舊六合蓬山中老宿閒談話擬續離騷一問天

廣陵江湖爭百端侵尋已覺歲華殘長鯨自合翻溟渤倦鳥何心戀羽翰家計總輸漁具穩庚封那敵醉鄉寬海翁舊話君知否一與鷗盟更不寒

乙酉元旦次廣成先生韻兼呈雍瞻

薄陰微雪晚開天較語深杯互接聯爛嫂那能拘禮數飛騰只合餞流年煙吹小爐梅香動露溼平皋蕙葉眠獻歲有懷誰賦得謝家兄弟擅新篇

六日對雨再疊青韻

破屋朝來仰見天生憎雨腳太綿聯龍蛇脈脈知春氣花柳遲遲識閏年閱盡後生相次老看多世事只思眠從今會得逍遙義別著南華內外篇

倉聲座上見翼王和元日詩復疊青韻二首

淮左軍書欲揭天江南原物尚蟬聯黃塵一洗燕山雪綠幘重瞻建武年張鍔已甘窮谷老陳登肯作下牀眠知君興寄椒花外大筆摩厓有頌篇

酒人跌宕欲忘天興至聊賡一兩聯潦倒未須憂白髮亂離猶得見新年臨流自愴清堪畫帖地籃輿倦卻暇山鳥山花日堪惱春遊還有丘陵篇

新春喜陳嘉自婺東至

春江容易拔船頭小艇東來恰順流艸色苔痕門徑淺夢思湯麥飯主賓幽清言斐亹晨將夕古意蕭條樂更愁衍載卻看垂橐去停雲靄靄思悠悠

海上扁舟棹月還踏歌曾叩野僧關文章屢見知精進歲月頻移覺等閒鶯喜新年聊出谷猿尋舊侶故依山春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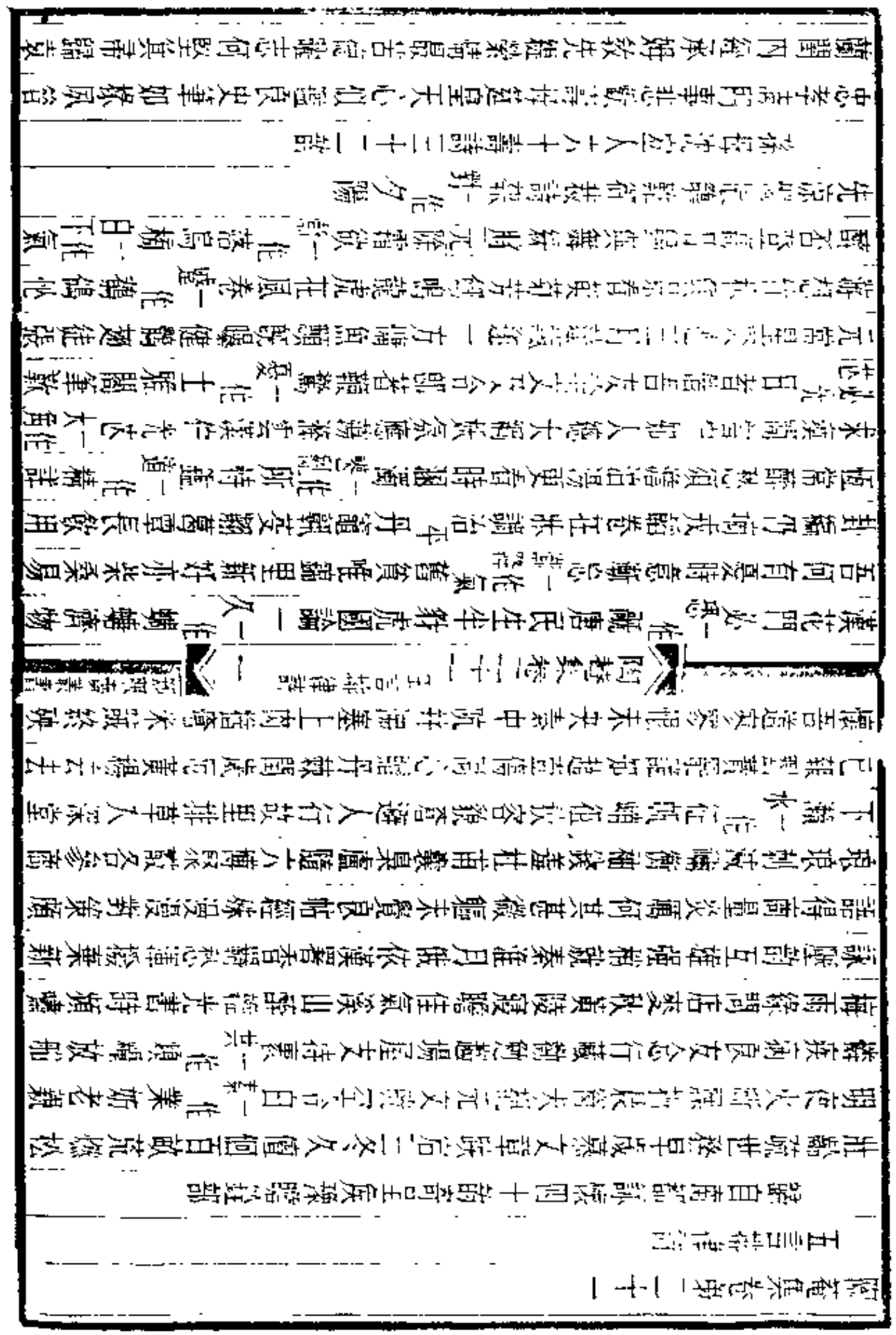
似識潘夫意點注簷花畫破顏
語及君臣淚滴襟上疏堅臥欲何須風塵須可驚幽獨裕
倘春容徒走遶野領雖朝收滯屋水田蒔薦種成區山中
鄭敬驅然往將子能從亦可娛

送陳元晉分教宿縣

澤國春生水接連鷺花相送上蘆船青山障日如過峽黃
海鋪雲欲互天地雖駑剛從教遠官饒紙墨著書便網常
廣爛嗟今日經義還應仿昔賢

陶巷集卷第二十終

順德龍鳳鑣校栞



廟出鄭程文鼎相拂水詩壁壓松圖酒發公明氣談筆向
秀元宵賞春杯寂寞延兒見詩陽羅清舍西二載陰符經幾篇
羸貧時來往賜賜遂厚燕趙傳袍裏空杜甫錢難辛
名字橋崩迹世情編憶舊秋風起騎驢莫雪旋方期遊樣
野仍捉信青氣未信吾何仕知元意必傳賢達丁憂亂悵
望阻陷孤家國要胡塵疆埸一李全丸泥秦事壞首鼠漢
臣德鄉羅惟庶粥京城陰紙鳶昭旅驚玉座失漢到銅仙
幾辱疲市幗奔亾相馬蘭地將翻□□鬼欲立黃天代邸
著寵協韓原怒氣無前捧陵廟泣烽火燒書遺夫子纓冠
往蒼生窮目先波難搖砥柱日遂夾虞淵慷慨紆籌策雍
容委事權慶將宣室席始踐玉堂荊北斗南唯一東山出
偉然從經資直木調瑟待安乾禮樂今僵仆瘡痍夙蔓延
三靈危欲盡萬姓厄堪憐寂寂思鳴鳥滔滔立逝川若爲

凝化理嫩爾正坎壈逆骨春爲粉因臍炷作煙驅除□□
難滌蕩版圖道組帛人胥給租庸戶得蠲浯碑文刻畫淮
雁筆雄姍此志終成矣明公道在焉不材慚樗櫟無意忝
班聯欲投鄉騎馬權頭漫釣鰌條桑春社靜抱甕夏畦肩
對物全齋爲從心得靜便稍能窺浩浩豈敢守戔戔碧艸
無情極青門有夢牽五雲飛硯霧獨鶴舞蹁躚問訊憑書
驛閑心是杜鵑休詩出與虞萬事荷陶甄

同菴集卷第二十一終　　頤德龍鳳鏞校栞

陶菴集卷第二十二目錄

五言絕句

月下口占　過彭澤　座上詠弓　坐友人園中偶題　對雨

六言絕句

無題

七言絕句

田家　竹枝歌　閒思　馬當山感王勃事　夏日數畫二扇因題二絕句　田家　竹枝歌　塞下曲　宮詞　閒思　除夕戲占　哭閔裴村　哭侯生文中　與金霞宗許子位郎事聯句　西山看梅和老杜江上尋花七絕句　呂公堂　高郵　客中與龔君淵登高　長安與龔智淵聯句　庭中有胡桃樹一株方夏爲細蟲食葉濯濯可念既而有萌至秋反成新綠他樹憔悴此獨蓊然因題二絕句　題畫　乙酉仲春同侯廣成先生入郡西諸山探梅遊陟三日防虎路書舟夜與所德雲俱出宋讀坡公梅花詩四次韻十首

陶菴集卷第二十二

五言絕句

月下口占

愛此金翠光招月到林薄昨朝桂花開今朝桂花落

海上碧雲盡秋天開素屏懷中餘絲筆無處著丹青

過彭澤

滿目傷時運何心做督郵南昌有梅尉同是挂冠休

座上詠弓

擬處秋毫準彎時一石強木心元正直持汝獻文皇

坐友人園中偶題

蒼蒼綠溪去竹樹自深淺好風如有情迴復不知返

燕子繞林戲啄將紅杏飛春風吹去緩拔著更衙歸

對雨

天拔遠山狼藉添歌樹痕移牀就殘菊醉此蒼煙根

六言絕句

無題

放誕風流卓女紝蔵習氣唐寅人間再見沽酒市上爭傳賣身

片雲曾迷楚區一笑又傾吳宮花底監奴得計鸞箋畢竟輸儂

人言北阮放達客誚東方滑稽情不情間我輩笑甘苦笑處天機

子美詩中伎女岑參句裏歌兒彼似青蠅附驥我如斗酒聽鸝

千春不易辭餉百歲貴行胸懷羨馬爲憐袖駿憐詞下筆奇材

鯨鯢已辱爲什鰲咳從茲詆訶百附舟中稱坐千尋浪裏無何

七言絕句

田家

溪南柳古麥風吹跨得烏犍入牌遲手挂漢書牛角上縱談劉項與人知

鋤瓜打麥半成閒社案中間有往還頭白不曾離畝畝只疑城市勝田閒

田泥深處馬蹄奔縣帖如雷過廢村見說抽丁多不懼年荒已自鬻兒孫

竹枝歌

鵁鶄鷺鷥飛無數紅白江花開滿煙十歲吳兒會搖櫓一江春水碧於天

東湖西湖蓮葉開一日播船採一迴蓮葉田田無限好只因留見美人來

閶闔城邊月照人眞想墓上蚪鱗鱗英雄兒女皆塵土忍放香醪不入脣

閒思

柳條不繫王孫馬拂作長蘇去路塵春色也隨郎馬去妝樓飛盡別時花

馬當山感王勃事

鬬雞檄就沛南來猶有雄文對客裁一日長風千里閣世間唯有鬼憐才

夏日戲畫二扇因題二絕句

蝴蝶莊周雨不知涼風吹夢出虹枝料應翰得鬱南詩睡到山中暑退時畫山中暑退時者

松下風吹酒不酣籠籠一曲正孤杉遙遙去後無音少對月停杯只有三

壺盧酒盡過村墟腰腹寬如合抱樗睡眼騰騰君莫笑從來牛角不安書畫

田家

五月桑條傍屋斜蠶絲抽盡響繅車長腰紅女誇身手織作遠兼吉貝花

竹枝歌

吳酒傾盆色若無河豚味美壓秋鱸狂夫得醉且須醉十五小娘花下扶

塞下曲

關榆落盡雁音稀一望能堆雪亂飛軍士向南呼萬歲天家八月馬寒衣

黃雲如雪壓孤城邊騎千羣夜扎營衣帶自書忠藎字健兒雖死貫酒名

匹馬沙場決鬬來三時殺氣貫重圍翻身一箭穿雙鵰追騎如雲盡卻回

雁門秋曉角聲長潼酪新開酥酒香邏逤東頭無牧馬騎弓白羽射黃羊

宮詞

金輿行處玉光庫風揭雲韶天上飛怪得御屏優旅少內庭章奏有鬟妃

十三供奉掖庭中天子親知筆札工近試守宮曾作論銀章二品閣樓紅

盤龍高箱廣煤光暈淡雙蛾半額長生被六宮傳學遍別翻被殆侍君王

萬條寒玉裹山家兼有棠花與杏花淡白濃丹隨賞愛初英晚節異生涯

山家玉蕊冷荒煙滿苔蹟賓也可憐矣指斬窗最高處傾銀注玉好無邊

香溪桂西郭東千樹萬樹插春風料得李生難寫染花光豔豔日初紅

碧蘚參木陰深谿崖腹花高水口低新雖傾風隨意舞怪禽爭樹不成啼

久與梅花成息壤凝也拏舟做也催至竟避花如逆債祇應花爲老夫開

呂公堂

夢醒來石夢裏身百千億夢指爲眞黃粱自是藏烏喙五百餘年與古人

高郵

觀橫平野盼風塵馬嘶殘冰逐路人一曲淸淮古城下漁翁搔首看斜曛

客中與蔡智淵登高

一肩夜破他鄉忽漫登高逆旅中千里莫雲飛不住故山同指雁聲東

長安與蔡智淵聯句

萬里中原付夕陽江東雖小足稱王蚍蜉自向扶餘去珍重臨安富汴梁

楊花鷗泊數無家燕子依人感歲華同向東風嗟薄命傷心原不爲琵琶

庭中有胡桃樹一株方夏爲細蟲食葉濯濯可念旣而有萌至秋反成新綠蓋樹性萃此獨蔚然因題三絕句

已謝飢蟲似雪和俄迴寒露作春陽道人戲撫庭柯笑疾病眞成卻老方

碧樹從來綠陰婆娑也復見陰森如聞老樹爲人語賴是蟲來不會心

一番搖落一番愁轉眼須遭兩度秋不見南山霜雪幹火雷燒後似青虬

題畫

深山客至神亭空只有春雲滿谷中白鷺對我看不見一時溪雨響淙淙

乙酉仲春同侯廣成先生入郡西諸山探梅遊陟三日勝處略盡舟夜與研德雲俱共讀坡公梅花詩因次韻十首

皦皦日氣乍晴和嫋嫋東風搖面多萬樹梅花君不看一聲嘹鴈奈春何

曲池行盡見高臺無主梅花次第開種得此花成樹後幾人白骨變青苔

遊戲人間老萬回口如布穀不曾開眼界指與梅花看不負千山得得來

空香冉冉落苞尊花氣霏微夜氣昏冰雪不留姑射色陰陽難定洛妃魂

老幹如虬頻化花清波白月共疏斜阿誰敢次能描貌雪石心腸有宋家

雪勒冰欺合曉開千聲羯鼓未能催海紅一樹花如繡產惹紅偷襲地來

鵲輔路旱苔苔樹合蜂蜂冉冉細細枝狂及說「應先乞命詩

窮不爲覆尋醫

日暖湖光寶氷飛清冰的皪瑕枝夕陽芳草歷中路記
取藍田到去時

侵陵苔蘚陰雪花輕刻琢唐昌路月明拜得雪消兼月上亭
臺高處不隨情

溪橋踏月過山家風露離披斗柄斜半醉半醒疑夢寐騰
西清影伴梅花

陶菴集卷第二十二終

詠蘭

一叢花氣自清新七椀茶香互主賓水裔風來疑有雪林
中月上更無人

橘翹藤梢更不除穿林渾忘繡衣裾自無九畹滋芳澤縱
使當門亦不鋤

露裏風吹繞砌開翻刀裁取向妝臺左家嬌女愁生□闕
艸還拈綠葉猜

離披花葉總無多風半奇姿畫得麼一段幽鮮還比似湘
君渺渺洞庭波

昔日吳宮罰宋香館娃人去艾蕭長清貧仲蔚開瑤圃高
臥矜他南面王

寒梅有格終非俗修竹無香也自眞三徑羅香雖小艸一
編趺坐是佳賓

一莖一葉柜浮埃風蛙娟娟不敢來手引石泉清見骨花
根日灌雨三杯

眾艸同生最不平水邊林下任無名浣花詩老幽尋得不
向階前歎決明

春入芳洲發舊根放臣千古泊徭存卻看野艸迷天路數
息歸來微樹苗

有客曾撫孔子琴猗蘭一操古猶今折芳未贈盈懷袖奪
麥青青只自深

谷簾先生象

後學汪鸞翔敬撫

谷簾先生象贊

名高氣爽運直亶屯甘節之吉殺身成仁年逾弱冠學養已醇從容就義是曰德純景此先哲儒立薄敦

後學周文禾敬題

傳

邑後學侯開國撰

黃先生潤耀字偉恭兄潤耀世所稱陶菴先生私淑貞文者也先生少於兄十餘歲既受業盡得其緒論家庭間講道論德往往起貞文所未及邑中少俊未之或先也乙酉六月邑中義師起先生從貞文入城堅守匝月天忽大雨城東一隅崩兵遂大入先生掖貞文至無等艸菴軍聲益亟曰此其時矣貞文西向再拜索筆書絕命詞方畢顧視先生則先縊梁間矣遂縊於其左方貞文自癸未登第歸知天下已亂常鬱鬱不樂先生每以大義慰解之一日自外歸見幼弟歲於庭撫其首泣曰小子何無知時事至此大兄亡必死節我不忍但四生一家不知若何尚爾嬉笑鄉時北信尚淺我人皆說[illegible]至是言果驗先生之志定於

平日者蓋如此先生之外舅曰王貢生雲程字鵬九年老矣甲乙之際日與親故為詩酒之會語不及時事至是兵至縛之大罵不屈死妻某氏及二女繫繩於腰牽連入水皆死之長女即先生之配云又有諸生徐文蔚者貞文之僚壻也先是率鄉勇禦敵於東塘力戰死於陳與先生兄弟並居西里故附書之

右谷簾先生傳蓋據朱先生九初乙酉紀事陸先生翼王爭光錄節取而為之者也嘗質之貞文之子雲沼雲沼述方氏張氏間於倍無等之言曰方先生侍貞文之至崇菴也軍聲甚迫貞文乃再拜索筆書絕命詞先生孫為繩吳懸之梁間出步於庭見紅笠者數騎自城而下先生曰此其時也少[illegible]受辱遂挾貞文以繫烏頭幘繩[illegible]地一手[illegible]先生指而冠之遂自縊於右兵

古人七言詩

夜雨過友人宿　折桂　莫愁貼同社　秦居喜諸
子見過　田家　秋水　秋興　清夜　古寺　遊
劉司徐氏山莊　同襲得初見比李啓蕙山和坡公韻
二首　和昌黎秋懷詩　白日　飲酒　春閨　春
日山行　秋齋坐雨　雪崑山某集動至　懷舊東
陳錄事　秋夜　舟行　生人題　伯氏昭越京王敬
甫故歌　夷襲得初　甲申除夕　次侯廣成先生韻
寄卓翁　鈔菴和伯兄韻　再過懷園即事　即事　怨
情　憶遠曲　遇襲　夜坐　秋夜覆襲　憶遠曲
　永日閒居　泛舟虎山橋　題放鶴　百舌　詠
松　詠竹　夏日閒居　約時十年者同人之舟

至故明見二人名太白詩詩社者中以方外作兒
爲言之知此方論名論實同受業於貞文甘天說似尤可
據云

舟行

新水正盈盈臨風一棹輕野煙林莽白壞道石梁傾什一往吟蟬過時時落照明人家修竹裏散髮有餘清

失題

東道煙雷信使稀步看流水念荊扉殊方暗事多疑畏衰世爲人有是非同病尚聞河上曲違時終棄漢陰機吾生志業存風雅勉事刪修力自微

高齋月落曉寒新榆柳蕭疏望去津圖史同舟聊養疾風煙何地敢呈身到家松桂搴幽幌倚棹雲山愧濫巾謖浪自矜牙舌在未隨妻子共憂貧

伯氏招燕京王敬哉飲

遊地來尋五柳居閒談北事重欷歔天荒地老君身歷國破家亡我夢餘世路渾如村酒濁道心還與泛舟虛憑君莫話金門好事到漁樵百不如

東龔得初

久閉重門細艸苔停雲靄靄思落落嗟跎共被時人笑懶慢還推我病同有酒賒來千日醉無錢買得一生慵從君自占消愁法已植陶公三徑松

甲申除夕次侯廣成先生韻

卽看曉日又明年愁裏流光去若泉冀北天遥成絕塞江南日近賴時賢閒雞舞罷悲今蜀聽雁飛過憶舊燕長夜悠悠眠未穩解將椒酒送寒天

今宵愁起亦無端坐到更殘思亦殘世貴虎皮迷物色余慙鴻羽歛飛翰曉天侵迫冬行促朔氣句留臘尚寬會有東風連夜至茅堂雨積不成寒

寓卓錫菴和伯兄韻

避世來尋水竹居相將無事可蠲除空階有月閒能看郵酒非泥醉亦如與世推排空老世將書滌蕩可焚書陶公豈厭廬山社一笑浮橋意有餘

再過陳園鄧事

臨風獨往路晴雨淡相因遠樹紅初見荒畦綠尚勻籬中過流水竹裏出幽人鑒遠寒暄略思深起坐頻廚煙炊帶葉鮮美味專尊晚晚良時促吁嗟人事新獨逢俱意外瑣語侍情親酒罷閒扉出空霜月色眞

卽事

琴終夜遂深客散主獨酌空香疑有無坐對鐙花落

怨情

郎身雖自親郎意不可係素手理瑤琴郎聽不言好

憶遠曲

塞上知無暖寒衣六月裁寄書重折看莫使遠人倩

遣興

晨鐘殷曉窗明月窺獨坐幽階風自來夫容淡如我

夜坐

涼風落柳梢微雲淡河面懷中明月光多賒不爲賤

秋夜漫興

倚竹候秋聲閒苔芒明月時聞宿鳥驚微風動林樾

憶遠曲

朔方窩遠近夜夜狂君旁鐵馬驚歸處人孤月滿牀

欲倩秋來雁傳書塞上飛邊庭春不暖切莫解寒衣

秋日閒居

閒坐清松陰遥看白雲起白雲如孤峰半落青松裏

泊舟虎山橋

春寒風壓酒水滿月平橋何處漁樵客歌聲到莫鄰

題玫瑰

新葉煙中冉冉輕香風外離離朱英半染蝶翅綠刺故牽人衣

百舌

花共明妝艸帶茵枝頭百舌弄芳春莫嫌此鳥多閒話不是人間掉舌人

詠松

矯矯亭亭骨幹孤風吹霜壓不須扶懸知素有凌雲節肯受秦朝五大夫

詠梅

主人爲愛梅花好時向鄰家買地栽月影破窗二三點冷香時遞晴風來

冷淡清幽迥不羣春風開落任紛紛格高不入時人眼雪裏開香始識君

夏日閒居

竹裏還兼臥竹樓習書芭葉淨堪收雲來窗薄渾疑雪雨散幽林忽似秋

約時去華諸同人泛舟

莫羨槎頭縮項鯿黃魚味美較芳鮮野夫得醉且須醉一日清狂當一年

偉恭先生谷簾學吟係先生季弟殿雯文學所手授乃合虞山毛氏隱秀集詳加參訂錄爲一卷藏弆有年始屬陸子扶照登諸棗梨附貞文公陶菴集後蓋先生爲貞文嫡弟自幼補諸生天資英敏與直言諸君子講道論德同志者咸目爲畏友及從兄正命也年僅弱冠以激烈任其從容以理學成其忠節事載國史家乘傳諸四方士大夫之口位置在二程兩顏之間詩歌固其餘事然誦其辭掞藻咀華含春玉應烏可使之泯沒無傳也乎慨自吾暨文獻日就零落據邑志書目及翟氏練音所載自宋訖明以詩古文名家者不下數十人今大半不可得見而王徵士集刻於宏治時唐婁李程四先生集刻於崇禎時者亦多缺佚至若予家五世文集百餘卷陸師菊隱著書數種簡牘浩繁尚無力付剞劂氏僅僅錄副以藏每一念及深惕於

懷而扶照至性孝友汲古矜修爲中槎之翹楚初因予言補刻王婁李三集并購唐程以及貞文集版整齊印行公諸同好復因予言繼刻先生詩以並傳於時其表章先賢發潛闡幽之盛心迥非時流所可幾及行將遍訪名家遺帙次第壽梓以備一邑之文獻予雖窮老猶將躬許以贊其成也

康熙癸未夏五朔日同邑後學侯開國謹跋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148
作者=
页数=764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